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清末教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合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清末教案

第二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合编

本卷主编 朱金甫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教案 第2册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
历史系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ISBN 7-101-01204-3

I. 清… II. ①中… ②福… III. 教案(历史)-中国-清
代-史料 IV. K256.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8) 第 30636 号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2 印张·685 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64.00 元

第二册 目 录

- 687 英使威妥玛为请将江省官宪殴逐英教士入奏事致奕
 诤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72年2月11日).....(1)
- 688 英使威妥玛为英教士所领往江省游历执照并无模糊
 事致奕诤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一日(1872年2月19日).....(2)
- 689 美使镂斐迪为请飭天津官府照赔教民损失事致奕诤
 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872年3月2日).....(2)
- 690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办理罗源教案未尽妥协事致奕诤
 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1872年3月9日).....(4)
- 691 英使威妥玛为古田教案完结事致奕诤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五日(1872年3月13日).....(5)
- 692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美使所派委员僭拟照会事致总署
 咨文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72年3月16日).....(5)
- 693 英使威妥玛为派员面呈南昌所逐英教士执照事致奕
 诤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72年3月26日).....(7)
- 694 英使威妥玛为缮送英教士在南昌被逐节略事致奕诤
 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30日).....(7)

- 附件：英教士高学海在南昌被逐详情节略
- 695 四川总督吴棠奏请与成都将军魁玉会办川贵教案片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72年4月29日)*(9)
- 696 德署使安讷克为申明对传教章程八条之意见事致奕
 诤照会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1872年5月30日)(10)
- 697 英使威妥玛为缮送贝领事在南昌被殴案节略事致奕
 诤照会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1872年5月31日)(12)
- 附件：英贝领事往南昌查办教案复行被殴各节节略
- 698 成都将军魁玉等奏报酉阳教案应给银两已扫数交
 清摺
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872年7月29日)(15)
- 699 成都将军魁玉奏报法国参赞赫捷德抵渝办理黔江教
 案片
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72年10月29日)(16)
- 700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孟若望是否洋人无从悬揣应由黔
 抚查明摺
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1872年11月23日)(17)
- 701 法使热福理为催还河南旧教堂等事致奕诤照会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4日)(18)
- 702 著加恩准已革提督田兴恕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事
 上谕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1873年1月15日)(19)
- 703 法使热福理为请咨豫抚归还南阳等教堂事致奕诤
 照会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1873年2月7日)(20)

- 704 英使威妥玛为山东德平县有匿名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73年3月17日).....(21)
附件: 德平县李家楼反洋教匿名揭帖
- 705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及江西抚州有人反洋教事致奕訢
照会
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73年3月25日).....(22)
- 706 法使热福理为请仍照前议了结南阳教案事致奕訢
照会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四日(1873年4月10日).....(23)
- 707 法使热福理为感谢已催豫省妥办南阳教堂事致奕訢
照会
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八日(1873年5月4日).....(24)
- 708 法使热福理为本公使有权派员会同处理内地教案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二日(1873年7月25日).....(25)
- 709 英使威妥玛为请禁止《辟邪实录》一书流传事致奕訢
照会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二日(1873年7月25日).....(27)
- 710 法使热福理为开封有匿名反教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七日(1873年7月30日).....(27)
附件一: 河南省城宝兴斋被绅民勒逼停业节略
附件二: 河南省城匿名灭洋教揭帖
- 711 法使热福理为教会卖业是否须经地方官酌定事致奕
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一日(1873年10月31日).....(31)
- 712 法使热福理为归化同知不准于城内建教堂事致奕訢
照会

-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873年11月4日).....(31)
- 713 法使热福理为黔江教案缘由并请将该知县治罪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873年11月11日).....(32)
- 714 法使热福理为请严惩黔江县冒名法使告示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73年11月14日).....(36)
- 715 法使热福理为广平教堂三次被抢等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1873年11月18日).....(38)
- 716 恭亲王奕訢等奏陈办理黔江教案情形及法使照覆所述不符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73年11月21日).....(39)
- 附件: 总理衙门为教士私至黔江传教致酿教案事致法使照会
- 717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速奏黔江教案实情并缉犯讯明衅由事上谕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73年11月21日).....(42)
- 718 成都将军魁玉等奏报黔江教案教士被殴毙人犯已获等情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日(1873年11月24日).....(43)
- 719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速查奏黔江教案起衅实情事上谕
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873年12月12日).....(45)
- 720 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请将擅自拆封收留法教士公文之协领等交部议处摺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4年1月10日)*.....(46)
- 721 法使热福理为请禁售天津教案板画事致奕訢照会

-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874年2月1日)(46)
- 722 英使威妥玛为请示禁刻卖天津教案板画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74年2月12日).....(47)
- 723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刻卖板画事已报告本国事致奕訢
照会
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74年3月10日)(48)
- 724 法使热福理为接教士函详陈广平府教堂被抢事致奕
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四日(1874年3月31日)(49)
- 725 法使热福理为高邑县摊派教民出钱修庙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四日(1874年3月31日)(51)
附件: 抄录高邑县摊派教民捐修文庙告示
- 726 法使热福理为南阳陡起灭教谣言及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74年5月7日).....(54)
- 727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刻卖板画事已咨报本国事致奕訢
照会
同治十三年四月初八日(1874年5月23日)(54)
- 728 法使热福理为已飭河南安主教查明有无放纵事致奕
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874年6月2日).....(55)
- 729 法使热福理为请飭川省大吏查明黔江教案起衅缘由
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六日(1874年6月29日).....(56)
附件一: 法使抄录并添注之黔江县知县为黔江教案
缘由事致宪台禀文
附件二: 四川天主教堂为查明黔江教堂告示原委事
致总督信

- 730 成都将军魁玉奏报查明黔江教案起衅实情等情摺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八日(1874年7月1日).....(62)
- 731 美参赞卫廉士为感谢东海关道持平了结即墨县教案
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74年7月9日).....(64)
- 732 法使热福理为巴塘有人纠众围攻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874年7月11日).....(65)
附件: 巴塘教士禀教堂被毁教士被逐节略
- 733 英使威妥玛为请询延平教案如何了结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四日(1874年7月17日).....(66)
- 734 英使威妥玛为请飭妥办延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一日(1874年7月24日).....(66)
- 735 法署使罗淑亚为请筹善法以变化百姓仇视外人之心
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1874年12月8日).....(67)
- 736 法署使罗淑亚为欣闻得悉停止议办蚕池口教堂事致
恭亲王照会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5年1月31日).....(70)
- 737 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报法国传教士在广宁被劫等情摺
光绪元年正月十六日(1875年2月21日).....(71)
- 738 英使威妥玛为延平教民盖堂被阻案至今未结事致奕
訢照会
光绪元年二月初三日(1875年3月10日).....(72)
- 739 英使威妥玛为延平府起盖教堂受阻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1875年3月17日).....(73)
- 740 著云贵总督刘岳昭迅即回任会同持平办理马嘉理案
事上谕

- 光緒元年二月十四日(1875年3月21日).....(74)
- 741 成都將軍魁玉奏報法國參贊抵渝辦理黔江教案片
光緒元年三月初九日(1875年4月14日)*(74)
- 742 著云貴總督劉岳昭等恪遵前旨查奏并妥辦馬嘉理案
事上諭
光緒元年三月二十一日(1875年4月26日).....(75)
- 743 法署使羅淑亞為查明雲南被害教士實系傅若翰事致
奕訢照會
光緒元年四月初八日(1875年5月12日).....(76)
- 744 美使艾忭敏為請速結瑞昌教案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元年五月初二日(1875年6月5日)(77)
- 745 美使艾忭敏為瑞昌教案應詳由漢口領事官辦理事致
奕訢照會
光緒元年五月初六日(1875年6月9日)(80)
- 746 美使艾忭敏為九江民人哄鬧化善堂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元年五月十三日(1875年6月16日).....(81)
- 747 美使艾忭敏為感謝了結九江化善堂案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元年五月二十六日(1875年6月29日).....(82)
- 748 盛京將軍崇實等奏報業將搶劫法教士盜首等訊明正
法請開復被參官員頂戴摺
光緒元年七月十六日(1875年8月16日).....(83)
- 749 成都將軍魁玉等奏請議結黔江教案并處分知縣摺
光緒元年七月十九日(1875年8月19日).....(84)
- 750 美使艾忭敏為再述瑞昌教案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元年八月十五日(1875年9月14日).....(86)
- 附件：美教士海格思等稟詞
- 751 美使艾忭敏為瑞昌教案須另派員查辦事致奕訢照會

- 光緒元年九月初十日(1875年10月8日).....(90)
- 752 英使威妥瑪為英教士在漢口附近被毆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76年3月21日).....(92)
- 附件一：英領事致江漢關監督照會
附件二：江漢關監督致英領事照會
附件三：照抄孝感縣示稿
附件四：英領事覆江漢關監督照會
- 753 美使西華為請咨閩省迅辦延平拆毀教堂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3月23日).....(97)
- 754 英使威妥瑪為延平仍阻教民買地建堂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3月23日).....(99)
- 附件：福建延平府紳士反教公啟
- 755 英使威妥瑪為抄送建寧教民被擾文件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76年4月22日).....(100)
- 附件一：英領事為建寧拆堂毆教民事致福州知府等
照會
附件二：英領事為送閱教民稟呈事致福州知府等照會
附教民林善誠稟文
- 756 英使威妥瑪為福建羅源縣勒令教民出為迎賽神會福
首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二年四月十七日(1876年5月10日).....(103)
- 附件一：英領事致福州知府等照會
附件二：陳道道呈詞
附件三：羅源縣二月初三日批示
- 757 法使白羅呢為請嚴諭四川大吏力護教民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二年八月二十日(1876年10月7日).....(105)
- 758 恭親王奕訢等奏為請飭川省大吏迅速持平辦結各教

案摺

-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106)
- 附件一：法使为教士在四川被害事致奕訢照会
- 附件二：总署为收到来照已函致川省妥办事覆法使
照会
- 附件三：法使白罗呢为请将四川教务危急情形奏闻
事致奕訢照会
- 附件四：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所开教士常保
禄等控状清单
- 附件五：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所开教案原被
告姓名清单
- 附件六：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恳请代奏一摺
- 759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将川省各教案妥速办结事上谕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126)
- 760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将川北厅等各教案持平办理事
上谕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126)
- 761 美使西华为同意延平教案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127)
- 762 湖南巡抚王文韶奏陈衡州因剪辫案致起反教事已经
潜消片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876年12月12日)*……………(128)
- 763 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陈四川教案迭出请饬补救防范摺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76年12月24日)……………(128)
- 764 恭亲王奕訢奏为四川民教滋事请饬速结并将法使函
送清册呈览摺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7年2月7日)……………(130)

- 附件一：法使函送四川涪州教民受害清册
- 附件二：照录清单
- 765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飭令该地方官妥办涪州教案事上谕
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7年2月7日).....(138)
- 766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报研讯皖南教堂滋事确情分别示
 懲摺
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138)
- 767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为密陈将皖南滋事民教人犯立予
 正法缘由片
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142)
- 768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请将建平县方家藩等分别议处片
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142)
- 769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陈皖南教士叠请雪冤情形并请将
 摺片等录送法使片
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143)
- 770 英署使傅磊斯为派员去各地查访等情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三年正月二十三日(1877年3月7日).....(146)
- 771 总署奏报已将安徽建平等处教堂案内供结各件送交
 法使片
光緒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877年3月11日).....(147)
- 772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台北教民倚势逞凶已变通严办
 缘由
光緒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77年4月10日)*.....(148)
- 773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于台湾中路水沙连处筑城设治片
光緒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877年5月8日)*.....(149)
- 774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现拟督飭川东道姚覲元等清结教
 案片

- 光緒三年四月二十四日(1877年6月5日)*(150)
- 775 四川總督丁寶楨奏為請飭刑部候補郎中文天駿等來
川辦理中外事件片
光緒三年七月初一日(1877年8月9日)*(151)
- 776 法使白羅呢為廣西西林縣紳士不准傳教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三年八月二十六日(1877年10月2日)(152)
- 777 安徽巡撫裕祿奏報籌撥關稅給發皖南教案撫恤銀兩片
光緒三年八月三十日(1877年10月6日)(153)
- 778 四川總督丁寶楨奏報巴州南充等處各教案辦結情形片
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877年12月1日)*(154)
- 779 恭親王奕訢等奏為呈覽與英使就武昌教案往返照會
及請飭速辦摺
光緒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77年12月2日)(157)
- 附件一：英署使傅磊斯為武昌群毆教士地方官不行
嚴辦事致奕訢照會
- 附件二：英使附送之英領事致湖廣總督申陳
- 附件三：總署為已咨行湖廣查辦毆打教士案等事致
英使照會
- 附件四：總署為先將湖廣督撫查覆各情照知事致英
使照會
- 附件五：英使為再祈迅速處理武昌毆教士案事致奕
訢照會
- 附件六：總署為已再行咨催湖北迅辦毆教士案事致
英使照會
- 附件七：英使為武昌毆教士案必須徹究始能結案事
致奕訢照會
- 附件八：英使附送之江漢關監督致英領事照會

附件九：英使附送之英领事覆江汉关监督照会

附件十：总署为已驰咨湖北彻究武昌教案事致英使
照会

附件十一：总署为武昌毆教士案已经获犯事致英使
照会

附件十二：英使为须参究江夏知县等始能结案事致
奕訢照会

- 780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仍须认真查究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77年12月7日).....(174)
- 781 湖广总督李瀚章奏报查办武昌教案经过情形摺
光緒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77年12月30日).....(175)
- 782 英署使傅磊斯为抄呈与江汉关监督往来文件事致奕
訢照会
光緒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78年1月11日).....(177)
- 附件一：江汉关监督为不应处分江夏知县事致英领
事照会
- 附件二：英领事为江夏县知县有搪塞之咎事致江汉
关监督函
- 783 法使白罗呢为感谢四川省总督妥办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四年正月初六日(1878年2月7日).....(181)
- 784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若办理稍有不足即难以结
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四年五月初六日(1878年6月6日).....(181)
- 785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报江北涪州教案已结情形片
光緒四年五月初八日(1878年6月8日).....(183)
- 786 英署使傅磊斯为闽省建宁府驱逐教民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四年七月二十四日(1878年8月22日).....(185)

- 附件一：英领事星察理为建宁府城驱逐教民事致闽浙总督何伸陈
- 附件二：宁福海防督粮兵备道叶为查明驱逐教士案原委事致英领事照覆
- 787 福州将军庆春等奏报福州乌石山英教堂楼房被焚原因并查办情形摺
光緒四年八月初八日(1878年9月4日).....(189)
- 788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焚毁洋楼案须格外经理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78年9月24日).....(191)
- 789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福州英国洋楼被焚案请飭督抚催办完结摺
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78年9月25日).....(192)
- 附件一：总署为查明福州焚楼案当秉公办理事致英署使照会
- 附件二：英署使为送呈福州焚楼案节略事致奕訢照会
- 附件三：英署使呈送之福州焚楼案经过情形节略
- 附件四：英署使关于查办福州焚楼案条款事节略
- 790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查明福州焚楼案情由并持平妥办事上谕
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78年9月25日).....(197)
- 791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闽省焚楼案现接外省信函情形摺
光緒四年九月十四日(1878年10月9日).....(197)
- 附件一：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须稍用机权善处福州焚楼案事致总署函
- 附件二：闽浙总督何璟为福州焚楼案处理机宜事致

总署函

- 792 著丁日昌迅赴闽省会同妥办焚毁洋楼案事上谕
光緒四年九月十四日(1878年10月9日).....(201)
- 793 英署使傅磊斯为有人到粤散布福州焚楼书本事致奕
诘照会
光緒四年九月二十一日(1878年10月16日).....(202)
- 794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焚楼案目今阻碍情形事致奕诘
照会
光緒四年九月二十四日(1878年10月19日).....(203)
- 附件：福建兵备道为派英人毕德卫办理焚楼案事致
英领事照会
- 795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仍应处分江夏知县事致奕
诘照会
光緒四年十月初四日(1878年10月29日).....(204)
- 附件一：江汉关监督为开具武昌毆教士案议结各款
节略事致英领事函
- 附件二：江汉关监督拟结武昌教案节略
- 796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毆教士案尚难议结事致奕诘照会
光緒四年十月初八日(1878年11月2日).....(206)
- 797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报呼兰城守尉被法教士毆伤患
病查无下落各情摺
光緒四年十月十一日(1878年11月5日).....(207)
- 798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陈病重不能赴闽谨举得力员绅摺
光緒四年十月十八日(1878年11月12日).....(212)
- 799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谨拟乌石山案处理办法各条
开列清单呈览片
光緒四年十月十八日(1878年11月12日).....(214)

- 附件：丁日昌所拟处理闽省乌石山案办法各条清单
- 800 著吉林将军铭安等详查呼兰教案并持平办理事上谕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878年11月16日).....(217)
- 801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呼兰城守尉与法教士互报被毆事
及接法国照会等情摺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218)
- 附件：法使白罗呢为呼兰城守尉毆教士事致奕訢照会
- 802 总署奏为请飭北洋大臣照总署前行文件秉公核办海
城教案片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222)
- 803 著署吉林将军铭安等按法使照会所开各节确切查办
呼兰教案事上谕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223)
- 804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乌石山案须经英相议准始能了
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224)
- 805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赴呼兰城查办教案起程日期等
情摺
光緒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78年12月4日).....(224)
- 806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照丁日昌所拟各条办理乌石山焚
楼案事上谕
光緒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878年12月5日).....(226)
- 807 法使白罗呢为请允教士由南阳移居省城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四年十一月十八日(1878年12月11日).....(226)
- 808 盛京将军岐元等奏报海城法教堂通事保犯抗官案审
结情形摺
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8年12月15日).....(228)

- 809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行抵呼兰日期并沿途情形摺
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年12月22日).....(229)
- 810 英署使傅磊斯为请飭闽省速结乌石山焚楼案事致奕
 诘照会
光緒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878年12月28日).....(230)
- 811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遵查呼兰城守尉与法教士毆伤
 各情及分别定拟摺
光緒四年十二月十六日(1879年1月8日).....(231)
- 812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陈办理乌石山一案情形片
光緒五年正月初三日(1879年1月24日)*.....(240)
- 813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悉心会商将乌石山案妥速完结事
 上諭
光緒五年正月初三日(1879年1月24日).....(241)
- 814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呼兰城守尉与法教士毆伤一
 案各情摺
光緒五年正月初七日(1879年1月28日).....(242)
- 815 著丁日昌俟乌石山案结后再行回籍事上諭
光緒五年正月初十日(1879年1月31日).....(244)
- 816 英署使傅磊斯为林教士于建宁府迪口被毆事致奕訢
 照会
光緒五年正月二十八日(1879年2月18日).....(245)
- 817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等奏报闽省乌石山焚楼案业已议
 结等情摺
光緒五年三月初四日(1879年3月26日).....(245)
- 818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等奏报与英使威妥玛商议百姓教
 士两造相安片
光緒五年三月初四日(1879年3月26日).....(247)

- 819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回籍日期并绅董控告教士侵地等情摺
光緒五年三月十八日(1879年4月9日).....(248)
- 820 著福州将军庆春等迅速筹办教士侵占公地一节事上谕
光緒五年三月二十二日(1879年4月13日).....(250)
- 821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报英教士翻悔乌石山换地官已调停不下片
光緒五年闰三月初四日(1879年4月24日)*.....(250)
- 822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乌石山案不能擅自销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五年闰三月二十日(1879年5月10日).....(251)
- 823 英使威妥玛为再申闽省乌石山案须英相允许始可完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五年六月初四日(1879年7月21日).....(253)
- 824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福清县有教堂被毁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79年12月29日).....(253)
- 825 美使西华为薛教士于福建延平被殴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880年1月22日).....(254)
- 附件一：美国薛教士为在福建延平府被殴事稟词
附件二：福建延平府民人为反洋教事所贴告白
- 826 福建将军庆春等奏报福州教士侵地案已完结请将该案革员给还顶戴摺
光緒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880年1月25日).....(259)
- 827 美使西华为查办延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80年2月5日).....(260)
- 828 法署使巴特纳为四川教案应严办以戒将来事致奕訢照会

- 光緒六年三月初二日(1880年4月10日).....(261)
- 829 美使西華為琉璃廠美教堂與華民房間互換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六年三月初八日(1880年4月16日).....(266)
- 830 法署使巴特納為川省教案應慎重迅斷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六年三月初九日(1880年4月17日).....(267)
- 831 美使西華為錄送延平毆教士案文件并地方官辦理不力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六年三月二十二日(1880年4月30日).....(267)
- 附件一：美駐福州領事為延平毆教士案覆閩督糧道照會
- 附件二：閩督糧道為美教士不遵合同事致美領事照會
- 附件三：閩督糧道為薛教士不應到延平傳教事致美領事照會
- 附件四：美駐福州領事為延平教案所請兩件不可移易事覆閩督糧道照會
- 附件五：美駐福州領事為請查拿毆傷薛教士之人事致閩督申陳
- 附件六：閩督糧道為延平薛教士被毆案覆美領事照會
- 附件七：美駐福州領事為收到控薛教士開槍行凶照會事致閩督申陳
- 附件八：閩督為請查交開槍傷人凶手事致美領事札覆
- 附件九：美駐福州領事為請頒發保護教士教民告示事致閩督申陳
- 附件十：閩督為同意刊頒護教告示事致美領事札覆
- 附件十一：閩督為已派員確查薛教士開槍傷人事致美領事札覆

- 附件十二：美驻福州领事为请飭抄行县札稿赐悉等
事致闽督申陈
- 附件十三：闽督为业将行县札稿抄粘照覆事致美领
事札覆
- 附件十四：美驻福州领事为申明延平一案情形事致
闽督申陈
- 附件十五：闽督为延平教案自应持平办结事致美领
事札覆
- 832 美使西华为续送延平教案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880年5月5日).....(292)
- 附件一：美驻福州领事为美教士权利不得侵犯事呈
闽督节略
- 附件二：美驻福州领事为申明延平教案起衅缘由事
致闽督申陈
- 附件三：美领事抄送延平城内所贴告白之一
- 附件四：美领事所抄延平城内所贴告白之二
- 附件五：闽督为延平教案并非绅董主使事致美领事
札覆
- 833 美使西华为业将华民与教民换房约据发交祇领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880年5月5日).....(298)
- 834 美使西华为再续送延平教案交涉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五月十七日(1880年6月24日).....(298)
- 附件一：美驻福州领事为询问延平教案目前如何处
理事致闽督申陈
- 附件二：闽督为已严飭府县速办延平教案事致美领

事札覆

附件三：美驻福州领事为再申延平教案是官府主使
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四：闽督为再申延平教案并非官府煽惑等事致
美领事札覆

835 美使西华为延平受伤陈贵须向领事署具控事致奕沂
照会

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1880年7月9日).....(305)

836 美使安吉立为了结延平教案应行照办各端事致奕沂
照会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七日(1880年11月29日).....(306)

附件一：美驻福州领事为请收回对薛教士之控词事
致闽督申陈

附件二：美驻福州领事为请公开否定薛教士之罪
名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三：美驻福州领事为接到提审薛教士之来函事
致署福建按察司函

附件四：美驻福州领事为延平教案不能销结事致闽
督申陈

837 法使宝海为请行知广西大吏不得阻碍教士租买房地
建堂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1880年12月3日).....(311)

838 法使宝海为照覆已悉四川江北厅教案办结事致奕沂
照会

光绪七年二月初五日(1881年3月4日).....(312)

839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乌石山焚楼事续致奕沂照会

- 光緒七年二月十四日(1881年3月13日).....(313)
- 840 美使安吉立为请免摊派耶稣教民迎神赛会等费事致
奕訢照会
光緒七年五月初七日(1881年6月3日).....(314)
- 841 美使安吉立为登州美教士多次被窃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七年六月十九日(1881年7月14日).....(315)
附件: 美国教士为多次被窃事禀登州府文
- 842 美使安吉立为济南美教士房屋被毁坏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七年七月初八日(1881年8月2日).....(316)
- 843 美署使何天爵为德州奉教孀妇捐输房地受阻事致恭
奕訢照会
光緒七年九月十四日(1881年11月5日).....(318)
附件一: 照录德州教民吴夏氏捐房文约
附件二: 德州知州示谕
- 844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飭济南地方官与美教士商办换房
等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七年九月二十一日(1881年11月12日).....(321)
- 845 美署使何天爵为申明德州飭查教民人名数目示谕
不符和约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七年九月二十五日(1881年11月16日).....(324)
- 846 美署使何天爵为再请咨询延平地方官速结教案等事
致奕訢照会
光緒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82年1月6日).....(325)
- 847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速设法飭禁德州官阻挠传教事致
奕訢照会
光緒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82年2月4日).....(326)
附件一: 美教士为德州阻挠建堂事禀美使文

- 附件二：美教士为请将教民捐作教堂之房契盖印过
割事禀德州府文
- 附件三：教民吴夏氏为捐房作教堂事呈德州府文
- 附件四：教民吴夏氏捐房作教堂字据
- 附件五：教民吴夏氏捐房作教堂文约
- 848 美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拆损教士房屋等事再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882年2月7日).....(331)
- 附件一：美国教士莫约翰等为济南拆损房屋案迄今
未结事禀美使文
- 附件二：美参赞录送之美国政府覆文
- 849 美署使何天爵为致辩济南教案山东巡抚所言各端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日(1882年3月9日).....(335)
- 附件：美署使谕济南莫约翰教士等如不吃亏可议结
换房之案文
- 850 美署使何天爵为已派天津色领事等为委员办理济南
毁房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二月十七日(1882年4月4日).....(338)
- 851 美署使何天爵为再申了结延平教案三端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二月二十日(1882年4月7日).....(338)
- 852 美署使何天爵为延平薛教士不会在乌石山起盖洋楼
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三月初九日(1882年4月26日).....(339)
- 853 法使宝海为感谢四川巴塘教案妥速办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三月初九日(1882年4月26日).....(340)
- 854 美署使何天爵为办理济南教案委员在德州受欺各情
事致奕訢照会

- 光緒八年三月二十三日(1882年5月10日)(341)
- 855 美署使何天爵为要求从重办理德州欺凌领事之案事
致奕訢照会
光緒八年四月初一日(1882年5月17日).....(342)
- 856 美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拆损美教士房屋案希按所开各
节办理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八年四月初四日(1882年5月20日)(345)
- 857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善法办理德州州官违约事致奕訢
照会
光緒八年四月初五日(1882年5月21日).....(347)
- 858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速结延平教案毋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八年四月初十日(1882年5月26日).....(348)
- 859 美署使何天爵为领事在德州被欺凌请惩办州官事致
奕訢照会
光緒八年四月二十四日(1882年6月9日)(349)
- 860 美署使何天爵为欺藐领事之德州州官撤任后不得再
调他任等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八年四月三十日(1882年6月15日)(352)
- 861 美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教案仍请按原照所开各节办理
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八年五月初三日(1882年6月18日)(353)
- 862 美署使何天爵为德州之案妥协完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八年五月十二日(1882年6月27日)(356)
- 863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咨行东省将拆损美教士房屋案速
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八年五月十四日(1882年6月29日)(357)
- 864 山东学政张百熙奏陈限止传教之法在于禁止民人擅

卖房产给教士摺

光绪八年五月十七日(1882年7月2日).....(360)

865 法使宝海为致谢将甘省张掖县毁堂案妥办完结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五日(1882年8月8日).....(362)

866 法使宝海为呼兰城贡教士被殴案处理办法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1882年9月23日).....(362)

附件一：法使宝海抄送之教士贡罗思验伤单

附件二：法使宝海抄送之教士贡罗思财物失单

857 美使杨约翰为教士持照游历在大埔县被阻挠事致奕

訢照会

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1882年11月6日).....(368)

868 美使杨约翰为再请飭闽省地方官速结延平教案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十月初八日(1882年11月18日).....(369)

869 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报晋省教案局办理教案情形片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1883年1月24日).....(371)

870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将不能保护教民之知县

等暂行革职摺

光绪九年三月初四日(1883年4月10日).....(372)

871 美使杨约翰为大埔县目教士被抢碍难转饬结案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三月十二日(1883年4月18日).....(373)

872 美使杨约翰为请速将济南教士原房交还等事致奕訢

照会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二日(1883年4月28日).....(374)

873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查明浪穹民教仇杀起衅

缘由等情摺

- 光绪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83年5月28日).....(374)
- 874 美使杨约翰为请详查广西梧州毆教士拆教堂事致奕
 訢照会
 光绪九年五月初八日(1883年6月12日).....(376)
- 875 御史刘恩溥奏陈应乘法兵被困于刘永福之机速结云
 南浪穹教案片
 光绪九年五月十三日(1883年6月17日).....(378)
- 876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报浪穹教案人犯解省交讯各
 情片
 光绪九年六月初三日(1883年7月6日)*.....(739)
- 877 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申明浪穹县民教滋事各犯分
 别定拟摺
 光绪九年六月初七日(1883年7月10日).....(379)
- 878 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浪穹教案业经惩犯赔款议结片
 光绪九年六月初七日(1883年7月10日).....(384)
- 879 法使德理固为云南浪穹永平教案愿照所拟结案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八月初三日(1883年9月3日).....(385)
- 880 法使德理固为查明呼兰教案各节及所拟了结办法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八月二十日(1883年9月20日).....(386)
- 881 美使杨约翰为派何参赞赴济面商了结拆堂案事致奕
 訢照会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日(1883年11月30日).....(390)
- 882 英使巴夏礼为福建龙岩州地方官未能约束属民而发
 生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月12日).....(390)
- 附件：英使抄送龙岩州反教揭帖
- 883 美使杨约翰为感谢鲁抚优待何参赞并完结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 光緒十年正月二十日(1884年2月16日).....(394)
- 884 英使巴夏礼为福建龙岩州教案尚不能算作办结事致奕訢照会
-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日(1884年3月17日).....(394)
- 附件一：兴泉永兵备道为龙岩州教士退还租房事致英领事照会
- 附件二：英驻厦门领事为同意退房事致兴泉永兵备道照会
- 附件三：英驻厦门领事为教士今后如何租房事致兴泉永兵备道照会
- 附件四：兴泉永兵备道为教士今后租房事致英领事照会
- 附件五：龙岩州教士信函
- 885 英使巴夏礼为闽省再饬严禁匿名揭帖尚期有效事致奕訢照会
-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年3月22日).....(401)
- 886 英使巴夏礼为请饬龙岩州牧亲查销毁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七日(1884年3月24日).....(401)
- 附件一：龙岩州知州为教士租房案已可了结事致英驻厦门领事照会
- 附件二：英驻厦门领事为龙岩州反教揭帖尚未撕去

- 等事致龙岩州知州照会
- 887 总署奏报法人违约逞兵索款请飭地方官先机料理战
守片
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1884年8月25日).....(405)
- 888 俄使博白付为广东省法国教堂均遭抢毁请飭查办
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九月初七日(1884年10月25日).....(406)
- 889 意使卢嘉德为请拿办温州拆毁教士房屋首犯事致总
署照会
光绪十年九月初十日(1884年10月28日).....(407)
- 890 浙江巡抚刘秉璋奏报温郡焚毁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
飭拿犯惩办摺
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1884年11月5日).....(407)
- 891 俄使博白付为请严办各地擅拿并吓诈法教士之人犯
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十月初八日(1884年11月25日).....(410)
附件: 译录驻上海法国管事教士马所来各书函
- 892 俄使博白付为广东贵州新出凌虐教民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413)
附件: 贵州教士致上海马教士函
- 893 署贵州巡抚李用清奏报遵义等处民教安谧并妥筹缉
绥情形摺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84年12月24日).....(414)
- 894 云南巡抚张凯嵩奏报永北厅民教纠纷情形片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84年12月29日)*.....(417)
- 895 俄使博白付为译送顺德广州等处主教来函事致总署
照会

-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5年2月6日).....(418)
- 附件一: 译录北京主教来函
- 附件二: 译录广州主教来函
- 附件三: 译录驻上海管事教士来函
- 896 著张之洞速即出示晓谕准令教士入粵事电旨
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一日(1885年7月22日).....(419)
- 897 庆亲王奕劻等奏覆不应因士子习教而不准应试等情片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1885年12月15日).....(420)
- 898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与驻京教士议定迁北堂于西什
库改建等情摺
光緒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886年6月4日).....(421)
- 附件: 照译商订合同
- 899 浙江巡抚刘秉璋奏报申明拿获温郡焚毁外国教堂各
犯按例定拟摺
光緒十二年五月初十日(1886年6月11日).....(425)
- 900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重庆民教纠纷请飭游智开妥办并
催刘秉璋赴川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86年7月15日).....(427)
- 901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兼程赴任督飭妥办重庆民教纠纷
案事上谕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五日(1886年7月16日).....(427)
- 902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派员续办重庆教案情形摺
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二日(1886年8月1日).....(428)
- 903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重庆民教纠纷未闻有罢考
罢市之说等情片
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二日(1886年8月1日).....(429)
- 904 庆郡王奕劻等奏覆请飭新任川督迅将重庆教案持平

- 断结并惩滋事人犯摺
光緒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430)
- 905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宜昌总兵所禀重庆教案与督臣互
异请旨飭查片
光緒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431)
- 906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到任详查核办重庆教案等情事上谕
光緒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432)
- 907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重庆教案民教被伤人数及
现在拟办情形摺
光緒十二年八月初十日(1886年9月7日).....(433)
- 908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为教民罗元义犯有命案应照
例拟办片
光緒十二年八月初十日(1886年9月7日).....(435)
- 909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等务将重庆教案首犯王明堂等拿
事上谕
光緒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886年9月21日).....(435)
- 910 吏部为遵旨将同知衔罗元义斥革事致军机处咨文
光緒十二年九月初六日(1886年10月3日).....(436)
- 911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拿获重庆教案首犯王明堂
及议办情形摺
光緒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86年10月24日).....(437)
- 912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查无南川綦江团勇开仗伤人及
江北厅烧房情事摺
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日(1886年11月15日).....(439)
- 913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蚕池口教堂迁移西什库事已议
定完案各情摺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886年11月27日).....(440)

- 附件一：巴黎天主增爵会及仁爱会总统费雅德为北堂迁移等事来函
- 附件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请迁移北堂事致法使照会
- 附件三：法使恭思当为法国并无阻止迁移北堂事致李鸿章照会
- 914 著总理衙门照李鸿章所请迁移北堂并奖励中外出力人员事上谕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1886年12月3日).....(445)
- 915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审拟重庆教案获犯罗元义石汇等情形折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886年12月26日).....(446)
- 916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核实重庆教案赔款会立合同摺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449)
- 917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陈明重庆教案根由片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451)
- 918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请将巴县知县国璋从宽予以革职片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451)
- 919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给蚕池口教堂迁移出力各员奖励片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886年12月30日).....(452)
- 920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遵旨给樊国梁敦约翰加赏银两片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886年12月30日).....(453)
- 921 庆郡王奕劻等奏报增给西什库南边空基以移建北堂事已立约并换照摺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1887年1月3日).....(453)
- 附件一：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教士樊国梁续立西什库建堂四至合同

- 附件二：法国使臣恭思当为提前迁移北堂之条件事
致奕劻照会
- 附件三：总署为西什库南边地基换给北堂缮给执照
事致法使照会
- 附件四：法使恭思当所送西什库教堂地基图
- 附件五：给法使转交教士之西什库南边空基执照
- 922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审拟重庆教案内续获要犯石开
阳情形摺
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七日(1887年4月10日).....(458)
- 923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前报续获重庆教案要犯之摺缮
写遗漏摺
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二日(1887年5月4日).....(460)
- 924 刑部尚书麟长等奏为遵议续获重庆教案要犯定拟情
形摺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87年5月19日).....(461)
- 925 庆郡王奕劻等奏报与法使商订速迁蚕池口教堂办法
等情摺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1887年8月11日).....(463)
- 附件一：总署抄呈为同意教堂所开提前迁移北堂条
件事致法使照会
- 附件二：驻京法教士达里布为同意提前迁移北堂事
致法使画押原函
- 附件三：法使恭思当为送交收管西什库南基法文执
照事致奕劻照会
- 926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陈蚕池口教堂迁移经费现已汇交片
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87年11月27日).....(467)

- 927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请旨接收法国交出之蚕池口教堂摺
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87年12月7日).....(468)
- 928 庆郡王奕劻等奏报收回蚕池口教堂缘由摺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87年12月20日).....(468)
附件:抄呈蚕池口教堂及仁慈堂房间等物清单
- 929 台湾巡抚刘铭传奏为台北府属教案偿银请由防费项
下造销片
光緒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1888年3月4日).....(470)
- 930 山东巡抚张曜奏陈东省民教屡肇衅端拟请酌量办理
以顺輿情摺
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88年6月7日).....(471)
- 931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报镇江教案现获各犯研讯情形片
光緒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1889年6月19日).....(472)
- 932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陈粤省与法领事商定稽查教士设
育婴堂办法摺
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六日(1889年8月31日).....(473)
- 933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重庆教案赔款银两现已付完摺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90年12月22日).....(475)
- 934 察哈尔都统奎斌等奏报查明正黄旗民教私垦牧地一
案情形片
光緒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1891年3月2日).....(476)
- 935 庆郡王奕劻等奏陈各省教案叠出请旨飭各督抚迅筹
办法摺
光緒十七年五月初七日(1891年6月13日).....(478)
- 936 著内阁通谕各直省将军督抚迅飭查拿各教案首要各
犯事上谕
光緒十七年五月初七日(1891年6月13日).....(479)

- 937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缉主谋反洋教之哥老会徒事上谕
光緒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480)
- 938 江宁京口将军丰绅等奏为京口民教可虞请暂缓京口
副都统积忠陸见摺
光緒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481)
- 939 安徽巡抚沈秉成奏为安徽教案纷起请派学政代为人
闾监临摺
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九日(1891年7月24日).....(482)
- 940 河南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奏请筹止教士育婴以释群疑折
光緒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1891年7月29日).....(483)
- 941 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奏为教案频兴请定妥章折
光緒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891年8月28日).....(485)
- 942 詹事府詹事志锐奏陈教案叠出拟择地严办保甲以清
其源摺
光緒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486)
- 943 詹事府詹事志锐奏请整顿水师密查入会之兵片
光緒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487)
- 944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督飭各属认真举办保甲事上谕
光緒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487)
- 945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报江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议
结情形摺
光緒十七年八月初五日(1891年9月7日).....(488)
- 946 光祿寺卿薛福成奏陈处理教案治本治标之计摺
光緒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490)
- 947 光祿寺卿薛福成奏陈法使来华欲就教案索赔底数情
形片
光緒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493)

- 948 光祿寺卿薛福成奏陈哥老会反洋教今后于湖南勇丁
不宜轻募轻撤片
光緒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494)
- 949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武穴教案办理完结情形摺
光緒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891年9月21日).....(495)
- 950 御史恩溥奏为教案起于育婴请飭各省广设育婴堂摺
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891年10月15日).....(500)
- 951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妥筹育婴堂事上谕
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891年10月15日).....(502)
- 952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武穴教案偿款拟请于所征关税
项下拨解摺
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五日(1891年10月17日).....(502)
- 953 安徽巡抚沈秉成奏请添募勇丁以防护教堂片
光緒十七年十月初一日(1891年11月2日)*.....(503)
- 954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报芜湖教案商办完结情形摺
光緒十七年十月初二日(1891年11月3日).....(504)
- 955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热河教堂被在理教徒焚毁并恳催
兵援剿摺
光緒十七年十月十八日(1891年11月19日).....(505)
- 956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现今提臣督队前往口外剿办
在理教徒摺
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1891年11月22日).....(507)
- 957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即日添兵径赴热河等事上谕
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1891年11月23日).....(508)
- 958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平泉州教堂被焚并无杀伤教民等
情片
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1891年11月23日).....(509)

- 959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在理教金丹教起事反对洋教近情
请添兵援剿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891年11月25日).....(510)
- 960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确查据实覆奏热河金丹教徒起
事情形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891年11月26日).....(512)
- 961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平泉金丹教起事情形并请多派
练军驰剿片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1891年11月28日)*.....(513)
- 962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迅饬聂士成兼程前往平泉堵剿
起事金丹教徒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1891年11月28日).....(514)
- 963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添兵迅赴口外合力剿办等情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1891年11月29日).....(515)
- 964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现在合力搜捕起事金丹教徒并保
护教堂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1891年11月30日).....(516)
- 965 盛京户部侍郎绵宜奏为朝阳不靖请命李鸿章再选精
兵急赴盛京摺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1891年12月6日).....(518)
- 966 著盛京将军裕禄等晓谕参与朝阳起事之在理金丹教
徒等准予自新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1891年12月7日).....(519)
- 967 著定安等确切查明进剿朝阳教徒获胜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891年12月11日).....(520)
- 968 三省练兵大臣定安等奏报朝阳各军攻克黑城子歼擒
首要等情摺

-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891年12月15日).....(521)
- 969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历次拿获结会人犯及择尤奖叙
有关人员片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524)
- 970 直隶提督叶志超奏报围攻下长皋并连日屡次获胜情
形摺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1891年12月20日).....(525)
- 971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添派马队迅赴口外会剿情形摺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2月21日).....(527)
- 972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提臣已将平泉等处克复片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2月21日).....(528)
- 973 三省练兵大臣定安等奏报奉军续报获胜朝阳起事教
军大股已经殄灭摺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1892年1月1日).....(529)
- 974 广西巡抚马丕瑶奏为遵旨饬劝广西各属广设育婴堂
情形片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1892年1月6日)*(533)
- 975 热河都统奎斌奏陈热河之乱在于洋教亟须先筹办法
以弥祸乱摺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892年1月8日).....(534)
- 976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芜湖教案应付偿款先在关税项
下动拨片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892年1月12日)*.....(537)
- 977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为访查哥老会总目关涉职官请旨
斥革摺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2年1月20日)*.....(537)
- 978 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报遵查朝阳等处被扰情形并参

- 处失职州县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2年1月23日).....(540)
- 979 著李鸿章等将失事之朝阳县知县廖伦明等均革职事
 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92年1月27日).....(543)
- 980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川省大足县教案现已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2年1月28日).....(544)
- 981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申明口外滋事人犯分别按律惩
 办摺
 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1892年2月21日)*.....(545)
- 982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将剿灭热河金丹教出力文武员
 弁分别酌拟奖叙摺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一日(1892年4月7日).....(549)
- 983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派员查办湖南刊播反教揭帖
 案等情形摺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1892年4月21日).....(551)
- 984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议湖南刊播反教揭帖及请将周
 汉革职摺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92年5月21日).....(555)
- 985 著将陕西候补道周汉即行革职查传到籍交管事上谕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92年5月21日).....(558)
- 986 御史余联沅奏为请飭湖北督抚查办教堂曾否购买投
 毒片
 光绪十八年七月三十日(1892年9月20日).....(558)
- 987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各教案赔款筹付情形并给还前
 参各员顶戴片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92年10月17日).....(559)

- 988 庆郡王奕劻等奏覆遵议江苏等处教案偿款及给还参
员顶戴等情摺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93年1月3日).....(560)
- 989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宜昌教案办理完结情形摺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3年2月13日).....(561)
- 990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为道员裕庚办理教案得力请送
部引见摺
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1893年4月11日).....(564)
- 991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议麻城教案办理情形摺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893年12月26日).....(565)
- 992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麻城教案获犯拟议及抚恤情形摺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1894年1月16日).....(568)
- 993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旨核议麻城教案审拟及议结情
形摺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1月31日).....(572)
- 994 吉林将军长顺奏报接准总署电开已派兵弁保护教堂
教士片
光绪二十年四月三十日(1894年6月3日).....(576)
- 995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省城教堂被毁由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576)
- 996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据禀华阳教堂有迷惑幼童事致
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577)
- 997 总署为希明察速办华阳教案事致前川督刘秉璋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95年5月30日).....(577)
- 998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省城内外教堂悉被打毁事致总
署电

-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95年5月30日).....(578)
- 999 总署为希查明速覆四川省教堂被毁情形事致前川督刘秉璋电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1895年5月31日).....(578)
- 1000 著刘秉璋严饬所属认真弹压保护教堂事电旨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1895年6月5日).....(578)
- 1001 给事中胡俊章奏为请饬新任总督迅速赴川相机办理毁堂案摺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1895年6月8日).....(579)
- 1002 著刘秉璋派员迅速妥办四川省教案事电旨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1895年6月11日).....(579)
- 1003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办理省城教堂医馆被毁情形摺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580)
- 1004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全省各州县教堂被毁情形片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582)
- 1005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嘉定等处教堂存毁情形片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583)
- 1006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请将邛州知州周凤藻革职留缉片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584)
- 1007 著刘秉璋迅饬各属文武实力保护否则即行参处事电旨
光緒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日(1895年6月23日).....(585)
- 1008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等为与法主教议结全省教堂赔款事致总署电

-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三日(1895年7月5日).....(585)
- 1009 署上海道劉麒祥為詢據瑞挪領事答覆該國在川教堂教士情形事致總署電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三日(1895年7月5日).....(586)
- 1010 著劉秉璋仍會同鹿傳霖辦理川省教案事電旨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四日(1895年7月6日).....(586)
- 1011 開缺四川總督劉秉璋奏報已將教案全卷等移送新任督臣片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四日(1895年7月6日).....(586)
- 1012 四川總督鹿傳霖為劉秉璋已登舟起程懇恩免留事致總署電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日(1895年7月12日).....(587)
- 1013 四川總督鹿傳霖為省城教案議賠事致總署電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日(1895年7月12日).....(588)
- 1014 福州將軍慶裕為營縣續報古田菜會反洋教事致總署電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895年8月4日).....(588)
- 1015 四川總督鹿傳霖為一二日內兩司與杜主教面商事致總署電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95年8月5日).....(589)
- 1016 著慶裕等查奏古田菜會反洋教原因并派兵拿犯事電旨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95年8月5日).....(589)
- 1017 法國杜主教為川省教案要劉秉璋議賠或抵押事致總署電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590)
- 1018 著鹿傳霖等懷遵昨日電旨速將川省教案議結覆奏

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590)

1019 福州将军庆裕为营县稟查古田教案伤毙教士情形

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590)

1020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连日与杜主教磋磨议赔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591)

1021 著鹿传霖等仍遵叠次电旨妥速办结川省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591)

1022 著庆裕等严饬勒限迅拿古田教案首要各犯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895年8月7日).....(592)

1023 大学士李鸿章为有关古田教案之伦敦来电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592)

1024 著鹿传霖将赔款究竟作何分交之处详晰电覆事

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593)

102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教堂买地应由地方官查明无

碍方准税契摺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593)

1026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关税艰窘请将芜湖教案赔款

展限片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596)

1027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通饬所属务须实力保护教堂

事上谕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1895年8月9日)(598)

- 1028 福州将军庆裕等为昨获古田教案人犯林引进事致
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1895年8月9日).....(598)
- 1029 著庆裕等飭属迅捕古田教案首要各犯并认真保护
各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1895年8月10日).....(599)
- 1030 福州将军庆裕等奏报现办古田菜会伤毙洋人案情
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1895年8月30日).....(599)
- 1031 福州将军庆裕等为古田教案不能按领事所开名单
捕戮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95年9月6日).....(600)
- 1032 著责成道员许星翼与该领事妥商速结古田教案事
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895年9月7日).....(601)
- 1033 给事中吴光奎奏为前川督刘秉璋玩视民瘼致酿巨
案请旨惩处摺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1895年9月13日).....(601)
- 1034 福州将军庆裕等奏报英美领事至古田观审情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895年9月16日).....(602)
- 1035 著庆裕等古田案犯须取在场确供不可多杀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1895年9月17日).....(603)
- 1036 给事中洪良品奏请于教堂左右设育婴堂片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895年9月25日).....(603)
- 1037 著将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事上谕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604)
- 1038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已与法主教议结省内教案请代

- 奏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605)
- 1039 成都将军恭寿等奏报省城内外法国教案先行议结
 等情摺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607)
- 1040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为密陈办理川省教案及民教情
 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610)
- 1041 闽浙总督边宝泉为古田教案办理棘手请将实情告
 知公使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611)
- 1042 闽浙总督边宝泉为教民暗中播弄古田教案了结无
 期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1895年10月1日)(612)
- 1043 著将办理教案不善之周振琼等交部议处等事上谕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95年10月14日)(612)
- 1044 开缺广西巡抚张联桂奏陈广西民教现尚相安并办
 理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1895年10月16日)(613)
- 1045 大学士张之万等奏为遵旨议处成都教案办理不善
 官员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1895年10月20日)(614)
- 1046 御史王鹏运奏为部议失当请旨严惩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895年10月29日)(615)
- 1047 闽浙总督边宝泉奏报古田菜会杀毙洋人各犯分别
 办结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895年11月8日)(616)

- 1048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陈四川省法国教堂恤款银两设法
筹拨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95年11月14日).....(617)
- 1049 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为请照会法使令其兵船回汉事
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895年11月17日).....(618)
- 1050 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为临湘教案有转机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1895年11月19日).....(619)
- 1051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代递英美耶稣教士条陈中国教
务摺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95年11月30日).....(620)
- 1052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报省城一洞桥法国教堂拟即修
复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895年12月30日).....(622)
- 1053 御史杨晨奏为应令各省教堂将产业及教民等造册
报官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1896年1月4日).....(623)
- 1054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报续结川省英美两国教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896年2月2日).....(623)
- 105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将黄遵宪调往湖北仍办南洋
五省教案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6年2月8日).....(626)
- 1056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为道员黄遵宪办理教堂有才给
咨赴部片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1896年3月3日).....(627)
- 1057 户部为豫抚奏报南阳教堂圯工完竣请免造报用银
事抄致军机处咨文

-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1896年3月18日).....(628)
- 附件:抄录豫抚原摺
- 1058 御史陈其璋奏陈办理教案十条章程摺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630)
- 1059 御史陈其璋奏陈应议定办理教案失察议处章程片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632)
- 1060 御史陈其璋奏请将议定各款寄交李鸿章传谕各国
外部片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633)
- 1061 南洋大臣刘坤一为请将黄遵宪暂留两江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633)
- 1062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德国安主教遇事要挟万难曲从
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1896年4月7日).....(634)
- 1063 总署为仍希查照前电速办教案事致李秉衡电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96年4月8日).....(634)
- 1064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德使照会四条大致已照办等事
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96年4月10日).....(635)
- 1065 常镇道吕海寰为英法教士于泰州被毆事致总署电禀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1896年4月19日).....(635)
- 1066 驻藏办事大臣文海奏报因教案纠缠未能迅速赴藏
缘由摺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1896年4月26日).....(636)
- 1067 著李秉衡妥办兖州教案并飭县照料安治泰入城事
电旨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1896年5月1日).....(637)

- 1068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不能飭知县迎导安治泰入兖州
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1896年5月3日).....(638)
- 1069 著李秉衡应遵前旨迅办兖州教案但并非令知县迎
导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896年5月4日).....(638)
- 1070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遵旨飭县照料安治泰进城等情
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1896年5月5日).....(639)
- 1071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御史陈其璋所奏教案章程应毋
庸议摺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96年5月10日).....(639)
- 1072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拟将所议教案章程各条款寄交
李鸿章片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96年5月10日).....(643)
- 1073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御史陈其璋严定教案处分摺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896年5月24日).....(643)
- 1074 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嗣后遇教案赔款应由督抚等分
年偿还片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896年5月24日).....(645)
- 1075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旧事麻城教案内秋审情实
人犯现今再行请旨遵办摺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646)
- 1076 著刘坤一李秉衡各速派队镇压曹单一带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896年7月3日).....(648)
- 1077 著刘树堂福润各飭营伍镇静防范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896年7月3日).....(648)

- 1078 给事中褚成博奏请撤销总署新定教案赔款分偿之
例摺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896年7月6日).....(649)
- 1079 著刘坤一等严饬防堵刀会并逮捕刘士端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896年7月7日).....(651)
- 1080 著李秉衡严饬毓贤等搜剿刘士端等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896年7月7日).....(651)
- 1081 闽浙总督边宝泉等奏请奖叙办理古田教案出力之
候补知府片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1896年7月13日).....(651)
- 1082 御史潘庆澜奏陈民教不能相安亟宜设法消弭摺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1896年7月21日).....(652)
- 1083 山东巡抚李秉衡奏陈民教滋事缘由并教士不得干
预讼案片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1896年8月3日).....(654)
- 1084 漕运总督松椿奏报徐州一带现在刀会敛迹片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1896年8月7日).....(655)
- 1085 贵州巡抚嵩昆奏报遵义等六属教案一律完结情形摺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96年9月1日).....(656)
- 1086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议得御史潘庆澜所奏诚非未见摺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1896年10月7日).....(658)
- 1087 翰林院侍读陈秉和奏请申明条约转饬教士恪遵摺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6年12月26日).....(659)
- 1088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赏还已革知府原官顶戴以办
理法国入藏传教事片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897年1月22日)*.....(661)
- 1089 庆亲王奕劻等奏为遵旨议奏侍读陈秉和请饬申明

约章摺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7年1月29日).....(662)

1090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徐州道府据禀刀会在曹单盘聚
等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897年6月21日).....(665)

1091 安徽巡抚福润为奉旨飭营巡缉刀会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97年6月24日).....(665)

1092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据禀砀山有大刀会围攻教堂等
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1897年7月30日).....(666)

1093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冠县教案已飭持平办理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1897年7月30日).....(666)

1094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督飭镇道赶紧弹压搜捕刀会事
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三日(1897年7月31日).....(666)

1095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奉旨搜捕潜入徐州之焚毁教堂
人犯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897年8月2日).....(667)

1096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德教士茂嘉礼等被劫银两已全
追回事致总理衙门咨文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1897年8月10日).....(667)

1097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德教士茂嘉礼被劫等案已办结
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1897年8月20日).....(669)

1098 总署章京何兆熊与德使馆翻译福兰格关于曹州教
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1897年11月8日).....(670)

- 1099 著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曹州查办杀
毙洋人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1897年11月10日).....(671)
- 1100 著先将巨野阳谷二县知县摘顶勒缉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1897年11月12日).....(671)
- 1101 留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奏参疏防巨野寿张等县教案
各员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671)
- 1102 总署与德参赞贝威士等关于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673)
- 1103 著驻德公使许景澄即赴德外部理论德兵船侵入胶
澳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897年11月16日).....(673)
- 1104 著留任山东巡抚李秉衡等于德占胶澳一事断不可
先行开炮等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97年11月17日).....(674)
- 1105 总署章京吴景祺等就德侵胶澳及曹州教案事往晤
德参赞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97年11月17日).....(674)
- 1106 总税务司赫德就德侵胶澳及曹州教案事来总署问
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97年11月18日).....(676)
- 1107 俄署使巴布罗福等为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来总
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97年11月18日).....(676)
- 1108 总税务司赫德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来总署问
答节略

-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97年11月19日).....(679)
- 1109 恭親王奕訢等奏為恭呈德使有關曹州教案照會等
件摺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897年11月21日).....(680)
- 附件一：德使海靖為索討六款事致總署照會
附件二：德使海靖照會內所開懲官賠銀等索討六條
附件三：總署為德兵船應先行退出膠州再照約商辦
曹州教案事致德使照會
附件四：總署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膠州灣事與德使問
答節略
- 1110 恭親王奕訢等奏呈因德提督拘留總兵章高元等
事與德使來往照會摺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684)
- 附件一：總署為請釋回登州總兵并德兵船退出膠澳
事致德使照會
附件二：總署為再次要求釋回登州總兵事致德使海
靖照會
附件三：德使海靖為拘押不肯撤退之登州總兵事致
奕訢照會
- 1111 日使矢野為德占膠澳及曹州教案事來總署問答節略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97年11月25日).....(687)
- 1112 總署與日使館翻譯關於曹州教案事的問答節略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97年11月25日).....(688)
- 1113 恭親王奕訢等奏呈因曹州教案及德占膠州事與德
使函照摺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689)
- 附件一：德使海靖為曹州教案其罪應歸山東官員事

致奕訢照会

(另附副主教致巨野县函)

附件二: 总署为约期面谈曹州教案事致德使公函

附件三: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德军在胶州索要车辆事
致总署电

附件四: 总署为德军在胶州索要车辆事致德使公函

1114 总署官员与来署之日翻译郑永邦就曹州教案事问
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693)

1115 德使海靖为不应将曹州教案六款泄露给各国事致
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693)

1116 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往晤德使就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694)

1117 总署官员与总税务司赫德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
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97年11月29日).....(696)

1118 总署官员与德使海靖就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1897年12月2日).....(697)

1119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
澳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1897年12月3日).....(699)

1120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饬属镇静防守毋得孟浪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702)

1121 德使海靖为详叙了结曹州教案之条件事致奕訢
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702)

- 1122 左都御史裕德等奏报直隶文生控告教士联结官府
霸夺民地摺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704)
附件: 直隶宣化府万全县文生孟士仁呈文
- 1123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
澳事问答节略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897年12月8日)……………(707)
- 1124 总署章京童德璋等往德馆就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709)
- 1125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就对付联盟分占各抒所见事
电旨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7年12月19日)……………(710)
- 1126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对英舰来华务当慎重图维随时
电达事电旨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7年12月21日)……………(711)
- 1127 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往晤德使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
澳事问答节略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711)
- 1128 总署为曹州教案结案办法事致德使海靖照会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712)
- 1129 总署为山东近日办理曹州教案情形事覆德使照会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714)
- 1130 总署为前次照会是请先撤德军然后照约商谈事覆
德使照会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715)
- 1131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
澳事问答节略

-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1897年12月29日).....(716)
- 1132 德使海靖为与翁同龢等面订曹州教案六条事致总
署照会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1897年12月29日).....(720)
- 1133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查明近日曹州确情事电旨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722)
- 1134 德使海靖为再严请发电将万本华革职事致总署照
会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723)
- 1135 德使海靖为请将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
用事致总署照会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723)
- 1136 著将山东曹州镇总兵万本华即行撤任回省听候查
办事电旨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2月31日).....(724)
- 1137 总署官员与德使海靖来总署就曹州教案与德占胶
澳事问答节略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8年1月4日).....(725)
- 1138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关于曹州教案及俄
租旅顺事问答节略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8年1月9日).....(727)
- 1139 总署奏请赏给法国教士樊国梁二品顶戴片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8年1月9日).....(728)
- 1140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山东曹州教案拿获要犯分别定
拟罪名情形摺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98年1月15日).....(728)
- 1141 大学士徐桐等奏为遵旨将前山东巡抚李秉衡等议

处摺

-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1898年2月1日)(730)
- 1142 著將即墨縣殺斃洋人犯李象風即行正法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1898年2月4日).....(732)
- 1143 德使海靖為請准由沂州至濟南建造鐵路事致總署
照會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898年2月13日)(732)
- 1144 德使海靖為請將附送文件迅速畫押送還事致總署
照會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1898年3月4日)(734)
- 1145 總署為南昌有人反教希迅派營弁彈壓事致贛撫德
壽電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3月17日)(735)
- 1146 著湖南巡撫陳寶箴查實妥辦周漢刊布反洋教揭帖
案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898年4月8日)(735)
- 1147 廣西巡撫史念祖為洋人在凌雲縣屬被殺等事致總
署電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1898年4月9日)(735)
- 1148 給事中吳兆奎奏陳四川民教斗毆急宜持平辦結摺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736)
- 1149 給事中吳兆奎奏請飭福州將軍增祺速赴本任片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738)
- 1150 恭親王奕訢奏為議得伍廷芳請變通成法摺均為探
源握要之論摺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五日(1898年4月25日).....(738)
- 1151 恭親王奕訢等奏為議得吳兆奎急宜持平辦結四川

- 教案之奏未得端委片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1898年4月25日)(740)
- 1152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永安州苏主教等激动民变被杀
 毙命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七日(1898年4月27日)(741)
- 1153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严拿永安戕毙教士人犯迅结教
 案等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742)
- 1154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已电西抚飞速妥结永安教案事
 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742)
- 1155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赏还已革铁岭知县荣禧銜
 翎片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742)
- 1156 著署湖广总督谭继洵查明沙市烧毁洋房启衅根由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744)
- 1157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办理永安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744)
- 1158 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等奏为代举人董玉璋呈诉江
 北教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745)
- 附件：四川举人董玉璋等为重庆江北厅教案事呈都
 察院文
- 1159 著湖北巡抚谭继洵派员于宜汉等处实力稽查并保
 护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748)

- 1160 署湖北巡抚谭继洵为瑞典国教士来宋埠建堂传教
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748)
- 1161 山东巡抚张汝梅奏为遵旨派员查明曹属现无大刀
会滋事摺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八日(1898年5月18日).....(749)
- 1162 著直隶总督王文韶等派员密查义民会情形事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1898年5月23日).....(750)
- 1163 湖北巡抚谭继洵奏报办理烧毁沙市局关洋房案情形摺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1898年5月23日).....(751)
- 1164 总署为法使屡催永安教案办犯劾官赔偿建堂事致
谭钟麟电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754)
- 1165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上紧缉犯严办速结永安州教案
事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1898年5月28日).....(754)
- 1166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派员前往永安办理教案事致总
署电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755)
- 1167 总署为永安缉犯不可再缓事致广西巡抚黄槐森电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756)
- 1168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查实永安抗传匿凶之武官黄政
球确非起衅等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756)
- 1169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等速飭官绅悬赏购募永安教案
人犯事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757)

- 1170 广西巡抚黄槐森奏陈永安教案经过及请将知州何
臻祥暂行革职片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757)
- 1171 御史高燮曾奏为山东冠县教堂应迁出玉皇阁择地
另建片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898年6月29日)(759)
- 1172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迅结永安教案毋任再滋口舌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1898年7月5日).....(760)
- 1173 著署四川总督恭寿转飭迅结江北教案并速缉南充
教案人犯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1898年7月5日).....(760)
- 1174 著直隶总督荣禄速结保定教堂被兵毁坏一案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760)
- 1175 山东巡抚张汝梅奏报寿张县教堂被劫拿获各犯审
明分别拟办摺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98年7月10日).....(761)
- 1176 著各直省督抚务飭地方官实力保护教堂不准再有
教案事上谕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898年7月12日).....(763)
- 1177 著署四川总督恭寿飭地方官妥办荣昌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764)
- 1178 著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湖北地方紧要毋庸来京陛见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7月15日)(765)
- 1179 著直隶总督荣禄将甘军驻地酌量北移以免与教堂

生衅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898年7月21日).....(765)

1180 内阁学士瞿鸿禨奏为请飭总署照会各国公使造具教堂教民清册片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765)

1181 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奏报与法国外部订明办理教案应就案议结摺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1898年8月7日).....(766)

1182 著山东巡抚严飭地方官认真防范保护济宁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768)

1183 翰林院侍讲学士济澂奏为请飭川督查明顺庆府余栋臣纠众情形片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768)

1184 庆亲王奕劻等奏覆遵议瞿鸿禨所奏册报各省教堂教民事摺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769)

1185 总署奏为遵议凡涉讼之华民教堂不得收入事片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770)

1186 庆亲王奕劻等奏为议得御史裕德所奏设保甲局保护教堂一摺均中窍要摺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770)

1187 著护理川督文光飭员上紧办理大足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1898年9月15日).....(772)

1188 著护理川督文光查参大足等地官员并电覆起衅缘由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772)

- 1189 著护理川督文光严饬地方文武迅为弹压川东闹教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2日).....(773)
- 1190 著护理川督文光密饬官弁等对余栋臣闹教案相机
妥办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773)
- 1191 著护理川督文光遵照昨电责成任锡汾相机操纵大
足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1898年9月30日).....(773)
- 1192 著护理川督文光对大足余栋臣一案仍应设法照原
议完结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1898年9月30日).....(774)
- 1193 著各直省大吏于教堂所在务当严饬遵旨保护事
懿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774)
- 1194 著护理川督文光调兵进击余栋臣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775)
- 1195 护理四川总督文光奏陈筹办江北合州教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98年10月10日).....(775)
- 1196 著川东道任锡汾亲身往谕余栋臣释教士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1898年10月12日).....(777)
- 1197 著护理川督文光派员往谕余栋臣释放教士就抚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778)
- 1198 御史黄桂鋈奏为川东道员任锡汾办理教案不善据
实纠参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778)

- 1199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认真保护教堂及教士事上谕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1898年10月15日).....(780)
- 1200 著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员迅结博罗教民互斗一案事
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780)
- 1201 御史张承纓奏陈川省教案叠起情形危迫请迅飭查
办摺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781)
- 1202 御史张承纓奏请严惩取媚洋人激变民众之川东道
员任锡汾等片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782)
- 1203 给事中胡俊章奏陈各省教案亟宜会议例章摺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784)
- 1204 著护理川督文光迅派委员办理余栋臣收抚善后事
宜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785)
- 1205 著川东道任锡汾按照所议权宜办理余栋臣就抚事
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785)
- 1206 御史冯锡仁奏闻余栋臣滋事情形并请拿问道员任
锡汾片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786)
- 1207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陈余栋臣尚非极恶及黔边川粤
情形片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1898年10月19日).....(787)
- 1208 著护理川督文光迅飭川东文武各员相机因应务将
华黄两司铎交出事电旨

-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1898年11月3日).....(788)
- 1209 著新任川督奎俊等迅即兼程赴任审机妥办余栋臣
就抚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1898年11月6日).....(788)
- 1210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报奉旨切实保护贵州教堂情
形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1898年11月8日).....(789)
- 1211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将冒充余栋臣之党继续闹教
人犯分别剿抚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1898年11月15日).....(790)
- 1212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对余栋臣应熟慎机宜稳慎妥
筹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791)
- 1213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弹压防范拳
民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791)
- 1214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等剴切开导余栋臣勿再进退
维谷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898年11月28日).....(792)
- 1215 著四川总督奎俊到省后即督同王之春劝令余栋臣
尽释疑团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1898年11月30日).....(792)
- 1216 御史张承纓奏陈川省余栋臣案宜急筹招抚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1898年12月2日).....(793)
- 1217 护理四川总督文光奏为防护教堂教士慎办交涉案
件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794)

- 1218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报委员赴重安江查办教案片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795)
- 1219 著護理川督王之春將余棟臣交鋒受撫緊要機宜仍
隨時電奏候旨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98年12月4日)……………(796)
- 1220 慶親王奕劻等奏覆議得候補直隸州判陳采蘭條陳
教案事請毋庸置議摺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98年12月9日)……………(796)
- 1221 著各直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嗣後應民教相安彼此
消除疆界之見事懿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1898年12月10日)……………(798)
- 1222 著四川總督奎俊對余棟臣仍應以招撫為是切勿冒
昧從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98年12月17日)……………(799)
- 1223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對余棟臣仍遵歷次電旨妥辦
不得冒昧從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98年12月17日)……………(800)
- 1224 著四川總督奎俊對余棟臣之撫剿應督飭王之春相
機妥籌穩策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1898年12月22日)……………(800)
- 1225 著四川總督奎俊將任錫汾撤任責成王之春妥辦余
棟臣之撫剿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898年12月27日)……………(801)
- 1226 廣西巡撫黃槐森奏報永安教案拿獲正凶三名審明
擬結摺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898年12月29日)……………(801)
- 1227 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均兼總署大臣事上諭

-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805)
- 1228 著四川總督奎俊等嚴密布置務期殄滅余棟臣并解
散脅從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805)
- 1229 著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力護教堂以免川省剿辦余棟
臣時有人乘機起衅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806)
- 1230 貴州巡撫王毓藻奏報派兵配合川督剿辦仇教人犯片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月4日).....(806)
- 1231 著各將軍督撫此後遇有交涉應即行辦理事上諭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807)
- 1232 御史余誠格奏陳川省生變宜專治渠魁解散脅從摺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807)
- 1233 御史余誠格奏為請飭川督嚴密查辦前知縣張繼片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809)
- 1234 著四川總督奎俊等迅調各營圍逼余棟臣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月10日).....(809)
- 1235 著四川總督奎俊暫借昭信股票銀五十萬兩添募營
勇以剿辦余棟臣事電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899年1月16日).....(810)
- 1236 御史楊崇伊奏陳余棟臣之變暫時仍應羈縻待機而
剿摺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810)
- 1237 御史楊崇伊奏為請飭川督于剿辦余棟臣時不得多
殺老弱片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811)
- 1238 著四川總督奎俊于剿辦余棟臣時申明投誠免死切

- 勿喜事贪功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811)
- 1239 御史张曾纓奏请特简亲信大臣赴川迅结余栋臣
 案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1899年1月20日).....(812)
- 1240 著四川总督奎俊再行派员向余栋臣宣布朝廷德意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1899年1月20日).....(813)
- 1241 陕西巡抚魏光燾奏报拿获同州各属仇教人犯惩办
 并请奖叙出力各员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1899年1月21日).....(814)
- 1242 直隶总督裕禄奏陈遵旨妥办交涉事件各情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899年1月22日).....(816)
- 1243 著四川总督奎俊等迅即妥办余栋臣乞抚善后事宜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99年1月23日).....(818)
- 1244 御史张承纓奏请嘉奖川省贤能官员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99年1月28日).....(818)
- 1245 著四川总督奎俊对余栋臣之处理不得听任营员喜
 功要挟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1899年1月29日).....(820)
- 1246 著四川总督奎俊仍遵前旨应赦余栋臣不死以昭大
 信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2月1日).....(820)
- 1247 著四川总督奎俊即飭王之春谆谕各州县加意抚恤
 穷黎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99年2月6日).....(821)

- 1248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为照例申明重安江教案各犯及
议处文武员弁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9年2月7日).....(822)
- 1249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为道员全楸绩因教案赴任逾限
请免吏议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9年2月7日).....(826)
- 1250 四川总督奎俊奏陈川东道任锡汾应行撤任夏岢堪
以署理片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1899年2月22日)*.....(826)
- 1251 福州将军增祺奏为谢赐总署大臣兼衔并陈闽省交
涉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99年3月3日).....(827)
- 1252 山西巡抚胡聘之奏为谢赐总署大臣兼衔并陈晋省
交涉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99年3月3日).....(828)
- 1253 兼署宁夏将军色普徵额等奏为遵旨兼总署大臣并
陈甘省交涉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99年3月7日).....(829)
- 1254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报长乐石门等处有人滋事毁堂
现已平定情形片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99年3月14日).....(830)
- 1255 庆亲王奕劻等奏陈议定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并缮
清单呈览摺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1899年3月15日).....(831)
- 附件：谨拟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
- 1256 四川总督奎俊奏请奖励剿抚余栋臣闹教案内出力
各员摺

-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1899年3月15日)(833)
- 1257 著張汝梅即飭夏辛酉帶隊赴沂境嚴加彈壓事電旨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1日).....(836)
- 1258 著駐德公使呂海寰即向德外部宣告德僑由朝廷保
護無煩德兵相助事電旨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1日).....(837)
- 1259 著山東巡撫諄飭各州縣持平辦理民教訟案事電旨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1899年4月5日).....(837)
- 1260 著奎俊飭屬持平辦理教案否則即從嚴參處事電旨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99年4月6日).....(838)
- 1261 著毓賢接任魯撫後應仍遵前旨相機慎重辦理教案
事電旨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1899年4月11日)(838)
- 1262 法使畢盛為請電達黑龍江將軍辦理余慶街教案事
致總署照會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1899年4月17日)(839)
- 1263 法使畢盛為請飭余慶街經歷面見榮教士賠罪事致
總署函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1899年4月20日)(840)
- 附件：毆辱榮教士人名单
- 1264 法使畢盛為請速了柏塘教案事致總署照會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1899年4月27日).....(841)
- 1265 四川總督奎俊奏覆查明被參知縣張繼各節情形摺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99年5月4日).....(841)
- 1266 山東巡撫毓賢奏報遵旨轉飭夏辛酉軍進駐日照片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1899年5月9日)*(843)
- 1267 山東巡撫毓賢奏報查得東省並無虐待教民情形片

-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1899年5月9日)*(845)
- 1268 内阁侍读学士高燮曾奏陈收回主权请自德事始情形摺
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1899年5月11日)(846)
- 1269 御史张承纓奏报访查川省余栋臣案办结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六日(1899年5月15日)(847)
- 1270 江西巡抚松寿为查覆贵溪教案已结等事致总理衙
门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1899年7月3日)(849)
- 1271 著山东巡抚毓贤遴员驻胶州专办外交事件事上谕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1899年7月8日)(851)
- 1272 著将余栋臣押解到省永远牢固监禁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1899年7月10日)(852)
- 1273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沂属教案现已议结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1899年7月17日)(852)
- 附件一：东省沂属教案议结合同清单
附件二：东省沂属教案议结恤银清单
- 1274 著四川总督奎俊督饬各官速议早结此次教案赔款
事上谕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1899年7月19日)(855)
- 1275 山东巡抚毓贤奏为日照兰山等处教案请筹恤款片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1899年7月29日)(856)
- 1276 法使毕盛为黑龙江余庆街教案请饬照所开四款
办理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99年9月28日)(857)
- 1277 浙江巡抚刘树堂奏报剿办台州聚众拒捕案及获犯
正法情形摺

-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858)
- 1278 浙江巡抚刘树堂奏陈台州教士专横请总署饬阮教
士离台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862)
- 1279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明平原县并无毁拆教堂情事覆
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863)
- 1280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请将博罗教案办理情况照会法
使等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1899年9月30日)(865)
- 1281 山东巡抚毓贤为德州牧查明平原教案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899年10月1日)(867)
- 1282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济宁州教堂并无被大刀会围困
之说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1899年10月3日)(868)
- 1283 法使毕盛为请即速消灭山东平原扰乱教堂事致总
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1899年10月4日)(869)
- 附件：在平原县扰乱教堂之恩县拳党名单
- 1284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明平原教案系属子虚事致总署
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三日(1899年10月7日)(870)
- 1285 御史张元奇奏为请饬各省疆吏慎选牧令遇事持
平摺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1899年10月13日)(872)
- 1286 山东巡抚毓贤奏为遵旨将平原县办理不善之员分
别参撤摺

-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1899年11月8日).....(873)
- 1287 闽浙总督许应骙奏报建宁教案获犯议结情形摺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1899年12月5日).....(876)
- 1288 法使毕盛为请飭江西大吏妥速办结江西迤东教案
事致总署照会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1899年12月8日).....(878)
- 1289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动支议结沂州各属教案恤银片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899年12月14日).....(878)
- 1290 山东巡抚毓贤为济宁教民虚报罚款失物数目索赔
案事致总署咨文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2月24日).....(879)
- 附件一: 教民呈报罚过钱文数目清摺
附件二: 教民呈报各案查明并无被罚钱文数目清摺
- 1291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拿获朱红灯等人并申明正法摺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9年12月26日).....(885)
- 1292 著袁世凯相机设法办理山东民教不和事电旨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9年12月29日).....(886)
- 1293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陈近日办理东省民教
情形摺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900年1月13日).....(887)
- 1294 四川总督奎俊奏报上年川省三路教案赔银议结情
形片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900年1月18日)*.....(891)
- 1295 四川总督奎俊奏请将在川法国主教杜昂等奖给三
品顶戴片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900年1月18日)*.....(892)
- 1296 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将芜湖教案赔款再展限

五年片

-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0年1月26日)*.....(892)
- 1297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申明杀死洋人首从各犯
按律定拟摺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1900年3月15日).....(894)
- 1298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为请旨将肥城知县金猷大
等交部议处片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1900年3月).....(896)
- 1299 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办结英教士被戕一案始末情
形摺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1900年4月15日).....(896)
- 1300 江西巡抚松寿奏报设立洋务专局办理民教案件片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900年4月26日).....(900)
- 1301 宁绍台道诚为请照前移办理海门镇教案事致浙江
洋务总局移文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900年5月27日).....(900)
- 1302 英使窦纳乐为永清教案事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三点钟.....(902)
- 1303 著内阁遍行晓谕义和团民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事
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1900年6月6日).....(903)
- 1304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恩施两府属会党闹教案办
理完结情形摺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1900年6月24日).....(904)
- 1305 浙江按察使荣铨为查办黄岩教案事致浙江洋
务局移会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1900年6月28日).....(906)

- 1306 著四川总督奎俊察看余栋臣究竟可否录用事电旨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907)
- 1307 著各直省督抚晓谕教民自首并驱逐教士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907)
- 1308 著山西巡抚毓贤速带两营前往直隶献县剿办教民
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908)
- 1309 著山西巡抚毓贤等遵旨严飭州县剴切劝令民教相
安并剿办抗官教民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1900年7月6日).....(908)
- 1310 著盛京将军增祺等妥筹奉天省城防守机宜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1900年7月7日).....(909)
- 1311 著山西巡抚毓贤严办晋省谋乱教民及假冒拳民之
人等情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1900年7月15日).....(910)
- 1312 四川总督奎俊奏覆余栋臣材无可取实为祸胎片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1900年7月17日).....(910)
- 1313 浙江布政使恽祖翼为速飭处州府保护教士事致浙
江洋务总局移会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1900年7月22日).....(911)
- 1314 安徽巡抚王之春奏报安庆额兵减少请招募兵员片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1900年7月23日).....(911)
- 1315 著大学士荣禄豫派文武大员妥送各国使臣赴津暂
避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1900年8月2日).....(912)
- 1316 著谕令各处地方文武官员不得杀戮感悔投诚之教
民事上谕

-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1900年8月2日)(913)
- 1317 山西巡撫毓賢奏報遵旨將隨教之把總李長處決片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1900年8月6日)(913)
- 1318 雲南巡撫丁振鐸奏報法員挾教士等回越意圖開衅
等情摺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1900年8月10日).....(914)
- 1319 兩廣總督陶模等為興寧會眾起事焚搶德教堂事致
總署電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1900年9月12日)(917)
- 1320 浙江巡撫劉樹堂奏為請旨將保護教堂及教士不力
之金衢嚴道鮑祖齡等革職片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918)
- 1321 察哈爾都統奎順等為查明比國方主教等人行踪事
致慶親王咨文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七日(1900年10月20日).....(918)
- 1322 江西巡撫松壽為貴溪等縣教案償款已經付清事致
總署咨文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900年11月15日).....(921)
- 1323 英使薩道義為請將在晉教士護送至保定府事致
慶親王等照會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900年11月19日).....(923)
- 1324 湖南巡撫俞廉三奏為查辦衡州府屬教案及參革不
力道府各員摺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1900年12月7日).....(923)
- 1325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陳湖北舊事秋審情實教案人犯
改題為奏情形摺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1900年12月9日).....(926)

- 1326 著浙抚恽祖翼妥速了结衢州教案事电旨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1900年12月10日).....(928)
- 1327 浙江巡抚恽祖翼为清理衢州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1900年12月11日).....(928)
- 1328 浙江巡抚恽祖翼为择要具陈办理衢州教案请代奏事
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1900年12月12日).....(929)
- 1329 云南巡抚丁振铎奏为续陈滇省教案大概情形摺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月1日).....(930)
- 1330 察哈尔都统奎顺等为请核办归化等处教案事致直
隶总督咨文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1901年1月4日).....(932)
- 1331 察哈尔都统奎顺为查明牛跳梁系宁条梁之误事致
庆亲王咨文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1901年1月4日).....(933)
- 1332 浙江巡抚恽祖翼奏请将已故西安知县吴德瀟从优
议叙摺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1901年1月25日).....(935)
- 1333 署温处道员王为抄送派员赴宁议结教案禀文事致
省洋务总局咨文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1年2月12日).....(936)
- 附件：温处道府禀报奉飭派员赴宁波议结教案事文
- 1334 法使吕班为俞廉三调任晋抚颇觉诧异不满事致庆
亲王照会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1年2月16日).....(939)
- 1335 著河南巡抚查明武安等处教案并将河北道等地方
官撤换事上谕

-
-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2月17日)(939)
- 1336 庆亲王奕劻等为请旨严飭将河南北境各教案商结
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2月17日)(940)

687 英使威妥玛为请将江省官宪毆逐英教士入奏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72年2月11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续行照会事。

案查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大臣经将英国教士被江省官宪逐回情节,备文奉达贵亲王知悉在案。因查条约第九款内载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等语。此次该士执照原与条约前项法制毫无差异,其人举止亦未稍经疵议。敝见似此恃强毆逐,显系该省官宪于条约虽有准听英民进入内地游历之明文,反竟立意必为阻止,使不得行其责,实为江省抚宪是任。本大臣不得不切望贵亲王将其措施不善转行查核,据情入奏。总之,此等偏执原与友谊莫大违碍,是本大臣已曾指明不止一次。盖中华与各国先后定约,其中新议殊多,中国百官多不乐意。不思古今时势不同,中华昔无外交,然近日立约既定中外交待之制,嗣非奏准内外两国批允改易,理宜彼此恪守共遵。否则其患约有二端:或以公然倡言,不肯就约,此必立召兵凶;抑或私将约文强为注解,或于外国人所雇华工藉端威吓屈抑,甚至如此案之肆为虚谎诬人为匪者各等阳奉阴违之计,不但纒缪貽羞,且于和局有损,其危固与公然违抗者均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688 英使威妥玛为英教士所领往江省游历执照并无模糊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一日(1872年2月19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覆事。

本年正月初七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开该教士往江省游历,是否因所带执照模糊,江省官宪疑有讹误,致有阻止,抑或另有别项情节,尚未据该省咨报等因。查本大臣前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去照会,内有该教士由南昌被逐回九江河口,当经署副领事官贝细察其照。既照原式毫无模糊之迹,即与道员相晤交看,道宪立认为本道之印等文,合请贵亲王再为检阅。本大臣既经札飭该署副领事官续将案中情节细行详报,除详覆到日再行照会外,相应先行照覆贵亲王,并陈英民按约请领执照,前赴内地游历,倘地方官视执照为具文,不行照约沿途保护,则本大臣身任我国驻华钦差大臣之职,自宜另行设法,特加保卫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689 美使镂斐迪为请飭天津官府照赔教民损失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872年3月2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镂,为照会事。

去年腊月二十九日接到来函,内开据天津官府称,以讨索于、杨、张三位先生所遗失之物,因美国教堂被乱民毁坏之故,当经将来函并函内所载者寄天津美副领事查阅。兹据声覆,署天津府马

之禀报,远离准实,副领事从未向马署府说此项讨索是不公平,此语伊最不以为是。马署府之主意不愿赔偿,副领事亦未应允,反向马署府请问使,再自己思想主意,以完结此项讨索,不然理应将此项讨索送至北京请问贵国国家。查该署府深知所赔偿房子不能作拢,总之讨索俱已完结。兹送去以上所言之凭据,即是照录副领事收银单一纸。前银两交与副领事,是为美教士之财物被毁坏。现在所讨索者,是为贵国各先生财物之价值,两件讨索系分开送与贵国国家,欲贵国视我之所问者,不过是公平两项讨索,先已十分查验,以免有妄然之问讨。中国先生等之东家等,告知我先生等之财物,华员所不能信者,实系有此财物,且所有者犹多过此。该署府并无凭据可以显出此讨索为不公,至于地邻之口供云云,该署府所引以作证者,为华员所易得,应当将此等口供作较轻于美教士之证言。因美教士有机会知此实在之情形,该署府之举动并未发现秉公之意,亦是不妥。

本大臣再将此事述与贵衙门,请问该署府之主意,再自思想并赔补此项之讨索,我所要者不过是公平而已。如我未曾误听,数千两银已给法国大臣作赔偿,中国教民所遗失因被乱民之扰动,在英国大臣讨索中,有华教民之讨索属教堂者。因我欲拟作至公,将美教士之讨索与华教民之讨索分开,地方官不但不肯交所应得之银,反说我催讨索,我明知是不公道。

查该署府函内满有官府不当说之话,假令此函寄与本大臣,我觉有本分之疾怨。此一件案系在贵亲王之手,此案之讨索是公平,请转饬天津官府照赔。如今贵亲王意欲如何办理,可以自便。如贵亲王帮助该署府之主意,我即知赔偿英、法国讨索之律例与赔偿美国讨索之律例竟不相同,何时此案至一定了结之地步。请贵亲王照知,以便本大臣奏知国家。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690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办理罗源教案未尽妥协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1872年3月9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昨晚接准文中堂暨列位大臣来函,内将同治八年福建罗源县教堂被毁之时教民受损各项,星领事官当经代为追赔。及同治六年冬月英民唐古巴被云南维西厅强留欺凌各一案,长言详示均已阅悉。查中华教民与中华官民涉事,而英国只关该民在教,即应自取干预之权,实为此理,屡经本大臣在署敷陈。惟查两国定约第八款内载,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等语。凭此凡遇华民实因在教含屈,本国自不能不引约代为伸诉,以昭信实。此案星领事官代该华民催索赔款,实符斯理。盖在罗源县城匪但教堂被毁,而教民尤被凌虐,甚至其中薛姓系八旬老人,由街牵至县署,多方刑吓逼供。彼此数月往来行文闽省,仅将教堂器皿等项应赔洋银一千二百四十余元交付教士完清。其华民禀诉被损各项,计洋银二千五百八十一元,地方官只给洋银二百六十元。来函所云此项浮开虚赃,试问所开皆伪乎?本大臣历年驻华,每日阅视邸报,颇悉府县案牘,是不能纯疑该民之言咸属子虚,其实被损各项,亦不能如来函所云,本与教堂无涉。总之,此案教堂被毁,教民受难,原属违背条约第八款。罗源县令陆如琨倘非如外言主使,亦似随同附和,事先既已失防,事后亦未设法经理,未闻有无照例奏参议处。若谓此案办理妥协,欲本大臣咨会本国入奏,实属事所难行。其唐古巴一案,另行备文照会可也。须至照

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691 英使威妥玛为古田教案完结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五日(1872年3月13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覆事。

本年二月初四日接准贵亲王照会,内开福州古田县地方拆毁教堂,业已修整,遗失物件均经照数赔偿,案已办结等因前来。本大臣查前据驻扎福州领事官星于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所发详报,内称教堂内遗失物件估值洋银二百七十八元,教民谢赐恩失散物件估值钱二百五十四千七百九十六文。又洋银五十六元半,均已措缴,分别给领。至滋事之人,敝领事官以各款既经缴还,并无严催重惩之意,自当允为完案等情。相应照覆贵亲王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692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美使所派委员僭拟照会事

致总署咨文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72年3月16日)

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务·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为咨送事。

案查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贵衙门咨,以本大臣据准补丰润县谳命年、蔚州知州石元喜会禀称,会审美国教士贝以撒被殴一案,将武苍子等九名分别枷号示众,并将铺商魏拔、刘献二名

饬令认罚。所有应赔金表等件价值，由铺商各认一半之半，由蔚州知州赔交一半，先由该州全数垫交。取有何副使收到银两印结一纸，并交收盖印照会底稿一纸，照抄咨请查核。经贵衙门以地方官不应认赔银两，咨行饬知该牧，嗣后凡遇交涉洋人案，务须按照条约办理，并查明所递照会现存何处，咨覆以凭查办等因。当经本大臣札饬准补丰润县谏命年、蔚州知州石元善遵照，并查明前抄照会现存何处，即行呈缴核咨去后。

嗣于本年二月初六日据蔚州石牧禀称，蒙钧谕以美国何天爵付存底稿，大有不合，饬将原付印稿刻即申呈等因。卑职当何天爵付阅底稿之时，亦以名分攸关，未能相信，故令盖用该国印信，执以为凭。兹蒙前因，除将付执印结存案外，理合将附卷印稿禀呈察核。计禀呈美国何天爵付执盖印底稿一纸。等情到本大臣。

据此，此案前据该州等办结禀覆，内称美国何副使又交该州存案用印照会底稿，擅称贵亲王、本大臣字样，殊为诧异，是以咨请贵衙门查核。嗣石牧、谏令来省，诘以两国委员商办之事，应即由该委员等互用照会议结，何以任听何委员擅交照会总理衙门文稿？据该牧令面称，何天爵自居美国副钦差，其照会稿未有副全权大臣何字样，是其明证。彼不愿与中国委员互用照会平行，因事已议结，碍难强改等情。

查洋人往各省，但奉其公使委派，往往藉势诈吓，在地方官只求事之速了，无从辨其官职之有无虚实，即不得不含糊照转。惟洋人每谓中国官骄慢洋官，今中国官以礼待之，何天爵乃不以礼自待，彼以公使委员擅称副全权大臣，僭拟照会恭亲王文稿，用印交该州存案。其骄慢谬妄之甚，尤所罕见。自应由贵衙门照知美公使，将何天爵严行申饬查办，以儆效尤而敦睦谊。相应将照会盖印底稿咨送。

为此合咨贵衙门,请烦查核办理,亦覆施行。须至咨者。右咨
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693 英使威妥玛为派员面呈南昌所逐英教士执照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72年3月26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照得英国教士高学海请领护照,前赴江西南昌府游历,嗣经被
逐一节,前经本大臣先后照会贵亲王,旋准照覆各在案。因查该处
地方官前以该士执照系属外国之照,甚属模糊,且未盖中国地方官
印信等情为词,今早本大臣接据九江署副领事官贝详报,并将该教
士所领原照附送前来。现派柏副使携带原照,前赴贵署面呈列位
大臣查阅,自悉此照与向素英民所请随带之照无异,其印文实无模
糊之迹。至该教士高学海在南昌被逐及一切详细情形,已稟经署
副领事官详报,不日译出汉文,再为照会贵亲王查照可也。须至照
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694 英使威妥玛为递送英教士在南昌被逐节略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30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照得英国教士高学海请领护照,前赴江西南昌府游历被逐一
节,前于正月初三日及本月十八日历经本大臣照会贵亲王在案。

兹将该教士高学海在南昌府被官逼迫驱逐一切详细情形，译出汉文，缮备节略，附送查阅，自悉该教士所携执照，该省知府知县等均经验看，执照虽属妥实，而本大臣前次照会内所述竟有江西抚宪飭道转行领事官札文。所有前次切望贵亲王将该省地方官措施不善查核参奏之处，已经咨回本国，据为转奏。相应照会贵亲王查照，并希见覆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英教士高学海在南昌被逐详情节略

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未刻，教士行抵南昌府，正在顺河前行，欲择寄碇之处。适有税局官船一只拢来，附船并进，因以名刺投递，该船上官长不令船夫接收。行抵税局，忽由官长派兵三名直上登舟，喝令船夫将舱板启开，查验舱中带有何物。教士回称，只系散卖教中书籍与传教而来，尔等如此搜查，并无此理等语。乃官兵仍欲查搜，因随取书一本与之看视。告以只有此类书籍，并无他物，如执意欲查，亦无不可。遂令船夫揭去舱板，任听查验。于是众役始肯放行，因而前进，择得宜泊之处。相其两岸，一边系滨临墙壁对面，虽属泊岸，亦甚陡峭，非多人云集之所。即欲登舟，不能数人并进，即在彼处寄碇。船左又有兵船一只靠泊，俄有官员来问到此何意，兼索名纸阅看，仍答以散卖书籍及传教等事。其官遂取有住址名刺三张，称为用报抚台而去。随又有一官员来，仍以前语相诘。陆续又至三人，亦复如是。后又一人至，称系知县派来，察验执照，并携回转呈知府阅看。教士因遣从人一名携持执照及条约一册，随从官役赴县。据从人回船，面称在衙门查验时见有府县等官七位，将执照看讫，经伊指与约内有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之

文,按照此款,教士自可于此间行止,迟速悉听其便。即或入城,亦不得拦阻等词。至所陈进城一节,该官等意甚不允,并嘱转劝教士作速归去。伊云实亦不能遽行。又询明日可行与否?伊复答以明日系礼拜日,教士必不肯开船各等语。

嗣有官役又来船探问可否照行,经商定于礼拜一日下半天返棹,惟因教士未允立刻起程,地方官遂派一役在船旁逼迫,言词横厉,大有激令民人愤恨之意。内有数人欲行买书,亦被拦阻,教士将从人极力嘱咐,不许反唇,该役方始退去。倏又来一官人令移船对面至无房屋空岸停泊,因天气将暮,遂允移泊。约半时许,又有三位官员来船闲叙。因问之云缘何促我回去,据云此地民风强悍,恐相加害。教士答以民人相待甚好,并未向我拥挤滋闹呼为洋鬼子等情。现在所有浮动之处,不过因地方官屡次往来盘诘所致。如地方官置而不问,自无庸虑及民人相害。官等临行,又云夜间必拨兵来此保护,旋于去后即有八人前来。缘该兵役一概不许船中人上岸,并不许在岸上购买食物,所以知系故作保护,实系看守不许任意往来。并据官人商定第二日清晨必俟相请方可过河,因欲调兵在岸弹压,及派兵船在旁停驻保卫。静候至十点半钟有官来问云,过河之后是否仍欲上岸?教士答以愿在船上,亦得与岸上民人谈讲售卖书籍,可以无庸上岸。官长始允既如此可以过河,遂开船行至拢岸不远时,所有岸上兵役名为保护者,俱各喧嚷,向船抛掷砖石不止,岸上民人比昨日较少,并无一人掷打。看此光景,显系滋事由于官长。教士深虑民人亦起附和,其势甚危,恐致或被戕害,所以不敢久恋,立刻回船,仍至九江云云。等语。

695 四川总督吴棠奏请与成都将军魁玉会办川贵教案片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72年4月29日)*

再,查同治元年十一月间钦奉上谕:四川贵州两省教民案件,

均著交成都将军崇实禀公办理，骆秉章著毋庸会办，以专责成。钦此。嗣于同治九年十二月间，前任湖广总督臣李鸿章会前任成都将军臣崇实暨臣奏结酉阳教案，于十二月十九日奉上谕：酉阳、重庆等处，民教仇隙已深。等因。钦此。臣当即懍遵，刻刻以慎选牧令，整饬地方为急务，而于川东民教杂处之区，尤必尽心抚驭，设法维持。自上年春间并摄军篆以来，于今一稔，民教均属相安，堪以上纾慈注。

兹新任成都将军臣魁玉业经抵省视事，臣接见之余，相与议论民教交涉案件，实属老成持重，深识大体。惟事关重大，系奉特旨交办，在臣身任地方，因属责无旁贷，应否会同将军臣魁玉办理之处，未敢擅专。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嗣后遇有民教案件，著吴棠会同魁玉办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696 德署使安讷克为申明对传教章程八条之意见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1872年5月30日)

大德署理钦差入华便宜行事大臣安，为照会事。

溯查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国钦差大臣李接奉贵衙门来函，以传教一事特备章程录送前来。当经李大臣将来函并传教章程译送本国，不料因途中偶然迟滞，其文至去岁夏间始抵本国。彼时本国只因将在中国之各国传教一切情形详细考查明晰，又因备查各国接准贵国立此章程文件之后，意见何如，往返多费周章，未能迅速，故此本国文覆稍迟。

兹接本国来文,令本大臣将以上所言等情,照知贵王大臣,希请贵王大臣原谅。此意,毋谓本国将此事疏略,有失睦谊之道,是为深幸。本国来文并称,同治十年二月初七日李大臣曾将此传教一事照覆贵王大臣,其文内所言各节,本国查阅甚属相宜。至贵衙门来文内所诉传教各事,颇有碍难之处,全系专指天主传教而言。本钦差公馆详查,传教一事,至今尚未闻有德意志天主传教人在中国各处分住情事,设或偶有在内地各处分住传教者,大约亦系凭法国文照而来中国者也。查此以法国执照而入中国,皆因彼时尚未立有布国即德意志国钦差公馆之故,目下既然设立公馆,再不能有以他国执照为凭者。故此本国议事厅业经令本大臣转饬各口本国领事官,设法将向来以他国执照为凭多所不便之事,皆一律删除。本国盖念设若不知其人之姓名及一切情由而欲管理其事,是所甚难,惟有希请贵国帮同办理为善。嗣后凡遇天主传教人,地方官务须查明其执照,是否系其本国官所发。倘若有德意志人所执者非德意志国官员所发之照,即饬其向德意志国公馆取具执照,以便日后可以管理其事。如此办理,是为至便。

再查八条节略章程,不但施及天主教,亦施于别项传教之事。既系如此,是以李大臣照覆内所云,条约所载,凡有让天主、耶稣二教利益之处,皆系一律相同。乃耶稣教欲在各省买地置产,各省皆未允准,而天主教皆可任意而行,似未平允。贵王大臣所拟传教一事,欲办理妥协,如能使该二教以后皆可一律得沾条约所载之益,则办理自属公平等语。本国深以为然。除此而外,其八条中犹有略加更改之处,李大臣之照覆内亦皆特为指明。总之,本国之意,凡于中国各省自办事件,不欲有所干预,而于习天主教之中国人,更不欲有所保护。惟有章程八条内,除却第五条,其余所拟语意情节,是否可以能行,可以收效,本国尚恐未能洞悉。是以德意志传教士

无论系何教，其身命产业本国仍不能不按万国律例为之保护也。其万国律例，两国必须按其章程照行，此节本国暨大臣久经于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三、十五等日，与贵国所派之蒲大臣往返议定。嗣后凡本国与贵国一切交涉事件，皆照此办理为要。相应照会贵王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军机处照会档)

697 英使威妥玛为缮送贝领事在南昌被殴案节略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1872年5月31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案查前因英国高教士在江西南昌府城被逐一节，本大臣已于去岁十二月二十九暨本年正月初三、十一、二月十八、二十二等日先后备文照会，旋于四月十六日又将本大臣特派九江署理领事官贝前往查看，亦在该处被殴受难一层，具函专致各在案。兹据署理领事官贝仔细详报，理合缮具节略，附送贵亲王钧阅。窃查英民所有按约得为中国自应如何遵照准行之理，本大臣已于前项文件内觐缕言明。除此次专派贝属员前往查看委因，素知该员汉语明晰纯熟，且以其人遇事并无畏葸情意，事事实属可靠，斯语不能不特为敷陈外，余均既具前文，兹似无庸再赘。至现件新议，容俟贵亲王见覆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英贝领事往南昌查办教案复行被殴各节节略

窃查遵照贵大臣札行，敝职前往南昌省城查看实情，先具执照，由关道盖印，即于三月十六日随带本署官役，乘坐华船起程。次日晚间至距南康府城较近之德安地方湾泊，此地有中华炮船停查。敝职因遇有顺风，意欲到吴城相泊，因闻华船不准夜行，随派官役向炮船武弁询问可否，武弁并无不可之词，遂起锚前进。随见炮船亦即起锚前来，开过驶行，直向省城而去。二十日晚敝职船只驶至省城漳家门外河边高阜之傍停止，夜间屡有佐贰等员前来询问来意，敝职每以礼言答覆，告以我系英人，领有执照来此。二十一日早晨随带官役上岸，前过广润门关厢，意欲入城。是日开城较晚，门外集有数百人伺候，敝职留心阅看，俱虽系小民，或肩负卖物，或工作为生，亦有饥民乞丐，均尚驯良，又无他意。至六点钟开门，敝职进入，并无人拦拒，亦无向索执照观看。先至书街，次至萃花街，后至洗码池毛家坡，又于巡抚衙门左近一带周历。百姓聚观人虽众多，均无拥挤。向各铺商人随事问谈，亦俱以礼相对。

游历许久，未至白花洲稍坐歇息，再行回艇。比至原处时，将九点钟，瞥见多人在岸团聚，中有丽服多人，首先作难。盖敝职上船顷刻，即有抛掷土石各块向船击打不绝。掷在船面，船户甚恐，意欲开行过河，敝职以退则示弱，是以禁止。众人齐上高阜，乱掷土石，以致船面受损甚重。敝职起意赴县署据情相告。河岸陡立，敝职上岸时众中数人退缩住手未击，是以前进。詎料三十丈外有一小阜上立数人，确系官服。是否头戴官帽或止系官衣，并未详明。及至阜际，始知系南昌、新建二令带同属官数员。敝职随取执照递与观看，特指照尾所有引约并请大清文武员弁见此执照，务准听便游历，不得留难拦阻，如遇事故，妥望随时保护帮助之明文。二令答以，此确系条约之理，惜人烟甚众，我等无计可施。时值考

试,生童诸人云集,阁下可暂回九江为妥。敝职未允,仍请其保护。辩论一时之久,始允派县役四人护卫,此大为傍众所笑。敝职因言,二君若不能相护,距此半里之遥既有炮船十只,何不征调前来?二令云,我等实无此权。复问何人有之?二令云,惟抚台可有。敝职再问,既然如此,二君因何尚未据情禀请施行?二令又云,民众不过前来观看而已,何用作此大举等词。二令颜貌尚无怠慢之形,而敝职听其言词,无从设法,只以前往抚辕。二令切言断不接见,劝其莫往。敝职仍守前意,遂告辞而去。拜别之际,人众复向前追逐掷打,以致面受砖伤,背后忽被重击,几乎扑倒。如此不绝,仍得勉强前进。至巡抚署前,将欲迳入,而门政急向前关门拦阻。敝职因追逐人众,仍照前击打,一时势逼不能不欲进躲避。门政再三不允,正在向伊争执,终有属员数人前来,让往署旁空屋暂歇。敝职始将衣服整顿,一面将名片传入。未闻音信,倏见前二令进屋,少间抚宪即传二令进见。须臾回返,转囑敝职不如先见南昌太守,缘太守系广东人,颇解外国言语风俗。敝职即以似应先见抚宪后再见太守,方为尽礼为辞。抚宪闻知此信,遂遣人传太守来署,谒见抚宪,复出邀请敝职同入上房。少时抚宪亦即出来相见,礼貌颇周,敝职当将执照呈阅,并将今早追逐被击情由陈明。抚宪答以,现值收考生童,各州县人多聚在此,伊等不知实情,或悞认为法国教士。敝职即以法国教士所服系属华衣,本身乃系外服,贵处岂能不识?抚宪立言法国教士许多过处,并以前年法国大臣罗到南昌时所有各等要求,本部堂均行驳斥。谈之时许,敝职先以法国之事似于本身毫无干涉,敝见中国官民不如与各国合好方为美事,又将同治十年十一月间有英国高教士在南昌被逐,地方官以伊所执照纸印信模糊为词一节陈明。抚宪复言执照乃系外国文字,其发给又系外国官员,难以辨别。敝职即将本身执照背面有咸丰十年所

定条约内摘录第九款的文相对。且指执照正面字文又系英汉合璧,其印亦系驻扎九江道之印,俱可为证。抚宪仍以高教士印信模糊为辞,敝职即云高教士当日回口,敝职立将照上印信相问,道台即认的系真印,并无舛错。抚宪又云,高教士在省时称言自己与抚宪平等,即要面见相谈。敝职私念高教士在省受难,即着托人转求抚宪保护。且知此案当日抚宪札行九江道,尚未提及高教士擅自平行请见之处。敝职无庸理论,只将贵部院当日札行道员,惜未提起此层等词对答而已。总之,抚宪切许日后凡有外国人晋省,务必设法保护,用此谆谆相告,兼加外国何不知中国官员办事掣肘?但中外官宪彼此均宜体谅方是。犹记前三年距九江不远之山庄被人聚集拆毁,系本部院重加修理,岂非友谊之诚各等词。尚有琐言,未能细赘。语毕敝职即行告辞。

回思彼日敝职自入衙署以来,抚宪无非尽礼相待,临行亦预备肩舆,另派衙役十余人特加护送。诨仪门开启,瞥见大门内诸人丛聚,其中颇有衣冠齐整者,复有哄挤骚扰,无庸细述。一路人众跟追嚷诟,扔掷石块,致将轿左打坏,轿夫护卫间各受伤。该役等实力拥保,敝职得回原处下船,俯视身体,方知虽受多伤,尚无大碍云云。

698 成都将军魁玉等奏报酉阳教案应给银两已 扫数交清摺

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872年7月29日)

四川成都将军臣魁玉、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吴棠跪奏,议结酉阳教案应给银两,现已扫数交清,民教均属相安,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同治八年冬间,调任直隶总督臣李鸿章暨前任成都将军

臣崇实,会同臣吴棠,议结酉阳教案,断给银票两项共三万两。嗣经臣李鸿章回鄂,面晤法国公使罗淑亚,必将已收银票专为赔堂恤教之用,张佩超旧案尾欠银一万二千两另行著追,咨商川省转饬妥办,均经臣李鸿章先后奏明各在案。

臣吴棠当即转饬藩司、川东道妥为办理。节据禀报,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止,分次给发银三万两,均已如数交清,并将前发银票陆续收回。惟张佩超旧案尾欠银一万二千两,一时实无此巨款现银,似未便任其藉故羁留,另生枝节,只得以田产作抵,俾速迁移。臣吴棠又恐民教杂居,争界抢割之事后患滋多,批饬该司道将田产丈量归公,由道库先行筹垫银两。兹据详报,如数动支,饬传经理教务局绅金含章当面弹兑,于本年五月初三日领交渝城主教范若瑟查收,取具收清字样备查。并据范若瑟声称,张佩超当日并未立有欠约,只有服药一张,未便退还,即在收据内分晰言明。再查佩超前于丈清田亩时,饬令酉阳州迅速劝谕徙居出境,已于同治九年九月望间携子搬移湖北咸丰州地方居住。刻下川东一带,民教均属相安,堪以上纾慈廑。

所有议结酉阳教案应给银两,现已扫数交清缘由,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699 成都将军魁玉奏报法国参赞赫捷德抵渝办理

黔江教案片

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72年10月29日)

再,奴才魁玉查成都将军一缺,兼辖松建文武,建昌道属之宁远府与云南大理府所属,在在毗连。大理府一带甫就肃清,而土匪

游勇窥伺边疆,出没靡常。其越嵩厅地方逼近猓夷巢穴,现值青黄不接,易滋蠢动,一切巡防布置,正关紧要。且现在法国因黔江县民殴毙司铎教士之案,遣参赞赫捷德来川。昨据川东道姚覲元具禀,探闻该参赞有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汉口乘船赴渝之信,已派员前往楚境迎护等情。经奴才会同督臣吴棠附片具奏在案。自应俟该参赞到来,与督臣会商妥办,以期早为议结。是以本年二月奴才历任已满三载,例应陈请陛见,未敢循例奏请。顷又接据姚覲元来禀,该参赞已于正月二十三日抵渝,奴才当即会同督臣札飭该道与委员等迅速筹商,持平办理。务使无枉无纵,民教相安,俾该参赞中心折服,不得有所藉口,以期仰副皇太后、皇上绥靖中外之至意。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原摺)

700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孟若望是否洋人无从悬揣应由

黔抚查明摺

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1872年11月23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五日,由军机处钞交贵州巡抚曾璧光片奏,前署义兴府李保衡因郡城失守,与天主教孟若望被害一摺。奉旨:李保衡等均著照所请,交部从优议恤,并准其建祠附祀。余著该衙门议奏。钦此。

查该抚原片内开:十年九月间署兴义府叶正固禀称,据各属绅耆呈,同治五年李保衡署理兴义府事时,回众袭踞府城,当即率同前署经历徐海等力战阵亡,天主教司铎孟若望亦因杀贼同时被害,均堪悯恻,请旨飭部将李保衡等议恤建祠。其孟若望是否洋人,如

何议恤,并请飭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等语。

臣等查教士赴各省传教,向系于请发护照时,按照该教士姓名列入执照簿内,以便随时稽查。今检查法国请发执照簿内,并无孟若望其人。且自同治五年后,法国驻京使臣亦未有以教士孟若望被害,声请臣衙门给予恤赏之举。迄今为时已久,又未便询查该使臣,致生枝节。孟若望究竟是否洋人?臣衙门未敢悬揣。其应如何议恤之处,应仍由贵州巡抚曾璧光就近查明,酌量办理。

所有臣衙门遵旨核议缘由,谨缮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01 法使热福理为催还河南旧教堂等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4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溯查自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屡经河南主教及副主教贺伯尔,迭次向该省抚部院请还南阳旧天主堂栖止。谁意甫经五年光景,而教堂竟改为江浙会馆,彼时贺副主教心中甚为留神,恐有触人不喜之处,亦为合贵署之意,故未请还。乃于居堂各项人等,俱已安置城外小村暂住,恐遭匪凌盗窃之惊,因此该副主教意欲于南阳府城内自备银两,价买住户宅舍一所,以便安居。于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该副主教定妥该处周耀宗之住宅一所,立有合同契纸,画押其上。言明卖价肆千吊钱,当交贰千吊钱为定。下余一半,俟交房搬入,再为清完。谁略迨若搬入,实有不胜之忧患。经贵衙门闻知此事,即于六年之四月初三日行文该省。虽如此,然教堂至今仍村居城外。缘旧堂并无交还之期,而按理价买之房,亦不容到手。故贺

副主教来京，请本署转请贵衙门办理。当由贵衙门会合本衙门相同该省抚院往来文函之所议大局，总以归还旧堂为易易，故行文至再，即囑遵照办理。不意酌商已就妥谐，惜贺副主教病故北京，不免作气一馁。今幸接办有人，即安副主教常欲与豫抚院及开封、南阳两郡之守往来亲近，以期妥酌此事，乃竟谒之愈切，而推之愈力者，推想其故，大约以贺副主教所办之事不肯更手于安副主教焉。故安副主教以该省中既无头绪办理，故此来京商办。是以本大臣揆度情理，乃于本月初二日曾于贵衙门提及此事。当据诸贵大臣所言，欲本大臣行文来署，方好转咨豫省。

兹本大臣将前文所列，均已开写详明请阅，外有所言，一并缮及。论南阳还堂之举。堂中亦应备出银两，补还江浙会馆商人修工之费，乃为公道。一系周姓房价收受日久，堂中并未住用，若按公道，亦应将房价及利息一并赔还。本大臣于本月初二日在贵署见诸贵大臣，似有以此零星之事，若得妥善，必须将咨豫公函交安副主教持往豫省，亲投抚院，以便妥筹，比北京较易办理。是以本大臣特请贵亲王乘此机会，即希将武安县、桐柏县、裕州三处烧堂毁教等事相及完结，殊为推情于格外。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02 著加恩准已革提督田兴恕回籍交地方官
严加管束事上谕**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1873年1月15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陕甘总督·一等恪靖伯左、湖广总督李、湖南巡抚王：

左宗棠奏，已革提督田兴恕遣戍新疆，行次秦州，道梗未能前进。同治六、七等年，贼扰巩秦，该革员随同防军出队，踊跃争先。现在新疆仍难起解，恳请释令回籍等语。田兴恕获咎甚重，本无可道，姑念该革员防剿出力，尚知愧奋。且本年查办遣戍各员，业经分别加恩，田兴恕事同一律，著加恩准其释令回籍。该革员到籍后，著李翰章、王文韶，飭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次准其释回，系属法外施恩，如再任性妄为，不安本分，必当从严惩办，毋谓宽典可幸邀也。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703 法使热福理为请咨豫抚归还南阳等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1873年2月7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贵亲王照覆，内称河南南阳教堂一事及武安县等处教案等情，均已阅悉。本大臣查此次照会所开各等情形，多有本署所不得知者。如照覆所称，南阳周姓之房，本系先经贺副主教价买，业已交钱立契，而该处绅士又捏词曹姓价买在先。此情虽不好明白，然绅士所执之契纸与该副主教所执之契纸，其月日究有先后之分，而真伪详查即不难立判。再者，其间所奇异者，皆以曹姓税契于先，可以为证。岂知该副主教之手，早得有周姓租户之房摺，独不可以为据乎？如此看来，大约其间有勉强周姓之人，作此颠倒之事。论此等较所会议之事，原无足重轻，惟承认将周姓所收房价贰千吊钱交还安副主教收领可也。况教堂喜居城内，理无不合，此其愿一也。再，南阳教堂虽现作为

江浙会馆,而贵衙门亦知其为老天主堂,此其二愿。后当将从前所行豫抚还堂之文抄写一张,送阅为证。

至贵衙门所拟之四处地址,拣选一处,抵还旧堂。因此四处皆孤立城外,不堪建堂,是以贺副主教来京申诉,命尽京都,故此延搁至今。当时贺副主教若有允许之意,来京何干?此明情也。因以上各情,是得堂而居,皆安副主教当然之分,故本大臣特请贵亲王按照前议还堂之章程,由贵衙门行文咨豫省抚台,持平速为办理。再,此老天主堂地址本系该处官员售卖作为江浙会馆,得价分用。所有修盖会馆之费,与安副主教毫不相干。前由贵衙门为南阳教堂及三处教案等事具有公函,交安副主教亲递河南抚院,已深感云情于格外矣。所再请者,仍希贵亲王复加一公文于该抚台,俾得垂青,与安副主教妥商而完结,则友睦之深情益笃矣。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后附粘单信稿一纸)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04 英使威妥玛为山东德平县有匿名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73年3月17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照得今据天津领事官孟详报,山东德平县李家楼地方,民间张贴匿名揭帖,抄录呈阅,并称访闻该处一带地方,近有欺压入教人众之情,等因前来。查此等匿名揭帖,原干贵国禁令,本大臣追溯往日每每滋生大害,甚至庚午年各处之案,尤见其恶。莫若急早禁止,使再不敢妄行,实为最要,谅贵亲王亦必同此一意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计粘抄一纸)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德平县李家楼反洋教匿名揭帖

告白

列位乡邻,信听好言。我中人用心为好,名正言顺。天朝国衰败,洋鬼子来者不少,奸淫坏事太多。鬼子其形,于(与)中大有不同,羊眼、猴面、淫心、兽行,非人也。行事不敬神,不敬先人,不学孔孟,不知礼议,丙(并)无人论(伦)。嘴说传上天善道,心内不然,以(一)违(味)奸淫妇女。小孩子用蒙乐迷心,用小孩子眼心配蒙乐迷人。见鬼子面蒙乐如心,男女不古(顾)羞耻以为美事。口说如教行善,嘴说邪礼,心里淫坏,脸面无耻,身穿人衣行狗事,人仁可恨。自言使(是)先生,心里图财,全使(是)无耻狗也。如教之家当先生之家,妇女小孩子全备(被)洋鬼子奸淫坏事,不可说也。听此言懊悔改过者,好人也。如若不然,必大祸难免灭门。下边大家商量。在(再)说、在(再)说。

李家楼东头收事人告白

(军机处照会档)

705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及江西抚州有人反洋教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73年3月25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覆事。

前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本大臣经将山东地方民间张贴匿名揭帖一节,照会在案。今准贵亲王复文,内指揭帖文义俚谬等情。查此揭帖,原非士人所作,本大臣已所深知。只因某处每有揭帖,经张即日,必见教士教民被人欺压。此次彼处同时亦有教民被难之情,由是揭帖深为紧要。

又据孟领事官再为函致,本月十一日津城教堂正当行礼之时,忽有人进入堂内,指斥教道,吵闹诟詈。嗣出堂门,仍在街市向人声述前词。虽经旁人劝解,幸未生事,亦合转致贵亲王悉知。再据九江副领事官京日前函致江西抚州府,近有教民被人强制,或论该民既系天主教,与本大臣无涉。惟思中外各国往来形迹,势事如此。凡遇违约之处,无论碍于何国,其余各国难免稍弗恰怀。本大臣全顾中外大局,是以不能不为缕及,并无他意也。

为此照覆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06 法使热福理为请仍照前议了结南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四日(1873年4月10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本大臣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接准贵亲王照会一件,系为南阳教堂逐层详剖等情,均已阅悉。本大臣即将此照会交安副主教细细详察,今据安副主教复缮就节略一纸请阅,本大臣是以转送贵亲王一览。所有贵亲王照会内剖辩各节,安副主教之节略已详言之矣。惟照会所称,查教士在城内居住,如果绅民皆愿,本衙门亦断无不愿之理;倘系绅民不愿,本衙门断不能勒令办理,即本省大吏亦然。本大臣于此不能无言。因思贵衙门从前办理事件,按持平常发确切谕命办理。兹复每以绅民不愿推诿,本大臣殊难释然于意。况议还南阳教堂,该处绅民纵有几人怀不愿之意,非同藉口传说之甚可畏也。乃该处应管之官,似欲假此不愿之端,作为影射。因此特请贵亲王思忖思忖,当日和约章程所载,本为会议事件

之法則，若參以紳民之願否為遵行，則條約竟成具文矣。

論南陽教堂議還之舉，本系前數年由貴衙門承認合理，特發諭命咨行豫撫照辦。本大臣今所再請者，惟希貴親王飭知貴衙門，仍照前議咨行豫撫，為催耽延許久未結之事耳。前于去歲十二月初二日，本大臣曾赴貴衙門面談，并催還南陽教堂按照前議辦理。其餘零星未完事件，由安副主教相同河南撫院設法辦理。維此辦理，皆宜按照貴衙門前所議定之章奉行，不得旁參屬下及紳民人等末議，變貴衙門之諭命為虛言。因此特請貴親王閱悉安副主教節略後，即希咨照河南撫憲，務為持平妥速完結。本大臣深冀按照前議是切。

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

(軍機處照會檔)

707 法使熱福理為感謝已催豫省妥辦南陽教堂事致奕訢照會

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八日(1873年5月4日)

大法欽差全權大臣駐紮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熱，為照會事。

本大臣于本月初五日接准貴親王照覆一件，內稱南陽教堂既據貴大臣復述及此，自應仍由本衙門咨催豫省，速為妥辦，再行文豫撫，將此案持平了結。其餘未完事件，亦趕緊結案等情。本大臣閱視之下，以如此辦理，于心殊深感激之至。

本大臣前照會內所稱確切諭命，藉口推諉等語，而貴親王即因此言返問本國政令所出，从不參以紳民之願否乎？本大臣查除凡本國于未出政令律例和約之先，必尽心竭力，查看國人之趨向，亦實以民心為主焉外。本國設有紳民公會，入此會者，皆選各省之有

才智声名之士而充其任,若有政令等事,须伊等允肯乃定。允后虽有几人藉口阻挠,定必遵行无别。设不如此,则政令一切均失平安之根,不独人与人不能平安,即国与国亦失平安之靠矣。上次照会所称,不过此意。

现今南阳教堂一事,安副主教共知其为和平之人,办法愈善,其心愈慰。因思此次由贵亲王饬发之命,本大臣想豫省之官自必确切会商,妥筹善法办理,以收两得之益矣。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08 法使热福理为本公使有权派员会同处理内地教

案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二日(1873年7月25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本年五月初九日接准贵衙门来函,内称四月二十七日,贵国德翻译官来署,面称南阳教堂一事,请由汉口领事官就近与豫抚往来,行文商办等语。

查各省交涉事件,必须由地方官察看民情,秉公妥办,方能日久相安。本大臣查立约以来,已历十有三年之久,所办一切公务往来,所深觉者,惟各省民人至今尚不知外洋之情形及交涉事件,故亦无所褒贬,因有质朴然也。而其趋避,每视儒流及官绅等之驾驭。若官绅谓外国人为贤,民情亦即有同好之心;若官绅谓外国人为不贤,民情亦即有共恶之意。如果各省官绅谈及外国交涉事件,亦如各省教士训诲教民等敬官绅之意同,乃谓之平,而日久相安,

即在中矣。究何为凭？如安副主教谒见豫抚之后，即逢该省匪民之变。此变之起，殊难归咎于安副主教，皆由辟邪纪实之书发出效验，以毒害外国及天主教人。再，此书之编造发显，伊为读书之人，故知其非官即绅矣。且官绅之立意举念，实不明中法两国友谊之笃耳。故捏造此书，百般毁谤外国，荼毒教众，以望动上宪之喜，民人即因之倡乱，以张官绅之势，陷害本国及本教人。若无甚关系，预料必无重惩之加身。至如贵衙门，若谓上书人匿名，是不欲动上宪之喜。本大臣揣其不书名，厥益有二：一为其书可以直达上宪；一为匿名，免致中外被欺之恨。再者，设有传教士执持贵衙门文函投递抚院，以期会商教务事件，该抚台置若罔闻，直称不办教务。或见县官，虽在署久候，并不出会。请问贵衙门时势若此，则民情与教士相办之事能相合耶？

至从前贵衙门议还南阳老天主堂及欲南阳城内盖建新堂，因其该县绅民不愿，是以中止。本大臣想并无其事，不过有类如造辟邪纪实书等几人，仇视外国与天主教人作对，从中阻挠。细思此等之人，各处皆有，要在贵衙门权衡自持耳。近如经历重大之遇，亦不免有此等之人，造言以乱大局。幸在事者，惟以公正为足恃，并不计浮言之爵位重轻，及愿与不愿。

且贵衙门来函，又称至各口领事，本系为通商口岸保护商船而设。若内地交涉事件，向不由领事办理。况远在隔省，更属不便。且汉口与河南省城相去并不甚近，豫抚亦向未与汉口领事行文往来，不如仍照前议等语。本大臣查，凡在内地之教士，一切交涉事件，皆赖贵国与法国两相酌核办理，本分各居一半。若传教士等有交涉不平事件，因之往见地方官，而坐视不理；就近往诉领事官，以取谐和，又谓领事官不应；为仰仗贵衙门行文催办，伊又泄沓如故。而本大臣又不能稍离职守，分身前往，时势如此，请问贵亲王，当有

何法以处此。本大臣具有确不可拔之坚意，因保护内地之天主教，是大有关系之本分，自应有妥善之安置。遇有事之区，或派领事官，或派翻译官，或派署中委员，或行文往来以会商，或亲诣会同该处地方官以商酌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09 英使威妥玛为请禁止《辟邪实录》一书流传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二日(1873年7月25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案查《辟邪实录》一书，前于同治九年九月间经本大臣先后三次照会贵亲王查照办理。嗣于九月二十九日接准来文，以此种匿名文书，非烧毁不能杜绝。除咨江西、山东各省飭属概行销灭，暨咨南北洋通商大臣转飭一体照办等因在案。乃昨晤法国大臣热，面云近据河南省教士禀称，现在彼处仍有《辟邪实录》传流，形如该处官民，似有因此为难教民情事等语。因思其书此次播传，若谓专关天主教民，而百姓怱愚，不但英民，凡各国人民闻知，自有必疑，再致酿衅失和之处，所关匪细。本大臣专持大局，用特备文知照贵亲王，即希查照转行遏禁。是所切望。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10 法使热福理为开封有匿名反教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七日(1873年7月30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贵衙门于四月十七日接准豫抚来函，内称南阳教堂一事，安副主教于何时起程，先期函告等语。安副主教于五月初九日已抵开封，于本月十四日与所居店中见有匿名揭帖，各处张贴。

帖中所言：启者。今有夷人居住鼓楼街店中，希图设教，混乱豫省，遗害商民。若不协力同心，早为殄灭，其害更不知伊于胡底！兹拟逐日暗听，伊在某处设教，即将某处烧焚。有不向前者，决非人类。凡赁房于夷人居住者，定抄洗其家，不与干休。所有夷人左右邻者，亦各宜预防。此白。豫省四乡民人公具等语。

本大臣查河南省中历时已久，常经传教士在彼处往来，久暂居住，并无不平安之相遇，何以今经该抚先将安副主教赴豫之日期问明，遽而变起？迥与向日平安有异矣！照本大臣所接来函，内云于十五日见过豫抚之后，于十六日黎明即躲避离省。函内并不题起变之人如何发落，即希贵衙门将不题之缺欠，补而出之。其稿底俾得一阅，方遂悬切。再，豫省现有如此之乱，该处抚台定有晓谕之言，宣示弹压，开明民心之趋，正证明传教士及天主教人之被谗、各外国人之受谤。仍希贵衙门抄送一阅。

自安副主教起身避乱之后，即有此信传出：径启者。前次南阳任太尊所上之书，中丞已逐段加圈，并云将来照此办理，尚须少为润色，盖因其词锋四射也。近闻南阳绅民，在本道处亦递有公呈，中丞面谕敝东专马请南汝光道来省。此十一日事。自夷人之来也，宝兴斋为之看店，请吃饭，通京信，其为同教可知。十三日省城绅民聚集多人，下逐客之令，兼及宝兴斋。十四、五聚人益众，并邀四乡于十六日会议。十五日夷人虽谒抚辕，不过草草数语。下晚来县，敝东不会，坐而久候，实不敢回店也。自言要赴南阳，定更后始去县署，为之备车，并告以前途不得逗留。十六日天未明，即出省矣。法夷三人，安西满自北来，司德望自南阳来，贺安业一到

省即赴鹿邑,不知何干,布此奉闻。十六日第二十二号准补首府首县部覆已到,昨给饬知矣。新选洧川县裕大令。此河南省之省报也,抄录附阅。

本大臣查当日南阳任守上书于豫抚阅视,豫抚即逐段加圈,并许将来照此办理。本大臣以所上之书,其间必有驳正《辟邪纪实》之违情背理处。乃何以此书之上,并不先询之总理衙门及事中有关系人?乃竟以此书之词锋四射,欲少为之润色,是自擅也。又何以自此书一上,该处传教士及习教之人祸患随之?安副主教逼走汉口,教人铺户抢掠一空,并焚抢禹州习教住户,逼勒出教,跨越十字,肆行无忌。且南阳任守所上之书,既经豫抚许之将来照此办理,是贵衙门及本大臣皆有事中关系,此书之好处,不可不知。切希贵衙门将任守所上之书给之一阅,以期俾有遵循。若所上之书即《辟邪纪实》,可以不必送阅矣。再,本大臣得之传闻,南阳任守分散此书,于赴考南阳之生童约有五六千本。此本年二月事也。本大臣所不明者,此书若辟邪纪实,该抚台何以于此书中寻出照辨(办)之路?又甚不解者,此书之发显多端,如豫省各处凌虐教民,皆其流毒,尚欲于此书中寻搜妙法以治耶!

以上各节,统希贵亲王详查厉之阶、乱之萌,推念友谊,定能遏之于始出,不至将有燎原之势矣。外附粘节略二件,一为教民铺中被抢,一为张贴揭帖,毁置教中,均请明鉴。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河南省城宝兴斋被绅民勒逼停业节略

兹有河南省城宝兴斋一座,始自嘉庆年间。创立以来,至今七

十余载。东伙俱有本分，城内官民尽知。兹因安副主教于今年五月初八日由京到省，十五日同司传教士面见钱巡抚办理老天主堂事件。闻钱巡抚不但不管，而且出多非礼之言。安副主教无奈，退回寓所。不知众绅士何以肆行无惮又于当日午后，即有本处绅士百余人到该铺中，声称伊等勾结洋人来省，故此城内小孩伤害若干，妇女遗失无数，并肆言詈骂。该铺伙友与其理论，不但不容分辩，且众口一词，定将洋人逐出境外。安副主教同司传教士见事势危急，即于十六日清晨出城，当日众绅士五、六百人又至该铺，将字号牌匾打碎，勒逼闭门。又各街巷张贴名帖，帖中言天主教如同叛逆，不如禽兽。越有数日，该铺伙见众绅士无甚说词，稍微和平，即于六月初一日开门照旧生理。不料初二日聚有千余无名绅士，竟将该铺所用家具以及货物，尽行打碎拆毁，只留空房数间。声称如果再敢开门，及隐藏教中一人，定要伊等性命，焚烧铺房。硬将铺伙赵秉峻年已七十，素有腿疾，并伊子应麟年三十岁，被众绅勒逼送县看押，凌虐已极。在本县过堂一次，伊本欲当堂诉冤，奈本县威吓，不准回话。于六月初九日由该县行文派差押解，于二十八日到宛平县投案。现今该铺中东伙五十余口，皆靠此铺养生，遭此残害，数十口生灵从此一旦休矣。

附件二 河南省城匿名灭洋教揭帖

计抄揭帖一纸

维彼鬼子，原非人类。布告天下，咸知其罪。无父无君，不仁不义，触怒神人，得罪天地。子烝其母，父淫其女，腥秽彰闻，忝不知耻。如此行为，犹言传道，杨墨之徒，亦羞受教。邪术迷人，尤为可怪。拐去孩童，任其残害，剜眼剖心，天理何在？苍苍蒸民，人孰无知？遭此荼毒，痛心切齿。方我民人，惟其共举。

此帖未曾抄完,即被伊等阻止。

**711 法使热福理为教会卖业是否须经地方官酌定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一日(1873年10月31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本大臣于七月内接准贵衙门为河南教案来函一件,并照抄豫省南阳任守所禀等情。查禀词所载,有嗣后卖业之人必须先报地方官,请示应否准其卖给,由官酌定等词。本大臣想此新章不知由何年月日所定?曾与法国会议果应准否?特请贵亲王明晰复知,并希将此新章如何晓谕各省有业之人,一体遵照之处,亦希详告。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12 法使热福理为归化同知不准于城内建教堂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873年11月4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兹因西湾子教堂传教士拟定在归化城地方建堂,因该城内旧有老天主堂,现今遗址尚在,经被占卖,已作为仓。该教士思忖旧堂基址,请还教堂,并非无理,特恐该处甚有为难之处,是以不要请还,自甘备银壹千两,另买一处空地盖造。除交地址价银壹千两外,又替业主补还旧欠之使费若干于衙门。不略(料)该处同知拘拿业

主弟兄四人囚禁在狱，并将说事中人皆传押在署，仍迫契纸入官。该教士自然未肯将契纸交出，曾亲赴该同知衙门，欲晤谈所买地段，比照和约所定章程，均无不合。不意该同知匿不见面，使人传话出来，言其和约所载各条各款及教士所办能与不能，均皆知晓，独本同知要任性自专，不准容留洋人在归化城内建堂及另造房屋，并禁止该处居民不许与习教人贸易。若一切食用之物，现钱略准卖给。传教士无奈，只得耐忍，欲用教堂之名税契，并用教堂之名纳税。该同知仍复不准，宣言从前所办，皆为私买私卖，均归不算，必须将此次所成之契纸交出入官。该教士自今算第二次未肯交出。本大臣即将此情转知贵亲王者，因此样办理之官，情与河南及各省之办法如出一辙。是以本大臣确切请问贵亲王，若此等同时办理之官，曾否划一？不准教堂置业，明背和约所陈，及不遵总理衙门贵王大臣之谕命否乎？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13 法使热福理为黔江教案缘由并请将该知县治罪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873年11月11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覆事。

本大臣于九月十三日接准贵亲王照会一件。内开：为照会事。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准成都将军函称，黔江县本系改土归流，素无习教之人。今夏范主教忽遣教士张紫兰潜赴该县，私买民房，遽招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前往建堂习教。曾据该县禀报，余司铎等遍

张告示,大犯众怒。旋经川东道飭派董绅金含章等往晤范主教,劝其暂缓建堂传教,奈范主教匿不见面。于七月十四日突有县民百余人在司铎余克林等寓前,适余司铎等出外遇见,当因人多势众,即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扭至河边毆毙,幸张紫兰乘间躲入县署得免。迨该县赶到,立拿正凶陈宗发、谢裁缝等六名,余犯飭差严缉。当将司铎余克林等尸身暂为妥殡。范主教于事后进谒川东道,经该道询以既欲前往黔江传教,何以早不知会,致有此事?范主教答以:酉阳罗署牧办事甚善,黔民亦极驯良,此事实出意外。当将不能先事豫防之知县先行摘去顶戴,责令缉拿余犯等语。

查此案据成都将军、四川总督等函报,始由于张紫兰潜赴黔江传教,范主教未经先期知会川东道。迨张紫兰等至黔江后,余司铎复张贴告示,致干众怒。川东道派绅往晤范主教,劝其暂缓建堂,徐图传教。范主教又不见面,致令县民不服,变出意外。本衙门曾于九月初一日详细函达贵大臣在案。除由本衙门函催四川总督等,严飭地方官究出下手正凶,并缉获帮毆众犯,详讯起衅情形,分别按律惩办,总期勿枉勿纵,持平办理。并通飭各州县,务令民教相安,勿任稍滋事端。一俟该省声覆本衙门后,再行知照贵大臣外,相应先据来函所称,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等因前来。

本大臣查此照会所言,于九月初一日接准贵衙门来函所言相差不多,因所得函中之言与成都将军报言显有不合。兹本大臣将黔江起衅之所以然各节奉正言之。虽黔江县离省离府甚远,及此处之居民亦甚苦瘠,然究比彭水、酉阳之居民,尚属朴厚安分。今春有该县绅儒数位出头,约请教士到该县地方推让卖产于教士,而教士乃买妥一处,房价银一百三十两交足。况业主早知盖堂使用,岂为私买?虽如此,该处仍造出许多谣言以乱听。谓黔江桂令不与税契之说,有谓众心摇动思乱,业已寻到新房,立将业主及中保

人等扭定。该教士闻听此言，心中斟酌更好，不忙派人先察明造言之真伪，并欲知黔江地面有无妨碍后，乃禀报于川东道。该道闻禀，有不信之状，强派一人前往探查。回覆道台，并无其事，所禀之被告，亦无其人，所置之房亦均好好，该处静候教士一到，黔江即将房屋交献。虽经如此安抚，该教士仍然不忙派人前往。且范主教亦怕桂令又生毒计，是以川东道将四川军督札行各处告示呈出，以为切实之安慰。且此札行之文有云，嗣后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必须持平办理，迅速完结。及晓谕团局，通飭各府厅州之严飭，以证办理之真。且札行之言，又有责备黔江、秀山二县，缘何尚未开通教务等言宽解，一面倚靠酉阳罗牧平安之言，如何再能疑惑而不派人。听若许好言宽慰，乃定派余传教士躬往黔江，照例躬请县台税契。此行发显于事，无不合例，亦无私弊，诸期小心妥善。况于未行之先，已曾明明查考，有逆县官之意否？以上皆系切言。以后情形请阅四川教堂来函云云。

敬启者。情因法国司铎余克林，于本年闰六月曾谒酉阳罗州牧。据云黔江知县桂衡亨早有禀覆，任随司铎到县传教，可保无虞。克林起行，罗州牧复札飭桂令务必保护，是以克林与四川司铎戴明卿，于七月初五日到黔江县城，绅民咸来问叹，均皆和好无异。孰料该县桂令阳奉阴违，暗使局勇将各路紧把，更捏造法国司铎告示，煽惑民心，希触众怒，以为事后卸咎地步。不知捏造之言，与教相逆。十三日又在县衙照墙张贴告示，假湖北咸丰县团局名色，要来替黔打教。克林急恳桂令弹压，概置不理。初更之时，局绅使痞沿街鸣锣打教，复往求桂令，仍若罔闻。克林等欲逃无路，至十四日辰刻局绅等突统多人围寓，吼称奉官打教。克林急命张紫兰入县衙求救，克林、明卿继行。紫兰已至大堂，克林、明卿甫进仪门，当有差役拥掖出门，将仪门陡闭。恶等会

意,即将二人剥成赤体,刀棒砖石如雨,紫兰在署声喊救命,桂令仍不耳采,任恶抓余、戴二人出头门,复行毒打,由狮子坝又打至河边,打破头颅而毙,尸抛入河。旋将得买周茂煊房屋拆毁,洗楼家物,恶始回局。而桂令延至午后,见谋已成,乃假意出衙弹压。顺至河边略睹二尸,即回商局绅,买得无聊之徒数人,以作搪案地位。此系黔江知县桂衡亨主谋戕教,局绅同谋首凶大略情形,理合据实呈明。其有余情,容再续报。

被告主谋戕教桂衡亨、协谋统凶宁卜荣、杨万相、李毓秀、李渊树、吴琨、陈崇伦、陈崇熙、龙焕廷、尙家龙、宁卜俊、王正乾、张植堂、郭玉成、陈耀廷、李碧成、李识荆、查玉清。

阅看四川教堂来函,所有二位教士被殴身死,其中设谋陷害之人,明明显出系黔江桂令。且此人毒恨天主教之心,历时既久,昏迷若酣。在黔六年,每与教中为仇,乘机便思陷害。当年冯弼乐被害之际,伊张贴告示,有云所属地面,誓不准有传教士往来及住居习教,驱除宜速。曾于四月间在贵衙门面谈四川教务,桂令与教中为仇,留此人在任,定有大大危险。又曾言过该处团首包藏祸心,言之谆谆,特望贵衙门设法于未然之先,消除乱萌。不意贵衙门所行之文总包而饬,并未著意于此。再,以上所言川省通行札文之内,有许多近情好言。思此好言之根,必由贵衙门所行川省之文内好言生出,究竟于事有所不足。试看该处行出之衅端,非一明证乎?四月间所谈防未然之言,彼时若将桂令调换,何有今日?

详查黔江起衅之端有二:一如黔江百姓预蓄凶谋,桂令必然先知,何则川省将军札内有云,仍将桂令暂留本任,以顺輿情之词?是该令先晓民情也。既晓民情,何以诓哄酉阳罗牧,并朦胧川省大宪,宣言黔邑安保无虞,诱哄该教士冒险入黔而置之陷阱。此其一也。一或黔邑百姓素皆守分,今二教士被殴之际,亦不过不法之徒

几人，该县更宜阻其下手。今任其下手而不阻者，似该县有意怂恿，他等必至毆毙而后快心，不然何以二教士在伊仪门初次受毆而桂令竟若罔闻耶？此二条关系皆重，不拘何条，厥罪均归桂令身上，以律例治之，后可为人之榜样。再，九月初一日贵衙门来函，述及桂令摘去顶戴，是无不知其为罪人矣！况准贵亲王九月十三日照会所称，均与九月初一日函中之言相同。惟有一言不相同者，即系当将不能先事豫防之知县先行摘去顶戴之言内，包含内有分别。分别者，在能知其罪之轻重为紧要。何也？有一微末之员包藏祸心，愚蒙上宪，不听其命，并背违和约，私心自用，将本国拉陷到不好地步，背纶音为儿戏等情，并不治以罪之要紧。若此杀害教士之凶闻到日，本国之心必备极难过，以为见之大典不远，纶音之温在耳！曾谕嗣后办外国事件，总宜以友睦为怀，持平妥办，乃今中国竟有如此愚昧大胆之官，敢违和约，灭理欺天。若黔江教案不治以应得之罚，为表样以儆将来，则本国必扪心自问。嗣后保全两国之往来，靠何为凭？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14 法使热福理为请严惩黔江县冒名法使告示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73年11月14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本大臣现有一最关紧要之情，急应特达贵亲王，逐句详参。缘黔江县内竟有冒大法国使臣之名，捏造告示，后又云被杀二教士遍

张此示,以污其面,兼加以罪名。兹将捏造之告示原文照抄一纸,请贵亲王详阅。照抄于左:

大法国使臣示。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兹以天下纷纷,英雄共兴义举,清朝薄德已失各省。我国奉天承命,分遣使臣乘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住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不料黔邑绅民,愚顽已极,不识时务,敢与我国抗衡,招集寥寥乡团,竟欲驱逐我国在黔差员出境。是盖孩童气习,若卵与石斗,自取灭亡耳,何其无知已极。如此孟浪,何不将上年酉阳一带设立教堂后,被白号打毁,殃及酉阳官绅偿命赔银一事。尔等不思之极,酉阳官绅与黔邑比较,勇敢智谋高出万倍,尚且帖耳降服。尔黔邑官民,木形土偶,何不安分守己?本欲调动洋兵,扫平顽梗,不忍不教是惩。尔官民其再三思可也。特示。

略此假示,不论何人亦不必读,竟乃知为假。即一二行间,亦必早识为伪造矣!虽人各易知为捏造之假示,而黔江桂令乃将此示装入禀封,倚之为证,通详成都大宪。

前接贵亲王照会内所称,接准成都将军函称,余司铎等遍张告示,大犯众怒。彼时本大臣尚未知告示为何物,今乃知之,即此捏造之示。因思贵亲王见此捏造之告示,必赫然震怒,当与本大臣之忿恨有同情也。并念此等大胆,竟敢盗用大法国使臣名字,为此假示,反坐之罪,贵亲王自必严加应惩之刑矣。况此等之造言,虽与黔江县杀害教士为一案,仍盼贵亲王剖分为二另办。将此擅用法国使臣之名以行奸,及将一切不合法身分之言,强置之于口,必加之以刑,符于罪之罚,方为儆后之标榜。

再,本大臣现看中国之人,皆仍不知外国钦差为何如人,因望

贵亲王亦看此举为紧要，即应设法，俾此等人共知为求两国之体。甚可惜者，本大臣与贵亲王殚心竭力，以固和好之忱，一面有离间之人，潜用奸谋，败坏彼此之心为无用。新有之事与从前之事，畏日后难料其如何。特请贵亲王再三思想，由九年至今三年之内，用过许多败坏之法，为损伤和约。如作书毁谤教名，污涅传教士之匿名揭帖，妄告习教人为非；判断词讼，必冤屈教中入于同罪；捏造谣言，诬毁教中规矩不堪；假造告示惑众，褻慢外国重臣。将无作有，以是为非。等等阴法，行尽奸谋，以害教中及外国，以为起衅之端。当未行此阴法之先，中国百姓多系驯良，无毁无誉于外国。及至领略，民心反变之日，总理衙门告推和约之不能遵行，皆民不愿从。请问临到此日，剩有何等办法？贵衙门若仅以百姓不愿从之言告推，如何能明其故？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15 法使热福理为广平教堂三次被抢等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1873年11月18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照得本大臣接准河间主教来函，内称近接广平府鄂教士信函，据云司铎鄂为广郡白昼抢堂，细陈情由。事经守堂人张起口诉，于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有大名府新到之兵勇护守广郡，在南街行客店中安寓。本营大人赖姓不知遣部下领队何人，姓名未经清查，于此日未时分，亲领手下兵勇，持铁锤撞开堂门，硬向堂中找拿匪人。因而本城练局绅士李洛尚、城捕役杨富并街上众人一齐拥入。其时领队人被城内练局绅士李洛尚、捕役杨富手眼唆使，硬指守堂人张

起为匪徒,亲手采住张起发辫,拉到南街店中捆在马棚柱上,抽刀群拥威呵,再三逼令诬认为匪。守堂人张起抵死不认,伊方释刀,用马鞭毒打无算,幸未殒命。彼时张起被采出之后,李洛尚、杨富遂领兵勇并街上人等齐到堂中,抢掠一空,屋内箱柜、窗上玻璃多半砸坏,狼藉满地。及晚放回,守堂人张起查视,方知被抢情由。铎于九月初二日移会该府县,于初四日亲到堂中查验,果属真实,遂于初九日移会大名道。计前三年间,广郡堂中两次被抢,铎曾宽恕,并未深究。该府县惟存卷前任交卸后任,随时照料了事。今乃三次被抢,较前更甚,是以细细陈明,祈本国钦差大人商确此案是望等词。

本大臣查自同治九年广平府教堂初次被抢,后经广平府正堂长守办结,后不意至今三年之内,又被抢三次。前二次被抢,因鄂教士不肯劳乏该处守令,吞忍未究。惟第三次抢掠之人,其胆愈张,其肆愈放。本大臣想如此之敢于藐法者有二意:一为迭扰教堂,使旧习教者而生退心,一为常抢教堂,使新欲习教者而阻进步。此实暗背和约第十三款之法,即希贵亲王设法严惩此肆恶无忌之辈,亦即笃友睦之一据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16 恭亲王奕訢等奏陈办理黔江教案情形及 法使照覆所述不符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73年11月21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接据成都将军魁玉、四川总督吴棠函报,该省黔江县民人殴毙法国司铎教士一案,与法国使臣热理照覆所

述不符。谨将臣衙门现办情形，恭摺具奏，伏祈圣鉴事。

窃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暨九月初三日，先后准成都将军魁玉、四川总督吴棠等函称，黔江县本系改土归流，素无习教之人。今夏法国主教范若瑟忽遣教士张紫兰潜赴该县，私买民房，遽招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前赴教堂习教。曾据该县知县桂衢亨禀报，司铎等遍张告示，大犯众怒。旋据川东道飭派董绅金含章等往晤范若瑟，劝其暂缓建堂传教。奈范若瑟匿不肯见，于七月十四日突有县民百余人，在司铎余克林等寓前，适余克林等出外遇见。当因人多势众，即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扭至河边殴毙，张紫兰躲入县署得免。迨该县赶到，立拿正凶陈宗发等六名，余犯飭差严缉，先将黔江县知县桂衢亨摘去顶戴，责令将余犯严缉等语。当由臣衙门于九月初一日，据情函致法国使臣热福理知悉，并两次函催成都将军魁玉等，将办理黔江县教案实在情形，迅即声覆。后于十三日照会法国使臣热福理查照在案。

兹于二十三日接据法国使臣热福理照称，黔江县教案系该县知县桂衢亨主谋，并有局绅在内，同谋戕害教士，照抄教堂来函等因前来。查热福理照会词意，无非开脱教士，委咎于地方官，为将来要挟地步。除由臣衙门另办照覆驳辩，并一面将照会抄寄魁玉等详查迅覆外。惟此次魁玉等函称，法国教士范若瑟遣教士张紫兰潜赴黔江县，私买民房，建堂传教，致该县民人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扭至河边殴毙情形，与法国使臣热福理照会所述迥不相符。相应请旨飭下成都将军魁玉、四川总督吴棠等，严飭该地方官究出下手正凶，并缉获帮殴从犯，详讯启衅根由，分别按律惩办。总期及早持平办结，并将此案详细实情，先行咨报臣衙门，以便臣等与该使臣辩论时较有把握。该使臣亦或易就范围，不至别生枝节。若不迅速查办，该省民心煽动，日以诛杀教士为名，将来民教滋事

之案,难保不层见迭出,后患更不可胜言。再据热福理面称,余克林系洋人,戴明卿系中国人,魁玉等函内并未声叙明晰,已令该将军等查覆。

所有黔江县民人毆毙司铎教士一案,臣等现办情形恭摺具陈,并照录臣衙门照会暨法国使臣热福理照会各一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附件 总理衙门为教士私至黔江

传教致酿教案事致法使照会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73年11月21日)

为照会事。

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准成都将军函称,黔江县本系改土归流,素无习教之人。今夏范主教忽遣教士张紫兰,潜赴该县,私买民房,遽招司铎余克林、戴明卿,前往建堂习教。曾据该县禀报,余司铎等遍张告示,大犯众怒。旋经川东道飭派董绅金含章等,往晤范主教,劝其暂缓建堂传教。奈范主教匿不见面。于七月十四日,突有县民百余人,在司铎余克林等寓前,适余司铎等出外遇见,当因人多势众,即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扭至河边毆毙。幸张紫兰乘间躲入县署得免。迨该县赶到,立拿正凶陈宗发、谢裁缝等六名,余犯飭差严缉。当将司铎余克林等身尸暂为妥殡。范主教于事后进谒川东道,经该道询以既欲前往黔江传教,何以早不知会,致有此事。范主教答以西阳罗署牧办事甚善,黔民亦极驯良,此事实出意外。当将不能先事豫防之知县,先行摘去顶戴,责令缉拿余犯等语。

查此案据成都将军、四川总督等函报，始由于张紫兰潜赴黔江传教，范主教至黔江后，余司铎复张贴告示，致干众怒。川东道派绅往晤范主教，劝其暂缓建堂，徐图传教。范主教又不见面，致令县民不服，变出意外。本衙门曾于九月初一日，详细函达贵大臣在案。除由本衙门函催四川总督等，严饬地方官究出下手正凶，并缉获帮殴众犯，详讯启衅情形，分别按律惩办。总期勿枉勿纵，持平办理。并通饬各州县，务令民教相安，勿任稍滋事端。一俟该省声覆本衙门后，再行知照贵大臣外，相应先据来函所称，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

为此知照。须至照会者。

(夷务清本)

717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速奏黔江教案实情

并缉犯讯明衅由事上谕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73年11月21日)

军机大臣字寄成都将军魁、四川总督吴。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川省殴毙司铎教士，现筹办理情形一摺。据称接准魁玉等函称，法国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张紫兰潜赴黔江县，私买民房，建堂传教，致该县民人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殴毙，与法国使臣照会所述不符，请饬魁玉等迅速查办等语。四川黔江县民人既有殴毙司铎教士之案，自应查讯明确，及早持平办结，方足以服该主教之心，免致另生枝节。若日久耽延，转使该主教有所藉口，且恐民心煽动，将来民教滋事之案愈多，办理更形棘手。著魁玉、吴棠将此案详细实情先行具奏。一面严饬该地方官，将案内下手正凶及帮殴从犯严缉务获，讯明起衅根由，分别按律惩办。并

将现在办理情形,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凭核办,不得稍涉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718 成都将军魁玉等奏报黔江教案
教士被殴毙人犯已获等情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日(1873年11月24日)

四川成都将军臣魁玉、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吴棠跪奏,为教士被殴致毙,凶犯已获,请旨将该管知县摘顶撤任,以肃功令,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据川东道姚覲元禀称,法国主教范若瑟密遣教士张紫兰,潜赴黔江县地方,私买民房,遽招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前往建堂传教。奈黔邑地偏民瘠,素无习教之人,众议沸腾,恐致激而生变。经该道叠饬绅董往晤,范若瑟匿不见面,一味支吾,似此情形,显有搆衅之意。臣等当即会函致覆川东道,以天主教劝人为善,听民自便,中国不能禁民之不习教,外国亦不能强民之必从教,令其婉属范若瑟,将教士张紫兰等撤回,暂缓建堂,徐图传教。并饬署酉阳州知州罗亨奎督向黔江县知县桂衢亨,妥为弹压,毋使黔民为首祸之人,以消边患去后。

旋据川东道酉阳州转据黔江县知县桂衢亨驰报,七月十四日天将曙时,突有县民百余人,在司铎余克林等所寓屈永顺店房门首,适值该司铎等出外遇见,即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抓住凶殴,该县闻信亲往谕禁,不意人多势众,将该司铎等扭至城外河边殴毙。迨该县赶到,已纷纷解散,立将殴打正凶陈宗发、谢裁缝等六名拿获,余犯仍饬差严缉。幸张紫兰一人乘间躲入县署得免,当

将司铎余克林等尸身暂为妥殡。至此案实系在店外殴打，并未进店，该司铎等衣物银钱丝毫未动，所置房屋亦未拆毁等情。复经臣等批飭署酉阳州知州罗亨奎督同黔江县知县桂衢亨，照例相验，填格通详，亲提获犯陈宗发、谢裁缝等秉公研讯，究出下手正凶，禀候察办。并由川东道遴委熟谙教案边情之卸署彭水县事同知张超前往查勘情形会筹妥办。嗣据川东道续禀范若瑟于事后连番进谒，语言均极和平，迨令局绅往返晤商，则又情形迥异，并以此案由该县桂衢亨相验，必有弊窦，晓聒不休。该道与之辩论再三，固执莫解，已就近飭委涪州知州濮文升带同刑件迅赴黔江，会同前委之同知张超提集人证，如法覆验，并据司铎常保禄、梁乐益等呈控前来。

臣等伏查黔江县距省二千余里，距川东道驻扎之重庆府亦千里而遥，逼近苗疆，民风质朴。兼以山高滩险，驿站不通，文报往返，动辄经旬匝月。方川东道具报，教士张紫兰潜赴黔江之日，已在教士被殴致毙数日之后。今核该司铎常保禄等所递呈词，以主谋归之县令，以协谋归之绅粮，无非张大其词，择肥而噬。此主教范若瑟历办重庆、酉阳旧案，遇事要求，已成惯技。臣等惟有督同川东道姚覲元设法维持，悉心补救。应俟覆验通详，至日究出正凶，按律拟抵，方足以怨边氓之失而服教士之心。知县桂衢亨既未能先事预防，又不克随机应变，酿成巨案，咎无可辞。且司铎余克林查系洋人，情节较重，自未便因凶犯已获，免予开参。相应请旨将黔江县知县桂衢亨摘顶撤任，以为办理不善者戒。

除将详细情形随时函致总理衙门外，所有教士被殴致毙、凶犯已获缘由，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719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速查奏黔江
教案起衅实情事上谕

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873年12月12日)

军机大臣字寄成都将军魁、四川总督吴。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川省黔江县民人殴毙法国司铎教士，请飭查办。当谕令魁玉等将此案详细实情先行具奏，并将案内正凶及从犯严缉务获，讯明惩办。兹据魁玉等奏称，法国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张紫兰潜赴黔江县私买民房，建堂传教。该县民人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殴毙，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奏情形大略相同。现已拿获正凶陈宗发等六名，飭令酉阳州知州罗亨奎等提犯研究下手正凶，稟候查办。余犯仍飭严缉，并飭涪州知州濮文升前赴黔江，会同覆行相验等语。

此案究竟因何起衅，该将军等并未叙明。如谓买房建堂，以致民教不和，滋生事端，该地方官事前岂毫无见闻？已获之陈宗发等六名，是否实系下手正凶，亦应确切根究，不得迁就了事。桂衡亨办理不善，咎无可辞。著即行摘去顶戴撤任，仍著魁玉、吴棠懍遵前旨将起衅实情迅速查明具奏。并严究下手正凶，严缉帮殴从犯，讯明分别惩办，毋得一味拖延，任令该地方官含糊了事。并将现在办理情形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720 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请将擅自拆封收留**法教士公文之协领等交部议处摺**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4年1月10日)*

盛京将军都兴阿、盛京副都统清凯奏。

窃奴才查中外交涉事件，向照原定条约核办。且近来各国遇有事件投递，俱由该领事官照会海关兵备道转详。詎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据接收公文之值班佐领恩俸，接有法国司铎包若瑟封筒一角，经该员拆视，知为该国传教司铎诺依而然，赴东三省传教，行令转飭旗民地方官保护等因。随经该员给与收文执照，禀知该司承办协领庆玺。而该协领迟至数日，始行禀详核办。经奴才等阅看得封筒上写天主堂司铎包，公文移至奉天将军衙门开拆字样。奴才等详核此件，既系外国径行投递，原不应拆封收留。事关中外交涉，足见该承办协领及值班佐领，不加详慎，实非寻常错误可比。

除将法国司铎包若瑟原移封筒一角，札交海关兵备道，照会转交该国领事官照约办理外。相应请旨将误接公文，不加详慎之协领庆玺，世职佐领恩俸，一并交部议处，以示惩戒。

硃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夷务清本)

721 法使热福理为请禁售天津教案板画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874年2月1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近因得一实据，在天津传卖刻板画一事，即系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惨杀外国人焚毁教堂一案。本大臣得此实据，并闻天津地面官于此但令卖画之铺柜房隐卖为已足。虽天津如此，近又

得买一张在手,系由武清县贩来。此等之画,实污中国之面颜,本大臣亦不必深论。由此可生出多大关系,在贵亲王闻此,亦必有所测量焉。尚冀将测量之浅深即希设法亦同此浅深,方为消弭之善举。本大臣仍希将妙筹之处以见覆。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22 英使威妥玛为请示禁刻卖天津教案板画事致奕訢 照会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74年2月12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再行照覆事。

案查前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大臣接准贵亲王覆文,当于二十三日以日内仍当备文,因本案缘由再为敷陈,先此照覆等因在案。

兹查本大臣咨会,我国歌丞相应指来文内委为切须详核之语,原系认实前任张守自戍回籍一句,何则检查庚午年九月十一日所奉谕旨,虽有准其效力赎罪明文,而各国驻京大臣钦准转知彼时既视罪重法轻,已各弗愜,倘预料上下三年之间即令革守安逸还乡,尤为不恠实甚。此谅贵亲王亦可深悉。若谓如此设词,本大臣暨各大臣寸衷容有报怨之忱,此无待烦言。在贵亲王可知决无斯意,盖我英国之道,总以定例所重,不在前罪严办,要在一经示戒,期免复生患恶。夫庚午年引逗津民逞凶,原由于未晓当待邻宾之理。当日贵国大宪诚能设法立意显著,不但于津民,凡各省人民咸使其相待远人之分,则津案官民之罪或行宽减,他人议否虽不得知,在本大臣自无驳辩。惜此化导之议,贵国未露心迹,而前次凶案,极可惊恶。兹忽睹其标再发,各国论议,只以华民恶待远人时,大宪匪但不开诚导诲,反似专思将原情之凶重而向百姓特示弗肯切谕

之神。类如昨据孟领事官于本月二十三日详报，现有天津道宪于传卖绘图一节不愿张发示禁，反以此图复卖，可知庚午年之告示并无成效，今若出示，诚恐转使津民心怀动摇。各等意为词，故此不发示谕等因前来。

本大臣窃思中国治民，除告示外，尚有何法，官宪心意若不形诸示榜，下民何由得知。顾华民与远人往来之间，应当如何相待，官宪不敢直言晓谕，每有违背交谊之处，亦不布公切实诚责。由是各国大臣逐日移知，或在江西，或在四川，或在山东各等处，再有大案复兴，又何足怪乎？更进一言，华民无知，憎嫌外人，贵国官宪固非心中喜悦，尚无友谊外彰，试问内外和局，焉能保厥恒久？惟思失和者既不止一国而在诸国，试问关系何如？盖各省动兵二十余年，为因诸邑会匪大乱，今幸渐渐消平，内地良民罔不欣悦，外国欢忭实不次逊。各匪固称平泯而伏莽实未芟除，此贵亲王亦所素知。试思无论何大国，倘与贵国兴动干戈之际，各省逆匪势必乘机另炽，海内疆域复受大患。本大臣陈措斯词，并非意在恐吓，只因保全英民，原系本分，既念前辙凶案，岂能安待恶情效起之后？徒言无益，理宜事前直言告戒无隐，方称尽任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23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刻卖板画事已报告本国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74年3月10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覆事。

前因本大臣先后将津郡刻卖图画一事照会贵亲王查照，昨于本月十九日接准来文，内将直隶总督饬属查办各缘由知照。准此，

所有叠次本大臣因此案与贵亲王来往公文各件，均经抄录咨送本国总理各国事务丞相歌查核在案。兹准前因，仍当译录抄送，专为人奏。此次本大臣照会各情节已承关照之处，本国闻知，谅必欣悦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24 法使热福理为接教士函详陈广平

府教堂被抢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四日(1874年3月31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准贵衙门来函一件，并抄直隶总督覆单一纸，均已阅悉，随将抄单送给广平府鄂教士查阅去后。兹据该鄂教士来禀所云，抄录于左：

办理广平等处教务司铎鄂，覆禀钦差大人，为确切回明抢广郡教堂事。

窃年前十一月间接到照录咨文，内云该县府道文武官员已经细勘，并无抢堂捆打情形，敝铎细览咨文，与敝堂达知该县府道并总镇文内情词不符。所有弊端，显系该县王令平素嫉恶圣教，禀报不实，该府道据其浮词，未经细勘，即行驰报，蒙蔽殊深。据所云并未捆打守堂人张起情事，亦未抢去什物，毁破窗戶玻璃。乃当时明明有堂内奉教人系该县属内龙泉村韩庆云，孔村之薄鹿鸣、张耀宗、刘家北，汪村刘玉魁，与守堂人王现青等，亲眼见兵勇与本城人等撞开堂门，硬指守堂人张起为匪类，揪住发辫拉出。有班役何先保在后唆使，随至官店拴在马棚柱上，抽刀群拥威呵，再三逼令诬认为匪。守堂人张起抵死不认，伊等方释刀持鞭毒打无算，至晚放

回。查视堂中抢掠一空，维时通城啧啧，无人不知。何得云并未捆打？且张起被兵勇揪出之后，奉教诸村人等又亲眼瞧见县中班役杨富、刘彬、何先保并练局绅士李洛尚，倡引指使兵勇人等十余人，一齐拥入堂中，将窗上玻璃砸坏，箱柜打开，抢去金银、蜡台、新时辰表、金色花样杯盘、洋枪、洋灯、洋蜡、洋胰等物。做铎来堂，亲经查看确实，未移开失单之故。以向年堂中什物被抢，该府县委办指物作价包赔，拈斤拨两，过于刻核，成何体统？是以失单未具，何得云未抢什物。什物原属一空，且前经报府，该府长守飭该县王令进堂查验时，亦岂不亲见窗上玻璃砸坏，箱柜打开，破纸狼藉满地，屋内屋外俱是砸碎玻璃，至今从未收拾？乃反言守堂人张起并未受伤，且责其隔县诣府喊报。不知守堂人张起素惧该县王令威势，非敢隔县，实不敢诣县喊报。况鞭伤逾时，焉有伤痕可验，何得云未指供报案，亦未受伤？又据所云细诘地邻人等，全称并未抢砸、诬拿捆打各情，所称均无异词，此更易辨。向年堂中两次被抢，悉由挨邻墙垣跳入。委办之后，如再抢闹，定例坐罪地邻，该府县俱干处分。今复抢掠地邻，谁敢担认，此不待言。何得云均无异词，便作实据，复谬云做铎诬听张起一面之词，捏控抢掠捆打，以故远颺，并不到案。不知张起身受惊悸，有人寄信暂令藏避，非不到案。且年前十一月间，做铎诣广郡堂中，数次询问明确，亲带张起到案听讯。以被告人等传催不齐，致延时日，两次过堂，并未讯明深究此案。今复到案候讯，该府县托故不问，何得云屡催张起，并不赴案？又前年广郡十月间，陡有兵勇数十人进堂借住，将堂内锅釜器具什物毁坏，盗弄失迷，不计其数，做铎悉行隐忍，未经禀报。且做铎在广郡数年，屡次查诫守堂人，并无伤害四邻，与本街人等吵闹语言，缘何广郡绅役人等屡次侮辱圣教，欺污做铎不堪胜述。伏思中国抢掠定例，失物究赃包赔，按律治罪，本国通省皆是

如此办理。何独异方旅人遭害计今四次，该县另具偏私，草草过堂，多方掩饰，蒙蔽上宪，并不包赃治罪，认真办理。似此王章何在？以后定复仍蹈前辙，抢闹更甚。敝铎身在广郡传教，设立教堂，何能存站？为此不得不据实回明，详陈抢堂情由，以白诬罔。伏乞本国钦差大人鉴明此案，妥贴办理是望。谨禀。

本大臣照原禀所言，抄请贵亲王阅视详度，自必能格外关垂，平情飭办，而堂中冤抑之气可得稍伸于睿鉴中矣。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上谕档)

725 法使热福理为高邑县摊派教民 出钱修庙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四日(1874年3月31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兹得高邑县卫令所出之告示一纸，仍系派摊教民，出钱修理文庙等情，是以照抄送请贵亲王阅视。本大臣查去年在巨鹿县一案，与此案相同，当时因恐劳烦贵亲王有为之神，故未渎请，而奉一函于直督李中堂，兹特照抄其略。本大臣查和约与谕单所载，已明言不勒令天主教人强行别教之规，何以贵中堂覆函所称特重儒教？又云谕单所列儒释道三教为同。请问我天主教人，奉事者仅一降衷。惟皇既不强行释道之教，独欲强行儒教乎？且道之大，原出于天，即孔圣亦遵行天道者也。若谓天主教人因守不修庙之规，即为背君藐上，与叛民同，不亦失措词之实乎？况贵中堂亦深知天主教人居心忠厚，深知恭敬皇上。如亲政之初，各省教堂主教教士无不虔诚诵经祈祷，愿皇上国祚绵长，四方安泰。凡作奸犯科谋为不轨

之人，并无教中一人。因堂中主教铎德时常谆谆训戒教民，劝其守王法，遵律令，绝非为，不使恶乱之萌潜滋。设若一省尽系教民，敢云比别省易治。凡天主教人所期望者，止此一件，即贵国允准，任便入教，随意盖堂，并无勒令禁阻之事。倘若逼其出此入彼，殊不曲从，亦实背约若天主教人出钱盖一庙，与出钱帮修一庙，皆为顺从盖庙之教。幸获恭亲王明鉴，发出谕单，免天主教人为此非分之难心，仅得修其本教之堂。所有正定府戴主教替梁武魁出头，因系教务相关，况戴主教之为人居心恭谨，立品端方，有该堂所属教民父母之责，焉能袖手？贵中堂责其多事，似乎太严。若非教务，妄干教民之私事，出见官府，本大臣定加责备。举凡主教及教士出头，必关乎教务教事，与地方官蔼然求商，原期从容易为办理诸多事件，不然案积不结，一经归入公务，往返迭商，其味变甘为苦矣！不知贵中堂何以不愿戴主教出来调和教务？

本大臣想戴主教年纪已老，事件经理必多，伊虽来自法国，现在言谈举动有七成类中国人。是以各省主教因在各省多年，该处官宦居民莫不熟识其性情，皆愿与之商酌事件。在贵中堂所筹以教民之事归各口法国领事官办理，或交驻京钦差办理，殊不知若舍近求远，事轻可以成重事，小可以成大，何如就近而速结于主教之手也。请其就近即可办理，不意该县仍出此告示，既违悖两国和约，又不遵同治元年正月内贵亲王所出之谕单，亦不奉行李中堂传宣之命。是以本大臣不能不再向贵亲王述告，仍请将从前谕单之意训诲官民，俾知国家差徭正项，无不恪遵，各庙之费，永不摊派教民。而文庙虽属中国，所尚亦在谕中包含之矣！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附粘高邑县告示一纸）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抄录高邑县摊派
教民捐修文庙告示

钦加运同衔特授高邑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卫,为晓谕事。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蒙本州存札开:札高邑县知悉。同治十二年十月三十日蒙清河道叶宪札内,札开赵州知悉。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准按察司范宪咨。同治十二年九月廿二日蒙督宪李札开,为批飭事。据代理巨鹿县张令春熙详覆教民梁武魁一案,讯供拟结缘由,到本阁爵部堂。据此,除批此案既据该代理县张令集讯,梁武魁并无勾结集众抗差,咆哮公堂。惟堂讯被责,出言顶撞,实属冒犯,应照拟杖八十,折责发落,准予销案。至捐修文庙,本系地方极正大有益公事,与别项迎神赛会演戏烧香等事,迥不相同。无论民教皆应一律摊派。从前总理衙门谕单内曾提明伊等不能因系教民,遂欲幸免各项公费。如有差徭及一切有益公项,应照不习教者一律停差摊派。惟迎神赛会演戏烧香等事,与伊等无涉,永远不得摊派。今梁武魁既愿将此有益修庙公费催令民教一体输将,尚知悔悟,并有文生高祥凤公保完纳,应令催缴,以符定章。其杜新春即归另案办理。

再查周令原禀,梁武魁与杜新春硬保刘盛奎一节,现详并未叙及,究竟梁武魁有无硬保情事,并由该县查察具覆,仰顺德府薛守飭遵,候咨明总理衙门,并行臬司、津海关道查照此批等因印发外。合亟札到该司,即便查照此札等因。蒙此,除分别札飭外,拟合就移等因到道。准此,除分行外,合亟札飭。札到该州,立即并行查照毋违。此札。等因。蒙此,合亟札飭。札到,该县即便查照毋违。此札。等因。蒙此,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高邑教民人等知悉,嗣后尔等遵照督宪批飭定章办理毋违。特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实贴县前。

726 法使热福理为南阳陡起灭教

谣言及揭帖事致奕沂照会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74年5月7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兹据本国安主教由河南南阳府来函,内称近因本省抚台欲到南阳,因此府城地方官弁众多,兵勇云集。忽然陡起灭教谣言,遍行传播,人情汹汹,多有兵勇差役纷纷滋扰,教众惊惶至极。睹此情势,恐遭患难,为此请速查办,以免受害等情前来。

本大臣查安主教乃诚德之士,现既来函,如此事必紧急,自应速为请烦查办,免致酿成重案。为此照会贵亲王,急须念此教中人当此危迫,即希转咨河南抚院,请其照约保护,严禁滋扰,息止事端为要。

再,查近今民心之浮动扰教,仍由从前之揭帖为根,不拔其根,则滋蔓难免。如现在南阳府城遍贴匿名揭帖,有六尺多长,皆不经不逊之言,毁谤教士教民。此时若得贤良有司,睹此情形,必立即出示晓谕,并严办倡乱之人,何患不平?然惜无此行之良有司耳!贵亲王谊笃友睦,自必有以化裁之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27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刻卖板画事

已咨报本国事致奕沂照会

同治十三年四月初八日(1874年5月23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案查天津凶案复行绘图传卖一节,前于去年岁暮、本年新正与贵亲王暨各位大臣叠次往来文信,当已抄录,并将本大臣咨会我水师提督沙,设法保全各口英民,以及分札各口领事官,随时查视情形,期防不虞。英民逆虑,妥为解释各等件,缮录送回本国。嗣据天津道宪示绝再卖各等情节,亦已用电线及缮文咨会本国,必已早到。今日竟准我总理各国事务丞相德,于三月二十三日由法通线复文,尚以此次天津复有凶案绘图传卖,我国秉政大臣等据情人奏,岂免诚多弗悻。贵大臣所有备文照会以及札行各件,诸方无不善妥。合将此语转致恭亲王查照可也。等意。准此,相应照会贵亲王查核。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28 法使热福理为已飭河南安主教查明有无放纵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874年6月2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覆事。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接准贵亲王照会,内开河南安主教由汉回冈,用黄帽赭袍乘坐绿轿,前列旗牌,随从多骑,出城放炮,一切服饰仪从骇人耳目。望本大臣严飭安教士安分传教,后勿任意恣行等语。本大臣查安主教来函求保护之事,本大臣曾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据情照会贵亲王,请即转咨抚院照约保护,当蒙贵亲王念友谊之笃,即据情飞咨河南巡抚。此情本大臣亲诣贵衙门谢过。今既有南阳府县具禀,该处抚院言安主教种种放纵不谨,既据贵亲王述及,本大臣亦立即飞飭安主教,将有无一切情形迅速明白回覆,俾本大臣得所确切,方好定评。况该处抚院于从前匿名揭帖害

教之言，一字并不提及，窃恐于此攻讦之中，其词易致太多，而仍有不足之处，是为顾忌事也。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29 法使热福理为请飭川省大吏查明黔江教案起衅缘由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六日(1874年6月29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

本大臣前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派本署汉文正使德，前往贵衙门递送节略一件，系为四川教案，曾请贵亲王详阅，应同是年九月二十二日及九月二十五日并十月初九日及十二月二十八日所行之文函等件，复于本年五月十一日在本署与毛大臣等面谈之言，语皆如一。且本大臣于本年五月初五日诣贵衙门，曾云本国因川省教案至今未结，十分诧异等语。不意贵衙门错会吾意，以为本大臣催结此案，亦不愿久悬，因想将起衅根由暂置，仅治已获凶犯陈宗发等罪，此实非本大臣之意。缘何非本大臣之意？因思在贵国及无论何处办案，皆按规矩。而规矩有首有尾，若未先查明起衅之情由而判断，则首尾无不错乱矣，何成信谏？查黔江县稟呈所云，皆由惑众之告示出来，人心惶惑，因之作乱衅生。是黔江县之稟，亦为有理。但此告示系属捏造害人，总宜知晓其由何而出。以上所出之告示，与咸丰县团局同时所出之告示，二者皆系捏造害人之言，如出一手。查团局之告示，即可知先出之由来矣。况黔江县桂衢亭因其指传教士为谣言惑众之人，该处起衅即由之起，即二教士被杀，亦由之起。本大臣因定其为诬指而反坐之罪，其难辞

矣。念贵国之立法森严，则黔江桂令自必照办明诬妄之例。此照会外附送直证稟词之偏言一件及四川教堂之来信一并送请贵亲王逐细一阅，则定开光明，洞鉴捏造告示之根矣。

至梁乐益等现不到案之故，亦自有说。若一日本大臣及该教士并梁乐益等闻得四川大宪及地方官将此案情由觉察确切，而生出通彻之辉光，那时无不倾心愿意到案矣。总之，仍照去岁十月初九日信函所云，要紧当知者有二，再为贵亲王一提叙焉。一者谁为主谋之人，或假冒钦差及冒团局之名，捏造告示，以惑众心，以致起衅。此系为首重犯。一者办清，本大臣再言第二，为免次序之紊也。望请贵亲王转飭川省大吏及地方官，一体详察此案之备细见覆后，即希贵亲王将照会内逐节之情形及附去二层之始末统希覆知，是所切望。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法使抄录并添注之黔江县知

县为黔江教案缘由事致宪台稟文

同治十二年七月十六日(1873年9月7日)

敬稟者。

窃卑县地属边苦，民尽诚朴，只知耕食织衣，历无奉行天主教之人。虽道光二十四年奉旨准令内地民人传习，卑县亦无肇端行之者。虽道光年间准天主教通行，尚未传至酉阳。咸丰十一年立和约之后，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始有司铎到地传习。不久桂令莅任黔江，即行驱逐，不准教士入境。又不准别地教民到地生贸，置买田房，尤不准栈房宿食奉天主教之人，又勒令刘显尧悔教。案控川东恒道宪派差到彼，才将显尧释放。其余奉教者畏惧隐避，桂令暴虐如此。同治七年控告上司，总不准理。况司铎等传教，原是传无教民之地，有教民之地何须司铎往传？迨至同治八年，酉阳民教不睦，互相仇杀，锡故道宪前

往查办，随带奉教之罗委员来县饬买房屋，欲修设保婴堂。彼时卑县各乡民人见酉阳民教再再滋事，恐一经修设，与教素有仇者越境报复，遗累无穷，聚众遏阻，几至激成事端。锡故道究目击情形，知其有不可行之势，即带罗委员回渝，免予修造，民心始安。续经锡故道宪委候补未入金毓松，会同卑职，忖度时势，将众庶实在不愿实情稟复锡故道宪在案。是以累年来并无有教士至县行教者。酉阳州齐民打抢教民，教民并未回手。惟纸房溪一处，齐民欺侮教民，来抢妇女，教民不得不力卫与之对敌。虽伤毙齐民数人，事出有因，非教民寻齐民报仇，何为互相仇杀？再者，桂令平时接奉各大宪，所有准其传教告示，概不张贴。至于罗委员来县买房，痞徒肆闹，尽出桂令主使。既众庶实在不愿传教，焉肯卖房？况司铎等传奉与不奉，概听其便，并不勉强，亦必须其人诚心信实，方准入教。詎意本年又六月十二日，有法国教士张紫兰潜来卑县，不卜何时，暗请中人将周大兴住房一院私相授受，出价钱三百三十千文，此买房之事，由于本年正月兰司铎派沈万春到黔，先买裴国荣房屋一院，后买周茂煊房屋一院，先将得买国荣契约投税，桂令不肯印契，主使局绅团勇遂驱逐万春。于二月二十三日兰司铎案控川东姚道宪：为恳提杜害事。缘士在黔江县城内，本年正月十七日凭证卿树顺严道行契买裴国荣住房一所，价钱二百零二串，当交定钱二十二串。契约审呈，突遭瞿永顺、龙辉廷口称面奉本县桂谕，不准教士在县境内置买房宇。时拟是瞿永顺等恐吓，旋具情呈明主教范，转请恩宪饬究在案。殊县正堂桂接奉宪札，不惟不行禁止，愈纵瞿龙等执械寻戕。幸教士等乘间奔居彭水，得免其害。兹瞿永顺等到处传言正堂桂谕，有人佃卖田房与教士、教民者。拿获打死卖主，赏钱五十串文。打死买主，赏钱一百串文。打死中证，赏钱二十串文。似此情形，灭教显然。不烦提究，后患愈烈。为此稟请宪台亲提杜害，以敦和好而安民教，沾感上稟。川东姚道台批：所稟是否属真？仰酉阳州确切查明，持平办理，毋任纠纷。词发仍缴。本年六月初九日酉阳州牧罗亨查稟，法国教士兰明桂遣抱以恳提杜害等情具稟瞿永顺等一案，查无确据。由六月十一川东姚道台批：此案既具控为案，据黔江县桂令又查明并无姓瞿之人，龙辉廷早经病故，卿树顺等亦无其人，准如所稟销案。仰将原词呈缴，并转饬知照。缴。再，此稟漏未盖印。至又六月初七日余司铎通知罗州牧，祈派差护送张紫兰至黔江县领房投税。罗州牧云，称该县桂令先曾有文，称现已开导绅民，随便司铎至县领房传教，万勿阻滞，不须派差，定保无虞。十二日紫兰到黔，即进县衙。会门政，言其来意，复拜专城秦把总及各绅粮，阖城皆知。何谓潜来？十三日，闻说官又调困，是又欲驱天主教。紫兰即进署，求出示弹压。至十五早，果出告示两张，词叙天主教士劝人为善，愿从与否，决不勉强。军民人等，各宜相安，勿造浮言，致干未便等语。紫兰叠催裴姓领钱交房，无如局绅等勒逼紫兰务退此房。余外准其另置。紫兰被逼将凭中价买周茂煊之房屋一院，令中先贴晓白还

帐,然后交价领房。十六日投税。二十九日始将契印发,何得谓之暗请中人,私相授受?况紫兰在黔不止一日,何得为之法国教士潜来?该令恨天主教之心,已显然可见。

承买到手,信赶往酉。余司铎、戴教士二人来县议修教堂,先张告示。叙词:大法国使臣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兹以天下纷纷,英雄共兴义举,清朝薄德,已失各省。我国奉天承运,分遣使臣乘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如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住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不料黔邑绅民,愚顽已极,不识时务,敢与我国抗衡,招集寥寥乡团,竟欲驱逐我国在黔差员出境。是盖孩童气习,若卵与石斗,自取灭亡耳,何其无知已极。如此孟浪,何不将上年酉阳一带设立教堂后,被白号打毁,殃及酉阳官绅偿命赔银一事。尔等不思之极,酉阳官绅与黔邑比较,勇敢智谋高出万倍,尚且帖耳降服。尔黔邑官民木形土偶,何不安分守己?本欲调动洋兵扫平顽梗,不忍不教是愆。尔官民其再思可也!特示等语。二十九日即将红契送至酉阳,余司铎接见,应往黔江料理。七月初二日商同戴司铎起程。初三日罗州牧具文飭桂令保护。初五日早文书拢县,午后司铎拢县栈县衙前屈永顺店。初六日拜谒桂令,会面并未回拜。转拜都司专城并绅粮等,无不欢悦。局绅等未会,桂令见其司铎与绅粮往来投机便心怀念恨暗使局绅阻挠。至十一日将晚,忽闻人言十字街贴一檄文。紫兰即往看时,已被扯去,不知所叙何词。今见该令通禀,始知是此等不义无礼之词,司铎虽愚断不能作此无益以动人心而自危。查其词气,即是张冠李戴,希图陷害司铎先安地步之明证也。民间闻听此言,纷纷议论,人心惶惑。卑职查知其事,恐滋事端,立即示谕,各宜相安如司铎果张告示,众皆目睹,何云民间听闻?况桂令自又六月十五出示之后,并未再出告示,所云立即示谕,各宜相安,均是捏词妄禀。无如城乡居民先睹告示而生畏,复鉴酉阳为前车,虑教堂一设为害,较酉阳犹烈。是欲死不择荫,众庶咸集,其势汹汹。卑职恐其鲁莽肇端,力为弹压,导以好言,明以典刑,俱各解散。自七月初五日司铎到县,至十四日止,不但未出告示,并未出衙。街民相与往来甚好,不曾张惶。只有局绅等,或时不许买木料,或说天主教是邪教,何曾导以好言,明以典刑?

前次将民教不能相安实情，禀请宪台转禀道宪，函知住渝教士，将余司铎暂行调回，随时酌量。如此民教能以相安，再行来县，修设教堂在案。卑职仍复婉劝余司铎等暂引从各去，再行后图，善其始终。不料该司铎急欲成事，以为言不入耳，固执不从。七月初六日与司铎会后，就只有十三日午后再三央恳，方才晤面，已无路逃走。正踌躇间，传言咸民欲来打教滋事。卑职又驰禀宪鉴，并一面檄飭昆连咸界乡团严防，未便听其入境。

抄录湖北咸丰县团练公局告示。告尔黔邑绅粮，风闻准立教堂。伊既盘踞尔邑，势必流毒我邦，与其株连波及，不如思患预防。尔黔纷纷议论，好似钝铁无钢。试问能阻与否。不如听我主张。现在调齐团勇，不日提兵入疆。只将教匪殄灭，黔邑毫发无伤。家家闭户自守，勿得按剑相当。倘如助暴为虐，玉石俱焚崑冈。念尔邻封密迩，特此布告衷肠。此告示系十二日午后贴出，司铎会晤是十三日午后。告示在先，会晤在后。桂令以婉劝余司铎等，正踌躇间，先后倒置，捏以卸咎。且闻法国假示，在十一日将晚，咸丰公局告示贴于十二午后，黔江相去咸丰二百馀里。一日之间，岂能往返，况咸邑奉教尚多，即来与黔出力打教毆毙司铎之时，并未捉得一个咸民。桂令先安打毙司铎之地步，更属显然。忽于七月十四天将曙时，突有县民一百余人在该司铎所寓屈永顺店房门首，适值该司铎出外。撞遇，即将余司铎、戴教士抓住凶毆。卑职听闻，立即前往弹压。不意人多势众，将该司铎等扭至城外河边毆毙。十二日咸丰团练公局告示才一张贴，余司铎等即赴衙求官弹压。十三日局绅团勇将各路口扎住，司铎等欲走无路，又两次进衙求救。将晚，方得面会。又初更时街上鸣锣，声喊打教，紫兰情急往求，都司及专城把总均未会面。把总传言，县官所为我不能为力解救。紫兰复入县署，再恳救援，概置不理，并非忽于无所措。至十四日辰刻，恶等甫围寓所，紫兰即引克林、明卿往县署恳求救护，众皆让路放行。紫兰在前，已至大堂，克林、明卿甫进仪门，差等掀出门外，将门掩闭。恶等会意喊打之声齐起，紫兰见势危急，亦在二堂声喊救命，桂令置若未闻，并不出署弹压。当有跟随戴司铎之陈衍昶在后，见势躲在衙门前书铺，见恶等将周身衣物剥尽，器械纷投。顷刻之间，打破克林、明卿二司铎头颅毙命，将尸拖出城边，抛入河内，用大石压住水里。转身又去城北，将得买周大兴房屋拆毁，什物瓜分，各自解散。下手毆毙司铎实在仪门之外，并无屈永顺店门首，又非适遇起衅，实因掩闭仪门，起衅。亦非扭至河边实行凶毆，实系毆死拖至河边，抛入河内。卑职赶拢，已纷纷解散，立即将毆打之人陈宗发、谢裁缝等六名拿获。馀犯飭差严拿。张紫兰一人，见势危乘间躲入署内得免。打死司铎之时，正七点钟。该令闻已毆毙，才去请都司及专城把总到衙，商量许久，至

午后始出署来到河边，吩咐将二尸抬在沙坝，盖以篾席，用沙掩埋，并未有一根纱线，亦未用棺木。即回署内，与局绅商议停妥。十五日夜间始买谢裁缝等六人为正凶，桂令十六日始才行文，竟将打毁得买周茂煊房屋及以前兰司铎控川东道之案全隐不提，捏造诬词，滕禀紫兰实系先入仪门，不曾闭在门外，并非乘间躲入署内得免。

卑县系历无教民之地，虽奉旨准行，亦无欲行之者。既无欲行之者，何以有卖房之人，即锡故道宪随带罗委员来县，欲修设保婴堂。迨目击情形，亦皆束手，是断不能行之势已显然可见。其乃该教士张紫兰辄欲侥幸成事，暗买房屋，不思尚其端倪，乃急不可待，即招该司铎等来县，致民间不能相安。经卑职力为弹压，再三劝其暂回州城，不啻舌敝唇焦，该教士果知见机而作，何致遭此非常之祸？非作不见机，奈桂令必欲致司铎于死地，不肯弹压。如肯保护，一言可以解危，未发一言，从何舌敝唇焦？架此深文以掩主谋之咎，桂令如非主谋，何不究统凶之人？反行饰词捏禀，理法难容。虽由卑职驾驭不善，揆其酿祸之由，亦未非张紫兰操之太急之过。卑职已将尸身暂为安殓，应否归卑职相验之处，自应禀请示遵。第卑职身任地方，不能将该司铎等始终保全，深知咎有难辩。惟有引罪自责，仰恳宪恩将民教不能相安实情转禀各大宪，并请将卑职撤省，飭委熟习教案之员下县接署，以便善为结局。

所有县民殴伤法国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身死缘由，理合驰禀宪台，俯赐查核，迅示祇遵。

除径禀各大宪外，为此具禀。须至禀者。

此证明禀词之确言，曾令德翻译早为送存贵衙门阅视在案矣！

附件二 四川天主教堂为查明黔江

教堂告示原委事致总督信

敬启者。

据黔江县桂令衢亨通禀，称遍张贴法国使臣告示，大干众怒，

以致邻境湖北咸丰县团民亦为之不服等款云云。今查得捏造法国使臣告示,并咸丰团练公局打教告示之人,实系该县局绅李渊镜等所撰。此人出入衙署,熟悉公事。其局内往来书札事件,皆出其手。誊录告示之人,亦是该县局绅朱融;张贴出外,是该县乡约赵正纪。此告示不过张贴须臾,以掩人耳目,渊镜旋即扯入局中,转递县署内收存。大众咸知,城乡共晓。无奈互相推诿,全不据实通详,亦不认真究理,致冤无由昭雪,恳祈向总署飭将原告示交出,以辨真伪。

是所切禱。专此敬启。

被告:捏撰告示李渊镜、誊录朱融、张贴赵正纪。

730 成都将军魁玉奏报查明黔江

教案起衅实情等情摺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八日(1874年7月1日)

四川成都将军臣魁玉、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吴棠跪奏,为查明黔江民教起衅实情,覆验讯供,并将解犯不慎之委员印官,分别惩处,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将教士被殴致毙凶犯已获缘由,据实奏陈,钦奉寄谕,仍著魁玉、吴棠懍遵前旨,将起衅实情,迅速查明具奏,并将现办情形,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毋稍延缓等因。钦此。臣等遵即恭录行知藩臬两司,暨飭催川东道姚覲元督同印委各员,上紧查讯筹办。

嗣据川东道叠次来禀,以黔江民教起衅根由,非亲至其境不能得其实情。委署县事鲍庆系初到之员,无所用其回护,飭令确切查明,迅速禀覆。该署令于涖任后,明查暗访,实系陈宗发、谢家俸等各将余克林、戴明卿共殴身死,均系死在城外。且访闻陈宗发踏水

过河,赶获余克林毆毙,并非绅耆等主谋。惟撤任知县桂衢亨方事起仓卒,未能立时弹压,咎亦难辞。前委涪州知州濮文升等会验,黔江县民陈宗发等共毆司铎余克林身死伤痕,大致相符。戴明卿因尸身腐化,原告梁乐益等结请免验。并经署酉阳直隶州知州罗亨奎等提犯讯供,陈宗发与蔡从禧认毆司铎余克林致毙,谢家俸与郑双荃认毆司铎戴明卿致毙。惟谢家俸倚老作狂,丑抵教中奸抢其女。迨黔江县将被告绅民甯卜荣等十七名先后解到,提案覆讯。该绅等极口呼冤,委无统凶协谋情事,即犯证亦为剖辩甚力。奈原告梁乐益等近在酉阳教堂,延不投质等情,均经随时函致总理衙门各在案。

臣等查此案经覆验讯供之余,众证确凿,自无遁饰情弊,惟必须该教原告梁乐益等赴质,方足以折服其心。乃主教范若瑟旋说旋翻,固结莫解,其藉端要挟之意已属显然。近复请将陈宗发等犯专提到渝,使两地牵绊永无完结之期,以遂其刁难之计。而事关中外交涉要件,不得不委曲求全。飭据川东道将全案人证提至渝城审办,复添委熟谙洋务之补用知府吕烈嘉、典史祝俊棻前往随同经理。

兹据该道转据署酉阳直隶州知州罗亨奎禀报,飭委候补从九品吴辅元并多派兵役,协同黔江县长解各差,管押犯证前进。于四月十二日据署黔江县知县鲍庆禀,陈宗发在途误食蜂蜜生葱,中毒身死。时方夏令,未能久延,已专差移请邻封诣验,由川东道禀请参办前来。臣等伏念命案久悬,实因该主教抗不派人赴质,尚非地方官有意耽延,今不得已将全案提渝,勉从所请,该委员印官等未能小心防护,以至凶犯中途身死,枝节横生,该教更多所藉口,筹办愈难,非寻常疏忽可比。相应请旨将管解委员候补从九品吴辅元即行革职,并将签差不慎之署酉阳直隶州知州候补知府罗亨奎、署黔

江县知县鲍庆交部议处。臣等仍当督飭川东道姚覲元暨印委各员亲提解到犯证,再行研鞫,与主教范若瑟妥商办理。

除将筹办情形随时函致总理衙门外,所有查明黔江民教起衅实情覆验讯供,并请将解犯不慎之委员印官分别惩处缘由,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吴辅元著即行革职,罗亨奎、鲍庆均著交部议处。此案为日已久,尚未讯结,著魁玉、吴棠督飭姚覲元等亲提解到犯证,详细研鞫,迅速持平妥办,毋再迁延。

(宫中硃批奏摺)

731 美参赞卫廉士为感谢东海关道持平了结

即墨县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74年7月9日)

大美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卫,为照覆事。

前因山东即墨县民人殴抢美国教士一案,迭次函请查办在案。兹准贵亲王照称,所有此案原委已经东海关道会讯明确判结,按律问拟,应得杖罪并赔偿失物估价银三百八十两,如数完缴等因前来。并昨接施领事禀,查此案情形与东海关监督查办事理,均属大略相同。本大臣查此案虽迟延多日,然已经持平照律问拟,分别杖赔完案,足见东海关道会同秉公讯结,按约办理,且出示晓谕军民知悉,毋使该教士受无妄之冤。本大臣实深感谢,益见中外和睦更敦矣。

为此照覆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32 法使热福理为巴塘有人纠众围攻教堂事

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874年7月11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热,为照会事。兹因四川省所属之巴塘等处,匪徒纠众围攻教堂,肆意焚掠仇害等情。本大臣今将该处教士禀来情形,照抄节略一纸,谨请贵亲王详阅后即希飭知该省大吏及地方官。除将该处倡乱群匪严缉,治以应得之罪外,本大臣再将此次被抢之物具一公平失单,以便照估价议偿。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附粘节略一纸)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巴塘教士禀教堂被毁教士被逐节略

自打箭炉来信。

溯自十五年以来,法国传教士在巴塘、里塘等地方传教往来,人地无不相安合宜。今经十有二年以来,即在巴塘地面置买田地,盖造房屋及教堂一座,该处绅民均皆明知,从无阻难之举。且此处系属四川省所管,是以该处教堂置买田地之契据,皆中国地方官钤印其上为据。忽于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该处愚民突起祸心,将该处教士尽行驱逐四散,将教堂围攻四日。初则掷石向击,继则伤害抢掠,后则力奋斧斤,将教堂拆毁。迨八日之后,又将教堂附近群房尽行焚烧,已成白地。因此哀恳本国钦差,将此祸害情形,转求贵亲王核情办理。拭目望切。

733. 英使威妥玛为请询延平教案如何了结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四日(1874年7月17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照得前据本国驻扎福州领事官星详报,教民在延平府买屋盖堂,被本地匪徒纠毁殴抢,地方官并未伸理,即将来往公文抄呈前来。

当于本年三月初十日日本大臣经将所呈各件抄录,送达贵署列位大臣收阅,请为转行闽省,务使在事各员照约公平办理,今历数月,尚未据星领事官将妥为办结缘由详报,相应照会贵亲王查照。其如何设法俾此案得以妥结之处,仍希见覆,实为公便。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34 英使威妥玛为请飭妥办延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一日(1874年7月24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六月初八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开教民在延平府买屋盖房一案,已据闽浙总督咨报,教民魏代沐将起盖教堂传教,并未照章报明附近绅耆,查得有碍方向,致有向阻,各坊民与各铺户凑缴契价,俟教民魏代沐前去领回各等语,均已阅悉。查所谓教民并未照章报明一节,本属不甚明晰。详阅福州星领事官与闽浙总督往来公文中有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来札,内开契内均无开明教民租赁改建教堂字样,当时并无照章请示等语。所指应照章办理之处,

无如此项章程，一向并未设立，与崇奉耶稣教各项人等焉能为例？此谅贵亲王无不深悉，不待本大臣觐缕也。乃星领事官前于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伸复闽浙总督公文内，曾经声明一切，岂料闽浙总督于咨覆贵衙门文内仍有此语，本大臣颇有未解。至所谓有碍方向一事，查案牍内载教民魏代沐此次欲建教堂，实系置买旧屋改造，试问旧屋弗碍方向，而新堂遽然有碍？此语恐系该处始终有意阻拦建堂之劣绅砌词凭空捏造而已。又闻南平县汪令保驹于本地绅民肆意妄行之际，并不遏禁，反将教民喝骂，致令刁风益炽。至凑缴契价俟教民魏代沐前去领回一层。查星领事官伸请闽浙总督，确非欲缴还契价，实乃请为保护延平府教民，听其建造教堂。一如天津条约第八款所载，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等语。总之，凡遇中国官吏案关所属华民事端，本大臣素向不喜预闻，谅贵亲王无不洞悉。乃和约明条，若见玩视不遵，则本大臣不得不剖析相持。况揆查本案情由，该处绅民平地生波，似皆无故造事。合无备文照请贵亲王查照，务祈酌量转行飭办，庶本案速获妥为完结，以安教民而符条约。本大臣实所厚望焉。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35 法署使罗淑亚为请筹善法以变化百姓仇视

外人之心事致奕沂照会

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1874年12月8日)

大法署理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罗，为照会事。

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大臣派师翻译官前往贵衙门，面谈论及数案。宝中堂云，何不开一节略送给恭亲王阅看。

兹开云南省蒋教士被害情形：大色罗、偏椒二处地方有奸民设立邪教，遍张揭帖，私自大众聚会，煽惑愚民。蒋教士闻知大色罗之邪教初起，即行告知该处道台，令其将此邪教扑灭。又有一传教士闻知偏椒邪会，即行告知偏椒之汛官，有此邪会，意欲造反。不意此处汛官查拿稍迟，此会已酿成巨案。汛官传集民教多人，镇守衙署，可以拒敌邪教，不略有奸细潜率邪教人众，将偏椒围攻，遂成大乱，蒋教士及众民教全行被害身死。溯查此邪教，先前约蒋教士及众教民入伊之伙，蒋教士及众教民抵死不肯随从，故此始行杀害。此等情形最为紧要，应行照会恭亲王知之。再明显得出来，此会反乱，蒋教士等被害，明显得地方官情愿救护蒋教士并保卫自己。实是心中惆怅，可惜当初未能除此祸根，未能去此揭帖，所以迷惑良民之心。本大臣深悉蒋教士不肯从伊谋反，为国捐躯，忠烈成性，亦可称为奇男矣。本大臣盼望贵亲王闻知，转知本大臣知照云南主教，悼叹蒋教士殉难之烈也。本大臣亦盼望贵亲王筹画善策，保护教务，不可再有此事。

广东顺德县马歧地方，于本年六月间突有匪徒聚众，各处张贴揭帖，欲约十四村之匪人拆毁马歧教堂。近于十月初五日白昼已将教堂拆毁，衣物抢掠一空，并有教民之铺，乘间德教士潜避，未遭其害。所有此次被抢遗失，约略共合洋银六千四百元。当经署理两广部堂向广东领事官达称许，此案自必飭属秉公办理。是以本大臣恐其此案又复耽延，故此特请贵亲王函致该署部堂，迅速飭属办理，此案早就完结。

近接四川范主教来函，内称川省地方情形甚为紧急，如弦绷易断。因该处邪教之人，纠众煽惑人心，终恐一星之火而成燎原，陷

害荼毒之凶焰不难又见。并闻四川学政考试该省童生，于诗文之外，抄写圣谕广训，此故当然，而其间独有三言可以不提，方为妥善。本大臣闻之，甚为苦心。惟冀贵亲王筹画善法，将此三言永不再提，本大臣殊深感激。不然倘复照行，则贵亲王前致川省之函，及本大臣委赫参赞入川之往，两期和平，恐皆无济矣！

天津新近有三个本地人吃得大醉，清晨闯入教堂，正值堂中做弥撒念经之际，有领事官及外国人共同诵经，其三人开口大骂。当经狄领事官送文书于天津道台，至今亦未曾办理。又有一贼匪，盗砍领事官地面树株，当经报知天津道台，亦未办理。况且津郡匪徒旧习又萌，常常在街市之上辱骂外国人，是皆由于地面官不管之故。若如此放纵，其胆日张，不难风波又起。本大臣曾令狄领事官送申陈于李中堂办理此案。因盼望李中堂若经心办理，比道台更秉公矣！

正定府戴主教来函，内称我心甚为忧闷，因所遇事虽细小，若地方官作主秉公一言，事即完结，奈多不肯，必须回禀大国钦差及烦琐中国大吏。如定州之西板村有一恶徒名朱洛恒，本系白莲教之头目，包藏毁坏天主堂之心，无恶不作。现在教堂教民受其窘困，危在旦夕，再不能破其词讼，夺刦冒犯欺凌之牢，是以无奈，缮有节略二纸，呈阅等语。再，戴主教有言定州之官，若再不得京都文函饬谕，则该主教不但身无所逃，命必尽于冬令矣。且戴主教人颇和平，亦颇良善，则其所言皆实，毫无疑意。是以本大臣即希贵亲王查看节略之情形，饬知定州之官，嘱其妥速办理可也。

本大臣二次抵任以来，查从前旧有之教案未经完结者有四十八件，并有接连后续之五案均经上任热大臣接手办理，至今俱未完结者，以中国执政不听其言，已觉终久无济于事，故于去任之际，对执政发有厌言。因思两国和好，往来日厚，此固本国之所甚愿，而

贵亲王亦同此心，即本大臣亦莫不共同此心。然此和好之往来，有如美丽之楼台，必思有以保护之方，免风雨之摧残，水火之浸毁。若不预防，则祸患并至，亦无如之何矣。本大臣现在所接四外来函，内称各处百姓皆以厌恶外国人为得计，为悦乐中国执政之心。本大臣因思贵亲王聪明天纵，绝不若是。因此特请贵亲王筹一善法，以变化百姓之心，俾共知外国人言行谨慎，又为中国之友，不拦阻洋人所作事件。本大臣能保现有多案渐渐消弭矣。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36 法署使罗淑亚为欣闻得悉停止议办蚕池口教堂事

致恭亲王照会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5年1月31日)

大法署理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罗，为照覆事。

本月二十二日接准贵亲王照会一件，内称查西安门内蚕池口教堂一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衙门片奏内称，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三海工程无论已修未修，概行停止。所有议办西安门内蚕池口教堂一事，拟请一并停止等语。奉旨：依议。钦此。相应照会等语。本大臣查是前议教堂有所妨碍之处，均又平坦，得以欣闻，将心中一切策画为难之处，悉免踌躇。如此快然之事，本大臣立即用电报函知本国执政，该执政等定必共欣贵亲王于两国和好之友睦往来，而日近日笃无疑矣。既(即)北堂主教闻此，亦必欣感，而为贵亲王祝福无极矣。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

恭亲王。本署师翻译官译。

(军机处照会档)

737 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报法国传教士在广宁
被劫等情摺

光绪元年正月十六日(1875年2月21日)

奴才都兴阿、清凯、志和、恭镛跪奏，为法国传教人行至广宁属界被劫，现经行查明确，拟请将疏防之旗民地方官先行摘去顶戴，勒限严缉缘由，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据署海关道详准英国领事官雅妥玛照会，内称据法国梅教士随带佣人沈永魁、张景义禀报，昨于十一月十四日由广宁界沟稍子地方经过，忽有马贼十四名各执枪械，将车马行装及一切钱财衣物尽行劫去等情。开列失单，据情转报，并据英国领事官亦为前事具文申陈。奴才等接阅之下，不胜骇异，当即会同飞飭广宁防守尉、知县，遵即会派马队及捕盗弁兵驰往该处，上紧蹙捕，务期按名弋获。并将此股马贼究系几名，于何日在何处抢劫外国人何物？缘何并未随时声报，该管旗民界官究系何员？务须逐一查明，会衔驰报，立待详核奏办去后。

兹据广宁防守尉奇车布、知县宝岱等联衔呈报，遵即委员驰往沟稍子地方查勘。讯据近村乡民声称，前于十一月十四日有马贼十四名到彼，将外国人骡马衣物抢劫属实。该处旗界系小黑山路记，佐领穆克德科管辖，民界系职宝岱所辖之境，相距城路均有一百数十里之遥。外国人被劫后即行回营，无人呈报，以致毫无见闻，未能随时详报各等情。呈报前来。奴才等查外国人经过地方，向应派差护送过境，以示柔远和好之意。今该旗民地方官事前未能豫派兵役照料护送，事后又未能随时觉察详报，以致贼匪得赃远遁。

事关外国人被劫，实非寻常疏防可比，相应请旨将小黑山值界佐领穆克德科、广宁县知县宝岱先行摘去顶戴，勒限三个月严缉。如限满不获，即行从严参办，以昭炯戒。

所有奴才等参办疏防劫抢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宫中硃批奏摺)

738 英使威妥玛为延平教民盖堂被阻案至今未结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二月初三日(1875年3月10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前因福建延平府中国教民置买房屋，起盖教堂，遽被该处人等向阻一案，前于去年六月初四日经本大臣照会贵亲王查照，即于是月初八日接准覆文各在案。兹又续据本国驻扎福州星领事官正月初三日来详，内称所有延平府一案至今尚未妥结，虽原买房屋契据业已发还买主魏代沐收领，而南平县令汪保驹仍将原集各材木停留弗给，不令动工盖造。数月之前，适因新任延建邵张道从闽省起程蒞任，曾向敝领事官言明，务将此案认真妥办，原冀早结，惜未果行等情。到本大臣前来。只得据情备文照会贵亲王查照。

缘思延平府地方官玩误若斯之久，实与条约第八款所载一切事宜殊形违背，本大臣不能不再为声明。且查贵亲王去岁六月初八日来文内载，即经行文闽省，催令迅为妥办完结。现在再为咨行，赶紧办理各等语。虽已如此，而闽省官宪尚似未知遵办，相应照会贵亲王希为查照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

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39 英使威妥玛为延平府起盖教堂受阻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1875年3月17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覆事。本月初五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开延平府起盖教堂一案，曾于上年八月间准闽浙总督等咨称，据署南平县知县汪保驹禀称，现与绅耆商议，由教民另觅地方，照章知会，查明租造。所有教民前买之铁像堂屋地址，仍由教民魏代沐领回契价，交还业契各等因。准此。

查来文所谓照章知会查明一节，溯查去年六月十一日曾经本大臣备文，内以所指应照章办理之处，业已言明此项章程一向并未设立等因在案。今复见南平县汪令又以照章知会查明为词，应请贵亲王查明所指系属何项章程示知前来。庶于嗣后在议论之际，稍有把握。至于本案，现据星领事官详称，该处意欲逼令魏代沐必将所买房屋地址退还，在延平城外远离各教民里居，并不合用地基一段改造等情。据此，案查条约第八款所载，传授习教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等语。条款之原意，本不难解，无非即由中国妥保教民，不令因传授学习竟被刻待禁阻也。相应照会贵亲王查明，务望迅行闽省官宪妥为思之。是所切望。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40 著云贵总督刘岳昭迅即回任会同持平办理马嘉理

案事上谕

光绪元年二月十四日(1875年3月21日)

军机大臣密寄云贵总督刘、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光绪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英国翻译官在滇被害请飭查办一摺。英国翻译官马嘉理等，于本年正月间由缅甸至滇，行抵永昌府属盏达副宣抚司城西南五十里远之城镇，猝被官兵戕杀。该国现有集议后即咨会照办之语。英国注意云南等处，已非一日，现欲借此开衅，以为要挟之计，亟应加意筹防。著岑毓英将此案确切查办，并著刘岳昭迅即回任，会同该抚持平办理，毋得稍涉含糊。一面遴派明干之员，带领得力弁兵，前往就近驻扎，借弹压土司为名，暗杜彼族不测之谋。或腾越一带本有兵勇屯戍，即由该督抚相机密筹。不可遇事张皇，亦不可稍涉疏忽，总期边衅可息，后患无虞，方为妥善。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741 成都将军魁玉奏报法国参赞抵渝办理黔江教案片

光绪元年三月初九日(1875年4月14日)*

再，奴才魁玉查成都将军一缺兼辖松建文武，建昌道属之宁远府与云南大理府所属，在在毗连。大理府一带甫就肃清，而土匪游勇窥伺边疆，出没无常。其越雋厅地方逼近猓夷巢穴，现值青黄不接，易滋蠢动，一切巡防布置正关紧要。且现在法国因黔江县民毆毙司铎教士之案，遣参赞赫捷德来川。昨据川东道姚覲元具禀，探

闻该参赞有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汉口乘船赴渝之信，已派员前往楚境迎护等语，经奴才会同督臣吴棠附片具奏在案。自应俟该参赞到来，与督臣会商妥办，以期早为议结。是以本年二月奴才历任已满三载，例应陈请陛见，未敢循例奏请。顷又接据姚觐元来禀，该参赞已于正月二十三日抵渝，奴才当即会同督臣札飭该道与委员等迅速筹商，持平办理，务使无枉无纵，民教相安。俾该参赞中心折服，不得有所藉口，以期仰副皇太后、皇上绥靖中外之至意。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元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42 著云贵总督刘岳昭等恪遵前旨查奏并妥办马嘉理 案事上谕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1875年4月26日)

军机大臣密寄云贵总督刘、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边境被戕一案，请飭该省督抚妥办一摺。英使威妥玛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办此案，该王大臣等叠与相持，并将该使照会所称各节屡加驳斥。该使坚以派员到滇，从旁观审为请，并请由中国派员同往。该王大臣等现与订定，由北洋大臣派员赴滇，并不与闻马嘉理案件。英国所派之员，只准于定案时旁坐观审。威妥玛现赴上海，派员前往滇省，探闻英国欲派兵进滇，藉端滋扰，并闻威妥玛出京时，俄使与之密商，英兵进滇，俄兵亦由伊犁进，使中国首尾不能相顾等语。赫德亦称该国现派兵五千人，由缅甸蓝贡海口至云南交界处所驻扎。

英国蓄志在云南通商，已非朝夕。此时适有马嘉理一案，倘办

理稍有不善，难保不堕其术中。所闻各节，虚实虽未可知，亟应先事绸缪，妥为防范。此次彼族狡焉思逞，总由此案而起，使在我果能实事求是，则在彼亦无隙可乘。总之，马嘉理无论为何人所杀，均应彻底确查，秉公办理，方足以折其心而箝其口。滇省野人虽居铁壁关外，其地倘属中国，不得谓非中国管理。设马嘉理非野人所戕而诿之野人，或实系野人所戕而谓野人非王法所能及，势必如上年台湾番社之事，彼族即可派兵自办，遂其奸计。

大局所关，实非浅鲜，著刘岳昭、岑毓英恪遵前旨，迅将此案确切情形据实奏闻，并一切持平妥办，毋稍含糊。仍遴派得力将弁前往驻扎，由该督抚随时妥为布置，相机筹办，以重边防而弭后患。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743 法署使罗淑亚为查明云南被害教士实系傅若翰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四月初八日(1875年5月12日)

大法署理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罗，为照覆事。

本月初七日准贵亲王照会，内开云南传教士被害一节，是否系名若翰，曾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领有贵衙门五百零九号护照一张，前赴云南省云云。本大臣查明实系傅若翰，望希贵亲王据文咨行云南省总督办理。相应照覆。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44 美使艾忒敏为请速结瑞昌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五月初二日(1875年6月5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艾，为本国民人在九江府属之瑞昌县地方，迭被不法无知之人所伤，迄今案悬未结，请转飭本地官员迅按贵亲王向来和平办事之怀，秉公作速完结事。

案查九江交涉事件，向由分驻九江知事官经理，总归驻汉口之本国领事官管辖。兹据该领事官禀称，据分驻九江知事官转详，据本国在九江之传教士禀称，该教士曾在瑞昌县租赁房屋，设立教堂，忽于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夜间，有读书之人数名，不过因恨洋人起见，率领许多无知之人，将教堂拆毁，殴打看堂之人。并将看堂人之行囊及堂中一切器具，或为所抢，或为所坏。内有四箱书籍，亦俱失落无存。该教士等闻知，内有一教士即赴瑞昌县禀请究办，县官尚属按理接待，准为拿人重办，并出示晓谕百姓不准欺压恶待美国教士等因。及至该教士由县而归，虽有许多护送之兵，犹被无数蓄怒之人殴打。该教士躲入庙内，民众直欲拆庙，拥入追寻，幸有县官前来弹压，亲手拿获为首之读书人数名，不然几致废命。该教士既被重伤，身体不支，急须回国将养，是以当时未将此案禀请究办等语。

又于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有本国两教士领有知事官护照乘船前往瑞昌县，欲将前所租赁房间修理完整，重设教堂。当于行至该县时，雇觅本地行轿前赴县署，面请出示禁止滋扰。维时前任县官业经卸事，新任之官未即接见，令其在署外听事房内等候。计等候之时刻约足两时有余，彼时即有百姓多人，齐集向其辱骂，甚至将听事房窗户拥倒。如是许久，县官竟不肯将众人逐散。及至

该教士入署，与县官相见，众百姓亦拥随于后，几无隙地。县官云此事须请示道宪府宪，在未经请示之先，不敢先行出示禁止。斯时百姓愈聚愈多，该教士临入署见官时，曾令所带之跟人赵洪贵在听事房内等候，不意该众民拥入听事房内，将无辜之跟人极其殴辱。该教士在署内闻知，即请县官将众民赶散，县官未允，以致众民复拥至厅前。该教士将护照呈与县官查阅，县官不肯阅视，惟向该教士云，若不速回九江，即不能派兵保护，如回九江，并许亲送出城。该教士于是出署回船，不意县官护送不远即行回署，护送之兵亦皆渐渐退散。众民遂复拥挤前来，又将跟人赵洪贵苦打，抢去衣服财物，并将所雇轿夫打散。该教士直被拥出城外，从后面抛砖击打，因天已黑晚，以致该教士奔躲落河。该民仍抛砖向河内击打，幸河水不深，得涉彼岸，始脱众民之手。过河后约有时许，方寻获原坐之船，于次日回转九江。该教士来瑞昌县时曾请一中国先生随行，当众民生乱之际，亦被将衣物抢去，越数日方回九江。到九江后即据情禀请九江知事官，转请九江道代为伸冤。禀内云此二次在瑞昌县被伤，除调治伤痕等费不计外，计头次失去书籍家具等项合银二百元，二次该教士失去衣服等项合银一百二十五元，又跟随人失去衣服等项合银四十元，请为照数赔偿。所拆毁之教堂，亦请按式赔修，并请将为首唆事之读书人惩办，及不肯保护之县官一并降罚，于该处张贴告示，禁止百姓非礼欺压等情。该知事官当即转请九江道查办，嗣因九江道总未照所请了结，是以转详卑领事核办。当经札飭该知事官再行力请九江道速为查办。不意该知事迭次催请，仍未了结。兹于光绪元年正月内经卑领事备文照会九江道，云九江分设之知事官向属本领事兼辖，据该知事官所禀，该教士等被伤情形，业经本领事查明，贵道若不按约查办，自可详请本国驻京大臣照请总理衙门办理在案。嗣于正月二十九日准九江道覆称，此

案该教士所禀,查无确据,当已照行查办。据该县声覆,亦无殴辱该教士等情,碍难办理等因。查九江道虽云该教士未曾被殴,而文内又有众民滋事,实因不愿该教士前往之语,并函达九江知事官,请其饬知该教士不必前往之事,是其不肯认真查办,实属显而易见。理合详请转行照会等因前来。

本大臣查和约内原载有准教士往各处传教之条,但各处人性不同,间亦有不该教士等前往因而生乱者,本大臣已有意饬知本国教士如有本地众民不愿前往散书之处,可以不必前往,以免滋生事端。此意久欲显白于贵亲王,而未得白也。兹查该教士所禀滋事大意,在瑞昌众民并无恶待之心,不过为读书人所唆使,始有其事。若地方官于起事时果无所徇庇,持平办理,何至滋事如此。事后九江道又弗将瑞昌之案按公速办,以致本年三月内在九江地面亦有拆教堂坏义学并抢去物件之案。此案在该道地面,势不能谗为不知。是以将乱民惩治,出示禁止欺压,并将所拆抢房屋物件一并赔修齐全。瑞昌之案,该道若早按办理此案公平办理,亦何至九江之民相率效尤。兹仍不肯迅为完结,自应照该领事所请照会贵亲王转行查办,谅贵亲王断不至不因彼此交谊深情迅饬地方官照该领事所请,速为完结也。再,该教士等所失物件,计银原属无多,且又不计调治伤痕之费。所最要者,不过照赔所失财物,惩治为首滋事之人,将所租房间赔修完整,以及出示禁止滋扰耳。所请尚非难于办理,若能如是了结,嗣后瑞昌之民与别处之民自不难一律同归和睦。至于该教士等各处传教,原系劝人为善,并非强人奉教。乃无知之徒,竟指造谣言,以致群疑肆起。此案于出示时,务希将洋人按约应到之处与应作之事详细注明,庶无知者不至再生事故。本大臣因思贵国各省督抚若能遍行各州县,饬其将和约所载洋人应到之处与应作之事及与西国宜敦和谊不得与之为难等情,一体详

细再行出示申明，将见滋事之端日见其少。即间有其事，地方官亦必作速办理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45 美使艾忒敏为瑞昌教案应详由汉口领事官办理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五月初六日(1875年6月9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艾，为照会事。

案查本月初二日照会贵亲王瑞昌县众民迭次滋事一案，内有九江道照覆汉口领事官文称：贵领事来文，内称所有在九江地面本国有通商交涉事件，统归所辖，是以瑞昌之案应由本领事查办等因。本道详查各口岸地方，各国所设之领事官均有文凭在各该管地方，各司其事，于更换之时，亦必由总理衙门文行知照在案。查九江地方交涉事件，向由罗领事办理，且已多年，即彼此文件往来，罗领事亦云有领事之全权，并未声明系任副领事之责，贵领事何谓其无全权等因。本大臣查本国领事官向有三等：一等系正领事官，二等系副领事官，三等即系在各地小口岸无多交涉事件地方所设之知事官。该知事官遇有寻常事件，固可照常办理，而于交涉重事，则必须详由正领事官核办。九江知事官罗士者，正系本国之三等领事官，瑞昌滋事之案亦非寻常事件可比，该知事自应详由汉口领事官办理。本大臣恐嗣后该处交涉事件再有误会，相应照会贵亲王查照，即希文行南洋大臣转饬九江道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46 美使艾忒敏为九江民人哄闹化善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五月十三日(1875年6月16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艾，为照覆事。

五月初七日准贵亲王照会，抄录江西巡抚咨。据九江道禀称，九江府城内美国赫教士开设化善堂一所，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夜初更时分，忽闻有石匠店小孩被堂内关闭不放，聚集哄闹，赶即派员弹压究办等情。除行文江西巡抚切饬地方官，务将启衅原由彻底根究，并将滋事首犯从严惩办，以期民教相安等因前来。足徵贵亲王公义和平，本大臣实深感谢。

查此案即前照会贵衙门所云，与办瑞昌案件大相悬殊之案。兹地方官如是赶办完结，实为妥协。来文云赫教士开设化善堂，原为劝人行善，何得无故关闭幼孩，致令居民怀疑，激而生变。又云近来各省民教滋事之案，大半由于百姓怀疑而起，请转饬领事官传知化善堂人等，嗣后各安本分，毋再生事云云。诚以常有幼童被抢受害之谣，恐百姓因而滋惑也。本大臣兹有不得不为该教士显白者。该教士等向来居住不在堂内，当滋闹之时，尚未知晓。及乱止之后，方知有拆堂哄闹之事。细询情由，始闻衅启于关闭幼孩等语。是关闭幼孩，实非该教士等所为，已可概见。所以九江道照会汉口领事官文内，有云当滋闹之时，该教士并不在堂。既遭毁失，情亦可矜等语。来文既称此案衅启于关闭幼孩，本大臣亦岂能谓非因其事。但该幼孩自看堂人唤进堂内，计至滋事以后，不过约有半时，原非甚久。惟看堂之人与该幼孩之父揪发争论，及地方官来到堂前，仍不开门，实属非是。然此究属看堂人等之非，若论该教士等，则确有凭据，知其毫无越礼之事。向来本国各教士从无关锁

恶待幼孩等事，以致百姓滋疑，虽无知相恨之人，亦常编造谣言，究无从切指其妄为之据，似未便蒙以妄为之名。兹已行文转饬该教士等，各安本分，毋得生事。嗣后自必愈加谨慎，不至再滋事端。本大臣前于瑞昌民教滋事案内，曾请贵衙门转行该地方官出示谕禁矣。此案仍请转饬地方官晓谕百姓，使知凡美国民人按照条约举行善事者，该百姓毋得骚扰。倘该教士等有行作非礼者，无论在何处，在何时，均准赴本地领事官前控告。如领事官不秉公查办，准径赴本公署控告。本大臣自必持平究办，将本国越礼之人照律惩治也。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47 美使艾忒敏为感谢了结九江化善堂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六日(1875年6月29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艾，为照会事。

本月二十一日准贵亲王照覆，内称九江城内美教士化善堂一案，业经面与该教士议定完结等因前来。

查此案既如是秉公了结，本大臣实深欣谢。来文又云，本衙门已为咨行外省，晓谕居民，嗣后凡传教士及一切看堂人等，有行作非礼之事者，该处人民除照旧均可禀诉地方官办理，毋得擅自滋闹外，亦可任便准其赴通商口岸领事官处控告。如领事官不秉公查办，并准其径赴贵大臣公馆控告等因。本大臣查各省居民，果能各安本分，悉遵官府晓谕，于其中有护照之美民，按约举行善事者，毫无骚扰，将见华民与美民不睦之事自见其少也。

为此照覆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48 盛京将军崇实等奏报业将抢劫法教士盗首等

讯明正法请开复被参官员顶戴摺

光绪元年七月十六日(1875年8月16日)

奴才崇实、清凯、岐元跪奏，为前参疏防法国传教人中途被劫之旗民地方官，限内获盗过半，兼获盗首，讯明正法，拟请开复原参摘去顶戴，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接管卷内，上年十二月间，据署海关道详称：法国传教人于十一月十四日行至广宁属沟稍子地方被劫一案。当经前任将军都兴阿等，于本年正月十六日将疏防之小黑山值界佐领穆克得科、广宁县知县宝岱，请旨先行摘去顶戴，勒限三个月严缉。如限满不获，即行从严参办。等因。于二月初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当经前署将军印务盛京户部侍郎志和、奉天府府尹恭镛等钦遵谕旨，分飭该管旗民地方官上紧严拿逸盗法办在案。

嗣于三月初十日据小黑山值界佐领穆克得科、广宁县知县宝岱详报，于二月初六、十七等日，督率兵役拿获此案盗首叶得青即叶洛疙疸、张继幅二名，伙犯苏果林、夏泳得、陈发等三名。并于三月十一日据海关道禀，据海城县协同该界县兵役，于正月二十五日拿获盗首高二稜即高自淮一名，起获六筒洋枪一杆并密飭盖平县拿获抢劫洋人自行报名之要犯王士沅即王幅沅一名。又于六月二十日据牛庄防守尉详称，会同广宁兵役，于四月初六、十一等日，拿获讯明此案盗犯彭云轻一名。续据小黑山值界佐领穆克得科、广

宁县知县宝岱详报，于四月初六、十一等日拿获讯明此案盗犯王幅年、单玉顺等二名等情，次第禀请法办。

奴才等查该犯等既经讯据供认抢劫洋人骡马衣物不讳，自应照例就地正法，以彰国典。当经随时飭据各该尉县等详报，于讯明后照章即将该犯等绑赴市曹斩决。仍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并称将起获盗首高二稜即高自淮原赃六筒洋枪一杆，详经该道交还原事主认领等情，将决过日期先后结报前来。惟此案自二月初九日奉旨之日起，扣至五月初九日三个月限满，例应查参。且原报盗犯十四名，今经该旗民地方官于勒参限内拿获讯明正法首伙各盗十名，核计获盗过半，兼获盗首。虽系疏防于前，尚知愧奋于后，合无仰恳天恩，请将小黑山值界佐领穆克得科、广宁县知县宝岱，原参摘去顶戴之案，准予开复之处，出自鸿慈逾格。

除严缉逸盗务获法办外，理合将法国传教人中途被劫限内获盗过半，兼获盗首，讯明正法各缘由，恭摺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49 成都将军魁玉等奏请议结黔江教案并处分知县摺

光绪元年七月十九日(1875年8月19日)

四川成都将军臣魁玉、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吴棠跪奏，为黔江教案现已筹商定拟，恳恩准予议结，并请旨将办理乖谬，业经摘顶撤任之知县革职，永不叙用，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曾将教士被殴致毙，凶犯已获，并查明黔江民教起衅实

情,覆验讯供各缘由,先后奏覆在案。嗣准总理衙门来咨,转准法国使臣罗淑亚照称,该馆参赞赫捷德,现有川省之游跟带学习汉语生白藻费为伴等语。复经奏派按察使衔前贵东道多文会同川东道姚覲元迅筹妥办。该参赞赫捷德于正月二十三日由委员候补县丞邹宗灏迎护抵渝,与该道多文、姚覲元再四会商。该参赞仍坚持主教范若瑟原议,必欲定知县桂衢亨发遣罪名,且索银十五万两,继又减为十万两。该道等反覆辩论,据约力争,伊终固执如初,迄无成说。至二月二十九日起身下船,前贵东道多文等先期进省,参赞赫捷德等溯流而上,于四月初旬甫抵省垣,主教范若瑟为之前导,各处教士亦皆接踵而来。川中民气浮嚣,每于该参赞出门之际,观者如堵,势颇汹汹。臣等一面谕飭成都府县严行禁止,一面派兵弹压巡查,幸获相安无事。而范若瑟暗中主持,以官绅罪名为辞,必履其欲而后已。又经臣等添委委员再三开导,赫捷德置若罔闻。四月二十六日,忽来函道谢辞行,意似佛然而去。次午范若瑟邀请委员再行面议,明为昭雪,暗实要求。因权其利害轻重,从中区处。二十九日赫捷德等登舟后,该委员等与范若瑟同至舟中,甫得公同议定,酌给埋葬银一千五百两,此外尚有应用款项,拟请在外筹销。三十日赫捷德等随即解缆开行,当飭委员等与之偕往,令其仍在渝城结案,和好永敦。兹据前贵东道多文、川东道姚覲元禀报,五月初七日该参赞等舟抵渝城,先遣学习汉语生白藻费等前来道谢,声称案已议结。参赞赫捷德亦即互相过从,初十日遂扬帆东下。主教范若瑟遣教民郭怀仁、麦忠廷等赴署请领银两,取具洋字图记收条存案。

兹据委员候补同知吕烈嘉、巴县知县李玉宣等禀称,遵即提集犯证,逐加审讯。缘该县附生杨万象会遇该县在逃之贡生李渊树,谈及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张紫兰来县置买房屋,建堂传教,心

不甘愿。杨万象起意将余克林痛殴一顿，使知畏惧，不敢再来。李渊树允从，纠约陈宗发、谢家俸、蔡从禧、郑双荃同往帮殴。陈宗发、谢家俸各将余克林、戴明卿殴毙，蔡从禧、郑双荃均在场，各有殴伤。再三研诘，矢口不移，并非预谋致死及起衅别故。将陈宗发照故杀律拟斩监候，业已畏罪自尽，应毋庸议。谢家俸按照下手致命伤重律拟绞监候。附生杨万象谋同贡生李渊树纠殴致毙二命，一斗一故，情节较重，应请量加问拟，革去附生，按照原谋满流上量加一等，拟发附近充军。据供亲老丁单，请饬该县查明取结，另文详办。李渊树不候解审，在途潜逃，将来拿获，应照原谋律满流上加逃罪二等，拟发近边充军。蔡从禧、郑双荃均依余人律拟杖一百。其余无干人证，应请省释。两造人等均甘悦服，具结完案，稟乞核转等情。该道多文、姚覲元覆核无异，并由川东道复提招犯谢家俸、杨万象亲讯，咨解臬司审转前来。臣等当即亲提覆讯与原供相符，应即照所拟办理。惟黔江县知县桂衢亨于民教交涉事件，并不细心筹画，以致酿成巨案，实属办理乖谬，相应请旨将摘顶撤任黔江县知县桂衢亨革职永不叙用，仍勒令回籍，不准逗遛川省，以示惩儆。

除将全案供招咨呈总理衙门暨咨刑部外，所有黔江教案现已筹商定拟，恳恩准予议结缘由，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元年八月初七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50 美使艾忒敏为再述瑞昌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八月十五日（1875年9月14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艾，为照

覆事。

本年八月初七日准贵亲王照称，准南洋大臣咨据九江关道详复，查明美教士在瑞昌县被殴一案，照录原咨各件等因前来。查此案经贵亲王如是分心赶办，本大臣实深感谢。惟是案内情形，若仅按地方官所禀，自系秉公办理，本大臣亦安得不为之闻而欣慰。奈其中情事有未尽然者，贵亲王果欲将彼此交涉之件实力秉公办结，请将此案情形再为略述之。

查瑞昌县禀内云，实无殴抢情事，不过因百姓环绕追看，匆遽急迫，由东门外小沟跳过，似系该教士自生惊恐之心。又云并无跟人受重伤及被抢情事，并云该县护送该教士出城，均有皮卫真谢信为据。而关道亦以节次飭县查明，毫无实据等语具覆。是该地方官惟以皮卫真谢信为有凭，抑知皮卫真之信正足见该县众民逼殴教士及跟人之事，确有可凭。信内云昨在贵县遭众百姓逼迫，及周宏魁受小伤，与前夜受百姓逼迫，若非明公十分保护，必无命回九江等语。该县既据此信为凭，岂所云该处未曾滋扰，亦得援以为据乎？似贵亲王亦不能不因信内各语，谓该处实有滋闹逼殴教士及跟人几至伤命之事矣。该县彼时果曾实力保护，固为遵约而行，实堪嘉奖。然该处滋事与否，究不得因彼曾保护，即可谓实未曾有也。是美民按约持照赴瑞，安分守己，忽被民殴，实有证据。何以该县迄今未获一犯惩办，并未如该教士所请出示严禁，众民嗣后不得再行逞凶滋事耶？至护送该教士出城一节，此语亦难见信。查海格思等曾按本国例，在罗知事官前发誓具禀，云县官护送未远即行回署，护送之兵亦皆渐渐退散。该教士直被拥出城外，众民从后抛砖击打，又将跟人赵洪贵苦打，抢去衣物等语。该教士素行体面，原系可靠之人，谅不肯为此虚妄之语。乃查办此案者，竟将该教士所禀置而不论，似此查办案情，请问果按公平办理否？想该县

护送出城一语，其意亦不过巧为遮饰，为避错失起见耳。再，查该教士禀内只云拜会时县令未即接见，在署外听事房候有两时，进署后又有时许被拥挤逼迫暨众民在外群殴赵洪贵，并众人拥至堂前，县令方饬其稍散等语，并未云该县亲送回船。皮卫真信内有亲送回船之言，想系别有意见。设有该县致皮卫真之函，自不难详细核明。

又禀内论跟人在署外及在街市被殴一节，则云跟人赵洪贵当时并无其人，美领事先后照会，亦无此说。此不过特藉翻译姓名之误，遂托言实无其人。独不思赵洪贵、周宏魁声音相类，原系误译其名，在洋人误译姓名，亦系常有之事。且皮卫真信内亦明明有跟人受伤之语，何得竟谓实无其人？该县禀内，又云有百姓顷刻集至二三千人，出城后百姓环绕追看，匆遽急迫等语。查该教士原系有胆量之人，且住贵国最久，华人环绕追视，是所习见。彼时又有兵丁护送，若未被殴，何至忽生恐惧之心？在皮卫真信内已有伊等如何遭遇危险之语，而该县禀内，只以查问护送兵丁之言为据。岂知该护兵等早已退散，听凭该教士自行出城，及民众滋闹时，该兵丁焉能得见？至于皮卫真谢信一节，未必非该县于滋事两三日后来人前往索信，使其信内开脱。一似该县无有错失，因而倒添日期，均未可定论。及赔偿洋银一节地方官反若作为笑谈，以为均系只身徒手，焉得有失物之事？抑知所云应赔洋银三百六十五圆，有初次滋事时应赔洋银二百圆在内，此二百圆洋银系租赁房价暨堂内书籍什物川资等项。下余一百六十五圆，系跟人衣服及银票并现银四十圆与损坏教士衣服等项。该教士原欲将受伤调治之费，亦请赔偿，本大臣不欲尽如所请，不过只为其请赔所失之银。惩治滋事首犯，将原租之房赔修交付，及出晓谕，载明洋人在该处传教，系按条约不准无故骚扰，前已逐细照会在案。兹不意美民持照前往

内地,并未作为非礼,竟在官署被民毆逼,尾随出城,用砖抛打,跟人亦被毆抢。请贵国官及本国官为其伸冤,反谓该处未曾滋事,亦未抢失物件。飭查所禀,毫无实据,请为该民设想,情何以堪?惟望贵亲王将此次照会及照送该教士禀称详细查核,不必再行咨查,请即裁夺办理,庶几逼毆美民首犯不至幸逃法网矣!再者,此案欲作速了结,原无难处,所最要者,不过照赔所失财物,惩治为首滋事之人,将所租房间赔修完整,以及出示禁止滋扰耳。至该县处事错失,谓有为无应如何置议,贵国自有公论,似无庸赘叙。但此案情形,本大臣早经据情驰奏,惟望不久得将此案报结,以免虚悬。总之,该教士之冤,官若不为伸理,嗣后洋人各处游历,恐民众逞凶滋事,更将有甚于此矣。

为此照覆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美教士海格思等禀词

具禀海格思、帅马德禀,为无故被毆,抢失银物,请为照请伸理事。

窃民等前于□月□日在九江知事官前,请领护照,往两省游历。次早即买舟赴瑞昌县,欲将从前所租之房,建立耶稣堂。下船时在县,该雇轿进城。到县署前,即将轿暂存所租房内,忙赴县请出示禁止骚扰。至县署,使皮先生进署投帖。去有许久时候,见其将名帖拿回,云县官现时用饭,不能接见,请稍时再来。民等云必须见官,方能回转。在署前又候有二刻,衙役方将民等及皮先生和跟人周宏魁,一同领进听事房等候。候有两时,院内百姓集满,众人喧嚷辱骂,逼迫民等直至将此房窗户拥倒。民等屡请差役使百

姓散去，伊等全行不理。约有时许，总未将百姓逐散。民等二次又派人投帖求见，县官始则推辞不见，后始应允外堂相见。民等请其在客厅相见，终未见允。见面时民等请其出示，县官推辞云，须奉道府宪来文，方能出示。彼时百姓愈聚愈多，拥进听事房，将周宏魁毒打，民等求县官将百姓逐散，县官未允。至民众拥进大堂，方饬役逐其稍散。民等将条约所载洋人游历内地，地方官须加保护之言告知，又将所带护照呈与观看。县官云条约之言，伊已知悉，并不肯观看护照。向民等云，若在署内等候，恐不能保护，如若回船，即派兵护送出城，并许亲身护送。倘定在衙门内外等候，不肯回船，伊亦不肯保护。民等只得应允回船，暂将皮先生留于衙内，令周宏魁随民等出署。及至署前，滋事之民集满街市。不意县官护送未远，即行回署，护送兵丁亦渐渐退散。百姓遂追拥前来，大声喧嚷，撕掳民等，拳打足踢，并屡次欲将周宏魁从民等中间揪去。

出城后，民等沿城根行走，行至城墙坍倒处，众民拾砖，从后抛击，随将周宏魁扭住苦打，将其衣服及身带之银抢去，余人仍追民等，用砖抛击，并将民等衣服撕坏，抢去帽子。民等奔至城角处，急忙转湾，意欲躲避百姓，不意失足落河。众民手持灯笼，仍在岸上向河击打，幸而水浅，得登彼岸。登岸后往来寻觅原坐之船，约有两时，方得寻获。次日遂回九江。当滋闹之时，民等所雇之轿夫亦被逐出城外。及皮先生回九江时，竟至毫无川资。据称所带之银及衣服，自民等出署后在署内失去，衣服约值洋银六元。

751 美使艾忒敏为瑞昌教案须另派员查办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九月初十日（1875年10月8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艾，为照覆事。

八月二十七日准贵亲王照称,美教士在瑞昌县被殴一案,本衙门无从悬断,惟有再行抄咨转饬严查妥速办理等因前来。

查此案复经贵亲王分心咨行查办,本大臣不胜感谢。惟是案内情形恐贵亲王或有误会,只以该教士等所失银物为重,因为其所禀毫无实据,抑思案情至重者,即系该教士遵约持照前往瑞邑,二次被殴,备受凌辱,以及原赁之房为民所阻,不许居住。如此非礼之事,迄今年余,毫未办理,亦未拿获一人惩治。本大臣前曾言及,兹不得不再详言之。此等案件,贵国若不严行惩办,一任无知匪徒废坏条约之款,恐将来更滋事端,必致贵国与本国有难结之件。论前次请赔银数,均系核实计算,其中多系被该民所毁之物,并来往盘川及所租房间之价。即本大臣再将该教士等调养伤痕之费请为赔偿,亦不为过分。但本国人之生命体统,原非银钱所得买。是以此项费用,未请赔偿,惟请将寻殴之人从重惩治而已。至于皮卫真之信,来文引为确证。本大臣查其见证,难以为真。贵衙门此次咨查,该处地方官若只将皮卫真寻出,问其虚实作为证据,仍非公平办法。缘皮卫真由县署返回九江,曾向该教士云其失去银物。兹阅其信函,则云均未失物,可见其向教士尚无实言,岂所发信函即可信为确证!计皮卫真所失之物,不过值银六七圆。伊信内既云未失,自可将伊所失之数除去计算。昨据该教士海格思等禀称,皮卫真原非教士,彼时不过暂随同往瑞邑,嗣因民众滋事,回转九江,越数日即便辞去,迄今并未会面。又称民等由县回船时留皮卫真在署等候,嗣后如何情形,伊无从知晓。又称县官护送未远,即行回署,护送兵丁渐渐退散,直至民等出城行至城墙坍倒之处,并无人保护等语。是皮卫真信内既可冒充教士,则信内所言各节,自未便据以为真。倘该处地方官仍不信最体面最公正之美国人,将其所禀言词,轻忽视之,并不禀公确切查办,则贵衙门此次咨查亦属徒

然。此案若非另派公正委员前往确查，谅必终难办理。想贵亲王于事务交涉素最持平，实与本大臣同此心意，是以请将此案裁夺办理。兹既仍咨查办，惟望不久得将此案办结，以便作速驰报本国也。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52 英使威妥玛为英教士在汉口附近被殴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76年3月21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照得兹据本国驻扎汉口护理领事官阿前后详称，近有本国人等在汉口附近地方无故被殴，曾与汉黄德道往来照会，并将一切交卷抄呈前来。本大臣当查本年正月初七日有本国教士杨格非，偕同教堂医士马根知往孝感县地方，距县城约二十里远之魏家湾，行至周家河，离魏家湾尚有四五里之遥，忽有乡民蜂拥前来，成群殴打，抛掷土块，杨教师、马医士均受击伤，伊不得已返身而回，乡民始行歇手。随经杨教师查得滋事为首之人，乃系周么湾张新春、小张家湾容喜、管家湾管端等。阿领事官据情照会李道，转札地方官遵照，曾经孝感县令略为查办，并出示谕一道，已由阿领事官抄呈前来。合将全案文卷并告示一纸，转为录呈贵亲王钧阅。

查孝感县示谕所载，本与实在情形不相符合。惟阿领事官既于二月初二日照会李道公文内声明，在杨格非、马根知皆为传教牧师，遵守耶稣教恕道，克己待人，不忍视滋事之人受严治之罪，倘能保嗣后断不再生事端，此案即就此了解等由，本大臣尚无须催请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究办。惟思乡民聚众滋事，殴击外国人士，而该

处知县仍指以为幼童捡取土块,互相抛掷为戏,因而误伤各等因,殊非实在情形。此即无论何处地方官,凡外国人遇有受损被辱各案,相习成风之恒情,举凡背违条约巨细各端,无不由此而生。本大臣若于斯事缄默,岂谓克尽厥职哉?

为此照会贵亲王,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英领事致江汉关监督照会

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1876年2月4日)

为照会事。

因有英国人在贵治地方被人无故滋闹欺打,合再为贵监督言之。查有本国传教牧师杨格非,其人和平端正,此乃贵监督所早知。兹据禀称,本月初七日同一传教之医生马根知,往孝感县地方之魏家湾,行至周家河,离魏家湾尚有四五里之遥,忽有多人从张家湾、管家湾、小张家湾、周么湾等处之各村庄前来,无故围拥欺打。因杨格非最为熟习中国语言,于是向伊等婉转理论,孰知不由分说,反欺打更甚。幸其地无砖石,仅有泥团土块。医生马根知、杨格非皆被无数土块掷打,而杨格非受重伤二处,一伤在面颊,一伤在脑后,俱破皮出血,其势竟欲打死我两人而后已。向伊等声说,我们就要回去,始见放行等语。

查华人欺打英人突然而起,自属案关紧要。且杨格非素为和平端正之士,医生马根知亦属安分自爱之人,断不致在该处生事,而张家湾等处居民无故恶打,此事尤为紧要。为此特请贵监督立即查办,从严究惩,以免日后复蹈故习。再,据杨格非声称,该处欺打之人,各村有头目率领前来。如周么湾带人来者张新春、小张家湾

带人来者容喜、管家湾带人来者管端。至其余在场之首从人等，虽未知其姓名，然面貌尚无(能)记忆，当面时即可辨认。如监督处派委员往拿滋事之人，杨格非愿同前往，可逐一指出其人等语。查所禀滋事地方，乃贵监督治下，且距汉非遥，在贵监督想有亲临查办之意，本领事亦愿偕往。

为此照会贵监督，请烦查照，望切施行。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 江汉关监督致英领事照会

光绪二年正月三十日(1876年2月24日)

为照会事。

案照前准贵领事府照会，以传教牧师杨格非、医生马根知往孝感县魏家湾，行至周家河地方，被人欺侮，土块掷伤，照请查办等因。当经转饬孝感县赶紧查拿为首滋事之张新春等到案，从严惩办去后。

兹据该县禀称，遵查孝邑地方为南北各省通衢，各国通商以来从无英国教牧入境传授耶稣教之人，亦未奉文有英国人来孝游历之事。该国教牧杨格非、医生马根知既系初入孝境，何致无故被人欺打，又何能知悉为首之姓名，谓为各村有头目率领？如果情真，则孝邑乡民实属目无法纪。卑职当于是日戌刻亲诣英国啊领事处会晤，问明杨格非寓所，即赴该寓，验明杨格非鼻之左窍边微有去粗皮一点血结，脑后并无伤痕。询据该教牧杨格非，口操中国言语，声称从前向未到过孝感。正月初七日同英国医生马根知、中国教民魏宏炳及萧姓，一共四人，坐船至卑县北泾嘴登岸，欲赴魏家湾教训在汉镇习教之人。行至周家河，即被多人围拥，捡取地上土块掷打。经伊等婉转理说，方行退散。伊不日仍须前往该处。至为首欺打之张新春等三人，系萧姓及魏宏炳认识，并知容喜姓郑，

请即拿办等语。卑职当以好言抚慰,揆厥其由,似因乡愚初见外国之人,视为稀奇,以致聚观喧哗,人多嘈杂,故有误伤之事。一俟公竣返署开篆后,即当查拿滋事之人,照例惩治。仍俟此案办结,稟请照会英国领事府再行来孝,定可不蹈故习。该教牧杨格非比即首肯无言,卑职即于十八日回署,当即飭差查拿滋事为首之张新春等,务获究惩。一面传到附近周家河一带各湾观成下会保正周厚升、监生万寿荣、耆民郑和松、和隆会、武举宋登瀛等到案,飭交滋事首从人等,讯明此案肇衅之由。实因正初各处村庄拜年人多,乡民见闻不广,初见外国服饰之人入境,以为稀罕,观者如堵,该教牧遂疑为围拥欺侮。当聚观之时,幼童捡取土块,互相抛掷为戏,因而误及该教牧医生,以致杨格非面颊受有微伤,实亦事所难免。维时人多嘴杂,不无好事之徒,出言不逊,其实万不敢滋生事端。并经审理查明张新春、郑容喜、管端三人,各以耕田小贸营生,委无充当头目,带人欺打洋人之事。杨格非究被何人抛土误伤,人数众多,实难查指。现在各村乡民深为畏惧,日后再有外国人入境,不敢仍前聚观。愿出具切结,并据原差传获张新春到案提讯,供词与该保正周厚升等所称大略相同,再四严诘,坚供委无充当头目带人欺打外国教牧之事。如果的确,该教牧焉能不受重伤,而与其同行之教民萧魏二人又安能无恙?是所供并未充当头目带人欺打,情节尚属可信。并据差禀查明,郑容喜向卖水烟营生,业已外出,管端锯匠手艺,出外营工,自应照例议结。

此案英国教牧杨格非、医生马根知初次赴卑县地方游历,因所过村庄正初拜年人多,乍见外国服饰之人入境,遂致聚观喧传,人多嘈杂,幼童捡取土块,互相抛掷为戏,误伤该教牧杨格非面颊,微去粗皮出血,该处民人实有约束子弟不严之罪。惟该教牧杨格非究被何人抛土误伤,人数众多,实属无从查究。但教牧既指张新春

等三人为首，自非平空妄指。虽研讯张新春实无充当头目带人欺打该教牧之事。而失察子弟非为，自应照律笞责以儆。所有未到之郑容喜、管端，现仍比差查拿，容俟获日另结。其余聚观人多，应请免其置议，并严饬该保正襟耆人等，传谕各村庄居民，务各严加管教子弟。如有外国人人入境游历传教，不准聚集多人围观，嘈杂滋生事端。一面遵照奉颁条约，出示遍为张贴各路通衢，务使家喻户晓，俾外国人往来游历，不致被人欺阻，以遏后患。缘奉前因，所有查办英国教牧杨格非被人误伤一案拟结缘由，是否允协，理合抄录示稿，禀请批示祇遵。并请照会英领事府查照销案。如该教牧杨格非定于何日赴卑县，由何处入境游历，先期照请行知，以便预派干役至彼处守候保护，益昭稳妥等情。

据此，除批饬销案外，相应照会贵领事府请烦查照销案，并乞询明教牧杨格非定于何日前赴孝感县，由何处入孝邑境界，先期照会，以便行知，望切施行。须至照会者。

附件三 照抄孝感县示稿

为出示晓谕事。

案奉各大宪札奉行，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发奏准新议各国通商条款，内开英国传教士传授耶稣圣教，法国传教士传授天主教，原系劝人为善，中国地方官不得禁阻。又载外国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经过地方官照约保护。各等因。通行遵照出示晓谕在案。

兹查从前所贴告示，因阅年已久，多被风雨损坏，诚恐无知乡愚初见洋人入境游历，或赴习教之家传授习学，乡民见闻不广，视为稀奇，因而聚观喧传，人多嘈杂，难免不滋生事端，贻害地方。合再遵照奉颁条约，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邑诸色人等知悉。嗣后如

有洋人,或教士来县游历传教,慎勿稍有阻止,亦不得聚集多人,喧哗嘈杂。倘敢故违不遵,以致滋生事端,一经察觉,或奉文查办,定行严拿到案,照例惩治,决不曲贷。凜之。慎之。毋违特示。

附件四 英领事覆江汉关监督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初二日(1876年2月26日)

为照覆事。接准贵监督正月三十日照会,以杨格非、马根知在孝感县地方被人欺侮一案,将孝感县稟覆情形照会前来。

本领事查该县所稟查究办法,显令人难于佩服,因稟词与确实情形不相符合。其实杨格非、马根知二人被欺者、打者,全是出于丁壮之人,非为幼童误伤,乃人所共知。至该牧师等未受重伤之由,所幸周家河地方仅有土块掷打,易于松散耳。倘有坚实石块,则不堪设想矣。本领事与贵监督面晤时,谈及此等滋事之人,目无法纪,实属可恶,理应严加惩治,不稍恩宽。然在杨格非、马根知皆为传教牧师,遵守耶稣教恕道,克己待人,不忍视滋事之人受严治之罪。若贵监督确有把握,能保嗣后断不再生事端,欺侮教中人士,此案即就此了结。

为此照覆贵监督,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再,杨牧师欲日内前往魏家湾地方,如尊意以为无甚妨碍,杨牧师即于本月初四日启行,先赴孝感县城。然后再至魏家湾。附此奉询,尚希见覆为荷。

753 美使西华为请咨询闽省迅办延平拆毁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3月23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

会事。

据福州领事官禀称，延平府城内有美国教堂一所，设立多年，于光绪元年十月初四日忽有该处众民滋闹，将堂中房屋多半拆毁，什物均行损坏，看堂之人亦被重殴。在民众未滋事之时，似该府亦曾预闻其谋者。又称该府不但不将此案秉公办理，反将无辜之看堂人逐出城外，经该领事据情申呈福建督宪，当经行查饬覆。该府仍一味推委，将不实不尽之言含糊具覆，迄今并未查清赔偿惩办等因前来。

本大臣查民教杂处，原不能保其必无事故。凡遇此等案件，惟须严惩滋事之人，赔偿所失财物。抑或实有确据，决无其事，方可无事追究。此案既将教堂拆毁，夫复何言，相应请贵亲王及列位大臣咨行该省，速即持平查办。如贵衙门必欲详闻此案情形，俟本大臣抵京时自当略为面述也。再者，本大臣办事惟按敦笃情谊，一秉至公，并愿中美两国官民均按敦笃之情，以免滋生事故，彼此有难处之事，果能相安无事，岂不较之用极刑严惩治为更善乎？是以将此案情形暂免细述，惟望贵衙门咨行到日，该省速为查办，以免本大臣再为赘言。兹已饬知该领事暂行听候，惟将该处被拆教堂地基，一面请该省督宪先行饬交该堂教士收领，一面随时请示现将此案办理如何可也。

为此照会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54 英使威妥玛为延平仍阻教民买地

建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3月23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案查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十日经因福建延平府中国教民置买房屋起盖教堂一事,本大臣曾将驻扎福州领事官与地方官往来各文件面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列位大臣收阅。嗣于是年六月初四日本大臣将此案一切情形初次备文照会贵亲王查照在案,后经数月之久,屡次备文往来,虽经贵国叠允速为妥办,至今毫未见有端绪。闽省官宪始终于条约文义置若罔闻,本大臣只得再行照会贵亲王钧照。

溯查去年二月初三日曾准贵亲王来文,声明再行咨催该省督抚查明妥速办理等因在案。乃本大臣于五月间抵闽时,得悉该处地方官于教民按约应行事宜任情禁阻,大宪仍前袒护。因本地绅士出首,不许教民在所置地址建设教堂,拟将城外山岭地一段迁易,此地原非合用,而迁易之议亦仅空谈。本大臣当以此事向李总督声明,随准允复转饬新任延建邵道于赴任时速行认真查办等因去后。兹据护理福州领事官柏来详,内称现在延平府教民所有照例置买地段仍被拦阻,不许在彼建盖。且地方官任听本地绅士张悬揭帖,煽惑人心,并于各店铺按户散给小旗一面,上书欺侮字样,激劝众人,将洋人并教民驱逐。风闻以上肆恶情形,皆延平府知府公然怂恿等情前来。

本大臣窃思延平府怂恿绅士煽惑民心一节,或出自传闻,无从考核,亦所难定。然该员纵无明为欺压教民,而于和约第八款内所载,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

阻等语，毫不遵行，实无疑义。除将此次柏领事官所呈延平府绅士公启一纸并旗面字样及所闻张贴公启等件之绅衿姓名职衔清单各件，抄录粘呈查核外，相应据情照会贵亲王查照。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福建延平府绅士反教公启

近有夷人各处丈量基址，图设教堂，现在小水门教书店藏匿番鬼，引诱妇女，名为入教，实则诱奸。由此蛊惑人心，败坏风俗，大为地方之害。为此已与本月初四日先向教书店竟有番奴口出恶言，百般威吓，不由稽查，犹敢逞凶，将粗物瓦器抛掷伤人。一时城乡人等各抱公忿，齐心协力，将夷鬼逐出。从此互相保卫，备置器械，无论夷人所到何处，务必驰赴驱逐，切勿观望不前，致干公罚。特此布知。延郡合境公白。

延平府旗上字样：齐心联甲，驱逐番夷。

联甲总局头目徐关枝六品、高文光职员、魏晋德监生、高锡钦监生。

755 英使威妥玛为抄送建宁教民

被扰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76年4月22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覆事。

照得福建建宁府城教民被扰一案，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大臣接准贵亲王来文阅悉。查此案本大臣前于本月十四日与贵署各大臣面谈公事之间专行提及，今将领事官柏照会福州办理通商事务官宪等件抄录，并附查阅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附件一 英领事为建宁拆堂毆教民事
致福州知府等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日(1876年3月15日)

大英钦命管理本国通商事务驻扎福州领事官柏,为照会事。

顷据英教士胡约翰禀称:本月初六日建宁府城,有联甲局张孔修、叶励庵,张如种、林业、许层层、许奶婆庇、李红奴子等率众四十人,将耶稣教堂拆毁,将教民林善诚、石思明、潘求道、林克明等四人,拖至万寿宫,剥光衣服,两手背绑,将各人自己发辮挂树吊起,再三拷打,百般辱骂,有两点钟之久方才放下,复拖往街坊与众人观看笑骂。当有建安县县官同其衙门差役从旁眼见,未有弹压。合恳照会中国官听凭请其办理等情。据此。

除据禀具详驻京钦差大臣威外,合急备文照会贵道、府,烦为查照,希严饬建宁府地方官勒差接拘张孔修等一千匪徒律拟,并押令赔偿起盖教堂是荷。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办理通商事务三品衔补用道福州府正堂林、盐运使衔督办通商事务福建候补道司徒、提调通商局务调署台湾府正堂张。

附件二 英领事为送阅教民禀呈事致福州知府等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日(1876年3月15日)

大英钦命管理本国通商事务驻扎福州领事官柏,为照会事。

顷据英教士胡约翰口禀:现有教民林善诚所具禀帖一扣,本要申呈建宁府衙门,因不敢前往投递,恳代将此禀由省转到建宁府衙

门等情。据此，合将胡教士所呈教民林善诚原禀一扣，备文照会贵道、府，烦为查照，希即阅过仍将原禀转至建宁府衙门是荷。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办理通商事务三品衔补用道福州府正堂林、盐运使衔督办通商事务福建候补道司徒、提调通商局务调署台湾府正堂张。计移教民林善诚原禀一扣。

附教民林善诚禀文

具禀教民林善诚，为甲首率众毁堂掳物，私刑行凶，恳请追偿惩办事。

窃诚于旧年五月间，奉派往建宁府宣传耶稣圣教，向府城前街崇儒地方租出厝屋一座，以为礼拜堂居住。诚平日懍遵天律，安分守己，劝善惩恶，和睦友邻，恪守教规，毫非弗染，闾里周知。不意于本年二月初一日起在建联甲廩生叶励庵、举人张孔修及张如种、许奶婆庇、李红奴子、许层层、林业父子二人等共六十六名，又用钱招集上西河人二十名，大州人二十名，设席会盟，驱逐传教。每日来礼拜堂吵扰，极恶言以相加。诚恐恶党势必行凶，预禀建安邑主恳请飭差谕止，以免事端。詎知恶党愈集愈多，造作谣言强人罢市，文武官员兵役皆难弹压。突于二月初六日巳时，甲首率凶党四十余人，持械拆毁礼拜堂，强抢衣服，打破器具。捆缚诚与教友石思朋、潘求道、林克明四人，解至皇殿旁边，悬吊树上，卸衣以藤鞭拷打，触鼻以香烟熏蒸，用铁使牙齿开腮，用醋和发针灌口。种种荼毒，几至濒死。迨过午时，将诚等擒出殿外，由大街环至后街凌辱示众。众皆以诚等无辜受累见怜，后闻府宪巡街察访，恶党方肯放松索子，驱诚等出城。谓城等倘有再来，必不饶恕。似此不法，天理难容。恳请府宪大人签拘追究，责令赔偿礼拜堂，俾教民得以立锥，而恶党不至肆行无忌，则教民戴德无涯矣。切禀。

光绪二年二月日具禀教民林善诚叩。

**756 英使威妥玛为福建罗源县勒令教民出为
迎赛神会福首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四月十七日(1876年5月10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照得兹据本国驻福州领事官详文,内称福建罗源县乡民迎赛神会,勒令教民陈道道出为福首,并捐钱等事。该教民答以在教,不肯曲从,经乡民陈泉金等攻逼该教民,逐令逃避他乡,并将该教民桐茶油树七百余株,尽行砍伐。该教民具呈禀明罗源县令,不料张县令官印金鉴批驳,皆以陈泉金等横行为是,各等情。本大臣据此,相应备文照会贵亲王悉知。并将柏领事官本年三月初三日照会闽省官宪公文一件暨陈道道呈词一纸,罗源张县令二月批示各一件,抄录粘附呈阅,祈为查照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英领事致福州知府等照会

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1876年3月28日)

大英钦命管理本国通商事务驻扎福州领事官柏,为照会事。

前据英教士胡约翰禀称,本年正月十五日罗源县洋中村乡民要迎赛一神,勒教民陈道道帮助为福首,并捐钱等事。道答以身经从教,凡属迎神赛会,与教规不符,不肯曲从。乃乡民有陈泉金、陈为进、陈六六、陈乾灼、陈玉环五人等攻逼道与其眷属,不准在其本屋居住,又将道之桐茶油树七百余株尽行砍伐,此种桐茶油树每年

共计可出息二十五元。道禀罗源县办理在案，詎罗源县毫不查看情形，于二月初三日批禀，以教民于迎赛神明，应当帮助出资。至桐茶树被伐，则视为无实。惟罗源县并未饬查，何以知之？兹将陈道道原禀，并罗源县禀批抄录呈恳办理等情。

据此，查陈泉金等行为，其无理法已极。罗源县故纵此辈，视其批陈道道禀词，与上年五月间贵局所发示谕，大不相符。未知罗源县是否未见此宗局示，抑或已知之而故违遵耶。合就照抄陈道道禀罗源县禀词，并罗源县禀批，备文照会贵道府，烦为查照，希即转饬，俾陈道道回家并赔偿其被伐桐茶油树之所吃亏，即拘陈泉金等惩办是荷。须至照会者。（计移抄陈道道原禀并罗源县禀批通联一纸）

右照会大清钦命盐运使衔督办通商事务福建候补道司徒、办理通商事务三品衔补用道福州府正堂林、提调通商局务调署台湾府正堂张。

附件二 陈道道呈词

为勒派迎神，竟行毁业，恩准饬差传集讯事。

窃道居住下际洋中村。缘村内祀有临水夫人，于本正初八日族众陈泉金全为进、六六、乾灼、玉环等，强派道为福首，以及派道为神前阜班，匀出戏资。奈道从教迎神之事，本与教规相反，固难与从，道亦向金等求免。詎金等不谅，以道违众，竟勒遵派，道不曲徇，终日攻迫，逃避他乡。迨二十二日将道山桐茶树七百余根尽行砍拔，甚至村内之水不许挑饮，并逐道母弟出乡居住。时道情迫，奔诉罗源总堂、陈传道处剖明。蒙陈传道不忍彼此视为秦越，到村劝其睦族，勿以小节为计较，而金等不从，必使道无家可归而后快。似此非凭廉明洞察，饬差传集讯究赔偿，惟恐人业两空，冤无由伸。

不已沥情呈叩。

附件三 罗源县二月初三日批示

临水夫人为陈氏家神,威灵显著,国朝封之。该村供奉演戏,以昭诚敬,岁有常经。该民人又系陈氏子,陈泉金等派尔福首,并出戏资,本属分所当然。该民人偏执己见,不知敬神之理。据称砍伐桐茶,不准挑水,更属词不近情,显非尽实。不准。

757 法使白罗呢为请严谕四川大吏力护教民事

致奕沂照会

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1876年10月7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白,为照会事。本大臣现接汉口巴领事来函,内称四川邻水县教案等语。外有译出巴领事信函一纸。再,四川范主教亦函致本大臣,系现在四川最紧要的情形。本大臣查四川民人,欲全灭教民,焚毁房屋,四川现有房屋四百余间,全行倾圮,该民人心无天良,并欲将教民之男妇老幼全行诛戮。本大臣思忖,不甚明白,民教两边起衅,如同弟兄相争,四川自督军道府以下之各该地方官曷不力为保护,防患于未然也耶?现在民教两边教异而国同,若以民灭教,譬如弟兄同室操戈,不但欧罗巴之人,并各万国之人,闻之心中定当愤懑不平之至。本大臣悬想,贵亲王闻之,其愤懑不平之心,定不减于各外国之人也。所以本大臣即祈贵亲王迅即严发谕命,于四川大吏即速力为保护各教民之身家性命,弭患于未然也耶。将首倡作乱之人,严行按法惩治,作一大大榜样。本大臣即祈贵亲王转知四川大吏,令其明白此案若起,四川大吏应明晓咸丰十年之和约,此宗责任非轻,况且贵国执政之责任亦非轻,谁能当此重任耶?望希贵亲

王查照，即行见覆。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58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请飭川省大吏迅速持平办结各教案摺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川省民教滋事各案，请旨飭下该省大吏，迅飭持平办结，以弥衅端，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五月初七日据成都将军魁玉等函述，江北厅教民、团民挟嫌构衅，现飭查办情形。十一日即据法国驻京使臣罗淑亚照会，内称四川重庆地方现在人民滋事等因。当经臣等函致川省，嘱将此案查明实在情形，作速妥办，并一面照覆罗淑亚去后。六月二十七日据魁玉等函称，此案起衅缘由早经讯明，原不难于了结，现须与该主教妥议善后章程等语。七月十三日据法国参赞赫捷德来署面交节略，内开四川江北厅民教不和一案，本参赞曾函致范主教，飭其劝谕教民与四川民人永远和好，请函致四川总督等，飭属一体办理。复经臣等照录节略，函致川省，以此案业经数月，务希早行了结，以弥后患。

自致函后迄今月余，尚未据该省咨报此案如何议结。兹于八月二十九日据法国新任驻京使臣白罗呢照称，现接四川来函，该省教务情形势甚危急等语，并附到抄单三件。查阅单内所开，一系教士与教民等呈控被害情形；一系被害教民指控团民等各日期；一系该处主教范若瑟呈诉教民冤抑情状。查核所开情节，伤毙教民至二十余命，抢毁教民至二百余家，与该将军前次函报各节不尽相同。

此外该省如邻水、南充、巴州、营山等处,本年六月间据法国参赞赫捷德函报,洪主教开送该处民教滋事共有四案。臣等当即函致成都将军等按照查办。七月间据该将军等函覆,已飭巴州等属分别查明办理。八月二十一日据该将军等函报,内江县有团民殴毙教民之案,邻水县有教民杀毙团民之案,均有拆毁教堂之事。即据法国使臣白罗呢照会,以邻水教案请为保护等因。臣等又经函致该将军等查办。以上各案,现俱未据咨报如何一律完结?查该省民教不能相安,已非一日。现在滋事之案层见叠出,似此互相寻仇,势难两立,若不早为妥办,诚恐酿成事端,貽患非小。相应请旨飭下成都将军、四川总督转飭各该地方官,将以上各案秉公查明,妥速办结,以清积案而弥衅端,是为至要。谨将臣衙门与法国使臣往来照会共四件、法国使臣抄递清单三件,一并抄录,恭呈御览。

所有四川省民教滋事各案,亟应查办各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一 法使为教士在四川被害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五月十一日(1876年6月2日)

照录法国照会(此件原系洋文照会,由同文馆译。)

为照会事。

窃本大臣前在上海时,将四川重庆地方现在人民滋事情节,业经知照贵亲王在案。兹本大臣接得驻扎汉口领事来文,理合抄录呈送查阅。查此案贵衙门业已行文,严飭该省地方各官妥为弹压,尤望再为作速行文该处方得安谧。且本国教士在川省被害者已不可枚举。如该省再有杀害教士之案,是贵国不得辞其责,谅贵亲王

亦必作速严饬，妥为办理，均各相安，凡良善之人亦莫不同此心焉。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 总署为收到来照已函致川省妥办事覆法使照会

光绪二年五月十一日(1876年6月2日)

照录给法国照会

为照覆事。

光绪二年五月十一日准贵大臣洋文照会，译称四川重庆地方现在人民滋事一节。兹接驻扎汉口领事来文，理合抄录送阅。此案贵衙门业经行文，严饬该省地方各官妥为弹压，尤望再为作速行文该处，方得安谧各等因前来。

除由本衙门抄录原件函致川省作速严饬妥为办理外，相应照覆贵大臣查照可也。

附件三 法使白罗呢为请将四川教务危急情形奏闻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876年10月16日)

照录法国照会

为照会事。

本大臣现接四川范主教来函，内称该省教务情形势甚危急，并递到紧要文件三纸，以为凭据，相应照录送贵亲王查阅。第一件内详传教士常保禄与教民等呈控事件；第二件内详被害教民姓名并被告人等姓名；第三件系范主教恳请代奏一摺，恭呈贵国大皇帝御览。本大臣查此情形，事关重大，不敢壅于上闻。况现在情形若不

认真根究，诚恐别滋重案。伏思两国既立条约，则本国即有查办之责。是以本大臣恳请贵亲王，将范主教所请各件代本大臣奏闻贵国大皇帝。因思贵国既有怀柔敦睦之心，若非大皇帝平允之旨，则杀害之案难以尽绝矣。故本大臣始有此请也。望希贵亲王查照后即希见覆。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附件四 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 所开教士常保禄等控状清单

照录照会内清单第一件

具告状。四川省重庆府法国司铎常保禄，报告周元、黄义为悖纵朦袒，蔽日无光事。

窃远人来川传教，原住江北厅城，劝人去恶，感化从善。仰沐皇仁准教通行，设教堂，造医馆，修病院，施丸药，买田土，纳赋税。嘱教民遵规诫，救急济难，安业守分。不卜于本年三月十三日有土豪陈子春等，纠集江北四十八场痞党数千有奇，驻扎青草坝，排队进皇城，旗帜戈矛刀枪火炮拥署请示打教。葆丞假作痴聋，陈子春等统众抄劫，炮塌教堂；聂钦斋等率匪接抢，焚毁医馆，抄掠教民一百余户。文火夫厅禁卡董大顺、秦文福尸抛河，合邑教堂皆塌，各场医馆尽毁。可怜教民均遭惨害，死者骨露荒郊，生者老幼无栖。唐昌久斩首，冉伍氏焚身。据城垣，设稽查，立非刑，拷良儒。迫控葆丞，犹如尸位，词不批，房不勘，尸不验，案不拘，反敢袒护祖卫，计图朦饰朦详，纵子春等恶势弥张。邻封害极，男妇呼冤，控道勿耳，控府仰厅，致远人宿食难甘。本四月缕呈钦宪沐批咨督飭查讯办，日久静候无著，不得已再叩军督宪轅，概遇审局庆员拦阻冤词，查知葆戚。奈案关焚劫重件，即爰书大辟有条，为此吁恳委提勘

验，严办凶徒。远人戴德，死者衔恩。粘单上叩。

具告状四川重庆府江北厅教民刘汉三、雷南山、熊肇修等，为含冤鬻冤抑冤沉冤事。

窃民等世居江北城乡四十八场，均系良民，或耕或读，或贸或艺，各安各业，毫未妄为。陡于本年三月十四日，偶遭江北鸳鸯桥豪棍陈子春、聂钦斋等，聚集蛊众数千匪徒，蜂涌城内，毁塌教堂、医馆、病院，抄抢城厢内外百余家，伤毙男女二十余命，迭毁各场教民二百余家，霸占田土租谷数千有奇。枪炮震地，旗戈遮日，群匪喊杀连天，势若雷霆，吼奉厅谕灭教民，闻逃窜，传号令，联团匪，排队伍，操生死，恍若寇临，例同大变。斩决唐昌久，炮烙黄节耀、冉伍氏，支解董大顺。见涕淋，闻胆裂，情惨极，冤无伸。始控葆丞，视如蚊语；继禀府，仰厅汇办；叩道不批发府。复叩督、军、臬三宪，鸿恩壅塞，弊出葆戚庆委员，拦阻冤状，此系含冤之故也。今延半载，案悬无著，子春等愍不畏法，竟纵土匪抢劫邻封，祸飘四境，老幼受害，玉石俱焚。即控亦不究，虽控如不控，此系鬻冤之故也。且子春等愈出愈奇，播弄葆丞，因不背教，置案不勘不验，朦饰偏详，防守隘路，民等归梓难期。迨值秋收，尽化乌有，此为抑冤之故也。但案关重件，并非细故，不察原词，不依法律，期逾五月，例议参处，竟敢袒护祖卫，抑且故出故入，使氏等乏路伸雪，实为沉冤之故也。为此匍匐，百叩宪轶，严提彻究，按律惩办，冤沾伸雪。粘单另呈，俯伏上叩。

附件五 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 所开教案原被告姓名清单

照录照会内清单第二件

鸳鸯桥 艾祚昂、杨照学、李春发三人，以凶伤命危，控刘复

顺、陈子春、聂竹村等一案，二月初二日。

教堂 王治平以统聚凶撻，控李明斋等一案，二月初二日。

辜源太、曹川太、廖大顺、龚洪山四人，以统撻情惨，控聂钦斋、聂彦林、陈子春、聂竹林(村)等一案，二月初二日。

博济堂首事 张书田、王金山、李玉亭、薛王亭四人，以聚毁撻杀，控聂钦斋、聂彦林、陈子春、聂竹村等一案，二月初二日。

艾仁堂以平遭非害，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福顺以群恶毁卷，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蒋元兴以统捉毁卷，控田大顺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真原堂首事 廖恒宣、唐谦一、王小洲、李玉亭、张蓝田、黄嘉义、刘晓村，以毁撻抄杀，控郭雨堂、曹锦堂、胡文安、萧晓衡、聂钦斋、陈子春、陶宝生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博济堂医馆首事 刘复兴以纠聚毁撻，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杨万发以毁撻抄杀，控聂彦林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永福、况德敦、杨兴万、王显福四人，以报悬追究吴红毛、陈子春、聂竹村、曹品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罗吉泰以毁撻抄杀，控吴红毛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熊体仁以统撻凶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杨岐山以报悬作主，控白绍庚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宋兴成以毁撻绝生，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王大梁以统灭毁撻，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义堂以聚众抄撻，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周敦武以聚匪抄撻，控郭雨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严泰生以毁灭抄撻，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伍辉廷以聚灭毁撻，控郭雨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徐兴发以统毁凶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全兴源以毁搂绝生,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邓李氏以聚众抄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萧氏以纠匪抄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范温氏以统搂凶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王刘氏以平白抄搂,控胡文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贤举以聚匪抄搂,控聂竹村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靳开荣以纠灭毁搂,控汪敬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恒斋以纠灭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吉祥以纠灭抄搂,控汪永太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何显锡以毁搂情惨,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书田以大伙抄劫,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双桂以聚灭占抢,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丁万顺以纠匪抄抢,控聂彦林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贤斋以纠灭毁搂,控吴红毛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宗海山以搂掠情惨,控李明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杨翰章以守分遭害,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世万以统搂凶毁,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何兴发以纠灭凶毁,控聂竹村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田太俊以大伙抄劫,控胡文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罗福全以乘势抄毁,控陈子春一案,三月十四日。
彭世兴以统毁凶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陈海清以惨遭毁搂,控曹锦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洪盛以聚匪抄毁,控向舛巴、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杨文英以纠灭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文绘阁以聚灭毁搂,控郭雨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邓丰盛以平遭掳劫,控聂竹村、郭雨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秦文楨以纠灭凶掳,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京萱以统掳凶毁,控陶吉臣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艾仁堂以统痞凶掳,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杨兴余以毁灭抄劫,控邓锡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邓洪森以聚灭抄掳,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蒋洪兴以统掳凶毁,控黄义成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万兴以灭掳抄杀,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宋良芳以纠灭毁掳,控曹品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家兴以毁掳情惨,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唐玉发以聚众抄掳,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王定昂以纠众凶掳,控李明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魏祥顺以平遭劫毁,控向载阳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杨开顺以纠灭毁掳,控郑锡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陈大顺以统掳绝生,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叶荣浩以统掳绝生,控曹品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邱永兴、刘大顺二人,以纠匪抄掳,控曹有德、杨春发、汪仁和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心田以平掳凶伤,控郑锡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覃镒山以惨遭统掳,控曹品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黄炳兴以抄掳凶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刁意成以纠灭凶毁,控聂竹村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金海涛以毁掳情惨,控王源盛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萧兴隆以纠灭毁掳,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杨世春以大伙抄掳,控吴红毛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群生、刘东生二人,以统恶抄掳,控湛四湘等一案,三月十

四日。

宋起亨以揍毁凶伤，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陈双和以揍撈情惨，控郑锡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戴春发以平遭抄揍，控陶吉臣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罗代禹以纠灭毁揍，控高大成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林万和以纠毁抄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光斗以统毁凶揍，控曹百川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梁恒顺以统聚抄揍，控郭福顺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大顺以统聚抄揍，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袁廷相以灭揍凶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洪顺、杨开发二人，以统揍凶伤，控曹锦堂、曹品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王洪顺以统揍凶毁，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马合廷以统揍凶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任双合以灭毁凶揍，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洪勋以被揍事情，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复兴、博济堂、张精一三人，以纠聚毁揍，控郭雨堂、艾兴顺、陈子春、牟魁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何福元，以卷害事情，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萧世富以大伙抄劫，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任玉春以纠灭毁揍，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海山以凶揍抄毁，控聂彦林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傅大章以纠灭毁揍，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邱茂山以聚匪抄揍，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聂天全以纠灭毁揍，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许国良以撈掠抄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春芳以聚伙抄劫,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谢瀛洲以纠匪抄掠,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曾树生以统掠情惨,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黄永芝以大伙抄劫,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谢益芝以聚匪抄掠,控聂彦林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何嘉鱼以统众凶掠,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瞿仁本以携躏一空,控聂竹村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谢永茂以惨遭劫躏,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汪茂祥以惨遭劫躏,控曹品三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周一顺以家掠罄尽,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三元以毁掠抄掠,控高长生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如川以统毁凶掠,控曹有德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陈汝莖以大伙抄劫,控吴红毛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周洪顺以凶毁抄掠,控黄义臣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黄辅廷、王中孚二人,以禀明作主,控陶宝生、白绍庚、白植三
等一案,闰五月二十四日。

江北城沿边以携躏一空。

薛义发以平遭劫毁,控聂彦林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薛义和以掠折抄毁,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马双和以聚匪凶掠,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马从保以聚匪凶掠,控李大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马双发以聚匪凶掠,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聂合树以纠掠情惨,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熊炳然以统掠凶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戚尚贵以统毁抄掠,控聂竹村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胡兴发以统掠凶毁,控黄义成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陶洪发以遭惨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杨有才以统搂凶毁,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高兴发以聚匪抄毁,控郭雨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何玉山、何双盛、吴宝廷三人,以统搂凶毁,控郑锡三、陈子春、余建廷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康洪顺以纠灭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曹百树以纠灭毁搂,控曹有德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周正福以纠灭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阮德银以纠灭毁搂,控郭福顺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卢玉树以统灭凶抢,控陈安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段兴文以平遭凶搂,控李明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本正、陈安银、孙万发三人,以聚匪搜搂,控邓焯、文中和、郭雨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长荣、黄正相二人,以扫搂抄杀,控任美堂、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程晰斋、邱炳岳、陈秋云、叶春茂四人,以地方大变,控郭雨堂、聂竹村、陈子春、李明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范诚信以明伙劫抢,控聂彦林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龙玉合以灭毁凶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日高以统恶凶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万顺以聚匪抄搂,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宋宗全、荣兴发二人,以灭搂抄毁,控聂钦斋、高长生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戴双发、黄益兴二人,以统搂凶毁,控郭复顺、湛泗湘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廖洪顺、夏兴发、杨洪顺、曾兴顺、罗大顺五人,以聚匪毁搂,控

郭雨堂、吴红毛、郑湛如、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正发以统搂情惨，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胡长发以聚匪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祥泰以纠毁烧搂，控段组益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陈万顺以纠灭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杜馨国以纠灭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李大有以聚匪抄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陈乐麟以纠灭抄搂，控郑湛如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颜福兴以统搂凶毁，控聂钦斋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潘庆阳以纠掳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刘全发以掳躏一空，控白绍庚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伍兴顺以藉搥凶殴，控杨珍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熊世爵以纠灭毁搂，控萧晓衡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聂吉生以聚匪抄搂，控陶吉臣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王昌发、王昌贵二人，以毁搂凶伤，控曹有德、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石双合以聚搂凶毁，控石矾川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余有富以纠搂凶毁，控马灵山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罗洪顺以纠灭毁搂，控曹成恩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陈裕泰以惨遭劫踏，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陈松亭以平遭劫躏，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曹兴顺以聚匪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张大顺以督痞抄搂，控吴吉祥等一案，三月十七日。

李德祥以统痞毁搂，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马白氏、马双和二人，以拆屋焚船，控向兴福、彭顺、李顺等一案，五月十一日。

两岔河首事 廖光元、王昆山二人，以纠杀抄掠，控李东藩、罗良文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教堂 廖光元、王回春二人，以纠聚捣毁，控李东藩、罗联三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蒋洪顺以凶捉烧掠，控李东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颜海山以平遭凶掠，控罗良文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唐肇洪以惨杀叔命，控李东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李光耀以杀死父命，控罗良文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符诗孝以凶捉烧掠，控李东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倪华玉以统捉毁掠，控罗良文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陈兴发以统掠凶伤，控李东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王兴发以纠毁凶掠，控罗良文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彭子俊以纠聚毁掠，控李东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李长富以统烧劫杀，控蓝宗常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黄董氏以纠痞凶剥，控李东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黄邦德以纠毁抄掠，控罗良文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陈世含以掠毁捆搯，控杨昌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倪林氏以关禁逼搯，控李东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彭翊卿以聚众敛财，控李东藩、罗良文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李洪福以劫毁霸充，控蓝美顺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罗起福以恶佃率掠，控田治祥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荣绍堂以纠匪掠毁，控冉牛儿等一案，三月二十五日。

倪华仁以纠匪抄掠，控邓朝玉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罗德礼以乘掠毁捉，控杨昌言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蒋洪顺以凶伤毙命，控李东藩等一案，三月二十九日。

颜海山以抄杀兄命，控罗良文等一案，四月初二日。

倪华玉以毁楼复勒,控田代芳等一案,四月十三日。

邓万全以凶毁抄搯,控陈子春等一案,四月十八日。

永兴场教堂 叶文治、侯赞朝二人,以纠杀毁楼,控李长易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黄瑞亭以乘纠毁楼,控邓萱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袁焕章以纠聚毁楼,控陈世阳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彭永盛以纠灭抄楼,控罗代宾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曾恒章以纠毁抄楼,控罗代宾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冉徐氏以烧毙母命,控邓萱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张世品以统楼凶毁,控胡监堂等一案,三月二十四日。

曾焕亭以纠毁抄楼,控王正钦等一案,三月二十四日。

刘康茂以烧楼捉剥,控李长易等一案,三月二十四日。

黄镒之以活烧兄命,控李长易等一案,三月二十四日。

唐敬之、黄瑞亭二人,以枉杀人命,控王焕廷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陈治川以楼毁事情,控李长易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陈南山以烧楼事情,控王正钦寅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袁焕章以聚痞撩搜,控李珍洞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杨天发以纠灭毁抢,控邓海山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李兴顺以逆殴捆抢,控李佑等一案,三月二十三日。

黄运龙以楼毁逼搯,控李长易等一案,三月二十六日。

洛磧场 雷序浦以凶毁抄楼,控胡道章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刘清和以聚毁抄楼,控经甫臣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刘联升以纠毁抄楼,控武狮子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雷春山以凶伤抄楼,控胡道章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杨明山、李仕安、倪兴发三人，以凶毁抄搂，控胡道章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高万顺以纠聚毁搂，控胡道章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赵公礼以纠灭毁搂，控刘崇兴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刘万顺、田大顺二人，以乘灭抄搂，控胡道章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王汝堂、马有恒、陈元隆、何志发、陈华廷、余兴发、陈四元七人，以毁搂情惨，控唐义有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贺荣福以聚毁抄搂，控唐义有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夏永顺以纠毁抄搂，控戴锡三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龙兴顺以纠毁抄搂，控武狮子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胡永立以纠毁抄搂，控武狮子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雷开阙以纠毁抄搂，控武狮子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钟福堂以纠聚抄搂，控王泗滨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裴玉林以纠搂烧毁，控唐义有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张菴亭、陈润年二人，以纠毁凶搂，控殷玉顺等一案，四月初六日。

龚仕相以纠聚毁搂，控胡道章等一案，四月初六日。

龚福寿以乘恶抄搂，控王七大耶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胡黄氏以朋毙夫命，控胡道章等一案，四月二十七日。

刘二以杀母抛河，控武狮子等一案，五月初十日。

悦来场 朱洪顺以纠搂烧杀，控朱安平等一案，三月十六日。

郭有明、黄玉堂、黄金能、卢阳春四人，以统搂凶毁，控朱安平等一案，三月十五日。

唐清源以统搂凶毁，控陈雨亭等一案，三月十五日。

卢阳春以纠聚毁搂，控朱九江等一案，三月十五日。

隆盛场 游大谟以聚匪抄掠，控杨兴斋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游存德以乘势凶卷，控杨兴斋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孙坤山以统掠勒搯，控杨兴斋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汪吉祥以乘势烧抢，控杨兴斋等一案，三月二十七日。

魏瑞成、卢玉森二人，以乘恶抄掠，控杨寿亭等一案，四月初六日。

潘崇兴、孙坤山二人，以凶搯抢毁，控冯甘霖等一案，七月初一日。

两路口 熊肇修、熊砚山二人，以统掠焚毁，控陶价臣等一案，四月初六日。

樊明殿以黑夜卷掠，控王忠臣等一案，四月初七日。

杜仕顺、沈兴发、杜天伦三人，以乘毁烧掠，控熊一山等一案，四月初七日。

熊中山、熊德山二人，以聚匪毁掠，控陶价臣等一案，四月初七日。

熊砚山、熊肇修二人，以聚众夥焚，控熊一山等一案，四月初七日。

熊泰山、熊齐山、熊忠斋、熊义和、熊明殿五人，以黑夜卷掠，控陶介臣等一案，四月初七日。

苏家场 李家庸以纠凶抄毁，控蹇正安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马德万以纠毁凶掠，控蹇正安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雷鹤鸣以乘势烧抢，控刘应先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张玉堂以挟嫌串掠，控张贵邦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鱼嘴沱 刘树生以灭毁抄掠，控唐双胜等一案，四月初二日。

张兴发以纠匪抄掠,控陶泽轩等一案,四月初二日。

叶洪顺以惨遭毁掠,控叶春合等一案,四月初二日。

李茂材以纠毁抄掠,控李天生等一案,四月初八日。

戴玉山以凶毁抄掠,控罗仁华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石船场 蔡良盛以抄毁勒掇,控陈廷用等一案,四月初六日。

林嘉谟以聚众捉掇,控李荣堂等一案,四月初六日。

罗代江以劫财毁屋,控陈廷用等一案,四月十八日。

梅溪场 张萧氏以残杀夫命,控陈献琛等一案,四月二十八日。

李开位以统灭掇捉,控张协和等一案,四月初一日。

李云现以凶毁烧掠,控樊有味等一案,四月初四日。

陈代恒以凶毁烧掠,控樊有味等一案,四月初四日。

陈代奎以凶毁烧掠,控樊有味等一案,四月初四日。

陈鹏翻以仇杀尸弃,控陈廷用等一案,闰五月初七日。

隆兴场 雷文升、雷泽浦、雷逢春、雷南山、雷开文五人,以平遭抢毁,控贺正昌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刘汉三以乘势烧掠,控刘播廷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樊天禹以乘势抄掠,控吴立柱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张长发以乘势抄掠,控淦三年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雷开勋、雷发声、雷应山、雷霞霖四人,以抄抢无辜,控贺正和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李德美以纠匪抄掠,控吴立柱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雷南山、雷霞霖二人,以毁掠颠诬,控蒋含英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夏焕亭以平遭抢毁,控贺五桂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姜三益以捉勒酷掇,控周泰国等一案,五月初二日。

夏焕亭以复烧捕杀,控贺五桂等一案,五月初一日。

黄正宗以乘痞捆搥,控淦应课等一案,四月三十日。

樊天禹以毁楼复割,控吴老四等一案,六月初五日。

雷南山以纠众执器凶毁抄抢断绝民命喊叩提勘事,控贺正昌等一案,四月十五日。

观音寺 张合顺以纠毁抄楼,控苏有元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张茂生以统楼抢扫,控陈廷用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周贵元以土豪统楼,控苏有元等一案,三月二十八日。

静观场 樊仕成以纠劫抄毁,控郭雨堂等一案,四月初十日。

刘兴国以非祸株连,控郭雨堂等一案,四月十五日。

吴兴发以驱佃焚宅,控郭雨堂等一案,四月十五日。

滚子滩 秦双发以纠匪抄楼,控段华东等一案,三月二十五日。

舒有寿以抄杀毁楼,控黄开儒等一案,三月二十五日。

旱土沱 陈刚顺以统楼凶毁,控段华东等一案,三月二十九日。

田庆美以纠匪抄楼,控黄开儒等一案,三月二十九日。

复兴场 张廷发以聚匪抄楼,控陈子春等一案,四月初三日。

麻柳沱 敖联章以平白烧毁,控黄世合等一案,三月二十五日。

龙王场 胡信德以毁楼抄杀,控杨贵芳等一案,四月初五日。

王家场 秦世万以聚痞抄楼,控方四海等一案,三月二十九日。

古路坪 秦洪顺以平遭劫搥,控汪正红等一案,三月二十四日。

关口 邓培堂以率众凶楼,控王光辉、吴开江等一案,三月二

十四日。

鸳鸯砦 张福顺以无辜遭劫，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酆都县 秦文贞以杀毙碎尸，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四日。

大足县 周惠元以灭毁凶楼，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五日。

周钦一以乘灭抄楼，控路中台等一案，三月二十六日。

遂河 田兴顺以凶楼勒灭，控王三胯皮等一案，四月初七日。

牟成贵以纠杀毁楼，控陈子春等一案，五月初七日。

王兴顺以凶殴捆勒，控陈万选等一案，五月初七日。

合州 杨兴顺以拦路凶夺，控陈子春等一案，三月十五日。

附件六 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愚请代奏一摺

照录照会内清单第三件

四川省川东主教范若瑟，谨具疏陈奏，为蜀雾迷天，冤沉海底，恭呈法国钦差全权大臣、参赞大人转奏御览，仰祈伸雪事。

窃惟远人自沐皇仁，俯准天主教通行各省以来，家喻户晓，中外咸知。传教迄今数百余载，宇内习教之民均自恪守诚规，绝无妄为。即有不轨之类，无不闻教而化，诚所谓中外同风，共贺升平之世也。兹维四川省重庆府江北厅有土豪陈子春、聂钦斋、周太国、聂竹村等，于去岁将欲纠匪灭教，幸鲜附和，未敢成奸。突于本年三月十三日陡聚阖邑乡场痞匪数千，排队入城，各持旗戈枪炮，吼称灭教，毁塌教堂。葆丞袖手坐视，豪等恶势弥张。李东藩、贺正昌、陶介臣等率匪焚挠医馆十余处，蒋含英、罗良文、李长易、白绍庚等统挠劫杀教民三百余户，沉河、卡禁、斩首、焚身致死廿多命男妇。向葆呼冤呈状，竟置命案不验，抄毁不勘；迫控道府，置若罔闻；奔控军督，擲状不收。弊出审局庆委员，查知与葆属戚谊，祸由葆纵，袒护朦详，致骚扰教民，四境邻封受害。衅由官僚徇情相卫，布黑云遮

掩,百姓满腹含冤,俾家家户户流离逃窜,老老幼幼饿莩沟壑。不体皇上一视同仁之至意,只顾同官扶隐粉饰之朦详。有律条颁行天下,最重者人命抄毁,伏冀睿鉴。谨将沉冤情弊,据实为上陈之。

一、江北起衅缘由,始于四川学政张为奏天主教一节。殊土豪等外结匪党,内集痞流,统率数千之众,抄毁数百余家,藉灭教为媒,终为国忧也。

一、设立城垣,系朝廷重地。豪等遍插旌旗,排列队伍,与官结盟,出入衙署,乘机猖獗,荼毒教民,令闾阎寝食不安,苟缓一时,恐有叛国之患也。

一、抄毁劫杀,罪在不赦。豪等传令伪造告示,蛊惑人心,炮塌教堂,烧毁民房,掳抢银钱衣物,霸占田土租谷,计赃贯满百万,祸延半载未休。胆敢违悖上谕,罪莫大于此焉。

一、为官者上与朝廷出力,下与子民分忧。今蜀地军督道府,均被葆丞朦详饰咎,上则私徇情面,通同护卫,屋塌平地,不勘其迹,伤毙数十,不验其尸。使教民冤蔽覆盆,其害无穷矣。

一、升平世界,棍等情同叛逆。戎装甲冑,驻扎城厢,枪炮连天。传号令,掳掠邻封,喊声震地。致教民栖身无所,归梓难期,实为藐法已极矣。

一、官长朦蔽,栽诬之弊。豪棍陶吉臣、桂源泰等狐群鼠社,教民懦弱,任由棍痞噬如鱼肉。叠次搜杀,扶老携幼,犹恐逃命不及,何敢与匪相拒?种种弊窦栽诬,实为偏护嫁祸之计也。

一、天主教自通行以来,未有紊乱妄为。因豪等藉端惑众,以致场联场,乡联乡,县联县,玉石俱焚。使民冤上冤,害上害,惨上惨,良莠不分,故无路伸雪矣。伏惟法国钦差全权大臣、参赞大人转奏圣裁,敕部议覆,定夺施行。

759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将川省各教案妥速办结事上谕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

军机大臣密寄成都将军魁玉、四川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李瀚章、护理四川总督云南巡抚调任山东巡抚文格。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川省民教滋事各案，请飭该省迅速持平办结一摺。川省民教仇杀，据法国使臣称伤毙教民二十余命、抢毁二百余家，与魁玉等函报该衙门情节不尽相同，此外该省邻水、南充、巴州、营山等处民教滋事，尚有四案。是川省民教积不相能，日与寻仇，深恐酿成祸患。现在魁玉等函报该衙门内江县有团民杀毙教民之案，邻水县有教民杀毙团民之案，均有拆毁教堂之事。法国使臣即有邻水教案请为保护之词，亟应迅速持平办结，以弥衅端。近来中外交涉事件甚多，措置稍有不当，即致枝节丛生，不可收拾。该省教案层见叠出，尤当设法妥办，早为完结，以靖地方。著魁玉、李瀚章、文格严飭各该地方官，迅将该处各教案秉公查明，妥速办结，毋得日久耽延，致貽后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760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将川北厅等各教案持平办理事上谕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川省民教滋事各案，请飭迅速持平办结一摺。四川省民人与该处教民挟嫌构衅，案犯到官，地方官自应将滋事根由确切讯明，秉公迅速办结，何得日久拖延。乃该省川北厅

及内江、邻水、南充、巴州、营山等处均有民教滋事之案，未据讯结，殊属延玩。著成都将军、四川总督督饬该地方官，迅将各案查讯明确，持平办理，并随时分别良莠，抚绥弹压，毋任寻仇生事，以靖地方。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761 美使西华为同意延平教案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会事。

兹据福建领事官详称，上年福建延平府有百姓拆毁讲堂一案，现经议定，将所拆之堂照式赔修，所有堂内失去书籍看堂行李及一切遗失物件，亦分别赔偿，并因该管知府临事未能弹压，将其撤任，及张贴告示禁止滋扰等因，拟请销案完结前来。

查此案该省前任大宪从未严饬该管地方官妥为查办，以致延搁至今。兹虽据拟结，究于该教堂所失之件并非逐件赔偿，于滋事之人亦未按律惩治，本大臣姑勿深论。惟念该百姓等滋生事故，实因心性愚蒙，妄生疑惧，若必照例惩处，恐致挟怨益深，嗣后更滋事故。是以饬知该领事官，即照所拟完结，相应照会贵亲王查照，即希转行该省按照销案。并请咨行福建巡抚，详察本国条约第十一款，转饬该省地方官，凡有办理交涉之任者，务须先事防闲，以免百姓滋生事故。即遇有滋事案件，亦须极力弹压，毋俟接准领事官照会，方为查办。适闻杭州府亦有民教滋事之案经该管府道刻即前往弹压，并不俟接有领事官照会，即将所损失之讲堂物件分别修理赔偿。该员等果系深明条约与否，本大臣虽未深悉。然即其现时所

办者,观之实为遵约而行。似此办理之员,殊足令人大为奖誉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62 湖南巡抚王文韶奏陈衡州因剪辮案致起

反教事已经潜消片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876年12月12日)*

再,近来匪徒肆行邪术,蔓延甚广,以致人情汹汹,到处惊疑。至有指天主教堂为匪党渊藪者,东南教省情形大略相同。湖南惟衡州府附郭之衡阳、清泉两县向有教堂,此外只长沙府属之湘潭县亦有教堂一处。其余各属民间禁约甚严,是以二十年来,并无推广之处。此次剪辮之风本以衡州为最甚,而该处又适有教堂,士民积愤生疑,屡次哄聚多人,将与教堂为难,情形岌岌可虑。经该管道府督率衡清两县暨地方绅士极力设法弹压,劝诫兼施。臣闻报后亦复函牍交驰,惕之以威,谕之以理,幸未激成变故。现在真匪就获,立予严惩,妖风幸已潜消,人心亦复安定。臣仍当遵奉八月二十三日寄谕,督饬所属严查保甲,实力搜拿,不任奸宄潜迹,致酿衅端。

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63 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陈四川教案迭出

请飭补救防范摺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76年12月24日)

内阁侍读学士奴才广安跪奏,为救患弭祸,恭摺具陈,仰祈圣

鉴事。

伏读九月十二日上谕：著四川总督等督饬江北厅及内江、邻水、南充、巴州、营山等县迅将民教各案查讯明确，持平办理。等因。钦此。仰见皇上抚绥中外之至意。奴才方自川来京，目击川省民教案件层见迭出，思所以补救于已然，尤当防范于将来。敬为我皇上沥陈之。

窃维宰世之经，先以农桑，即继以礼乐，自古圣帝明王未有养民而不教民者也。故庠序学校，教之地也。诗书羽籥，教之具也。保傅师儒，教之人也。赏善惩恶，教之方也。自西人入我中国，朝廷许请传教，彼固谓教民为善，非教民为不善，其意原无恶于天下。乃愚民无知，相率入教，而不相率于为善，反借教以故为不善。推其意非乐于入教，乐于教之可以肆行无忌也。故自入教以后，即强夺婚姻，霸占田土，估賒货物，明骗银钱，横欺良懦。佃人田地，不与纳租，已卖产业，强人赎回，伐人坟树，拆人房屋，占人基址，修天主堂。平地生波，因风起浪，种种不情无理之事，不恤人言，不畏国法，不论尊卑。明目张胆为不善，惟日不足。甚至成群结党，寻仇挟嫌，持杖执刃，登时杀毙人命，百姓诉于有司，差役奉票不敢拘拿。即或互控到官，平情照例问断，而教民本万分无理，亦昂然不下跪，居然不遵断。如其薄加惩治，彼即愬之司铎，而司铎偏听一面，为之极力袒护，是非曲直，公然从而颠倒。故此风一开，民无论良莠，相与入教者，一日数十，或数百，数日数千，皆欲借此以为护符。乡族有教民则一乡一族不安，城市有教民则通城通市不安，官无如之何，民更无如之何。于是百姓相为约困，朝夕守望，如防大寇，如御劲敌，纷纷然号叫不靖也。其间有守礼之士，安分之家，即明知从教之不良，耻与不良为伍，至于不能保身，不能保家，亦必使子弟一人入其教，而希图免祸。究其所由，半由

无业游民习于不善，遂入教以逞其所欲为；其半则有驱之人教者。川省民素畏官，尤畏书吏差役，往往户婚田土、口角词讼，或经讼师刁使，或书差刁唆，一经控官案结，富者耗财，贫者倾家。有司佯为不知，即明知故纵，饱书役之贪蠹而民不敢言。教民有词讼，书差不敢需索，有司转畏之不敢直斥其无理，民是以甘入教而仇仇相寻也。所以川省民教互相杀毙殴毙者，案悬难结。奴才所经见者正不独江北厅等县也，行见中外多事，民与教势不相谐，有迫之以不得不然者矣。相应请旨飭下该督，转飭各州县，凡民教呈词，均称为民，不必别为教民字样。两造待质，平情准理，无所瞻徇，不枉民亦不袒教。即司铎入署，曲谕以理法，谓传教究系何意，其果教民为善而已乎？吾民之不善者，诚教之使善，斯为善教，何至种种不善之端，干挠我朝国法、祖宗定例？曲直是非，一切颠倒。民与教两不相洽，中与外两不相安，积愤累怨，恐非教者之幸也。如此持法论理，庶几救患于已然，弭祸于将来，不负皇上抚绥中外之至意也。

奴才目击愚忱，是否有当，伏乞两宫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军机处原摺）

764 恭亲王奕訢奏为四川民教滋事请飭速结并

将法使函送清册呈览摺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7年2月7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四川民教滋事，请旨飭下该省大吏迅速查办清结，以弥衅端事。

窃本月初五日据成都将军魁玉等函报，四川涪州南门外团民有聚众打教之事，将教中医馆打毁，幸教民与司铎先期闻风远飏，尚无伤人重情，业已严飭查拿首先滋事之人在案等语。十三日又

准法国公使白罗呢函称，四川重庆府涪州教民赵泰顺等具有呈词并清册，均希查阅，转致总督公平办理，附清摺一扣、清册一本。查清摺内开，教民赵泰顺等世居涪州，今本地豪恶效江北打教之风，于五六两月劫毁教民一百余家，杀死男妇十余命。十月十九日劫毁教堂、拆烧教民房屋一百余家，将州属一带教民概行驱逐，去归无路，是以吁恳转达赏拿首恶，追赔财物，以伸法纪等语。后附清册，开列被害教民姓名计三百余家各等因前来。

臣等查川省民教不能相安，已非一日。前因川东民教滋事，于本年九月十二日由臣衙门奏请飭下该省大吏，迅飭持平办理，迄今未据咨报完结。兹复准法国公使函述涪州民教滋事情形，查与该省所报不尽相符。惟民教互相寻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且据称被害教民至三百余家之多，虽不无张大其词，亦未必全无影响。若不持平迅结，诚恐别滋事端，致貽后患。相应请旨飭下成都将军、四川总督、转飭该地方官确切查明，秉公妥办，以弥衅端而靖地方。谨将法国使臣函送清册抄单呈览。

所有四川涪州民教滋事请飭查办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一 法使函送四川涪州教民受害清册

四川重庆府所属涪州城内外乡场等处，受害教民共数三百四十六家。

涪州所属清溪场受害教民，被豪恶渠魁张在初、张葆初、罗春亭、张耀先等焚掠抄杀于前五月十九日，名等列后。

吴东海(前五月十九日)。薛必亮、吴廷印母亲吴王氏，被吴玉

相等枪毙，碎尸灭迹(又五月初一日)。吴廷榜胞兄廷望，被孙洪顺、李春秋杀毙，弃河灭踪(初一日)。吴顺祥父亲廷福被罗春山、张耀先杀死碎尸抛河(初一日)。黄玉堂(前五月初九日)。吴伦美、陈洪顺、何福顺、何治堂(前五月十九日)。潘大美、舒金山、赵太顺、杨名声、吴长发(前五月十九日)。况朝喜(前五月十九日)。吴玉美、鞠家声、杨兴顺、张万银、况济生、王济堂(前五月十九、二十日)。蒋天财。共抄逐二十三家。

羊角磧受害教民被豪棍张茂聚、蒋鸣玉等毁搂抄杀于又五月初三日，名等录后。

经堂 喻荣升(初三日)。马德三、锺正声、马德全(初三日)。彭正伦、袁金鼎(父亲袁爱德被傅寿、田三春、田二喜等杀死，碎尸抛河)。幸时全(又五月初三日)。邓广太、邓袁氏、胡九成、杨占雄、萧恒昌 萧联科(又五月初三日)。游文凤、谭德胜(又五月初三日)。彭相钦、李仁和。共十八家。

龙洞受害教民被首恶高德称等抄搂凶毁，于又五月初六日。名等录此。

饶孝义、王瑞亭、陈春发、王恒山。共四家，又五月初六日。

子耳坝受害教民被恶棍盛云团、苟义顺等奸拐焚劫于又五月初七日，名等列录。

经堂 王正兴、王康、王俸山、李德三、刘恒发、王学安(又五月初七日)。王元合、杨永升、王万镒(又五月初七日)。游兴顺、曹国仁、王汝堂、陈兴顺、张洪顺(又五月初七日)。倪东蛮。共十六家。

汪家山受害教民被地棍张星一、刘九皋焚毁抢掠于又五月十七日，名等录后。

萧玉儒、萧天成、萧天德(又五月初七日)。萧天祥、黄明有、萧敢、孙世泰、陈长发(又五月十七日)。张发万。共九家。

永安场受害教民被凶首陈兴荣等于又五月十九日抢毁抄杀,名等列后。

罗安然父亲罗志美被陈思荣等杀毙(又五月十九日)。陈先奇、罗元兴(又五月十九日)。罗元举、罗元高、罗元洪、罗志遂、罗志贤(又五月十九日)。罗元堂。共九家。

飞龙场受害教民被凶棍皮汝清、魏固安、谭老三等,于又五月二十日估抢烧杀,名等列后。

冯金山(又五月二十日)。冯明山、王荣贵、王荣礼、王登信、王荣升、王荣顺、王辛田(又五月二十日)。张维兴。共十一家。

皮顺父亲皮筒、兄洪顺、弟汝志三命被皮汝清等杀死(又五月二十七日)。张四十继父叶宗发,被陈静斋杀毙,尸弃粪池(又五月二十三日)。

武隆受害教民被痞魁蒋纯武李登瀛等于又五月二十二日杀毙抢毁,名等列后。

经堂 姜汉臣(又五月二十二日)。王正炳(又五月二十二日)。简树堂(九月二十四日)。简升(九月二十四日)。此四命被冉蔚斋等杀毙,碎尸弃河。

简群生(九月二十四日)。简黑子(九月二十四日)。李尚治(又五月二十二日)。喻太祥、胡流举、林正贵、曾道亨(又五月二十二日)。简继顺。共十三家。

黄草山受害被首恶朱寅官、沈洪兴等于十月十三日烧毁抄掠,名等列后。

腾照云、陈起义、陈世万(十月十三日)。陈世学、何德三。共五家。

新场受害教民被恶棍杜明兴等于十月十八日抄毁抄掠,名等列后。

赵恒泰、赵大顺、唐万益、杜玉田(父名杜子瑄,被杜明兴、刘子云等围逼服毒生死)、孙益顺、蒋春田、简天顺、简永兴、何协忠、何开臣(十月十八日)。何兴顺、杜万顺、陈远亮、陈坤山(十月十八日)。何廷兴、锤山明、刘全盛、李天祺(十月十八日)。何先堂(十月十八日)。韩惟廷。共二十家。

坛棕受害教民被首恶邓国福等于十月十九日抄毁纠搂,名等列后。

陈仕举、陈仕学、陈昌福、陈世才、陈世方(十月十九日)。陈世安、陈世美。共七家。

涪州本城内外受害教民于十月十九日被纠盟逐毁,豪恶沈长泰、卓合兴、张宝恒、尹兴顺等串痞统劫,名等列后。

天主堂(十月十九日)。老经堂 陈洪顺、林峻山、黄玉堂(九月十九日)。李清泰、孙永发、丘兴发、林大顺、高海元(十月十九日)。邱恒盛、林洪发、鲁义泰、罗万荣、刘保禄、石世全、德顺东(十月十九日)。爱人堂、秦文合、吴金堂、秦世贵(十月十九日)。骆文魁、骆长兴、李林茂、张裕顺(十月十九日)。朱洪发、骆长顺、晏桂林、朱洪盛(十月十九日)。郑半都、郑三良、张福兴、晏兴发、骆武臣、吴子忠(十月十九日)。李双盛、谭正兴、杨玉兴、刘洪发、魏吉山(十月十九日)。杨春林、贺才玉、魏聂氏、邓东受、邱万顺、罗义合(十月十九日)。况正发、陈朝刚、朱德顺、杨松林、张立生、傅兴发(十月十九日)。傅光兴、李金山、夏庆元、夏邦有、石永发(十月十九日)。孙永福、刘洪顺、袁洪斗、袁洪发、石东元(十月十九日)。周吉昌、骆宗美、黄春合、郭双、陈永顺、骆银顺(十月十九日)。夏正缸、余兴富、蒋登卜、蒋玉兴、李兴顺(十月十九日)。刘永贵、秦贵喜、卓兴顺、张光明、侯天见(十月十九日)。秦文德、陈世九、郑南廷、陈受朋、孙和成、夏元(十月十九日)。郭光德、郑大才、傅受、邹孔德

(十月十九日)。骆奎元、张源三、邹兴顺、况世学、钟朝山、陈元俸(十月十九日)。陈望德、刘仕顺、况黑子、况陈氏、况马氏(十月十九日)。陈潘氏、潘张氏、唐吴氏、邓方氏、马张氏、陈潘氏、曾复新、胡映春(十月十九日)。张兴发、段洪章、谭保初、谭春乾、赵兴顺、文广益、陈家魁(十月十九日)。鲁兴顺、钟福田、吴朝顺(十月十九日)。汪兴船、许祥泰、李兴顺、王代紫、曾玉亭、杨玉龙(十月十九日)。何闰喜、邱代伦、陈陆一(十月十九日)。孙泰顺、高静平、谢春山、张代庚、邱寅受、刘万凤(十月十九日)。刘万象。共一百三十三家。

大柏树受害教民被豪恶张明堂、张各廷等于十月二十一日烧毁抄抢,名等列后。

经堂 吴荣登(十月二十一日)。吴成金、吴茂林、吴静廷、吴炳南、吴还轩(十月二十一日)。吴洪顺、吴明山、吴双合、吴兴顺(十月二十一日)。吴太顺、吴月亭、李元兴、黄德林、黄学书(十月二十一日)。何张氏、何开顺、李恒盛(共十九家)。

新庙子受害教民被菴清亭、简德全等纠搂凶逐于十月二十二日,名列于后。

经堂 谢蕴道、王兴顺、王炳章、李凤山。

小关山教民于十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被恶棍王代清、莫朝刚等明火烧抢,杀毙抄搂受害,名等列于后。

黄天贵、黄万成(十月二十七、八日)。黄国政、黄万德、黄国才(妻周氏,年十六岁,被陈开鼎、汤鹏飞等捆抢去)。黄沈氏(年六十四岁,被王代清首下人等乱棒打死)、黄贵生、黄万顺、黄万意、黄国栋、黄天才、黄天武(十月二十七、八日)。黄万贵、黄万才、黄万美、黄万桢、高黄氏、杨刘氏(十月二十七、八日)。范德顺、范德升。共二十家。

张家罄教民于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被豪恶王代清等焚烧估抢,受害民等名列于后。

冯永才、冯世万、冯永贵(十月二十七、八日)。冯永柱、冯永良、冯永亮(十月二十七、八日)。冯永仲、冯永华、冯永兴、冯永俸、冯世华、冯世伦、冯世柯、冯世应、王学应、王良万(十月二十七、八日)共十六家。

老关坝受害教民被豪恶游德宽、游福朝等于十月三十日焚毁凶掠,教民等名列于后。

经堂 周仕国、周汝芳、周光斗(十月三十日)。周光明、周汝云、周汝林、周汝宽(十月三十日)。周汝光(十月三十日)。周汝祥、周仕象。共十一家。

龚家庄受害教民被豪恶游福朝、游德宽等于十月三十日凶抢烧毁,教民等名列于后。

张兴斗、张治廷、张治山(十月三十日)。张治先、张治贤、宋文贵、黄长寿(十月三十日)。共七家。

附件二 照录清单

具告状四川省重庆府涪州教民赵泰顺、黄洪发、陈洪顺等为纵匪劫杀奸掠,焚烧驱逐情惨,粘恳奏闻,并提勘验严讯究办,以伸法纪事情。

民等世居涪州城乡,均系耕读为业,安分守理,毫无妄为。因今本地豪恶张在初、罗春亭、王代清、莫朝刚、吴祥魁等效江北打教尤风,联匪为乱,捏造假谕,称系川东道署抄出遍布城乡,蛊众打教。道宪亦不出示弹压,以致匪等掠杀无忌。于五、六两月劫毁清溪场、羊角磧、包家庙、子耳坝、武隆等场教堂,并教民等一百余家,杀死教民袁爱德、吴王氏、吴廷望、皮汝志、简陞等男妇十余命,

均行报州,置尸不验,反行饰词朦详,延案不理,蔓纵数月。匪等见官不究,愈肆劫杀,于十月十九日结匪数千,头裹红白巾,扬旗鸣炮,拥至州城,劫毁教堂,拆烧教民房屋。州主与马汛并不弹压,任由匪等盘踞劫掠。由是匪等旋纠盟党,接将州属小官山、老关坝、大柏树、鹤游坪、兴场、黄草山、檀棕、汪家山等场教堂焚掠,并劫毁教民一百余家,打死教民黄兴顺、迈婶、黄沈氏,掳去黄国正幼妻黄周氏。州属一带教民概行驱逐出境,流离道路,惨不可言。透控重庆府,祖批州汇办;喊控川东道辕,掷词不接;赴省控院,委办审局,害民等家家户户逃窜他乡,老老幼幼去归无路。现在匪等盘踞捕杀,欲归不敢,道宪漠视不耳,控诉莫门。切民等本系光天化日之赤子,纵有不应奉教之罪,甘受国法,何得纵容匪等任伊蹂躏?是以不避斧钺,奔京沥陈,吁恳青天,悯念民等无辜罹祸,恩垂鸿慈,代为转达圣聪,赏拿首恶,解散胁从,验尸踏勘,提案严鞫,追赔财物房屋,得归梓里,以伸法纪。民等存歿均沾,如虚甘坐,粘单另呈。俯伏上叩青天大人台前衡夺施行。

被告奸接焚烧张在初、张耀先,统驱劫杀罗春亭即罗四亡、罗春山、张茂聚、蒋鸣玉、沈长泰、卓和兴、尹兴顺,纠盟凶掠徐俊三、李静菴、张择之、张霞君、樊作芝、邓泰和、张葆初、张守先、邓国福、李登瀛、冉蔚斋、高德称、杨德州、张元吉、彭鲁生、田万顺、王发顺、李云汉、黎朝相、蒋纯武、魏固安、王玉林、刘士佑、莫朝刚、王代清、吴祥魁、蒋四亡、余占鳌、张痞三、唐维新、杨玉福、苟义顺、盛荣圃、徐兴益、王永盛、胡双喜、皮汝清、陈海轩、吴光照、杜明兴、薛光裕、王联贵、萧步云、萧崇碧、简狗麻子、简正海、简长福、杜明山、李春秋、孙洪顺、雷晓山、田三春、田二喜、傅恩寿、孟金狗、盛百寿、刘九皋、汪德福、盛二喜、刘子云、张玉光、张达芝、谢坤、王洪顺、陈仪清、周安吉、张宝衡、黄俊三、黄叙斋、同茂兴、冉治安、文琴甫、蒯正

清、彭井、王永良、刘戊子、赵良臣、张拱神、夏五大爷(戳号)、夏五娘、汤鹏飞、陈东、唐老么、周洪顺、徐东山、杨喜童、陈开鼎、何恩、方歪嘴、安清亭、简德全。

765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飭令该地方官

妥办涪州教案事上谕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7年2月7日)

军机大臣密寄成都将军魁、四川总督丁、护理四川总督、山东巡抚文。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四川涪州民教滋事，请飭迅速查办一摺。据称魁玉等函报涪州南门外团民有聚众打毁教中医馆之事，法使白罗呢函称该处豪恶劫毁教堂，将教民概行驱逐，并呈递清册，开列被害教民计三百余家，与该省所报不尽相符等语。川省民教不能相安，已非一日，前因川东叠次滋事，谕令该将军、总督妥速办理，未据奏报完结。此次法使函述被害教民至三百余家之多，虽不无张大其词，亦未必全无影响。若不持平迅结，难保不别滋事端，致貽后患。著魁玉、文格飭令该地方官确切查明，秉公妥办。丁宝楨到任后即著会同魁玉迅速办理，以弭衅端而靖地方。将此密谕丁宝楨并由五百里密谕魁玉、文格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766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报研讯皖南

教堂滋事确情分别示悉摺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

头品顶戴·两江总督臣沈葆楨跪奏，为研讯皖南教堂滋事确

情,分别示惩,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五、六月间皖南民教寻仇,始于建平之欧村,延至宣城宁国广德教堂,均遭打毁。非惟入教者归狱何渚,即宣城宁国地方官初稟,咸以何渚父子为之魁。臣一面咨呈总理衙门,一面派正定镇吴长庆统兵驰赴宁郡,督同各印委严密查拿何渚父子,解省讯办。

旋据稟称,何渚已于闰五月二十三日黎明赴县稟案,闻奉查拿,自愿前来金陵,随即带同余应龙、吴永庭、何大田投到。其子何炳三亦遵提前来。

臣飭司道隔别研讯。据供实未纠人滋事,惟变起仓卒,罪无所归,身充董事,情甘就戮。至所控黄之绅、杨琴锡各劣迹并非污蔑,矢口不移。臣窃思打毁教堂,出自一时公愤,原难骤得主名,但将何渚父子骈诛,甚足以快教民之心而杜其口。第念乡民捆送白会清之际,何渚尚为之劝解,其无心与教堂为难可知。明知董事死无可逃,岂反甘作茧自缚?若宣城、宁国、广德被毁之日,正何渚父子就縶之时,其为虚诬,更何待办。纵疆吏欲借以销案,奈圣世不应有冤民。且使何渚死非其辜,客民之愤之也愈深,其发之也必愈烈。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因教民而怨及纵容之洋教士,因洋教士而怨及徇庇之地方官,仇杀相寻,伊于胡底?是其快教民之心者,适以厚教民之毒也。从来办民教互争之案者,无不曰持平,然持平易,得情难,不得情则所语持平者,欺人之语耳。

臣飭司道一面虚衷讯鞫,一面详加采访,任受迟延之咎,勿蹈鹵莽之愆。穷累月之功力,然后知滋事魁首为监生胡秀山、客民陈士柯、李才华。其左道惑众,以肇衅者,则教民白会清也。请撮举颠末,为我皇上言之。

皖南自兵燹后,遗黎十不存一,垦荒者多外籍,客与土不和,客

与客又不和，因不和而树党，故人稀土旷，而教堂独多。然行教者不一其人，而黄之绅、杨琴锡独被恶名，则非教之累其人，而人之玷其教也。本年夏间，剪辫事起，建平之民，亦知系白莲教妖术，与天主教无涉也，乃该处被剪者甚众，皆未从教之民，而从教者不与焉。于是白莲教党类混入天主堂之说，啧啧然兴矣。白会清受剪辫之术于杨琴锡，至闰五月十六日，易景怀等追拿剪辫之人，白会清驰马阻之，何相值之巧也。易景怀等将白会清送县，黄之绅持名片索之。谓非通同一气，百喙奚辞。阮光福、安定山者，河南光山人，年二十余岁，本年始来建平，董事余应龙荐与吴永庭帮工，闰五月十六日阮光福辫亦被剪。二十日一共九人，在田薅草，阮光福、安定山谈起剪辫之事，谓是欧村教堂所为，适杨琴锡路遇，闻之互詈而去。傍晚黄之绅骑骡，与杨琴锡率二十余人而来，众人奔逃，而阮光福、安定山被捉。二十一日吴永庭向教堂求其放出，情甘赔礼，教堂不允乃退，而求余应龙。二十二日余应龙行抵欧村，则教堂火起，追拿剪辫之人，业已不期而会，洵洵难遏。黄之绅、杨琴锡虽焚尸剜骨，然其毙于群箠，则众目共睹。而阮光福、安定山踪迹渺然，于是有谓何渚、余应龙等捏造子虚乌有之名，藉以抵制者。迨陈炳发到案，而后信阮光福、安定山实有其人。王立周到案，而后信阮光福辫之被剪，实有其事。郎貽富到案，而阮光福、安定山被捉入堂情形，历历如绘。陈么哥到案，而阮光福、安定山致死灭迹情形历历如绘。至下手加功之陈么哥，尚以为造孽可怜，亦可见天良之不容尽泯矣。

夫欧村肇衅，尚曰阮光福、安定山枉死耳，黄之绅、杨琴锡首祸耳！乃波及于宣城、宁国、广德各教堂。至有撬开停放年余之棺，将枯骨抛出棺外，此必有匪徒因以为利者，其撬开棺盖，疑其私藏金银也。宣城之人历历见其从袁村来，向宁国去，是所有教堂被

毀,皆此輩所为。而胡秀山于水东欲杀教堂之陈先生,大众为之求情,讹索洋钱十五元始释,陈士柯、李才华于欧村各攫一骡,尤确凿可据者。彼其意以为乘教民与何渚有隙,借其名而播之,人人倾信获利,自我抵罪有人。其计甚深,其心甚毒。此辈不除,皖南之人得安枕乎?白会清左道惑众,形迹昭然,其所拦放者为何如人,不能举其姓名住址,此为剪辮党类,非真正教友可知。倘稍事姑容,则民教互相猜疑,无时或释。

除李才华一犯飞咨河南,一体严密访拿,获日另结外,所有胡秀山、陈士柯二犯,谨按土匪例;白会清一犯,谨按妖匪例,立予正法。其致死阮光福、安定山、听从加功之陈么哥;受杨琴锡毒打,意图随众报复之主立周;怀疑往打杭村教堂,并未伤人,亦未得赃之何大田拟各予杖一百、流三千里,以示惩戒。所有被打被毁各处,除系强占民居者,勒令清还原主管业外,其实为教士所契买起造者,遴委干员,会督地方官,按照轻重,量予抚恤,以彰公道而靖人心。至何渚宣讲圣谕,系遵行功令,其刊刷天地君亲师牌位,乃民间常行之事,并非与天主教为难。欧村滋事,与余应龙均系董事,弹压不及,实属力不从心。吴永庭因雇工被捉,隔夜不归,向教堂求情理索,乃其分所应尔。何炳三随其父在押,并未前往宣城、宁国、广德。胡秀山在宣城县有何渚带信,叫伊去打教堂之供,索其原信,无可呈缴,其为凭空嫁祸,毫无疑义。何渚、余应龙、吴永庭、何炳三应免置议。堂中妇女胡宋氏、谭兰英、李再姑、戴贞姑、刘三姐被黄之绅、杨琴锡愚弄入堂,其失身也,由于威胁,并非出自本心,应一并免其置议。与孀妇刘吴氏、幼女侯佑姐、白香姐、郑么姐、李六毛均发还建平县,飭属具领。干证陈炳发、郎貽富、何正喜、程科儿、陈添和、陈采民、刘元顺、殷树南、闵乐山、翟厚培、李炳坤均与省释。出外贸易,未经到案之易景怀、易登礼、王倚子均免

再提,以省拖累。交出之纸人纸马,系天主教应有之物,并非剪辮所用,亦非何渚所能伪造。惟孩脚经件作验明,确系胎骨,且两脚虽分左右而大小并非一副,黄之绅、杨琴锡已死,亦无从究诘矣。

应俟解饷员便附缴总理衙门,并先将供结录呈总理衙门、刑部察核外。合将讯结皖南教堂滋事缘由,会同安徽抚臣裕禄恭摺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片二件并发。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67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为密陈将皖南滋事 民教人犯立予正法缘由片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

再,皖南教民之悖如此,客民之横如此,不惩均无以安良善。而烧毁教堂之案,从无办到教民者,臣若审拟具奏,静候部议,各教士必怂恿公使,向总理衙门晓谕,公使不能却也,动以兵船挟制,转致都中准驳两难。臣不揣冒昧,立予正法,以绝其望。万一西邻责言,臣愿以一身当之,不敢避专擅之嫌,以巧为自全之计。合再密陈,伏惟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68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请将建平县 方家藩等分别议处片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

再,民间词讼全凭地方官不徇情面,据理剖断,而后桀黠者不

敢逞,良懦者得所依。黄之绅以干预词讼,求悦教民,建平县方家藩以为从之则非心所安,拒之则又畏其焰,乃遇民教互控之案,一律批令调处,不敢问也。至黄之绅自行捉人,入堂拷讯,亦不敢问也,遂致酿成大狱。皖南去省颇远,大吏不能不以地方官为耳目,乃吴全章一案,署宣城县王庆奎原禀以为实无其事,飭令确查,又以为实有其事。及司道将层层疑窦面与往复,则谓卑职不敢信其有,亦不敢信其无。似此泾渭不分,只图含混了事,民教均何所赖?无怪恃强滋事者日出不穷也。

相应请旨飭部,将建平县方家藩、署宣城县王庆奎分别议处,以为闾茸者戒。合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奉旨:方家藩、王庆奎著交部分别议处。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69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陈皖南教士叠请雪冤情形并请将摺片等录送法使片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

再,皖南人心稍定后,洋教士叠次函致地方官辩论,经皖南道、上海道先后录寄前来,无非求雪黄之绅之冤,恧何渚之横,咎文武护庇之不力。所摭拾者,多半教民一面之词。狱讼自有定章,非教士所应干预,而所陈情节较重者四条,虚实均不能不为缕晰查究。

其一曰大孙村教堂,乃闰五月二十五日焚掠。除河南吴老先生外,又有白会清先生被难受杀。查白会清与陈么哥避匿芜湖教堂,业已到案,则前此传闻之误,教士自知之矣。

其二曰何渚斩去童子四肢,藏石灰内,以为虚控之资。又曰所

杀童子乃教外刘某之子，年甫二岁，黄司铎托人抚养者。据建平县禀称，黄之绅收养之孩名曰福林，向交刘吴氏抚养，何渚将教堂妇女送县时刘吴氏即带福林来城。嗣刘吴氏赴金陵候审，将福林交与土民周启源。卑职回建平时，复令周启源将福林抱来验视。戴贞姑、刘三姐、郑么姐亲见之，然则何渚斩去童子四肢，亦传闻之误矣。

其三曰何渚往宣邑大孙村杀守堂吴老先生，又曰将宣城大孙村教堂司事吴全章杀死。查吴全章既曰司事，又系守堂，则孙村邻保必人人知之，人人见之。乃据宣城县禀称，驰诣孙村，飭件于灰烬中查检，并无骨殖可验。提讯董保并在教民人，佥称堂内之人已先逃避，并无杀人毁尸情事。臣因人命至重，洋教士既言之凿凿，飭再严密查访。吴全章是否实有其人，籍隶何省，存亡下落，据实禀覆，不准一字含混。旋据禀称，访有吃教之陈添和与其妻宋氏知悉孙村打堂情形，随亲诣孙村查传陈添和、陈宋氏。讯据供称，闰五月二十二日晚吴全章至村，声称伊因欧村教堂被打，逃来躲避，住于堂内。次早人来打堂，吴全章住于楼上，因年老走避不及见杀，屋既被焚，尸亦遭毁，随飭指定尸所搜掘零星尸骨，验封存储等情。臣因其前后所禀大相迳庭，飭提陈添和夫妇并该县案卷尸骨前来。旋经司道讯据陈添和供称，闰五月二十三日大早，小的即去车水，吴老头子杀死是女人对小的说的。据陈宋氏供对，本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傍晚有一老头子身穿月白夏布大衫，在门口闲坐。问他姓甚么，他说姓吴，从欧村教堂来，是河南口音。因外边有打堂风声，留他在小妇人家住，他说不要紧，仍到堂内去了。二十三日早打堂人来，堂内共有七八个人，见妇人喊，都从后门跑了，妇人又到楼下喊，吴老头子逃走，才下楼梯即被人杀了。过了一刻，那些人放火烧堂，尸身遂亦被毁。打堂后小妇人在山内草房躲了一天，往孙家

铺过六七天才回来。隔两天,宣城县到孙村,小妇人引到楼梯左边瓦砾内捡著零碎骨头,作作取小瓦礫装好,宣城县亲标日子交丈夫收藏。十月十三日宣城县到孙村,小的夫妇将骨礫呈验等因。诘以素不相识之人,何以一见留住? 既从欧村教堂避难而来,何以于孙村教堂如此大意? 客民虽悍,于素无仇隙之老翁何致不置一词,便加锋刃? 烧堂之火延及尸身,何以便成枯骨? 客民于一老翁如此凶狠,该妇何以来去自由,无人过问? 即客民偶动怜悯之念,该妇何从得此定识定力,临事既自在游行,如入无人之境,何以打堂后反在山内草房躲了一天? 宣城县原禀,因谓飭作检无骨殖,该妇何以又称作作装好,宣城县亲标日子? 当时果有骨殖,宣城县应收回储库,何以交与陈添和? 该妇无可支吾,只云身怀重孕。提查县卷,挺身作证者,本系陈添和,因邻保金称本堂无此吴姓之人,是以供由欧村而至。原供明说其妻跑到屋后躲了,伊走堂屋厨房外左边进去,看见吴先生死在楼梯底下,历历指其伤痕,并谓板壁火烧,是伊拿棍推倒等语。嗣闻提省,恐露出真情,将伊所眼前之供移使其妻挺认。且上堂即供明怀孕,谓孕妇断不刑讯也。

臣思该教民不过欲实其从前传闻之误,作此种空中楼阁,一经互核,矛盾灼然。第狱不厌详,既谓来自欧村教堂,则欧村教民必知之,既谓籍隶河南,则河南客民必知之。乃皆具切结,谓绝无其人,此可以销案矣。

其四曰泰西伏司铎之棺,肆行劈开,尸骸抛弃。查此事系属实情,系宣城县验明,棺盖撬开,棺木损坏,督同地保教友用二丈四尺洋布,把尸骨包好,装入原棺。其下手开棺之犯,无从确指,应罪坐为首之人。此胡秀山所以不应不正法也。

臣伏念教民、客民无非天朝赤子,其为善,宜一体劝之; 其为恶,宜一体惩之。教之不同,亦不自泰西始。民间与僧道鲜闻其不

相安者，无胜负角立之心，必习而相忘故也。教民良莠不一，倘教士必惟教民之言是听，地方官又惟教士之言是听，则所以厚彼教士、教民者，即所以貽害教士、教民。何者？众怒难犯，变生不测，地方官自保不暇，如教士、教民何。人亦各有天良，即如水东教堂之陈先生，教民也。闵香山，客民也。翟厚培，土民也。宜其各不相顾也，乃胡秀山等欲杀陈先生，而闵香山为之求情，翟厚培为之垫款，不过知陈先生之向不为人害耳。然则民教之相安、不相安也，视其人而已矣。

臣讯办此案，如稍有偏袒之见，明有国法，幽有天谴。伏恳飭下总理衙门，将臣一摺、两片并各供结录送法国驻京公使，请其劝谕各教士，力充与人为善之心。凡从教者待其自来，勿强人以所未晓。并谕各教民，不损人正是利己，庶几中外敦睦，上下蒙福矣。至臣从前与法国公使来往函稿，一并录呈总理衙门，听候酌夺，就近与法国公使商办，以杜后患。合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70 英署使傅磊斯为派员去各地

查访等情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三日（1877年3月7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照得烟台所议条款，内论各省张贴告示一节，经已札行各口领事官查照所订办理在案。前承贵亲王行知各省督抚，令为张贴示谕，庶保将来知有护照之外国人等，在内地行走，得以无虞。兹本署大臣接据各口领事官先后详报，得悉通商各口岸一带地方，此项

示谕果已妥为张贴,此外于数省地方,业已遍为张贴,本署大臣据报前情,随即转咨本国总理各国事务丞相德悉知,定觉欣悦,而本署大臣仍当随时酌派官员,分往各省地方,周全查访。

窃思所派官员,无论行至何处,万一或受阻滞,或竟查得此项告示匿未张贴,以顺愚民憎恶之情,非但本署大臣所深怅惜,在贵亲王想亦一体必觉弗悦。近闻去岁十二月间,有本国教士二人行抵湖南省岳州府城地方,该处未许伊等入城,维时有云保护外国人告示一件,该省地方仍未张贴等情。本署大臣闻之,相应据情转达贵亲王悉知。惟愿于本署大臣派员前往湖南省查看之期,不至即照此次岳州情节是幸。

为此照会贵亲王,请烦查照施行可也。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71 总署奏报已将安徽建平等处教堂案内 供结各件送交法使片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877年3月11日)

再,臣衙门于本年正月初五日准南洋大臣沈葆楨咨称,建平等处教堂一案已将案内人证讯供议结,专摺具奏。并咨送摘录摺片供结各件,请为知照法国使臣白罗呢等因前来。

本月初六日由军机大臣抄交原摺片,奉旨:该衙门知道。等因。钦此钦遵到臣衙门。

除沈葆楨密片存案外,所有应行知照法国使臣各件,均由臣衙门备具照会,送交该国使臣白罗呢收讫,理合附片密陈。谨奏。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72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台北教民倚势逞凶
已变通严办缘由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77年4月10日)*

再,台北淡水厅辖境五六百里,官长威令之所不及,天主教因而簧鼓其间。数年以来,尤觉恃势恣行,无恶不作。臣于去冬路过艋舺时访知该教民等鱼肉乡里,稍有身家之人被其凌虐不可胜计,必逼使人教而后始能安生。其尤甚者,有该厅所辖之和尚洲民人李东面并子李先竖即李温岸,倚恃入教多年,自称教首,叠犯各案,拒捕伤差,实堪痛恨。当经查吊原卷,该犯李东面父子积案累累。复因同教霸占产业,控经该厅同知陈星聚讯断归还原主,李东面父子恃势插讼,纠合教党李颜等多人,于上年八月二十五日乘陈星聚在艋舺仓署审断之际,拥入递禀,齐声呐喊。李东面并持刀哄堂,经绅民铺户公愤,当堂擒获。复于李先竖、李颜身傍各搜出小刀一柄交验,提讯供认不讳。并据举人张书绅等及郊行铺户禀请就地惩办,万口一声,咸以该犯李东面父子不除,地方受害无已各等情在案。臣到郡后,飭台湾道夏献纶,署台湾府向焘据实覆讯。详称供证确凿,请照光棍为首斩决例斩立决等情前来。

臣细核案情,遍访舆论,该犯李东面父子恃教横行,罪恶昭著,从前该处地方官多属因循畏葸,凡遇教民犯法之事,辄将就敷衍,酿成靡所不为。现在若不严加惩创,予以显戮,诚恐教民见法之不足畏,趋附日多,百姓知冤之不可伸,怨毒日积,于风俗人心所关非浅。当即批准将犯法教民李东面、李先竖二名就地正法,俾万目共睹,稍挽颓风。其听纠从犯李颜、陈得、陈士美、陈炎四名讯明,当李东面哄堂时,仅站堂下呐喊,尚无逞凶情事,从宽贷其一死,飭令锁系石礮,永远不准释放,以儆凶邪。臣为殄除民害,使教民稍有

忌惮起见,不得不变通办理。

所有教民倚势逞凶变通严办缘由,理合附片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73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于台湾中路

水沙连处筑城设治片

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877年5月8日)*

再,台湾中路水沙连计有六社,曰田头,曰水里,曰猫兰,曰审鹿,曰埔里,曰眉里。其入社之路,一由集集街,一由南投,一由北投,一由东势角,皆彰化所辖,而以集集街、北投两路行走较为平坦。六社周围约七、八十里,平旷膏腴,道光年间议开未果,而民人前往私垦,岁久益多。即附近各县匪类罪人,亦以其地僻山深藉为遁逃渊藪,近年洋人时往游历,影照地图,并设教堂,煽惑民番,以致从教日多。日前驻厦门美国领事恒礼逊亲往该处游历多日,并优给民番衣物物件,居心甚为叵测。若不速行开辟,收入版图,设官治理,诚恐彼族从中诱惑,酿成事端,为患伊于胡底。臣前飭总兵吴光亮将自集集街入埔里社路径开通联络布置,尚合机宜。现吴光亮须移营后山,所有经手事宜,暂交代理北路理番同知李时英接办。

查前此沈葆楨业经奏准,将台湾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扎水沙连等处。臣察看该处山水清佳、土田肥美,内地居民争往开垦,无误招徕,不比后山烟瘴辟地为难。且居前后山之中形势险要,目前生聚渐繁,实可添设一县,应否仍照原议,抑须酌量改设,当详加查勘,再行奏明办理。该社左右数手前业已建设教堂三处,洋人辄谓

此地未经中国管辖,垂涎尤甚。是则建城设官一节,殊不可缓,但需费浩大,筹措甚难。臣现拟于该社紧要适中之地先行筑一土城,派官驻扎,并分兵防守,兼募民栽种竹树,以固藩篱,再将应办各事次第图维,以为先发制人之计。其附近番族则应设法抚绥,积年通匪则宜宽其既往,庶可广招徕而安反侧。

臣为慎固边防绸缪未雨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74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现拟督飭川东道

姚覲元等清结教案片

光绪三年四月二十四日(1877年6月5日)*

再,教民滋事之案,近惟川省为多,而案情轆轳之烦,亦惟川省为最。前经叠奉谕旨,飭令持平办理,自应钦遵照办。臣于入川后即经详细采访,大约教案滋事之初,多由教民恃教欺压平民,积渐既深,平民不胜其忿,遂群聚而仇杀,教民寻仇愈甚,则结怨愈深。今虽民教仍复相恃,而教民不敌平民之多,教民势亦稍衰,此时求欲结案,必先解散平民。第解平民,尚易为力,然必审察该教民实有愿结案之意,即可乘机办理。否则平民解散,而教民又复生枝节,致令散而复聚,则官不见信于民,以后有事,更难收拾。此臣于办理此案所以必慎之于始也。

现在该主教范若瑟于臣到省时,赶由重庆前来禀谒。臣于其接见之际,即责其在川传教,不能与百姓相安,致令教案叠出,殊不成事。并与言以前各案为日过久,民教均有不合,即应赶紧清结,不可再事悬宕。该主教尚唯唯听命,无多置辩,似此情形尚可设法

逐件清理，但不宜操之过急，转滋他虑。臣现拟督饬川东道姚覲元、署成绵道丁士彬经权互用，相机了结，以后清结一案即行随时具奏，以慰圣廑。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川省教案叠出，亟应赶紧清理。该督当饬属妥为筹办，相机了结，以免滋生事端。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75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为请飭刑部候补郎中文天骏等 来川办理中外事件片

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1877年 8 月 9 日)*

再，查川省教案之多，实有各府州县不谙洋务，遇事畏难，只求诿卸，不思办理，非尽案之不能结也。现在内江、邻水、南充、营山、巴州、涪州各起，经臣严饬成绵道丁士彬、川东道姚覲元督同委员设法速办，日内已有端倪，即可陆续办结。其江北一案，因团民积忿甚深，必须妥为解释，庶免案结后又别生他事。臣于此案特加慎重，另拣委员，随同妥办，似亦不难了事。惟查川中洋务惟丁士彬、姚覲元尚能讲求，此外实乏练习之员。现在重庆通商中外，应办之事不独教案，而该洋人于西藏探路用意尤为不测，川省地大，值此时势不能不多择一二可靠之人，以资襄赞。兹查有前经奏调之刑部候补郎中文天骏，素讲洋务，才具精核，又兵部候补主事黄锡焘于洋务亦能留心。相应吁恳天恩，俯念地方需人，敕下各部臣，速饬各该员迅速来川，交臣差委，俾资练习，庶将来办理中外事件，亦得收臂助，实于大局有裨。

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76 法使白罗呢为广西西林县绅士不准传教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六日(1877年10月2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白,为照会事。日昨接准广西省副主教富格尔函称,西林县传教士巴森函称,西林县绅士具一信函,呈交西林县知县,知县亲身递与教士。函内言县主与教士所商拟各条,我等不能允准,以后永不许在本县境内传习天主教。此教贻害百姓,桂林府府尊曾有信知会,扫除此教,不准何人奉习。若有人奉习天主教,全家诛灭。此教原非正道,各处指为邪教,何能准其在西林流行。因此我等请尔等早出县境,免得人用兵器轰击尔等等语。

本大臣查此语系本国主教函递前来,本大臣不能指为虚诞。似此等语言与和约大不相符,不得准行,为此言者应照例责备究办,本大臣盼望贵亲王以此为然。日前两广总督与广州法国领事官拟定西林县教事各件办法,兹该绅士来书所呈大相抵牾,并西林县知县竟将绅士来书自己亲身传送,此中关系更重,该知县不能不知书中之言。本大臣自到中国京都以来,一切事件贵亲王大臣无不推心公平,妥办此案,想必从重责备西林县知县。本大臣并不提及巴教士在西林县署中毒之事,以难推凭据故也。本大臣希请贵亲王知照该省大吏,详细查究西林县绅士情形。以后接到回覆,知会本大臣。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77 安徽巡抚裕祿奏报筹拨关税给发皖南教案

抚恤银两片

光绪三年八月三十日(1877年 10 月 6 日)

再,上年皖南民教寻仇,打毁教堂一案,经督臣沈葆楨讯办奏结,于摺内声明,被打被毁各处,系强占民居者勒令清还原主管业,其实为教士所契买起造者,遴委干员,会督地方官按照轻重,量予抚恤等语。本年春间,臣正会同督臣遴员往查,适洋教士开具被毁各处约估清单,呈由法国驻京公使转送总理衙门,行知督臣核办,经督臣飭令委员地方官一同秉公查勘去后。现据该委员等会禀,查得各处教堂房屋地基有应退还原主者,已据洋教士一律退还;其抚恤款项,请给本洋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一圆,按市价每圆八钱合漕平银三万三千五百三十六两八钱,禀经督臣核准,咨由皖省照拨,发交该委员等转给该教士收领。并据该委员等具文请领,以便早日给予完案等情前来。

臣查此案自始事迄今,业已年余,兹既据洋教士将应退还原主之房屋地基一律退还,其抚恤款项已由督臣核定数目,自应照数由皖筹给。惟皖省厘金捐输等项,仅供现在凑解各处协饷及本省防军饷糈之用,并无存余,又别无闲款可筹。而此项抚恤银两,既经允给,未便久延。臣再四筹酌,惟有札飭芜湖关道于芜关常税项下动拨漕平银三万三千五百三十六两八钱,发交该委员等照数转给该教士收领抚恤完案。

除咨明总理衙门、户部查照外,所有筹拨关税给发教案抚恤银两缘由,谨会同督臣沈葆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78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报巴州南充等处各教案 办结情形片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877年12月1日)*

再,光绪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前成都将军臣魁玉、前护督臣文格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川省民教滋事各案,请飭该省迅速持平办理一摺。等因。钦此。同日内阁奉上谕:四川省民人与该处教民挟嫌构衅案犯到官,地方官自应将滋事根由确切讯明,秉公迅速办结。等因。钦此。当经魁玉、文格钦遵,转飭各该地方官妥办,未经办结。臣宝楨到任后,查各案悬搁已久,若再迁延不结,窃恐枝节丛生,当即督飭署理成绵道丁士彬、川东道姚覲元并派委委员赴各该州县查办去后。

兹据该委员会同地方官先后将议结缘由禀详到案。查巴州之案,讯缘同治十三年三月间,州民董郎贤与团众赴教民杨明玉家搜捕窃匪李大春,维时团邻人等顺将杨明玉家钱物攫去,杨明玉不服,捏词滋讼。因董郎贤系案内紧要首匪彼远贸未归,未能讯结,现经其母董乔氏遣侄乔昭然代质,董乔氏愿给杨明玉钱二百四十千,以作赔偿之用,缴由杨明玉具领结案。此案讯系一人一事,尚无重大情节。至南充、营山、内江、邻水四案,均有打捏(毁)教堂、拆捏(毁)教堂、焚烧房屋并互斗毙命之事。南充之案,讯由光绪元年五月间该司铎刘多默先行,因事他出。黄昏时不知何人将教堂打捏(毁),刘多默原控萧用谦等率众团丁打捏(毁),亦系怀拟(疑),并不无证据,不能断令赔偿。营山之案,讯因是年县试岁考,应试童生往观教堂,经该堂都司阻止,激成众怒所致,并无预谋主使纠毁情事。该司铎彭若汉指控之郑朝梁等,经该委员等提同人

证,再三研诘,均称并未在场,而该堂之都司当打毁之时,早经避祸远匿,又不能指出首祸之人。当时既人多且杂,今又事隔两年,更属无从追问,未便格外苛求,致滋拖累。内江之案,讯系教民彭志顺等诬平民杨正焕等毁,将其私押,勒罚钱文,以致众团不服,将教民彭志顺、邹贵贤杀毙,乘势将城内教堂拆毁。虽经查明系梅喜老么主首,与受害之杨王焕将彭志顺致毙,而该二犯又早逃逸无踪,一时未能获案,无从讯办。邻水之案,讯有教民王同兴纠党多人,夤夜至冯大洋家抢毁财物,焚毁草堆,杀毙冯贤贵、赖洪顺、张埭三命,杀伤曾有元一人,教民被害者只刘大裕一人,以致阖邑惊惶,互相联络,倡言逐教,并将各处教堂及城内教堂一并拆毁。计被毁堂五处,被毁教民房屋不下一百余间。惟时各处棍徒乘机混入,有藉团逐教、任意掳掠者,有非教而指为教,肆意抄毁者,人多势众,究竟是民是匪,当时未能区别。而王同兴一犯,或云被团戕毙,或云业已远颺,至今查拿无踪,无从究诘。

该委员与该地方官以该司铎等原控各情及主教洪广化原启,虽不免张大其词,而各处之教堂被毁、房屋被烧,众目共睹,究属实有其事。且邻水教民畏祸远颺,将近两年,其流离困苦不堪言状,情实可悯。而各教民之不能回归者,其一切日用,均系主教洪广化垫赔,均有底帐可核,情亦难堪。惟现办此案,既不可抑勒平民,强令赔还,又未可偏枯教民,不为剖决。现在案悬日久,凶犯既著落,若再迁延,尤恐别滋他事。惟有宽其既往,儆其将来,当即谕令该主教司铎等毋庸狡强,就案酌中议结。所有被毁教堂,量给修资,教民亦酌加抚恤,俾民教两得其平,从此释嫌疑而敦和好。现经查看,拆毁教堂之工费酌量议给,南充县银四百两,营山县银二千八百两、内江县银四千两,以作修理各处教堂之用。至邻水县一案烧毁教堂五处,焚毁房一百余间,且有乘机抢掠之事。衡情酌理,被

毀之教堂，既須照案賠修，而被燒之民房多至百余間，且失去財物數亦不少，教民均系中國赤子，更不能不量予撫恤。是以酌罰從前延不查辦之知縣李大林銀七千兩，并再加銀一萬六千兩，共給銀二萬三千兩，以作修理五處教堂與撫恤被害各教民之需。該司鐸教民等均為悅服，即令出具永不翻異滋事、重敦和好切結，并備具領狀申賚前來。

臣查各該教堂被毀事實情真，查教堂系洋人所修，工費不貲，今被各團民所毀，自應著落各團民賠還方昭平允。惟賠修之款甚巨，攤派殊難，且團民與教民結怨已深，若再勒令賠修教堂，心必不甘，則此後教民之仇愈固結而莫解。所有修費，自應由官酌給，不必派累百姓，以期日久相安。惟鄰水一案，所議之數甚巨，但據該委員與該司鐸逐款分晰，其中賠償洋人教堂者無幾，大半皆撫恤教民之需，非供司鐸之中飽。查教民本系中國百姓，未便歧視，臣等當即允如所請，照所議之數于厘金項下分別撥給各司鐸等具領完案。惟民教滋事，總有不遵條約及地方官不為速理之故，現又飭令各該地方官以後遇有民教滋事之案，即為迅速持平訊斷，該主司鐸亦不得格外挾制干預，期于彼此相安。現在川北各處從前未結教案，均已一律議結，其因此牽連稟控各案，亦已消除，毫無糾纏。此外惟江北廳與涪州兩案議結稍需時日，而涪州之案已有成局，僅江北一起輾轉議辦，總由川東主教范若瑟主持不定所致。現批飭該主教趕辦，并令委員與地方官設法開導，似亦不難了結。

除將現案議結各緣由暨各司鐸領狀甘結抄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辦，所有奉旨查辦之鄰水、內江、南充、巴州、營山等處民教滋事各案辦結緣由，謹會同成都將軍臣恒訓附片附驛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79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呈览与英使就武昌教案往返照会
及请飭速办摺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77年12月2日)

臣奕等跪奏，为英国教士在湖北省城被考试武童群殴受伤，谨将臣等与英国署使臣往返照会抄录呈览，拟请飭下该督抚妥速催办完结，以弥衅端，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于本年六月十五日，据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来署，面述英国两人在武昌被殴受伤一事。臣衙门当经函致湖广总督、湖北延抚督飭地方官，迅速查办。旋于七月十八日，英国署使臣傅磊斯照会。据领事官详称，本年六月初一日本国人教堂林牧师、卫牧师在武昌省城先后遭殴受伤，申请湖广总督及汉黄德道查拿究办，屡催罔应，将往返各公文抄呈前来。

案查是日住居武昌之林牧师，拟上蛇山，路过阅马厂，有人手持弓箭，跟踵辱骂，向其掷打砖石，复有二三百人上前追赶，将林牧师拳石交加，该牧师躲入民房，复击坏房门，闯进群殴。该牧师等受重伤，牙齿损断，衣服扯碎。又群殴时，该教堂卫牧师前往寻救，路遇匪类追赶，避入卡房。有人急往巡抚衙门报知，并未拨兵役弹压，众匪破开卡房门扇，该牧师跑出跌倒，被众匪手执木棍击打肩膊，又打伤右肋骨，左臂复被大石打伤，两腿及身上受伤多处，金框眼镜被其抢去。滋事之际，地方官员袖手旁观。滋事系赴考武生，皆有廩保，最易明辨，卡房内有看管之杨姓、赵姓等可证。领事官伸陈总督，该处大小官均似毫无实力查拿之举。等因。兼及去年因滇案所发通行告示，武昌地〔方〕无一处张贴等语。当经给予照

覆，告以前据辉立述及此案，随即函致湖北查明妥办，兹再咨行该督抚速飭认真查办。至因滇案通行告示，已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准湖广总督咨报，据英国领事官函称转给完事，并各州县陆续呈报贴示地名日期等因，并函咨该督抚，迅速认真究办。

嗣准总督李瀚章等函覆，此案缘武昌府现值岁试，各州县武童群聚阅马厂习练弓马。英教士到彼说书，并看较射，语言不协，互相争论，以致彼此扭打，经地保居中排解护送回堂各情。复于八月间照会傅磊斯，又据复称林教士并无说书之事，该武童等无故群殴，湖北有司虽拿已有人，不许受殴之教士认办，仍由臣衙门抄录来往照会咨行查究，并照复傅磊斯在案。迨九月十五日接准李瀚章来咨，以此案拿获滋事武童程茂楼、陈龙等八人，由英国代理领事格福林带同卫牧师及被殴之教民，赴江夏县署，逐一辨认。据认程茂楼、程亨祥二人系是日逞凶之人，该武童等无词可辨。又据张鸿甲、王生大供认，在场吆喝，并未逞凶，其余四人在旁观看，亦未随时附和，牧师亦未指认。至金框眼镜实未检获，无从追领。武童程茂楼二人按照律例从严惩办，枷杖管押期满交保。张鸿甲二人照例枷杖，其余四人分别押惩，勒令保释。据江汉关道等详请销案，而代理领事官仍照此案已详驻京大臣核办，将来如何结案，应听候飭道，并谓下拿行凶之人，至今未获一名。无论此案允结与否，度钦差大臣定欲由鄂省将武童犯事惩办原委剴切出示等情。

且据李瀚章函称，代理英领事及教士等向该县慰谢，谓考试人众竟能获犯，未免操劳费心，只要照例惩办，便可结案等语。拟照会傅磊斯查照，而以函内所叙各节与文内所叙英国代理领事声称行凶之犯未获各情不符，恐有参差。适于十月初一日，傅磊斯遣梅辉立来署，稟请案已三月余向无办法，仅出一示，晓谕百姓保护天主教之人，于本案止拿得在场吆喝三人，为首凶犯并未缉获。英国奉

耶稣教告示内言天主教与本国何涉,当答以耶稣天主教分别,外间或未周知,告示一节,系地方官办理善后之意。为之反复开喻,且诿以教士之意,将滋事人犯照例惩办,就可结案,案不难完结。梅辉立以拿得数人,并非首犯,当起衅时该处非无官弁兵役,因与外国人滋扰,遂不肯实力弹压。事后地方官意存欺饰,并不据实详报上宪,亦未经参处。如此办理,殊与条约有违。答以此系罗织之词,与该省所报不合,容再咨令认真查办。复据李瀚章函咨,所述照会傅磊斯并函致李瀚章严行转饬认真查明下手凶犯,确切研究。兹据傅磊斯照复,仍以逞凶为首人等务获究办,并各犯等一并惩治。江夏县令始终玩误,总须将该员参劾究办后始可议结为请。臣等揆度傅磊斯用心,虽此案未经致酿人命,而起衅情由并无教士等理曲之处。英国素奉耶稣教,较之天主教亦稍安分,今民教两相水火,而地方官又不加意弹压。事后亦未迅速办理,以为视之太轻,不独为此案虑,且不独为教案虑,其照会中牵涉滇案通行告示,业已情见乎词。至于湖北地方官于考试人众之时,倘能预为留意,自可弥患未形。否则此案一出,立即查拿滋事正犯,确实妥办,亦何至阅时既久,案悬不结?此案关系中外交涉,未便以尚无人命重情不为切实办理。拟请饬下湖广总督李瀚章妥速筹办,并严饬该地方官确切查明,认真研究办理完结,庶不致迁延日久,枝节愈多。

所有臣等与英国署使臣往返照会九件一并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一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群殴教士地方官不行严办**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1877年8月25日)

照录英国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昨据本国驻汉口领事官许详文，内将本年六月初一日本国人教堂林牧师、卫牧师在武昌省城地方先后突遭群殴，身受重伤各情节呈报本署大臣查核。并将伸陈湖广总督部堂李及照会汉黄德道，请将无故滋事之人查拿究办等语，屡催罔应，往返各公文抄呈前来。

本署大臣查阅所报一切，当将此事缘由，略为贵亲王述明，以凭核办。案查本年六月初一日本国住居武昌省城之林牧师出门单行，拟上蛇山，路过阅马厂地方，不料彼处有人手持弓箭，跟踵辱骂，向其掷打砖石。逼至阅马厂，复有五、六百人聚集于彼，或武生演射，或兵勇操练，或闲人观看等。其中二、三百人上前追赶，扬言来打，形势凶甚，将林牧师拳石相加。该牧师一时躲入民房内，而滋闹匪类等击坏房门，闯突而进，该牧师无可如何，向外奔逃，仍被匪众群殴，身受重伤，牙齿损断数只，衣服扯碎，竟得避入本家，随往领事官公署报明一切。又林牧师被此项生童等群殴时，该教堂本国人卫牧师闻信出门，前往寻救，行至街上，路遇滋事匪类向前追赶，卫牧师避入宾阳铺卡房，冀免受累。有人急往湖北巡抚衙门报知，并未派拨兵役弹压，众匪并力破开卡房门扇，该牧师只得往外跑出，因急跌倒，适被众匪手执木棍击打肩膊，又打伤右肋骨，左臂亦被大石打伤，两腿及身上受伤多处，金框眼镜被其抢去。负伤忍痛回家，随见林牧师亦被此等凶徒殴打。次日许领事官据教堂医生声称，诊视卫牧师所受各伤，最要紧处是右肩膊，皮肉打破，肩骨

打断,右肋骨三根被打破,受伤甚重,现在不能起身,恐调治一个月,尚难就痊各等语。

本署大臣查核前情,想无故群殴,凶恶情形,莫此为甚。此案林牧师出门安走,不幸路遇此等凶徒,卫牧师后又踵至,若非人众纷乱,以致有隙可逃,该二牧师性命难保无虞。正值滋事之际,地方大小官员袖手旁观,种种不合情形本署大臣不得不略为贵亲王陈明一二。

查卫牧师避入宾阳铺卡房内,有人报知巡抚衙门,并未派人前往弹压。又滋事匪徒多系赴考武生,身列胶庠之人,皆有廩保,最易明辨,一欲查拿,易如反掌。况卡房内本有管看之杨姓、赵姓等,当场见情,可为证佐。迨本年六月初二日许领事官伸陈两湖总督之日始,至七月初四日许领事官具详本署大臣之日止,虽日见公文往返,该处大小官宪均似毫无实力查拿之举。加以滋事之际,去年因滇案所发通行谕令保护外国人民告示,武昌地方并无一处张贴。本署大臣查阅此案往返公牍,则见六月十八日即无故群殴之后已逾二旬之久,两湖总督李复函本国许领事官,内称滋事者实在何人,不得不确切查明,并云林牧师等与生童争斗云云。又云若不访查确实,妄拿无辜,治以殴打之罪,既不足以示警戒,尤恐众心不服,当此士人云集,转酿他故各等因。窃思案情若斯之重,延宕日久,并未认真查办,致令原滋事匪徒得以远飏,难期弋获。诚如两湖总督所言,难保不致酿成他故。现在本国驻鄂领事官尽心竭力将及一月,叠经伸催按例查拿究办,以本案滋事正犯理应治以应得之罪。且以两湖地方向有此等无故群殴情事,尤宜认真查办,将怨罪原由晓示明白,以昭警戒而保将来。向该处官宪屡为声明,无如两湖大宪置之于不顾。本署大臣据报前情,务将案由备文照会贵亲王查照。因该省官宪欠于公允,有冤莫伸,其应予以伸理之处,本署大臣惟

有向贵国催问也。

除将本案往返公牍照抄粘附外，相应备文照会查照，见覆是禱。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 英使附送之英领事致湖广总督申陈

光绪三年六月初二日(1877年7月12日)

为无故群殴重伤，申请查办事。

兹据惠士礼会教堂林牧师面禀，昨日下午六点钟拟由火星堂地方出门上蛇山，取道阅马厂。将近阅马厂地方，有持弓箭之人跟踵辱骂，掷打砖石，一直追逼至阅马厂。适见该处有五六百人围聚，或是兵勇操演，或是童生考试，或是众人围看射箭等情，皆不得而知。上蛇山路径本是穿过阅马厂，我见人众，便由下边绕行。该处众人一看见我，就有二三百人来追赶。我问何故追赶，他们说来打你的。说毕就一齐用木棍砖石拳头打来。我躲入一小花园内，孰知有进路无出路，惟有回身以面向着众人。适旁边有一人劝我躲进房，众人就打坏窗门，房屋将近拆倒，我只得向外奔逃。他们要将我打倒，身上褂子被他们撕破，身受数伤，手上受一重伤，把我上门牙打破两三个，直追赶一里路光景始止。我逃回住家，已气尽力微。佣人说卫牧师闻你有被打之事，前往解救去了。候至一刻之久，卫牧师回来，较我被打更甚，带去一教民亦被打伤。据卫牧师说在路正遇见这一班闹事之人，被伊等追赶，我就避入卡房。卡房委员给信与武官去，武官不肯来。在去给信之时，众人要打破卡房门，我无法只得跑出。一时跌倒在地，正欲扒起，有一人拿粗木头一段打我右肩膀，我忍痛逃去，又打伤右肋骨，金框眼镜被他们抢去，左臂被一大石块打伤，两腿及身上受伤多处。一入教之华民报知抚台衙门，衙门里人说不是此处所管之事。昨晚有一位武官来，

今早有江夏县来看验伤痕,查问情形,解说一番而去。又据教堂医生声称,诊视卫牧师所受各伤,最要紧处是右肩膊皮肉打破,肩骨打断,右肋骨三根被打破,受伤甚重,现在不能起身。恐调治一个月,尚难就痊各等语。

据此。查从来欺打洋人之案,似未有如此之甚者。该牧师等无故被华人纠众凶殴,卫牧师受伤更重,在众人木棍拳石交下之际,甚为危险,应请速飭查拿为首之人,严加惩治。查历来遇有武昌汉阳欺打洋人之案,地方官每未认真拿究,诚恐办法宽纵,以致后来玩法效尤者愈甚,敝处曾迭次陈明在案。此次务请速飭地方文武官认真查拿,勿容为首行凶之人有一名漏网。除严行惩治以儆将来外。再,林牧师门牙打断,须往上海延牙科医生方能拔补。卫牧师受伤甚重,请飭追为首行凶者补缴养伤费用银两,金框眼镜一并追出给领。案关无故纠众凶殴重事,为此申请贵督部堂秉公办理,迅速严切施行。随后将惩治情形出示晓谕,俾令人知警戒,勿蹈故习,不胜翘盼之至。须至申陈者。

附件三 总署为已咨行湖广查办毆打教士案等事

致英使照会

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877年8月29日)

为照覆事。

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准贵署大臣照称,昨据本国驻汉口领事官许详文,内将本年六月初一日本国人教堂林牧师、卫牧师在武昌省城地方先后突遭群殴,身受重伤各情节呈报本署大臣查核,并将伸陈湖广总督部堂李,及照会汉黄德道,请将无故滋事之人查拿究办等语,屡催罔应,往返各公文抄呈前来。本署大臣查阅所报一切当将此事缘由述明,以凭核办,并先后抄粘往返公文十件等因前

来。

查本年六月间汉文正使梅来署，面称近闻英国教士二人被校场演试各武生殴打受伤等情。本衙门随即函致湖北大宪查明妥办去后，现尚未据该省督抚咨报。兹贵署大臣照称，前因相应抄录原文再行咨行湖广督抚，迅速飭令查明该教士等因何被殴打伤，认真查办，以示儆戒。除俟该省咨覆到日再行详细照会外，先此照覆贵署大臣查照。

再，来文内称滇案所发通行保护外国人民告示，武昌地方并无一处张贴等语。查本衙门现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准湖广总督咨：据汉黄德道详称，准驻英国领事官许照请飭属将贴过告示处所地名日期飭报照知详报，并请送给告示，分布教堂医院裱挂等情，均经飭属遵照，并将告示呈奉前兼署宪台印发，飭令转送英国领事官分贴各教堂。今将贴过教堂处所并请核咨，即经函准英国领事官许覆称，准送告示二十张，当经分给各教士，或贴挂堂内，或带身边游行，均听其便，则此项告示既经转给，应作完事等语到道。惟各州县奉到前项告示张贴日期并未声明，均经批飭补报各在案。兹据湖北各州县陆续呈报贴示地名日期前来，除由职道照会英国领事官查照外，相应汇开总摺会详核咨等情。据此咨呈，请烦查核等因前来。是湖北地方已经张贴告示，贵国领事官亦早知悉。

兹准前因，特照录并行照覆查照。须至照覆者。

**附件四 总署为先将湖广督抚查覆各情照知事
致英使照会**

光绪三年七月二十四日(1877年9月1日)

为照会事。

前准贵署大臣文开，本国教士二人在武昌地方突遭群殴，身受

重伤各情。当经咨行该省查办，并以此事六月间准汉文正使梅面称各节，业已函致湖北大宪查明声覆等因，于七月二十一日先行照覆贵署大臣在案。兹准湖广督抚复称，梅正使所云武汉有打伤洋人之事，缘武昌府现值岁试，各州县武童群聚阅马厂习练弓马。六月初一日，突闻英教士在校场被殴，即飭江夏县往查，当据禀报各武童在阅马厂试箭，英教士到彼说书，并看校射，语言不协，互相争论，以致彼此扭打，经地保居民排解，业已护送该教士步行回堂。其滋事之人即经散去，容俟访缉等语。

查此案无论因何起衅，总须查办，以示惩儆，已叠次严飭地方官设法缉拿，按律究治。至教士受伤之处，曾由臬司委员诣验，始以均不在堂，未得会晤，继复订期前往，仅见林教士一人指示门牙有空缺处，亦不任细验。并称卫教士在汉医治，旬日可愈。昨据江夏县面禀，已经访获两人，尚须认真研讯。一俟讯有端倪，即行详达等因前来。

除再由本衙门行催该省大宪，转飭所属，务将此案持平妥办外，应先将该督抚查覆各情备文照会贵署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附件五 英使为再祈迅速处理武昌殴教士案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八月初五日(1877年9月11日)

为照会事。

照得湖北省城地方赴试武童等于本年六月初间，将本国教士二人群殴一事，前经本署大臣照会贵亲王查照，随于七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两接来文照覆各在案。

查七月二十一日贵亲王初次来文，除云尚未据该省督抚具报，

俟咨覆到日再行详细照会外，专云滇案所发保护外国人民告示。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准湖广总督咨称，据湖北各州县陆续呈报贴示地名日期前来，并由汉黄德道将告示二十张送给各教士贴挂堂内，或带身边游行各等因。本署大臣查核来文所载一切，是武昌省城地方于上年时，此项告示已见张贴，事或有之。然五六月间本系各属武童麇聚之期，彼时此项告示，武昌地方已归乌有，实与上半年张贴情形不相连涉也。

本署大臣接阅七月二十四日贵亲王来文内开：兹准湖广总督声称各武童在阅马厂试箭，英教士到彼说书，并看校射，语言不协，互相争论，以致彼此扭打等因。准此，窃忆本年七月十七日本署大臣原照会贵亲王公文内，已将本案的情逐层叙明，容再约略述之。案查本年六月初一日，本国林教士出门单行，路过阅马厂，遇见该处聚集人处，该教士并无说书之事，亦无说书之意，只系行走路过，只身一人而已。除该教士外，未闻彼时另有同行被殴者。而来文所云，互相争论，以致彼此扭打一节，岂单行一外国之人与千百成群手执兵械之华民人众，竟愿若此拚命？何况安分守法自爱之教士乎？是来文所载彼此一语，彼此者系远客只身一人，与千百成群武童之谓也。该武童等始则哗然相欺，继则各执棒石，肆意凶殴，该教士竟以命免，亦非赖该武童等歇手所致。本署大臣思念案情，以该武童等无故群殴已为恶极于前，而湖北有司复徇庇于后，只得以子虚乌有之情假捏上报，废义蔑理。为最者系武童之凶恶，系有司之失职？本署大臣实难臆断也。复查武昌有司者于本案滋事后延宕旬月，屡以查拿为名，嗣即虽云拿解已经有人，仍不许原受殴之教士等前往认辨，反向该教士等饰词安慰云，国法万分森严，若将滋事人犯按律科罪，岂非可悯各等语。临时不加保护，事后未肯伸理，始终办法，毫无所异。窃思武昌地方官以贵国功令残忍情形为

词,假使属实,自为国家非宜尤深,而妥保远人身家,遇有相犯,特加惩治各端,贵国自重必知其责所在。况天理当然,何必更云各国和约定章耶?本署大臣思念案情之重,只得复行备文照会贵亲王,再祈迅赐理处,以伸国法而示儆戒是盼。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附件六 总署为已再行咨催湖北迅办毆教士
案事致英使照会**

光緒三年八月初八日(1877年9月14日)

为照覆事。

案查湖北省城武童群毆英国教士一案,本衙门曾于七月二十一日照覆,以接准来文,当经咨行该省查办,并叙明六月间准汉文正使梅面称各节,业已函致湖北大宪查明声覆等因。复于是月二十四日以准湖北督抚函覆各情照会,并再由本衙门行催该省,持平妥办各在案。

兹准照称来文内开,湖广总督声称各武童在厂试箭,英教士到彼说书,并看校射,语言不协,互相争论,以致彼此扭打等因。查林教士并无说书之事,该武童等无故群毆,而湖北有司虽云拿已有人,仍不许原受毆之教士等前往认辨,反向该教士等饰词安慰,再祈迅赐理处,以示儆戒等因前来。

除由本衙门再行照录来文,即行驰咨湖北大宪,迅速飭令认真查办,持平讯断,咨覆本衙门。俟咨覆到日,再备文照会外,相应先此照覆贵署大臣查照可也。

附件七 英使为武昌毆教士案必须彻究始能结
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二日(1877年9月28日)

为照会事。

照得湖北省城地方赴试武童等将本国教士二人无故群毆一事，先于八月初五日经本署大臣再行备文照会贵亲王查照在案。溯忆该二教士被毆，系本年六月初一日事，随于六月初二日由本国驻鄂领事官许照会该省官宪，请为查拿究办。嗣又迭次照催，并屡经函达两湖总督部堂李，切请飭属认真奉行各在案。无如鄂省官员并未设法将滋事群毆之人弋获惩办，以示儆戒。种种不合情形已在贵亲王洞鉴之中。

本署大臣兹又复据本国驻鄂领事官详报，内开此案延宕日久，后于七月初九日始据汉黄德何道来文，内称现已拿获武童程茂楼、陈龙等八名解回严行管押，请由领事官飭令教士约期来县辨认等因。当查林教士一人因原日受伤，业已前往上海调治，敝职订于十二日令卫教士赴县辨认，先行照覆何道查照去后。卫教士届期曾已前往，随于提案武童内辨认二名为原滋事案内之犯，用特详报备案等情前来。嗣因许领事官暂行离任，近又据护理领事官任务翻译官福详报，内称七月二十一日接准何道来文，内开武童程茂楼等二人毆伤英国牧师，自应按照律例从严枷杖管押，期满递籍交保管束。张鸿甲二人随同从旁吆喝，究非安分之徒，亦应照例枷杖，期满递回原籍，即请查照销案等因。敝职随于七月二十二日以此案业已详明本国驻京大臣核办，岂可率行销案。且此案下手行凶之人，至今未获一名。如果该县认真拿办，既能拿获八名，焉有下手正犯，转可漏网之理？盖意在不了了之耳等语。照覆合将来往公

文二件抄呈宪核等情。据此，查护理领事官福照复何道情意均甚得宜，兹将呈到来往公文转抄附呈钧阅。

窃本案始末前经备述，毋须逐层赘叙，而犹有不得已于言者。缘湖北省城街中英国朴良善士二人既受凶殴，该省大小官员当时丝毫未加保卫，事后又未认真究拿凶犯。本国驻鄂领事官照会再四，而延宕月余，迨原滋事之武童等约已散去居多，始行拿解八人，认出二名为案内原犯。此系英人无故被殴，地方官置而不办之大概情形也。在两湖督抚大宪并未飭令柄权较重之道府等员会营专办，反将此案限于江夏县一员掌中，乃江夏县除将滋事案由具禀上宪以实报非，情近儿戏外，他无确实办法。虽经本国许领事官将该县捏报情形备文伸驳，而两湖大宪仍以该县颠预虚词转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前于七月二十四日贵亲王照会本署大臣公文内覆为引叙在案。现在本署大臣因念湖北省城地方各官于办理此案松懈枉纵情事，欲使本国人民不复再遭此等性命之虞，理应特为备文照会贵亲王。声明此案若非予以彻底究办，用示炯戒，本署大臣断难以所办情形足以蔽辜，已称妥协之语咨回本国查照。至原滋事群殴正犯，非严嘱两湖大宪认真飭属查拿解究，各该犯等难期弋获，已可概见。而江夏县一员虚应故事，并该省上司徇庇情形办理不善各端，宜如何措置之处，惟由贵国酌夺办理。总之，各该员等咎所应得，一日未示罚惩，一日不足以昭约章而申去岁七月三十日所奉妥保入境洋人上谕事例。今鄂省官员等于办理此案故意搁置，未成信谏实迹，贵国朝廷拟议若何示惩之处，本署大臣理宜照请贵亲王烦为相告，以便即由本署大臣咨明本国总理各国事务丞相德转为人奏，本案方得议为销结。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附件八 英使附送之江汉关监督致英领事照会

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877年8月29日)

为照请销案事。

据江夏县禀称,窃照省城阅马厂地方,于本年六月初一日应试武童殴打洋人一案。本月初五日三更时拿获滋事武童程茂楼等八名,带回管押,禀请照会英领事,带同卫牧师、贝牧师及教民等来县,认明程茂楼、程亨祥两人实系在场行凶之人,该武童无词可辩,始各俯首乞恩。讯据该二人供认在场掷毆,诘以何人毆伤何人何处,彼值人多,倾跌嘈杂,实难记忆。又据张鸿甲、王生大供认随同在场吆喝,并未逞凶伤人。其余四人实只在旁观看,不惟未经帮毆,亦未随同附和。牧师、教民亦未指认,反复究诘,矢口不移。至金框眼镜实未检获,无从缴领,求施恩以后再不敢滋事各等供。据此,卑职等伏查武童程茂楼等二人毆伤英国牧师,自应按照律例,从严枷杖,管押期满,递籍交保管束。张鸿甲二人随同从旁吆喝,究非安分之徒,亦应照例枷杖,期满递回原籍,交保管束。其余四人虽属旁看,究不能救止,相应分别押惩,勒令保释。至该牧师所失金框眼镜,彼时人多拥挤,据供未经检获,似尚可信。且查该武童均系乡僻穷民,既已按例拟罪,其金框眼镜似免邀免追缴。况该牧师等不远数千里而来传教中国,原为劝人行善之道,自能格外体恤。除取结备案外,合将拿获滋事武童讯明惩办缘由,禀请俯赐照会英领事官查照销案,实为公便等情前来。

除禀批示外,相应照会。为此照会贵代理领事府请烦查照销案见覆施行。须至照会者。

附件九 英使附送之英领事覆江汉关监督照会

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二日(1877年8月30日)

为照覆事。

本月二十一日接准贵监督照会,以林牧师、卫牧师在省被毆一案,据江夏县禀报,将所获八人分别惩办,照录原禀,请查照销案等因。卷查七月初十日领事官许曾照会尊处,以此案已抄详驻京钦差大臣核办。将来如何结案之处,自应请示听候饬遵等云在案。今准前因,自应抄详听候核定,本代理领事岂可率行销案?且思似此办理,谅钦差大臣断难允结。缘此案下手行凶之人至今未获一名,该日打卫牧师骨断者及抢其眼镜者,有地保卡役居民可证。如果该县认真拿办,既能拿获八人,焉有下手正犯转可漏网之理。盖意在不了了之耳。无论此案允结与否,以鄙意度之,钦差大臣定欲由鄂省大宪将武童犯事惩办原委剖切出示,张贴于武昌省城及兴国州大冶县等处晓谕,方足警戒将来。

除详报请示外,相应照覆。为此照会贵监督,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附件十 总署为已驰咨湖北彻究武昌教案**事致英使照会**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77年10月3日)

为照覆事。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准贵署大臣照称,湖北省城地方赴试武童将本国教士群毆一事,该省大小官员当时未加保卫,事后又未认真究办凶犯,本国驻鄂领事官照会再四,始行拿解八人,认出二名为案内原犯。此案若非予以彻底究办,用示炯戒,本署大臣断难

以所办情形足以蔽辜，已称妥协之语，咨回本国查照等因前来。

查此案前准贵署大臣八月初五日来文声叙各情，即经本衙门驰咨湖北大宪迅速飭令认真查办，持平讯断，并先行照覆各在案。兹又准照称，前由并抄送领事官与何道来往公文，均已阅悉，应再由本衙门飞咨鄂省督抚，严飭地方官即将此案彻底究办，期于毋枉毋纵，以成信谏可也。须至照覆者。

**附件十一 总署为武昌毆教士案已经
获犯事致英使照会**

光绪三年十月初六日(1877年11月10日)

为照会事。

照得湖北武童群毆教士一案，叠经本衙门咨行湖北大宪查明究办，并照覆贵署大臣各在案。续准湖广总督李咨，据详称此案当经拿获滋事武童程茂楼、陈龙等八人，照准英领事覆称，于七月十二日由代理领事格福林带同卫牧师及被毆之教民前赴江夏县署，辨认真凶等因。即经飭据江夏县令禀称，七月十二日代理领事福格林带同卫牧师、贝牧师并同时被毆之教民来署，当经会同史令将前获滋事之武童程茂楼等八名提请逐一辨认，已据认识程茂楼、程亨祥二人系是日逞凶之人，业经代理领事将其姓名开去。复据该县会同委员史令禀称，经卫牧师等认明程茂楼、程亨祥实系在场行凶之人，该武童等无词可辨，始各俯首乞恩。又据张鸿甲、王生大供认随同在场吆喝，并未逞凶伤人，其余四人在旁观看，亦未随同附和，牧师亦未指认。反复究诘，矢口不移。至金框眼镜实未检获，无从缴领各等供。据此，查武童程茂楼二人逞凶毆伤英国牧师，自应按照律例从严惩办，枷杖管押，期满交保。张鸿甲二人随同从旁吆喝，究非安分之徒，亦应照例枷杖。其余四人虽属旁观，

究不能救止,应分别押惩,勒令保释。至该牧师所失金框眼镜,彼时人多拥挤,据供未经检获,似尚可信。除取结备案外,理合禀请照会销案各等情。当经据禀照请销案去后。旋准福代理领事官覆称,此案许领事官曾经照会以此案已抄详驻京大臣核办,将来如何结案之处,自应听候飭遵等因。准此,详请咨达等因。

又准李总督函称,代理英领事之翻译官带同卫牧师、林牧师等亲到县署辨认程茂楼等,翻译官但将程茂楼、程亨祥二人姓名开单带去,云不能株累无辜,并向该县慰谢。谓考试人众竟能获犯,未免操劳费心,只要照例惩办,便可报明结案。卫牧师在旁,亦谓惩办示儆,可请从宽。翻译官又云照例惩办,极为妥善等语。

本衙门查该县所获当日在场八人内程茂楼、程亨祥二名既经卫牧师认系逞凶之人,亦经代理领事官指认属实,正拟据文函照会贵大臣请即结案,适汉文正使梅来署,询及曾否接有该省覆文,并面陈各节,相应将该省咨覆办理情形照会贵署大臣查照。仍一面将梅正使面陈各节再行驰咨湖北大宪,迅行严飭认真查办,以成信谳。

除俟咨覆到日再行照会外,先此照覆。须至照会者。

附件十二 英使为须参究江夏知县等始能结案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十月十三日(1877年11月17日)

为照覆事。

照得十月初六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开:湖北武童群殴教士一案,续准湖广总督李咨称云云。正拟据文照会贵大臣请即结案。等因。到本署大臣。准此,查此事前后叠据驻鄂许领事官并代理领事官任务翻译官格逐层详报,并将来往文函各件抄呈前来。本署

大臣查阅公牍所载一切，足见许领事官等径达语词，无不昭著于鄂省官宪显露颯预之情，该领事官等深觉不合之意，每见备文声叙各在案。是来文所列湖广总督李以格翻译官如何声明未免操劳费心之处各缘由咨会前来。意在即可就此了案，本署大臣断难随声附和。现已札行许领事官，飭以逞凶为首人等务获究办，现经被押情罪较轻之各犯等一并惩治。及湖广总督部堂妥为出示晓谕，遍行张贴各属，固为本案办法先要之端。而江夏县令始终玩误，虚应故事，致使原案重情倍觉增剧，总须将该员参劾究办后始可议结。兹本署大臣特将本案缘由详细开列节略一件抄粘，并呈钧阅，即祈贵亲王查照。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

780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仍须认真 查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77年12月7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声明事。

照得十月初六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开：湖北武童群殴教士一案，准李总督函称，代理英领事之翻译官带同卫牧师、林牧师等亲到县署辨认，并向该县慰谢，谓考试人众竟能获犯，未免操劳费心，只要照例惩办等因前来。

本署大臣曾于十一月十三日备文照覆，内以公牍所载一切，足见许领事官等径达语词，无不昭著声明。等因各在案。是此案江夏县令所报本国福翻译官语词各节，核与案牍所徵，实出两歧。所有福翻译官暂护领事官任务时照会各件俱在，历历如绘，不难引以为据。窃思公牍内，岂有劝催认真办理之语，而面达言词，反如江

夏县所报径庭之情耶？总之，福翻译官先经本署大臣札调来京。兹本署大臣已将贵亲王十月初六日公文一件，发与该员飭令阅悉声复。现据面覆，所有来文内叙及考试人众，竟能获犯操劳各语，实系江夏县锺令自行面云之词，并非出诸该翻译官之口。且会晤江夏县锺令时，该翻译官总以此案仍须认真查究，不得颛预了事，始可议结等语。竭力相劝等情。据此。相应备文照会贵亲王查照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81 湖广总督李瀚章奏报查办武童教案经过情形摺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77年12月30日)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李鸿章跪奏，为英国教士在湖北省城被殴，谨将获犯飭认及江汉关道与英领事官迭次辩论情形，先行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湖北武童殴伤英国教士，请飭速行办结一摺。著李瀚章即将此起案情妥速筹画，并严飭该地方官认真查究，持平办结，毋再迟延。等因。钦此。跪读之下，惶悚莫名。

伏查本年六月初一日，突闻英国教士在湖北省城阅马厂地方被考试武童殴打，立飭地方官往查，并派人探问，以各武童在校场试箭，英教士经过观看，武童等误听人言，谓其语涉诋笑，遂致争论追殴。经地保卡役人等排解护送，该教士等步行回堂。臣以武童等恃众逞强，实属蠢愚悖理。且因案关洋人，不敢以仅止斗殴未酿

人命，办理稍涉大意，迭次严谕地方官，悉心查拿，密令营汛，购线访察。一面由臬司派员赴堂验伤，该教士等托词不任细验。维时应试生童数万齐集省垣，阅马厂系武童校艺之所，人数众多，当日仓猝肇衅，被殴之教士既不能指出滋事之人年貌、姓名，即从旁劝解者，亦但保护教士，并不知武童为何姓何名。该县事后查拿，必须密访的确，未便操切从事，妄拿无辜，致酿他故。英领事遂疑其延不拿办，啧有烦言。六月二十六、七日，江夏县知县锺廷瑞先后拿获武童金则联等三名，讯供游移，知非下手正犯。复饬赶紧查缉，迨访问确实，由县请派营员，多带勇丁，约于七月初五日夜间往捕，共获二、三十人，两次审讯，将并不在场者释放。其程茂楼等八人，或供追赶洋人，或供随同叫喊，或供从旁观看，确系在场滋事，因令先请扣考，报明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转饬教士往认。旋订于七月十二日由代理英领事之翻译官福格林带同被殴教士卫姓等到县辨认，指出程茂楼、程亨祥二名动手扭打，张鸿甲、王生大二名帮同吆喝，该武童等无词可辨，俯首认罪。尚有陈龙等四名，教士未经指认，该翻译官将程茂楼、程亨祥二人姓名开单带去，并向江夏县慰谢，有未免操劳费心，只要照例惩办之语。该县即禀请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结案，该领事以须俟驻京使臣示覆为词，先于八月十六日据详将办理情形抄录全案函牍，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在案。

九月初六日接准总理衙门咨，以英国著使臣傅磊斯照会，据领事详报鄂省官员不为认真查拿，令饬彻底究办等因。当即转饬江汉关道何维键与英领事许士熟商，究欲如何办理，该领事遂以三端要约：一、未获下手之犯定欲拿惩。一、已获行凶之人分别究办。一、由总督衙门出一明妥告示，通行晓谕。该关道答以，行凶之人即系下手正犯，自当照律治罪。此外欲再查拿，只有通饬密访，如

有别犯,亦当拿案惩办。出示一节,应请俟销案后办理。即飭由江夏县将程茂楼等犯按律分别枷杖示众,并与领事订定发落时来省看视。一面通飭武昌府属各州县,访查此次赴省应试武童,倘有未获别犯一律缉拿。

旋据许士申陈奉到傅磊斯札覆,又于三端之外,添出江夏县议处一层。臣查该县锺廷瑞办理此案不过三十余日,已获正犯二名,从犯二名,实未迟延。所获之犯由被毆教士亲自认明,亦未欺饰。详查中国律例,并无应得处分,遍阅各国约章,又未稍有违背,不得不切实驳覆,并咨请总理衙门照会傅磊斯转飭持平允结。是后该关道屡与许士辩论,总以驻京使臣未允为辞,领事则推使臣之意,使臣则凭领事之言,欲速不能,殊深焦灼。近复由江汉关道何维健向许士再三譬解,似稍领悟。告以如将鄂省查办此案实在情形详报驻京使臣,当无异议,亦经应允前获之犯业于枷满日由领事派令巡捕斯文来省观看,提案责惩发落。臣仍飭该关道迎机设法速与筹商完案,以冀仰慰圣廑。

除俟议有端倪再行奏报外,理合先将办理英教士被毆一案获犯飭认及江汉关道与英领事官迭次辩论情形,谨会同湖北巡抚臣邵亨豫由驿密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硃批奏摺)

782 英署使傅磊斯为抄呈与江汉关监督往来

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78年1月11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案查本国教士在武昌地方被毆一事,昨据本国驻扎汉口领事

官许详称，敝职奉札内开，此案逞凶为首人等，务获究办。现经被押情罪较轻之各犯等一并惩治。及湖广总督部堂妥为出示晓谕，遍行张贴各属，固为本案办法先要之端，而江夏县令始终玩误，虚应故事，致使案情倍觉增剧，总须将该员参刻究办后始可议结等因。奉此，敝职遵将前情备文照会地方官，请为查照办理。嗣接江汉关监督何照复内，以现奉总督部堂李札文，相应照复贵领事官查照等因。兹将与江汉关何监督来往文件抄呈核夺等情前来。

查此案前经本署大臣以案情增剧，如何办理，始可议结，札行许领事官各节，经于光绪三年十月十三日备文照会贵亲王声明在案。今据详报前由，合将该领事官与何监督来往文件抄呈钧阅。查许领事官照会江汉关监督文内，叙述本案情形，所论既详且当。其江夏县令承办此案，玩误不善情状，已足考核，本署大臣无庸赘论。窃维此案地方官本宜如何认真究办，乃延搁于今，实效毫无，比之群殴教士原案重情，倍觉增甚。若不再为陈明，本署大臣第恐于职未尽。相应照会贵亲王，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江汉关监督为不应处分江夏知县事

致英领事照会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877年11月26日)

为照会事。

光绪三年十月十五日准贵领事府照会，以卫牧师等在省被殴一案，现奉钦差大臣札覆，以下手凶殴正犯应拿案重惩。其已经拿案者，果系在场行凶之人，应分别惩办，随由督部堂缮发告示，通飭晓谕。并须将江夏县处以应得之咎，切勿轻手允结等因。除陈督

部堂外照会前来。敝监督正拟照覆，旋奉督部堂李札开，据贵领事申同前由。查此案获犯讯供及牧师等赴县辨认清形，前于八月十六日据详抄录全卷咨达总理衙门，并请照会英国驻京大臣在案。许领事现奉傅署大臣札覆，所称未获之犯应拿，已获之犯应办，本已由江汉关道分札飭遵。其欲由本部堂出示一节，亦尚可以允行。惟须俟结案后方可办理。至称江夏县故意延误，不处以应得之咎，结案不得谓之平允周妥。查英国卫牧师等于六月初一日在阅马厂地方被考试武童殴打，事起仓猝，该县先并不知。及闻信往拿，人已逃散，当赴教堂看视，一面选派干役查缉。迨奉本部堂严飭，遵即设法明察暗访，旋又会同臬司所派委员诣验伤痕，该牧师等始终不任细验，并不能指出下手人姓名年貌。其时考试生童人数众多，忽聚忽散，访拿实不容易。至六月二十六七日即拿获金则联等三名以讯非下手正犯，复严密访察，于七月初五日会营拿获程茂楼等多名，管押讯究，由被殴之牧师亲自指认，确系下手行凶之犯。其距滋事日期不过三十余日，该县办理此案实已尽心尽力。中国律例，民间重大命案，四月以内获犯，地方官并无处分。斗殴之案，半年获犯，已得免议。即英国条约，只载英人如遇欺凌扰害，地方官立即设法派拨兵役弹压查追，并无获犯稍迟应行议处之语。该县实无应得之咎，率欲予以处分，岂得谓之平允周妥？除咨呈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京大臣转飭许领事持平允结外，合亟备札行关，即便遵照转覆许领事查照。等因。

奉此，查敝处前将程茂楼等拟以枷杖，从严治罪，甫经贵领事详报，此件公文恐尚未能递到，故贵国驻京大臣有勿轻允结等语。若确知此地严拿重办情形，必可允结。应请贵领事府再将业经严办实情缕晰呈报，详请结案，盼切施行。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 英领事为江夏县知县有搪塞之咎事
致江汉关监督函

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7年12月6日)

径启者。

十月二十二日接准覆文,以牧师在省被殴一案,将督部堂札文转覆前来。弟原拟至尊处面罄一切,适值偶抱微疴,未便趋前,容日再为聚晤。今先作函,为阁下约略言之。查来文内开各节,在督部堂总以江夏县无应得之咎,则与驻京钦差大臣意见彼此大相径庭。查六月初一日林牧师、卫牧师行过阅马厂地方,被生童先后凶殴,而该县于事前漫无防范,临时未往弹压保护,事后又不乘考试未毕,立拿正凶,意在纵之远颺。如从前欺侮西人之案,有差缉之名,无拿案之实,久拖了事,尚以士子云集,动辙滋事为言,意存恫喝。随经敝处催促再三,直至六月二十九日言访获武童金则联、汪岚峰等到案,其实系另案滋事者,与此无涉,乃人所共知,而该县意欲藉金则联等搪塞了事。及至敝处着被殴者往认,所以不能与认也。其未被朦混过去者,几希矣。复经督部堂暨阁下严飭,始于七月初九日真有拿获程茂楼等之说。况程茂楼等亦仅为在场行凶之人,并非下手重殴卫牧师骨破、林牧师齿落犯也。意欲置下手之首事正犯于不问,但以拿到程茂楼等就此销案。以上种种情形,岂推诚待人认真办公之道,非该县之咎乎?并非钦差大臣之过于责备也。若谓该县无咎,试问咎谁与归?现在果能赶将下手之首事正犯认真拿案惩治,尚可盖却前愆,若仅一味敷衍,希图了结,在钦宪固难允行。即敝处亦未便率尔详请。所有此案细情,阁下皆已洞悉,谅不待鄙言深论矣。专此奉布,即希查照转达督部堂为盼。敬请台安。

**783 法使白罗呢为感谢四川省总督妥办教案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正月初六日(1878年2月7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白,为照覆事。

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准贵亲王照会,内称四川教案议结南充、营山、内江、邻水、巴州等处民教滋事各案,此外尚有江北厅涪州两案已有成局,现已飭赶办,似亦不难了结。所有领状甘结抄录等因前来。查四川省将军总督飭办各案,甚为明确,祈贵亲王代为致谢。所得妥善,系二年九月间钦奉谕旨,前系本大臣求贵亲王代奏,今祈将本大臣感恩之情代为奏上,是所切愿。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84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若办理稍有不足
即难以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五月初六日(1878年6月6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覆事。

照得光绪四年五月初二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开:上年湖北武童殴伤教士一案,本衙门迭准湖广总督咨报各情,照会贵署大臣查照,并于光绪三年十月间奏请飭下湖广总督,妥速认真办结。该省督抚于奉到谕旨后,遵将此案查办情形奏报在案,并准咨覆本衙门,以此案札飭江汉关道与领事官筹商,领事官总以奉有驻京大臣札文,未便率行议结为词。至办理此案实在情形,本衙门大臣等昨已与贵署大臣面谈大概,请再为详陈之。缘此案初起时,考试武童

本非预为纠合，不过随聚随散之众。该武童等滋事，既系恃众行凶，殴打以后，旋即一哄而散，地方官因受殴之牧师无从指明为首之人，未便妄拿无辜。明查暗访至三十余日，始经拿获二三十人。两次审讯，将并不在场者释放。其未释放者，经被殴牧师到县辨认，指出程茂楼、程亨祥二名动手扭打，张鸿甲、王生大二名帮同吆喝。武童等无词可辨，俯首认罪。尚有陈龙等四名，牧师未经指认，经该县从重分别拟以枷杖各罪，并于枷满日由领事派令巡捕来省观看，提案责怨发落。至请总督出示一节，该督应即于完案后严切出示，通行晓谕，以儆将来。虽江夏县令迟至三十余日拿获正从各犯，然所获之犯，由教士亲自认明，尚属查访得实。且该县现已调开，照中国律例，并无应得处分。其为首之人，教士既未能指明，即被获各犯，亦不能记忆供出。现在考试已过，武童早经星散，势难再行查拿。本衙门前因此案教士被殴受伤，未便稍存漠视，是以奏请飭令妥办，持平完案。并因出使大臣郭咨准贵国总理衙门照会各情，复经飞咨该省督抚，迅飭江汉关道与领事官妥商办结。因领事官前有未奉贵署大臣札文，未便率行议结之言，用特将此案办法不遗余力之处详达壹是，即希转飭领事官，与该关道妥速议结，报由贵署大臣核准销案。并希见覆，以便知照该督，即行出示，以昭儆戒等因。

准此，本署大臣核阅来文，所称此案办法不遗余力之处，希转飭领事官与该关道妥速议结，报由本署大臣核准销案各等语。查贵亲王来文之意，去岁贵国谕旨尚未飭下之前，所有湖广官宪办及之处，迨至今日，仍视足为伸理信讞。至来文所指治罪之人，乃于光绪三年十月十三日其犯业经拿获拟办，照会前来。当经本署大臣照覆贵亲王，声云此案现已札行许领事官，飭以逞囚为首人等，务获究办，现经被押情罪较轻之各犯等一并惩治。及湖广总督部堂

妥为出示晓谕,遍行张贴各属,固为本案办法先要之端。而江夏县令始终玩误,虚应故事,致使原案重情倍觉增剧,总须将该员参劾究办后,始可议结。等因在案。是许领事官于半年前已准本署大臣详细札文,可凭为办理之据。现在酌夺案情,本署大臣所指伸理办法,可称妥协,难谓失平过甚。若稍有不足,本署大臣难以转飭该领事官遽行了结。此案与贵亲王往复文件已言之屡屡,刻下自无须赘论。第案情甚重,办法更觉增剧,且事属凶案,该领事官请为伸理,而湖广官宪始终未肯认真办理,有意疏忽延宕,本署大臣只得将此节再行备文,希请贵亲王查核为要。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85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报江北涪州教案已结情形片

光绪四年五月初八日(1878年6月8日)

再,四川江北教案迁延数年,民教积怨成仇,枝节丛生,几于不可收拾。臣去岁到任,即委员会同川东重庆府持平速办,并经面飭该主教范若瑟迅速会议办理。乃范若瑟移矫强迟之数月,迄未办结。嗣经总理衙门灼知其弊,照会法公使将范若瑟设法撤回,本年二月内始行离川。接办教事者为白德哩,其人似较范若瑟平妥,奈其随从之辈半皆狡猾嗜利,从旁慫(怂)恿,多方阻挠。臣于该主教接办时,即屡飭委员等会商妥议,而倏忽变幻,仍然要挟多端。白德哩又多不与委员晤面,延之两月,仍无了局,愤闷殊深。

此次阅伍到重庆,接见委员,据禀该教于此案意图延累,藉索重资,臣当严加申飭,勒限三日内议明完结。适该主教白德哩来见,臣亦严谕其定限三日,会同委员赶为议结,并明白告知该主教,

令将随从刁唆之人查禁，不准从中干预，以坏大局。该主教经此开导，颇觉知警，当经川东道姚覲元督同委员张炳堃、署重庆府知府庆善及巴县知县李玉宣等，于二月内即行议结。该主教亲笔书押存据，所有以前一切控案，概行注销。其有从前打毁教堂及教民有因案失业各户，并该教堂有垫给留养教民等款，该主教自此不任意多索，惟商明该委员等代为陈请，酌量发给，约计银二万九千两，以为修造抚恤之资。据川东道及重庆府各委员转禀请示前来。

臣查此项银两，本不应给，惟所称抚恤失业教民，臣以该教民等虽系在教，究属中国赤子，其因案失业多年，实为可悯。该主教所称抚恤之处，尚为近理，似不能不酌示体恤，以彰朝廷宽大之恩。至修造打毁教堂，从前平民与教民彼此争角，本不应毁及教堂。此次所称修造，即照中国办法，亦应赔修，尚非格外讹索。臣权衡至再，似尚可行，当谕令准如所请办理，饬由川东道盐厘项下酌量筹拨，分次发给。其涪州教案，从前原议有端倪，詎此次该主教又欲藉词多索银两，故为刁难，百计矫强。经重庆府知府庆善督同委员孙元超再三会议，庆善见其狡展不出，力与相抗，而孙元超又复从旁说合，该主教见此情形，无可推阻，乃俯首就范。惟请委员等转禀给与修造教堂及抚恤教民各项之资约银一万两，并即时亲笔书押为据。臣以涪案现议各情，照前所差无多，应即批准办理，以期一了百了。现在江北涪州各案，均已完结。惟臣思此后传教之事，后虑方长，拟饬委员暨重庆府巴县等，会议以后民教交涉应办条约，斟酌妥协，饬令知会白德哩详细阅看明白，俾日后永远遵办，不致再行滋事。

除将议结全案，另行抄咨总理衙门查照外，所有江涪教案已经议结缘由，谨会同成都将军臣恒训附片具陈，上慰宸廑，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四年六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86 英署使傅磊斯为闽省建宁府

驱逐教民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四日(1878年8月22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照得昨据驻扎福州领事官星详报，内开现在建宁府有教民陈总信，被该处士人为首雇倩数十人，将其房屋毁破，家伙摔坏，书籍焚烧，后将陈总信驱出城外。此案情形与同治十二年延平府教民被扰一案，迄今尚未办妥，情形相同，应将与闽省官宪往来文件，录抄呈阅各等情前来。本署大臣查，此案虽由星领事将一切情形伸陈闽浙总督，请其查办，乃地方官敷衍了事，并以教民所禀之词不实不尽，又以此案与英国教士并无干涉，迄今被扰之人，含冤未伸。该领事官伸陈闽督一件，内将此案情形，均已叙述明白，而此案查明后，叶道复文所指此案起衅原由，看来甚相径庭，均应抄送贵亲王钧阅。查条约第八款内载，耶稣圣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等语。现在闽省所有被屈教民，本署大臣不能不敷陈贵亲王知照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英领事星察理为建宁府城驱**逐教民事致闽浙总督何伸陈**

光緒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78年6月25日)

大英欽命管理本國通商事務駐紮福州領事官星，為申陳事。

昨據英史教士稟稱，本月十九日有傳道陳總信在建寧府城，被該處士人為首，每名用錢二百文雇倩粗猛數十人，將其房屋毀破，家伙摔壞，書籍焚燒。該傳道立欲赴縣具控，眾猛不允，將其拖至城外，雇便船只，強令坐轎上省等情。據此，當即傳該傳道陳總信面訊。茲據供稱，福寧府寧德縣人，現年二十四歲，從前耕種為生，于十九歲入教，現奉教士令往建寧府傳道，先在建寧府上滌地方居住，離府城二十里。迨本年五月間，搬入城內建安縣轄中和坊居住。此屋系教會先生陳信基買置，用斷價銀九百二十三兩，向城內民人魏姓受來。三月初旬買定，于三月中旬經陳信基赴建安縣衙門，將契投稅。前因他人在住，嗣于五月初四日始行離屋，信即于十一日搬入居住。其屋樣式系照中國，並無改樣，不外屋內廳上懸掛十誡經，門首貼有禮拜堂在此五個字，並貼禮拜單一張。至屋內房共計一十八堵，深計三十丈，闊計四丈，系與古田縣五都人朱姓同屋。其左右鄰因信初住，並不認識，十一日即與業主點收門窗戶榻，其通透鄰家門位者皆已封去。十二日在家打掃，十三日與同居朱姓說書，十四日說書開導，即有數十人來看，十五日出貼十誡經，十六日開道，亦有數十人眾來看。中有讀書人，多不喜歡。十七日有鄉下朋友二人來堂，信請其吃飯，亦有外人進看開導。十八日外人來看，至午後俱往萬壽宮議論要拆毀之意。至十九日雨後先有凶猛三十餘人，手執扁担木棍而入，後復有五六十人，從中有云爾系奉教，即拖信出城，吓以要殺。其眾猛拆壞門壁等物，多用板凳

击撞门窗。户榻被毁十余榻、椅十余张、桌一张以及锅灶、米、鸡三头、鸭二头、床板、柴刀等物器具,总计值洋银二十元。其附居朱姓所有若干器具,信不得知。将信讨便,渡船载来省中,并嘱船主如再渡回,连尔皆杀,信即被拖出城外下船。其屋尚有如何拆毁,莫从得知,所供是实等供。

据此,惟请查阅天津条约第八款,内载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等语。现该陈总信别无他故,但因奉教传道,受人刻待禁阻,一至于此。本领事官理合陈请贵督部堂,径饬延建邵道查勘被毁房屋,饬照修整交还,并所有家伙等件,经被摔坏者,按价赔偿,暨拘获为首士人,律以应得之罪。幸勿转行叶道。诚恐多一曲折,不免耽延耳,肃具伸陈。顺请台祉。

须至申陈者(计配送英文三纸)。右申陈大清钦命兵部尚书·闽浙总督部堂何。

附件二 宁福海防督粮兵备道叶为查明驱

逐教士案原委事致英领事照覆

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78年7月20日)

大清钦命布政使衔督办通商事务福建分巡宁福海防督粮兵备道叶,为照覆事。

案奉督宪牌开,据贵领事伸陈,有陈总信在建宁府城被该处士人为首,雇倩粗猛数十人,将其房屋毁破,家伙摔坏,书籍焚烧,拖至城外,雇便船只强令坐载上省。陈请径饬延建邵道查勘,饬修赔偿,拘获为首士人,律以应得之罪等情到本部堂。据此,查民教滋事,应归地方官持平办理,此案究系如何情形,亟应查明原委,获犯严究。除分行延建邵道建宁府,立即饬县将如何起衅,何人为首滋

事，勘明被毀房屋器具，拘获首犯，讯供详办。一面先将查勘情形克日稟覆核夺，不得稍事含混稽延，致干未便。并札覆星领事外，合并飭局立即移行，遵办毋违。计粘抄申陈等因。奉此，当经转飭查明稟覆，一面持平妥办去后。

兹据署建宁府赵太守、建安县沈大令、瓯宁县吴大令稟称，遵查此案，前据教民石肇基赴建安县具稟，并据陈总信控，奉本道宪批行查覆，业经卑府督同卑职等先后稟报在案。现经逐一确查，该处房屋实系魏姓卖与陈姓管业，当时立契，并不书明，亦不知系作教堂。此次起衅情由，实因前获哄骗幼孩衣物之黄椿，系古田县人，嗣在魏姓屋内居住，亦有古田人口音，以致各坊民疑其同伙，一时哄传，令其出城。究竟何人为首，因事起仓猝，观看人多，尚难查确。

伏查各坊民怀疑肇衅，擅令出城，当时虽不知系属教民，亦有不合，自应查拘真正滋事之人，讯明究办，以示惩戒。惟查星领事伸陈内陈总信稟供，核与前在道宪所递稟词及石肇基县稟口供俱属互异，即前控黄长清等亦未提及，其为并无在场可知。除由卑府等再行密访在场真正滋事之人，严拘务获，讯明详办，一面将起衅实情及查勘缘由，抄录石肇基、陈总信原稟供词稟覆督宪，并报明军抚宪外，理合稟报察核等由到局。

据此，查教民陈总信等在建郡住居房屋，现据查明，系向魏姓买来，契内并未书明租作教堂字样。此次起衅，实因前获哄骗幼孩衣物之黄椿，系古田县人，适该屋居住亦有古田人口音，以致各坊民疑其同伙，哄令出城，事出有因。而陈总信稟供与在延建邵道所递稟词，及石肇基县稟口供，俱各互异，难以凭信。此案虽与教事无涉。惟该坊民并不查实，辄行哄闹，殊有不合，应飭该县严拿在场真正滋事之人，讯明惩办，以儆将来。

除详明各大宪外，合就照覆贵领事，烦为转飭教士知照是荷。

须至照覆者。

右照覆大英钦命管理本国通商事务驻扎福州领事官星。

**787 福州将军庆春等奏报福州乌石山英教堂楼房
被焚原因并查办情形摺**

光绪四年八月初八日(1878年9月4日)

福州将军臣庆春、闽浙总督臣何璟、署理福建巡抚臣吴赞诚跪奏，为省城乌石山洋人添建教堂，勘明侵占后教士激成众愤，致被居民拆毁，现在查办，请将弹压不力之知县汛官摘顶勒缉缘由，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福建省城乌石山道山观自洋教士租盖教堂，圈占公地，其间名胜古迹毁灭殆尽，又建高耸洋楼，伤碍全省风水，人心怨愤已非一朝。前抚臣丁日昌于交卸回籍时，拟以城外电线局空屋基地与之对换，议有头绪，取英领事伸陈存卷，附片奏明在案。自是省城百姓皆以为官与领事议定，案经具奏，必无改移，朝夕延盼洋人早日迁出，使胜地得还旧观。众口一词，转相告语。嗣经臣等叠飭通商局司道函催，并允多贴城外地基，俾之乐于迁徙。该领事星察理以英国公会回信不愿对换，尚须俟外部议覆，诘其何以前允后翻，则称前次伸陈曾言此事非一人所能专主，并照录上年十一月间复前抚臣函稿到局，为未能确允之证。本年五月教士复于租界外侵占公地，添造楼屋一区，形势更加声露，绅民益滋惶惑。臣等据绅耆公禀，照会领事，速飭教士停工候勘。乃教士悍然不顾，并力趲工，至七月间工程已完七八，始允暂停。经臣等檄飭福州府厅县，约同英翻译官于八月初三日会勘屋基，确系侵占。该教士无可置辩，但以围墙圈筑已久，当时何不早阻为词。其时观听人多，当经晓谕各散，听候官为办理，旋经散去。是日午后星察理入城，径上

乌石山，众复随往聚观。教士胡约翰当众嫚骂呵逐，该民等先闻教士围墙何不早拆之言，证以新屋并力趲工之事，及见其词色倨傲，知其蓄意硬赖，众心各抱不平。当教士厉声呵骂时，仰见旧洋楼上有中国年轻妇女多人，聚首下窥，似相非笑，群情益愤不可遏。拥至新盖洋楼，攘臂齐前，将未完工之门窗木料，堆积烧毁，火势延及新洋楼一座。司道以下各官及各营将驰救不及，急飭兵役将逼近之旧洋楼瓦面门窗拆去，始免延烧，并保护领事、教士及男女教徒俱各无恙，一切什物亦无损失。惟时观前人满，地无空隙，后临陡岩，恐一经查拿，则哄走颠坠，多伤人命，是以只能救护弹压，不便当场拿人。现已将拆卸旧洋楼匠修整，一面飭地方文武密查首先动手之人，分别拿办，并追偿被毁屋料。

查该教士向多干预民事，无赖依附为奸，百姓蓄怨已深，隐忍未发。臣等虽将中外修好，彼此宜敦睦谊，随时开导，无如愚民寡识，众怒难犯。见成议翻悔于已允之后，壮夫受辱于妇人之前，一时羞恶难堪之情，与积不能平之气猝然触发，一哄而起，不约而同，实无主名可按。然地方官究竟疏于防范，弹压不力，致无知百姓酿此事端，殊难辞咎。相应请旨将署侯官县知县刘恩第、乌石山汛千总蒲大兴摘去顶戴，勒限查缉，以肃地方。

所有会勘侵占地基后洋人肆骂起衅，致众人将租界外新盖洋楼拆毁，现在查拿追办情形，除咨呈总理衙门外，谨合词恭摺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四年九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奉旨：刘恩第、蒲大兴均著摘去顶戴，勒限严缉。此案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具奏，已谕令何璟等迅速妥办，仍著该将军等飭拿为首滋事之犯，务获究办，毋稍迁延。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88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焚毁洋楼案

须格外经理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78年9月24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覆事。

照得八月二十一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将闽浙总督报称福州乌石山焚毁教堂各情，照会前来，并于八月二十二日经本署大臣将星领事官所报备略呈送各在案。旋于二十三日在贵署面聆贵亲王雅教，业已转行闽省大宪持平办理云云。查此案闽省官宪似欲以为无足轻重之事，务望贵亲王以此案攸关甚重，所云转行办理之处，必须格外设法经理，俾闽省官宪遵照，庶可得持平之效。兹福郡既为通省各大宪驻扎之区，骤然兴此凶哄，大众睹斯情景，未免更为同恨，此闽省大宪固属均悉。惟当日焚毁教堂之人，并非猝然集聚，因耳闻目见，始行忿怒，委系预为纠合，特意拆毁。主使者并非愚民，实为著名衣衿。因其读书明理，较诸愚氓厥罪更甚。按条约第十八款所载，英国人，中国官宪必时加保护等语。乃据星领事官所报，此等强暴之事，地方官本应极力匡救，在场官员不为不少，既弗拦阻，且有心许之情，此则闽省大宪似未著意。夫凡遇此等事件，地方官必谓负屈者自招其祸，今日闽浙总督反专谓教士咎由自取也。至谓擅行侵越公地，据胡教士所称，并无其事。该教士房屋焚毁，原在应护官员之目前，岂可以其动而得咎推诿耶？本署大臣于二十三日在贵署，曾将节略两纸面呈贵亲王钧阅在案。一系去岁武昌欺侮本国人民，虽由湖北领事官即请查办，并经本署大臣叠次照会贵亲王，遂奉有谕旨，迨今丝毫未见妥办，以致本有可为之机，反成未能之举。一即此案闽省焚毁教堂之事，允宜赔补伸冤，务望迅速特为照行。总之，此项凶横，若不认真办理，难免事体

从此滋蔓。设使各国惮畏，在朝或只担其名，或鞭长莫及，恐遗误无所底止也。

为此照覆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89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福州英国洋楼被焚案

请飭督抚催办完结摺

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78年9月25日)

臣奕等跪奏，为闽省城内英国教士洋楼被众焚毁，请飭下该督抚妥速催办完结，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于本年八月十七日准闽浙总督何璟等会函，内称英国教士胡约翰占筑乌石山洋楼一案，前因闽省水灾火患叠见，归怨于洋楼高耸，损伤阖省风水，众口一辞。经前任抚臣丁日昌卸篆时，与英国领事官星察理议以城外之电线局与乌石山上一切教堂洋楼互换，仍略贴修助之费。该领事允以寄信本国与教首，商明须五旬之久，方有的信等语，曾经丁日昌附片奏明在案。

嗣因日久无信，飭由通商局函催该领事，以近接公会回信，不愿对换，俟奉到外部议覆再行申陈等语覆局。乃于本年五月间教士胡约翰竟在乌石山雀舌桥添盖楼屋三间，大碍方向。叠据举人林应霖、乡耆雷在南等先后具禀，飭局照会该领事官，飭令停工，定期会勘，而迟延日久，始暂停工。旋据该领事官申陈，洋商拟买马厂，请官帮助办理，其电线局对换一事，必当力催等语，即经飭县查明酌办。一面飭令福州府厅县会同该领事官所派翻译暨教士，于八月初三日履勘，其雀舌桥新起洋楼实系侵占，教士胡约翰已无可置辩。时近山聚观之民为胡约翰举手驱逐，已形愤愤，经地方官弹

压而止。迨勘竣后府厅县将勘明侵占情形谕知绅耆，并令各散。旋领事星察理于午后入城，众复随至山上，胡约翰见随从人众，便开口嫚骂，众心业已不服。又见中国年轻妇女聚于教堂，群情大愤，立哄至雀舌桥，将侵占公地新盖之楼屋拆毁，继之以火。司道以下各驰救不及，仅将尚未完工楼屋二间烧毁，其逼近之旧洋楼，将及延烧，急飭兵役保全无事等因前来。臣衙门即行据情照会英国署使臣傅磊斯在案。

旋据傅磊斯以此事照请妥为伸理，粘附节略一纸，内开绅衿实为魁首等因。并于二十三日臣衙门面称闽浙总督所报，与领事官所报情节不符。复呈出清摺一件。据云如须办结，此案须照所开各条办理。臣等答以，应即转行查明，斟酌办理等语。当经函覆闽浙总督何璟等，转飭迅速查拿在场为首之人，分别秉公惩办，以期早为结案。查此案起衅情由，教士等固有理曲之处，而地方官临时未能妥为弹压，亦非照约保护之道。若查办稍事迟延，未免更予口实，拟请飭下闽浙总督何璟、署福建巡抚吴赞城等妥速筹办，并严飭该地方官确切查明，持平议结，毋任迁延日久，枝节愈多。

所有臣衙门与英国署使臣来往照会二件、傅磊斯面递清摺一件。一并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一 总署为查明福州焚楼案当秉
公办理事致英署使照会**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78年9月17日)

照录给英国照会
为照会事。

光绪四年八月十七日准闽浙总督何璟等报称，英国教士胡约

翰占筑乌石山洋楼一案，前因闽省水灾火患叠见，归怨于洋楼高耸，损伤闽省风水，众口一辞。前任福建巡抚丁卸篆时，与贵国领事官星议以城外之电线局与乌石山上一切教堂洋楼互换，星领事官允以写信回国，与教首商明，须五旬之久，方有的信等语。嗣因日久无信，飭由通商局函催，领事官以近接公会回信，不愿对换，俟奉到外部议覆，再行申陈等语。乃于本年五月胡教士竟在乌石山雀舌桥名胜之区添盖楼屋三间，大碍方向，叠据举人林应霖等乡耆雷在南等先后具禀，飭局照会领事官，飭令停工订期会勘，而迟延日久始暂停工。旋据领事官申陈，洋商拟买马厂，请官帮助办理，其电线局对换一事，必当竭尽全力催等语。即经飭县查明酌办，一面飭令福州府厅县会同领事官所派协办富翻译暨胡教士，于八月初三日履勘。其雀舌桥新起洋楼实系侵占，胡教士已无可置辩，犹以围墙筑已多年，藉词矫强。时近山聚观之民为胡教士举手驱逐，已形愤愤，经地方官弹压而止。迨勘竣后府厅县将勘明侵占情形谕知绅耆，并令各散。旋领事官于午后入城，众复随至山上，胡教士见人众随从，开口谩骂，众心业已不服。又见中国年轻妇女聚于教堂，群情大愤，立哄至雀舌桥，将侵占公地新盖之楼屋拆毁，继之以火。司道以下各官驰救不及，仅将尚未完工楼屋三间烧毁，其逼近之旧洋楼将及延烧，急飭兵役保全无事等因前来。

查英国条约第十八款内载，英国国民人中国官宪自必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全安，如遭欺凌扰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烧房屋或抢擄者，地方官立即设法派拨兵役弹压查追，并将焚抢匪徒按例严办等语。又第十二款内载，英国国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基，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捐等语。是英国国民人身家在中国者，中国官宜加保护，而该民人之在中国各地方租地盖屋，亦必须公平定议，不得勒捐，方为照约办

理。此次胡教士于闽省乌石山雀舌桥起盖洋楼，该处人众群哄烧毁，固属愚民不谙事体，唯胡教士并不查照租据，由领事官与中国商量定议，擅行侵越建造，又于会勘各散后，教士见人众随从，开口嫚骂，以致激成众怒。且城外之电线局与乌石山上一切教堂洋楼互换一节，领事官曾称俟奉到外部议覆，再行申陈等语。兹胡教士乃竟不俟贵国外部覆文定议，自行添盖楼屋，亦与原议不合。

除由本衙门咨行闽省大宪转饬迅速查拿滋事之人究办外，相应照会贵署大臣，转饬领事官，将毁烧洋楼一节，核明起衅缘由，会同该处地方官秉公办理可也。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 英署使为送呈福州焚楼

案节略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二日(1878年9月18日)

照录英国照会

为照会事。

照得本年八月初三日闽省城内有群众哄至英国牧师之处，将房屋焚毁一事。当时地方官虽系在场，并未弹压保护。此事各节现备节略，附呈钧阅，应请贵亲王妥为伸理。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附件三 英署使呈送之福州焚楼案经过情形节略

福州城内乌石山地方于光绪四年八月初三日将英国牧师房屋焚毁情形节略。

福州城内乌石山数月前在彼旧租地墙内兴工，盖造房屋，周围租地之墙已有十余年，墙内之地，人皆知系牧师地基。乃于兴工盖房之际，始有闽省绅衿遽以新盖房屋之地即系侵占，并非在地基之

内，遂经地方官照会星领事官，会商查看其事情形，验明基限，有无此地。随于八月初三日午前福州府知府及闽县侯官两县暨海防厅，会同英国领事署中翻译官，一并前往该牧师处。及至该处，瞥见多人在彼聚集，于各官查看之间，渐次大声喧哗扰乱，验毕各官回署。嗣于午后星领事耳闻乌石山处甚不平静，随亲自前往。比及到时，因见多人将花园围绕晒拔，即遣人请侯官县前来。不多时候侯官闽县一同前来，又有文武官十数位带兵二百名陆续来到，其兵未带器械。当时星领事催各官查拿首犯，各官以如拿首犯，则群人必更滋扰，未允所请，而武官以兵丁不足，未肯弹压，反云须禀请添派携器兵丁前来，语毕随即辞去。此时众人将门撬开进内，将房屋焚毁，当时附近庙宇内有许多绅衿观望，地方官屡往会商。查数年来欺侮牧师全系此辈，彼日之乱仍由各绅衿于午前作势张狂，午后群凶遂至动手，以致房屋强行焚毁。其绅衿中有一林姓名应霖者，多方煽惑，实为魁首。数月来此人设计，令人心怀不甘，遂兴今日之祸。

附件四 英署使关于查办福州焚楼案条款事节略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78年9月19日)

照录英国傅磊斯面递节略

闽省乌石山于八月初三日英国教士房屋焚毁一事：

- 一、胡教士所受屈之处必须伸冤。
- 一、此事动手者固须严拿惩办，而主使者尤必查办为要。
- 一、教士之地基如有界限不清之处，地方官与英领事官会同勘履。
- 一、焚毁房屋应须赔补。
- 一、以上四条办理妥协，应由闽浙总督出示晓谕。

790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查明福州

焚楼案情由并持平妥办事上谕

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78年9月25日)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 总督何、署福建巡抚·候补三品京堂吴。

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闽省城内洋楼被毁，请飭妥速办结一摺。据奏前接何璟等函，称福建省城士民因英国教士在乌石山雀舌桥添盖洋楼，有碍风水，稟经该督等飭查实系侵占。旋因教士胡约翰嫚骂，群情愤愤，致将新盖楼屋三间烧毁。现据英国使臣傅磊斯声称，此案与领事官所报情节不符，业经该衙门函复该督等查办等语。此案起衅情由，教士固有理曲之处。然该处民人遽将其楼屋焚毁，亦属卤莽。地方官临时既未能弹压保护，若再办理迟延，更滋口实。且恐日久枝节愈多，尤难了结。著何璟、吴赞诚严飭该地方官，迅速查明实在情节，持平妥办，不准稍涉迁延。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791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闽

省焚楼案现接外省信函情形摺

光緒四年九月十四日(1878年10月9日)

臣奕等跪奏，为闽省焚毁英国教士洋楼一案，臣衙门现接外省信函，恭摺具陈，请旨办理事。

本年八月二十九日臣等以英国教士胡约翰占筑乌石山洋楼，被众焚毁，请飭该督抚妥速办结，钦奉谕旨，恭录咨行督臣何璟等

钦遵办理，并密函知照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会商妥筹办结各在案。

兹接李鸿章函称，此案上年丁日昌因领事星察理有可将电线局互换之意，遂访出举人林应霖等，令具公呈陈诉妨碍。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日昌已去任，英领事藉词延宕，胡教士更添盖洋楼，激成众怒，署使臣傅磊斯指林应霖为魁首，确有凭证。若惩办此人，即从轻亦须斥革，已恐大拂輿情。若曲为庇护，该使臣领事断不允结。如必欲议结，似须另设方略，或与傅磊斯面商办法，或议奏请丁日昌就近赴闽筹办，似较得力。复接何璟等函称，乌石山洋楼日来飭县，先将旧洋楼因救火折损各处召匠赶紧如旧修整。其恃众滋事民人，业飭该府县确访首先动手之人拿办示惩。惟该领事援引和约，指为放火匪徒情罪不符，断不能科民以重罪，深恐彼此争持，非旦夕所能即了。全案之中，此最棘手。查各洋商营买马厂岁久无成，共以为憾，今藉此以遂各国洋商之愿，拟买定合式地段，暂置弗与，以为消纳此案地步各等因前来。

臣等正在核办间，即于九月初八日准军机处钞交福州将军庆春等奏，请将此案弹压不力之知县汛官摘顶勒缉等因一摺，奉上谕：著该将军等飭拿为首滋事之犯，务获究办等因。钦此。

臣等伏查傅磊斯前照会内所称附节略，有绅衿中林应霖实为魁首之语。嗣在臣衙门面递清摺四条。第二条亦言动手者固须严惩，而主使者尤必查办。今庆春、何璟等奏报及来函所筹办法，自系尚未接阅臣衙门所等（录）傅磊〔斯〕节略等清摺各件。惟与洋人办事总以秉公持平，迅速议结为要，否则迟延愈久，枝节愈多。此案现既钦奉谕旨，飭拿为首滋事之犯，该将军等自应钦遵妥速办理。臣等谨将李鸿章暨何璟等各信函照录恭呈御览，应否飭知闽省将军督抚，参照李鸿章函述一切，酌核筹办，抑或照李鸿章所称

飭下丁日昌就近前赴闽省会同商办之处,恭候谕旨遵行。

所有英国教士洋楼焚毁一案,臣等接据外省信函奏闻请旨缘由,理合恭摺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四年九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一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须稍用机
权善处福州焚楼案事致总署函**

照录直隶总督李鸿章来函

敬密覆者。连奉八月二十六、二十八日四百四十一、二号密示,敬聆一一。本年八月初三闽省乌石山洋楼被毁一案,此间叠接彼宋春帆函牍,备闻其详,钧谕以查办主使一层较难,著笔洵属破的之论。彼宋等谓彼此隔阂,情意难通,查办尚无把握,方商调熟悉洋情之唐道廷枢前往。唐道正在试办开平铁矿,恐其未可远离。傅署使所开四条均尚近情,不如此则彼必不肯允结。惟闽中绅民蛮抗异常,地方官宪向难操之过蹙。此案为首之举人林应霖等,上年丁雨生因晤星领事,有可将电线局互换之意,遂访出该举人等,令具公呈陈诉妨碍。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已去任,星领事藉词延宕,胡教士更添盖洋楼。初欲藉绅稟以胁制洋人,继且贻口实以激成众怒。傅署使节略内指明林应霖为魁首,确有凭证。今若惩办此人,即从轻亦须斥革,已恐大拂輿情,另生他变。若曲为庇护,该公使、领事断不允结,该省大吏实亦操纵两难。倘能就此议结,办到电线局或马厂与教堂地基互换,立定约据,开导绅民,或尚可惩办为首之人,为地方一劳永逸之计,并许以日后再为另案开复,庶几众心可平。必须稍用机权,方能两面妥贴。但恐英人素性矫强,此时绝不允互换堂基,则林举人等未可拿办此案,亦遂不能

速结。钧处如必欲议结，于威使未到之先，似须另设方略，或与傅署使面商办法，或奏请雨生就近赴闽筹办，似较得力，尚希卓裁。

附件二 闽浙总督何璟为福州焚 楼案处理机宜事致总署函

照录闽浙总督何璟等来函。

敬肃者。乌石山拆毁洋楼一案，业经函达，并具咨详陈在案。日来飭县，先将旧洋楼因救火拆损各处召匠赶紧如旧修整，其被毁之新建楼房基址，既经地方官会同洋员履勘侵占公地属实，当时胡约翰已无可置辩，自应将地退还，以昭平允，断不容再行兴造，故忤輿情，致留祸本。惟用过工料价值，俟飭将占地清交后应由官核实补还。用示体恤。现今飭匠核估，大约不过数千金，惟彼借端浮开，在所不免，究亦不能听其任意需索也。其恃众滋事，民人咎有应得，业飭该府县确访首先动手之人，拿办示惩，以杜藉口。惟该领事来文援引和约，指为放火匪徒云云。情罪实不相符，彼即驾此大题，亦断不能科民以重罪，深恐宽严轻重，彼此争持，非旦夕间所能即了。全案之中，惟此一端最为棘手，容随时尽心斟酌，函请大教。倘不致有损政体，大拂民情，自当妥筹以期息事。至星察理因通商局屡函催问互换确信，遂以马厂为请。此盖因案经具奏，事在必行，故为此无厌之求，使我贪于互换之有成，以遂其要挟之深意。但云马厂办成，则互换之事必为竭尽力催，其词殊属闪烁。自洋屋被毁后，负气不复提此事，究竟未能忘怀。若再显然复绝，或置之不理，则彼失所希冀，必于此案益肆苛求。查各洋商营买马厂，岁久无成，共以为憾。今若藉此以遂各国洋商之愿，使洋人之寓福州者共知百姓虽与教士为难，官司实与远商无嫌，且可免助彼争执。现拟买定合式地段后暂置弗与，即以为消纳此案地步。惟是地非一姓，

业非一主,即使办成,亦不免稍需时日。此皆现在筹办事理。是否有当,诸希诲示。

至此外应如何办理方徵妥协之处,务求指示机宜,俾资遵守,则尤感鸿施于靡既矣。教士胡约翰寓居乌石山,历年最久,平时劣迹多端,实非安分传教之人,久为民所共嫉,积不相安。今既嫌隙显开,若任令仍居福州,难保将来不因他事再滋衅端。其住屋僻在山上,与各衙门隔远,实有防不胜防之虑。是以昨经函致郭筠仙侍郎,谆嘱相机向彼国公会教首设法开导,别为之所。

792 著丁日昌迅赴闽省会同妥办焚毁洋楼案事上谕

光緒四年九月十四日(1878年10月9日)

军机大臣密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两江总督沈、闽浙总督何、两广总督刘、前福建巡抚丁、署福建巡抚候补三品京堂吴。光緒四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闽省焚毁洋楼案,现接李鸿章等信函,请旨办理一摺。此案前据该衙门及庆春等具奏,叠经谕令何璟等迅速查明,飭拿滋事首犯,持平办结。现据该衙门奏,接李鸿章函称,上年丁日昌因英国领事星察理有可将电线局互换之意,遂访出举人林应霖等,令具公呈,陈诉妨碍。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日昌已去任,该领事因藉词延宕,胡教士更添盖洋楼,激成众怒。英国署使臣傅磊斯即确指林应霖为魁首,该省实亦操纵两难。并接何璟等函称,日来已飭县先将旧洋楼因救火拆损各处如旧修整,并飭访拿首先动手之人惩办。惟该领事援引和约,指为放火匪徒,彼此争持,碍难定议。现拟买定合式地段,以为消纳此案地步各等情。近来中外交涉事件,总以秉公持平迅速议结为要。刻下傅磊斯照会内已有绅衿中林应霖实为魁首之言,且在该衙门面递

清摺，亦言动手者固須严惩，主使者尤須查办。若迟延日久，深恐枝节愈多。前此丁日昌与星察理议将电线局互换，诚为妥善办法。嗣该领事因丁日昌去任，多方推宕。此案若由该前抚始终经理，自易筹办完竣。著丁日昌迅速驰赴闽省，会同何璟、吴赞诚妥为商办，务将此案速行议结，庶免遗患无穷。何璟、吴赞诚于该前抚未到以前，仍当严拿为首滋事各犯，按律究办，不得专候丁日昌前来，致滋迟误。刘坤一接奉此旨后著迅即传知丁日昌，即刻起程前赴闽省，毋稍耽延。并著李鸿章恭录此次谕旨，由海道径咨该前抚遵照，以期迅速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793 英署使傅磊斯为有人到粤散布福州焚楼书本事

致奕沂照会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一日(1878年10月16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照得闽省福州教堂拆毁一案，昨据本国驻扎广东署领事官详报，内称现闻福州教堂滋事某人一名现到粤省。据其所云，由闽省大官囑令前来，将拆毁教堂各情节绘写注明散布各等情，详报前来。

本署大臣据此。查该人所云各节，与闽省甚有关要，尚无的确之凭，在一人之言原难尽信。惟据该领事官所闻，其人实有此等言词。且观其行止，似系若作此等书本，闽省之官必深为奖悦。此项书本易料为何等欺侮言词，不待披阅方知，自应将广东领事官所报各情，备文转达贵亲王查照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

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94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焚楼案目今阻碍

情形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四日(1878年10月19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前因闽省遇有交涉事件，本省官宪不肯径行与各国领事官商办，转委通商局代为办理。此层迭经本署大臣于上年前后照会贵亲王在案。刻下乌石山一案，昨据驻扎闽省本国领事官星来详，内称各国事务本有先经闽浙总督派委道员督办，敝职现于九月十二日接准叶道来文内开，乌石山拆毁教堂一案，查有贵国士人毕德卫历年在沪采办军装，兹值来闽，业经回明院宪，谕令办理乌石山一案。奉委之后，随时与贵领事商酌办理，以了此案。等因详报前来。

据此，本署大臣查条约第七款，内载大英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设立领事官，与中国官员于相待诸国领事官最优者，英国亦一律无异。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等语。现在乌石山滋事重案，前经本署大臣转飭驻扎福州本国领事官，立即向闽浙总督催请伸理。兹闽浙总督自觉与本国领事官商办或致失体，若然其所属之官自必干练可派代行。此次乌石山滋事案情至此，奚容更重。目今此案阻碍情形，并非由于领事官所行，乃闽省官宪办法，似系希图后日碍难了结起见也。除将叶道照会星领事官文件抄呈钧阅外合行备文照会贵亲王请烦查照。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

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福建兵备道为派英人毕德卫办理
焚楼案事致英领事照会**

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1878年10月7日)

大清钦命布政使衔督办通商事务福建分巡宁福海防督粮兵备道叶,为照会事。

胡教士占筑乌石山雀舌桥地基被百姓拆毁一案,已阅月余,因无熟悉中外情形之人从中经理,以致彼此之情未能通达,案悬莫结。查有贵国士人毕德卫历年在沪采办军装,素为官民信任,且于华洋文字风俗均能通晓。兹值购买机器管解来闽,业经回明院宪,谕令办理乌石山一案。该士人奉委之后,自当详核此案地图契据,参考中西律例,随时与贵领事商酌。务望和衷办理,以了此案,以敦睦谊。报明院宪外,合就照会。

为此照会贵领事,请烦查照是荷。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英钦命管理本国通商事务驻扎福州领事官星。

795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仍应处分江夏知县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月初四日(1878年10月29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照得湖北武昌府本国人民被殴一事,昨据驻扎汉口领事官许详报,内称此案现准江汉关道何拟以江夏县未能拿获全案人犯,兹饬该令缴银若干,作为赔补各等情。此样办法,敝职未经依从。除将江汉关道来文暨节略录呈外,相应详报贵署大臣查照等因前来。

本署大臣准此,查此事湖北地方官所拟办法以为了案,本国领事官未能依允之处,甚属合宜。盖以银赔补作为伸屈,并非负冤者之所愿。此案本应查拿人犯惩办,乃地方官并未若斯遵理,而江夏县令为就近之官,查拿系属专责。既未与以处分,岂可反调升他任。除将江汉关道来文并节略附呈钧阅外,理合照会贵亲王查照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江汉关监督为开具武昌殴教士案

议结各款节略事致英领事函

光绪四年九月十五日(1878年10月10日)

径启者。

阅马厂武童殴伤教士一案,亟应议结完案。兹将添办各款。并告示大意开具节略,另摺送上。即希贵处克日详请驻京大臣查核允结。至贵处拟于何日详报,亦望先期示知,所有敝处筹议(如此办法,仅出自监督之意。其初来函写作会议,恐将来误会。为彼此计议,曾经请其删改,始将会议改作筹议。)结案节略,并此次信函,均照抄清摺,呈请督部堂转达总理衙门查核矣。并以附及,顺颂日祉,鹄盼回玉。

附件二 江汉关监督拟结武昌教案节略

兹将筹商议结武昌省阅马厂武童殴伤教士一案,除所获犯人业经惩办发落外,所有现拟办法,开具节略,应请贵领事府详请结案。

一、江夏县于此案业经获犯认明惩办，仅未能拿获全案人犯，照例无可议处。兹拟飭该令缴银三百两，作为教堂公费，如此办理，虽无议处之名，已有罚办之实。

一、教士等失落眼镜等件，迄未寻获。照约本无地方官赔偿之例，兹拟飭该令缴银二百两，作为贴补医药等费。以上两款，共银五百两，均送交领事官衙门发给教士。

一、结案之日，即请督部堂出示晓谕武昌府属各武童，以后不准滋事。并将程茂楼等因何事故如何治罪之处，详细叙入，以昭儆戒，俾应考文武童生以及军民人等永远遵照。

796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殴教士案尚难

议结案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月初八日(1878年11月2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覆事。

照得湖北武昌府本国教士被殴一案，光绪四年十月初六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开：案中滋事各犯，前经江夏县拿获二三十人，牧师指认明确，将并不在场者释放，其动手扭打及帮同吆喝之犯，业已分别惩办发落，至该县照中国例无可议处。贵署大臣如允完结，即当由本衙门飞咨湖广总督，妥速照办。惟希详察见覆。等因前来。

准此，查此案惩办之处，若稍见公平，本署大臣原无不可允结，第所办殊失允当。缘此案行凶殴伤教士人众有百数余人，其中有声言动手殴打者，有随同吆喝者，尽用石杖追逐，以致打伤该教士肩膀肋间牙齿等处。该犯等均系武童，其姓名曾注于册，有人识认，本不难稽查惩办。滋事之初，地方官应须遵照条约第十八款所载，英国人，中国官宪自必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全安。如遭欺凌扰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烧房屋，或抢掠者，地方官立即设法派

拨兵役弹压查追，并将焚抢匪徒按例严解各语办理。虽教士一名躲在卡房，迨出屋时受伤甚重。该卡房兵役于下手之人岂难识认，乃地方官耽擱数十日，延不查拿。此节业经本署大臣照会贵亲王在案。此案地方官延宕日久，待各武童回籍，并俟接准总理衙门咨行转饬碍难再置，始行稽查，拿获数名惩办，并非滋事为首之人。至贵亲王来文所谓该县照中国例无可议处一节，本署大臣自不欲他人之咎，推诸该县，此次办理不善，或责成应辖该县上司，亦未可知。总之，该县并湖北官宪袖手不理，以致有重背条约之处。若本署大臣于此节缄默，以为可了，亦殊觉不尽厥职也。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797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报呼兰城守尉被法
教士殴伤患病查无下落各情摺**

光绪四年十月十一日(1878年11月5日)

奴才丰绅、托克湍跪奏，为呼兰城守尉因被法国教民殴伤，后调苏候验间自落店井，受惊染患恍惚病症，夤夜出署，寻无下落，暨派员接署城守尉关防，先行恭摺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于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据呼兰城守尉惠安详称，于八月十七日有呼兰属民萧信来署，投递天主教士讷依而然名片。言称该教士即日进城，著官人迎接，备设公馆等语。惠安即饬司按照条约办理，随派官兵往迎照料。不意该官兵等所走之路两歧，未能迎遇。该教士即于是日未刻乘马从小车一辆，带领骑马人十余名，忽然闯入署中。门官郭什哈等阻拦不听。内有一人踢坏重门，手执马鞭直至卧房门首，其余接踵进入内院。惠安闻听吵嚷之声，急由屋

内出来,见有洋人,随用好言开导。不容分说,该教士骑在马上,手持洋枪,下令跟役华民王忠义等,在马上即用马鞭向城守尉殴打,并有数人下马动手,将城守尉顶心偏左等处,殴打皮破红肿多伤,并将所穿衣服滥行扯坏。惠安被打,头迷眼昏,幸官兵郭什哈等救释,将洋枪、马鞭等械夺获,即将跟役华民王忠义等四名立时拿获。该教士见势不好,于礼有曲,自行撞破脸面,意图狡赖。随按约善言究问,该教士赴呼兰之时,并无报过厅营,随婉言安抚,毫无凌辱。一面将教士并跟役白永朋一名,当日安寓宏昌店,派出官兵,妥为照料。随经司员等究讯王忠义等,供出呼兰属界佃民陶有德、萧信、关付才等因被案挟嫌,投入教内,恃势殴打长官等情。讯取供招,拟文飞报间,该教士讷依而然悔悟前非,亲来城守尉署中摘帽赔罪,恳将殴打长官之民释放,甘心息事等语。再再央求,惠安因思事涉外夷,既知礼亏,姑将王忠义等释放,仍交该教士自行责惩,当以宾客相待,馈送食物。于二十一日旋回之时,仍派官兵沿途照料,护送回堂去讷。并将扯坏衣服一并送验前来。同日又据署呼兰理事同知奎瑞详称,本年八月二十日准法国教堂移开,八月十七日本堂讷神父前往呼兰城守尉衙门礼见,不意该尉不但置之不理,反辱骂不堪,向伊理论,立即下令兵丁殴打,将讷神父缚绑,掌责不堪。其余从人教民六名,俱各杖责,全刑严押,声言拟以贼匪例办。后有教民二人窥探,经弁兵知觉,亦锁拿严押,幸而逃出一人回报。夫以远人梯山航海数万余程,传教兹土,奉有御单龙票可凭,并非私行周游中华,准以租买田地,建造堂屋,各该地方官随时照料,以上宾优待,不准留难。今该尉掌责脚踢,缚禁看管,复酷刑教民,断饮食,绝从人,上违君命,下残民生。兼派官兵百余人闾界严拿,教民均以马贼拟办,以闭进教之门。似此八人之命,危在旦夕,蠢尉残暴,如此之甚。是以备文移付贵衙门,或详或办,立待

回信等因。复又移称，请验讷神父在呼兰被城守尉吓令毆伤详办等因，移文在案。今勒令出供押结释放，否则断绝饮食，决不释放。讷德无奈，只得假意应允，出押开释。复派兵押解回堂，幸未殒命。但讷德以及从人伤痕过重，倘因伤致命，本司铎实碍难呈报。为此移文贵衙门，明日午正带同刑件来堂相验等情。比因该刑件已派随巡检相验外出，事关毆伤，未便久延。奎瑞即于次日力疾前往教堂，面查讷司铎，仅视面带伤痕。闲谈许久，未曾见有受伤从人，旋即回署等因各详报前来。

奴才等查凡有交涉中外事件，无不严飭各该地方按约妥为办理，断不准轻起事端。详核惠安、奎瑞所报情节，事属两歧，仅各词出一面，但关中外相毆要件，亟应彻底究办。当即檄令总统巴彦苏苏防兵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就近查验该教士被毆伤痕，并派营员前往呼兰，验明该城守尉被毆伤痕，务将两造起衅缘由，详细查明咨覆，立待归案核办等因。先将两造相毆情形，业于九月初一日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案。

旋于九月十五日接据副都统恩合咨称，因在营员弁均经捕盗远出，未便拘泥，来咨致延时日，除一面飞咨呼兰城守尉赶紧来苏候验，勿稍迟延等因。又于九月十九日咨报，业将该城守尉于十四日晚间调到巴彦苏苏。十五日副都统即面见调来随员副管哲普松额、佐领乌尔卿额，示知派员到城守尉寓店验伤，随派署同知奎瑞、协领博顺前往验看。该员等去不多时，同副管哲普松额等旋回，面称城守尉惠安于博顺等未及到店相验之前，惠安自落店院井中，已经救出在屋，询之言语，不甚清楚，身体寒战。当即查询副管哲普松额等，该城守尉有何情节未俟验伤，自行落井。据该员等声称，城守尉于当日午前由呼兰家人来信，云及省员查办佐领勒尔克善被控之事，并讯据送信之郭什哈、万喜，诉称本年九月初间有省城

派来委员查办案件，城守尉起程之时，八旗商议递结，说是恒泰号自行接买仓粮，与城守尉无涉。城守尉起程后，八旗未肯递说是恒泰号自行接买仓粮之结，是以城守尉妇人令万喜前来禀知等语。随于十六日令署同知奎瑞协领博顺前往验视伤痕。旋据该员等具单声称，验得呼兰城守尉惠安顶心偏左被木器打伤一处，皮未破肿痛；左额角被木器打伤一处青红色；右耳壳相连腮颊被木器打伤二处，平复白色；右眼胞被木器打伤一处，平复白色；左手大指根节被木器打伤一处，平复白色。余无别伤，所验是实。并派署同知奎瑞、骁骑校富清阿验得讷依而然之伤：上下眼胞、眼眶被脚踢伤一处微红色；右手腕有绳痕一道，横长一寸五分、宽一分余，皮未破红色。又据伊声称会衣撕破二件，余无别伤，所验是实。又验得教民王忠义左右腮颊有踢打伤痕，左右膝盖有跪锁形迹，现已平复，并无润色，余无别故，所验是实。其余跟役，该司铎声称，伤已平复，均令归里去讷，并未在堂。副都统恩合查此案两造虽将伤痕均经验实，自宜妥为办理。现经严飭该地方赶紧拘传在事教民到营，以备查办等因咨报前来。

奴才等详核所报，该城守尉惠安走落井中受惊，恐难办公，该城守尉关防事务尤关重要，随派该处副管哲普松额等就近先为暂行看管，由省拣员赶紧前往接署。哲普松额于未经接到札文之先，于九月二十一日据呼兰佐领杨和等联衔呈报，呼兰城守尉惠安于九月十七日由苏携篆回兰，据门官家人金称，城守尉于十四日抵苏，迭赴副都统恩合行辕请安未见，仅传听候吩咐。该城守尉回店，只言夷人欺官太甚，不料请见副都统不准见面，一切下情难伸。迨至次日更见气忿，忽迷忽醒，头昏倒地。迨经苏醒，坐卧不安，出外乱走，不意走落该店井内，登时幸有董发尾随目睹，急忙呼人由井救出，形状呆痴，不能言语。杨和等惊闻之下随即延医调治，两日之

久仍未见效。并据城守尉妇人面言，自染患恍惚病症，时发时愈，竟自胡言。视其病势，时难就痊，令赶紧代为呈报。恳请开缺回旗，安心调理等情呈报前来。

奴才等复核该城守尉自因被殴落井后患病恍惚，时难就痊，恳请开缺，回旗调理，亟应将任内未结案件暨经手租赋银钱交代清厘，著飭该处副管哲普松额等暂行接管，查验城守尉病症加结详报，仍令该城守尉暂在呼兰地方，安心调理，派员妥为照料，听候札示在案。

旋于十月初六日据暂行看管呼兰城守尉关防事务副管哲普松额等呈报，于是月初三日卯刻据派照料城守尉之门官领催委官海明阿禀报：遵飭照料城守尉，无如城守尉不准门官等到内室省视，仅带领郭什哈等在署之门房昼夜巡更看守。忽于是夜丑刻，城守尉妇人呼叫，言称城守尉自因落井患病之后，时发时愈，小妇时加小心，不意于子刻小妇一时睡熟，及至醒觉，看视本夫男不在睡卧之处，心思外出，候至多时，尚未回归，呼唤门官郭什哈等速急寻找。海明阿即带领郭什哈等在于署之内左右近一带寻找，并无音信。随派官兵分路一体上紧寻找，如有信息，随时飞报等因前来。

奴才等拆阅之下，不胜诧异。伏思呼兰城守尉惠安系三品职官，虽有与讷依而然教民相殴情事，尚未查讯明确，何致意见如是愚闷，走落井中，迨经回兰调养，又因患病恍惚出署，寻无踪迹。或因气忿落井，受惊心神恍惚，信步乱走，不知去向，存亡均难逆料。奴才等惟有严飭该处派出官兵四出寻找，一面由省拣派记名副都统·副都统衔水师营总管托克托布，星夜驰赴呼兰，接署城守尉关防。到日即将惠安赶紧寻找，究属有无踪迹，迅速报省，再行具摺奏闻。

至案内牵涉教民暨勒尔克善被控等事，容俟查明另案核办外。

所有奴才等据报呼兰城守尉因被法国教民殴伤后，调苏候验间，自落店井，受惊染患惚恍病症，夤夜出署，寻无下落，暨派员前往接署城守尉关防缘由，理合恭摺先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硃批奏摺)

798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陈病重不能赴闽谨 举得力员绅摺

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1878年11月12日)

前福建巡抚臣丁日昌跪奏，为微臣病势沉重，未能即速赴闽，乌石山事体亦微该省足以自了，谨举得力员绅数人藉资臂助，恭摺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顷准直隶督臣李鸿章、闽浙督臣何璟咨抄，九月十四日钦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闽省焚毁洋楼案，现接李鸿章等信函，请旨办理一摺。著丁日昌迅速驰赴闽省，会同何璟、吴赞诚妥为商办。钦此。等因。仰见我皇太后、皇上圣谟广运，弥患未萌，曷胜钦佩。

伏查闽省乌石山为省会名胜，臣在闽时叠据绅士林应霖等稟控教士胡约翰屡图占地起屋，臣当即据情会同前后督臣札行英领事禁阻。上年秋间，英领事星察理来见，臣商以城外电线馆与乌石山一切洋楼教堂互换，该领事约期五旬回信，商立议单八条，由该领事用印文申陈存案。经臣附片奏明，并将该领事申陈议单抄咨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各在案。

本年春间英领事初有接及本国教会回信，不愿互换，仍候外部议覆再行申陈之言，嗣又闻申陈总督，请官为帮助办理购买马厂电

线局互换,渠必竭力尽催等语。是电线局互换一案,英领事并未回覆断绝,倘能措郤导窾,自可徐图就我范围。乃胡教士于五月间占地建楼,侯官县既不能认真禁阻于前,复不能极力防范于后,以致酿成事端。钦奉谕旨,令臣前往会商,臣苟稍可支持,自当立即就道,以期稍效涓埃。惟臣自蒙恩开缺以来,适值晋豫大灾,臣仰体圣主视民如伤之意,竭力筹办赈捐,截至现在止,已共解过银一百余万圆。臣之心力由此加瘁,臣之病势由此日深,近复感冒,风邪一交,午后即寒热大作,气喘头晕,初以为不能乘坐轮船,尚可改由旱道,乃肩舆行不数里,即已喘汗不止,臣诚不自意衰惫至此。且臣脚肿至今未能穿著履袜,到闽后倘有中外官绅来见,亦觉体制不雅。臣性情焦急,极欲勉强就道,以冀稍效驰驱。无如精神委顿,挣扎再三,终觉不能措拄,以至力与心违。伏念乌石山一案,百姓不候官断,辄擅自烧毁洋人占建楼属(屋),固属法所难宽,所幸并未伤人,亦未抢及财物,事体尚不甚大。何璟、吴赞诚公忠体国志切,且尊攘识见闳远,胜臣十倍,谅此区区小事,倘稍假以时日,必能妥速就绪。

顷接何璟函称,此案惟有以占地造屋罪诸彼,逞忿擅拆责诸民,此二语实已深得窾要。何璟又称,我求之愈急,则彼持之愈坚,证以英领事近日所开三条,则该督臣所言不为无见。倘该洋人等知臣专为此事往闽,诚恐更生矚望。昨阅上海新闻纸,知英使威妥玛因事不能即行,有改期来华之说。果尔则封河以前,必不能到京,闽省督抚正可趁该使未到之前,将此案妥为措置,免致欲速不达。刻下紧要,全在拿犯,而拿犯非客官所能为力。恭译圣谕,何璟、吴赞诚仍当严拿为首滋事各犯,不得专候丁日昌前来,致滋迟误,仰见圣慈明烛万里,固知拿犯一事,非责成地方官不能有效也。

至于通达官民隔膜,非得倍练洋情、素有声望之大绅参赞其

间,不能联下情而达民隐。查丁忧回闽之江苏臬司龚易图、船政提调候选道吴仲翔老于洋务,体用兼备,而且住居省城,素孚乡望,可否仰乞天恩,飭令闽省督抚臣传知龚易图、吴仲翔随同办理此案。必能藉资指臂,胜于臣之前往会商。又江苏候补副将王荣和、福建补用道员方勋、福建补用游击吕文经皆与英领事素有往来,吕文经则本系督臣委办此案之员,即使臣亲自往闽,亦不过用此数人往来通意。臣亦函请督抚臣于数员中酌量调派差遣,会随通商局办理此案,或亦可收微效。臣一面抄摺密咨何璟、吴赞诚,并将详细办法加函商告,以凭酌采而免耽延。

所有闽省洋务,微臣刻因病重,未能前往会商,谨举得力员绅,藉资臂助缘由,理合恭摺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摺系借用广东揭阳县印,附轮船带至上海交驿五百里递发,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799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谨拟乌石山案处理

办法各条开列清单呈览片

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1878年11月12日)

再,阅看乌石山洋楼滋事一案,会勘时地方官均在彼弹压,若能当场拿获数犯,或极力喝阻洋人,自可心平,何至予以口实。且本年五月间英教士在乌石山占地筑楼,大兴土木,自夏而秋,侯官县署相距咫尺,复经绅耆林应霖等屡次禀情阻止,该县令不能诱为不知,乃竟不能认真力阻,洋楼已十成七八,方议会勘,致酿事端。吴赞诚曾有信言及该县令长厚迂缓,禁阻稍迟。推原祸始,恐不能为该令宽也。此案不办林应霖则已,若办林应霖

则绅士稟请阻止者尚不能免。该县事前不能阻止，临事不能弹压，答应加重，若不予以撤委，诚恐不足以服绅士之心。且撤委后，该县随同办理，如有成效，固仍可予以复任也。至林应霖本系该山董事，以前数年所有出头控告教士胡约翰占地建屋之案，俱系该举人签列首名，有案可查。即如前年臣未渡台之前，林应霖已控过胡约翰二次，并非臣于上年因星察理有可将电线局互换之意，始访出该举人，令具公呈陈诉妨碍也。此事臣本不必深辨，惟闽省通商人多口杂，最易漏泄机事。如果此事传至洋人，则彼必以为林应霖系此案之主使，而林应霖为臣访出之人，则臣乃主使中之主使矣。若臣仍承办此事，其中棘手，不问可知。此次总理衙门催令闽省将此案速结，不及十日即已刻在香港新闻纸中。该局机事如此不密，诚恐此后枝节尚多。何璟函称通商局人多才少，有事寡助，三复此言，为之慨然太息。其电线局与乌石山教堂洋楼互换一举，如果于未经焚毁洋楼之前设法办理，自可徐图就绪，今已另起波澜，若仍与议互换，则彼必以洋楼一经焚毁，即须迁徙，何异驱逐。既恐别国耻笑，又惧他处效尤，英人性情矫强，此时与议此事，恐势有所难。俟一半年后痕迹略淡，再与筹商，方免格外挟制。目前只能就案结案，分作两截办理，庶几事免迟误。现就臣愚见所及，拟别各条密寄何璟等，请其酌量采择，即臣亲往会商，亦不过此数条办法也。

除节录拟办各条开列清单，恭呈御览外，所有乌石山案酌拟办法缘由，谨附片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 丁日昌所拟处理闽省乌石山案办法各条清单

谨拟闽省乌石山案办法各条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一、英署使傅磊斯及英领事星察理均以八月初三日焚毁洋楼，系由绅士林应霖主使，力请查办一节，应再由地方官会同切实查明。倘无确据，固不必言，如有确据，亦只能办到该绅激于义愤，不候官断，致酿事端，与无故主使放火者不同。查举人林应霖本系候选职官，倘情罪果实，应将该绅官职革去，不必革去举人。

一、放火之人亦系旁观不平，骤然聚集。且所烧仅系占地新造未成之屋，并未延烧他处，与贪人财物有意放火并伤毙人命者不同。即使极重，亦不过比照挟仇放火当被救息尚未延烧之例，为首者枷号两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者枷杖。倘动手放火诸犯中有人肯自认为主使，则林应霖之非主使，可以不辨自明。

一、英领事所开三条中有将焚毁洋楼照旧再建一节，此层万做不到。如必欲再建，则须议明如勘系侵占，即仍照旧议，将乌石山洋楼教堂一概与电线局对换。盖建后仍归之于我，则此举尚不失算，若对换之议不行，即再建之说亦不能行。

一、教士被毁之屋，土木工价计共若干，自应照例由滋事人等著落追还。倘不能追，即由弹压不力官员身上著追，庶可儆戒将来。

一、侯官县知县当五月间教士占地建楼时，不能认真力阻，以致酿成此衅，似宜撤委，方足以服中外之心。

一、据游击吕文经言及，英领事欲请闽省办到林应霖不准在省城居住。查林应霖与胡约翰本系原被告，若林应霖须离开闽省，则胡约翰亦宜撤回泰西。

一、此事虽甚细微，然是日烧毁洋楼，地方官当场目击，并不喝

阻一声,拿获一犯。此事若不速结,将来洋人必于此处挑拨生波。故拿犯及将弹压不力之文武略予薄惩,此层尤不可缓。若不能先尽其在我,诚恐节外生枝愈久,愈多轳轳。

一、未经焚毁洋楼以前,自可徐图办理互换一局,今则事已决裂,恐难一气呵成。似宜就案结案,等一半年后痕迹略淡,然后再议互换。

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800 著吉林将军铭安等详查呼兰教案
并持平办理事上谕**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878年11月16日)

军机大臣字寄署吉林将军·盛京刑部侍郎铭、暂署吉林将军·吏部右侍郎崇、刑部左侍郎冯。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丰绅、托克湍奏,呼兰城守尉惠安被法国教士殴伤后潜行出署,查无下落一摺。本日已明降谕旨,派铭安、冯誉骥驰驿前往黑龙江查办,吉林将军令崇绮暂行署理矣。该城守尉与法国教堂所报彼此殴伤情节事属两歧,该城守尉又有佐领勒尔克善被控牵涉之案,忽称因病恍惚,出署无踪,情节支离,殊堪诧异。铭安、冯誉骥务当确切详查,据实具奏,并将教案持平定拟奏明办理。其吉林查办事件,即著崇绮查明覆奏。所有吉林练兵捕匪暨地方应办事宜,著崇绮妥为筹办,毋稍疏虞。丰绅等原摺著抄给铭安、冯誉骥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801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呼兰城守尉与法教士
互报被毆事及接法国照会等情摺**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呼兰城守尉惠安与法国教士互报被毆一事,臣衙门现接法国使臣照会,请飭查办事件大员,一并归案查明核实办理事。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交出黑龙江将军丰绅等抄摺一件,奉上谕:丰绅、托克湍奏,呼兰城守尉惠安被法国教士毆伤及潜行出署,查无下落摺。等因。钦此。

臣等查此件,前于九月十六日据法国汉文正使德微理亚面交节略内开,法国教士至呼兰河城守尉衙门面禀事件,城守尉飭役将教士按倒向踢,并将教士打伤后送回客店,并阻拦一切人等,不准与教士往来等情。经臣衙门咨行黑龙江将军确切查明,据实声覆,以凭核办去后。随据该将军等报称,据呼兰城守尉惠安详称,八月十七日呼兰属民萧姓递到天主教士讷依而然名片一纸,该教士乘马带领十余人硬闯入府,门官阻拦不住,跟随民人踢坏重门,直至卧房门首。职由屋出,瞧有洋人,用好言开导。该教士下令跟从华民王忠义等向职毆打肿伤,衣服扯坏,官兵等救释,将王忠义等四名拿获。该教士见势不好,自行撞破脸面,藉图狡赖,当即将教士安寓客店,派兵照料。该教士悔悟,情愿息事等情。又据巴彦苏苏同知奎瑞详称,准法国教堂移文内开,本堂讷神父前往呼兰城守尉衙门礼见,该尉不但不理,反辱骂不堪,喝令兵丁毆打捆绑,掌责从人,教民俱各杖责。职于次日前往教堂,面查讷司铎仅面带伤痕,未曾见有受伤从人等因前来。臣等以该将军咨报文内同知奎瑞详称各节,与法国节略所开略似。至城守尉惠安所详,则大相径

庭,当经函致黑龙江将军,将起事根由及如何滋事之处逐节详查,不可稍有粉饰回护,并据情知照法国使臣白罗呢各在案。

现按白罗呢照会,称城守尉与讷教士一事,营子教堂来禀,内称呼兰城库仓沟地方有本处人在官衙控告教民,该官民等心生疑惧,若教士至彼客寓不留,该教士因诸多不便,欲至官衙述明情形,遣人持片至城守尉衙门告知,面见该官。突来一人,身穿民人衣服,向教士驱逐,口出骂言,跟役向前理论回骂,即将跟役教士殴打,捆绑拉于墙角空地,该教士等被殴打,十分沉重。正危急时,幸有外来一红顶官员,向便衣人劝阻,教士方知便衣便帽之人乃城守尉也。该城守尉方进内更换官衣官帽,其光景怒气未息,而已知所办非礼。自将衣服撕破,向教士称说此即将来凭据,方将教士送往客寓。后城守尉亲至客店,面述知悔之言,并未陪礼。教士因伤不能行动,城守尉派人将教士抬往巴彦苏苏地方教堂。以上所禀,似系实在情形,应请迅速严办等语。

臣等查法国使臣照称各节与前开节略意同而较详,均与惠安禀报情节大不相符。无论该教堂禀词是否果尽确实,惟既据白罗呢照会前来,自当由查办此案之大员归入案内,确查虚实,一并办理。除该城守尉尚有佐领勒尔克桑被控牵涉之案,由铭安等另行查办外,臣等谨抄录白罗呢照会一件,恭呈御览。并请飭下铭安、冯誉骥按照照会内所称各情,详细查明,统行核办。务期秉公核实,中外相安,毋令稍资口实,别滋事端,是为至要。俟奉到谕旨后,再由城衙门照录咨行铭安等遵照查核。

所有臣等接到法国使臣照会现拟办理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 法使白罗呢为呼兰城守尉毆教士事致奕訢照会

照录法国照会

为照会事。

本大臣前因呼兰城守尉与讷教士一事，已与贵衙门互相函述，兹于十月初八日接准营子教堂来禀，内称呼兰城库仓沟地方，本年该处民人信奉天主教者多于平时，有本处人丁乌成宁阿与本地人有隙，在官衙控告教民勾串夷人，所办之事甚为危险该处。时俄国人至彼，该官民等心生疑惧，若教士至彼客寓不肯留住，据云有地方官命方可。该教士因诸多不便，因此纳教士欲至官衙述明情形，以免该处民生疑阻。八月十二日讷教士遣跟人持名片，至呼兰城守尉衙门告知面见该官，该官役等不与回官，且口出不逊，声言即速回去，否则按鬼奴之例拿办。适讷教士未行至城门，路遇跟人回归，述说被辱之情，讷教士意想不到，意跟役之言难信，即亲至该衙门。至衙门口，跟役仍持名片交该官役回官。工夫许久，门仍未开，突来一人，身穿民人衣服，向教士驱逐，口出骂言，笔墨难述。此人便衣便帽，以其系衙门中下役，跟役向前理论回骂，此人即将跟役胸前殴打甚重。教士向前拦阻跟役不得回骂，当有衙役多人，将教士并跟役捆绑殴打，拉于墙角空地。该教士等被毆各伤十分沉重，伊等又将外来旁人尽皆逐出。教士听闻该官役等云，看其被打将死，不如即杀之。正危急时，幸有外来一红顶官员向便衣人劝阻，告知所办非理，教士方知便衣便帽之人乃城守尉也。而该城守尉方进内更换官衣官帽，其光景怒气未息，而已知所办非理，自己即将衣服撕破，向教士称说此即将来算你殴打我之凭据后。方将教士送往客寓。

次日该城守尉派人面见教士，云城守尉知悔，欲至店陪礼，教士

回云心中未曾有恨。后城守尉亲至客店,面述知悔之言,并前来陪礼。此该城守尉因教士伤痕过重,若因伤身死,关系甚大。至八月二十二日,教士伤尚未愈,不能行动,该城守尉派人将教士抬往巴彦苏苏地方教堂。又禀称前奉贵大臣所嘱教士之言见中国之礼,以免中国官员有不愿不喜之意。当将前谕已传知各堂教士遵照,说贵大臣所嘱与先主教之遗言相同。为此禀呈等因前来。

查以上所禀各情,似属实在情形。且前贵亲王示谕所云,教士等均系端方之士,在伊本国,皆为人所敬重。其本意原系劝人为善,况现今中国与法国诚心友睦,自应格外深待,以敦契友谊。又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奏明传教士系外国推重之人,地方官自应以体面,奉有上谕,钦遵在案。该呼兰城守尉违背和约并所奉谕旨,且并不接收教士名片,又有恐吓窘辱之情。至跟役随教士至衙门,有穿便衣帽如下役之役之官,又向骂詈,当时教士拦阻跟役不准回骂。当时该官并官役殴打教士胸前致命之伤甚重,所幸外来戴红顶官员拦劝,否则即被毆死矣。至后来该城守尉派人说合,并自行至店陪礼各节。前之毆骂皆其自为,否则身任官长,何能央人说合,亲自陪礼?此其真情之凭证也。相应再请贵衙门迅速严办,以昭公允。

至各传教士如有差失,本大臣必即斥其非,毫无回护。如贵国之人倘有差失,以望贵亲王、诸位大臣均照此办理而敦睦谊。查满洲三省地方,久有教堂,从来未见有如呼兰城并新近海城县之事如此之重者。久企贵亲王明鉴万里,今此事该城守尉办理不善,必应严办作一榜样,宣示通知,以杜后来效尤。本大臣惟望贵国或将其革职,或立即撤任,如此办理,实不为过,以且得当。

相应照会。须至照会者。

802 总署奏为请飭北洋大臣照总署**前行文件秉公核办海城教案片**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

再，本年七月间准北洋大臣李鸿章咨报海城县盗首张成谦闻拿，逃匿法国沙岭教堂，通事王荫槐得贿保犯抗官滋闹一案，据山海关道详请查办等因。

臣衙门当即据情函致法国驻京使臣白罗呢，转飭教士照约办理。八月初四日据白罗呢函覆以现在并未接到该处教士文函，如果属实，系教堂之错误，迅即函致沙岭教堂会长并牛庄代理法国领事查明，将张成谦送交该县等语。臣衙门即知照北洋大臣转飭山海关道，亲提王荫槐等审究，并札该关道迅即核办完结去后。九月十六日，法国汉文正使德微里亚来署面递节略，内开沙岭教堂教士至县衙谒见，被衙役用枪向扎，误将马扎伤。至教堂实无保护张成谦一事，教堂同领事官曾告知该县指明地方，即欲帮同官役搜拿，该县始则不按照办理，反自造起衅端。且该道知该县未照和约办理，即将被拿之人释放，沙岭知县请照中国例严参等语。

臣等核其所称各节，与八月初四日覆函迥不相符。因即告以此案前据北洋大臣来文，张成谦系案内盗首，王荫槐得贿保犯，在海城县署滋事。该县讯供禀候办理，领事向该道屡索释回。该道又讯取王荫槐等在县看管，并无凌虐情事甘结，一并释交领事查收。该大臣并批飭该道，王荫槐等果系抗官滋事，即不应释放等因。至教士至县衙误将马扎伤各情，现咨行该省大宪迅飭查覆。一面缉拿张成谦及传王荫槐等归案讯办等语。撮叙节略，于九月二十五日函覆德微理亚，并咨北洋大臣、盛京将军及札山海关道确查登覆，仍严拿张成谦归案等因各在案。

现据白罗呢照会,满州三省久有教堂,从来未有如呼兰城并新近海城县之事如此之重者等语。海城一案,因呼兰城之案连累而及,其意之不欲轻易了结,已可概见。臣等查王荫槐等系案中要犯,本应归案候讯,该道以领事索回,遽予释放,外国转执为口实,谓为应放之人。并以地方官未照和约,照请严参。此案白罗呢与该道所报各节互相歧异,其实在情形究竟如何,迄今未据确查声覆。该前道既已错误于前,若接任之员又复迁延于后,殊非办理交涉事件之道。

除由臣衙门再行分别咨札及与呼兰城一案一并照覆外,应请飭下北洋大臣等,查照臣衙门前行各文件,迅即切实查明,秉公核办,庶免日久宕延,致生枝节。臣等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03 著署吉林将军铭安等按法使照会所开各节

确切查办呼兰教案事上谕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署吉林将军·盛京刑部侍郎铭、钦差刑部左侍郎冯、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署盛京将军兼管奉天府府尹·盛京户部侍郎岐、奉天府府尹恩。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现接法国使臣照会,请飭将呼兰城及海城县教案分别查办各摺片。前据丰绅等奏呼兰城守尉惠安被法国教士殴伤,与教堂所报情节两歧,业经降旨,令铭安、冯誉骥前往查办。兹据该衙门接法国使臣照会所叙情节较详,与惠安所禀大不相符,虚实均应确切查办。著铭安、冯誉骥按照该使臣照会所开各

节,详细查明,秉公核办。

至海城县盗首张成谦逃匿教堂,通事王荫槐保犯抗官一案,业经该衙门咨行李鸿章等确查办理。此次法国使臣照会内因呼兰城一案复牵涉海城县之事,意在藉此生波,亟应迅速查办,以免别生枝节。著李鸿章、岐元、恩福查照该衙门前行文件,查明实在情形若何,持平办理,不得稍有延缓,致滋口实。原摺片并照会分别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804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乌石山案须经

英相议准始能了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照得闽省乌石山一案,本署大臣于今日午前接准我国总理各国事务丞相萨电报,以此案中国现在如何办理了结之处,贵署大臣务须听候本丞相议准,始可完案等语。本署大臣自当刻即照会贵亲王知照。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05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赴呼兰城

查办教案起程日期等情摺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78年12月4日)

臣铭安、臣冯誉骥跪奏,为恭报臣等径赴呼兰城查办事件起程日期,并随带各员职名,由驿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由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知会，十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著派铭安、冯誉骥驰驿前往黑龙江查办事件，随带司员等著一并驰驿。吉林将军著崇绮暂行署理。钦此。又准字寄，同日奉上谕：丰绅、托克湍奏呼兰城守尉惠安被法国教士殴伤后潜行出署，查无下落。等因。钦此钦遵。抄录原奏寄信前来。

臣冯誉骥当与臣铭安晤商一切。旋于十一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现接法国使臣照会，请飭将呼兰城及海城县教案分别查办各摺片。等因。钦此。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录谕旨抄录原奏，并往来照会信函一并咨行到臣。

臣等详细查阅，据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原奏，暨法国照会所称，该城守尉与法国教士相殴情形，互有歧异。其人证卷宗均在呼兰城文武衙门，必须亲至其地，方能查究明确。若俟抵黑龙江省城后，再行提传案证，未免时日稽延。臣等再四熟商，拟即带同司员径赴呼兰城，就近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查讯，持平定拟，庶易妥速藏事。臣铭安拣带署刑司关防刑部候补员外郎查丙章、正红旗协领富尔丹、调吉差遣候选通判赵光璧、直隶候补知县刘本源，并办事笔帖式二员；臣冯誉骥拣带刑部主事尹寿衡、刑部候补主事雷榜荣，及供事二名，携带条约，于十一月十五日由吉起程。

除一面飞咨黑龙江将军查照外，所有臣等径赴呼兰城查办事件起程日期，并随带各员职名，谨缮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著俟行抵呼兰城即行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查讯，持平定拟具奏。钦此。

(宫中硃批奏摺)

806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照丁日昌所拟**各条办理乌石山焚楼案事上谕**

光緒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878年12月5日)

军机大臣密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两江总督沈、闽浙总督何、前福建巡抚丁、前署福建巡抚·光禄寺卿吴,传谕暂署福建巡抚布政使李明墀。光緒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谕:

丁日昌奏因病未能赴闽,特举得力员绅,藉资臂助,并酌拟办法,开单呈览各摺片,览奏均悉。办理中外交涉事件,总以就案办案,迅图了结,方免耽延遗误,枝节丛生。福建乌石山焚毁洋楼一案,历时三月,办理尚无就绪,丁日昌所拟办法各条尚属妥协,已据函商何璟等酌办。即著何璟、吴赞诚、李明墀按照丁日昌所拟各条,迅速酌核办理,并将丁日昌所保龚易图、吴仲翔、王荣和、方勋、吕文经各员绅酌量调派差遣,以联下情而达民隐。丁日昌因病体未愈,未能迅速启程,仍著俟病势稍痊,即行驰赴闽省会商妥办。何璟等责无旁贷,仍不得专候丁日昌到闽,再行商办,致滋延误。丁日昌原摺片单均著抄给何璟、吴赞诚、李明墀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密谕李鸿章、沈葆楨、何璟、丁日昌、吴赞诚并传谕李明墀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807 法使白罗呢为请允教士由**南阳移居省城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四年十一月十八日(1878年12月11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白,为照会事。河南教堂日久办理未结一件,本大臣查康熙三十七年奉大皇

帝命西洋教士等,按天文度数,至河南各省绘画地图,该教士等在南阳买地一段,盖造教堂居住,办理绘图之事。后奉上谕,将教士等送往海口。至咸丰年间,署钦差大臣哥按照和约,请贵衙门转饬该省,将前教堂交还,照会互相商办,络绎不绝,文卷颇多。至同治年间贵衙门致法国钦差大臣蓝函,内称业经行文该省大吏,令将前地交还教士,并准其住居南阳。后该省大吏并未遵办,声称该处绅民不喜教士,心中不平,并云如欲省城平安,不可令教士等在彼居住。后各钦差大臣屡次相商,均办理未成等情在案。

本大臣查看今之情形,与前稍有不同,故敢言之。今年河南荒旱成灾,该省教堂教士等竭力帮助银钱粮米各项,分散众难民,并收养小婴孩三百余名。此系实在情形。贵衙门可向该省询听,便知此实情也。本大臣查贵国绅民捐助灾黎,或加官衔,或给匾额,诸般无不议叙,本大臣所请非此,惟望贵衙门按照从前致蓝大臣函办理为妥。况该省绅民目睹该教士等竭力尽心,十分帮助,即可信教士等为行善作德之人,必可愿教士等住居城内。且如南阳教堂之地,未改庙宇民居者,即请贵衙门将原地给还。否则在城内按照地段换给一块,通融办理,未为不可,此与和约无不相符。即如本大臣因己身本家之事,业经奏明本国,拟于明年三月初起程回国,明正必可奉到回文。本大臣在贵国四年以来,诸承贵亲王诸位中堂大人格外优待,中心感戴,永久难忘。所有两国互商各事,除年久未完南阳府一事未妥,余皆办理裕如。惟望本大臣还至本国,报明一切各事均已妥完,于本大臣诸多荣幸。此皆贵亲王诸位中堂大人之所赐也。曷胜心感,盼切之至。所有该省教士等在城内居住,即请贵衙门函致该省大吏,转饬所属,尽力保护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08 盛京将军岐元等奏报海城法教堂
通事保犯抗官案审结情形摺

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8年12月15日)

奴才岐元、恩福跪奏，为法国教堂通事保犯抗官审拟完结，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现接法国使臣照会，请呼兰及海城县教案分别查办各摺片。至海城县盗首张成谦逃匿教堂，通事王荫槐保犯抗官一案，著李鸿章、岐元、恩福查明实在情形若何，持平办理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抄录原奏咨照。

奴才等遵查，此案前据海城县并山海关道先后禀详，叠经飭令持平办理。自钦奉谕旨，复经密札飭催。兹据署山海关道松林详称，遵即照提王荫槐到案研讯。据王荫槐供称，伊前赴海城县谒见县首，出言冒犯，致被责押，差役人等并无凌虐，伊亦无得贿保犯情事。李葛二教士赴海城县晤谈，贺令相待并未轻慢。至枪伤马匹之事，因当时街面睹者人众拥挤，致有微伤，后已全愈等供。该道以王荫槐随同教士赴海城县询保张成荣父子，该县不允，理应遵从，乃竟出言顶撞，实属藐视官长，已经该县责惩，从宽免究。其得贿匿犯一节，据王荫槐供称并无其事。又据雅领事面称，询问该通事所供相同，该道复查亦无确据。至该县差役人等虽查无凌虐王荫槐等情各事，惟于看管时未能留心安置，殊属疏忽，应行从严责惩，以儆将来。

再，差役误伤教士马匹，据王荫槐供明，人多拥挤，因此致有微伤，不为无因。该县贺令以王荫槐冒犯，理所应责，惟不思归过于

通情,即与教士颜面有关,未免失于检点。然究属因公起见,应免置议。该教士等所禀各情,均属有因,似无不合,车夫阎继有等免提省累。至此案衅由张成谦而起,现经在逃,必须弋获,方能彻底根究,以成信讞。出示晓谕海城县地方,嗣后遇有洋人往来,务须遵照条约,优礼相待,以修和好。并将王荫槐仍解回领事衙门转饬教士管束,一面札饬海城县严缉张成谦务获,另案究办,请暂行销案等情。奴才等查通事王荫槐等保犯抗官一事,业经该道讯明拟结,其逸犯张成谦仍饬严缉,获日另结。

除分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大臣查核外,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09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行抵呼兰日期并沿途情形摺

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年12月22日)

臣铭安、冯誉骥跪奏,为恭报行抵呼兰日期并沿途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奉命前赴黑龙江查办事件,当因此案人证卷宗俱在呼兰,业将就近前往查办等情,并起程日期先行奏明在案。

臣等即于十一月十五日率同司员由吉起行,节届严冬,积雪尺余,途中复遭遇大雪,天寒路滑,难以趲程前进,于月之二十七日始抵呼兰。据土人相传,年前得此雪泽,虽天气异常寒冷,而春麦可冀丰收。至查办之件,两造供词既异,即虚实预应访查。臣等共同商榷,先期饬令随行各员分路改装,逐层密访,仍令与臣等同日齐抵呼兰,详细面禀,以备参酌。现在咨调案卷,将次到齐,督饬司员

悉心查核。

除城守尉惠安尚无下落，暨教民王忠义等均未到案，现已分别查传外，其余人证，一俟讯有确情，再行妥拟具奏。所有臣等行抵呼兰日期并沿途情形，理合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10 英署使傅磊斯为请飭闽省速结

乌石山焚楼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878年12月28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照得闽省乌石山烧毁房屋一事，先由贵衙门转飭妥协办理。乃昨据驻扎闽省领事官文称，此案迨至十一月二十七日，闽省官宪尚未开手查办等因。查此案应如何办理，本署大臣与贵衙门早已商定。惟地方官所云该教士侵占之地，而拆毁之房应在何处从新赔盖，总以先行量地为凭。此节及拿获动手与主谋者严行惩办一节，现在毫无头绪。至惩办凶犯之事，本国领事系负冤者之官长，自应前往在旁观审，以便本署大臣转报本国，以昭信实而防虚伪。此案业经延迟日久，与贵国有睦之国，使其民无故受屈甚重，地方官不遵京都文飭，以致该民日久含冤莫释，谅非贵国之所愿。此次闽省官宪所办分际，应由本署大臣照会贵亲王查照，并请行飭立即办理为宜。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11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遵查呼兰城守尉
与法教士殴伤各情及分别定拟摺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六日(1879年1月8日)

臣铭安、冯誉骥跪奏，为遵查城守尉与法国教士先后殴伤，并因佐领被控，承审委员牵涉该尉，以致负屈气忿，出署无踪各情形，讯明分别定拟，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丰绅、托克湍奏，呼兰城守尉惠安被法国教士殴伤后，潜行出署，查无下落一摺。该城守尉与法国教堂所报彼此殴伤情节，事属两歧。该城守尉又有佐领勒尔克善被控牵涉之案，忽称因病恍惚，出署无踪，情节支离，殊堪诧异。铭安、冯誉骥务当确切详查，据实具奏，并将教案持平定拟，奏明办理等因。钦此。是月初三日复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现接法国使臣照会，请飭将呼兰城及海城县教案分别查办各摺片，著铭安、冯誉骥按照该使臣照会所开各节，详细查明，秉公核办。等因。钦此。先后遵旨寄信前来。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抄录原摺片及照会一并驰递到臣。臣等因卷证俱在呼兰，当经奏明随带司员人等就近驻彼查办。迨抵呼兰后遵即调齐卷宗，提集人证。除城守尉惠安现据该省将军及各衙门报称，派员遍寻仍无下落；法国教士讷依而然据该教堂覆称，现往别城，教民王忠义、萧信、陶有德、关付才、跟役白永朋均各有事外出，不能到案；跟役白永顺、马汶亮脱逃未获外，余俱飭传到案。因思城守尉惠安与教士讷依而然起衅斗殴根由，虽两造均未在案，但就当场目睹各员弁人等逐一研讯，不难得其确情。当督飭随员，详加研鞫。

缘旗丁乌成凝阿在兰属库仓沟居住，光绪三年六月间有该村

民陶有才率众强抢乌成凝阿银钱衣物，经乌成凝阿报官，捕获陶有才，讯明正法。查起陶有才地亩各物入官，其柴草粮石令乌成凝阿变价归公。四年春间，陶有才之弟陶有德外归，以乌成凝阿克留财产呈控，仅断令房地领回，余经陶有德复索未遂，后投入法国教堂。八月初间，教士讷依而然往居陶有德家传教，适教民萧信、马汶亮带同乌成凝阿往见教士讷依而然，将乌成凝阿跪审，向索前赃。乌成凝阿答已入官，讷依而然称向官讨要，须令作证。乌成凝阿以该教士见官料必传讯，即先自到旗禀明，飭令听候。至八月十七日，领催常瑞、乌凌阿、兴林，甲兵常春、七十八、凌春、珠隆额等在城守尉门上值班。巳刻时教民萧信持讷依而然名片，向常瑞等告称，该教士刻即亲到，作速差人迎接，预备公馆。常瑞等回明该尉惠安，传谕兵司查照条约办理。该司掌图记副管哲普松额以该教士并无先期到呼兰照会，不知如何办理回禀该尉时，萧信业经走去，常瑞等并未驱逐口出不逊。未刻，讷依而然带领教民王忠义等数人闯进该尉寓所，常瑞等及该尉车夫七五闻声出向拦阻，教民王忠义用马鞭吓殴七五未伤。该尉惠安听闻，便衣便帽拖著两鞋，由旁门绕出，查询情由。王忠义持鞭向惠安殴打，七五、常瑞等告系城守尉大人。王忠义怒称打的即是大人。惠安情急赶扑，随掉落鞋只，拾起回殴。适讷依而然奔护，惠安用鞋转向讷依而然面上殴打两下成伤。众教民拥向惠安群殴，致伤惠安头面等处，并将衣服撕破。惠安嚷令缚拿，旋被七五等劝护进屋。维时瞧看人众心俱不平，与常瑞等将教民王忠义、萧信、陶有德、关付才，跟役白永朋等，误连讷依而然一并绑起，该教士会衣亦被撕坏。至说该教士将死，不如即杀，系属讹传。及副管哲普松额、佐领杨和等先后闻闹趋至，见该尉面带伤血，衣服撕坏，讷依而然与教民等均绑在院。问知情由，用言婉劝，该尉出屋，始见讷依而然被缚，即令与白永朋解放，

将教民王忠义等交司究讯，飭派领催关成阿送该教士至宏昌店。该店执事人张继相因见该教士面带伤痕，恐致牵连，托词向阻。关成阿告知系奉城守尉委派，遂安置该教士在店居住，该尉复派八品荫监逢升布往同照料。嗣经哲普松额等将王忠义等带司责讯，据供陶有才强抢获案正法，所遗柴草粮石，伊弟陶有德索讨未遂；萧信、关付才各因案牵涉，投入教堂，藉以殴辱长官等情。当该司集讯时，有教民往探消息，称寻教主，经该司查明，飭人送至该教士寓店，录取王忠义等供词收管，关给口分，狱官并无凌虐情弊。至十八日讷依而然欲回苏镇教堂，逢升布婉劝该教士，意在和息。逢升布令关成阿报知哲普松额、杨和等到店解说，该教士称如释放教民，愿即息事，哲普松额等据情禀明该尉允许。次日讷依而然来寓，与该尉惠安见面往来。该尉放回王忠义等，复馈送讷依而然米面羊只。二十日晚间，讷依而然与逢升布谈及跟役白永朋求为托办王海婚姻一案，并收租人挪用租项之事，白永朋开给字条二纸，内分曲直，逢升布交司讯办，现尚未结。二十一日早，该尉因讷依而然欲回教堂，至店候送，叙谈许久，和好如初，并派关成阿带兵沿途照料。及讷依而然至巴彦苏苏教堂，复移请呼兰厅同知奎瑞验伤，经该厅报省，并关会该尉。惠安知事反覆，随捏以派员往迎，路走两歧，该教士向殴，自行撞破脸面等词，飭哲普松额照拟申报。经该将军咨令副都统恩合派员验明两造伤痕，取单附卷。其将王忠义等交司审讯，供认因案挟嫌入教，故殴长官等语，当调到各原卷核阅。委系该教民等前均有案，尚无捏饰。至该尉投入店井，系因控案牵涉所致，应归入彼案办理。此臣等派员访查并逐日研讯之实在情形也。

复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到法国照会所开各节，悉心详核。如所云乌成凝阿呈控教民勾串夷人所办甚为危险，教士至彼须有地

方官命方可容留一节，讯据乌成凝阿供称，伊被陶有才强抢报官，捕获正法，籍没房产，并柴草粮石，令伊变价，以致陶有德挟嫌控官。嗣经该教士向索赃物，答已入官，令其作证未成属实，并未告过教民勾串夷人，有卷可查。讯取哲普松额等，结称亦无其事，核与调到原卷无异。传讯宏昌店执事人张继相供称，从前并无洋人投店，不容居住，兹关成阿送该教士到来，因见教士面有伤痕，恐致牵连，实系藉词推阻等语。访询各店，语亦相同。是照会所称，想属讹传。又如所云讷教士遣人持名片通知该尉，被官役等辱言逐去一节，讯据门官常瑞等，全称当教民萧信持讷教士名片到寓，立即回明该尉，飭司查照条约备办，并未口出不逊。是照会所称，想亦萧信因挟前案之嫌，妄言耸听，故该教士亦未凭信。又如所云教士亲持名片到署久候，门仍未开，突来一人，身穿便衣向骂驱逐，教士被绑，后闻官役等云，看其将死，不如即杀。惠安自知非理，撕破衣服，称为证据，以及派人将教士抬往教堂各节。虽与现在查讯情形稍有不符，惟俱无关重情，应无庸议。又该教堂前移同知奎瑞文开有教民二人窥探，锁获被押并拿教民，以马贼拟办，欲闭入教之门，勒令出供，否则断绝饮食，不予释放等情。质之哲普松额、佐领杨和，同供当有教民窥探，并未收押，亦未另派严拿教民及勒供绝食各事。访诸舆论，亦属吻合，或皆教民王忠义等因被拿责审，捏词向该教士回报，妄冀别生事端，以泄夙忿。在俗情诡秘，亦难保其必无。然语多猥屑，以讹传讹，亦可置而不论。惟城守尉惠安与教士讷依而然起衅互毆，何以所报毆伤情节彼此两歧？案关中外交涉，不厌详求。臣等复亲提各证，逐层诘究，委无另有别情，应即遵旨持平定拟。

查城守尉惠安虽未向教士讷依而然驱逐詈骂，惟于该教士初次遣人持名片通知时，并不遵照条约，妥为护迎，竟据属员率称未

经办过,置之不理。且以三品大员,罔顾官常,辄即便帽便衣率出斗殴,致酿事端。后复饰词捏报,所为诸多不合,应酌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系职官相应请旨将呼兰城守尉惠安先行交部议处,以示惩戒。副都统衔副管哲普松额于该尉飭查条约,率以未经办过为辞,并听从捏词详报,亦有不合,应请一并交部,分别议处。佐领杨和讯有另案,从重拟办。在逃教民王忠义等胆敢挟嫌殴辱长官,大干例议,仍飭各该管官严缉,获日另结。余讯无干,概行省释。教士讷依而然本因干预讼事而来,嗣复听令教民先殴官长,其应得之咎,应由该国自行办理。嗣后洋人传教,辙迹所经,应请飭下各直省,务须遵照条约,妥为送迎,不得稍有疑阻。但小民良莠不齐,其中向善者固不乏人,而或因犯案,恐被查拿,或因挟嫌,妄行诬告,种种藉端生事,亦所时有。如此次教民萧信、陶有德、关付才等均系地方有案之人,素非良善,教士远来中土,猝难周知。并请旨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该使臣,传谕教士于民人附教时务须详细查明,果系安分良民,并无犯事案据,方可收受,庶免再生事端,致费调处。臣等所拟是否允协,或由该衙门再行核议之处,伏候圣裁。

至惠安另有佐领勒尔克善被控牵涉一案,臣等查案内所控,惟八旗出售仓谷,委员查办,故指该尉自行收买,并串嘱王凤年、刘三儿诬扳该尉家丁抽纳官赌头钱,及杨和等代该尉报病开缺,逼索印钥各节,必须彻底究明,方成信谳。当督飭随员提证研鞫。缘骁骑校额勒和布系属原告,佐领托什纳、屯官倭什洪阿均系查办委员,佐领杨和、巴克唐阿与屯官巴彦仓均在城守尉衙门当差。王凤年系吉林回民王会东即记脸子之子,来至呼兰,开设饭馆生理。刘三儿籍隶大兴,先因犯窃拟徒脱逃,复窃拟军改发黑龙江,于同治三年八月间到配,拨呼兰正蓝旗安置,与在逃遣犯董四同居。额勒和布

与刘三儿、董四素识，光绪四年六月间该将军丰绅因额勒和布捕盗诬良，札饬城守尉惠安撤去差使，勒令休致。该员前因正蓝旗领催缺出拣放别旗，并折放钱粮各情，呈请该尉批示，求勒尔克善转递，未允被斥。心疑开缺撤差，悉由勒尔克善旁怂该尉所为，随捏以勒尔克善短放二三两年团练口分官兵俸饷各一月，及本年四月俸饷折钱给放，与留买八旗仓谷，每斛发价八百文，皆较时价减少。又以呼兰地方开设赌局二十余处，每日每局收抽头钱二千二三百文，月余始止，并指记脸子刘三儿、董四为设赌抽头人犯等词，赴省控经该将军札委托什纳倭、什洪阿至呼兰会同该尉查办。该委员等并不会商，径行传人讯究。嗣勒尔克善将防堵急需暂那口分俸饷禀明该尉，通融办理，分别补还之处，逐一指实，由委员按款查明，复换取八旗领催原递公结，捏称仓谷系该尉自行收买，并勒取王凤年、刘三儿捏扳该尉家丁王吉平等纵赌抽钱各供招，一并详覆。该将军以佐领勒尔克善不应指款筹需摘去顶翎，仍饬额勒和布回兰供职。时因赌案未结，该尉出署无踪，该将军拟俟该尉查有下落，再行核办。此惠安被案牵涉之由来也。

现已查明，仓谷确非该尉自行收买。据八旗领催乌凌阿等仝称，系卖与恒泰号范鸿振名下，共四百斛，每斛价值八百文，较时价并无减少。当堂呈出委员驳还原结一纸，检阅确有恒泰字样，质之范鸿振，供亦无异。又委员造取赌案供内有该尉家丁王吉平、董发、车夫七五纵令王凤年之父记脸子纠开赌局，每日抽头官钱，交伊等代收。刘三儿开赌半月，经王凤年收过头钱十三千文及七五闻委员查办赌案，暗付刘三儿钱文，预嘱躲藏一节，王吉平董发供无其事。复隔别熬审，极口呼冤，坚称实未纵令开赌，希得抽头钱文。七五仅供资助刘三儿钱五千，尚在八月间，系备制衣之费，并究出王凤年、刘三儿，供称伊等所认供招，皆系委员倭什洪阿嘱领

催尼克通阿串令捏说。初尚畏罪不允，迨听委员云纵赌抽头，悉令惠尉家丁承认，只办惠尉等罪名，与伊等无干，方肯捏招。讯之尼克通阿，供词如绘。倭什洪阿始犹狡展，及经环质，尼克通阿又称委员当堂用清语令再照前言，向王凤年开导，诬认刘三儿亦称尼克通阿，并向许嘱由本旗下掣给衣食，委员不办伊罪，方将七五前给做衣钱文捏说是给伊躲避川资等情，俱各供明。倭什洪阿无可置辩，始将前在恒发号门首令尼克通阿往拿刘三儿等时串嘱教供实情承认，即现讯王凤年口供，认同铺夥戏赌竹牌，及刘三儿同董四设赌掣抽头钱，亦诘无交纳官钱情事。此倭什洪阿藉案牵涉惠安之明徵也。

八月间该尉惠安被教民殴伤，九月十三日赴巴彦苏苏听候查验。十四日倭什洪阿亲到尉署，嘱车夫七五回明该尉之妻惠石氏，遣万喜赴苏传递口信，请该尉捏报疯病，伊方好审结查办之案。该氏未理倭什洪阿，竟自令万喜前往，并嘱勿声张。十五日午后万喜到苏面见惠安，将倭什洪阿请捏报疯病之言禀述，并告以委员定要八旗领催出具该尉自买仓谷甘结，方准受理。该尉因其查办案件，既不遵札会同，又复多方刁难，一时气忿，用洋枪自戕。经王吉平拦阻未伤，旋又投井经救得生。十六日恩合派员验明该尉被殴伤痕，于十七日回署，见各属员迎接，云不料尚能在此见面。据该尉之妻惠石氏供，该尉回署后虽因气忿成病，语言清楚，精神并不恍惚，尚易医治。诃屯官巴彦仓预为拟就告病开缺稿底，于十九日约同佐领杨和、巴克唐阿至署呈阅。该尉未与面见，巴彦仓声称如不告病开缺，即宜出办公事，逼令阅看。该尉遂令伊妻出听念稿，转回告明该尉，勉强应允。巴彦仓又索交印钥，伊妻不允，该尉谓如此情形，尚想在此作官，令速交出。彼时杨和等互推不接，巴彦仓谓有事独自担承，即带印钥回家。嗣该将军饬副管哲普松额等暂行

接管关防事务，并令该尉在署安心调养，倭什洪阿复提传王吉平等究问纵赌抽纳官钱情事，均因冤诬不认被押，该尉听闻，愈加气忿。至十月初二日夜间，不知如何潜行出署，惠石氏欲赴省控诉，被各员劝阻。倭什洪阿旋将王吉平、董发、七五开释。此惠安既被巴彦仓逼令告病开缺，迫交印钥，复因倭什洪阿藉案牵涉，有心罗织，以致负屈气忿出署之实情也。

臣等查惠安纵系被案牵涉，既毫无弊窦，何以潜出无踪，诚恐另有别情。额勒和布被斥，捏控倭什洪阿，若非意存倾陷，何以藉案搜求，并不会同该尉讯办，托什纳亦无异言。巴彦仓、杨和等捏报该尉病呈，何以与倭什洪阿意见相同，其中显有串谋诬陷情弊。反覆究诘，据惠石氏称伊夫任内并无有干参罚事件，并据额勒和布供称具控实由被斥，赌局委系虚诬。倭什洪阿供认教唆诬指，复逼取该家丁承招属实。托什纳供称不与该尉会办，一时疏忽，并无别情。巴彦仓尚欲藉公遮饰，及杨和、巴克唐阿同供不识汉文，将托词捏拟病呈，信以为真，巴彦仓始供认不讳。王凤年偷赌刘三儿夥赌抽头，坚称并未交纳官钱，加以刑吓，矢口不移。调查刘三儿原案相符，亦查无在配脱逃情事。王吉平、董发、七五均坚供如前，董四弋获无期，应先拟结。查律载，诬告人徒罪加所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载，因事逼迫本管官致死，为首者比依逼迫期亲尊长致死律绞。又开场诱赌，经旬累日，聚集无赖，放头抽头者杖一百、徒三年。又赌博不分兵民，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又平常发遣人犯、在配犯该徒罪者枷号两个月、鞭一百。又律载官吏擅离，职役因而在逃者杖一百，罢职不叙；又不应为而为事理重者杖八十，又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加减定拟各等语。此案原告骁骑校额勒和布因该将军札飭该尉勒令告休，疑系佐领勒尔克善旁怂恿该尉所致，捏款赴省具控勒尔克善短放口分俸饷。虽事出有因，究

不干己。惟控官署纵令民间设赌抽取头钱,如讯得实,勒尔克善罪应拟徒。今审系虚诬,律宜反坐。额勒和布应革去骁骑校,合依诬告人徒罪加所诬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屯官倭什洪阿奉该将军札委,与城守尉惠安会查案件,非惟不与商办,且令捏报疯病,并以纵赌抽钱等词,令领催尼克通阿串嘱案犯诬扳该尉家丁,传讯严押,以致该尉气忿出署,久无下落,实因该员逼迫所致。查年满屯官倭什洪阿系该尉旧属,即与本管官无异,屯官巴彦仓亦系该尉属员,起意与杨和等会衔,为该尉告病开缺,逼交印钥,已属专擅妄为。且捏称该尉恍惚病证,与倭什洪阿令该尉捏报疯病之意如出一辙,显系扶同倾轧。例无逼迫本管官走失作何治罪专条,自应比例减等问拟。倭什洪阿应即行革职,比依因事逼迫本管官致死为首绞例上减一等,拟以满流,系职官,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巴彦仓亦应革职,于倭什洪阿满流罪上减一等拟徒,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王凤年戏赌竹牌,合依赌博不分兵民枷号两个月杖一百例,拟枷号两个月、杖一百,枷满折责发落。刘三儿复窃拟军改发黑龙江,拨呼兰安置,不即悔过,辄听从在逃董四开场设赌,犯已至徒,合依平常遣犯在配犯该徒罪者枷号两个月、鞭一百例,拟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枷满鞭责发落。托什纳派与倭什洪阿同查一案,于倭什洪阿教供诬扳逼认各情,漫无觉察,且应会之案并不与城守尉会办。杨和、巴克唐阿于巴彦仓列衔代该尉报病开缺,不查虚实,随同办理,实属昏愤糊涂,不谙公事。托什纳、杨和、巴克唐阿,均请交部议处。佐领勒尔克善讯无短放口分等情,惟于董四等设赌,失于查禁,应交部,照例议处。尼克通阿听从串供诬扳,虽未定拟决罪,实有不合,应革去领催,酌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鞭责交旗管束。黑龙江将军丰绅既札令骁骑校额勒和布告休,辄于该员砌词具控,查办后复令供职,且于委员

等详覆文内始终未与惠安会办之处，毫无觉察，颇近颛预，应请旨交部议处。呼兰城守尉惠安未奉札飭，辄行交印去任，虽由巴彦仓逼索所致，惟其潜出无踪，实与擅离在逃者无异。除前案内已请交议外，应照官吏擅离职役因而在逃者，请予罢职不叙。仍令该将军通飭所属，一体访寻下落，奏明办理。城守尉家丁王吉平、董发、七五讯无不合，俱无庸议。遣犯董四仍飭严拿务获究办，无干省释。调到卷宗发还，供招咨送该衙门存案备核。

再，臣等于亲提时，即据惠石氏当堂吁请寻查该尉下落，并早遣回旗。查惠安自到呼兰城守尉任以来，官声尚好，走失两月有余，存亡未定，其妻女孤苦无依，情殊可悯，应请照各官参革离任，或告病身故，实系穷苦不能回籍者，该督抚于存公项内酌给还乡路费之例，咨令该将军丰绅迅飭派员妥速护送回京归旗，以示体恤。

所有臣等查明教案确情，并惠安牵涉案件分别定拟缘由，理合恭摺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再，臣等于拜摺后带同司员等即行起程回吉。合并声明，谨奏。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

(官中硃批奏摺)

812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陈办理乌石山

一案情形片

光绪五年正月初三日(1879年1月24日)*

再，乌石山教堂一案，前经专摺陈明起衅情由，及妥筹办理各节，钦奉谕旨，指示周详，并蒙飭令前任抚臣丁日昌来闽会办。伏诵之下，曷胜悚感。丁日昌未到以前，臣等遵即懍承圣训，赶速筹办，当经查照英国署公使傅磊斯所开四条，逐一详细推求。凡力所能逮者，无不委曲周旋，期于中外允洽。而该领事星察理非分要

求,始则欲先就占基,盖还洋屋,再议别款。经与争执再三,复欲会讯所获各犯,及与约期,又不肯来。随将获案之林依奴等九犯叠次研鞫,委系激于公忿,并非初有谋约。惟林依奴供称首先动手,自可分别首从,按律拟罪,并议送赔修香银三千圆。若其不收,另觅地为之建造。其举人林应霖虽主使毫无确据,亦拟加以不能劝止之咎。署侯官县知县刘恩第前已摘顶,并拟撤任示惩。是此案获犯拟罪议赔修款各节,核与该公使傅磊斯所开四条,已无遗漏。逮丁日昌寄到开示筹办各条,意见亦复相同。惟星察理一味狡执,且知中国意在速结,刁措愈甚,如遽满其欲壑,将来遇有此等事端,更难办理。是以暂与相持,俟其稍有转圜,相机酌办,非敢吝此小费,致令悬宕。据通商局司道会详前来。

适丁日昌于十二月十六日抵闽,容俟会商办结即行驰陈。合将近日办理洋案情形先行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五年正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13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悉心会商将乌石山

案妥速完结事上谕

光绪五年正月初三日(1879年1月24日)

军机大臣密寄闽浙总督何、前福建巡抚丁、传谕暂署福建巡抚·布政使李明墀。光绪五年正月初三日奉上谕:

何璟等奏办理洋案情形等语。福建乌石山教堂一案,该督等拟办各节所筹尚妥。至所称该领事星察理一味狡执,且知中国意在速结,刁措愈甚,是以暂与相持,固为慎重起见。惟此等交涉事件,日久迟延,恐将来办理愈形棘手,仍当早为切实办结,以免枝节丛生。丁日昌已于上年十二月抵闽,尚为迅速,即著何璟、丁日昌、李明墀

悉心会商，将此案妥速筹办完结，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密谕何璟、丁日昌并传谕李明墀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814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呼兰城守尉 与法教士殴伤一案各情摺

光绪五年正月初七日(1879年1月28日)

臣奕等跪奏，为遵旨议奏，恭摺仰祈圣鉴事。

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军机处抄交铭安、冯誉骥奏查办呼兰城守尉与法国教士先后殴伤各情，讯明分别定拟一摺。同日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

窃臣等查原奏内称，先后准军机大臣寄奉上谕，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抄录原摺片及照会一并驰递。臣等抵呼兰后，遵即调齐卷宗，提集人证。除城守尉惠安据该省将军报称遍寻仍无下落；法国教士讷依而然据称现往别城；教民王忠义、萧信、陶有德、关付才，跟役白永朋均有事外出；跟役白永顺、马文亮脱逃未复。余俱饬传到案，督饬随员，详加研鞫，据供尚无捏饰。至该尉投入店井，系因控案牵涉，应归另案办理。复据法国照会所开各节，悉心详核。如所云乌城凝阿呈控教民勾串外国人，所办甚为危险，教士至彼，须有地方官命方容留一节。讯据乌城凝阿供称，伊被陶有才强抢，报官捕获正法，籍没房屋并柴草粮石令伊变价。陶有德挟嫌控官，嗣经该教士向索赃物，令其作证未成属实，并未告过教民勾串外国人。讯取哲普松额等，供称亦无其事。核与调到原卷无异。讯宏昌店执事人张继相，供称从前并无洋人投店不容居住，兹关成阿送该教士来，因见面有伤痕，恐致牵涉，实属藉词推阻。访讯各店，

语亦相同。是照会所称，想属讹传。又所云讷教士遣人持片通知该尉，被官役等辱言逐去一节。讯据门官常瑞等称，当教士萧信持讷教士名片到寓，立即回明该尉，飭司照条约备办，并未出口不逊。是照会所称，想亦萧信挟嫌妄言，故该教士亦未凭信。又所云教士持名片到署，突来一人，身穿便衣向骂，驱逐教士，被绑后闻官役等云，看其将死，不如即杀。惠安自知非理，撕破衣服，称为证据，及派人将教士招往教堂各节，虽与查讯情形稍有不符，惟惧无关轻重，应无庸议。案关中外交涉，臣等复亲提各证，逐层究诘，委无别情，应即持平定拟。城守尉惠安虽未向教士讷依而然驱逐詈骂，惟于该教士遣人持名片通知时，并不遵照条约，妥为护迎，竟据属员率称未经办过，置之不理。照以三品大员，罔顾官常，辄即便帽便衣率出斗殴，致酿事端。后复饰词捏报，所为诸多不合，应酌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系职官议先行交部议处，以示惩戒。副都统衔副管哲普松额于该尉飭查条约，率以未经办过为辞，并听从捏词详报，亦有不合，应请一并交部分别议处。教民王忠义等仍飭严缉，获日另结。教士讷依而然干预讼事，应由法国自行办理等语。

此案起衅系由陶有德挟乌成凝阿克留财产之嫌，将其带至家中，怂恿教士讷依而然跪审，并向呼兰城守尉惠安索讨。该城守尉不谙和约，致酿事端，该副管扶同控捏详报，均属咎有应得，自应照该大臣所拟办理。又原奏内称，嗣后洋人传教所经，应请飭下各省，遵照条约，不得碍阻等语。伏查臣衙门于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具奏办理法国传教士各节，奉到谕旨，当经恭录通行各省一体遵照。臣等仍恐僻远各处，或未及周知，致滋贻误。每于各国使臣请给前往各省教士护照时，一面札行顺天府府尹查照盖印，一面咨行该省督抚，迅即通飭所属地方官，俟洋人执有印照前往该处，于查验执照后遵照条约，随时保护，并声覆臣衙门存查。历经办理在

案，自可毋庸再行通飭各省。

又原奏内称，请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使臣，传谕教士于民人入教时，查明收受等语。应俟钦奉谕旨后，由臣衙门将此次该大臣查办呼兰教案完竣情形及讷依而然不应干预讼事，并由使臣传谕教士之处，一并照会法国使臣白罗呢查照办理。

所有臣等遵议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五年正月初七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15 著丁日昌俟乌石山案结后 再行回籍事上谕

光绪五年正月初十日（1879年1月31日）

军机大臣密寄闽浙总督何、前福建巡抚丁、传谕暂署福建巡抚·布政使李明墀。光绪五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谕：

前据何璟等奏办理洋案情形，当谕令该督等悉心会商，将此案妥速办结。兹据丁日昌奏到闽日期，并筹拟办法各摺片。览奏均悉。乌石山教堂一案，总当速为了结。倘日久耽延，恐将来枝节愈多，办理更难著手。著何璟、丁日昌、李明墀懍遵本月初三日谕旨，将此案早日办竣，毋稍延缓。丁日昌当与何璟、李明墀迅速商办允协，俾就范围奏结后再行回籍，不得一面奏结，一面起程回籍，仍留不了之局。将此由五百里密谕何璟、丁日昌并传谕李明墀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816 英署使傅磊斯为林教士于建宁府**迪口被殴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五年正月二十八日(1879年2月18日)

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参赞傅,为照会事。

昨据驻扎闽省领事官星详报,内称今有本国教士在建宁府迪口地方约租房屋一所,与华民教士林望生看守。詎料本年正月初八日有本地生员游思乐前往林望生教士处,声言如欲在此盖堂传教,须将洋银一百付给,否则即将教堂拆毁,并将教士逐出等语。该教士未允,游思乐遂率领无赖棍徒二百余人,先将教堂之门毁破,堂内物件糟踏,并将林教士殴打重伤,抢去衣服等件。该教士当请迪口谢县丞保护,无奈县丞置之不理等因前来。

据此,本署大臣查核以上情形,案情显然,咎难推贷。此等无故受屈之案,闽省层见叠出,本国先后于闽省已有烦言。刻下又见此事,谅贵亲王闻知,定必弗恡于怀。此项虐待教民,逐渐成习,匪特揆诸情理不得如此,且两国条约载有明文,更不得如斯相待也。刻望贵亲王咨行闽省大宪,务将此案立即持平妥协办理,设法保护,此等案端嗣后不致再见为盼。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17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等奏报闽省乌石山**焚楼案业已议结等情摺**

光緒五年三月初四日(1879年3月26日)

前福建巡抚臣丁日昌、福州将军臣庆春、闽浙总督臣何璟、福

建巡抚臣李明墀跪奏，为闽省乌石山百姓焚毁洋楼案业已议结，教士侵占公地案仍由绅董控理，恭摺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八月初三日英国教士于乌石山公地占造洋楼，百姓激于公忿，擅行拆毁一案，钦奉上谕，严拿为首滋事之犯，务获究办。旋奉寄谕，派臣日昌前来闽省商办，续奉寄谕。将此案早日办竣，毋稍延缓。钦此。等因。仰蒙圣训周详，下怀愈增感悚。当经臣等督飭司道、营将、府县拿获放火滋事之林依奴等九名，续又拿获主使滋事之武生董经铨等三名，业已按照条约，分别办理。而英领事星察理矫诈万分，所欲甚大，始终坚执必须罚官绅银五万元，并谓绅士林应霖上年递禀，有请官将洋楼拆毁等字句为主使确据，必须严办等因。经臣等再三辩驳，力与相持，该领事既无所施其恫喝之技，因而渐就范围，业于二月二十五日前来侯官县观审。所有此案人犯，均由府县分别定拟罪名，英领事在旁观看，并无异词。即教职林应霖虽无主使确据，亦加以不能临时劝止之咎，拟以摘去顶戴，停委三年，该领事亦复无可挑驳。该教士于八月初三日遗失杂物银一千四十五元，亦经追赔，交由领事转付。臣等经将此案办结情形并告示三纸札行英领事知照。

兹据该领事伸覆，据称此案现在妥办了结，本领事心想本国朝廷喜悦，除俟驻京大臣不日来闽，即行呈报察定，可否将结案办理情形具报外政大臣察核等语。至英教士胡约翰本系租赁乌石山道山观居住，乃将该观平房擅自毁坏，改作洋楼，经已二十余年，绅董均隐忍不与计较。而上年复又侵占公地，起盖新楼，百姓哄然一集，致有八月初三日拆毁之事。该绅董等心怀不服，现于中外官分别具控，并请领事迅提教士质讯。一俟教士到案后，如讯有侵占确据，固当立刻迁移，即无侵占确据，而绅董等既不愿将房屋永租，亦难强之以必租。届时应否另觅地基抵换，再当相机办理。盖百姓

焚毁洋楼,乃我无理而彼有理之事,业已先行办结,领事自愿详请销案,定不致再有异议。而教士侵占公地,则为彼无理而我有理之事,既由绅董分别具控,自应俟教士到案后,方能将有无侵占定断。应轻应重,其权操之于我,断不致再生波澜。

所有臣等札行及领事伸陈等件,均抄录咨呈总理衙门以备察核。臣日昌前在本籍,劝办晋豫赈捐,为数甚巨。现奉谕旨,统于五月内停止。臣日昌拜摺后即拟起程回籍,料理未完事宜,俾可依限停止,合并启明。合将闽省百姓焚毁乌石山洋楼案先行议结缘由,恭摺由驿五百里驰陈,以慰慈廑。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18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等奏报与英使威妥玛

商议百姓教士两造相安片

光绪五年三月初四日(1879年3月26日)

再,臣等正拜摺间,适英国使臣威妥玛于二月三十日到闽,当于次日谒见臣等,殷殷以乌石山绅董控告教士,将来两造必有一造吃亏,不如劝令两造和好,使不成讼等语。臣等询问应如何能令两造使不成讼之法。威妥玛答以教士现在情愿将烧毁之新洋楼及围墙拆去,旧洋楼一概改低,只要准其久住。臣等告以百姓连遭水灾火灾,皆归怨于洋楼建在煞方,过于高耸。若教士仍要照旧住乌石山洋楼,百姓万难相安,总以另行觅地迁移,方免后患。威妥玛允为转劝,旋即回覆,转据教士以旧洋楼居住已久,地方高爽,他处卑湿,不肯遽迁为辞。臣等仍力与相持,俟其如何转圜,再行相机办理,总以争得一步是一步,挽回一分是一分也。

臣日昌本拟案结后即行回籍，因威妥玛来闽，是以仍留在此与之辩论。合并附片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19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回籍日期并绅董

控告教士侵地等情摺

光绪五年三月十八日(1879年4月9日)

前福建巡抚臣丁日昌跪奏，为报明微臣回籍日期，并办理截止賑捐事务，恭摺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上年烧毁乌石山洋楼一案，本年二月间办竣，并据英领事伸陈，以此案业已妥办完结缘由，业经会奏陈明在案。

旋因英国使臣威妥玛到闽，屡来臣处商酌，以绅董控告教士侵占地基，将来必分胜负，负者难以为情，不如由中外官会同劝息，使不成讼等语。盖威妥玛固深知绅董理直，教士理曲，诚恐会审后水落石出，教士露出占地实据，难以为情故也。臣会商督臣何璟、抚臣李明墀允其调停之说。威妥玛初欲教士照旧居住，并议明已烧洋楼不得再建，所有旧洋楼一概改低。臣等以教士原住洋楼，地势高耸，有碍全省风水，照旧再住之说，绅董恐不肯答应。因于城之西及城北一处拣择空地数块，令道员方勋、盛世丰等带同威妥玛亲往看视。内北门钱塘巷空地一处及西南门陈、李二姓空地一处，威妥玛俱甚合意，而教士总以卑湿为辞，不肯抵换，威妥玛再三勉强，教士终不遵从。三月初九日威妥玛复云，教士合意前闽浙总督范承谟祠之西畔英领事所租公馆，欲以此地转租教士，租定移徙后即以原租之洋楼教堂一概归还绅董，其领事则由威妥玛劝令归并南台一处居住，领事亦复应允。当又派道员方勋等会同威妥玛并教

士往踏看,议定限制,教士业已答应,当经议立租据。教士旋又以限制太严,翻悔不遵。威妥玛虽极焦急而无如之何,只云此时只好听绅董控告,由公堂断令驱逐,我亦不加怜悯等语。

臣奉命办理烧毁洋楼之案,业已早竣。此时只有中国绅董控告外国教士侵占公地之案,官已调停不下,将来两造一经到案,自必曲直易分。现在教士因领事将彼所有理之案先行了结,无可挟制,颇积怨于领事。领事又因教士窥夺其多年住居之地,亦与齟齬。据该领事星察理云,教士如此恃强,必须由绅董控告,审将其实实在侵占凭据和盘托出,然后英国朝廷始知教士无理底里,免致将来处处袒庇教士,调停之说断不可行等语。其言亦不无可采。臣于各旧卷中觅出教士侵占凭据数十条,业已抄交绅董等,以便临时与之辩驳。

威妥玛已于三月初十日回香港。臣于三月十一日起程由轮船回籍,已于十六日行抵揭扬,现在赶紧料理截止潮州、台湾及香港、新加坡、暹罗、安南等处赈捐请奖事宜,以免有违定限,且免失信远人。臣濒行时并与何璟等熟商,以闽粤寄信甚便,将来绅董控告侵占之案,若有须臣商议之处可开节略寄知,臣必尽心参酌,期于折衷尽善。抑万一有翻覆大故,需臣面商者,臣亦必力疾前来。何璟现已谅臣并无他肠,当能推诚相与。

所有乌石山烧毁洋楼之案先已办结,教士侵占公地,已由绅董控告,微臣现经回籍,办理截止赈捐事务缘由,理合恭摺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臣此摺系借用揭阳县印信封发,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遇有应行商办之件,仍著随时与何等璟会商妥办。昨有旨将该前抚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楨及各督抚筹办海防事宜。本日复令

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当懍遵谕旨，即行驰赴江南，会筹督办，以副委任。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20 著福州将军庆春等迅速筹办教士 侵占公地一节事上谕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1879年4月13日)

军机大臣 密寄福州将军庆、闽浙总督何、前福建巡抚丁、福建巡抚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丁日昌等奏议结焚毁洋楼案，并与英国使臣辩论情形各摺片。乌石山洋楼被焚一案，现经丁日昌等将拿获滋事各犯分别定罪，并将林应霖摘顶停委，教士所失银物亦经赔偿，案已议结，办理尚属妥协，惟绅董呈控教士侵占公地一节，尚在相持。现在威妥玛既经到闽，即当将此事早与议结，免致别生枝节。仍著庆春等迅速筹办，务使民教日久相安，方为妥善。丁日昌仍俟此事办结后再行回籍。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821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报英教士翻悔乌石山 换地官已调停不下片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四日(1879年4月24日)*

再，乌石山烧毁洋楼，闽省按约办理，英领事具文声明妥结各情形，业已奏明在案。英国使臣威妥玛抵闽，以绅民控告教士，将来两造必分胜负，负者难以为情，力主调停之议。连日择地抵换，有数处威妥玛甚为合意，而教士不肯依从，威妥玛百般劝解于无如之何。迨三月初九日，威妥玛又言教士意欲迁徙英领士所租之前

福建总督范承谟祠西畔行馆，亦即派道员方勋、盛世丰等前往踏看。威妥玛并与教士三面约定，教士当已应允，其英领事则由威妥玛劝令归并移徙一处，领事亦已答应。威妥玛旋与臣等商议换立租约等事。正定议间，教士遣人持函至威妥玛处，又复翻悔，不愿抵换。威妥玛接信后亦深恨教士不可以情喻理劝，并谓此时只可由绅董控告。等审到教士无理，由公堂断令驱逐，我亦不加怜悯等语。

伏查威妥玛深欲调停此案，以免教士无理之处被绅董和盘托出。无如闽省处处曲全，而教士节节翻悔，威妥玛至此已深谅绅董等万不得已始行控告之苦心。此案官已调停不下，将来两造应俟到案后再分曲直。曲在教士，固宜令其迁徙。但洋人狡狴异常，如或别生枝节，又恐多费唇舌。臣等愚虑所及，惟有随时相机妥筹办理。

现威妥玛已回香港，臣日昌亦于三月十二日由闽启程，回籍料理截止赈捐等事，合并附片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22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乌石山案不能擅

自销案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1879年5月10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照得闽省乌石山烧毁教堂一事，前于闰三月初二日由贵衙门以准闽省大宪与本国驻扎闽省星领事官往来文件，兼由该省出有示谕并如何办理各节，照会密参赞在案。随于闰三月十八日接准密参赞转寄查照前来。

查此案前于去岁十月间傅署大臣接准本国总理各国事务丞相萨电报,以此案应先由本丞相应允,始可完案等意。本大臣诚恐贵亲王未克悉知,是以本大臣亦不能擅自销案。且先有本国牧师受屈数案尚未了结,则此案似难完销。现在所有闽省绅士与本国牧师争竞地基一案,另为一事,与以上受屈各案无关。其绅士与牧师争论之情,本系二层。其一,同治六年本国领事官请有地契,由侯官县盖印,此契系永远租赁,或系限年租赁。其二,此契不计有无限年,据绅士所控牧师未遵照地契中所载言语而行,现经本国按察使来闽,正在审问,究竟谁是谁非,应由彼核断。至萨丞相酌夺之事,另为一节,兹详叙于后。自同治六年请领地契之地,本国牧师去年拟盖教堂,惟该处绅士有心怀不甘论争各情,故由星领事官商请地方官派委各员会同查勘,各禀上宪,以凭妥办,遂于八月初三日午前派出各员,会集牧师之所。当中国委员来时,多有案中绅士人等相随,各委员正在会同查勘间,该绅士人等怂恿众人滋闹,延至晚间及夜半时,竟将新盖教堂焚毁。是日先后屡有官员前来此地,概未拦阻拆毁,弹压众人。嗣据地方官所称,此事起衅由于牧师狂妄所致云云。以上实在情形,均为星领事官暨富翻译官所目睹,碍难推诿。在地方官旁观不理,并遮掩粉饰各情,本国朝廷早已见及。中国官员于条约所载第八、第十八各款明文,毫未遵照办理,于此不免有词。现在案悬六月有余,中国官宪如何办理,有无足可伸冤,此节必由本国总理各国事务丞相酌夺。若云按照闽省大宪拟办完结,能否保其将来本大臣难免以若仅论第八款,中国朝廷于传授习学者许为保护,乃闽省地方官并不遵照等语回咨本国。查照闽省建宁府暨延平府等处各案,谅贵亲王早已深悉,在本国朝廷颇不欲干预他国相待民人之事,惟条约载明准行传教一节,本国不能视为具文。本大臣速请贵亲王严饬各省,于条约此款明文务须遵

照。至教士受侮不止闽省一处,应俟本大臣抵京后,再行续论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23 英使威妥玛为再申闽省乌石山案须英相

允许始可完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五年六月初四日(1879年7月21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覆事。

照得光緒五年四月初七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以闽省乌石山烧毁教堂一案照会前来。准此,查接到贵亲王来文之时,正值本大臣北上之际,嗣因途次遭难,有误行程,以致诸事多未就理。于接准来文后,未遑登覆,否则早为备文知照矣。此层尚希原谅。查此案本大臣前于闰三月二十日照会贵亲王时,曾已叙及此案,前于去岁十月间傅署大臣接准本国总理各国事务丞相萨电报,以此案应先由本丞相应允,始可完案。等因在案。兹准来文,本大臣只能以前次各情备文照覆,仍请贵亲王查照。再,本大臣于五月二十日趋赴贵署晤见列位大臣时,并已声明。所有闽省官宪与本国驻闽领事官来往文件,均已赍送本国总理各国事务丞相萨核夺办理。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24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福清县有教堂

被毁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79年12月29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照会事。

照得闽省奉教华民屡有被人欺凌之事，本大臣前于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并于六月初四十月初四等日照会贵亲王各在案。昨据驻扎闽省星领事详报内开，现有本国教士禀称，本省福清县属岩兜地方本教教堂被人砸毁入内，奉教人陈永瑞身体素来衰弱，被其群殴掳去，现在其家尚不知此人下落。所有教堂以内物件均被拆坏，家俱等项亦被搬出焚烧。并据原禀内称，附近岩兜地方于黑夜间被百余人拥入教堂，将房顶拆毁，抢去堂内书籍家俱等项，并洋银四十元等因。由星领事详报前来。

据此，自应照会贵亲王查照，并望及早照覆是盼。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25 美使西华为薛教士于福建延平被毆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880年1月22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会事。

昨据福州戴领事详报，转据美国薛教士禀称，在延平府地方，因该处无礼之民滋事，身被重伤等因。查该省延平、建宁二府素有恶名，不准洋人住其地界。兹复滋有此案，即请贵亲王咨行该省总督巡抚详细查核美教士受伤情形，按至公至平办理了结。并请咨转立定办法，使本国人民可以按条约所许之平安，在该二府地方来往。除飭戴领事即备此案情形及各供申送该省督抚宪外，相应照译原禀，照会贵亲王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美国薛教士为在福建延平府 被殴事稟词

驻扎福州府领事官戴,据福州美国薛教士稟称: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二日本教士在延平府被打一案。因本教士前于十月二十七日至延平府,即于是日并连二日下晚往街上卖书传道,此三日内往来城中各街上,甚有人乐于听道,并无恶言,均甚礼待。二十八日晚间与在延平府之华教士邓冠荣谈论,闻伊云讲经堂门外有福音堂三字牌匾,即系原先悬挂门外者。去岁修堂以后,尚未悬挂,因本地民人云租此房系为卖书,并非为设立讲堂。此节须暂俟领事大人与督抚商断办理,既如此,下礼拜大聚会时,似不能开堂。本教士因拟将护照派人送县验看,先时以为无须如此,兹既闻前因,是以即派邓教士送护照及名片与县官阅看。邓教士回来,云县官门丁一见护照名片,即问本教士何时前来,来此欲办何事。该教士答以十月二十七日传教而来,门丁未展视护照,即交付该教士,云此不过只许其游历,并非许其传教,将名片留下,送与县官。二十九日早晨该门丁来福音堂,本教士与邓教士在华教士客房接见门丁,指福音堂云此是卖书房,本地民人甚非良善,颇难管束,不准用此房作为礼拜堂。是日晚间县官派一差人唤邓教士前往县署,邓教士与新派之长老司华人蒋德良同往。县官云为此事稟见过道府二宪,奉谕云督抚宪未曾准用此房为讲经堂,断不能开堂礼拜。县官又云该教士护照内未有允其传教之语,如在此地传教,须有领事官文书,本县方好出示晓谕。更须年年有文书,内将所派之华教士系何人及有几何家口注清,不然不能为之保护,并请本教士至礼拜日不必开堂讲道。蒋长老司回以,我等总须礼拜,自可至日暗暗礼

拜。县官云，你等礼拜是最要紧之事，念经祷告时，可以关闭门，不可使外人看见，晚间堂内亦不可掌灯。又请本教士过一、二日须出城去，若能早去更好。十一月初一日清早看见与堂相连之墙壁上粘贴告白一纸，内系使城内民人于初二日在讲堂聚集，攻打洋人及其番奴等语。兹将华人约略点写之告白呈阅。本教士见此告白，即派长老司蒋德良前往县署，请县官订一极早时刻，本教士前往求见。县官答以无暇不见。蒋长老司云薛教士昨已允不开堂作礼拜，今日为何有此告白。门丁云，今早已知有此告白，那知是何人粘贴等语。本教士闻此言即于下晚三点钟亲往府署，将护照及名片交门丁传送内署。并向伊云本教士在城内四日，众民均按交谊，以礼相待。至今早忽有极恶之告白粘贴，恐至激动百姓滋事。门丁将护照及名片送进内署出来，问本教士见过县官否？本教士答以，已派人往县署，请订时刻往见，县官未允。贵门公若看此告白，有何意思，本教士总须面见府尊。门丁云不必如此，仍须往县官署求见。本教士即按其所言前往县署，该门丁将本教士护照亦送进内署，与县官看阅。约有几分钟时出来，云县官须将护照持与道府二宪阅看。本教士即在门房内俟其将护照送往道府二署，候有两时有余，县官方将护照送回。并云道府二宪云，尔可以受保护，本县必吩咐地保，将告白洗去。尔须于后日或大后日出城。本教士答以，准于所谕日内出城。彼时该门丁随本教士一同回往讲堂，门丁系为将县官所谕之言谕知华教士。

至七点钟方行至讲堂，礼拜日未曾开堂，早晨九点半钟约有奉教者十二人聚会于华教士客房之内，此房系建于讲堂后面。我等念经讲罗马书十三章，即系使民人尊重官府之意。我等祷告，并未歌诗，亦未按本教向规守礼拜。十一点钟礼拜毕，均幸平安。十一点半钟门丁前来，问我等礼过拜否？华教士邓冠荣答以未曾开

堂,只有数人聚集在其客房以内,念经祷告早已完毕。随问门丁为何未按所许之言,将告白洗去。门丁云无关紧要,俟吩咐地保洗去。并云昨夜三点余钟曾往联甲会去,至他等散后又往堂里来,见你等已经寝睡,只有一奉教之人开门。当嘱其若明日你等不开堂,即无虑滋事,并请华教士转知本教士,须于明日出城。言毕而去。彼时有跟随门丁来者几人,在院中来往走动,颇带傲容。观其情形,本教士即疑官府虽云允为保护,事犹不妥,恐将来滋事时不见有何官可以保护。因想出往大街看有滋事之意否?于是顺大街行有数里,所遇之人,均如先时一般,善为相待。随出得城门顺河沿行去,又至一城门,因此门与福音堂相近,即进此门,遂见福音堂前有几个不善之人。又见数人看告白,因告白尚未洗去,本教士想若不进堂,此数人必将散去。因过大街从坡上行走,至一人家门外见有数华人聚集,与本教士言语。谈至十分钟工夫,即便转回堂去。离堂有四户人家之远,忽见无数人在堂前拥挤,大街上已遍满人民。因站住看视,众人亦共相回视,大声喊叫,直至本教士所立之前。本教士转身即跑,想跑至衙门求为保护。奈衙门离此处有里半路,跑不甚远,即被石头及极重之物打来。众人追赶甚近,本教士急躲进一间房内,意欲求房内之人保护。惜此房外面看之虽齐整,及至里面却甚空落,若有人居住,亦必早已搬去。滋事之人亦共追进此房,将本教士重重毒打,头背等处均受极重之伤,并被打在太阳穴上心即昏晕过去。移时苏醒,见面前有一凶人,手持木叉子在我二目下刺成破孔,流血甚多,想二目必被刺坏,稍时微觉,可以看视。本教士随即跑出房来,跑不几步,滋事人又来拿住,将本教士面朝下掷下街石上,并脱去靴子,用绳捆绑二足,更要捆手。本教士未与其手,伊等强将二手拉出捆住,又用足踢我头,并将头揪在石上乱碰,致将头额碰坏。惟时本教士靴帽外面衣服均已丢失,

浑身无力，躺卧地上，只能将头略为移动，堪堪至死。滋事等人共议云应如何办。有人云，他是已死了。有人云，须拿石头打死他。有人云，可以拉他出城去。他等站立我腿上，并踢我以试死生。是时我已不甚昏晕，只想我不动转，免得他等再来毒打。如此躺卧约有半时，觉得有一官员前来细听。系武官，带有兵丁二十余名，未持军械，闻系道台派来救护者。此武官许久时方解开所捆之绳，高声唤轿子前来，将本教士放于轿内。因此时人众，不得抬走，及道台亲来赶散，众人方得抬往福音去。在毒打本教士时，并另有滋事人拥进福音堂去，将堂后华教士所住房内家俱窗户打坏，华教士及其家属逃出后门，往邻舍家内躲避。临逃时所携紧要物件已被滋事人等夺去，计华教士所失之物件甚多。本教士在轿中因二目有血，不能开视，不觉其抬往何处，意以为必抬往何衙门去。嗣后抬至福音堂，听得有几分钟时，该武官往来喧嚷，并闻华教士及服役等人啼哭之声，并所言此处系何处。伊等随搀扶本教士往华教士屋内，服役各人将衣服棉被与本教士穿盖。此衣服等件，系于众民入堂时服役人搬寄在邻舍处者。是日夜间，有可靠之奉教人服事，次早闻有兵丁七名住于堂内，均未执有兵器，一夜尚属平安。是日晚间地方官雇妥船只欲送本教士至福州，并另雇船只送华教士在河下一百二十里地方暂住。次日道府县各官带随员弁兵丁送本教士至船上辞别而去。并派武官随带数名兵丁送至福州。所雇之船甚宽阔，路上有服役等人服事，一路平安。至初六日到家，请医调治，惟望渐渐就痊。

附件二 福建延平府民人为反洋教事所贴告白

照录告白

延郡小水门曾姓有店屋，一直出卖与福州李姓。本年新改架

造为讲书堂。城众百姓不许洋人入境，如有洋人进境，即驱逐出境。现日有洋人在小水门居住。众议定初二日聚集小水门，攻拿洋人及番奴，一齐捆缚攻打，灌粪驱逐出境，断不许他开堂传邪教。公众备办价银与曾姓，赎回除害。延郡众百姓告白。

**826 福州将军庆春等奏报福州教士侵地案已完结请将
该案革员给还顶戴摺**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880年1月25日)

臣庆春、臣何璟跪奏：

再，英国教士胡约翰侵占闽省乌石山公地，起造洋楼被毁一案，先经臣等会同前署福建抚臣吴赞诚奏请，将弹压不力之署侯官县知县刘恩第、乌石山汛千总蒲大兴摘去顶戴。嗣经飭据该文武获犯讯明，先行拟结，复经臣等会同前福建抚臣丁日昌、前福建抚臣李明墀恭摺奏报。并以教职林应霖虽无主使确据，惟不能临时劝止，咎有应得，拟请摘去顶戴，停委三年，声明教士侵占公地，仍由绅董控理。先后钦奉谕旨，将刘恩第、蒲大兴摘去顶戴，林应霖摘顶停委各等因。均经恭录转行钦遵在案。

兹查绅董控告教士侵占公地一节，经驻上海英国按察傅连治到闽集讯，断以被告胡约翰所租各屋地若原告讨回，为道山观之用，应可讨回，但须预早三个月通知被告等语。教士遵断交还，即于本年九月内通知，十一月限满收回屋地。惟教士再请宽限三个月，计至光绪六年二月间始将屋地交还，由英国领事官星察理代为陈请。并据该领事以福州南城外电线局之洋楼园地宽厂，教士情愿租赁居住，每年认纳租银三百五十圆，以二十年为限。且此案业已先后办结，所有各员弁于摘顶后均能随同捕缉滋事各犯，教职林应霖亦能始终据理控争，收还公地，以系尚知愧奋。刘恩第于获犯

认结后续经委署诏安县事，在任病故，兹据福建通商局司通详请奏咨给还顶戴前来。

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已故知县刘恩第、乌石山汛千总蒲大兴、教职林应霖等三员弁原参摘顶一并给还，林应霖停委三年之案并准注销，以资观感。

除咨呈总理衙门察照外，臣等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至福建巡抚系臣璟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27 美使西华为查办延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80年2月5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覆事。

本月二十日准贵亲王照覆美国薛教士在延平府被毆一案等因前来。查来文内据该地方官所称，此案百姓滋事，薛教士被伤，惟因该教士詈骂幼孩，开枪轰伤兴化人臂膊而起，并有轰伤之人生死莫保等言。在该府地方既滋此重案，且有言洋人华人各受重伤，自应究查人证，详录供词，方合情理。想此案既关交涉，该地方官更应将一切案情供证咨报贵衙门，所有来文请转饬戴领事一节，应俟贵衙门据有该地方官报到案情供证，照会本大臣后，方能定明如何饬其办理。想延平、建宁二府数年间颇仇视洋人，不但此次滋有是案，贵亲王自所深悉。兹闻洋人均不敢前往建宁，即往往有至延平者又均不敢以为必得保护，不致被伤。按此情形，本大臣无须详言，谅贵亲王已洞悉。此次该教士被伤，仍即该百姓仇视之意。查

薛教士年已垂老,在贵国住有数十年,其行为素为华洋人所佩服。其所办之事,按条约则系欲劝人为善,待人如己。凡有传授习学者,应一律保护。若该教士前往延平,不顾其体面,并不念他人及己身受损与否,而詈骂于人,开放洋枪,按本国律例,准人具控,为之惩办。但须查明所控情形,实有应控之理,自必当堂讯问定断,即贵国官员百姓,均可往观。按此办法,谅贵亲王不能不甚以为平允。兹阅闽省所定之办法,似有不若此甚妥者,请为贵亲王言之。来文云闽省业已派员驰往该处,会同地方官查明滋事之人,拘究惩办。想该委员系在该府当堂审讯耶?抑有薛教士及其作证之人相质耶?且该委员系何如人,其为例应审案者耶?其品级较崇于该处地方官耶?其果有胆敢于持平办此重案耶?据想延平、建宁二府既久不遵睦谊,礼待洋人,此案又有重大情节,若能另定办法,似为更妥。谅此时贵亲王似应一意思维,犹可以任听该处民人,嗣后违约否也。除俟准有贵衙门将所据地方官咨报案情供证照送,到日再行如何转饬戴领事外,相应照覆贵亲王查照可也。

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28 法署使巴特纳为四川教案应严办以戒将来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初二日(1880年4月10日)

大法署钦差大臣驻扎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巴,为照会事。

川东教案一事,光绪五年二月十九日白钦差寄四川丁制台函述,光绪四年五月初五、初九等日,在江北涪州写立合同,至今地方官未均照合同办理。至教堂即欲修盖,有人恐吓拦阻等语。五年闰三月二十日由贵衙门转送川督来函,内述各情,总系该处一、二

无知奸民，妄造谣言，已经严饬查拿。又修理教堂一层，已经动工兴修，亦别无他事。又以后办理各事，总当酌量情形，持平迅速，勿留余事之尾等语。是年六月初九日本大臣函寄贵衙门，内述丁官保将川东、川西两教堂所管未能分晰，川省各案已完未完，亦有错误。洪主教同官议定各案，何能干涉川东之八案也。其修教堂一层，欲兴工即起衅争闹，众工人遂散，木料仍置河干，恐漂失欲挪移，民人阻止禀官，官置若罔闻等语。五年六月十四日接奉贵衙门覆函，内述咨行四川将军、总督迅即确查情形，持平办理在案。是年七月二十九日接到贵衙门来函，内述川东教案，渐归和好等因。并抄录川省来信内云，至教民复业修堂两层，系案内紧要关键。案结后刻即大张告示，并饬江涪各地方官，示谕团民懍遵，不准违异，违即严办。自上年至今，仍不时严饬各属，于此事认真经理。年来，各属并未禀有团民不准复业，即阻止修堂之事。即该教民等亦尚无在省呈递此事者，是民教尚属相安。且自上年五月至今，已一年有余，川东并无别有民教互争之案，更足见民教渐归和好矣。今白主教忽称，团民不令教民复业，并阻止修堂各情，实不知其意何居。现饬各该州县，将巴县南川八处以前各案，确切查明禀办。惟思白主教所称各情，其中实有难亦尽信者。白主教人尚谨厚，至范若瑟闻渠有潜行回渝之说各等语。

五年十月十六日四川白教士来函内称，江北涪州两案，于光绪四年五月初五、初九等日写立合同，并巴县、南川等八处教案，刻下尚未查办，川督曾派鲍陈二委员会商。除涪州、江北只办巴县，南川八处案件，止催具甘结而矣，案情并不查办。并云应将此八案作为了结，后勿得再问，方可按照前之合同查办，否则不能办理。本教士答云，可让之处则让，但内实有不能让者，如让恐后更多事端。该委员二位，半月之间并不见面。至十月初四日，江北刘晓谕

云,本府刘谕传大小绅庶知悉,本府抵斯月余,深知民隐,困苦维艰。且总恐患不知人,故在在访闻、留心。惟重地方为最。即昔日教堂一端,酿至巨祸,颇悉缘由。然事原非百姓,又非真正司铎教主,其实皆非民教不是。由来者在官不明,由官所致,以至百姓怨恨切齿,至今莫释。在各大宪,亦无不痛惜。民遭此荼毒,无不一日耿耿,重百姓在念。刻间奉宪吩谕,修复教堂一端,因其前议在约,又不能不劝尔等从权之道,在我为本府者,抵车不过月余之久,深抱愧碍难是事题说。无如吾为官,尔为民,均不能仰体朝廷之大局。既其立约,似应曲全大体,特邀尔等商议,可否由本府立章,嗣后不准以民教之别,实系皆我国家之民。无论词讼,贵乎持平,断不稍有偏护,总望尔等曲全成功之至意也。特谕。

至是月初八日,突有人一伙,进暂赁作教堂房内,抢掳一空,将房屋拆平。此处仅有奉教三人,除此城内教民并无一人。此二日之久,江北地方官袖手旁观,并无前来弹压。教堂刻即禀报道府,请为严办。至第二日,系十月初九日,江北厅刘又出晓谕云,为晓谕事。照得修复堂行与不行之事,本府诚恐滋事,是以邀集绅商团民,妥为筹办。可行则行,可止则止,以凭禀覆。今事尚未筹议,而该民等遽行聚众拆房滋事,殊属非是。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绅商团民人等,自示之后,各立生业。是以本府出示劝谕团民等,并各回乡安业,凛遵勿违。特示。等语。

又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接准白教士,正月二十八日由川来函,内述教堂被抢已满三个月之期。此三个月内,尽心竭力,禀报各官,接得回覆,皆安抚好言,滋事之人,并未查拿一名到官。川督所派鲍、陈二委员,回省已两月,一切事件,毫无办理。刻下教中情形,较先十分困苦。再,重庆府城内教民共三千余名。十二月底,又有人一伙,声称欲抢劫城内教堂,并奉教人等各家。此事系教堂再

三恳求地方官保护，众人方得散去等因前来。本大臣查川东教案，可分三层。一为江北厅涪州不遵照合同。二、巴县、南川、酆都、垫江、荣昌、璧山、酉阳、彭水等八处教案，无有头绪。三、近来江北厅又抢劫折毁教堂，应将此三层分而论之。第一，查四年五月初五日江北涪州教案，订立合同二纸。第一内开，一、收养教民三千余人，议给口食银一万两。一、赔修厅城教堂一栋，各场医馆八所，议给银一万两。一、抚恤教民复业，议给银玖千两。一、教民复业后，所被霸占田土房屋，收割两年田谷，查照佃户书立佃约可凭，数目由地方官照实追还。其已失红契各约，并各教民押佃银钱，查照追还。如红契借据保案行咨等件无着落者，准教民补印存案，税价请免。但须均有实在凭据者，方能照追。如有藉端搯索情事，一并查明究惩。

一、命案二十六起未获之正凶，由地方官缉获，照例严办，不得因缉凶有案，另生枝节。

一、收禁教民艾祚昂、李春发、薛玉亭、刘达生、龚照、文永茂等，议结之日，即行开释。从前所有控案，一概注销。

一、议和后，随派司铎前往江北，同地方官会商复业。

一、教民归业后，各团首乡约保护教民，不得凌欺，永敦和好。至修理教堂，应由地方官出示晓谕，免致阻挠滋事。凭证顾巴德、张文佐、罗元义、李晴春。是年五月初九日，第二合同内开，一、赔修州城教堂一栋，各场医馆八所，并抚恤教民等项，共议给银一万两。

一、教民所被霸占田土房屋，收割一两年不等，田谷查照、佃户书立佃约可凭，数目由地方官照实追还。其已失红契各约，并各教民押佃银钱，查照追还。如红契借据保案行咨等件无着落者，准教民补印存案，税价请免，但须有实在凭据，方能照追。如有教民被搯索情事，一并查明究追。

一、命案十六起,未获之正凶,由地方官缉获,照例严办,不得因缉凶有案,另生枝节。

一、教民归业后,各团首乡约保护教民,不得欺凌,永敦和好。至修理教堂,应由地方官出示晓谕,免致阻挠滋事。将从前民教不和,所有控案,一概注销。凭证顾巴德、罗元义、李晴春。

以上各案,内有地方官未照办者。合同内第五第三条,未获正凶,现在认使游历,均仍在本处,并未拘拿。地方官因拘拿另生枝节,刻下更生枝节。众人看伊等并未拘制,更可扰累教堂,并奉教人无恐惧也,即又生出事端,地方官即劝其各回乡安业。若以本大臣此论为非,请明示自四年五月初五日以来,正凶四十二名,未知拿获几名,已照例办理矣。第二、查川东教堂各案,与川西教堂各案,毫无干涉。按川督七月初五日来函所云,派委员与白教士会议商办,其令具结,该教士未允,亦未画押。按理,此本大臣实不能责备该教士。第三、查屡经白教士云,不能兴修教堂等情,经贵衙门咨查川省大吏,后经复函云,自主教所称,其中实不足信,已经迅飭地方官,传谕各团绅民,遵照前示,妥为办理,不令延宕等语。以上所言,系七月初五日,事隔三个月之后,何以复有江北厅刘告示内云,有可行则行,可止则止,以凭稟复之语。此等办法,如系紧要,岂非应行之于未立合同之前乎?此川督所言完结而完结耶!江北厅办法成效,未见耽延,三日间即有抢劫折堂之事出矣。且抢劫两日之久,地方官曾弹压乎?未也。当时未见办理,既至三个月后,仍然形如无事,并未拿人讯问。所抢劫什物,亦未究查付还。此等情形,实不知该地方官,其意何居?与其上宪飭知,未知合符否?川省大吏素称谨厚,此中恐听信一二官员,乘间播弄,亦意中事,与其前看回国之范主教之是非,并该主教回川无根之谣言,莫若速办目下之事,以免将来生出与两国不谐之处。且江北无甚紧要,缘

已经认定，原非百姓，又非真正司铎教主，其实皆非民教不是。由来者在官不明，由官所致，以至百姓民怨恨切齿，至今莫释。本大臣忆将从前不和之处办理平允，应仍照合同所定而行，则江北涪州之事可了矣。既有新生事端，除严行办理，方能以戒将来。惟望贵亲王以意为然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29 美使西华为琉璃厂美教堂与华民房间互换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初八日(1880年4月16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会事。

案查本国教士兹将琉璃厂所立教堂，与该处绅民新置宣武门外房间两相互换一案，现据该教士将所立与该绅民之据，送请转行发给。至该绅等应立与教士之据，亦请催取转发等因前来，相应照会贵亲王查照。即希将该教士所立之据转送该城，发交该绅民等收执，并希行取该绅民所立之据送交本馆，以便本大臣转发祇领了结此案。

再者，并据该教士稟称，督理街道衙门已发执照，准在新房处盖造教堂。惟内有其后临校场头巷小门，将来东西院如果打通，即行将后门堵砌之言，该教士并未依允。想此言虽无须辩论，亦应与贵亲王一并声明。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30 法署使巴特纳为川省教案应慎重迅断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初九日(1880年4月17日)

大法署理钦差大臣驻扎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巴,为照会事。

四川闾省教堂共分四处。查:一、川西洪主教统办;一、川东白副主教统办;一、川南纳主教统办;一、驻扎打箭炉管理西藏毕主教统办。各有专司。前白钦使拟回国,将及起程前,查阅川督丁宫保文函,川东旧案似乎完结,地方官与白主教同立和同,以备妥办。奈不但未全照办,且又新生事端,经本大臣于三月初二日照会在案。嗣川东之案件不妥,乃流传川南、川西、打箭炉教堂矣。由本大臣于正月十五日、二月初三日信寄在案。本大臣查,按照接到川省各教堂禀函,贵衙门前行飭该省,均不遵照办理。其中情形贵衙门必悉,乃实系极重之先兆,理应慎重迅断,否则生极重事端也。

相应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31 美使西华为录送延平毆教士案文件并地方官办理

不力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二日(1880年4月30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会事。

案查去岁十一月薛教士在延平被毆一案,昨据福建戴领事将此案与闽督粮道往来文件详报前来。兹请贵亲王详悉此案一切情

形,及在该省所拟结办之法,特将所有此案往来文件,一并录送贵亲王查阅。数月前,本大臣曾囑何参赞赴贵署商议此案,何参赞当已言及此案,应作速秉公了结。并声明延平、建宁二郡绅民向与洋人为仇,既为人所共悉,自应设法将洋人按约应有前往该各郡之理,使该二郡绅民明晰,并使知此约各郡亦应一律遵守。列位大臣答以甚晰所言,业经咨行该省督抚在案。并拟再为咨行该省,使其拟一了结办法,务使嗣后不至再有事端。足徵贵王大臣一秉至公至平之心,办理交涉事务。兹照会贵亲王,并非于贵署办法欲有辩驳,不过于此案情形有数节欲行指明者,请格外详为酌核。想此时本大臣不必明言,贵亲王已知本馆于数年间办理民教交涉之案,无不悉秉和睦相让之心。

本大臣在贵国办公年久,所有照请贵国办理者,亦系准情酌理,从未过于各案情形,并未于先后来华使两国交涉有所纠缠,均必使之易于结办,俾得彼此相信不疑,亦不必明言。本馆历任大臣深悉贵国因教士等所为之事常有所难,在历任大臣、本任大臣均以教士所办之事,深信其意见与贵国毫无相反,并与贵国人民所信之道亦无相悖。缘其所行者,均系欲怜贫恤苦,医治病人,多有合乎仁爱。近年于直隶、山东、山西荒旱之区,力行周济。其仁爱之意,尤有足徵。且教士住于都中者,亦有多人,其尊重贵国及贵国向规风俗,切欲于各事免生辩论,并其一心向善之情,久为贵亲王所洞悉。既如此,虽本大臣于此案犹须照会议论,谅贵亲王亦不以于理所应言者为过分也。至论本国人民,本大臣不过望其在各处地方亦如在都中之有和睦接待。观其在都中有如何接待,即足见无论在何处之人,若能确遵贵国公令,亦必于各处可以有按理之接待。

本大臣兹于所报闽省来往案卷,应先行指明者,系于该省滋有格外不悦洋人之意。一则请查戴领事去岁申陈闽督之文,本大臣

既将此文转送贵署,文内之意,自不必再为详论。据想此文甚为有礼,该领事之言,亦为甚恰。观此一案,该省有不悦洋人之意,诚有足以表明者。本大臣甚恐该省向来办理此等案件,未能实尽其心。缘该处不悦洋人之意,均由该管官员办理不善,并因其附从民意,未能将其猜疑不悦之意设法劝谕,使之变更。观地方官照会戴领事之文,实可据前言之不爽。请并查去岁九月初九日叶道照会戴领事文,内开该教士在延平所租之房,只应作为卖书之用,不应用为讲经堂等语。请问该房用处何以应有此等分别?查贵国与本国条约第二十九款,内载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等语。约内虽有此言,而延郡官员则谓不准在该处传教。叶粮道似应明晰条约,乃亦纵任该郡之不肯遵行。据该道文内,有教士已允该房不用作讲经堂之语。查此言该道不过得之传闻,该郡之民并未执有何据为证,而教士则云未尝允有如是之言,足见该道所闻之言有未足信。想该民等欲教士有如是应允之言,正为其有不悦洋人之据。二则叶道于十一月初七日照会戴领事文,内开据延平府县禀称,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有美教士薛承恩来郡四处卖书,百姓欲行驱逐等因。按此言或系该郡有人,或系合郡之人,即教士在该处卖书,亦所不准。然观其事,究非因其卖书而起,因此书该民无心诵读,自无须置买。即有买者,非弃之于河,亦必燃之以火。盖该民之所不悦者,只以洋人在街上来往耳。三则叶道去岁十一月初七日文内,又称二十九日薛教士散礼拜单,欲于十一月初一日在小水门内卖书店礼拜,众心汹汹,遍贴告白,拥至该店阻闹等因。据此,言该民等汹汹,并非因该教士欲为律所不应为之事,不过因教士欲为其按约可为之事,及或以为教士欲为其所为者。查教士所为者,则系各洋人按所奉之教,均于是日欲为所欲为之事,即系聚会礼拜

一节。是该民等彼时所为之事，实为无礼。该教士如系犯法，该民不妨禀官查办，万无擅行自办之理。且据该道文内之言，该民之意，不特欲拦阻教士，并欲滋生事端。是该民此际行为，直与向常有不愿遵奉官谕者其事相同。请略查去岁十二月初八日本大臣照送该民所贴告白等言，想戴领事所言合省有不悦洋人之心，贵亲王不能不以所言为是。且必以该省督抚应行细心酌核，以免嗣后更滋有愈重事端。

以上系论该省不悦洋人之意，请贵亲王并查延郡百姓群殴薛教士之情形。在去岁十二月初八日，本大臣照会内曾将该教士所具之禀录送在案。查该禀内所言先后情形无不相符，似有可信之据。并详阅禀内，未被殴以前之言，与该地方官所禀者无异。即阅该地方官所禀该教士被殴时之言，亦与教士所禀者多半相合。去岁十一月初七日叶道照会戴领事文内，已显明教士系于街上被殴。查该道据延平府县禀有民人愈聚愈多，约有数百人，刚走至将近南平县蓁竹岭上，薛教士亦欲往县，彼此岭上相遇。蓁竹岭路径狭窄，且多碎石，薛教士被人拥挤，失跌倒地，石块磕伤左眼胞等言。据此言是该教士在行走时被殴，与地方官所禀者亦无不同。当时该教士并未作有何等激动百姓之事，何以百姓必欲相殴？既该教士欲往县署，百姓又何以欲行拦阻？即谓百姓欲控教士，正可以同其往县具控，更何必阻其前往？显系另有别意。至查教士禀内所被之伤及其被伤之由，则与地方官所禀者大不相同。请细阅该教士禀内，因站住看视，众人亦共同回视喊叫，直至教士之前，转身跑时，被石头等物打来，追进空房毒打，头背等处均受重伤。并被木叉刺破二目，用绳捆绑，足踢其头，并擒其头于石上乱碰，致将头额碰坏等言，自应备悉。兹无论地方官所禀被人拥挤、失跌磕伤等言，与该教士所禀者孰虚孰实，俟闽督定案时，该教士自有其如何被伤及

被何伤之实据。然不能不想该教士所禀,百姓当日所为者,恰与其所贴告白之意相同,并与地方官禀内,该民欲滋事端之言无异。请贵亲王亦可查戴领事所言该教士被伤之语,即系于去岁十一月十五日该领事所详本大臣之文,内开薛教士被伤甚重,二目俱受重伤,据医士云,恐致损其一目。该教士并身受重伤,只能躺卧,不能行立等因。查该领事所言,大约多系无错。其有错与否,亦可查明。如其言无错,该教士亦于由延回省后,其身体情形可证其所禀之不虚。惟延平府县禀其系被拥失跌碰伤,请问此言当以为何如。

兹本大臣并据报到一事,即闽省以为重事,本大臣不能不详为查核。所详核者,即系该郡地方官谓因薛教士有一错处,致干众怒。在去岁十一月初七日叶道照会戴领事文内开,据延郡府县禀,本月初二日午刻薛教士在书店内念经礼拜,附近幼孩乍闻此声,惊骇往观,该教士在内高声詈骂,施放洋枪,适有兴化人李贵路过,被枪子轰伤右臂膊,百姓闻之惊骇,赴县具控等因。一则薛教士如实有其事,甚为怪异。该教士甚悉该城之人,多有不悦洋人之意,现于各处贴有告白,使百姓聚集滋事,并悉前此该城因不悦洋人,时常滋有事故,何至故起衅端。乃该地方官则欲使人信该教士不特詈骂往观之幼孩,并欲施枪加害。如该教士果有此事,不特干犯重罪,且于其生命甚危。想该教士施放洋枪之言有难凭信,此言天下若有人相信,本大臣实为诧异。二则自去岁十一月初二日滋事日以至于今,此案情形与此言大有不同。查去岁十二月二十日贵亲王照会内称,闽省咨报此案等言,当复以请将所据地方官咨报案情供证照送等因。迄今未准有所据供证照送,想系闽省督抚尚未取有供证咨报贵署。如此案果有此等重事,岂无如许之人出为作证?不然则系延郡地方官尚未将历历可靠之据转报前来。三则被伤之

陈贵，尚未提传至省。去岁十一月二十二日戴领事申陈闽督文内开，如薛教士实有其事，自当严办。但贵部堂定亦洞悉，事无确实证据，不得据延平府县一面之词，遂定薛教士实有其罪。而贵粮道两行照会，俱称被枪击之人，并谓开枪之时，在教堂之人堪为此案妥宜证据。即请贵督部堂速飭将枪伤之陈贵及开枪之时在教堂中之人，一齐提省，俟薛教士之伤稍愈，即能到案对质等因。

查延平滋事，系于十一月初二日该领事有十一月二十二日有如是申陈，所论甚为清楚，亦甚有理，当已蒙闽督札覆照允。乃至本年二月初五日尚谓受伤之陈贵及作证等人并未提传至省。如此看来，施放洋枪等言，显系该郡捏造。请问薛教士无故被延郡绅民毒打，如该绅民等谓因该教士犯有重罪所致，此言纵实，何以若三月之久，该绅民等尚未呈有一毫之据？贵亲王能否相信？再请问该地方官有未尝尽力保护之失，如该官谓有证据系因教士犯有重罪，不能将其保护，何以历三月之久，地方官亦未送有何据？贵亲王能否相信？从滋事日至戴领事详报本大臣之日，业经三月有余，地方官仍谓被伤之华人未曾传到，显系无人被伤，此节系于滋事有人捏造，延郡地方官因借此虚捏之言，欲将群殴本国人之事无礼变为有礼。缘该教士无论卖书与传教，地方官不能指为有错。该官并知贵亲王亦必以卖书传教为无错，更以用枪伤人者为有罪。是以借此言以实该教士之错，却未计及若欲其将受伤之人送案，必致露其捏造之言。如地方官果系如是妄禀，应以其官为何如！按此节情形，直可谓延平府县曾办有如此之事。

本大臣犹有数言，欲将闽督如何查办此案，特为指明。查此案闽督札覆戴领事者，只系于文内表其一心欲秉公办理。在去岁十二月二十四日札覆戴领事文内，有本部堂仰体朝廷怀柔远人德意，时以保护为心等言。然所办者有数节，本大臣应行议论。一则于

教士在延郡所租之房，闽督不时言及。去岁十二月初一日札覆戴领事文内，有美以美所租房间，开张书馆，租约有无载明准作礼拜堂字样等言。据本大臣看此事与闽督无干，请问美国教士在贵国按约可以传教否？如按约准其传教，何以查其租房应否作为何用？并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札覆该领事文内，将此节及教士租房并可以赎回等节履行言及。本大臣不能不以此等言与延郡所贴告白之尾语为相连。其尾语即系公中备办价银，与曾姓赎回除害。想贵亲王不能以贵国如有欲因美教士在何处租房之议论，疑本大臣办理或不按公平。此案如闽省督抚欲议论此节，请贵亲王记忆该房间租约字据，系归美以美教会掌管，非管理该教会之官不能将教士逐去该房。此节如应行商论，嗣后可与贵亲王相商。三则此案滋事之人，闽督尚未提拿至省审办。去岁十二月十一日闽督札覆戴领事文内，有本部堂节经行局传飭印委各员迅即查拿为首滋事之人，并案中要证，暨枪伤之陈贵，一并解省质讯，以期折服而成信讫等言。查此札系发于去岁十二月十一日，即系滋事一月有余。在此月余日内，戴领事曾屡请拿办滋事之人，札文内亦明言查拿其人到省审办，乃至本年二月初五日并未将滋事者拿到一人。即所云被伤之华人，亦未提到。据此情形，或系闽督纵容延郡地方官及该处绅民藐视其札谕，或系闽督轻视本国之官民。四则闽督尚未出示晓谕绅民。查去岁十二月初五日该领事申陈闽督，请其出示，曾于十二月十一日札覆照允。既已照允，是明以该领事所请为有理，并为此时所应办者。乃至本年二月初五日，仍未将示谕颁发通行。本大臣如此详论此案情形，即应将此案交贵国办理，不过欲指明以下所言数节，请贵亲王详思酌办。一则毆薛教士之犯须查拿严办。二则地方官谓教士开枪伤人一节，或即呈可靠之据，或认此节为妄控。三则须详核延郡府县如何办理此事，并查明该府县于事先果

尽力预防滋事否，更须查该地方官所禀此事是否虚实。四则须拟办法使该省绅民所有错视洋人之意一律更正。五则须拟办法准洋人在建宁、延平二府可以得按约应得之利益。

为此照会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美驻福州领事为延平毆教士案覆
闽督粮道照会**

光緒五年九月初八日(1879年10月22日)

照覆事。

兹于九月初旬接准照会，为据延平府并南平县具详，美国在延平府礼拜堂一节各等因。准此。

查阅该府县所详，即知贵司道立意有差，以为美国教士立约，以该屋专作书店，不作礼拜堂，此差敝领事先为释明。兹因主理延平府事乃武教士细询其情，从未立何约字，并未许人以该屋立约专为书店。据敝领事观察，该屋已用作礼拜堂，并作书店，十有余年，乃何以以为教士立约专作书店？是诚平地风波。贵司道若欲得据，请观存册即知。且该屋于前三年既经贵督宪命修，嗣许本地传道潘姓移住讲书复论福音堂直牌悬挂多年在于大门，从未闻该府官绅联董有言。于今延郡各官，似有忘却该屋属在教士照理可挂直牌，照约延平府亦可传教。兹视来照，似亦忘此几端。敝领事观南平县梁令乃属生手，不识和约，贵大宪最宜教训该县，并警其毋许绅董联甲扰累教士，并本地奉教者。敝领事已知武教士前月遵美以美会会例赴住延郡为连环会，兹已得报回情由。至论带有男女十余人并男女混杂，均无其事。并论作礼拜有扰何人，亦无其事。因斯语

出自南平县令时，奉教人民已作礼拜三日矣。该县初次传唤本地传道邓姓进署，怪其此次局宪未有行札。又一次卯刻，复传进署，怪其奉教举动太过闹热，太过喧哗。兹论男女混杂，该县经已派差逐日来往，即知有无。究竟先后只有二妇，即住该堂传教之眷属。且礼拜时亦有隔板截断，男女无从见面，何谓混杂。再论现在预虑教士并奉教于延平府，惟有该府之官，故以上言之详矣。兹请将升道缺之大员，当勉延郡各官查照条约，俾所辖民人均安无事。若因延郡美以美教堂滋生事端，显系该府官员之错。其据预见，敝国并贵国近言两国相关事务，均照条约办理，或贵总理衙门犹未知敝国人民居贵省内，虽有护照，犹未敢前往，亦未见贵大宪力顾条约。诚如各府县如此，若居延平之美国民人受该郡之百姓违约难为。敝领事思及此节，必生大事。

为此合就照覆贵署司，烦为查照，转饬施行是荷。须至照覆者。

附件二 闽督轺道为美教士不遵合同事

致美领事照会

光绪五年九月初九日(1879年10月23日)

照会事。

据延平府张太守南平县张大令禀称，窃照延郡小水门威武坊美以美洋书店本年闰三月间兴工修造，写立合同，原议不作教堂，群情始帖。迨工竣后教民置造直悬福音堂牌匾，巷议纷纷，势将生事。经卑府劝谕解散，函致程提调咸焯转达钧听在案。兹于本月二十一日有洋人来城游历，当即回去。旋又来一洋人，带同男女教民十余人，在洋书店居住，晚间悬挂福音堂灯笼，朝夕讲经，男女混杂，百姓欲行驱逐，卑府闻信之下，即传谕绅董实力弹压，一面向百

姓反覆开导，谕以稟请宪示。现虽遵谕，不敢滋闹，而众情终未输服，难保日后不酿事端。理合稟请察核，俯赐函致戴领事转谕教士仍照原议安分卖书，俾得民教相安，深感德便等由。

据此，查延郡小水门洋书店原系卖书，此次修理房屋，几费唇舌。嗣经议定照旧修理卖书，写立合同，并不另建教堂，民情始服。现在忽然挂灯讲经，群议纷纷。此时虽经地方官督同绅耆，极力弹压劝谕，未生事端，而民情既难帖服，日后难免滋事。合亟照会，即希贵领事转饬教士，仍照原议居住卖书，毋庸悬灯讲经，以安民教。倘因讲经滋生事端，在教士既违背卖书之原议，即不能责地方官之不能保护，此节亦不得不虑及也。须至照会者。

附件三 闽督粮道为薛教士不应到延平传教事 致美领事照会

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七日(1879年12月19日)

照会事。

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据延平府张太守南平县梁大令稟称，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有美国教士薛承恩来郡四处卖书，百姓欲行驱逐，卑府即传绅士到署，谕令严加约束，毋任生事。二十九日薛教士散布礼单，欲于十一月初一日在郡城小水门卖书店内礼拜，众心汹汹，遍贴告白，拥至该店阻闹。卑府即督同卑职亲往弹压，一面查验薛教士游历执照，名薛承恩，系光绪四年正月所给，随劝薛教士不必礼拜，免犯众怒。薛教士听劝中止，民亦渐散，当经卑府函致帮办提调程丞咸焯察核在案。然薛教士徘徊郡城，并未他适。卑府深恐别滋事端，当谕卑职并绅士地保实力防范保护，百姓奉谕后却亦未敢多事，并将各情由面禀本道宪。詎料本月初二日午刻，薛教士在书店内念经礼拜，附近幼孩乍闻此声，惊骇往观，薛教士在

内高声詈骂，施放洋枪。适有兴化人陈贵路过，被枪子打伤右臂膊。百姓闻之惊骇，赴县禀告，愈聚愈多，约有数百人。刚走至将近南平县衙门菴竹岭上，薛教士亦欲往县，彼此岭上相遇。菴竹岭路径狭窄，且多碎石。薛教士被人拥挤失跌倒地，石块磕伤左眼胞。维时卑职正在卑府署内商办，闻报一齐赶到，即将百姓劝散。一面飭役将薛教士扶回书店。复念延民粗蛮，难保不散而复聚，现奉本道宪面谕，派委府经历张嵩龄会同营弁护送薛教士回省，教民邓光荣等亦愿随同回省。卑府等眼同教民查点书店内器皿家伙，派拨兵役，并谕地保一体看守，免致遗失。所有陈贵右臂膊洋枪伤痕，业经卑职验明填单，飭医医治。现据该家属到署，泣叩声称陈贵身受洋人火器重伤，生死莫保，恳乞伸理等情。

伏查薛教士所领执照，系为游历而设，何故到延平府城分散礼单，欲在小水门书店内礼拜。先因民情汹汹，前往阻闹，经本府等弹压解散，薛教士既已听劝中止。乃复于十一月初二日在店念经礼拜，又擅行开放洋枪，伤及路人，大悖劝人为善待人如己本意，以致众心不服，赴县控诉。薛教士失跌，磕破左眼皮，而枪伤之陈贵亦生死莫卜。除查明滋闹之人，拘讯惩办并将原礼拜单呈送外，理合禀请察核照会领事伸理，以昭公允等情。计送礼拜单一纸。

据此，除飭该府县查拿滋事之人惩办，并将受伤陈贵赶紧医治外，合就照会贵领事烦为查照，传讯薛教士何故藉游历执照而遽行礼拜，因礼拜而擅行开枪伤人？应请按照贵国律例查办，明白见覆是荷。

须至照会者。

附件四 美驻福州领事为延平教案所请两件不可移易事覆闽督粮道照会

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1879年12月20日)

照覆事。

本月初七日接准贵道照会，以据延平府张太守南平县梁大令稟称，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有美国教士薛承恩来郡卖书，百姓欲行驱逐，经府谕令绅士严加约束，毋任生事。詎料本月初二日午刻教士在书店念经礼拜，幼孩往观起衅，至教士被人拥挤，跌伤左眼，理合稟请察核，照会领事伸理，以昭公允等情。据此，除飭该府县查拿滋事之人惩办外，合就照会烦为查照，传讯薛教士见覆等由。

准此，细详事理，延平府县所稟实属与真情迥异，现时不能按事逐一统照。缘此案大有关系，亦非立能办结。先以两件照知。一、延郡官民疑议该处所置房屋不可以为教堂，此官须当先为立定照会该郡地方官，晓谕该处百姓，因该屋已设为礼拜堂讲经，业经约有十载，自后不准疑议。二、薛教士所被驱逐，案关綦重，由是不能照延平府县所稟办理。应请贵道迅飭该郡地方官，立即拿获该郡挑唆之人，并行凶殴伤薛教士者各等犯解省，以便审判，按律惩办。以上二件，不可移易。此案所请二件，若贵道不能从请办理，须俟本领事详请上宪训示遵行。

为此合先照覆贵道，烦为查照飭转是荷。须至照覆者。

附件五 美驻福州领事为请查拿殴伤薛教士之人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五日(1879年12月27日)

申陈事。

案查本月初十日接准贵粮道照会，为延郡百姓于本月初二日将美国传道教士薛承恩殴打一案，并据教士薛承恩禀称，于十月二十七日行抵延郡，意于十一月初二日礼拜在彼处教堂敬奉礼拜。但十月二十八、九等日每日街上散书讲道，各铺相谈甚为有礼。后闻该处绅耆不欲在彼设堂礼拜，遂言此处非为礼拜堂，乃系书铺。然于十月二十八日教士已遣教友邓光荣特持护照名片，送呈地方官查验，嘱回教士已到此地等语。但门丁闻教士到此传教，即将此护照交还教友，且言此非传教之照，乃系游历之照，因之门丁竟不将名片与地方官。又于二十九早晨门丁至礼拜堂，向教士言此房系卖书之铺，非为礼拜堂。并言此地百姓刁蛮，官亦弗能弹压禁止，亦不肯依在此作礼拜之事等语。至二十九日下午，县遣人来堂，唤荣教友到县，随令门丁向教友言本县已见道府，皆谕不准在此创行礼拜，应俟有上宪之谕。今因未奉宪谕，不可允行。并云护照上俱无提及传教，是以于礼拜日不准举行。时教友蒋德良与荣教友同往，良答是礼拜堂，敬奉祈祷之事难免，只到礼拜日可从安静奉作等语。县云果欲奉行礼拜，当将堂门紧闭，勿令外人见闻，亦云尔回堂须劝教士赶紧他适。于十一月初一日黎明，见有告白粘贴堂外墙上，约明日纠众同集礼拜堂，先将教士绑缚，用秽物泼身及奉教者，一齐殴打，驱逐境外。闻言此告白系联甲绅士于二十九日晚捏成，其县门役亦在此中有分。但教士因知县不见，现有告白，恐因此生起事端，故于是日往见知府，告知此事，并求保护。本府门丁令再往县署。至赴县后，即将护照交与门丁呈县查验。此次方承持照入回，计候两点钟，复将护照交还，并言无妨。现道府均谕可以保护，亦命地保将揭帖扯去等语。至英十四礼拜日，教士同数位先生及教友几人聚在一屋内讲经。但此屋系在堂后。至十二点钟时，县内门丁到堂，查询有礼拜否？邓光荣答，我等业在一

屋讲经已毕。堂门未开时，有数人随门丁混入院内，遣之不去。该教士暗思，若仍坐屋内，惟恐此辈生事，不如走出街上。路行甚远，工夫颇久，至转回礼拜堂时，忽见百姓甚众，聚在堂前嚷闹。教士停步，弗敢前行。詎料早被诸徒瞥见，奔至跟前喧嚷，擒拿甚迫，该教士趋奔往衙投避。但百姓从后石械交击，人众紧围被拿。有一人用械将脸右打破，目骤昏花。又一人用木杈将眼下杈伤，鲜血直流。有人将身举摔石上，有将靴脱去，有将手足用绳捆缚，有人用足踢身，使头撞石。有共议者，应将如何处治。有云该杀，有云拖弃城外，使如死马一般。有云彼已死矣。然该教士倒地片时，实如死状，时有一武官率带兵丁二十名，未执兵械前来。顷间复有道台亦至，渐将百姓使散，方将该教士用舆抬到教堂内，有诸友照管洗治。其滋事诸徒，亦曾到教友之家，意欲逐其眷属，并暗窃许多物件。至次日即礼拜一日，有船一只，将教友眷属载送顺水一百三十里地。又有一船载该教士送到福州南台，教士即延柯为梁医治。据医士云按首及身受伤甚重，有一目将至盲，其一昏聩，恳请申照究办前来。

据此，敝领事查其所禀情形无异，相应具情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飭办。敝领事所未便照会贵粮道者，系因九月十八日曾经照会，请为转飭延平府，着定该处教堂准行礼拜。未识贵粮道有无飭行，抑或该官延搁，未肯遵行，是以省垣官员有误。但彼等亦知延郡官民不欲彼处设立教堂及传教之事，然亦知和约所载，中国不拘何处，均可设立教堂，并知凡有教士持照游历，地方官即应保护等情。故特请贵部堂将此以上各等情，细心究察。且此教士系美国素来忠厚老诚，又与华人甚相和睦，今受此重伤，洵堪怜悯。查现滋生事端，实系联甲及绅士所为，惟恐地方官亦已明知纵行。此事甚关紧要，应请大宪速为持平办理，须应将此堂立为礼拜堂，并

应准教士前往该处传教，再将起衅之人及殴伤教士之徒解省从重惩办，以警将来。

除将一切情形迅速奏明国家及驻京钦使大臣外，合将告白一纸相应具文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希即迅飭该地方官如请办理。所有该堂屋失去诸物，容俟查点所失何物，再行另单请追见覆是荷。须至申陈者。

附件六 闽督粮道为延平薛教士被殴案覆美领事照会

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六日(1879年12月28日)

照覆事。

准贵领事照覆，本月初七日接准照会，以据延平府张太守、南平县梁大令禀称，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有美国教士薛承恩来郡卖书，百姓欲行驱逐，经府谕令绅士严加约束，毋任生事。詎料本月初二日午刻教士在书店念经礼拜，幼孩往观起衅，至教士被人拥挤，跌伤左眼，理合禀请查核，照会领事伸理，以昭公允等情。

据此，除飭该府县查拿滋事之人惩办外，合就照会烦为查照，传询薛教士见覆。等由。准此，细详事理，延平府县所禀实属与真情迥异，现时不能按事逐一统照。缘此案大有关系，亦非立能办结，先以两件照知。一、延郡官民疑议所置房屋不可以为教堂，此官须当先为立定照会该郡地方官，晓谕该处百姓，因该屋已设为礼拜堂，讲经业经约有十载，自后不准疑议。二、薛教士所被驱逐案关綦重，由是不能照延平府县所禀办理，应请迅飭该郡地方官立即拿获该郡挑唆之人，并行凶殴伤薛教士者各等犯解省，以便审判，按律惩办。以上二件，不可移易。此案所请二件，若不能从请办理，须俟本领事详请上宪训示遵行。为此合先照覆，查照转飭是荷。等由。

准此，查此案先据延平府县会禀，即经札飭该府县查拘惩究，并照会贵领事，将擅放洋枪伤人之薛教士按律办理各在案。兹准前因，除详明各大宪外，现再札委陈司马驰赴延平，会同该府县查明为首滋事之人，拘案惩办。一面会同设法剖切晓谕，以期民教相安而免嫌隙。是本道已照贵领事所请者办理矣。而薛教士于礼拜之时，开口詈骂，擅放洋枪，伤及过路之陈贵，实与条约第二十九款安分传道之义相悖。此节最关紧要，未便置之不答。合再照覆贵领事，请烦查照前次照会，立即传询薛教士，按照贵国律例查办，俾受火器洋枪伤之陈贵得以伸理，专待见覆核办。须至照覆者。

**附件七 美驻福州领事为收到控薛教士开枪行
凶照会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80年1月3日)

申陈事。

本月初七日并十六日迭准贵粮道照会，以本国教士薛承恩于十一月初二日在延平被郡民窘殴一案。其初七日照会情节，即据延平府县所禀，其略有二。一、谓薛教士执有护照，可能游历内地，住延数日，往来市廛，并有作礼拜。一谓幼孩往观礼拜所在，竟若不知该处系礼拜堂。其实该店屋为大美国美以美教会租作礼拜堂，并为书店，业已十余载。而幼孩被薛教士詈骂，又开洋枪，击伤陈贵之臂膊。其十六日照会亦言薛教士詈骂幼孩，开枪击伤路人，请为按律惩办等由。

准此，敝国之人被人以此控告，敝领事弗胜骇异。此案务要认真查核，如果薛教士实有其事，自当严办。但贵督部堂定亦洞悉，事无确实证据，不得据延平府县一面之词，遂定薛教士实有其罪。而贵粮道两行照会，俱称被枪击之人，并谓开枪之时，在教堂之人堪

为此案妥宜证据。即请贵督部堂速飭将枪伤之陈贵及开枪之时在教堂中之人一齐提省，俟薛教士之伤稍愈，即能到案对质。按于十五日敝领事业已申陈在案。兹准贵粮道前因，相应再具申陈。为此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希即札提为首滋事及殴伤薛教士各等犯究办，以敦永睦而安民教是荷。须至申陈者。

附件八 閩督为清查交开枪伤人凶手事致美领事札覆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80年1月6日)

札覆事。

本月十六日据贵领事申陈，本月初十日接准粮道照会，为延郡百姓于本月初二日将美国教士薛承恩殴伤一案，并据教士薛承恩禀。查其所禀情形无异，相应申陈查核，迅飭地方官如请办理等由。并申送照抄告白一纸到本部堂。

据此，查教士安分传教，地方官应当照约保护。此案业据通商局司道具详，接据延平府县会禀，即经札飭该府县查拿究办，并照会贵领事将擅放洋枪之教士按例查办。嗣准照覆，又经札委陈倅汝实驰赴延郡会办。一面设法劝谕各在案。兹据申前情，候飭通商局司道再行严飭印委各员，查明实在情形，严拿为首滋事之人，解案究惩，并劝谕该处绅耆百姓，务与教民相安。至教士薛承恩在书店开枪伤人，何以申陈内并不叙及？究竟何人开放？如系教士，应照贵国律例办理。如系教民，应即交出，按照中国律例惩办。在教士劝人为善，安分传道，岂容开枪伤人？所有为首滋事之百姓，本部堂断不准地方官稍有偏纵。其开放洋枪之人，贵领事自应查明，分别交出办理，以昭平允。

为此札覆贵领事查照。顺颂时祉。须至札覆者。

**附件九 美驻福州领事为请颁发保护教士教民
告示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80年1月6日）

申陈事。

敝领事近悉数月以来，在福州附近乡村，并内地美国人凡游历之处，贵国人每增行恶之习，即离省不远之地，多被少年并棍徒出言侮辱，受耻之甚，而乡老并长辈绝无禁责，敝心难免挂虑。即前几日敝国人由福州行至兴化，一路照常，护照随身。初至大义上店并邻近乡村，华人詈骂番仔犬等语，以及口所难说之名。维时敝国人即用华语理较乡人。而乡人云，此乃小子并癫子，勿以为事，绝无责斥之状。且美国人在本省垣内附近，贵列宪见闻所至之地，尚受如此之耻詈，并敝领事在本省城内外，频听如此无礼之声。前已几次恳请地方官禁止此等无礼之习，迄今未知准否施行。但此等无礼之习，在省城列宪辖下，尚敢任意而行，不蒙关顾，则内地百姓得罪远人，何足为奇。

敝领事已闻贵国圣贤教人柔远之礼，又闻往各口岸洋人并敝国人均受该处华人相待以礼，何独福州相视悬殊。兹贵列宪若能便中出示谕民，接待远人，以礼相尚，以爱相维，则洋人无论住福州并内地游历，未有不结善果。敝领事若闻近时贵列宪札行各县，查明该县租赁教堂之地若干，并奉教若干。由此本地奉教多处受辱。窃思外国教士近时在城在乡并内地，受人辱詈，亦由此事而来。据鄙意贵列宪欲行此札，实有关居住中国洋人之工夫并性命。若照理则当照会本处领事而后行。兹恳贵部堂将已行各县之札，赐抄一纸示知为禱。复闻多处受县委员并饬差查明教堂情由及契字产

业复县,该差乘轿往查,恶声恶面。查后则索路费酒食,若不遂意,即迫吓不休,故近时绅士憎奉教者更显。又闻离城不远有一乡,粘贴告白,禁奉教者来买食物。本领事未闻他省有此不合律例之事,何独福州有之?或未知此处百姓较别省更恶,或地方官管辖之不周。敝领事驻福州中亦有数次,经承本省贵大宪出示颁贴各府县,教训百姓,禁其无以无礼看待洋人,亦勿害奉教。兹本省贵大宪若肯再出此示,行贴各府县,谅必得益。且贵道府往来照会多以某处百姓顽梗难治,在某处最难保护洋人并本地之奉教。据敝领事后闻如此之地方,所最不喜洋人并奉教者,即系在该处之地方官绅士,此亦合近时薛教士在延郡所遭之害。听薛教士之实供,即知在十一月初一日粘贴告白,即系联甲绅士首滋巨端。当未贴告白前一夜,联甲绅士会议,南平县门丁亦在其中。时即通知薛教士云,将有告白贴出。兹敝领事谨将在前贵道所出之示一道呈阅,并恳贵督部堂将原示更合近时情景刊刻用印,通饬颁发各府县实贴,庶民教可得相安。

为此理合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施行是荷。须至申陈者。

附件十 闽督为同意刊颁护教告示事致美领事札覆

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80年1月10日)

札覆事。

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据贵领事申陈,数月来敝国人在福州受华人詈骂,想由贵列宪札行各县查明。该县租赁教堂之地若干,并奉教若干而来,恳将已行各县之札赐抄一纸示知,并将在前通商局所出之教训百姓,禁其无以无礼看待洋人亦无迫害奉教之告示一纸呈阅,请将原示更合近时情景刊刻用印,通颁各府县实贴,庶民教可得相安等由。计申送告示一道到本部堂。据此,查申陈内

所称札行各县查明租赁教堂并奉教若干一节，本衙门查无案据。是否系由通商局札飭？除行福建通商局司道暨办理通商局务督粮叶道，即速查明照覆贵领事查照具报。查地方官差查属内租赁教堂并奉教若干，本系藉知教堂所在，以便随时申飭保甲人等妥为保护起见。何至遂如贵领事所云，谓华人詈骂教民，即系由此而来，恐无是理。惟教民果系安分传教，华人无故詈骂，殊属不合。其奉票差役敢欲索取路费，尤应究惩。仰并飭查明确，分别办理。一面将发来告示，尅日参酌情形，拟具示稿呈送，以便飭发，刊刷盖印，通颁实贴晓谕外，为此札覆贵领事查照。

顺颂升祺。须至札覆者。

**附件十一 闽督为已派员确查薛教士开枪伤人事
致美领事札覆**

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880年1月12日）

札覆事。

本月二十二日据贵领事申陈，本月初七日并十六日迭准贵粮道照会，以本国教士薛承恩于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在延平被郡民窘殴一案。其初七日照会情节即延平府县所禀，其略有二。一谓薛教士执有护照，可能游历内地，住延数日，往来市廛，并有作礼拜。一谓幼孩往观礼拜，所在竟若不知该处系礼拜堂。其实该店屋为大美国美以美教会租作礼拜堂，并为书店业已十余载。而幼孩被薛教士詈骂，又开洋枪击伤陈贵之右臂膊。其十六日照会亦言薛教士詈骂幼孩，开枪击伤路人，请为按律惩办。等因。准此，敝国之人被人以此控告，敝领事弗胜骇异。此案务要认真查核，如果薛教士实有其事，自当严办。但贵督部堂定亦洞悉，事无确实证据，不得据延平府县一面之词遂定薛教士实有其罪。而贵粮道两行照

会,俱称被枪击伤之人,并谓开枪之时,在教堂中之人堪为此案妥宜证据,即请贵督部堂速飭将枪伤之陈贵及开枪之时在教堂中之人一齐提省,俟薛教士之伤稍愈,即能到案对质。按本月十五日,敝领事业已申陈在案。兹准贵粮道前因,相应再具申陈查核,希即札提为首滋事及殴伤薛教士各等犯解省究办,以敦永睦,至安民教等情。到本部堂。

据此,查此案现据贵领事申陈,业经明晰札覆,并行局遵办在案。兹据申陈薛教士并无开枪各情,是否属实?应俟该司道委员陈倅汝实将人证提到,讯明办理。

除行福建通商局司道暨督粮叶道即速移行确查,分别核议详办,仍将美以美所租房屋开张书馆租约有无载明准作礼拜堂字样,一并查明具覆外。为此札覆。顺候时祉。须至札覆者。

**附件十二 美驻福州领事为请飭抄行县札稿赐
悉等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五日(1880年1月16日)

申陈事。

案查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二月初一日迭经承准贵督部堂覆文。等因。承准此,按十一月二十九日来文,谓本领事二十五日申请前行各县之札赐抄一纸示知,本部堂衙门查无案据等因。本领事之意,此文或在通商局,或在道府衙门有案,仍请抄飭一稿赐悉。及承允将前送告示发拟具呈,飭刻盖印等因。兹本领事请此所拟告示稿于未刊以前,先将示稿赐视。据本领事拟思此次告示,若拟成刊刷后,务须请盖贵督抚部院宪之印。缘前通商局所出示谕,除本府城以外,其余外府县均不遵听瞻顾。按初一日来文,以所请飭将殴伤教士之犯及为首挑唆滋事各等犯解省一节。细视贵

部堂文内似饬在延平府地方官查究惩办，有不同本领事请解省惩办之意。若结此案，总须解省讯办，则可如不允解省讯办，本领事实不敢与闻。惟有俟本国大宪训示到时，方可遵行办理。

兹承前因，相应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施行是荷。顺颂升祺。须至申陈者。

**附件十三 闽督为业将行县札稿抄粘照覆事
致美领事札覆**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880年1月22日)

札覆事。

本月初五日据贵领事申请饬抄行县札稿，会印出示，并请将延平为首滋事各犯解省讯办等由到本部堂。

据此，查延平一案，据该府县禀称，薛教士开枪伤人，而薛教士供称被人殴打，并不提及开枪之事。其中虚实，非讯不明，本部堂节经行局转饬印委各员，迅即查拿为首滋事之人，并案中要证暨枪伤之陈贵，一并解省质讯，以期折服而成信讞。其饬查各属教堂并卖书卖药店屋，饬据通商局司道查覆，系为查明处所，以便保护起见，业经由局粘抄札稿，照覆在案。至前据贵领事申送光绪元年间通商局告示一纸，中国习教民人本系本部堂辖下百姓，外洋教士远来中国，亦在保护之中，应准会同将军府部院联衔出示，剴切晓谕，业将告示饬发通商局妥拟示稿呈送查核，发刊会印通颁，再行饬局照送贵领事存查可也。

为此札覆贵领事，烦为查照是荷。顺颂升祺。须至札覆者。

附件十四 美驻福州领事为申明延平一案情形事

致闽督申陈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80年 1月29日)

申陈事。

案查本年十二月初十日承准贵督部堂来文。等因。承准此，本领事请将以下申明来文内开：据延平府县禀称，薛教士在延放枪击伤陈贵，另又詈骂华民，而薛教士供称被人殴打，并不提及开枪之事。等因。按贵部堂所为异者，系本国人供不提及放枪之事。本领事请答未提及放枪者，因控告薛教士此一节似乎系该府县心思，好生枝节，事后设肇，而薛教士此事未经有闻。迨叶观察照会本领事时，方闻此事。现有以此重大之控事控告薛教士，若言其不实，非本领事分所当言，缘本领事不能先行拟断该案。但该府县既经详报禀称，经同验勘陈贵，复查当时实被枪伤，经自所睹等由。查此受伤之陈贵，应按条约各节，前来本署控诉，以便究查根底。如此控诉，乃系紧要。以此重罪控告体面良善之人，其事非轻，实不能不撤究而可过。贵部堂允已饬延郡地方官，着拿挑唆起事并殴打薛教士首要各犯，解省质讯等因。按此，足见贵部堂欲行秉公断案之意。

本领事之意，拟请俟各该犯自延平解至省垣，将定于何日质讯之期，预先示悉，以便薛教士带同其余各证据赴案对质，且本领事届期亦往观审。一面俟陈贵赴本署控诉薛教士放枪之事，本领须即申悉，以候委派道员到本署观审也。此案显系若除非按照咸丰十年条约二十八款内载了案之法而定，则不能和好而完一辩驳之案。贵部堂前文提及教士在延租得房屋，应作何用，并且行知，已饬该延郡地方官查明租契，以便定知契内有无载为将作礼拜堂一

节。如此在延，并不能查出分毫，故为申明。该业系凭前业主，按规立定典契。况此典契暨上手老契全在南台教士执掌，除立典契之前，业主并执掌典契之教士外，无一人与该业有干。事既如此，贵部堂为何查问及此。凡外国或教民按法应在中国各处传教。且外国人在各口及各地方已得置房屋，其在该房屋礼拜，分所当行。此分任谁不得疑问，定悉贵部堂之意，与本领事之意相合。此件应分条约早经允准，而或官或民来行干预拦阻，不使受此应得之分，即可责其违悖条约。若谓延平滋事，系因官来干预外国教士按约应得之分而起，此言实属公允。该地方官任听人以无凭之词斥责教民，并听人捏称教会之业应归何用，官即藉以不可作为礼拜堂，遂伪函禀贵列宪，以教士与绅民曾已议定该房只应作书铺之约。迨薛教士十月二十七日赴延之时，该地方官明谕，不得在该房作礼拜，并谕以执照，止准游历，不准传教。后至联甲绅民正在拟备惑人心之告白，并设谋滋闹殴打之事。其时官并不来干预拦阻，本领事除他国人在中国所得受之分与权利并条约载明之分利以外，均不为本国人格外要请一件。贵部堂甚悉耶稣教在中国，听凭教士传教，已经数十载，并悉天主教在中国各处所得礼拜堂房屋地产之分，系贵国早经任准。其得受既经如此，延平建宁之官绅焉得独谓在该两郡美国教士不得有礼拜堂传教。贵列宪谓该两郡百姓刁蛮难辖。但此语不足藉以推诿，遂不实行遵守条约。民不遵法，不听上司之命，是为反叛。官即应严加设法，令其守法安静。今在该两郡生起之案件，地方官并在省贵列宪反听准绅民之意胜行。若事有理，官逐一传训，管束绅士。则贵部属下无一处之官不能管束绅士，而小民之心既常受绅董率引，则治民甚易。绅士既系上等之人并受贵部堂仁政之庇佑，即不应抗违法律，而致法律不得施行。本领事闻本月初七日陈委员行抵延郡，次日早现出两告白，贴于道

府衙前,以及他所。一告白之意,系言官员畏惧外国人,并言前起事端,系因教士放枪而致。又一系言委员到郡,若为查审拟办而来,则应将该委员驱逐出境等白。按前挑唆起事,粘贴告白,显系该绅士所为。若能严办该绅,则此案即易和睦完结。教士系该礼拜堂之业主,因其已无诳骗用强而得此业,则前业主亦不得赎回。若省垣贵列宪将此一段填入告示,晓谕绅民,由是绅民定不敢不从。凡外国无论教士,或行商,按照条约所应得之分,应行载明于将发晓谕之示内,并应禁戒各绅董,毋得干预。查外国各国定使遵照条约各节,中国官员若能严设妥法,使众遵守其事,更觉易成。法不令行遵守,则成虚设。条约经已立奉旨批准三十余载,绅民至今,皆应通晓遵守。果能通晓遵守,则安享升平,而省往来辩论案牍纷繁之事。

为此理合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施行是荷。顺颂升祺。须至申陈者。

附件十五 闽督为延平教案自应持平办结事

致美领事札覆

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80年2月4日)

札覆事。

本月十八日据贵领事申陈申明延平一案情形,并请查照办理等因。到本部堂。据此,查延平一案,迭经檄飭通商局司道转飭印委各员查明情形,勒拿为首滋事之人,并提同当时要证暨枪伤之陈贵,一并解省讯办在案。应俟解省发讯,详请察办。本部堂前次札覆内,已言及滋事之百姓,断不准地方官稍有偏纵,自应持平办结,以示大公。所有飭查租据一节,系案中紧要关键。缘延平百姓咸谓该屋不得作为礼拜堂,在教士则谓当得礼拜,彼此纷争,莫衷一

是。今以当日租据为定准，或作礼拜堂，或是卖书卖药，据内自必书明，查出指证，不必烦言而解，而百姓亦不得纷争矣。若以能否赎回而论，亦当以租据为定准。其永远租者，业主自不得取赎，如其暂租，业主即可赎回，此亦一定不易之理。至于严办绅士，必得查有应办之实据，使彼无可置辨，乃能听候办理。兹据贵领事申请，应候飭令确查实据，分别惩办。本部堂仰体朝廷怀柔远人德意，时以保护为心，凡遇民教相涉案件，无不申明条约，剴切告诫，以期相安无事。贵领事当必知悉一二也。

为此札覆贵领事，烦为查照是荷。顺候时祉。须至札覆者。

832 美使西华为续送延平教案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880年5月5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会事。

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本大臣曾将延郡群殴薛教士一案，并戴领事所报与闽督粮道来往文件及所拟结办之法，粘抄照送贵衙门在案。兹据戴领事续将所与闽督来往之件详报前来。应并录送贵亲王查阅。

查所报来往文内，系于群殴该教士之犯，并未将一人提拿至省，仅在延郡查获二人，请阅抄送文件，自悉了结此案之期，为日尚远，并可悉本国自有甚不惬意之由。因此案在该省地方官所办者，据看均系未尝认真查办，并非定欲秉公了结。本大臣应与贵亲王声明，本国于此事总系意有不惬。一因办理此案未尝秉公，二因该省督抚地方官于延建二郡藐视条约，不准本国人得受按约应得利益一节，未能办理允协。本大臣深悉贵王大臣于交涉各事，甚愿免其

未能妥协,是以再行粘抄照会,请贵亲王即行转咨该省,力催其将此案作速了结可也。须至照会者。粘抄一纸。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美驻福州领事为美教士权利不得侵犯事呈闽督节略

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四日(1880年3月4日)

节略具陈。

查英国在天津所立条约第十二款内,载明英国人在各口并各地方准其置租房地业,建盖房屋及礼拜堂医院等件。本领事以为若敦厚公平,解明此意,明系洋人应分居住。至美国人亦可照美国续增条约末款,亦得均沾。英国该款所准之分利,除在贵部堂属下延建两府以外,本领事未闻有人新近将洋人执持获照,应否得受前往内地居住之分疑问。若贵部堂察案即可知,凡有欲使洋人少得前往内地居住之分,贵总理衙门并不准使其少受此分。贵列宪虽外有保护之意,而常愿受绅士无凭之词由地方官报告,况近有关教士人人均知之一案。此案贵列大宪鼓励讼事,教士按例置得房屋,而贵大宪赔偿,令其不得居住。又有延平新近一案,该地方官擅自以为教士执照前往内地,分不应得与华友居住传教。而贵列大宪长其行事,以为无错,此本领事自来福州所未见矣。贵部堂有一文内提及延平官民办事,是非均凭教士所租房契上之字样而定。此语近于言若出某样事,民当群集恐吓起事,并地方官可准其滋事。此语甚似立乎危险之地,定速致有案案繁重难了。查咸丰八年中美所定条约第十一款内,载明大合众国人在中华安分办事者,当与中国人一体和好友爱,地方官必时加保护,务使身家一

切全安，不使受欺辱骚扰等事等语。延平教堂，洋人凭何契据执掌，并房屋作为何用，均与人应否殴打教士并无相干。条约载明，倘遇华民聚众攻击美国人居住房宇，或华民若有干犯美国人攸关之事，地方官即应促拿犯人，按例严加重办。本领事经请贵部堂飭拿延平案内各犯，解省讯明惩办在案。此请迄今两月，方闻只有二犯将速送省。但何日到省，尚未显明。在本领事申陈内，早亦请贵部堂飭俟该犯解省，将定何日审讯之期预为通知，以便著原告到堂告追，并本领事到堂观审。贵部堂似有意免答此节，而来文内反提俟该犯解到，照常讯辩。如此，似贵部堂将原告当为华民。本领事经奉驻京上宪训条定谕，凡有中美讼事，如原告系美国人，本领事应使原告得准其带同见证到案告追。而若原告系中国人，应准该人到本国衙门审案处告追。此分此利均载条约，务须彼此互相共行矣。此次谒见，特为将应如何定结延平之案，通陈贵部堂洞悉。自陈之后，似不能再有更减。若愿准照此办理，则在贵部堂亦并不难。一、在延平之礼拜堂并卖书铺，即系教士按例置有，若伊等并教民以及传教者居用，该房宇他人俱不得骚扰。且教士应得在该房屋传教之分，他人再不得查问。该房屋若已遭恶徒有何伤损，地方官即应赔补。二、应将延平真正挑唆起事并殴打薛教士首要各犯，解省讯明惩办，并应准原告带同见证赴案告追，本领事亦当得观审。三、须准薛教士仍归延平安分传教，并须官实心认真保护。四、应出一告示。其言词须请贵部堂与本领事议妥，盖用贵列大宪印信，通颁晓谕。

惟薛教士现拟前往延郡，在该堂礼拜讲经，照与他村所行礼拜一式。该管官应迅速加意定妥此案，以便使其定不受何样之伤损。至建宁府陈案应如何彼此商议，应如何了结，可俟本领接到驻京美国钦差大臣精细之训，再行办理。谨具陈阅。

附件二 美驻福州领事为申明延平教案**起衅缘由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六年二月初十日(1880年3月20日)

申陈事。

案查于本年正月二十四日荷承贵督部堂接晤，议论延平滋事并殴打薛承恩一案。当时已将预拟节略面陈察阅，内叙系中国官为定此案曾经所办各节，并载应如何了案，本领事方可谓为公平妥协各节。本领事原望贵部堂将本领事所拟了案各款斟酌后即可复知，但俟半月未承回音，方敢复将此案申言。本领事逐日迭闻关系该案之余情，实同薛教士所禀滋事被殴之呈词悉符。且该案实系联甲起衅，地方官明知有人欲行殴打，并不实力弹压阻止。该知府尤甚，联甲起衅，官不阻禁。此二节无论何人，再不得稍有为疑。而陈委员到延之日，在公处并附近官衙之处所贴告白，显系绅士所出，即此告白足为贵部堂辖下此类之民意存敌心暴气之实据。而贵列大宪即应实力设法，使其遵听官令，并守条约法纪。查延平联甲局联董共有四十八人，皆系举监生员等充为联董，延平地方官亦先识其人而后推派。本领事敢言，若贵列大宪真欲使联董以及文学一班之人遵守条约，遵从与洋人其所应得之分，即绝计将联董革降，不准入场考试升长。本领事闻以此办法亦所常有，是使其不得不遵守官出照例之命令。本领事亦敢言，若贵列大宪真愿将始终一切并案内起事之人以及各等犯，根究水落石出，概行查获，则必可将联董提省三四名查讯，亦应使其指出殴打薛教士首要各犯。盖此人定识各犯，而南平县之门上亦须提省，讯其供词。而彼当时定与联甲暗会同谋，亦知将欲滋事。此案重大，当用非常重法以制之，方为合宜。本领事奉驻京本国钦差大臣训示，着令具陈贵部堂

达悉，定望贵部堂务须将此案妥为了结。且务使本国人定知在他处其所得受照条约应得之分，在延建两郡，亦照此准得受。如非照此了案，则不为妥切。本领事前申陈内迭劝贵部堂，速断此案为要之处在案。兹应再请贵部堂从速断结，以期速速和睦而定。其上月二十四日面呈节略，内拟四款，谅即日可承回玉，并所拟告示之稿，亦望速为赐悉。再，闻陈委员经从延返省，想贵部堂可将该委员所查此案各样情形，并有无将该案人犯提到省垣，统以赐知。兹将以上所提延郡所贴之告白二纸申送加意察阅。

为此理合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是荷。（计申送告白二纸。）

附件三 美领事抄送延平城内所贴告白之一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880年1月24日）

真不平，真不平，大朝官竟帮了洋人。前月初二日闹的事，实是洋人太无情。书店忽然把经念，难怪小孩往前听。虽嬉笑，亦无心，何把洋枪放来临？过路客，该倒运，手受铅子真可怜。洋人晓得是无理，故意装伤往省城。假圈套，瞎眼睛，向他领事捏虚情。省中各宪被他骗，竟派委员到延平。闻说得，委员来，要拿前打鬼子人。最可恨，通商局，枪伤之人竟不问，反代鬼子作事情。现在委员既来到，看他办事平不平。他要拿闹事者，个个都是为首人。我们议定有一法，每户各自出一丁。南平四万八千户，共集四万八千人。备盘费，即起程，一概齐到福州城。求各宪，把冤伸，先要拿他放枪人。他伤路人是有据，我打洋人是无凭。各宪若凡不肯理，拆洋楼，杀鬼子，并杀教民。一言既出，决不留停，那时候，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皇上也出气，百姓也欢心。若非如此斩尽，地方何能安宁？

附件四 美领事所抄延平城内所贴告白之二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880年1月24日)

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殫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租买恃其钱财。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牙爪。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同不共戴天者也。小水门书店改为教堂门面,举行礼拜,用枪伤人,其曲在彼。而地方官不将他无理之处禀明省宪,反凭他去省妄告,委员查办。若知鬼子不是据实回复,方算得中国之官,百姓无不悦服。若听鬼子一面之词,倒行逆施,则是鬼子私他贿他,特谋此差而来。纵然回去,讨好得了高官,何颜对人?与宋代秦桧无异也。木偶乡绅,平日常与地方官说话,不知大义,一味巴结。官说是则应是,非则应非,皆洋人驱使。你独不想身生在此,头戴皇上的顶子,吃皇上的俸禄也。忍得本朝天下被他扰乱,我等子民惟有见鬼子来,齐心驱逐。有从教者,公议处治,俾得延郡一方不致洋人杂处在土耳!谨白。

附件五 闽督为延平教案并非绅董主使事致美领事札覆

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三日(1880年4月2日)

札覆事。

据贵领事伸陈云云等情。计抄告白二纸到本部堂。据此,查此案前据通商局详据延平府印委各员会禀,业经拿获供认在场赴县伸诉之陈旺仔、姚嫩弟二名到案。提讯因何为首滋事,未肯承认。一俟研讯确供,提同案中人证一并解省,听候发讯。续准贵领事伸请严办绅士,复经飭司移行遵照,查明该处绅士应办之实据,使彼无可置辩,乃能听候办理,并札覆各在案。兹来文谓该案实系

联甲起衅,以所贴告白为据。查告白内有木偶乡绅,平日与地方官说话,不知大义,一味巴结,及皆洋人驱使等语。其所谓乡绅,即联董绅士也。告白果绅董所出,何肯将自己亦混骂在内!且其词句鄙俚不堪,似粗识字句者所为。若指此为联董起衅之据,本部堂未敢信以为然也。总之,该联甲绅士如果有应办之处,自应按律科罪,断不姑宽。此是中国内治之事,地方官分内之权,毋烦贵领事代谋也。至节略告示二件,已交方道面覆矣。

除飭催迅速查拿解办外,为此札覆。顺候时祉。

833 美使西华为业将华民与教民换房

约据发交抵领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880年5月5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覆事。

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准贵亲王照称,美教士在琉璃厂所立教堂,与该处绅民新置宣武门外房间两相互换一案。兹据北城察院取具该绅民等所立字据,书名画押,咨送前来,照请转给该教士等收执。等因。本大臣业经将该绅民等所立之据,发交该教士等抵领。所有贵王大臣费心之处,合并致谢,相应照复贵亲王查照销案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34 美使西华为再续送延平教案

交涉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五月十七日(1880年6月24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

会事。

案查薛教士延平被殴一案，昨据戴领事续详报与闽督往来文件等因，相应再行录送贵亲王查阅。查此案群殴薛教士者，既有如许之人，兹闽省不过拿获二名，请贵亲王转致闽省何制军，若以如是办理，本国即以为可行，切不必如此设想。并请与何制军指明，此案审讯，须于大堂科断罪名，更须知照本国领事前往观审。临审之时，须于本国领事按最优礼节以待之，并准该领事随带作证之人，及于为延民作证者之言随时驳诘。又请咨行该省，转饬将所称受枪伤之陈贵差送至领事署具控。该领事必即传薛教士到案讯断，临审之时，闽督或派实任，或派委员，均可前往观审。该领事必按极隆之礼，以待所派之员，亦任其随带人证，并于为教士作证者之言随时驳诘。此案久悬，迄今已及半载，闽督总未尽力查办，迅速了结，实使本国向以其必能秉公办理之心，顿失所望，且滋有如许辩论之言。兹已饬知戴领事办理此案，仍期免于辩论。然按此情形，秉公而论，即使该领事不能再忍，亦不为无理也。

为此照会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粘抄)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美驻福州领事为询问延平教

案目前如何处理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六年四月初三日(1880年5月11日)

申陈事。

案查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承准贵督部堂来文，为延郡华民殴打美国薛教士一案所论数节，内有据延平府印委各员会禀，业经拿获供认在场赴县申诉之陈旺仔、姚嫩弟二名到案提讯，因何为首滋

事，未肯承认一节。并云一俟研讯确供，提同案中人证一并解省，听候发讯各等因。承准此，查来文内，似乎著想现照早经确切应允办理，业已贵列大宪，飭催延平地方官认真设法查拿各犯，以便解省惩办。但此文到后，经已月余，迄今此案再无信息。竟本领事自闻延郡地方官以该案置之，毫不追究，且联甲并恶徒见官如此，均免惩办，日见愈加凶暴，与洋人及教民为仇敌。而教民被绅士联甲威吓，抵敌用势，使教民不敢聚集举行礼拜之分。本领事见此，是违和约，贵部堂必以此言为然。且本领事亦应提现薛教士已经执持加印护照，速欲前往延郡，倘途中遇有损伤，本国必责问该地方官并省垣贵列大宪，而此事无论何人，亦不得谓无预先通知。查凡各国在交涉办理之件，推情度理，须思信意，所应允必照行。但本领事查其该案始终贵部堂所允妥为办理之语，俱未见有行效，而各来文反以满纸从缓俟催等语。本领事现奉本国驻京钦差大臣谕询延平之案，贵列大宪刻已如何办理等因。奉此，故本领事应再申请贵部堂，从速赐知，以便将其实在情形转详本国钦差大臣矣。该案须照大清国各省准美国人安分前往，不受凶暴凌辱。延平、建宁美国人前往，亦应得不受凶暴凌辱。若非如此办法，则不能了案。此意经美国由驻京钦差大臣通知贵国矣。此事尚请贵部堂熟思之。

为此相应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希即赐覆是荷。顺颂升祺。须至申陈者。

附件二 闽督为已严饬府县速办延

平教案事致美领事札覆

光绪六年四月初八日(1880年5月16日)

札覆事。

光绪六年四月初四日据贵领事伸陈，延郡华人殴打美国薛教

士一案,承准札覆,经已月余,再无信息。现奉本国驻京钦差大臣谕询如何办理,应再申请,从速赐知等由。到本部堂。据此,查此案前据通商局详据延平府印委各员会禀,拿获陈旺仔等二名,由局移飭连同枪伤之陈贵,派员押解来省讯办。迄今月余之久,究竟如何办理,尚未据该管之府县只字禀覆,实属泄延。兹据申陈前情,除飭催福建通商局司道暨办理通商局务叶署臬司即速遵照,克日严催该府县迅即差传陈贵,提同犯证,一并委员押解来省,以凭发局会讯,持平究结。倘复再事挨延,即将该管府县详请记过,以为惕玩者戒外。

为此札覆贵领事,烦为查照。顺颂升祉。须至札覆者。

附件三 美驻福州领事为再申延平教

案是官府主使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一日(1880年5月29日)

申陈事。

本领事闻悉,将所解陈旺仔、姚嫩弟二名,当为上年十一月初二日于延郡在事殴打教士薛承恩之犯,已到月余,尚未经讯,以俟曾为受伤陈贵到省方讯。但此案早经贵督部堂允准,殴打薛教士之犯,若一解省,立即讯办。本领事现应提请贵督部堂,思及其讯华人为殴打薛教士一件。并讯薛教士因被人称枪伤华人一件,明系两案内一件,应归中国一员官公堂审讯,本领事及原告均须到彼;又一件应归美国领事官公堂审讯。故本领事现见,亦无可指再延不讯候讯之人。应请贵部堂从早拟定一期审讯,并拟请派委叶署按察司在臬署审讯,再请将所拟日期预先通知本领事,以便同薛教士及该案之证据人等,届期前往告追。一面俟说受伤之人前来本署,诉控被伤情形,本领事并不耽延,立定讯薛承恩之期,并申知

贵部堂，派委合宜官员来署讯时观审。本领事定知贵部堂稍无不知延郡官员控告美国甚为体面人之罪名重大，相应再行申知，以控枪伤之事，定须出有确据。否则，即须得将前控之言备具明文收回。本领事甚为诧异者，是所设出之法，图以罪衍稍加于薛承恩之身，想贵部堂亦不怪本领事之所诧异也。该地方官知其若以大街卖书并礼拜传教之事为罪容人殴打之语为词，未免于理有缺，故官设以教士放枪为词。可奇者，至四个月之久，方觅一人为据，应承前来自称受伤。查凡有中国人遇受西国人之伤，素常自愿诉情恳请伸冤。贵部堂虽以不信，又佯为信。至自处于两难之地。本领事奇者，即此是也。想若贵部堂当开查办此无味之件之时，能从高厚秉公办理。在贵部堂及今甚强。

查此案始终原委，若省员去年十月间照其当行，早能飭令延郡地方官，以教士教民按约应分得在该处该屋传教习教，大概不至滋此事端。而地方官并绅士伪为本领事与在省华官正值议论，可否以该房屋当作此用，竟至滋事之日，尚未议定断决。本领事前提之时，叶观察未经将此件明切决定，札飭延郡地方官遵照，故责应归叶观察和其在省何位上司。嗣延郡滋事，本国人几乎被人谋害致死，叶观察想可藉以薛承恩执持游历执照，不应往该处传教之词，致解脱延平暴戾殴打教士之事，而蔽该地方官绅耆之错。请察上年十一月初六日叶观察照会本领事之文，查其租赁房屋之契，若上无载明可作礼拜堂字样，教士即不得在内传教。又此事未经断定人来殴打教士，非全无理。此二意贵部堂亦早附从。但本领事思贵部堂亦不能以此二意，久存殴打薛教士之事，系预谋妥切所行。是在通衢之地，知县门丁先到礼拜堂查探，教士未曾讲经，后来人打，故实不得谓因讲经而人来打。其实因系他国人并因联甲绅耆各处贴出告白，内扬出不许他国人入城，又劝众百姓聚集，殴

辱教士及从人均逐出境。本领事前屡经申陈内，早将延平知府实视他国人并教民似为仇敌，详明在案。现应再申叙视此案情，多似该府鼓励绅耆致滋事端，定是其未经设法禁阻，又经饬薛教士断不得在书铺传教。再者，当薛教士身受重伤如死，不能转动，抬回之时，该知府同道县齐到礼拜堂，该府向众百姓宣言延郡非传教之地，亦无教堂名目，从来并无传教字件。又向薛教士言，尔乃游历洋人，胆敢在此传教，被百姓攻迫，实尔自取之祸等言。此语亦有字据，既有华官当百姓之中言出此煽惑人心之语。嗣至百姓违悖条约，此何足为奇。本领事再敢言贵部堂，若早有秉公和睦办理了案之美意，及欲使在贵属地之西国人全得其照约应得之分，则不致属员将案延玩如此之久。贵部堂若早将联董并县门丁解省，讯追口供，即不难早经查出真正倡为起衅之首犯。此意本领事曾经拟请，并非一次，若纵正犯脱免而以非主谋之人抵当受惩，则大概本国驻京大臣心有不足之意。盖美国与贵国和好如是之久，若言贵部堂办此案，愿行或决两国和睦之道，则本领事亦不信也。本国人经受暴戾伤害，且视情形系官场中预知而准行，现又欲致辱本国及本领事之体统，竟不将正犯解省，反将他人二名抵为承审，即如在台演戏取乐一般。复官场恃其自所使出之人之口供，试欲使人拟为美国人犯有重罪，本领事应思此下谋，系贵属员串谋，非贵部堂知其曲情及其屈己从人之意。本领事既现将真情申明，贵部堂自可饬该属员秉公尽力办理，以期案速妥结，彼此两国无亏矣。尚请贵部堂早赐复文，并请内载明，能否承保美国人若愿早往建宁延平两处，可将按约应得之分全得，并定免暴戾辱害。

为此理合申陈贵督部堂，请烦查核，见覆施行是荷。顺颂升祺。须至申陈者。

**附件四 闽督为再申延平教案并非
官府煽惑等事致美领事札覆**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80年6月4日)

札覆事。

本月二十一日据贵领事申陈，以延平薛教士案内两犯久经解省，申请订期札知观审，并飭属秉公速结等由到本部堂。据此，查此案滋事人犯，前据延平府县解到陈旺仔、姚嫩弟二名，当飭查拿续解，并将该两犯飭发福州府谳局收讯。应俟讯取确供详报，再行由通商局订期照会贵领事前往观审。缘福州府谳局专办发审事件，凡闽省紧要各案，无论京控、省控，均归审办。申明真伪，再详臬台。中国定例，各省皆然。薛教士一案，自应归府先行审讯，以昭画一。至历来洋人控告华人，或受华人之伤，均由领事照会地方官办理，则华人受西国人之伤，亦不必本人赴贵领事呈控。且负贩穷民受伤既轻，经官抚恤，自不愿出头控人，亦不足怪。此案办法，延平滋事人犯，既获确审讯明后，应即照例惩办。其开枪者，倘系教士，应按美国律例办理。如系教民，应即交出，按照中国律例办理。本部堂前于札覆贵领事文内已言及之，并未指定教士也。自谓毫无成见，来申谓本部堂虽不信，又佯为信，至自处于两难之地。此何言也？岂公牍文字可以徒逞臆说耶！来文又谓延平知府宣言一节。该府身任地方之责，当地方滋事，众情汹汹，不得不权词解散。其责教士之言，前并未闻，即或有之，亦以解散众人，保全教士，不足为该府煽惑之罪。若实有心煽惑，本部堂亦岂能曲徇也？查泰西诸国，教士传教，劝人为善，亦看其人之愿从不愿从，并无勉强人从教之理。延平城内不愿开堂传教，历有年矣。各国教士均无在城内开堂传教者，不自今始也。

本部堂于中外交涉案件,无不欲开诚布公,持平办理,断不令洋人受亏,亦不使华人冤抑。数年办结各案,均属共见共闻,岂于此案肯听地方官稍有偏纵乎?应即行局,转饬福州府,务得真犯确供,秉公速结,以成信讞而敦睦谊。前经札行请于申陈内并配洋文者,正恐汉文字句参差,贵领事无从知悉耳。迄今未据配送,不解何故?至建延两处,平时洋人往来,地方官按约保护,并无事故。查延平属之漳湖坂等处,建宁属之麻溪里等处,均有美国教堂书店,离城不过数十里,从教者亦复不少。只有延建二府城内不愿开设教堂,历经地方官示谕劝导,尚未遵从,不得谓延建两处不许洋人前往也。本部堂业将饬察情形函覆总理衙门查照。应俟该府县随时劝谕,民心悦服,再往传教,以期历久相安。

除檄行外,为此札覆贵领事查照是荷。顺颂升祉。须至札覆者。

835 美使西华为延平受伤陈贵须

向领事署具控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1880年7月9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西,为照覆事。

五月二十九日准贵亲王照覆薛教士延平被殴一案,内称转行严饬该府县,再行上紧严拿滋事要犯,务获归案,一面先将已获之二犯,并受伤陈贵克日解省,照会领事,眼同秉公讯结,勿再延缓等因前来。贵亲王如是严饬地方官作速办理,本大臣实深感谢。惟查陈贵系自称被薛教士枪伤,总须陈贵前往领事署中具控,戴领事自必将薛教士传案,定期讯断,何制军亦可以派员前往观审。请贵亲王转咨闽省时,须将此意指明,务使其按此照办可也。

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36 美使安吉立为了结延平教案应
行照办各端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七日(1880年11月29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安，为照会事。

本大臣接任后，查阅薛教士在延平被毆案，贵衙门与前任西大臣来往之文，贵衙门照会内有，已飭地方官持平速为办理，本大臣实深欣悦。该地方官如遵照贵衙门分示办理，此案应早持平了结。查七月十九日叶署司照会温领事文内，亦称有迭奉总理衙门行催之语。复查贵亲王六月二十二日照会之文，前任西大臣及该处领事官深可望所称被伤之陈贵，赴领事署具控。如其事属子虚，亦必应将原文所称教士开枪一节，另行备文撤销。盖查办此案，最要之第一节，明明应有如此之办法。在五月十六日闽省大吏行戴领事文内，虽有允将所称被伤之陈贵，先行查讯之言。及至六月十七日行温领事之文，则又未允飭令陈贵前往赴控。如谓此时闽省大吏，尚未接准贵衙门催飭陈贵赴控之文，迄今并不将陈贵送赴领事公署，亦未将其妄控之处备文撤销，本大臣实以此办法不为妥协。至于叶署司办理此案之法，亦非照贵亲王之所分示遵行。查七月初四日叶署司函致温领事云，有案中人犯四名，欲行过堂审讯云云。该领事覆以仍须先飭陈贵前来具控，或将妄控之处备文撤销。叶署司于该领事所拟二节，均未照允，只云将陈贵受伤一层，另行查办。想贵亲王曾飭催该地方官，将陈贵送案办理，何以叶署司犹云另行查办？按该地方官之本分，似宜遵奉贵亲王持平之分示而行。

再查五月二十九日贵衙门照会内称,已转行闽省大吏,严饬该府县,再行上紧严拿滋事要犯,务获归案等因。贵衙门虽有如此行知,而地方官只将负苦之人四名,拿送到案。叶署司亦曾称此四犯为苦人,据该犯等供称,均非滋事首犯。详阅此案情形,该四犯亦非主谋滋事之人,薛教士既受各等跌打重伤,几至残废二目,而所拿获之犯,只拟以不应为而为之轻罪。本大臣不便谓此等苦人,应受较重之刑。惟查此案系于街中滋闹,固为众所共睹。而滋事之由,实因事前贴有告白。兹所获滋事之犯,尚未将主谋之人拿获归案,难谓该地方官实系遵奉贵亲王持平之分示办理。按此情形,亦难谓闽省大吏及叶署司与该府,均与贵亲王持平了办此案之心欲相同也。

本大臣深悉贵亲王于此事之难,不特因延平等处绅士,不欲洋人入境,即该处官员,亦未免不愿其来。是以不疑贵亲王于美国商民按分而行者,或为不愿保护及不能与以保护也。本大臣详阅此案情形,视为最妥者,则有数端。一、须严饬该地方官查拿主谋滋事之人惩办。一、须承审官员,认明薛教士为无罪。虽叶署司七月十九日文内,有自非薛教士开放,已属明白,于薛教士声名毫无干碍,及非倚教妄为者等言,并罚延平绅士医药费一百元,送发给领。该教士既按礼不受,仍须设法将该教士实未开枪,未尝惹人及未作何等不应为之事,一一表明,俾得人人共闻,亦如诬控该教士时,人人共闻其为放枪者。一、须将延平、沙县、建宁三处讲堂,交还美以美教会,所有损坏之处,均须照旧修理齐全,无论中外教士,均准予各堂内宣讲,并按本分作各等之事。一、须设法饬延平地方官劝导百姓,使小水门讲堂内之人,无论安分欲作何事,可以任其自主。兹拟有一善法,该处须将按约讲堂内之人,如系安分而行,应听其自主一节,勒石申明,悬示堂右。一、须出示晓谕,或别设良

法，劝谕百姓，毋得再行逞凶滋事，俾其咸知如此行为，实为背约，倘再如是逞凶，实难脱免刑罚。

兹欲秉公办结此案，自应再请贵衙门转行办理。贵亲王向来办事，一秉至公，本大臣实所深信，望即再行咨饬该省地方官照办施行。昨阅温领事与闽省往来文件，谅贵衙门已接据详报，兹仅将温领事之文函四件，照录附送贵衙门查阅。似于现办此案情形，得以深晰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粘单）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美驻福州领事为请收回对

薛教士之控词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1880年7月17日）

申陈事。

本领事案查署内有紧要未结两案，一系有干本国百姓和约应得之分；二系本国一民，名誉被累。此所论者，薛教士在延被人殴打一案，并被诉控枪伤华人一案。查该两案，并经前任领事始终所办来往情形，期望持平了结，量贵督部堂均已洞悉。现查得贵部堂来文，为薛教士被人殴伤一案，至尾者系四月二十三日方到，又来文为薛教士被控一案，至尾者系五月十三日方到。但本领事到任后，接奉美国驻京钦宪，论该两案之训谕明显，两案其已妥速公平办结，当为紧要，以期无伤两国和睦，并无论何等之人，均得将其持平判断等语。复承见本国大臣照请恭亲王移咨，饬将两案悉照条款办理之稿内并云，贵部堂不从迅速将六个月之久案件办结，是盛意恐有所不足信，亦恐致滋争端等语。兹本领事希冀贵部堂洞悉

此案,无论何人,均勿再任推延为要,并希被伤之人立即飭令来本领事署呈诉,以便传薛教士到堂讯审。如被伤者不出控告,本领事定应当请贵部堂,照前来请办被伤之词之文,照词仍备公文,将前控词收回注销。

本领事现望将教士冤枉迅速伸偿,毋致耽延,并严斥该府官民,嗣后庶不致以条约所载美国人应得之分成为具文。如照所请办理,深为欣欢,即可首案详报美国驻京钦差大臣察悉,久悬之案亦已妥结,并可释其恐不足信之意。

为此理合申陈贵督部堂。请烦察核施行是荷。顺颂升祺。须至申陈者。

附件二 美驻福州领事为请公开否定

薛教士之罪名事致闽督申陈

光緒六年六月二十日(1880年7月26日)

申陈事。

于本月十六日承准贵督部堂来文,为薛教士在延郡被毆一案。内开以此案紧要在公平速结,不在控与不控等因。承准此,本领事敬陈,以来文云速结为要,本领事亦以速结为要。而最要者,以此两案当在众前公同明讯。至美国驻京钦差大臣履行札文,务须申明陈贵被枪打伤最为紧要等语。若以放枪试欲伤命控人,似此来控所系非轻,即贵国暨本国均不得视人如此来控为轻。如薛承恩实有此罪,可领此法。但无其罪,即不可因人冤控,随令其人令名受累。设使令名受累,较被在延受伤尤暴。其陈贵诉呈,本领事不拘何日,均可准收。若不上呈,则本领事应请将陈贵并冒显于控薛承恩之人各官,惩其诬告之罪,并应请将控薛承恩放枪所行各处之文,再备公文移行各处,将前文所控放枪之词收回。一面若已听得

在延郡设法使美国人并教民皆受按约应得之分之音，本领事自为欣喜。至于申陈配送洋文一节，请陈查英国条约第五十款内载，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等语。但查美国条约并未提及，想向美国各领事亦无配送洋文之规。既事如此，本领事又无案可从，而无驻京钦宪示谕，自不便肇行。

为此理合申陈贵督部堂。请烦察核是荷。顺颂升祺。须至申陈者。

**附件三 美驻福州领事为接到提审
薛教士之来函事致署福建按察司函**

光绪六年七月初六日(1880年8月11日)

径覆者。

顷接来函，为提审被控在延殴打薛承恩之各犯等由。准此，本领事意欲照请午后前往。但先须言明贵署司总须应允将控告放枪之事，或在美衙署理清，或备明文，将词收回，则本领事即照请前往。若贵司非此立意，即请立即惠复饬交来差带回。至薛承恩，本署业经饬令于本日三点钟前赴贵署，因刻下不在南台，或到否不能预料。

为此函覆贵署司查照是荷。此覆。顺颂升祺。

**附件四 美驻福州领事为延平教案
不能销结事致闽督申陈**

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三日(1880年9月27日)

申陈事。

于本年七月十九日接准署按察司叶来文内开，如何已将延平薛承恩被殴之案所有干涉四人拟断，并称此案已销，请烦查照。等

由。准此，本领事随将如此办理不足为公，遂行拟驳文内不当之处照覆在案。并照覆若来文欲使知贵司并贵督宪祇如此办法，实不能再较此从优公平办理，则本领事惟有即按来文抄录一分，并本领事拟驳不当之处之文一分，一并详报本国驻京钦差大臣矣。然若在福州，尚可能办妥结，本领事亦愿听闻贵国官员从往妥协酌拟亦在案。自此去后，从无接准照覆，随因愿尽心使两国官民和好，是以于八月十四日特缮函请贵督部堂允见后。承覆函以拟请见之时，值公冗弗暇，如因欲论延平之案，指赴粮道署中面晤叶观察等语。夫叶臬司既称案经拟断，又准照会不行照覆，本领事因之理有不应如贵部堂所指而行，故现申陈贵部堂，是本领事意欲将意内大有不足之事，详报本国驻京钦差大臣训示。

为此理合申陈贵督部堂。请烦察核是荷。顺颂升祺。须至申陈者。

837 法使宝海为请行知广西大吏不得阻碍

教士租买房地建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1880年12月3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宝，为照会事。

照得广西主教富格尔来京面呈禀函，内称数年以来，广西省官员办奉教一事，仿佛不知中法两国互立和约内，准建堂传天主教，并保护传教士一切各款，所以传教士不能在该省租买田地房屋，盖造天主堂传教。敝主教现在未便将该省从前各事一一详述，乃因前经屡次禀达前任各位钦差大臣，并广东领事官在案。惟现在广西省官员固执道理，与传教诸多关碍，应将其固执道理述明。其固执者何？凡天主堂欲租买田地，盖房建堂，必须由地方官允准方能向其租买。否则不行。其该官员等历来所为，敝主教均有凭据。该

官员等如此而为,是何根由。今与传教事诸多关碍,与前立和约实无此意,应请钦差大臣指示明晰。倘照此等固执办法,若在该省传教,深为窒碍难行。该省官员违背和约,未能遵照之实情也。今祈钦差大臣设法筹妙策,以便该省传教,遵照和约办理,谨呈等因前来。

查阅来呈,本大臣心甚忧闷,广西省官相待传教士情形大有不能和洽,如遇有事故,地方官与传教士情谊未和,常为显露,再遇天主堂租买房地建堂,地方官多方留难阻滞,令其掣肘不成而罢。本大臣查该主教所呈,何以广西官与传教士情谊不洽之故,抑或广西地方官因奉其上宪大吏饬知,凡天主堂租买房地建堂,卖主应禀报地方官允准,方可卖给之谕。而现在竟永远不准卖给,只得私相租买,由此激生事端,皆本大臣意料所不及该大吏有此等饬谕。查条款载明,奉教之人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是与此约款未能符合,本大臣不能尽信其虚实,应请贵亲王示知该省大吏,是否有此情形。倘前情是实,该大吏未能明晓,和约条款均已注明,即祈贵亲王迅速行知该省。嗣后遵照和约办理,以免背约,激生事端而敦友谊可也。

相应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38 法使宝海为照覆已悉四川

江北厅教案办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二月初五日(1881年3月4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宝,为照覆事。

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准贵亲王照会,内称四川江北厅教案,经转行川省饬属迅办去后,据四川总督等复称,江北厅民人

拆毁司铎房屋一案,前已拿获滋事之人,现经委员等会同白主教艾司铎筹议,代为买地,修复医馆,赔偿失物,传令受害家属到案,代酌加抚恤,具结完案。拿获各犯,拟军流徒,复与主教议定合同六条,钤盖府印洋章,分执存据。并示谕民教人等,各释嫌疑,所议合同抄送。等因。

此案既据川督咨报,办理完结,抄录来文合同六条等因前来。本大臣均已阅悉,相应照覆。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39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乌石山焚楼事续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二月十四日(1881年3月13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为续行照会事。

本月十三日本大臣业将各处地方官于治内居民立约累及洋人重致失事之由,摘要备文照会贵亲王在案。惟所叙重案之内,尚有较近要案未审,一时何以竟至遗记,未曾提及,即本省乌石山一案是也。溯查此案,缘因本国教士欲于以为永远承租地内起建学房一所,不意事忽生辨,旋经福州本国领事官允将地址履勘,并约会彼处绅士同往查明。惟数月前历有奸民粘贴招帖,煽惑輿情。迨至光绪四年八月初三日,即系绅士会同领事官派员在乌石山查勘之期,突有无数刁民拥进教士地内,将学堂肆行焚毁。查此案肇端,究因地方官未肯约束居民横行不睦之心,且有洋人大半疑为此等妄事,转出于地方官自行指使之故。设使日后再遇类斯揭帖等事端出闽省,则前此之案在本国断弗置于怀外也。相应再行备文照会贵亲王知照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

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40 美使安吉立为请免摊派耶稣
教民迎神赛会等费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五月初七日(1881年6月3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安，为照会事。

前阅得贵亲王于同治元年正月间所发谕单一件，系为使奉天主教人民，于其不合教规之迎神演戏等事，免出冗费等因。实为公平优待之至。查谕内有伊等亦不能因系教民，遂欲幸免各项公费，如有差徭及一切有益等项，亦应照不习教者一律应差摊派之言，并有惟迎神赛会演戏烧香等事，与伊等无涉，永远不得勒派勒摊。至地方官若遇有上二项合派之事，必须实按直道分割，不得曲为牵混。比如所派内计公费四成、冗费六成，即应指明，习教人止摊四成，其余六成与伊等无涉，永免勒出。又若因习教人不肯摊与教规相反之无益各费，致被不习教人凌辱殴打，并抢掠什物，焚毁田禾等情，该处地方官必应为之彻底根究，按律严惩。其抢掠焚毁各物，亦即令照数赔偿等语。想此谕系专为天主教民，使其得以免出一切冗费。现据本国奉耶稣教教士声称，此等冗费，亦系与其教规不合，往往有最忠厚习该教人民，因此迎神演戏等事，颇受烦扰。耶稣与天主二教，事同一律，谅贵国不肯不于耶稣教民一体优待。是以敢将此事，照请贵亲王查核。或为耶稣教传教习教之人，再发谕单，或转饬地方官，照发此谕，抑或另设别法办理。惟期得使耶稣教民，亦受天主教民得受之益。果尔，则耶稣教民自必同深欣感，并益征贵亲王多年办理传教之事，甚为周备公允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41. 美使安吉立为登州美教士多次被窃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七年六月十九日(1881年7月14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安，为照会事。

案查山东登州府地方，向有本国教士在彼居住。屡闻该教士等，有被该处不法之徒，常行偷窃，经该教士等随时报案，均未缉获。本大臣原不欲以此琐事烦渎贵署，诚以该处地方官，自能拿办完结。兹因其未能妥办，是以不能不照会贵衙门办理。前据住登州教士梅理士禀称，数年中有该教会之教士被贼于学房内屡次行窃，所失物件洋钟之外，衣服居多。又有东街居住之教士妇人，被贼窃去铜钱，约合洋银三十元。又有教士所住之处，于前二年冬间被贼放火，欲趁势窃取铁箱内银钱，幸未能将铁箱打开，只烧毁衣物，约值洋银二十元。此数案，均随时呈报蓬莱县拿办，迄无一获。至西历本年正月间，该处耶稣堂又有被窃之事，计失去：洋钟二架，合洋银十八元；灯二个，合洋银四元；洋琴上盖琴单一块，合洋银一元。所有各案失去物件，约共值洋银七十三元。梅教士曾于西历四月间，禀请登州府办理。当经府官允催该县秉公拿办，追缴原赃，迄今并未闻府官飭催拿办等情前来。

相应粘抄该教士呈府原禀，照会贵亲王查照，希即转飭该地方官，迅将各案贼犯严拿务获，并将所失物件，估价赔偿。嗣后加意保护，以免再有窃案可也。须至照会者。(粘抄)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美国教士为多次被窃事禀登州府文

光绪七年三月初三日(1881年4月1日)

具禀。

美国教士梅理士为知会事。窃照士等在此传教，原遵和约，不料屡次被盗。从前日久姑且不论，即如光绪二年冬月东大寺被窃一案，四年腊月观音堂被窃一案，五年腊月不但来窃而又放火，六年腊月耶稣堂又被窃，均经立时报明蓬莱县在案。迄今有延至数年者，有延至二、三年者，最近亦两月有余，从无缉获盗贼追还赃物之事。现有本会在北京传教之牧师惠志道来信，言伊面见美国钦差，提到登州教会被窃诸案，钦差即令士等仍知会贵府，速督蓬莱县完结以前各案。如果该县不能办理，即送信到京，美国钦差自能办理，故此呈请府宪大老爷酌量施行。上禀。

842 美使安吉立为济南美教士**房屋被毁坏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七月初八日(1881年8月2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安，为照会事。

昨据本国住济南府慕恒教士来禀，有被该民毁坏房屋，几至伤命一事。兹将所禀最要情形，照录于后。据称去秋有在济南久居之马教士，议置房地，以作讲堂。嗣买定房间一所，坐落城内西大街，距教士等所租之房不远。价银三千七百五十两，于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先付银三千一百两，当将此房所有红契交付教士等收存。因洋人在内地置买房地，多有阻碍，是以此房系经本教会教士刘玉亭出名买定，复由刘玉亭转售与长老会，均有契据可凭。至

本年四月二十二日银房两交清楚,教士等当即开工兴修,系欲按中国房式修理,并极为留心,不欲与该处民人或有争论之处,修理已有三个礼拜,并无事故。至西历七月十二日,忽有人来告,云明日必有人前来拦阻工作,并毁坏房屋,教士等闻知此言,急赴道署,请道台出示弹压,以免民人滋事。当蒙谕以百姓必能安分,不致滋生事端。至次日教士等见百姓似有滋事情形,即行止工停修。于前半月九点钟时,有洛源书院内先生,带领民人前来滋事。彼时道台正在该书院内开导,闻系该院内先生不遵院长约束,竟行前来,嗣于该书院先生去后,该民等即将房内物件损坏,并重殴承作工头,将房内钱文及最要文字携去。至晚间始有兵丁前来保护此房。是日并将教民刘玉亭拿至府署刑责收监,经教士等极力请将刘玉亭开释,迄今仍未放出。

是日晚间,教士等往巡抚署请见,未蒙允准。至十九日早晨,方得进见,署内有抚宪预派官员四位,共闻此案情形。彼时教士等在抚署商议,曾有愿将此房退让,但须在西街尽头之处,另觅房间,互换之言。抚宪未经照允,只允将房价及伤损物件所值之价交还,并允嗣后如于别处寻妥房间,可以协助办理。教士等未经遵依,随请抚宪另寻别处房间来换。抚宪亦未照允,只云俟斟酌斟酌再议。至于所请出示及教民刘玉亭各节,抚宪则允为出示保护,并行飭府官不得刑责刘玉亭,以免其致受凌虐。是晚即将告示送来,惟示内只言及条约内等言,并未言及现在此事情形,教士等以为未妥,将此示呈由道署送回。次日复将改妥示谕送来,实贴城门及教士等所寓之处。至二十一日街巷有甚凶谣传,声言明日欲将所有外国人及习教之人均行杀害。缘在此日前省内曾贴告白,内有请省内绅士共议洋人所买房间一事之言。想系民人见此告白,即藉此以为可以再行滋事。二十一日晚间,教士等复往道署,告以民人复

欲滋事，请其派兵保护，当蒙允准。二十二日早间见城内情形于教士等大有危险，并无兵丁前来护卫，教士等只得携带执照，前往道署，求其保护。地方官遂设法弹压，幸未成事。至晚间教士等方回寓所，自此情形稍安。嗣经道台及抚宪所委之员与教士等商办此案，道台允于别处寻觅房间互换，并将所损物件估价赔偿。惟所寻房间，若仍欲在西大街地方，则决不依允。等因。

查本国住济南教士，从未闻或有不善之处。此案该教士等愿将原买之房让出互换，足见其意见惟在与民相和，谅贵亲王意必亦以为然。该教士等既有如此和睦之心，该民人仍竟如此相待，似甚不情。在该民未经滋事之先，该教士等曾将所闻情形禀知道署，道台并未即行弹压，极力设法，免其伤毁。直至民人早间滋事，晚间始派有兵丁前往，似系道台未曾极力保护。按此滋事之人，及为首主谋者，谅贵亲王自必咨催该省严拿惩办。想该教士等均属安分之人，兹复情愿退让所买之房，在该处民人，亦必可以共觅一妥协处所，与之互换。况省内西街地面，计有二里余路之长，岂无一处房地堪以换给？即望该处地方官，务于此街西尽头之处，为该教士等觅一妥善之区，以凭互换。至于刘玉亭一节，系由中国官管理中国国民，深悉与本大臣毫无干涉，是以不敢过有所请。第思该教民若只以出名买房之故，并无别项罪愆，似亦可以即行开释。

为此照会贵亲王查照，务希咨行山东抚院，秉公以办此案可也。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43 美署使何天爵为德州奉教孀妇

捐输房地受阻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九月十四日(1881年11月5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

会事。

昨据本国传教士禀到德州陈州官所办一事,想须知照贵署,兹将此事情形开列于后。据称,德州有一孀妇吴夏氏,住该州第七屯地方,因素奉耶稣教,去岁愿将其地基及房间捐输与屯内公教会,作为讲经堂。随经按其意见办成,该亲族亦俱情愿,并有地方及本屯先生作证,于今春已投报抽税。本年八月初七日该教士闻州官为此事传讯地方,当经执其文约,前往州署呈阅。州官甚属按礼接见,以该教士所言为最妥协,并谕其照所立文约另缮一分,送至州署存案,俟查明该孀妇捐输之事果出情愿,必为盖印。等因。越日该教士照备文约一纸,派中国教民送至州署。该教民至署,州官强令其将约内所书之耶稣圣教各字改去,并将约内捐输耶稣堂公会等字改为七屯官义学云云。又于约后改为官义学陆国顺名下收字样。嗣闻州官传集该州绅士,谕其劝戒该处商民,不可与洋人有何交接。不特如此,又出示谕,飭令庄地邻佑人等,随时查明习教人名数目,赴州报名,以便稽察等因前来。

查德州所出示谕,其非美意,固已显而易见。兹百姓从此已屡行滋事,现多有忠厚习教之人,因奉此教,被其铺东雇主散出,以致失其生理,行乞度命。并所捐七屯地方之房,亦被人放火焚毁。似此种种情形,皆由州官不按条约,自出己见,张贴此谕而起。本署大臣并非以该处州官为甚有过错,第以贵国自昔至今,曾定有最明办法,于奉各教之民均系一体公平看待,并不查其所奉为何教,惟查其是否善良。想贵国既有此最明办法,该教民在七屯设立讲堂,自应亦与释道二教之设立寺院无以异也。是该孀妇所捐之房地,与贵国律例毫无不合,该处州官有所阻挠,殊非合例。至州官所出示谕,本署大臣兹可略为指明,此示谕不但违例背约,且系最易由此滋生事故。按条约大意,系任听民人习奉耶稣教,不得骚扰阻

挠,亦如奉释道二教者一律看待。今使该处州官,试想能将该州内所有奉释教之人传讯,其均系正人君子否?如其不能,则亦何独于奉耶稣教之人而能问之?在该处州官若看待教民与看待别教人民一律公平,方为合理,岂得反饬庄地邻佑人等随时查明习教人名数目,赴官报名,以致因此而生事故?谅贵亲王自必与本署大臣之意适相同也。

除将原立文约及所有约内添改之处,并德州所出示谕一并照抄附送外,相应照会贵亲王,详为查照,并希转行饬知德州州官,仍按原立文约盖印,毋得按其不公之谕办理。并饬其嗣后格外留心,毋得自出何等意见,以致民教日久相安者,反至多事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照录德州教民吴夏氏捐房文约

立文约人孀妇吴夏氏,与夫胞弟长泰,同信耶稣圣教(官令添改道)有年。既明天上主宰保佑之恩,又蒙荒年赈济之情,因与弟议(官改情)愿将自己余宅一所,上带北房三间、小西房四间、大门楼一座,捐输耶稣堂公会(官令改七屯官义学),以便讲道读书之用。今同教友(官改作读)陆国顺、地方罗大成、催头郑国梁丈清宅基,共闲地四分九厘八毫二丝,照地应值价共计银三两一钱八分五厘六毫,投报抽税,印契过割。恐后无凭,立文约存证。七屯卫粮三分吴瑞名下开,新立耶稣堂公理会(官改为官义学陆国顺)名下收。

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立

计开括步四至分明:宅基大段,门外地在东南角,庄东南南北

地一段。中长十一步四分，东西长二步三分二厘，南北长五步五分。南横八步正，南北横一步八分，东西横四步四分。成地三分八厘(二括同)，成地一厘七毫四丝，成地一分零八丝。(上有树六棵)南至吴，北至吴瀛州，西至吴长泰，东至吴振湖。

附件二 德州知州示谕

德州正堂陈，谕该地方知悉。

查外洋教士在中国传教，原载在和约，奉旨允准，概不禁止。惟习教之人，亦必须严为稽查，以防滋生事端。本州前在招远县任内，曾闻教士言及，凡人教之人，均系正人君子，至匪类小人，一概不许入教等语。以此论之，则外洋在德传教，亦不传于匪类，已可概见。为此特谕示闾境军民人等并地方庄长知悉。凡有愿习教者，既属正人君子，一概不禁。惟责成庄地邻佑人等随时查明习教人名、数目，赴州报名，以便稽查。自示之后，若匿不呈报，即系匪类小人，惟利是图，致扰洋教。一经本州查出，或经人告发，必将匿不呈报之邻佑庄地，从重严惩不贷，毋违。特谕。

光绪七年八月十六日。

844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飭济南地方官与美教士

商办换房等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一日(1881年11月12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案查八月二十四日贵亲王照会安大臣，以住济南美教士互换房间一事。内称在东大街看定叶宅民房一所，业主允为曲官价买，换给洋人，改建教堂，绅民四邻均无异词。房屋共计五十二间，又加门面房屋十二间，较之教士原买焦同兴之房多至数倍，地基亦较

高朗，屢催教士互換，而莫、洪兩教士總以未接京都復信，不敢作主，至今懸宕莫結等情。

查涿源書院西頭直至西門不滿一里，全係市房鋪戶，絕無出售之房，亦無空隙之地云云。等因。茲將該地方官所擬換之東大街房地，業經詳細查明，該處房間較與原買焦同興之房地雖屬闊大，惟與湖身相近，地甚潮濕，與教士之身體不甚相宜，是以不能以此地為妥協。在該教士初與地方官相商互換之時，涿源書院以西之西大街適有房間三處，均貼有出售告白。及該教士向地方官指明有此數處房間，而各處所貼出售告白，次日即均行揭去。此案本署大臣惟欲一秉至公結辦，想貴親王自可不言而喻。茲已飭知該教士，即與地方官傾心商議辦法，第使地方官所尋房間果無與教士有何不宜之處，即行互換了結。想貴親王亦記憶此互換之議，原係由教士而起，因該書院以教士之房與之不宜，是以該教士言及可以官為尋房互換。論此事辦法，原宜如此，想該教士自系深知民教相處，須處以和睦平安，其事方得成就。來文內稱教士建堂，無非勸人為善之意，為善之地又何分于東西等語。此言誠然。惟該教士所買之房，原系最妥之處，茲並非因該教士有何錯處，使之移往他方。揆之情理，自應與教士相商，按其意見，須于何處方為甚便。且該教士並非不願與地方官商辦此事，據該教士于西曆十月十九日由濟南所來之稟，內稱曾屢赴撫院道署商議互換之事，均未蒙接見。且每次前往，均係在街上等至許久，并不容其進門房暫候。至末次前往，仍不得進署，該教士是以自行回寓。由此觀之，東大街之房地與該教士明系不宜，西門大街現可買之房三處，莫教士屢赴各署相商，又均未得見。萬不得謂此事系由本國教士不誠心辦理，實由地方官不本和睦公平以相商辦也。

至來文稱教士原買之房，並未搬往居住，興工時紳民前往攔

阻,全在院内,地方官亦立时亲诣弹压,房内本无物件,教士亦未言及失少钱文及最要文件,并无允照所值交还之事云云。查滋事之时,在该房桌抽屉内失去钱文,约合有洋银二十元,房内隔断门窗,均行拆毁,并作工人之器物、衣服亦均失损。当时该教士即将损失各物向地方官声明,地方官屡允赔偿。按此案所有情形,并地方官所办各节,兹有数言不得不与贵亲王再言之。在西历七月十二日之时,该教士已置得此房,约有两月。迨兴工修造,亦经有三次礼拜之期。该教士于七月十二日闻次日有人来拆此房之言,急赴道署报明。道台谕以定有方法,保其平安无虞滋事。迨十三日早间九点钟冻源书院先生领多人前往滋事,拆毁房屋,彼时道台亦在书院内,即系附近滋事之处。想初次教士以民人欲行滋事,往报道署,道台既允保其平安,乃至滋事已毕,直至是日夜晚方派兵丁前来保护。当滋事之时,地方官亦曾拿获一人,论其事则又甚奇。盖所拿者,并非滋事首要,及与滋事者有何相涉之人。其所拿者,反系中国教民,竟谓其有与教士说合置买此房之错,迄今真正滋事者并未闻拿获一名。此等情形,谅贵亲王早经详知,无待本署大臣言及。近年来,凡有此等案件,据想均有此等情形。想地方官于今日办理此事,似应另寻别法,即系可以使民教相安,与两国睦谊得以保全者。贵亲王素来处事惟欲一秉至公,常谓于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俾得彼此居处平安。据想济南地方官于此案办法万难得副贵亲王之美意也。相应照会贵亲王查照,希即转行咨饬该处地方官,即与该教士秉公商议,互换房间,将该教士所失损物件按照赔偿,并严拿滋事首犯惩办。或出示谕,或设别法,以免该教士嗣后被人欺侮。本署大臣兹已将此案各情形报知本国,甚望早日得以秉公办结,再行转报本国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45 美署使何天爵为申明德州飭查教民人名数

目示谕不符和约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五日(1881年11月16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九月十八日准贵亲王照覆，以德州第七屯吴夏氏捐地建堂，地方官改写文约，并出示飭查习教之人名数目报明一案。等因。贵亲王如此迅行查办，并谓吴夏氏如实系愿将房间捐作讲堂，按约自应照准。据称德州强令改为义学字样，办理自属未合云云。本署大臣曷胜欣谢。惟文内称所粘示谕，该州系为便于稽察起见，即来文所称，查其是否善良之意，并非有所阻挠云云。

查本署大臣前照会内并未云该示谕语意有所阻挠，乃云因有此示谕必致成为阻挠之事。再，前照会所云，德州州官出此示谕，实与约意相背。兹不能不将此言再行申明之。按条约大意，耶稣教既系劝人为善，人民果系安分习教，中国官员毫不得苛待禁阻。是按约中国商民如非违例，即可任便传习耶稣教，国家并保其平安，不致或为官民所阻。约内原未允中西官员于习教者稽察，其果系因何意见？盖当日立此约者，准情酌理，特将此稽察来习教者之责，留与早先奉教及随时传教之人。迨来习教者奉教后，该教士等复考其人之动作，亦自足彰其人之心意如何。今德州出此示谕，显系干预教士稽察来习教者之权。该处州官何为而欲稽察？来文谓即系查其是否善良之意果尔，或官系以其奉教为违例耶？抑因其奉教，疑其为非良善耶？若官实有此意，则为该官实系无故违背条约也。缘商民于按约准其任便自作之事而作之，断不可以此而疑其非善类，及定其为非系良民。想此等于商民按约作其所可作之

事而稽察之，与因其所作而疑其为非良善据看，均为实系背约，无故阻挠，且亦毫无所益。约想该处州官必非系曾经习教，自未谙教中之理，是以不能其人之是否可以奉教，谓该官足以定之；亦不能望该传教者即愿奉其所定之人而为去留。由此观之，该州所定办法，不但无故背约，无所得益，且多多有损。其损处前照会内已略为言及矣，贵亲王想记忆同治九年十二月间贵衙门曾拟有整理传教、习教章程送本馆，前任倭大臣及各国驻京大臣查阅此章程第六节，正与德州现所拟办相差无几。嗣经各驻京大臣均未照允，并经倭大臣将其未允之意报知本国，本国亦批准倭大臣之意，而以不允为是。是以贵亲王希望本署大臣以德州所办为妥协也。相应再行照会贵亲王查照，希即行咨饬该处州官，不得按此示谕办理。并饬其于中国教民如非犯法，不得有所阻挠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46 美署使何天爵为再请咨询延平地方官速结教案等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82年1月6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案查本国薛教士于西历一千七〔八〕百七十九年十二月间，在延平被殴一案，惜此事仍须本署大臣照会贵署核办，甚望该省督抚部院即按贵亲王明见，早日设法使本国人按约得受保护利益，以完此案。兹据温领事详送与该省地方官，由西历五月十六日迄今，所有往来之文前来。据想此案经两年之久，本国虽系极力欲使本国人免受屈抑，犹未得成者，只以福州地方官时常设法推诿，不于此案

秉公了办。如其不然，此案于一年以前必早经商办完结。该领事官因欲两国交谊愈敦，并奉有本馆早行退让一步之饬，是以未请将滋事之首犯究惩。所请者，不过将所称该教士骂詈放枪之事，地方官明认为实无，小水西门讲书堂仍交还该堂十数年原住之人；该省督抚部院为该处官绅商民张贴妥协示谕，以防将来再行被屈数端而已。乃此案虽有如此极为从宽办法，竟至仍未得以办成。计此案先后曾经多官商办，其有承办之责者，究之不过一、二人，徒使本国领事直如蹴鞠者，应接不暇，于此案何裨？且此等散员，常有额外延搁及另生枝节，而有无味之辩论，竟至所辩者，直如市井游谈，实非国家政体。即如该地方官谓该堂不应称为礼拜堂，应谓为福音堂等辩论是也。本署大臣兹则无须与贵亲王明为致辩，在本国曾请贵国秉公办此无辜被屈之案。似此轻视此案，不但即为轻视本国，即于贵国实亦无裨也。贵亲王向于此案，实欲秉公了结，谅亦知本国系于此案大有涵忍。惟是涵忍者须有限量，此案则已将逾量矣。请贵亲王详核此等情形，即行咨饬该地方官速行秉公，以结此案。

除将温领事详到往来文件转报本国外，相应照会贵亲王查照，切望即为施行，并希早日见覆。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47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速设法饬禁德州官阻挠

传教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82年2月4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案查山东德州州官违例背约，阻挠奉耶稣教之民一事，于光绪

七年九月十二及二十四日曾照会贵亲王在案。该州所违约者，一系强改孀妇捐输房地为作讲经堂之文约；一系飭令庄地邻佑人等随时查明习教人名数目，赴州报名，以便稽查；一系谕飭绅士劝谕商民，不可与洋人有何交接。旋于九月十八日准照复内开，如果吴夏氏实系愿将房地捐作讲经堂，按约自应照准。据称德州强令改为义学字样办理，自属未合云云。嗣经贵衙门大臣面云，已转飭该地方官不可稽查入教人名、数目，不可于教民与别项民人有所区别，总须看待入教之民与奉释道二教之民一律等语。查此办法，最为妥协，足徵贵亲王公平阔大之心。如该州官遵照此意办理，彼此自免再烦文牒。乃嗣后该州官办法则与贵亲王所飭之言大有相反，并与前者办法同一有背约内明文。

盖此案在州官所应办者，惟查该孀妇果系情愿捐其房地作讲经堂否，此节办理实无难处。诂意其所办者，则系差传华民四名，票内开奉院札，已定准将宅地立为官义学，传尔等到案具字画押云云。查此四民，并无过错，亦无人谓其或有过错，竟被拿去收押，勒索银钱，否则受责。该处博教士闻此情形，往见州官辩论此办法。州官云系奉上宪分示如此办理，并将抚院札文给阅。及阅札内所开，则甚有可异者。在札内不过谓该州前禀内称系该孀妇情愿将房地捐为官义学，何以与所准总理衙门之文大不相符，札其将不符之处声明，并明言如果吴夏氏实系愿将房地捐讲经堂，按约自应照准盖印契据云云。可知该州官传此四民，自系假传抚院未言之语，并系欲传此四民，强之画押于其所改之文约，以便另行设法，掙其从前违约之事，而再行违约办理。贵衙门切不可想本国无以辩论该州官不合之行为，按该孀妇情愿将房地捐输耶稣堂，照约系属可行，并无可疑之处。兹有现住京内之梅教士及一通州先生，当该孀妇立文约之时，适在德州，目睹其事，并经与之面谈。此二人于该

孀妇捐输，系出情愿，非经他人向其有何等语言一节，可以为之作证。且原文约内有该孀妇手押，并有德州卫之戳记。前往贵署时，已与贵衙门大臣阅看，有此足凭之据，请想该孀妇之意，究系如何。该州虽弗尽凭其据，若犹系按理查其是否果系情愿，本署大臣固无辩论之处。乃其意见则非系欲知该孀妇之意果如何，只系定意将该孀妇早经显明按约应准之心拦阻。幸该孀妇彼时未在该州境内，不然亦必枉被收押。现有为此事受屈之人，因恐再行累及，亦经避往别处。

据此情形，相应切请贵亲王速行设法饬禁该州官如此紊乱行为，使其明晰轻视上宪分示必干未便。即如贵亲王及抚院早日曾行札饬该州，仍系明明未遵，实为轻视也。此后若无别法按理结办，本署大臣自必另派委员，由本馆前往德州查办。但此节办法甚非本署大臣之所愿，贵亲王自必深悉。

除将该教士送到文约等五件照录附送外，请速为查办，早日见覆可也。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附件一 美教士为德州阻挠建堂事禀美使文

照录教士禀文一

德州官立意背犯和约，阻传圣教，诸般遗害事端，前于八月间据实上禀。虽有上宪札文，州官概行隐匿。近于十二月初一日突有差役执票传教友吴长太与送教会宅基立文，约同人罗大成等催逼急速到州。票上大意云，府台来文已定，准将宅立为官义学，传尔等到案，具字画押，即带吴长太等立刻赴州。吴长太家中惧甚，送信庞庄牧师，遂于初二日执原文契赴州，面会州官，税契过割。州官坚拒，不许印契，仅许吴长太等讨保回家候传吴夏氏到案，再来

州听讯。思此威逼改契，立作官义学，又势迫教民具字画押，不遵和约，不服上宪，恶很诡诈，一至于斯。若不赶紧调处，圣会教民，祸莫测矣。为此速禀。

**附件二 美教士为请将教民捐作教堂之房
契盖印过割事禀德州府文**

照录教士禀文二

具禀美国传教士博恒理，年三十七岁，为遵和约，报税印契过割事。

士在山东宣传耶稣圣教有年，信道兴善，业已多人。近因第七屯吴夏氏同夫胞弟吴长太信道十数余载，渐明真神乃创造世界养育群生独一无二主宰，斯知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上生既降此教，救灵魂于身，又有明证，福佑善人于生前。况且光绪四年岁月荒旱，举家又蒙赈济活命之恩，极深感激。在上年十一月间，同夫胞弟将自己余宅一所，上带北房三间，西房四间，大门楼一座，宅基□□，情愿捐输教会，作为本庄会堂，以便讲道读书之用。士等思凭和约，凡教士到处建立会堂，置买宅地，为教会公产，皆将文契呈交，当堂验明，盖印过割税契，以便每年完纳国课。今将吴门捐输宅基丈清立契，呈明照地应值实价纹银五两，投报抽税，并乞盖印发过割，以示日后确凭民教常安，始符和约至意。为此禀明正堂大老爷恩准施行。

附件三 教民吴夏氏为捐房作教堂事呈德州府文

照录教妇吴夏氏呈文

新案具呈人教妇吴夏氏，同夫胞弟长泰，住德州城南第七屯，距城十五里，禀明恳恩鉴核批示备案事。

情因嫂弟信奉耶稣圣教十数余年，多明真神救护之恩。又于光绪四年岁月饥荒，教会赈济，举家活命，益深感激。故在上年十一月间，同弟情愿将自己余宅一所、上带北房三间、小西房四间、大门楼一座，捐输教会，立为本庄耶稣教官义学，以便讲道读书之用。因邀同人丈清立契，照宅地应值实价银数投报抽税，印契过割，以示日后确凭，民教常安。

为此据实呈明，叩乞仁天恩准，鉴核批示备案，公感上叩。

附件四 教民吴夏氏捐房作教堂字据

照录原立字据

立字人吴长泰，暨寡嫂吴夏氏、三弟妇吴潘氏并次子保成、胞侄双盛，因全信耶稣道理，今同中人地方罗大成、陆国顺，情愿将先兄长茂、亡弟长安所遗宅院一处、北平房三间、西平房四间、平门楼一间土木相连，舍给教会，作为礼拜堂，永不反悔。东至吴振湖，西至夥道，南至门头地，北至吴瀛洲。四至开清。又有庄东地一段，约二分余，情愿舍给耶稣教会，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光绪六年九月日立吴长太夏氏保成、潘氏双盛画押。

附件五 教民吴夏氏捐房作教堂文约

照录原立文约

立文约人吴长太，暨寡嫂吴门夏氏，因信耶稣教，今同地方中人罗大成、陆国顺说合，情愿将房屋宅基舍于耶稣教中，作为礼拜
卫粮三分 吴瑞开

德卫正堂		
小	官中	押
		郑国良之戳记

堂使用。计宅基闲地共合四分九厘八毫二丝，恐后无凭，立文约为证。

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立

宅基大段四至

中长括十一步四分。南至吴，北至吴瀛洲。

二括同，成地三分八厘。

南横括八步整。东至吴振湖，西至吴长太。

门头地在东南角。

东西长二步三分二厘。南北横一步八分。成地一厘七毫四丝。

又庄东南南北地一段。

南北长五步五分。东西横四步四分。成地一分零八丝，树六棵。

848 英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拆损教士房屋等事

再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882年2月7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本年六月间济南民人滋事，拆损教士房屋一案，经安大臣及本署大臣请贵衙门设法，或赔修该教士原房，或另寻房间换给，并将失损之件照偿，照会在案。兹更有应再行照会者：本月十二日据莫、洪教士来禀，内将此案从滋事之日起，至本月初五日所有情形开列，兹已译录附阅。据此情形，可知该地方官先后均未曾尽心于本国人六月间所受之屈，并未尽心另寻房间，以换其所拆损之房。地方官虽寻过两处，当经该教士以为未妥，其故前已照会贵署矣。

在该教士于其所另寻之房未允互换时，张委员云，如教士此时不允换此房，及或允收原房之价，嗣后则无可再商。不惟有如是之言，该教士系奉本馆之命往见张委员，欲本和睦之心，商一妥协了结此案之法。乃竟受有无礼欺辱之言，不但及于该教士并及于本国国家与本署大臣。张委员名应桓，其所言本年夏间本国国主被刺云云。此乃本国极为意外之事，本国官民迄今犹悲哀莫释。凡各与国及贵国无不备文相慰，以尽忧戚与共之情。兹以此事作为相轻之话柄，实为辱及本国，本署大臣书及于此，不胜叹惜，谅贵亲王亦有同情也。如本署大臣于张委员欺辱之言弗行驳论，本国必以本署大臣为不职。

按此情形，此案最重者有二端，请贵亲王详细查核。一系贵国须设何法以伸教士所受无故之屈，并保其嗣后平安，不再受扰。二系贵国须设何法，办张委员以欺辱本国之过。按第一端本署大臣所可言者，不过若另寻有妥协之房，该教士仍可将其原房互换，须与原房银价相同。惟不能强其格外退让，亦不可想本国见该教士所受逼迫，及地方官不使其得受应得之利益，无所辩驳。近日奉有为此案谕旨一道，兹并恭译附阅。至于第二端，贵亲王自必明晰，本署大臣必应将一切欺辱情形转报本国，并声明张委员现任芜湖关道，必与本国官商有所往来，请本国示谕遵办。兹甚望再报本国时，亦得将贵亲王已设妥法已谴责轻辱本国之人历历声叙，以舒本国不平之意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美国教士莫约翰等为济南拆损房屋案
迄今未结事禀美使文**

住济南美国教士莫约翰、洪士提反具禀。

济南府民人滋事一案，前于西历上年七月间已禀呈安大臣，请大人查案，自必洞悉。兹再将此案大略及现时情形，一并声明。上年在济南府大街，置得房间一所，系欲建立讲经堂及施医院，已与工人立定兴修合同。开工时有民人前来滋事。于未滋事之先，道台已知该民等起有此意。当日将房内有所损失，并将工人头重殴，教民暨说合此房之中人，经知府拿责收押，教士及教民等性命几乎不保。经教士等禀呈抚院周大人，蒙谕该民欺凌教士，实属不合，必为究办等语。旋派委候补道府县张应桓、恩佑、李宗岱、梅启熙、官本昂五员查办此事，经五位委员云，若将所买之房退让，允为另寻别房互换，并允兴修新房之时，保管民人不再拦阻。所有失损等件，如数赔偿，惟不能在大街处另寻房间。教士因其不能另于大街处寻房，是以未允，迄未办结。嗣经寻有东门内房一所，因该处地甚卑湿，不堪居处，后又寻有一处，坐落道署首府署中间之小巷内，此二处均不合式，未曾允换。教士等因见此案情形，恐不能速结，是以曾禀安大臣办理，后因有总理衙门来文，始将该教民释放，又蒙抚院嘱道台传语，允为再寻合式房间。虽有此言，仍未办理，随经更换抚院，及道台、知县各官，因而此案原委官内少去二位。新任任抚院到任，于此案情形颇有更变，任抚院及济南道台不但不肯接见教士等，即教士名片，差人亦不肯收留。西历去年十月间，适当本教会在济南府聚会之时，教士等原欲乘此机会，共商如将此案完结，只以各官均不肯见，是以未得商办。是时有米、马二教士进城，被人所伤，往济南道署求见诉冤，道台亦未接见。

嗣于一月后方得有知会，嘱教士等前往所委办理此案官员处商办，有候补张道台应桓云，系抚院委其专办此案，此后所有应行商议者，只应向其商议，不必往见济南道台。并云尔等从前所议者，均作为废论，前任抚院所允者，亦均难指望照行。此案须从新另行商办，按新任抚院意见，不允另寻房互换，只允将房价照数交还。我等尚可通融，仍将东门内房间换给，现时尔等若不允从，则再无别法可商。嗣后亦不能与尔等再商。教士等答以，如果新抚院不肯换给房间，及不肯照前抚院所允之言，教士等亦无别法，只可将此禀呈驻京大臣办理。并向张委员云，贵委员较抚院职分犹崇否？于抚院吩咐能弗遵从否？既如此，我等即不必徒费议论矣。张委员遂大发怒，甚至立起身来，手拍棹案，教士等犹在坐次，彼竟毫无礼貌，拂然而去。教士等与张委员因此案会过数次，其情形均系一味欺藐，并常有轻辱之言。谓美国国家不但于中国地方无权，即在美国亦系无权，故被刺客枪伤至死，犹未惩办。又言美国钦差亦无权护卫尔等云云。教士等因其言逆耳，遂答之以美国不但在中国能保护我等，即遍天下之美国人，均能保护。张委员于此次晤见轻藐不礼而去之后，又差人来请往见，教士等因其大失交接之礼，并曾有嗣后不再相商之言，是以未肯前往。并告以如有别位委员要见，无论何时，均无不可。现闻张委员已将此案禀呈北洋大臣，并已撤委往芜湖赴任，从此迄今，此案沉搁，并无官员商议。

兹将此案要节总而言之，教士等房间被民伤损，经官封闭，迄未另寻房互换。失损之件，亦未赔偿。滋事首犯，并未拿获惩办。更于前抚院应允之言，不肯承认。受委员轻藐，甚至轻辱本国。教民无辜被拿责押，并将经手中人拿押六越月，使民畏受累而不敢与洋人交接。凡此均系于古时怀柔远人之善言甚相背也。我等圣教，系劝人时时应与人和睦，教士等均系尽心遵守，凡事肯行退让，

以求相安。但此欺凌逼迫之事，我等若仍行退让，实为有伤本国体面。教士等既系美国子民，兹受此欺辱，想本国必为伸冤也。

附件二 美参赞录送之美国政府覆文

恭译现奉本国谕旨。

上谕：上年八月间驻中国安使臣奏报，山东济南府民人滋扰教士一案，并照录与中国总理衙门来往文件一摺。该大臣所商办之言，著照所议办理。我国教士之在中国者，其保护一切，原属该大臣之责，只以我国距华遥远，此事自应惟赖该大臣办理。想中国自必秉公设法，以免有此等无故不合之滋扰，亦必将此案滋事之人查拿惩办，嗣后尽力保护我国在华之教士也。

849 美署使何天爵为致辩济南教案山东巡抚所言

各端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日(1882年3月9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覆事。

上年六月间，济南府民人滋事，拆毁教士房屋一案。本月十五日接准贵衙门来函，内称据山东巡抚函请转饬该教士与所派委员相商，以期早日了结。等因前来。兹已转饬该处教士矣。

查来函内，山东大宪现已照贵署所嘱，持平了办此案，本署大臣甚为欣慰。但函内抚院所来之言，则有数端不能不行致辩。

客腊照会贵署之文，曾言张委员出言讥诮，抚院则谓，当传同日议事之员，面加诘询。余称议事已非一次，皆系婉言熟商。无可再商却有此说，始终未闻张道有讥诮之语。本署大臣意难自隐，总须明言。在同日议事之员，虽云未闻讥诮，本署大臣断不能以有此等语言，即定张委员以未尝有所讥诮也。盖前日稟呈此事之教士，

系本国最有体面之人，万不能疑其所禀者或有未实。且该教士甚通中国语言，必不致于他人之言或有误会。此次来禀，并将张委员一切情形详细声叙，是以本署大臣万不疑张委员于该教士谓其所言者未尝言也。来函内同日议事之员，曾谓张委员有该教士若不即允东门内之房，则无可再商之语。既有此言，则其出言讥诮，即难保其必无。张委员奉抚院特派，系使其和平商办，以期此案了结，乃与教士面晤开谈，即用此语。此等言语，自必不足以商办如此案件。况张委员不但此次如是，即在以前，亦系藐视洋人，当该教士闻其奉委办理此案，即往其寓所请见相商，竟屡往均不接见，并其名片亦不收留。是张委员惯于藐视，其他自可想矣。本署大臣迄今静待，尚未将张委员讥诮之言办理之错报知本国者，原望于报本国时，得有贵亲王已重责张委员之错，申斥其讥诮之非，一并报转。但时日不容久待，总须报知本国，请其查核办理。

来函又云，闻有青州公所一处，尚可通融，此外民房，地方官万难违约强买云云。请贵亲王转行山东巡抚，使知所言设法通融，非由本署大臣及该教士之所请，乃出于地方官之所欲。即此互换之举，亦非地方官有所退让，乃该教士实有退让。在该教士所欲者，若将其原买之房，即系滋事时背理违约、将其逐出之房，仍使得以照旧应用，乃为遂意也。并请转行山东巡抚，使知本国于此案办法，早有定见，只系地方官或换以妥协之房，或将原房交还，实力保护而已。盖本国于此案甚为在意，数日前尚有因此案执政电寄本署大臣之文，甚不愿地方官违约办理此事。所不允者，只以地方官纵容滋事人犯，将本国民人按约所置之平安居住房间，竟行背理违约夺去。该滋事之人，系由洛源书院而来。当时道台适在书院之内，该教士于闻有次日滋事风声时，曾往见道台，道台嘱其无须惊恐，必行实力保护。在天津约十一条内所载者，贵国地方官于本国商民，

原有应办之事。按此案办理情形,正足见地方官于此约各节,均有违背,是以本国于此案办法,不惟不愿地方官违约,正以地方官早先违约,特请贵国设法以伸本国人之冤。兹将前接本国电寄文内大意,并行声明,内称嗣后如遇有地方官照济南之案大违条约,阻挠本国民人,本国万难依允。本署大臣述及此言,想贵亲王亦明晰本国之意,系欲使两国敦睦之谊常存。按近年各省类于此案者,层见迭出,实于睦谊有碍,故不得不述及于此也。

相应照覆贵亲王查照,并将饬谕莫、洪教士文底,译出附阅,即希同此照覆,一并转知山东巡抚可也。须至照会者。粘译汉洋文底一件。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美署使谕济南莫约翰教士等如不吃亏
可议结换房之案文**

为谕知事。

昨准总理衙门来函,内称据山东巡抚函,现委知府积庆,会同印官,再议互换房间一事,并闻另有青州公所一处,请转饬与委员等,须和平商办,以期了办完结等因前来。此时如尔等尚未面晤委员,仰即前往商办,该公所房间,如能合式,不致受亏,即可允换完结。惟有数端,须于商结此案之先,遵照办理。

一须将说合原房之中人,请官免究开释,不得有所勒索;一须将上年滋事时所损失之件,请其估价照偿;一须将新换房间,请官照例给与盖印契据,所有从新商办情形,务须迅速禀报,以凭查核。如仍不得妥办完结,自必由本馆差派委员,前往济南办理。

除将此谕已照译送由总理衙门转知山东巡抚外,为此特谕莫约翰、洪士提反遵照可也。

850 美署使何天爵为已派天津色领事等为委员

办理济南毁房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八年二月十七日(1882年4月4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案查济南民人拆毁教士房屋一事,兹据该教士来禀,地方官仍未能持平了结等因前来。本署大臣现已特派天津色领事官及本馆前翻译官德尔乐,作为委员,前往济南查办此案,相应照会贵亲王查照,请即转知山东抚院,派委与该委员等同等官员,会同商办,并希切嘱所委之员,务须秉公相商,以期早日完结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1 美署使何天爵为再申了结延平教案三端事

致奕沂照会

光绪八年二月二十日(1882年4月7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覆事。二月十七日准贵亲王照会,以延平薛教士被殴一案,据福州将军等咨据福建通商局司道禀称,如贵署大臣照会内所云三层,迭与温领事商办,已有成议。詎现充副领事之柯里士来晤,另生枝节,是以至今尚稽完案,请转飭温领事遵照前次照开三层办结等因前来。

查此案地方官如实心欲按此三层办结,本署大臣及温领事万不致使其有所碍难。兹将此三层再行明列于后,免致地方官或有误会。一系所称该教士骂詈放枪之事,地方官明认为实无。一系

小水西门讲书堂仍交该教士等人准其作为讲经堂，与各教士在贵国各处所用之房无异。一系该省督抚部院为该处官绅民张贴妥协示谕，以防将来再行被屈。据此三层，想贵亲王必以为悉合情理，并以地方官必应实力照办，该地方官如果愿照了办，本署大臣及温领事自必毫无稽延。

除照此意见，行饬温领事外，相应照覆贵亲王查照，请再咨行该省将军督抚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2 英署使何天爵为延平薛教士不会在乌石山

起盖洋楼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三月初九日(1882年4月26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覆事。

二月二十七日，准贵亲王照覆延平薛教士被殴一案，以本署大臣此次照会内，准其作为讲经堂，与各教士在贵国各处所用之房无异等语。与前次照会所云，交还该堂原住之人，稍有不同等因。昨在贵署，贵大臣又以此次所言不同，虑及该教士等或将该房改作洋楼，致拂民意等情。本署大臣此次不过于前次之言，或恐误会，故特申明其意，使该教士等得将该房任便作为讲经堂，并未准其起盖洋楼，致与民居有碍。是此次词语虽有不同，而其意则仍与前次无异。兹既准前因，本署大臣自必行饬该教士等，毋得起盖洋楼。其房间式样，务按中国房式修造，免致有拂民意可也。

为此照会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3 法使宝海为感谢四川巴塘教案妥速办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三月初九日(1882年4月26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宝，为照会事。

近接贵衙门函称，四川大吏办理巴塘梅司铎被野番劫杀，将首犯拿获，讯明正法，余犯监禁，失物追还赔缴。白主教给与地方官甘结，内称应办之事，均已办理，颇为出力等因。为此，本大臣应代本国致谢贵亲王、诸位中堂大臣。似此严惩办法，该处百姓心必安悦，并惩戒多日，贼匪不敢再有抢劫之情。居民平安，商贾于极边行走以获平安。本大臣业经行知本国，将在四川梅司铎被劫杀之案述明。本国再知近日贵衙门函述此事办理妥速，定为欣悦。现在我两国友谊往来无事，能令互相亲近，有彼此相信之同心，今则正有此敦重之情。久蒙贵亲王洞鉴本大臣之心意，当日本国飭派本大臣来中国办理紧要事件，遇事时本大臣所能为即可尽力而为，可显明两国笃厚之情。本大臣虽系代国而为，本大臣五中欣幸光荣之至。今视四川大吏相帮法国人之事，本大臣较前明晰，深知所有妙处，系在国政友邦相同往来之内。贵国国家相待友邦之臣甚优，系俯允贵亲王谊重友邦之请，贵国之所为，亦如本国前之所为。由此两国生有帮助之妙法，比和约为胜，再一年深似一年，不能更改何也？此因两国互有益处也。除现今之事，嗣后本大臣视将来之事，两国日亲日近，并蒙贵亲王帮助所为，本大臣曷胜心感之至。本大臣办理一切国事妥协，非本大臣之才能，皆仰托贵亲王福泽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

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4 美署使何天爵为办理济南教案委员在德州受
欺各情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三日(1882年5月10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前因济南一案，特委天津苏领事及本馆德翻译前往查办，业于二月十七日照会在案。

因德州州官有违约未妥之事，致本馆与贵署往来多有文件，故嘱该委员等，路经德州，即与该州晤商妥办。兹据该委员等详称，由德州往返二次，均与州官相晤，难以商办妥协。缘该委员等屡与该州会晤，州官甚失礼仪，与贵国向来官员遵守会晤之仪者，大为相反。该州官如只系此节，尚无足讨论。乃于该委员等初次赴署，经民人于署前大声放肆，欺凌辱骂，并跟随抛掷土石击打，请其拿办保护，并未肯查拿究惩。该委员等赴州商办公事，系人所共知，兹竟以本国官员而受此欺凌，请官拿办，州官并不拿究及有何安慰之语。该委员等是以前往济南。嗣于三礼拜后由济旋德，彼时城外、城内民人聚集无数，被其辱骂欺凌，将砖石瓦块抛击，计有一点半钟时之久。该委员等屡告以我等系美国官员，来此办理公事，尔等不必欺凌。该民等始终弗听。及至城内，请营汛官人保护。该官人答以不管，并言不配保护。该委员等在此一点半钟时内，被人打骂，从城南直到城北，幸有一武官衙署，此处兵丁尚属善待，所有跟随及追打之民人，经兵丁驱逐，始行散去。该委员等因又受此欺凌，复面请州官拿办，该州官仍弗礼貌，未行认真查拿。且此打骂

之人，内有在该处开店者，已为苏领事及德翻译指明，该州亦未究办。

本国官员在德州被欺，系由于州官与该处恶人早有定意，实有可凭。贵署如谓有何所见，本馆自有其据。兹于该委员等在德州所受欺凌，姑不详论。惟该委员等系本国官员，因公前往，于未至德州之先，已为该民所共知，乃于初次赴州署晤谈，竟有民人于其出署时，胆敢在署前欺凌，实属不合，本署大臣万不疑贵亲王于此案办法，不即行切惩该处州官及该欺凌之民，以全本国体统，以伸委员之辱也。

以上各节，现已电知本国，贵亲王于此要案办以何法，甚望即为见覆。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5 美署使何天爵为要求从重办理德州欺凌

领事之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初一日(1882年5月17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覆事。

三月二十六日准贵亲王照覆，以苏领事及德翻译在德州被民欺凌，州官不为妥办一案。内称据山东巡抚来函，适值征收上忙钱粮之时，四乡花户纷纷进城完粮，因见苏领事等并辔在街上驰骋，群聚观看，不免拥挤。经该州善言抚慰，并许出示禁谕等语。及准前因，应再照录原文，咨行山东巡抚严行查办等因前来。

查山东巡抚函内之言，不得不以其为轻视。如此要案，贵亲王于此案所办之法，恐于本国所必请办理之法，亦未能适合。该委员

等于赴州出署时,被三百余人高声放肆呼骂,以洋鬼子等言,并以土石块抛掷,巡抚竟以如此情形,谓为拥挤,以辱骂不合之行为谓为群聚观看。按其所云,请问贵亲王,外国官员在中国被民欺凌,须至如何地步,巡抚方能以为重大乎?观其所言该委员等被欺凌之事,本署大臣兹不得不以为可异而深惜之。因此事实在情形,确有可据,故于巡抚之言,殊令人疑其不肯认真公平办理。兹来文即据巡抚函内与此案情形迥不相符之言,照会前来。本署大臣亦不得不深惜而以为可异也。

按此事辱骂抛击者,既有三百余人之多,足见较拥挤为甚重。且此辱骂抛击者,有铺户人等,亦在其中,足见非进城完粮者群聚观看。该委员等于未赴州署之先,已在店内住过一日,并曾骑马于街上行有三里余路之遥,毫无人辱骂欺凌,亦无人拥挤观看,乃于赴州出署时,竟至有三百余人在署前辱骂欺凌。及至二次被欺凌,系于此事二十日之后,情形与初次相同。其辱骂抛击,则尤甚,且为时甚久。此次该委员等亦亲见有铺户及街市等人同为辱骂欺凌,计有一点半钟时之久。由城南直至城北,约有六里路之遥,该委员等屡思趋避其人徒请营汛保护。此等情形,请问贵亲王,山东巡抚亦可谓为乡人进城聚观拥挤否?

来文又称该州善言抚慰,并出示谕禁云云。该州当日函致该委员等,亦有聚观拥挤之虚言,即系巡抚函致贵署之语。至于示谕该州于致委员函内固有此许,并许有为查拿滋事者惩办一节,巡抚来函则未言及。如以其屡行允许之言,可以如了债者,即以应许之言当作完债,此案自必早作完结。但该州并未照其所允之言办理,于滋事者则未获一犯惩办,示谕亦未即张贴。是其于民人初次滋事时如此办理,直不啻导之使有二次之欺凌也。在该州所为之不合者,犹不只此。其于所派之委员,虽所函致之词尚属近情,而于会

晤时，则甚轻藐不礼。该委员等赴州署时，不特不为出迎，即至客厅门首，亦不出迎。初次致函德翻译，用德教士字样，晤见称委员等为老先生。明告之以系苏领事、德翻译，彼仍不用官员称谓，又改称为老兄。其一切举动语言，毫无礼貌。是该委员等二次被欺凌，足见系该州调唆其民，早有定议也。该委员等于未至德州以先，该处绅士为感州官能抑制洋人与传教者送其匾额与万民伞。该州并于绅士会中有言，无论有何重事，我在此一年至于十年，必使洋人来此地不能得安。又有二百余人，共立一辱骂欺打洋人之约，已立有约单画押，州官亦预其谋，并有嘱约内人之言云，尔等如此办理，须不至使其受重伤致命，免致大事，难以办理。又于三月初一日该州差役三名至苦水铺为查上年十二月间张姓所娶教民之女，谓其过门后即产一婴儿，貌似洋人，传其进署验看。该少妇实无产婴之事。该州如此妄言，不过以该妇系教民之女，其父系侯新德，又以侯新德于吴夏氏一案随同在堂，是以欲辱及其女以辱之，并欲污辱耶稣教及洋人之声名，使民人深恶其教。嗣于初四日，又派差至苦水铺，逼使众人诬捏妄言。兹有侯新德、张万良之禀二件，附录送阅。

至此案该委员等所陈二次被欺凌一切情形，相应照录附送，即请贵亲王详阅，想必以所谓该州大不合之情形非过言也。按此被欺凌一切未合情形，本国足可谓该州系有大错。贵亲王现办此案之法，想本国必以为尚未行从重办理。是以请贵亲王再思一重办之法，为此要案伸理，以敦两国睦谊可也。须至照会者。（粘抄。）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6 美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拆损美教士房

屋案希按所开各节办理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1882年5月20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上年西历七月间本国教士被济南民人拆损房屋滋事一案。兹再将此案情形，为贵亲王略言之。该教士之房，系上年西历正月间，遵照条例置办，邻佑人等悉知其欲作讲堂，均系情愿。因须修盖，遂于西历五月间开工，并无改修房外之意。至西历七月十二日正在工作间，该教士闻有人必于明日前来滋事拆房之语，即赴道署详报。道台并未言其所置之房有何未合，面许其必行弹压，不致滋事。次日早晨，有涑源书院内先生，率民前往拆毁。当滋事时，道台适在书院之内，于日昨所允弹压之语，并未实力照行。直至滋事后，于下晚之时，方派来兵丁看守此房。其滋事之人，则未拿获，并未按约内明文保护本国人之身家房产。当经安大臣照会贵亲王在案。本署大臣接任后，亦屡照请妥速办理。因此案数月间屡烦公牍，未能办结，是以特派苏领事等前赴济南，与地方官互商妥办。乃此办法，仍归无益。昨据该委员等旋称，与山东抚院及各官相见，所待礼貌虽周，而于此案教士被屈之事，则无实意为其伸理，于当初所许另寻妥协合宜之房，以换该教士被人背理违约逐出之房，并未按照办理等因。揆此情形，应请贵亲王再酌一实在妥速办法，务使美国人在中国者，其身家房产，得以按约能获安全。在天津约十一款，内载美国人在中华安分贸易办事者，当与中国人一体和好友爱，地方官必时加保护，务使身家一切安全，不使受欺辱骚扰等事。倘其屋宇产业有被内地不法匪徒，逞凶恐吓，焚毁侵害，一经

领事官报明地方官，立当派拨兵役弹压驱逐，并将匪徒查拿，按律重办。又二十九款内称，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又续立条约第四条内，增有现在议定，是美国人在中国，不得因美国人民异教，稍有欺侮凌虐。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等言。按以上各条约，想贵亲王亦必以济南地方官及该民人，均系明明有背约内之言。且该教士所置之房，原系为作讲经堂与施医院之用，系属善举。按以上条约，足见地方官于奉耶稣教者，亦应照奉儒释道之人各为修庙寺置房者一体善待。本馆于此案已日久退让，谅贵亲王亦必明晰该教士原置之房，系被违约背理者将其逐出。本国允以合宜妥协之房互换，系为教士情愿与民相安，并为免于约内所应得之分。按照辩论，此系出于退让之心，并非于约内所应得之分，谓可不论也。此案迄今已及一年，地方官于退让之举，不肯实心办理，是以应将约内各言声叙，相应为本国照请贵亲王，希于此案按以下所开各节，设立办法。一、将该教士原置之房，仍行交还，实力保护。一、滋事时所损失各件，估照赔偿。一、将为首滋事者查拿，按律约严惩。一、出示谕，以免美国人嗣后再被欺凌。贵亲王办事素称公允，本署大臣故不疑于此案或有未公，本国亦惟请以公允待本国人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7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善法办理德州州

官违约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初五日(1882年5月21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所有德州州官一切违约不良之行为，昨已于本月初一日照会贵亲王查照。兹有续抄二件附送，并请详查。一系该州捏称苦水铺新娶少妇，旋即产婴，貌似洋人一事，现据该氏之姑所具之禀，照录送阅。原禀仍存本馆。一系该州现于其所属各处张贴之告示。示内虽书系三月初六日发行，实则系贴于本馆委员二次被欺凌之次日，即系三月十七、三月二十六日贵署来文内开，该州并许出示谕云云。

昨于四月初一日，本署大臣复以该州虽有此应许，示谕则未即张贴，在该州所允许者有两项告示。一系禁止商民欺凌教士、教民之示，一系为欺凌本馆委员特为谕禁之示，均系允于二月二十五日张贴。是以本署大臣前文则复以示谕未及张贴。嗣闻州属各处，只查有为教士事所张示谕二纸，系张贴于该委员由州旋去之后。一贴于苦水铺，一贴于第七屯，而此次所录送之示，则遍贴于州属各处。按此示词语，甚巧于影射，虽其中未明言不准在其境内传教，本署大臣则不能不疑其意在于此，以之煽动百姓，使其忿恨教士与奉教之民。其有此意可以为凭者则有二焉。一、数年中德州地方毫无剪辮谣传，在出此示时，亦毫无此邪事。是该州出此示谕，实非为止息谣传，不过欲因此有以煽动也。一、该州发贴此示时，饬谕各处地保，云如有传耶稣教者，亦须与别项邪教之人一律查拿。至拿之如何办法及有何事，均有本州作主。有此等谕言，更

足凭其此示实为禁止传教而设。现有该州所属处之地保与奉教教民至戚，告知该教民不可在各村庄传教散书，免致拿去被其惩办。本署大臣前之所虑者，即系恐百姓被该州煽动。兹因此示该各处民人已行激动，声称击打教民，驱逐教士，拆其房屋及作别等违约之事。按此激动等情，均由州官而起，因其曾言在德州一年以至十年，必使洋人至其地不能得安，是以设法按其所言办理。是现时百姓之激动，不得谓非由其所起也。

本署大臣甚惜此案，仍须照会贵署，诚以德州附近地方现有洋教士数人居住，该州如此谬妄，违约办事，恐于教士之身家房产致有危险。贵亲王想亦记忆十年前天津府县办事之法，与该州相同，是以致滋大事。如本国商民，或致身家房产被伤，想本国必为贵国是问。本署大臣是以将该州所有违约谬妄之行为，应行声明，免致滋有大事。并须声明本国于德州之事，可谓大有忍耐。贵亲王应设善法，使其不得再有恶行，致烦公牍，并免将来滋事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8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速结延平教案毋延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初十日(1882年5月26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案查延平府薛教士被殴一案，本署大臣前于二月二十日照会各节，业由贵衙门照允。兹仍须请贵亲王，切咨该督抚部院，即按所照允者办理。查此案该省地方官实无妥速结办之心，上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曾准有贵署现已咨行该省，切饬妥筹办结之照覆，所咨行之文，该省系于上年十二月十五日即经接到。乃是日虽经接到，而督抚部院则未尝照办，亦未照会温领事。直至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始行照知。以贵亲王咨行使其妥筹办结之事，仍行迟至两月有余，足见其为有意耽延。兹据温领事将此案与地方官往来之件及会晤之言，均行详报前来。按二月十七日来文内称，地方官谓此案稽延，系由另生枝节等语。查阅该领事所详，实可谓为无影之谈，不过用以饰其延缓。当柯副领事奉该领事所嘱，往与叶道台商议此案，所言者不过应议之语，初无另外之言。三月初六日何制军因此案照会该领事文内，有且非重大事件，亦不再照会矣云云。想此案使本国人重被殴伤，并系有违条约，谅贵亲王亦必以之为重大，而该省竟照会以前因，本署大臣实不能不以为可异也。

现已行饬温领事，仍遵前次所饬者照办，该领事自必悉按各节，请地方官办理，断不能于各节有所退让，本署大臣亦不容其再有退让也。此案本署大臣已屡行照会，岂不惮烦，务请贵亲王毋使再烦公牍，即望切咨福建地方官，将此案即按二月二十及三月初九日本署大臣所照会各节，毋再稽延，务为实心办理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59 美署使何天爵为领事在德州被欺凌请

惩办州官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二十四日(1882年6月9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案查苏领事等在德州被官民欺藐一案，前已将所有细情照会在案。兹须将此案再行约略言之。该委员等于二月二十五日，在德州被州官轻待，及该民欺凌一切情形，曾于三月初七日赴贵署面为言及。嗣于三月十五日，该委员等二次被欺凌至一点多钟时之久，州官仍行轻待。本署大臣于三月二十日得知，随于次日即赴贵署，面将此大不合之情形，复行缕言，并于二十三日照会贵署。适贵署接有东抚来函，谓初次欺凌，系由乡民聚观，未免拥挤，遂据函于二十六日照覆前来。并云已咨行山东巡抚，严行查办。嗣经本署大臣复行照会，随于四月初八日接准复称，已飞函密致山东巡抚，切实筹办妥结等语。

查该委员等，自初次被欺凌，迄今将及两月，即二次所被之最甚欺凌，计由照会贵署之日，迄今亦有一月。在此日内，本署大臣颇为耐性，切盼贵亲王能有办法，于本国官员被欺凌有关国体之事，必得妥切与之伸理。按贵署咨办之法，本署大臣原疑其未能有益，并疑于此重案情形不为妥协。虽有是想，犹望东抚切实速办，有以释本署大臣之疑而全本国之体。想贵亲王亦必洞悉此等案件，如实系欲为之伸理，不惟办理应行切实，并须办理尤为迅速。惜此案办理之迟延，竟有为事所不应有者。查贵署来文内称，于三月二十六日已咨行山东巡抚，计此文三四日足可递至济南。闻至四月十三日，尚未办理德州之事。该州官从前凌逼教士教民，并轻藐本国委员，唆民肆行凌辱，迄今未经受谴，宜其益无忌惮，依照前此之不合者踵而行之。闻该处别者奉教之民，已离家避至天津，因恐遭害，以致性命难保。此等情形谅贵国亦必以本国未必能隐忍不言也，想贵国于各州县设官，自必以安谧地方责其职守。兹就该委员等两次无故被欺而论，该州已为不称其职，况此二次被欺之实情，系由该州阴为主谋，其咎岂容他属乎？当该委员等初次被欺凌，系

于州署前，并系于会商公事出署之后。且该委员等已于德州住经一日，曾出行街市，并无人稍有欺凌。如谓初次之事，系该州意想所不及果，其堪称厥职，自必设法办理，不致此后再有不合。乃经三次礼拜后，该委员等由济旋德，复受该民极甚欺辱，汛兵不为保护，州官不为拿办凌欺之人，即苏领事认获之店主送案，犹任其于署内脱逃。嗣虽拿回，只于该委员等面前，虚为责打，实为轻玩本国官员。该委员等欲回德州，该州早已得知，并有函致该委员请其差旋时，路经该处之语，其函现存本馆。乃竟仍有不合之行为，足见此情形尤为重大。按此人所共知之情形，自应即行惩其不良，尚有何可延缓？且情形既经显著，又何须日久之查。本署大臣今有一直率之言，并非怀有弗睦之意，如此迟延，是不惟使该委员之辱愈增，并使本署大臣心疑于山东巡抚不为妥办此案也。

兹应向贵亲王声明，本国委员因公路经该州，系为人所共悉，竟有此等不合之事，非特欺辱委员，直系欺辱本国。按万国公法之义，应惟贵国是问。贵亲王虽已曾咨行山东巡抚办理，请知此要案，本国所与议办者，乃与贵国，非与山东巡抚。若于本国官民被欺，均由该州主谋之案，贵国弗予之以应得之咎，本国必以办法为未妥。本署大臣自再请贵亲王按向来秉公办事之法，不再迟延，以全本国之体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60 美署使何天爵为欺藐领事之德州州官撤任后

不得再调他任等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三十日(1882年6月15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昨准贵亲王照覆，以山东巡抚办理德州官民欺藐苏领事等一案情形等因前来。

想本国得闻东省抚院，已迅将该州撤任，另行委员接署，自必深为欣慰，更必望委署之员，克遵条约，不再另生事端，致伤两国年久睦谊。至来文内称，两次滋闹案内，业将李姓枷责示惩。此外之人，当时既未拘获又不知其姓名，一经妄拿，难免无辜受累云云。此节本署大臣并无再请行饬查拿之意，不过望本国官民之在贵国者，得受保护，俾其身家一切安全，初未尝如构怨者之冀图报复。况此两次滋闹之事，均由该州阴主其谋，该民不过听其唆使，故所请严惩者，惟在该州。又文内撤调二字，是否即系撤其任。抑系撤之而调以别缺。如系因其不合而撤任，本国自必以贵国办理该委员等被欺一事，为办法妥协。如系撤之而调往他州，及调补尤美之缺，本国亦必以所办为未妥，请贵亲王再为叙明。

又文内所言已枷责示惩之李姓，是否即系当日于委员面前虚责之店主？如即指此而言，本署大臣不惟以为未办其人，并以为系有轻玩本国之意，自应再请将其另行认真责惩。第仍望东省抚院之所指者，系已经其复饬切实另惩也。此案果已严惩该州，切责李姓，并按文内所言张贴各等晓谕，本国必以为妥协完结。至苦水铺一案，虽据该州禀覆，并未派人往查，而率役往查之高二，则屡于该处声称系奉本官之命。据想高二现在该州管号，若将其严行揭

讯,不难将此妄捏之事,究其起于何人。贵衙门既经切实饬查,本署大臣实深欣谢,俟接有查复,仍望照知,想东省抚院于此等案件,自能办理明允。

本署大臣以上所言,非于其所办之法欲有辩驳,亦非于其所应管者,有所干预。惟欲使本国人得受应得之益,并与国体无伤,是以思与贵亲王及各大宪同心设法,务将一切有碍两国睦谊之处销除,方为最善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61 美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教案仍请按原照所开

各节办理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五月初三日(1882年6月18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昨准贵亲王照会济南一案,内称山东巡抚拟仍派员与绅士熟筹,另觅一地。但房屋甚不易得,只得从容图之,不能过于迅速。及美教士来东多年,在济南觅房数处,从无士民阻挠。此次焦同兴之屋,与书院比邻,并未报官印契。刘玉亭、刁四等设计欺哄,分肥屋价,士民迫于公愤,教士因而退房,既未拆毁,更非逐去。并请转饬莫、洪两教士,与委员和衷商议,以期完结等因前来。

此案贵亲王复请转饬该教士,与委员议办,实有可异者。查济南滋事,迄今已历有十余月,在此日内,本馆及该教士均无不实心商议,以期互换完结。即此与地方官和衷商办,如有合宜之房,即行互换等言,本馆已六七次行饬教士等遵照,教士并未尝不极力与之相商。比如某甲有美玉之器,为某乙所夺,嗣还之以玻璃之器,某

甲其能允乎？今欲以房屋坐落均为不堪适用者，换其所夺教士遵约置办之房，请想教士能否允从？该教士等直至于今，仍系与地方官和衷商议，期于了结，可谓极尽其情矣。该省地方官待教士如何，谅亦贵亲王之所深悉。在该教士商办此事时，于隆冬之际，委员则屡使其久候于街中；往见地方官，则有时不肯接见；往来街市，则闻民人呼以洋鬼子之辱言。虽随从抚院出行之人，亦遇之而有杀之之语。与张道台晤商办理，彼则毫无礼貌，并言若不即允其所不愿换之房，则无可再商，其房即前次照会所言之不堪适用者。及教士以难允婉复，张道台即厉声作怒，欺凌教士，辱及本国与本署大臣。兹复有转饬教士相商之请，想贵亲王必非有意使之复受轻慢也。该教士等于此九越月内，未尝不与地方官极力婉商，故本署大臣亦甚愿就其退让之意，派员前往办理。不意此美意迄为无成，想贵亲王自无不悉。苏委员等虽经该省官员优为接待，许以好言，而于换房一事，办理则无实心，只请委员开导教士，使其允从前所不允之房，并未将坐落妥协之房，切实另觅。该处绅士贴有告白，内称如果有人将房售于洋人，必加以重害。闻绅士中之为首者，系前任河南李巡抚。该委员至省数日间，竟贴有告白四纸。此等煽动民心，甚为不合之事，地方官并未设法示禁。及该委员言之于抚院，不惟未行饬差揭去告白，出示禁止，转谓与洋人无干。兹将此告白照录附送，想贵亲王详阅，自必洞悉抚院所谓无干之言，为是否也。本馆及教士，既屡以实心期于互换完结，未能得有成效。此次所请转饬教士与委员商议一节，似属难于照允。惟有再行切请贵衙门咨行东省，使将该教士被其违理夺去之房，即行交还而已。

查文内抚院函内有房未拆毁，更非逐去之语。该房由墙至顶，未曾拆动，尚属实情，教士非被逐去，则实因滋事时未在此房。所有拆毁者，惟系房内之件，该民等任意滋闹，至六点钟时之久，并无

人禁阻。道台虽有允为保护不至滋事之言，直至事后方派兵丁看守，封闭此房至于今日。今即如抚院所言教士非被逐去，系肯为退让，望换之以合宜之房。既此望日久无成，想亦无难作速办结。惟将原房撤封，交还教士，使其随意应用，加以保护，此案必立即完结。又抚院函称，该房与书院比邻。与之比邻，有何妨碍。该书院如有僧道庙宇建于其侧，谅必不至有何异言。今欲设立耶稣堂，自亦实无所碍。按条约义意，如有教民欲设立讲堂，应与释道二教之人，一律允准，不能歧视。又抚院函称，并未报官印契，按约内未载有报官明文，却有不碍民居，不得阻止之语。此房如谓其有碍民居，则实无其据。当日置办此房，邻人均经画押，并曾同赴报谢之席，足徵其无弗情愿。至此后六余月，方有恶民滋闹前来。在此六越月内，并无一人于何处控其有所不合。至于未请印契一节，系因该省卫粮地，均非红契。

又抚院函称刘玉亭等设计欺哄，分肥屋价，士民迫于公愤云云。查此事有何公愤可动？屋价多出，系由教士情愿，否则难于置买。该教士并未以该人等欺哄高价，控呈本馆，即使其以此具控，又与绅士何涉？绅士既以教士系被欺哄而动公愤，何尚以所被者为未足，又从而与之为难。难道以此为为顾教士之善法乎？又抚院函称，美国教士来东多年，在济南觅屋数处，从无士民阻挠云云。若论民人，此言诚然，中国无论何处之民，如无人耸动，无不与洋人相安，待之以情理。本署大臣在中国十有三年，所有教士交涉民人滋事案件，直可谓均由绅士与微员有以耸之。若论济南绅士，抚院亦谓之无阻挠，其言则非是。如不以为然，请阅四告白内所列，如有买于洋人，将其房屋拆毁，捆送其家眷，生食其肉等言。抚院尚何能为之解说？盖济南一事，究亦系绅士耸动民人，率其前往滋闹。迄今十二越月，绅士无时不极力设法，欲免人觅以妥协之房，按公

互换完结。在绅士等向不与洋人来往，惟时时欲行刻待恨恶而轻藐之。如只于此，犹不为已甚，更因而常有违约背理之事，致伤中外睦谊。据想此时正宜行饬绅士，使之各守其分，不得于此案再有干预。

抚院既膺疆寄，责有攸归，况系多才，自应由其专主。本署大臣此言，非系于绅士等意存弗睦，惟因知其常行干预公事，以致于贵国无裨，并使中外几至失和，已非一次，兹是以碍难再照所请转饬该教士等与委员商办。惟有仍请贵亲王按四月初四日照会所开：将原房交还教士，使其随意应用，并随时实力保护；滋事时所损失各件估照赔偿；为首滋事者，查拿按律约严惩；出示晓谕，以免美国人再被欺凌各节查照办理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粘抄一纸）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62 美署使何天爵为德州之案妥协

完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五月十二日（1882年6月27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五月初十日准贵亲王照覆，以本署大臣四月三十日所询山东巡抚办理德州案内各节等因前来。

查文内所言，实为清晰，本署大臣欣谢良深。兹已将东省办理此案情形，电知本国外部，想本国必不至不以东省办理此案为妥协完结。

除俟苦水铺一案查明知照另行核销外，相应先将此案，照会贵亲王查照销案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63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咨询行东省将拆损美

教士房屋案速结案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五月十四日(1882年6月29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为照会事。

昨准贵亲王照覆济南一案,辩论本馆前照会所论各节,仍请转饬与委员和衷商办完结。及教士与刘玉亭等置办此房,均为不合,绅士非无故与教士为难。该省地方官,实系念我两国和好之谊,格外设法妥办,并将贵亲王所谓实情缕晰言之。等因前来。

以上各节,贵亲王之谓为实在情形者,惜未能与有同心也。查刘玉亭与教士等置办此房,毫无不合之据。缘别国奉天主、耶稣教之人,于贵国各处置办房屋,向无禁阻。伊等置办此房,与之情无或异,其未请官印契,则系闻有卫粮地无须印契之言。想中国房产或系白契,或用红契,均为事所常有,不惟本署大臣知之,谅贵亲王亦无不知。兹将前照会所言按约无须报官之言,再按英文申言之。在津约十二款内所载文意,系若用官印照例纳税云云。此案实在情形,惟系教士欲于省城西街置房建堂,并立医院。因该房主彼时出售此房价值合心,是以一心信其无他,即行照价置办。邻人亦均情愿画押,不意嗣后竟至与之为难。来照又谓画押之辈,均系刘玉亭一党之人。本署大臣查刘玉亭及画押人等,则均系安分之人。该省绅民以恶言相加,实为无稽之语。该民刘玉亭久居济南,平素奉规守法,人所共知。惟因其为教士置房,该绅民遂以其为大有不合,以致该民背井离乡,避往他处。来照又谓该省格外设法妥办,教士不肯轻为退让云云。揆之此案实情,则有不然。该地方官以不

妥之房，欲教士允换，教士因非情愿，是以未允，想该教士既将所置合用之房，允其另寻妥房互换，是其于绅士之所欲，及图相安之道，均已为大有退让也。教士既有此退让之据，地方官仍以欺侮轻藐报之，岂谓近情？数月间，该教士日以和平商办为念，迄今徒然。本馆亦费心力派员往办，该省仍将教士前所不允之房，请为互换，竟至美意无成。如此犹谓地方官设法妥办，教士不肯轻为退让，并谓该省地方系念我两国睦谊，格外设法妥办。据想若以此即为系念两国睦谊，惜与贵亲王之意，实有不同。贵国官员若尽如济南数月间所待本国人情形，不惟两国睦谊将终，即平安恐亦难于久远也。

来照又谓愤刁四等损人利己，教士违约置房云云。想本署大臣无待明言，贵亲王亦知置房价重与否，教士情愿置办，与绅士何涉。且查其置办此房，亦非违约，虽美约未列有允教士在各省买地置房之语，亦未列有不允置买之明文。二十年来，各国教士在内地均有置买房屋，即济南亦有法教士所置宽大之房，谅贵亲王不至于美教士与法教士待之有异，致或于彼所置之房无异词，于此则谓为违约也。条约明文载有奉耶稣教者，应与奉别教之人，一体保护，不得骚扰云云。教民在中国各处须用礼拜堂，是与奉释道教者须用寺院相同，自应一体照准。况该教士置此房屋，原非为己居住，乃为中国教民建立礼拜堂，设该处有奉释道教者建立庙寺，想必不能谓其有碍风水。兹于该处建堂，按约内之意，原无不准。

来照又有要言一节，想系有所误会，不得不行言之。该绅率人前往损坏房屋，已经本署大臣请为查拿首犯，非只一次。所请者系按两国约内所允之意。贵亲王于此节并未复及。惟云该绅士非系无故与教士为难，系教士欲假地方官之力，强为弹压。无论其不能办云云等言。查弹压之事，如有应行强为者，不惟该教士望之，即本国亦望贵国即行照办。按约内明文，有保护本国人民，使其身家

一切安全之语。无论美国教士商民在通商口岸及在内地者，均应照办。如不照办，恐将来致有要案，想亦不待明言。本国人民如有违约之事，贵亲王可以宽怀，本国自必认真照例惩办。惟无论其违约与否，万不容贵国人有所欺凌。向来本国人在中国多有被欺之案，本国均必请贵国究办违理背约之人。兹再请贵亲王将此案滋事首犯，行饬查拿惩办。至文内非系无故与教士为难一语，请将所指之意再行叙明，以便转知本国。因此语足使人诧异，疑为另有他意。来照又谓彼此相谅相济，始能有成。此节本署大臣实有同心。此十二越月间，从未尝不按退让之法，实心期于办结。惟退让系应出于彼此，东省地方官自不能使教士以玉器与玻璃器互换，即贵亲王亦不能请饬其如此退让也。

此案东抚有难办之处，本署大臣亦所深悉。但使于难办之处，如能实力秉公办理，其难自必消除。东抚如于六月以先，即使听从绅士所欲，不将教士原房交还，果能于西街数处出售房中换给一处，亦足以如绅士之欲，并合教士之心，何至与贵署多烦公牍。兹该省如另寻有房间，教士若能允换，本署大臣自无他说。惟以该教士屡与委员商办，日望成就，迄为徒然，是以碍难再饬其与委员商办。至叶宅与青州公所之房，均非合用，与所言玻璃之喻相同，无须再行言及。

本署大臣所论来照各节，非出于好辩之心，亦非愿为逆耳之语，实以此等不合之事，近来报案尤多。如于本国人无故被屈之案，贵国官员果按秉公之法办理，何至于此。本署大臣所谓秉公之法，贵亲王如欲得闻，本署大臣亦愿言之。兹惟仍请贵亲王咨行东省，将此案妥速办结可也。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64 山东学政张百熙奏陈限止传教之法**在于禁止民人擅卖房产给教士摺**

光绪八年五月十七日(1882年7月2日)

山东学政臣张百熙跪奏,为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

臣闻国家之元气,系乎人心。人心之转移,关乎国运。自古有天下者,未有得此而不治,失此而不乱者也。我朝圣圣相承,深仁厚泽之浹乎人心者,至优且久。虽自咸同以来,盗贼蜂起,蹂躏及十余省,蔓延几二十年,而兵威所指,靡不摧灭。固由天眷之厚,实惟累朝培养之德,有以固结人心,故百姓始终不忍叛耳。方今内虽已平,而中外之事且亟,皇太后、皇上忧劳于上,内外臣工勤劳于下,战兢惕厉,无敢怠荒。而外夷生心,狡焉思启,往往以通商传教,修小怨而开衅端。时有蘖芽,触处萌动,办理稍不妥速,则上足以亏国体,下足以失人心。

即如美国人于山东省城串买民房一案,亦大局之所系也。山东人心刚直,省会之地,居民众多。去岁有美国传教洋人借本地人民,串买书院贡院交界民房一所,其必欲择而处此者,实因为冲要之地,风水之区,意在诱惑士心,敌吾儒教。虽条约有准其租地赁房之说,而有碍民居,有关方向,亦不许强租硬占。况假名串买,其曲本在洋人。比时人民麇集,与之理论,易以他地,而彼不从;还其价值,而彼不允。众情汹汹,势将悉起而攻,赖地方官保护之力,彼此不致戕害。草茅愚贱,不识轻重缓急之宜,未能仰体朝廷柔远之意,不得为无过,而议者至斥之为不法之民,不亦慎乎!夫以愚贱之夫,激于义愤,而顾以不法诋之,则将使天下之民,胥弃其礼教信义,与其服色器械,以从于洋人,而乃谓之良民乎?以不轻弃中国

之土地，而顾以不法罪之，则将使天下之民，群挈其山林田宅以附于洋人，而始谓之良民乎？必不然矣。

此案现由山东抚臣妥协筹办，非臣所敢预闻。在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固尤有培养元气以固人心而维国本者，更非臣所敢置议。而不胜区区之过虑者，诚以涓涓不绝，流为江河，防之不豫，或以细故酿为大患。洋人通商传教，几遍天下，一有不遂其欲，辄复哓哓以逞。地方官处之不得其法，惟知罪中国之民以谢洋人，万一激变人心，铤而走险，事将有不忍言者。臣察其衅端之起，往往由洋人串诱中国匪人，盗买民间地产，而此弊教堂为尤甚。臣愚拟请飭下总理衙门妥议章程：嗣后遇有洋人买中国房产，必须四邻到官具结，官往验明后方准卖主收价。倘或中国人先收洋人银钱，定行重治其罪，房产仍归中国。洋人之买中国房产者，亦须事前声明该管有司，事后方予保护，不得影射蒙混，致中国士民有以藉口。即中国买卖房产，亦必契内声明实非卖于洋人。如或偷买盗卖，将房产入官，仍照例治罪，准其纳赎。其中国人入洋教者，教师必须按月赴该地方官署开送姓名住址清单，由各州县官飭所属村庄庄长，按单稽查属实，另造清册一通，亦按月呈报，以凭核对。经官查明后，造具洋教民册，详报督抚藩臬存案，免致中国奸宄，冒充洋教，包揽词讼，无从稽考。凡未经造册者，皆不得以教民论，俾中国官员，得以秉公审断，而教师不得袒庇，至生事端。似此于通融之中，隐予以限制防闲之法，即与为保护。庶几交涉得宜，外不致开敌衅，内不致拂輿情。

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良民激于义愤，转以不法罪之，是非安在？所奏洋人置产，必须官为勘定，实为本清源之论。至稽查教民，仅令教师开报，恐不足凭。著该地方官妥议具奏。洋人不能禁其盖教堂，而能

禁中国民人擅卖房产；不能禁其传教，而能禁中国教民之犯法。此即通融办法矣。是在良吏勉为之耳？

(宫中硃批奏摺)

865 法使宝海为致谢将甘省张掖县毁堂案

妥办完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五日(1882年8月8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宝，为照覆事。

昨准贵亲王照会，内称准陕甘总督咨称，张掖县拆毁教堂一事，经前县酌议偿补工资。据韩教士称，尚有借银，年月久远，赔息不少，请秉公酌定，无不乐从。所言似系实情。客主之间，尤当优待，准加给一半，以示体恤。韩教士欣允，出具洋印完案收领，并附致贵大臣信一封，声明完结缘由等因前来。

信函前经收到，已专函致谢。查贵衙门照会所称，甘省大吏文称拟定张掖县一事办理完结。本大臣甚为欣慰。查阅韩主教函述地方官将此事妥协商办完结，本大臣心感致谢。再，前议定办法，本大臣心甚安悦，惟尚有小事，自必续为了结清楚。今未便述于文内，应函述明祈贵亲王查阅可也。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66 法使宝海为呼兰城贡教士被殴案

处理办法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1882年9月23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宝，为照会事。

前经贵亲王、诸位中堂大臣闻悉满洲三省地方，三个月前出有紧要之事，本大臣尚未与贵衙门商酌办理。本大臣欲将此事根由，详细查明也。今已查悉，应将此事详细述知。

查满洲地方传教士在黑龙江属呼兰城，按照规矩，置买地方，盖造天主堂。应请贵衙门查所买之地，系教士代天主堂置买，并非教士自置，立明契据。如贵衙门欲查此契据，本大臣即可抄录送阅。今该处武官意欲阻拦，不令教士在其所管地方居住。此等样事，内地他处已有数件，教堂欲除此难，为著令教士贡罗斯前往该处妥为办理，总欲两边互相合悦。因此贡教士至所买因欲印契之地教民小屋中居住，到此即欲见地方官商办此事未妥。一日晚饭时，忽有一人率领多人，由寓房走过至欲修教堂处所，随即转回。先有一人进门，教士迎出，来人向教士作揖，随后即有多人拥进屋内。先来之人将教士推入屋内。所来之人均未穿官衣，即将窗门毁坏。又有人由窗跳进，贡教士意想不到，因见此多人，恐持桌上装就洋手枪向教士施放，即将手枪拿至手中，向空施放。即有人奔上抓闹，将教士手拿住，手腕不能由己，故将自己打伤，后不知如何误将来人打伤。众多人见内有被枪者，更为忿怒，将手枪夺去，教士即被群殴倒地，众人用脚叠踢。群殴情形，未忍详述。后又将教士两手两脚捆绑一处，击于车尾，沿途唾骂，并用木棍石块随走随殴，直至衙门。拉到衙门院中，要将其二目剜瞎，故将烟叶末在二目内揉擦，另有人所不忍为之虐待三四时之久，此等实难形诸笔墨。贡教士已成半死，语言不出，任其所为。后官令教士画供，彼时贡教士二目已昏，头面伤甚重，人尚未苏。此等供招，无论何处，难作凭证。后将贡教士仍送往原住小屋，其房中银钱物件，早经抢掠一空。其粗重之物，均皆折毁。今将失物单呈阅。隔一二日后，别位教士前来看视，即将贡教士抬往巴彦苏苏地方调治伤痕。教士报

知地方官，前来验明贡教士伤共三十二处，仍有重叠之伤，难以分数。今将官验伤单呈阅。此因贡教士身素健壮，幸得不死，虽刻下伤痕微愈，然腿已成废，不能行走。以上皆实在情形。

前接贵衙门照会，事虽皆有因，而地方官将事变换，皆似是而非。如听地方官之言，事之衅端系由贡教士生出，贵衙门听信地方官之言，故照知应将贡教士送交牛庄领事官处拘禁，勿令疏脱，听候办罪。今详查该处官所言，皆有不符。如本大臣以该官等所言为实，贡罗斯供招亦为实。查若所来许多人，并未穿官衣，又在白日进一人居住房屋，居人以礼相待，来人由窗跳进，并将窗门毁坏，所来可算良人乎？并银钱物件抢掠一空，此等情形，岂非贼盗乎？本大臣查贵国律载：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又例载：凡事主因贼犯黑夜偷窃，或白日入人家内，如贼犯持仗拒捕被捕者，登时格杀，仍依律勿论各等语。此等律例，正与此事相对。贡教士似应将众人逐出，虽枪毙人命，贡教士因自保护身命，似与此例相符。如若贡教士无故将人致死，按章程如何处理。本大臣查和约条款第八款内注，凡大法人欲至内地，均不得伤害虐待。又第三十八款内注，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官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例办理。应将该教士送交附近领事官处，按照法国例办理。该处官是按如此办理乎？地方官理应按约保护。彼时十分无情凌虐教士，系在地方官眼前，有是理乎？官讯问后，未迟片刻，即将教士释放，自必心意已知教士无罪，故此并未派役将教士送往牛庄领事官

处。本大臣忆看呼兰官所言,乃遮饰过错,以卸其责。

再,贡教士受此欺压凌虐,如实因保护自己,将凶徒致死,有何罪耶?按章程,地方官一闻有人毁坏教士房屋,即应派役保护,严拿滋事之人。查和约第三十六款内注,将来大法国人在通商各口地方,为中国人陷害凌辱骚扰,地方官随在弹压,设法防护。更有匪徒狂民,欲行偷盗毁坏放火大法国房屋货行,及所建各等院宅,中国官或访闻,或领事官照会,立即飭差,驱逐党羽,严拿匪犯,照例从重治罪。将来听凭向应行追赃著赔者责偿。此款与现在所出之事,似系均已注明。今看该处官所为,系出于有心。岂非一一将此条约违背。查两国所立和约,为保护法国人,亦系公平之意,嗣后不得再有如此不妥各事,应请贵衙门严惩不法各人,并将调唆主谋之人,严加惩处。内有一名乌尔卿额,均系伊主谋调唆,怂恿生出此事,应请贵衙门,应将此人严治其罪。查呼兰副都统,见贡罗斯无罪释放,即将滋事之十数人拿获收监,此等人亦应严行审办。至该副都统年老多病,因病告假,或盼其不能回任,或盼其迁移他方,此人并非不好,奈因年老,心无主见,如不听怂恿之言,料伊自己不能如此而为。应请斥责其错,嗣后属下不可再为此等事之情形。再查满洲地方传教士此次调理贡教士伤病,并来往一切用费,连该教士所失银钱各物,约在三千两,不能不为赔偿。且为数无多,贵衙门似应允为赔补。并请贵衙门转飭呼兰现任副都统,加意保护。其所置地方,地方官应于周围砌造墙垣,并修造妥固房屋,给教士等居住。查呼兰城系黑龙江大吏所属,出此不协事,系大吏率属失于觉察,今应在黑龙江卜魁城,教士等携带护照至彼,地方官应设法指定一处,准教士等居住修堂。此系赔补之意也。今应公公平平,给于教士应得之益,为贵国人人皆知,此系按照和约保护诚实之人,以戒不法之徒,再生事端。该教士等均系诚实,竭力劝人为善,遵

守国法也。应请贵亲王、诸位中堂大人查本大臣以上所索，少而不多，忆可必为允许。至本大臣所索，不能略为减改。如贵衙门与本大臣心意不同，稍有更改，祈即见覆。所有以上所议，均勿庸议，可作罢论。本大臣将此事行呈本国，听候本国执政酌核办理，悬揣恐非与本大臣所索，更为加多，而本大臣不能再为干预也。

久悉贵亲王、诸位中堂大臣友谊敦厚，与本大臣心意投和，无不公平和衷商榷，应请贵衙门允为此等办理，可称平允。此事即应迅为完结，以戒效尤。现在彼处亦有小事，恐生急难衅端。今彼此情谊甚深，向来办事，均系和平商榷，应将此事早为完结，则我两国友谊日深矣。

为此照会贵亲王查核见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法使宝海抄送之教士贡罗思验伤单

抄录呼兰理事同知验明伤单。

眼同理事同知德老爷，验得司铎贡罗思额门偏右木伤一处，皮破，上下长一寸余，宽一分余，血痂方落，伤疤白微嫩红色；左额角木伤一处，斜长八分，宽四分，紫色；两眼胞青肿，两眼珠被拳打烟末揉，各有红色，云翳遮盖；鼻梁木伤一处，皮破，围圆二、三分不等，血痂糊盖；右肩甲木伤一处，红紫色；右胳膊木伤一处，斜长二寸，宽一寸；右肘木伤一处，斜长二寸，宽一寸，均青色；右食指、中指皮破四处，血痂均现糊盖；左肩甲相连臂膊木伤六处，均青紫色，均斜长一、二寸不等，均斜宽七、八分不等；左肘木伤一处，皮未破，红色，斜长九分，宽七分；左胳膊里外面木伤二处，均红色，漫糝；左手腕绳痕皮破，伤一道，量周围五寸，宽一分余；左臀木伤一

处,长二寸,宽一寸,红肿;左腋肌木伤一处,宽长难量,红肿至甚;左大腿迎面被洋枪打透过伤一处,受子伤上口量围圆六分,透过伤下口量围圆七分;左膝盖至脚面,均有木器重叠相连打伤,时已红肿漫糝,难量分寸;右膝盖至脚面,均有木器重叠打伤六处,皮微破,青肿,时均漫糝,难量分寸。余无别伤是实。

附件二 法使宝海抄送之教士贡罗思财物失单

抄录贡教士失单。

银表	一架;	银十字架、银索连	一付;
两筒洋炮	一杆;	六筒洋炮	一杆;
银十字架银索连经珠	一串;	象牙银十字架经珠	一串;
穿袖腰带	一条;	穿袖茶叶口袋	一个;
江石烟袋	二根;	江石疙疸	三个;
缎子烟荷包	四个;	洋伞	一把;
皮酒杯	一个;	缎帽头	二顶;
西洋皮包	一个;	钱褡	一条;
白布被单	一条;	洋镜子	一个;
圣书	二十五本;	钱帖	五十六吊;
银杓子	一把;	现钱	二吊四百;
京式刀	二把;	洋缎鞋	一双;
洋刀	一把;	银三式	二付;
哈拉马褂	一件;	大铁杓	一把;
又钱帖	一百五十八吊;	菜刀	一把;
洋手巾	四条;	洋灯	一架;
端砚台	一付;	水晶球	一个;
沉香木扇子	一把;	圣像镜子	十三个;

宝石经珠	一串;	四书	一部;
谕单	一张;	门窗家俱一概损坏。	

867 美使杨约翰为教士持照游历在

大埔县被阻挠事致奕沂照会

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1882年11月6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杨，为照会事。

案查本国持照游历内地教士被华民阻扰一案。前据驻汕头知事官禀称，上年西历十月内，有本国教士目为霖，往内地大埔县游历，县官欲查验护照，曾将该照交差呈验。因欲于该处暂住，遂租妥郑永合店内房二间，当即将租银交付。于西历十一月初间，因闻街市传有欲行阻扰之言，遂具禀呈县，请出示以息民疑，并将洋人前来暂住，系按约允行之事，晓谕知悉。县官未允出示，惟允飭差传谕人民，毋得滋事。不意县官未按其所允者办理，竟于次日派差来店，飭令店主将所收房租退还，不准留寓洋人，并闻该差役有在街市激动百姓情事。随于次日，该教士亲赴县署，面诉差役之行为，县官未以差役所为为非是。接谈许久，惟系一味推诿之言，至后来方允为出示。又次日即西历十一月十一日，差役复来店中，詈骂店主与教士，县官随于西历十三日外出，亦未出示。至西历十四日，差役率领数百人来店毁抢，将店前门窗击坏，店内物件，亦或损或失，并至靠店教民曹述记之灯笼铺内，将所有物件，均行击毁。彼时该教士由店内后门逃出，欲往河沿，滋事者随后追之，以石块污泥击打。幸至河沿，得遇巡船，将该教士渡至对岸。该教士遂回汕头，将此情形禀请本国知事官办理。在此一年中，经知事官时常照催地方官秉公了办，等因前来。

本馆于此数月中,甚望该处可以持平了结,免致琐渎贵署。无如迭经该知事请地方官秉公设法,实力办结,以保全本国商民在各地应得之利益,迄未得成。相应请贵亲王查照,切实转饬该处地方官,迅将滋事首犯查拿重惩。所有拆毁抢失物件,按照赔偿,并于该县出示,以防将来再行违约滋事。再,本大臣尚有应须指明者,此次滋事之故,系由于该处县官;其率领滋事之人,则系县中差役。兹将该知事照会惠潮嘉道文二件,并滋事人姓名及所贴公启揭帖各一纸,照录附送,希贵亲王详核情形,即为查办,并望早日见覆可也。

须至照会者。(粘抄一纸)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68 美使杨约翰为再请饬闽省地方官

速结延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十月初八日(1882年11月18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杨,为照会事。

案查西历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十二月间,薛教士延平被殴一案,屡经前任各大臣照会贵署在案。本大臣兹不得不请贵亲王再行设法,转饬地方官,遵照贵署前与本馆所商办法办结。此案所有来往案卷,本大臣业经详核。查有上年间,何署大臣与贵署商定办法三层,一系所称该教士冒骂放枪之事,地方官明认为实无。一系小水西门讲书堂,仍交该教士等人,准其作为讲经堂,与各教士在贵国各处所用之房无异。一系该省督抚部院,为该处官绅商民张贴妥协示谕,以防将来再行被殴。按卷内所载,既经贵亲王允照饬遵,

足见地方官即可照办完结。

乃闻于第一层虽已照办，而于妥协示谕，则迄未张贴，并经一年之久，地方官多生有无味推诿之辩论，以致未将该堂交还。其所辨者，则系论其以何字样名其教堂。上年十二月间，何署大臣曾因其于此尊崇之事而轻视如此，切实未允，并向贵署声明，此等事系该教士分内应行酌定，不惟本馆不容地方官有所辩论，并已行飭该领事，不容其有所辩论。经有此言，并经贵署迭飭其遵照三层办理，地方官仍系推诿未结。至本年西历八月初二日，何署大臣复于贵署妥商。经贵署允飭该地方官于该堂名以何字，毋得再行辩论。因此事非有应管之责，何须干预，并允飭其按照三层办法立即了结。何署大臣当亦允使该教士，本其和睦之心，多让一步，不必于堂外悬扁，以何字样为名。随经何署大臣即照此切飭该教士在案。嗣督抚与领事往来文内，亦按贵署照此意咨行之文，转飭照办，而其意则于所咨之文，竟不谓然，仍辩论该堂名以何字。因至于今，此案完结之机，仍无进步，本大臣不便谓督抚以贵亲王所咨飭者，等诸空言，然须切实声明，督抚于本国人受极重屈抑之事。如此办理，实与贵国大臣按情理办理之法，迥有不同，实使本国甚有不允之心也。

此案起于前三年，本馆请贵署转飭地方官秉公办结，已经十一次。据此情形，想贵亲王自必知本国系于此案之无味辩论稽延，大有容忍。然所忍者岂无限量，应请贵亲王可否设法，使该省地方官遵从贵署迭次咨飭之言，立即妥协完结。本大臣业经切飭该处领事，不准与地方官于该教士以何字名堂一节，辩及一字。如此案办结，仍有稽延，则其错不在本国而在贵国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69 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报晋省设
教案局办理教案情形片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1883年1月24日)

再,晋省民教交涉事件,近年日渐繁多。缘奸民恃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堂包揽袒庇,动辄径向巡抚衙门投递信函,时来愚扰。教堂日横,民怨日深,实属可虑。臣到任后,察此情状,因设立教案局,派令冀宁道专司其事。并先后派委候补直隶州知州钱荣增,杜崧年充当该局委员,遇有教案,令教堂函致该局,衡量事理,依据条约,分别准驳。其来臣处径渎者,斥之不答。飭令各州县遇案必秉公剖断,其逞刁之教民,飭其驱逐出教。生事之教士,责令主教撤换。教堂之安分讲理者,亦即施以嘉奖。秋冬以来,稍觉安静。查晋民最称良懦,断不存与教堂为难之心。详核新旧各案,皆系教曲民直,又皆地方事体,无关传教之事。大率各州县教民来省膝耸主教,省城主教又到京膝耸该国公使。但使该公使不受膝耸,则教堂无所倚恃,不能干预扛讼,自然相安无事,庶免激成众怒,转难收拾。仰恳敕下总理衙门,遇有晋省教案,捏词膝耸,该国公使向总署搅扰者,一切据理驳斥,切嘱该公使不可偏听受欺。臣于外间斟酌操纵,断不容其长成气焰,亦不致滋生事端。

所有设局办理教案情形,理合附片具奏,伏祈圣鉴。谨奏。

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70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将不能
保护教民之知县等暂行革职摺**

光绪九年三月初四日(1883年4月10日)

署理云贵总督·福建巡抚臣岑毓英、云南巡抚臣杜瑞联跪奏，为参不能保护教民之知县、汛弁请旨暂行革职，并遴委大员驰往查办，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光绪九年三月初三日据署迤西道翁道鸿、署大理府知府王邦彦禀称，本年二月二十一日闻浪穹县地方忽有民教互斗杀伤之事，当即派管带道署亲兵职员陈恭修驰往查探。旋准法国副主教罗尼设函称，据浪穹教民刘玉壶面禀，司铎张若望，在浪穹县长营地方议买木料，欲造教堂，二月十九日三更后被团丁二百余人打门入室，将教堂烧毁，致毙男女大小十四人，并将张若望杀毙，恳请查办等语。又经飞札该县会同汛弁，设法拿办去后。旋据署浪穹县知县叶滋濬禀称，访闻县属距城一百余里上下江地方乡民与教民互斗，烧毁教堂，已会汛前往勘验。又附禀据该县山后团长文生李炳南等呈称，因张若望前到山后设立教堂，串同素常敲磕之李九等勒民入教，有不从者捆绑威胁，乡民积恨太深。漾濞民人亦被司铎盛姓逼勒入教，心怀不平，遂与上下江民人暗地邀约，于二月十九日齐集多人将长营教堂焚毁，伤毙在教男女十命，乡民亦受伤五人。该文生等难于劝阻，呈请解散等情。并据职员陈恭修查探禀报，大略相同。该道府已会营飞飭该县汛，分别勘验，严拿究办各等情。禀报到省，并将法国副主教罗尼设原函抄送前来。

臣等查民教交涉事件，办理必须持平，早经通行各地方官遵照在案。此案该县汛事前既漫无觉察，临事又不能弹压保护，以致烧毁教堂，伤毙人命，实属罪无可道，相应请旨将署浪穹县事大挑试

用知县叶滋濬、浪穹汛外委千总李顺暂行革职，以儆玩泄。案关中外交涉，亟应遴委大员驰往，督同地方文武各官确切查明，分别办理。查云南盐法道锺念祖随臣毓英在滇剿贼多年，素有威望，于迤西情形尤为熟悉，堪以派往查办。

除檄飭该道驰往浪穹县民教滋事地方，一面将聚集乡民先行妥为解散，一面将为首滋事之人严拿务获，解省审办，不容稍有疏纵，并将罗尼设原函抄呈总理衙门备查外，谨合词恭摺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軍機處大臣奉旨：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871 美使楊約翰為大埔縣目教士被搶

碍難轉飭結案事致奕訢照會

光緒九年三月十二日(1883年4月18日)

大亞美理駕合眾國欽命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楊，為照覆事。

二月十四日准貴親王照會，以目教士于大埔縣被人毀搶一案，該處紳耆代賠花銀八十元，請轉飭目教士早日結案等因前來。

查此案雖經紳耆願為代償搶失物價，惟于滋事各犯尚无一获示諭亦未張貼，碍難轉飭結案，相應照覆貴親王查照，仍請行飭該處地方官，迅將案內滋事各犯嚴拿懲辦，一面妥張示諭，以防將來。一俟該處地方官均已照行，本大臣自必行飭汕頭知事官轉飭該教士照收所代償之款，以結此案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

(軍機處照會檔)

872 美使杨约翰为请速将济南**教士原房交还等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二日(1883年4月28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杨，为照会事。

案查莫、洪教士济南被毁房间一案，经前任安大臣及何署大臣迭行照会在案，并于去岁三月间，何署大臣曾派苏领事等，赴济南商办互换房间，以期结案，亦未得就。随于四月初四日何署大臣有四节办法，请贵署转咨照办等因。

本大臣兹接本国外部来文，以此案安大臣及何署大臣一切办法，均属准行，并嘱本大臣即按何署大臣所定四节办法，即行办理。现据该教士等禀称，地方官不将原房交还，亦不以妥协房间互换，相应请贵亲王转咨该省地方官，即将该教士等原房交还，实为保护。所有滋事时损失各件，估照赔偿，并查拿滋事首犯，按律严惩。一面妥出示谕，以免本国人再被欺凌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73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查明**浪穹民教仇杀起衅缘由等情摺**

光绪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83年5月28日)

署理云贵总督·福建巡抚臣岑毓英、云南巡抚臣杜瑞联跪奏，为委员查明浪穹县属民教仇杀起衅缘由，现已获犯提省审办情形，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九年四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七

日奉上谕：岑毓英等奏，特参不能保护教民之知县汛弁，请旨暂行革职，并委员查办一摺。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等跪读之下，惶悚莫名，惟有凜遵圣训，妥速办理，以冀仰纾宸廑。

伏查此案叠据盐法道钟念祖会同署迤西道翁道鸿禀称，接阅蒙化、浪穹、永平各厅县士民公呈，皆沥诉被教民凌辱情形，及察访起衅根由，实因已死司铎张若望收用匪人刘玉壶、李九等，平日横入民家，逼勒入教。又估买木料，建造经堂，有不从者即殴辱之。甚将无论已未入教之妇女计诱药迷，污辱强霸，民间积怨已深。适有寄居该县属川民吴大发之妻吴罗氏先被张司铎污辱，控经浪穹县移查。该司铎置之不理，复将吴大发侄女抢入经堂，强占污辱。吴大发忿极，喊同被辱居民闻老六、黄牌首等前往索人。因张司铎开放洋枪，遂起意烧杀。维时永平县蒙化厅所辖之麦地、甘庄、漾鼻等处，凡被教民扰害之人，亦相继群起报复。漾鼻司铎盛姓即川民方姓，率该处教民先已逃往大理，并无伤害，仅将该处教堂门牌打坏。而四处乡民尚聚集不散，经该道等督同地方文武晓以利害，始各解散。

旋据首犯吴大发即吴独眼报案自首，该道复设法诱获案内从犯傅老八，傅老四、黄牌首、闻老六、满老三、陈银廷等。随传曾经被污妇女到案备质，并将寻获司铎张若望头颅与其尸身交副主教罗尼设自行收殓。又派委员护送同行，以免疏虞。惟罗尼设听信教民刘玉壶等一面之词，来文所控犯名如赵灿南等，均系绅士良民，查非案内滋事正犯，碍难一概提问等情，具禀前来。臣等覆查此案首要犯证，既据该道等提齐，自应提省审办。至赵灿南等虽非案内滋事之人，既经教民指控，无论虚实，均应提省质讯，方足以折服其心。当经批飭遵办。兹据该道钟念祖禀报，已督同署大理府知府王邦彦管解要犯及各人证，定于四月十五日自大理起程来省。

俟解到省城，臣等即督同臬司研讯明确，持平拟议具奏，请旨办理。再查浪穹县属长营一带民教虽已解散，人心尚多惊疑，该处距城汛太远，恐照料难周。臣等已飭驻防大理记名提督李应举分拨练军一哨前往驻扎，随时弹压保护，合并陈明。

所有委员查明浪穹县属民教仇杀起衅缘由，并获犯提省审办情形，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九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著即将此案人证迅速持平审办，定拟具奏，毋使洋人有所藉口。至长营一带民教虽已解散，仍著妥为弹压保护，免致再生事端。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74 美使杨约翰为请详查广西梧州

毆教士拆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五月初八日(1883年6月12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杨，为照会事。

兹有中国商民毆击本国人民拆毁教堂一案，应请贵亲王详查之。昨据广州喜领事官详称，广西梧州府地方有本国教士房屋数间，作为讲经堂及施医院之用，有中国教民二人掌管。于光绪八年九月间该处民人滋事，将房屋拆毁，毆打堂内教民，驱逐出城。该教民遂逃往广州美国教士寓所。该堂内原有教士所存物件，滋事时除将房屋拆毁外，并将教士物件均行失去，约值银一百六十两。当经领事官将此违约之事，照会两广督部堂，并极力催请按律结办在案。嗣于十月间有本国二人，携眷由广州前往梧州，均执有本馆所发经两广总督盖印之护照。其一人并带有领事官致梧州府信函一件，函内系请梧州府照料该民等之意。该府见此护照及所致信

函,虽有意妥为照料保护,而该处绅士等激动人心,出有极恶告白,以致于九月十八日聚集千有余人,用砖石木棍毆击本国人民,逐其回船。及至回船后,滋事等人仍拦阻该船不肯放行,定意欲将本国安分守法之人毆击至死。此时本国人民极难躲避,幸得逃回广州。喜领事又将该处二次违约之事,照会两广督部堂。随准覆称,必行查明,按约办理。嗣经领事极力催请,亦未查办。查初次与二次滋事之时,迄今均已越七八月之久。至本年四月十五日,领事官所接两广督部堂之文,仍谓地方官尚未将此案情形详报,难以预计其何时能以详报前来云云。

本大臣阅及此言,深惜两广总督如此照覆领事,不得不以其非特不能保护本国人民,即持有其盖印之护照者,亦不能有以保护也。本国因与贵国睦谊最敦,常于两国事之难处者多所退让。兹虽无须声明,想贵亲王亦必明认本国与贵国向来办理约内各款,从未或逾其分际,实多未逮其分际也。然切不得以本国可常允于本国并未犯法之人民,一任人之滋扰毆击而不计校〔较〕。贵国总须按约内明文,有以保全该民等不使其或受何难,亦不得以本国可常允于本国人民受难之事,经领事及本大臣极力请办,一任地方官故意推诿稽延,兹实有此等可据数事,请贵亲王详核之。

一、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十二月间,有延平府所出一案,虽经贵亲王及本馆定有办法,地方官仍延至十四个月之久,明明不遵照完结。一、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七月间济南所出一案,使本国人民大受其难,地方官迄未设法秉公办结。一、福州府新出一案,于本国人按约所置之房,地方官显违约内明文,夺之不使其应用,经领事力请按约办理,迄未秉公了结。一、湖广总督新有所办一事,其所发印示,有谓中国奉耶稣教者为教匪字样,并有派许多官弁兵丁闯入本国人民院内,声称寻拿匪犯并未按约内十八款明文,

先行会同领事官。一、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月间大埔县所出之案，地方官亦未办结。一即梧州连次滋事毆击本国人之案，地方官迄未了结。计此六案，均系无故而起，显违约内明文，地方官均未将滋事之人查拿一名重办示惩，亦未别设有妥协完结之法。想条约立有二十余年，其各款贵国地方官自应熟谙，必深悉其有违条约将必获咎，亦必悉本国人民，无论于何处如有过错，约内原有办理之法，本国自必即行按约实力惩办。惟此毆击本国人民之事，贵国更须设法，使地方官明晰，无论其事因何而起，均为大错。此等使本国人民受难之错，本国不惟应有以保全之，且必定力为保全也。本大臣于中国官民之错，迭须言及，想贵亲王亦必同为可惜，知必于此违约之事，欲有以止息之。诚能一次力行查办，方为善法，免致将来再有此等恶事。贵亲王既常以两国睦谊为怀，兹惟有切请力为查办，不任其再为稍延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75 御史刘恩溥奏陈应乘法兵被困于

刘永福之机速结云南浪穹教案片

光绪九年五月十三日(1883年6月17日)

再，法人蓄志侵并滇粤，因多年和好，无隙可乘，遂在越南下手，为得步进步之法。不料近来云南浪穹县有戕杀教首一案，使之藉端挑衅。岑毓英办理此事，未闻作何布置。若法人借保护传教为名，踵越南之故智，移兵入滇，其格外要挟可想而知。查天津戕杀丰大业一案，法公使罗淑亚桀骜不驯，几至不可收拾。幸外国互相构兵，法国不能自存，将就了结。今此案甫起，适值法兵被困于

刘永福,不暇兼顾,是诚至好机会。倘中国于此时声罪致讨,法人必向我乞和,将来办理此案,臣决其万不棘手。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

(军机处原摺)

876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报浪穹

教案人犯解省交讯各情片

光绪九年六月初三日(1883年7月6日)*

再,浪穹县属民教仇杀一案,前经臣等将委员查明起衅缘由并获犯解省审办各情,于光绪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恭摺奏报在案。

兹于五月初一日据云南盐法道钟念祖、署大理府知府王邦彦,将拿获首要凶犯吴大发即吴独眼暨从犯黄牌长等,同案内有名人证,共计二十人押解到省。臣等当即将该犯等发交在省司道,督同署云南府知府邓华熙、署大理府知府王邦彦等提案研讯,并传法国司铎布尔雅观审。据各犯供认不讳,应即按律议拟。惟被毁教堂及遗失物件应如何赔偿,须同该主教古若望等先为商酌,以免翻异。俟日内商定,由该司道等具详,到日臣等覆讯明确,即将全案供招分别奏咨请旨办理。

谨合词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九年六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77 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申明浪穹县

民教滋事各犯分别定拟摺

光绪九年六月初七日(1883年7月10日)

云贵总督臣岑毓英、云南巡抚臣杜瑞联跪奏,为申明浪穹县属

民教滋事案内首从各犯，分别按例定拟，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浪穹县属民教滋事一案，前经臣等奏请将署浪穹县知县叶滋濬等暂行革职，并委盐法道钟念祖驰往查办。钦奉谕旨：此事情节重大，究竟乡民与教民因何起衅，该处团民究系何人为首，必须查明实在情形，确切究办。著督令派往之道员钟念祖迅速确查，务将滋事首要各犯悉数拿获，按律治罪等因。钦此钦遵。转行去后。

盐法道钟念祖先于奉委时即驰往会同署迤西道翁道鸿、署大理府知府王邦彦等文武各官，分投晓示利害，解散乡民。随据法国副主教罗尼设以团民抢掠烧杀，函请拯救，并指控绅团赵灿南等多名。又据蒙化、浪穹、永平等厅县士民公呈。沥诉法司铎张若望等平日收用匪人李九、刘玉壶等，无恶不作，求体察民隐，除害安良各等情。该道等访察起衅根由，因浪穹县客民吴大发之女傅吴氏被法司铎张若望等奸占，纠同其婿傅小八等往向索女，致浪穹县属平日被害乡民乘势前往报复。永平县属乡民亦因被张若望及盛司铎方姓等扰害怀念，于二月二十一日闻讯群起报复，拆毁漾濞教堂门窗，杀死教民王二夫妇二命。核与士民所呈，大略相同。一面委员会同各该地方官确查勘验，计浪穹教堂内杀死张若望一名，又杀死、烧毙男女教民共九名。又永平县属杀死教民王二、教妇王杨氏二命，分别验殓。将张若望尸首交法国副主教罗尼设自行殓埋，仍派员护送，以免疏虞。

旋据首犯吴大发带同妻女报案自首。提讯吴大发等，全供本年正月初八日伊妻吴罗氏同女傅吴氏路过长营教堂，被法司铎张若望即张神甫等强抢奸淫。吴大发往向理论，被其吊打，再三哀求，始得夫妇释回，其女傅吴氏仍关禁堂内。吴大发控县移提不放，起意约其婿傅小八等往向索人。张若望闻门外喊闹，先叫傅

吴氏从后墙缺逃出,不料被害乡民乘势赶拢烧杀,吴大发认杀张若望一人等语。调核浪穹原卷,吴大发以前情呈控,经该县屡次移提傅吴氏不放,有案可稽。该道等先后诱拿从犯傅小八等,并提被控一千人证到案解省。又经臣等将委员查办大略情形及获犯提省审办缘由,先后奏明各在案。

兹据按察使李德莪、署粮储道熊昭镜、盐法道钟念祖会督署云南府知府邓华熙、署大理府知府王邦彦,传同法国司铎布尔亚观审,提集犯证,讯明各供。旋据法国正主教古若望等以被害之张若望等均有家属,被毁教堂亦须修造,请结案抚恤。该司道等当与反复辩论,且告以此次百姓动众,祸且不测,官处力为保护,原是柔远好意,拟酌给银两,以作赔偿教堂及抚恤之费。该主教古若望已承认自行经理,从此结案,不再过问翻异。出具字据,盖用图记,呈覆该司道等,将吴大发等首从各犯按拟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覆加查核,缘吴大发即吴独眼、黄牌首、满老三、傅老四、傅小八、陈云亭,原籍四川、贵州,均寄居浪穹县属地方。该县所属长营与永平县漾濞地方,俱设有教堂,法司铎张若望即张神甫,与盛司铎方姓收用匪人李九、刘玉壶等多人,平日奸淫拷诈,无恶不作。如浪穹县属下齐村余秋之妻余周氏被其抢奸,余秋往向索妻,被其殴伤身死。又文大顺之妻文吴氏,亦被张若望等抢奸,文大顺因而索妻,亦被殴伤身死。又已死教民王二,从前因犯人命,投入教堂,恃势横行之类不一而足,乡民久已侧目。光绪八年十一月间,吴大发之表侄女文张氏被张若望等抢奸。本年正月初八日吴大发之妻吴罗氏与其女傅吴氏路过教堂,又被张若望与教民刘玉壶、李九、李杂货、李斗篷、龙回子、刘豆腐等抢入奸淫。次日吴大发往向理论,说欲告状,刘玉壶等即说奉教人不怕官管,斥其吵闹经堂,将吴大发吊打关禁。吴大发再三哀求,始得夫妇释回,其女

傅吴氏仍关禁堂内。吴大发呈县，屡经浪穹县移提不放，反恨控告，欲提其处死。吴大发躲避山内，旋因气忿，起意纠同其婿傅小八、亲友傅老四、满老三、黄牌首、陈云亭商议，约二月十九日晚同往索人。傅小八、傅老四、满老三均因傅吴氏被其奸占，黄牌首、陈云亭亦因曾被拷诈怀恨，俱各允从。至是晚吴大发等首从六人分拿刀棍，偕抵教堂门首，声喊索人。张若望等从墙穴开枪，忽有不识姓名多人口喊报仇，各执器械，乘势赶拢。维时张若望亦带人各执洋枪刀矛，开门出斗。傅小八、陈云亭因见人多势凶，力小胆怯，先自逃回。吴大发用刀背打落张若望洋枪，张若望拔刀砍伤吴大发左脚踝，吴大发情急拚命，砍戮致伤张若望左肩甲、右胳膊、胸膛、肚腹等处倒地，即按住割其首级。傅老四、黄牌首、满老三各因受伤，先后逃回。当时人多手杂，教堂火起，伤毙各命。究缘乡民何人放火烧杀，吴大发等均记不清楚，经绅团赵灿南等赶至救阻而散。是月二十一日永平县属被害乡民亦闻风群起报复，因漾濞教堂盛司铎即方姓已先期得信，与教民携带资财逃避，致被乡民拆毁教堂门窗，又于麦地干庄地方杀死教民王二夫妇二命。各该地方文武分投弹压。先后禀报，经臣等将不能保护民教之署浪穹县知县叶滋濬、浪穹汛外委千总李顺奏请暂行革职，飭委盐法道钟念祖驰往查办。该道即会督署迤西道翁道鸿、署大理府知府王邦彦等文武各官，解散乡民，一面委员会同该地方官确查勘验。将浪穹、永平等县杀死烧毙男女教民及司铎张若望尸身分别验殓，并将张若望尸首交法国副主教罗尼设自行殓埋。旋据首犯吴大发闻拿投首，并将从犯傅老四等先后拿获。提集被告有名人证解省，由该司道等传同法国司铎布尔亚观审，讯明犯供按拟具详前来。

臣等覆查此案吴大发即吴独眼，因妻女吴罗氏等被法司铎张若望等强抢奸淫，后将其女傅吴氏关禁奸占，控县移提不放，激于

义愤，起意纠同其婿傅小八等往向索女喊闹。吴大发因被张若望拒伤，将张若望杀死。按杀死拒捕奸占罪人本律得勿论，惟该犯果有冤抑，于控县后并不来省控告，辄敢纠人往闹，致浪穹县属平日被张若望等扰害乡民，乘势赶拢报复，放火烧毁教堂，另杀死烧毙男女教民九人。永平县属被害乡民亦闻风群起报复，拆毁漾濞教堂门窗，杀死教民王二夫妇二命。虽各管乡民乘势报复，并非该犯预谋约会，但乡民之敢于群起滋事，由于该犯首先往闹所致，实为肇衅祸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明文，自应比例酌减问拟。吴大发即吴独眼，应请如所拟比照刁民果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尚无哄堂塞署者，照光棍拟斩立决例上酌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虽据闻拿自首，案情较重，应不准首，照例发配，折责安置。傅老四、黄牌首、满老三均被辱被诈，听从吴大发同往滋事，虽无杀人放火情事，亦应比例问拟。傅老四、黄牌首、满老三应请均如所拟，于首犯吴大发满流上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定地折责充徒，限满送籍管束。傅小八因妻被奸占，陈云亭因曾被拷诈气忿，听从吴大发同行，均因胆怯力小，先即走回，并无斗殴杀人放火情事，亦应请如所拟，比照被胁同行者杖一百例各拟杖一百折责发落。法司铎张若望平日带领教民奸淫拷诈，致激成事端，被吴大发杀死，并被受害乡民烧毁教堂，杀死教民，本祸由自取。念系远人，已酌给恤银，以示体恤。至浪穹教堂向并无箱驼及值钱物件，已据教民李天伦供明，其堂内杀死烧毙张若望及男女教民共计十人，该副主教罗尼设原报杀死十四人及抢掠各情，系据教民刘玉壶等一面之词。已死教民刘豆腐等随同扰害，均有应得之罪，业已被杀身死，均无庸议。所有乘势报复杀人放火之不识姓名乡民，与平日扰害闻阁避不到案之教民刘玉壶等饬缉，获日另结。被控绅民赵灿南等既均系无干，概饬省释。法司铎张若望尸首已交副主

教罗尼设自行殓埋，其余教民尸棺分别召属领埋，缴到枪刀凶器，验明存库。至署浪穹县知县叶滋濬、浪穹汛外委千总李顺于此案民教滋事端始，虽未能觉察弹压，及参革后均能不辞劳瘁，分投解散乡民，将肇衅首要各犯悉数弋获，尚知愧奋，其暂行革职处分，可否仰恳天恩，准予开复，出自鸿施。

除将全案供招并照录古若望等呈覆司道笔据一纸咨呈总理衙门暨刑部查核外。所有议拟缘由，是否允协，谨合词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光绪九年七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78 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浪穹教案业经惩犯赔款议结片

光绪九年六月初七日(1883年7月10日)

再，法人自到滇传教以来，所收男女入教皆无赖穷民及曾经犯事匪类，以教堂为渊藪，幸良民不为所惑，法人亦知百姓不服，尚有畏心。无如入教莠民，辄恃彼为护符，怂恿法司铎每择愚懦可欺者勒索污辱，肆行扰害，良民久已侧目。本年二月十九日浪穹县客民吴大发因其女傅吴氏被司铎张若望等污辱霸占，控县移提不放，随纠亲友傅小八等往向索女喊斗。凡附近乡民曾被张若望等所害者先后群起报复，致烧毁教堂，杀毙教民，酿成巨案。法国副主教罗尼设知众怒难犯，函求署迤西道翁道鸿拯救，并指控公正绅团多名为要挟地步，经臣等奏委盐法道钟念祖驰往查办。该道随会督地方文武各官分投解散乡民，将肇衅滋事首从各犯吴大发等拿获解省。而平日助虐之教民刘玉壶等，该主教匿不交案。当飭在省司

道提集犯证研鞫,并传法国司铎布尔亚观审,已据各犯供认不讳。复查法国正主教古若望呈覆司道文内,始谓犯供不足信,复谓王法无私,请照华律拟办,又面称不必重办罪犯,免伤和谊等语。揆其居心,盖自知理曲,欲掩其恶名,又虑民众不容,故掠美市恩,欲使百姓归怨于官,遂不觉流露言外。至谓已死张若望等均有家属,必须抚恤,被毁教堂亦须修造,引四川等省赔偿教堂旧事以为口实,欲壑甚大。

臣等伏念时局维艰,亟应妥速了事,俾免枝节横生。溯此案起衅原由,皆张若望等自取之祸,乡民报复,出于义愤,若概置重典,恐失民心。若稍示姑容,又恐小民无知,效尤生事。再四商酌,惟有将首从各犯吴大发等酌量拟罪,以昭炯戒,并飭司道等与该主教古若望等反覆辩论。且告以此次百姓动众,非官处力为保护,祸且不测,始议定给银五万两作为赔修教堂及抚恤之费,由该主教古若望自行经理,从此结案,不再过问翻异。该主教职业已乐从,出具笔据,盖用图记,呈覆前来。

臣等覆查无异,谨合词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九年七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79 法使德理固为云南浪穹永平教案愿照所拟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八月初三日(1883年9月3日)

大法钦命特派前往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全权大臣德,为照覆事。云南浪穹永平二县人民,杀毙传教士张若望及教民数命一案,本大臣准贵亲王光绪九年七月初十日照会,并抄录云贵督抚原奏及云南古主教布司铎呈覆字据,一并到本大臣。准此,查此案已经

由古主教等呈明，依允完结，并于呈内声明，各犯所供不足为信等语。本大臣虽亦未必以所供被杀张若望暨教民等之过端为然，而古主教既愿照所拟结案，本大臣亦允照办矣。相应照覆贵亲王查照，即希由贵衙门行文该省大吏，切实出示晓谕，严饬通省人民，与教民相处胥安，勿相猜忌，以致再生前衅也。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80 法使德理固为查明呼兰教案各节及所拟了结办法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八月二十日(1883年9月20日)

大法钦命特派前往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全权大臣德，为照会事。

照得呼兰教案，曾派狄领事前往查明，伊已回任，即将查明全案各件，交本大臣查阅核夺。然其所查明而无可疑惑者十层，开列于后：

一、起衅因中国武弁，串谋设法，不准法国人得受条约应沾之益。然肇端之首，即呼兰兵司乌尔卿额，设法不令该法国人在呼兰居住。

二、此法国人在中国衙内，被人辱待拷打四点钟之久。

三、此法国人被虐待之故，实系因有人诬告。

四、此法国人未到官衙之先，已被多人将其房内财物抢掠一空。凡抢物者，均系武弁属下之人。伊等离此房后，即将此法国人群相殴打，且喝令傍观之人，任意相帮殴辱。

五、呼兰衙内承审官员，所断法国人，竟与条约十三款、二十五款、三十八款，大相反背，所断贡罗斯为盗买地基，并令包副主教将

所租置房地，归还原管业主。所租之地、所买之房，俱用教堂之名下，按照定章，凡教堂租地买房之事，均系主教，方能作主。

六、贡罗斯之在呼兰衙内，被人虐待殴打，趁其昏迷之际，逼令供招上画押，非出教士本心。故呼兰衙门所断案情，均非确据。似此等偏袒武断，全为掩饰弥缝从前抢物殴辱诬告地步。

七、贡罗斯原想此地系属可租，决无骗诈之弊端。且贡罗斯既因此而被诬，又受重害，故此等处不得不详细讲明。

八、上年前任本国宝大臣致贵衙门照会内，所索偿各节，殊非过多。且拟派狄领事前往查办，原系通融办法。无奈卜魁呼兰之武员倍增胆力。查此房地，既经驻京宝大臣与总理衙门商办尚未完结，所派狄领事，于未到黑龙江之先，该处武官自不应将此房地另给他人。如此办理，殊属不合。

九、黑龙江将军移咨总理衙门，系属朦混袒护。据云应将贡罗斯拟治罪名。然于狄领事查办之时，又设法阻拦，令伊未能彻底查明。狄领事既不能查明此案关键，亦何能将贡罗斯定拟罪名耶？该将军既不许狄领事面讯要证，所有全案人证卷宗，亦不交给阅看。其意果欲狄领事于此案，终莫能彻底查明。譬如瞽目无睹，何能分黑白而行判断。据云贡司铎本不应在该处建造房屋，其竟如此擅办，显系倚势勉强地方官而行。又云贡司铎之用手枪致死一命，并无保护自己之理。又云在衙内并无殴打贡司铎之事。再，该将军于狄领事以照会稿面交阅看之时，即称此照会本将军无暇阅看。且如果回覆，回文上仅云不对。此乃不体面之语也。该将军办理此案，均有左袒各犯人而苛待贡司铎之意，以致狄领事与其商议办法，虽全能通融办法者，该将军亦因偏见，未能和衷办理。

十、狄领事既抵呼兰之后，被新任倭副都统，设法令其不得随与人往来交通，因预饬护卫狄领事之兵，如此而行。该副都统素依

乌尔卿额之心意，与该员同谋，粉饰此事，变乱是非，而真诚之心尽泯也。一由将军言明，查审此案，均应以贡罗斯原供为要，照供拟办。一由呼兰副都统藉口搪塞，不将此供原稿交狄领事阅看。且该二员均云此案必应迅速审断等语。

本大臣查黑龙江将军呼兰副都统如此办事，殊属不合之至，令人可恨。况其特路途穹远，实属难查，竟敢用假欺罔贵衙门，谅贵亲王亦以为可恨矣。该省大吏，将我法国人，任便诬告，并在衙内虐待殴打，随意审断，及将教堂之房地产业擅行占据，岂非违背我两国和约乎？此案所关最为紧要，本大臣察核已悉，所拟定办法，开列于后。

一、呼兰右司掌关防佐领乌尔卿额，既在该处衙内令人殴打虐待贡罗斯，其罪与杀人同科。按照我法国律例，均拟处决。本大臣谅贵国法律，亦必有此条款耶？所以本大臣拟请将乌尔卿额即行革职，提讯问罪。又该员既纠人前往贡罗斯寓所，扰害劫抢财物，因此事亦当问罪也。理应将乌尔卿额及其纠众为非各要犯，送至天津，以便审办。其时亦由本大臣派员在坐监审，以昭和平。

二、本大臣拟请将黑龙江文将军、呼兰倭副都统，或调往别省委用，或暂行革职，以惩其办理不善之愆。

三、贡罗斯及偕来各教士，于回呼兰时，理应由该地方官，以礼接待安置，以昭优待之谊，而偿其前日被诬告苛待之辱。

四、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启程之日起，满洲包副主教因此案所费川资，共计银二千五百七十两。既因黑龙江武官办理不善，以致该主教有此糜费，应由该省赔偿。

五、于四月三十日受害人等，理应赔偿银壹万两，以昭抚慰。此银两亦应交给满洲包副主教，听其秉公转给贡罗斯、黄自翰及教内教外各项受累被害之人民收领。缘贡罗斯被犯人拷打四点钟

之久,受伤极重,至今尚未痊愈,日后难保不成笃疾。黄自翰亦被无故殴打,理应体恤。另有满洲教堂,除以上所开盘费外,因此案件所费各项银两,亦应由拟赔一万两内,分给若干,以昭公允。

六、东三省传教士所拟居住建堂各处,应由满洲副主教先行指明,以便由贵衙门行文该处地方官,令其设法保护。致各传教士平安前往,不得稍有阻碍,以免再生事端。至贵衙门咨行札飭该地方官文件,请先交本大臣阅看相宜后,再行照发。

七、上年狄领事会同山海关道续商定办法,由贵衙门批准施行,以免该地方再酿前祸,而杜衅端。

以上办法,即该道于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称:查贵帮办大臣先后照会各节,核与条约之意尚无不合之处,与本道意见亦属相符等语。盛京将军既未允照施行,是其未将先后照会查核明晰,因此驳诘,而不许行。以上所索七节,与上年八月十二日前任本国钦差宝照会贵署所开各节,相合并行。凡宝大臣所索者,亦应照办,毫无所减矣。本大臣已转飭狄领事与北洋大臣李面晤商议此事情形。查呼兰教案,本属重要,而狄领事奉派前往清查,既被黑龙江将军、呼兰副都统藐视轻待,此案因而愈加重要。现在若果不再为公平完结,关系日增。缘黑龙江官员将法国人擅行诬告虐待,并抢劫财物及在衙署殴打,以致累害教堂,是乃任凭违背条约,而上宪不行惩处,此系我国家所不能容也。现今该省,若果可以苛待如此,然后十八行省亦可苛待如此也。现今被虐待者,传教士也,嗣后不拘法国何等之人,亦必虐待也。现今受害者,法国人也,嗣后不拘何国之人,亦可受害也。相应照会贵亲王,即请统行一切查核为要,并请迅即见覆。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81 美使杨约翰为派何参赞赴济面

商了结拆堂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日(1883年11月30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杨，为照会事。

案查光绪七年七月间济南府拆毁教堂一案，迄今地方官未曾办理妥协，本大臣兹酌派何参赞前往，与该省抚院面商了结。何参赞拟于本月初四日起程，请应贵亲王迅即转知山东巡抚，嘱其务即想一妥协之法，与何参赞面为商办。并嘱其俟何参赞到时，无稍延搁，即行相商，以便迅速完结，俾何参赞得以早日旋京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82 英使巴夏礼为福建龙岩州地方官未

能约束属民而发生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月12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巴，为照会事。

昨据本国驻扎厦门领事官报称，近有龙岩州居民无端传播谤言，耸惑愚氓听闻，致与洋人构衅，并将英国教士二人重为殴辱，抄录揭帖，请为核办前来。本大臣细阅详文各词，此等生隙情事，始由张贴揭帖而起。其帖内有诛灭教士，能得其首者赏，并禁止交通洋人及典卖居住房地之语。而悬粘揭帖，皆非缮写之文，俱属刊印之字。又在州城通衢大市以及附郭乡镇各处广为张贴。且据该教士等所禀，虽经赴州乞禁，詎意州牧非特未将揭帖消除及查办妄为

之人，而揭帖反致张贴州署门上，亦竟置之不理各等语。

因思各国往来已久，总期地方官于愚民怀疑生隙之处早为开导。今者此等毁辱洋人揭帖竟能于相离通商口岸将及三百里之处肆行广布，实堪怅惜。盖龙岩州牧初未置办，是以该处刁民有恃无恐，竟将租与教士处所作为医院之房主拿获，当教士面前，肆行殴虐锁押，勒令将租契销毁，并禁其日后与该教士等交通往来。旋经该教士再赴州署求为申理，而州牧置之如前，毫无举办。当领事官详报之际，该房主仍属在押，其子弟亦因畏避凶锋出亡在外。至该教士等尚有他寓，亦恐连遭不测，惧有性命之虞。以上情节，相应速行备文照会，庶可早日将龙岩州民凶悍之性设法化导，以免将来酿成大患。至如何严饬该州之处，因其未能妥尽保护教士之任，责在贵国，本大臣自可勿庸从中干预。然领事官详文既发于本年十一月十三日，窃以为此案倘有延宕，恐致愈滋事端，望由电报先行转饬为妙。又查该州民如此狂悖伺隙之行，谅皆出于下等愚民。惟因若辈丑态有碍贵国敦睦友国礼宜之道，合请贵亲王转行谕饬该处地方官，与其未敢约束属民，致有扰害洋人之案，曷若勉为开导，将愚氓嫌隙之心即早释然，庶俾两国人民敦睦之意日有振兴。若论此案教士等在彼行为，原系为善之道，决无不和之情。该处居民竟以横逆相报，实枉贵国人民向来礼义和霭之名也。除将揭帖粘抄附送查阅外，理应照会贵亲王请为查照施行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英使抄送龙岩州反教揭帖

近来有猴形番兽二只，倚势横行，藐视圣贤，欲盗我州之宝。

前日闻有人以礼悬帖，番兽自以声势拆帖，告我州主，欲欺我数十万众民。自称医士救世，设教礼拜训民，我大中国有华陀孙真人之门人仙医神治之法，礼义有孔圣先贤之教。敬天地君亲父子兄弟夫妇，以排五伦之分。训有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节之道，以传万世，至今亦行仁政，番兽岂能识乎？汝医者实欲盗我人体之宝，诈称医生。教者番兽，不知廉耻，敢以耶稣书策布分我国。观书中所言，若无父子之伦，又有一妇人连纳七夫，阅之真无上下，以乱五伦之番。禽兽所为也，不知自辱。其倘敢反说教我等众民，真乃化外番禽兽，不知礼义，不顾廉耻也。观此兽所为，久欲杀之，恐背古圣贤行仁德之训，不忍造次诛番兽狗命，故以片言示知。番狗若知过，仍可拆示，求我州主带汝到圣庙宫墙万仞之外，跪百跪，叩百叩，以圣贤求罪，以销我一州之恨，暂恕汝狗命，速可走回番兽狗洞。如其不行，候旬日，誓灭番兽，一毛不还。若不灭者，我全州誓不為人。番狗若要知悬示人，吾乃姓天名皆字灭番。形容手有杀番兽之骨，面有诛番兽之相，谅汝易识其人。若论条约，我圣上被奸兽花言巧语瞒许，条约岂能瞒我等乎？

福建龙岩州新捐平夷灭番局众为出示晓谕。照得各乡各姓子侄，各有心怀痛恨不平，尔等当知番狗来历，不过势逼官长，任纵设教设医，教人藐视圣贤，不敬祖宗，不存父母，不分五伦，不行礼义。又有一章，倘有愚人食被番教者，务要三思谨戒，食不出三年，未死之时，就要取人全身七宝。纵有月给银元，死后阴魂亦无能为也。医人虽然工药无资，岂有(知)本心实欲刺人心肝，盗人脑髓，取人眼目，破人膳子。惟人若无此数件之全体，岂有颜容见祖宗乎？论凶恶行违理行早灭，现今众心不平，各人踴跃敛资设局，酌议定章，有能得番首者赏银二百两，不论军民人等，一体给赏。事由本局抵柱，谕此是实，决不食言。智能之士，即到本局顿有密嘱，岂无良

法？前有愚人，误听邪弄，贪图小利，不知有刺人体之宝。自谕之后，各宜时刻谨戒在心，免致邪害。谕仰各乡姓人等知悉。智能之士到本局领议章可也，切勿玩迟，致生藐视圣贤灭伦淫乱之教。本局不忍坐视任纵番狗乱违乡俗，特此布告。本局设在宝剑山平夷堂。此谕。光绪九年七月日给。

盖闻出谷迁乔微禽，犹能择主，援儒入墨，人类岂不知差。爰拟条规，用挽风俗，刊刻布告，俾得周知。

一、议黜异端，以崇正学，圣教昭彰。合州士民，各宜凜遵。如有交通外匪趋入异端邪教者，合州将其本人革出，并三代不许与考。照。

一、议衣冠中人，如有交通外匪图利办事者，亦以入教论。照上条革例施行。照。

一、议各姓户山场地基店房屋宇等物，不许典卖租税外匪，以及作中代字等情。如有此事，亦照上例革出。照。

一、议各坊社寄居客籍，所置屋宇地基店房山场等物，倘敢典卖租税外匪者，先将房屋拆毁后，将其人逐出境外，以警效尤。照。

一、议各姓户妇女，各宜谨守家规，自惜廉耻。如有与外匪往来借作女工者，被众查确，罪其公姑，以故意任纵论。其本妇子孙，亦三代不许与考。照。

一、议经被合州革出之人各姓户，务须一体革出。如无革出，被众查确，以包庇匪类论。所有冠婚丧祭，一概不与往来。照。

光绪九年九月闾州公具

883 美使杨约翰为感谢鲁抚优待何**参赞并完结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十年正月二十日(1884年2月16日)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杨，为照会事。

前因济南一案，曾拟派何参赞前往该省，与抚院面商了结。业于去年十一月初一日照会贵署在案。嗣经何参赞前往东省，将此案与抚院妥协完结。昨于本月十三日差旋到馆，述及商办此案，陈抚院最有和睦之心，故能妥速完结。并于在省时经陈抚院格外优待，往返途次，亦经行饬地方官优为照料。等因。本大臣甚为欣慰。相应为本国先请贵亲王转为致谢，并希查照销案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84 英使巴夏礼为福建龙岩州教案**尚不能算作办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日(1884年3月17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巴，为照会事。

案查闽省龙岩州居民无端传播谤言，耸惑愚氓听闻，致与教士构衅，并将该州城居住之英国教士二人重为殴辱一案，曾经本大臣于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照会贵亲王在案。旋于十二月十七日接准覆称，以此案已发电信往询闽省，查明迅速妥慎办理等语。嗣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又接照开，以兹准闽省电覆，内称教士二人私租公屋，愚民贴揭帖，饬差撕毁示禁。教士已先租屋居住，倪显廷私租

公屋，合族不允，将倪显廷在宗祠治以家法。现准驻厦领事官照覆，兴泉永道已传谕教士将屋退还，并由州劝谕绅民，以后礼貌相待云云。按照该省电覆，此案已为办结。除俟该省详细咨覆到日，再行知照外，相应先行照覆查照等因。准此，当经照录此次来文，札行厦门领事官遵照去后。

昨据该领事官详覆前来，细阅详文所开各节，与来文内所云，按照该省电覆，此案已为办结之语似有未符。据称所谓教士不宜租住之房屋，虽系明中租赁，毫无暧昧之情，然已经传谕将屋退还，以期启衅根由一除，则虎视教士眈眈之态遂可消弭净尽。不料此望竟有未然，盖据该州居住教士函内之语，本大臣前文所述张贴之揭帖，非特已贴者未曾撕毁，反致新增若干。且该州所出示禁，不过敷衍之文，张贴偏僻处所，即被撕去。兹择函内要节，译录呈阅。又查该教士等将已租卑小房屋作为施济善举者，恪遵领事官传谕，现已退还之事，该处居民视之，不但不以为格外通融之意，反致变本加厉，并他人情愿出租者，亦不容该教士等赁住矣。据此情节，惟有再行备文，请为查照十二月十七日来文内所云，迅速妥慎办理之语，复咨闽省，严切施行。至龙岩州牧应如何切实示禁，保护教士，以昭贵国夙来信守美名之处，谅贵亲王自能洞悉。至教士所为，皆系导仁行义施医济困之端，借以联合中外睦谊。因此枉冒恶名，惨遭苛待，逆知亦非贵国所愿也。此案该教士等虽无非是，亦未贻误于人，竟遭匪徒无端凌虐羞辱。若辈似此任性妄为，不顾有关国责，且已经张贻之揭帖未经撕毁，该匪徒等或以为地方官有所惬意，不敢制伏其未受教化之心，故尔百数十人相聚群起，凌辱无辜之二客，殊觉无理。现经本大臣将该处巡道与领事官往返文件照录附呈，请于巡道文内所言，尚须续租，亦可妥商劝谕，另行觅租，俾昭公允而符条约之语三致意焉。若地方官果能襄助，另觅他

处房屋，诚如所云，昭公允而符条约，切祈转饬照办为妥。再，贵亲王十二月二十六日文内所云，据闽省电咨，已将揭帖撕毁示禁等语。乃本月十三日接据厦门领事官电详，该揭帖至今尚未撕毁，是该处地方官玩视功令，致将早望了结之案续此蝉联，应如何从重申饬之处，贵亲王自有酌夺可也。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兴泉永兵备道为龙岩州教士退还租房事致英领事照会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六日(1883年12月15日)

大清钦命二品衔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孙，为照送转给事。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据龙岩州禀称，窃照卑州耆民倪占先等禀控倪显廷私将公业盗租洋人居住一案，详奉宪台札查原字究竟有无送印，原价若干，曾否支收，如何着追，来详未据声明，饬即查明提讯妥办具覆。正在遵办间，复蒙札饬，以接准领事官照覆各节，饬照前札，速即讯明禀复，并妥为保护各等因。遵查教士布茂林等来州租屋居住，卑职力为保护，故能相安日久。其所立租字，并无送州盖印。嗣倪显廷将公业私租，此租字亦无送印。现在是非曲直，只查公业私业之别，复经卑职传集倪姓族长人等，讯明倪显廷盗租之屋，实系公业，缴有该族公众产业簿据，查核相符。并据倪显廷供认一时糊涂，私租公业不讳。询其后租屋价，倪显廷得受洋银八元，计重五两五钱二分，现据缴案。其公屋实不愿租，自应照约，不能勒措追价退屋归管，以昭公允。卑职即令倪显廷前往

该教士处求请退屋，一面将讯明情形并原价送交该教士。詎洋人布茂林坚执私见，不由商办，送去信函亦不收阅，声言伊禀明领事官准其租住。倪显廷往恳，亦以已租与我不能退回，一味强词夺理。幸新来山雅谷教士人极和平，囑原价暂存卑署，仍禀请照会领事官，妥商退屋等语。卑职伏思该教士不肯收回原价，若非解由宪轅转交该教士，势复挨延。该善民等望归无着，宗族人众数千丁，虽地方官威迫于民，亦难保相安。领事官久在中华，极为精明公道，自能见谅地方官之苦衷，定可秉公妥办。至该教士前数次到州，均系直入客厅，并无留难及容纵役卒把持之事。合将讯明倪显廷续租与洋人之屋实系公业，并追出原价解请转给各缘由，禀请察核，俯赐将解到屋价就近转交领事官给交该教士布茂林等收回，并请飭将原立租字退还涂销。实为德便等由。计送原价洋银八元，计重五两五钱二分到道。

据此，查此案节经照会移飭遵照妥办保护在案。兹据前由，查租字既未送讯盖印，而续租之屋，据禀查讯确系公业，追缴租价，自应收价退还。该教士先有租定倪显廷己屋，如此外尚须续租，亦可妥商劝谕，另行觅租，俾昭公允而符条约。除禀批示并移汀漳龙道飭遵外，合将前银就近照送。

为此照会贵领事，请烦查收转给该教士布茂林等收回，并飭将原立租字退还照送转发。望切。望切。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英钦命驻扎厦门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佛计照送原价洋银八元计重五两五钱二分。

附件二 英驻厦门领事为同意退房

事致兴泉永兵备道照会

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日(1883年12月19日)

大英钦命驻扎厦门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佛,为照覆事。

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准贵道照会内开,以据龙岩州禀教士布茂林租屋一案,查系公业,自应追价退还,计照送洋银八元五两五钱二分等因。到本领事。准此,查龙岩州地方仅只该教士两人在彼居住,而该处民人仍难与其相安,似此令人不能无忧。且租赁此屋,乃为施医疾病而设,已成复废,岂不可惜。兹本领事现已传谕该教士将房屋退还龙岩州转交,俾免伊等毁侮。但此虽属该处百姓乡愚无知,然以后仍望地方官不时劝谕,务使共知中外各国交涉有年,彼此侨居,总以礼貌相待和睦为佳。是则本领事有所厚望。兹准前因,合就备文照覆。

为此照请贵道烦为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二品衔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孙。

附件三 英驻厦门领事为教士今后

如何租房事致兴泉永兵备道照会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1884年2月16日)

大英钦命驻扎厦门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佛,为照会事。

案查光绪九年十月间据本国教士禀,在龙岩州地方租有房屋,以为医院。嗣被州民阻挠,悬粘揭帖,任意毁辱,仍将出租房屋之房主拷打锁禁等情。当经禀由本领事就近照会贵道转饬查办,一面禀详本国驻京大臣察鉴在案。现奉宪批,以接据本领事所禀情形,当即照会总理衙门查照。嗣准照覆内开,准贵大臣照称,据厦

门领事官报称,近有龙岩州居民传播谤言,致与洋人搆衅,并将教士二人殴辱,抄录揭帖等件请为核办等因。当经本衙门电询闽省,并照覆在案。兹准闽省电覆,内称教士二人私租公屋,合族不允,将倪显廷在宗祠治以家法,现准驻厦领事官照覆兴泉永道,已传谕教士将屋退还,并由州劝谕绅民,以后礼貌相待云云。接照该省电覆,此案已为办结。除俟该省详细咨覆到日再行知照外,相应先行照覆贵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等因札覆到厦前来。

查文内所云,闽省电覆内称教士二人系为私租之故。不知私租二字如何解说?本领事实难明白此义,即祈贵道详为解明。或另转询龙岩州解说明白,仍请回文照知,以便本领事通晓此义也。至于以后教士如要在于内地租屋等事,究应如何设法租赁之处,始免称为私租,亦祈一并照覆为荷。合就备文照会。为此照请贵道烦为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二品衔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孙。

附件四 兴泉永兵备道为教士

今后租房事致英领事照会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1884年2月18日)

大清钦命二品衔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孙,为照覆事。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准贵领事照会,教士在龙岩州租屋,州民悬粘揭帖,禀详贵国驻京大臣,以据禀照会总理衙门照覆,电询闽省,复称教士系私租之故,不知私租二字如何解说?即为解明,或转询照知以后如何始免称私租,亦并照覆等因。查此私租二字,似即原案龙岩州详倪显廷不能将公屋私自出租之意,电音简略,致启疑团。原覆文内已声明,俟该省咨详细覆,再行照知。一经覆到,自必照会行知,即可释然。至此后续租屋等事,如系民间己业,向原

主商租；若系公业，向公众租赁，唯恐一时不能尽悉底细，故历办均将租字照送。验讯印还，向章如此，想贵领事熟悉情形均已洞悉矣。唯此案如何电询电覆，本道衙门并未奉文。

除分别咨移查照外，合行照覆。为此照会贵领事请烦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英钦命驻扎厦门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佛。

附件五 龙岩州教士信函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84年2月22日)

据称去岁房主被官锁拿之后，民间即粘贴无名揭帖，为数甚多。日昨本教士工人从城内及城门见所贴揭帖，尚有十八张，城外有十五张，共计三十三张。其城外揭帖在东边者甚多，距教士居处不远。其离城周围三十余里之村中，前所张贴，传闻尚未毁尽，而又经别项工人于此外见有揭帖九张。虽经州牧出示一二纸，其词旨亦不甚着意。所悬之处，并非公署城门及粘贴揭帖地方，不过僻静无人之所。于次日亲见此示，半被撕毁。查当日曾租房屋暂作医院，经领事官飭令退还，该处人民见有此举，由是相待教士益加轻慢。缘民人见本处人立有公会，不许将房屋租与教士，并将出租房主伙同拿去，送官看押，勒令教士将屋退出。民见以上各节，更以为教士亦无在他处租赁民房之例。民人辱骂教士，甚至伤害，官吏亦未经弹压。倘日后有人租与房屋，想必亦被众民将房主拿送到官，勒逼退还。据此而观，定无人敢将房屋租与教士居住。纵有肯租者，恐畏惧众民，又动公愤，从中遏阻也。若论所云该处人民轻待之举，以何为据？本教士日昨无辜被民人用泥块瓦石乱相抛击，此系实言。非敢捏饰。除将此节禀知州牧，并将辱骂之人所进店铺一一指明相告，此外并未禀报官员查办。窃以为州牧如不能严加惩治，深恐日后必定酿成巨案。为此特此布知。

885 英使巴夏礼为闽省再饬严禁匿名揭帖**尚期有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年 3 月 22 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巴,为照覆事。

本年二月十七日连准贵亲王来文,并以福建龙岩州居民张贴匿名揭帖,传播讹言,毁谤教士等情一案。阅及文内所叙龙岩州牧稟报各节,有云并谕倪姓冢家长人等,嗣后教士在州居住,务须礼貌相待,不得稍行毁谤云云。聆悉之下,有愜于衷。盖龙岩州牧果能使其属民咸遵斯令,将来必能相安,不复再滋事端。虽龙岩州牧稟报此案日期,似先于前文所呈择要译录教士信函,叙及揭帖尚未撕毁,并自受欺辱各节,尤在该处领事官电详揭帖至今尚未撕毁之前。既蒙贵署于本大臣二月十五日面谈之后,电知闽省,再饬严行禁止,尚期续此有效。除将贵署两次来文抄录札饬厦门领事官,照查该处是否恪遵严行禁止之令,详细声覆,俟覆文到日再行据情知照外,合即先行照覆可也。

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886 英使巴夏礼为请饬龙岩州牧亲查**销毁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七日(1884年 3 月 24 日)

大英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巴,为续行照会事。

照得龙岩州民毁辱居住该州之英国教士一事,本大臣曾于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将各节备文照会在案。兹于昨晚复据厦门领事

官，将龙岩州牧与领事来往文件详报前来。细阅彼此文词，想贵亲王亦必视其叙述情节殊觉相悬也。缘州牧于正月二十六日文内，有云目下民教相安，而领事官有云，至二月初七日毁谤揭帖尚未撕去，又曾有人周遭历数共计三十三张，并医士无辜被石掷打等因。惟盼龙岩州牧果能克践前言，善为调护，俾免医教各士不受毁辱，以符条约理应保护之意。仍望州牧亲往查看，所有揭帖是否州民已遵前命，速为全行销毁，则领事官即可无庸自往探视矣。

除将来往照会二件照录送阅外，相应备文照会贵亲王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龙岩州知州为教士租房案已可了结 事致英驻厦门领事照会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84年2月22日)

大清特授福建龙岩直隶州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善，为照覆事。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准贵领事官照会内开，光绪九年十月间据本国教士禀，在州属地方租有华民房屋，以作医馆。嗣被州民阻挠，悬粘揭帖，任意毁辱，仍将出租房屋之房主拷打锁禁等情，禀由本领事先后就近照请贵兴泉永道孙转谕查办一案。一面乃将全案情由详报本国驻京大臣察核在案去后。现奉本国钦宪札行内开，本大臣于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备文照会总理衙门王大臣内开，为照会事云云。癸未十二月十五日去文全录至。须至照会者。旋准总理衙门照覆内开，准照称云云。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来文全录至。须至照会者。等因照录前来。各奉此，查本国教士前往内地龙岩州游历各事，两国条约内均有载明英民凡人内地游历一切，地方官应为设法保护，方符条约。此次教士在州未见妥设善法保护，反听州民将租

屋之房主私行拷禁,实与条约相背。兹现奉本国钦宪札文来厦,用特恭录照送贵州知照,希即转谕该州民速将租屋之房主赶紧释放。一面仍行谕知,如有本国人民以后来州游历等事,万勿任听该州民如前毁辱滋事,以致有伤和睦。是为至要。至于以后,该州人民相待英民有无欺辱情事,一经本领事查访明确,仍要禀报本国驻京大臣察照查办也。合就备文照知。为此照会。烦为查照施行等因。

准此,敝州查此案实由州民倪显廷出租族众公业起衅,现在该屋已经退还,自可相安无事。其匿名揭帖,屡经飭差销毁,倪显廷早已释回。所有倪姓人等,亦已由州当堂惩斥,此案已可了结。目下民教相安,谅不致再滋口舌。敝州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凡此交涉事件,无不查明条约,竭力保护,俾敦和好,实非坐视不办。因龙岩州在万山之中,医教士等初次到州行医设教,以致无知州民所见不广,颇有闲言。既经再三示谕劝导,自可永释嫌疑,应不致再生事端。班医士今已复来照常施医,先租之屋仍系照旧居住,自可无争。

除由敝州随时劝谕州民,毋许生端,并妥照约保护外,合就备文照覆贵领事官请为查照施行。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英钦命驻扎厦门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佛。

**附件二 英驻厦门领事为龙岩州反教揭帖尚未
撕去等事致龙岩州知州照会**

光绪十年二月十三日(1884年3月10日)

大英钦命驻扎厦门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佛,为照覆事。

光绪十年二月初八日准贵州照覆内开,以本领事照会,据本国医教士禀,在龙岩州租屋。以作医馆,因被州民阻挠,悬贴匿名揭

帖滋事一案。现经州查此案，实由州民倪显廷租族众公业起衅，该屋已经退还，自可相安无事。其匿名揭帖，屡经饬差销毁，倪显廷早已释回，所有倪姓人等亦已由州当堂惩斥，此案已可了结。目下民教相安，谅不致再滋口舌。敝州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凡此交涉事件，无不查明条约，竭力保护，俾敦和好，实非坐视不办。因龙岩州在万山之中，医教士等初次到州，行医设教，以致无知州民所见不广，颇有闲言。既经再三示谕劝导。自可永释嫌疑，应不致再生事端。班医士今已复来照常施医，先租之屋仍旧居住，自可无争。除由敝州随时劝谕州民，毋许生端，并妥照约保护外，照覆查照各等因到本领事。

准此，查此案前于二月初七日据在州施医班教士禀称，所有该州各处遍贴之匿名揭帖，不但毫未撕去，且比从前张贴更多，甚至同与地方官所出之禁止张贴揭帖告示相应悬贴在于州城门口，所离本教士之租屋地方极近，查数计有三十三张之多。又据该教士前次禀称，本教士凡有出门在于街市行走之时，常常被人用石掷打，盖并非是小孩戏侮，实在是州属一起凶野民人所为。且又任性辱骂，以言恐吓。本教士曾经将该掷石之人认明，指交州差拿究，至今亦未惩办。为此禀请察夺等情。

据此，本领事查据该教士所禀该州民所贴之匿名揭帖，敢与贵州所出之禁止揭帖告示相连悬贴，即此一端已属胆大已极。可见差役禀报销毁之语，尽是虚假瞒蔽之词。并据禀闻，仍有匿名揭帖贴在各家百姓住屋门首者。以此看来，倘该差役果肯认真查明销毁，则就近责令该各居民自行撕去；如不撕去，即照同谋之例查拿究办，仍令出具甘结。似此认真办理，则不难销灭净尽。并另由本领事饬谕该医教士，凡见州属地方贴有揭帖者，系在何家百姓之姓名查明的确，就近转报贵州查照，以便饬差拿办。不但免其诿卸狡赖，

且亦系惩一儆百之一法也。至该医教士在州行走，被人用石掷打一节。据禀实系州属凶野民人所为，并非小孩抛石戏侮。既经该教士认明其家，指告差役查拿，何以并不拿办，殊为不解。应请贵州将此有无查拿及如何办理情形照知本署，以便查核办理为要。至于租屋一案，前经本领事接准贵州照会后，因知办理为难，即仰体贵州之意，谕飭该医教士照旧将屋退还。然并非真信此屋系为倪姓公业，不能租赁，因此谕飭退还之故。盖明知中国各口以及内地各处，凡遇教士租屋等事，无不以此藉口。或称公业，或云私租，故意设谋阻止，此本领事闻之已熟。盖缘不过因为彼此两国既敦和睦之好，自应格外体贴，通融办理，谅必贵州应本领事一番美意相待也。至于以后该州居民倘仍不能改此习气，仍是如此欺待，一经该教士禀知到署，则本领事惟有亲身前来查询的确，以便将此情形再行申报理论。

除先将现在州属揭帖仍未撕尽及掷石之人未办情形备文申报本国驻京大臣察鉴外，合就照覆贵州，请烦查照是荷。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特授福建龙岩直隶州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善。

887 总署奏报法人违约逞兵索款请飭地方官先机料理战守片

方官先机料理战守片

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1884年8月25日)

再，法人此次违背津约，逞兵索款，实出公法情理之外。仰赖圣明坚持定见，臣等恪秉庙谟，叠兴驳辩，沿海诸臣实力备御，法人能否悔祸，尚未可定。此时事机总以他国不相附和，内地奸民不藉端激变，庶兵力专一，得以持久，使法坐困。查通商各口保护商民，已叠奉旨飭行，至内地教堂各省皆有，民教之案全系乎地方官办理得宜，庶莠民不致乘机煽乱。前准英使臣巴夏礼赍送山东、山西教

士说帖，大意总以教民受辱，及山东州县有现堵海口尽杀洋人之说；山西州县示禁，民人不准入白莲、上帝诸教。该使臣谆谆以保护为请，当经臣衙门先行抄录说帖，函致该两省抚臣，飭属照约保护。应请飭下该抚臣妥为镇压，毋令内地莠民别生枝节。似此情形，恐不仅山东、山西两省，如江湖之哥老会，闻有改为平夷会之说，恐乘官军调防他往，藉端生事，亦当函防其微。并请旨通飭各直省将军、督抚、府尹臣，相度机宜，善筹绥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现在事机吃紧，凡有碍战事者，悉宜先机料理，俾得一力筹备法防，庶为有济。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88 俄使博白付为广东省法国教堂均遭抢毁

请飭查办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九月初七日(1884年10月13日)

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博，为照会事。

日前接准今移香港原居广州西天主教报称，因两广总督妄令，凡有进法人之首级者，许以重赏，以至本主教等移居香港。旋出抢劫凌虐情事，所有广东省教民村落、大小天主堂，均遭抢劫毁坏。现在省城周围二十里之遥，仅见瓦砾之场，教民五千余人流离失所，此中大半奔赴香港、澳门，教女婴孩被掳甚多等语到来。

查天津条约第八款，中国向俄国承任，非特不凌虐教民，且予保护。又七月十四日贵署照送谕旨，令各督抚严飭地方官，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即法国官商教民，亦当一律保护云云。因凭以上所引约款，及贵国大皇帝所降谕旨，并贵王大臣亦以此意屡次所言。烦请贵署，于以上所列各情特为留意，惟望贵国遵守所任之责、所

许之言,且怀不分教门仁爱之心,转飭查办,不容犯罪之人不获应得之罪,且行设法预防再出似此可恶之事。盖此办法,与贵国于己得宜,因按公法同行之道,凡国家与他国相处,其朝廷臣工人民相连为一,故遇此等情事,终皆为国家是问。相应照会贵署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军机处照会档)

889 意使卢嘉德为请拿办温州拆毁教士

房屋首犯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九月初十日(1884年10月28日)

大义钦差入华便宜行事大臣卢,为照会事。

照得本国教士董增德在温州传教有年,詎该处乱民于日前猝然起衅,将该教士所有房屋及什物等件拆毁无遗,该教士隐匿丛木之下二昼夜,虽获生全,情殊堪悯。现闻该处地方官并未将渠魁严拿惩治,而该教士已蒙赔补,虽属公允,究觉办理未为尽善。本大臣查该处为各国人辐辏之区,岂仅本国一教士。若该地方官不将首犯拿办,则在温各国人心,恐无以安。相应备文照会,为此照会贵王贝勒大臣,请即行知该地方员弁,迅速查拿,以安人心。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贝勒大臣。

(军机处照会档)

890 浙江巡抚刘秉璋奏报温郡焚毁外国教堂

现已议结仍飭拿犯惩办摺

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1884年11月5日)

头品顶戴·浙江巡抚臣刘秉璋跪奏,为温郡刁民藉词滋闹,焚

毀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飭拿犯惩办,以昭炯戒,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据温处道温忠翰等禀称,温郡办防以来,民间深恶洋人,尝有匿名揭帖,语多悖谬,即经出示晓谕,并令绅士剖切开导。不意八月十六夜间城西街耶稣教堂讲教之期,凡人教男妇纷往听讲,有民人经过门外停看即走。堂内洋人出捕,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外间居民见而诧异。旋闻被拿之人在内喊叫,忿忿不平,聚众愈多,即有打门入堂夺取被拿之人。仓猝之间,激成众怒,致将城西耶稣教堂及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各处教堂及洋人寓所同时焚毀。其余洋人寓所及税务司新关等处竭力阻止,屋宇未毀。当时拿获四人带县看管,所有各教堂及寓居教士洋人保护无恙。城外领事公署经温州镇先时驰往保护,未遭损失,禀请查办等情。臣当以该郡民间既有谣言,何以地方官不早为查办禁止,致酿事端。且起衅甚微,何致烧毀教堂数处,其中必有不逞之徒显违谕旨,乘机滋事,亟应密速查办,以儆刁风。批飭该道等严缉首从各犯,从重究拟;一面会同领事将被累洋人妥为位置,不准谗卸,并将大概情形电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照在案。

旋又据禀,所属瑞安县二十八都曹教士分寓三间,于十九日夜间亦被焚毀,原系空屋,未伤人物等情。嗣奉八月二十五日谕旨:潮州、温州均有毀擄教堂之事,著各将军督抚飭属妥筹保护,随时弹压,是为至要。等因。钦此。当又通飭遵办在案。

兹于九月初三日接温处道温忠翰、署温州府知府胡元洁、永嘉县知县张宝琳等禀称,查八月十六日夜间民教滋事,洋房之被焚者六处,被毀什物者三处。十九夜瑞安县乡间,又被焚烧一处。核其起衅之由,因堂内误拿旁人关闭,逞一时血气之勇,打门入内,立时放火,一呼百应,塞巷填街,连烧六处。以细故而激成大案,难为毆民

曲讳其过。英国领事庄延龄以寓居之教士洋人均获保护完善，因与地方官绅和衷商议，合计被焚教堂暨洋人寓居七处，赔洋二万五千圆；其洋关暨税务司并帮办二人寓中所毁衣物等件，皆非办公之物，并由领事代估洋一万圆，合共鹰洋三万五千圆。再三商酌，减无可减，察看大局，似以速结为宜。官绅意见相同，绅民深知经费支绌，又以疏于觉察，勉力筹捐洋一万七千五百圆，以儆将来。该地方官疏于防范，咎亦难辞，拟由温处道温忠翰捐廉一千五百圆，署温州府知府胡元洁捐洋一千圆，永嘉县知县张宝琳捐洋三千圆，其余不敷之数稟请筹拨，抄录会议条款稟报前来。

臣查民教滋事，日久拖延，愈生枝节。此次办理迅速，未始不是了事之法。当经批飭照办，仍令查拿纵火首祸之人，务获究办。窃维此案起事之由，实因是日夜间为各衙门救护月食之期，居民聚观，系属常情。仍仓猝变生，致成巨案。地方官虽未能防患未然，而于教士洋人尚能保护无恙。驻温英领事庄延龄于事定后即日致函该道，持论近理，俾得迅速办结，免致别滋事端。所有此次议赔洋三万五千圆，除官绅捐助外，计不敷洋一万二千圆，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在于温州厘金项下明数动拨，作正开销，按期付给，以昭信义。

除将所议条款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查外，臣谨会同南洋大臣、两江总督臣曾国荃、闽浙总督臣杨昌濬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已悉。办理尚为妥速，准照所请，于厘金项下动拨银两，作正开销。余依议。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91 俄使博白付为请严办各地擅拿并吓
诈法教士之人犯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十月初八日(1884年11月25日)

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博,为照会事。

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接准贵署覆本大臣九月初七日之照会,内将本大臣据广州主教所报各情照会贵署者,已经贵署行知两广总督查办,等因前来。

兹将九月初六、初八、十三、二十七等日前后所接驻沪法国管事教士各函,照送贵署查照。阅该教士第一函,可知岫岩州知州妄告擅拿法国教士纪隆,并官兵在教寓肆闹各情,惟赖英国领事从中力救,该教士方得脱难。

阅该教士第二函,可知遵义府绥阳县、桐梓县、正安州、湄潭县、仁怀县等处,所出战栗之事。如劫毁大教寓三处,天主堂小教寓三处,乡村教寓百余多所,育婴堂一处,抢夺小女等情。该教士第三函,内称湄潭教士一人被民拿住,口吓诈钱一事。又称遵义府知府出示二次,一将天主堂教寓作为公产,一令教民出教,否则抄其家产。该教士第四函,述称川东綦江县抢夺毁坏天主堂一处,教寓七、八所等情。

以上所列各节,应请贵王大臣特为留意。此等情事,形属痛恨,自不待言。本大臣知贵王大臣仁义居心,谅于此情必能痛恨,亦不必述由此项情事所能生之故。本大臣亦知贵国视己有益,必设法严行弹压,转嘱各省官员,确遵七月间所奉谕旨而更严责二次出可恶告示之遵义府知府,因此告示与上谕显然违背。至湄潭县吓诈法人一事,应请贵王大臣严行查办,治以犯人应得之罪。为此照会贵署可也。须至照会者(附抄一纸)。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译录驻上海法国管事教士
马所来各书函**

九月初六日来函。据牛庄来报知教士纪隆被拿之信，此事原因由岫岩州知州图谋升官，在盛京将军前告教士纪隆在岔沟地方筑城，城墙厚八尺有余，在城上操练百余兵，制备军火，总欲谋中国，俟法兵至旅顺口时，俾作栖所等情。遂奉将军札谕密访，以便知其真伪。八月初九日该州手持小枪，随带五十兵，闯入该教士寓所，幸该教士外出，该州即行搅闹房屋教堂，以便查出所存军火。又在该寓坐堂讯问教民多人，而其所带之兵百方肆闹。该教士闻此事赶回岔沟，以便亲知闹窃各情。驻牛庄英国领事闻知此事，一面往海关道告知该道，严行札责该州官，一面派人请纪教士即来牛庄。该州仍闹不休，又派兵赴岔沟拿纪教士。该兵到岔沟，适纪教士欲赴牛庄，遂被官兵拿解岫岩。英国领事闻此事，刻即知照盛京将军，将该州狡谋指明，并为纪教士伸冤。旋据该将军覆称，因该道与领事于岔沟情事所知较为确实，且云所告该教士各情，并无其事，故本将军札行岫岩州，将教士纪隆刻即解交海关道，与领事查办。

九月初八日来函。内称遵义府出示令民持械御敌法国，而该府民误为使其驱逐教士，遂于是晚往攻教人寓所。幸府官往拦，方免滋事。无奈府官之保护，或真或假，不能垂久。于次晚由遵义府来报，头一次攻打系八月初十日夜，十二日、十三日遵义府教寓及教民虽有官兵保护，仍被民掠劫毁坏。幸在寓教士二人逃走，一寄寓民家，一藏匿府署。育婴堂遭焚，小女等有被抢去，有带至民家。以上各情，该府官目睹而未曾设法保护，遂绥阳县、桐梓县、正安

州、湄潭县、仁怀县教民亦遭此难。绥阳、桐梓二县教士被失一切后，避藏县署。以上六城所辖教民均没。总之，遵义府城内大教寓三处、天主堂一处、育婴堂一处、小教寓三处，府属教所五十三处，绥阳县教所四十余处，桐梓县教所二十余处，湄、正、仁三州县所有教所，均行被毁，教民逃走，教士各藏府州县署。据闻贵阳府恐亦遭此难。

九月十三日来函。内称昨日晚由贵州教士所来消息，亦如前者，均属可叹。该处传教会迤北各地，毁坏之祸日炽。湄潭有一教士被民拿住，口吓若不给钱赎命，是必杀之。该教士被窃已尽，毫丝无有，监在屋内，乘看押人商量如何处治间，遂逃命入山，迄今未见消息。又据该处教士八月二十一日所报，该处此祸无不流满，凡教民处所，无不遭劫。各城教堂被窃之后，其乡村教所亦一律被窃，处处劫掠本教天主堂及教民。传谓皇上称兵与欧罗巴，不令法国人及与法人交友之教民并洋人在中国居住。近来遵义府知府出示，谕令教民出教，不然则抄其产业入官。其先另出示谕，凡天主堂、教寓、教会产业作为公产，以为与法打仗经费之用，本教士二人藏避府署，府尊相待以礼。

九月二十七日来函。内称前据川东主教顾巴德各信，内云贵州之祸，亦恐延及与贵州毗连之川东，可叹真不出其料。九月初四日綦江县之天主堂遭受毁劫，初四日以后几天间，该县乡村教寓亦遭此祸。此项毁劫起于考试之时，而地方官袖手旁观。当经该主教报知重庆大宪，请设法杜绝此祸。旋准好音，可望仗大宪之力，免去此祸。

892 俄使博白付为广东贵州新出凌

虐教民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

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博,为照会事。

本年十月初八日本大臣将凌虐教民一事,照会贵署去后,旋于十三日接准贵署照覆在案。兹应将暂居香港之广州主教信一件及贵州教士信一件一并译送贵署查照。

贵王大臣查阅此次续附各函,可知广东、贵州两省新出凌虐教民之事,惟望贵署于此等情事,亦如前次照会所言一律,可恶者亦妥为设法弹压可也。相应照会。须至照会者。(附抄单二纸)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 贵州教士致上海马教士函

摘录贵州教士于九月初七由遵义府署致上海管事马教士之书,兹将新得凌虐详细情节列后:

遵义、桐梓、绥阳、湄潭等处,现因无所可抢,故无抢劫之事。本教民被失如洗,房屋大半遭焚,现在安化、龙泉、婺川各县抢虐之事盛行。该处教士接准乡村教民来信,内称本处教寓亦如遵义,陆续遭被抢毁。安化城未盖完之天主堂被民攻扑,可移之物,均行被抢。其余经官封闭,示为公产。婺川县居乡教民惊闻凶信,弃家避于所能避之处。至本教士不分昼夜,在附近山中游荡数夜,宿于松树之下。有一华教士穿草鞋,几至赤身,由遵义逃此作伴。前函所提教士寄寓余庆所辖教民寓所,此一带地方教所亦被抢劫,但存教所一处。该教士栖此,而因此教所之里长与教民素仇,该处教民亦

属岌岌可危。是贵州北境均被抢毁。此地本教原有西教士八名、华教士四名，传教地方广有十二州县，本教所失产业价约一百万佛郎克，教民所失亦多。

八月初十日，遵义府未宣示与法国称兵使民携械御敌之上谕以先，地方安谧照常。阅两点钟后，华民攻打教堂，次日径行抢之。遵义府知府余上华置若罔闻，该知府能预防此祸而未欲行，故本教士以该知府为此祸之魁。抢夺教堂后，该知府所出示谕，足征毁害本教寓所，乃系该知府与其朋党预谋之事也，而宣示上谕系为动手之机。

893 署贵州巡抚李用清奏报遵义等处民教安谧并妥筹缉绥情形摺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84年12月24日)

署贵州巡抚·布政使臣李用清跪奏，为遵义等处民教一律安谧，现在妥筹缉绥，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月十五日准兵部火票，递回九月初十日附奏遵义各属教堂之事请缓校阅一片，后开军机大臣奉旨：著准其缓至来春查阅。遵义等处民教不和，该署抚务当督饬印委各员速即认真弹压，毋任滋生事端。钦此。又前奉七月初六日谕旨，饬令将法国官商教民一律保卫，当即钦遵办理。旋因遵义等处民教不和，复委候补道储裕立前往弹压，一切办理情形俱经奏明在案。

伏查黔省教堂最多，分在各属者共四十余处，此次遵义、桐梓、绥阳、修文、湄潭、余庆都匀各属滋闹之教堂，计有数处，俱系法人教堂，与各国无涉。据各属禀报起衅之由，皆系教堂自取。即如此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咨桐梓教堂一案，据该县所禀，实因教堂门首张贴钦奉上谕告示，众人聚观，读至法人背盟肇衅一节，各怀义愤，

人声嘈杂。堂中司铎、教民心怀疑惧，施放洋枪，激成众怒所致。又据涪潭县禀称，堂内司铎无故惊疑，自行避匿等情，各属滋事由大约不出此二端。良由平日之积怨既深，临时遂一发莫遏，而不安分之民亦即乘机抢掠，事所不免。现据储裕立禀称，遵义各属地方安静，教民渐次复业，司铎、教士均保全无恙，所有滋事匪徒上紧缉拿，业于九月十九日回省销差。臣查通省民教，惟遵义府属积怨最深，从前为教堂事酿成大狱，比来入教之民类皆地方不安分之徒，倚教堂为护符，是以仇怨至深，不可解释。若再听该司铎仍归教堂，势必不能无事，业经知照省城李主教转飭该司铎暂离遵义。由地方官护送赴川者二名，曰博司铎、李司铎；护送来省一名曰布司铎。现在遵义府城已无洋人、教堂亦派兵差小心看管。无论民教，均不准出入，希冀去其赤帜，庶几民教仇隙渐可销弥。桐梓各属亦飭令一体照办。此臣办理遵义各属民教业已无事之实在情形也。

其涪潭司铎避入余庆县地界牛心山，该处系江外地方，向来教民最多，又多系当年投诚号匪，聚集一处，拥护司铎与团民相持。臣当委署平越州知州严雋熙带天柱营练军驰往弹压解散。旋据禀称牛心山聚集教民均已解散，各归本业，并晓谕民教毋再挟嫌滋事，并将教民所拥护之恒司铎由牛心山护送到省等情。现在司铎业经来省，保全无恙。臣体察情形，遵义各属虽积怨最深，尚系民强教弱。涪潭、余庆之江外地方则民教俱强，势不相下。现留天柱营在彼暂驻，以资弹压，飭令不分民教，但有滋事，即严拿惩办。此臣办理余庆、涪潭之实在情形也。

查此次教堂滋事，诚非好消息，而同仇敌愾之心，亦实系出于至诚。臣拟因势利导，将教民与司铎使之渐次疏隔，免致愈引愈多。臣每接见越南关外函信，多言教民与法人狼狈为奸，不可不防其渐。除遵义、涪潭各属已滋事之教堂，乘此众怒难犯，业将教堂

封闭,并无洋人外。所有省城暨各属未经滋事之教堂,亦拟乘此机会,不动声色,戢其蔓延之势。查教堂最易滋事者有二。一,教民时常出入,恃教为符,易犯众怒。一,妇女在彼礼拜住宿,内外无别,易起人言。臣与司道悉心商酌,并知会李主教,告以众怒难犯,所有本地教民及本地教民中之妇女暂时不得轻向教堂往来,各在家中安分守业,以免众议。其各国教士在教堂自行礼拜讽经,悉听其便,慎毋仍蹈前辙,致启猜疑,难于保护。其教堂距城太远,司铎教士恐保护难周愿来省者,令地方官派役护送来省,以便保卫。有愿他适者,令地方官派役护送出境,以利遄行,俱听其便。至于内地教民本系中国赤子,非司铎教士所得据为己有。向来民教田土财产词讼案件,司铎、教士干预袒护,怨仇之来实由于此。查法国和约内,有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等语。并无词讼案件,准其干预之说。臣已商同司道,所有民教田土财产轆轳案件,责成地方官清理,司铎、教士不得过问。务令民教持平,无所用其偏袒,以后教民自将渐少,仇隙亦可渐消。并启明各省暨海关,目前黔省民教不和情形,无论何国司铎、教士、游历洋人,暂缓来黔。或者外面少来,内面亦渐次清理,不至流毒日深。此臣所早夜冀幸而未知能否办到一二者也。

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臣仍谨遵谕旨,缓至来春,容臣体察情形再行查阅,以昭慎重。合并陈明。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已悉。所筹均妥,即著该署抚督饬地方官妥为办理,随时认真弹压,毋任滋生事端。钦此。

(宫中硃批奏摺)

894 云南巡抚张凯嵩奏报永北厅民教纠纷情形片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84年12月29日)·

再,滇省各属教堂,从教者多系川民,倚教横行,欺凌土著,道路以目,时滋事端。前年浪穹县一案,其尤甚者也。近因法人渝盟肇衅,钦奉谕旨,以法国官商教民有愿留内地者,一律保护,军民人等倘有借端滋扰情事,严拿正法。等因。臣钦遵恭录,出示晓谕。复恐民教误会,致生疑忌,并檄属督饬绅耆,逐细宣讲,所在安静如常。惟据永北厅文武禀报,该属旧衙坪教堂司铎艾若瑟素与地方不和,从教者又多凶横,每以法扰闽海情形夸张于市,众皆嫉之。及见恭录谕旨告示,内不自安。自九月十六日以后,广购军火米粮,招集夷獠民人,疑有异谋,纷纷迁徙。适有童、饶二姓悔教出首,人心更为惶惑等情。臣立即缮示晓谕,飞饬该文武赶往弹压镇抚去后。

旋据续禀,该处民教彼此猜疑,昼夜警备。该司铎虑攫众怒,于二十八日寅刻统率教众拥出。居民见教堂火起,一路喊杀而来,仓卒出御,互有伤亡,教众即由夷寨绕出江外,赴川境之红土苴而去。该厅营赶到,查勘教堂前层烧毁,正房两厢尚存,教民尸身各有洋印号片铜码洋枪,分别掩埋存案。教民家口妥为安置,毋许藉扰,地方现已安定等情。

臣查此案,据该厅文武前后禀称,实由教堂肇衅,究竟有无别故及藉端生事之人,仍饬确切查明禀覆。已毙尸身,民教实各若干人,仍饬验明,填格详送。未毁教堂房屋,仍饬封闭看守。司铎艾若瑟现既入川,应咨以转饬盐源县传知该县教堂照管,毋任回滇,复生枝节。

除知会四川督臣查照,并通饬凡有教堂之地方文武加意铃束,

务使民教相安外，所有永北厅教堂滋事现已安静，仍筹善后情形，谨会同云贵督臣岑毓英附片驰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著该抚查明确切情形，妥为办理，并飭各地方文武随时弹压，务使民教相安，毋任滋生事端。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95 俄使博白付为译送顺德广州等处主教

来函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5年2月6日)

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博，为照会事。

兹将近日所准北京主教、居香港之广州主教、驻上海管事教士各来函，译送贵署。展阅第一函，可知有不知姓名之人谋焚顺德府西教寓所。观览第二函，可知广州主教寓所，虽经地方官看守，亦被焚烧。睹视第三函，可知近来云南省教民亦遭凌虐。应将此等可恨情节，达知贵署。惟望贵署迅速查办，惩治人犯。至于顺德谋焚一节，愿宣布上谕，不准凌虐教民，以杜再有此项情事。为此照会贵署可也。须至照会者。(附抄一纸)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军机处照会档)

附件一 译录北京主教来函

顺德府前数月传播，惊闻有不肖之徒张贴揭帖，激发向称守分之民，与教士教民作仇。惟因顺德守令以此惊闻为末事，故已将此情节奉告贵大臣。原因本主教向服总理衙门公道仁德，是以深知总署于贵大臣所告各节必为理会，果然不负本主教所望。该处地

方安堵如旧,惟不知何故,地方官不宣示谕旨,是以本主教材料有后患。果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间,有人堆柴薪于教寓大门,内有火药,半夜火起,经该教寓教士更夫邻佑扑救,而大门及门旁房屋均行被焚。

附件二 译录广州主教来函

十月二十一日本教广州教寓盖被看守兵焚烧,火起于上午九点钟。因教寓建在敞地,四围有墙,人不能进内,故不能谓此火因别故而起。街门均有封锁,除看守兵外,他人不能出入。惟因信地方官允以代看房产,故什物半皆存储房屋之内,遂致全行焚毁,烧去档册,惜无从寻觅。

附件三 译录驻上海管事教士来函

前函本教士已将云南同教人亦恐遭如贵州之祸,奉达贵大臣去后。本教士得知附近云南省城赖地方官宣布谕旨,微见安堵。惟昨准该处委主教来信,内称云南北境祸已见成,与四川接界一县之教士、教民,受华民凌虐一载有余。大宪于其所诉,置若罔闻,属员于不肖所谋,视如未见,以致该匪徒胆炽。九月二十七日在该县城内传言,凡西教人俱要杀害,教民闻此,大半逃往入山,藏匿亲友家内。次夜该教士同教民数名越墙逃走,方行后天主堂房屋、两学堂及教民房屋数处,被攻抢焚,教民男女幼孩等大半遇害,其家产被抢。该教士被赶,百计始逃至四川。

896 著张之洞速即出示晓谕准令教士入粤事电旨

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一日(1885年7月22日)

奉旨:

张之洞电奏法教入粤流弊太多，示弱太甚等语。传教载在条约，上年七月降旨用兵，尚谕令保护法国教民，现在基隆已退，被掳弁兵均已收回，法使业已到京。教士照约入口，有何示弱？澎湖尚未退出，正以滇省撤兵稽迟为藉口，若再因阻教入粤，别添枝节，以致澎湖久踞不退，其为示弱不更甚耶？此等紧要关键，岂能轻听僚属将弁之言，有意阻格。如地方莠民藉端滋闹，全在该督严饬弹压，果能实力奉行，何至生事？贺璧理致法领事信有法教入粤，粤督不愿等语，何以向该督言，又谓缓来为宜？恐不足据。著张之洞速即出示晓谕，准令教士入口，以昭大信，勿得再存意见，转启群疑。设有愤事，惟该督是问。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897 庆亲王奕劻等奏覆不应因士子习教 而不准应试等情片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1885年12月15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仰祈圣鉴事。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准军机处抄出江苏学政黄体芳奏，注销教民籍贯不准考试一片，本日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

臣等查原奏内称，自各国通商以来，华民之愿习天主教者为条约所准行。至举贡生童之是否亦准习教，条约并无明文。近闻中卷之子，阳儒阴盗者颇不乏人，彼既自绝于圣门，岂容更列于士类？如谓过分畛域，恐碍洋情，殊不知政有权衡，宜教无迁就。欲期正本清源，惟有严定条例，注销教民籍贯，不准应试等语。

查该学政所请，自系为厘正学校起见。惟政贵善导，今无分歧。西教之入中华由来已久，现在条约所载，只论华人之习彼教

者是否循规蹈矩，并无愚民士子之分。今若忽以举贡生童严定条例，姑无论与条约显有未符，即士类偶入彼教，辄遭屏绝，是适以坚其迷途之误，无望悔悟之机。与其揆之门墙，任为蠹贼，何如勤施化导，返为善良。该学政所请注销教民籍贯之处，应毋庸议。至准考试与不准考试，当以其人安分与不安分为断。如果越规徇矩，则功令綦严，该管官自当按律处置。非谓华人一入西教，即不加以管束。况世道人心之虑，全在办理之得宜，不在科条之多设。拟请飭下各督抚学政，严飭所属各州县暨各学教官，务于平时开诚布公，各司劝导。无论习教与否，若确知其人行止不端，童生则不准送考，举贡生员则详请斥革，俾庠序之中咸知束身自爱，庶期经正民兴，士风蒸蒸日上矣。

所有臣等遵旨议奏缘由，理合恭摺具陈。再，此摺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稿，会同礼部具奏。合并声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898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与驻京教士议定

迁北堂于西什库改建等情摺

光緒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886年6月4日)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与驻京教士议定移让北堂在西什库地方改建，酌拟办法，飭立合同，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上年九月间，奉皇太后懿旨，谕派英人敦约翰前赴罗马，商请教皇令教士将内城蚕池口教堂迁移，叠将商办情形函达醇亲王暨总理衙门转奏在案。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据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送交敦约翰罗马来电，云教皇允移让北堂，并令驻京教士樊国梁速赴罗马，面询移堂事宜，务请将改移地方赶紧议定，并如何改建之法订妥等语，当即据情电奏。旋准总理衙门四月初一日电覆，北堂移让，彼既允不建楼，必须切实说定，索一确据，方准在西什库地方建立教堂。惟洋房与内地房屋迥不相同，官为修理，有无窒碍，务当再行详度。至西什库在皇城西北，本年方向不利，即使说定移建，今年不能动土，亦应预为议明，遵旨电达等因。臣遵即密嘱德璀琳，函招该教士樊国梁来津妥议一切。

据称北堂最高处曰钟楼，计八丈四尺。兹既蒙恩准改建西什库，虽距北海尚远，然亦不敢过高。拟造大堂自地至梁以五丈为度，钟楼断不令高出屋脊，是较北堂旧建之楼已减三丈余。缘教堂规矩，必有大堂，俾资众士礼诵经之所，过卑狭则不能容。凡各口洋房均在五丈上下，亦非独异，不致有碍观瞻。将来造成时，如建钟楼测量逾五丈以外，情愿拆平，以昭诚敬。至改建一节，该教士力求由官照原式代为修造。惟洋房与内地房不同，员匠既非夙谙，查其原堂规模宏大，物料繁巨，尤虑依样估修，转滋糜费，应仍折给价银，由该教士自行起造。臣初只允给银二十万，樊国梁坚称不敷尚多，续又递允至三十万，彼仍求加给五万。据该教士呈出北堂房屋地基原图并译丈尺物件清单。臣约略核计，所费实属不贲。适醇亲王莅津，面与筹商，以教士既愿迁让，情词恭顺，国家亦不必过为计较，俾示大方，可照三十五万两定议。德璀琳系中国海关所用人员，应飭与樊教士订立合同，画押为据。

四月二十六日臣传集德璀琳、樊国梁来署，将所议合同五条面加厘订。查西什库地方未知方广丈尺若干，该教士欲全行付给，臣与再四驳议，改为将西什库南边地方酌给三分之二。应请飭下步

军统领地面官员早为量度，传谕所有树木砖石勿任损坏。如有民居小屋在四至以内碍事者，似应给资搬移。俟届冬月交与教士收管，庶免藉口。又北堂所有百鸟堂内异方禽兽及一切古董物件、钟楼内风琴喇叭等，据樊教士称历年多方觅购，实费巨款，吝不欲与，臣商令全数报效，不准迁移短少，该教士勉为遵允。因添载末条，以免异日翻悔。当即照缮中法文，令德瑾琳、樊国梁各自画押存案。谨照译合同，恭呈御览。

樊国梁即于二十七日起程赴罗马。该教士人尚公正，素为教会领袖。据称教皇必可批准，法国亦无异词。彼至罗马奉准，即速电知。届时臣接电后，再恳俯准该教士合同所请，明降谕旨褒嘉，以示观感。所有彼此届期交付堂基物件未尽事宜，应请由醇亲王会商总理衙门王大臣，派员妥为经理。其应分期付给银两，由臣随时会商海军衙门、总理衙门筹款付给，以期仰慰圣廬。至北堂钟楼太高，俯瞰禁苑，中外臣民久滋疑议，历经总理衙门屡商法国使臣，飭令拆改，顽抗不遵。此次醇亲王暨臣等设法商办。竟能操纵如意，实属始愿所不及。俟事成之日，德瑾琳、教约翰等忠诚效命及神机营出力人员，应恳恩施，准予优奖。合并附陈。

所有议移北堂，酌定办法缘由，谨缮摺由驿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旨：览奏现议办法尚属周妥，均著照所请行。该衙门知道。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 照译商订合同

天津税务司德瑾琳、北堂教士樊国梁为商议移让北堂在西什库改建，酌拟办法，恭呈钧鉴，仍应祇候大清国大皇帝、大罗马大教

皇御览批准,谨遵奉行事。计共五端,详列于后:

一、自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以二年为限,凡北堂、仁慈堂地基房屋及树木等均于限内交付。除傢具外,一概不准移动损坏。

二、应请于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将西什库内南边地方酌给三分之二,丈量四至,交与北堂主教收管。该地现有树木若干,一并交付,不可拆损移动。

三、查北堂地方系康熙年间蒙圣祖仁皇帝赏给教士等居住,并派员相助起建大天主堂,又颁发敕建天主堂金字匾额,中外同深钦感。今因朝廷欲广禁地,教士等遵敕移让,复蒙赏西什库内地方另为建堂。朝廷厚泽深仁,后先一辙,教士等尤深感激。应请奏明,按照康熙年间办法,明降谕旨,俾中外咸知,教士等永远遵守,则仰荷恩宠益无涯矣。

四、如蒙查照康熙年间成法办理,颁发谕旨,教士等于西什库新堂成后,当照南堂式恭刊诏旨于碑,护以黄亭,以汉白玉制匾,以昭诚敬。至在西什库建造大堂,自地至梁,以五丈高为度,钟楼亦断不令高出屋脊。

五、此次在西什库改建北堂,教士等甚愿官家按照北堂、仁慈堂原样代为盖造房屋,一切均照原式,是为最要。如官家不肯照样代办,只得由教士等画图自行起造。此项工料银两,应请于付西什库地方时付给三分之一,过六个月再付一次,又六个月付讫。分作三次,为时十八个月,似较轻便。按此次另建北堂、仁慈堂工料等项,实需用至四十五万余金。奉中堂谕令核减,教士等于无可减之中,勉力酌减银十万两,计共需库平宝银三十五万两。此系格外报效,伏祈亮察。

再,北堂所有百鸟堂内禽兽及一切古董物件、钟楼内风琴、喇

叭等,樊教士愿请教皇吩示,概行报效,奉送中国国家。

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899 浙江巡抚刘秉璋奏报申明拿获温郡焚毁

外国教堂各犯按例定拟摺

光绪十二年五月初十日(1886年6月11日)

头品顶戴·浙江巡抚臣刘秉璋跪奏,为申明拿获温郡焚毁外国教堂各犯,分别按例定拟,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照光绪十年八月十六日夜,温州府城西街等处外国教堂、洋房被温民焚毁一案,经臣将滋事情形,并英国领事庄延龄与地方官绅和衷商议,合计被焚教堂暨洋人寓居各处分别估价赔交洋银完结原由,会同南洋大臣·两江督臣曾国荃、闽浙督臣杨昌濬恭摺具奏。光绪十年十月初九日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摺,后开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已悉,办理尚为妥速,准照所请,于厘金项下动拨银两,作正开销。余依议。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行司飭遵,并飭缉滋事各犯讯办去后。

兹据臬司孙翼谋详称,此案飭据该县先后获犯七名,讯缘李阿溧、胡扬明、郑碎起分隶永嘉、乐清并福建惠安等县。胡培沅、刘振镐、孙得淦、梅阿郎均系永嘉县人。温州郡城西街设有耶稣教堂,光绪十年八月十六日夜为该堂讲教之期,入教男妇纷往听讲,门外经过民人,停住观看,来去不一。李阿溧与在逃之施溃发亦在其内。俄见教堂洋人出来捕拿不识姓名一人,拉至堂内关禁喊叫。外间观看民人闻而诧异,疑被凌虐,忿忿不平。施溃发起意救援,一呼百应,登时率同民众打门入内,找寻被拿之人无着,将堂内存储洋油倾泼放火。是夜正值救护月食,游观人多,仓猝之间,激成众怒,致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等处教堂洋房

同时被民众纷往焚毁。复至双门打毁税务司洋关房屋，并将洋人器皿什物搬出关外空地，举火焚烧。李阿溧听从施溃发在西街五马街教堂打毁门窗，倾泼洋油，帮同放火。胡扬明因在双门外住宿，邀允郑碎起借名救火，乘便攫抢洋书等物。胡培沅、刘振镐、孙得淦、梅阿郎仅在西街花园巷双门外随众观看热闹，附和呐喊，并未动手，亦无随从放火毁抢情事。经同城文武带兵分投扑救，弹压保护，并将李阿溧及胡扬明等先后拿获。李阿溧乘间脱逃，复经弋获。据前任永嘉县知县张宝琳提犯讯详，旋即卸事。该署县周熙抵任接审，据各供悉前情不讳。因逸犯施溃发弋获无期，先提现犯覆讯议拟，解经署温州府知府李士彬、温处道温忠翰勘审，咨由臬司孙翼谋核拟相同，详请具奏前来。

臣覆核无异。查例载：挟仇放火，烧毁房屋未伤人，为从者发近边充军。又借名救火，乘机抢掠财物者，照抢夺律加一等，分别首从治罪。又律载：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此案李阿溧因教堂洋人误拿民人关禁，致激众忿，辄听从施溃发打门入内，帮同放火，烧毁洋房，即与挟仇放火无异，自应按例问拟。李阿溧合依挟仇放火，烧毁房屋、未伤人为从者发近边充军例，发近边充军。该犯于拿获后乘间脱逃，再加逃罪二等，拟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至配杖一百、折责安置。据供在逃之施溃发为首，恐致避就，仍应照例监候，待质十年，俟限满分别逸犯有无弋获，再行核办。胡扬明起意纠同郑碎起借名救火，乘机抢掠财物者，照抢夺律加一等，分别首从治罪例，于抢夺人财物杖一百、徒三年律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郑碎起照为从减一等律，拟杖一百、徒三年分别定地发折责安置充徒，均照例刺字。胡培沅、刘振镐、孙得淦、梅阿郎据讯均止随众观看，并无动手放火毁抢情事。惟附和呐喊，究有不合，应如拟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以示惩戒。该犯等事犯到官，

均在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恩旨以前,李阿溧、胡扬明、郑碎起所犯系放火抢夺,情节较重,不准援减。胡培沅、刘振镐、孙得淦、梅阿郎所得枷杖,均予援免,交保管束,被毁洋房器物先已议赔完结,应毋庸议。教堂关禁民人,查已逸出,起获洋书,先经给主认领,亦毋庸议。施溃发饬缉获日另结。

除供招咨送刑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机大臣奉旨:刑部议奏。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00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重庆民教纠纷请飭游智开妥办并
催刘秉璋赴川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86年7月15日)

近据宜昌电称,接重庆商号信,该处教堂与民口角,枪伤考生,遂致聚众毁堂,洋房无一存者,并伤多人,罢考罢市等语。查重庆民教仇怨已深,民情浮动,了结不易,拟请旨飞飭游护督设法妥办,并催刘督刻日赴川,弹压解散。现电线甫做,至宜山高岭峻,电信难通,乞代奏鸿愿。

(军机处电报档)

**901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兼程赴任督飭妥
办重庆民教纠纷案事上谕**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1886年7月16日)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刘秉璋,传谕暂护四川总督·按察使游智开。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上谕:

据李鸿章电称,重庆教堂与民口角,枪伤考生,遂至聚众毁堂,

洋房无一存者，并伤多人，罢考罢市等语。四川民情浮动，最易滋事。重庆民教仇怨本深，此次究竟因何起衅，著游智开迅即遴派干员，前往弹压，持平办理。并查明构衅缘由，民教被伤人数及现办情形，先行据实驰奏。

前有旨令刘秉璋速赴新任，此时计早交卸。该督接奉此旨，著即兼程赴川，督饬妥办。此事关系紧要，该督等务当确切查明，迅速了结，不得稍涉偏袒，致生枝节。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秉璋并传谕游智开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902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派员续办

重庆教案情形摺

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二日(1886年8月1日)

暂行护理四川总督·二品衔按察使臣游智开跪奏，为渝城武童打毁洋房教堂一案，现据川东道等续禀筹办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渝城武童打毁洋房教堂一案，前经臣附片奏明。六月十六日续据巴县禀称，渝城岁试武童因英美两国构居险要，致激众怒，打毁洋房及各国教堂。查英人欲由印度入藏，并图居云南大理、四川重庆。前奉上谕，绅商共悉。本年英美在鹅项颈等处修房，皆据险要，且用巨石高筑，形同炮台，渝民惊疑。入夏后民谣频起，四月重属开考文童，已觉群情汹汹，经该县许以商允洋人赎回。奈赎回之议大非西人所愿，屡向婉商不听，迨试武童，遂酿此案。幸将各国洋人保卫无恙。现该洋人分住道县，两署之中。惟教民罗元义尤为众怨所归，六月初一日竟有械斗凶伤情形，事旋经弹压

而止。查此案衅由彼肇，不推究衅由，无以塞洋人之口；不贖还要隘，无以顺百姓之心；不预定款目，无以为议结之具等情。

二十二日复据署川东道夏时稟称，现在洋人愿将鹅项颈、亮风埡、丛树牌三处要隘退还，盖亦知众怒难犯，并书立洋押为据。至所失各件，英国开单约值银二万三千余两，美国开单约值银二万八千两，法国开单约值银十二万两，并将细数胪列，尽具洋押，交该道收执。该道以所失之数，核计尚非格外要求，惟所毁城内外教民房屋，尚未议及等情。

臣伏查此案，鹅项颈等三处险要，该洋人均许退还，尚有撻惧众怒之心。惟单开所失银数太巨，虽该道核计尚非格外要求，惟臣前派委员勘估尚未稟覆，断难依数照赔。况洋人违背条约，构居险要，有碍方向，其曲在彼。当经臣批飭，务须大加核减，并令委员逐处勘明，另行妥议，再覆核办在案。

除将该道该县先后稟情及渝民公稟四件汇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咨覆来川，以凭遵办外。所有渝城武童打毁洋房教堂，据川东道等续稟筹办情形，谨会同护理成都将军臣托克湍恭摺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核议具奏。片并发。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03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重庆民教

纠纷未闻有罢考罢市之说等情片

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二日(1886年8月1日)

再，正拜摺间，接准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刘传谕暂护四川总督·按察使游智开，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上

谕：据李鸿章电称重庆教堂与民口角，枪伤考生，遂致聚众毁堂，洋房无一存者，并伤多人，罢考罢市等语。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跪聆之下，钦悚难名。

伏查渝城武童打毁洋房教堂一案，于六月初六日据该道府等禀报，即于初八日遴派候补知府唐翼祖、罗亨奎前往查勘会办。臣已于十三日附片奏陈在案。渝城距省较远，所有查勘会议事宜，自非旦夕得以周知办妥，是以至今尚未据该守等具覆。旋于十六、二十二等日续据该道县具禀筹办情形，现已于正摺内陈明。至罢考罢市之说，该道等迭禀，未经述及。其民教被伤人数，昨已另檄原委之员并查具覆。一俟覆到，即行据实陈奏。现在该道等所禀筹办情形，已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请敕下该衙门核议，咨覆来川，以凭遵办。

谨会同护理成都将军臣托克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04 庆郡王奕劻等奏覆请飭新任川督迅将重

庆教案持平断结并惩滋事人犯摺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军机处抄交暂行护理四川总督·按察使游智开奏，渝城武童打毁洋房教堂一案续办情形各摺片，奉旨：该衙门核议具奏。片并发。钦此钦遵。抄交到臣衙门。

臣等查此案，据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先后奏咨，内称美国教士在巴县鹅项颈、亮风垭，英国教士在丛树牌等处，各买地建房，以作

医馆及避暑之所。渝民以地居险要，嘖有烦言。五月初五日城乡人民经过鹅项颈前往聚观，因与洋妇口角争闹，经人劝散。该县以时值武童考试，令洋人暂时停工了息。迨二十五日开考武童，三十日早突有武童及渝民多人至鹅项颈将洋房打毁。是日下午该武童等复入城滋事，将各国教堂医馆拆毁，并焚毁法国教堂。经该镇道等往来禁护，自申至子，始行解散。六月二十二日据署川东道夏时稟称，现在洋人愿将鹅项颈等三处要隘退还，书立洋押为据。所失各件，估价赔还各等情。

臣等详核案情，洋人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如无碍民居，不关风水，照例税契用印外，地方官不得阻止，载在条约。鹅项颈等处之地既经该处民人情愿卖与洋人，自必立有契据，即难禁其建造房屋。乃事前既听其购买地基，事后忽将其房屋拆毁，实属无理肇衅。且应试武童，不遵地方官约束，竟至恃众滋事，波及各国教堂，尤属肆意妄为，毫无顾忌。必谓衅由彼肇，亦无以服洋人之心。现在洋人既愿将地退还，自应妥速办理；免生枝节。新任督臣刘秉璋此时计可抵任，相应请旨飭下该督臣，迅将此案详查核办，持平断结，并将滋事之人严拿惩办，以昭公允而儆将来。

所有臣等遵旨议覆缘由，谨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05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宜昌总兵所稟重庆教

案与督臣互异请旨飭查片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

再，正封摺间，适接北洋大臣李鸿章文称，七月二十日据湖北

宜昌镇总兵罗摺绅七月初三日稟称，七月初二日申刻据探差回宜稟称，渝城华教滋事，其端肇自美国人在鹅项颈修房屋。此处为府城东路要隘，美国人占造，有伤地脉，合县士民联名具稟。巴县当未了结，众怒于五月底先打亮风垭、丛树牌两处，然此为英人占据，亦系要地。城内教堂，法人修建，士民皂白难分，亦皆焚毁。并从教之殷实家亦皆拆其房屋，惟有罗宝芝素号教主，伊家招有兵勇，房屋未毁。是日渠杀伤死华民二十二人，现在护督游委唐罗两知府查办，尚无头绪，附城场市有教堂者俱行拆毁。六月二十四日隔府城一百二十里之白菓树，有一教堂，法人行教，巢穴险峻，南川、綦江两县团勇大开一仗，闻各伤人数百，华民、从教者甚夥，无从分别。江北厅六月初被教民放火烧毁铺屋四百余家，川东各属处处起围(团)，声称打教，其势汹汹等语。所报差弁探系地方绅民所称等情，据稟咨行到臣衙门。臣等查总兵所探各情，虽系得自绅民，传述之词，未必尽为确实，惟与暂护四川总督臣游智开前奏各节，轻重悬殊，应请飭下新任督臣刘秉璋确切查明，据实覆奏，持平办理。

所有总兵罗摺绅探查渝城教案，与护臣游智开奏报互异情形，请旨飭查缘由，理合附片具陈。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摺)

906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到任详查核办重庆教案等情事上谕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

军机大臣字寄四川总督刘。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核议游智开所奏渝城打毁教堂各节，暨

罗縉紳稟報滋事情形，請飭查覆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案應試武童不遵地方官約束，恃眾滋事，輒因美國在鵝項頸等處買地建堂，不協眾心，逞強折毀，兼及各國教堂，實屬肆意妄為，此風斷不可長。前經諭令劉秉璋確切查明，迅速了結，現在該督計已到任，即著詳查核辦，持平斷結，不得稍涉偏袒，並將為首滋事之人嚴拿懲辦，以儆將來。至宜昌鎮總兵羅縉紳探報各情，與游智開前奏輕重懸殊，所稱南川綦江團勇開仗傷人，江北廳地方被教民燒毀鋪屋四百余家，究竟有無其事，並著劉秉璋確查覆奏。原摺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軍機處洋務檔)

907 護理四川總督游智開奏報重慶教案民教 被傷人數及現在擬辦情形摺

光緒十二年八月初十日(1886年9月7日)

暫行護理四川總督·二品銜按察使臣游智開跪奏，為重慶教案遵查民教被傷人數及現在擬辦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查重慶府民童打毀洋房教堂一案，前將起衅及籌辦情形，先後奏報在案。旋據委員唐、羅兩守稟稱，勘得該處城外之鵝項頸、丛木(樹)牌、亮風垭洋房共三處，城內教堂、醫館亦三處均已拆毀淨盡，所有各國洋人均經該道等保護，並未傷及一人。惟查此次渝民雖因洋人構居險要起衅，亦因教首職員羅元義，久為眾怒所歸，一時發難。六月初一日渝民往尋羅元義，羅元義已預糾痞百餘人，持械在家藏伏，突出大門，亂將百姓毆砍，致渝民被傷二十二，傷斃十一人，該職家亦傷八人。由是渝民更挾傷斃多命之嫌，益激公忿，遂日在鄉集團打毀教民房屋及各地教堂。近遠聞風，相率效

尤，致铜梁、大足两县亦有打教情事。员弁前往，不服弹压，民团集不肯散，请将罗元义拿办。至此次打毁洋房教堂之滋事首犯，查系王明堂、石开阳两人，俟拿获补报等情。

伏查教首罗元义平日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往往偏庇教民，欺凌百姓，为众怨所由归。此次民童往寻罗元义，辄先纠痞多人，持械藏伏。斯时渝民均未执持器械，多被杀伤，渝民益忿，遂致四乡教民房屋被毁。罗元义身虽奉教，仍是中国人民，应遵中国法律，此时若不拿办，无以解散民团，即无以保卫各处教堂。当经密檄川东道府县拿解罗元义审办，昨据委员及川东道府县禀报，业将罗元义拿获起解，民情称快，民团已散。并取具各场首人保护教民归农切结，教民亦陆续回家收割稻谷，四乡已臻安静等语。臣当将罗元义发交成都府审讯。

查罗元义系捐花翎同知衔加三品封职，应请旨先将该职斥革，以凭申明拟办。仍一面飭查教民被毁房屋数目，并严拿滋事首犯王明堂等归案并办。至于民童打毁洋房教堂，前经洋人开单索赔，臣曾飭令大加核减。嗣因罗元义纠杀多命，渝民纠毁教民房屋，是以核减数目尚未议定。现据委员等禀以英国之款近已会议，该领事班德瑞不但不肯减少，且谓尚有漏开之处。是核减之议，决非旦夕所能办结，应俟该委员等再与各国会议停妥，禀覆后据实具奏。

除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将斥革罗元义咨明吏部外，所有民教被伤人数及现在拟办情形，理合会同护理成都将军副都统臣托克湍，恭摺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大臣奉旨：览奏均悉，即著刘秉璋飭查教民被毁房屋数目，并严拿首犯王明堂等按律惩治。务将此案秉公办结，毋稍偏袒。余依议，该衙门知道。摺内所称唐罗

两守不合体裁,游智开著饬行。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08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为教民罗元义犯有
命案应照例拟办片**

光绪十二年八月初十日(1886年9月7日)

再,平民打毁教民房屋,系由罗元义雇人毆杀百姓多命而起,与初次民童打毁洋房教堂起衅各有指归,自应分别办理。缘教民、平民均是朝廷赤子,譬如一家子弟,有就外傅而受教者,子弟有犯,父母将其惩戒,该外傅不得护庇其弟子,阻撓其父母。今罗元义之命案,自应照例拟办。该主教、领事人等不得以罗元义系属教民,从中把持。盖治罗元义以罪,所以慰已毙之百姓,即所以护未毁之教堂。诚恐洋人干预此事,并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遇各国公使进署,藉词牵制,勿予准行,以期分别办结,实为公便。

除并咨该衙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八月廿三日奉军机大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09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等务将重庆教案首犯
王明堂等拿办事上谕**

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886年9月21日)

军机大臣字寄四川总督刘秉璋,传谕暂护四川总督·按察使游智开。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昨据游智开奏遵查民教被伤人数及现办情形一摺,已批令饬查教民被毆房屋,并严拿首犯王明堂等按律惩治矣。此案教首罗元义因渝民蓄怨往寻,预纠痞匪乱毆,致渝民被伤二十二人、伤毙

十一人，该教首自有应得之罪。惟察核起衅情节，该处民人倚仗公忿，首发难端，致有互殴之事，罗元义家亦伤八人。且远近闻风效尤，铜梁、大足两县亦有打教情事。此等肇衅首犯，若不严拿惩治，不独无以服罗元义之心，实于地方民风大有关系。著刘秉璋督饬所属，务将王明堂、石开阳二犯严密查拿到案，与罗元义质证明确，持平办理，毋得专归咎于罗元义一人，致纵舍内奸，轻开外衅，是为至要。其先事疏于防范临时未能弹压之地方官，并著查明参奏。刘秉璋未到任以前，即著游智开迅速妥办，毋稍偏袒。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秉璋并传谕游智开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910 吏部为遵旨将同知衔罗元义斥革事致军机处咨文

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六日(1886年10月3日)

吏部为咨行事。

考功司案呈，准军机处交出，护理四川总督游奏称，窃查重庆府民童打毁洋房教堂一案，前将起衅及筹办情形先后奏报在案。旋据委员唐、罗两守稟称，勘得该处城外之鹅项颈、丛树牌、亮风垭洋房共三处，城内教堂、医馆亦三处均已拆毁净尽。所有各国洋人均经该道等保护，并未伤及一人。惟查此次渝民虽因洋人构居险要起衅，亦因教首职员罗元义久为众怨所归，一时发难。渝民往寻罗元义，罗元义已预纠痞百余人，持械乱将百姓殴砍，致渝民被伤毙，该职家已受伤八人。由是渝民更挟伤毙多命之嫌，益激公忿，逐日在乡聚团打毁教民房屋及各处教堂。近远闻风，相率效尤，由致铜梁、大足两县亦有打教情事。员弁前往，不服弹压，民团结不肯散，请将罗元义拿办。臣当将罗元义发交成都府审讯。查罗元义系搆

花翎·同知衔加三品封职,应请旨先将该职斥革,以凭申明拟办。谨奏。

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均悉。即著刘秉璋飭查教民被毁房屋数目,并严拿首犯王明堂等,按律惩治,务将此案秉公办结,毋稍偏袒。余依议。该衙门知道。摺内所称唐、罗两守不合体裁,游智开著飭行。钦此钦遵到部。相应将花翎·同知衔加三品封职罗元义斥革之处,知照军机处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军机处。

(军机处来文)

911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拿获重庆

教案首犯王明堂及议办情形摺

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86年10月24日)

暂行护理四川总督·二品衔按察使臣游智开跪奏,为重庆教案内滋事之犯王明堂现已拿获,并现在议办情形,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上谕:昨据游智开奏遵查民教被伤人数及现办情形一摺……(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钦遵到臣。伏查此案滋事首犯王明堂等在逃,早经批飭勒限严拿。近据巴县知县国璋禀称,该犯王明堂逃至綦江县地方,经该县差役协同綦江县差役将王明堂拿获,不日即可押解到县等情。当飭该县于解到后,速将王明堂提解来省,以凭发委一并审办,并飭严拿石开阳务获究办。至于罗元义业已解省,尚未定供。续据巴县国璋具禀,以罗元义所雇下手伤人之犯何包鱼、吴炳南等,现又续获,亦即批飭一并解省,与罗元义对质定供拟办各在案。

巴县知县国璋前经臣将该县先行摘去顶带，本应即时参办。惟时值学臣考试，渝郡生童云集，正资弹压，未便遽易生手，仍责令该县妥为弹压。今考试已毕，生童人等极为安静，所有此案先事失于防范，临时未能弹压之地方官，系巴县知县国璋，相应将职名开送。现据委员候补知府唐翼祖、罗亨奎函禀，据称日来叠与洋人会议，法国赔款十二万两，该主教称系从实开单，决不能减。英国赔款二万三千两，该领事异常狡黠，经委员等责以衅由彼肇，多方辩论，始据允减十分之二。美国教士嘉腓力因病早赴宜昌，前议之数系英领事随同画押，该领事现在藉词推诿，该委员等责以既可画押，即可主持。一俟各国议定，即行禀报。其罗元义伤人后，渝民打毁柏果树等处教堂及毁教民房屋百余家，尚须另议款目，不在原议之内等情。臣察核所禀，均系实情，逐层议妥后，不至另生枝节，已催令该委员迅速定议，俾早办结。一俟禀覆，即当据实具奏。

再，洋人请于办结后，复建教堂，仍应飭地方官保护等语。查此案起衅由于洋人构居险要，有碍方向，所有鹅项颈、亮风垭、丛树牌三处，均不准再行修造。其余各处教堂，不能不听其复修，惟有先期由地方官邀集绅耆，传谕民众，以后听其复修，不准滋生事端，以期日后民教相安，是否有当。

所有拿获滋事首犯王明堂，飭即解省审办及现在议办情形，除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外，谨会同护理成都将军臣托克湍恭摺由驿六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均悉。国璋著交部议处，仍著督飭严拿石开阳务获归案审讯，持明办理。嗣后各该处修建教堂，务须妥筹措置，按约保护，总期教民相安，毋再滋生事端。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12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查无南川綦江团勇开仗
伤人及江北厅烧房情事摺

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日(1886年11月15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刘秉璋跪奏,为重庆教案查明,并无南川、綦江团勇开仗伤人江北厅地方烧毁房屋情事,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承恩命,总督四川,已于光绪十二年十月初一日接印任事,当将到任日期,专弁咨奏在案。伏维臣前在途次,先后钦奉上谕,以游智开遵查民教被伤人数一摺,飭令严拿滋事首犯王明堂等,按律惩治。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教堂各节暨罗縉绅禀报滋事情形请飭查覆一摺,并著刘秉璋确查覆奏。原摺片著抄给阅看。钦此钦遵到臣。

臣于入川境后,沿途探访教案始末情形。及到任后,调查原案卷宗,大略相同。此案起衅及筹办各节,已据前护督臣游智开叠次详细奏明。所称南川、綦江团勇开仗伤人,江北厅地方被教民烧毁铺屋四百余家,均无其事,自系宜昌镇总兵罗縉绅得之传闻,并未确实,应毋庸议。护督臣任内接据委员唐翼祖等会禀,以各国索赔之款,英人已见减四千余两,法国未允减少。其另议柏果树教堂赔款及抚恤教民银两数目,现在该委员等与议未定确数,一俟议妥禀覆,即当据实奏陈。此案应议之地方官巴县国璋职名业经护督臣开送,臣现覆檄飭藩司将其撤任。至滋事首犯王明堂拿获解省,自应与罗元义质实定供,分别拟办,以示持平。

所有查明并无南川、綦江团勇开仗伤人,江北厅地方烧毁房屋情事缘由,除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外,理合遵查,由驿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13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蚕池口教堂迁移西 什库事已议定完案各情摺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886年11月27日）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蚕池口教堂迁移，经教皇及教会议准，续经臣与驻京法使商定，互送照会完案，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四月间臣飭北堂教士樊国梁订立合同五条，拟将该教堂移建西什库地方，奏奉批旨：现议办法尚属周妥，均著照所请行。等因。钦此。樊教士赴罗马后，法国正因教皇遣使来华，大相齟齬。教皇以京内各堂系巴黎教会产业，允飭该会将北堂移让，但云亦须商知法国。八月间驻津法领事林椿叠次来署，面称奉法廷电谕，咸丰十年续增条约第六款声明天主堂、学堂等件，应赔还法国驻京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北堂既先由法使转交，必须法国准行，非罗马所能专主。臣谓前与该使戈可登议明，俟罗马允定，中国当予以礼貌知照驻京公使，再奏明请旨，以全两国交谊。林椿因将此语转电法国去后。

嗣接教约翰罗马来电，法廷致教皇哀的美敦书，言罗马若派全权公使赴华管理教务，即将法罗原订条约撤毁，并将巴黎教会每年薪俸五千万佛郎概停不发。各教士恐绝生路，环求教皇暂停遣使，是罗马派使一层只可暂置不论。樊教士来电称，巴黎教会总办已允准所订合同，惟法廷必要经手，若中国不照法国所愿办理，我教会甚属难堪，请准回华设法办了此事。十月十六日樊教士抵津来谒，呈出巴黎教会费雅德印函，情词甚为恭顺。惟内云乾隆四十七

年教皇传知法国将北堂给与本会，咸丰十一年中国又将北堂转交法国付给本会，法国两次经手，求设法使各教士享平静之益，不致另起风波等语。樊教士复再三求臣与法使商议，以全法国体面。林椿初传法使恭思当之语，颇欲藉端要挟。臣力与驳斥，如该使不允，我国家即照教皇教会遵允之据自行酌办。林椿转致恭思当，劝其毋庸阻难，致伤和谊，请臣将此事原委叙一照会送给法使。顷接该使照覆，内称法国无不依照大皇帝之意办理，并无阻滞迁让之处。措语亦颇得体，此事遂已定局。谨照抄巴黎教会总统费雅德来函，并臣与法使恭思当往复照会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圣恩俯准该教士合同所请，明降谕旨，褒嘉法国使臣及罗马教会恭顺之忧，俾远人咸知观感。

至该教会函称琐事三条内，原允银两不敷，可否俯赐补助。当向樊教士德瑾琳等指驳。据称此是过虑之语，日后绝不求增。臣谕明银数不减，亦断不准添。至西什库请由通车之路，臣查步军统领划给西什库南边之地作为迁盖教堂之所，据德瑾琳询樊教士云较蚕池口原地稍狭，并该处能否通车，街南是否有小庙碍其出进，拟飭原订合同之德瑾琳赴京，偕同该教士前往详细踏勘，由该税司稟商总理衙门酌夺办理。至购买建堂料物，应准照各国洋人运物之例，由臣缮给护照，行知各关验放，以示体恤。至天津三汊河教堂系望海寺旧址，同治九年被津民焚毁，仅存高楼一角，有碍观瞻，曾飭樊教士转商教会折让。兹允我改建兵丁养病院善堂，容再督同地方官筹办。至原合同订明付西什库地方时付给银三分之一，现既定义，即须给地付银。臣与林椿等议明，查照旧案由天津税务司经手分次付给。计第一次应付库平银十二万两，可否敕下海军衙门于各省捐款内筹拨，由臣派员领回，交关转付。嗣后过六个月付给一次，照案办理。

所有北堂迁移定议各缘由，除分咨总理海军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外，谨缮摺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一 巴黎天主增爵会及仁爱会总统费雅德
为北堂迁移等事来函**

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1886年9月15日)

谨照抄巴黎教会总统来函，并与法使恭思当往复照会，恭呈御览。

照译巴黎天主增爵会及仁爱会总统费雅德来函

敬肃者。

窃维一百余年，本会在中国北京居住，渥荷大清列圣畴覆，优加保护，恩赐地方，并赏珍物。近今二十五年间，本会在京复建教堂，得享平顺，无非仰蒙大皇帝天恩，中堂福庇，及各大臣一视同仁，获此安便。理合奉书申谢，并求奏陈皇太后、大皇帝声明本会感激爱戴之忧。各教士在华一切，仍仰朝廷恩周无外，嗣后永荷保全。顷悉国家欲展拓宫址，需用北堂地方，中堂命德税司商同本会樊教士，函达教皇及本总统查核办理。教皇允诺，即知照本会，将北堂地方奉让。本会因感皇太后、大皇帝深仁厚泽，爱育无遗，能不激发天真，图报万一。是以本会按照樊教士来禀，全行遵照，祇候施行。惟以仰承垂爱，尚有琐事，一并奉陈。

一、承允发给另造北堂银两，为数不为不巨，但工程甚多，有余不足，未能逆料。倘或稍有不敷，可否俯赐补助。

二、查京城地图，西什库街南头有小庙一座，正值街口，车辆出

进,殊为不便。不识可将该庙挪于别处否?倘不能移,拟请设法另辟一通车之路。

三、修盖新堂,凡购买一切料物须得护照,庶利遄行。此项总护照拟请俯赐发给。

以上三事,已与樊教士办事之权,尚祈谕令该教士祇遵为荷。

再查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即乾隆四十七年,教皇传知法国,将北堂给与本会。迨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即咸丰十一年,中国又将北堂转交法国付给本会,是以法国以为两次经手,可以过问。本会奉中堂钧谕,只知报称,未敢瞻顾。想中堂明察秋毫,当蒙鉴此衷曲,定必设法使本会各教士等享平静之益,决不致另起风波也。

再,侧闻中堂现办中西书院,广开风气,殊深钦佩。此后如需泰西一切有益学业,本会教士中不乏明敏之材,如荷录用,无不乐于相从。

又据樊教士声称,天津节署之东旧河楼一座,中堂曾谕及有碍观瞻,本会亦不愿留此剩迹。若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我中堂在津,决不致有此事。为今之计,贵处整顿海军,军容甚壮,若就其地建造兵丁医养病院,则事益美备,既可化无用为有用,变沴厉为祥和。已谕令该教士禀承训示,当可代为效力。总之,本会深知朝廷仁恩普被,中堂慈惠及人,办事公平,远人感戴,此后无论何事,罔弗可商。尚祈鉴察。专肃鸣谢。敬颂爵祺。

西九月十五日即中八月十八日巴黎斯府发,十月十六日到。

附件二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请迁移北堂事致法使照会

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886年 11月 23日)

给法国使臣恭思当照会
为照会事。

照得本大臣前奉朝廷谕旨，派人赴罗马教皇商量教务，并京内北堂迁让之事。现聆悉教皇既停派公使来华，此事自无庸再议。至于北堂移建一节，虽经教皇已允，惟称应向贵国商明。查现在中国欲将宫禁地方开阔，而北堂切近园庭，有碍扩充。本大臣请烦贵大臣奏明贵国，请将北堂迁让。现在两国和好日笃，中国所需甚盼允行。因查咸丰十年条约第六款，各处教堂应赔还交法国驻京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等语。应请贵大臣转饬北堂主教，遵照樊教士原订条款，将北堂迁让移建京城内西什库，所择地方，俾两国友谊更昭亲密，贵大臣和协邦交，益显明恭敬我大皇帝之意，实所欣盼。为此照会贵大臣，请烦查照见覆施行。

**附件三 法使恭思当为法国并无阻止迁移北
堂事致李鸿章照会**

光绪十二年十月三十日(1886年11月25日)

法国使臣恭思当照覆
为照会事。

照得十月二十七日接准贵大臣文称，现在中国欲将宫禁地方开阔。而北堂切近园庭，有碍扩充，请烦奏明贵国，请将北堂迁让等因。本大臣刻即将来文传电至我国外务部矣。因在我国于此件无不依照贵国大皇帝之意办理，本大臣想此事我国并无阻滞迁让之处。本大臣始终深切相助贵中堂奉命之件有成，且来文情语殷殷，甚属感激。本大臣深悉如此照办，以后我两国日亲巩固，和好愈敦，皆我国及本大臣之寸衷默愿也。须至照会者。

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914 著总理衙门照李鸿章所请迁移北堂并奖**励中外出力人员事上谕**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1886年12月3日)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李鸿章奏蚕池口教堂与教士定议迁移，并与驻京公使商定，互送照会一摺。览奏均悉。西安门内蚕池口教堂于康熙年间钦奉谕旨，准令起建，迄今百数十年，该教士等仰戴朝廷怙冒深仁，咸知安静守法。上年修理南海等处工程，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几余颐养之所，西南附近一带，地势尚须扩充。该处教堂密迩禁苑，经李鸿章派英人敦约翰前赴罗马商酌，并令税务司德瑾琳与教士樊国梁订约迁移，议于西什库南首地方申画界址，给资改造。该教士复声明改建之堂，以五丈高为度，比较旧建之楼减低三丈有余，钟楼亦断不令高出屋脊。议定后樊国梁又赴罗马告诸教会总统费雅德，据覆文历叙感激中朝覆帔保护之忱，有激发天真、图报万一等语。情词尤为肫恳。李鸿章现复与公使恭思当互相照会，亦据覆称无不依照办理，和协邦交。深知大体，实堪嘉许。此事既据李鸿章详细商定，均无异词，即著照所请行。其改造经费，亦著分期拨给，俾资营建。余均照议办理。

候补道恩佑于创办之初，奉委出力，著交军机处记名，遇缺提奏。主教达里布诚心报效，教士樊国梁、英人敦约翰远涉重洋，不辞劳瘁。达里布著赏给二品顶戴，樊国梁著赏给三品顶戴，敦约翰著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樊国梁、敦约翰并著各再加赏银二千两，由李鸿章发给。税务司德瑾琳、领事林椿来往通词，始终奋勉。德瑾琳著赏换二品顶戴，林椿著赏给二等第三宝星。其余出力之英商宓克等，著李鸿章查明，奏请奖励。该衙门知道。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915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审拟重庆教案获犯
罗元义石汇等情形摺**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886年12月26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刘秉璋跪奏，为申明重庆教案内获犯罗元义、石汇等据供定罪缘由，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十二年五月三十、六月初一及二十三、四等日，前护督臣游智开任内，据川东道府县先后具禀，教绅罗元义雇众毆杀渝民多命，致渝民石汇等挟忿集团杀勇烧房一案，前经发府审讯。兹据署布政使游智开、署按察使黄云鹄、成绵龙茂道承厚会审解勘前来。

臣当即提犯亲鞫。缘罗元义即罗保之、吴炳南、何包鱼、石汇均籍隶巴县，吴炳南系罗元义雇工。罗元义祖辈即奉天主教，向在该县内开设书铺、药铺。光绪十二年五月三十日罗元义闻渝城百姓打毁各处洋房教堂，自知平日奉教，与地方绅民蓄怨已久，虑恐来家寻仇滋事。即令吴炳南、何包鱼及在逃之陈海帆等预雇不知姓名一百余人，每日每人给钱三百文，在家防守。六月初一日早饭后，渝民纠众一齐拥至罗元义门首，寻衅喊闹，将其耳门挤毁。罗元义家亲友黄朗轩等拢向喝阻不散，被毆砍划，受伤八人。罗元义气忿，喝令吴炳南等率众出外砍杀，声言闹出事来，有伊承当。吴炳南、何包鱼等俱各允从，纠集所雇人众，分携刀械出外乱砍乱毆，登时受伤致毙三人，另伤何大顺等二十二。渝民畏凶退避，吴炳南等从后追毆，因街窄人拥，复被挤跌、踏毙八人。吴炳南等因一时人多手杂，记忆不清何人毆砍伤何人部位，伤毙之人亦不识姓

名。约保刘镇坤等报经该县国璋验明各尸伤，编刊字号，棺殓标记，先后据尸亲郑惠林等认明尸身四具安埋。罗元义因酿出事端，情虚畏究，私出盘费，支使吴炳南更易姓名，与何包鱼等逃逸。六月半间，渝民因罗元义雇众械斗，杀伤多命，益激公忿，纠集五十余团，约有三千余人。二十四日至白果树教堂滋事，石汇与伊父石开阳一同前往。该主教闻知，先期请有营勇在彼弹压，因此互斗。石汇之父石开阳先用搅扒，将营勇杨什长红旗格落。石汇夺过杨什长手内尖刀，戳伤其肚腹到(倒)地，当即殒命。团民杨子青等声喊放火，石汇等复将教堂放火烧毁，分路逃逸。该县国璋查拿，经前护督臣先后将罗元义、王明堂、石开阳酿命滋事情形，分别具奏在案。旋即获解罗元义、王明堂及该犯石汇到省质审。并据该府等审明，由司道解勘前来。臣提犯亲鞫，据供前情不讳，案无遁饰。

查例载威力主使人殴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为首。又例载广东等省纠众互斗之案，如审系预先敛费，约期械斗，仇杀纠众至四十人以上，致毙彼造十人以上者，首犯拟斩立决梟示；其随从下手伤重致死者，应行拟抵，均各依本律例拟抵。又律载同谋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监候，又凶恶棍徒纠众商谋，计图得财，放火故烧官民房屋，已经烧毁，抢夺财物者，不分首从，拟斩立决。杀伤人者加以梟示。又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定拟各等语。此案罗元义因民教不和，打毁教堂，虑恐来家寻仇，预令吴炳南等雇人防守。因见渝民喊闹，辄令吴炳南等纠众出外殴砍追逐，以致伤毙踏毙多命，两造互伤多人。虽无械斗案内敛钱约期情事，惟该犯一闻渝民打教，即已料其来家寻仇，自出己资，雇人防守。又复主使持械逞凶纠众至百余人，伤踏致毙至十一命，实属情凶势恶，形同械斗。查受伤身死，虽止三人，其余各命系属踏毙，惟死由于踏，踏由于追，罪坐所由，自应比例问拟。罗元义应比依威力主使，以主

使之人为首律，广东等省纠众互斗之案，如审系预先敛资，约期械斗，仇杀纠众至四十人以上，致毙彼达十人以上者，首犯拟斩立决梟示例，拟斩立决梟示。石汇因渝民以罗元义雇众杀伤多命，益加忿恨，集团打毁教堂，该犯与父石开阳同往，将奉调弹压之营勇杨什长杀毙，复将教堂放火烧毁，实属不法。查该犯随同团民打教，虽非图财，惟不服弹压，杀人放火，形同强盗，亦应比例问拟。石汇合比依凶恶棍徒纠众商谋计图得财，放火故烧官民房屋，已经烧毁，抢夺财物者，均照强盗律，不分首从，拟斩立决，杀伤人者，加以梟示例，拟斩立决梟示。吴炳南、何包鱼听纠，转雇多人，持械殴砍，即属为从，亦应按例问拟。吴炳南、何包鱼应比照随从下手伤重致死者，均各依本律例拟抵例，同谋共殴人至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律，各拟绞监候。秦香之、田海清在场助势，均未下手伤人，合比依沿江滨海持枪执棍混行斗殴，其附和未伤人者各枷号一个月，责四十板，各拟枷号一个月，折责四十板发落。何大顺与黄朗轩等伤均平复，逸犯陈海帆等，逸匪石开阳、团民杨子青等，飭缉获日另结。王明堂一犯未据供认，旁无质证，应俟查拿朱姓、石开阳等解质另办。

所有申明重庆教案内获犯罗元义、石汇等据供定罪缘由，除将两案供摺咨部核议外，理合会同成都将军臣歧元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刑部速议具奏。片并发。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16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核实重
庆教案赔款会立合同摺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刘秉璋跪奏，为重庆教案现经委员等将各国赔款核实议定，会立合同，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前护臣任内，重庆府民童以英美两国在于鹅项颈等处修造洋房，有碍方向，纠众拆毁各处洋房，并入城将法国教堂、医馆一并拆毁。当经护督臣委候补知府唐翼祖、罗亨奎前往查勘，会同各国主教、领事筹议。兹据该委员唐翼祖禀称，此次渝城民教滋事，始因英美两国占居险要，人心惊疑，继因教首罗元义雇人逞凶，愈结忿怨。五月三十、六月初一等日，正值武童应试，相率将各国洋房、教堂、医馆悉行拆毁。维时人性汹汹，加以罗元义械斗杀伤多人，遂至群起寻仇，于六月十四等日将城外之水鸭述学堂、白果树书院并各乡教民房屋器具以及铜梁、大足等处，纷纷打毁。经道府等多方安抚，并将教首罗元义及打教滋事之石匪、王明堂等拿省讯办，然后民教逐渐相安。

伏查此次各国被毁房屋器具，以真元堂为最。屋宇既丽且崇，器具亦极繁重，所费甚巨，加以白果树系该教老书院，其中书籍板片所藏甚富，以及各处教民房屋总计二百五十五家，悉成瓦砾，实与先年酉阳州等处教案轻重悬殊。虽六月初以前所毁法国教堂、医馆前经议有十二万两之数，而以后法国之白果树、水鸭述等处各乡教民房屋及铜梁、大足等处自当与之速议，俾免日后纠缠。乃该主教动谓白果树书院创立数年，所储辘重不少，滋议价亦须八万两。此次教民房屋半皆富户值价者，若云抚恤则在十万两内外。当即责以所欲过奢，日与反复开导，会议多次，乃将续毁之款减至

七万两，教民抚恤减至六万两，共十三万两，再减即不肯议。该委员等多方与辩，舌敝唇焦，旬日以来，始克定议铜梁赔银三千两，大足赔银一万五千两，共十三万之数，又减为八万二千两。合初次议赔之十一万两，共计二十二万两。英国议定一万八千两。至美国前因该教士赴宜昌，已托英国领事班德瑞代为筹议，初议二万八千两，现复再三辩论，始定二万三千两。定议后由班德瑞稟知驻京公使，俟回覆至日再立议单，现有班德瑞信函为据。伏查川东前赔酉阳一案几二十万两，彼乃一州一邑，非该教会萃之区。此次渝城乡教堂、医馆，各处教民房屋以及铜梁、大足等县所毁，实非酉阳州赔情形可比。现在总计法国赔款抚恤共银二十二万两，美国二万三千两，英国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两，较之先年各处教案似尚核实。该主教议立数条，会立合同，画有洋押，不致翻异。其赔恤两项，亦皆议明分年付给，此后民教务各相安，不准再滋事端等情。

臣查此次渝民打毁洋房、教堂、医馆、教民房屋，自渝城内外以及铜梁、大足既多且远，为费实巨。该员等会同道府在渝五阅月之久，而后议定，既已舌敝唇焦，实属无可再减。惟有据情陈奏，候旨遵行。如蒙俞允，则分年筹给之款即在川东盐厘、省城盐厘及捐输项下酌量拨给，以昭大信。

所有重庆教案，现经委员等将各国赔款数目核实议定并会立合同缘由。除将合同抄单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并将命另行奏结外，谨会同成都将军臣岐元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17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陈明重庆教案根由片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

再,此案关系实与寻常人命不同,罗元义平日恃教欺民,仇怨益深,渝民初次打毁洋房教堂,虽因鹅项颈等处有碍方向,实由罗元义积怨所酿而成。斯时罗元义若不雇众械斗,杀伤多命,渝民亦不至益加忿恨,集团四出打教。是洋房教堂之被毁,百姓之被杀,教民房屋之被拆,皆罗元义恃符逞横所致。拟以械斗为首之例,尚觉情浮于法。至石汇因罗元义恃符逞横,随同民团在乡滋事,乃以营勇弹压之故,辄敢伤毙杨什长一名,纵火烧房,不服弹压,实属匪徒,罪应从重。兹两犯均从比例,各拟斩梟,所以示持平也。既足以戢教民之势,亦足以慑平民之心。臣等为维持民教起见,伏乞敕下刑部查明此案民教不和根由,速即议奏咨覆办理,以免稽诛而杜后衅,实于地方有裨。

除王明堂一犯未经供认,飭缉朱姓、石开阳等获审另办外,谨会同成都将军臣岐元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18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请将巴县知

县国璋从宽予以革职片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

再,查该犯罗元义于六月初一日雇杀渝民多命,该县国璋即应将罗元义拿案讯供详办。乃听其优游法外,致渝民益加忿恨,集团在乡打毁教堂及教民房屋,为祸益烈。迨前护督臣闻有杀伤情事,札飭查覆拿办,始据该县填格禀报,将罗元义等解省办理,实属迁

延。本应从□请加严议。姑念该县平日官声尚好，邀恳天恩从宽，即予革职，以示惩戒。

谨会同成都将军臣岐元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国璋著即革职。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19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给蚕池口

教堂迁移出力各员奖励片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886年12月30日)

再，蚕池口教堂迁移一案，钦奉十一月初八日上谕：其余出力之英商必克等，著李鸿章查明奏请奖励。等因。钦此。适臣奏派原订合同之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京偕同教士樊国梁等踏勘西什库地方，禀商总理衙门申画界址，交付地基，大约均已妥洽。该税司回津后，复禀称一年以来，随同办理此事之中外各员，竭诚赞画，煞费经营，俾二十余年屡议未成之件幸得就范，非寻常洋务交涉劳勩可比。开具清单，吁恳优奖前来。

查有候选道伍廷芳、四品衔尽先选用直隶州知州胡濬、五品衔江苏试用县丞陈佩璋、县丞衔陈保泰、监生薛鉴清，均帮同德璀琳、敦约翰等出谋发虑，动合机宜。伍廷芳拟请赏给二品衔，胡濬拟请以知府尽先选用，陈佩璋拟请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陈保泰拟请以县丞尽先选用，薛鉴清拟请以巡检尽先选用。此系异常劳绩，可否出自特恩俯准，敕部注册施行。至英商必克在京创议派人赴罗马商办输诚效命，拟请赏给三等第三宝星，以示激劝。

所有遵查请奖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20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遵旨给
樊国梁敦约翰加赏银两片**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886年12月30日)

再,迁移蚕池口教堂案,内阁奉上谕:樊国梁、敦约翰著各加赏银二千两,由李鸿章发给。等因。钦此。当飭支应局于海防经费项下动拨库平银四千两,发交税务司德璀琳分给樊国梁、敦约翰敬谨收领。

除飭局于报销册内就款开除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敕部查照。谨奏。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21 庆邸王奕劻等奏报增给西什库南边
空基以移建北堂事已立约并换照摺**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1887年1月3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西什库南边空基换给蚕池口移建教堂,现与驻京教士续立合同,划定界址,并与法国使臣往来照会换给执照,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十一月初六日臣衙门准北洋大臣李鸿章文称,移让北堂在西什库地方改建。原订合同内称,应于本年十一月将西什库南边酌给三分之二,丈量四至交与主教收管。现应交付地基之时,应飭税司德璀琳赴京偕同教士樊国梁就指给之地详细踏勘,由该税司稟商臣衙门酌夺办理等语。

前月十一日据该税司来臣衙门面称,西什库地方甚大,原定合

同之第二款按法文解，应将该处地方通计给与三分之二，并不专指南边而言。且蚕池口原基有九十余亩，今画给之地仅五十余亩，不敷建造之用。当经臣等面加驳斥，告以有此合同为据，且图内贴说甚明，未便再有异辞。若略为展宽，尚可筹商。旋经该税司与该教士再四商酌，仍就原议西什库南边地方恳请稍加尺丈，经臣等派令章京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司员偕同该税司详加履勘，议定南北画给九十八丈五尺，东西画给六十一丈五尺，虽较原议稍为加增，四面车路隙地均尚宽绰。臣等共同商酌，即飭该税司与该教士续立合同一条画押为据。并飭章京等眼同该教士等画分四至，钉立木桩，以清界址而免牵混。再查蚕池口教堂前于咸丰年间付给执照一纸，系由法国使臣经手转交，现由臣衙门换给西什库执照一纸，照案仍由法国使臣转交，并将前给执照缴回存案备查。谨抄录臣等与法国使臣往来照会各一件，该税司与该教士续立合同一条恭呈御览。

除西什库地址增添尺丈数目由步军统领衙门绘图贴说具奏外，所有臣等续立合同换给执照各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一 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教士 樊国梁续立西什库建堂四至合同

照录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教士樊国梁续立合同

谨按札发之图界画处，与原议不敷。税司系宪署委员，亟应与主教所派之樊国梁通融酌核，仰承钧意，期速蒇事。今拟自西什库街门起，向北量足八十尺作为空地，东自墙起向西量足六十尺，西

自墙起向东量足四十尺,北自硝磺库墙起向南量足七十尺,均作为官道,不准再盖民房。其中自南至北,自东至西,发给主教为建堂地址,将来盖仁慈堂时应与新北堂隔开三丈。此三丈亦作为官道,是即为三分之二。惟南头迤西小库一所,应请拆卸。至重盖新堂,该教士等本应候总统批准,然后签字。现因朝廷急需,恐延时日,税司主令画押,如有责言,税司承当。倘后教皇、总统或有查问,应请李中堂将办理情形函复说明。

军机大臣奉旨: 览。钦此。

**附件二 法国使臣恭思当为提前
迁移北堂之条件事致奕劻照会**

谨将法国使臣恭思当照会抄录恭呈御览。

为照会事。

照得京都教堂,前于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立合同,订期腾出蚕池口北堂地基房屋。贵王大臣与本大臣面晤,屡次言及奉国家谕令,早为接收。查该合同所订之期,乃光绪十四年腊月底之期,全行腾出。然贵衙门之言,早由本大臣代为转知达主教。当接樊教士国梁五月二十四日函称,主教教堂钦悉贵国国家之意,深愿伏从,即应于本年内腾出,至迟在本年除夕日将北堂等处全行交收等语。惟如此提前办理,所议各节开列于左:

一、中国与该教堂前定合同,除腾出日期,现由教堂允明前一年早行移去外,其余各节,仍行逐一恪遵办理。

一、教士先期迁移则在西什库赶紧盖造房屋,其费用银两甚巨,是在总理衙门洞鉴。所以由中国明允补给库平足银二万两,定于腾出北堂之日,交达主教代京都教堂收齐。

一、除以上补银二万两外,由总署将西什库南之尼庵一处,并

将该庵北官道分划。所有沿庵直至西什库原基一段，均让与教士管业。惟应由教堂在庵地内东西两边划出两道，每系二丈宽作为公路，以便与西什库外东西两官路相通，中外官民任便出入。（现绘地图二张盖印附后，以凭明晓。）该教士业经借出代买尼庵之银，现既议明补给银二万两，此项买庵之银即在其内，将来不得再行索回此银。

一、西什库已给教士之地基内西边仍存库一所，现由总理衙门定一个月内全行拆去。又议明至多两个月内将尼庵一空之地交与教士领收，并听教堂在该庵地基及以北已让官道一段周砌墙壁，均照图上红线办理。惟教堂永不准在该庵地基内盖造房屋，只可在此种树建门安堆拨。至所有之井留于墙外，以备百姓共用。

一、该教堂所欲以恭孚贵国国家之意为第一义，是故移出北堂。虽然议明应在本年除夕之期而尚欲尽竭心力，俾得先此复定之期提前离去。若能早行腾出，每早一个月，应另补库平足银五千两。若在一月零十余日，则应按日核算，补给银两。此项银两仍在腾出之日期并交，以便教堂补还此次所有各种格外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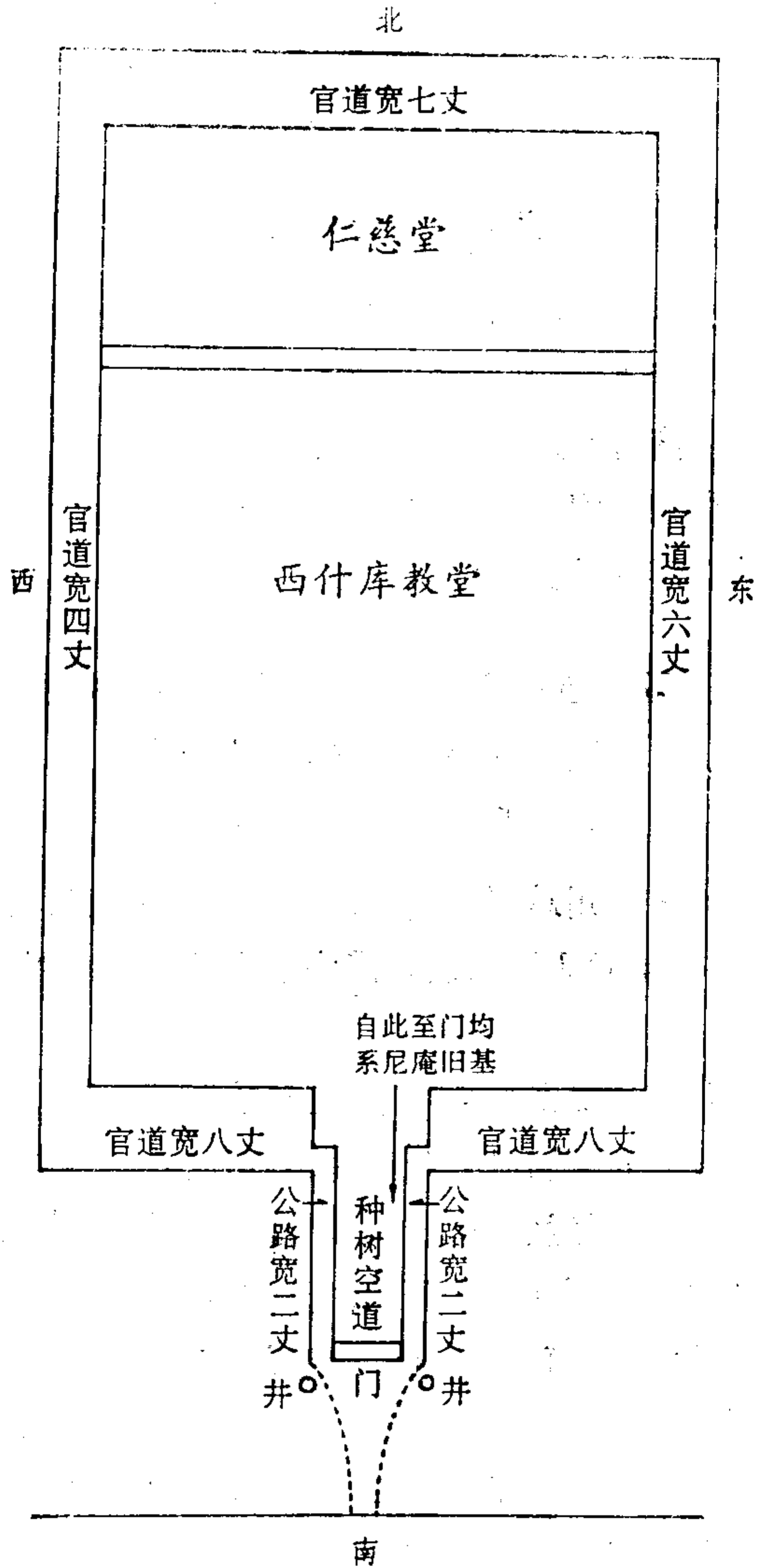
以上各条，相应照会贵王大臣查照，并希照覆允准。至所附图二纸，其一存收，其一希盖印后随照覆交还可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附件三 总署为西什库南边地基换给 北堂缮给执照事致法使照会

照录给法国使臣恭思当照会
为照会事。

西什库南边地基换给蚕池口北堂主教移建教堂一节，业经贵大臣照覆北洋大臣，钦奉特旨允准在案。现经津海关德税务司眼

附件四 法使恭思当所送西什库教堂地基图



同樊教士大量四至,分划清楚,订立合同,应将该地基交与北堂主教管业。兹缮就执照一纸,即希贵大臣查照转交可也。须至照会者。

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附件五 给法使转交教士之西什库南边空基执照

照录给法国使臣恭思当转交北堂教士达里布执照
为给付执照事。

查西什库南边空基一区,换给蚕池口北堂主教移建教堂。现将该处地基交大法国,转交主教达里布管业可也。须至执照者。

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922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审拟重庆教案内续获要犯石开阳情形摺

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七日(1887年4月10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刘秉璋跪奏,为重庆教案内续获要犯石开阳,提同王明堂质证明确,谨将审拟缘由,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重庆民童打教滋事之犯,前获石开阳之子石汇一名,业经并入罗元义雇杀渝民多命案内,奏奉谕旨,一并斩梟在案。嗣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复经已革巴县知县国璋派拨勇役,悬赏购线,在贵州余庆县地方将石开阳拿获,解省发府,提同王明堂审明定拟,解由按察使游智开勘转到臣,随即提犯亲鞫。

缘石开阳即石蕺芑、王明堂,分隶纂江县、巴县。王明堂平素行医度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一日,教民罗元义因渝民打毁教堂,来家滋事,预雇吴炳南等纠众持械,将渝民殴砍伤致毙三人,追

逐踏毙八人。六月半间渝民因罗元义杀伤多命，益激公忿，纠集五十余团，约三千余人。二十四日至白果树教堂滋事，石开阳与子石汇一同前往。维时王明堂赴渝医病，经素识之杨子青等诱令王明堂同行。王明堂徒手往观，不期主教闻知，先期请有营勇在彼弹压，因此互斗。王明堂随同杨子青等声喊助势，石开阳用挡扒将杨什长红旗格落，石汇夺过杨什长手内尖刀，将其戳伤倒地，当即殒命。杨子青等声喊放火，王明堂畏累先逃，石开阳等随同团众，复将教堂用火烧毁，分路逃逸。经前护督臣奏奉谕旨飭拿，经该县拿获王明堂、石汇解省，发府讯供定拟。将石汇并入罗元义雇杀多命案内，奏奉谕旨处斩梟示。声明王明堂未经供认，旁无质证，应俟拿获朱姓石开阳质审另办各在案。石开阳因差拿严紧，逃至贵州省余庆县地方藏匿，经国令派拨勇役，悬赏购线晒至，将该犯石开阳拿获解省，发府质审定拟，解司勘转前来。臣提犯亲鞫，据供前情不讳，案无遁饰。

查例载凶恶棍徒纠众商谋计图得财放火，故烧官民房屋，已经烧毁，抢夺财物者，均照强盗律，不分首从斩立决例，拟斩立决。王明堂当渝民纠团打教之时，并未听纠，迨杨子青等声喊放火，亦已畏累先逃，惟其被诱同行，在场声喊助势，亦属不合。王明堂合依诱胁同行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充徒。逸犯杨子青等获日另结。是否有当，伏祈敕部议覆施行。

再，该县国璋前因罗元义雇杀渝民多命，当时办理迁延，经臣奏奉谕旨，革职钦遵在案。查该县国璋于拿获罗元义、石汇、王明堂解省后，复选勇役，悬赏购线，侦至黔省余庆县地方，将要犯石开阳拿获解省审办。是虽迁延于前，尚知奋勉于后，该县平日官声尚好。所有花翎同知衔，已革巴县知县国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随案开复，并免缴捐复银两，出自逾格鸿慈。

理合将此案获犯审拟缘由，谨会同成都将军臣宗室岐元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刑部速议具奏。

（宫中硃批奏摺）

923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前报续获

重庆教案要犯之摺缮写遗漏摺

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二日（1887年5月4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刘秉璋跪奏，为续获重庆教案内要犯审明定拟一摺，原奏缮写遗漏，谨补呈原摺，据实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重庆教案内续获要犯石开阳审明定拟一摺，此摺系于三月十七日由驿拜发，因此案供招缮办不及，于是月二十四日始将全案供招，分咨总理衙门、刑部各在案。兹臣于查询营伍毕后回省，接准刑部咨开片奏，该督等会奏，续获重庆教案内要犯审明定拟一摺，自应速行议覆。惟详阅原奏内，于援引条例之下紧接拟斩立决，中间并无定案出语及该犯石开阳之名，亦无王明堂诱胁同行例文，显系缮摺时遗漏数行，以至未能明晰。飭即查明原摺因何遗漏之处，确切声叙，并将供招迅速送部，俟该督奏报到日，再行核拟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到臣。遵即调查原办底稿，实有定案出语及石开阳之名，并有王明堂诱胁同行例文。兹准前因，实系缮摺时遗漏，谨即补缮原摺，恭呈御览。

伏维臣事繁性急，前次缮摺后未及详细核对，致有此失，疏略之咎，实无可辞，相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以示惩戒。

所有续获重庆教案内要犯审明定拟一摺，原摺缮写遗漏，补呈原摺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奉硃批：刑部知道。原摺并发。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24 刑部尚书麟长等奏为遵议续

获重庆教案要犯定拟情形摺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87年5月19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麟长等谨奏，为遵旨速议具奏事。

军机处交出四川总督刘秉璋等奏，续获重庆教案内要犯申明定拟一摺，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硃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交出到部。

臣等议得据四川总督刘秉璋等奏称，缘石开阳即石懋芑、王明堂分隶綦江县、巴县，王明堂平素行医度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一日教民罗元义因渝民打毁教堂，来家滋事，豫雇吴炳南等纠众持械，将渝民毆〔打〕砍伤，致毙三人，追逐踏毙八人。六月半间渝民因罗元义杀伤多命，益激公忿，纠集五十余团约三千余人。二十四日至白果树教堂滋事，石开阳与子石汇一同前往。维时王明堂赴渝医病，经素识之杨子青等诱令王明堂同行。王明堂徒手往观。不期主教闻知，先期请有营勇，在彼弹压，因此互斗，王明堂随同杨子青等声喊助势。石开阳用挡扒将杨什长红旗格落，石汇夺过杨什长手内尖刀，将其戳伤倒地，当即殒命。杨子青等声喊放火，王明堂畏累先逃。石开阳等随同团众复将教堂用火烧毁，分路逃逸。经巴县知县国璋拿获王明堂、石汇，解省发府，讯供定拟，将石汇并入罗元义雇杀多命案内，奏奉谕旨，处斩梟示。声明王明堂未经供认，旁无质证，应俟拿获朱姓、石开阳质审另办各在案。石开阳因差拿严紧，逃至贵州省余庆县地方藏匿，复经国璋派拨勇役，悬赏

购线踰至,将该石开阳拿获解省,质审定拟。提犯亲鞫,据供前情不讳,将石开阳依例拟斩立决,王明堂拟徒等因。具奏前来。

查例载:凶恶棍徒纠众商谋,计图得财,放火故烧官民房屋,已经烧毁,抢夺财物者,均照强盗律,不分首从拟斩立决。诱胁同行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名例载: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定拟各等语。

此案石开阳即石懋受,因渝民以罗元义雇众杀伤多命,忿恨集团,向白果树堂滋事。该犯与子石汇同往,将奉调之营勇杨什长旗帜格落,致伊子石汇夺刀将杨什长杀毙,复听从放火烧毁教堂,实属不法。该督声明石汇一犯,前已比例拟办,该犯石开阳系石汇之父,虽一家共犯,惟事属侵损,应以凡人首从论。并以石开阳随团打教,营勇杨什长系被石汇戮毙,虽非该犯杀伤,亦应比例问拟,系属从严惩办。应如该督所奏,石开阳即石懋受,合比依凶恶棍徒纠众商谋,计图得财,放火烧官民房屋,已经烧毁,抢夺财物者,均照强盗律不分首从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督奏称,王明堂当渝民纠团打教之时,并未听纠,迨杨子青等声喊放火,亦已畏累先逃。惟其被诱同行,在场声喊助势,亦属不合。王明堂合依诱胁同行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充徒。逸犯杨子青等获日另结等语。均应如所奏办理。

该督又称,该县国璋前因罗元义雇杀渝民多命,当时办理迁延,经臣奏奉谕旨革职,钦遵在案。查该县国璋于拿获罗元义、石汇、王明堂解省,复选勇役悬赏购线,侦至黔省余庆县地方,将要犯石开阳拿获解省审办。是虽迁延于前,尚知奋勉于后。该县平日官声尚好。所有花翎同知衔已革巴县知县国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随案开复,并免缴开复银两,出自逾格鸿慈等语。恭俟命下臣部,移咨吏部照例办理。

再查此案,前据该督审明会奏,臣等以原奏内并无定案出语及人犯姓名,情罪未能明晰,供招亦未到部,无凭核办,曾经奏明飭查在案。现据该督咨送原案供词及抄摺到部,臣等逐细查阅,该督前奏实系缮写时遗漏,因系速议之件,是以将该犯石开阳等即照抄摺核拟覆奏。惟该督于会奏此等重大刑名案件,辄将紧要字样遗漏多行,殊属疏忽,可否交部议处之处恭候钦定。此系立决之案,行文时应由马上飞递,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迅议缘由,谨恭摺具奏请旨。

(军机处录副奏摺)

925 庆郡王奕劻等奏报与法使商订速迁

蚕池口教堂办法等情摺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1887年8月11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蚕池口教堂议令从速迁移,现与法国使臣商定办法,互送照会,并飭教士画押立案,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五月间,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奏称,现飭津关税务司德璀琳与驻京教士樊国梁订立合同,蚕池口教堂自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以二年为限,凡北堂、仁慈堂地基房屋,均于限内交出。又上年十一月间复经李鸿章奏称,续与罗马教皇商议办法三条,西什库街南有小庙一座,车辆出进不便,可将该庙移于别处。倘不能移,请设法另辟通车之路,并于摺内声明,拟飭德璀琳来京,稟商总理衙门酌办等语。各在案。

臣等遵于上年十一月率同税务司德璀琳及臣衙门章京、步军统领衙门司员,前往履勘。查得西什库池南小庙正当冲途,有碍车路。该教堂所购大木计长五丈,无路运进,有误兴工。是西什库教堂不能速成,则蚕池口教堂不能速让,惟有议拆小庙,开通

车路，庶不致该教士有所藉口。正在商办间，适接李鸿章文称，派候选知府胡澂赴京，与该寺尼僧商购庙基，将该庙拆移至西直门南草厂，该僧教等均已议有成说，工价银五千五百余两，亦已如数交清。是该大臣所办，与臣衙门意见相同。惟是文内所称，地由委员胡澂购买，原恐教士任意修建，有碍民居，在该大臣杜渐防微，具有深意。然庙价实由教士自出，则修造悉听于人，不如将庙价由臣署还清，庶操纵可以在我。现在法使恭思当新换商界续约，蒙赏给宝星，感激天恩，极思图报。臣等因商诸恭思当，嘱其告知该教士从速迁移。如照限早六个月腾交，其尼庵之价即由臣署给还。如再早交一个月，即再加银二千两，以次递算，现经恭思当与该教士再三商议，情愿照旧限提前一年，定于本年十二月三十日移去，连地价在内，共给银二万两。臣等共同商酌，以该教士遵议提前搬让，情词极为恭顺，未便泯其急公奉上之忧，应请如议办理。并据恭思当照称，该教士于本年除夕之期，尚欲提前腾出。臣等念其情殷报效，拟如早一个月再加给银五千两，按月核算，如在一月零十余日则按日核算。已与恭思当将以上各节议定五条各立照会，互换为据。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筹款届期照付。

至西什库庙基已由臣衙门议定两个月内交与教士收领，以便运木兴工，庙基东西各留二丈作为公路，其地基只准种树建门，不准盖造房屋，与李鸿章开辟车路不准建屋原议亦属相符。委员胡澂系原经手之人，现已飭令来京妥为赶办，并将原立契约令胡澂改缮，交臣衙门存案。谨抄录与法使恭思当往来照会，并主教达里布画押原函、西什库地基图说一并恭呈御览。

所有议令蚕池口教堂从速迁移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依议。

(宫中硃批奏摺)

**附件一 总署抄呈为同意教堂所开提前迁移
北堂条件事致法使照会**

谨将臣衙门照覆法国使臣恭思当照会，恭呈御览。

为照覆事。

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准贵大臣照称，京都教堂前于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立合同，订期腾出蚕池口北堂地基房屋。贵王大臣与本大臣面晤，屡次言及奉国家谕令，早为接收。查该合同所订之期乃光绪十四年腊月底之期，全行腾出。然贵衙门之言早由本大臣代为转知达主教。当接樊教士国梁五月二十四日函称，主教教堂钦悉贵国国家之意，深愿伏从，即应于本年内腾出，至迟在本年除夕日将北堂等处全行收交等语。惟如此提前办理，所议各节开列于左：

一、中国与该教堂前定合同，除腾出日期现由教堂允明前一年早行移去外，其余各节，仍行逐一恪遵办理。

一、教士先期迁移，则在西什库赶紧盖造房屋，其费用银两甚巨，是在总理衙门洞鉴。所以由中国明允补给库平足银二万两，定于腾出北堂之日交达主教代京都教堂收齐。

一、除以上补银二万两外，由总署将西什库南之尼庵一处并将该庵北官道分划，所有沿庵直至西什库原基一段，均让与教士管业。惟应由教堂在庵地内东西两边划出两道，每系二丈宽作为公路，以便与西什库外东西两官路相通，中外官民任便出入。(现绘地图二张，盖印附后，以凭明晓。)该教士业经借出代买尼庵之银，现既议明补给银二万两。此项买庵之银，即在其内，将来不得再行索回此银。

一、西什库已给教士之地基内西边仍存库一所，现由总理衙门定一个月内全行拆去。又议明至多两个月内，将尼庵一空之地交与教士领收，并听教堂在该庵地基及以北让官道一段周砌墙壁，均照图上红线办理。惟教堂永不准在该尼庵地基内盖造房屋，只可在此种树、建门、安堆拨。至所有之井，留于墙外，以备百姓共用。

一、该教堂所欲以恭孚贵国国家之意是第一义，是故移出北堂。虽然议明应在本年除夕之期，而尚欲尽竭心力，俾得先此复定之期提前离去。若能早行腾出，每早一个月，应另补库平足银五千两。若在一月零十余日，则应按日核算，补给银两。此项银两仍在腾出之日期并交，以便教堂补还此次所有各种格外费用。

以上各条，相应照会并附送教堂界址图二纸前来，本王大臣均已阅悉，查与叠次商订各节相同，应如所议办理。所有原图二纸，除本衙门留存一纸外，仍盖印送还一纸，即希照收存案备查。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再，达教士信函仍望日内抄录原文，并照面订办法转饬该教士画押，照送本衙门备案为要。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 驻京法教士达里布为同意提前迁移

北堂事致法使画押原函

谨将驻京教士达里布致恭思当画押原函抄录，恭呈御览。

敬启者。

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接奉来函，将六月初七日贵大臣照会总理衙门王大臣，京都教堂定期于本年除夕日全行腾出北堂各节原文，抄录附送前来。本主教阅悉之下，所有贵大臣代议各节，无不允从照办，仍请贵大臣代为转知总理衙门，议定各节，本教堂必能恪遵办理。专此布知。教士达里布(押)。

**附件三 法使恭思当为送交收管西什库南基
法文执照事致奕劻照会**

照录法国使臣恭思当照会
为照覆事。

照得本月二十日接准贵王大臣送交西什库南边地基文凭，请将执照转交等因前来。本大臣即照贵王大臣之意，今日将西什库之地妥交主教收存管业，又立法文执照。本大臣及主教亲笔画押。现抄录一纸，送交贵王大臣附卷存案，并将咸丰十年十月十七日还给北堂之据，送交贵王大臣一并查收可也。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

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926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陈蚕池口教堂迁移
经费现已汇交片**

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87年 11月 27日)

再，蚕池口教堂迁移西什库应给改建经费银三十五万两，业将第一次银十二万两、第二次银十一万五千两由总理海军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筹给在案。其第三次应付银十一万五千两，前经海军衙门议由臣处筹给，当飭各司局遵照。兹据长芦运司贺良楨等详称，各库竭蹶异常，例支之款尚多短欠，添拨本甚为难。惟此项奉拨银两关系紧要，不得不于无可设法之中竭力挪凑，移缓应急，以免失信远人。现由长芦运库新旧正杂课项下拨银四万两、支应局北洋防费项下拨银四万两、淮军月饷项下拨银三万五千两，共合十一万五千两，各于奏销案内就款开除。已汇交津海关税务司德瑾琳拨付汇丰银行，转给教士樊国梁兑收清款。

除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27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请旨接收

法国交出之蚕池口教堂摺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87年12月7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蚕池口教堂定期接收，恭摺请旨遵行，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于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具奏，蚕池口教堂议令从速迁移，商定办法一摺。奉硃批：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兹据法国使臣李梅照称，订于光绪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将蚕池口北堂、仁慈堂两处交收等因前来。

除由臣衙门届期派员前往接收，并将前议提前腾出应给教堂银两，按月核算筹款拨付外，其收回之蚕池口教堂房屋以及什物等件，可否即交奉宸苑。派员接收之处，理合请旨遵行，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依议。

（宫中硃批奏摺）

928 庆郡王奕劻等奏报收回

蚕池口教堂缘由摺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87年12月20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蚕池口教堂现已全行点收，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前准法国使臣李梅照称，蚕池口教堂现已腾清，请派员前往

接收,当经臣衙门以可否即交奉宸苑之处,于十月二十三日具奏,请旨遵行。本日奉硃批:依议。钦此。遵即知照奉宸苑派员接收,一面行文步军统领衙门,督飭弁役巡逻看守各在案。

臣等遵派章京,于十月三十日前赴教堂,会同法使所派之微席叶、樊国梁等公同按照所开清单内房屋、树株及百鸟堂骨董、风琴、喇叭等件,均经逐一点清。除仁慈堂后面房间门窗等件间有不全外,其余皆属整齐。各写立文凭画押,当由臣衙门章京照单查交奉宸苑官员点收看守,以昭慎重。至加给银两一节,查臣衙门原议,以该教士等如能依限提前一年,于本年十二月三十日腾交,给银二万两。如再能赶前一月,加给五千两,按月核算,以示鼓励。于本年六月,奏蒙俞允。今该教士等遵照定限,又赶前两月,尚属急公,应共给银三万两,以符前议,已由臣衙门拨款交付清楚,并取得有该教士收据存案。

所有收回教堂缘由,并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

(宫中硃批奏摺)

附件 抄呈蚕池口教堂及仁慈堂房间 等物清单

谨将蚕池口教堂及仁慈堂房间等物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北堂

大堂一座(堂中大风琴一具,琴内音笛九百四十一条,栏杆外备用音笛五十八条。)堂前石狮子一对,凉亭一座,石山子一座,花果树四十二株,柏树二十二株,南院槐、榆、楸、枣不可胜数,井八

眼,大小房共二百六十六间。

百鸟堂诸物

第一架各等走兽三十二只,第二架中土各飞禽分六层(上层一百零九件,二层一百一十一件,三层五十四件,四层八十九件,五层六十四件,六层六十二件。)第三架外国飞鸟二百零四种,第四架海中珍奇一百一十二种,第五架海中各物九十件,第六架海中虫介七十件,第七架海中物九十件,第八架各色走兽七只,第九架中土蝴蝶蝶四百零四色,第十架中土蝶介昆虫五百六十种,第十一架外国蝴蝶虫介二百九十七件,第十二架地中各螺丝五十六种,第十三架虎象熊骨各鸟卵三十二种,第十四架酒浸各虫蛇十七瓶。柱上悬挂各兽角十四件。以上通共二千四百七十四件。

仁慈堂

小堂一座,大小房共二百一十二间,井四眼,葡萄四架,大小树二十株。

殊批:览。

929 台湾巡抚刘铭传奏为台北府属教案偿银

请由防费项下造销片

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1888年3月4日)

再,查光绪十年间法人构衅,台北府属艋舺、锡口、三角涌、新店、和尚洲、大龙峒、水返脚等处,英国原设教堂七所,先后被民拆毁。经臣于法事定后,飭派署台北府知府刘勋,会同通商委员浙江候补知府李彤恩分别查办。叠准英国领事费里德转据教士将各教堂及所失物件估值一万二千余圆,开单照请筹偿。当飭李彤恩履勘各处,核实估计,邀同领事及教士再三议减,反复商办,允以一万圆了结,折合银七千二百两,飭发承领,由臣照会领事销案,并咨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在案。

伏查中外交涉有非常用之款，闽省历经奏准造销。此案拆毁教堂，系当法人滋事，居民未知剖别，相率拆毁，以抒义愤，与寻常民教不协，因而肇衅者有间。所给前项教堂偿银七千二百两，应请在于海防经费项下作正造销，由通商委员候补知府李彤恩详请奏咨立案前来。

臣覆核无异，除咨部查照外，所有法防案内筹给英国被毁各教堂一款，请由防费项下动销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飭部立案施行。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30 山东巡抚张曜奏陈东省民教屡肇衅端

拟请酌量办理以顺輿情摺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88年6月7日)

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张曜跪奏，为山东各属民教屡肇衅端，拟请酌量办理，以顺輿情，恭摺详陈，仰祈圣鉴事。

窃天主教、耶稣两教久为外国所宗，其意主于劝善，自与邪说不同。条约准其流传，并为保护，地方文武官员奉朝廷意旨，何敢稍存歧视之心？惟士民未悉其详，每生顾虑，一遇西人传教，未免出而阻挠。如近年山东济南、兖州、济宁、东昌、沂州各府州属教案屡起衅端，地方文武各官遵照条约，剴切开导，认真保护。惟人情每习其所同，而骇其所异，从其所信，而拒其所疑。天主教、耶稣两教，泰西各国敬奉至深，而中土人士惟知读孔孟之书。其于佛老所学，尚且目为异端。即下至乡愚无知，与论圣贤，则云孔孟人人之所同，人人之所信，心服之极，遂若性生。况齐鲁之民，生近孔孟之乡耶？

且中外虽殊，人心不远。假使中土人士远至罗马犹太诸国，宣扬孔孟之说，强令彼国百姓舍天主、耶稣之教而从之，彼必闻焉而异，见焉而疑。既异且疑，阻挠百出矣！积异生疑，积疑成激。西人行其固然，不知政教风俗之不可强通也。今教为外国之教，民仍中国之民，乃中国无赖一充教民，性情顿改，其视教外之人，反若非我族类。教士为其所惑，遇事动为护持。故教士之讼百姓，皆教民导之；百姓之恶教士，皆教民祸之。遂至百姓意中，各有成见，遇有卖地于彼盖造教堂，则一哄而聚，拆毁有之。近倡而远亦随，此怨而彼不戒。此东省各属开设教堂流传未广、保护难周之实在情形也。

现今所有民教相涉诸案，臣已飭该管道府秉公办结，各处所有教堂亦飭加意保护，不令再起猜嫌。惟中外之俗，殊异甚多；圣贤之乡，信从加少，以及教民之害，教士有受其累者，不得不详悉胥陈。以见教化之事，未可强求，苟存疑虑之见，决无顺从之心。合无仰恳天恩，飭下总理衙门照会法美各国公使，所有山东所属地方，除现有教堂外，勿再增添，以弭事故而顺輿情。

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31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报镇江教案现获各犯

研讯情形片

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1889年6月19日）

再，本年正月间镇江租界印度巡捕与华民滋事，致毁拆领事署及洋房教堂等处。臣接电报，即调拨营勇兵轮前往弹压保护，复先后派委直隶候补知府徐建寅、江苏候补布理问、沈敦和、翻译张祥和会同该关道杨儒、署关道钱宝传等，将毁拆房屋什物分别查勘，

就近会同驻镇英美各领事妥筹商办，一面饬拿滋事各犯，分别讯究。先后电咨总理衙门查照。旋据领事将被毁屋物开具失单由该关道等查访底蕴一再驳减，业经议结。核计此案事涉四国，毁拆房屋十五处，并华人失物，共给赔款抚恤等项库平银十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两有奇，有即须全数付给者，有须先付一半，其余分期交付者。事关交涉，既经定议，未便愆期。惟有仿照上海四明公所及皖南教堂各案，在于镇关税款项下分别按数动支给发，以免失信远人。所有善后事宜，责成新任关道黄祖络悉心筹办，务臻妥善。

除将详细情形咨明总理衙门，并饬将现获各犯分别研讯，确情录供另行详办外，理合会同护理江苏抚臣黄彭年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敕部查照。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32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陈粤省与法领事商定

稽查教士设育婴堂办法摺

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日(1889年8月31日)

两广总督臣张之洞跪奏，为外国教士所设育婴堂最易滋事，现在粤省与法领事商定稽查办法，以期永久相安，将来各省有教堂处所皆可相机援照仿行，恭摺奏陈，仰祈圣鉴事。

窃自通商以来，外国教士在各口岸每设有育婴堂，收养婴孩，育成者固有其人，而夭折者亦复不少。在彼以行善图名，未必遽加残害，无如民间讹言，易滋疑惑。遇有婴孩病故，道听途说，辄谓系剜眼剖心之所致，展转传述，激成众怒。因而焚毁教堂、杀戮教士，事变仓卒，遂至一发难收。类此之案不胜枚举，必须妥筹办法，庶足以释群疑而消隐患。

本年五月间据番禺县民人陈至刚赴臬司衙门禀称，东门外淘金坑常有婴孩尸首，由法国育婴堂舁往掩埋，为数甚多，传闻有剜眼剖心之事，虽未目击，究属可疑，难保无残害情弊，恳请查办等语。当经臬司王之春派委员弁，带同陈至刚在东门城缉获挑尸之陈亚发一名并婴尸七具。即交番禺县讯，据陈亚发供系教士育婴堂收养，病死舁往掩埋者。一时观者盈千累百，势甚汹涌，共抱不平。经番禺县将尸身当众验明，确系因病身死，并无半点伤痕，群疑始释，陆续解散，当令陈至刚具结完案。无如粤省民情浮动，谣言四起，声称洋人残害婴孩，凿凿有据，必欲尽杀教士毁折教堂而后甘心。遍出匿名揭贴，定于六月初八日集众举事，各国领事纷纷照请保护，调拨兵船以备不虞。臣当飭地方文武多方开导，严密豫防，各员弁等竭力弹压，幸不致滋生事端，民情渐就安谧。臣当与法国署领事于雅乐妥商，令教士将所设育婴堂每日收养及病故婴孩各若干名，按月列单具报。每月由臣派员到该婴堂查看一次，如收养未得其法，或乳媪照顾不力，随时商令更改。如有病故，立即填写报单，报由管理育婴堂委员亲往验明，加盖验戳，给还该婴堂存据，然后用棺木殓埋，不得仍前用物包裹。并拟就报单式样，照送法领事转飭教士遵办去后。旋据覆称，所开各节至周且备，均系永远相安极好之长策，自当一一遵照办理等语。业已分别委员照章妥办，两月以来，极为相安。

臣伏查外国教堂收养婴孩，最为生事之媒，大率总以残害人命，招人诟病，一唱百和，莫释群疑。同治戊辰天津教堂一案几至不可收拾，此外各省因此致生枝节亦复不少。此次粤省商定稽查办法，适得法领事于雅乐人颇明白解事，一切就范，风浪立平。要在括其总纲而不豫其细事，严其考核而不禁其收留。在彼藉以明心迹，在我即以息浮言，洵属两益之举。相应将此案原委暨以后商定

办理章程奏明，并咨明总理衙门立案，将来各省皆可相机援照仿行，似于安民弭衅之道不无裨益。

理合恭摺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33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重庆教案

赔款银两现已付完摺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90年12月22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刘秉璋跪奏，为历年筹拨重庆教案赔款银两，现已付给完竣，恭摺仰祈圣鉴事。

案据布政使崧蕃、盐茶道延煜、署川东道张华奎、滇黔盐务局候补道夏岷会详。窃查光绪十二年五月三十日，重庆府民童以英美两国在于鹅项颈等处修造洋房，有碍方向，拆毁各处洋房，并入城将法国教堂医馆一并拆毁。前经委员查勘会议，总计议给法国赔款抚恤共银二十二万两，美国银二万三千两，英国银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两，当经奏请在于川东盐厘、省城盐厘及捐输项下酌量拨给，以昭大信在案。遵查前项赔款，英国、美国议给银两，均于十三年由川东道盐货厘金项下给付清款。所有议给法国赔款抚恤银两，曾于十二年十一月按照原议，由司库于十三年捐输项下筹给银三万两，盐茶道库盐厘项下筹给银三万两，共银六万两，余欠银一十六万两，议自丁亥年起，分作四年，每年付银四万两。议定每年五、十两月各交银二万两，计自丁亥年五月由司库于十三年捐输项下给银二万两，十月由盐库盐厘项下给银一万两，官运局税羨截厘款内给银一万两，共银四万两。戊子年五月由司库于十四年捐输项下给银一万两，盐库盐厘款内给银一万两，十月由川东道盐货厘

金项下给银一万两，盐库盐厘款内给银一万两，共银四万两。己丑年五月由盐库盐厘项下给银一万两，官运局税羨截厘项下给银一万两，十月由川东道盐货厘金项下给银一万两，盐库盐厘项下给银一万两，共银四万两。庚寅年五月由盐库盐厘项下给银一万两，官运局税羨截厘款内给银一万两，十月由司库于盐厘项下凑拨银六千两，十五年捐输项下凑拨银四千两，盐库盐厘项下凑拨银一万两，共银四万两。统计先后由司盐局道各库共筹拨付法国赔款银二十二万两，均照原议，一律以渝城九七市平付给清款。

除将动用各款分年造报外，所有筹拨重庆教案赔款银两全数付给完竣缘由，详请奏咨前来。臣覆查无异，除分咨总理衙门暨户部查照外，理合会同成都将军臣宗室岐元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34 察哈尔都统奎斌等奏报查明

正黄旗民教私垦牧地一案情形片

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1891年3月2日)

再，据正黄旗总管等呈报，该旗第七佐领游牧于光绪十一年间，有民人韩大成等勾串署佐领骁骑校昂晦私垦游牧一案。该旗公同质对，骁骑校昂晦实有得财立约情弊，当经据实详请，交丰镇厅会讯。因人证不齐，总未及讯结。该民人肆无忌惮，连年愈开愈广，耕种之时，民人恃众，不服拦阻，旗地日逼日促，实不敷牧养容身之处，详请驱逐民人，保全游牧等语。又据三一堂教士陶福音、姚牧铎呈控正黄旗七佐领界内，有商人韩大成等设立地局，招民开垦，随有民户三十九家并教堂共买地五十二号，价银七千余两，建

盖房屋,开垦地亩。乃上年八月初八日该旗官兵百余人,将收割田禾尽行烧毁,约二千石,呈请惩办各等因。查同治四年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议定,传教人如入内地置买房屋,契内写立文契人某某,卖作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至卖业之人,须令先报地方官,请示由官酌定,方准照办。如私行卖给,查出立加惩处,行令遵照办理等因。

奴才等详考各国条约及各省历办成案,教堂置买民地作为公产,必须请官酌定,始准立契,仍由官盖印。况系察哈尔游牧官地,更非奸民所当盗卖,而该教堂违背约章,事前既未报官,又不税契,是否公产,已难凭信。事后复敢架词挺讼,恃强凌弱,情节显然。据称私垦五十二号,每号向称五顷,计已二百六十顷之多。闻其逐年侵占,尚恐不止此数,激成众怒,由来者渐矣。惟事关奸民私卖官地,牵涉教堂,必须迅速持平办结,方足以服蒙古之心而杜教民之口。奴才等已严饬该旗,确切查明,将人证解交丰镇厅抚民同知会讯,按照律例约章,刻期审断。丰镇厅系山西所属,并飞咨山西抚臣,饬知该厅认真会讯,从严惩办,迅期退地归公,以重游牧而息争端。骁骑校昂晦贪利妄为,众证确凿,应请旨将昂晦先行革职归案讯办,所收地价,追缴给领。

所有民教私垦牧地一案查明大概情形,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935 庆郡王奕劻等奏陈各省教案叠出请旨**飭各督抚迅筹办法摺**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1891年6月13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各省教案叠出,请旨严飭各督抚,迅速筹办,以靖地方而弭后患,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于四月初间,闻芜湖教堂被毁,当即电致南洋大臣,调拨兵轮弹压保护,一面派员驰往查办。又因安庆、上海等处同时均有匿名告白,布散谣言,并令飭属加意防范。嗣据南洋大臣安徽巡抚电称,芜湖之事因谣传教中女医迷拐幼孩,群疑莫释,聚众滋闹,遂将教堂焚毁。旋经拿获首犯二名,正法示众,地方业已安静。乃未几丹阳复有焚毁教堂之案,湖北之武穴地方教堂亦被焚毁,并闻杀害洋人二名,尚未悉详细情形。此外若江宁、九江亦有匪徒滋事,幸经官兵防护,登时解散。似此纷纷滋扰,中外人心不无惶惑。推原其故,盖由沿江各省游勇会匪所在多有。其张贴告白,无非欲借此摇惑人心,乘机生事,决非安分良民之所为也。

查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遍行于西国,由来已久。自各国通商以后,条约载明,凡在中国或崇奉或传习天主、耶稣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等语。其教中施医育婴,皆属善举。近年各省被灾地方教士等捐资助赈者,颇不乏人,其乐善好施,亦属可嘉。即或从教之人,良莠不齐,然同系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遇有词讼案件,教士亦不能干预。是民教本可相安,乃好事者,往往捏造无根之言,转相传播,致启群疑,不逞之徒又复借端滋事,意图抢掠。若不早为严防,诚恐中外商民皆将不得安居,于大局殊有关系。应请旨飭下各直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谣言,妄生事端。倘有匿名揭帖,造言惑众,即

行严密查拿,从重治罪。各国商民、教士,地方官必当随时设法保其身家,勿涉大意。倘或防范不严,保护不力,致启衅端,即应据实参处。

至此次滋事各案,除芜湖案内首犯业经正法外,其余各案,应由两江、湖广、江苏、安徽、湖北各督抚迅饬查拿首要各犯,从严惩办,以儆将来。至从前各省未结各案,各该将军督抚亦应设法从速办结,不得任听属员畏难延宕,以清积牍。

为此恭摺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936 著内阁通谕各直省将军督抚迅饬查拿 各教案首要各犯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1891年6月13日)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各省教案叠出,请严饬各督抚迅速筹办一摺。据称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徒焚毁,江苏丹阳县、湖北武穴镇等处教堂亦相继被毁,亟应查拿匪犯,早为严防等语。各国传教载在条约,曾经降旨饬令各省随时保护,历年已久,中外相安,何以近日焚毁教堂各案同时并起,殊堪诧异。其中显有巨匪潜谋勾煽,布散谣言,摇惑众心,希图乘机抢掠。甚至安分良民为所诱胁,动成巨案。若不严行惩办,何以严法纪而靖地方。著两江、湖广、江苏、安徽、湖北各督抚迅饬该管文武,查拿首要各犯,讯明正法,以儆将来。

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系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总因不逞之徒捏造无根之言,藉端

滋事。此等奸民所在多有，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浮言，妄生事端。倘有匿名揭帖，造言惑众，即行严密查拿，从重治罪。各国商民教士，地方官必当随时设法保其身家，勿任奸徒扰害。倘或防范不严，致酿事端，即著据实严参。其从前各省未结各案，并著该将军督抚从速办结，不得任听属员畏难延宕，以清积牍。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937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缉主谋反洋 教之哥老会徒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

军机大臣字寄各直省将军督抚。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谕：

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叠经降旨查拿；并经各该督抚先后获案奏明惩办。惟此等匪徒行踪诡秘，往往与游勇地痞暗相勾结，动辄纠集党与，乘机煽乱，甚至造谣惑众，潜谋不轨。近来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其拒捕逞凶抢劫衙署等案，更层见叠出。半由会匪从中主谋，游手之徒相率附和，以致愈聚愈多，动成巨案。犯事以后，四散逃逸，真犯十不获一。若不先事筹办，绝其根株，则涓涓不息，将成江河，后患何堪设想。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随时留心，实力查缉。如有访获会匪首犯，一面严行惩办，一面准将出力员弁照异常劳绩，随案奏请优奖。但须查有确实证据，不得因希图保奖，妄拿无辜，致滋扰累。凡地方良民，有误买匪徒保家伪票呈缴地方官者，免其治罪。其有向充会匪，自行投首，密报匪首姓名，因而拿获者，亦一律

宥其既往。准予自新。该将军督抚务即出示晓谕，俾众咸知，总期严惩首要，解散胁从，以除奸宄而安良善，慎毋养痍成患，贻害地方，是为至要。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938 江宁京口将军丰绅等奏为京口民教

可虞请暂缓京口副都统积忠陛见摺

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

江宁京口将军臣丰绅、头品顶戴·江宁总督臣刘坤一跪奏，为员缺紧要，时局可虞，再恳天恩俯准暂缓陛见，谨合词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伏查京口址居形胜，副都统管辖旗营责任綦重，仰蒙圣明，以江宁左司协领积忠补授新缺，地方咸庆得人。时值该处民教不和，众情汹惧，臣等合词奏明，先令积忠赴任，奉硃批：著照所请。钦此。积忠即日前赴京口任事，一面具摺奏请陛见。兹接差弁赍回原摺，奉硃批：著来见。钦此。积忠咨臣丰绅委员接署，以便交卸起程。臣等会商镇江近日情形较前更为紧张，自丹阳、江阴、金匱、无锡、阳湖、如皋六县相继焚拆教堂，谣言日甚。盖以镇江为通商口岸，教堂与洋行最多，意欲伺间滋闹。而京口驻防旗兵，先于春间在洋人租界内与丹徒县衙役挟嫌互斗，经英领事照会该县拿办五人，几至酿成巨案。经臣丰绅派积忠等前往弹压，并由前署督臣委员同往查明，禀经抚臣提省讯结，而该旗兵怀恨洋人，难保不藉端报复。自积忠到任，纪律严明，巡查周密，旗营始觉肃然。兹若交卸进京，往返须两三月，事机间不容发，臣等甚为悬心。合无再恳天恩俯准积忠暂缓陛见，一俟镇江事势安定，由臣丰绅委员接

署，俾积忠交卸起程。

臣等实为时局起见，不得不冒渎宸听，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摺系臣坤一主稿，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奉硃批：著照所请。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折）

939 安徽巡抚沈秉成奏为安徽教案纷起

请派学政代为入闈监临摺

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九日（1891年7月24日）

安徽巡抚臣沈秉成跪奏，为请旨飭派文闈乡试监临，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辛卯科江南文闈乡试，轮应安徽巡抚入闈监临，应行预先筹备各事，业经次第奏办。惟自四月初旬芜湖县教堂焚毁以后，湖北、江苏等省教案相继而起，钦奉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谕旨，责令各督抚拿办滋事匪犯，查禁奸民造谣惑众，保护各国商民、教士等因。均已钦遵办理。臣此次回任行经芜湖，适在该处法国教堂被焚之次日，奸徒聚而不散，尚思逞志于英美等国教堂。臣停舟严行谕禁，并飞调近处营勇弹压，始得解散息事。及抵安庆省城，亦复讹言纷起，同时和州、六安、宣城、建德等州县人情汹汹，均思与教堂为难。迭经臣飞飭各该地方官会营防范，并剴切示禁，众心近渐平靖。惟旬日以来，无为州有洋人设立义学被众毁坏，业已委员驰往查办；广德州焦村教堂被浙江孝丰县棍徒勾众打毁，已飭关拿务获讯究。太湖县又有匿名揭帖传播远近，欲开衅于该县徐家桥潘家冲等处教堂，语言狂悖，恐酿巨患，现已设法访拿，务得揭帖之人讯明惩办。况沿江一带及皖南各属，外洋教士购屋数间传教

其中者,所在多有。民间因疑生谤,辄有违言,他处闻风,互相搆煽。民情向来浮动,防闲稍有未密,即虑滋生事端,各处不法匪徒,又图乘间蠢动。近日省城盐河厘卡委员禀报,查获私运硫磺一千余斤,至关军火重件,亟应彻底根究。拿获船户,供词狡展,难保非私贩济匪。一面委员确切研讯,一面派人严密访查,凡此皆紧要事件,全在就近相机随时妥速筹办。

查江南试院建在江宁城内,巡抚带印前往监临,与他省近在同城者有异,往返须四十余日,为时不少。值此民教相持,关系中外大局,倘有要务,深恐鞭长莫及。臣审时度势,未便远离。查前届丙子科江南乡试,系安徽学政臣祁世长入闈代办。现任安徽学政臣钱桂森,校士衡文,去取公正,与诸生讲论实学,为士林之所信服。此次文闈监临事宜,可否循案请旨飭派安徽学政臣钱桂森入闈代办,以昭慎重。如蒙俞允,即由臣将文卷咨送核办。

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40 河南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奏请筹止教

士育婴以释群疑折

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1891年7月29日)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高燮曾跪奏,为教案办有端倪,请筹止教士育婴,以释群疑而弭后患,恭折仰摺圣鉴事。

窃维泰西各国传教,著在条约,历年已久,中外相安。近日焚毁教堂各案同时并起,固系匪党潜谋煽惑,而良民之易于摇动,实非无因。臣闻安徽芜湖之案,因女医迷抚幼孩而起,湖北武穴之案

因担夫挑送幼孩而起，其事皆与教士育婴堂相涉。市中有虎，虽误于人言，杯内之蛇，究缘于弓影。此次地方官钦遵严旨查拿首要各犯，但期速为完结，必不敢别起波澜。但百姓之积怨愈深，则异日之隐忧更巨，彼自谓激于义愤而不知蹈于刑章，倘或重酿事端，尔时益难收拾。故欲保西人之身，必先安我民之心；欲靖良民之心，必先杜莠民之口。则莫若与各国公使婉商，将教士收养婴孩之举一律停止。或谓洋人性情偏执，难与挽回。臣以为不然，教士既思久居中国，断无乐有事而厌无事之理。

臣尝代为计之，停止育婴有三便，不停有三不便。何谓三不便？慕善举而被恶名，一不便也；集重资而贾实祸，二不便也；附者一而仇者千百，三不便也。一旦翻然停止，使百姓咸知，则为善之忱可白也，其便一。收养之资可省也，其便二。民教之仇忿可消也。其便三。去三不便以就三便，彼亦何为而不罢乎？且查各国通商条约，有准其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基等语，虽详略不同，大致相类，并无育婴名目。是今日之筹商停止，于条约毫无增损，尤为顺而易从。

可否飭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臣此意与各国公使宛转开说坚持而善道之，俾伊等知此事于彼国不伤体面，而且有裨教士甚多，有关全局甚大，臣知不待词之毕而彼自欣然听从矣！若惮一时之口舌，贻后日之葛藤，恐西人窃议其后将谓我国无实心任事者，大可耻也。见在教案办有端倪，宜乘其未结时，预行商订停止育婴，以免另议。

臣愚昧之见，迫切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941 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奏为教案频兴请定妥章摺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891年8月28日)

四品衔户科掌印给事中臣洪良品跪奏，为教案频兴，请定妥章，以固邦本而杜后患，恭摺仰祈圣鉴事。

臣闻靖内乱者必资于镇静，杜外患者尤在于远虑。前此芜湖、丹阳、武穴等处教案叠兴，幸赖我皇上严旨飭示，立使奸宄慑伏，弭患将萌，臣等莫名钦服。惟是中外交涉事关大局，民教既萌有相搆之形，朝廷宜筹一久安之策，庶足以外固邦交，内靖民气，永销祸患于无形。

臣思自外洋通商以来，小民与各国贸易无不彼此和同，乃独与法人教堂纷纷搆衅。往岁天津肇端，今年各路蠢动，推原其故，皆由教堂育婴而起。以臣所闻，出于中国教民之作孽者半，出于外洋教士之藪奸者亦半。中国向有邪教妖人，专以剪辫挖眼剥取脑髓配药等术，一经投入教堂，勾通教士，肆其残虐，从前尚畏官府拿办，至是则任其所为。臣闻丹阳教案始兴，镇江府知府王仁堪亲到教堂起获尸骸七十余具，血肉淋漓，惨不忍言，以故民咸抱愤，祸由该堂自取。其余传闻不一，大率类此。此案内外大臣权衡轻重，自知措置咸宜，奚俟臣言。臣所虑者，该夷既有贾祸之端，积久终无相安之理。前此丰大业一案办理非不从严，至今犹各处煽动者，非小民之不知畏法，实该夷之不知变计也。

夫传教原以劝善，非以肆恶，乃劝善何取育婴？育婴何以戕命？揆诸万国公法，当无此例。在该夷深谋诡计，实怀叵测之心，在我正宜拔本塞源，豫绝根株之患。臣请于此案结后，特派智勇大臣亲到彼国，晤其君主，告以教士残命情形，动以利害，申以公法，只许传教，不许育婴，永断葛藤，此为上策。万一彼以不曾育婴为

辞,则请于各教堂左右设一官局,名为保护该夷,自办育婴,以夺其谋,兼清奸宄,以破其党。派一道员总司其事,虽觉劳费,较之滋事所耗终省,此为次策。臣揣度时势,民教一节必与重订条约,另设良图,乃可一劳永逸,不至酿成巨患,以致办理棘手。

谨陈愚虑所及,以备采择。是否有当,敬请飭下总理衙门核夺施行,伏乞皇上圣鉴。臣谨奏。

(军机处原摺)

942 詹事府詹事志锐奏陈教案叠出

拟择地严办保甲以清其源摺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

詹事府詹事奴才志锐跪奏,为教案叠出,拟择地严办保甲,以清其源,恭摺仰乞圣鉴事。

窃见数月以来,各省教案纷纷不已,屡烦睿虑,虽奉明旨,保护洋人,查惩匪类,然地广人杂,一时清厘甚非易事。倘若奉行不力,恐仍徒托空言,无裨时务。查教案之起,纠约每一、二万人之众,聚会于一、二日之间。诚如圣谕所云,难保无巨匪煽惑者也。沿江一带会匪最多,军兴之时,每藉其拜会结盟,得其死命。现在承平虽久,而结习未忘。不仅愚民入会,标兵衙役在在有之。若不乘此设法清查,为日愈多,为患愈大。夫缉盗贵歼其首,刈草宜除其根,漫然为之不能有功也。会匪之众,湖南湖北为最,安徽、江南、河南次之。此数省之中,湖南之常德,湖北之汉口,安徽之大通、芜湖,江南之镇江,江北之清江浦,河南之周家口,既为商贾云集之所,即为匪类潜匿之方。且一水可通,呼应便捷。从前剿灭发捻,两次用兵,此等处皆为势所必争扼要之地。前两江督臣陶澍曾有择地严办保甲之法,著有成效,实可遵循。奴才愚见以为,此数处宜以其

法行之。令各省督抚检派府道大员专司其事，家喻户晓，信赏必罚，酌定妥善章程，奏明办理。每省不过一、二处，以全力为之，较之阖省通办似属易于从事。即责以认真经理，亦非故为其难。或三月，或半年，应令本省臬司亲历巡察一次，以定道府功过。劣者揭参，优者请奖。若能于一、二年间，将此要紧数处料理清楚，会匪虽多，当亦暗中销灭，无能为役矣。

奴才为清查沿江会匪起见，一得之愚，未知合否？谨缮摺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943 詹事府詹事志锐奏请整顿水师密查入会之兵片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

再，长江水师立法甚善，不惟缮修武备，兼可绥靖地方。无如日久弊生，遂致有如虚设。奴才近闻水师成法废弛已极，每船不过一二人看守器械，兵丁多于泊船处所，安立家口，从不在船。每遇巡察，临时凑集。此次芜湖教案，近在江边，不闻水师一官一兵上岸协同弹压。一则因兵丁多不在船，临时不能齐集。一则因水师兵丁亦多半在会者也。即此一端，其废弛已可概见。相应请旨飭下李成谋认真整顿，并须密查入会之兵，设法惩办。要在不露声色，慎密为之，此亦杜渐防微之一端也。

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944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督飭各属

认真举办保甲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刘、湖广总督张、漕运总督松、江苏巡

抚刚、安徽巡抚沈、湖北巡抚谭、湖南巡抚张、河南巡抚裕。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有人奏各省教案叠出，请飭严办保甲一摺。据称沿江一带会匪最多，常德、汉口、大通、芜湖、镇江、清江浦、周家口皆商贾荟萃之区，匪徒易于匿迹，请飭各省择要举办保甲等语。保甲为弭盗良法，如果实力奉行，何至会匪游勇结党滋事，层见叠出？著刘坤一、张之洞、松椿、刚毅、沈秉成、谭继洵、张煦、裕宽督飭各属，认真举办，不得因循废弛，视为具文，亦不得任令胥役藉端骚扰，务使会匪无所潜踪，俾免勾煽为患。是为至要。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945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报江苏镇江等属

各教案分别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五日（1891年9月7日）

头品顶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江苏巡抚臣刚毅跪奏，为江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办理议结，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造谣焚毁后，江苏之丹阳、金匱、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被毁，派员前往查办。虽滋事情形轻重不一，要皆由于匪徒潜窜，捏造无根之言，煽惑愚民，聚众滋闹，意图藉端肆扰，乘机焚抢，以致叠酿巨案。此外各属亦复谣言四起，并有张贴揭帖情事。

臣等查各国教士在中国设堂传教，为条约准行，教堂兼办育婴，设立义学，亦无非好行其善。该匪徒等胆敢无端造谣，肆行窜

扰,若不查拿严办,解释民疑,不独民教难以相安,亦实为地方之害。据报后节经严札通飭各属,将境内所有教堂务须实力保护,一面严拿造谣滋事匪犯,按律重办,并由臣坤一叠次剴切示谕,飭令各属传集地方绅董,各向就地居民传谕诰诫,毋得轻听浮言,妄生猜忌。各该县未能先事豫防,实属咎有应得。苏属各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署无锡县刘树仁、署江阴县孙貽绅、阳湖县叶怀善、署金匱县汤曜,均摘去顶戴。代理如皋县莫炳琪到任甫及三日,予以记过。并将该管汛弁,一律摘顶示惩。钦奉谕旨后,又经臣等分别详晰出示晓谕。此等造谣滋事之匪极为诡秘,行踪飘忽,缉捕较难。臣坤一复密派员弁四处访缉,并令各州县清查保甲,数月以来地方幸已安谧。

窃维筹办善后,以辑洽民教为第一要义,拿办匪犯必须情真罪当,方足以昭折服而安民教。据各属先后禀报拿获各犯,讯系均只在场附和。飭令会同委员一再研讯,加以刑吓,矢口不移。现已各按情罪,分别军流徒杖,从重定拟。各教堂毁失屋物,若待著追赔偿,势必稽延时日,无以安教士之心。已飭据常镇通海道黄祖络,督飭印委各员筹拨款项,与各教士分别一律议结。并仍严飭该管道府,督飭各属,勒拿首要各匪,务获惩办。以期仰副圣朝辑睦邦交、绥靖地方之至意。

除将办理情形随时咨明总理衙门外,所有江苏各教案查办议结缘由,理合由驿恭摺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仍著严拿逸匪,务获究办。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46 光禄寺卿薛福成奏陈处理教案

治本治标之计摺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

二品顶戴·出使大臣·光禄寺卿臣薛福成跪奏,为英、法两国教案牵涉既广,关系较巨,谨就见闻所及,分别治本治标之计,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信,知五、六月间,长江上下游教案叠出。芜湖、丹阳、无锡、江阴、南昌等处天主教堂,多被焚毁,武穴被杀教士及洋关扞手各一人,皆系英籍。迭经各省查拿匪犯,或立予骈诛,或讯明定罪,而英法德三国使臣尚忿争不已,来相促迫。臣屡以中国办法详告英、法外部,外部知我办理认真,尚无异辞,迨接其驻京使臣函电,则又往往变计。盖各使久居中国,洞悉情势,初因讹言四起,风警频仍,迫为自卫之谋,寝萌要挟之意。勾串一气,协以谋我。迁延数月,此案不知何时议结。臣窃惟匪党之得肆焚掠者,挟簧鼓愚民之术也;愚民之莫释疑忿者,信迷拐幼孩之说也。按旧说谓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郡国利病书》亦已有烹食小儿之说。彼时中外悬隔,偶得传闻,并非事实。然是说之流传也久,则人心之笃信者众。犹忆同治九年天津案起,前大学士曾国藩初闻挖眼盈坛之说,亦欲悉心查办。比入津境拦舆递禀者纷诉此事,询以有无实据,则辞多愴怛。迨严加讯究,而其事益虚,所以专疏特辩此说之诬。臣于当日列在幕僚,颇知梗概。出洋以后留心访察,大抵天主教徒所崇奉者惟耶稣。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近者禁黑奴有会,禁鸦片有会,彼于虐人之事、害人之物尚欲禁之,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不为怪者?即彼之精于化学医学者,亦谓无心眼

人药之理。斯必灼知旧说之讹传,然后此案乃可下手,否则在事大小官员,先怀疑虑,葛藤不斩,辘轳滋多,将何以晓彼愚民?将何以禁彼匪党?而诸教士自忖不能久居中华,其力足以煽动各国,酿成衅端。西洋风气重视教务,一遇有事,鲜不上下同心,非若争一事、占一地者,其民犹有从有不从。昔年俄罗斯之侵土耳其,法兰西之割越南,皆以护教为名。此中机括,不可不慎之于微也。

臣非谓洋教之无损于中国也。彼天主教虽称为善,自历代教王增窜私说,并渐失耶稣本意,滥于招纳,不择良莠。教士即不自为迷拐,难保无迷拐者之托迹其门,恃为护符。且男女无别,西洋习俗如此,教士循规错矩,亦犹中国僧道之不能尽守戒律。而入教之民无恶不作,平民受其欺压,积愤日深,一发难遏。地方日以多事,犹幸周孔程朱之教弥纶寰宇,深入人心,凡列衣冠之中,鲜慕异端之学。然彼此齟齬,不能相安。臣愚以为不与妥议章程,终非善策。近来欧洲德义等国,限制教民,立法綦严,大权始不旁落,无复从前挟制纷扰之患。中国许洋人传教,既在约章,势难骤改,惟妥筹约束之法,本系内治之要政,非各国所得干预。而彼不能不干预者,积渐使然也。当津案初结之时,总理衙门尝照会各国使臣,修改传教章程,俱经该使驳回。由今思之,其中各条有暂难遽行者,如限定各堂华民入教之数,撤去女教士、女塾、恤孤局,及非教民子弟不得入男塾之类是也。有可以办到者,如禁教士诋毁儒教,凡有教堂,听华官随时查看,堂中所收婴孩,悉报明地方官,教民有讼,教士不得徇庇之类是也。与其未必能行而悉为所阻,不如择其可行而先为商办,中外合力,徐与磋磨。彼既就我范围,即可循序渐进,将来于彼所难允者相机伺便,与之理论。抑或俟武备日精,邦交日固,竟仿西洋限制之法。要在统筹全局,因势利导。虽效之迟速不可知,但尽一分心力,必有一分补救。臣所拟治本之计筹经久之道者

如此。

自各国立约以来，英重通商，法重传教，所操之术不同。此次被毁教堂多属法国，而英国只有武穴一案，德教则并无受损，惟有兖州旧案未销。乃三国使臣既互相邀结，法之外部复奋其全力，密联英德外部，意在广树声援，乘此事机，收意外之权利。英德恐法之得权利而不甘居人后，遂与为合从之谋，俄美义诸国又从而附之。彼之相约，以顾全西国大局为辞，而意则在各便其私图；以责我保护将来为说，而意则在观变于临事。臣愚以为方今要著，宜令各省格外严防，勿再滋事，杜彼藉口。而防变之法，宜注力查禁匿名揭帖，则风不起而澜自平，薪不添而火自熄。至办理此案，当先有一成不变之规模，如彼责缉凶，多诛一匪徒，在我不为无益，可允也，而罪必求其当。彼索赔款，多认一偿费，在我尚无大损，可允也，而数必求其核。即彼欲以不肯保护之咎，株连印官，苟察其平日玩视民事，政声较劣，亦可允也。但须乘彼未甚催促，予以撤调处分，自足折服远人之心，而泯其吹求之见矣。惟彼倘藉护教为名，迫我以不能行之事，或欲别订章程，隐收权利，且使彼教日益恣横，自当坚定以拒之，镇静以应之。昔曾国藩办理津案，虽一时谤议纷起，阅世以后，人咸谅其心之公忠，并知其事之妥协者。盖既保全和局，而原案外并无所让也。今诸国既受法人笼络，骤不可离。英人于武穴一案，亦欲留为观望之资，未肯遽结。彼势盛则所望愈奢，时久则所谋愈狡。为今之计，似以设法速结为妥。欲求速结，似以坚持其大者，酌让其小者为妥。即臣所论约束教士之法，恐彼知之而先肆要求也，似不如暂隐勿宣，俟结案后，再与议善后章程为妥。又闻英法德义俄美等国多驶兵舰，往来中国海面江面，皆以保护教务为名，外洋各报谣诼纷纭，或称所费不资，或称相机行事。臣窃谓南北洋兵舰亦宜悉数调派，分布各处，隐备非常，既示以势力之不

孤，且以保护彼教为名，俾知我之所费亦不少也。如是则彼之气平，而我之理直，我之气亦愈壮矣。

臣所拟治标之计，弭目前之衅者如此。以上二说，不过就臣见闻所及，妄为揣度。未知近日情形是否相符，各省教案是否已结。耿耿寸衷，略抒愚悃。倘蒙圣明俯察末议，敕下总理衙门暨南北洋大臣、湖广督臣用备万一之采择，大局幸甚。

除前已具函电陆续详达总理衙门外，所有英、法两国教案分别治本、治标缘由，理合恭摺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47 光禄寺卿薛福成奏陈法使来华欲

就教案索赔底数情形片

光緒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

再，法使李梅由巴黎起程，八月中旬可抵中国。现闻各使所商之事，均俟李梅到后方能定议。法人自称所欲商者，不外四端，曰缉凶犯，惩印官，议赔款、杜后患是也。以前三端，固属意中之事，以后一端，亦为理之所应有，而势之所难拒。然应之不审，则彼之后患可杜，而我之后患无穷。臣所谓法人欲收权利、各国互相观望者，未必不在此。至惩官、缉犯，当查确实情形，非臣所能悬揣，而赔款为稍后一著，议到赔款，则结案已有把握。臣虑其将来所索之款，不免浮开，密飭驻法参赞官庆常，分诣教会根查确数。旋据覆称，江苏、安徽教堂为耶稣会教士之公产，江西教堂为辣萨里会教士之公产，均属教王管辖。二会各有会首，常驻罗马，皆天主教也。此次闹教，芜湖一处受害最重，拟索偿款十三万两有奇，无锡拟索三万两有奇，他处各数千至一万两不等，江西教堂约索二、三

万两，通计三省赔款约在二十万两左右，至多以二十五万两为度。均按房产、物价券契底帐开单等语。

臣窃查西国政教，判为两途，设遇此等事件，皆由国家自与教会商办，较为直截。中国则向由各国揽揽，徒令藉端要挟，此非中国之利，亦非教士所愿也。今赔款既查知梗概，倘法使索费无甚虚浮，或稍有虚浮，自当迅速与之议结。万一与实数大相悬殊，彼或有意相难，欲为他事盘旋作势，似不妨由总理衙门告以当属驻洋使臣，径与教会商办。彼知我有此一著，必可渐就范围。至教会既在罗马，则每事应令义使与闻，以分法国护教之权。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48 光祿寺卿薛福成奏陈哥老会反洋教

今后于湖南勇丁不宜轻募轻撤片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

再，此次焚毁教堂，殴毙教士，传闻系哥老会匪散布揭帖，激发众怒，事起则率党纵火，事毕则潜踪四散。此辈皆系遣撤勇丁，所以气势较盛，蔓延较广。窃查哥老会名目，始起于四川，而流衍于湖广。厥后湖南营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数十万人。而哥老会之风，亦遂于湖南为独炽。其初立会之意，只在互相救援，互济贫乏而已。迨入会者众，不免恃势滋事。今者，教堂之衅，则又为从前所未有。匪党逞一时之意，国家受无穷之累，其情甚为可恶，其案较为难办。惟有广购眼线，平心访察，将在场倡率之正凶多获数名，毋稍枉纵，亦足振法纪而全邻好。

臣窃谓自今以后，凡各省防营于湖南勇丁不宜轻募，亦不宜轻

撤。大抵入会之习，在营中者为多，即或散归乡里，往往因挂籍会中，不能遽出。然自楚军极盛，迄今几二三十年，其风当渐歇矣。乃因邻省添营，或仍在湖南募勇，则旧者已逝，而新者复起。似暂宜停募楚勇，俾哥老会之渊源不至循环相嬗，亦可杜邻省各营传染之患。至现有之营，果系楚勇，倘察其万难得力，或值经费支绌，亦宜妥慎筹划，分年设法，断不可仓猝遣撤，致彼众为饥寒所迫，骤生事端。其有身经百战保擢提镇撤归田间者，不必问其入会不入会，但查其曾著功绩而处境贫困者，似应由各省大吏酌量位置，俾藉一差以济衣食。需费无几，而保全实多，斯皆销患无形之术也。

抑臣又闻曾国藩尝筹处置哥老会匪，专主内严外宽之说，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禁供攀以孤匪党，免株累以定人心。告讦之胁从，概不批准，以绝仇怨诬陷之风；访获之头目，必置重典，以杜煽诱猖獗之渐。俾善类不致自危，恶党不能惑众，洵可谓拔本塞源之论矣。然此系地方有司之事，要在为大吏者，督同司道府县，从容抚绥，恩威并济，月计不足，岁计有余，殆非急切所能为力也。

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宫中硃批奏摺)

949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武穴教案 办理完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891年9月21日)

湖广总督臣张之洞跪奏，为湖北武穴地方焚毁教堂毆毙洋人一案办理完结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四月间芜湖等处滋闹教堂之后，沿江一带谣言四起，人心惶扰，处处堪虞。叠经臣严饬地方文武密切防范，凡有育婴教

堂之处尤为加意保护。武穴地方距广济县城七十余里，仅有武黄同知及龙坪马口二巡检驻扎，向有英国福音堂而无育婴教堂，民教相安已久。詎意四月二十九日傍晚有广济县人天主教民欧阳理然，肩挑幼孩四人，行至武穴街外。据云将送往九江教堂，适为痞匪郭六寿等所见，误信讹传，疑幼孩送入教堂，即遭剜眼蒸食，肆口妄言，激动公愤。顷刻之间，人众麇集，喧嚷肆闹，竟误以武穴教堂为即收养幼孩之处，掷石奋击入窗，以致屋内洋油灯击破失火，延烧洋楼一层，余亦多有残毁，匪徒遂乘机攫取零星物件。该处洋关分卡委员候补通判华聘三、龙坪司巡检邹振清急往弹压，均被匪众掷石殴伤。其福音堂内教士包姓、白姓两洋人已先期一赴兴国，一往汉口，仅留眷属妇孺在堂。适有武穴洋关分卡之扞手英国人柯姓，外来散书之英国教士金姓，当人众喧杂之际，驰往救火，登时被匪殴毙。教士妇女三人、洋孩四人，由后门逃出，先投马口司巡检署。该巡检陈培周因众势汹汹，未敢收留，妇孺即经同知衙门及龙坪巡检差役弓兵陆续护送至武黄同知署。该同知顾允昌留住署内，查知该洋妇三人在途次亦被匪徒殴伤。次日各回汉口。

臣闻报之后，立飭地方官严拿首要各犯，一面抽调省外水陆勇营分投弹压保护，并飭江汉关道派员乘轮船至武穴，将毙命之英人二名，照料护送回汉口，另派文武大员前往弹压抚慰。其时广济县知县彭广心已经驰至武穴，缉获多人，除无辜讯明省释外，实获匪犯十名，复经臣特委候补知府裕庚驰往广济，会同黄州府知府李方豫督同该县切实审办，并飭关道照会英领事飭取武穴教堂男妇各供，并验明洋妇各伤，以资参证研讯。旋据该领事录供照覆，并声称洋妇受伤甚重。其洋妇包氏一名，经洋医验明，恐致不能生育等情前来。

旋经讯明此案，实因挑孩怀疑，痞匪鼓煽滋闹，事起仓猝，并无

放火图劫情事。滋闹之时,适值该堂两教士前数日早经他往,自非有意蓄谋与该堂寻衅。且该教堂内存有铁柜,向系存储贵重物件,并未抢去,其非意在劫财无疑。据郭六寿供认,因见教民挑有小孩,听信讹言,起意生事,以致戴鲙鱼与各匪附和滋闹,打毁教堂住屋器物,并有殴伤委员巡检之事。实系该犯起意煽众,并下手用刀连砍致毙救火之洋关扞手柯姓。戴鲙鱼供认下手,用刀连砍致毙救火之洋教士金姓等情不讳。查律载,共殴人至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等语。该两犯事不干己,鼓众滋闹,殃及无辜,均属任意逞凶,形同土匪,比之寻常共殴情节较重。近奉五月初七日上谕:著各督抚迅飭该管文武查拿首要各犯,讯明正法,以儆将来。等因。钦此。自应钦遵办理。郭六寿、戴鲙鱼二犯,既据该委员府县覆讯明确,实系此案首要正犯,未便稍稽显戮,当即批飭将该两犯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其帮殴及殴伤洋妇攫取零物之从犯八名,当飭委员知府裕庚会督该府县覆讯确供,将英领事先后所指要证民人陶春灿及弓兵田德等三名、教民范修兴等四名、柯扞手厨役王七贤一名,一共九名,一律传到,质讯明确,按照律例拟议罪名,核办去后。

旋据禀称,据胡东儿供认,执有小铁尺,殴伤柯扞手头上。据胡视生供认,拾起石块,打伤柯扞手头上。吕二弟供认,摸著石块,掷伤金教士。许逢春、田福儿二犯各供认,于人丛中碰撞洋妇,不知是否受伤。许逢春并检拾零物,旋即抛弃。陈连升供认,检拾零物,亦即抛弃。干老五、范四妹二犯各供认,闻乱想欲检取物件,人多未能拥上。各供不讳。反复研鞫,坚执不移。质之各要证,亦无异词,供情毫无遁饰,应即拟结。查例载,凡同谋共殴人除下手致命伤重者,依律处绞外,其共殴之人,审系执持枪刀等项凶器伤人者,发近边充军。又律载,抢夺伤人为首斩监候,为从减为首一等

并刺字。若因失火而乘时抢夺人财物者，罪亦如之。又律载，斗殴令至笃疾，以致不能生育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载，因失火而乘机抢夺，除有杀伤及计赃重者，仍照定例问拟外，其但经得财罪应拟以杖徒者，俱照本例加一等治罪，将为首之犯，杖一百、流二千里，为从者杖一百、徒三年刺字。又例载，抢夺不得财，问不应。又律载，不应为而为事理重者，杖八十各等语。此案胡东儿因闻洋人住房火起，携带铁尺往看，见众人围打洋人，该犯亦用铁尺打伤洋人头上。查铁尺系例载凶器，应照共殴之人审系执持凶器伤人者发近边充军例，拟发近边充军。胡视生、吕二弟各因洋房失火往看，见众人赶打洋人，该犯等各拾摸石块，打伤洋人，均应照抢夺伤人为从减为首罪一等律，各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许逢春因洋房失火往看，见人拥挤，适遇洋妇，该犯亦跟随碰撞。虽据供称不知是否受伤，惟洋妇受伤，已据该印委等查明属实，即就伤至笃疾不能生育而论，按律罪应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犯检拾物件，按照因失火而抢夺财物，亦因杖一百、流三千里，二罪相等，从一科断。该犯许逢春应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田福儿在人群中碰撞洋妇，虽据称不知是否受伤，并未检取物件，但碰撞洋妇，与许逢春相同，亦应按照殴人至笃疾不能生育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陈连升因闻洋房失火往看，见众人围打洋人，据供并未帮殴，惟检取零星物件。该犯陈连升应照失火乘机抢夺人财物，但经得财罪拟以杖徒者俱照本例加一等治罪，将为从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于面上刺抢夺字样。干老五、范四妹各因洋房失火，众人与洋人闹事，想往检取什物，未经得财，均应照抢夺不得财问不应杖八十例，各拟杖八十。未获之犯已悬赏缉拿，俟拿获有人，随时审实，照例惩办等情，禀由署湖北按察使恽祖翼覆核具详前来。当经批

飭照详,分别办理。

署马口司巡检陈培周,因众势汹汹;未敢收留妇孺,以致被殴受伤,殊属不合。前已行司撤任,并摘去顶戴,以示惩戒。武黄同知顾允昌本系管理防护江隄,向无缉捕之责,惟捕务非其所长,现须会县严缉未获余犯。已将顾允昌调省,飭司另委委员署理武黄同知,飭令访缉余犯。已将审办各犯照例从严科断各节,由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旋据覆称,均属情罪允当,无可异议。此获犯惩办之大概情形也。

至柯扞手金教士两洋人无辜殒命,情殊可悯,自应抚恤,以昭朝廷怀柔远人、矜恤无辜之至意,拟给予该两洋人家属各洋银二万元。武穴教堂素与该镇民间无隙,此次因无干讹言,怀疑哄闹,致被焚毁,并非该堂启衅,自应由官给款,代为修复,并补给堂内失物,以示体恤,应即从优酌给洋银二万五千元。所有此案各款全数共洋银六万五千元,合银四万五千余两,经江汉关税务司与汉口英领事商明应允,并无异言。该领事现已禀其公使,专候覆文到日,即可收款完案。此抚恤修复等款之大概情形也。

查沿江各省数月来叠次滋闹教堂,大都因收养幼孩而起,故匪徒得以信口造谣,愚民无知,易为所惑。一旦事起仓猝,弹压不及,遂酿巨案。臣于武穴滋事之后,即飭江汉关道照会各国领事,转飭各教士暂勿收养幼孩,免滋疑惑。俟各案办结,人心稍静,再行收养,各领事均以为然。并飭关道会商领事妥议稽察章程,每月定期,常有员绅前往察看,以释群疑。若各处教堂皆能遵行,使人无可疑之端,庶不至再有滋闹之事。臣已严飭地方文武,随时访查,如再有匿名揭帖捏造无根之言,希图煽乱,务即悬赏严拿。钦遵五月初七日谕旨,从重治罪,以杜乱萌。其未结之案,英国仅有德安府徐辉与教堂滋闹、广济县教民蓝姓与族人争论入谱两起,现均已办理

完结，饬关道照会领事在案。

除将武穴全案咨呈总理衙门察核，并将审拟各犯供招咨送刑部外。所有武穴教案办结缘由，理合会同湖北巡抚臣谭继洵恭摺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50 御史恩溥奏为教案起于育婴

请飭各省广设育婴堂摺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891年10月15日）

陕西道监察御史奴才恩溥跪奏，为教案缘育婴而起，请旨通飭各省督抚广设育婴堂，以清乱源而全国体，摺恭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各省教案繁兴，由于会匪之肇事。会匪搆衅，起于教堂之育婴，而教堂育婴一层，既无明文，亦非和约，始于教士之好行其德。比来叠奉谕旨，严拿匪党，保护教堂。然若辈根株，岂能遽绝？地方官各有职守，又岂能经年累月，一意防闲。此次剖心剜目诸谣，海滋山陬，纷传已遍，纵百端解说，愚民终未释然，直以为官府之畏彼祖彼，而有爱于彼耳！一旦防范偶疏，猜嫌再起，聚众焚拆之事，岂必会匪而后能为之乎？故为教士计，非停止育婴，不能释百姓之疑心。而为国家计，非广劝育婴，亦无以杜教民之藉口。盖本朝户口之众，亘古所无。嘉庆时版籍所存，合各省计之，已逾四万万，中间两经寇乱，未久仍复其初。百产之菁英不足供生民之日用，于是贫民始而溺女，继且溺男。虽严定章程，不能概行禁绝。

奴才恭读嘉庆二十一年三月谕旨，百龄奏禁止溺女一摺。溺女最为恶俗，该督抚所属倡捐育婴堂，收养遗婴，地方官果行之以实，

恶俗自可渐革,教养相因,不徒恃法令之禁也。等因。钦此。又恭读道光十九年四月谕旨:各省设立育婴堂留养所等处,或由地方官捐廉,或由众绅士劝募,著通飭各府州县实心经理,妥议章程,务使穷黎实惠均沾,副朕爱育群生至意。钦此。又同治五年二月谕旨:近来广东、福建等省仍有溺女之风,著各督抚董飭所属,出示严禁,责令各州县广设育婴处所,妥为收养,俾无赖贫民不至因生计艰难再蹈恶习。钦此。

列圣相承,无不以爱民为首务。自嘉庆以后,生齿日众,贫民日多,故圣人因时制宜,于育婴一端尤三致意。徒以发捻交哄,遗制渐湮,非无锐意兴复之人,总缘经费不敷,推行未广。其旧有之处,或限于额数之有定,或误于经理之非人。地方有司,不能仰体圣慈,奉宣德意。彼教中之黠者乃得乘隙抵间,行其术而售其奸。所谓木必先腐而后虫生之者,此也。夫国家积几许深仁厚泽,始有此勃然莫遏之生机。户口蕃昌,甲于万国,自生之而不能自养之,已足貽笑邻封,大伤国体。况近更因之生事召衅,安可不急思良法,补救将来。

拟请旨通飭各省疆臣,恪遵叠次谕旨,通行所属,筹捐集款,广设育婴处所,收养幼孩。无论在城在乡,人烟凑集之区,一律扩充,通筹添设。其旧有者一律认真整顿,以期实惠及民。严飭道府以下各官,务各仰体朝廷慈幼之怀,实心经理,毋许视同隔膜,故事奉行。至各省情形不同,应如何斟酌变通,并酌定赏罚,以示劝惩之处,咸令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庶广全生命,即以预杜乱源,下顺輿情。实以隐培国脉,化薄海贪残之俗,绝强邻轻侮之萌,一举而数善备焉矣。

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原摺)

951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妥筹育婴堂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891年10月15日)

军机大臣字寄各直省将军督抚。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

御史恩溥奏各省教案皆缘育婴而起，请飭广设育婴堂一摺。所奏不为无见。育婴一事，从前叠奉旨通飭办理，现在教案繁兴，半由各国育婴起衅，若使地方官筹办尽善，自可隐杜乱萌。惟各省情形不同，全在疆吏因地制宜，委用得人，立法周备，庶日久奉行，不致滋生他弊。著各直省将军督抚悉心体察，妥为筹画，总期实惠及民，以恤穷黎而弭隐患。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952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武穴教案偿款拟请于

所征关税项下拨解摺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五日(1891年10月17日)

湖广总督臣张之洞跪奏，为武穴教案抚恤偿补各款，拟请援照镇江关赔款成案，于所征关税项下拨解，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武穴地方焚毁教堂毆毙洋人一案，业经办理完结，其英国人武穴洋关分卡扞手柯姓暨教士金姓无辜殒命，情殊可悯，自应酌予抚恤，教堂并失物亦应修复补还。遵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电，从优议给。当经飭令江汉关道与税务司向汉口英领事商明，应允议给该两洋人家属抚恤各洋银二万元，修复教堂补还失物洋银二万五千元。该领事现已禀其公使，专候覆文到日即可收款完案。业经恭摺具奏在案。惟查前项洋银共六万五千元，计汉平足色银四

万五千三百七十两,折合库平足色银四万三千三百五十两,现在司关两库实无闲款可筹。拟请援照镇江关上年赔款成案,在于江汉关所征六成洋税项下,照数拨解,以期速结等情,由署湖北布政使陈宝箴、江汉关道孔庆辅会详请奏前来。

臣覆核无异,谨会同湖北巡抚臣谭继洵恭摺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53 安徽巡抚沈秉成奏请添募勇丁以防护教堂片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一日(1891年11月2日)*

再,安徽省防营自节决裁减以后留存马步水陆勇丁仅有五千五十四名,其数视他省为最少,分防各属要地,平时已觉不敷。本年四月间芜湖县通商口岸匪徒滋扰教堂,巡防吃紧,以营队无从调拨,由督臣刘坤一分来一营,为暂顾目前之计。现当会匪充斥,辄起逆谋,安徽居长江之中,上下游匪党出没,声息相通,以皖南各属及沿江一带城市集镇为逋逃渊藪。虽叠次严拿重办,并将保甲事务认真举行,而匪类繁多,行踪诡密,诛不胜诛。且复勾通洋人,私运大宗军火,隐谋叵测,防范宜极谨严,各州县纷请拨兵巡查镇压,兼以防护教堂。臣统筹安徽全局,北路为捻逆旧巢,民穷俗悍,劫掠频闻,择要分驻防兵,势所不能抽动。中路拦江矶、前江口、东西梁山等处分扎勇队九百名,有扼守炮台筹备江防之责,亦属未可调移。南路四府一州千有余里,仅恃练军一千名巡缉难周,匀拨防勇三百名专顾广德、建平一路。省城滨临大江,为根本重地,驻有马步练军二千一百六十名,遇有调遣,即虑空虚。兵力过单,未免顾此失彼。

兹与司道暨营务处统领各员体察情形，再三商议，不敢以匪踪蟠结，稍涉张皇，亦不敢以饷力艰难，过为拘泥。现拟暂行添募勇丁一千名，以备防匪应急，力遏乱萌。相应沥陈请旨，恭候命下，即就安徽本省如数招募精健壮丁一千名，遴委得力将领统带，教练成军，查照安徽防军饷章，将员弁勇丁薪粮，起支日期咨部查考。此项勇饷，由臣竭力就地筹给，汇案造报。并饬尽力操防，务使勇皆得用，饷不虚糜，一俟防务稍松，即行奏明遣撤，以期撙节。

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一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54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报芜湖教案商办完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二日(1891年11月3日)

头品顶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臣刘坤一、安徽巡抚臣沈秉成跪奏，为安徽芜湖教案商办完结，谨将办理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四月间芜湖教堂被匪造谣惑众焚毁。该处系通商口岸，驻有领事，为中外商民荟集之区。臣坤一据报后节经电饬芜湖关道督饬地方文武，分投保护，拿办匪犯；一面调拨兵轮，驰往弹压。并先后派委江苏候補道刘佐禹等前赴该处，会同地方官切实查办。臣秉成适由上海乘轮回任安徽，于滋事之次日道经该处。其时谣诼纷纭，民情尚多惶惑，复饬令设法解散，调拨勇营加意巡防。先后拿获滋事匪犯，经芜湖关道成章会同江苏候補道刘佐禹，督同印委，确切质讯，录供禀办前来。

当查王光金、傅有顺二犯，均系匪党豫谋滋闹焚抢之犯，即经

按照惩办会匪章程,批飭立予就地正法,传首江宁、镇江、上海等处示众,以昭炯戒。其余附和之犯,各按情罪轻重,分别监禁枷责。并将疏于防范之芜湖关道成章、芜湖县知县王焕熙先后撤任调省,并飭接署之员访拿逸匪,实力防护。又由臣等叠次出示,剴切晓谕,以释群疑。该处为长江往来要冲,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弹压巡防,在在均关紧要,兵力尚形单薄,不敷分布。臣等往返函商,由臣坤一飭派记名提督谭桂林管带老湘后营前赴芜湖,择要常年驻巡,以资保卫。该教堂焚毁屋物等项,派委江苏候补道蔡钧,会同署理芜湖道彭禄与教士商议未结。因领事、主教均驻上海,复由臣等飭令江海关道聂缉槩,就近与法总领事华格臬等一再妥为筹商,现已一律议结。应赔之款,若待著追赔偿,有需时日,已飭由署芜湖关道彭禄先行筹拨款项,转给教士收领,以清积牍。并飭该道府督飭所属,将各处教堂实力保护。一面勒拿逸匪,务获惩办,以期仰副圣朝辑协邦交、绥靖地方之至意。

除将办理情形随时咨电总理衙门查照外,所有芜湖教案办理完结缘由,理合由驿恭摺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55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热河教堂被在理教徒焚

毁并恳催兵援剿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十八日(1891年11月19日)

奴才德福跪奏,为伙匪焚毁教堂情形,再行叩恳天恩,电催各路兵勇,刻即援剿,恭摺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将匪徒滋扰地方派兵驰剿,并请飭催各路兵勇速援各缘由,业于十六、十七、十八等日先后驰奏在案。奴才拜摺后,复

派协领根龄带领旗兵一百五十名前往接应，并派旗绿两营官兵，全数在热河各要隘堵剿，及园庭郡街左近处所严为防范，以卫宫禁而杜窜扰。正在剿办间，据各路差探回称，该邪教妖匪因与敖罕贝子挟有仇隙，致将贝子府焚烧，该贝子尚不知下落。现时贼匪众多，实难确查。并据称三十家子天主堂于十五日亦被焚毁，伤害教民数十名。闻该邪匪因迁安县邪教匪徒与天主教有嫌，邪匪由蒙古外藩等处地方勾来。此等妖匪夜行数百里，突然啸聚多人，并声言焚烧各处天主堂。现在贼势猖獗，约有二、三千之众。因道路梗阻，实难悉其确数，亦未能探得匪首姓名等情。奴才闻探之下，不胜惊骇，复飭再往确探，并飭各官军等迅进攻剿，借资保卫。同日据天主堂教士葛崇德亦禀报十五日被匪徒将教堂焚毁，伤毙多命，刻下延至八沟等情，禀请迅为救援前来。查口外各处教堂林立，曾经奴才叠飭各州县妥为保护。然此股邪匪日行甚速，突然外来，以妖术煽惑，陡聚多人，仓猝起事，该州县亦有迫不及防之势。闻此等邪匪与天主教、蒙古有势不两立情形，所关殊非浅鲜。且口外地方辽阔，山岔分歧，兵单贼众，只得扼要防堵，未能遽进兜剿，各州县仓猝有警，鞭长莫及，实难分援。而平泉距热河仅一百八、九十里，唇齿相依，园庭所在尤为紧要，为此再行叩恳天恩，电催各路援兵分道驰进，合力助剿，以除匪孽而免疏虞。

除已由奴才再飭查探肆扰情形，并各县街有无扰害情事，再行驰奏外。所有伙匪焚毁三十家子地方教堂情形，再行叩恳天恩，电催各路兵勇刻即援剿各缘由，谨恭摺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956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现今提臣督队前往口

外剿办在理教徒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1891年11月22日)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口外教匪聚众据城，现今提臣督队前往剿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月十六日接盛京将军臣裕祿电开：据锦州府电报，热河朝阳县于十月十三日突有匪徒聚集数百人，焚署劫狱，盘踞未散，现已派队堵缉。等因。当即飞咨热河都统臣德福，就近派兵剿捕。惟热河防兵单弱，深虑贼匪窜扰蔓延。时直隶提督臣叶志超适由山海关出巡边外各营，臣即飞咨察酌情形，酌调马步练军迅速前往，合力兜捕。十八日接锦州电局禀称，教匪已将敖汉贝分府焚杀，回窜朝阳，聚众二千余人，奉天已拨队驻扎锦州防堵。二十日接提臣咨覆，十八日午刻，在古北口接到臣咨，同时接都统专函，飞告贼匪将抵平泉州，势正危急，即派驻口之练军中营参将韩照琦率步队三百人亲督起程，星夜前往平泉八沟一带迎剿。惟贼匪已聚至数千，肆行劫掠。热境山路纷歧，兜捕不易，请就山海关、芦台、北塘三处酌派练军出口会剿等语。

臣即电飭现驻芦台之游击夏青云、练军马队后营现驻开平之副将杨元升、通永练军马队现驻山海关之参将刘运昌、亲军马队一营、游击叶玉标练军步队一营，各选精锐，多备枪弹，分出石门、喜峰口，驰赴建昌一带兜击。同日接都统臣咨报，贼匪大股焚掠朝阳、建昌，属境势甚猖獗。又接锦州委员电禀，朝阳失守后四处匪徒响应，愈集愈多。现在东路有奉天派驻锦州之兵，西南一路提臣亲督马步练军前往迎剿。恐贼势穷蹙，或窜西北，又飞飭宣化镇总兵王可升酌派宣化练军马队前赴多伦、赤峰等处，相机防堵。窃查

此股贼匪，初起不过数百人，数日之间已至数千，焚掠蒙部，陷踞县城，情同叛逆，非寻常土匪聚众滋事可比。口外地方辽阔，本系马贼出没、教匪聚集之区，稍稍时日，必至裹胁愈多，骤难扑灭。幸闻警之初，适值提臣叶志超巡阅古北，得以就近督队前往，借壮声威。弁兵精练，器械坚利，当能克期剿除净尽，不令酿成巨患。奉天、宣化两处防队，亦可遏其回窜横逸，如果兵力不敷，容再随时察度添调。俟剿办得手，即行详晰驰陈。其朝阳县失守各情，应由热河都统查明奏报。

所有直隶现派练军驰往剿办缘由，理合缮摺由驿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已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57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即日添兵径赴热河等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1891年11月23日)

军机大臣字寄神机营、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热河都统德。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德福奏伙匪焚毁教堂请催各路兵勇援剿一摺。此股贼匪仓猝起事，陡聚多人，行踪飘忽。热河园庭所在，关系紧要，口外地方辽阔，山岔纷歧，必须迅集重兵，合力兜剿，方能一鼓歼除。本日李鸿章电奏，已派马步六营前往剿办。兵力尚嫌未厚，著李鸿章即日添派勇营，径赴热河，一面保卫园庭，一面迎头截击。总期迅速扑灭，毋任蔓延为患。迁安一带并著派兵分扎，以杜纷窜而卫地方。搜兵未到以前，德福责无旁贷，著就现有兵力妥筹防剿，勿稍疏虞。

另片奏请饬拨军火等语。著神机营迅拨火药二千斤，随带铅丸等项，派员解送热河，交德福存储备用。德福摺片著分别抄给神

机营、李鸿章阅看。将此谕知神机营，并由五百里谕令李鸿章、德福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958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平泉州教堂被焚并

无杀伤教民等情片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1891年11月23日)

再，正在缮摺间，奴才德福接据平泉州知州文卜年、八沟营参将杨兆云、佐领补用队官防御双禄等禀称，于十月十七日夜间突有匪徒数百人窜扰州街，该员等当即督饬兵役防守监狱衙署，以及天主教堂，一面分带弁兵亲赴街外迎截。不意忽从州街西北角山岔间，又窜出一股匪徒，入街将教堂焚烧。彼时火光之下，贼势蜂拥，约有数千人。该员等因地方监狱紧要，兵力过单，不能兼顾。迨集团移兵驰救，匪徒纷纷四散，当因兵寡匪众，未敢穷追。幸教士沃等已先闻风逃避，尚无杀伤州街居民铺户，以及监狱衙署俱未扰害，文卜年复往教堂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珠无心，当交乡牌收存。并有童男女十六人，亦各昏迷不醒，交留养局收养等情。飞禀前来。

除饬该官军迅速齐集，严拿匪徒，务获究惩外，所有据报匪徒焚烧教堂房屋未及援救情形，并无杀伤教民扰害州街各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959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在理教金丹教起事反

对洋教近情请添兵援剿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891年11月25日)

奴才德福跪奏，为遵旨督军会剿，谨将现在各股匪势及教堂被扰情形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敖罕旗突有外来伙匪滋扰，并窜扰朝阳等处，势甚猖獗，迅请助兵筹饷，及与直隶提督叶志超晤商剿办情形，叠经驰奏各在案。兹于本月二十二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奉上谕：德福奏伙匪突扰地方，派兵往剿起程日期并请调援兵各摺片。据称热河、朝阳等处突有外来匪徒聚众抢劫，并有焚烧敖罕贝子府，围扰四家子县丞衙署情事。现派官兵往剿，请飭调练军援剿等语。热河地方关系紧要，此股匪徒亟应迅速扑灭，即著德福严飭派出官兵，认真拿办。并著裕禄、李鸿章，各派得力将弁，统带练军速往援剿，以期一鼓歼除。仍著理藩院严催卓索图、昭乌达两盟，迅派蒙兵，在各交界处所会同截击，实力防范，毋任蔓延。至所请简派大员统带神机营官兵助剿一节，京兵不宜轻动，致涉张皇，著毋庸议。原摺片著抄给理藩院、裕禄、李鸿章阅看。将此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奴才跪聆之下，钦悚莫名，遵即严飭各军进剿间。同日接准直隶提督叶志超飞函告称，由热河行抵六沟，即闻距六沟二十里聂门子沟地方，于二十日夜间，有贼匪二百数十人，将该处天主堂拆毁，杀毙随教人家男妇老幼多人，夺取马匹。复闻探报朝阳匪徒现在修墙挖濠，搜索军器，且各处所掳枪炮甚多，此股金丹教匪虽名为毁天主堂，而携取马匹亦非善意。若为连合，其患不浅，现在所带兵勇甚单，恐一时难以得力。除迅催直隶督臣李鸿章分调芦台步

队四营速至八沟驻扎,就近四面剿捕,并由骡驼运过山炮数尊,多带子弹,以便进剿外,相应飞函查照。等因。准此,又据建昌县知县章奏凯稟称,连日侦探伙匪情形。据探报该匪头目刘千骸、杨姓兄弟等分路裹胁,愈集愈多,近由建昌迤北平泉所属之夜不受、朱碌科等地方焚掠蒙民,并分窜各处焚烧教堂。当即会同练军记名总兵蔺福喜于十八日五鼓迎剿,至三官营子村外,遇该匪二、三百人,当即施放枪炮,击毙数名,余匪分窜。因官军过单,未敢穷追,稟请派兵迅急进剿等情前来。

奴才查此项外来伙匪,分股肆扰,与天主教堂蒙古人等势不两立,声扬复仇,然抢掳枪炮马匹,其心实不可测。况马贼土匪从中勾结,乘势抢掠,朝阳股匪业已修墙挖濠,谋为不轨,亟应厚集兵力,迅即歼除。奴才德福、提督叶志超往来函商,万分焦灼。查口外地方教堂林立,各处匪徒乘机寻衅,狡焉思逞。防则兵少难周,剿又激变可虑。其如何保护教堂,消弭匪患,奴才再四熟筹,实难确有把握。且热河系属直隶一省,口内口外州县毗连,各处均有教堂,恐一衅相延,尤为可虑。

除由奴才呈明总理事务衙门查明外,应如何迅即添兵保护教堂一切事宜,合无仰恳天恩,飭下北洋大臣李鸿章迅即添派兵勇,审度机宜,悉力筹办,俾民教早得相安,地方幸甚,奴才幸甚。

所有遵旨剿办伙匪,并现在各处教堂被扰,亟应妥筹办理各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再,热河向无由驿递摺成案,惟恐错误,奴才已按站安设马拨弁兵,专差星夜驰递,以期妥速,合并声明。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960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确查据实覆奏热河金丹
教徒起事情形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891年11月26日)

军机大臣字寄户部、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热河都统德，传谕直隶提督叶志超。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德福奏请饬拨饷银，并派队援救喀拉沁王旗暨匪徒焚烧教堂情形各摺片。热河贼匪滋扰，防剿吃紧，需饷孔殷，即著户部拨银五万两迅速解往。所奏喀拉沁王旗亦有贼众滋扰，即著德福饬令派出各队实力剿捕，并著叶志超迅速拨兵，会合堵击，以杜纷窜。此股贼匪究有若干，是否尚据朝阳，抑或分股肆扰，叶志超现在行抵何处，续拨兵队已到若干，勤办情形若何，著叶志超随时驰奏，以慰廑系。

至德福片奏，本月十七日匪徒窜入平泉州街焚烧教堂各等语。既称匪众约有数千，何以监狱衙署居民铺户全无扰害？既称兵寡匪众，未敢穷追，何以数千之贼不战自散？情节种种支离，显有饰词规避情事。著李鸿章、德福确切查明，据实覆奏。原摺片著分别抄给阅看。将此谕知户部并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德福暨传谕叶志超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961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平泉金丹教起
事情形并请多派练军驰剿片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1891年11月28日)*

再,正在缮摺间,于二十四日丑刻,又准直隶提督叶志超飞函,内称刻下平泉情形较朝阳尤为紧急,不得不深为筹虑。现在金丹教匪虽自称善类,不抢害百姓,只与天主堂有隙,挟恨报仇。刻下焚毁天主堂数处,杀毙男女老幼多命,仇恨已报,自当解散,各安本业,而该教匪犹任意携取货物,平泉乡镇骡马已牵掳殆尽。如有不与者,即行残杀。名为假借,实系抢掳,已在三十家子杀毙数百人,聂门子杀毙一百数十人,平郡街内乡村亦杀毙二百余人。刻下商民人等纷纷喊冤,有称抢去骡马者,有称抢去货物、焚毁房屋、杀伤人命者,人心惶惶,如坐涂炭,有不聊生之势。该匪如此凶恶,殊堪痛恨。现在平泉文武各员弁跪求泣留扎捕,以安人心。且平泉为热河门户,热河是其后路。现今后路兵单,最为紧要。平泉街上贼匪已经逃窜,仍在附近一带山谷潜藏,拟暂扎平泉,以便四处搜拿。俟此股贼匪平定后再行进剿。现在已获教匪十余名,打毙一名,俱系窥探之匪。一俟讯明,再行正法。惟热河唇齿相依,亟应添兵严加防堵。等因飞函。准此,同时又准直隶督臣李鸿章飞咨,内称于十月二十日具奏,业调芦台练军出石门、喜峰口,驰援建昌一带飞咨前来。

查热河〔在〕平泉之西北相距一百八十里,而热河距古北亦仅一百八十里。热河园庭重地,最为紧要。而古北口为畿辅咽喉之区,尤为吃紧。若芦台等处各练军均出喜峰口、石门,由建昌西南进剿,而奉天练军又在朝阳迤东一带截剿,贼势穷蹙,必往西北窜来。仅有叶志超带兵三百名驻扎平泉,实难独当一面。其卓索图、

昭乌达两盟旗向为热河藩篱，今该两盟旗亦被该匪焚掠不堪，蒙兵纷纷逃窜，何能兼顾。所有热河地方及古北宣化府一带深为可虑，急需重兵以资防卫。

除由奴才电寄督臣李鸿章，迅即多派兵勇出古北口进剿，并就近先调密云练军来热助援外。亟应请旨电飭直隶督臣，迅飭多派练军，刻即出古北口，驰抵热河，严为防剿。刻下立待援兵，急如星火。

谨附片驰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62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迅飭聂士成兼程前

往平泉堵剿起事金丹教徒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1891年11月28日)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热河都统德，传谕直隶提督叶志超。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德福奏会勘各股匪徒及教堂被扰情形，请添派援兵各摺片。热河匪众愈聚愈多，现在朝阳修墙挖濠，搜掠军器，情殊叵测。若非厚集兵力，聚而歼旃，恐纷纷四出窜扰，势将滋蔓难图。前经李鸿章派出之提督聂士成步勇，无论行抵何处，著该督迅飭该提督兼程前往平泉，归叶志超调遣，实力堵剿。叶志超所带多系步队，并著李鸿章添派得力将弁，统带马队数营，克日驰赴平泉助剿。聂士成既赴平泉，热河防守较单，著李鸿章再拨马步兵队数营，由古北口径赴热河，一面保守地方，一面相机接应。前拨山海关、芦台、开平各军现在行抵何处，并著催令迅速进剿，毋稍延误。德福原摺片著抄给李鸿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李鸿章德福并传谕叶志超知

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963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添兵迅赴

口外合力剿办等情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1891年 11月 29日)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遵旨添派兵队，迅赴口外，合力剿办，并分防迁安边境，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热河、朝阳等处教匪滋事，业将派兵往剿情形于二十一日驰陈，并迭次电奏在案。钦奉二十四日寄谕，令添派勇营，前赴热河，并派兵分扎迁安一带，以杜纷窜。等因。钦此。臣先已调派副将杨元升、参将刘运昌、游击夏青云马队三营，于二十一、二日起程，又添调现驻军粮城副将潘万才铭军马队二营，亦于二十二日起程，均由乾沟、喜峰口等处出口，分向建昌、平泉进发。适接提臣叶志超来函，二十三日已抵平泉。据称匪势猖獗，调兵未到，仅带古北练军三百余名，未免太单，请飭调现驻芦台统领记名提督聂士成步队四营六成队前赴八沟，以便四面会剿等语。臣本拟派聂士成率队径赴热河，因叶志超前敌吃紧，必须添调精锐，以厚兵力。爰电飭聂士成添选步队一千二百人，备齐枪炮，改由喜峰口驰赴八沟，已于二十五日拔队。以上各营，均由提臣相机调遣，会合进剿。惟热河为园庭重地，都统德福盼援急切，臣处海防各军业经抽调四千人，原营已形单薄。幸时近封河，大沽防务稍松。又飭补用总兵郑崇义于大沽北岸炮台内，抽调直字营洋枪队六百人，由古北口径赴热河，保卫行宫。并令副将任永清带亲军马队六十人随往，以备侦探雕剿之用。即日成行。至迁安一带，与建昌、平泉接壤，关口空虚，

民情谣惑，又饬通永镇总兵吴育仁挑带北塘防营步队，前往喜峰口扼扎，以为平泉声援。并饬于山海关防军内添调记名总兵曾腾芳，带练军中营赴汤道河等处扼守，以防建昌败匪内窜。仍随时察看口外贼势军情，续筹调派。

近日朝阳建昌商民逃避来津者，细询此次贼匪突起，皆由金丹、在理两教与人天主教之民素不相能，口外州县辖境辽阔，大或七、八百里，地方官耳目未能周知，防范亦所难及。现在各处土匪响应，股数甚多，自非各路兵勇合力兜击，大挫凶锋，不足以示惩创。第乌合之众，枪炮无多，尚不难于战胜。其愚民被教匪勾胁，多由畏害勉从，必须歼厥渠魁，解散胁从，以孤其党而分其势。臣已刊发简明告示，劝谕乡民早自反悔，交提臣遍发张贴。剿抚兼施，庶筹办更易得手。

除前敌战状已咨由叶志超随时驰奏外，所有添派兵队分赴口内外防剿缘由，谨缮摺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硃批：览奏具悉，仍著督饬叶志超会合诸军，迅图扑灭，毋任滋蔓为患。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64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现在合力搜捕起事

金丹教徒并保护教堂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1891年11月30日)

奴才德福跪奏，为续报伙匪分股窜扰，遵旨剿办，现在合力搜捕，并保护教堂情形，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伙匪焚毁教堂，请添兵拨饷助剿，并官军剿匪获胜，及防护园庭郡街安谧各情形，叠经驰奏在案。兹于十月二十四

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本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德福奏伙匪焚毁教堂，请催各路兵勇援剿一摺。……(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等因。钦此。又于十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本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德福奏请饬拨饷银，并派队援救喀拉沁王旗暨匪徒焚烧教堂情形各摺片。……(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聆之下，钦悚莫名。

伏查此次伙匪始由敖罕旗猝起煽惑，裹胁分股肆扰，到处勾结，乘机蠢动，造言摇惑，因而波及教堂。事起仓猝，各州县迫不及防，纷纷驰报。奴才于闻警后因路远兵单，分援莫及，又虑郡街重地空虚，亟须保卫，所以迅请添兵，合力防剿。其被扰地方各员，于贼踪猝至，危急情形随时禀报前来。奴才因军事至重，即随时据情驰奏，不敢壅于上闻。是否确实，先已商明由提督叶志超统兵前敌，俟亲抵各该处详查酌办。现在提督叶志超驻扎平泉州，一面拨队进援建昌、朝阳、喀拉沁旗等处，一面派兵四出搜捕。奴才已饬驻围马队练军守备王文顺带兵一百名，由赤峰驰赴喀拉沁、敖罕等旗援剿，并就现有之兵，将郡街附近防守事宜均已布置周密，一俟直隶练军齐集，更可无虞。所有滦平县等处教堂业已严饬该地方官妥为保护。奴才仍恐力有未济，又添派绿营官兵二百名，在各该处教堂左近严为防守，总期保无疏虞。连日叠据探报，该匪等聚散无常，飘忽不定，于官军未到之处，仍肆胆勾结。党徒千百成群，声言寻仇教堂、蒙古，不害百姓。而搜掠马匹炮械，因以致伤多命，所至亦不胜其扰。且图毁教堂，造谣煽乱，摇惑人心，公然拒敌官军，实属法纪难容。奴才前次将平泉原禀据情具奏后，当即派兵剿拿此股匪徒。昨据提督叶志超已报剿匪甚多，刻下大兵渐集，不日可期歼除。

除前路进剿情形，当由提督叶志超随时具奏，暨平泉教堂被

毀，该知州前禀情形是否属实，有无饰避，容俟督臣李鸿章会同奴才派员确切查明，再行覆奏外。所有遵旨剿办，及现在合力搜捕股匪，并保护教堂缘由，理合恭摺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

（宫中硃批奏摺）

965 盛京户部侍郎绵宜奏为朝阳不靖请命

李鸿章再选精兵急赴盛京摺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1891年12月6日）

奴才绵宜跪奏，为根本重地当邻境寇氛不靖，逼近奉地，急宜扼要严防，尤贵进兵速剿，勿使窜入，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维热河之朝阳县贼匪倡乱，县城失陷，经三省练兵大臣都统定安、盛京将军裕禄各派队前往两省接壤之地堵御，并分兵助剿。该大臣将军等其平时操演也，训练非不精勤。及遣将出征也，运筹亦极周密。无如练兵易，练胆难，自派出后至今多日，未报捷音。即有时见仗所斩获者，闻系裹胁难民居多。至于真正贼匪，似未近与交战。夫以我兵初临阵遇敌，难免怯顾。盖胆以愈战而愈壮也，历久可成劲旅。以奴才愚昧之见，趁此时虜焰初张，请旨飭下定安、裕禄等再添派后路重兵，以兵一半守住逼近省垣咽喉之地。以兵一半合力前驱进攻，尤不可缓。昔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此兵所以贵神速也。直隶总督李鸿章已派兵四千往热河一带地方剿贼，奴才谨拟请旨命李鸿章，再选曾久经大敌一可当百精兵两千，急赴盛京，会合定安、裕禄所部，毋分畛域，联为一气。当此猛将如云，强兵如雨，迅扫寇氛，地方幸甚，人民幸甚。奴才闻贼队中尚少火器，我军抬枪、洋枪甚伙，然无炮不足以致远。并请飭下定安、裕禄于派出数营，每营运去炮一尊，以备开放击贼。至最紧要隘口，更须

运去开花炮,以其尤能制胜也。待炮既运至,虽素未经战阵之兵,有炮可恃,足能壮胆,斯炮亦兵之威也。况朝阳界距奉天之清河门、锦城、义州均只数十里,设使贼众兵单,朝发夕至,大可虑也。

近数日间,闻有大股骑马贼八百余众已占据沈阳发库门之新利屯。发库门离沈阳一百六十里路耳,倘不立急扫除,使此股贼长驱直进,省城更为吃紧。夫兵练于平时,用于有事。定安所练西丹队,近年来系分起换练。此练彼归,当此军书旁午,将帅方居处之不遑,矧其歇练,各兵乃优游于家下。况换练回归,每名仍给银一两,作为养贍之资。皇恩深厚,倘不思效用行间,问心何以自安?请飭下定安速将未届操练之西丹队,酌调或三千至少亦须两千来营,付以器械军火,迅赴发库门防堵,人心方能镇定。尤须防备者,榆关外千山万壑,为草贼僻处之区。当平静之时,概皆敛迹潜藏,值此人心惶惶,倘乘乱群起纵横于道路,患有不可胜言者矣!皇上圣明,此李鸿章久经大敌之兵必不可不来奉省也。

奴才宗室世仆,昔由时艰,既不敢遇事张惶,尤不敢自安缄默。且受恩深重,当此大局攸关,更兼军务急迫,谨由驿驰陈,合并声明。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候圣鉴施行。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66 著盛京将军裕禄等晓谕参与朝阳起事

之在理金丹教徒等准予自新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1891年12月7日)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裕、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热河都统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上谕:

御史陈懋侯奏,热河匪首就擒,请飭解散余党,禁止入会,以安

反侧一摺。据称直隶民间人在理会教者十室而九，地方官从未禁止。热河匪首郭满温即系在理教首，平日妖言惑众，此次竟敢竖旗谋乱，旬日之间，掳胁万人。惟其中良莠不齐，请出示解散，并严禁民间不得私立在理会教名目等语。刻下热河著名匪首多就歼擒，余皆愚民无知，始则被诱入会，继则被胁为匪，相率就歼，良堪悯恻。

著裕禄、李鸿章、奎斌颁发告示，遍行晓谕，无论入会与否，一律准予自新。但能自拔来归，即可宽其既往，庶贼势益孤，不难迅速蒞事。至民间私立在理会教名目。据称禁烟戒酒，意在保身。惟极其流弊，竟至于聚众起事。嗣后应如何妥筹禁止，以绝乱萌，著李鸿章等察酌情形覆奏。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967 著定安等确切查明进剿朝阳

教徒获胜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891年12月11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督办东三省练兵事宜定、盛京将军裕。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谕：

绵宜奏奉天办理军务情形，敬陈管见各摺片。前据定安、裕禄奏报进剿朝阳贼匪，迭获大胜，并生擒匪首郭满温等多名，业经降旨宣示。兹据绵宜奏称，所斩获者多系裹胁难民，未与真正贼匪交战，览奏殊堪诧异。军营奏捷，向有以少报多之弊，岂有生擒首匪亦敢造言粉饰耶？著定安、裕禄确切查明，据实覆奏。至所谓添派重兵，运送炮位，并将换练西丹酌调防堵各城旗兵拨守奉省内外城门，会同地方官严查保甲，倡办团练各等语。所陈有无可采，著定

安、裕禄体察现在情形妥筹办理。原摺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968 三省练兵大臣定安等奏报朝阳各军攻克

黑城子歼擒首要等情摺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891年 12月 15日)

奴才定安、裕禄跪奏，为派赴朝阳援剿各军攻克黑城子贼巢，歼擒匪徒首要多名，暨在大樟子等处地方剿贼获胜，捕斩逃匪各情形，恭摺奏报，仰祈圣鉴事。

窃照热河朝阳匪徒滋事，前经奴才等将击散图窜奉省北路边界股匪，暨在朝阳界内援剿各队续报接仗情形，于十一月初十日恭摺具奏在案。兹于十一月十二日接据总统丰升阿报称，该总统前于拿获匪首潘岳淋，讯据供有该股东窜各匪，均约会聚于黑城子地方。该处本有土城，匪等复加修筑，意图久踞各情。当经一面将该犯潘岳淋解省，一面带领各军驰往剿办。初九日抵朱力各歹，将兵分为三路，派盛字营右翼马队佐领依桑阿，会同奉军候补副将程楠森，带领马步队由南路进剿。盛字营左翼马队佐领常恩，会同奉军记名总名耿凤鸣，带领马步队由北路进剿。该总统亲督盛字营右翼统领协领德源、营官佐领依凌阿、开复协领音登安及营务委员成斌、希兰都等，带领镶白、镶蓝两旗步队官弁兵丹，由中路进剿。初十日寅刻，齐抵黑城子。见该处旧有土城，经匪等修理甚固。城之东南两面安有炮台，临城左近有蒙古王府收租地局房屋二处，亦皆被贼踞守，以备抵御官军。

我兵先攻土城外分踞之贼，队伍将次临近，该匪枪声齐发，各

官弁兵丹奋不顾身，直前扑剿，立毙贼匪二、三百名。该匪力不能敌，纷纷退进土城，仍敢与城内之贼齐在城墙以上施放枪炮，列队拒敌。程楠森率队首先登城，夺获炮台。各队同时继进，枪毙贼匪四五百名。匪等退败，复奔守贝子府迤东宽阔公所。该处院落墙垣高大，内亦筑有炮台二座，仍然踞上放枪，拚死抵拒。该总统当督德源、耿凤鸣、程楠森等各率步队由东北西三面围绕攻打，并派两翼马队在城四外巡查，以防逃窜。由卯至未，攻击四时之久，贼势不支。程楠森复带队越墙，将炮台夺获，各队悉力攻进，又枪毙贼二、三百名。城内各屋窝藏之贼，亦经各队用火攻击，烧死无数。该总统带队生擒匪首于发等四十一名，程楠森带队生擒王振芳即王洛师等二十七名，耿凤鸣带队生擒伙匪三十一名。其由黑城子西门逃出贼匪四五十名，亦经两翼马队追杀多名，所余二、三十名向黑山口逃逸。统计是日先后歼毙贼匪一千余名，生擒九十九名。查讯此股逆首张□先即张洛师，已死乱军之中，认明尸身，梟首悬示。所获之王振芳即王洛师，身受重伤，与生擒各匪均于军前正法，一并在新尔色地方梟首示众。搜出妇女三十余口，讯皆附近良民，被贼裹胁，均令各找妥人保送回家。阵前夺获枪炮刀矛旗帜无算，马四十余匹。程楠森所部受伤哨官赵云生一员、步勇一名，盛字营练兵受伤一名，均伤妥为调治。贼巢平毁后，匪徒已无所踞。此股余贼逃窜无多，现仍加意搜捕，并督饬各军再行向前探剿。其聂桂林在朝阳援剿之队，据报十一月初五日追至四家子地方，贼已闻风奔窜。该总兵督带马步各队于初六日追至大樟子地方，有马步贼二百余名列阵以待，先行开枪。我兵奋勇攻击，约一时之久，贼力不敌，退入该村墙内，负隅死拒。我兵跳墙攻进，贼又退入佛堂。我兵得手，即将佛堂焚烧。计阵毙头目王廷锐、于廷顺二名，伙贼一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当即阵前正法。夺获旗械多件，贼

马八十匹。此股剿除净尽，现仍前赴各处探剿。其记名总兵张永清，在招树沟捕获贼首李洛道及李教朋正法后，搜捕余匪，据报复于十一月初五日，在石佛沟地方拿获在朝北营子击败逃窜匪首伪称元帅之于振声、伪称先锋之韩泳滢即韩达子，并伙匪韩泳起等六名。讯各供认均在敖罕贝子府伙同抢杀各情不讳，当在军前正法梟示。该总兵即带队赴哈力套改库伦一带查探剿捕各等情前来。

奴才等伏查黑城子地方距奉界之清河边门一百余里，此股匪徒胆敢夺踞蒙古贝子府，就原有土城重加修筑，安设炮垒，意图据为巢穴。经总统丰升阿统带各军奋力攻击，歼除首要多名，立将贼巢平毁，余贼脱逃无几，剿办甚为得手。其聂桂林、张永清等军亦均续报获胜，斩擒首要各犯，奉天边外东北一带渐次肃清。刻下直隶官军由建昌、平泉分路进剿，仍当督饬奉省各军由朝阳东北两路节节前进，会合夹击。现奉军统领左宝贵已于差次调回，由彰武、台门出边，驰赴军前，并饬该统领督带所部各队，与丰升阿相机并力迅速剿办。至丰升阿前获贼首潘岳淋，于十一月初九日派员解送到省。讯据该犯，供因砍伐山木，素与蒙古积有嫌怨，于十月间入教匪齐洛道即齐保山党内，伙同烧抢敖罕贝子府。复于齐保山图窜奉省边界，在朝北营子拒敌官兵，被击败散。齐保山经官军在阵歼毙，该犯受伤脱逃，被获各情不讳，已由奴才等饬将该犯即行正法。

除此次获胜出力员弁仍由奴才等分别存记外，所有援剿各队攻克贼巢，歼擒首要各缘由，谨会同恭摺由驿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69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历次拿获

结会人犯及择尤奖叙有关人员片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

再,长江上下游一带伏莽未靖,时有游勇会匪往来混迹。本年四、五月间,丹阳等处教堂先后被毁,旨由匪徒潜谋勾煽,藉端思逞。叠经臣严飭各该文武,实力访拿,一面密派员弁,购觅眼线,分途侦缉。嗣据派缉之游击何复胜拿获曹义详一名,发交常镇道黄祖络研讯。千总冯金桂拿获唐玉亭一名,并由该道黄祖络提同质讯。据曹义详供认纠人人会,散给布照,又与蒋淮仿商谋毁闹教堂,造谣鼓众,乘势毁抢。虽未同行,而蒋淮仿等胆敢滋闹,系由该犯主谋,实与首恶无异。唐玉亭即唐帼发,供认入会,广收徒众,又复听从焚抢教堂,实属同恶相济,皆为法所难宽。又据瓜洲镇总兵吴家榜访有陈金龙即陈澱魁,系属红会首匪,有长江三龙之号。经臣密飭苏松太道聂缉燾,督飭上海县派拨捕役,协同吴家榜、黄祖络所派之把总彭山竣等,将该犯缉获,飭令解省,由江宁藩司瑞璋等严行覆讯。据供会中情形历历如绘,并自认为安清道友通字辈,其为会匪头目毫无疑义。又江宁督捕营把总何岳龄等,拿获李鳌一名,并起获木戳票板、票布等件,飭由藩司瑞璋等确加研讯。供认入会为匪不讳。查核木戳,刻有总统太平字样。以上四犯均系匪目,实属愍不畏法,不容稍稽显戮,由臣先后查照惩办会匪章程,批飭立予正法梟示,以昭炯戒。

又前因屠小二、贺明魁等与蔡自友在邳州、宿迁一带各自结幅起事,即经飭据徐州镇总兵陈凤楼、署徐州道桂嵩庆等督飭员弁,缉获屠小二等讯办奏明在案。现据该镇道等派委千总唐树椿、军功唐宗瀛等复将蔡自友获案,解交宿迁县。据供伙劫多案,本年夏

间竖旗纠众起事不讳。旋即在监病故，已批飭将该犯戮尸梟示，以快人心。当此匪徒肆窜，蠢蠢欲动，非严缉巨魁无以遏乱萌而安良善。臣仍当随时督飭各地方文武严密访察，并将各该匪供出之匪目开单，通飭按名查拿，不得稍有疏纵。

所有历次获匪出力员弁另行核明，遵旨择尤奏奖，以昭激劝，谨将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奉硃批：刑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0 直隶提督叶志超奏报围攻下长皋

并连日屡次获胜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1891年12月20日)

奴才叶志超跪奏，为官军围攻下长皋踞贼，并连日痛击贼援，屡次获胜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所派东北一路官军进击下长皋踞贼叠次获胜各缘由，业于十一月十七日陈明在案。兹于十九日奴才行抵朱碌科地方，距下长皋一百二十里，接据提督聂士成禀报，十三日派队抄袭杨家湾一带匪党，以断下长皋之援，幸已得手。本拟即令扼扎，旋因兵分见单，复令折回合剿。随据探报，贝子府之贼现率悍党千余名来扑官军，下长皋之贼亦出圩合队而来。当飭各营以五成守营，以五成迎击。刘运昌、叶玉标率步队直前，夏青云居左，江自康居右，聂士成自带马小队在后督战，三面齐攻，往来冲突。是日自申至酉，鏖战两时之久，毙贼甚多，贼势不支，纷纷败退，下长皋之贼仍闭门死守，援贼东奔。追击十余里，杀贼二百余名，夺获骡马一百余匹，抬枪、鸟枪三十七杆，大黄旗四面、刀矛二百余件。阵亡兵勇三名、受伤五名。十四日寅刻下长皋之贼分三股来扑，以两股攻聂

士成之营,以一股攻叶玉标之营,势甚凶悍。当飭整队迎击,夏青云、刘运昌亦带马队分路驰至,前后夹攻,贼复退踞圩内。我军尚未收队,突有大股马贼三千余名,由贝子府一带蜂拥前来,比令刘运昌、叶玉标严守西南一面。总兵余有云、补用都司于鸣谦各带勇队兵队守东北一路,夏青云、江自康仍带马队分居左右,聂士成自率马步小队居中策应。布置甫定,贼已麇至大半,用墨涂鼻,红线为纆,口念咒语,向前直冲,施放枪炮,子如雨点,十分凶悍。聂士成督带马步,往来包抄冲击,枪炮齐施,鏖战多时,贼前扑后进,歼毙虽多,仍抵死不退。我军随身子弹击贼几将一日,渐次用尽,幸贼之枪炮被我军夺获,其火器亦属无多,当经兵勇拔出枪头洋刀直前击刺,短兵相接,有进无退,呼杀之声,响振山谷。贼伤亡既众,势不能支,始率余党仍自贝子府窜遁。追杀二十余里,涂鼻之贼,约有千余歼除殆尽。时已昏暮,未便轻进。夺获大炮二尊、鸟枪抬枪数百余杆,骡马三百余匹,生擒七十余名。讯悉此起之贼系最悍贼目冯天祥率领前来,其中死党甚多。故是日之战,尸横遍野,战杀极众。遁去之贼约有过二三百人,我兵阵亡七人,受伤三十余名。兵勇连日血战,杀贼甚多,此后援贼多寡尚难逆料,现仍督队紧攻,虽遇风雪,满地冰霜,未敢休息等情前来。

查下长皋距敖罕贝子府四十里,贼以该处为门户,故叠出悍党应援,现经先后痛剿,虽下长皋未破,而敖罕悍贼因赴援被创,斩杀已多,似宜设法分兵进击,以免为其牵掣。奴才拜摺后即亲往督剿,相机筹办。

所有官军连日击贼获胜情形,理合会同大学士·直隶总督臣李鸿章先行恭摺驰陈,伏乞皇上圣鉴。

再,此摺系在平泉州属硃碌科地方拜发。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览奏剿办情形尚为得手。

著即亲往督剿，务期迅扫逆氛，毋留余孽。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1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添派马队
迅赴口外会剿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2月21日)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添设马队迅赴口外，合力会剿，并布置全局情形，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提臣叶志超连日在平泉、建昌等处剿办教匪，屡获胜仗，并督军分路进剿情形，已由提臣叠次奏报。兹迭接该提臣函咨，探闻建昌东北路喀喇沁洼一带大小股匪尚多，且有马贼勾结滋扰。朝阳股匪大小仍有二、三十股，平泉、建昌、赤峰三属交界一带地广山深，道路歧曲，败残贼匪盘踞其中，以为逋逃渊藪，搜剿不易。附近居民投入贼党，以求保护身家。官军至则为民，官军去则仍从贼，乌合之众，聚散无常。巢穴所在，股数多少，实在情形亦难确指等语。

臣查此次贼匪起事，不过数旬，已分股至数十，集众至数万，平建各股迭被官军击灭，而朝阳各处匪股仍不少衰。口外地方辽阔，外连蒙古，近逼围场，处处皆虞窜扰。又值严寒之际，穷搜远逐，极难为功。臣细察情形，仍非厚集兵力，多添马队，雕剿兜围，未易一鼓歼灭。现值海河封冻，津防少松，查有驻扎马厂之统带盛军飞骑马队五营副将吕本元，操练枪技，久臻娴熟，士马精强，足以制胜。当即飭令该副将统率所部马队正营及参将张学俊、游击苏仲发、吴永发，守备孙吉武前后左右四营，即日整顿队伍，多备枪弹，分出喜峰口，铁门关，驰赴平泉、建昌一带提臣营次，听候调遣，与诸军合力进剿。

现在平泉迤西至阳道河各股贼匪均已剿平，遵化、迁安等处边口较前静谧，臣并檄飭派驻喜峰口之通永镇总兵吴育仁酌带兵队，进驻平泉，以顾前敌各军粮饷军火后路，仍就近兼顾喜峰边门一带防务，以便替出留驻平泉等处练军，并赴前敌，以厚兵势。

前当朝阳滋事之初，臣即虑贼股分窜西北，奏派宣化镇总兵王可升速派马队驰赴多伦，赤峰堵剿。旋据赤峰县禀报，该处土匪蜂起，环县数十里内村镇均被占据，被围紧要。即据该镇禀报，已令练军翼长·记名提督杨正清、署多伦协副将徐平川等，带马队五百名折回南路，星驰赴援。该镇驰赴多伦驻扎，以资策应。现赤峰县南大宁城、二道桥等处踞贼已为副将潘万才击散，节节扫荡，前进合击，县境计可肃清。臣惟随时督飭叶志超会合诸军迅图扑灭，并助其亲临前敌，激励军心，审察机宜，妥为调度。务须尽歼首逆，并解散胁从，以弥巨患。

除前敌进剿情形事，仍由提臣随时奏报外，所有添派马队出口会剿，并布置全局各缘由，谨缮摺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所筹均尚周妥，本日已谕令叶志超亲临前敌，督军合剿矣。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2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提臣已将 平泉等处克复片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2月21日)

再，正缮摺间，接总理衙门电，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旨：奉直两军迭次剿贼获胜，尚属得手。惟败残贼匪现在分窜何处，股数尚有若干，著即飭令确切侦探，详悉覆奏，并先电闻。钦此。

臣连日接据提臣叶志超函咨,平泉及建昌西南各股贼匪,迭被官军剿除,余窜匿山谷,尚须搜捕。至建昌东北及朝阳一带贼股尚多,未得确数,当于摺内据实上陈。查平泉、建昌与直隶接壤,而朝阳一县则与奉天毗连。奉天派出各军,尚未深入。迭据锦州电报局禀称,奉军击散该处贼股,又称贼匪四起,旋灭旋生,众寡传说不一,难以尽凭。现在提臣已将平泉等处贼股扫荡,由臣咨令亲督全军移驻建平朝赤适中之地,侦探易于确实。臣谨即恭录谕旨,飞咨该提臣钦遵查照,详探明确,俟覆到日,另行奏报。

理合附片先行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3 三省练兵大臣定安等奏报奉军续报获胜

朝阳起事教军大股已经殄灭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1892年1月1日)

奴才定安、裕禄跪奏,为奉省援剿朝阳各军续报迭获胜仗,大股逆匪俱经殄灭,现在分布各军严搜余匪,恭摺奏报,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经总统丰升阿督饬奉省官军,击败窜聚黑城子踞匪,并聂桂林等剿捕大樟子等处匪徒获胜情形,经奴才等于十一月十五日恭摺奏报在案。自黑城子踞匪击灭后,奉省近边一带已无贼踪。奉军统领左宝贵出边,与丰升阿会商,督饬各军分路向前进剿。十一月十八、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先后接据左宝贵、丰升阿报称,派出由北路进剿之奉军营官尽先游击金得凤等,探闻库伦正西之三道洼子聚有贼匪三百余人,当即带队驰剿,该匪闻风逃窜。十一月初九日戌刻,追至相距库伦一百八十余里之开太庙地方,贼匪在庙屯聚,金得凤等乘夜与马队营总托克通阿在前围击,该匪知

觉，列队出拒。我兵奋勇争先，枪毙贼匪一百余名，生擒马占双、王有山、双喜三名。讯据供称，此股系王俊、孙亭仪二人为首，阵毙各匪有孙亭仪在内。王俊带领余匪窜往鄂尔土板，并讯悉鄂尔土板一带盘踞股匪甚多，当将该犯等正法。其时马队营官尤得胜、步队营官张兆熊由哈拉套力改进剿之队相离不远，即约会分路进攻。

十一月十三日丑刻，尤得胜、张兆熊先驰至距鄂尔土板八里之衙门营子，整齐马步队伍，直抵贼巢。督队由东西两路分进，并派营弁王瑞岐等带队于丛林中暨各巷口堵截，以防逃窜。维时村外贼匪数百名列阵抗拒，各队一涌上前，杀入贼队，阵毙贼匪五十余名，贼势难支，退入该处当铺房内。恃其墙垣高固，据墙死拒。我军四面扑上，刀砍枪刺，复毙贼一百五十余名。适枪火燃及西南草堆，贼匪惊溃奔窜，复经王瑞岐等在于街外截杀多名，其未逃出者，亦多烧死火内。当时生擒伪元帅王泓得、伪先锋王二黑等，讯明即于军前正法。十四日早侦得白姑土即宝各图有马贼三百余人、步贼八百余人前来鄂尔土板救援。尤得胜等带队迎击，该匪蜂拥而至，列分七队拒战，我军步队趁势攻击，马队包抄其后。正在攻击之间，适金得凤督队亦至，会合夹击，由斜刺杀入，该匪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遂大溃乱，各军枪击刀砍，毙贼四百余名，余贼奔逃。复经马队帮带高成、哨官杨建胜等追杀六十余里，又毙贼一百余名，余匪四散奔窜。在陈家窝棚、沙甸子等地方，正遇副将程楠森、游击马占鳌、佐领常恩等赴鄂尔土板一带之队，复各截杀五六十名。并经程楠森等擒获贼目徐侯暨伙匪二十余名、常恩擒获伙匪赵发等二十余名。

讯据所获徐侯，供出贼首齐凤即齐保山，又名齐洛道，在朝北营子经官兵在阵枪击受伤，右髌击断未死，被余匪救出，逃至煤窑沟藏匿养伤。程楠森随即亲带队伍驰至煤窑沟查拿，将村围住。

该处尚聚有匪徒百余名,出向抵拒。程楠森督队进攻,立毙贼三十余名、生擒伪先锋李洪才等二十余名,即将匪首齐保山即齐洛道一并拿获,并夺获黄伞一柄。是时左宝贵驰抵军前,当将徐侯、李洪才暨所获。

各匪讯明正法,并将齐凤即齐保山派弁押解送省。查看鄂尔土板、宝各图之贼已经搜剿殆尽,探闻距宝各图六十里建昌县界之干沟子地方有贼盘踞甚多,穴墙安炮,为负隅之计。近村六屯各有教堂相为犄角。左宝贵当即带领程楠森、金得凤、尤得胜、马占鳌、杨建德、张兆熊、魏希古、王占魁等马步各队直薄干沟子贼巢。该匪胆敢列阵迎敌,马贼约三百余人、步贼约千余人,分三队来扑。左宝贵督饬马队上前迎击,相持一时之久,歼毙马贼二百余名,贼势稍却。我军马队分抄邀击,步贼亦俱溃败,退入围内,据墙固守,枪炮并施。我军奋勇前进,立将五处围墙同时攻破,毙贼六百余名,余匪奔入干沟子西岸教堂。此系该匪老巢,其中贼目极多,围墙高固,枪炮如雨。各营哨官领队争先,杨建春、托克通阿、涂景涛督队继至,各弁勇扒墙跃入,枪刀并举,立毙多名。举火焚烧,又毙五百余人。自未至酉,前后共毙贼一千四百余名,阵斩黄袍贼目一名、生擒贼目张洛师、姚洛师、黄洛师三名、教匪二百余名。其中身带朱符纸兜者,经左宝贵讯明立予正法。并查内有裹胁百余人,当即交附近该处之下洼子团练会首保释。搜获妇女一百余口,讯系近村居民,亦交会首分遣回家。此处贼匪余剩无多,均向东西敖金分窜。

十八日左宝贵复带同各营官跟踪追剿。迨至敖金,贼俱闻风逃窜,沿途搜获逃匪十四名,均讯明正法。是时总兵聂桂森、张永清、耿凤鸣等亦各带队驰至助剿。探悉直隶官军已将西路榆树林、珠碌科、东西长槁、贝子府等地方贼巢次第攻破。其头目多逃聚于

二十家子、杨太平、杨太安之大教堂。左宝贵商令聂桂林、耿凤鸣带队扼住白塔子一带，防贼分窜。即于十九日三更后亲督各军直捣二十家子贼巢。一路山径崎岖，溪沟歧出，五更始抵该处，见贼倚山为垒，防卫周备。左宝贵相度地势，令张永清攻其左，金得凤〔攻〕其右。杨建德、尤得胜、魏希古、王占魁、徐玉生各马队由山后分抄贼垒之背。左宝贵亲带委员裕光、涂景涛、杨建春等督率各队，直攻垒前，詎该匪探知我军将至，已先伏马贼七八百名于山坡之间。我军攻垒，垒内之贼发炮外击。山坡之贼突出包抄，并有山南教堂之贼据高施放枪炮，整队相援。左宝贵急督攻垒之兵还击马贼，相持数刻，枪毙落马者无数。适杨建德、尤得胜由山后驰下，合力奋击，共毙马贼约二百余人，擒获领队伪元帅于化汶、伪先锋孙发二名，余贼分途奔窜。当飭马队分追，擒获坠马之贼百余名。乘胜还攻贼垒，贼匪闭门死据。金得凤队长张朝第攀垣先登，夺据炮台，众兵踵上，快枪轰击，共毙贼无数。各军环垒攻击，破门扑入，刀砍枪击，共毙步贼八九百名，生擒教头宋明、伪军师张惟一、贼目杨连沅及伙匪三百余名。其山南教堂援贼三四百名，因见程楠森、马占鳌、张兆熊督兵扑剿，退入围内，亦经程楠森等攻破，枪炮环击，斩杀殆尽，并将该匪教堂均经焚毁。查询擒匪所供，此次歼毙匪内有伪开国府杨悦春之伙党杨二少师及头目张诰、姜幅、徐立、冯金祥、黄会皆中枪身死。当将生擒教首宋明、伪军师张惟一、于化汶、孙发四名解省讯办，其余所获伙匪均在军前正法，讯明裹者分别保释。

统计连获胜仗六次，先后夺获贼马旗帜枪炮火药器械车辆等项无算。我兵阵亡兵丁五名，受伤四十余名，当飭妥为调养。至是一战之后，头目歼毙过半，余贼不复成股，所有败残余匪均奔往赤峰县乌丹城一带。左宝贵已派金得凤、杨建德、魏希古各带马队跟

踪追捕,直隶亦有马步各军东来迎剿,不难尽数歼灭。左宝贵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与直隶提督叶志超在敖罕贝子府地方会面,商明现虽大股逆匪已平,而败逃余贼亟须分认搜除,务期根株尽绝,免再复有啸聚。所有敖罕贝子府以东各路,由奉省各军分路严缉,并将蒙汉民人妥为安抚。现左宝贵带同所部马步各营暂驻山湾子一带,丰升阿带同所部马步各营暂驻清河边门外一带地方,互相联络调度。派令总兵聂桂林在下洼子一带,总兵张永清在鄂尔土板福兴一带,游击尤得胜由下洼子东北草地以至库伦一带,都司张兆熊由宝各图东南以至新立屯一带,协领德源、佐领依凌阿由贝子府以至朱立各歹黑城子一带,记名副都统魁多在新尔色一带。各地方扼要分扎,严行搜捕,以清余孽。办理情形,随时续报等情前来。

奴才等伏查朝阳各股匪徒经奉直官军连次剿办获胜,大股贼匪俱经殄灭。所余逃匿匪党,亟当搜除净尽,现经丰升阿、左宝贵分布各军扼扎分缉,并将被难灾黎随处妥为安抚,办理尚属周密。除飭仍将余匪实力搜缉,勿使稍留余孽外,所有奉军续报获胜,大股贼匪俱经殄灭,现在分布各军严搜余匪各缘由,谨会同恭摺由驿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4 广西巡抚马丕瑤奏为遵旨飭劝

广西各属广设育婴堂情形片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1892年1月6日)*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御史恩溥奏,各省教案皆缘育婴而起,请飭广设育婴堂一摺。所奏不为未见。现在教案繁兴,半由各国育婴起衅,若使地方官筹办尽

善，自可隐杜乱萌。著各直省将军督抚悉心体察，妥为筹画。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当经恭录通行钦遵查照。

臣查广西省城旧设有育婴堂一所，溺女恶习向来尚少，惟贫民生计维艰，养育无资，常有生女抱送到堂，甚至生男亦有抱来者。每年合计不下数百口。从前章程日久渐弛，臣于光绪十五年冬督飭司道重加厘定，认真整顿，于设立栖流所、医药局外，复谕令极贫之户，凡有生女来堂报明者，每月给其父母钱八百文，俾资养贍，以十八个月为限，令官绅经理，广为收养，贫民颇受其益。复据柳州、梧州、平乐、潯州、郁林、南宁各府州属陆续禀报，或旧有育婴堂所，日久倾圯，重加修复，或筹捐集款，从新创建。柳州府属近尤广行劝募，城乡各处推行渐广，该府溺女之风甚盛。自官绅踊跃举办，此风尽息。臣尤当凜遵寄谕，再行通飭所属，通行添设，切实兴办，以期仰副圣主惠及穷黎潜消隐患至意。广西上思州、西林县、西隆州、贵县向有教堂，地方各教士均未设有育婴堂，民教亦属相安，合并陈明。

所有遵旨飭劝广设育婴堂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5 热河都统奎斌奏陈热河之乱在于洋教

亟须先筹办法以弥祸乱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892年1月8日)

奴才奎斌跪奏，为敬陈热河致乱根由，亟须择要先筹办法，以弥祸变而靖地方，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热河连年水旱偏灾，户鲜盖藏，商贾歇业。又兼近三、五年来吏职不修，武备弛顿，闾阎积苦，久不聊生，一旦变起苍黄，遂同瓦解。幸大兵云集，剿办迅速，军务可以指日肃清。惟被难之区，百姓颠沛流离，其数甚多，其情甚惨。此等兵燹才遗饥寒交迫，岂可再任颠连失所，终致沟壑之填。自应急筹抚恤之方，以为善后之策。奴才已函商督臣李鸿章妥筹办法，再行具奏。目下当务之急，尤以严禁蒙古及洋教民寻仇妄杀为先。前奉寄谕，喀拉沁一带蒙民于贼匪剿平之处，声言搜拿余匪，残杀老幼客民甚多。此次匪徒起事，即藉口与蒙古有仇，经直隶各军剿办得手，地方甫就平静，自应各安生业，岂可再酿事端？著奎斌出示晓谕查禁，并知照旺都特那木济勒严加约束，务使蒙民相安，勿任寻衅滋事等因。钦此。当即钦遵出示，嗣后蒙旗搜获余匪，务送地方官究惩。倘有私行仇杀，无论蒙民均按军法从事。并叠次严檄各旗，当可凜遵禁令，彼此相安。

惟法国教民要索之事甚多，报复之念甚切，屡据教士葛崇德开列在理教民稟请拿究，并谓营员有意纵匪，与彼为难，当经批候查办。现据平泉州知州文卜年驰报，该州乡约社首联名呈称，州境沙陀子洋教民郭春秀弟兄率领数十人，各持刀械，诬扳良民，抄抢粮石牲畜，殴伤乡民甚多。又据八沟营参将杨兆云稟称，有贾教士带同跟役，藉言赴各乡查看被害教民，借兵保护。即到丫头沟各处，将教民指为从匪之家，肆意抄抢，并将自行擅拿之人送州收审，而所抢衣物牲畜并不呈交。现闻各乡教民，在乡择肥吓索，声言当日被匪抢去之物，须令乡民包赔。如不遵依，即指为通匪，稟请教士抄拿等语。似此任性妄为，目无官长，该处百姓岂能坐受欺凌？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地方固无静日，彼教民亦岂得安居？详查此次致乱之由，实因在理教与洋教相仇而起。凡人洋教者良莠本自

不齐，平日恃洋人为护符，所行所为率多横恣，一遇民教涉讼，该教士必再四嘱托地方官，自顾考成，每每偏护，人心积怨，亦非一朝。适遇朝阳起事，在理奸民固得乘机煽惑，将教堂人众恣意焚杀，取快一时。此番乱萌虽起诸在理之党，实由洋教民平日行事过差，有以召衅而纳侮也。现经大军剿办，凡阵歼捕戮较诸被害教民，何啻倍蓰，似已足以泄愤。即有零星漏网，亦必逃匿远方，焉敢重还故土，自取诛夷之祸。况自新免究，圣谕煌煌，业蒙朝廷法外之仁，亦应宽其既往。该教士必欲恣情报复，其意何居。奴才目击情形，若不早为严禁，一任该教民滋生事端，必致仇杀相寻，变乱复起，非惟与前奉解散胁从以安反侧之旨相背，而兵连祸结，恐该教民亦无术自全矣。夫各项教民皆属中国赤子，安良除莠，朝廷本一视同仁。现在在理倡乱首从各逆，业已歼除殆尽，若洋教民聚众滋事，扰害地方，岂宜置之不问？倘侵寻不已，必致兴师剿办，兵端一启，转恐有碍邦交。再四筹维，惟有仰恳飭下总理衙门，照会该国公使，剴切开导该教士等，务须约束教民，毋得聚众逞凶，致贻口实。嗣后教民聚处，尤必揆情准理，捐除旧怨，共敦和睦，以期日久相安。若一味恃强，终恐伏祸。遇有争讼，亦听官为审断，毋似从前干预把持，总之，地方官有保护该教之心，该教士亦当思善全之术。如纵令教民欺凌百姓，激成众愤，迨至一发难遏，虽地方官亦无如之何矣，至派兵保护各教堂，原属权宜之举，若令常川驻守，非特无此兵力。实亦不成体制。应俟地方大定，再行撤回，但能民教相安，毫无猜忌，更不须官为保护，斯诚地方之福也。

奴才为息争弥祸起见，谨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热河地方吏治军政诸务均须及时讲求，容俟办有端绪，再行具奏。合并声明。谨奏。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6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芜湖教案应付偿
款先在关税项下动拨片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892年1月12日)*

再，安徽芜湖教堂被匪鼓众焚毁，业将商办议结情形专摺会奏，并将应付偿款声明，飭令芜湖道先行筹拨在案。此等偿款照从前皖南教案并镇江租界毁坏洋房等案，均系动支各该关税项。惟本年教案之多，近来库藏之绌，若纷纷动支正款，非独所费不资，且亦无以示惩。惟为数过巨，责令全赔，委属力有不及，且恐藉口筹款，延缓结案。当即飭令照案先在关税项下动拨，一面分认摊缴。计核教堂被毁房屋等项共给库平银十一万一千两，该道县等共分认一半，银五万五千五百两，分七年半摊缴归款。其余一半实属无可设筹，照皖南等案由关税项下动拨，准其作正开销，以清案款。

除分咨总理衙门户部查照外，谨会同安徽抚臣沈秉成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7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为访查哥老会
总目关涉职官请旨斥革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2年1月20日)*

头品顶戴·两江总督臣刘坤一跪奏，为访查会匪总目，关涉职官，请旨斥革，以便彻究而杜狡展，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四五月间沿江人情骚动，焚拆西洋教堂之案接踵而起，访系哥匪造谣鼓众，中怀叵测。经臣次第拿获首要各匪，随时

正法。其风稍息。至八月间江海关查获英人美生私运洋枪等件，镇江关拿获美生及所带炸药，并搜获美生有书杂记，载有一切鬼蜮情形，系属自串中国哥匪，同谋滋事。臣以私购军火为数甚多，需款甚巨，该洋人重利，未必自出巨资，必中国哥匪中有富豪为之应付。因美生系属英人，未能由我审办，英官又不肯彻底根究，讯出实情。经臣详细访闻，系前经正法已革提督李世忠之子所为，而无从得其实迹，亦不知其人为何名。复饬地方官文武详加访察，并经常镇关道黄祖络访有会匪头目徐春山之弟徐春庭，曾为美生细崽。检查美生杂记，又载有与徐春山等串谋情事。非拿获徐春山、徐春庭确实究问，不能水落石出。叠饬查拿未获。

旋准湖广督臣张之洞、湖北巡臣谭继洵等电称，湖北拿获匪目高德华等，据供长江各会匪头目联为一气，皆奉李世忠之子李洪为总头目，称大元帅，声言欲为其父报仇，约期起事，并托洋人购办军火。又准张之洞另电，李洪系李世忠义子，李世忠之妻，颇明大义，其亲生子安分读书等语。复经通饬严拿以凭惩办。嗣准安徽抚臣沈秉成咨电，现于皖省查出李世忠之子候选知府李显谋，访悉小名狗儿，又名地虎。传问李显谋，据称李世忠义子三人，其二已故，其一尚存，为方显爵，年近六十，亦非李洪。又称伊系一品荫生，以劳绩保举知府，亲生兄弟五人，长显才早故。伊系次子，第三成彬，本科河南乡试中式副榜，第四显诚，第五显贻，均年幼在家等情。复经电商湖广督臣张之洞，并先访知徐春庭已潜往福建马尾地方，徐春山亦在该处由臣派委道员蔡钧乘坐轮船，驰往福建，会同福州将军及闽浙督臣所派之员将徐春山、徐春庭获案，解回上海。饬令江海关道聂缉槩督饬印委，一再研讯，加以刑吓，坚不供吐。此次拿办会匪，其要在严诛首恶，罔治胁从，方足以遏乱萌而安反侧。经该道等查知徐春庭本由其兄徐春山邀令入会，与徐春山之为匪目

情罪稍减,再三开导,如肯实供,许以自新,遂据供哥匪头目李鸿纠众起事,欲为其父报仇,与高德华在湖北所供如出一口。并据供明李鸿托美生购办军火,先后出银约二万两,并许月给美生等银两及所供图谋一切情形,核与美生杂记亦多吻合。并据供今年滋闹教堂,都是李鸿党与所为。嗣准湖广督臣张之洞来咨,所抄高德华供词,据称李洪系李世忠儿子,是李洪即李鸿,为李世忠之子,勾结匪类,同谋滋事,已属信而有征。若非李世忠亲生之子,安得有此财力,亦复有何父仇。且经臣密嘱前安徽寿春镇总兵郭宝昌,派人前往李世忠原籍河南固始县属,暗地查访李世忠五子,与李显谋所供相符。惟称李显谋在外游荡,所分田产,连年变卖等语。来自暗地结党为匪之人,其名必多,假借现在统核各省咨电,匪供是李世忠之子李洪即李鸿,为匪中首目,有高德华、徐春庭等供可凭。而李世忠五子,除长子已故,第三读书中副榜,第四、第五俱年幼在家外,惟次子李显谋游荡在外,常在江苏、安徽一带而又变卖田产,是李显谋与李洪是否即系一人,虽尚无实据,参互考证,其行径实有可疑。

案关重大,必须确切根究,断不能听其一面之词,予以轻纵。现由安徽抚臣派员协同臣派往之员,将李显谋押解前来江宁,相应请旨将李显谋候选知府及一品荫生先行斥革,俾得归案确切研讯。一面设法另觅眼线,辨认质证,一俟得有确据,即行奏明,从重惩办,以弥将来之祸。

所有访查会匪总目关涉职官应请斥革审办各缘由,谨会同安徽抚臣沈秉成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硃批:已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78 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报遵查朝阳等处被扰情形并参处失职州县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2年1月23日)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头品顶戴·热河都统臣奎斌跪奏,为遵旨查明朝阳、平泉、建昌等处被贼情形,先将各该州县据实参处,恭摺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伏读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谕:此次匪徒滋事焚毁教堂,仇杀蒙古,蓄谋已非一日。该地方文武先事毫无觉察,临事复疏于防守,以致变起仓猝,贻害民生,实堪痛恨。著李鸿章、奎斌查明失事各员,据实严参。等因。钦此。

伏查热河近年蒙汉民教积怨已久,该地方官因循玩愒,漫不经心,致在理、金丹各匪党乘机煽惑,酿成巨变。臣等叠据各军将领及探事委员禀报,失事各情节,知萌孽实非一朝,仰见圣明烛照靡遗。跪诵之余,莫名钦感。该州县等律以官守之责,均属法无可宽。朝阳滋事最先,平泉、建昌被贼较重,蒙古受祸尤酷,且并有焚杀教堂教民之案,为中外指摘所丛。臣奎斌履任之初,即访闻该州文卜年,该县廖伦明、章奏凯声名均属平常,因将该三员撤任,听候查办。臣鸿章前奉十月二十五日寄谕:德福奏本月十七日匪徒窜入州街,焚烧教堂各等语。既称匪众约有数千,何以监狱、衙署、居民、铺户全无扰害?既称兵寡匪众,未敢穷追,何以数千之贼,不战自散?情节种种支离,显有饰词规避情事。著确切查明,据实覆奏。等因。钦此。

臣鸿章先接据该州禀报,即以情节支离,逐层斥驳,并批行该管道府严加查察。续奉寄谕,交臣鸿章与德福查明覆奏。当即恭录,转行钦遵查照。德福旋即奉旨开缺,臣奎斌到任后,据该道府委员查

明禀称,当日此股教匪与天主教民素有嫌隙。十月十六、七等日焚毁建昌三十家子教堂后,纠党乘夜来州,潜从北面,闯入州街,勾结本处匪徒,十八日黎明约有二百余人奔赴教堂,纵火共烧教堂大小六十八间。教士先日避去,未经遇害。乌合之众,愈聚愈多,难以数计,并将致中和京货店、利益增粮食店抢掠一空。其时监狱、衙署有吏目张其昌率同捕盗营兵彻夜严防,该匪亦以大股未到,器械不齐,未敢动手。十八、九,二十等日分窜四乡瀑河沿、聂门子等处,烧杀教民多寡不等。二十日闻大兵将至,遂于二十一日五鼓向三十家子一带窜去。当夜事起仓猝,火光之下,未辨贼众多少,该州遽以约有数千具报。张大其词,已属意存捏饰。禀内复称前往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珠、无心等语。臣鸿章当以日前南省教堂滋事,皆由匪人造作此等谣言,及细查皆无证据,批令该道府等派员详细检看。兹据覆称,止抄出孩骨三具,日久溃烂,并非挖去心眼,与该州原禀迥殊。乃德福遽据以上闻,该州并据以出示,摇惑人心,几挑外衅。实由于该州轻信讹言,缘饰捏报。臣等查该员文卜年在热河服官多年,年逾六十,著名巧滑,虽无实在劣迹,而遇事善于应付,工于文饰。教堂近在县街,不能实力保护,厥咎奚辞。

又臣鸿章前奉十一月初九日寄谕:朝阳县于十月十三日失事,该县廖伦明并无禀报,直至二十九日始行具禀收复。所称接仗受伤各节,殊难凭信,难保非当时逃匿,事后捏词避罪。著李鸿章确切查明,如有潜逃捏饰情事,即著严参治罪等因。钦此。伏查朝阳失事之初,臣鸿章叠据锦州等处电禀,俱称知县不知下落。二十一日奉军驰赴朝阳,该县廖伦明已先回至县街,是该县并未远逃,且旋即收复,尚属可信。朝阳并无城池,固不得以失守论。贼匪并未久踞县街,亦不得以收复论。至前后禀报稽迟,实由朝阳失事以

后,贼匪四面并起。朝阳距承德六百余里,中经平泉、建昌一带,并是股匪麇集之区。当时各路乞援送信弁兵多被截杀。是以德福驰奏失事情形,仅据平建各文武探报,而收复之稟,直至二十九日始到。自因道路梗阻,文报不通。稟内所称贼到时拒战受伤,难保其非捏报,而随同打仗之巡检李耕心所受炮伤属实,是该员等曾经与贼接仗,尚非虚构之词。查吏部拟议朝阳失事兼辖统辖各官处分一摺,系比照定例野贼苗蛮扰害地方,焚劫乡邨,杀伤兵民者,兼辖官降二级调用,统辖官降二级留任,督抚降一级留任例定拟。该县系专管官,罪止革职。且甫经到任,兵单力竭,收复又在一月之内,于例均得减议。惟查该员廖伦明平日在官赋诗饮酒,不理民事,历任口外各厅县,虽无贪酷实迹,而喜向富民借贷,债累甚多。其由赤峰调任朝阳,至为商户遮留,经后任出为调停作保,始得赴任,实属卑鄙不职,有玷官箴。

至建昌县知县章奏凯于所属三十家子等处教堂被毁,教民被杀,防护不及。查该处起衅之由,实因本年四月间有天主教民向各铺借粮,该庄社首林玉山、徐荣偕往理论口角,徐荣登时被教堂枪毙,林玉山逃脱。其时教堂知林玉山先入在理教,党羽众多,恐纠众报复,于七月间在堂铸炮设备。该县章奏凯闻信,曾往看视,当时并未预备办法,以致酿成焚杀巨祸。事后复捏报事起于迁安县属之汤道河,并不将三十家子焚杀情形据实禀报,意存诿卸,实属庸懦无能,居心巧诈。

以上三员,叠据该道府及查办委员等先后稟覆,既有实迹可凭,未便稍事姑容,自应先行参办。臣等往返函商,酌加拟议。其朝阳县知县廖伦明应请革职,永不叙用;建昌县知县章奏凯,应请革职;试署平泉州知州文卜年,应请勒令休致,以示惩戒。此外失事文武各员,俟详细查明,再行分别奏参。

所有遵查朝阳建昌、平泉各州县失事情形，理合会同恭摺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979 著李鸿章等将失事之朝阳县

知县廖伦明等均革职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92年1月27日)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李鸿章、奎斌奏，遵查朝阳县等处失事各州县据实参处一摺。此次热河匪徒倡乱，朝阳滋事最先，平泉、建昌被贼较重，蒙古受祸尤酷，且并有焚杀教堂教民之案。该州县等平日因循玩愒，漫不经心，致各匪党乘机煽惑，酿成巨变，律以官守之责，均属法无可贷。兹据查明朝阳县知县廖伦明虽无闻警先逃情事，惟平日在官赋诗饮酒，不理民事，并屡向富民借贷，债累甚多，由赤峰调任朝阳，至为商民遮留，实属卑鄙不职，有玷官箴。建昌县知县章奏凯于匪徒起衅之初，毫无防范，事后又不将三十家子焚杀情形据实禀报，意存诿卸，居心巧诈。署平泉州知州文卜年著名巧滑，遇事工于文饰，教堂近在县街，不能实力保护，且报贼众数目又复张大其词，于焚杀教堂情形轻信讹言，捏报出示，摇惑人心，该三员贪诈庸劣，贻害地方，深堪痛恨。该督等请将廖伦明革职永不叙用，章奏凯、文卜年分别革职勒休之处，尚觉轻纵。廖伦明、章奏凯、文卜年均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戒。馀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军机处上谕档)

980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川省大足
县教案现已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2年1月28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刘秉璋跪奏，为川省大足县教案现已议结，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惟川省自光绪十二年冬重庆教案办结后各属民教尚属相安，惟平日教民恃教欺压平民，在所不免，及至控官，教士又从而护庇之，此民怨所由渐结也。大足县设有教堂，十六年六月十九日该处向有灵官会期，年年届期迎神赛会。是日有幼孩等戏以石块掷入教堂，教民王怀之、朱矮孜等多人持刀出砍，致伤幼孩十余人，于是平民忿恨，群起与教堂为难。适有匪徒余蛮子等即藉打教为名，希冀抢劫，纠众将龙水镇、马跑场等处教堂先后打毁，并毁教民房屋百余家，及殴伤教民蒋汶高身死，报经臣迭檄该管道府县，严拿两造滋事之人惩办。余蛮子等虑被拿办，胁众踞聚不散。臣复檄飭记名提督吴奇忠会同署川东道张华奎，酌派营勇前赴大足拿办。惟时获匪余二木匠等四名，或当时格杀，或讯后瘐毙，余众奔散，首匪余蛮子等亦已逃飏。节经该道张华奎与白主教会议，该主教希冀厚偿，是以迟延至今。以上各情，均经随时咨商，电达总理衙门各在案。

旋经北洋大臣与该国公使约议四端，咨川照办。该道与主教逐款议明：一则两造首匪王怀之、余蛮子等照案严拿。一则逃外教民除已复业外，其有未归者，随时招复。一则龙水镇教堂缓修，仍留地基，一年后查照江北厅旧章办理。一则被毁各教堂及教民房屋议给偿恤银五万两，分作三年付清，并续筹善后各款，列单各存备案。据该署道张华奎具禀前来。

臣伏查偿恤一层，该教堂初索银至十八万两之多，臣力持不允，密饬该道张华奎徐与磋磨，议至五万，势难再减，始经定议。惟川库支绌，无可筹挪，臣与在省司道酌议，拟在藩司，盐茶道、官运局三处各于闲杂项下分年筹凑，付清了案，并不动用正款，以重库储。

所有大足县教案现已议结缘由，除分檄遵照，并咨明总理衙门立案外，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81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申明口外 滋事人犯分别按律惩办摺

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1892年2月21日)*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申明口外滋事逆首，按律惩办，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口外教匪于上年十月间攻破敖罕贝子府，发掘坟墓，并攻陷朝阳区街，焚署劫狱，蔓延建昌、平泉、赤峰地面，扰害蒙部，焚杀天主教堂，残害平泉州州判。经臣奏派直省提督叶志超星夜带队进剿，复派淮练马步各营陆续出口助剿，连战皆捷，击杀匪目殆尽，解散胁从。因倡乱为首之伪开国府杨悦春漏网未获，悬赏购线访拿，旋将杨悦春父子叔侄六名擒获，口外一律肃清，经臣与叶志超迭次奏报在案。叶志超申明杨悦春之堂弟杨早春实未同谋，当即取保释放。其杨悦春之兄杨怀春、胞侄杨占贤并其出继之子杨占一及已获之伪军师孔庆先等五名，饬交记名提督聂士成暂留该处防营看管，俟敖罕贝子回府后均应在军前分别处治。叶志超先将杨悦春并攻陷朝阳之匪目李广派员押解前来。适直隶臬司周馥因

公至津,经臣饬发审办。

该司审据杨悦春供称,伊系建昌县人,年五十一岁。从前有江南老道郭姓至伊家化缘,传授《梦首经》等六种,伊转传齐灏、王幅、杨连元、郭洛九等,取名圣道门,又名金丹教。齐灏等又辗转传授朝阳区之李广、李斌、张富、聂珩、郭海、丁义和、赵至洗,建昌县之徐立、杨坤、李青山、佟杰,平泉州之惠代铎、惠代耀等多人。此教无非劝人学好,并无邪术,是以信从者众。伊又兼施医药,人皆称为杨四老师,向种敖罕王贝子府旗地。该贝子自得昭乌达十一旗盟长之后,租课屡增,又纵其子色二爷、喇嘛四爷藉势横行,讹索奸淫,拷打杀害,无恶不作。受累者不敢告官伸理,怀恨甚深,欲图报复泄忿。上年十月初间,伊闻该贝子欲调蒙兵,杀民腾地,当与王增等商议,不如先发制人,即令王增、王幅邀集齐灏、杨连元、杨坤、郭洛九、李斌等聚集八百余人,附近民人皆愿随从。是月初九日夜杀人贝子府,该府人等亦枪炮齐发,贝子暨色二爷、喇嘛四爷逃脱,其余男女并两邻东西府中蒙古人全行杀害,并掘毁该贝子府坟墓。次早有曲里营蒙古聚集百余人前来,亦被杀死,遂将贝子府占住,改为开国府,大众推伊为首,出示安民。一面制造旗帜、器械,抢掠马匹、军火,以备攻打蒙古,抵敌官兵,欲占平、建、朝、赤四州县,商派王增、王幅等招集五千人抄杀东路土默特旗一带,到鄂尔土坂即与官兵接仗。又派李青山等至西路平泉州喀喇沁等旗一带抄杀。在惠家沟与惠代铎等会合,共有五六千人,至硃碌科札萨营子等处与官兵打仗。赤峰县北路又令李国珍、冯善政招集七八千人分往札萨王旗、奈曼王旗、海林王旗一带抄杀。嗣到乌丹城,被官兵打散。约计伊等夥党连裹胁愿从者,共有二三万人。当十月十二日攻打朝阳时系李广、齐灏、李斌、张富、聂珩、郭海、郭洛九等各头目前去。旋闻各路人马均被官兵打败,伊于十一月十一日即至下皋

占住烧锅房案，李广等各头目亦均踵至，仅存三千余人，有差官洪姓前去劝降未允。官兵开炮攻打，伊即逃走。因闻出继之子杨占一早经避入金洞，伊亦赴彼躲藏，旋被搜获。至烧毁天主教堂，闻系建昌县三十家子牌长林玉山为首。先因教堂韩姓抢粮起衅，韩姓将说事之徐溇用炮打死，并将林玉山杂货铺抢劫，林玉山起意报复。又闻平泉州获一马贼，系属天主教民，被教士强行保出，众皆不平，知伊等在贝子府起事，林玉山即纠邀伊夥佟杰等将三十家子等平泉州聂门子等处教堂烧毁。杀死平泉州州判于甫筠，亦是林玉山所为。此一夥人后在五官营子、榆树林子等处全被官兵剿灭，内有郭老师由义州、广宁等处而来。李国珍兼习武圣门，各股人马中亦均有武圣门中人，屡被官兵打败，各自逃散。起事之初，倡言符咒能避枪刀，实是哄人之说。至伊与王增同谋滋事，杨占一实不知情。

又据李广供称，系朝阳县人，年三十五岁，伊入金丹教，拜李斌为师。杨悦春等于上年十月初九日将敖罕贝子府攻破杀害，伊先未知。李斌于十一日向伊与聂珩告知，邀人攻打朝阳，约与张富、丁义和、赵玉洗共集三百余人，十二日晚同至朝阳县街外，有聂珩、郭海进街，商令侯七道泉子庙中火起，一齐动手。至后半夜，一见火光，伊等行至北门，当被营兵截住，将李斌击毙。伊等又绕西门进街，官兵见人多逃避。十三日将县署监狱全行烧毁，放出囚犯，抢劫当铺。聂珩、郭海将喇嘛庙焚毁数间，并杀死喇嘛数名，旋即聚有三四千人，分头驻扎。十四日将官兵营房烧毁后，至西官营子住下，即闻朝阳已被官兵收复。伊自立头目，招集一千余人，至土默特旗并白咬及设里户、下洼与官兵连打数仗，搜抢军器、骡马，逼累民人人队打仗。嗣闻杨悦春败窜下长皋，伊与齐灏、王增、王幅、徐立、惠代铎等各头目亦即前往该处，仅存三千余人，连日打仗，势

甚穷蹙。伊潜逃至剪草沟，即被拿获。馀与杨悦春所供相符。并据该犯等金称，实因敖罕贝子虐害民人太甚，大众怀恨，起意杀害报复，不敢造反谋逆等语。解经臣亲提覆讯无异，究诘不移，应即按律惩办。

查该犯杨悦春倡首习教，传徒惑众，因与敖罕贝子及蒙古有仇，辄敢起意，商同王增等辗转纠邀裹胁，集众至二三万人，将该贝子府并各蒙古王旗暨朝阳等处肆意烧杀，拒敌官兵，焚署劫狱，以致另股与天主教有隙之林玉山纠邀该犯伙匪，烧毁教堂多起，杀掠教民，报复私仇，并戕害官长。实为罪大恶极，法不容诛。虽称并不造反谋逆，然既自称开国府，大张告示，扰害蒙部，抗拒官军，数万生灵均遭荼毒，热河大局〔深〕为震动，实与叛逆无异。该犯杨悦春系总目罪魁，该犯李广德纠同集千余人，自立头目，分路烧杀，攻陷朝阳县街，屡与官兵打仗，厥罪惟均，未便稍从宽贷，已于申明后将该二犯绑赴市曹，一并照律凌迟处死，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彰国法而快人心。杨悦春之母官氏并李广，律应缘坐之亲属，现在已否存亡，飭查明确，照例办理。该犯等财产查封入官，杨悦春之子杨占一业已过房与人，将来讯明，如果实未同谋滋事，照律免其缘坐。其杨怀春、杨青春、杨占贤、孔庆光四犯仍飭俟敖罕贝子回府后尽法处治，用昭炯戒。

除将详细供单分咨军机处、刑部外，所有讯明惩办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刑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82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将剿灭热河金丹教**出力文武员弁分别酌拟奖叙摺**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一日(1892年4月7日)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直隶派出淮练马步各营剿灭热河教匪，肃清全境，查明在事出力文武员弁暨后路转运饷械各员，分别酌拟奖叙，汇缮清单，吁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资鼓励，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照上年十月间朝阳地方教匪倡乱，经臣调派淮练马步各军分路进剿，并令提臣叶志超亲往督办，所有剿贼获胜将弁，业经该提督在热河行营随摺奏保，并声明在事出力将弁及后路转运械饷文武各员，俟肃清后由臣查明请奖等因在案。兹准提臣叶志超将在事出力人员详细开单，咨请核奏前来。

臣查热河教匪以仇杀天主教蒙古为名，揭竿起事，焚署劫狱，戕官踞地，残害藩部，屠毒生灵，其势甚为猖獗。臣于闻警之初，先派副将夏青云、总兵刘运昌，叶玉标、杨元升等选带马步练军，分出石门、喜峰口驰往兜击。适值提臣巡阅古北口，即奏派就近督队前往。并檄饬宣化镇总兵王可升酌调练军马队赴多伦、赤峰一带相机防堵，杜贼内窜之路。嗣因贼势浩大，兵力单薄，续派总兵潘万才马队两营、提督聂士成步队四营，合力会剿。并饬通永镇总兵吴育仁挑带北塘防营，总兵曾腾芳酌带练军中营，由喜峰口、汤道河进驻平泉、建昌、扼扎堵截。又以热河为园庭重地，防护未可稍疏。复派总兵郑崇义带直字两营，副将任永清带亲军马队，径赴热河，保卫雕剿，并派副将吕本元率盛军飞骑马队五营驰赴前敌，听候调遣，以厚兵力。幸赖皇上天威，将士用命，自五官营大捷后迭将榆林、叶伯寿、毛家窝铺等处巨股击散，遂进攻下长皋踞贼，克复贝

子府老巢。并分派马步队剿灭翁牛特、乌丹城股匪，先后大小数十仗，无战不胜。甫逾匝月，竟将首从各犯次第殄擒，各股逆匪一律荡平，向来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其详细战状，业经叶志超迭次牘陈，早邀圣明洞鉴。

伏念此次教匪谋乱，事起仓猝，旬日之间，各股响应，聚众数万人，扰害四州县。并敢僭称伪号，盘踞巢穴，迥非寻常土匪聚众滋事可比。口外地势辽阔，山径丛杂，本系马贼出没、教党麇集之区，若不及早扑灭，势必裹胁日多，蔓延日广，不独热河全境受其蹂躏，且恐窜扰内地，震惊畿辅，酿成巨患。淮练各军分驻海防，相距口外千馀里，山路崎岖，各营奉调后不惮险阻，立刻拔队昼夜疾驱，数日内均各先后赶到，无误事机。时值隆冬严寒，塞外风霜凜冽，堕指裂肤，各将士于冰天雪地之中、穷谷深山之内忍饥耐寒，驰驱转战，艰苦备尝。当夫陷锐攻坚，枪炮两集，无不舍死忘生，冒险取胜。下长皋、贝子府、乌丹城等处之战贼势最悍，杀贼最多，积尸遍野，现飭办理善后委员候补知府叶御璜前往接仗各处搜查。据报掩埋骸骨，共约二万馀具，则当日鏖战之猛、斩馘之众可为明证。该将弁等躬冒锋镝，异常奋勇。前者伤亡，后者继进，用能迅歼丑类，速奏肤功。兹当军务肃清，论功行赏，自应从优奖励，以期鼓舞军心。

至后路留防各营，兜捕逸匪，保卫地方，转运军火粮饷各员冒险遄征，力筹接济，俾前敌诸将得以专心攻剿，迅赴戎机，亦不无劳勋足录。单开各员，臣已严加删汰，择其战功卓著尤为出力者，按照军功章程，从优奖叙。其出力较次之员，仍酌照寻常劳绩核拟，以示区别。应给千把等项，照章咨部注册，汇案缮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该将士等效命疆场，劳苦功高，准其照拟给奖，出自逾格慈施。

除飭取各员履历分咨外,理合恭摺,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宣化练军出力人员,应俟该总兵王可升查明,开报到日,再行续请奖叙。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三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83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派员查办

湖南刊播反教揭帖案等情形摺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1892年4月21日)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张之洞、头品顶戴·湖南巡抚臣张煦跪奏,为遵旨派员查办湖南刊播揭帖伪造公文一案,并查明在籍道员患有心疾,迹类疯狂,据实奏明,请旨惩处,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经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匿名揭帖本干例禁,立法甚严。自发捻扫平后地方义安,而散勇惰民,思欲藉端为乱,辄假西人传教为言,刊为书说,编作歌谣,绘为图画,率皆鄙俚不经,不堪寓目。而愚民无识,往往为所煽惑,甚或酿成巨案。叠准德国使臣屡次送到刊版书籍说词歌曲画图种种,并有捏造总理衙门公文及督抚文函各件,居心甚为诡诞。此等谣言,微特有碍邦交,即中国内治亦宜严惩。咨行通飭各属查禁,究查捏造之人,从重惩办,以消隐患。并叠次承准电开:长沙府有周汉开设宝善堂邓懋华书铺,刊刻诋毁洋教书籍,布散甚多。查各处教案之起,皆由造言生事者摇惑人心,各书皆由湖南而来,有三家书铺,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皆代周汉刻书各等因。均经通飭严禁,并行湖南臬司严切查究。本年二月承准总理衙门电催办理,当经臣之洞电请总理衙门代奏,派委湖北督粮道恽祖翼驰往湘省,会同湖南臬司确查稟覆,奏明惩办,奉旨允准在案。

兹据该道恽祖翼自湘回鄂，会同署湖南按察使吕世田禀称。查此案先经该臬司飭据长沙府知府赵环庆禀称，查得周汉系宁乡县人，由军功游保道员，留陕西补用，向以宝善堂之名在湖南省城刊刻善书，踪迹无常，现在远出未归。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三人，均以刻字为业，曾郁文已于上年身故。当讯据邓懋华供，向在长沙省城小西门内路边并独自开店，刷卖帐簿，并未与周汉合伙刊刻书籍，惟与之熟识往来。上年周汉曾至店中寄居数日，随即出省，有时言语荒诞，状似痴迷，其所辑各种善书，闻系陈聚德、曾郁文代为刊刻。据陈聚德供，开设刻字店多年，曾代周汉刊刻得一录、《官绅宝训》、《育婴良法》、《拯溺宝筏》、《格言联璧》、《传家宝训》、《扩充恻隐》各种善书，所有版片随时取去，自行刷印。店伙人数众多，不谙文义，向来刻书照字算钱，不问来历，所有辣手文章等书并一切画图是否间有店伙代刻，实在记忆不清。据曾郁文店伙吴东海供，店主曾郁文曾代周汉刊刻善书，已于上年身故。至于毁骂洋教书本，曾否刊刻，实不知情，自奉将店门封闭，各伙俱已散去各等供。该道到湘，当即会同该司派委湖南候补通判蒋联庚驰赴宁乡，查传周汉解省讯究。

旋据该员会同宁乡县知县郑之梁禀称，周汉自光绪十年由新疆请假回籍，随即携眷出外，至今并未复回原籍。当将周汉胞侄周德之户族周昆玉、团总唐篠楠、邻右黄树秋一并传解来省。经该府讯据周德之供，周汉系其胞叔，自光绪十年回籍后，即挈眷出外，随意遨游，六七年来并未回至宁乡。近患痰疾，时发时愈，病剧时言语不清，有似癫狂。又羡慕神仙，自称铁道人，最信扶箕，平日虽不信洋教，并未编刊书歌图画，各处布散。或系不逞之徒，因伊叔周汉保至监司大员，托名刊刻，并捏造总署湘抚公文及致鄂抚书信，希图耸听，亦未可知。质之户族周昆玉、团邻黄树秋、唐篠楠等各

供相同。惟所有书歌图画究系何人秉笔,未能得其主名,自应先將版片搜获销毁净尽,以副朝廷辑睦中外之至意。

当经该府督同长沙善化两县悬赏购觅,并恐民间心怀疑惧,知而不举,特于赏格内声明随缴随赏,并不追究来历。复派差分路搜寻,始据长沙县民万富安等陆续缴到鬼叫该死、辣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稟天主邪教并图画各种版片计三十一面,共二十五块,内多残缺不全,自系畏罪毁弃。所有版片及人证供结,均由该府稟解该司道等亲提覆讯,所供均与该府原讯相同。诚恐尚有不实不尽,究竟周汉是否在家避匿,并该书铺等有无讳饰情事,复向周德之究诘。据供伊叔周汉实系由新疆请假回籍,后携眷外出,行踪靡定。平日不喜洋教,仅止信口诋訾,委无刊刻书画各处散布情事。且身系职官,断不敢伪造公文。其致湖北巡抚信函,伊叔并未到鄂省,从不好与官场往来,显系他人假托。总因伊叔是四品大员,平日好发议论,是以匪徒盗窃姓名,希图易于煽惑。提讯户邻周昆玉等,供词俱同。复讯据陈聚德供,曾经代周汉刻过善书数种,实未刻过毁教书画。该铺在省开设多年,代人刊刻善书,主顾甚多,向来照字算钱,书板随刻随取,其帐簿或仅记一姓,或仅记一堂名,或系展转交来,实不能概行登记姓名。且店伙甚多,来去无常,这辣手文章等书,其中是否有店伙刊刻者,委实无从查悉。如有代周汉刻过毁教诸书,亦只系工匠受雇,该铺并不知情,尽可据实供明,何必代为捏饰,自受拖累。又提邓懋华再三质对,坚不承认代刻书画。惟据供与周汉熟识,遇其肆口妄论之时,不免群相称赞,事所时有。反覆研鞫,供仍如前,加以刑吓,矢口不移。该司道等因案关重大,不厌精详,复飭长善两县,确查周汉实系早经外出,久未在省。又经派员明查暗访,咸谓周汉患有心疾,语言怪诞,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至刊刻毁教等书图等事,并无闻见。异口同声,供证既

属确凿，应即据供拟结。

查周汉远出未归，痰疾既剧，言语支离，即使传唤到案，亦难讯取供词。业已传到该家属及户族团邻人等，研讯明确，全供周汉并无刊播揭帖及捏造公文等件情事。众供如一，称系匪徒托名伪造，希图煽惑，尚属可信。即如致鄂抚信函一节，湖北抚署号房并未接收此信，其为假托捏造更属无疑。惟周汉以在籍道员，专好扶箕，谄信鬼神，语言怪诞，迹类疯狂。病发之时，乖谬尤甚，逢人辄骂，此等形状，仕途罕见。自应稟请奏明，予以惩处，以儆谬妄而免生事。书贾邓懋华既知周汉形类疯狂，性好生事，仍复与之往来，遇事称赞，殊属无知附和。陈聚德平日代人刊刻书籍，并不查询来历，又不看明书画内文义有无流弊，任令店伙误行刊刻，以致滋生事端，均有不合。邓懋华、陈聚德均请照不应重律各拟杖八十，酌加枷号三个月，满日折责发落。吴东海讯系曾郁文帮伙，不知店务，应与病故之曾郁文均毋庸议。仍将各该铺永行封闭，不准复开。无干人证省释免累。至匪徒窃名造言刊播揭帖希图煽惑已属可恶，并胆敢伪造总署、督抚公文，四处传播，尤为大干法纪。除由司通飭湖南各属一体访查，务得主名，严拿究办外，合将查起书图各种版片，汇同供摺、户族团邻甘结，并地方官印结呈缴，稟请会核具奏等情前来。

臣等查西人传教，乃条约所准行，久已中外相安。民人入教与否，听其自便，西人亦不强人必从其教。教堂如实有不近情理，不合条约之事，尽可稟官照会查办，何得捏造不根之言惑众生事？况现值沿江各省严办会匪之际，岂容推波助澜，扰动大局。此案周汉虽查无刊播揭帖及伪造公文情事，惟该员以在籍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矜式乡里。乃平日专以扶箕为事，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

公文,造言煽惑,自未便漫无惩戒,致令滋生事端。相应请旨将在籍花翎陕西补用道周汉暂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潜至省城,妄为生事。仍随时察看,将来痰疾如能痊愈,果能谨饬改过,再行申请核办。倘疯狂益甚,滋生事端,即据实稟请奏明严惩。其书铺曾郁文业经身故,邓懋华、陈聚德自应各予惩戒,应照该司道等所拟办理。至窃名刊播揭帖伪造公文信件之匪徒,臣等自当督饬该臬司严饬各属,实力查缉,务获究办,以儆效尤。其起到书图各种版片,由臣之洞派委江汉关道孔庆辅眼同汉口领事销毁。

所有派员赴湘查办刊播揭帖伪造公文各情,分别拟办缘由,谨合词恭摺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议奏。

(官中硃批奏摺)

984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议湖南刊播反教揭帖及请将周汉革职摺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92年5月21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窃臣衙门于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由军机处抄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派员查办湖南刊播揭帖伪造公文一案,查明在籍道员周汉患有心疾。迹类疯狂,请旨惩处一摺。奉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钦遵前来。

查原奏内称,派委湖北督粮道恽祖翼会同湖南按察使吕世田等,查明周汉现未在籍,传到周汉胞侄。讯据供称,周汉系宁乡县,由军功游保道员,留陕西补用。自光绪十年由新疆请假回籍,随即携眷出外,六七年来并未回至宁乡县。近患痰疾,病剧时言语

有似癡狂。平日总不信西教，仅止信口诋訾，并未刊刻书影画图各处散布。或系不逞之徒托名刊刻，并捏造总署湘抚公文及鄂抚书信，希图耸听。并据传到周汉户族团邻等各供相同。复派差分路搜寻书画版片，据长沙县民万富安等陆续缴到书画各版片计三十一面共二十五块，残缺不全，自系畏罪毁弃。经长沙府赵环庆京解，该司道等亲提覆讯。据书贾陈聚德供，曾代周汉刻过善书数种，并未刻毁教书画。其辣手文章等书，是否有店伙刊刻，无从查悉。又提邓懋华再三质对，坚不承认代刻书画。唯据供与周汉熟识，遇其肆口妄论时不免称赞。反覆研鞫，供仍如前，加以刑吓，矢口不移。复饬长善两县详查，供证确凿，应即据供拟结。查周汉远出未归，痰病既剧，言语支离，即使传唤到案，亦难讯取供词，业已传该家属及族邻人等研讯明确，全供周汉并无刊播揭帖及捏造公文情事。众供如一，称系匪徒伪造，希图煽惑，尚属可信。即如致鄂抚信函一节，湖北抚署号房并未接收此信，即为假托捏造无疑。唯周汉以在籍道员，专好扶箕，谄信鬼神，语言怪诞，迹类疯狂，病发之时乖谬尤甚。此等形状，仕途罕见，自应予以惩处，以儆谬妄而免生事。书贾邓懋华既知周汉疯狂，仍与往来，遇事称赞，殊属无知附和。陈聚德平日代人刻书，不询来历，又不看明书内文义有无流弊，任令店伙误刻，致生事端，均有不合。邓懋华、陈聚德均请照不应重律各拟杖八十，酌枷号三个月，满日折责发落。吴东海讯系曾郁文帮伙，不知店务，应与病故之曾郁文均无庸议。仍将各该铺永行封闭，无干人证省释免累。至匪徒窃名造言，刊拔(播)揭帖，希图煽惑。并胆敢伪造总署督抚公文，四处传播，大干法纪。除由司道饬属一律访查严拿究办外，相应请旨将在籍花翎陕西补用道周汉暂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潜至省城，妄为生事。仍随时查看，将来痰疾如能痊愈，果能谨饬改过，再行申请

核办。倘痴迷益甚，滋生事端，即据实奏明严惩。其起到书画各种板片，派委江汉关道孔庆辅眼同汉口领事官销毁等因。

臣等查上年十月间，据德国使臣巴兰德函称，湖南长沙府有周汉开设书铺，刊刻訾议洋教书籍，布散甚多，请设法严禁。又于十二月间据英国使臣华尔身面称，据英领事官将汉口讥刺西教各书抄寄英国外部，切请查究各等语。臣衙门叠经电致湖广总督张之洞，飭属〔从〕严查办。本年二月间，先据张之洞电称，拟委湖北督粮道恽祖翼驰赴湘省，会同湖南臬司确查稟覆，奏明惩办。兹据张之洞等奏称，查明各情，分别定拟，钦奉谕旨交臣衙门议奏。

臣等查西人传教已历多年，信从与否原系听人自便。乃好事之徒往往散布谣言，启人疑忿，事端由此而生，所关非细。此案周汉虽查无刊播揭帖及伪造公文情事，惟身为职官，平日言语荒诞，迹类疯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造言煽惑，实属咎无可辞。应如该督抚所奏，请旨将陕西候补道周汉暂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勿令出外生事。仍随时查看，如果痰疾痊愈，改过自新，再由该督抚酌核办理。倘痴迷益甚，滋生事端，即据实奏明严惩。其书贾陈聚德、邓懋华两名，或无知附和，或任令误刊，均有应得之咎，应照拟各杖八十、枷号三个月。无干人证省释免累。其窃名造言之匪徒，仍由该督抚严飭各属，一体查拿究办，以儆将来。

所有臣等遵旨议奏缘由，谨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85 著将陕西候补道周汉即行革职**查传到籍交管事上谕**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92年5月21日)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张之洞等奏，查办湖南刊播揭帖伪造公文一案，当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兹据覆奏，请照张之洞等所拟办理等语。此案道员周汉虽无刊播揭帖及伪造公文情事，惟身为职官，言语荒诞，迹类疯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造言煽惑，实属咎无可辞。陕西候补道周汉著即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勿令出外滋生事端。余依议。该部知道。

钦此。

(军机处上谕档)

986 御史余联沅奏为请飭湖北督抚**查办教堂曾否购买投毒片**

光绪十八年七月三十日(1892年9月20日)

再，闻湖北襄阳县与谷城县所属地方百姓相传，有匪徒以毒药撒入井中，毙人无算，并云系天主教堂购买主使所致。地方官以事涉教民，不敢究办。似此情形，百姓何仇于教堂而必欲尽人而毒之？如有其事，官不与理，积久则忿，势必激成事端，为害伊于胡底。是否属实，亟宜彻底根究，相应请旨飭下湖北督抚臣严飭所属确查。如实有匪徒为害，务当认真拿办，即有牵涉教堂等事，亦必就案持平办理，庶不至于激众怒，而患可弭于无形矣。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987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各教案赔款**筹付情形并给还前参各员顶戴片**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92年 10月 17日)

再,上年江苏镇江等属教案议结情形,业经专摺会奏,并声明将各该地方文武分别惩处在案。所有各属偿款当飭先自尽力认筹,实有不敷,方准动拨公款,以示撙节。查江阴、阳湖两县均系各该县自行筹付,其余各属除由各该县筹给外,不敷之款飭由镇江关道库借拨应付。计无锡借拨银二千两,如皋借拨银三千两,丹阳借拨银五千两,金匱借拨银四万二百两,现经飭据各属,将借款分别认筹,酌定年限,摊缴归款。惟金匱偿款为数过巨,责令全筹,委属力有未逮。除先由县筹给不计外,其道库动拨之四万二百两,再由该县分年认缴银一万七百二十两,尚余银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两,应照往岁镇江租界滋事成案,即由该关道在洋药税款项下作正开销,以清案款。至各该地方文武员弁,年余以来尚知愧奋,遇事持平,办理民教尚属相安,且偿款业由各该县分认筹缴。内丹阳县知县查文清业已甄别参革,应毋庸议,所有阳湖县知县叶怀善,前署无锡县知县刘树仁、前署江阴县知县孙诒绅、前署金匱县知县汤曜、前代理如皋县知县莫炳琪及各该讯弁摘顶记过各处分,应一律给还注销,以昭激劝。

除分咨总理衙门、户部查照外,谨会同江苏抚臣奎俊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奉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988 庆郡王奕劻等奏覆遵议江苏等处**教案偿款及给还参员顶戴等情摺**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93年1月3日)

总理各国事务多罗庆郡王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准军机处抄交两江总督刘坤一具奏江苏等处教案偿款不敷,请由镇江关道洋药税款开销,并地方文武员弁处分应一律给还注销一片,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查原奏内称,教案偿款,江阴、阳湖两县均系该县自行筹付,其余各属除由该县筹给外,不敷之款由镇江道库借拨应付。计无锡借拨银二千两,如皋三千两,丹阳五千两,金匱四万二百两,现飭各处将借款分别认筹,酌定年限摊缴归款。惟金匱偿款为数过巨,责令全筹,委属力有未逮。除先由县筹给不计外,其道库动拨之四万二百两再由该县分年认缴一万七百二十两,尚余银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两,应照往岁镇江租界滋事成案由关道在洋药税款项下作正开销等语。臣等查江苏镇江等处教案应偿教堂款项,前由镇江道库借拨应付,经该督飭令各属分别认筹归款。惟金匱县偿款过巨,该县未能全数筹还,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该督请将该县不符款项由关道在洋药税款项下作正开销,查与以前镇江租界滋事成案相符。所有不敷银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两,户部查此项不敷银两查与以前镇江租界滋事成案相符,拟请准其在于该关洋药税款项下作正开销。

又原奏内称,各该地方文武员弁年余以来办理民教尚属相安,且偿款业由各该县分认筹缴,所有阳湖县知县叶怀善、前署无锡县知县刘树仁、前署江阴县知县孙诒绅、前署金匱县知县汤曜、前代理如皋县知县莫炳琪及各该汛弁摘顶记过各处分,应一律给还注

销等语。

臣等查上年长江一带教案纷起,各文武员弁未能思患豫防,经该督分别摘顶记过,以示惩戒。现在民教均属相安,各员弁办理尚知愧奋,且偿款业由各该县分认筹缴。所请将各员弁摘顶记过处分一律给还注销一节,吏部查阳湖县知县叶怀善、前署无锡县知县刘树仁、前署江阴县知县孙诒绅、前署金匱县知县汤曜,前经该督奏请摘去顶戴,前代理如皋县知县莫炳琪,前经该督奏请记过各在案。今据该督奏称该员等办理尚知愧奋,偿款业由各该县分认筹缴,请将摘顶记过各处分一律给还注销等因。应如该督所奏,准其给还注销兵部。查前据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称,江苏镇江等属教堂接踵被焚,请将该管汛弁一律摘顶示惩在案。今据该督奏称,现在民教均属相安,各员弁办理尚知愧奋,请将前参该管汛弁摘顶之案一律给还注销,应如所奏办理,仍令该督将各该汛弁衔名报部注册。

所有臣等遵旨议覆缘由,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遵行。再,此摺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稿,会同吏户兵三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硃批:依议。

(宫中硃批奏摺)

989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宜昌教案办理完结情形摺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3年2月13日)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张之洞跪奏,为湖北宜昌地方焚毁教堂一案办理完结,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据署宜昌府知府逢润古、署东湖县知县许之璠电禀,本日早间宜昌府城外地方有因寻幼孩,焚毁

天主教堂之事，当经臣电飭该府县等确查启衅详细情形，迅将为首滋事之人拿获禀办，并派委荆宜施道方恭钊、候补知府裕庚驰往宜昌，会督府县切实查办去后。

嗣据该道府县印委各员会禀称，查明教堂洋房被焚情形，叠经会督营汛分途查拿，先后拿获滋事各犯朱发金、赵宗雅、汪望、王德娃子、李宗义、杨长生、何燮臣、余五豹子、高正洪、黄顺荣、易白、熊宏发等十二名，督同逐一研讯。此案实因法国圣母堂误收民人游姓被拐幼孩启衅，怀疑蓄愤，乌合打闹，失火延烧。其时游姓问知失孩系在教堂，赴堂询问，当经教士令其识认领回，并经该府县向堂中查出收养幼孩及妇媪六十五名。内瞽目者三名，眼珠仍在瞽一目者一名，皆系原来因病成瞽，均系其父母自愿送养，实无一挖去目睛伤残形体之事。

据朱发金供认，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路过圣母堂，见众人吵嚷，问系游姓失去幼孩在圣母堂寻出，因平日误信讹传洋人有残害幼孩之说。又因见有瞽目小孩数人，怀疑逞愤，不服弹压，同众打闹圣公会新造房屋。并先至圣母堂同众上楼乱打，一时人多拥挤，不知因何起火，想系翻倒洋油引然(燃)所致。又至天主堂堂屋厨房打闹，致灶内火起，延烧圣母天主各堂。赵宗雅供打毁圣公会圣母堂器物并抢取银两。汪望供打毁圣公会圣母堂、郭洋人花园窗户器物。王德娃子供打坏圣母堂器物、洋医生屋内药瓶。李宗义、杨长生供打坏天主堂及洋花园物件。何燮臣供打坏圣母堂器物并向知县出言顶撞。余五豹子、高正洪、黄顺荣各供打坏圣母堂及洋房器具树木。易白、熊宏发各供碰坏圣母堂门窗。并据各犯供平素均不相识，实系一时乌合，各自打闹，并无为首之人豫谋约情事。教堂被焚实因打闹失火延烧，并非有心放火各等供。反覆研鞫，坚执不移，案无遁饰，应即拟结。

查例载,凶恶棍徒屡次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者,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凡系一时一事实实在情凶势恶者,亦照例拟发。又律载,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因失火而乘时抢夺人财物者,罪亦如之。又故意毁人器物者,计所毁之物即为赃,准窃盗论,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窃盗赃一百两,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二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名例载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又违制者杖一百。又不应为而为,事理重者杖八十各等语。此案朱发金因游姓失孩寻觅,误信讹传,怀疑逞愤,不服弹压,同众打闹圣公会、圣母堂,以致人多拥挤,翻倒洋油,引然起火,并打闹天主堂,以致灶内火起,延烧圣母天主各堂。究明并无豫谋图财情事,亦非挟仇有心放火。惟该犯逞凶肆闹,经地方官弹压犹敢不服,实属生事扰害,未便稍涉轻纵。应照凶恶棍徒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例,拟发极边充军。赵宗雅打毁教堂器物,并抢取银四十六两有奇。除抢夺计赃拟徒轻罪不议外,计毁坏器物估赃已在一百二十两以上,应照故意毁人器物,计所毁之物即为赃,准窃盗论,窃盗赃一百二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汪望打毁教堂洋房三处,器物计赃已及百两,亦应照毁人器物准窃盗论,窃盗赃一百两,杖一百、流二千里律,拟杖一百、流二千里,免刺。各解配折责安置。王德娃子、李宗义、杨长生、何燮臣、余五豹子、高正洪、黄顺荣七犯各随众打闹,不服约束,致坏洋房什物,计赃无几,应照违制律均拟杖一百。王德娃子、李宗义、杨长生各系打闹二处,何燮臣不服弹压,情节较重,应从重各加枷号一个月。易白、熊宏发二犯仅碰坏窗户玻璃,情节较轻,应照不应重律,均拟杖八十,分别折责,满日发落。无干省释等情。由湖北按察使陈宝箴覆核,议拟具详前来。

臣覆加查核,所拟均属允协,应即照详分别办理。至法英美各

国教堂洋房被焚，所失器具什物，或系领事，或绅商，或医士，均属无辜受累，自应量予抚恤，以昭朝廷厚待远人之意。惟各国领事原开数目较多，当经飭委员与之详加辩论，切实核减，并经总理衙门与英美公使辩论核定。查三国中惟法国教堂房屋最大，器具毁失甚多，议给洋例银十万两。英国损失家数较多，议给洋例银六万六千八百六十一两，又洋九百十元，美国只教堂一处议给洋例银八千两，以示体恤，共折合库平银十六万四千九百九十六两三钱九分二厘。内由司库拨银三万八千零四十四两零四厘，由宜昌关税拨银十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二两三钱八分八厘。飭据江汉宜昌两关道暨委员候补知府裕庚，与各该国领事往返妥商定议，均无异言。当令将抚恤银两先后送交各领事转给完案。

除将抚恤细数给领日期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咨明户部查核，并将审拟各犯供招咨送刑部外。所有湖北宜昌地方教堂被焚一案办结缘由，理合会同湖北巡抚臣谭继洵恭摺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90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为道员裕庚办理教案得力

请送部引见摺

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1893年4月11日）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张之洞、头品顶戴·湖北巡抚臣谭继洵跪奏，为道员办理教案得力，人才可用，恳恩送部引见，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湖北省前年武穴、宜昌等处教案叠出，揭帖讹传，一唱百和，一时沿江上下人心惶惑，几酿衅端，办理实为棘手。臣等钦奉

电传谕旨,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叠次来电,当经先后派委湖北候补道裕庚会同地方官将两案秉公查办。其时教堂挟愤要求,而焚扰者方自谓理直气壮,其势汹汹。该员一面查缉匪徒,开导愚民,一面与洋人剖切辩论,弹压操纵,极费经营,卒能真犯就获,民情安帖,按律拟办,悉臻平允。两案均已妥为议结,不致旁生枝节,洵为有裨大局。所有武穴、宜昌两案审办情形,均经臣等奏明在案。

查该员裕庚才识明决,办事老练,熟悉洋务,深协机宜。历经委派审办地方要案,查勘江湖水道及各要差,均能精详允当,洵为近日监司中不可多得之员。合无仰恳天恩,可否将该员送部引见,听候录用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臣等谨合词恭摺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裕庚著交吏部带领引见。

(宫中硃批奏摺)

991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议麻城教案

办理情形摺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893年12月26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议麻城县民殴毙洋人二命一案,恭摺仰祈圣鉴事。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军机处交出本日奉旨:张之洞电奏已悉。所请首犯绞决赏给领事宝星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本年五六月间叠据湖广总督张之洞电称,瑞典国教士梅宝善、乐传道二人前往麻城县宋埠地方传教,于五月十八日被该处民人共殴毙命。该国总领事柏固自上海前往催办此案,语多愤激,经张之洞再三开导,允以抚恤,并缉凶惩办。其时各国教士多方唆耸,欲助其在鄂搅扰,该领事不为所惑,旋即回沪。嗣据美国

使臣田贝先后照会，述各国使臣之意，谓地方官不能实力保护，致有此事，甚为愤恨。此时若不将案内人犯认真惩办，未曾保护之地方官分别参处，此等案件必至层出不穷，于中外殊有干系等语。臣等以事出意外，业经飭缉凶犯，按律惩办，倘限满不获，地方官例有处分覆之。一面电催湖广总督，将此案迅速办结，免生枝节。十一月初十日接该督电称，柏领事又到汉口，已与议定邮款三万二千两。宋埠传教，俟二十个月后再往。若临时实有不能去情形，再由关道照会阻止。首犯两名按例拟绞，该两犯滋事肇祸情节较重，拟照同治五年上海县张淮金成案提前即办，以期速结。请代奏候旨遵行等因。钦奉谕旨，交臣衙门议奏，臣等以来电犯无姓名案情亦颇简略，电令将各犯姓名及原案紧要情节切实电覆，以凭核议。

兹据电称，瑞国教士梅宝善、乐传道同至宋埠。五月十八日有朱应、吴治太、陈观寿、刘元灿四人路过教士门首，欲入看洋人，甲长郝人和拦阻，争闹骂詈，行人愈聚愈众，不知何人掷石将甲长郝人和额颅打伤，教士令人将朱应等四人捉入捆绑。时前门人已拥阻，从后门潜出解县。门外众人向教士索人不应。有李稿耙同众用石撞开后门，向教士寻殴。两教士情急登屋，持瓦抵御，众亦随上。李金狗因失火往救，被众拥送上房，教士梅宝善因向李金狗扑跌落地，被李稿耙上前拾取木柎首先殴打，旋同众人乱殴。教士乐传道在屋上，众人齐向追打，被徐荃幅首先踢落下地，复同众按住乱殴，均各当时身死。李幅佻、刘玉成乘机同众抢拾物件等情。经麻城县张集庆、黄州府高蔚光、委员候补道裕庚叠次覆讯，供认不讳，议拟罪名，江汉关道恽祖翼会同裕庚录供转禀臬司，覆核具详请奏。查律载，共殴至死下手伤重者绞。又例载，乱殴不知先后轻重者，无原谋坐初斗者为首。李稿耙同众抬石撞门，向教士寻殴，于教士跌落后首先殴打。徐荃幅于教士上房避御，首先踢伤下地，旋

同众乱殴身死。当时人多手杂,不知何人致死,自应罪坐初斗者为首。李稿粑、徐荃幅二犯依律应绞监候,惟该二犯滋事肇衅情节甚重,应援照同治五年张淮金成案提前即办,故拟请旨改为绞决。李幅牙、刘玉成并未帮殴,惟抢得零星物件,照失火乘机抢夺例杖徒。李金狗因失火往救,被众拥送上房,致教士向扑落地,虽讯无殴打情事,究属不应。朱应、吴治太、陈观寿、刘元灿首先骂詈酿衅,该五犯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均加枷号一个月。此司道府县详禀大略也。

此案瑞国教士被殴身死,遍体鳞伤,当时攒殴人多,领事、教士意在广为拿办,又欲援武穴案拟斩,皆经辩驳,始得办结。惟鄂省民情处处与教堂洋人水火,日思生衅。两三年来,已有巨案数起。此案若非速办示惩,必致愚民游匪动辄殴毙洋人,枝节横生,何从收拾?且久后滋事日甚,转致诛杀日多。故此次奏请提前惩办,系为熟筹交涉大局保全将来民命起见等因。臣等查此案麻城县民撞门寻殴,立毙瑞国教士二命,遍体鳞伤,情节实属凶横。李稿粑、徐荃幅均系初斗首犯,该督按律拟以绞罪,并请照张淮金成案改为绞决。臣等复检查同治五年上海民人故杀法国人巴陇一案,初拟斩候,嗣因法国公使兰盟请将凶首即行正法,经臣衙门咨商曾国藩,覆称此案业已申明拟抵,倘因中外交涉必须速结,应由总理衙门会同刑部另拟奏明办理。旋经会同奏请提前即行办理在案。此次该督请将凶犯援案办理,核其情事,尚属相符。惟案关人命,既据声称由道府县录供转禀臬司覆核,具详请奏,自未便仅凭电信办理。且张淮金一案,系会同刑部具奏,臣等共同商酌,拟请旨飭下湖广总督迅将此案具摺驰奏,到日再由臣衙门会同刑部核议,请旨遵行。

其抚恤银两应如该督所请办理。如蒙俞允,即由臣等先行电知该督遵办。至所请赏给领事宝星一节,应由臣衙门另行议奏。

所有臣等遵议缘由，谨缮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依议。

(宫中硃批奏摺)

992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麻城教案获犯拟 议及抚恤情形摺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1894年1月16日)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臣张之洞跪奏，为湖北麻城县民教滋事，殴毙瑞典国教士二人，焚毁教士住屋，获犯拟议惩办，比照成案，请旨遵行，并与领事议定抚恤数目及从缓再行传教情形，恭摺奏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五月间麻城县宋埠地方因传教生衅，殴毙瑞典国教士二命一案，接据府县禀报，当经派委湖北候补道李谦驰往，督同黄州府麻城县查办弹压，缉拿正凶，将教士尸棺派人妥送到省。旋据获犯李稿粩等九名讯供禀报，复经派委湖北候补道裕庚驰赴黄州，督同黄州府高蔚光、麻城县张集庆提集犯证，覆讯确供定拟禀办。

缘李稿粩、徐荃幅、李幅佻、刘玉城、李金狗、朱应、吴治太、陈观受、刘元灿分隶麻城黄冈等县，各在麻城县属宋埠地方受雇帮工及游混贸易营生，彼此均不认识。该宋埠地方向无教堂，亦无各国洋人传教。本年二月间有瑞国教士梅宝善、凌化云带同通事，至宋埠对河之郝家铺地方租赁李汉龙所赁郝姓后重房屋售书传教。乡民未经习见，人心惊疑，谣言四起。旋据该府县迭次禀由江汉关监督汉黄德道恽祖翼照会代办瑞国副领事丁乙尼，谕飭教士回汉，俟民情信从后，始可前往。复经该县当面劝令早旋。迭准该副领事照覆，已谕该教士等回汉，以免滋事。旋因梅宝善一人先回，而凌

化云被教民怂恿仍留该处。又经江汉关道恽祖翼据禀照会该副领事,谕令速行撤回。又准该副领事复称,梅宝善已亲身往宋埠,撤令教士及教民回来,以为该教士必可遵照领事谕嘱办理。詎梅宝善又偕教士乐传道同至宋埠后,凌化云虽归,而梅宝善、乐传道又复久留不去。

该处五月十五、六等日,向有竞渡故事,届期男女聚观甚众,即有无知之徒,私贴揭帖等事。该县恐酿事端,移知把总董开泰往接该教士等暂为移居县城。该教士为众教民所牵掣,坚不肯动,鹅笼巡检殷廷瑜又复亲往,劝其暂避巡检署内,亦不肯从,并雇有郝姓镰手数名恃为无恐。至十八日有朱应等数人路过教士门首,声称欲看洋人,甲长郝人和拦阻,争闹骂詈,众人愈聚愈多,不知何人掷石,将郝人和额颅打伤,教士令在地躺卧用药敷治。一面令镰手等将朱应、吴治太、陈观受、刘元灿四人捉入捆绑,交郝人和等解送县城收管。时后门已为众所拥阻,郝人和等系由前门潜出,绕道赴县,而门外众人不知,屡向教士索人不应。当有李稿耙同众用石撞开后门,齐入屋内,遍寻未见,见有郝人和受伤卧地血迹,群疑为四人已死,适又见前重房屋不知因何火起,又疑为打死四人后焚烧灭迹,乱向教士寻殴。两教士情急爬登屋上,持瓦抵御,众亦随之而上。梅宝善因向李金狗扑跌落地,被李稿耙上前拾取木桶首先殴打,旋同众人乱殴。乐传道在屋,众人齐上追打,亦被徐荃幅首先踢落下地,复同众接住乱殴,均各当时身死。李幅仔、刘玉城乘机同众抢拾物件,事后均各逃散。旋经该县验明尸伤,棺殓填格具报。经道员裕庚亲提督同府县覆讯,供认不讳,并由该府县开具供摺一同禀报。

该道恽祖翼覆核无异,案无遁饰。查律载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又例载,共殴人致死乱殴不知先后轻重者,无原谋坐

初斗者为首。又例载，斗殴之案，若被死者扑殴闪避，致令自行失跌身死者，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又因失火而乘机抢夺，但经得财，为从者杖一百、徒三年，于面上刺抢夺字样。又律载，不应为而为，事理重者杖八十各等语。此案李稿耙、徐荃幅因众人找寻朱应等四人未见，疑为已死，共向教士寻殴。李稿耙于教士跌落后首先向打，徐荃幅于教士上房避御首先踢伤下地，旋同众人乱殴身死。当时人多手杂，不知何人致死，自应罪坐初斗为首。李稿耙、徐荃幅二犯合依共殴人致死乱殴不知先后轻重者，以初斗为首，共殴人因而致死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惟该二犯凶横肇祸，情节甚重，查同治五年上海县客民张淮金故杀法国巡捕巴陇身死一案，经南洋大臣以事关中外交涉，必须速结，应由总理衙门会同刑部另拟专条奏明办理等因，旋经会奏提前即办，以期速结，奉旨允准在案。是交涉案件本有速结专条，现奉准总理衙门十月初四日奏电开，此事必应速结等因，自应比照成案，从重提前办理，由臬司陈宝箴详请奏明请旨前来。

查此案李稿耙既已撞门寻闹，致两教士情急登屋，复乘梅宝善自屋上跌落下地之时辄即首先殴打，旋同众人乱殴致毙。徐全幅先同众人寻打，见乐传道已经逃避上屋，辄又登屋追打，首先自屋上踢落下地，复同众乱殴致毙。该二犯以不干己事倡首逞凶，及至两教士跌落下地之时，既非彼此互殴，尤非情急抵御，乃复赶打乱殴，致令遍体鳞伤，登时连毙二命，实属情凶近故非寻常乱殴罪坐初斗者可比。诚如总理衙门来电，其凶横较寻常乱殴坐罪较重。复查李稿耙、徐荃幅二犯，向来俱系拳棒教师，人所共知，经道员裕庚查明属实，是该二犯均系素不安分之徒。此次众人初只乱闹，尚未敢公然下手，独该二犯首先殴踢，以致两命惨毙，几酿衅端，其为祸首罪魁实属众目共睹。臣督同臬司江汉关道公同核议，此案并

无原谋,且在场哄闹之人甚多,断不能如教士单开所指,任意株累。惟该二犯既经讯明,情节甚重,与寻常乱殴坐罪者已有不同。且事关交涉,尤未敢拘泥寻常例案,似宜从重提前惩办,庶可期辟以止辟。自应比照成案,奏明请旨遵行。

抑臣之愚更有请者,查湖北民情不静,处处与教堂洋人相齟齬。自近年揭帖之风大炽,动思生衅。光绪十七年四月武穴有殴毙英国洋人二名之案。是年七月宜昌又有焚毁法美英各国教堂洋行之案。光绪十八年六月谷城有焚毙教民雷财义之母之案,襄阳有焚毁杨家冈教民房屋之案。多方弹压,防不胜防。本年又有麻城殴毙瑞国教士二名之案。若不严惩拟抵,是小国之与大国办法未能一律,殊于政体有妨。且愚民游匪以为殴毙洋人可不抵偿,必致不遵法令,动辄杀伤,各国洋人纷纷被害,尚复成何事体?倘以后滋事日甚,岂不诛杀更多?今拟请援案从重提前惩办,庶免愚民踵辙生衅,多蹈法网。惟瑞总领事屡次来文面议,皆欲援照武穴案将该二犯立即拟斩,当以彼系会匪煽动之时,案情不同力驳之。特此案固应与武穴案有所区别,然亦未便稍从轻纵。臣系为熟筹交涉大局保全将来民命起见。至此案究应如何办理之处,伏候圣裁。

至李幅佻、刘玉城因失火往看,见众人围打教士,据供并未帮殴,惟见众人抢物,亦随同抢得零星物件。李幅佻、刘玉城二犯应照失火乘机抢夺人财物,但经得财为从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于面上刺抢夺字样。李金狗因失火往救,两次被众拥送上房,致令教士向扑落地。虽据供称并无殴打情事,究属不应。朱应、吴治太、陈观受、刘元灿首先骂詈,致酿衅端,均属不安本分。李金狗、朱应、吴治太、陈观受、刘元灿五犯均照不应重杖八十律,各拟杖八十,仍酌加枷号一个月,无干省释。此拟办各犯之情形也。

其抚恤一节，该两教士同时惨毙，情殊可悯，惟与武穴烧毁教堂者不同，现议两教士各给与抚恤洋例银一万两，补给失物书籍等项洋例银一万二千两，共折合库平银三万零五十七两一钱二分。当经飭江汉关道送交瑞总领事收清。

其宋埠再往传教一节，查宋埠民情愤怒，其势汹汹，目前必不相安，断难准其再往。现议二十个月后再往传教。若临时实有不能去情形，再由江汉关道照会阻止。该总领事均已照覆照办。此议定抚恤及从缓再往麻城传教之情形也。

窃查瑞国总领事柏固两次来汉口议办此事，各国教士意欲藉端生事，势颇纷纭。臣遵照总理衙门叠次来电指示办法务期妥速议结，多方开譬，剴切辩论。其窒碍难行者，皆已直言驳覆，现已议允结案。

除将正从各犯供招咨送总理衙门、刑部外，理合恭摺由驿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硃批：该衙门议奏。

（宫中硃批奏摺）

993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旨核议麻城教案

审拟及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1月31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臣奕劻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张之洞奏，奸民毆毙教士二命，焚毁教士住屋，获犯讯明，按例惩办一摺，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奉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该臣议得据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张之洞奏称，缘李稿杞、徐

荃幅、李幅佻、刘玉城、李金狗、朱应、吴致太、陈观受、刘沅灿分隶麻城、黄冈等县，各在麻城县属宋埠地方受雇帮工，及游混贸易营生，彼此均不认识。宋埠地方向无教堂，亦无各国洋人传教。本年二月闻有瑞国教士梅宝善、凌化云带同通事至宋埠租赁李汉龙所赁郝姓房屋售书传教。乡民未经习见，人心惊疑，谣言四起。旋据该府县叠次稟由汉黄德道恽祖翼照会代办瑞国副领事丁乙尼，谕飭教士回汉，〔俟〕士民情信从后始可前〔往〕，以免滋事。旋因梅宝善一人先回，而凌化云被教民怂恿，仍留该处，又经江汉关道照会该副领事谕令梅宝善亲往宋埠，将教士及教民撤回。詎梅宝善偕教士乐传道同至宋埠后，凌化云虽归，而梅宝善、乐传道又复久留不去。该处五月十五、六等日向有竞渡故事，届期男女聚观甚众，即有无知之徒私贴揭帖等事，该县恐酿事端，移知把总董开泰往接该教士等暂为移居县城。该教士为众教民所牵掣，坚不肯动。鹤笼巡检殷廷瑜复亲往劝令暂避巡检署内，亦不肯从，并雇有郝姓镰手数名恃为无恐。

至十八日有朱应等数人路过教士门首。声称欲看洋人，甲长郝人和拦阻，争闹骂詈，众人愈聚愈多。不知何人掷石将郝人和额颅打伤，教士令在地躺卧，用药敷治。一面令镰手等将朱应、吴致太、陈观受、刘沅灿四人，捉入捆缚，交郝人和等解送县城收管。时后门已为众所拥阻，郝人和等系由前门潜出，绕道赴县。而门外众人不知，屡向教士索人，不应。当有李稿粑同众用石撞开后门，齐入屋内，遍寻未见，有郝人和受伤卧地血迹，疑为四人已死。适又见前重房屋不知因何火起，又疑为打死四人后焚烧灭迹，乱向教士寻殴。两教士情急爬登屋上，持瓦抵御，众亦随之而上。梅善宝因向李金狗扑踢落地，被李稿粑上前拾取木棍首先殴打，旋同众人乱殴。乐传道在屋，众人齐上追打，亦被徐荃幅首先踢落下地，复同

众接住乱殴，均各当时身死。李幅佻、刘玉城乘机同众抢拾物件，事后均各逃散。旋经该县验明尸伤棺殓填格详报，提讯供认不讳，将李稿耙、徐荃幅依例拟绞，援照成案，声请提前赶办等因。具奏前来。

查律载：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又例载，共殴人致死，乱殴不知先后轻重者，无原谋，坐初斗者为首；又因失火而乘机抢夺，但经得财为从者杖一百、徒三年，于面上刺抢夺字样。又律载，不应为而为，事理〔重〕者杖八十各等语。又同治六年上海县客民张淮荃故杀法国巡捕巴陇身死一案，经南洋大臣曾国藩以事关中外交涉，必须速结。由总理衙门会同刑部核拟，以张淮全系业经拟斩应入情实之犯，提前办理，于案情并无出入，奏明请旨将张淮荃改为立决等因在案。此案李稿耙、徐荃幅因众找寻朱应等未见，疑为已死，共向教士寻殴。李稿耙既已撞门寻闹，致两教士情急登屋，复乘梅宝善自屋上跌落下地之时首先向殴，旋同众人乱殴致毙。徐荃幅于乐传道上方避御，辄又登屋追打，首先自屋上踢落下地，复同众乱殴致毙。因人多手杂，不知何人下手先后轻重，自应以初斗为首。应如该督所奏，李稿耙、徐荃幅均合依共殴人致死乱殴不知先后轻重者以初斗为首，共殴人致死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惟查该二犯以不干己事，首次逞凶肇祸，及至两教士跌落下地之时，既非彼此互殴，尤非情急抵御，乃复赶打乱殴，致令遍体鳞伤，一时连毙二命，实属情凶近故与寻常乱殴罪坐初斗者迥乎不同。诚如该督所奏，其凶横较寻常乱殴坐罪者独重。且李稿耙、徐荃幅二犯向来俱习拳棒教师，人所共知，均系素不安分之徒。此次众人初只乱闹，当未敢公然下手。独该二犯首先殴踢，以致两命惨毙，几酿衅端。其为首祸罪魁毫无疑义，在秋审衡情酌断，亦应拟入情实。况事关交涉，尤未便拘泥寻常例案，似应提前惩办，庶可

期辟以上辟。既据该督声称,系为保全大局起见,可否比照张淮荃成案以期速结之处,恭候钦定。

该督奏称李幅佻、刘玉城因失火往看,见众人围打教士,据供并未帮殴,惟见众人抢物亦抢得零星物件。李幅佻、刘玉城二犯应照失火乘机抢夺人财物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于面上刺抢夺字样。李金狗因失火往救,两次被众人拥送上房,致令教士向扑落地。虽据供称并无殴打情事,究属不应。朱应、吴致太、陈观受、刘沅灿首先骂詈,致酿衅端,均属不安本分。李荃狗、朱应、吴致太、陈观受、刘沅灿五犯均应照不应重律各拟杖八十、仍酌加枷号一个月。无干著释等语。均应如所奏办理。

至该督又称抚恤一节,该两教士同时惨毙,情殊可悯,惟与武穴烧毁教堂者不同,现议两教士各给与抚卹洋例银一万两、补给失物书籍等项洋例银一万二千两,共折合库平银三万零五十七两一钱二分,当飭江汉关道送交瑞总领事收清。其宋埠再往传教一节,查宋埠民情挟怨,其势汹汹,目前必不相安,断难准其再往。现议二十个月后再往传教。若临时实有不能去情形,再由江汉关道照会阻止。该总领事均已照覆照办各节,自系体察民情绥靖地方之意,亦应如所奏办理。

惟查该省民情素称不静,处处与洋人教堂齟齬,不免动辄滋生事端,该督所奏亦系实情形,应请飭下该督,此次严惩之后,务须飭属随时多方弹压,防患未然,毋任愚民辄蹈法网,庶可以肃法纪而戢刁风。再,此案系刑部主稿,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办。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会同核覆缘由,谨恭摺具奏请旨。

(军机处录副奏摺)

994 吉林将军长顺奏报接准总署电开已派兵**弁保护教堂教士片**

光绪二十年四月三十日(1894年6月3日)

再,正在缮摺间,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开,法使照称吉林匪党滋事,教堂教民危险可虑,请照约保护等语。务飭各城切实保护,勿令匪党扰害等因。查长春夹荒以内,教堂共六处。上年刁民聚众时,头目刘永一股人数最多,并谣传莲花山屯教堂,有暗运枪炮接济情事。奴才等即派员密查教堂暗运枪炮,并无实据。是时已与蒙公商定,免丈加租,长春府知府文韞随会同委员将刘永一股劝散,并将刘永收回,飭赴该处西乡一带劝导。今年该匪徒复聚时,奴才等即飭该府文韞传知各处教士入城躲避,并派役看守教堂,该教士颇知感激,并闻知民间以暗运枪炮之言相诬,具函深辨。奴才等复飭派出将弁妥为保护。惟刘永以背盟投诚,为众匪徒所深恨,欲杀其眷属泄忿,幸先闻信搬避,得脱于祸。谨会同奴才沙克都林扎布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995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省城教堂被毁由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

川省城中近年来时有遗失幼孩之事,百姓哄传,皆被洋人藏匿戕害。向来五月初五东较场有抛李作戏之俗,男女聚观。时有洋人混入窥看,百姓不愿,追至教堂门口,洋人即捉二人拉入堂内,又施放洋枪。众怒愈甚,蜂拥而入。当搜得教堂内有洋铁箱一个,形迹可疑。登时拆看,内有男孩一名,年约十三、四,微有气息。众百

姓见之,谓洋人实有藏害幼孩之据,登时将教堂打毁。洋人由后门逃出,前捉去二人不知下落。省中文武同往弹压保护,夜深始散。正在查办间,初六黎明众怒莫遏,又往各处教堂寻找幼孩,随将各堂打毁。此次启衅,实因寻出幼孩,致犯众怒。其幼孩已带回华阳县署将养,不知能否救活。

除飭府县速拿滋事之人秉公讯办外,合先电呈。

(宫中电报档)

996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据禀华阳教堂有迷惑幼童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

正肃电间,据华阳黄令禀称,遵谕查验福音堂迷惑男童面色尚好,鼻内有黑药,周身绵软,口不能言。当用凉水将药洗去,微洒水下喉,稍觉清醒,仍不能言,幸能写字。据写称十三岁,名黄廷福,油店生理,洋人将伊扯进福音堂,两手捆吊,口鼻内洒以黑末药,遂不能言,用洋铁匣装藏于地板内等语。又洋铁匣内有大小骨头十六块。又该县于纷扰之中,收留洋人男女十三口,合并陈明。

(宫中电报档)

997 总署为希明察速办华阳教案事致前川督刘秉璋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95年5月30日)

初六申酉两电均悉。教堂铁箱果藏男孩,无待拥搜拆看,便已闷死。该童供称铁匣装藏地板内,亦非登时可能搜出。起衅情节支离,遽将各堂打毁。华阳令又于纷扰中收留洋人男女十三名口,其未经收留者,有无残杀?宜速查理。来电但称教堂,并无国名。本署前准咨报,华阳县英法教堂医院共七所,若均打毁,实烦收拾。

莠民为乱，每播弄谣言，借闹教与地方官作难。光绪十七年长江各案大都如此。川省会匪根株未净，务望明察速办，照约保护。并将现办情形电覆。

(宫中电报档)

**998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省城内外教堂
悉被打毁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95年5月30日)

初六申酉两电谅已先到。城内外教堂悉已打毁，一班无赖匪人犹布散谣言，要约期打教民，无非志劫之意。现分派将弁带兵勇游巡。倘匪徒再敢聚众，只可照军法格杀勿论。所幸洋人保护，尚无伤毙者。乞先代奏。

(宫中电报档)

**999 总署为希查明速覆四川省教堂被毁情形事
致前川督刘秉璋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1895年5月31日)

初七日电悉。所毁教堂共几处？系何国教士所立之堂？查明速覆。一面派兵弹压，查拿滋事要犯，立即惩办。洋人幸未被害，应妥为抚慰。

(宫中电报档)

1000 著刘秉璋严饬所属认真弹压保护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1895年6月5日)

奉旨：

刘秉璋电称新津教堂又复被毁等语。四川人情浮动，此次省

城教堂全毁,已难了结,若再延及他处,办理更形棘手。著刘秉璋严饬各属地方文武,认真弹压保护,免使酿成巨案。被毁各堂,仍著查明系何国教士所设,并将办理情形电覆。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01 给事中胡俊章奏为请飭新任总督迅速赴

川相机办理毁堂案摺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1895年6月8日)

工科掌印给事中奴才胡俊章跪奏,为拟请旨以安民心,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风闻四川省现有焚毁教堂之案,虽未必由于倭事议和之后人心浮动所致,然赔费割地,乃天下人意料所不及,愤懑所不能平者。凡不逞之徒因之奋臂而起,恐骚动不仅一川省也。拟请旨将倭人现已成和,各国缔念邦交,从中调护,必期中日两便,断不至扰我商民。并将此次滋事地方该管员弁严予惩处,其滋事之人严拿速办各等情,剴切详明,宣示中外。庶各国之别起衅端,奸民之肆无忌惮,皆可潜消默化矣。至刘秉璋以开缺人员,遇此棘手事件,恐难得力,请飭新任总督鹿传霖迅速赴任,相机办理。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宫中硃批奏摺)

1002 著刘秉璋派员迅速妥办川省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1895年6月11日)

奉旨:

刘秉璋两电俱悉。四川省城被毁教堂、医馆甚多,案情较重,

教士借此要挟，固所不免，而各国使臣在京催办，难以延宕。向来各省遇有教案，无不由外间议结，总署于教堂被毁轻重情形无从悬揣，势难在京商议。仍著刘秉璋派员迅速妥商办理，不得存五日京兆之见，稍涉诿卸。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03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办理省城教堂 医馆被毁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

开缺四川总督臣刘秉璋跪奏，为省城百姓因与英国医馆构衅，连毁各国教堂、医馆，谨将办理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据兼理成都县署华阳县知县黄道荣禀称，省城近年民间时有遗失幼孩之事，百姓疑被洋人诱匿戕害，迭经剖谕解释。向来端午节城内东较场抛李作戏，男女聚观，适有附近英国福音堂医馆洋人混入窥看，与幼孩拥挤口角，洋人即将幼孩二人拉入堂内，百姓追逐至堂门外，同声索放幼孩，洋人辄放洋枪恐吓，众怒愈甚，蜂拥入堂，到处搜寻。搜得零骨十六块，并洋铁箱一个，口未掩盖，内有男孩一名微有气息。百姓咸谓系洋人藏害幼孩之据，抬交保甲局勇，称系在地板内寻出，登时将堂打毁，翻倒洋油，失火烧毁房屋。前被拉去二孩，人势繁杂，未知下落，该县得信，立即带领丁役驰往，同城文武亦即协往弹压，夜深始散。当该县驰往之时，所带丁役多被百姓用石掷伤，幸洋人已避，该县救护洋人男女四名口送县署安置，一面拨派兵役分赴各堂医馆保护。诘初六日黎明通城百姓纷往各处教堂公所医馆寻找幼孩，又在一洞桥法国教堂起获骷髅一个，并不全骨殖，益滋疑忿。遂将成都县属之五福街古佛庵、

陕西街、北门外张家巷、磨盘山五处，华阳县属之玉沙街、一洞桥、庆云庵、东门外青莲街四处，所有各国教堂医馆同时打毁。该县随同文武到处弹压，奈人众势凶，理喻不听，法禁难行，四路分驰，力难兼顾。自以救护洋人为急务，随将洋人男女九名口救回，又陆续访获洋人，先后共计三十一名口，均送府县署中安顿。询据该洋人，声称业已保护完全，均未受伤。旋经保甲局将搜获之幼孩并零骨十六块发县，又约保在一洞桥天主堂检获骷髅一个、骨殖五件，呈缴到案。

该县提讯搜获之幼孩，状若痴迷，口不能言，尚能写字。据写年十三岁，名黄廷福，父名黄朝贞，住老关庙附近。初四日下午洋人将伊拉进福音堂捆吊，以黑药灌入口鼻，遂不能言等情。当传其家属至县，认明属实。至一洞桥所检骷髅骨殖，询据法主教杜昂，称系伊国主教李多林乾隆年间在川毙命，埋葬磨盘山，现欲带回法国。伊始由墓取出，该主教虽如此辩称，百姓不无疑念。至该县于弹压时拿获郭老五等十一名，讯供游移，应再研讯定供拟办等由。据此，并据署成都府知府唐承烈禀同前由。

臣查成都旧俗，五月五日在东较场抛李作戏，洋人往看，致与幼孩拥挤口角，辄将幼孩二人拉入堂中，百姓追索即放洋枪，激成众怒，蜂拥而入，在地板下搜获洋铁箱内幼孩黄廷福被药痴迷。然既已抬送保甲局，案已经官理，宜听候查问虚实自明，乃借此恃众逞横，将该堂拆毁。又失火燃烧殆尽，府县营汛弹压始散，业已大千例禁。乃因此谣言传播，又于初六黎明分赴城厢，将教堂医馆同时拆毁，地方文武驰救不及。臣闻报后立飭将弁率带兵勇前往查拿，始各哄然而散。正查办间，是晚城内贴有匿名揭帖多张，内称约期初十日辰刻共打教民。臣一面电总理衙门代奏，一面援格杀勿论之例遍贴简明严示，并加派兵勇，彻夜游巡。初七日乃始贴然。臣

窃思此案事起仓猝，殊出意料，必有匪徒从中簸弄，希图抢夺，愚民无知，从而附和。已严飭府县将现获滋事之犯十一名隔别研讯，究出首要，悬赏购线，捕拿到案，尽法惩治，以儆刁风。搜获幼孩黄廷福，现经成都府抬与洋人对质，虽黄孩写供如前，而洋人坚不承认，势难据以定讞。至保护洋人男妇大小三十一名口内有法国二人，仍愿留府署，余皆妥为分别护送安置，由洋务局照会领事交收去讫。

除将打毁教堂、医馆国名地名及保护收留洋人名数暨该府稟词与洋人问答各清摺照抄咨送总理衙门查核外，所有省城百姓连毁各国教堂、医馆现在办理缘由，理合会同成都将军臣恭寿合词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片三件并发。

(宫中硃批奏摺)

1004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全省各州县

教堂被毁情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

再，省城此次打毁教堂、医馆，诚恐各属闻风效尤，经臣督飭洋务局司道，通飭各属，严密防范，勿稍疏虞在案。乃因省城寻出幼孩，纷纷传播，衅端叠起。初十日据新都县稟报，有匪徒多人倡言打教，经该县毛文彬开导而散。十一日又据新津县稟报，该处本无教堂，住屋中止一教民，先期携资而去，留一老嫗守屋，与百姓口角，打毁板壁数处。又据眉州稟报，城内英国一医馆仅租赁民房一间，只有教民陈怀明在彼行医。乡下一法堂，只有教士二人，均闻谣先将财物寄于他处，复经该州冯会将教士收寓署中保护无事，教堂未毁，零星什物略有损失。彭山县有法国新造未成之教堂，教士

闻谣,携资先去,教堂后院被毁,前面略有损坏。又据邛州具报,该州城内里仁街天主堂被毁,续报城外牟场圣化铺五面山教堂及教民房屋同时被毁。又据崇庆州具报,该州东街教堂及圆通场永安场教堂被毁。又据什邡县具报,县属分设两教堂均买自民房,并未改建,申报有案。十一日街子场教堂打毁门壁,房瓦屋柱尚属完好。其核桃树教堂,现在力为保护。又据仁寿县具报,县属北街法国医馆被毁各等情。查各属所报,均称洋人教士一闻省城打教,均先携资寄顿别处。虽教堂间有打毁而及时保护,仅毁门壁,其拆毁房屋之处尚少。

除分别批飭加意弹压,严拿匪徒惩办,并飭洋务局详细查覆外,理合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览。

(宫中硃批奏摺)

1005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嘉定等处

教堂存毁情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

再,正缮摺间,据嘉定府知府张士燠、乐山县知县洪祖年禀称,法国日默思、英国赫斐秋等洋人闻谣,预将行李物件密运上船,潜行东下,留此者仅英国洋人锐进城及女洋人小孩共四名口,该府县刻刻防范。十二日午间,忽闻白塔街英国洋人约佃之福音堂医馆,及英美洋人佃居之寓所,并铁牛门英国洋人约佃之福音讲堂,门窗板壁同时被毁,尚易赔修复旧。英人锐进城一家四口,保护在县署中。法国自买之信德公所亦被拆毁,仅存空架。教民荣盛长家损伤门窗什物,尚不甚重。

又据夹江县知县韩镇周禀报,该县向建法国医馆一所,间有洋

人往来施医,并无司铎常川驻扎馆内,仅一、二教民充当医士。查洋人、医士闻谣携资,先期搬运躲避。十三日该医馆房屋十余间,门窗板壁零星器具被众打毁,其墙垣梁柱瓦盖均未损坏,并未伤人失物。

又公使前言叙雅二府有打毁之事,顷已接到禀报,叙州府并无外来之匪,统领唐珊峰拔队游巡泸叙之间。雅州则谣言播惑,势甚汹汹,经建昌道张华奎弹压无事。现将教堂封守,以竹筏潜载洋人顺流而下。

又据保宁府知府唐翼祖禀报,府城内福音堂因城内神会人众入堂,打毁门窗格扇碗盏,登时拿获数人,并将教士男女移住衙署。已与教士魏三余书立合约,并无失物,由署阆中县知县戴启绅捐廉赔修息事各等情。

除批饬将已获之犯从严审办,未获之犯一律严拿,并加意保护外,理合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 览。

(宫中硃批奏摺)

1006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请将邛州

知州周凤藻革职留缉片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

再,各属教堂启衅,虽轻重不等,该州县无不极力保护。独邛州城内教堂被毁,该州知州周凤藻不能保护,辄思委过邻封。其城外两堂是否被毁,事隔数日,犹作不定疑词,胆大巧猾,实出情理之外,未便姑容。相应请旨将邛州知州周凤藻革职留缉,以为猾吏之戒。

理合附片奏参,伏乞圣鉴训示。再,邛州直隶州系属调缺,例

应扣留外补,合并陈明。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007 著刘秉璋迅飭各属文武实力保护否则

即行参处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日(1895年6月23日)

奉旨:

刘秉璋二十九日电已悉。四川省城教堂被毁后各属纷纷效尤,该督理应严飭文武员弁认真弹压,乃重庆城内教堂又复全毁,此外被毁之处亦属不少。该地方官及各防营漫不经心,所司何事?似此情形,恐致酿成巨案,关系匪轻。著刘秉璋迅飭各属文武,严切晓谕,实力保护。倘再疏于防范,即行参处。其被毁各案,并著妥筹办结,免滋口实。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08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等为与法主教议结

全省教堂赔款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1895年7月5日)

省堂赔数,彼不肯减,而省外又须另议,枝叶更多。成都唐守与法主教杜昂议,俟川省委员与各堂司铎会同各该州县,踏勘各属被毁应赔之处,与省一并和衷议结,主教电公使,澈处电贵署。云于闰月初十日书立合约,画押待议。新任川督今午到省,亦已电述一切。

(宫中电报档)

**1009 署上海道刘麒祥为询据瑞挪领事答覆该
国在川教堂教士情形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1895年7月5日)

瑞挪教案遵即询据柏领事，复称其国在川传教只有四人。接来信，仅称瑞教会人在川省，街亭所设教堂烧毁，祁教士景福夫妇并小孩等均逃出，将到沪，得确耗再覆云。容接柏领事续函，另禀闻。

(宫中电报档)

1010 著刘秉璋仍会同鹿传霖办理川省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1895年7月6日)

奉旨：

刘秉璋等电奏已悉。鹿传霖甫经到任，于历办此案情形尚未深悉，仍著刘秉璋会同办理，飭令派出委员与各堂司铎暨该州县等，切实踏勘各属被毁之处，和衷议结。省堂赔款七十万为数过巨，著再与磋磨。该督等务当持平妥办，相机因应，毋得偏徇一面，致生他衅。刘秉璋业经交卸，著俟此案议结后再行起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11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已将教案全卷
等移送新任督臣片**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1895年7月6日)

再，此次教案叠起，实出意料，防不及防。臣钦遵谕旨，极力弹压保护，哄闹经旬，浮焰始熄。犹幸洋人未伤一人，而所毁各国教

堂、医馆檄委藩臬两司，督同成都府唐承烈与法主教在省商办，另檄川东道黎庶昌与英美领事在渝商办，现尚未接黎庶昌禀覆。唐承烈与法主教杜昂先商省城内法国教堂医馆赔款，杜昂需索太奢，坚不肯减。臣与司道熟商，均谓我愈求速，彼愈求多，省城赔数既巨，则省外亦复不少。法国赔数既巨，则英美必援为口实，非急速所能了结，必须徐与磋磨，乃可就绪。况新任督臣将到，亦应待其商酌，未便匆忙等语。

臣窃思司道所议，似甚周妥，已电达总理衙门在案。旋于闰五月初四日接准电覆，奉旨：刘秉璋电称法教堂被毁索赔甚巨，著即飭令派出之员力与磋磨，设法办结，仍将滋事要犯严拿惩办。等因。钦此。遵即转行洋务局司道钦遵妥筹。现在新任督臣鹿传霖业已到省接篆，臣将此案全卷暨与总署往来电稿，一切移送接办，并将所议原委详细具述，当能次第完结。

臣防范乏术，补救未遑，不胜愧悚屏营之至。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

(宫中硃批奏摺)

1012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刘秉璋已登舟起程恳

恩免留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日(1895年7月12日)

十五日午奉到十四日电谕旨，飭刘秉璋会同办理教案，再行起程等因。查刘卸督先一日已登舟顺流而下，当飞录电旨赶其速回会办。兹据复称，得旨惶恐之至。此案始末，卷载甚明。若去而复返，恐骇听闻，于教案反为无益，囑为代奏，恳恩免留等语。理合电陈代奏请旨。查此案前与法国杜主教议定立约，俟查明省外被毁

各堂，再行并议。现正各处分查未齐，俟查齐再设法极力磋磨议结，到并附陈。

(宫中电报档)

1013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省城教案议赔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日(1895年7月12日)

十七电敬悉。此次教案衅虽起于英。而英堂省内外共毁七处，美毁三处，均非壮丽之房，赔款尚不至甚多。且有迷孩实据，彼亦内愧。故恐人传播，现已责成川东黎道妥商议结，或不甚为难。现在两司正督首府办理。法案如黎道不能办结，再行酌派。所最难者惟法，缘川省一洞桥为法老教堂，访闻实有存款廿余万之多，故狡称七八十万，意在多加索赔。且法被毁教堂多至廿所，均在川西。若川南只保宁一处，略损窗壁，即弹压解散，当赔四十金了事。目下与杜主教立约，俟查齐并办，已分派委员往查。拟各就各处议赔了结，然后专与磋磨省堂赔款，似不宜求速。刻下通飭严示查禁，竭力保护。至法堂骸骨，伊言是其教士当年之骨。今拟携归其国，拟即交其收领。英医院骸骨亦可含糊不提。幸迷孩已愈，开导安抚，民间尚不至生事，惟恐法索太巨耳。

(宫中电报档)

1014 福州将军庆裕为营县续报古田菜会反 洋教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895年8月4日)

各处教堂前经通飭保护。续据古田营县报有菜匪挟嫌毙命事，当派勇营，并委员前往会办。兹据营县等电报，六月十一日古田距城四十里华山地方菜匪伤毙洋教人命，电词参差简略。查古

田有英国教堂寓所共四十四处,美国教堂寓所共二十四处,究竟华山地方系属何国教堂,有无洋人在内?所伤计有若干?教堂有无损坏?现委福州府秦炳直驰往查办。并添队赴扼要处驻扎策应,并饬邻界各营县防范严拿。俟查明确情再电闻。

(宫中电报档)

**1015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一二日内两司与
杜主教面商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95年8月5日)

初九电敬悉。久经与杜言明,俟委员查毕,两司即与集议,并非不以杜为委员。惟杜自称代理钦差,当告以未奉京电,无论是否钦差,两司必与面商。现定一二日内,杜与两司先接见,仍俟查毕始能议结。

(宫中电报档)

**1016 著庆裕等查奏古田菜会反洋教
原因并派兵拿犯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95年8月5日)

奉旨:

庆裕、边宝泉电悉。古田菜匪因何起衅?伤毙何国洋人,共若干名?教堂有无毁坏?均著速即详查覆奏。此案情节较重,该将军等务当派兵将凶犯严拿务获,按律惩办。其余各处教堂寓所,并著严饬地方营县各官妥为保护,毋再生事为要。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17 法国杜主教为川省教案要刘秉璋议赔
或抵押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现在教案经藩臬两司首府审讯,颇有进益。民已被鹿压服,均愿令刘议赔,或行抵押。

(宫中电报档)

**1018 著鹿传霖等懍遵昨日电旨速将
川省教案议结覆奏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奉旨:

川省教案多日未经议结,昨有旨令鹿传霖、刘秉璋极力磋磨,妥速办理。乃该督等本日来电,仍与初八日电奏语句重复,殊属不知缓急。即著鹿传霖等懍遵昨日电寄谕旨,妥速议结覆奏,毋许延宕。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19 福州将军庆裕为营县稟查古田教案伤毙
教士情形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十四日电谨悉。昨钦奉电旨查办。顷据营县稟,英人被杀七,焚毙四。内除史教士外,余俱妇女。受伤六,一女、三女孩、二男孩。又美国一女微伤,教堂被毁一处。该县将尸棺殮,并各洋人派勇送省,中途又毙一人,由省派轮船接回。查菜匪不茹荤酒,聚则

匪,散则民,踪迹诡秘,隐与教民为仇。此次当系因教及洋,有无起衅别故,容催福州府确查速覆。此时惟有厚集兵力,严拿匪犯,已饬总兵徐万福、参将余宏亮各率一营,与前派往副将唐有德共三营,会同印委,勒限四面围捕。并飞札邻县兜拿务获惩办。昨与英领事晤商,饬该处文武查看情形。如古田道路平静,再委员议送前往。其余各教堂已严饬地方保护,请代奏。

(宫中电报档)

1020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连日与杜主教磋商议赔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法教堂前索赔七十一万二千,连日两司与杜极力磋商,彼多方要挟,坚执不减。今又文称刘前督当时不为弹压,又纵令出示谤教,以致匪徒闻风打毁多处,应令刘某如数赔偿等语。再三设法辩论,仅减零数,并言如再不定议,即发电至京。适奉十五电传旨催结,又恐其电唆法使滋闹,别生枝节。商之刘前督,据称前京电有从心所欲,恐难磋商之语,不得已允之明日定约书押,分年措交。至省外教案已结,廿处赔款约六万余,尚有英美堂及省外法堂数处,亦正议赔,尚难定数。大端已定,不至再生枝节。谨将现办情形先行电陈,容俟结案,再会奏。

(宫中电报档)

1021 著鹿传霖等仍遵叠次电旨妥速办结 川省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奉旨:

鹿传霖电奏已悉。法使日来总署催办此案，要挟不已。现在省外各教堂应已查明，著该督等仍遵叠次电旨，上紧集议，极力磋磨，妥办速结，毋得延缓。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22 著庆裕等严饬勒限迅拿古田教案

首要各犯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895年8月7日)

奉旨：

庆裕、边宝泉电奏已悉。此次古田教匪伤杀洋人至十余名口之多，实从来未有之事。现在四川烧毁教堂多处，并未伤人，而办理已万分棘手。此案若不将首要各犯拿获，严行惩治，将来断难了结。著庆裕等严饬派出将领，会同印委，勒限将首要各犯迅速拿获，毋任一名漏网。并严饬地方文武员弁，认真保护各处教堂，勿得再有疏忽，致干重咎。

再，来电将洋人派勇送省中途又毙一人，此系何国之人，因何致毙，务即详查电覆为要。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23 大学士李鸿章为有关古田教案

之伦敦来电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

路透十六伦敦来电。福建古田县有英国教士全家及女教士七人均被百姓杀毙，英人闻得此信，举国甚为忿恨云。闻英使已电水

师提督赴闽。

(宫中电报档)

**1024 著鹿传霖将赔款究竟作何分交
之处详晰电覆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

奉旨：

鹿传霖等电奏已悉。赔款既与定约，亦只可如此了结。惟现在库储支绌，此款须由川省筹画。所称分年措交，语未明晰，究竟作何分交之处，著即详晰电覆。英美教堂及省外法堂，仍著迅速议结为要。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2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教堂买地应由地方
官查明无碍方准税契摺**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

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臣张之洞跪奏，为教堂买地，不先报官，流弊太大，拟请申明约章西例，须由地方官查明无碍，方准税契，以冀护持国权，消弥衅端，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法国施使照称，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立契之后，天主堂照纳中国律例所定各卖契税契之费，多寡无异，卖业者无庸先报明地方官请示准办。又准咨法使照称，教堂在内地买产一事请通行各督抚自行出示晓谕，自用上宪印信，广为张

挂各等因。

臣伏查教堂在内地置产，地方官不得预闻，流弊滋多。或另碍公所形势，或有妨商民生业，以及界址不清之地，历年胶葛之产，地痞勾串，朦混成交，讼狱繁兴，酿成巨案。华民因受累无穷，洋人亦被欺枉费，且于中国地方官管辖土地之权亦大有妨碍。查近年各国教士皆援引法国续约第六款，有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等语以为藉口，殊不知法文续约并无此语。且法约第四款载明，自今以后，所有议定各款，或有两国文词，辩论之处，总以法文做为正义。是法文所无，中文虽有，仍不得援以为例。臣尝见光绪十二年美国议院所刊各国交涉政书，有美使因其致外部一书，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月初六日由北京发，所论此事最为公允。谨撮译大意云：法约华文载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二语，法文并无此语，亦无一字一句可强译为此义者，不知当日华文约内何以增此二语？殊不可解。美国教士每欲援引此约，历任使臣多不为然，谓法国未立约以前，内地已有教堂，中国有不得不允其买地建造者，别国则不可一概而论。且在内地居住亦甚有不便者，是以英国政府向不欲坚执教士入内地居住之说。惟中国地方官既自愿听其在内地买地建堂居住，即应一体保护。如有被人扰害，外国自不能膜视不理。如中国官不愿教士入境，尽可照约商办，但不应擅行驱逐，庶合于理。所谓在内地居住，亦甚有不便者，何也？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不归地方官管辖，其间良莠不齐，在外国已然，在中国何独不然？自不能无非理犯法之事，使各国能在内地遍设审司官长执法，以断其曲直，而惩其暴戾。则居住内地，自可无弊。今各国既不能在内地处处设官，而中国地方官又无权以管辖之，其势不能不限定外国人居止处所，使居于通商口岸，有洋官以管辖之，庶可历久相安而无流弊。本大臣之为此

论,并非有所贬责于教士,特准情酌理,期有以补偏而救弊耳。在教士以劝善行医为心,未必遽有不法之事,本无可议。而自国法视之,教士亦齐民耳,但当论其守法不守法,不复计其存心之臧否,与执业之贵贱也等语。

由此观之,是内地置产居住一事,各国本无可争之理,亦无必争之意。前湖北利川县教堂买地一案,法领事悻悻来见,词气暴横,经臣援引,指出法国条约法文并无准其买地之语,明白揭破,严词驳斥,该领事竟无词以对,气焰立沮,默然而去。是其明征,自后遂不复引约纠缠。今法使乘东洋有事之时,复以教堂置产一事要挟,并声明卖业者无庸先报明地方官请示准办。总署自系因结援方急,未便重拂其意,是以允其所请,咨行各省,出示晓谕,并转饬地方官一体照办。外省自惟有查照办理,碍难更改。然听其私买私卖,地方官概不预闻,诚恐地方从此多事,种种棘手,自不可不设法补救,既弭民教嫌衅,且可保中国地方官辖地之权。臣详核法使文中有照纳中国律例所定各卖契税契之费多寡无异等语。是彼亦知不能明言侵中国辖地之权,不能废税契盖印之事。查光绪十一年粤省所译英例全书载:购产来历不清,而故为隐饰,是骗诈也,买约作罢论,买价追回。又云地有关于众同者,不知而买,买约可废。又云立契约不法,其故有三,皆可从一伤德、二碍分、三骗诈,均有罪名等语。是各国购产条例遇有来历不明串买盗卖,经官查出,契据作废,且须罚办。此为国家管辖之权,万国公供之理,中国故不能捐弃此权,教士亦岂能违背此理。

应请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使订明,将上项所引法文约章、外国条例切实告知。中国近年准教堂在内地置产乃我愿睦谊加厚,格外通融,惟建造自便之语,法文本无此言,自不能不示以限制,以符公例。此后教堂购产虽无须先报地方官,惟税契之时,须

由地方官查明果系此地，毫无违碍葛藤，明买明卖，两造情愿，地方官自必照章税契用印，断不致无端阻止，勿庸过虑。如遇来历不明，侵占盗卖，缠讼未清，有妨公用，种种弊端，一经查出，或别经告发，即将契暂留，速告洋人，万勿付价，地方官当秉公持平，照例查办。如欺诳得价者追缴原价，将契作废，教士亦不得恃势袒庇。如此则侵占盗卖之弊除而争讼之端亦少，庶地方官得以认真保护，民教得以历久相安。嘱其饬各教士一体遵办，凡此皆情理兼尽确有根据之言，法使似不能不允。俟与商妥，通行各省，使地方官有所遵循，或可挽回于万一。

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奏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奉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26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关税艰窘请将芜湖教案赔款展限片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

再，光绪十七年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焚毁，赔偿银十一万一千两，议由该道县等分认一半银五万五千五百两，分七年半摊缴归款。其余一半，实属无可设筹，照皖南等案由关税项下动拨，作正开销，前经解任督臣刘坤一附片会奏。嗣因该关收税短绌，不敷支解，并于捐助顺直赈款外，又先后捐助饷需甚巨，均系迫不容缓，曾经艰窘为难情形由道禀请展限，经臣分咨查照去后。旋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覆，此案系奏准之案，应仍奏明办理等因，行关遵照各在案。

兹据芜湖关道袁昶禀称，窃查此项赔款，原定由道按月赔银五百两，芜湖县按月赔银一百两，当因芜湖县委实无力赔缴，由道按

月代赔银五十两,是关道每月实应赔银五百五十两,统计每年赔缴银六千余两。上年东洋事起,百货滞销,米禁出口,税尤奇绌,芜湖洋税每月向收五六万金,今则每月收数不足五六千金,不敷税务司薪水等款。又洋关税银向由号商汇解进京,上年银根紧迫,各商居奇溢出,例支汇费之款,均系竭力赔贴。去冬及春,地方风鹤频传,防守一无措手,又捐廉倡导商富集资募勇,藉以保卫。凡此时艰所乘,皆系迫不及待,而助赈助饷,捐输频仍,又皆义不容辞,计已为数不资,遂致一勺之水愈形枯竭。况查历来教堂赔偿,均拨公款,即光绪十七年江苏省同时被毁教堂摊赔之款分于各县,岁止数百金及千金,而期之久者十年,以苏视皖,亦属偏枯,稟请会奏展限等情前来。

臣伏查安徽芜湖教堂被匪焚毁,摊还赔款银两,无非责偿一时,但期款终有著。叠据该关沥陈艰窘无措,尚系实在情形,与其无力捐缴,转致虚悬,不如宽予限期,俾昭据实。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于七年未期满之时,展期五年。除该道到任以前,认缴之款不计外,各按道县在任月日摊赔,俾得稍事减轻,措缴较易,出自鸿慈。

除分咨总理衙门户部查照外,谨会同安徽巡抚臣福润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27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通飭所属务须实力
保护教堂事上谕**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1895年8月9日)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自泰西各国通商以后，洋人侨居内地，中外相安，朝廷一视同仁，叠谕疆臣，时加保护。乃近日四川省城有焚毁教堂之案，同时煽动，蔓延数州县。顷又据福建报称，古田县匪徒杀伤洋人多名，甚至戕及妇孺，凶暴情形殊堪痛恨。四川一案，业经获犯讯办，福建一案，首要各犯尚在缉拿。著庆裕、边宝泉督飭营县，速即兜擒，毋任漏网。此等不逞之徒，造言惑众，所在多有，要在地方官随时防范，销患未萌。何得相率因循，以致酿成巨案？著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通飭所属，凡有教堂处所，务须实力保护，并晓谕居民勿听浮言，妄生疑衅。倘敢藉端滋事，定当执法严惩。该地方官办理乖方，亦当从重惩处，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1028 福州将军庆裕等为昨获古田教案人犯
林引进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1895年8月9日)

前电奏洋人中途又毙一人，即系在古田受伤之英人，因伤毙命。昨据福州府电，现获匪目林引进一名。闻该匪在萃山地方聚集，已飞飭各路上紧围捕，不准一名漏网。并悬重赏各处严缉。又据屏南县禀该匪潜至县境，已获杨论子等五犯，讯明监禁。各处教堂，叠经严飭地方文武，认真保护，无使另生事端，请代奏。

(宫中电报档)

**1029 著庆裕等飭属迅捕古田教案首要各犯
并认真保护各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1895年8月10日)

奉旨：

本日据庆裕等电奏，古田教案已获匪目一名，并于屏南县拿获杨论子等五犯等语。即著庆裕、边宝泉严飭派出将弁，会同各地方官赶紧将首要各犯迅速捕获，按律惩办。仍将各教堂飭属认真保护，毋再疏忽，致干重咎。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30 福州将军庆裕等奏报现办古田
菜会伤毙洋人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1895年8月30日)

福州将军臣庆裕、闽浙总督臣边宝泉跪奏，为古田菜匪焚毁教寓，伤毙洋人，谨将现办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古田县菜匪在华山地方焚杀洋人一案叠经臣等将查办情形电奏，奉旨严拿等因。钦遵在案。

查古田菜匪又名斋匪，不茹荤酒。先因江西人刘详悞流寓县境，与已革县差张赤以持斋戒烟为名，煽惑乡愚，展转勾结，党与甚多。往往恃众滋事，与教民积有夙嫌。本年五月间，访闻该县卓洋村有菜匪致毙人命之案，当派副将唐有德带勇弹压，拿办到县。未久突于六月十一日匪党在距城四十里华山地方焚毁英人住房，伤毙多命。署县王汝霖闻信往查，匪已逃散。据英教士鹿姓云，是日

黎明菜匪约六、七十人摇旗指挥，杀人放火，渠避入深林得免。查明杀毙五人，烧毙四人，内除史教士外，余俱妇女，又受伤六人，美国一女受微伤。当会同洋人验明棺殓送省。中途因伤又毙一人，到省后又毙一人，前后共毙十一人。臣等闻报即派代理福州府秦炳直驰往查办，又派总兵徐万福、参将余宏亮带勇往缉。一面飞飭附近营县认真兜拿，并将疏防之知县王汝霖、失机之副将唐有德电参革职留缉。随即悬立重赏，购觅眼线，陆续获到将近百人。首犯刘详慎、张赤，伪军师郑九九均经拿获。

查此案菜匪聚众焚掠伤毙多人，实属情凶势恶，愍不畏法。若不严行惩办，何以伸冤惨而靖地方。惟匪徒藉端逞忿，伺隙寻仇，迹虽类于萑苻，情究殊乎叛逆。但严治以谋故之罪，宜量宽其胁从之诛。现经秦炳直督同承审各员逐一研讯，供认在场滋事者约在二十名内外。其愚民被诱，仅止持斋并未为匪者，已飭取保开释，以免株累。

除俟讯有详细供招，再行分别轻重，电奏请旨惩办外，所有现办情形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片并发。

（宫中硃批奏摺）

1031 福州将军庆裕等为古田教案不能按领事

所开名单捕戮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95年9月6日）

十六日电谨悉。起衅根由，不止一时一事。即如华山闹事，鹿教士云六七十人，又云百人。而领事出名单，竟至二百数十人，其为教民挟嫌开送可知。现获犯已及百人，讯明有确供十三人，尚有十余人未经鞫定。皆据电禀，详细供词，尚未送到。按命抵偿，已

有盈无绌。若欲照单大索,肆行诛戮,断办不到。现派许道星翼赴古田,与领事商办。俟有定议,再电闻。

(官中电报档)

1032 著责成道员许星翼与该领事妥商

速结古田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895年9月7日)

奉旨:

古田教案已获多人,然必讯有首要各犯,确供方能定案。若照单大索,滥及无辜,无此办法。道员许星翼专办此案,何以驻京使臣辄称系办通商局务,并无断案之权。总之,此案情节重大,各国皆藉以要挟,甚至有兵船来华之语。著责成许星翼与该领事妥切商办,以速结为要。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33 给事中吴光奎奏为前川督刘秉璋玩视

民瘼致酿巨案请旨惩处摺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1895年9月13日)

刑科掌印给事中臣吴光奎跪奏,为疆臣玩视民瘼,致酿巨案,请旨量予惩处,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惟本年五月间四川省城民教构衅,烧毁教堂,延及外州县,相继滋闹,不一而足。现闻议赔银款至九十余万之多,推原其故大率因去年倭人开战,外省愚民罔识东西洋之分,但系洋人无不切齿痛憾。间或奸匪等意图作难,乘机煽惑,遂不免群动义愤,反为所误。设使地方官皆能开导于平时,防范于临事,何至肇此巨祸。臣

访察此事，证诸风闻，皆言教案未起之前数日，各街均有匿名揭帖，约期寻衅，同城各官均毫不为意。及至初五日东校场侧教堂已聚集数百人抛砖掷石，势甚汹汹，而此外各教堂尚自帖然无事。其时府县文武奔告督臣刘秉璋，请为派兵弹压，始终坚置不理，以致无业游民愈聚愈多，辄将城内外教堂打毁多处。谣风流传，如响斯应，曾不旬日间而省外教案遂层见叠出，几于不可收拾。迨鹿传霖到任后，民情粗定，议及赔款，又以该前督臣应许在先，无从驳减。是刘秉璋始则纵容滋事于前，继则轻许赔款于后，玩视民瘼，酿成巨案。臣不解该前督臣是何居心，甘置国体民生于不顾也。

总之刘秉璋自开缺留任以来，悻悻负气，凡事皆任意废弛。即如重庆府民教向来不和，最易激变，而川东道黎庶昌、知府王遵文设法晓谕，未雨绸缪。六月间学臣按临岁试，文武生童云集万余人，竟能相安无事，可见民气之动静，全视官力为转移。川省地广人稠，伏莽过多，若民教日启争端，深恐匪徒藉此为名，致起他患。况将来倭人内地通商，改造土货，小民生业被夺，视同寇讎，尤易生事。一有争哄，势必索赔，财力几何，焉能久支，臣愚谓刘秉璋若不加以处分，以后地方官无所警惕，相率效尤，关系尤非浅鲜。可否请旨量予惩处，以儆玩泄之处，出自圣裁。

臣职司言责既有所闻，不敢缄默。理合据实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34 福州将军庆裕等奏报英美领事至
古田观审情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895年9月16日)

再，英领事满思礼、美领事贺格森及美兵船管驾钮姓先后前往

古田,已饬地方营县妥为防护。美领事遇事多有挑驳,迨到县后照约观审,见所获皆系真犯,始释然无疑,两领事当堂并未搀越一词,退后亦无异议。惟华山匪犯本不及百人,而该领事等面交委员清单开列匪名至二百余人之多,显系教民挟嫌开送,势难按名追捕。现据匪党供出行凶要犯,尚有数人,已悬赏购拿,期于必获。总之臣等办理此案,固不敢附和而波累无辜,亦不敢偏执而贻人口实,惟期无枉无纵,力持情法之平,以仰副朝廷明慎用刑、绥戢地方之至意。至华山被毁房屋,现据委员查明仅华式平房十余间,系英教士寓所,并非洋楼教堂,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览。

(宫中硃批奏摺)

1035 著庆裕等古田案犯须取在场确供

不可多杀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1895年9月17日)

奉旨:

庆裕等电悉。古田案已办七犯,余须讯取在场动手确供,不可多杀。该领事既观审签字,自无异辞,一面即与商结案办法为要。

钦此。

(宫中电报档)

1036 给事中洪良品奏请于教堂左右

设育婴堂片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895年9月25日)

再,美国教士李佳白数来臣寓,臣辞不见,彼复贻书到臣,以设法保护教堂为言。臣始知其来意,与之面晤,告以贵教若不育婴,

自无此衅。观于佛教来自西方，至今庙宇遍天下，烧香拜佛者接踵，何独于天主教而嫉之若仇。该教士乃自述为耶稣教，向无育婴之事。臣答百姓见是教堂，安能分辨及此？该教士仍力争育婴无残害情节。臣告以镇江知府王仁堪曾于教堂起获所残死骸尸骨七十余具，禀报有案。该教士乃言，育婴是天主教事，皆英法人，唯素与二国教士熟习。臣因劝其令停育婴，以保教名，彼意动愿为效力，臣不知彼果能效否？二国教士肯听其言否？

臣阅洋报，彼国教士竟以中国虐待善人为辞，而不知彼实自施惨毒，以激众怒。闻四川教案一堂赔银七十余万，彼得此厚利，愈无悔改之理。窃思周官保息，一曰慈幼；大学絜矩，三曰恤孤。与其假外国以善名，使彼阴肆其恶，何如我自行其仁政，可以预杜其奸。今请于各教堂左右，亦设一堂，名为保护该夷，自办育婴，以夺其谋。即有送婴孩至教堂者，必先在本堂内报明年月、籍贯。如有病死，须报本堂查验收殓，令其亲属皆知。自然永弭此衅，可无闹教之事矣。一时看似劳费，较之赔费终省。且恐将来或酿杀伤大案，中外因此构兵，办理更为棘手。臣前于镇江教案时，曾上此奏，今四川又复如此，非小民之不知畏法，实该国之不知变计，是必与之另订条约。依臣所言，庶几可以折奸而弭衅也。

区区愚虑，未知当否？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37 著將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事上諭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内閣奉上諭：

各國設立教堂，疊經諭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加意保護，以期民教相安。本年五月間四川省城匪徒滋事，打毀東校場教堂，省外

各处,旋又屡出教案。皆由地方官平日不知劝谕百姓,致酿事端,迨闹事后又不赶紧惩办。该督刘秉璋督率无方,厥咎甚重。据御史吴光奎奏称,省城滋事之始,刘秉璋坚置不理,并未派兵弹压,无业游民愈聚愈多,以致省外教案层见叠出。该督任意废弛,有负重任,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戒。其余办理不善之道府等官,著鹿传霖确切查明,分别参办。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1038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已与法主教

议结省内教案请代奏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初九电敬悉。遵照电奏,周道首府已附参,惟势难从严,请酌。全疏附后,祈代奏。

臣恭寿、鹿传霖、刘秉璋跪奏,为法国教案先行议结,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五月初五、六日省城四圣祠英国医馆与民人口角肇衅,打毁该馆,而匪徒乘机各处滋事,波及英美两国教堂。计省内外法教堂医馆被毁三十九处,英国堂馆八处,美国堂馆三处,均经臣秉璋具奏在案。一面分派委员,驰赴各州县会勘查办,并严缉滋事匪犯审办。臣传霖到任后,奉到电旨,飭与臣秉璋会办议结。遵飭两司督同成都府唐承烈,先后与法主教杜昂议结。省城法国一洞桥等堂馆六处,因有遗失存款,共给市平银七十万两,分三年付清。又与沙主教德容议结,省报乐山等州县十六处,共给市平银二十一万八千两,分两年付清。又先据新津、什邡、大邑、灌县、崇庆、邛州六处州县印委各员,就近与各司铎议定,共给银四万一千三百

二十四两、制钱二百千，总共合市平银九十五万九千三百二十四两、钱二百千。言明毁失房屋器具衣物一概在内，书立合同，签押洋印，各执为据。至滋事匪犯，彭县格毙一名，各处拿获王睡亭等二十三名。审办据供纠众打毁各教堂不讳，当将为首积匪王睡亭等六名就地正法，余犯郭炳逾等十七名分别军流枷杖。又峨边厅教民童山等格毙匪民张松亭等十人。此赔款办匪之情形也。

此案该文武员弁因其时众情汹汹，势难两全，惟有专力保护洋人性命，俾无损伤，庶为祸稍轻。故省内外虽毁教堂数十处，而洋人教民幸无一伤害者，是保护弹压不为不力。惟究属防范不严，除邛州周凤藻、大邑沈炘、冕甯信元良、新津粟秉、灌县范万选五员业经分别参撤外。署成都府唐承烈到任不及十日，且议办此案颇为出力；保甲局候补道周振琼本无地方之任，惟保甲亦有巡护之责。该两员可否从宽交部察议之处，出自天恩。署华阳县兼署成都县黄道荣、乐山县洪祖年、署城守营游击向慈，署乐山汛千总黄承烈均请交部，照例议处。

伏思此案事起仓猝，人众汹涌，地段散处，同时并举，该文武员弁兼顾不遑，极力保护洋人性命。虽堂馆打毁数十处，而主教教民无一伤害。所损失财物，已偿巨款。匪犯正法六名，格毙一名，拟办十七名，教民又格杀十人，亦置不议。参撤地方官五员，现又议处多员，实足以示朝廷笃邦交柔远人之至谊。臣秉璋于起事时，立派文武员弁，分往英法美各堂馆，力为保护，并示严禁。虽众怒难犯，犹拚死将洋人一律救出，保护实已不遗余力。然先事究属疏于防范，自请交部议处。再，英美教案前飭川东道黎庶昌与英领事妥议，日久未能议结，应俟另案办理。惟英法美教堂本属一案，此次已一并议处，以后英美议结，请免再议。合并声明。

除将详细情形另摺驰奏外，谨合词先行电奏，伏乞圣鉴。 谨

奏。

(宫中电报档)

1039 成都将军恭寿等奏报省城内外法国教案先行议结等情摺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四川成都将军臣恭寿、前四川总督臣刘秉璋、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鹿传霖跪奏，为川省法国教案先行议结，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五月初五、六日省城四圣祠英国医馆与民人口角肇衅，打毁该馆，匪徒乘机滋事，以致波及法美两国省内外教堂、医馆、书院被毁多处，曾经臣秉璋奏明，并陆续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一面飭洋务局司道，分别委员驰赴各州县，会同地方官将各处被毁情形切实查办，并严缉滋事匪犯解省审办去后。臣传霖于闰五月十五日到省，接印后奉到电旨，飭令臣秉璋将教案会同办理，和衷议结，当即钦遵查照，飭令两司督同署成都府知府唐承烈先后与法国主教杜昂及沙得容定期会议。计自五月下旬至七月初连次晤商，反覆辩论，几于舌敝唇焦，屡奉电旨，飭催不得不委曲求全，早日议结。查此次法国教堂，所失存款较多，而省内外被毁处所亦复不少，自应量予优恤，以昭朝廷柔远之意。当议定省城成都县属之五福街北门外张家巷、磨盘山，华阳县属之一洞桥、庆云菴、东门外青莲街法国各教堂、医馆庄屋六处，共给市平银七十万两，分三年付清。省外乐山、宜宾、彭山、仁寿、名山、峨眉、南溪、洪县、犍为、夹江、洪雅、峨边、清溪、越嶲、冕宁、西昌十六处，共给市平银二十一万八千两，分两年付清。又先据江津、什邡、大邑、灌县、崇庆州、邛州印委各员就近与各司铎议定，共给银四万一千三百二十四

两、制钱二百千、所有毁失房屋器具衣物各件，言明一并在内，毫无遗漏。均书立合同，签押洋印，各执为据。总共计省内外教堂、医馆三十九处，通共合市平银九十五万九千三百二十四两，折合库平银九十二万零五百六十七两三钱另制钱二百千文，当将议结大概情形，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并据印委各员等会禀，查明各处情形及会督营勇分途查拿，先后拿获滋事各犯王睡亭、杨仲牵、付马么姑、夏老懊狗、王铁斑鸠、廖懊银六名就地正法，其余郭炳辉、王彦生、巫其康、黄金娃、李代照、侯邦兴、何代沅、陈玉兴、冯兴顺、吕老么、张元卿、刘裁缝、黄老杆、王合亭、骆家溶、陈老十、任长盛十七名，分别拟以军流枷杖，由唐承烈按律备具全案供招，另详核办。又据该印委查有峨边厅大天池地方，因民教滋事，教民童昆山等将张松亭等十人杀毙等情，本应提省查办。惟据清溪县章宪曾禀称，张松亭等曾冒充勇丁，打教搯索，请飭严拿在案。现经格杀，应毋庸议，此后续获有犯，另案议结。该主教等亦因匪徒业已惩办，洋人一律保全，并无异说，民教现已相安。

此案该文武员弁因其时众情汹汹，势难两全，惟有专力保护洋人性命，俾无损伤，庶为祸稍轻。故省内外虽毁教堂数十处之多，洋人幸无一被害，即教民亦无一死者，是其保卫弹压，不为不力。及失事后各该地方官将洋人迎入衙署，外虑不逞之徒乘间伺隙，昼夜提防，内慰洋人之心，曲意供给，积受磨折，其情亦不无可悯。除邛州知州周凤藻、署大邑县沈炳、署冕宁县信元良、新津县知县粟秉、灌县知县范万选业经先后分别参撤外。至署成都府知府唐承烈到任未及十日，即出此案，事后将法国主教杜昂留住署中，设法保护，多方辩论，不遗余力。又办理保甲局候补道周振琼，本非地方可比，惟保甲局亦有巡护之责。该两员可否从宽交部察议之处，出自天恩。其事前疏于防范之署华阳县兼署成都县候补知县黄道荣、署城

守营游击向慈、乐山县知县洪祖年、署乐山汛千总黄承烈均请交部，照防范不严例议处。

伏思此案所毁英法美各堂馆虽多至数十处，而洋人教民并无一被害受伤之人，所毁失者仅房屋财物，已偿以巨款。又拿获匪徒，由省城正法者六名，拟以军流枷杖者十七名。峨边大天池教堂民教互斗，被格杀者十人，彭县格杀匪犯一名，州县先后参撤五员。兹又请将先事疏防之文武员弁照例议处，亦足示朝廷重邦交柔远人之至意。现在省内外各处法教堂拟陆续动工修复，已严饬各地方文武加意保护。

至英国被毁，则省城古佛菴四圣祠医馆、玉沙街福音堂、眉州大南街医馆、乐山县城内白塔街寓所、福音堂、医馆、铁牛门福音讲堂、阆中县东门外福音堂共八处。美国被毁，则省城成都县陕西街福音堂、乐山县城内白塔街寓所、宜宾县城内鲁家园什物、南溪县教士培吉义被抢行李共四处，前经奏明，饬交川东道黎庶昌与英领事妥议，迄今三月之久，未能议结，应俟另案办理。

臣秉璋于起事时，立派将弁兵丁会同地方官分往英法美各堂馆力为救护，一面多出简明严示禁谕。无如人情汹涌，万众纷嚣，而省城堂馆坐落十余处，同时俱发，该文武员弁等东驰西骤，顾此失彼。匪众拒捕，该员弁兵勇有伤及头面者，有毁及舆马者，犹拚死将各堂馆内人口一律救出，其保护实已不遗余力。然臣秉璋究先事疏于防范，以致上烦宸廑，亦属咎有应得，并将臣秉璋交部议处。

所有议结省内外法国教案恤款及请交部议处缘由，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40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为密陈办理
川省教案及民教情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再,此次教案,臣传霖到任后详加查询,实因变起仓猝,人情汹涌。前督臣刘秉璋恐激成民变,未敢多派兵勇查拿御禁,而该府县各员,则昼夜奔驰,兼顾不遑,竭力保护,幸未伤人。省外则闻风效尤,纷纷打毁,严饬查禁,旬余始定。及会议教案时,竟有该主教素所亲信之教民暗中唆使刁难,以致愈难磋磨。盖由川省传教最久,根株甚深,教堂医馆法国十居八九,英美仅十之一二。凡人教者,类皆刁诈之徒。其司铎教士之肆行,均由教民为之主谋,平日欺侮愚民,良懦多受其害,迨控诉到官,而司铎教士动辄袒护扛帮。遇牧令之干练者尚能力与辩论,勉为持平;其谨饬者,不免畏事迁就。以致民间积怨蓄忿,遇事触动,遂一发而不可遏。即此案之疏于防范,各州县官固属咎无可辞,然实迫于众怒难犯之时,加以匪徒乘机煽入,藉端滋事,纵极力保护弹压,诚有万难措手之处。事后司铎教士等又多方要挟,并有私议赔偿,但求息事者,是该牧令等虽咎有应得,而其情亦不无可原。若概予以严谴,恐此后地方官惧处分之严,一遇教案,益且袒教抑民。希图目前无事,积久更将酿成巨祸。况此次洋人索赔巨款,舆论忿不能平;细验民情,亦殊可虑。故此次教案参处疏防各员,未便从严,用敢沥陈下情,吁恳天恩俯准从宽议处,以广皇仁而弭后患。

经此案议结后,教民之势倍张,嗣后动辄寻衅要挟,彼愈骄则民愈忿,随时更难防范。臣现督同司道妥议章程,正与该主教商辩,拟定通行遵办,以期民教持平,庶可杜后此之衅端,以便设法保护。但洋人性情愈得,志即愈骄横,能否一律听从,尚难预定。再,

英美两国教案日久不结，实误于川东道黎庶昌之因循推延。当省城两司正议法案之时，英教士斐有文在嘉定与印委各员已议结英美教堂五处，仅定偿款二千余两，乃英领事驳斥不允。黎庶昌电称有领事愿与该道议结之语，若及是时急与妥议，纵多索款项，亦可一律完结。乃竟藉词宕延，屡催罔应，以致该两国日久生心。迨至法案议结，而英美忽然变计，不令领事与议。是此案之横生枝节，肆意要挟，不得谓非黎庶昌之贻误也。

所有办理教案及川省民教情形，谨附片据实另行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41 闽浙总督边宝泉为古田教案办理棘手

请将实情告知公使事致总督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古田案犯悉获，谨遵谕旨，除已决七名外，凡在场动手焚杀重犯，讯明后概事陆续正法，以免稽延，余悉分别科罪，拟结时汇总具奏。似此尽法惩治，实足伸洋人之冤，纾各国之忿，而领事意终未展，坚执盗匪不分首从之律，必欲尽诛。印委屡与会商，迄未就范。总缘教民藉报私仇，暗中怂恿，领事受其播弄，一味刁难。不知教民快其私意，人受其怨，积怒日久，后患堪虞。叠据印委电禀，领事摭拾细故，盛气相凌，大有藉端寻衅之势，办理殊属棘手。应请总署将此情实告公使，速电领事，和衷商榷为要。至结案一节，前据领事自言无权。昨奉谕旨，又飭许道商办。渠仍执前说，闽省碍难与议，亦请总署与公使面商示覆。

(宫中电报档)

1042 闽浙总督边宝泉为教民暗中播弄

古田教案了结无期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1895年10月1日)

十二电谨悉。正在电古田印委遵办间，旋接许道电称，彼数日来刁难万分，昨将林详兴等六犯供摺送去，不肯签字，亦不来观审。并言华山案犯二百余人，仅拿四十余，地方官初虽踊跃，现实阴庇。随交一单，开列五十七名，迫令徐镇赴乡穷搜。虽据理辩覆，恐难就范。事势至此，真难措手云云。查前据犯供到华山者不过百人，到洋房内外者三四十人，领事观审，并无异词。首要重犯，几无漏网，现忽单开多人。查滋事时一哄而散，匪犯姓名领事何由而知。显系教民暗中播弄，藉报私仇。似此案外株连，不特了结无期，且恐激成他变。尤虑领事造作谰语，摇惑公使，致生枝节，特此达知。可否将此情先告公使，俾不至偏听生疑，并由公使速电领事，和衷商办，毋再刁难。

(宫中电报档)

1043 著将办理教案不善之周振琼

等交部议处等事上谕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95年10月14日)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四川省有迭毁教堂之案，业经降旨将办理不善之前任总督刘秉璋从重惩处。兹据恭寿、鹿传霖奏称，现经切实查办拿获首犯各犯王睡亭等二十三名，内讯明就地正法者六名，拟军流枷杖者十七名，自足以昭炯戒而儆将来。所有办理不善之邛州知州周凤藻、署大邑县知县沈炳、署冕宁县知县信元良、新津县知县粟秉、灌

县知县范万选业经先后参撤外。办理保甲局候补道周振琼著撤去差使,交部议处;署成都府知府唐承烈、署华阳县兼署成都县候补知县黄道荣、署城守营游击向慈、乐山县知县洪祖年、署乐山汛千总黄承烈均著交部议处。川省各国教堂林立,鹿传霖等务当严飭所属,实力保护,毋得再有疏虞,并飭各州县随时劝谕,晓以利害,总期猜嫌尽释,民教相安,用副朝廷绥靖地方至意。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1044 开缺广西巡抚张联桂奏陈广西民 教现尚相安并办理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1895年10月16日)

头品顶戴·开缺广西巡抚臣张联桂跪奏,为粤省民教相安,谨将办理情形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准总理衙门电开,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洋人侨居内地,迭谕保护。乃近日四川等省有焚毁教堂之案,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飭所属,凡有教堂处所,务须实力保护,并晓谕居民勿听浮言,妄生疑惑。倘敢藉端滋事,定当执法严办。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辑睦中外,柔远安民至意。

查四川教案初起,臣准总署电知,即飭所属认真保护贵县等处教堂,因邻界武宜该处土匪滋事,深虞波及,更为加意防闲。嗣复一再通飭遵旨剴切晓示,浮言妄论无自而生,民教绝无齟齬,堪以上纾圣廑。至各属教案,如修仁县教民廖家声呈控被占米田等案,经臣飭据各属先后将控案实情查讯稟覆,或已讯断,或系捏控,迭将一切详细情形照会法国驻扎龙州领事。该领事不问控案虚实已未讯结,总以未经互商为词,并牵及远年旧案。不知教民控案照约

由地方官讯办，原不必遇案会商，亦未便遇案委员。臣见该领事未甚明晰，正当川闽多事之时，虚与委蛇，未与争执。

又准总署咨，教堂置产，毋庸先报地方官行令晓谕。臣已遵办，并将告示送交领事张贴。旋准督臣谭钟麟咨，教堂置产于定价投税时查明有无盗卖，始行付价，以免轆轳，已请总署知照各公使。臣思毋庸报官，固属曲体洋情，而查明付价，亦杜流弊，原属并行不悖，交受其益。既准咨行，当即示谕民间，俾令晓然，知盗卖盗买等弊之不可行，以免洋人被骗，滋讼生事，亦属保护之意，该领事似未深悉。又向来教案，教士袒护教民，往往丛生枝节，地方官欲弭衅端，每多抑民就教，不知民气屈久不伸，其发愈暴。广西教堂无多，教案亦少。

臣惟有遇事和衷持平办理，不存歧视之见，示以大公之心，以期民教洽和，并再饬属始终认真保护外，所有广西民教现尚相安情形，理合据实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知道了。

（宫中硃批奏摺）

1045 大学士张之万等奏为遵旨议处成都教案

办理不善官员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1895年10月20日）

吏部等部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臣张之万等谨奏，为遵旨议处具奏事。

内阁抄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前因四川省有叠毁教堂之案……（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钦遵到部。吏部查历办成案，官员办理不善，均照不应重公罪例降二级留任。又定例，官员溺职者革职私罪等语。此案四川候补道周

振琼等于叠毁教堂之案办理不善,据该将军等奏参,钦奉钦旨:周振琼著撤去差使,交部议处。唐承烈等均著交部议处。等因。钦此。

臣等查此案情节甚重,该前任总督刘秉璋,前经奉旨革职,永不叙用。所有该道府等官既属同案,自未便仅按寻常办理不善核议,应否将办理保甲局候补道周振琼、署成都府知府宁远府知府唐承烈、署华阳县兼署成都县候补知县黄道荣、乐山县知县洪祖年均比照官员溺职革职私罪例,议以革职之处,理合声明,请旨恭候钦定。

兵部查此案叠毁教堂办理不善之文职各员,既经吏部以应否比照官员溺职革职私罪例,议以革职,声明请旨恭候钦定;武职系属同案,自应一律办理。所有署成都城守营游击左营都司向慈、署乐山汛千总黄承烈应否比照官员溺职革职私罪例,议以革职之处,理合声明,请旨恭候钦定。

所有臣等议处声明请旨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再,此摺系吏部主稿,会同兵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46 御史王鹏运奏为部议失当

请旨严惩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895年10月29日)

三品顶戴·掌江西道监察御史臣王鹏运跪奏,为部议失当,请旨严惩,以警荒率,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向来各省焚毁教堂之案,官员议处,并照不应重例拟至降

级留任而止。其有格外从严，并皆钦奉，特旨。行之历年，并无歧异。而此次四川教案，吏部议处，乃概当以溺职之例，紊乱旧章，实堪诧异。论此次外人之要挟，自非照常降级所能厌塞其骄心。然彼衔怨于督臣，未必切齿于州县。且加等非常之罚，出于朝廷，或可以结邦交；出自部议，在彼族以为当然，转足以资藉口。此时为严议，后日遂为定章，将来教案方多，地方官何从措手？无益交涉，只增民怨。闻此案由该部司员揣摩风气，苟且定稿，而该部堂官亦复漫不加察，率行人告。此等伤国体而紊定章，恶习断不可长。应请旨查取职名，严加议处，以为草率荒谬者戒。虽不足以救既往，尚可以冀警将来。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宫中硃批奏摺）

1047 闽浙总督边宝泉奏报古田菜会杀毙

洋人各犯分别办结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895年11月8日）

头品顶戴·闽浙总督臣边宝泉跪奏，为古田菜匪杀毙洋人案内各犯分别办结，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古田菜匪在华山焚杀洋人一案，经臣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专摺驰陈，嗣后获犯讯办情形，均经陆续电奏，叠奉谕旨钦遵在案。查菜匪以持斋邀福为名，煽惑乡愚，党与颇众，久已为害地方。而办理此次焚杀洋人一案，则以孰为主谋，孰为在场动手为断，法无可贷者固不可稍存姑息，情尚可原者，亦何敢过事苛求。当事之始，臣即以拿犯为第一要义，严饬派往文武员弁设法緝。两月以来首要各犯陆续緝获，无一漏网，均经候补道许星翼、代理福州府秦炳直督审明确。除柳久速等七名先经正法外，尚有刘祥

俱等十八名或为首主谋,或放火杀人,或抢掠情汹,与未到华山之匪首张涛即张赤一名均属罪无可逭,业饬一并就地正法。又陈棕泽等十七名或攫取赃物,或在场附和,情节较轻,拟于死罪上酌减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因案关中外交涉,定案后拟即按表咨解。又周良田等三名均系在外接赃,拟匀发闽省各县永远监禁。又叶阿囊一名系临时畏惧躲避,拟监禁十年。尚有听纠未往各犯,亦经分别轻重惩办。英美领事均无异辞,现已回省。所有派往各营弁内酌留总兵徐万福一营驻扎该县,以资镇慑,余皆一律撤回。其持斋而未为匪之人,先经出示晓谕,勒令开荤从善,并饬地方官随时稽察,毋得再有菜会名目。现在民教安堵如常,足以仰慰宸廑。

除将犯供分咨总理衙门、刑部察核外,合将各犯分别办结缘由,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再,福州将军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048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陈川省法国教堂

恤款银两设法筹拨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95年11月14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鹿传霖跪奏,为川省法国教堂恤款银两设法筹款,按年拨给,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川省法国教案恤款,议定省城五福街等六处共给市平银七十万两。本年给三十万,明年给银二十万,其余二十万再分两年付清。省外乐山等县十六处共给市平银二十一万八千两,本年给银五万,明年给银十万两,余六万八千两次年付清。又新津等六州县共给市平银四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两,制钱二百千文,当经臣等会

同奏咨在案。嗣又议结巴塘、乐至各旧案共给市平银二万四千两。新旧总共市平银九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四两，折合库平银九十四万三千五百九十七两七钱，又制钱二百千文。

伏查川省司道各库早经搜括无遗，现复增此银款，实属罗掘计穷。臣等督饬司道再四筹商，惟有在于土税项下酌拨应用，分年筹给，或可不至无者。兹据该司道等详称，现在藩库止存土税银三十七万八千两，而本年应给之款，省城三十万两，省外乐山等县十余万两，又新津等处四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两、钱二百千文，又巴塘、乐至两处二万四千两，综计共需市平银四十六万有奇。除现存土税外，尚不敷银约九万两。又查得土厘项下尚存约十万两，向以供机器局制造之用，现正赶造洋抬枪及药弹等项，并赴上海添购制造各物，需用甚多，本难动用，万不得已，只可暂行挪移，添凑发给，以足本年之款。此后光绪二十三、四年每年应给之款，亦惟有专于土税项下按年划拨。此外实别无可筹之款。

除将本年应给银两陆续拨付法国主教杜昂沙得容承领外，详请奏咨等情前来。臣等覆查无异，除咨总理衙门暨户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49 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为请照会法使令 其兵船回汉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895年11月17日)

汉口法领事照称，上年安教士在临湘关石团地方买屋改堂，被焚拆抢掠一案未结。近于八月间，复在城内买有房基一处，卖主情愿，而县令阻止。该领事与兵船主奉伊国上宪电札，著即代送安教

士赶紧乘兵轮赴临湘，将前案查办完结，俾租住传教。本月二十三日乘兵轮抵临湘，先派安教士赴县拜晤，并告知明日领事与兵船主谒商办理。刘令回云不敢应办，须立刻赴府请示，约四日回署办理等语。安教士拜别出外，被人追骂掷石，头顶发际被击血流，疑系差役串党所为。刘令已赴府，该领事只暂返汉。奉上宪电著，仍速赴追办。务俟办妥返汉等语。照请飞飭临湘县赶紧与该领事办结，以便乘坐兵轮前往勿再延宕等情。

查，临湘非通商口岸，领事乘兵轮径赴内地查办教案，为向章所无。当经飞飭岳州府临湘县，务将两案妥速办结，毋许地方居民稍滋事端，并咨湘抚转飭保护弹压。一面力阻领事，勿再乘兵轮前往，允其乘公妥办完结去后。今日据岳州府钟英禀，已谕传该县绅士到郡，剖切开导，事有转机，可以办结，该领事兵轮不必重来等情。正在照会领事，阻其兵船再往。詎该领事已于今日乘坐兵轮，复往临湘，追阻不及。该领事不受商量，任意要挟，深恐酿成事端。

除飞飭地方官并委员前往，会同竭力弹压，毋许滋事外，谨请钧署照会法使，令兵船速回汉口，允其教案必为办结，俾免民间诧异生事，反致难办。至为企禱。

(宫中电报档)

1050 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为临湘教案有转机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1895年11月19日)

奉初一日电传，知钦悉临湘教案。鄂省已委知府徐家干、知县巫国玉驰往，会同地方官弹压妥办，湖南亦委道员庄贻良同办。昨据岳州府禀，临湘绅民已允于城内设堂，事有转机，似两案皆可办结。适宝箴行抵鄂省，正在会同商办，度不至匪徒滋事。谨此电

达,请代奏。

(宫中电报档)

1051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代递英

美耶稣教士条陈中国教务摺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95年11月30日)

臣奕訢等跪奏,英美耶稣教士条陈中国教务,缮备册摺,吁请代递,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准美国使臣田贝函称,有各国耶稣教人公举在华办理教务教士李提摩太、惠志道缮备一册,拟亲呈查阅,请订日时谒见等因。臣等允其谒见,该使即于是月二十八日带领该教士等来见面,呈清摺一分、书一册,并另具照会。内称李提摩太系英国上议院大员,秩中国一品。惠志道系美国人。美本民主之国,教士品虽不同,其尊则一,皆得觐见各国君主,及与各大臣往来。拟请由臣衙门带领引见,面递摺书,或化为呈递,以冀教案永息等语。

臣等查该教传之中国,历有年所,各国立约,均载此条。当日以该教意在劝人为善,只载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并未议及不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应如何科定罪名。于是教民倚教士为护符,教士纵教民为奸恶,民教相仇,辗转报复,各省教堂之案层见叠出,至近年而益甚。现在四川、福建两省英美教案尚未议结,该教士目击时艰,情殷挽救,其志可嘉,并拟定三条,以备重修传教章程。所陈亦不无可采。惟其中仍只论传教之益,不计传教之弊,殊欠周密。臣等拟乘该教士等该意就商之际,为因势利导之方。即如所称各种诬蔑教会之书,请一律剷除一条。查民间匿名刊刻之书,造言生事,本干例禁。即《海国图志》、《经世文编》等类,

亦属私家记载，其中谤教之文不难概予销毁。特以止谤，莫如自修，该教果无可议，人亦孰得而指斥之。近年各省教案大部因有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谣而起，此倡彼和，几于无处不然。纵多方谕禁，不为止息。该教士摺内既称教士传教治病设学皆是大公无私，本不畏人考查，特恐人不知查。拟请嗣后凡有教堂雇用华工，或养育民间幼孩，均须先向地方官报名注册，以备稽考。遇有辞工他出及抱病身故等事，亦即报明地方官，飭差勘验有无别项情弊，使百姓晓然无疑，然后将册销除。如此则群疑顿释，谤者不期禁而自禁矣。

又如所称中国人民如愿入教，悉听其便，不可逼之，使背教规一条。查该教既经编入条约，准其传习，亦执(何)从而迫之使背。惟传教者，既兼容并包，奉教者即不无倚势怙恶，种种妄为，擢发难数。该教士摺内既称凡酗酒谎诈赌博淫恶之徒，一概不准入会。间有匪人混迹，经久必斥。拟请嗣后华民入教，亦须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明从前并无案犯之人，方准注册教籍，照约保护。教民本系中国人民，遇有案件，仿依华例惩办，不得因其入教妄分轻重，亦不得恶其入教，颠倒是非。民教一律，务持其平，斯教民不至欺压平民，平民亦不得歧视教民，民教不期安而自安矣。

至如所称教士为中国求益而来，应令各官绅采访各国教养善法和衷商办一条。查中国现正讲求制器、练兵、开矿、炼铁诸大政，西士之有技艺者，恒不惜重价敦聘，况教士既有善法，岂有不望相助之理？无如教士良莠不齐，往往袒护教民，干预公事，挟诈侵权，无所不为。该教士曾面称如有此等情弊，即当公议驱之回国，拟请嗣后即照该教士所称办理。其有安分传教者，地方官绅不妨与之往来，以礼优待。近年该教中颇喜读孔孟之书，其颖秀者，亦能略窥大义，著书立说。安知逐渐观摩不駸駸乎中外一家之盛，如此则

黜邪崇正，中西不期和而自和矣。

以上各节，皆由该教士先发其端，臣等即拟迎机导之，以期就我范围。俟有成议，再行知照英美使臣，与之重订章程，颁行各省，一律遵照办理。该教士既愿重订，该使臣当无异说。耶稣教既愿重订，天主教当亦无异说，或亦为中国教案挽救之一策。至该教士等所陈书摺，虽于体裁不甚合式，尚无违悖字样。谨将原摺原书恭呈御览。所请带领引见面递之处，应毋庸议。再，该教士惠志道现已回国，另举美教士刘海澜代办。合并陈明。

所有英美耶稣教士吁请代递册摺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硃批：该衙门酌覆办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52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报省城

一洞桥法国教堂拟即修复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895年12月30日)

再，查川省法国教堂被毁，业已议给卹款结案。查省城一洞桥法国教堂建置最早，规模亦大，该驻省鉴牧杜昂拟即修复，定于八月二十八日开工。臣先期飭由洋务局暨该管府县出示晓谕居民，毋得寻衅生事，并由地方官认真妥为保护。一面拣派得力员弁，带领兵役妥为弹压稽查。数月以来，民情尚属相安。兹据法国驻京公使咨请总署，飭由川省奏明立案等因前来。相应仰恳天恩，敕部立案。

除咨总理衙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53 御史杨晨奏为应令各省教堂**将产业及教民等造册报官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1896年1月4日)

再,臣窃见各国教堂几遍海内,刁民每恃为护符,地方遂因以多事。由于教士偏听袒庇,州县迁就苟安,迨至民怨沸腾,仓猝酿成巨案。势焰愈甚,要挟愈多,诚可虑也。此次教案办竣,请飭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仍以保护为名,令将各省所立教堂产业坐落价目及教民年貌籍贯详细造册报知,以便州县妥为保护。庶几无事可以稽查,有事可以辨驳,不至漫无稽考,任其影射浮开,纵隐罪犯。既为照约保护以固邦交起见,各国公使谅亦谊不容辞。

谨附片陈,伏候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54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报续结**川省英美两国教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896年2月2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臣鹿传霖跪奏,为川省英美两国教案续行议结,恭摺仰祈圣鉴事。

案查本年五月间匪徒打毁省城内外英法美三国教堂、医馆、书院多处,经臣等会同前督刘秉璋飭令两司,督同前署成都府知府唐承烈与法国主教杜昂、沙得容磋磨,议给卹款平银九十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三两,分年拨交。并将获犯王睡亭等六名正法,郭炳辉等十七名分别拟以军流枷杖,先后奏题在案。

维时美国教案,准总理衙门电咨,该国现派住津领事官李雅各、本馆水师参将巴佰、翻译官哲士,由直隶、陕西赴川查办,飭由

沿途派兵护送,并预饬入境营队加意保护,以免疏虞等因。当即派委文武员弁酌带勇队,前往川陕交界迎护,并饬沿途地方官弁妥为护送,毋致滋生事端。嗣李雅各等于十月二十九日行抵省城,臣等与之接见,李雅各等言论尚属和平。遂派按察使文光留川委办洋务,道员赖鹤年定期会议,往复论辩,自十一月初六日开议,至十三日定议。因省城陕西街教堂虽止一处,而房屋损坏原值较重,又另有邻水县华银山教士受惊之案,因同系美以美会之事,李雅各等欲归并议结。此外尚有乐山县城内白塔街寓〔所〕、庆符县七星山草房五间,宜宾县城内鲁家园玻璃花盆、南溪县教士裴继益即培吉义船上被失行李四案,则据称系浸理会之事。该会教士均已远去,尚未开送失单,应俟各教士失单送到,报明伊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另行议结。伊等不能久待,当今劝令既远来议〔结〕教案,自应全行议结,何必留出数处另议?坚称因无失单,不能臆断,并无他意。浸理会系小会,为数无多,不仿(妨)随后再结,必欲全结,伊等只可先回等语。

臣等查美国本系合众之国,该领事等既称各了各会,未便强令并结,致有翻覆。随议定美以美会之案全行了结,给与卹款九七平足银三万三百二十五两,在省交一万三百二十五两,其二万两在重庆拨交,均由教士客林阿〔经〕手,故当立汉文洋文合同三纸,签书洋字。伊执两纸,其一纸咨送总理衙门存案,仍派弁勇护送李雅各等于十七日起程,取道重庆北旋。至英国教案,经调署川东道张华奎接印后,率同调署巴县知县国璋及委员周凤藻、洪祖年等与驻渝英领事谭得乐会议多次。该领事始则多方刁难,推延不议,意欲俟美国肆意要挟,伊即合力与我为难。迨知美案已结,始允妥议。复经张华奎等力与磋磨,亦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定议。所有毁失省城英国各教堂、医馆并省外乐山县城内讲堂、医馆、寓所一并在内,给

与邮款，渝平银七万二千五百九十七两六钱全行完结，已于川东道库盐厘项下暂拨银四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两六钱，余银三万两定明春三月底再行拨付。当立合同，彼此画押，各执为据。除美国浸理会教案，应俟德教士等开明失单，呈由美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议结办理外，现英美教案均已全行议结。

窃维川省教案滋事以来，迄今半年，被以洋人遇事要挟，屡烦宸衷。兹本英法美三国邮款一律议结，虽费帑耗财，尚未别生枝节。嗣后臣等惟有督率司道，钦遵宪谕，严飭地方大小官员，遇有洋人交涉事件，持平迅速办理。其教堂、医馆尤当会同防、绿各营实力保护，勿再疏虞。著遂时开导居民，务令全释疑雾，勿造浮言，期敦和好，以仰副圣主怀柔远人消息未萌之至意。至此案事起仓猝，众情汹汹，须谨该府县等督同差役弹压，顾此失彼。所有部议革职各员，其情均无不可原。查署成都府唐永烈干练有〔才〕，到任未及十日，当滋事时，将法主教杜昂留住署中两月有余，调停护持，颇费经营，随同议结法美教案，竭力殫精，心力交瘁。署华阳县知县黄道荣，乐山县洪祖年，当时皆竭力弹压，惟人势太众，法难禁阻，然保护洋人，均款留在署多日，又各拿获匪犯多名。邛州直隶州知州周凤藻平日缉捕认真，官声素好，教堂毁被该员竭力将洋人保护救出。因其禀词失当，经前督臣刘秉璋以胆大巧猾，揭参留缉，被参后将滋事各匪拿获最多，复随同署川东道张华奎赴渝议结英教案，亦复竭尽心力。以上四员先后救护洋人三十余人，均未受伤，洋人亦颇感念，事前虽疏于防范，事后实深知奋勉，似可以功抵过。兹据两司具详前来。臣复加查核，均属实情，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花翎三品衔在任候补道调署成都府知府唐承烈、知府衔邛州直隶州知州周凤藻、花翎同知衔候补知县黄道荣、花翎同知衔乐山县知县洪祖年均予随案开复原官翎衔，免缴捐复银两。周凤藻

一员，并请消除留缉处分，出自鸿慈逾格。

除将会同各件咨呈总理衙门外，所有续结川省英美两国教案缘由，谨会同成都将军臣恭寿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奉硃批：知道了。唐承烈等不准随案开复。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5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将黄遵宪

调往湖北仍办南洋五省教案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6年2月8日）

再，分省补用道黄遵宪，该在新加坡总领事任内，经臣奏调江南差委，即经委办金陵洋务局。嗣接总署函电，法使屡请南洋派员将江苏、江西、浙江、湖北、湖南五省历年教案办结，当即派该员赴沪专办此事。先将江苏本省历年五案办结，已咨明总署在案。其他省之案，已咨各该省督抚，飭各地方官将案情证据查讯详确，咨明南洋，再与上海法总领事商办。今各案尚未咨覆，已与法总领事议明，以后随到随办。如在沪难了者，该总领事亦允由黄遵宪前赴沿江各省，就近与本省领事商办。兹准直隶督臣王文韶咨奏调该员赴北洋差委，奉旨允准。窃思洋人性情，凡商办一事已与何人议办者，即不愿更换他人，取其端绪清楚，易于商量。且凡交涉等事。不能徇人率准，亦不能逞臆强驳，必深明中外事理，则其言易入，今黄遵宪议办江苏教案，深悉外洋情状法律，操纵兼施，准驳中肯，尚为顺手。法总领事似颇多就范之处，虽多驳正，而该领事意颇欣悦。若另委他员，断不能如此妥惬。

查北洋奏调该员，尚无急切必需之事，而南洋教案既已经手得

法,万不易更易生手。再,湖北沙市新开商埠,该处五方难处,客民最杂,会匪最多,风气横悍。去年械斗,伤毙人命甚多,甚至火会人夫与防勇,亦复公然攻击。宜昌近日复有洋兵枪毙委员之事,此次各国在沙市开埠,最为可虑,难保不滋事端。且宜昌、汉口亦必将添开租界,是湖北一省,兼有新增商埠洋务三处,实较他处尤为棘手。湖北远在上海,需才罗致又较难于江南,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湖北商埠初开,准将黄遵宪由臣调往湖北差委,并仍办理南洋五省教案。江轮甚便,来往甚速。上海有事,仍可随时派令回江。如此办法似于湖北荆汉宜三处通商事宜及南洋五省教案均有裨益。北洋近畿冲要,群才所集,且局势雄剧,访调人才亦较易得。伏思人才当与天下公之。倘非鄂埠实有为难之处,五省教案实有难于中辍之势,臣断不敢强留渎请也。

谨附片沥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奉硃批:著照所请。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56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为道员黄遵

宪办理教案有才给咨赴部片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1896年3月3日)

再,前准总理衙门咨,江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五省未结教案,法使催办,行令派员会商上海总领事,妥商办结等因。经前署督臣张之洞派委金陵洋务局分省补用道黄遵宪,并分咨各省会委商办。嗣据该道将江南、徐州、泰州、靖江、阳湖等处及江西赣州府一案,与驻沪法国领事官分别议结。经前署督臣张之洞及臣将结案情形,先后咨明总理衙门备查。其江西贵溪县等案,经领事订明,由地方官就近与教士商办。其余各案,已由各该省自行办结。

以上各案,皆缘事多纠葛,以致久悬难结。该道洞悉洋情,善于因应,不随不激,操纵兼施,用能悉洽机宜,妥速理结,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臣与共事半年,深知其才足以任重。前因教案商务,经臣由电奏请暂留江南,钦奉谕旨允准。今教案已结,苏州设埠业已开关,一切商务应归关道管理。该道系分省人员,现无经手未完事件,稟请给咨赴部。

除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吏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057 户部为豫抚奏报南阳教堂圩工
完竣请免造报用银事抄致军机处咨文**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1896年3月18日)

户部为钦奉事。

山东司案呈军机处交出河南巡抚鹿奏,南阳府教堂代筑圩工完竣,用过经费银一万二百一十两,由盐斤加价项下提支,请免造册报销一摺。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抄交到部,相应抄录原奏,恭录谕旨,知照军机处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军机处。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 抄录豫抚原折

头品顶戴·河南巡抚臣刘树堂跪奏,为南阳府教堂代筑圩工完竣,用过经费银两请免造册报销,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南阳府城西靳冈地方,向有法国天主教堂一所,系教士安西满主持,久欲添筑寨墙,为绅民所尼未果。本年四川等省教堂变起,该教士益生戒心,请自行筹款修寨,以资保障。呈由在京法国公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叠次函电转商到臣。总理衙门并以自筑圩寨,非条约所载,虑及效尤滋事,嘱臣代为筹款,飭令地方官查勘形势,克期设法举办,毋庸该教士自行出资修造,以免他处援引。当经臣飭由粮道库存盐斤加价项下提银一万两,发交南阳府县查收,令与该教士及该郡绅民共同商酌办理。其初绅民未免猜疑,尚图阻止。复经臣恭录本年钦奉保护教堂谕旨,撰发告示,会督南阳镇臣及该府县一体明白晓谕,群情亦即帖然。

旋据南阳府知府濮文暹、南阳县知县黄源先后禀称,自与教士商定,就该处改筑圩工,鸠集物料夫役,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办,至十一月十五日工竣。丈勘得南北大门各一处,东西腰门各一处。南西东圩长各一百二十丈,北圩长一百一十丈,周围四百七十丈,圩厚一丈至八尺不等,高一丈二尺。东圩恐被山水冲激,系用碎石砌筑,其余均系土工,与该教士三面核计,共用过经费银一万二百一十两。不敷银数,暂行垫发。惟因急切成功,采买各物、雇募匠人工价,俱较寻常昂贵,多与程式未符,恳请宽免造报。并据声称,此举系为保护教堂,该教士欢忻鼓舞,感颂皇仁。现在民教相安,地方静谧等情具禀前来。

臣覆核无异,相应仰恳天恩,俯念该府县教士办理圩工经费,虽未尽合例章,尚无浮昌情弊,准予免其造册报销,出自鸿施逾格。

除将圩工不敷银二百一十两,仍由盐斤加价项下饬发归垫,并分咨户部、总理各国衙门备案外,所有南阳府教堂圩工完竣,用过经费银两,请免造报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1058 御史陳其璋奏陳辦理教案十條章程摺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其璋跪奏，為教案層出，貽誤邦交，亟宜妥議定章，以資遵辦，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西教之行於中國，分天主、耶穌兩門。入教之民，良莠不齊，往往因此滋事。查英國條約，內載傳教為善之道，待人如己。夫既曰為善，決無縱教民為惡之理。既曰待人如己，亦決無以己害人之理。且約內申叙安分無過，中國官不得禁阻，可見不安分而有過者不在此律。又查法國條約，內載傳教以勸人行善為本，凡中國人入教而循規蹈矩者皆免懲治。夫既曰循規蹈矩方免懲治，可見不循規蹈矩者，即不能免其懲治。乃近來每遇教案，各國公使仍復飾詞矯辯，要挾多端。從前津滇兩案，及上年川閩兩案即為明證。臣愚以為辦理教案，向無專章，故各國得以逞所欲為，我國轉致無凭核辦。若與各國先行議定，則在我自有遵循，在彼亦無庸矯強矣。謹擬十條，敬為我皇上陳之。

一、教務宜責成總教士也。向來教務，教士為政，而不設總教士，則辦理難免參差。現聞教士在京者不少，應請各公使于教士中舉出一二人駐京為總教士，一切教務章程責成總教士呈請總署，持平議定，以便遵辦。其平時總教士赴總署商辦事件，仍由公使帶見，以示限制。

一、教堂買地宜查照舊章也。查同治初年定章，凡教堂買地，須先報明地方官，契內寫明教堂公產字樣，地方官始能蓋印，且須

问明民间是否愿卖，不准强买。近年来教民每将田地房屋私卖与教士，并不先报地方官，以致官地祭田一切公产，亦因而私售。迨至百姓控告，地方官不敢盖印，该教士遂执契与官民为难，拖累万状。应请申明旧章，以杜私卖强买之弊。

一、教堂处所宜造册呈报也。向来各省教堂漫无查考，自长江焚毁教堂后，赔累不资，总署因通行各省，查明各教堂是否华式、洋式，房屋若干间，按年册报。现闻各省有报、有不报者，亦有始而报、久而不报者，以致教民数椽之屋，皆得混称为教堂。稍有损伤，辄诬为拆毁教堂，致烦查办。嗣后应令各教堂开明房屋间数，洋式、华式，报知地方官，由地方官会同教士履勘，确切造册，画押存案。并咨报总署，以备稽查。

一、教民人数宜造册呈报也。查近年斗殴之案，教民受伤身死，往往索赔恤款，而身死者果否入教，无从查考。应令各教堂将入教之男妇及雇用之华工，开明人数、姓名、籍贯、年岁，报知地方官造册存案，并报总署备查。其续行人教及续雇华工，亦应即时补报。

一、教民犯罪宜将教册除名也。查西人传教，无非劝善。但入教之华民，大率中国败类。一经入教，鱼肉绅民，霸产抗粮，无所不至。该教堂既称奉公守法，必不愿容留匪类，致貽彼教之羞。应令该教堂将犯罪教民永远除名，不得回护。

一、教民被控传案，教士不得阻挠也。近年来民教讼案，教士每出而左袒，教民又借教士为护符，累月经年，案悬莫结。今既将教民造册存案，所有被控之教民，地方官应即按册指传，教士毋得隐匿。

一、传教地方，宜重申禁地也。山东曲阜一县，为圣人故里，犹恐洋人无知，前往开堂设教。应将曲阜地方照蒙古、西藏等处，

一并归入禁地，永著为例。

一、教堂不准育民间婴孩也。教堂育婴，原系教士美意，无如愚民无知，往往播散谣言，怀疑激变。近年焚毁教堂，半由留养婴孩而起。应令该教士无须留养，以释群疑。

一、教士入境，宜先呈验护照也。洋人出外传教，均应由该国给发护照，方准来华。到华地后即须赴地方官衙门呈验护照，方准传教。至欲赴内地传教，亦须领中国地方官执照，方准放行。无照者系属私行，地方官无须保护，亦不准其逗留。

一、教士入境，宜归地方管辖也。查公法，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且疆内行止举动，莫不归其节制等语。应由总署商诸各公使，通饬教士，以合公法。

以上十条，均于教务大有关系。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59 御史陈其璋奏陈应议定办理教案失察议处章程片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

再，地方官办理教案，吏部向无议处专条，故每遇议处时，各公使动辄怀疑，致多口舌，上年四川总督刘秉璋处分即为明证。至候补道周振琼系保甲局差，并无地方之责，弹压不力，亦只可按办理不善，议以降级留任处分。乃照溺职私罪例，议以革职，与例意亦未允洽。近年来教堂甚多，一经闹事，地方官不能善为处置，自应严予处分。然不先定章程，恐议重议轻，既难见信于洋人，亦难保部中之无蔽。拟请饬下总理衙门，会同吏兵二部，先行议定章程。嗣后如有拆毁教堂之案，查系地方官实在办理不善，即照此例核

议。如此则地方文武印委各官知所做惕，而洋人知有定章，亦不致怀疑矫辩矣！是否有当，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60 御史陈其璋奏请将议定各款

寄交李鸿章传谕各国外部片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

再，近年教堂闹事，皆由怀疑而起，积疑成忿，积忿成仇。事前既无专章，事后自无办法。臣思李鸿章办理洋务，为各国信服之人，现奉特旨使俄，并历聘英法德美等国。拟请乘此际会，将议定各条款寄交李鸿章，传谕各国外部，并将民教不和之故剴切告知，以示朝廷慎重教务、联络邦交之意。倘有未尽周密之处，即由该大臣再加体察。总期和衷妥议，俾日后民教相安，以永保通商和好之大局。谅李鸿章身受厚恩，必能为国为民力筹补救之法也。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61 南洋大臣刘坤一为请将黄

遵宪暂留两江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

分省补用道黄遵宪，前因北洋奏调赴直，经张之洞以各省教案尚须该道商办，不宜更易生手，并因沙市开埠，宜汉亦将添开租界，奏请调鄂，仍办南洋五省教案等因。该道现赴苏察看通商情形，据电张之洞，飭即赴鄂办沙市事。查江西教案，电经西抚，已委员携卷，即日至沪，必须该道商办，势难遽离。即其余各省之案，亦须该道接续办理。各口虽驻有领事，仍须上海总领事主教主持。

该道既为法总领事信服，在沪与议，当易就范。且苏浙鄂湘四口通商，曾商总署，拟均在沪由该道与商。四口之中，苏浙彼尤注意。是该道留苏，教案、商务皆得兼顾。恳恩准将黄遵宪暂留两江，俟各事大致商定，鄂有要事，再令往来其间。乞代奏。

(宫中电报档)

1062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德国安主教

遇事要挟万难曲从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1896年4月7日)

二十一电敬悉。兖郡房屋去冬早已备妥，安主教上年五月之事，已获犯张华亭惩办，并由兖沂道出示晓谕。复查明张貽慈等委无敛费唆使情事，未便处分。至安主教进城，当派武弁迎护。德使所称，滋阳县及兖镇迎导，细思万难曲从。盖彼之过事要挟，知我不欲启衅耳，岂彼真不欲相安无事？倘因理太失平，激犯众怒，更恐变生不测，愈难收拾。惟请仍向开说，俾勿得步进步，庶可两全。如其万不能了，即请奏明，治衡以办理不善之罪，亦可有词以谢，借以转圆。总之，衡本无交涉之才，即难辞不职之咎，纵干天谴，亦不敢有惧怵也。

(宫中电报档)

1063 总署为仍希查照前电速

办教案事致李秉衡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96年4月8日)

二十五电悉。德使言照会四端，系奉国谕，难更改，总署向说无济，即奏参亦不能转圆，仍希查照前电速办。德方借端生衅，非欲相安无事，不值因此生波，为国增累。若能抵拒，总署何必如是

烦琐。御侮之道,总须内外一心,庶免疏虞。希查照电覆。

(宫中电报档)

1064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德使照会四

条大致已照办等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96年4月10日)

二十六电敬悉。德使照会四条,房屋业已备妥,殴辱安治泰跟人正犯系张华亭,不与张貽慈等相干。张华亭已经枷责。至兗沂道出示,已声明如有匪徒煽惑生事,定即严拘治罪。安治泰进城,近复派武弁迎护。是四条大致均已照办。窃思彼有国谕,我国家岂遂不可与之理论?如必尽履其欲,衡即受严谴,亦难遵办。盖因此民心不服,激成变端,则安治泰之性命或不可保。其开衅更大,仍属为国增累,不如将衡奏请治罪,借以谢过。

(宫中电报档)

1065 常镇道吕海寰为英法教士于

泰州被殴事致总署电禀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1896年4月19日)

二月廿五准英领事额函,英教士文格理持镇关护照赴泰州游历,被人抛砖掷石,请飭保护。用五百里排单,严札该州,会营保护。三月初四额领事来告,法神甫二人赴泰,见百姓凶横,一往扬州,一闻在州署。又有英教士二人,其一手中枪子,尚无大碍,请电查保护等语。海立即电飭保护查复。旋据州电,二月廿九法教士陶斯咏、明道源来泰,议赔屋价。初尚安静,初一七点钟文格理持镇印照、法于众持沪印照,同坐船来,派人送验。不候保护人到,即出售书,因环观喧闹,法于众放枪恐吓,自微震破左手。因而滋扰,

连及法教士坐船。会营分投弹压，四点钟后将文格理、法于众、陶斯咏分起保护赴扬。明道源先事上岸，故留住州署，刻与议商赔修，事尚就绪，民亦安静等情。即抄电送领事。

兹准额领事照会，接英教士文格理、法于众函，初一四点钟船抵泰州，派人持照到州，在船守候。其时城上有人抛掷砖石，船窗打破，两委员劝阻不听，百姓大声喊杀。岸上有一枪子中法于众左手穿过，有一石块打中文格理太阳穴，几乎昏去。州官到船，请到清静地方。至晚八点钟停止。又接施司铎函，神甫陶斯咏、明道源到泰拜州，州与武弁回拜，点交房子，彼此和好。初一日夕忽闻受锣声，百姓打毁船上物件，并未抢去。陶神甫入水避之，明神甫头伤不重，州官待以少好，请派委会州拿犯重惩等语。

查泰州稟与领事照会微有不同，亟须确查，以免别生枝节。海现派员往验，法于众枪伤是否自震微破？先代医并酌卹船户。仍飭委会州查明实情，拿犯酌惩，并电稟商宪外，详细另稟。

(宫中电报档)

1066 驻藏办事大臣文海奏报因教案纠

缠未能迅速赴藏缘由摺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1896年4月26日)

驻藏办事大臣副都统衔奴才文海跪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接奉电旨，简放驻藏办事大臣，原应迅速起程，乃因教案纠缠，竟致耽延时日。查贵州遵义等六处教案，情形不一，头绪纷繁，已届十年，迄无成说。上年四川教案赔款百余万，贵州传教洋人颇觉垂涎，极欲藉事诈索，以偿其欲壑。屡电该国使臣，转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催办，经总署电询贵州抚臣，是以添派奴才督办。彼时奴才已奏署藩司，势不容辞，亦不敢畏难，当将六处教案分款

书单,开诚布公,与洋人讲理。往返十余次,全行就绪,只有重建教堂经费尚未议定。适奴才有西藏之行,于是各洋人情急,以为十余年不了之局幸一旦可结而功败垂成,即来奴才署中面谈此事,拟照会总署,请奏派钦差来办。奴才答以缓商,少安毋躁,予即钦差赴藏,尚未定期,仍可从权定议,彼即欣然而去。

查遵义打毁教堂,此是第三次。前两次赔款均在十万上下,二次系大学士李鸿章来黔,颇费周折。此次情形较甚于前,又拟六案同结。洋人嗜利之心,直无底止。詎料洋人深恐奴才离省,又致拖延,藉此以折其贪心,议定赔银三万两,居然了局,实出望外。现定于三月内洋人与奴才换约,四月初间奴才即束装就道。

所有奴才未能迅速起程缘由,谨据实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067 著李秉衡妥办兖州教案并飭县

照料安治泰入城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1896年5月1日)

奉旨:

兖州教案,德欲藉此生事,电经许景澄查覆,已无疑义。著李秉衡妥为办理,即飭该县照料入城,保护一切。至房屋已备,告示已出,生监暂行摘顶,亦易办之事。总之,事宜速了,不值因此起衅也。钦此。

(宫中电报档)

1068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不能飭知县迎导**安治泰入兖州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1896年5月3日)

奉十九电,奉旨:兖州教案著飭该县照料入城。等因。钦此。查安治泰进兖州居住,民情本属不愿,屡经开导,始将房屋购就。若再令知县迎接,绅士摘顶,必至民情不服,激成变端,开衅更大。且知县为亲民之官,太示卑辱,何以临民治事?绅士本无过犯,何能惩责?现在各省皆有各国教堂,一处如此,他处必将效尤,以后意外要挟,势将不可究诘。恭奉谕旨,无非欲弭衅端,衡亦何敢蹈开衅之罪?惟彼如欲藉端生事,则此次所索各节,即一一曲从,彼仍可另生枝节。是我愈将就,彼愈恣睢,必至有万不能从不至开衅不止者。要惟有遵旨,于安治泰进城,保护一切。至知县迎导,绅士摘顶,恐欲弭衅而适以开衅,衡即获罪,亦未敢遵办。请代奏。

(宫中电报档)

1069 著李秉衡应遵前旨迅办兖州教案**但并非令知县迎导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896年5月4日)

奉旨:

李秉衡电悉。兖州教案,前谕飭县照料保护,并非令其迎导。余均著遵前旨,迅速办理,毋得固执。

钦此。

(宫中电报档)

1070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遵旨飭县照料**安治泰进城等情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1896年5月5日)

二十二电奉旨：李秉衡电悉。兖州教案，前谕飭县照料保护，并非令其迎导，余均著遵前旨，迅速办理，毋得固执。钦此。自应钦遵办理。查兖郡房屋，已在城内备妥，安治泰进城，当飭该县照料保护，仍照前议，派弁勇迎导，并出示晓谕，不准愚民藉端滋扰。至该处主教所指张貽慈等三人唆使等情，即令属实，亦只能责惩倡议之人。谨遵旨将张貽慈暂行摘顶。请代奏。

(宫中电报档)

1071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御史陈其璋**所奏教案章程应毋庸议摺**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96年5月10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准军机处抄交御史陈其璋奏请定教案章程一摺，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

查原奏内称，西教行于中国，分天主、耶稣两门，教民良莠不齐，往往滋事。近来每遇教案，各国公使饰词狡辩，要挟多端。从前津滇及上年川闽各案，即为明证。办理教案，向无专章，故各国得以逞所欲为。若与各国先行议定，则在我自有遵循，谨拟十条等语。臣等查西教传入中土，莠民每藉入教为护符，包揽官事，讹诈乡愚，民教积久成仇，遂至叠酿巨案。各国使臣复藉端要挟，臣衙门目击时艰，亟图补救，曾于庚午天津教案后酌拟教案专章八条。一曰教堂不准设立育婴堂，应由地方官自行办理。二曰不准妇女

入堂,并不准女修士在中国传教。三曰教士应归地方官管束,遇有教案,教士不得干预。四曰教案只应照案定罪,不得再议赔偿。教民犯罪,教士不得庇护。五曰教士领护照往某省传教,不得潜往他省,并不准偷漏税项。六曰教堂所收教民,应报明地方官,按年造册备案。七曰教士应遵中国体制,不准僭越。八曰教士买地建堂,应报明地方官有无风水窒碍,契上写明教堂公产,不得驾名他人。各等语。抄寄前出使法国大臣崇厚,令与该外部筹办。臣衙门复与各国驻京使臣酌核,乃各国均以条约所无,不能应允,遂令良法美意,经久无成。今该御史所议十条,与臣衙门原拟大旨,亦不甚相远。然事有已经议行者,有难为照办者。

如原奏内称,教务宜责成总教士,应令各国公使于教士中举出一、二人驻京为总教士,一切教务教章由总教士呈请总署议定等语。臣等查西洋传教,向无总教士名目,惟罗马教王可与有约之国专派教使,凡天主教民,悉归管辖。现在教王势弱,意大利、法兰西诸国复将教王权力多方裁制,教王仅拥虚位。屡有教士贡议,请中国与教王立约,臣等权衡其事,利害参半。教王派使可免法德各国藉保护为词,遇事要挟,而教民概隶教籍,中国地方官不得过问,亦非保民之道。故数年来教王之约,迄未与商。至耶稣教则英美两国为多,久与天主教分门别户,外洋有新教、旧教之称,其实异流同源,教规各立而已。今若设总教士名目,无论两教不能强同,一遇教案转多,一总教士从中作难,是徒增口舌,无益于事。

又原奏内称,教堂买地,宜查照旧章。同治初年定章,教堂买地,须先报明地方官,契内写明教堂公产字样,地方官始能盖印。近来每私卖于教士,并不先报地方官,以致一切公产,因而私售,地方官不肯盖印,教士遂执契来争,请申明旧章等语。臣等查教堂买地先报明地方官一节,系臣衙门于同治四年因案咨行江苏巡抚,曾

有此语，并非与法国订明条款。是年法国使臣柏德固与臣衙门定议专章，本无先报地方官字样，各省每多误会。前年法教士吕推案起，法使施阿兰执柏德固原议来争，臣等以章程内既未载明，颇难援咨案驳论。因于上年通行各直省，仍照柏德固原议办理。复恐漫无限制，因与施阿兰商议，如遇国家禁地，民间公产不准误买，以杜朦混侵占之弊。现正与磋磨，尚未定议。

又原奏内称，教堂处所宜造册呈报总署，通行各省，查明教堂是否洋式、华式、房屋若干，按年册报。现闻各省有报有不报者，应令地方官造报等语。臣等查通商以来，教堂林立，漫无稽考。臣衙门于光绪十七年通行各直省，分别详查册报。但查地名房式，不问教规。近今数年，俱已册报。嗣复倘有迟延未报者，应由臣衙门咨催造送备查。

又原奏内称，教民人数宜造册呈报。教民受伤身死，往往索赔恤款，其人果否入教，无从查考。应令各教堂将入教之男妇、雇用之华工开具姓名，报明备查等语。臣等查各国教士均有护照可凭，易于查考。至教民人数众多，造册不易。若各府州县概令造册，恐徒滋纷扰，终难清厘，而民教从此多事。至教民受伤身死，议给卹赏，该地方官必详细查明，方允给赏，断无任教士影射之理。

又原奏内称，教民犯罪，宜将教册除名。入教华民大率败类，一经入教，鱼肉乡民，应令教堂将犯罪教民永远除名，不得回护等语。臣等查华民甘心入教，见异思迁，断非安分之人，健讼欺人，在所不免。教士每倚为心腹，恃作爪牙，一遇斗殴，必相袒护。数十年来，臣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今若令教堂将犯罪教民永远除名，恐阳奉阴违，终无实际。如果情真罪当，臣衙门必力与各使相持，能否就范，却无把握。

又原奏内称，教民被控传案，教士不得阻挠。教民被控，地方

官自应按册指传教士，毋得隐匿等语。臣等查条约载明，中国习教民人，凡中国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惩办。现在各省地方官指传教民，尚未闻有抗传不到情事，似可毋须另议。

又原奏内称，传教地方宜重申禁地。山东曲阜为圣人故里，恐洋人前往开堂设教，应将曲阜地方照蒙古、西藏等处一并归入禁地等语。臣等查洋人欲赴兖州府传教，蓄意已久，经臣衙门驳论多年，坚持不允。现在德国使臣绅，照会言明，兖州府城不设教堂，惟教士安治泰有地方官商办教务之事，请准暂行进城，由官代觅房屋居住，妥为接待。臣等查兖州不准建堂传教，本未载明条约，该使臣执约来争，我转无词以对。因函商山东抚臣李秉衡，大意总在不允建堂，其余两节似不妨通融办理，刻尚未准抚臣妥定办法。至该御史请照蒙古、西藏归入禁地一节，查蒙古各地方均有教堂，西人多往游历，西藏现亦议准通商，均非禁地，似可不必援引。

又原奏内称，教堂不准育民间婴孩。教堂育婴往往布散谣言，怀疑激变，应令该教士毋须收养等语。臣等查教堂收养婴孩，其意本为行善，无如杯影弓蛇，群疑莫释。及至查办究无戕害实据，每令洋人有所藉口。光绪年间督臣张之洞曾奏请按月派员赴教堂查看，因各国使臣均以为不便，迄未允行。

又原奏内称，教士入境，宜先验护照。洋人出外传教，均由该国发给护照，方准来华。若赴内地传教，亦须领地方官执照，方准放行等语。臣等查教士来华传教，须验明该国护照，方准入境，为约章所无。若到内地传教，均由臣衙门发给护照，业经历办有案。

又原奏内称，教士入境，宜归地方官管辖。查公法无论生斯土，自外来者，皆当归地方法律管辖，应由总署商诸公使，通飭教士，以合公法等语。臣等查中西异教，中国与各国立约，均无管辖教士之条。中外交涉，皆以条约为凭。其为条约所有者，可据以力争。其

为条约所无者,自难强办。若于条约之外,另议新章,须俟换约之年,与各国订明,庶无轩轻。

所有议覆缘由,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72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拟将所议教

案章程各条款寄交李鸿章片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96年5月10日)

再,陈其璋片称,近来教案事前既无专章,事后自无办法。臣思李鸿章办理洋务,为各国信服之人,现奉特旨使俄,并历聘英法德美各国,拟乘此机会将议定各条款寄交李鸿章,传谕各国外部,并将民教不和之故剴切告知等语。臣等查该御史所拟各条,均在各国条约之外,率难照办,所请应毋庸议。惟念大学士李鸿章钦奉特旨,历聘各国,联络邦交,典礼极为隆重,似可饬令李鸿章于接晤各外部时,宣布朝廷保护教堂,顾全睦谊之意。俾各国均知感激,将来或不至听使臣一面之词,与我藉端齟齬,于教务不无裨益。

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咨行该大臣遵照办理。谨附片陈明,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73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御史

陈其璋严定教案处分摺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896年5月24日)

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臣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准军机处抄交御史陈其璋奏请严定教案处分一片，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

查陈其璋片称，地方办理教案，向无议处专条，故每遇议处时各国公使动辄怀疑，致多口舌。近来教案甚多，地方官不善处置，自应严予处分，然不先定章程，恐议重议轻，既难见信于洋人，亦难保部中之无弊。请飭下总理衙门，会同吏兵二部，先行议定章程等语。臣等查传教既载在约章，则地方官均有保护之责，每遇教案，各国使臣援约相持，迹近要挟，几于无可收拾。总由该管官事前既不能照约保护，临事又不能拿犯办凶，每酿巨案。若非严定章程，不足以示惩戒。该御史所奏，诚为切要。嗣后如有拆堂杀教之案，各督抚将军大臣等于审结后酌量案情轻重，分别附参。

其文职处分，吏部查各官应得处分，自以案情之重轻为准。近数年各省教案迭出，地方各官处分，诚不能不明定专条。第操之过盛，必至以规避处分之故，纵教虐民，翻致积隙日深，发机愈烈。迨至衅端既搆，又自知一经呈议，无望原情，惟有束手听参，并不思力图补救，似与立法豫防之本意转有所妨。臣等共同酌议，嗣后如更有教堂被毁之案，除实系有心故纵，酿成巨案贻误大局者，由臣部酌量案情，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外，其事出仓猝，竭力保护而势有所弗及者，拟请将该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处。其保护未能得力，自属办理不善，应查照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定议。

其武职处分，兵部查近年各省教案迭出，地方武职人员诚不能不明定处分章程。今该御史所奏，系为事先预防起见，臣等共同商酌，拟请嗣后遇有拆堂杀教之案，除有心故纵以致酿成巨案者，应由臣部酌量案情，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外。如系事起仓猝，迫不及防，应将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以降一级留任。

其保护未能得力,自系办理不善,应照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议以降二级留任,俾示惩儆。均俟命下之日,由臣衙门通行各直省各出使大臣,并知照各国使臣遵照办理。

所有议覆缘由,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摺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稿,会同吏兵二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74 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嗣后遇教案

赔款应由督抚等分年偿还片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896年5月24日)

再,臣衙门查年来教案叠出,每议赔偿累万盈千,上亏国帑,良由地方官不善办理,以致公家受累无穷。光绪十七年芜湖教案,南洋大臣刘坤一奏明,应赔款项由该关道及知县按月分赔在案。臣等窃维刘坤一所定分赔办法,固系慎重帑藏,亦欲惩前毖后,俾知儆惕。惟办理不善,该管官均难辞咎,仅责道、县分赔,不足以昭公允而重考成。应请嗣后如遇教案赔偿之款,议结后由该管督、抚、藩、臬、道及府、厅、州、县分年按成偿还归公,并分咨户部及臣衙门备案。庶几众擎易举,亦可互相鉴诫,略如签差不慎,本管上司分赔之意。如蒙俞允,臣衙门即钦遵分行各直省一律办理。

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75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旧事麻城教案内
秋审情实人犯现今再行请旨遵办摺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张之洞、头品顶戴·湖北巡抚臣谭继洵跪奏,为湖北省旧事秋审情实人犯,事关交涉,遵照部议改题为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光绪二十一年湖北省办理旧事秋审情实人犯,内有麻城县教案一起,绞犯李稿杞、徐荃幅二名因案关交涉,经臣继洵于兼护总督任内遵照部议专案恭摺具奏。嗣准刑部咨抄摺内开:

前据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称,麻城县教案一起,绞犯李稿杞即李复沅、徐荃幅即徐老二二名,均系麻城县人,与瑞国教士梅葆善、乐传导素不认识。该处向无教堂,亦无洋人传教。嗣梅葆善同教士凌化云带领通事至彼传教,人心惊疑,谣言四起。经该府县稟道照会该国副领事,谕飭梅葆善等同回汉口。梅葆善先回,凌化云仍留该处,复经领事谕令梅葆善亲往撤回。梅葆善偕乐传导同往,令凌化云回归,梅葆善等久留不去。该处有竞渡故事,届期男女聚观甚众,有私贴揭帖等事。该县恐酿事端,劝令梅葆善等暂避不从,并雇郝姓镰手数名,恃为无恐。后有朱应等数人路过梅葆善等门首,声称欲看洋人,甲长郝人和拦阻争闹,众人愈聚愈多,不知何人掷石将郝人和打伤。梅葆善等令镰手将朱应,吴治太、陈观爱、刘沅灿捉入捆缚,交郝人和等潜由前门绕路解县收管。众人不知,拥阻后门,屡向索人不应。李稿杞等用石撞开后门,齐入屋内,遍寻未见。见人和受伤卧地血迹,疑为四人已死,复见前重房屋火起,疑打死四人,焚尸灭迹,乱向梅葆善等寻殴。梅葆善等情急上屋,持瓦抵御,众人亦随同上屋。梅葆善因向众扑跌落地,被李稿杞拾

木桶殴打，众人一同乱殴。乐传导被徐荃幅首先踢落下地，复同众乱殴，均当即殒命。以该犯等初斗拟抵，被李稿耙、徐荃幅均依共殴人致死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督以事关交涉，援案声请提前惩办等因具奏。经臣等会同核议，声明该二犯首先逞凶肇祸，乱殴致毙洋教士二命，鳞伤遍体，实属情凶近故，且几酿衅端，与寻常罪坐初斗之案不同，秋审衡情，应入情实，援照从前张淮荃成案，奏请提前惩办。于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李稿耙、徐荃幅均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毋庸提前办理。钦此。咨行该督遵照办理。嗣据该督以此系交涉重案，前曾派委员覆审，业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刑部议奏，声明应入情实，似无须再行解省审勘，应否于秋审具题时另行专案具奏，电经臣等会同议覆，均应如该督等所拟办理去后。旋据该督等详叙事由，专案具奏，当经臣部议覆，既据该督等改题为奏，应将李稿耙等二犯均入于二十年秋审情实，毋庸列入常犯册内办理。该犯李稿耙等事犯在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事关中外交涉，案情较重，应不准其援免。恭候命下，应由臣部行令该督，仍将该二犯牢固监禁，俟二十一年秋审时再行请旨遵办等因。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各在案。今届光绪二十一年秋审，据该督等仍详叙案由，专案具奏前来。

臣等查旧事情实绞犯李稿耙即李复沅、徐荃幅即徐老二二名，因上年钦奉谕旨，停止勾决，应仍入本年秋审情实办理。惟前经拟结定案，已奉旨毋庸提前赶办。嗣复恭逢恩诏，将来进呈黄册时粘签声叙。或冀邀恩免勾。既据该督等〔专〕案具奏毋庸列入常犯册内，似未便照常犯一律办理。可否毋庸进呈黄册，即照情实免勾人犯，飭下该督等将该犯李稿耙、徐荃幅牢固监禁之处，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奏奉，本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遵照在案。

今值查办光绪二十二年秋审，除应入本年秋审旧新各案另行办理外，所有专案具奏之麻城县旧事秋审情实奉旨免勾绞犯李稿耙、徐荃幅二犯，自应再行具奏，请旨遵办。据湖北按察使恽祖冀具详请奏前来。

除咨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刑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摺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硃批：仍牢固监禁，刑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76 著刘坤一李秉衡各速派队

镇压曹单一带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896年7月3日)

奉旨：

刘坤一电悉。山东曹单一带，本系盗贼之藪。此次刀匪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盐店，出没于山东、江南两省之间。该处民人集团守御，其肆扰情形已可概见。著刘坤一、李秉衡各派队伍，速往镇压。如敢抗拒，即就地剿除，慎毋姑息养奸，致貽巨患。

钦此。

(宫中电报档)

1077 著刘树堂福润各飭营伍

镇静防范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896年7月3日)

奉旨：

山东曹单刀匪藉拆毁教堂为名，出没于山东、江南之间，盘聚

不散,人数极众。此等游匪难保无散勇在内,该处界连豫皖,著刘树堂、福润各饬营伍,镇静防范,毋使蔓延。

钦此。

(宫中电报档)

1078 给事中褚成博奏请撤销总署新定教案赔款分偿之例摺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896年7月6日)

礼科掌印给事中臣褚成博跪奏,为总署新定教案赔款,责成各官分偿之例,流弊甚多,拟请特旨撤销,以定人心而防隐患,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四月间议定,嗣后如遇教案赔款,由该管督、抚、藩、臬、道及府、厅、州、县分偿归公,奏奉谕旨,通行各省,并将原奏排印在案。在该衙门立法之意,原为各专责成,严防教案起见。臣愚以为此例一行,非但不能消弭教案,更恐因此激成教案,累官累民,而终归于累国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敬为我皇上详切陈之。

洋人在中华传教,名为劝善,实则扰民。迨至众怒既深,激成巨案,不咎教士之自启衅端,反怨华官之保护不力。揆诸情理,本失其平,特以国家意主怀柔,力敦睦谊,每一案出,不惜怨责官司,优给款项,期于从速办结,息事安人。故地方官遇有教案,莫不惧膺严谴,竭力维持。平日言及此事,几于谈虎色变,一旦祸机猝发,更苦无术弥缝。但有偶疏防范之时,决无安心酿成之理。今总理衙门议令各官赔款,为惩前毖后之计,不知教案之起,皆由教士教民敛怨召祸,变生仓猝,犯无主名。地方官既不能禁教堂之倚势凌民,又安能禁百姓之齐心泄忿?查同治九年天津闹教时,总督为曾

国藩；光绪二年皖南闹教时，总督为沈葆楨。以二臣之勋略威望，尚不能消息于未萌，足见意外之变，亦间有耳目所不及防，权力所不能禁者。若概归过有司，目为办理不善，恐人心未能翕服，严法亦成具文。且此例既颁以后，设有严明之官，缉治匪类。若辈衔挟私怨，不难潜结党羽，焚毁教堂，以逞其陷害之计。从此志士寒心，皆将摧刚为柔，模棱了事。况大小官吏岂真有巨万私财出偿？公帑一经赔缴，虽素行廉洁者亦不免变节剥民，冀脱身家子孙之累，其不肖者更无论矣。名为各官分赔，实仍取诸百姓，将举世鲜有不自危之官，鲜有能自保之民。天下推究祸源，必更集矢于洋教。燎原变起，收拾倍难，忧患之来，终归君国，岂非欲消弭事变而更激成事变乎？窃谓地方官办理教案，现在既经定有议处专条，已足警玩泄之风，尽保护之责，无庸再令赔款，转滋流弊，莫补时艰。可否仰恳圣明独断，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教案各官分偿赔款之例，即行咨会各省撤销，以定人心而防隐患。大局幸甚。

抑臣更有请者，天主、耶稣两教近来泰西各国皆自觉其诞妄，次第裁抑。日本新与各国立约，亦能禁止传教。独在中国行教者，依然无理取闹，盖明欺我积弱而故肆侵陵也。我苟转弱为强，使彼心服气慑，然后徐议改约，禁绝传教，拔去蠹根，则邪焰自销，人心自正，岂特不受要挟而已哉！自今以往，伏愿我皇上益励宸修，躬行率下，辨是非，明赏罚，任贤俊，屏贪私，以实收自强之明效。此尤微臣惓惓愚诚所责难于圣主者也。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79 著刘坤一等严饬防堵刀会
并逮捕刘士端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896年7月7日)

奉旨:

刘坤一电悉。刀匪拒捕开仗,情形甚重,现虽败回单县,其匪首刘士端等尚潜伏东境。著刘坤一严饬防堵,并电知李秉衡即速掩捕。如须会剿,即著饬营前进,务期速了,毋致蔓延为要。

钦此。

(宫中电报档)

**1080 著李秉衡严饬毓贤等搜剿
刘士端等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896年7月7日)

奉旨:

据刘坤一电奏,刀匪在马良集,与官兵开仗鏖战,擒获匪众,搜出会匪姓名簿并符咒等件。该匪败回单县,匪首刘士端聚众千余,并设有中哨名目。此等匪类,必须速为翦除。著李秉衡严饬毓贤等,实力搜剿,毋得养痍贻患。

钦此。

(宫中电报档)

**1081 闽浙总督边宝泉等奏请奖叙办理
古田教案出力之候补知府片**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1896年7月13日)

再,查古田洋案初起,匪徒逃散,人心惊惶,当饬代理福州府知

府秦炳直驰往查办。该员会商各将弁扼要分扎，堵截搜捕，联络绅民，举办保甲，购觅眼线，并与领事往复辩论，力持正议，不激不随。在事两月有余，筹画一切，悉中窾要，似未便没其微劳，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候补知府秦炳直俟补缺后，以道员尽先前在任候补，出自鸿慈逾格。

除咨呈总理衙门并飭取履历咨部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览。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82 御史潘庆澜奏陈民教不能

相安亟宜设法消弭摺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1896年7月21日）

山西道监察御史臣潘庆澜跪奏，为民教不能相安，亟宜设法消弭，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以各教之入中国，释道最久，回教次之，阅千百年未闻不安，独于洋教不相安何也？他教既入中国，即遵中国之法，洋教则恐人轻视而教不行，藉入教者为羽翼，而入其教者，半皆素无营业不甚安分之人，求藉其教为护符，此不相安之根所伏也。小民无知，但思食毛践土之恩，岂识柔远睦邻之道。于是见其通商也，则以为占我土地也。见其贩运也，则以为夺我利权也。积愤填胸，已非一日，忽又来此教堂之逼处，教民之杂居，趋向各殊，稷锄召衅。一有争讼，地方官恐负办理不善之责，务扶教而抑民，民愈不甘而愤愈深矣！然良善守分之民，犹且隐忍退让，不敢为地方生事也。有狡黠不逞之徒出，知民情之积愤如此，教情之隔阂如彼，从旁唆激，于中取利。犹积薪然，火遏已久，一挑拨之，而燎原之势成矣！积愤一

纾,遂有置性命身家于不顾者。蚩蚩之氓,良可悯也。及祸乱既形,督抚就事论事,执首祸而罪之,法所难道。然所罪者,果为首祸之人,罪亦允当。第恐狡黠者善于趋避,转得逍遥法外,而被罪者反为愚戇之良民,则愤愈积而唆激愈易,民且欲得而甘心。此毁教堂之案所以叠出而不已也。

臣愚以为欲弭其患,先在断狱之得其平,欲得其平,先在洋人之不袒庇教民。然若待事见而后图之,势常不及,拟请旨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平日与各国公使会晤时,从容谕告,晓以情理。盖洋人之在中国,固不能绳以中法。若入教之人,本中国之民也,既入彼教,在教堂中犯彼之法,当以彼法治之,中国不得袒庇。在教堂外,与民人交涉,犯中国之法,即当以中国之法治之,洋人亦不得袒庇。不必皆民人是而教民非也,理有曲直,务得其平。先事预为申明,临事庶不至搀越。但使地方官得以准理断狱,民自心服而不与教民为难,更不至与洋人为难。彼不袒庇教民,正保全教民也。并请飭下各督抚,督饬地方官严拿地棍,剖谕平民,宣示教堂,使毋为奸民所惑,民间争讼,无得干预,如此庶民教得以相安矣。

抑臣尤有进者,总理衙门肄业学生举贡生监均可考取语言文字,固当先务。臣以为尤宜以万国公法及中外各国律例,俾之兼习一二年后,交王大臣认真考试。其取列高等者,遇出洋钦使交替,先尽此项学生派为随员,赴外洋历练,交钦使随时考察,择其事理明白、人品方正者,差竣列保,发往各省候补,交督抚派人谕局。遇民教案件,试派审理,如能持平剖断,两造输服,不滋事端,经督抚保荐将来民教事繁之区即可酌量补用。育人材而固邦交,未始不由于此。目前通商推广,尤宜先事预筹。

臣为消弭隐患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83 山东巡抚李秉衡奏陈民教滋事**缘由并教士不得干预讼案片**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1896年8月3日)

再,臣查此次会匪滋事,固由庞三杰因教民刘荅臣抢麦起衅。而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致一发而不可制。其酿乱之由,有不可不亟图挽救者。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藉为逋逃之藪,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之关说,甚至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之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至民教滋事之案,又辄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索赔偿之费。不知各国传教虽多,要惟通都大邑建有教堂。其各州县偏僻村镇,皆由各国教士就教民之稍能识字者使为教师,即因其所住房屋为教学之所,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室如悬磬。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以之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其实并无洋人房屋器具,议给赔费,徒以长奸猾教民讹诈之风耳!前准总署来电,以德使函称,据济宁教士电开,单县等处拆毁教堂共二十余处,臣飭毓贤等周历各县,并委员详查,多系教民破烂房屋,并无洋楼。此案既经拿获首要各犯正法,应即了结,自可无庸置议。惟民教相仇,终恐日久生事,拟请旨飭下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酌议。

嗣后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如或斗殴滋事,查非焚毁洋房,但照应得罪名科断,不得再议赔偿。总期彼此无所偏袒,久之猜嫌渐释,民教或可相安。

臣为豫弭后患起见,谨附片具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084 漕运总督松椿奏报徐州一带现在刀会斂迹片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1896年8月7日)

再,前因碭山丰县有土棍勾引山东刀匪,焚毁教堂情事。据署徐州镇陈凤楼、署徐州道阮祖棠叠次电禀,均由奴才电达督臣刘坤一商定合力兜捕,免致蔓延为患。刘坤一派委总兵刘光才率领步队三营,奴才酌派管带正营左翼马队守备吴德麒、管带右营左翼马队游击熊长春前往会剿。旋经陈凤楼等阵杀一百余名,又拿获彭桂林等多名。其大头目刘士端亦经山东拿获,分别正法,并经该管道府将被焚教堂议明赔偿。现在刀匪斂迹,民教相安,办理均尚得法,堪以仰慰宸廑。惟徐州一带平日伏莽尚多,陈凤楼仍将该马队留驻徐州,以资巡缉。一俟高粱刈获,地方绥静,再行调回。

除详细情形业由督臣刘坤一随时具奏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085 贵州巡抚嵩昆奏报遵义等六属
教案一律完结情形摺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96年9月1日)

头品顶戴·贵州巡抚奴才嵩昆跪奏，为黔省遵义等属焚毁教堂，失去什物各案，现已一律完结，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遵义县城幼民蓬连芳等因在该县天主堂门首游嬉，被教民文三合等驱逐肇衅，致毙蓬连芳等六命，并杀伤崔银生等七人，登时激成众怒，将该教堂焚毁，并将致毙各尸掩埋堂基之内。当据该教司铎交出滋事教民鲁信三等五人，讯据供认系同教文三合等率众逞凶属实，伊等均未在场等供，难免无避就情事，照例收禁，文三合等在逃未获。同时有绥阳县属之卜老场教堂亦被民人刘添元等拆毁，并将林司铎杀毙逃逸。先后据各该文武报经前抚臣潘蔚批饬勒缉严办，一面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在案。厥后又有余庆、湄潭、黄平、开州等属打毁教堂，失去什物暨绥阳续出估抢谷米各案，均未伤人，情节尚轻。惟遵义之案，虽屡准总理衙门咨令将鲁信三等开释完结，而该地方官以尸属痛恨，恐生枝节，未敢操切为词。上年总理衙门以法使催结甚急，叠次电催，奴才以事关大局，何敢畏难搪塞，遂督同署藩司文海、署粮储道严隽熙先将鲁信三等设法提解来省，发交贵阳府审拟，供与前审无异。比照命案待质并未拟定罪名已过二年者，咨部核覆保释候质之例，暂交教堂主教文瑟纳保候质审。一面将各教案与文瑟纳往返筹商，索款甚巨，多方驳诘，始得议定。计自光绪十二年起至二十二年议定日止，所有遵义、绥阳、湄潭、黄平、开州、余庆六属焚毁教堂房屋及失去什物等案，一律议结，共给帮贴银三万两，交文瑟纳自行开支，修造置办，载明合同，以昭凭信。其银即由道

库余米变价项下暂借应用，并令委员知府用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冉焕章驰赴遵义，会同该府县王联璧、刘保厚，传齐绅耆、尸属，再三开导，晓以大义，并厚给葬费，始将教堂基内所葬幼孩尸棺一律起迁，教堂基址亦眼同绅耆交给该教司铎白青学具领收管完案。

伏思遵义教案因惨伤幼孩多命，正凶未获，绅民怀恨切骨，以致案悬十载未能完结，今经奴才督同该司道府等将鲁信三等提省保释，并委员起迁尸棺交还教堂地基，绅民均各信从，尚无异议，并出示剴切晓谕，以期两释嫌怨，民教相安。此后该教士前往修堂复业，必须责成地方官遵照条约，妥为保护，并飭随时传集城乡士民明白诰诫，各释芥蒂，以冀消患未萌，上慰宸廑。

再，署藩司升任驻藏大臣文海器局开展，才识明通，兼之善于词令，反覆辩论，能折服主教之心。署粮储道事贵阳府知府严隽熙通权达变，措置得宜，与主教互商积案，策画周详，深得大体。知府用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冉焕章，会同遵义府县开导尸属，起迁尸棺，交还教堂地基，颇能相机办理，是以绅民悦服，并无异词。奴才查此次议结遵义等六属教案，该司道府等均能尽心筹办，速日蒞事，实属异常出力，应如何奖励之处，伏乞圣裁。

除行司道转飭遵义府县遵照办理，并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咨吏、刑二部查照外，谨会同云贵总督臣崧蕃合词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086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议得御史**潘庆澜所奏诚非未见摺**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1896年10月7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遵旨议覆,仰祈圣鉴事。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准军机处抄交,御史潘庆澜奏,民教不能相安,亟宜设法消弭一摺。十一日面奉谕旨:著该衙门议奏。钦此钦遵。到臣衙门。据原奏内称,无业莠民藉入教为护符,一有争讼,地方官势须扶教抑民,良民积愤填胸,教案叠出。欲弭其患,在断狱之得其平;欲得其平,在洋人之不袒庇。应由总理衙门与各国驻使会晤时晓以情理,无令干预讼事等语。

该御史所述民教相仇之根,地方官办理民教案件之难,可云透辟。臣等查教士不得干预公私各事,载在条约及咸丰十一年奏准传教谕单,各该地方官于交涉教务者,务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又同治五年议准,教士除教务外,不得干预一切公私事件。又光緒十二年议准,凡奉教人遇有词讼,悉听地方官审断,教士不得干预各等因,历经奏明有案。臣衙门凡遇各省民教之案,于会晤该使臣时,无非声明旧章,力与辩论,劝其不必袒庇,藉以保全教民。与该御史所称从容谕告,晓以利害之言,久已不谋而合。本年广东湖州古溪一案,法美两教互控而皆为华民。该两国使臣咸允照向章,由地方官办理。臣等复要以教士领事均不干预,该使臣均无异词。此案现经办结。至于教民犯案,与教堂无干者,总应由地方官自行核办。无如各省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非过于拘牵,致彼族有所藉口,即苛为迁就,使平民无辜负屈。加以蠢役奸胥不问原被曲直,有求不遂,尽取偿于事内之平民。于是彼此相形,道路侧目,其弱者相率而入教,其强者相率而攻教矣。该御史所称欲弭其患,在断

犹得其平。诚非无见。凡遇此等案件,地方官平情酌理,不背约以生事,不违例以徇人,所裨不小。至所称严拿地棍一节,即不因民教相仇,地方官亦有应办之责,均应如该御史所奏,请旨飭下各直省将军督抚转饬各该地方官遇有民教争讼,但论是非,不分民教,持平审断。又严禁胥役骚扰事内平民,庶几民隐可通,法令可行,隐患亦可渐弭矣!

原奏又称,同文馆肄业学生尤宜兼习公法及各国律例,一二年后派令出洋,差竣列保发往各省谳局审理民教案件,如能持平办理,即于民教事繁之区,酌量补用等语。臣等查臣衙门同文馆肄业各生,向系于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后兼习公法律例。该生等赋质不同,成就匪易,各国公法律例亦非暂行涉猎,便能融会贯通。然此皆中外交涉极要之学,臣等自当随时督课,以收实效。至于派令出洋,臣衙门业于本年五月查照上年十二月奏案,拣派十六人分赴英法俄德各国,藉资历练。俟各该生年满差旋,视其所造,果能精熟律例公法,亦可于列保时声明发往各省,量才试用,似于教案不无裨益。

所有遵议消弭民教缘由,谨具摺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87 翰林院侍读陈秉和奏请申明条约转饬教士恪遵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6年12月26日)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臣陈秉和跪奏,为各国传教洋人不遵约章,干预公事,请旨飭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申明条约,转饬教士恪遵无违,永保和局,仰祈圣鉴事。

窃自中外交好，通商传教，各有条约，所以持公平而昭大信也。乃各国教士遇事生风，恫喝官长，收招无赖莠民，以为爪牙，包揽词讼，凌轹良民。及控告到官，地方有司恐开衅获罪，皆抑遏良民，以致众怒难平，私斗泄忿。迨至焚毁教堂，则要挟赔偿，辄至巨万。而所谓教堂者，不过破屋数间，教民借此获利，往往故为横逆，激之使烧。近来总署遇焚毁教堂之案，虑劣员妄报，责令地方官赔偿，而地方官无此巨款，则诿民教斗殴，妄称民变。夏间江南殭山之乱，本民教寻仇，事甚易了。乃该县规避赔偿，铺张其事，几至酿成大乱。又有洋人爱某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己物，卖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踞为己有，驱逐业主，地方官不敢科以盗买盗卖。又如山东邹县西南乡设有教堂，该教士即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以致互相斗殴，杀伤数命。又闻福建有主教者，鬻教士执照，每纸洋银二十四圆。良民有此，始免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如此日甚一日，势将驱良民尽成教民，天下事何堪设想？夫民为邦本，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国家之富，富以民也。国家之强，强以民也。今日言富强，而令洋人如此暴虐，倘民穷财尽，赋税无出，从何富强。今天下穷困已极，所恃以尚可有为者，赖民心固结，内变不兴，外侮可御。洋人知其然也，故不与百姓争而要挟官长以威逼百姓，官长即听其指使而不悟。所谓宰割我天下而敌不出刀，烹醢我天下而敌不出薪。迨行之既久，民心乖离，知官府不足恃，朝廷不能庇，弱者将借庇于洋人，强者必变乱以自庇，则天下事不可为矣。

臣非敢为迂阔难行之论，强在事诸臣以力所不及也。臣所言者，条约而已。凡中外交涉之事，有利于彼，则洋人执条约以相争。无利于彼，则洋人背条约而不顾，而吾之官吏，曾不敢执条约以相抵。此臣所大惑不解者也。若谓约章不足为据，何必用约？是有

意背约矣,和局尚能常保乎?拟请旨飭下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申明条约,转飭主教,并分飭各教士,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不准干预。教民即有执照,须论是非曲直,不准借为护符,不遵讯断。即或寻仇斗殴,焚毁房舍,查非洋楼,但科以应获之罪,不必赔偿。总期民教相安,以弭事变而保和局。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088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赏还已革知府

原官蒞藏以办理法国入藏传教事片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897年1月22日)*

再,川省关外巴塘地方,向有法国教堂,光绪十三年间为番众打毁。上年始议给卹款银二万两。乃法人得款后仍欲前往,叠经飭令巴塘粮员开导,而喇嘛番众声称洋人传教,于彼不利,多方劝谕,屢抗不遵。川东道叠次向法领事哈士劝阻从缓,亦复不听。且据该领事声称,奉法使电飭,去志甚坚。似此番情抗阻,法人强行,必滋事端。臣曾电达总理衙门照会法使,电飭缓行。俟该领事道经成都,再行力为劝阻。且前已另行委员前往开导,尚无端倪,必须再派熟悉番情之员迅速设法晓谕,而一时甚难其选。查有已革雅州府知府稽志文于光绪十八年间奉派襄办藏务,嗣经前驻藏大臣奎焕以开导不力,玩视边务,并逗留不回川省,哓哓置辩等语。先后奏参,奉旨即行革职,押令回川,听候查办。旋经前督臣刘秉璋查奏,以该革员稟讦奎焕各条,虽不尽虚诬,而巧诈性成,业经革职,应毋庸议,奉准在案。

臣查稽志文任川三十余年,奉差入藏,前后将二十年,藏卫情形,道路险阻,均能周知。曾任巴塘粮务,于该处喇嘛番情极为熟

悉。且其年力精强，明练耐劳，即被参之案亦无实在劣迹，似可略短取长。当此用人之际，使功不如使过。拟即飭令该革员前往开导，以期早日就绪。惟番性重视官长，该革员现无顶戴，恐呼应不灵，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已革雅州府知府稽志文先行赏还原官顶翎，以期得力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奉硃批：著照所请。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89 庆亲王奕劻等奏为遵旨议奏侍读

陈秉和请飭申明约章摺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7年1月29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军机处抄交翰林院侍读陈秉和奏，各国传教洋人不遵约章，请飭申明条约一摺。奉旨：著该衙门议奏。钦此。

查原奏内称，各国教士遇事生风，恫喝官长，收招无赖莠民以为爪牙，包揽词讼，凌轹良民，背条约而不顾，中国官吏不敢执条约以相抵。应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申明条约，转飭主教并各教士，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不准教士干豫。至教民词讼，须论是非曲直，不准借入教为护符，不遵讯断等语。臣等查民教词讼，由地方官秉公审断，教士不得干豫一节，载明条约暨叠次奏准传教谕单，遵行已久。臣衙门遇有此等案件，无不据约力争，该使臣等亦不敢以案归地方官讯断为违约。特各直省州县，能知条约者无几。前数年山东德国教案，教士持条约求保护，该县怒掷于地，以足踏之，德使臣因而来臣衙门诉说。该侍读所称，但求守约，

诚为确论。无如各省办事驳杂，平日既不知条约为何物，临事岂能执条约以辨争。教案之多，大率因此。中国无赖莠民既甘心入教，无非倚教士为护符，其因词讼到官，无不狡展。而地方官止论曲直，不论民教，本年臣衙门议覆御史潘庆澜奏内业经缕晰陈明，请旨飭行在案。遍查历年已结教案，尚无教民始终不遵讯断之事。

原奏又称，焚毁教堂之案，总署责令地方官赔偿，地方官无此巨款，则诬民教斗殴，妄报民变。江南殳山之乱，本系民教寻仇，事甚易了，乃该县规避赔偿，铺张其事，几至酿成大乱等语。臣等查殳山焚烧教堂一案，系旗丁庞三因被教民抢麦起衅，先后焚烧刘堤头侯庄等处教堂，教民受伤身死。该旗丁又勾引大刀会匪三、四百人，入境滋扰。经两江督臣刘坤一、山东抚臣李秉衡调拨营队，会同剿办，先后擒获匪首刘士端等三十余名，讯明正法，解散余党，一面议赔教士七千余串完结。是殳山一案，始而民教寻仇，继而会匪滋扰，若非该省在事员弁剿办得力，难免不酿成事端。该省所报情形，系由该督特派镇道查办，并非仅据该县一面之词，该县亦非规避赔偿，铺张其事。

原奏又称，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已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踞为己有，驱逐业主，地方官不敢科以盗买盗卖等语。臣等查教堂买地一节，同治四年法国使臣柏德固与臣衙门定义专章，本无报明地方官字样。自前年法员吕推被戕之案起，法国使臣施阿兰来臣衙门申明柏德固原议，臣衙门无从驳阻，因于上年通行各直省，仍照柏德固原议办理。该侍读所称洋人串通书吏，窃印文约，地方官虽甚不才，似不至如是聒聒，而盗卖盗买情弊实难保其必无。臣衙门因与施阿兰商议，如遇国家禁地，民间公产，仍不准教士误买。于无可补救之中，稍示限制之意。再三辩论，刻尚未遽就范，既有成议，未易掀

翻也。

原奏又称，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租，苛虐异常，以致互相斗殴，杀伤数命。福建有主教者鬻卖执照，每张洋银二十四圆，良民有此始免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如此日甚一日，良民尽为教民等语。臣等查教堂收税，主教鬻卖执照，较之寻常传教为害尤甚。臣衙门检查近年案牍，尚无此等文件，应即咨行山东抚臣、闽浙督臣确切查明办理，以杜衅萌。

至原奏又称，教堂不过破屋数间，即或寻仇斗殴，焚毁房舍，查非洋楼，但科以应获之罪，不必赔偿等语。臣等查教堂房屋坐落某处，共若干间，各省向不查报。自光绪十七年沿江教案纷起，臣衙门通行各直省，凡有教堂，分别华式、洋式，按季咨报，有案可稽。如所毁并非洋式教堂，自不应照洋式议赔，以昭核实。若如该侍读所称，不必赔偿，此时颇难向外人置论。各省每遇此等案件，大都地方官不善保护所致，故历办赔偿之案，该国皆有所挟，按约均难辩解，不得已而以赔偿结案，并非故为迁就。上年福建古田一案，杀死英人妇孺多命，该国且不愿赔偿。盖外国人旅居中土，所望中国照约保护，谅不肯以性命博赔偿也。至各省教案，地方官既不能保护于事前，及至议赔，又取之公帑，国〔家〕安得如许财具以供昏庸牧令之取携也。两江督臣刘坤一有摊赔之奏，臣衙门因覆奏情通行，原非责难于州县，殆欲知所儆惕，当不致漠然无动于中，庶几实力防范，教案或亦渐少耳。该侍读以条约为交涉之要，实阅历有得之旨，相应请旨飭下各直省将军督抚，将各国条约广为刷印，分颁各府厅州县，遇有教案，照约办理，所益实多。

所有臣等覆议缘由，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090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徐州道府据禀**刀会在曹单盘聚等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897年6月21日)

徐州道府昨晚电接碭禀,刀匪在曹单盘聚不散,人数极众。单境马良集盐店已被抢。单与碭丰毗连,请调营驻宿备防。丰堂由县与教士议有眉目。陈镇中途来信,转据汛报,闻刀匪有非毁尽教堂不散之说。该镇已星驰赴碭。又据本日电,马良集纠练对敌,匪伤逃回,称遇大股复仇,该处已齐团守圩,恐开战。营县已往碭,云现饬实力防堵严护,并由省派刘镇光才酌带亲军四营前往徐州,会同防御,如窜扰,即合击。谨电闻。

(宫中电报档)

1091 安徽巡抚福润为奉旨饬营巡缉刀会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97年6月24日)

接奉二十三日电,奉旨:

山东曹州刀匪藉拆毁教堂为名,出没于山东江南之间,人数极众,难保无散勇在内。该处毗连豫皖,著福润饬营伍镇静防范。等因。钦此。遵查各路散勇,皖籍较多,易被匪徒勾结生事。福润已叠饬营巡查驱遣。本年裁减,勇营人少而防务紧要,饬就现存勇数匀拨兼顾。钦奉前因,刻又严饬各营,选派弁勇,勤加侦探,再于皖境边界严密巡缉,仍勿稍涉张皇,以资镇慑。请代奏。

(宫中电报档)

1092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据嘉砭山有大刀会**围攻教堂等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1897年7月30日)

据单县电禀，六月廿四日夜江南砭山县营庄有大刀会匪四五百人，围攻该村教堂，烧毁民房。铜山、丰县别聚一、二千人，请派兵防范等语。东省曹、单、鱼台等处，现虽平静，惟均与砭山、铜丰等县毗连，自应先事防范。已电飭兖沂道暨兖曹二镇，调拨营队扼扎，相机办理，以卫民教。谨以电闻。

(宫中电报档)

1093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冠县教案已飭**持平办理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1897年7月30日)

二十八电敬悉。冠县教案已飭济东道，转飭该府县持平办理。再，砭山刀匪闻已解散，仍飭连界地方妥为防范。谨电闻。

(宫中电报档)

1094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督飭镇道赶紧**弹压搜捕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三日(1897年7月31日)

奉旨：

闻砭山县营庄有刀匪围攻教堂，烧毁民房之案，铜山丰县亦别聚三千人，虽旋即解散，深虑遗孽未除。著刘坤一督飭镇道，赶紧弹压搜捕。倘敢隐匿不报，致两省交界复有会匪出没，惟该地方官是问。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095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奉旨搜捕潜入

徐州之焚毁教堂人犯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897年8月2日)

钦奉电旨，飭令搜捕徐州匪徒等因。遵查徐州界连数省，匪徒易于潜踪，地瘠民贫，动多劫盗。上年刀匪滋事后，叠经严飭该地方文武，实力巡查，并举办团防，以辅兵力之不逮。月前风闻有匪徒混迹丰碭等处，并准法领事电，徐州有教堂被毁之事。先后电飭据该镇道稟覆，六月二十四日匪入碭山侯庄。营县闻信，带兵往捕。匪正放火图劫，一面派兵保护教堂，一面扑灭，格杀五匪，余匪窜入高粱逃散。计伤壮丁一名，被毁居民草屋三十余间，教堂得保无恙。当经飭令实力搜捕，并令集团巡防，使匪徒无从托足。一面分飭丰沛等属，严密访察在案。钦奉前因，除再严飭认真筹办，并确查铜丰等处，究竟有无匪徒啸聚等事迅速稟办外，请代奏。

(宫中电报档)

1096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德教士茂嘉礼等被劫

银两已全追回事致总理衙门咨文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1897年8月10日)

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谭，为咨呈事。

现据东莞县知县刘秉奎稟称，本年六月十八日奉宪台札开，以承准总理衙门咨，准德国钦差大臣照称，教士茂嘉礼等在广东被劫一案，曾照请咨行查办。兹接领事稟送往来文件，可知另有教教

案,请再咨催速办,相应抄录原照会暨来件咨行查照,即将本案及添列各案一并妥速清结等因。并据德国乐兼理领事,请派员往办前来。此案日久未据续报获伙追赃,将何以覆总理衙门?殊属宕延!飭即照依准咨及抄件事理,先将本案审究缉追给领,限七月十五日以前妥为办结。如逾期不结,不准交卸回省,只可遵照来文撤参办理。此外教案并即分别次第集讯,秉公断结具报,均毋泄延。计粘抄等因下县。奉此,遵查本案先经会勘详缉获犯姚屎修等三名,曾将节次办理大略及勒据匪族追缴赃银三百元,转给茂教士具领。尚有姚姓应追银三百元,俟催令交出,再当给发各情,先后缕禀宪鉴在案。兹卑职设法严催,又据上洞姚姓匪属追出银三百元,如数缴县,登即知会该教士于六月二十七日将此款照数领回,具有领状附卷。统计勒追赃银六百元,已一律转交茂嘉礼收领清楚,照抄领状两纸附缴。其江边黄姓供伙,又严切谕催据该族绅黄凤山具有限状,声明族匪远飏,认限三个月交案。如逾限不交,愿备花红银二百元购缉。查洋人在内地游历,固应保护。然此次教士附搭乡渡逼令船户冒险夜行,致有失事。迨报案后,违约索贖,今幸于疏防限内获犯追赃,将银全数给领。该教士已情甘意愿。除仍比缉供伙,提犯讯明解办,并将此外数案次第集讯结报外。缘奉前因,合将遵札缉追依限办结缘由禀覆察核,据情咨覆。计录呈领状二纸等由到本部堂。

据此,查该县办理此案依限了结,并无贻误,似未便再与撤参。除照会广州口岸德国乐兼理领事查照结案及批回,迅将未结各教案次第讯结外,相应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计粘抄领状二纸(已删——编者)。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1097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德教士茂嘉礼
被劫等案已办结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1897年8月20日)

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谭钟麟,为咨呈事。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十日据东莞县知县刘秉奎禀称,案奉札飭德教士茂嘉礼等被劫一案,日久未据续报获伙追赃,殊属宕延,飭即先将本案审究缉追给领限七月十五日以前办结,此外教案并即分别次第讯结具报,计粘抄等因。遵经卑职勒据黄姚两姓匪族,追缴赃银共六百元,于六月十六、二十七等日先后两次,将此项银两统交茂嘉礼收领清楚,具有领状附卷。当将遵札缉追,依限办结缘由,于六月二十九日缕晰禀覆宪鉴。声明此外教案,次第集讯结报。旋接茂嘉礼来牍,极言石马渡劫案追赃妥速,全数收领,殷殷致谢,请将此事注销,以免波累等情。查前奉粘抄,内载尚有教民杨焕通被牛黄赞劫掠之案,至今不理。又贝涌地方贼匪抢掠教民物件值银百元之事,迭经严切催办,旋于七月初三日茂嘉礼来缄,谓教民杨焕通控案,曾经由县节次差拘。至本年五月该村人自知理亏,托人求息,愿偿失款。现事已妥结,不再翻控,嘱为销案。经卑职覆加详查无异,将该教士原函备案。至贝涌梁姓教民被陈姓抢割一案,勒据平康社绅调处,劝令陈姓赔偿银一百元,如数缴案,给教民梁应年等当堂具领,并取有不敢翻控甘结存案。及教士铁威临函请发银元,如所处于了结,以上二案均已次第清厘,一律妥为办结,均有教士函据可凭。奉飭前因,合将各案先后妥结依限办清缘由据实禀报察核,照会查照等由到本部堂。

据此，查教士茂嘉礼被劫一案，前据该县依限办结禀报，即经咨照在案。兹据续报，未结各案亦已先后理结，准即将案注销。

除咨行及照会广州口岸德国乐兼理领事查照结案外，相应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1098 总署章京何兆熊与德使馆翻译福兰格关于 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1897年11月8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十点钟，德馆翻译官福兰格来署。章京何兆熊接见。

福云：昨日海大人^①，由汉口有一电致贵衙门，已接到否？
答以：昨已接到，当即电致山东巡抚^②，飭将曹州府并寿张县滋事之人严拿惩办。

福云：顷山东教士又来一电云，曹州府地方杀毙之教士，名叫能方清，特来告知。如贵衙门接到山东巡抚覆电，请即告我，我好转电海大人。

答以：可。

福遂辞去。

(总理衙门档)

① 即德国驻华公使海靖。

② 即李秉衡。

1099 著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

曹州查办杀毙洋人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1897年11月10日)

奉旨：

曹州杀毙洋人一案，前据德使及许景澄先后电报，今始据李秉衡电复，已属迟延。且盗匪在逃，岂悬赏通缉所能了事？著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阳谷教堂事亦一并查明勒缉。李秉衡身任地方，总须办理此案完结，方准交卸。现在德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藉口之资，恐生他衅。福建古田案办理得法，著总理衙门择要抄寄。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00 著先将巨野阳谷二县知县

摘顶勒缉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1897年11月12日)

奉旨：

李秉衡电悉。此案以速获凶盗为第一要义。巨野、阳谷二县既有盗案，匪无一获，著先将该县知县摘顶勒缉，毋任迁延。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01 留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奏参疏防巨野

寿张等县教案各员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

升任四川总督·降二级留任又降二级留任山东巡抚臣李秉衡

跪奏，为查参疏防教堂被劫各员，遵旨摘顶勒缉，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月十二日据署巨野县知县许廷瑞禀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据地保姚云章禀，据教士薛田资投称，德国教士能方济自汶上至曹县传教。在伊教堂与韩理一处住宿，于初七日夜三更时分被贼抗门进院行窃，经教士韩理等惊觉喊捕，贼即临时行强，砸毁窗户，入室用标枪扎伤韩理、能方济到(倒)地，劫得钱票衣物逃逸。韩理、能方济均各移时因伤身死，并据兖沂道锡良禀同前由。又据寿张县知县庄洪烈禀报，十月初五日据地保冯玉章禀，十月初三日夜二更时分郑家垓教堂被贼进院入室，临时强劫银钱衣服各等情，当经行司飭属截拿，并勒限半个月，严飭各该县緝拿凶盗，务获究办在案。钦奉十六、十八两日电旨，遵即遵委臬司毓贤、兖沂道锡良会同驰往巨野县，严究有无起衅别情，并督拿凶盗，毋许延宕。查现署巨野县知县许廷瑞未能防范保护，咎无可辞，已遵旨将该署县摘去顶戴。如勒限届满无获，再行严参。寿张县教堂被劫，尚无伤毙人口情事，惟匪既无获，亦应遵旨将该县知县庄洪烈一并摘去顶戴。俟勒限届满，分别办理。

所有查参疏防教堂被劫各员摘顶勒缉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前奉电旨阳谷县应改作寿张县，已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电更正，合并陈明。谨奏。

硃批：知道了。缉捕乃地方官要事，该县疏防盗案，杀毙洋人，以致酿成巨衅，实属可恶，亦不仅以摘顶塞责也！

(富中硃批奏摺)

1102 总署与德参赞贝威士等关于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三点钟，德参赞贝威士偕翻译福兰格来署。章京童德璋、何兆熊、双寿、刘奉璋、傅嘉年、凌万铭，随同李中堂、敬大人、崇大人、许大人、张大人^①接见。

问：海大人几时到京？

贝云：海大人现奉国家电飭，速即回京与贵衙门商办山东教案。

答以：此事甚为抱歉，前日已奉旨电山东巡抚迅派司道大员驰往查办。昨日山东巡抚覆电，已派山东臬司、兖沂曹道查办此案，并将巨野知县摘去顶戴，限十五日拿获凶犯。此事出诸意外，决非地方官杀他。我听见地方官近与教士甚睦，时有酒食往来。但究不能辞责，现在只有赶紧缉捕凶犯，以结此案。我国家看得甚重。

因将前日钦奉电旨并东抚来电，交贝阅讫携去。

(总理衙门档)

1103 著驻德公使许景澄即赴德外部理论

德兵船侵入胶澳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897年11月16日)

奉旨：

巨野教案已获四犯，海靖到京尽可商办。乃遽调兵船入我胶澳，砍断电线，勒撤守兵，殊违公法。著许景澄即赴外部，切实理论。并电覆。

^① 即李鸿章、敬信、崇礼、许应騫、张荫桓。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04 著留任山东巡抚李秉衡等于德占胶澳一事

断不可先行开炮等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97年11月17日)

奉旨：

胶澳一事，据王文韶、李秉衡先后电奏已悉。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喝，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李秉衡所请添调召募各营，均著照办。凶盗已获四名，尚为迅速。但须真正杀人之犯，确取供词，并须多缉党羽，毋令匪首窜逸，将来讯办时该国传教安姓等必从旁观审晓辨也。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05 总署章京吴景祺等就德侵胶澳及曹州教案

事往晤德参赞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97年11月17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章京吴景祺、景枢奉堂谕，将给德海使照会亲自送去。贝参赞、福翻译接见。

问以：海大人已到京否？

贝云：未到。

问以：现在何处？有电否？何日可回京？

贝云：我们前数日接海大人由上海来电云，现奉本国电，令我速回京诣总署商办山东教案。想不日总可到京。

告以：贵国兵船现在胶州，如此办法，本署王大臣深为诧异，办一照会，特令亲自送来，请细细看看。

福接阅，随译与贝听。

贝云：现在海大人未回，我亦无话可说。

问以：海大人既未回京，贵参赞应必接有信息，究竟贵外部有给贵馆信否？

贝云：我们概不知道，惟海大人想必奉有外部交派。我想此件照会，只可撮要电达海大人。

答以：贵参赞既不能自办照覆，只好请你速发电去。

贝复将照会细看，指敕谕登州镇约束兵丁，不得开衅数语。

问：是否贵署曾已电许大臣，令伊照此转告外部？

答以：此系我们力顾邦交的办法，自然要告知他的。

贝云：海大人既奉外部电令回京商办，想来到必快，我即刻将照会内大意发电至津。

问以：我们接湖北来电说，海大人十三日起身，有将往山东之语。今如电至天津，恐接不到。

贝云：我们却不知海大人有上山东之说，想由沪北来，必过天津，所以电发天津。

告以：如海大人回京，或有信来，或有此件照覆，务必速即关照本署。真唯唯。

遂辞归。

(总理衙门档)

1106 总税务司赫德就德侵胶澳及曹州教案事来 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97年11月18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三点半钟，总税务司赫德来署。章京舒文、关以镛接见。

赫云：德国海大人已回京否？

告以：昨接德馆贝参赞来函称，海钦差今日由津回京。

赫云：今日接上海来电，德国有一商船由上海装载六百人，船上所运者俱系食用，名往日本，其实驶往胶澳；但不知德兵占据胶澳，是德廷主意，还是海大人主意？

告以：已电许大臣询问德外部，据覆称，有训条给海，亦未说明办法。

赫云：无论是德廷与海大臣主意，如海大臣到署，务必请他先行退兵为第一要义。

告以：赫大人于此事如有高见，请对各堂宪面说。

赫云：如有见商之处，可明早令我来见。

遂辞去。

(总理衙门档)

1107 俄署使巴布罗福等为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 事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97年11月18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三点钟，俄国署使巴布罗福偕同翻译柏百福来署。章京舒文等，随同李中堂、翁中堂^①、荣中堂^②、

① 即翁同龢。

② 即荣禄。

敬大人、崇大人、许大人、廖大人^①接见。

巴云：前次所云，德国如有动静，本国要派船往胶州。现在本国由海参崴来电，已派太平洋水师提督带船赴胶去了。

问以：此电何日发来？

巴云：二十二日晚间发的。现闻胶州线断，本国水师提督如有发电，奉托贵署告胶州总兵，请为转递。

答以：青岛线断，胶州线并未断；如有电，可径递胶州局。

巴云：我要发电给水师提督，亦可送胶州转递么？

答以：你写明胶州局交俄水师提督，便可无误。

巴云：德国钦差回来么？

答以：闻今天回来。他在津时，王制台要见他，他辞不见。闻他今早已上火车，他到京如不来见我们，奉托巴大人去拜他如何？

巴云：我不能先去拜他，缘本国政府与德国政府如何商议，我尚不得其详，所以不便先去。如他到本馆，可以见他。本国来电，只知起初情形，至于德兵登岸，种种不讲理，尚不知道，现在我已将详情电知本国。

问以：回电几时可来？

巴云：须俟本国政府与德商有头绪，方能电覆；上次德参赞来，贵署告以凶犯已获等语，我亦电达本国。现有与此相连之事，前次所设芦台小站等处，不要请德教习，外部电询此事如何回覆？

答以：已行查北洋，我想有此一案，亦未必再请德教习了。

巴云：德兵是有名无实，他的教习要有意为贵国练成好兵，他便不如此举动。

告以：德外部向许大臣说，他为辽东事狠替出力，中国现办之事多不满意。

^① 即廖寿恒。

巴云：辽东之事，他仅有三只不中用的船，步我们后尘，现在他还不满意么？

告以：我们两国如此相好，巴大人可发电外部，总要帮我们出力。水师到后如何办法，务给我们一信。

巴云：水师到胶，不过从旁相机密着，大主意乃在本国。

问以：德国不让你们进口如何？

巴云：他寡不敌众，只有三只船；我们太平洋有十六只大船，他未必有此大胆不让进口。

告以：各山头上都有炮，他若开炮如何？

巴云：中国地面，人人都可进口，他便不敢开炮拦阻；我们船数吨数比他加八倍，他如何敢与我们对敌！我想德国此次举动，毫无道理，他也不量力，究能办得到底否。

告以：德皇人甚浮躁，好大喜功。

巴云：德国钦差亦是好生事的。

告以：我们办理此事一点不错，强盗杀他教士，我们派臬司、道员查办，已经获犯；他兵船到胶，我们武官要与开仗，奉有电旨不准先启衅端。我们狠对得起他。

巴云：贵国办此事很认真，总要将凶犯早办了结，叫他无所借口，找不出一点瑕隙来才好，贵国亦要忍著，按理而行。

巴又云：尚有一事相告；铁路总监工茹格维志请贵国在吉林指定地方斫伐木料，专为铁路之用，此外不能乱用；并拟在吉林将军处先存巨款，预备将来木料价值。

答以：合同内原无木料一节。

巴云：合同虽无此层，总要商准斫木，路工乃成。

答以：吉林将军不过怕奸商借此影射漏税。

巴云：查明实在斫木数目，便无流弊。

遂去。

(总理衙门档)

1108 总税务司赫德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
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97年11月19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三点钟，总税务司赫德来署。章京舒文、童德璋、吴景祺、双寿、贵镛、灵昼、刘奉璋随同李、翁中堂、敬大人、廖大人、崇大人接见。

赫云：昨闻德国调有兵轮驶入胶澳，特来贵衙门与贵总办说过一句话，以先令德国退兵为要义，想已回过中堂、大人矣。

答以：我们已知道你今日来署，有何妙策，可以商办。

赫云：我有二个办法。一是他要什么，即答应他。惟如此办法，别国又有效尤，此层断不可行。

答以：此一层自无庸议，你再说第二个办法。

赫云：先请将此事颠末详细告我再酌。

堂先遂历述此案原委。因言：我们办理此案，极为认真，毫无一点错处。德国如此举动，殊出情理之外，在你看来如何办法？

赫去：我第二个主意，德国与中国从前定约之时，中国待他极好，他并无好处与中国。目下如此举动，毫无道理。按照条约公法，可以照请德国撤还使臣，另行派人驻京。这一层怕办不到，不过是我的一番意思耳。

答以：海靖是德皇信臣，现已派为全权，未必肯撤。

赫云：德人甚骄傲，海靖亦喜多事，惟有俄、法两国出来调处或可办理。惟专靠俄国，德国必不爱听，此事倒不得下台。此时须先与他讲理，将教案认真办理情形布告各国，请其先行退兵。否

则,恐其所索兵费太巨。

答以:兵费断不能赔。要他退兵一节,自是办法,你何不与窦大人^①谈谈?窦大人与海靖交好,劝其退兵,或可办到。赫唯唯。

又告以:明日海靖来署,看他如何措词,再作道理。

赫云:见海时务告以此案中国必按照条约律例切实办理,你赶紧先行退兵便好商量,此是最要之话。我今日所说,未知中堂,大人以为然否?

答以:你所说甚是。

赫遂辞去。

(总理衙门档)

1109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恭呈德使有关曹州教案

照会附件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897年11月21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德国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地方被盜戕害,德兵船进占胶澳一事,所有臣衙门与北洋大臣王文韶、山东巡抚李秉衡等迭次往来电报,均经恭录呈览,并迭奉谕旨,随时电飭遵照在案。

兹于本月二十六日准德国使臣海靖递到照会一件,并所开六条及臣衙门给核使照覆、臣等与该使问答节略,一并先行照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宫中硃批奏摺)

附件一 德使海靖为索讨六款事致总署照会

照录德国使臣海靖照会。为照会事。

^① 即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

本月初六初七两日,在山东曹州府及寿张县等处,有人将中国所应保护之德国教士抢劫毆杀意外等事,前于十月十二日由汉口业已电致贵王大臣知照在案。该教士一名能方济,被人刀扎致死情形甚重,一名齐思来,不见踪影,想亦被杀,其房屋财物劫去。一名薛田资,亦经贼匪寻觅,幸而脱逃,未经被害。以上所有情事,显见中国现在情形如何,政府无力禁此等之事。查未及一年之前,去岁夏日在山东省本国教士被窃一案,本大臣与贵衙门商办多日,始行赔偿,仍不敷所失之数。所幸者,尚未伤人。彼时贵王大臣曾予本大臣若干碍难之处,非因贵王大臣想本国所索者不公,只因山东巡抚及所属固执任意,致贵国政府无力勒令遵办。溯思前任绅大臣驻京时,本国安主教亲身曾被中国人辱侮,绅士官员亦尝如是,想贵王大臣犹必记忆。彼时虽本国国家曾经屡次催询贵国,而贵国谕旨内言将该绅士摘顶惩办等因,后仍未有如何惩办之据。且谕旨并飭令地方官出示晓谕,严禁在山东教士致被欺凌,后亦未见出有此项告示。总因山东地方官自以为毋庸遵照政府之谕,无他故也。

本国国家窥视贵国多年,有此项情形,政府权势有损,未免诧异可虑。但因本国与贵国睦谊夙敦,再三通融涵忍。前中日一战,受累甚重,本国大皇帝力为扶持,彼时甚望改途易辙,变旧更新。其德国与中国所有各项事务,自能公允办理。惟此等事却未成就,且本大臣现在无庸言明德国所受中国不公之处若干,惟德国之利,由中国向来丝毫不顾,凡有德拟议办法为无足重轻。如有德国将所请之处提及,平心而论,中国不过推却而已。故知中国并无答报之意,亦无思及德国交谊之深,于中国甚有利益也。查现在再有中国政府或治属无权,或无心责成,以致我德人被抢物害命等险恶之事,仍未设法妥为保护,本国久已平和涵忍,惟万难等待。至中国

立心设法，成政府之第一要责，与庶民物命一同妥保，本国无奈，自己设法，以便德国大局及民人之性命一律卫护。

本大臣现奉本国国家飭令，向贵国国家索讨，按下所开之六款照办，以为赎回在山东德国教士受害之咎，本大臣自无庸请中国迅速照办，以其益自在中国多多矣。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 德使海靖照会内所开惩官赔 银等索讨六条

照录德国使臣海靖照会内附开之六条

第一款：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

第二款：安主教在济宁盖教堂业已开工，中国应许赔银盖造，并赐立匾额，须有保护教堂教士之意。所赔之银，应交德国驻京大臣转交收领。

第三款：在山东德国教士被戕劫之案，所有盗犯，自应拿获惩办。如有绅士官员等在此案内，应格外加重办理。教士所受之亏，应全行赔偿。所赔之银，亦交德国驻京大臣转交。

第四款：中国应许特保，嗣后永无此等事件。

第五款：在山东省如有制造铁路之事，中国先准德国商人承办。如有铁路就近开矿之事，亦应先准德国商人承办。

第六款：德国国家办结此案所费之银，中国国家赔偿。

附件三 总署为德兵船应先行退出胶州再照约 商办曹州教案事致德使照会

臣衙门覆德国使臣海靖照会

为照覆事。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接准照称，山东曹州府及寿张县等处有人将中国所应保护之德国教士抢劫毆杀等事现

奉本国国家飭令，向贵国国家索讨，按下所开之六款照办，以为赎回在山东德国教士受害之咎等因。查此事昨准贵大臣来函，赴署面商，本爵大臣等现已如期会晤，并将山东地方官先后拿获盗犯九名，真赃八件，经事主认明。办理情形业经面告贵大臣，并承贵大臣面称，此事中国并无不是等语。应请贵大臣电致贵国水师提督，先将胶州驻泊兵船及上岸兵丁尽行退出，以便彼此照约商办，以全睦谊。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

附件四 总署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州湾事 与德使问答节略

谨将十月二十六日臣衙门与德使臣海靖问答录呈御览。

德使云：今早送一照会来署，因恐面谈有不便详尽之处。答以：六条我们都已看见了。德使云：甚盼中国将此六条全行允照办理。答以：中国与贵国向敦睦谊，并无嫌怨，你所要办的总须和平商办，岂有未经商量遽行用兵胁迫之理？此番山东教案，系盗匪滋事，地方官甚不愿意。此案一出，即奉电旨飭令山东巡抚速派司道大员前往查办。数日之内，便将该匪拿获至九名之多，并获真赃八件，经事主认明。办理不可谓不速，并无对不起贵国之处。此事你先无一字来，遽令兵船占据我们口岸，却不能不怪你。今你有条款要商，总须先行退兵，方可商议。我们并不是不愿商量，若你不退兵，想藉此胁迫，大非和好之道，便无办法了。且向来各国交涉，亦无此办法。你德国系大国，如此做事，恐各国亦不免笑话。德使云：先退兵而后开议，恐办不了。答以：你系全权大臣，诸事你可自行办的，无须推诿，岂不容易了结？今日所说的话，实系仁至义尽。你今日有照会来，本衙门已备一照覆给你，你便可就此转圜了。德使云：中国特飭山东不许开衅，此层是最讲交情，此事中国并无不

是处。答云：中国既无不是，这就是德国不是了。你既如此说，即可照我们照覆的话电报本国，先行撤兵再商，免伤两国交情，亦保全两国声望。

德使并无牴牾，亦未应允，遂辞去。

**1110 恭亲王奕訢等奏呈因德提督拘留总兵
章高元等事与德使来往照会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德国兵轮因教士被害进占胶澳一事，臣等业将初次与德国使臣海靖来往照会及海靖所开六条并问答节略于十月二十七日具摺陈奏在案。二十八日准军机处抄交王文韶、李秉衡电信各一件，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知道。钦此。臣等即于是日照会德国使臣海靖，令其转电德提督，勿再逼迫华营远移，并勿再带兵入胶州城，仍促令覆臣衙门先退踞澳兵队照会。旋接海靖来照，内称因总兵章高元于所定退出期满仍在该地，当将该镇擒拿等语。情殊狡悍。臣等即日照覆该使臣，迅电德提督，勿再拘留章高元，万一激成事端，中国决不能任咎。并一面电知出使大臣许景澄转向德外部理论。

除所发许景澄电信业经呈览外，谨将海靖来照一件、臣等致海靖照会两件先行照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宫中硃批奏摺)

附件一 总署为请释回登州总兵并德兵船退出

胶澳事竣德便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97年11月22日)

谨录臣衙门给德国使臣海靖照会

为照会事。山东曹州府巨野县教案，本月二十六日准贵大臣照会商办，是日贵大臣来署会晤，当经本爵大臣将东省获犯起魁各情形面达，并请贵大臣迅将占住胶澳兵队退出，以便照约商办，即经照覆贵大臣在案。

连日准北洋大臣电称，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经德兵官于本月二十日逼令四十八点钟移往女姑口劳山以外，该总兵已由青岛移至四方村，又由四方村移屯枪口。而贵国提督仍令远扎，用力逼迫，防军屡迁不已，章总兵往见棣提督，复被拘留青岛炮营，派兵看守，是何情理？东省军民不服，胶州人心鼓噪不平，万一激成事端，中国不能任咎，殊非两国和商之道。应请贵大臣查照二十七日日本衙门照会，即刻电致住胶澳兵船退出口外，以便相商，并请贵大臣电致贵国提督，勿再逼勒章总兵远移。听其回营，约束士卒，庶全睦谊。

正照会间，适山东巡抚转据胶州电禀，二十六日申刻贵国棣提督带兵携炮进城。二十七日卯刻始回塔口等语。此等情形贵大臣先未相告，益令胶民惊疑，设有牴牾，此案如何收束，并望贵大臣电致贵国提督，勿再带兵进城为要。

为此照会贵大臣，统祈查照施行，仍祈见覆。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 总署为再次要求释回登州总兵

事致德使海靖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97年11月22日)

谨录臣衙门给德国使臣海靖照会

为照会事。昨准北洋大臣电称驻守胶澳总兵章高元二十五日往晤贵国提督，商论移扎地方，因被拘留看守。本衙门已照会贵大臣，速电贵国提督，勿再逼勒在案。

本日准贵大臣照称，据水师提督电章总兵因所定退出期满，仍在该地，当将该镇擒拿。本大臣甚为惋惜等因。本爵大臣查章总兵始移四方村，又由四方村移至沧口，节节退扎二十余里，贵国提督仍令远扎，各兵迁徙迄无已时。该总兵因往见贵国提督商论，致被拘留。贵大臣述提督电竟作为擒拿。揆之情理事势，均非和平办法，军民鼓噪之际，窃恐相逼过甚，激成事端，中国实不能任此咎，即贵大臣奉贵国训条办理此事，亦须善筹了结，庶与二十六日在本署会晤无伤睦谊之言吻合。尚祈贵大臣平心思之，并望迅电提督，勿再拘留章总兵，以免激成衅端。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附件三 德使海靖为拘押不肯撤退之登州总兵

事致奕訢照会

照录德国使臣海靖来照会

为照会事。

现据德国驻胶州水师提督来电，内称驻青岛炮台中国兵统领张总兵请致总理衙门。该镇因所定退出期满，仍在该地，当将该镇擒拿等因前来。查此事本大臣因该镇不遵贵王大臣飭令之意，不愿退出，故被拿获，本大臣甚为惋惜。贵王大臣业已电致驻柏林大

臣,因顾德中邦交甚久,飭令中国官兵退出该地。乃张镇仍不遵此等和平之谕,不甚惜有此举耶,本大臣甚望以此惩戒该镇为要。

为此照会贵王大臣查照。须至照会者。

1111 日使矢野为德占胶澳及曹州教案事来

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97年11月25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十点半钟,日本矢野^①使偕翻译糴永邦来署。章京童德璋、吴景祺等随同李中堂接见。

问以:前次北洋派员赴贵国看操,现在事竣否?

矢野云:此事已竣,想贵国所去之员当已回来。又云:昨接本国外部来电,有事特来与中堂商量。外部电云,闻贵国与德国之事,甚为关切。如有应为相助之处,必当效力。但不知德国所索何项条款,在外间传闻恐不的确,特来贵署一问,以便回覆外部,当为排解。

答以:海使所开条款,均系与教堂有关涉之事。本衙门自可与之辩论,无须请别国排解。

矢野云:德兵在胶澳有久踞之意否?

答以:闻教案办结船即驶去,当无久踞意。

矢野云:德国未始无要海口之意,皆因德如踞胶口,各国均不答应,是以不敢径行其意。闻条款内有东省铁路、矿务均归德承办,此条属意甚深。

答以:中国办理矿路,无论用何国人,均由中国自主,何能一定用德国人。

矢野云:此次之事,各国驻京大臣均有代为调处之意,但未悉

^① 即矢野文雄。

现在如何情形？

答以：此事由我们当面与海使商办，一面速了教案，以免借口。倘教案办结，德仍踞胶澳，难以商量，彼时再请各国出来调处，乃是一定办法层次。此时各国可无须费心。

矢野云：以事局而论，总愿贵国速将教案了结才好，惟须忍气按理办去，不可迟误，免生别的枝节。且闻海大人日内有照会与贵署，不知仍有何话，我今日下晚要去回拜海靖，贵署有话带去转告否？

答以：本署昨已有信去，约海到署商议，尚未接伊回信。矢野大人如晤海大人，请告知务请伊速来署面商一切。

矢野答以：可。

又云：教案恐以后仍难保各省不再出事，出事一次，难办一次，贵国总要设法弥患未萌才是。不然一经事出，贵国即须吃亏，且防后患。俟此事办结后，我尚有要话与中堂细谈。

答以：承你关切。矢野遂辞去。

(总理衙门档)

1112 总署与日使馆翻译关于曹州教案事

的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97年11月25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五点钟，日本翻译郑永邦来署。章京童德璋、吴景琪、杨宜治等随同李中堂接见。

郑云：矢野大人顷赴德馆，已晤海大人，将中堂早间所说约海来署商议之话转达。据海云，今明日即将覆贵署照会送来，并请订期会晤。矢野大人遂问海大人覆照如何说法？海云，系间所开六条如何定议，并无别语。矢野大人特叫翻译前来告知，望贵署接到

海大人照会后,或即日,或第二日,从速订期约海来署商议,总以能速了为好。

答以:承矢野大人费心。

郑遂辞去。

(总理衙门档)

1113 恭亲王奕訢等奏呈因曹州教案及德占胶州事与德使函照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德国兵轮因教士被戕,进占胶澳,并将总兵章高元拘留各节,臣衙门与德国使臣海靖迭次来往照会等件,已于十月二十七、十一月初一等日具摺陈奏各在案。本月初一日海靖送到照会一件,叙述此案起事本末甚详,而专以升任山东抚臣李秉衡与洋人不睦为辞,并抄录该国教士致巨野县知县函稿。函内所载李家庄等处教案,臣衙门未据该省咨报,业经电令该抚臣确查具覆。同日据北洋大臣王文韶电称,德国提督向胶州知州索车二十辆等因。

除由臣衙门函诘海靖,俟覆到再行奏闻外,谨将海靖来照一件附抄教士致巨野县知县函稿一件,王文韶电信一件,臣衙门致海靖函二件,一并恭录进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宫中硃批奏摺)

附件一 德使海靖为曹州教案其罪应归山东官员事致奕訢照会

照录德国使臣海靖照会

为照会事。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大臣業將山東曹州等處教士被害各節照會貴王大臣在案。現據駐濟寧教士詳細來稟，本大臣展閱之余，曷勝震動。如貴王大臣以該教士被害一節，為竊賊偶然之事，非也。查本國教士所稟，系民人與教士尋衅，報仇行凶，設非地方官草率，置之不理，或密為唆使，為此等事，決不至此。十月初七日夜間，約有三十人攜帶刀槍等凶器，闖入巨野縣張家庄教堂。堂內有韓理、薛田資、能方濟三人安歇。該匪撬窗進屋，持刀向韓理、能方濟二人如野獸扑人相似，刀扎數次致死。後查能方濟尸身傷痕有十三處，韓理有九處，內有五處甚重。按杀伤情形如此慘毒，可知非尋常搶掠，必系格外暴虐仇殺所致。凶手殺畢兩教士後，在院內聲言，尚有長胡子未殺，長胡子藏在何處？該殺等語。此系指薛田資而言，因該教士胡須甚長，幸未尋覓到手。數月前薛教士奉主教之命，前往李家庄訪查案件。當彼時夜間有攜帶凶器之人闖入禮拜堂，疑薛田資在堂內，聲言洋人該殺，亦未尋得，只于搶奪教堂而已。查所訪案內兩造，巨野縣知縣與民人一造有情，不肯懲辦。本大臣應請貴王大臣將此不職之官革職，从重辦理。

現在張家庄殺害一案，與李家庄攻擊一案自系相連，因此次凶毒尋覓薛教士長胡子甚緊。十月初六日系張家庄殺案前一日，又在壽張縣鄭家海有三十餘人，手持凶器，闖入教堂，口口聲聲喚齊思來教士之名。幸而該教士下午業已起身，後將奉教田先生欺凌甚重，逼令給銀，所有箱匣一切開毀搶掠一空。初六、初七兩日內在相離甚遠之地，有匪人攻擊教堂，事實詭異，決非尋常搶匪可比。惜乎此等可惡之事，其罪應歸山東地方官，有可以為據者甚多。定負保護德國駐山東教民之責，抑系密為唆使，亦未可知。各教堂內有梁山一堂，前後被搶四次，張家庄被搶三次，李家庄被搶一次。彼時地方官不肯賠償所搶之物，山東巡撫李秉衡與外國人不睦，人所

共知。本大臣及前任大臣屡次向贵王大臣提及，其属员遵照其意相待，自不能和平。各官员皆大言西教与大刀会相同，鱼台县知县将教民责罚枷号不过因人教起见，并无别故。署济宁州知州向副主教福若瑟面言，教士将小孩眼目心挖出。官吏设此谣言，遽论愚民。究沂道遇有教士呈禀，无论理之曲直，概置不理，亦不复信。然有官员照约保护教民，如前济宁州知州彭、前究沂道张皆为保护获罪革职，情形如此，一似官员使令愚民攻击教堂。本大臣现将副主教致巨野县禀帖抄录一分送贵王大臣阅视可知。此等不职官员，前案未能惩办，以致今日又有此案。查山东大小官员皆如此有负责任，平心而论，足见山东省大局损坏，无力整顿。

又查各国钦差虽与贵国政府商办有年，究未能同归于善。似此情形，甚为惋惜。贵国国家难免该省起乱之咎，本国国家现在为东省各节所索，照数赔偿，以赎其咎，并自为设法办理，谅贵王大臣自不能推辞也。为此照会贵王大臣查照。须至照会者。

附录副主教致巨野县函

敬启者。于十月初七日夜张家庄教堂被仇贼持刀扎伤韩能二司铎，登时毙命，劫去财物一案，已蒙贵县亲诣勘验。仰蒙关照，不胜感激。窃思天主教安设治境诸承保护，何致酿成巨案？惟因治境姚家店、顺河店、张家庄等处教堂迭被匪害，皆缘捕役藐视教堂，缉案不力所致。又因李家庄薛教士前被仇人谋杀之案。以上四条，虽经呈明，未蒙破案，以致仇贼生此韩理、能方济二司铎被杀一案，殊属惨亡。教里教外之人皆云，若非有嫌，断不致如此手毒。有怀疑前谋杀薛教士未得之凶贼者，有疑虑大刀会匪复仇者，均未便指名控究。为此备函，请烦贵县查照。先今各函，速赐勒限比捕严缉，以昭保护而符约章。此布。顺请升安。

附件二 总署为约期面谈曹州教案事致德使公函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

照录致德国使臣靖海公函

径启者。十月二十七日日本衙门照覆一件，未准贵大臣见覆。曹州教案本衙门连日接东省来电，拿获凶犯，起出真赃交领各情形，似须彼此面谈，较为透澈。应请贵大臣答覆前文，抑定期来署商办。二十六日贵大臣来署，曾有电达贵国外部之说，现在已否接有回电，并望贵大臣见告为荷。顺颂日祉。

附件三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德军在胶州索要车辆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

照录北洋大臣王文韶来电据胶局电禀，德提督要大车廿辆。胶州罗牧以一时车辆不齐答之。顷德提督又致州署电，无论大车、轿车何项车，本大臣定要廿辆。现在罗牧已派差遍觅等因。除电飭探明德兵究往何处迅速电覆外。谨闻。文韶朔。

附件四 总署为德军在胶州索要车辆事致德使公函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

又致德国使臣海靖公函

径启者。本月初一日午刻准北洋大臣电称，贵国水师提督电胶州知州要大车廿辆，该州车辆一时不齐。贵国提督续电，无论大车、轿车何项车，定要廿辆。现该州已派差遍觅等因。贵国提督急需如许车辆何用，即祈贵大臣电询见覆为荷。即颂时祺。

1114 总署官员与来署之日翻译郑永邦就曹州

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五点钟,日本翻译官郑永邦来署。章京徐承焜、李清芬、绍昌接见。

郑云:矢野大人今日叫我来问,德国海大人有会唔信来否?若无信来,矢野大人可到德馆一催。

又问:李中堂现在署否?

答以:现在署。我们即可回明。

旋奉堂谕,告以:海大人并无会唔信来。我们现在正商量此事,尚未定局,可请矢野大人勿庸往催。你回去回明矢野大人,替我们道费心便了。

郑唯唯。遂去。

(总理衙门档)

1115 德使海靖为不应将曹州教案六款泄露给

各国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

照会事。

山东德国教士被害一案,前于十月二十六日以本国国家向贵国国家所讨六款,照会贵王大臣在案。嗣本大臣前赴贵署面谈,极称和平通融。至二十八日来文内称,在本署会唔,无伤睦谊等因。曷胜感激,想贵王大臣办事明敏,度量宽宏,定可遵照各国通融来往礼节。

然现有一事,与各国邦交大相悖谬,谅贵亲王暨贵大臣大半不

愿允许本大臣在贵署晤面。第二日闻得以本大臣十月二十六日所开六款，业经失信，泄露于他国公署，逐一和盘托出，实深骇异。按各国往来礼仪，如此机密谨慎之事竟至漏泄，以致今日街谈巷议，外国商人均知本国向贵国所索六款，并本大臣在贵署面谈语言此事。不但违背各国往来规矩，而且令外人生疑，贵国与本国睦谊有伤，此理不言而喻。缘两国尚未失和，不能将彼此商办之事与他国言明。似此粗鲁，失两国相待之体统，定知贵亲王懊恼甚深。查翁中堂明鉴威仪，本大臣素所钦佩；张大臣熟悉三洲通商事务，一切礼节无不遵照。此两位大臣不能原谅此事，何至自己失信泄露于人。其余贵衙门与本大臣相知之大臣，本大臣亦不能涉疑。惟列位大臣内有一位大臣以贵国机密之事与外国人议论，并将前月二十六日本大臣照会贵署文内各情告知他国公署，此节人所周知。是贵亲王贵大臣所不知，亦所不允许者也。此不缄默之大员，不惟伤相待我国之体统，亦于贵国有碍难之处。似此行止，甚觉可惜，必致令人疑贵国不请他国关说，似中国一国不能与德国商办妥善。此员举动与贵王大臣礼貌大相悬殊，本大臣前曾有不洽意者，现在不明言而自解。惟望贵王大臣亦不愿此，并请将惋惜之意示覆为荷。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1116 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往晤德使就曹州教

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

谨将往晤德使问答录呈御览。

初四日两点钟，臣翁同龢臣张荫桓遵赴德馆，该使海靖接晤。

告以：昨日照会泄漏之说，此非意料所及。我两国向无嫌隙，

现有此事,总该两国自行商办,不愿他国干预。

海靖云:此意甚好,我亦愿两国和商到底,不失历年交谊。

告以:现在如何严密相商,总可预防各不泄漏办法。昨日照会我便不覆了。

海靖云:可。旋云:所开六条,二十六日在贵署,恭亲王面云并非不能相商,但须先退住胶兵队。贵衙门二十七日来文语意甚辣,并无相商之意,但催退兵。

告以:中西文义参差之故,其实二十七日照会,已言明退去兵队,以便商办。我想中西文义不无误译,总以面谈为宜。

海靖唯唯徐云:山东李抚台深恶洋人,所以上行下效,出此重案。李抚台如此办事,何又升官?

告以:李抚台中外交涉事未办过,诚不能不责成他。但人各有能,有不能。李抚台历办河工,岁省百十万,又为户部筹款,岁亦十余万,不得谓非无用,所以升官。

海靖笑云:所省之银,恐不勾抵偿我国。

告以:此案地方官总不能辞咎,我们决不回护。但此案情形与前年四川案不同,川案教堂即在省城。将闹事之先,教士求刘秉璋保护,刘未派兵弹压,所发电报有诋教堂语,又为英领事挟持。山东巡抚距曹州八九百里。更有一件,德国要相谅。兖沂曹济地方,系贼窝子,刀匪幅匪结党甚盛,所以抢劫的案较他处为多。你初一日照会言数月前李家庄教案,我总查不出。档上有李家集,无李家庄,究是何县,请你查查。

海靖云:大约总是巨野。

告以:我已查去。现既和商,你可电提督勿作战局办,勿频遣兵丁游行。带兵官如须游历,亦先给地方官信,以便照料,且免百姓惊疑。

海靖云：我的电胶州局不发，我已有函致贵衙门了。

告以：我当电胶州局照递。

海靖云：甚好。

告以：此事何日会商，抑候你喉症平复？

海靖云：请给我照会，将撤兵一层抹煞。

告以：你系先踞澳后送条款，我们不能不叫你先撤兵。假如先送条款，相商不谐，然后踞澳，当日恭亲王便不责成你了。你曾允电外部，现外部想已回电，外部亦曾告知许大臣。现你既想和商到底，我们亦不愿决裂。

海靖云：可请覆我昨日照会，然后相商。

告以：我们回署就办，你可电止提督约束兵丁，不得勒缴军械。

海靖云：照办。

告以：提督扣留章高元，殊无理，你照会作为擒拿，尤可笑。

海靖云：此系国家之意。此事紧要，不在章高元。

一笑而散。

1117 总署官员与总税务司赫德就曹州教案及 德占胶澳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97年11月29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四点半钟，赫总税司来署。章京吴景祺、刘宇泰、何兆熊、陈浏、傅嘉年等随同张大人接见。

问以：德兵据澳事，你这两日有所闻否？

赫云：未有所闻。惟闻德国所派带队亲王，定于西腊月初十日开船来华。

告以：德国不说理。海大臣来文，谓我中国既无权力饬令地

方官遵办公事，渠故不得不自想办法。退兵一节，渠谓兵不退，中国即不与商，亦系一偏之辞。中国不过要令一面退兵，一面商办。因此，条款系踞澳后始送来，并非先未商妥，再派兵踞澳。

赫云：要他退兵是正办，若并无此一说，伊必谓中国已允了。但此事早一日了，早一日好。先渠不过以六条相要，若兵船续来，恐有十条之说，且多一日耽搁，不免多一日动用。又云：许大臣有电来否？若俟许大臣在德商办无成，再与海商，更费事了。

答以：海大臣权甚足，我们亦只与海商办，并不令许大臣在柏林商办。且许大臣向外部商量，外部只推德皇，亦无可商量了。

赫遂闲谈数语而去。

(总理衙门档)

1118 总署官员与德使海靖就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1897年12月2日)

谨将初九日臣衙门与德国使臣海靖问答录呈御览。

海靖带同翻译福兰格等五人来署。指领事艾思文云：此人系驻扎天津领事，现在天津办理德国租界，业已办好，拟饬前往山东办理教案。

问以：几时前往？

海靖云：尚无准期。

告以：如将山东教案商有办法，艾领事可不往山东去。

海靖云：我亦如此说。届时尚求贵衙门给一护照，派兵护送。

答以：容易商办。

海靖云：现接山东来信，兖州府德国教士于十月十五日被本地民人到教堂要勉强他出城去。又单县大刀会匪闹事，教士害怕，

请地方官保护。诨该县告教士云，你既害怕，你就该回本国去。

答以：此话太外行。但本衙门未接山东来信，请你给一信来，我们当电知东抚查办。

海靖云：我当即办信来。

告以：兖州、单县两处之案是新出的，俟有信来，我们就办。

海靖云：兖州之案，应与曹州之案一并办理。

答以：并办亦无不可。惟曹州案较重，总要想一和平办法。从前彼此照会，现在均可不提。况中德两国二、三十年交好，并无失和之事，此次出此意外之事，不特你惋惜，本衙门亦甚惋惜，今日特请来署和衷商办。

海靖云：李抚台在山东地方出有此等案件，尚要升官，何以服人？

告以：升官是从前之事，教案是后来出的。

海靖云：李抚台教案并未办好，假如去年便行革职，岂不免出此案？

答以：李抚台自有应得之咎，但此等事总由中国自主。

海靖云：如将李抚台革职，永不叙用，各省自然害怕。不但德国说他不好，各国都说他不好。

告以：李抚台将来处分，自有我大皇帝作主，尔暂可不提。

海靖云：除李抚台应办外，尚有兖沂道、巨野县、曹县、单县、鱼台县、荷泽县、鄆城县、城武县各县令均系不能保护教士，应请从重惩治。

答以：此亦必须办理之件，但均须中国作主。除此款外，教士如何抚恤，教案如何了结，不妨说一大概，我们好商办。

海靖云：抚恤二字，我不愿说。现接外部训条，要中国在曹州府城内，巨野县城内盖造两处教堂。并请御赐匾额。又外部来信，

要中国以后不得再出此等案件。

答以：中国岂愿出此等案件。不过曹州府一带素系盗匪出没之所，本衙门所不及料。

海靖云：中国既不能保以后必无此等案件，我国兵船现在胶州，即可帮助中国办理。

答以：此系中国内政，无庸贵国干预。我从前因长江出有教案，曾告各国驻京大臣，将各国教士在各省传教所住教堂若干处、教士若干名，开一详细册子，送本衙门收存，我们便好饬令各省保护。詎各国驻京大臣均未允照办，惟美国年终照送。

海靖云：我亦允照办，且候安治泰回华。

告以：你今日所说各节，请你开一详细节略来。

海靖云：我即办照会来。现在山东副主教来京，尚拟赴贵衙门谒见，详谈山东教案情形。

答以：我们亦甚愿见，他如明日能来，即定两三点钟接见。否则请另函订晤，但须福翻译同来。

海靖唯唯辞去。

(宫中硃批奏摺)

1119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曹州教案 及德占胶澳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1897年12月3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三点钟，俄巴署使偕翻译柏百福来署。章京舒文、吴景祺、瑞良、童德璋、何兆熊等随同李中堂、敬大人、崇大人、许大人接见。

问以：闻贵国西公使师调中国钦差，巴大人往何处去？

巴云：拟回国歇息歇息。

巴云：请屏退左右。遂云：德国之事，闻昨日海大人来署会晤，未知现在如何？

答以：尚未定议。

巴云：德踞胶澳情形及拟帮助中国，已电告外部。兹接外部来电，德兵船到胶上岸，中国兵毫无拒敌之意。且闻德国云，中国已将胶澳让与他。本国外部闻之，甚为骇然不解。

答以：中国不愿与之开仗，缘动兵本不是好事，是以未与轻易失和。

巴云：然则中国是怕德国了。

答以：不遽动兵，亦不是就怕他。至于胶澳是中国地方，何尝有片纸只字凭据让与德国？此话大堪诧异。

巴云：本国亦愿帮助中国，但须知道详细情形。

答以：此事亦无甚详细情形你们不知道的。

巴云：本国屡次劝中国北省请俄国教习，贵国总是不肯。

答以：请教习何国人皆可，本无成见。

巴遂出外部电节略一纸请阅。中堂、大人阅毕，问以：如何相帮，亦未说明，却要中国好处，实在不是讲交情了！

巴云：并非不愿帮助，惟须许定俄兵船在何口岸停泊方易为力，我们水师提督兵船到时，总须请贵国电飭地方官照应一切。

答以：俟接到你们确信，我们即当电飭照料。

巴云：北省所用德国及他国教习，必须一概撤退，换用俄员，方好帮助中国向德国理论。

答以：你们只要能叫德国退出胶澳，我们自可不用德教习了。

巴云：吉林及京都东北各铁路建造时，用俄人及俄款，并松花江行船二事，中国必先允准照办，才好说帮助的。

答以：贵国叫德国即行退出胶澳，恐你们未必就能办到。

巴云：此事我尚不知本国政府如何办法。

答以：你们既不敢允定办到，何以就先向中国要好处，实在不对。

巴云：总要将本国所开各条，贵国先说一准话，能答应为要。

答以：你真能就叫德兵退去，那时我们总可商议，此时一定要先答应，是有挟而求，太不是两国交情了。

巴云：因闻贵国允俄在满洲地方修造铁路，现贵国甚为后悔。

答以：此系谣言。我们并无此话。

问以：据你们所云，东北建造铁路，可用俄款一层，如果用俄款能否作为借款，认真筹还，不以铁路抵押？

巴云：中国修路用款，尽可商量，无须以路作抵。但此路只准中俄两国行走，不准别国行走。

答以：容再商议。

巴云：所说三条，中国不能照办，我即可电告政府，说中国均系活动话，不能定准就是了。

答以：我们本说可以商办，并非不愿与你们商量。

巴云：贵国请用德教习，能即撤换否？

答以：所请德教习，均立有合同，有一定年限。即使欲撤，亦须候满年限方好措词，何能立时即行撤换！

巴云：所说各条既不遽定，我暂不好回覆外部，可将节略留下，候贵国王、大臣斟酌，覆以准信，我再电覆外部。

答以：如此说法，你们是专为利益了！

巴云：并非贪图利益，只为两国遇事，彼此相助，才是真心和好。且一帮中国，即与德国交情有碍，如中国不允各事，本国岂非空费心，徒致怨于德国乎？

答以：你们只要令德即退胶澳，所说各条非不能商。

巴云：且候贵署回信。遂去。

(总理衙门档)

**1120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饬属镇静防
守毋得孟浪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

奉旨：

张汝梅电悉。现在正议教案，尚未就绪，山东各军应稳扎勿动。著张汝梅严饬夏辛酉等镇静防守，毋得孟浪从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21 德使海靖为详叙了结曹州教案
之条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

为照会事。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照会贵王大臣，内称本国国家所设法，如何以便一则平慰德国教士在山东惨案惊骇之心，及防将来再有此等之事；一则允从赎咎，将德中年久交谊妨碍之处删除，联络邦交。查本月初九日本大臣于贵署面称，近闻在兖州、单县等处亦有德国教士被害之事等语。本大臣为此案特另备文照会。惟因此新案，德国国家并无向中国格外讨赎之意，仍俟贵王大臣所知之款按照办理，本国即将山东所有教案全行了结。据十月二十六日文内大略开具之款，为全案商结之法。本大臣现将该款内数条详叙明晰：

本国欲在张家庄尸身处所及于曹州城内，各建抚卹之教堂一所，并请赐立匾额二方。其地基由中国政府拨交。本月初九日贵王大臣业已面允准办。

且彼日本大臣与贵王大臣面谈，曹州府系最为危险之地，该教士夜夜不能安枕，深恐有人进院抢物害命，实属甚堪怜悯。故本大臣曾提及该府最危险之县七处，应盖两层监固住房七处，以卫教士再无此事。此意本大臣与贵王大臣已有同心，应请转饬拨银，以便从速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城武、曹县、鱼台等七县盖造住房。

并本大臣前详此案所有秉公之理，及贵王大臣公断之心，只应惩办之人内，不但该犯等，另有官数员，因不胜其任，致出此案，自必须分别参处。该员因待住山东，德国人并非照两国年久邦交之理，应请革职，不准留任。此办法极望贵王大臣与本大臣之心符合。兹将该官员开列于下：系山东巡抚李、兖沂道锡、巨野县许、城武县杨、单县朱、菏泽县宋、济宁州知州凌等。查如此办理，本大臣特请贵王大臣顾念交情，设法将彭虞孙升兖沂道缺，足以防嗣后再有此项之事，实以预杜后患起见。虽贵王大臣业称，原难保永无此等事件，此言并无不合。惟中国百姓视大皇帝肃敬最重，暨大皇帝之谕，权力最溥，如明发谕旨，以保德国教士，此甚为妥善之法，贵王大臣业已允从办理。

虽贵国大皇帝圣德聪明，自知以合宜之谕颁发，然本大臣不能无所请者。甚望贵王大臣设法奏请所发谕旨内，按现在德国两教士被杀，深堪惋惜，该官员亦已得咎，业经予以处分，并在曹州府盖造抚卹教堂二处；倘嗣后德国教堂再有被害情事，均惟该地方官是问等因之意颁发为盼。贵王大臣业已提及，照此法办理。

以上所言各节，极望与贵王大臣心意两相吻合，相应照会贵王大臣查照。须至照会者。

(宫中硃批奏摺)

1122 左都御史裕德等奏报直隶文生控告教士
联结官府霸夺民地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裕德等跪奏,为奏闻事。

据直隶文生孟士仁遣抱朱义以官洋助势夺田戮虐等词赴臣衙门呈诉。臣等公同讯问。据朱义供称,年五十一岁,住山西丰镇厅边外古营盘。孟士仁写就呈词,遣递求阅便悉。查原呈内称:山西丰宁二厅边外官荒,生等三百余家,报垦察哈尔正黄旗佐领下官荒一段;领有蒙古印据,又奉有部文。天主教民韩大成勾通三一教堂,贿通蒙兵,影射霸种。经前察哈尔都统奏准封禁,奈教民杨世望等勾通法国教士刘拯灵,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诬控生等霸种。经都统委员会审,教民又贿通委员,含糊禀请都统与教民分界结案。八月间众官又率教民,令生等数百家拆房退地,教民又买出营兵,并率领教匪各持火枪,纵火抢掠,纵横三十余里,约地二千余顷,尽划入教堂界内。生等哭诉无路,叩恳奏请查办等语。臣等查中外交涉,民教构衅,固不能袒民以抑教,亦不可袒教以殃民。案关民教相争,委员得贿偏袒,如果属实,不惟民冤难伸,并恐酿成巨案,亟宜酌中办理,以息争端。

谨抄录原呈,恭呈御览,伏乞圣鉴训示。再,据该抱告结称,在藩司衙门控告三次,察哈尔都统衙门控告二次,均未亲提。合并声明。谨奏。

(军机处原摺)

附件 直隶宣化府万全县文生孟士仁呈文

具禀直隶宣化府万全县文生孟士仁,年三十六岁,因病遭抱告朱义,年五十一岁,俱住山西丰镇厅边外古营盘,距京师七百余里。为官洋助势,刻夺民田,残戮百姓,草菅人命,恩准奏请钦命廉正大臣,据法查办,严正典型,以恤蚁命,以安世道人心事。

窃缘山西丰宁二厅边外垦熟官荒万顷,或买之商人,或佃之蒙古,未有凭虚而得者。但因有司官利归中饱,不与查办,升科垦荒者,多受侵扰。或教民势霸,或官吏夺佃另卖,民不聊生。生等三百余户报垦察哈尔正黄旗第七八佐领下空闲官荒一段。光绪八年十一月间,商同佐领下官弁给领生等空闲长宽之印据地图,令生报垦长三十余里、宽二十余里。生于光绪九年三月间,据文呈报丰镇押荒局委员,将生等蒙古印据批存丰镇厅案备查。生等又同山西民人赵业、王华楠承办部文在案。光绪十四年九月间奉准部文,咨行山西巡抚察哈尔都统转飭丰宁二厅。如果尚有空闲堪以续垦之地,迅即查明报部,以凭核办等语。

奈事久生变,有天主教民韩大成勾通三一教堂,购买不法之蒙古,影射霸种五十余号。旗下屡逐不克,延至十六年合旗派兵,始将教民逐退。十七年复蒙前任察哈尔都统奏明,按法国条约,教堂不准私买官荒,札飭满蒙汉官员会审,将勾串教堂之蒙古,除革职受刑外,赔出银两,令教民领银退地,各具甘结存案。犹虑教民复霸,加以封禁字样,以杜后患。累及生等承办十有余年,赔累巨万。因教民侵扰,封禁之后,亦不敢试垦。光绪二十年蒙古出兵之际,教民杨世望、阎大事、武明镜等承隙复霸,不服阻拦。生先禀明蒙汉各衙门,不能驱逐,眼看所办之地尽被蚕食。生佃户各携牛具到地试垦,逐年来屡被教民之侵害,不堪胜数。本年六月间教民复

霸生佃户刘守功之地，逼刘守功刎颈身死，每告厅主不与审讯。去年三月间教民复勾通法国传教士刘拯灵来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诬控蒙古对换过教堂十里长宽地亩立有印据。已蒙前署丰镇同知会查详报，并无凭据。今春刘拯灵复来总理衙门，诬控生等霸种教堂之地，与蒙员达尔玛得尔济使过伊银四千余两，稟请驱逐查办。札文屡下，疾于星火。本年四月间蒙都统委员额勒浑、山西委员韩景琦会同丰镇同知刘景林、黄旗署总管巴图得勒格尔，齐集丰镇厅会审，教民自知理屈，买通官长，不言凭据之有无，含糊与之给地了事。众官既得洋贿之后，凭恃下民易虐，遂许之，又不敢直言指地，稟请都统与教民分界结案。都统仍飭原案官至地分界，众官俱至教堂，会商数月，生亦屡将始终情由稟明都统，屡批札飭同审官按生所呈各节，逐件查明，秉公办理。

官长既得洋贿，惟听刘教士之指使，竟将都统屡次札飭视为具文。圈套既成，忽于八月初三日众官多带人马，相率教民数百，各持火枪，如行兵状。额委员胁制蒙古，刘同知胁制汉民，到地分界。除教民霸种数百顷全行指交外，又将生佃户垦熟禾成之地五百余顷尽数指交教民收领，长宽二十余里，约地千有余顷，立限十日令生数百家拆房退地。生佃户男女大小马前跪乞，俱受鞭挞马蹠之苦，身被重伤者六七人。指地未妥，众官恐有不测，连夜星散，教民复从丰镇雇出营兵四十余人。八月十五日教民杨世望、郝洛四等率领教匪数百，各持火枪。相随营兵拆毁生等数百家之房屋，抢掠一空。不顺者纵火焚烧，将生佃户赵信押死房内，男女四散逃亡，有生之雇工者捆昇教堂六人，非刑拷打，血流遍体，复以陈醋灌炙伤处死而复生者数次。教民复将此六人送到丰镇厅，贿嘱刘同知刑毙数次。恐生上控，复将受刑之人付入明火抢夺案内以掩其非刑之咎。

教民贪狠异常,九月十五日勾集教匪,有持火枪有持锹镢者私挖濠界。又于二十里外,不论蒙古营盘、民人田产,尽数划入教堂界内。纵横三十余里,约地二千余顷。有张琦之佃户刘三等数人阻拦,皆被教民枪打几死。生固知洋教之不可当也,但思国朝以法制定天下,黎民守之,坚如金石。空闲官荒例准报垦,并无教堂招佃之理。生等报垦官荒,既有本佐领出给印据,又有部文,准与续垦。前因教堂私买牧地五十二号,已奉奎都统奏明退地,领银完结之案,今何故翻弄奏案,刻夺报垦者数百家之脂膏,十倍于五十二号而尽与之。且边外各教堂置地招民之法,不过十数余顷。入教者百有余家,入其教者即学其枪。今夺去良民数百家之产,裨益教类聚党数万之后,边陲之地,非特为民患也。法即不及于洋人,而教民之抢夺逼命,官长之贪贿虐民,岂俱无法乎?

生等生死含冤,哭诉无路,若不据法惩治,必起祸端。今众官圈套既成,万非具文可破,叩乞奏请钦差廉正大臣,按临查办,严正典型,以雪死生之冤。断归良民之脂膏,隐以翦教民之羽翼,且以正边外之人心,兼升万顷熟地之押荒银两,早起国课,庶不至利归中饱矣!

1123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曹州

教案及德占胶澳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897年12月8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两点半钟,俄署巴使偕翻译柏百福来署。章京童德璋、杨宜治、何兆熊、顾肇新、徐承焜、文瑞、魏晋楨随同李中堂、敬大人、许大人、廖大人接见。

寒喧毕,巴云:前日所谈各节,第一条已电报本国外部,以俄船到中国口岸先期知会,由中国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余各条再行商

量。

问以：能办成固好；倘或不成，将如之何？

巴云：我国与贵国诚心相好，大约此事能办得成；若是不成，总有不成的办法。

答以：你们若办得成，我们即可答应这三样条款。

巴云：这非我们格外多求，实系帮助中国。

问以：关东铁路原说系专用俄国人员，未说专用俄国款项。

巴云：用款是后来事，然他国款四厘、五厘息银，我们亦可四厘、五厘。

答以：铁路事，系胡大人招商集股，我们不好遥制。

巴云：胡大人集股，俱系华人否？如有华人股分，何妨借我们款项。

答以：胡大人已与俄华银行商量了。

巴云：贵国切勿听各处谣言，本国实愿贵国自强，如新报上说瓜分中国，万无此意。

答以：有说俄国与中国真相好的，有说假相好的。若是将此事办成，自然不说是假的了。

又问以：贵国调处此事，倘与德国有口角，于欧州大局何如？

巴云：大约不致有甚口角。

问以：德国亲王可不来否？

巴云：亦未必不来，但须未来之先说好。又云：尚有一小事，俄国新来之武教习已到上海，可嘱聂士成将德国教习两员，先行移往他处，免致俄员到开平时有伤和气。

答以：可。

巴云：松花江行船一事，可以商订。

答以：巴大人挑剔太甚，黑龙江下游不准中国行船，漠河金厂

限定船四只,更不好看。

巴云:此事须报本国,未知能否准行,但船入松花江、嫩江,道路甚短,黑龙江上游道路甚长。

答以:你们要详细写明此事。吉、江两省将军甚觉面子难看,条款上不能写这些琐碎话,且定章程系永远遵行,总须持平,以便中外各官员都好看。若现在,中国那有船行驶黑龙江,不过预先声明。

巴云:尽可逐条商量。

告以:山东教案已有规模,胶州应令德国退兵。

巴云:我可发电本国。

告以:德兵上岸,杀伤我兵,太无情理,总求巴大人发电外部,请贵国大皇帝向德国皇帝说明,令德兵早早退出胶州,较之我们向海靖商议,许大臣向德外部说知,胜千万倍矣。

巴云:本国大皇帝必然愿办。

告以:教案已有端倪,趁此机会,俄国与德国商量,即将胶州兵退出,岂不甚好。如若久踞,于俄国亦甚有碍。德国皇帝心志甚大,贵国若说话,可趁此时劝德皇,即将我们的话电托外部。

巴云:我即发电。

遂辞去。

(总理衙门档)

1124 总署章京童德璋等往德馆就曹州

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三点钟,章京童德璋、何兆熊,前赴德馆面晤福兰格。

告以：现奉堂谕，问日前翁中堂、张大人曾到贵馆与海大人商量山东教案之事，刻已六、七日，海大人何日可以再商；并请福老爷今日如闲，即刻同到衙门，我们堂宪尚有话问你。再，你们山东副主教从前曾说要到本衙门谒见，福老爷何时带同前往？

福云：该主教已出京，至问海大人何日晤商，我当转禀海大人。福即用洋文转禀。

当告以：如明日海大人可以晤商，尚须定准时刻，缘明日英国参大人尚要觐见。福问：何时觐见？

告以：午初刻。

福云：我当详细禀告海大人。

顷刻，海覆信云：即请翁中堂、张大人明日三点钟到馆会晤。章京等遂辞归。

(总理衙门档)

1125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就对付联盟分占 各抒所见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7年12月19日)

奉旨：

刘坤一电悉。英将之言虽未可尽信，然联盟分占之说，朝廷亦早有所闻。此时机括全在胶澳，胶澳不退，则各国蜂起。现在只可稳住各国，虚与委蛇，俟海靖回电到后再与商办。若能将胶澳开作通商口岸，而另给澳中租界为德国屯煤泊船之所，或可暂息纷争。若仅联一二国，此轻彼重，适启争局，恐非长策。著该督等从长计较，各抒所见，切实电奏，以备采择。将此谕令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知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26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对英舰来华务当慎

重图维随时电达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7年12月21日)

奉旨:

刘坤一两电均悉。两国相忌,必致交讧,此一定之理。现在英舰续到,正当问其来意,和平商酌,是亦联络之一法。如彼询及胶澳,告以不能轻让。如询俄船举动,即告以自行前来,暂时停泊,以释其疑,该督务当慎重图维。俟彼有覆音,随时电达。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27 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往晤德使就曹州

教案及德占胶澳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

臣翁同龢、臣张荫桓于十一月三十日海靖请会晤,当即前往该馆。

海靖云:今日之会,所谈必能中听。外部本欲教案与胶澳并论,经伊电知,始划分两截。该使自以为功,以此结欢中国,并见好于臣等。旋云教案无更改,惟第五条铁路欲由胶澳开至济南府,准由德商领办。臣等驳以与前议未符,旋要以华商必与德商合办。海靖应允。

第六条用费一层,海靖云:若胶澳租定,用费不索,此六条粗定之大致也。臣等即申胶澳退兵之说。

海靖云:租界划定,兵可全撤,所谓租界指青岛两岸而言,若能

划定，伊愿出租钱，愿立年限。租界内准造船厂、煤厂、炮台；租界外，听中国办理，伊不过问。

臣等告以：租界可以商办，界外应开各国通商马头。海亦无词。惟守口炮台，伊欲两岸并占，臣等不允。此事尚须磋磨。此臣等议结教案又议胶澳退兵之情形也。

现因西俗假期，面订初三日伊将照会底送阅。如有参差，臣等于初五日再与海靖晤面。初六日伊到臣衙门，面交照会，先结教案。至胶澳租界作为通商口岸等事，自当一气赶办，不宜中辍，应由臣衙门妥商办理。

(宫中硃批奏摺)

1128 总署为曹州教案结案办法事致

德使海靖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

谨将臣衙门覆德国使臣海靖照会抄录恭呈御览。

为照会事。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准贵大臣照会，曹州巨野教案办法开列六条。本爵大臣叠次会晤于贵大臣商允结案办法，兹将与贵大臣面定各条，分别答覆。

第一款：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查此系请旨之件，非本衙门所能擅拟。惟贵大臣所允删去永不叙用改为李秉衡不可再任大官之意，奏请准行。

第二款：中国允给济宁教堂工料银六万六千两。匾额用敕建天主堂五字。并将结案奏牍立碑教堂门外，以为保护之据。

第三款：所有被杀教士，中国允于曹州城内及巨野县各建教堂一所，一切工料照济宁教堂办法，每处各给银六万六千两。地基每

堂至少十亩,由中国官先与德国教士商定,再为指拨。此作为被戕教士赔偿之意,其被盗失去之款,另给银三千两。至现获盗犯照例惩办,失察之地方官,从重参处。以上教堂二所,应照济宁教堂之法赐立匾额各一方,均用敕建天主堂五字。并将此案办结奏牍,刊碑教堂门外,以资保护。查曹州府为最危险之处,须设法妥为保卫德国教士。中国现拟给银二万四千两,在巨野、菏泽、鄆城、单县、城武、曹县、鱼台七处,各为教士盖造两层住房一所,共七所。至以前各教堂及住房七所盖造费项,中国已拟将银共交德国驻京大臣转交该教士收领,庶为两便。

第四款: 境内盗贼卒起,原难保其必无。应请大皇帝明发谕旨,飭地方官照约尽力保护教堂教士。并将各府州县村庄,凡有教堂处所,由贵大臣开送本衙门,以便分飭保护,以杜后患。且于山东曹州府等处所有官六员松懈,并未用力保护德国教士,中国拟调赴他省,惟巨野县知县应从重参惩。

第五款: 此款系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贵大臣开送本衙门,业经拟覆。旋于十一月三十日会晤,准贵大臣面订,拟改由胶澳造铁路至济南省城,决不占山东地土。由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委员领办等语。本衙门可以照允。至一切办法,应另订合同,无庸比照他国章程,以为中德两国自商之据。

第六款: 此案赔偿用费,中国不合应允。德国国家愿念两国联络无断和好之情,亦允另商办法。现在山东曹州教案既经商结,中国即望德国所驻胶澳作质之兵撤退,以符初意。嗣后不可再有未先知照调集船兵占据中国土地之事。中国因念与德国数十年邦交及两国历年往来,另外之案,应另筹和好办法,与教案绝不相涉。现在贵大臣既允山东教案一概了结,所有另案商办各节,应由本衙门与贵大臣迅速妥商办理。

以上六款，系两国和平商办。一则表惋惜教士之心，一则明联络邦交之意。贵大臣慎持大局，自能善存睦谊也。须至照会者。

(军机处照会档)

1129 总署为山东近日办理曹州教案情形 事覆德使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

照录致覆德国使臣海靖照会。

为照覆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准贵大臣照称，山东曹州等处教士被害各节，现据驻济宁教士详细来禀，查系民人与教士寻衅，报仇行凶，非盗贼偶然之事，设非地方官草率，置之不理，或密为唆使，为此等事，决不至此。十月初七日夜间约有三十人携刀枪等器闯入巨野县张家庄教堂，撬窗进屋，扎死韩理、能方济二人。能尸伤十三处，韩伤九处，内有五处甚重。如此情形，非寻常抢掠，必系格外仇杀可知。杀毕又寻杀薛田资，未获。数月前薛往李家庄，其时夜间有携凶器闯入礼拜堂，寻薛未得，只于抢夺。查所访案内两造，巨野县令与民人一造有情，不肯惩办，应请将此不职之官革职，从重办理。又在寿张县郑家海教堂寻杀齐思来未得，将箱匣一切开毁抢掠。山东地方官定负保护德国教堂之责，各教堂内有梁山一堂，前后被抢四次，张家庄被抢三次，李家庄被抢一次，地方官不肯赔偿所抢之物，而官员照约保护教民。如前济宁州彭、前兖沂道张皆为保护，获罪革职。本国现在为东省各节所索照数赔偿，以赎其咎，并自为设法办理等因。

查此案自十月十三日接准贵大臣电后，当即电飭山东巡抚，迅速查拿凶犯，从严惩办，并钦奉电旨，严飭速办在案。旋于十七日据东抚电，复派臬司暨兖沂道驰往巨野，彻底根究有无起衅别情，

并严飭督拿凶盗,务获究办。二十一日据东抚电称,已将巨野、寿张两知县遵旨摘顶勒缉,并由兖沂道督同营县拿获盗犯惠朝现即惠二哑巴等四名,确系巨野案内正犯,讯供惩办。二十四日据东抚电称,续获高大青等一名,又续获四犯,起出真赃八件,经教堂事主认明。二十七日据东抚电称,据臬司、兖沂道电犯供确赃,经教堂魏姓领去。二十八日据东抚电称,齐思来教堂被劫,系寿张县之事。据寿张县禀报,并将齐思来报案原信呈阅。该县往勘时面谕齐思来,据言是夜伊在土山地方住宿,不在教堂,是齐思来确在寿张,并非不见踪迹。二十九日据东抚电称,已获各盗供词确实,起获之赃,因薛田资已往济宁,经其教堂传教之魏栋臣领去,具有领单一纸。内开红皮羊毡各一条,银图像一架,铜蜡台一对,铜金爵盒一个,西洋白单裤一条,金线穗一条。核与报单相符各等语。

据东抚前后电称,办理此案尚为迅速,本衙门已电令录供咨报本署查核,仍将贵大臣本月初一日来照咨行东抚,按照所开各节再为详查办理,俟覆到再为照会。

相应据电先行照会贵大臣察核施行。须至照会者。

(宫中硃批奏摺)

1130 总署为前次照会是请先撤德军

然后照约商谈事覆德使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

照录致覆德国使臣海靖照会

为照覆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接准照称,十月二十七、八等日先后接准来文三件,均已阅悉。查二十七日文内,并非按照本大臣二十六日照会之款愿允照办之言。不过请先将胶州驻泊德国兵船及上岸兵丁尽行退出,再行商办等语。按此等言词,

无难回覆，现拟等待贵王大臣改途易辙。至所据之地，到本国索讨赎回之款全行了局之期为押而已。惟二十六日承贵亲王特言所索讨之款，可允商办。虽本国无不信，惟历年会办之务，显见贵政府无力飭地方官遵办。情状如此，故本国兵船及兵丁驻守胶澳，直抵再为可商之期等因。

本衙门查前月二十七日照覆贵大臣之文，系请撤退胶澳兵队，以便照约商办，并非不允商办。中西文法参差，每致词不达意。兹准照会前因，即请贵大臣定期来署，会商妥办可也。须至照覆者。

(宫中硃批奏摺)

1131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

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1897年12月29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三点钟，俄署使巴布罗福偕翻译柏百福来署。章京童德璋、顾肇新、瑞良、何兆熊、徐承焜、文瑞、绍昌、魏晋楨，随同崇大人、李中堂、翁中堂、许大人、敬大人、张大人接见。

巴云：我国户部委员作一部书，计两本，名满洲图志，请贵衙门进呈贵国大皇帝。此书采访东三省情形甚详，我们户部尚书叫送来的。

问以：系俄文否？

巴云：是。又云：今日特来商量松花江行船事，我有拟就条款，请中堂、大人逐条看看，有不合式者商改。此事开议已久，亦应定局。

李中堂阅毕，告以：可将章程留下，俟我们大家商议妥当再行商办。

巴云: 今日即可当面商量。

答以: 总须改日, 我们要详细斟酌。

巴云: 我已照会数次。

答以: 意见总有不同处, 某条应准, 某条应驳, 非一日可办。

巴云: 我便告知本国, 就说贵国不愿意商量。

答以: 并非不愿意, 今日天气已晚, 容订期再商。

巴云: 今日看不完, 可先说几条。

告以: 第一条即不行。

巴云: 如何?

答以: 松花江、嫩江俱准俄船行走, 黑龙江下游不准中国行船, 不甚公道。

巴云: 黑龙江中段甚长, 松花江, 嫩江甚短, 并非凭空议论。

答以: 不论长短。

巴云: 论时候, 论地段, 皆是中国便宜。

答以: 无甚便宜, 赶紧定一日子商量。

巴云: 第一条能答应否?

答以: 黑龙江中段二字太有限制, 载在条约我们不好看。本年乌王^①曾说此事好商量, 是我们现在无船, 不过留一条海道是了。

巴云: 中段二字亦可另商。

答以: 仍是将章程留下。

又问: 以前托电询贵国之事, 已转达否?

巴云: 尚无回信。我再电告外部, 然俄国实无久据旅顺大连湾之意, 贵衙门何以不相信。

答以: 并非不相信, 有路透电新闻纸, 许多谣言, 总要贵国政府宣明本意, 并请巴大人来一照会, 以释群疑。

^①即光绪二十三年五月来华之俄国内廷郎王爵乌和他木斯科。

巴云：可向外部，准给照会。

告以：总须声明两国交情亲密之意，恐他国来占，特来保护，并无久据之意。

巴云：事事都要声明，但不能定开驶出口日期。

答以：还要帮助我们催德国退兵。

巴云：贵国亦须覆以照会。

告以：照会稿子须两下先看过为妥。

巴云：可。

问以：德国是否还出胶州？

巴云：尚不知底细。但前次接外部电，曾劝贵国不必将胶州作为通商口岸，总要设法与德国商量妥当。

问以：有何妙法？

巴云：德国钦差有条目否？

答以：尚未送来。

巴云：贵国已有办法否？

答以：我们办法，德国不答应，就不能定了。胶州不作通商口岸，莫非任凭德国占据么？倘若占据，贵国能劝阻否？

巴云：如果德国久据，自能相劝。我看贵国自能想出法子与德国和平了结。本国政府来电云，德国本无占据中国地方之意，确知日本国、英国皆有此心。我看德国在胶州多住日子，或于中国有益，免得他国来占。

答以：此话恐贵国外部疑惑错了。

巴云：此后好话再不能相告了。

答以：好话焉能不听，若无确遽（据），亦难遽信。我们深知贵国大皇帝与德国皇帝十分相好。

巴云：本国皇帝与德皇相好，本国政府亦与德国政府相好；本

国实愿帮助贵国速结胶州之事。

问以：何不能结？

巴云：我们亦不愿与德国失和。

答以：我们亦不肯如此。但求大家都和气为好。

巴云：从前本国与德国同助贵国收复辽东，将来焉知不与德国一同帮助贵国保护各海口，以免他国瓜分。本国总愿贵国自强。

答以：此是贵国好意。

巴云：本国来一参将倭嘎福，日内将到山海关。

告以：可由芝罘坐兵轮船到秦皇岛，起早二十里上火车。伊到北京否？

巴云：到京。请见中堂、大人们。

答以：甚好。

巴云：松花江事如何？

答以：赶紧订日，现在我们为胶州事，尚未与海靖商妥，实在忙迫。

巴云：本国政府有话，此稿不能大改，略为斟酌可也。

答以：两国俱要有益。

巴云：海靖有何办法，可先告知。

答以：你不肯帮忙，说之无益。

巴云：既不相告，如何帮忙？

问以：如何帮法？

巴云：先将他的办法禀报本国核夺，如何核夺之处，再听指示。

答以：德国不允，亦是无益。

巴云：这部书系三、四人作的。请大皇帝赏给宝星，方觉体面。

答以：明日先回明王爷再定办法。不过此书无汉字。

巴云：我还来信。遂辞去。

(总理衙门档)

1132 德使海靖为与翁同龢等面订

曹州教案六条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1897年12月29日)

谨将德国使臣海靖致臣衙门照会抄录恭呈御览。

为照覆事。

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德国教士被害一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接准来文，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大臣照会此案办法，开列六条。贵王大臣叠次会晤，于本大臣商允结案办法。兹将本大臣与翁中堂、张大臣面订各条分别答覆。

第一款：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查此系请旨之件，非本衙门所能擅拟。惟贵大臣撤去永不叙用，改为李秉衡不可再任大官之意奏请准行等语。查中国应许已经撤任之李秉衡不可再任大官，本大臣相应按照翁中堂、张大臣所拟之意通融办理，允将此节作为了结此款。

第二款：中国允给济宁教堂工料银六万六千两，匾额用敕建天主堂五字，并将结案奏牍立碑教堂门外，以为保护之据等语。本大臣允准按照办理。

第三款：所有被杀教士，中国允于曹州城内及巨野县张家庄各建教堂一所，一切工料照济宁教堂办法，每处各给银六万六千两。地基每堂至少十亩，由中国官先与德国教士商订，再为指拨，此则为被戕教士赔偿之意。其被盗失去之款，另给银三千两。以上教堂二所，应照济宁教堂之法，赐立匾额各一方，均用敕建天主堂五字。并将此案办结奏牍刻碑教堂门外，以资保护。查曹州府为最危险

之处，须设法特为保卫德国教士。中国现拟给银二万四千两。在巨野、菏泽、鄆城、单县、城武、曹县、鱼台等七处各为教士盖造两层住房一所，共七所。至以前各教堂及住房七所盖造费项，中国已拟将银共交德国驻京大臣，转交该教士收领庶为两便等语。此款本大臣应允照办。

第四款：境内盗贼猝起，原难保其必无，应请大皇帝明发谕旨，飭地方官照约尽力保护教堂教士等因。查此款按面商之意，本大臣极望贵王大臣奏请明发之谕，有本大臣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照会所拟之意。并本大臣应允，按贵王大臣所请之意，将各府州县村庄，凡有教堂处所开送贵衙门，以便分飭保护，以杜后患。查此款内，中国应允于山东曹州府等处所有官六员松懈并未用力保护德国教士调赴他省。惟巨野县知县许应从重参 劾。该六员姓名，以上照会业已提明。如贵王大臣可允，准将候选道彭虞孙升充沂道缺，实足慰驻华德人之心及德人与华民平和安住之据。

第五款：此款贵王大臣按照商定之意，代中国国家允准，设立德商华商公司，盖造铁路，由胶州通山东济南省城，决不占山东地土。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委员领办。又商定此项铁路由胶澳起，应经过潍县、青州、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至一切办法，应另订合同，本大臣亦允照办。中、德两国自行商定此事。惟所立德商、华商公司造办此项铁路，中国国家理应优待，较诸在中国他处之华洋商务公司办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条专为治理商务起见，并无他意。又商定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中国应许于所开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如在潍县、博山县等处准德商开办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其矿务章程，亦应另行妥议。德国商人及工程人，中国国家亦应按照修盖铁路一节所云，一律优待，较诸在中国他处之华洋商务公司办理各事所得利益，不

使向隅。查此条，亦系专为治理商务起见，并无他意。此款铁路矿务所云办法，应请贵王大臣另行备文照覆，以便本大臣将此案特言两国和平商妥，全行了结。

第六款：此案赔偿用费，中国不合应允，德国国家顾念两国联络无断和好之情，亦允另商办法等语。本大臣代本国国家声明，德国拟设法将此事按中国所愿之意了结。现在应许德国兵在胶澳，或驻现驻之地，或驻他地之时，赔偿用费一事，无庸提及。并因教案商定了结，拟议在胶澳现在所驻数处将兵撤回。此法不得有藉端讨赔偿用费之意。该教案俟中德两国各款和平商妥照办，始为了结之据，并为此案不能致德国再有调集船兵据中国地之事。至各款照办之后，该数处将兵何时撤回，本大臣应另为照会贵王大臣，以便全行和平，按两国所愿之意办结。俟以上六款允照办理，本大臣始应允教案了结。贵王大臣业经应许，现在将另案筹妥和好办法。本大臣亦允照办。

以上六款，系两国和平商办。一则表惋惜教士之心，一则明联络邦交之意。因慎持大局，两国睦谊自无碍损也。

为此照会贵王大臣查照。须至照会者。

(宫中硃批奏摺)

1133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查明

近日曹州确情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

奉旨：

据总署抄递德使照会。近日曹州府又有驱逐教民欲杀洋人之事。巨野教案正在将了，岂容再起波澜。著张汝梅一面查明确情，一面实力保护，出示晓谕兵民，如有滋闹者，即照土匪办理。速电

覆。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34 德使海靖为再严请发电将

万本华革职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 12 月 30 日)

为照会事。

山东曹州府再有滋扰一案,昨晚接准来文,均已阅悉。查本大臣昨照先请发电将曹州镇总兵革职等语,来文贵王大臣并未允照办理。现在本大臣再准电称,在强张地方,教民有会齐之事,有总兵万本华胆敢言明洋人二名,业已被杀,仍欲杀害洋人等语。并该恶员将地保提拿到案,禁止将地基卖与德人,所有业已卖地之事,必须撤销。此等办法,该总兵称谓是不愿洋教之意。本大臣现在再特为严请立刻发电,将万本华总兵革职。如至今晚九点钟,贵王大臣不将飭令该总兵革职之电报抄录与本大臣查阅,本大臣申请本国外部,与中国绝交,托本国驻胶州水师提督管理中德往来情形可也。须至照会者。

(宫中硃批奏摺)

1135 德使海靖为请将前任山东巡抚李

秉衡革职永不叙用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 12 月 30 日)

为照会事。

今昨两日,本大臣已将曹州难堪各节,照会贵王大臣在案。此事与谳识中国内政之洋人所谓华员使唆百姓扰害教士之语无异,

甚为可惜。十月初七日教士被害之后，贵王大臣若迅速严扎文武各员将来与德国教士为难，抑或保护不足者，统问斩罪，则现在万本华总兵何至胆敢扬言杀害洋人？十月初七日教案，本大臣前承贵王大臣达惋惜之意，以为贵王大臣必当尽心竭力，以免重生衅端。缘以中国及大清朝关系紧要，乃贵王大臣似未筹策。中国之政务原与本大臣无干，惟有贵政府是问。似十月十九日之役，贵王大臣不肯豁然，本大臣为本国人，理当照料，碍难照旧宽容。查各前由，相应为本国国家再索奏请将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并请谕旨言明，此罪系因该抚相待德国教士负任之故。如此中国官员、万民一体明白，大吏位虽甚高，如干犯德国教士，亦难免咎也。须至照会者。

(宫中硃批奏摺)

**1136 著将山东曹州镇总兵万本华即行撤
任回省听候查办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2月31日)

奉旨：

巨野教案正在议结，适又有曹州府聚众欲杀洋人之事，以致德使大肆要挟顿翻前议，实属可恨。曹州镇总兵万本华著即撤任回省，听候查办。该抚身任地方，自应饬诫属员，毋致再生教案，乃一味颯预，于朝廷现办情形全未体会。即如此案，洋人屡次接电，而该抚尚未闻知，其聋聩概可想见。曹俗虽称强悍，该抚岂竟无术绥辑，任其生事，贻害于国耶！接奉此旨后，若再延不出示，饰词回护，致外人藉口，定将该抚严惩不贷。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37 总署官员与德使海靖来总署就曹州**教案与德占胶澳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8年1月4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两点半钟，德国使臣海靖偕翻译福兰格等来署。章京吴景祺、何兆熊、景清、陈浏，随同恭、庆王爷，荣中堂，翁中堂，敬大人，许大人，荣大人，张大人接见。

寒暄毕。海靖云：今日特来商量未妥的事，最是紧要。譬如满桌宝贝，人人知道择选。譬如船在大海，须设法避礁。现在胶澳海口，已均为德所有，此时还回，中国亦无海军住守。德顾邦交，不肯多占。好在系租地，将来仍还中国，此时不过暂行租用。中国如即允定，各国必说德国权力虽大，仍不敢任意多占，必与中国商妥，方算租定，是仍顾两国交情的意思。否则，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更碍中国的事。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债，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问以：将来各国效尤，当如之何？德国能保中国不再有此等事否？

海靖云：德未占胶以前，中国已与别国有约，如何能保？现在地球不过二、三大国，从前英有占据香港附近地方之说，今英亦无此意。至毗连中国之大国如何情形，中国比我知道详细。总之，德国不能代中国与别国打仗。

告以：这说到打仗。现在教案六条总要先了。

海靖云：一齐了结！这话我早说过了。

告以：虽是一齐了结，日期却有先后，你将教案六条照覆本衙

门,我们再覆你租胶的照会。海靖唯唯。又告以:第一、第二两条可允,惟九十九年租期,应改为五十年;第三条,你的图与照会参差。随将图取出指看许久。告以:青岛、胶州、女姑山三处,均是税口,应由中国照旧设关,华商船只出入停泊,均无妨碍。

海靖云:这应该的。

又告以:第四条应设浮标、浮桩,我们照允,但华船往来不纳费。

海靖云:这个自然。

又告以:第五条,德国将来还回中国,这是租期以内之事;至租期之内,德国不能转租他国。

海靖云:德国断不将此地转租别国。又云:商船所交之税一年比一年多。

答以:税章自有成式,将来再谈便了。又告以:澳内居民甚多,不要撵逐他。

海靖云:自听民人之便。

告以:原说陈家岛归两国保护之法甚好。海靖未置可否。

问以:你前说中国允租一岛,德国即答应中国加税,现既租定,则加税的话不要翻覆了。英、德商务最大,英亦愿商量。如德国切实应允,别国便好说了。

海靖云:愿意相帮。

又约定叫荫昌随同总办送照会到德馆,明日由德馆参赞送照覆来署。海靖等告辞。即将教案六条照覆一件,交海靖携去。

(总理衙门档)

1138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关于曹州教案
及俄租旅顺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8年1月9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三点钟，俄国署使巴布罗福偕其武官御林亲军沃罗诺福，并翻译柏百福、兵二名来署。章京舒文、杨宜治、顾肇新随同李中堂、许大人、廖大人接见。

闻英在高丽济物浦地方现有八只兵船，俄亦有两只船在彼处，美国有一只船在彼处。

问：英兵船到汉城否？

巴云：沃参将到彼处，英兵船才到济物浦，不知其上汉城否？

问：英在巨文岛亦有八只兵船，济物浦所泊兵船，是由他本国来的否？

巴云：英兵船即是巨文岛的。

问：英在济物浦停泊重兵，不知与贵国有无开衅之意？

巴云：英、俄断无开衅事。缘英、俄在中国与朝鲜地方都算是客，天下只有主客相争，无客与客争之理。即如俄停船在旅顺时，已经言明不准他国兵船再入旅顺。

答以：如他国兵船要入旅顺口，我们亦不好拦阻。

巴云：可告以你如入口，中国不以客理相待。况中、俄有话在先，他国亦不能不讲理。

答以：你说的特容易了。

巴又云：前所说借旅顺空房存煤一事，贵衙门已电宋提督否？

答以：昨已电过宋提督，惟说明是暂存，并非久借。

巴又云：上次所说外部有几件事要商量，现已收外部来电，译出汉文一纸，递阅。

答以：我们留看。

巴遂去。

(总理衙门档)

1139 总署奏请赏给法国教士樊 国梁二品顶戴片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8年1月9日)

再，法国教士樊国梁在京城及直隶迤北等处传教多年，臣鸿章前在直隶总督任内迁移蚕池口教堂，以该教士在事出力，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间奏请赏给三品顶戴在案。兹据法国署使臣吕班函称，副主教樊国梁办理直隶教务，已非一载，人亦敦重诚实，现经法国升为主教，拟求天恩奖励等语。臣等查法国主教安治泰，因在山东商结教案多起，前经臣衙门请旨赏给二品顶戴。于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具奏，奉硃批：依议。钦此。今法国副主教樊国梁在京城及直隶等处传教有年，遇事维持，民教相安，既经升为主教，可否请旨赏给该主教樊国梁二品顶戴，以示优异，出自圣裁。

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40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山东曹州教 案拿获要犯分别定拟罪名情形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98年1月15日)

臣奕等跪奏，为山东教案拿获要犯，分别拟定罪名，恭摺仰祈圣鉴事。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奉旨：曹州杀毙洋人一案，著李秉衡

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报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等因。钦此。当由臣衙门电咨前山东抚臣李秉衡钦遵办理。

旋据该前抚电称,派委臬司毓贤、兖沂曹济道锡良,驰往巨野县彻底根究。嗣由该臬司等督飭该县会同防营,先后拿获惠二哑吧等九名,并起获赃物等情,叠经照录恭呈御览。兹据李秉衡咨称,缘惠二哑吧即惠潮现、雷协身即雷继参、张高妮即张沁春、王大脚即王莽又名王衍溃、贾木即贾东洋、高大青、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分隶巨野、嘉祥等县,平素游荡度日,均先未为匪犯案。雷协身探知巨野县张家庄洋教堂存有钱物,起意行窃,纠允高大青及惠二哑吧,张高妮、王大脚、贾木、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并不识姓名二人,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傍晚时分,在巨野县杨家楼村外空地会齐。即于是夜二更时分,惠二哑吧、张高妮、王大脚、贾木各携尖刀,高大青持绳鞭,雷协身、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及不识姓名二人,分携刀棍。行至中途,萧盛业、姜三绿、张允三人畏惧同逃,惠二哑吧等偕抵张家庄教堂门外。惠二哑吧、雷协身爬墙进院,开启大门,放张高妮等进院。惠二哑吧用刀撬拨屋门,未开。教士能方济、韩理惊觉,由窗孔开放洋枪,轰伤不识姓名两人,随各逃逸。惠二哑吧因同伙被伤,气忿莫遏,起意行强。雷协身允从,惠二哑吧即与雷协身砸开窗户,进屋开门,放进张高妮等。惠二哑吧用刀扎伤教士肚腹,雷协身亦用木棍抵格,随即搜劫赃物,〔共〕分逸逃,亦有将赃物刀棍撩弃路上。詎教士能方济,韩理伤重,旋各殒命。经教士薛田资报验获犯,讯详审供不讳,请无另犯别案,将惠二哑吧、雷协身等均依例拟办各等因。

臣等查惠二哑吧等伙窃德国教堂,因教士能方济等惊觉,开枪轰伤伙犯。该犯辄敢起意行强,与雷协身首先拒伤教士,实属罪无可道。应如该抚所拟惠二哑吧即惠潮现,雷协身即雷继参,均依强

盗杀人奏请审决梟示例，拟斩立决梟示。至王大脚、贾木、高大青四犯，供词尚有出入，应监候待质。其萧盛业、姜三绿、张允三犯，应从重加监禁五年。其在逃之马东武、朱得德两犯，应悬赏勒缉归案，拟议惩办。

臣等查此案惠二哑吧、雷协身两犯，首先发难，因偷窃教堂，惨杀教士二命，以致酿成巨案，实堪痛恨。若由该抚照案奏交刑部核议，再会同臣衙门具奏，辗转需时，致令该犯幸稽显戮，殊非止辟明刑之道。应由臣衙门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至该抚咨称不能禁约为匪之犯父兄等照例提责，并已获之赃，经主认领，尸棺亦经教堂领葬，起获之凶刀存库。均应如该抚所咨办理。被枪轰伤之不识姓名二名，尚未弋获，应与在逃之马东武，朱得德两犯责令现任抚臣张汝梅一并缉拿，无稍宽纵。

所有臣等拟定曹州教案要犯罪名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41 大学士徐桐等奏为遵旨将前山东

巡抚李秉衡等议处摺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1898年2月1日）

吏部等部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臣徐桐等谨奏，为遵旨议处具奏事。

内阁抄出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因山东巨野县地方有盗匪拒捕伤毙教士之案，业将凶犯分别惩办矣。开缺四川总督·前山东巡抚李秉衡身任地方，不能先事预防，以致酿成巨案，著交部议处。兖沂曹济道锡良、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

知府邵承照著一并交部议处。巨野县知县许廷瑞,缉捕废弛,禀报迟延,著即革职。寿张县有教堂被劫之案,该县知县庄洪烈著即查参。其余济宁、菏泽、单县、城武等州县亦有民教相争者,该州县官均著分别撤调。山东为礼乐名邦,士大夫服习儒术,素知自重。至草野愚民,间有不明事理,甚或殴辱教士,毁坏教堂,此风断不可长。著该地方官严行禁戢,实力保护。并著通谕各省将军督抚等,嗣后如有借闹教堂为名,聚众生事者,即遵光绪十七年六月谕旨办理。倘再因循怠玩,定行严加惩处,决不宽贷。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除巨野县知县许廷瑞革职,臣部另行办理开缺,暨寿张县知县庄洪烈即行查参,及济宁、菏泽、单县、城武等州县官分别撤调,均行令该抚钦遵办理外。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吏兵二部奏定地方官办理教案章程,内开:嗣后如有教堂被毁之案,实系有心故纵,酿成巨案,贻误大局,由臣部酌量案情,奏明请旨办理。其事出仓猝,竭力保护而势有所弗及者,拟请将该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处,其保护未能得力者,自属办理不善,应查照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定义等因。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又查定例:凡议处事件,若例轻而案情较重,即照加等之例办理。由降留加等者,自一级至三级,酌量递加,止于革职留任,不得加至降调等语。此案山东巨野县盗匪拒捕,伤毙教士,该前抚李秉衡身任地方,不能先事预防,以致酿成巨案。钦奉谕旨,交臣部议处。臣等核其案情,虽非有心故纵,究属酿成巨案,自应查照奏定章程,请旨办理。应如何从重予以处分之处,恭候圣裁。兖沂曹济道锡良等奉旨一并交臣部议处,亦未便仅照防范不严本例及办理不善成案核议,应请将兖沂曹济道锡良、曹州府知府邵承照均从重加

等，议以革职留任公罪，曹州镇总兵万本华一并从重加等，议以革职留任公罪。

所有臣等援照章程，请旨并酌量加等议处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再，此摺系吏部主稿，会同兵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军机处原摺)

1142 著将即墨县杀毙洋人犯李象凤

即行正法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1898年2月4日)

奉旨：

张汝梅电悉。所有即墨县杀毙洋人之凶犯李象凤著即行正法。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43 德使海靖为请准由沂州至济南

建造铁路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898年2月13日)

为照会事。

查德中现在立约一事，本大臣所请训条，昨日奉到回电。查贵王大臣称言，贵国驻德大臣申详，在山东省办商务之项，先应由德承办一节，本国政府不再争论等语。此与所奉训条甚不相符。且吕大臣与本国外部面称，并未申明此等定准之意，业经应允发电，报明贵王大臣，在山东省德国应先承办商务一节。德国国家仍执意索讨，并允固请贵王大臣按此节照办等语。虽思由贵国驻德大

臣业已申明,如此本大臣仍应遵照训条之意,称明本国国家,仍应向中国固请在山东省如有商政之事,先应问德国承办。如于该省有办铁路之事,德商先应承办,及工匠亦应尽用德人。本月十八日本大臣在贵署面谈之际,业将此节解明。彼时李中堂辩论,殊觉无因。

溯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所去照会内开,本国国家业已商定,向中国讨允由胶州过沂州至济南盖造铁路一道等因在案。此有德国所办铁路二道相连之意,贵王大臣至今不过允准由胶州至沂州盖造铁路一道,并未定准由沂州至济南盖造相连之路。现在奉飭,特请贵王大臣将准盖造相连之路迅速备文照覆。查以上德国所讨各节,实属一定不移,应请贵王大臣不再耽延允许之文。此数日内,贵王大臣如将许可之意告知,则于中国大局甚有利益。缘本大臣与贵署数位大臣颇为相得,深愿尽力设法,不使尤有为难之处。实因本大臣与中国交谊甚厚,必当将本大臣诚意告明贵王大臣。如中国延搁允准以上德国所讨各节,本大臣大约不能再备文照会,并可奉飭出京,以便由他员,并非外部派来之员办事。

本大臣又奉飭令知照贵王大臣,德国所请者,只有兴旺商务之意。如中国再耽延允准照办所商各节,迟缓不能立定,则德国外部不能再拒本国军务大臣索讨,将胶州租界及驻兵之地推广之议。派来之新兵,现在一半已到胶州,俟由本国亲王亲自带兵到来之后,方能将仍未商妥之事另外设法强办。应请贵王大臣熟思此等情形,速为照覆应允照办,不再耽延。俟德国所请以上各节,贵王大臣允许,始能将本国兵丁撤回入胶澳德国租界之内。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宫中硃批奏摺)

**1144 德使海靖为请将附送文件迅速
画押送还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1898年3月4日)

为照会事。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本大臣前往贵署,贵王大臣面称,为胶澳租界及办山东商务一节,贵衙门与本大臣往来照会,逐一商定各款,仍愿合拢,订立草约,两面画押等语。查此事贵署与本大臣往来文件,即十二月初三、初六、十九等日德国公文,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十三、十九、二十二等日中国公文,为胶澳租界及山东办商务之法各节,商妥定结。不过以德国另外所请,贵王大臣于本月初七日在贵署允准照办者,此节尚未在以前各节内叙明。虽现已几及全行了清,而本大臣仍愿通融办理,照贵王大臣所愿之意,将以上所称往来文件各节,现再逐款称明,合备约底,一一缮写,与该文件毫不相背,附送贵王大臣查阅。应请贵王大臣转饬照抄二分,两面公同画押,将一分送还本大臣,以便转达。因本大臣如此通融,甚望贵王大臣将附送之约,现即迅速画押送还,不再改易耽延,以免怀疑。所有文件,已许之意,中国以无足重轻,不愿照办,想贵王大臣明晰,保守两国交谊,于中国甚有利益,致免舛悞,关系匪浅。

本大臣代本国国家现在称明贵王大臣,将附送之约画押后电报本国外部。一俟本国朝廷准电,立即电饬德国兵卒速即撤回往胶澳德国租界之内。并画押后,除定界开办铁路等事,按约应商详细章程外,所有互商各节,作为全行了清。且按贵国所愿之意,及遵所奉训条。其附送之约,贵王大臣暨本大臣画押后,由两国大皇帝批准,迅速互换。须至照会者。

(宫中硃批奏摺)

1145 总署为南昌有人反教希迅派

营弁弹压事致轺抚德寿电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3月17日)

法使言南昌有匪党二千余滋闹,并有揭帖骂毁官民及教士。恐酿巨衅,拟派兵船等语。此案迭经电催,迄无确覆。若再延宕,必生波澜,希迅即派拨营弁,认真弹压,仍详细电覆。

(宫中电报档)

1146 著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实妥办周汉

刊布反洋教揭帖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898年4月8日)

奉旨:

陈宝箴电奏周汉刊布揭帖,语言谬妄,已暂行监禁等语。该革员乡居数年,究竟素行如何,舆论是否允协,有无党与?该抚务即查察确实,与张之洞密商妥办,毋任滋生事端。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47 广西巡抚史念祖为洋人在凌云县属

被杀等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1898年4月9日)

前据百色镇梁效贤先后电称,越边游匪由滇阑入西林县属八渡、凌云县属罗里一带抢劫,立电调马镇盛治带两营驰办。当于初二日具奏。续据梁镇电称,游匪劫抢凌云县属之罗里各村,有洋人一名被害。复饬缉凶严办,并电饬凌云县确查速报。兹据龙州何

道电称，方领事来言，现有教士由邕至百色传教，在互鏊地方被杀，须为认真速办。又闻有法国游历数人，由滇来粤，过泗城一带，不知下落，请速飭该府州县，如此数人尚在，即拦回滇界，抑为妥护出境等语。当再电飭泗城府各处，如遇有游历洋人，由法人境，妥护拦回。如无其人，据实电覆。并飭南宁一带，凡游历洋人，均劝止暂勿往百色一带。电知滇黔督抚，转飭所属，知照游历洋人，暂且勿入粤界，受边匪害。

查泗城一带，三省接壤，穷邃穹远，游匪飘忽，征调不及，以至该处民人多被其毙，洋人适遭其害。非地方官不能保护，实因越匪由滇侵入，防范不及。惟有迅力剿除，严拿凶犯，以纾廛念。

再，何道电称，方领事欲亲往百色查看情形。除电覆劝阻，万勿冒险前往有游匪处所外，并请转告法使，电阻为要。正肃达间，顷奉十二日电，飭查遵已照办。

(宫中电报档)

1148 给事中吴兆奎奏陈四川民教斗殴急宜持平办结摺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

刑科掌印给事中臣吴兆奎跪奏，为四川民教斗殴，事关大局，急宜持平办结，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风闻四川江北厅民教因租房斗殴，致伤人命一名，经署督臣恭寿飭属办理，尚未定案。美国教士欲舍下手凶犯不问而坐罪于团首，众情不服，其势汹汹。查江北与重庆府治仅隔一江，民心齐一，与重庆风气迥殊。从前欲设教堂医馆，虽经各国教士多方创举，地方官迭次开导，卒未成功，良由众志成城，非一二团首所能主其权也。去年冬季有美国教士暗令本地教民在江北城内租赁房屋

一所,并未声明,租与洋人开设医馆,经民人访知,向房主理论不服,致将房屋拆毁。该教士租赁房屋,并不遵照条约,其听从朦租房屋之教士(民)亦非善类,均属情节显然。诤赴厅涉讼,久未断结,入春以来,该教士复另觅租房屋,硬欲开设医馆,因是民情愈愤,遂致斗殴伤人。按中国律例,治该凶犯以斗杀之罪,自得情法之平。且无论从教与否,悉属中国民人,亦非他国所得干预。今该教士误听教民怂恿之辞,欲归罪于团首,既显与中国律例不符,且大非该教士行教劝善之本心。

臣惟川省民教相争之案,以重庆一属为最多,而民情固执百折不回,则以江北一厅为尤甚。向来奸民入教,必与良善为仇,其平日教民骄横之已甚,官长偏袒之过多,但治凶犯以斗杀之条,恐已不无怨怼,若并将案外之团首加以重刑,窃恐团众风起,千百为群。此辈本不辨何国之洋人、何国之教堂,若在重庆地方肆行焚杀,即成不可收拾之势。如谓川中兵力足资弹压,臣窃虑之。

抑臣尤有请者,方今外患凭陵,国威日削,敌人布散流言,多方诱胁,无非欲离我民心。所可恃者,惟此上下相依固结不解之忧耳。设一旦因民教斗杀之案偏徇彼族,坐罪无辜,凡有血气谁不解体?是人心未离,而驱之外向也。臣籍隶四川,访之会试乡人来京者,异口同词,见闻较确。相应请旨电飭四川署督臣,督同臬司、川东道,查询确情,按律持平惩办,迅速完结。若听外洋之要挟而罪事外之团首,不惟朝廷有失刑之讥,实恐地方酿燎原之祸。

臣为维持大局起见,谨披沥直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149 给事中吴兆奎奏请飭福州将军**增祺速赴本任片**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

再，查近来川省教案层见叠出，上年刘秉璋开缺之后留任数月，酿成焚毁教堂重案。今四川将军恭寿新权疆寄，于交涉事件未经办过，适值江北教案初起，深恐畸轻畸重，未能细意权衡。当此灾歉余生米价涌贵之时，贫民众多，人情最易纷嚣，伏乞皇上俯念边疆紧要，交涉事繁，谕飭新任福州将军增祺速赴本任，俾督臣裕禄早日交卸，兼程赴川接篆任事，则责有专归，地方官等有所禀承，无敢意存观望，办理自更得手。臣仰体朝廷慎重封疆至意，迫以事关桑梓，未敢安于缄默。谨附片直陈，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150 恭亲王奕訢奏为议得伍廷芳请变通成法摺**均为探源握要之论摺**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五日(1898年4月25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准军机处抄交出使大臣伍廷芳奏教案迭起，请变通成法一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议奏。钦此。

查原奏内称，近来边衅之开，每起于教案，而教案所以多者，则由昔年与之订立条约，许以遍地传教，不许以内地通商，殊为失策。今欲豫弭其变，惟在内治有权。查各国例，凡他国人在本国者，皆归地方官管束，犯案皆归地方官讯办。惟中国商民往他国者，受治于他国之官，而他人来我国者，则不受治于我。彼所藉口，盖有两

端。一则谓我限以通商口岸，民人应就近归彼领事管束。二则谓我刑律过重，彼实不忍以重法绳其民。应请旨密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各省通商一条通盘筹算，熟计利害。无论大小各国，咸与通商。沿海地方择商务最繁之一二省，先议举行，其余酌分年限，次第开办。做行西法，加重入口关税。所有烟酒各物，查照各国税则，一律加增，于国课必有裨益。若其法律，原以齐民，轻典重典，时为损益。应请飭下部臣，采各国通行之律折中定议，勒为通商律例一书，以降谕旨，布告各国。所有交涉词讼，彼此有犯，即以此为准。此律一定，则教民、教士有所儆而不敢妄为。治内防外，有所遵而较若划一等因。

查该大臣所拟变通成法各条，均属探源握要之论，惟办理须有次第，方不致隔阂难行。即如所请开通商口岸一条，臣衙门现已奏请将直隶之崇王岛、江苏之吴淞口、湖南之岳州口、福建之三都岛等处添设口岸。至内地各口，皆百货厘金所萃，今若将内地各口概归通商，则厘金必形减色，各省办事亦多窒碍。频年本有加税之议，现值修约，届期应由臣衙门与各国使臣通盘筹议。所有进口洋税，能否酌加，所加洋税，能否与内地厘金相抵，庶能统筹核办。至所请改订刑律一条，查各国律例条目纷繁，中西风俗攸殊，更非熟习贯通，骤难更定。该大臣素习西律，应请飭下该大臣博考各国律例，及日本现在改订新例，酌拟条款，咨送臣衙门，会同刑部妥商奏办。

所有遵旨议奏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51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议得吴兆奎急**宜持平办结四川教案之奏未得端委片**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1898年4月25日)

再,本年二月间四川江北厅城内百姓殴毙教民一案,经臣衙门援洛士丙洽案函商美国使臣田贝。旋准四川署督臣恭寿电称,此案已将办结。适于三月二十四日由军机处抄交本日给事中吴兆奎奏,四川民教斗殴,急宜持平办结。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筹办理。钦此。

臣等查该给事中所称,去年冬季有美国教士暗令本地教民,在江北城内租赁房屋一所,开设医馆,经民人访知,将房屋拆毁,赴厅涉讼,尚未断结。入春以来,该教士复另觅租房屋,硬欲开设医馆,因是民情积忿,遂致斗殴伤人各节,与署督所电,大致相同。至所称该教士误听教民怂恿,欲归罪于团首,江北民情固执,若将案外之团首加以重刑,窃恐团众风起,肆行焚杀,成不可收拾之势。请旨电飭四川署督臣督同臬司、川东道查询确情,按律惩办,迅速究结等语。

臣等查此案起衅,实由美国马医士不遵官劝,遽以佃而未妥之屋于二月二十二日,令其徒王致堂、唐希夷等乘夜搬住,经署厅丞国璋再三阻止,坚不肯听。该丞派役同往,一时城内喧传,仓卒聚众殴毙唐希夷,拆坏房屋。该丞驰往弹压,当场拿获三人暂行收押。乃该民人等于二十四日夜约集城乡团众齐至厅署,勒保已获之犯,经该道等多方开导,团众渐散,地方仍复安静。臣等接电之初,以该厅民人,动辄聚众,此风不可长,急应严禁,而操之又不容过蹙。当即电署督臣恭寿,转飭该道相机办理。先与该领事商结,并函告美使电飭该领事,和平商办,不得勒限拿犯。该领事颇能遵

守美使之言,但以散团、拿凶、佃屋、偿卹四端相要。经该道婉切与商,又值江北厅考试,拿犯一层商明从缓,先将佃屋、偿卹两端商结。臣等窃维此案,既伤毙教民,应按律拿犯治罪。至该团首等不思解释群情,反恃众围署,意存要挟,几至各国领事竞起为难。是固罪有应得,不得谓之事外。若非严拿治罪,实属不成政体。且以后重庆通商交涉事繁,难免遇事齟齬,辄复啸众横行,致酿巨祸。该给事中所奏坐罪无辜等语,尚未深悉此中端委也。况此案美使始终和商,并无格外刁难。臣等亦坚守条约成案,酌理平情,绝无偏重。

所有现筹办理情形,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52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永安州苏主教等

激动民变被杀毙命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七日(1898年4月27日)

顷据平乐府电称,永安州地方本月朔有法国苏主教安宁带领教民六人出境,途见壁书不宜从教说帖,遂自拿人,激动民变,追回程村,将苏安宁及教民二人杀毙等语。阅之殊堪骇异。

案关重大,除将永安州牧何臻祥撤任,另委员驰往查办,迅速严拿凶手,并电知龙州祁领事商办外,合先电达。

容随时电商,务期妥速了结。应否先照会法使候裁。

(宫中电报档)

**1153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严拿永安戕毙教士
人犯迅结教案等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

奉旨：

黄槐森电报永安州有戕毙教士之案，殊堪诧异。著一面严拿凶犯，按律惩治。一面酌加赔偿，并将该地方官查参，迅速了结。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54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已电西抚飞速
妥结永安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

顷接西抚电，法教士苏安宁在永安州地方带领教民六人，见墙上贴有不宜从教说帖，遂拿人，激动民忿，致将教士及教民二人杀死。已将该州撤任，委员驰往，知会领事妥办等语。教士固不应拿人，愚民生事，贻害官长，尤为可恨。法正寻事，深恐借题。永安向为土匪出没之区，教民尚有四人，更恐寻仇报复，已电西抚，飞速妥结。谨电闻。

(宫中电报档)

**1155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赏还已革
铁岭知县荣禧衔翎片**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

再，上两年铁岭、开原、康平等县耶稣、天主两教教民，先后聚众械斗，砸毁教堂，驻京法使专派领事来奉办理。经奴才派员会办，

因查留奉差遣之已革铁岭县知县荣禧长,于听断有能吏称,一并派往会审。维时法库门一带著名盗首大青乐、满堂红、大接半等在彼肆扰,飭令该革员于办案完竣,会同防营设法捕贼,以安闾阎。嗣据该革员将各教案逐件会讯断结,复协同奉字后军左右各营设计擒获剧盗十数名,解省审实正法。此次获盗拉特那西里等及窝主阎昶等犯,均委该革员审办,现在遇有命盗重案凡交发审处审讯者,亦赖其相助为理。

奴才查荣禧练达勤敏,才具优长,历任承德、宁远、铁岭等州县,均以明察除奸,政声卓著。光绪二十年日本肇衅,平壤失守,边境戒严,该革员由铁岭调署安东县筹办江防,是年九月十三日到任,该县并无城郭,境内商民悉已迁徙,无与为守。二十七日敌人渡江,扑犯安东,各军不支,地方失陷。经前任将军裕禄将该革员奏参治罪,旋委办理凤岫安宽各厅州县民团,迭次进攻,克复宽甸县,又克长甸镇城,又克香炉沟要隘,宽甸全境肃清,并案入告,奉旨免罪。奴才到任后,于光绪二十二年整顿捐务,开办矿务,将该革员奏留差遣,奉旨:著照所请。钦此。当该革员调署安东时,不辞艰险,论者皆多其勇。迨后失守,因地无城池,到任未及半月,致获重咎,又深惜之。自经奴才奏留后,颇知愧奋,遇事愈形勇往,办理交涉悉合机宜,洵属有用之才。且获剧盗十数名,审结重案十数起,亦未便没其微劳。可否吁恳天恩俯准,将已革花翎知府用候补同知·直隶州铁岭县知县荣禧赏还衔翎,并由奴才给咨送部引见之处,出自鸿慈逾格,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156 著署湖广总督谭继洵查明**沙市烧毁洋房启衅根由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

奉旨：

祥亨电悉。沙市客民烧毁洋房，是否新关房屋？著将启衅根由查明电覆。并著该署督派员会同关道迅速办理，毋得因循玩视，致酿事端。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57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办理永安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

十八电敬悉。永安教案，迭经平乐府吴其珍查覆，确因教士、教民擅拿民人，激成众怒，致被殴毙。何牧所派护送兵差，亦被殴伤数名，尚无纵容实迹。已勒限缉凶，逾限不获，即行参处。

十七日得苏提督十五电，谓苏安宁系梧州人，并与祁领事晤说，所毙三命皆中国人，现在上紧缉凶。本督办籍隶永安，刻亦派边营管带前往协缉，务期获凶抵命。更应勒令凶手亲属，缴偿邮银，归死者之家等语。祁领事初则推诿，应候京使电来。旋又坚执苏安宁系法人为词。复经苏提督责以大义交情，仍恐领事庇护主教，意存奢望，又函致谅山卢五画转达河内度总督，使在越法官咸知其事，冀可速结云云。

十八日得平乐府电，谓何知州派差于鲤魁田地方寻获竹箱一个、竹箩三个缴来，确系主教物，当点明各件，交州署慎存。并再催团绅交凶，获日另报云云。

据两电则议卹拿凶,均有眉目。今忽执外部训条,藉端横索,并牵及东省北海之教堂、铁路,尤为节外生枝。应如何分别准驳,总署自有权衡。此间仍严催拿凶正法,务期速结,免再生衅。

除将来电转苏提督外,合先奉覆。

(宫中电报档)

1158 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等奏为代

举人董玉璋呈诉江北教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裕德等跪奏,为据情奏闻事。

闰三月十六日据四川举人董玉璋等以维大局,弭后患等情,赴臣衙门呈诉,恳请代奏。臣等公同查阅。

据原呈称举人等籍隶重庆,会试起程时已闻江北民教不安,人情汹汹。因美国马医士租江北民居,民情不愿。该医士托人冒租。民知租者华人,居者外人,遂将所租民居拆毁,冀阻其来。马医士已不欲生事,教民之奸险者必欲邀利经营,以致激愤,人民群起驱逐,教民逃避,逾墙跌毙一人。江北厅川东道均往弹压,剴切晓谕,立即散去。该教民因教中一人跌毙,借端罗织,迁罪团首,煽惑马医士及该国领事,挟制地方官办理。窃江北厅四十余团,每团团首正副各一人,皆素行公正殷实绅粮,地方官乃札派之,倘因教民播弄,迁罪无辜,颡愚无知,迁怒报复,防不胜防。举人等日夜隐忧,不能不呼吁呈明等语。

查民教之案,往往起于奸民之煽惑。如该举人等所呈美医士不欲生事,教民借端罗织,迁罪团首,尤属无辜。倘竟因此构衅,致生事端,不无可虑。该举人等取具同乡官印结,吁请代奏,臣等不敢壅于上闻,谨据情代奏,并将原呈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军机处原摺)

附件 四川举人董玉璋等为重庆江北厅教案事呈都察院文

光绪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六日(1898年5月6日)

具呈四川举人董玉璋、李杜、冷春膏、伍廷桢、莫致中、张济烜、高凌霄、王金城、萧岳崧、李德利、梅际郁、周本一、杨树棻、张济南、蓝铭钟、江濂、张济贞、屈厚蕃、王晋恩、林文澜、屈厚蕃、苟海澜、龚秉枢、李树春、吴淞、张正桂、李树煊、柳绍庄、冯渐遼、张汝弼、邓鹤鸣、张葆吉、雷象震、汤铭勋、谢彬、戴锡畴、吕玠、郑涛中、敖式沧、王勋、龚汲书、周庚、敖其炳、龚洪范、吴灿英、孙绍先、涂熙雯、程德灿、黄瀚、陈介白、何炳章、杨宏恩、危大升、赵运文、彭士霖、张玉成、李文澜、朱维垣、梅际郁；贡士施愚、马桢、方正；截取同知夏锡畴；候选知州欧阳秉衡；拔贡彭元炳、邓重光。为协息据情代奏，以维大局而弭后患事情。

举等籍隶重庆，今年会试起程之时，已闻江北民教不安，人情汹汹，朝不保暮。耳目就近探询启衅之由，因美国马医士往租江北民居，民情不愿，继乃有该国教民托人冒租，以图进步。江北人民闻知，以为该处自光绪初年教案息后，即无外人居住。且租者华人，居者外人，亦非直道而行之事，遂将该处所租民居即行拆毁，冀阻其来。此举等起程以前之实在情形也。及到京以后，即闻江北民教交讧，致伤教民。兹于场后陆续接到家信，始悉美国马医士已有不欲生事之意，该教民之奸险者，必欲急功邀利，力往经营，以致激愤，江北人民群起驱逐。该教民怵于公愤，相率逃避，江北厅主即往弹压，至则教民一人因已逾墙，自行跌毙，厅主遂于民众趋奔

之余拿禁一人,以示惩儆。适逢川东道主派员带勇,请王命渡江弹压,江北民众以为将拿禁之人立行正法,群怜无辜,老弱妇女向厅主吁恩乞命,不约而同。厅主剴切晓谕,立即散去,并无哄堂塞署辱詈官长等事。后又风闻该教民等因教中一人跌毙,遂欲借端罗织,迁罪团首,以快其私,煽惑马医士及该国领事挟制地方各官办理。此举等到京接家信之实在情形也。

窃江北厅历来教案,办理自有旧章,举等何敢多言。惟因家信中风闻有迁罪团首之说,此于时局大有关系。举等上为国家,下为桑梓,安忍缄默而不言。窃今之民团即古井田之遗意也,不费国家一钱,而民卫家即以保国,自强大计,莫切于此。举等家信风闻迁罪团首之说如虚则已,如实有此议,则是使我国自携其民心也。江北厅约共四十余团,每团团首正副各一,凡举团首皆素行公正,殷实绅粮,地方官乃札派之,往往有屡辞不允者。倘因奸邪教民从中播弄,遂必迁罪一无辜团首,以后公正绅粮,谁敢复为团首者?群情解体,恐不独江北一厅为然也。尤可虑者,江北民情最为固结,血气之勇与公愤之义相结而成,误闻杀一冤人,尚且群起恳恩,设果迁罪无辜团首,此等颡愚无知,莫辨英法德日诸国,倘或一概迁怒报复,江北巴县一江之隔巴县教堂林立,各国俱有领事教士医士及游历者无虑数十百人,防不胜防。将来教案牵涉益多,更难办理。此不可不先事预防为去火抽薪之计也。

举等籍隶同属,实偪处此,万一意外激变,家属岂能无恐?且现届府试文试,本月可毕,武试不过下月即当举办,各属童生聚集,尤恐托名公愤,更酿事端。此举等所为日夜隐忧而不能呼不吁呈明者也。况西例伤人律无抵法,中国命案罪坐正凶,即环向厅主吁恩乞命,亦与诬赁民居一节无相干涉,似未便因一二奸民之煽惑,遂构成不解之衅端。此不特保全华民,正所以保护西人而辑睦邦交也。

为此协悬据情上闻，以固民心而弭后衅，即维持大局之一端也。举等桑梓幸甚，天下幸甚，伏乞代奏。谨呈。

1159 著湖北巡抚谭继洵派员于宜汉

等处实力稽查并保护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

奉旨：

谭继洵三电同日递到。沙市案情重大，奏报已属迟延。现在麻城之宋埠，复有抢掠教堂之案。鄂省民情浮动，匪党易于勾煽，不可不先事豫防。著该署督拣派干员于宜汉等处实力稽查。凡有教堂处所，飭各州县慎重保护，毋致再启衅端。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60 署湖北巡抚谭继洵为瑞典国教

士来宋埠建堂传教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

二十一电谨悉。湖北麻城县宋埠地近豫省，风气刚劲，民间不喜洋教。前数年瑞典国教士到宋埠传教，酿成重案，获犯奏结，原议限二十个月内开导明白，准其传教。无如民情固结，迄无转机。三月间教士定要冒险前往，建堂传教，劝阻不住，当派委员护送，沿途颇不安静。现在宋埠暂寓，责令团绅保护，一面派委林令偕会伊地方官妥商筹办。察看情形，宋埠购地甚难，距县穹远，照料不易。且正五月两次大庙会，尤虑滋事。若先在县城建堂传教，地方官近在同城，保护较易。俟民教接洽，不难扩充。詎该教士不肯听劝，执意要在宋埠建堂，办理殊多棘手。容再与之磋磨，现又飭催地方

官妥速筹办。正发电间,该教士等业已平安回汉。续查确情,再行电陈。

(宫中电报档)

1161 山东巡抚张汝梅奏为遵旨派

员查明曹属现无大刀会滋事摺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1898年5月18日)

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张汝梅跪奏,为遵旨特派大员查明曹属现无会匪滋事情形,恭摺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武定途次,承准总理衙门电开:据德国使臣面称,迭据济宁各教士电信,均言大刀会匪近又滋事,请即设法弹压保护等情,应即特派大员带队赴曹驻扎,以遏乱萌等因。复钦奉二十八日电旨:著张汝梅即飭臬司毓贤驰赴曹州,就近调队,将大刀会匪切实弹压,毋令滋事。钦此。当即钦遵飞飭臬司毓贤督带济康营队驰赴曹属,切实查办去后。

兹据该臬司禀称,于闰三月十二日驰抵曹州,详加访查,各属民教相安,并无大刀会匪滋扰情事。查大刀会名目由来已久,民间递相传习,昔年诚所不免。自光绪二十二年该司等将会首刘士端、曹得礼拿获正法,复经地方官随时严禁查缉。其会久已解散,现在实无谋向教堂滋事情形。惟菏泽、定陶、曹县、单县、城武、巨野、郛城七属,往往有人教莠民凭藉教堂欺压良善情事,民间虽积怨甚久,究未敢显与教堂为难。此次德使遽以会匪滋事为词,商请派兵弹压,总由教中莠民煽布流言,以耸教士之听,而欲藉之以修怨也。窃以教士远涉重洋,其传教原是劝人为善。惟入教之始,不细加选择,入教之后,遇事多所偏袒。于是抢劫之犯人教者有之,命案之犯人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

人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民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此次臬司周历各属，已督饬地方官剴切劝谕绅民，务各凜遵上年谕旨，民教共敦辑睦。即有教民，藉势欺凌情事，亦应听官为处理，不得藉生事端。并由各州县取具并无会匪滋事切结，呈送备查。该臬司布置定后，拟即回省办理秋审各等情，禀请具奏前来。

臣维时局艰虞，交涉日重，办理稍有不善，动启衅端，现在曹济各属奉旨增建教堂，地方官目击时艰，保护皆不遗余力。臣前派委员分赴各属，会同地方官清查保甲，举办乡团，原欲清弭盗源亦藉以调和民教。然如各教士之偏袒莠民，遇事生衅，诚恐积怨日重，构祸日深。该臬司所禀教民骄横，藉势欺压良善，本是实在情形，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相应请旨饬下总理衙门据情照会德国公使，转饬各教士。嗣后务须慎收教徒，严加禁约，毋得始终袒护莠民，轻信浮言，致滋民怨，则民教可永远相安无事矣！

除咨呈总理衙门外，所有查明曹属并无会匪滋事各缘由，谨恭摺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162 著直隶总督王文韶等派

员密查义民会情形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1898年5月23日）

奉旨：

据张汝梅电山东直隶交界有私立义民会名目传单，直豫苏欲与洋教为难等语。直隶东明、山东冠县其民多习拳勇，现既讹言繁多，出有传单宣播，难保匪徒不闻风滋事。著王文韶、张汝梅、刘树堂各派委员严密往查，并饬地方官豫为之防，毋任煽动。江苏相距较远，然饥民众多，易于勾串，并著刘坤一饬属严查，以防滋蔓。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63 湖北巡抚谭继洵奏报办理

烧毁沙市局关洋房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1898年5月23日)

头品顶戴·兼署湖北总督·湖北巡抚臣谭继洵跪奏，为湖北沙市地方焚毁局关洋房一案，现已获犯讯明，谨将拟办大概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湖北荆州府属沙市地方，商贾辐辏，五方杂处，往往易滋事端。前有湖南帮客民藉端纠众，放火焚烧局关洋房公寓船只。臣于本年闰三月二十日丑刻，据英领事霍必澜来电，当即电饬荆宜施道查覆，一面派委湖北候补道札勒哈哩、候补知县蔡国桢等前往查办，并檄调省城武防营暨宜昌镇标操防营兵，驰往弹压保护。随将饬据查覆情形叠次电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钦奉谕旨：谭继洵三电同日递到，沙市案情重大，奏报已属迟延。现在麻城之宋埠，复有抢掠教堂之案，鄂省民情浮动，匪党易于勾煽，不可不先事豫防。著该署督拣派干员于宜汉等处实力稽查。凡有教堂处所，饬各州县慎重保护，毋致再咨衅端。钦此。

遵即派员在于宜汉等处认真稽查，并通饬各州县凡设有教堂处所，密派妥役，随时慎重保护。暨查明前往宋埠传教之牧师裴美

德等系自愿回汉，并无抢掠教堂之事，电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在案。旋据荆宜施道俞锺颖、荆州府知府舒惠、江陵县知县刘秉彝禀称此案起衅根由。缘闰三月十八日晚间有湖南人杨与全，由山货行挑行李赴洋马头转回，在招商局门外小便，该局更夫周顺兴即王姓瞥见，喝阻不听，即持扁担将杨与全毆伤。当经保甲局委员候补县丞冯序镛等前往弹压，给钱二吊，飭令抬回调治。行至中途，杨与全之叔杨高明与同帮之曹品堂见而拦转，该委员冯序镛虑生事端，飭将杨与全交保正领调，并令将曹品堂看管。旋经湖南会首杨明阶保回。曹品堂与杨高明及湖南不识姓名多人，心怀不服，十九日午前又将杨与全抬至招商局滋闹。其时营汛员弁齐到弹压，经沙关委员候补知县马士庆等令招商局董张鸿泽将肇事之更夫交出，当场责惩。张鸿泽当时未交，湖南帮亦未将杨与全抬回。是日酉初又有湖南人余以仁倚醉欲在洋关验货厂门首小便，大关水手出拦不服，彼此扭毆。余以仁登时卧地图赖，于是凶徒聚集关前，沙防、荆江两营勇时尚未散，该委员等再三向南帮之人开导，人众语嚣，其势甚凶。嘱令营勇驱散闲人，三路守定路口，营勇并不照行，凶徒旋即放火。该县刘秉彝于十七日午刻接印，十九日午后三点钟接电，随同该道俞锺颖等出城。其时招商局税务司新修洋房已经起火，所有沙关洋务局日本领事公寓及陈列样货所、委员寓所暨附近民房数间，同时均被延烧。招商局趸船扞手坐船亦经烧毁。该道到沙后，分飭沙防、荆江两营官暨会商参将守备，将康家桥之天主堂、老巡司巷之福音堂、荆州城外之天主堂妥为保护，毋致再生枝节。一面查明税务司暨日本领事等五人各乘小船避泊窑湾便河地方。该道亲至税司船上慰问，该税司聂务满旋赴汉口，日本领事等移住该道署中，英领事已先期赴沪。其所泊关前坐船当滋事时开往南岸，得以无恙。现经该县刘秉彝拿获要犯多名，容俟讯取确

供再行稟等情。当经批飭提犯严审拟办。

兹据该道府会同委员等电禀，讯据余以仁供认，因同乡杨与全被殴受伤，挟忿往闹招商局，起意放火，故烧华洋房屋，抢夺财物。并据李得胜、张太贞、袁辉煌供认听从放火同抢等情不讳，起有外国衣服等件，赃据确凿，按例均应斩决。请照章就地正法前来。

臣查该犯余以仁等胆敢藉端挟忿，聚众放火，故烧官民房屋，抢夺财物，实属目无法纪，按例应照强盗律不分首从拟以斩决。既据起获赃据，罪无可疑，湖北地方民情浮动，沙市客帮从前又曾酿巨案，亟应从严示惩，以警凶顽而杜后衅，未便稍稍显戮。臣已电飭该道等即将余以仁、李得胜、张太贞、袁辉煌四犯一并就地正法，从重梟示，以昭炯戒。其余各犯，仍飭研审确供，另行分别拟办。招商局更夫周顺兴即王姓，倚势行凶，致酿重案，非寻常肇衅可比，飭令暂行监禁，俟案结再行照例治罪。该犯余以仁等讯由挟忿往闹招商局，非与洋人为难，故领事、税司、教堂教士均各无恙。现飭地方文武各员将该处各教堂实力保护，不得再滋事端。沙市税关邮政局飭据该关道电覆，将关旁官银号房屋二重赶紧修理，权作办公之所，关上大红船一号，预备税司暂住。关署房屋，税司领事公馆再当筹款，次第修复。至沙防、荆江营勇前于该帮聚众滋事时，未能实力弹压解散，迨洋关委员商令各勇守定路口，驱散闲人，又未照行。该营官督率不严，实属咎无可辞，容俟查明，分别据实参办。

除严飭该府县勒拿在逃各犯，务获惩办。其领事、税司等所失什物并陈列所货物及一切未尽事宜，俟查覆会同本任督臣张之洞妥筹办理，续行奏报外。所有湖北沙市地方焚烧局关洋房一案，既已获犯讯明拟办大概情形，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湖北巡抚系臣本任，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64 总署为法使屡催永安教案办犯劾官赔偿

建堂事致谭钟麟电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

永安州教案关系紧要，法外部坚索办犯劾官，赐偿建堂。又北海至西江铁路，毕使屡来催逼。而广西自发二十一电后，久无拿凶正法，续报亦未参劾地方官。是岂空言所能搪塞？顷毕使又来议教案，与铁路并办，本署面为驳斥。毕悻悻而去，谓将派兵船至北海，并派兵至广西自办。虽意存恫喝，不可不防，仍将办结情形电覆。

(宫中电报档)

1165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上紧缉犯严办速结

永安州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1898年5月28日)

奉旨：

前谕黄槐森将永安州教案迅速了结，迟至一月未据拿获凶犯，亦未将该州查参，实属玩泄。法使正在要挟，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著黄槐森上紧缉犯严办，并著谭钟麟一体督催，随时电覆，毋再因循误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66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派员前往永安办理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

十八电敬悉。永安向无教堂，只有教士往来传教。三月初十日祁领事来电，言平南、象州有闹教事，请飭查保护。当即电飭浔州张守，迅飭该属官确查，速为保护。并电知苏提督及电飭关道倪懋礼面覆领事。旋据张守稟覆，象州无事，平南系陈李两姓借命滋闹之案。经昨二十六电详覆总署。三十日领事电催平南，事尚未办，另有武宣闹教事，祈飭迅速办理之语。亦即电飭地方官，迅照查办在案。皆在教案未出之先，并无提及永安。永安亦无教堂可闹，后因教士过村，激动民愤，事起仓猝。闰三月初六日槐先电祁领事，苏安宁及教民二人被杀缘由，并一切查办情形。又电苏提督，就近与祁领事商量办理，并派弁勇会缉凶犯。迨初十日接祁领事电覆，请飭拿凶，查究伊物，并验尸开棺收领各情，亦均飭照办。

又先后据领事两次照会，言平南各处闻有闹教之事，经覆以平南系因命滋闹，武宣系筑坝起衅。至此间词讼，已飭地方官秉公讯明。其余各处，如有闹教，仍严飭保护，总要彼此约束，民教相安，永敦和睦。并委员驰往平南、武宣，会同地方官持平办理，追赃议结等语云。法使称有寄来详细情形，谓巡抚概置不理，殊不可解。

又查该州有一武官，名黄政球，曾任平乐营守备，此事非他启衅，但闻把持，不准交凶，前已派弁访查，尚未回覆。该州民情强悍，凶犯匿藏瑶山，绅团抗传不到，且筑土围为负隅计。平乐吴守住该州一月，与新旧牧极力设法，苏营所派汛弁入围劝谕再三，仍抗不交。谣言四起，惟有责成地方官速办。现查派绅士与该州绅

困熟悉者驰往，晓以利害，免致抗拒，别生事端。

教堂拨地，已电苏提督核覆矣。俟其就近与领事面订何处，容再电闻。

(宫中电报档)

1167 总署为永安缉犯不可再缓事致

广西巡抚黄槐森电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

十八电悉。平南等事，自系法领事耸听之词。惟永安缉犯一节，不可再缓。黄政球既有把持，不准交犯情事，正可从此根究。或勒令速交自贖，或另派干员，悬赏购觅，总以不致激成事端为要。法使现注意铁路，俟路议定，必催问拿犯也。此事系地方官专责，务希上紧设法办妥，仍电覆。

(宫中电报档)

1168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查实永安抗传匪凶之

武官黄政球确非起衅等事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

永安州绅士黄政球，委员查实，确非起衅。惟抗传匪凶，有意延玩，已严飭府州札传，并由槐出示晓谕，交凶免究，否则严办。又另派熟悉永安州绅民情形之黄参将义光、孔守备庆养到州，晓以利害，催促交凶，并悬重赏购拿，以防逃逸。惟黄政球既有把持实迹，应请代奏，请旨将抗传匪凶之副将衔补用游击黄政球先行革职，勒限交凶免究。倘仍延玩，再行严办，庶知畏惧。

(宫中电报档)

1169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等速飭官绅悬赏购

募永安教案人犯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

奉旨：

永安教案，拿犯劾官，皆应速办。该州虽已参革，而凶犯至今未获。该处地连瑶峒，岂可任令潜藏。著该抚速飭官绅，悬赏购募。并著苏元春派弁协缉。务须刚柔互用，毋致激生事端。苏元春籍隶永安，想能设法妥办也。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70 广西巡抚黄槐森奏陈永安教案经过及请

将知州何臻祥暂行革职片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

再，本年闰三月初九日承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奉谕旨：黄槐森电报永安州有戕毙教士之案，殊堪诧异。著一面严拿凶犯，按律惩治；一面酌加赔偿，并将该地方官查参，迅速了结。钦此钦遵。

查此案前据禀报，当将永安州知州何臻祥撤任勒限严缉，另委候补知县吴廷燕驰往接任，并电知龙州祁领事商办。一面电飭该管平乐府吴其珍，务带营勇驰赴该州，传商绅团，晓谕百姓，督同该州悬赏购线，拿获正凶，俾速议结。仍将起事缘由查明详覆去后。

兹据平乐府吴其珍禀称，十三日带同防勇驰抵永安，查得该州地方向未设有教堂，本年三月初九日，有法国教士苏安宁带领外处

教民唐启虞、彭亚昌、江飞祥、陆本泽及不知名之邱姓、陈姓等一共七人，前至该州属之蒙寨特罗家传教，本为州民所创见，即经该州何臻祥出示晓谕保护。闰三月初一日该教士赴署，称说前往荔浦，又经何臻祥派拨兵役护送。乃该教士行至凉亭地方，因见墙上粘有劝人不宜从教说帖，即向附近之联兴杂货店伙李元康根究何人所贴。该店伙答以不知。彼此口角，该教士遂喝令随从之教民唐启虞、彭亚昌等将店伙李元康拿住带走，先经护送兵役为之求情不许。走至新墟，是日正值墟期，经来人众，愈聚愈多，约有二、三百人。店伙李元康当众求释，该教士不允，仍喝令教民拉向古排塘前行。一时观者蚁聚，众怒难遏，齐声喊夺。不知何人上前，争夺相殴，致将该教士苏安宁、教民唐启虞、彭亚昌等三人杀伤殒命。护送之兵役费支等极力拦阻，亦多受笞。当时人众手杂，均系素不相识，究竟何人致伤何人，兵役无从辨认。该州闻报，登即驰往，验明各尸，飭填格取结，并验明兵役各伤痕，列单飭医。随即各具各棺，将教士教民尸身分别收殓，浅埋标记。是该教士等之毙命，衅因擅拿民人，激成众怒，变起仓猝。该地方官派有兵役护送，亦多受伤，并无纵容情事。此本案起衅根由之实情也。已死教士苏安宁随带行装衣物，业经何臻祥督飭因差在鲤鱼田地方寻获竹箱一个、竹箩三个，确系教士之物，呈由该府及现署州吴廷燕眼同点清各件，列单注明，封固存库，俟有人到领尸棺，一并分别给交。至同拿人之教民江飞祥等四名及被拿之店伙李元康一名，各自逃匿，应飭分别查传讯明，以凭获犯到案提质讯办，俾昭核实。惟此案总以拿获正凶为要义，早经悬赏密谕绅团，严禁百姓滋事，查拿凶手交案，现已查有端倪等情。具禀并洋务局司道会解前来。

臣查该州何臻祥于教士等到境，曾经分别晓谕保护，又派兵役护送，其教士等之毙命，因口角擅拿民人，激成众怒，实属事出意

外。虽查明该州并无纵容情事,后又寻获教士竹箱、竹箩。惟经批飭勒限缉凶,现今逾限未获,未便稍事姑容。相应请旨将永安州知州何臻祥暂行革职,仍勒令会同接署州吴廷燕缉凶,务获究办,以示惩儆。所遗永安州知州系内地腹俸选缺,广西现有应补人员,应请扣留外补。

理合会同两广总督臣谭锺麟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议(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奉硃批:何臻祥著即行革职,仍勒令会同署知州吴廷燕缉凶务获究办。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71 御史高燮曾奏为山东冠县教堂应迁出

玉皇阁择地另建片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898年6月29日)

再,山东冠县地方教士强毁民间玉皇阁为教堂,百姓不愿。前时知县劝导教士择地另建,教士听命,百姓欣然。后来地方官办理不善,取媚洋人,仍令以玉皇阁为教堂,遂致百姓聚众抗阻,大吏委兵弹压,暂得无事。是冠县百姓非不许其建立教堂,特不欲其强占公所。此而以违旨罪之可乎?臣闻总署近复电催严办,行见山东乱端自此而起。臣实惧焉。一处滋事,各处效尤,诛不胜诛。且恐德人以讨乱为名,带兵深入内地,后患更不堪设想。臣愚以为,宜照前议,择地为之另建,不必以兵威钳制,显拂民情,庶于民教两有裨益。

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172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迅结永安教案毋任再
滋口舌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1898年7月5日）

奉旨：

永安教案偿款已议妥交收。法使所请拿犯惩办并出示晓谕之处，著黄槐森迅速办结，毋任再滋口舌。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73 著署四川总督恭寿转饬迅结江北教案并
速缉南充教案人犯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1898年7月5日）

奉旨：

江北厅案迟久未了，该道任锡汾现既办有端绪，著恭寿转饬迅为妥结，毋再宕延。南充一案，并著速缉凶犯惩办，以免外人借口。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74 著直隶总督荣禄速结保定教堂被兵毁坏
一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

奉旨：

保府教堂被董福祥兵毁坏，两教士被殴，带至营中，法使昨已照会总署。荣禄电称，此案由外设法拟结，著即赶紧办理，务须速

了。省城重地，甘军勇丁何得任意滋事，并著转电董福祥认真弹压。以后如该军别有滋闹情形，定惟该提督是问。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75 山东巡抚张汝梅奏报寿张县教堂被劫拿 获各犯申明分别拟办摺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98年7月10日)

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张汝梅跪奏，为教堂被劫，拿获首伙各犯，申明分别拟办，并将原参之知县恳恩赏还顶戴，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寿张县郑家垓德国教堂被窃，临时强劫银钱衣物案。前据该县庄洪烈详报，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查。当经前抚臣李秉衡将寿张县知县庄洪烈奏参摘去顶戴，勒限半月严缉，赃盗务获。旋又钦奉谕旨，飭令查参。而庄洪烈先经会督营典带领兵役，同管带佐字营前哨哨弁六品军功王得功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等日先后拿获盗犯马山即马皮、邵小二、王萌按三名，起获当票一张。关准东平州知州周源瀚飭差赴当铺查起原赃移送庄洪烈，飭令教士裴德礼等认明具领，提犯讯供。稟经臣批飭兖州府知府王夔修行提犯卷至府审办。适庄洪烈因公晋府，随同该府讯明，王萌按纠伙行窃，临时强劫德国教堂银钱衣物，马山等不知强情，事后分赃不讳。录供稟经臣核明批飭，将王萌按照章就地正法，并将马山等照例拟办。兹据王夔修录叙供招分别议拟，由臬司毓贤核明详请具奏前来。

臣覆加查核，王萌按、马山即马皮、邵小二均籍寿张县，一向在外游荡，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三日王萌按、马山与

素识提禁病故之邵小二、在逃之王四间、王源遇道贫难。王萌按起意行窃，马山等允从。是夜二更时分，同伙五人，王萌按携小刀，马山等分携刀棍，偕抵寿张县属郑家垓德国教堂门首。马山、邵小二、王源在外等候接赃。王萌按、王四间因见大门虚掩，推门进院，复推开屋门入室行窃。教士田姓惊觉喊捕，马山等闻声畏惧先逃。王萌按起意商允王四间，行强吓禁声张，劫得银钱衣物逃逸，寻向马山等告知强劫情由。将原赃羊皮袍一件，在东平州不知情之当铺质典。其余均卖与不识姓名人，分别得钱，同劫得银钱分用各散。地保冯玉章报经该县庄洪烈，会营勘讯详报。旋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查，经前抚臣李秉衡将该县庄洪烈奏参摘顶勒缉。旋又钦奉谕旨，飭令查参。庄洪烈即先会督营典带领兵役，同管带佐字营前哨哨弁六品军功王得功先后获犯马山、邵小二、王萌按讯供。关准东平州，由当铺查获原赃羊皮袍，飭令教士认明具领。禀经臣批飭该府王夔修审办。据报邵小二在监患病，验详提禁医治罔效，延至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因病身死。经庄洪烈验讯详批，核入正案拟办，并将犯卷解府。适庄洪烈，因公晋府，随同王夔修提犯研鞫。据供前情不讳，诘无结捻结幅窝伙窃劫别案及另有知情同伙并逃后容留分赃之人，赃即起获，正盗无疑。

查律载，强劫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又例载，知强盗后而分所盗之赃，数在一百两以下者，照共谋为盗，临时畏惧不行、事后分赃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此案王萌按纠伙行窃，临时强劫德国教堂银钱衣物，殊属不法，自应按律问拟。王萌按除械窃计赃各轻罪不议外，合拟强劫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业于讯明后照章就地正法，应毋庸议。马山、邵小二听纠持械行窃，计赃三十四两零，于首犯王萌按等行强时虽已畏惧先逃，不知强情。惟事后分赃，亦应按例问拟。马山即

马皮,邵小二除械窃为从计赃轻罪不议外,合依知强盗后而分所盗之赃数在一百两以下者,照共谋为盗,临时畏惧不行,事后分赃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邵小二业已提禁病故,应毋庸议。马山据供母老丁单,认系游荡忘亲,毋庸查办留养,于右面刺窃盗二字,到配折责充徒,限满报明递籍安插。不能禁弟邵小二为匪之犯兄邵粪权,与失察该犯等为匪之牌甲,飭县照例传责。东平州当铺收典盗赃,业经该州周源瀚传讯,并不知情,应免置议。买赃之不识姓名人,并免缉究。邵小二身死之处,业经庄洪烈验讯明确,委系因病医治罔效所致,并无别故,看役诘无凌虐情弊,均毋庸议。犯系提禁病故,管狱官例无处分。逸盗王四间等飭缉获日另结。

所有首先拿获斩盗犯一名,应叙职名,系前佐字营前哨哨弁六品军功王得功,请敕部照例议叙。再查此案首伙五人,该县事前虽疏于防范。惟事后依限破获,业已获犯过半,兼获盗首,尚知愧奋。合无仰恳天恩,赏还寿张县知县庄洪烈顶戴,并免查参,出自鸿施。

除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76 著各直省督抚务饬地方官实力保护教堂

不准再有教案事上谕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898年7月12日)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谕:

各国传教,载在条约,迭经谕令各该督抚妥为保护,以期民教

相安。乃本年四川江北厅等处教案未了，广西永安州复有杀毙教民之事，湖北沙市亦有因案牵连之事，总由地方官不能仰体朝廷谆谆诘诫之意。遇有民教交涉案件，非漫不经心，即意存歧视，畛域未化，斯嫌隙易生，无怪教案之层见迭出也。用是特加申谕各省大吏，凡有教堂州县，务当谆饬地方官，实力保护。平日如有教士谒见，不得有意拒绝，使彼此诚信相孚，从教之人自不致借端生事。一面开导百姓，毋以薄物细故轻启衅端。即使事出仓卒，该管官吏果能持平办理，亦何难消患未萌。是在各该将军督抚严饬所属，随时妥慎筹办。从前未结之案，即著迅速了结，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定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勿谓言之不预也。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军机处上谕档)

1177 著署四川总督恭寿饬地方官妥办

荣昌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

奉旨：

荣昌又出教案，恭寿所称怨团则仇教，其祸固应预防。然挟团以拒教，此风更何可长。著恭寿饬该地方官实力护救教士，所有赔修抚卹一切事宜，赶紧分别妥办。一面严密拿犯，务获重惩，以靖地方。毋得姑息，酿成巨案，致干重咎。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78 著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湖北地方紧要

毋庸来京陛见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7月15日)

奉旨：

前经谕令张之洞折回本任，俟沙市之案办竣再行来京。现在案虽就绪，惟湖北地方紧要，张之洞著即毋庸来京陛见。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79 著直隶总督荣禄将甘军驻地酌量北移

以免与教堂生衅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898年7月21日)

奉旨：

荣禄电悉。教案办结，尚属妥速。甘军驻扎保定，诚恐日久生衅。著荣禄就保定省北涿州一带地方酌量移扎，处所与董福祥电商妥办。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80 内阁学士瞿鸿禨奏为请飭总署照会各国

公使造具教堂教民清册片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

再，近来文涉棘手，莫如教案。各处教堂林立，亦有借民房传教，事后遂指为教堂者。教民恃教为护符，亦有因犯案争讼，临时投教，以求胜者。种种谤张，莫可究诘，而愚民无知，不顾利害，不

识轻重，辄与教中人为难。一遇刁徒，从而煽惑，遂成巨案，地方官实亦防不胜防。臣思保护要策，宜预查各省教堂座落何处，洋房若干，民房传教之处若干，一一绘图贴说，并将教民编入教籍，注明生理丁口，仍一律准其应试捐官。由各省督抚照会领事，造具清册，一并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户部存案。其有续增之教堂及新入教之户口，随时报由州县申请督抚补送备案，不许遗漏。其未经册报有案者，有事不得借口。如此则地方有司，始得确知教堂教民之数，耳目易周，便于防护。且按册可稽，办理较有把握，似亦釜底抽薪之法。

可否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议定，行知各省领事，并请谕飭各督抚臣遵照办理之处，伏候圣裁。臣为思患预防起见，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81 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奏报与法国外部订明 办理教案应就案议结摺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1898年8月7日）

出使法国大臣二品衔·鸿胪寺少卿奴才庆常跪奏，为奴才遵与法国外部订明，嗣后办理教案，就案议结，不许旁索利益，以弭后患而杜效尤，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十二、十四等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开：广西永安教案已照会法使毕盛，将办犯、劾官、赔偿、建堂四条，允即照办，先行议结。另与毕盛商定，将来北海铁路造至南宁，援龙州铁路案，中法合办等因。并令奴才与外部订明，复有教案，只应就案议结，不及他事，以杜后患。奴才遵与外

部大臣哈诺德连日会晤,切实商论,请其订明立案。该外部谓永安教案法允和商,并未要求。至铁路一事,适逢其会,既归另案商议,自与借端旁索利益者情形不同,无庸再行声明。奴才答以法使先将铁路归并教案,虽经外部言明另商,不在教案之内,仍当彼此订明立案,方昭信据。该外部复以德办山东教案,借为口实。谓法办广西教案,体谅和商,转令严定限制,殊未平允。又称碍难载诸公牍,恐各国遇有教案,旁索利益,而法独受限制,议院必不允从等语。奴才勉其笃念邦交,作一榜样,庶可抵制他国。再三开导,该外部始允备文立案。

旋于四月十九日接准外部文称:嗣后遇有应办教案,自应就案议结,不及他事。一切工商利益,皆不惜端旁索,特为声明等因。当经电达总理衙门在案。

奴才窃查,自德国办理山东教案以来,各国遇事每思效尤,动辄引以为例,以致办理交涉愈形棘手。今广西地方杀法教士等三命,系德事议结后第一教案,诚以就案议结,不及他事,为惩前毖后紧要关键。况近年各国教务日繁,防范难周,时虞生事。若不与之订明,示以限制,将来各国遇有教案,借端要求,后患伊于胡底。查法外部来文所订办法,似于筹办教务稍有依据,或可弭后患而杜效尤。该外部既请奏明,以表睦谊,不敢不据实陈明,仰纾宸廑。

除将照译法外部来文及奴才与外部历次问答节略,咨呈总理衙门查照存案外,所有奴才遵与外部订明教案办法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82 著山东巡抚严饬地方官认真防范
保护济宁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

奉旨：

德使称济宁有匪徒将聚众生事，教堂甚虑攻击，已由署电该抚保护。著即严饬地方官，认真防范，勿稍疏懈，致滋事端。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83 翰林院侍讲学士济激奏为请飭川督查明
顺庆府余栋臣纠众情形片**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

再，奴才昨阅国闻报，内载四川省之顺庆府仁昌、仁山两县均被匪党滋扰，而仁山县为尤甚。其匪首俞(余)蛮子现已纠集千人，军械药枪甚多，号衣竟与官军无异。该地方官兵之力，未足与之相持，势将不可收拾。所不可解者，由成都达顺庆水程不过数百里，何以不赶派重兵，前往协助等语。奴才阅看之余，不胜诧异，如无此事，何以登诸新闻。果有此事，又未见于邸报。是否传闻之误，抑或规避处分？事关匪徒聚众滋蔓堪虞，应请飭下四川总督迅速查明具奏，以证虚实而杜效尤。

再，原报内称仁昌、仁山两县名目，奴才遍查舆图，该省所属各县并无此名，合并声明。

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184 庆亲王奕劻等奏覆遵议瞿鸿禨

所奏册报各省教堂教民事摺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覆,恭摺仰祈圣鉴事。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准军机处抄交内阁学士瞿鸿禨奏,请将各省教堂教民数目册报军机处暨臣衙门一片。六月十八日奉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臣等查原奏内称,近来交涉棘手,莫如教案。各处教堂林立,有借民房传教,事后遂指为教堂者。教民恃教为护符,有因犯案争讼临时投教以求胜者。宜预查各省教堂坐落何处,洋房若干,民房传教之处若干,一一绘图贴说。并将教民编入教籍,注明生理丁口,仍一律准其应试捐官。由各省督抚照会领事,造具清册,一并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存案。其有续增之教堂及新入教之户口,随时补送备案。其未经册报有案者,有事不得借口等因。

臣等查各省府州县卫共有外国教堂几所,系属何教,其所设教堂为洋式、为华式,自应先查根据,庶免临事棘手。光绪十七年长江教案纷起,曾由臣衙门通行各省督抚将军都统,每季造册咨送臣衙门备案。现在各省业经照办,惟军机处未经册报,应行另补送军机处一分,以资查考。至教民编入教籍一节。臣等屡商各国使臣,转飭各处教士,将教民户口姓名每年册报一次,由其领事照会各该地方官,俾有案据,不至临时漫无稽查。现只美使臣牟侉汇报各国,均未一律应允。若由地方官自行办理,该教士教民不服稽查,更恐横生枝节。至原奏所称一律准其应试捐官一节,查现在无禁止教民不准应试捐官之律,似可无庸另议。

所有遵旨议覆缘由,谨缮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85 总署奏为遵议凡涉讼之华民教堂不得收入事片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

再，本年七月十二日准军机处抄交编修张星吉条陈，严惩教民，以绝争端一节。臣等查华民入教，大都无业之徒，乡曲争端，辄借教为护符，诸形糺葛。诚如该编修所云，洋人袒庇教民，屈抑平民，欺之日甚，毒之日深。应如所奏，凡华民牵涉词讼，教堂不得收入，以杜争端，于邦交实有裨益。如蒙俞允，臣衙门即照会各国使臣，并咨出使各国大臣照会外部，转饬各该教堂一体遵照办理。

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86 庆亲王奕劻等奏为议得御史裕德所奏设保甲局保护教堂一摺均中窍要摺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准军机处抄交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奏，请饬各省设立保甲局，认真保护教堂一摺。奉旨：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速议奏。钦此。查原奏内称，近年民教交讧，屡酿巨变，谨拟办法三端：

一、防范宜周。现有教堂之处，由该地方官择地设立保甲，慎选本地夙有乡望士绅二三人作为董事。局中额设巡勇，用教堂附近

之人,在教堂附近处所查察。遇有争端,曲为讲解,或带入局中善为调处。教士外出,亦由该勇等为之护送。地方官时见局董,待以礼貌,官绅联为一气,则消息灵通。

一、劝导宜力。设局选董,将历来教案办法,平日剴切讲说,使民间转相传述,则穷乡僻壤易于家喻户晓,较地方官示谕尤为切速。

一、劝惩宜明。保护教堂,既责局董,当定年限,分别赏罚,俾有观感。应定局董免差三年。如民教相安,照寻常劳绩奖叙。或事起仓卒,果能弹压解释,消患无形,照异常劳绩请奖各等语。

臣等查各省教堂,向无记载。光绪十七年长江教案纷起,臣衙门始行令各省详查教堂,按季册报,略资考证。该左都御史所奏,事前防范,由保甲局董设勇巡查护送,并令地方官与局董联为一气,及酌予局董劝惩,所奏均中窍要。现在奉旨颁行劝学篇,所论民教嫌隙,开导愚氓各节,极为显豁。各省官绅洞明此理,不难家喻户晓,或可消患无形。臣等共同商酌,均应准如所奏办理。至原奏所称,局董保护不力,定以专条治罪一节。臣等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臣衙门会同吏兵二部议覆御史陈其璋片奏严定教案处分摺内,声明地方官保护教堂未能得力,应查照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定议。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现既议令该士绅等充当董事,得力则请奖。如不得力,自应查核案内情节,按照地方官处分,分别减等处理,亦足以示公平。如蒙俞允,均俟命下之日,由衙门通行各直省遵照办理。

所有议覆缘由,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187 著护理川督文光飭员上紧办理**大足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1898年9月15日)

奉旨：

文光电悉。大足教案日久迁延迄未蒞事，殊属疲玩。著文光督催在事印委各员上紧办理，总以交还华铎为最要关键。事非延宕可了，亟宜认定缓急，次第妥筹结束。倘再迟延，别生枝节，定惟该护督是问。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88 著护理川督文光查参大足等地**官员并电覆起衅缘由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

奉旨：

前经明降谕旨令各省地方官保护教堂，不准再有教案。四川大足一案迟久未了，乃合州、遂宁、内江等处又有闹教事。该地方官防范不力，实难辞咎。著该护督即行查参，并将起衅缘由详晰电覆。一面迅飭认真弹压，持平办理，毋任宕延，致滋口舌。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89 著护理川督文光严饬地方文武

迅为弹压川东闹教案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2日)

奉旨:

文光电悉。合州闹教情形甚重,川东教案迭出,深恐匪党借端滋事。著文光严饬地方文武各官,迅为弹压,加意防范,以遏乱萌。并将各案从速妥办完结,毋稍稽延。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90 著护理川督文光密饬官弁等

对余株臣闹教案相机妥办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

奉旨:

文光电悉。华铎尚未交出,该匪党突又将唐安华、黄名贤杀毙。据称余蛮子力不能禁,势不得不慑以声威。但虑枝节横生,非专仗兵力所能集事。该护督现已酌饬营员及地方官,一律防范。如该匪闻风畏惧,释华自首,便可照原议了结。著即密饬该官弁等相机因应,妥慎筹办,毋任别起波澜,致酿巨案。是为至要。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91 著护理川督文光遵照昨电责成

任锡汾相机操纵大足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1898年9月30日)

奉旨:

余蛮子一案迭经电飭该护督妥慎筹办。兹据电奏，该匪叛形已露，调兵堵剿等情。此案如何收束，必须通盘筹画，未可操切从事。大足距省尚远，著文光遵照昨电，仍责成任锡汾熟酌情形，相机操纵，妥速办理。毋得稍存意见，迁延贻误。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92 著护理川督文光对大足余株臣一案

仍应设法照原议完结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1898年9月30日)

奉旨：

余蛮子一案反覆无常，该道办理不善，咎何可辞。现在该匪已纠众出巢，不能不用兵堵剿。惟华铎尚在，仍应设法操纵，期于照原议完结，切勿专恃兵威，致难收束。本日已电谕文光，责成该道熟酌情形，相机办理。倘再迁延，日久酿成不了之局，定惟任锡汾是问。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93 著各直省大吏于教堂所在务当严

飭遵旨保护事懿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

自开埠通商以来，中外一家，谊应不分畛域。即如各国教士之在内地，叠经谕令各地方官实力保护，不啻三令五申。各省官绅士

民,自应仰体朝廷一视同仁之意,开诚布公,无嫌无疑,以期日久相安。乃近日各省民教滋事之案,仍不能免。四川各起教案,至今尚未了结,在愚民无知造言生事,轻启衅端,固为可恨;而该管官吏不能随时开导,先事防维,实亦难辞其责。用特详加申谕,各直省大吏于教堂所在,务当严饬地方官懍遵叠次谕旨,认真保护。各国教士往来,均宜以礼相待。遇民教交涉之案,持平办理,迅速断结,并劝导绅民安分自守,毋得逞忿肇衅。其各国游历洋人所到之处,尤应一体保护,以尽怀柔之谊。经此次降旨之后,如再有防范不力,致滋事端,定当将该管地方官从重参办,并将该督抚等一并惩处。毋谓诤诫之不预也。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1194 著护理川督文光调兵

进击余株臣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

奉旨:

文光电悉。余蛮子既分党肆扰,逆情昭著,自应见贼即击,岂有坐待就抚之理?惟即剿即抚,不可偏废,全在该护督之相机因应耳。兵力不敷,屯兵准其酌调。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95 护理四川总督文光奏陈筹办

江北合州教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98年10月10日)

二品顶戴·护理四川总督·按察使臣文光跪奏,为江北教案

将次议结，合州复有打教之事，现已派员查办，余均地方安静，恭摺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六日奉上谕：有人奏四川江北厅教案尚未议结，合州、荣昌等处叠出教案，哥老会匪蔓延川西南一带，富民多被迫胁入会，地方官不敢过问等语。恭寿现署川督，责无旁贷，即著督饬所属认真办理，毋得存五日京兆之见，致涉疏懈。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

伏查川省风俗嚣凌，民情浮动，蔑视禁令，甘蹈刑章，习与性成，相率犷悍，而川东一带较之他属尤甚。江北教案肇衅本缘细故，不图竟酿大端，遂使枝节横生，几至不可收拾。臣护督篆，以此事旷日持久，虑生他变，是以迭次严饬川东道任锡汾督同署该厅国璋速筹议结，期早蒞事。现据该道禀称，已与领事议立八款，可冀结案。此江北前出教案，现经办理之实在情形也。

至合州乃水陆交汇之区，为商民杂居之地，素有美法两国建堂施医，民教向来相安，初亦无甚嫌隙。迨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美士谷良桢携眷乘坐洋划小船，停泊河干，岸上人众瞥其船式服色新奇可异，围绕聚观。中有幼孩呼看洋人，挨近船侧，致被篙击落水。观者忿激，群起喧哗，美士登岸趋入医馆，众尾随行。迨经该州文武驰往保护弹压，人众拥挤，已将门壁什物损毁。而滋事之徒分投法国教堂，声言寻找洋人，因类及之，初未知美、法各系一国也。该州比至法堂喝阻，众渐星散。不料该堂司铎持枪轰伤陈曹氏等五人，于是众怒莫遏，将堂毁拆。越日教民罗李等姓亦遭毁夺，伤弊教民一人，犹幸教士无恙。据川东道任锡汾、该州张熙谷先后禀报前来。臣当即电饬该道先行就近派员前往查拿匪犯，向机筹结。复遴委候补知府陈嵩良星驰迅赴合州，督同该州查勘实情，妥速筹

办,免致貽人口实。此合州甫出教案办理之大略情形也。

惟是际兹多事之秋,民教疑怨愈甚,在地方官疏于防范,咎固难辞。但起衅之由,每因口角微嫌,事出仓猝,诚有防不胜防之势。所虑民怨既深,伏祸益烈,操之过切,逼令燎原,办之失平愈酿他患。权衡轻重,不易措施。然而时局艰难,若其迁延玩忽,必将授人以柄,上烦宵旰之忧。臣惟有严行督催,妥筹议赔,俾期结案之速;重惩匪犯,以警生事之徒。庶要挟无虞而浇风可遏,民情定贴,地方自安。统俟办有端倪,即当另行奏报。至于荣昌及川西南一带,目今地方靖谧,并无匪类蔓延逼胁富民之事,堪以仰纾宸廑。

除再随时督飭所属认真办理,勿稍疏懈外,所有筹办江北、合州教案及地方现在安静缘由,谨恭摺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知道了。即飭印委各员迅速持平办结,毋致另生枝节。

(宫中硃批奏摺)

1196 著川东道任锡汾亲身往谕余栋臣

释放教士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1898年10月12日)

奉旨:

余蛮子纠众劫掠,匪焰已张,此案皆由任锡汾当时办理不善,以致激成事变,民教两伤。该道自问,当得何罪?现在近逼官军,即使易于剿除,而教士被戕,必滋缪轲。通盘筹画,仍以救出华铎等为上。著责成任锡汾亲身驰往,宣布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民教皆朝廷赤子,一视同仁,无分畛域。但令余蛮子将华铎等献出,即日解散党羽,安分归农,必当立沛恩施,免其治罪。以后办团得力,消融民教之隙,永息争端,并当从优奖

拔，以励其余。该道即懍遵妥速办理。倘再依违观望，坐失机宜，致酿巨患，定惟任锡汾是问，决不稍从宽贷也。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97 著护理川督文光派员往谕余栋臣
释放教士就抚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

奉旨：

文光前电，谓华铎难以权术智谋凭空取回，不能一意主抚，固不为无见。但事须远虑，勿图近功。该匪现在所掳华黄两人，并不戕害。如果操纵得宜，当亦不难就范。著该护督遴派委员，迅即前往，宣布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余蛮子如能就抚，立释华黄，解散附从，调和民教，不特可邀宽典，且当令其效力，以励将来向化归诚，是在善为抚驭耳。该护督即懍遵慈训，妥慎筹办，毋得迟误。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198 御史黄桂鋆奏为川东道员任锡汾
办理教案不善据实纠参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黄桂鋆跪奏，为道员办理教案，激成祸变，据实纠参，并请飭筹办法以遏乱萌，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闻四川江北厅地方素无教堂，本年正月有美国教士假教民之名，买该厅居民房屋一所，以为将来修建教堂之用。虽经立契，

尚未交价，即被业主及居民察觉欲行退还。该教士不允，居民愤甚，将业主原屋折毁，教民群起拦阻，遂有伤毙教民之事。川东道任锡汾不能于此时体察輿情，善为调处，乃反见好洋人，勒众交出房屋，又于昏夜令兵弁持令箭渡江呼城，众情汹惧，疑为潜杀团民，几酿大变。

嗣后江北之案虽经议款赔修，而该道与民相仇无所泄愤，适荣昌亦有教案，该道遂谓两事皆昔日大足县逃匪余蛮子主使，诱执余匪于荣昌下狱。匪党不服，谓此次教案与余匪无涉，不应李代桃僵，于是纠众劫出余匪，并掳教士福鲁雷拘留不释，以为挟制之计。方余匪之逸出也，以仇教之故，不容于国法，亦以仇教之故，见誉于乡愚。是以裹胁大众，会匪出其中，愚民亦出其中，虽聚集该县邮亭铺、龙水镇等处者不下数千人，然仓猝乌合，无粮无械，未尝不可以抚定也。只以该道谄事洋人，办理不善，为日既久，聚匪愈多，竟成欲抚不从，欲剿不可之势。

近闻各处匪徒纷纷响应，合州教堂亦被焚毁，而余匪之众又复分窜劫掠，旁近州县，西趋资州，东趋铜梁，若再逾铜梁而东与江北仇教之团民合为大股，则其患益烈。现在署督文光等办理此事一筹莫展，而始终贻误，则皆任锡汾之咎也。前署督恭寿拟宥余匪之罪，索回教士，再作区处，办理尚合机宜。该道辄电总署任意诋驳，实属谬妄。

臣揆情度势，该道不去则民怨不息，民怨不息则抚局不成，抚局不成则兵端一开，教士不能保全，内政外交皆形棘手矣！相应请旨将任锡汾立予罢黜，并飭下署督文光，遴委公忠有谋略之员，前往署理川东道事。令该道随同办理，效力赎罪，以免置身事外，庶几民心悦服，胁从易于解散，教士可以释回，全蜀之民亦不至惨罹锋镝矣！

臣为绥靖地方起见,是否有当?谨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原摺)

**1199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认真保护
教堂及教士事上谕**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1898年10月15日)

军机大臣字寄各直省将军督抚。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奉上谕:

现在各省皆有教堂,教士往来亦所时有,地方官每多民教歧视,以致滋生事端。朝廷于此事不啻三令五申,乃近来各省因教起衅之案,仍复叠出。总由封疆大吏不能实力奉行所致,言之可恨。著各该将军督抚懍遵此次谕旨,务当严饬地方官,于教堂所在及教士往来之处,一体认真防护,不得稍涉疏懈。遇有民教交涉之案,必须持平迅速办结,以期中外日久相安。如再有防范不力,轻启衅端情事,定将该将军督抚及地方官一并从严惩处,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1200 著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员迅结
博罗教民互斗一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

奉旨:

谭钟麟电悉。博罗教民互斗,该县令辄轻听教士之言,派勇拘拿,以致拒捕戕毙教士,实属冒昧。张从禹著即行革职,勒限缉获

正凶惩办。并著该督派员将抚卹一切事宜与领事迅速妥商完结，毋任稽延，致生枝节。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01 御史张承纓奏陈川省教案叠起
情形危迫请迅飭查办摺**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张承纓跪奏，为川省教案叠起，匪徒结党分窜，全川震动，情形危迫，恳恩飭下护督臣迅速查办解散，并飭各属整顿团练，以靖地方而免滋扰，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七月初间，曾以川省教案未结，会匪横行，势甚可危等情附片奏恳恩飭督臣奎俊迅赴四川，借资镇抚。当蒙电传谕旨：奎俊著速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钦此。仰见朝廷俯察迩言，垂念边圉，无微不至。凡属臣民，莫不钦感。乃为时无几，前署督臣恭寿因病出缺，新任将军臣裕祥、督臣奎俊、布政使臣王之春均未到任，省城大吏仅按察使臣文光一人护理督篆。川省事务殷繁，势难兼顾，文光又系护督，地方官吏未必奉令即行甚或挟私任意不复禀承，以致教案久悬，匪徒遂从而煽乱。

近闻川东、川南电称，大足县匪首余蛮子等已于本月初间结党分窜合州及铜梁，东至内江等县均有匪踪。并遍张伪示，外托忠义，专与教民为难。所过地方现在除毁教堂掳教民而外，并不劫掠。以故未及旬日，到处蔓延，无人抗阻。教案愈繁，办理自更添糺，而川省地密人稠，近岁游兵散勇勾结烧会匪党，更多伏莽为患，早已可虞。又上年川东大祲，元气未复。今夏六月中旬沱江涨溢，简州、资阳、资州、内江、富顺各属沿江城垣坍塌，市廛房舍多被漂

没。虽经已故署督臣恭寿奏请设法赈抚，而款绌灾重，目前灾民未必尽皆安堵。今匪党四窜，设更有不逞之徒随声附和，恐匪势弥大，解散更难，后患何堪设想？

且川省据长江上游，幅员辽阔，丁粮津贴捐输厘税各款，号称饷项大宗，近年摊还洋债为数亦复不少。涓涓不塞，将为江河。万一地方遍遭蹂躏，不惟重烦深宫西顾之忧，而来源立涸，似于大局亦不无关系。

惟有仰恳天恩，电飭护督臣迅速查办，并恺切晓谕，解散胁从。复飞飭各州县，妥择公正知兵绅粮，齐力一心，整饬团练，严为堵御，免致愈形燎原。再恳飭下新任四川将军、总督、布政使诸臣，均各赶程赴任，协同商办一切。体朝廷保乂之心，造生民安全之福，则教案庶可完结，而匪徒不难芟除矣。

臣为绥靖地方遏阻事变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02 御史张承纘奏请严惩取媚洋人

激变民众之川东道员任锡汾等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

再，闻川省此次煽乱，固由余蛮子而酿祸，激变则系川东道员任锡汾与署巴县知县王炽昌。缘任锡汾办理本年春间美国马医士假冒华人姓名、私赁江北厅民妇房屋设立医馆、江北百姓访悉向阻争闹逐跌毙教民一人之案，鞫鞫数月。因解省三人中已有正凶办抵，复与美国领事议为另觅地段及赔款已将拟结矣。乃任锡汾犹恐取媚未工，竟将江北教案团首不肯甘心输服，谓皆由余蛮子主唆，授意王炽昌令其设法密捕，以悦美国领事。王炽昌出身甚微，巧于逢

迎,前代理巴县暨今署任,声名极劣。任锡汾因系私人,近在同城,并不过问。王炽昌仰承意旨,并希图保举,随遣捕役勇丁协跟委员潜赴该地方,乘余蛮子不防,将其拿禁荣昌县监。余蛮子曾于光绪十六年在大足县地方犯有教案,经捕远颺逃回,仍在该地方藏匿,与附近团众教民均甚相安无事,其于此次江北教案更无干涉。因是该地方团众闻知,群怜余蛮子骤负奇冤,赶往荣昌县城力为索放。余蛮子乘势挟去华教士一人,要求任锡汾撤销从前所犯教案卷宗,贷其死罪,事将解释,团众亦皆帖服。任锡汾暗地遣人行刺,余蛮子跳免后更挟华教士不放,而任锡汾因碍颜面,仇视余蛮子及江北团首亦愈深,稟请另将江北团首三人严拿治罪,复于先经报明总理衙门,约许洋人地段外私为添益。维时余蛮子已将华教士送至蒋赞臣家,及江北团首被拿往投,余蛮子得借以为名,复将华教士索回。并因民情大拂,众怨沸腾,而祸因以作。

臣愚以为民教之案最贵持平,中外之交不外循礼。果使处置尽善,何至枝节别生?即如候补道庆善前在重庆办理教案,闻其无偏,向无冤抑,一切并不棘手,而外人折服,士民翕颂,到今尚称道不衰。任锡汾不顾大局,不察事机,挟私偏执,一意取媚美国领事,复有无赖之王炽昌为其羽翼,既私益地段,更锐意株连。不知团首多公正绅粮,由众推举,经地方官札充,无辜而使受累,谁复敢充团首?无团首则团何由结,是失民心也。余蛮子虽罪在不宥,业已陞伏有年,且于地方相安。即欲捕治,又何必借事诬陷,致令不服,阻自新之路,添奸民之焰,是长乱萌也。

任锡汾种种办理乖谬之处,闻曾经已故署督臣恭寿暨现护督臣文光先后奏参,而犹久于其任者,或以教案系其经手,姑俟办澈,以观后效。乃风闻任锡汾转自谓内有奥援,坚僻任性,遇事并不禀承。延宕至今,激变酿祸,至于此极。臣访之川省来京官绅,众论

金同，既有所闻，不敢缄默，相应据实纠参。

任锡汾、王炽昌应如何严惩之处，出自圣裁。再恳天恩，飭下护督臣文光迅派贤员，前往恺切晓谕，善为解散。如专以任锡汾謁蹶办理，恐平日声名不足取信，而或意存迁延，致令余蛮子等怀疑莫解，转滋事端，更难收拾矣。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03 给事中胡俊章奏陈各省教案

亟宜会议例章摺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

户科给事中奴才胡俊章跪奏，为各省教案亟宜会议例章，消息未萌，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恭读八月二十一日皇太后懿旨，以各省教案诘诫再三，惟诵之余，莫名钦佩。查各国传教，载在约条，而教案罪名尚无律例。庶民入教之后，与不入教之家，每有交涉，多起争端。其最易启衅者，莫如婚丧大故，人命重情。缘教民婚丧多按西例，往往订姻于未入教之先，结亲在已入教之后。礼节有异，每致参商。妇人病故，敛葬不同，其母家不习教规，更多扞格。且西例于人命重犯，罪仅羈囚，而中例则须论抵。教民遇犯人命杂案，每有逃于省会之总教堂，即不易拿获。罪名定拟，轻重既殊，人犯潜藏，传呼难及，各国条约尚少明文。至省会掌教多系西人，遇有事端可以自行主裁，即易于商议。外州县掌教半系入教之华民，遇有事端，不敢轻改教例，遂难于通融。故州县于此等案件必须自审机宜，商于教士。教士允诺，则办案不难，传人亦易。或州县之才识过拘，或教士之意见不合，或则人证未具，或则凶手难传，日久迁延，又生他故。诚如五月二十四日圣谕所云，畛域未化，斯嫌隙易生也。

奴才尝阅上海学报,税务司赫德谓华洋案件,宜定一通行之讯法、通行之罪名,乃能经久无弊等语。是此事久有言者,但未议定耳。可否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各国驻京使臣及西国律师,详细酌议,于民教之婚丧大故、人命重情,暨地方官差传教民听审,事事妥定例章,宣示中外。总期情理得平,明白易晓,庶教案易结,民志不疑,自可消息未萌矣。

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04 著护理川督文光迅派妥员办理

余栋臣收抚善后事宜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

奉旨:

据总理衙门代奏任锡汾电禀余蛮子一案办理情形。据称钦奉懿旨,遵即遣弁宣布开导,余蛮子感激就抚等情。余蛮子既知悔罪,应即赦其既往,准予归诚。本日已电飭任锡汾权宜办理。著文光迅派妥员前往,将收抚后一切安插事宜,会同任锡汾妥为布置,以期息事安民,免滋后患。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05 著川东道任锡汾按照所议权宜

办理余栋臣就抚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

奉旨:

任锡汾电悉。余蛮子既知感悟，就抚离巢，自应将华铎等即行释回，以了此案。法使允不过问，无庸顾虑。除电知文光外，著任锡汾按照所议，权宜办理。总期息争杜弊，弭衅安民，毋稍刻延，再生枝节。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06 御史冯锡仁奏闻余栋臣滋事情形

并请拿问道员任锡汾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

再，自七月以来即风闻四川重庆府属有匪徒勾结之事，近则讹言愈甚，皆谓系川东道任锡汾所激成，不知该省曾否奏明。以臣所闻此事大略情形，有余栋臣即余蛮子，系荣昌县人，平日滋生事端，曾牵涉某年教案。近年乡居安分，并未被人告发。闻该处教堂教士因前案挟隙，言之于任锡汾，欲将余蛮子拿办。任锡汾即飭县差緝，旋经到案，时有四县民人纷纷赴县求保，该县即经释放。其是否越城劫狱，不得其详，任锡汾闻知愈怒，仍飭严拿，致激令余蛮子借端生变，以与教堂作对为词，乡愚附和。闻其党已逾万众，又闻有捉去某教士之说。

查任锡汾声名恶劣，素为人所鄙，今以妄拿，激成事变，自是荒谬异常。拟请电飭该署督迅速解散，分别究治，免日久酿为大患，并将确情电奏。如情节属实，应将川东道任锡汾革职拿问，俟事竣后酌核惩办，以示儆戒。

是否有当，伏候圣裁。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07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陈余栋臣

尚非极恶及黔边川粤情形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1898年10月19日)

再,准护理四川督臣文光电称,川省大足县余蛮子即余栋臣、蒋赞臣、唐萃平三匪以仇教为名,纠约党羽,八月初十日出巢滋扰,已派防营堵截,恐越界生事,请黔省一体防范等语。臣访闻余匪等出巢二十余日,不攻城,不扰民,尚非极恶,川省果迅派有智略之文武大员,帅重兵镇压,勒令解散匪党,免其治罪,当可保此完善财赋之区。恐迟之又久,旋多变态。黔省边属各处,臣前檄速办团练,现飭补用总兵刘镇湘、已补镇远镇右营都司张紫云各带练军前往遵义府桐梓县所属之松坎地方联络民团,以防窜越。凡洋人自重庆畏避来黔者不绝于道,时令文武官护送,黔中各属教堂并照常一律保卫,免滋事端。现在都匀府属独山、荔波各州县边地尚属平静。据署荔波县白建璫及副将谭盛高禀报,前踞南丹州属红村、闷村等处之匪众,经广西防营游击吴子祥于七月二十八、九日直捣巢穴,擒斩甚多,并焚毁贼房无数,内有匪首吴六逃脱,经荔波练勇于三十日擒获正法等语。臣查粤匪聚散无常,仍飭兵团协力随时防剿。

所有黔边川粤情形,特附片陈明,以纾宸廑,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防营堵截窜匪,系该抚应办之事。仍著督飭兵团协力防范,以靖地方。

(宫中硃批奏摺)

1208 著护理川督文光迅飭川东文武各员**相机因应务将华黄两司铎交出事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1898年11月3日)

奉旨：

文光电悉。初五电并未递到，著该护督自行飭查。此事屡经有旨，电飭该护督等及早妥办，朝廷不为遥制。总之，余蛮子既愿就抚，在乎钐制之得宜，不在营数之多寡。该护督于此案宕延已久，及此抚局将成，犹为此游移无据之词，殊属不谙大体。著传旨申飭！仍即迅飭川东文武各员就近相机因应，务将华、黄两铎速令交出。一面将收抚安插一切事宜妥慎办理，毋得迁延贻误。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09 著新任川督奎俊等迅即兼程赴任**审机妥办余株臣就抚事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1898年11月6日)

奉旨：

川东教案，前经电飭文光、任锡汾宣布皇太后懿旨，令余蛮子交出两铎，解散党与，必当免其治罪。如果办团得力，并准从优奖拔等因。现在文光派员招抚，进止尚无定局。任锡汾虽已电称，咨商周万顺等，批准余蛮子就抚，可以定期交收两铎。而续来两电，仍未办理就绪，且一切安插善后事宜，正烦筹画。此时该省上下官员显有隔膜情形，焉能了此巨案？设再无人督率，日久迁延，恐又别生枝节。奎俊无论行抵何处，著即兼程赴任，审察机宜，妥筹督办。王之春闻已将抵万县，著速赴重庆，督同川东文武各官将收抚

编团等事刻即相机布置。总期早日办结，民教相安，毋任再有反覆。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10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报奉旨

切实保护贵州教堂情形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1898年11月8日)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自西教开禁之后，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华民入教者，亦日增月盛。地方官措置一有失当，则内忧外侮，皆从此起，此诚治乱之关键，不可不慎者也。前于光绪十七年六月有严办会匪焚毁教堂之谕，嗣是成都有案，古田有案，近日复有曹州盗杀教士之案。虽勉强议结，而准建教堂，准租胶澳，种种要挟已不胜其弊矣。各省将军督抚等身受重恩，当思为国家弭患。用是特加申谕，此后益当振刷精神，以谨防教案为事。接见州县，谆飭查明所辖境内教堂若干，坐落何处，该处民情是否相安。若遇民教词讼，持平公断，俾善良者不致屈抑，而刁顽者亦无所藉口。至往来教士，尤当按约切实保护，庶几防患未然，不使激成变故，是为至要。若固执成见，徒骛虚名，绝不权其利害轻重，以一隅而害及全省，甚至贻误大局，惟该将军、督抚、都统、府尹是问。懍之慎之。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当即恭录谕旨，檄行司道转飭各属遵办。

查遵义、绥阳等县教案，业经前抚臣奏结，兴义县滋事未了之件，臣严飭该县熊士清迅速审理。现据讯明确情，将各犯惩办，教士别无异说，亦经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完案。

惟贵州教堂，罗列太多，英国耶稣、福音各堂，省会及各属城内

五处,城外一处;法国天主、育婴各堂,省会及各属城内二十九处,城外八处。总共四十三堂,其毁而未修之六处不计焉。各堂值一、二万金者不过三、四处,余皆一、二千金,或数百金,购买民房,略加修饰,嵌一横额,便尊而重之,称为教堂。各国教士往来络绎不绝于途,即蛮犷之区,亦任意所之,无能阻止。时局至此,彼族益骄,但恃势力之强悍,不论事理之是非。惟有领遵谕旨,常思为国家弭患,以谨防教案为事,督同司道府州县等官保卫教堂,使之相安无恐,护送教士,使之履险如夷。凡词讼案件,一律持平,民教无嫌,庶几内绥而外靖。臣粗知利害,略识重轻,岂敢贻君父以隐忧,而昧臣子之大义?

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该省教堂林立,著飭地方各官切实保护。

(宫中硃批奏摺)

1211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将冒充余栋臣之党

继续闹教人犯分别剿抚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1898年11月15日)

奉旨:

王之春计日已到重庆,著将余蛮子就抚事宜克日相机妥办。据法使称,川东现仍到处抢掠滋扰,匪势日炽。料即任锡汾前电内称余蛮子所指冒充其党,乘机闹教之匪徒,即应查确情形,慑以兵威,分别剿抚,以惩余匪而安教民。毋再迟延,致酿巨患,更难收束。此案关系极重,事机甚迫,该藩司务当从速了结,早弭衅端,仍将筹办缘由随时电奏。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12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对余栋臣

应熟慎机宜豫筹妥筹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

奉旨：

王之春三电均悉。余蛮子推延要挟，是否属实？该藩司所虑以后闹教等事，不得不防。然亟当确察情形，尤不得以任锡汾之言为断。著王之春熟审机宜，应抚应剿，即速豫慎妥筹，随时电奏。总以民教两安，不貽后患为要。著往来文牍，可借用川东道关防，毋庸另刊。余依议行。奎俊计已入川境，并著遵电饬知办理。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13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密饬地方文武

加意弹压防范拳民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

奉旨：

直东边境拳民时与教民为难，隐患甚巨。兹据裕禄电称，广平拳民姚洛奇于冠县、威县一带勾匪闹教，业经拿获审办。该党结会众多，一旦藉端滋事，势将不可遏抑。著张汝梅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弹压，随时防范，以弭衅端。仍著裕禄将抚恤保护一切事宜妥筹办理，毋稍大意。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14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等剴切开导**余栋臣勿再进退维谷事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898年11月28日)

奉旨：

昨因余蛮子一案日久尚无定议，当电谕王之春勒限妥速筹办。因思余蛮子自知罪重，且结怨西人，深恐交锋受抚后无可挟持，外人复以前案重兴大狱，进退维谷，亦属人情。著王之春会督周万顺等，再行剴切开导。告以国家既准其自新，断无反汗之理。一面会商领事，给予一切实凭单。人非木石，当不致始终执迷不悟也。将此电知王之春遵照速行，并克日电覆。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15 著四川总督奎俊到省后即督同**王之春劝令余栋臣尽释疑团事电旨**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1898年11月30日)

奉旨：

王之春电悉。此案办理情形牵涉多端，耽延日久。奎俊计不日到省，著即督同王之春相度机宜，妥筹速结。总令余蛮子疑团尽释，放心交锋为第一要义。且余蛮子原非叛逆，毋徇任锡汾一偏之见，游移两可，转辗迁延，酿成大患。将此各电谕知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16 御史张承纓奏陈川省余蛮子案宜急筹招抚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1898年12月2日)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张承纓跪奏,为川省余蛮子一案关系甚巨,宜急筹招抚以弭后患而靖边圉,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川省教案叠起,会匪横行,两次恳飭新任督臣奎俊迅速赴川,藉资镇抚,并一事权。蒙恩电飭赴任,并谕布政使臣王之春径到重庆查办。仰见朝廷垂念西陲,无微不至。臣复何敢鳃鳃过虑?再四读告,乃臣近闻王之春业抵重庆,似仍徇于川东道任锡汾之成见,办理尚无端倪,而法国公使已有藉端要挟之言。以彼无理取闹,原不足怪,第未雨绸缪,当思所以应付。又闻余蛮子疑惧首鼠,不即就抚,地方官吏难保无不顾大局,乘便邀功,危辞请剿,如任锡汾之生事激变者。在余蛮子关禁教士、焚毁教堂,即加以兵威,亦属罪有应得。然挟教士而不敢贼虐,毁教堂而不另骚扰,其惜命待抚,情节似亦显然。且此案之起,已历数月,不一闻我皇太后、皇上明诏剿办,固知圣谟宏远,不忍以用兵之故累伤教士,并不忍川省生灵牵连涂炭,尤为如天慈仁所轸念而深惜也。况余蛮子既挟华教士以自重,譬诸鸡豚已入庖厨,解脱不易。兵力稍紧,恐余蛮子尚未成擒而华教士已受害矣。以今日中外情形而论,外人无事尚且寻事,矧有华教士之事可藉口乎?法人现尚欲索还华教士,倘因用兵而致令受害,法人必曰关禁已久,复被残杀,将命价之外必索码头,码头不足,必索铁路某处、矿务某处,如德人胶州故事。

此案关系良非浅鲜,臣夙夜思维,惟恳飭下军机总理王大臣,悉心斟酌,谋出万全。川中请剿,不宜遽为施行。设余蛮子终甘自外生成,抑以党与难散,不敢受抚,朝廷或万不得已而示以兵

威，亦请飭令总理王大臣先集各国公使，安筹熟商。议定用兵之际，万一余蛮子首害华教士并伤及各教士毁及各教堂，是事出意外，我不能任此赔偿。则各国公使或顾念邦交，护惜商务，协为从中理处，兵不用而案自结，亦未可知。即兵端卒不得弭，要约在先，亦不至以牵涉启衅，退有后言。

臣隶籍四川，深知川省近来吏治敝坏，会匪既多，灾黎亦众，而蚩蚩之氓又向不辨某所为某国教堂、某人为某国教士，假因用兵而一唱百和，玉石俱焚，此后教案窃恐日形缪辑，而匪徒乘机或更响应窃发。伤民糜餉，于大局亦不无妨碍。臣愚以为余蛮子一案为时愈久，酿祸渐深，饥民杂其中，游勇会匪亦杂其中，剿固未便率易，抚尤不宜濡缓。万望圣明迅赐宸断，并飭奎俊、王之春诸臣迅即妥为办结，毋复托词宕延。庶不养痍以貽患，自可息事而安人。干戈不至相惊，交涉亦易就绪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17 护理四川总督文光奏为防护

教堂教士慎办交涉案件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

二品顶戴·护理四川总督·按察使臣文光跪奏，为防护教堂教士，慎办交涉案件，以弭衅端而安民教，恭摺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初一日奉上谕：著各该将军督抚慎遵此次谕旨，务当严飭地方官于教堂所在及教士往来之处一体认真防护，不得稍涉疏懈。遇有民教交涉之案，必须持平迅速办结，以期中外日久相安。如再有防范不力，轻启衅端情事，定一并从严惩处。钦此钦遵。寄信前来。等因。

承准此,伏查川省虽远在边隅,而各国教士司铎来蜀游历者实繁有徒,因而教堂医馆无处无之。在通都巨邑尚易护持,其僻壤遐荒每穷防卫。方今时局日艰,连年多事,叠奉谕旨,三令五申保教为考成所关,何敢轻心是掉?况慎笃邦交,朝廷优示柔远,凡属臣工士庶,自当仰体曲全。然而民情强懦不一,风俗美恶难齐,川省人情浮动,早在圣明洞鉴之中。此后惟有再随时督饬地方文武一视同仁,预防嫌衅,教堂所在,加意严防。教士往还,妥慎护送。遇有交涉之案,持平办理,速予了结。总期民教相安,中外和辑。倘有怠忽致滋事端者,立加参处,断不敢稍事姑徇,同干咎戾。

除督饬各属恪遵办理,毋许再事疏虞外,谨会同署成都将军奴才恩存合词恭摺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即著督饬各属,随时认真防护,毋稍疏虞。

(宫中硃批奏摺)

1218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报委员赴重安江查办教案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

再,臣据黄平州李应华禀报,州属重安江苗匪杀毙洋人,于九月二十八日由电信奏明。十月十一日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示,杀毙洋人一名,业经棺殮,即知照就近教堂收埋,妥速商结,免生枝节。十四日又奉电示,英使言重庆领事禀称,清平县中练杀之,饬查实情,并派委员赴渝与英领事商办各等语。查渝领事既指练杀洋人,自应饬清平县刘茂槐据实禀明。此间英教士文藻月初派两人赴重安江查探一切,臣并委员同往。俟彼此回省,文教士如何致词,与之商办。如必须赴渝,向领事面议,即另饬妥员,以期婉转了案。

除电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19 著护理川督王之春将余栋臣交铎

受抚紧要机宜仍随时电奏候旨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98年12月4日)

奉旨：

王之春电悉。办理余蛮子一案，该藩司责无旁贷，所有交铎受抚紧要机宜，一面禀知川督，仍著随时电奏候旨，以期迅速。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20 庆亲王奕劻等奏覆议得候补直隶

州判陈采兰条陈教案事请毋庸置议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98年12月9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准军机处抄交都察院代奏候选直隶州州判陈采兰条陈教案一摺，奉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钦此。

臣等查条陈内称，近来教民动酿巨案，细察情弊，皆由彼此不通声气，和约未经声明，地方官委曲从事，真伪莫分，遂至激成巨案，细筹办法八条。

一、存案。据称衙门与教堂同立教簿，书明入教姓名、都图、籍贯三代及入教年月日，以杜假冒一节。臣等查民间入教，例所不禁，必立专簿，不得不假手胥吏，匪特易于作奸，亦实琐屑，易滋流弊。

一、移知。据称凡交涉教案，确查教簿，否则移知洋教士，大则移知领事，互相稽察，秉公审断，则真伪自分一节。臣等查各省遇有教案，自当随时移知领事商办，其有应询事宜，亦或函达教士，正无庸分别案情大小，以杜纷纭。

一、赴诉。据称洋人好讲情理，亦重名声，教民有设赌犯法等弊及被冤屈者，可告诉洋教士。盖彼违教例，事亦无理，私挟教势，故不敢令洋教士知，如此则凶顽知儆一节。臣等查教民亦系中国百姓，设使犯法，仍当按律惩治，或有确被冤屈者，自应由地方官准情办理。若赴教士处纷纭控诉，设遇教士袒护教民，横生枝节，办理转形棘手。

一、集议。据称凡民被屈，遂仇恨教民，而教案尽不讲理法，又请发教民理论，或请同堂教民，或请异国教民，或请华商人洋籍者，齐集议论，则声气通而衅端可息一节。臣等查本年八月初三日山东巡抚张汝梅咨称，嘉祥县有会同洋人录囚之事，经臣衙门咨覆该巡抚，飭下各地方官，以后遇有交涉事件，概不准与洋人同堂会审。今该州判所称集议等语，是令洋人与地方官并坐堂皇，较会同录囚为尤甚，殊骇物听。

一、又证。据称洋官敬信行商，南洋各埠皆立公司，有事则联印字号，公见洋官证实是非。设能行之洋人，得知情弊，定无包庇冒籍犯律之人，则顽恶除而地方获福一节。臣等查华民假名入籍、入教，欺压良懦，本堪痛恨。然必将是非曲直，委之行商，微论行商包庇情弊愈深，且亦安见商人必能取信于洋官？徒事周折，无裨于事。

一、公报。据称有关教堂据实登报，以昭公道一节。臣等查，报馆主笔类皆有文无行，现已钦奉谕旨，一律驱逐，此节更无庸置议。

一、会办。据称民间入教，残害善良，惟会同办理，秉公究治，一面移知洋官，治其启衅之人，则凶恶知儆一节。臣等查各省通商口岸，办理教案向系照章知会洋官，秉公查讯。该州判所请会办一节，与现在办法大致同。

一、互缉。据称近来动毁教堂，彼此互相查缉。凡有作奸犯法者，教堂切勿敢为教民假称仗义伸冤者，该地方绅士商民宜先默禀，以怨首党。变起不测，附近教堂绅商士民一面先为解散，一面请官弹压。彼此互缉启衅之人，秉公严治，以警效尤一节。臣等查近年教案叠起，总由地方官办理未尽合宜，诚能随时防范，善为处置，自可销患未萌。至教士传教，志在广收博取，大都良民少而莠民多，若欲禁其滥收，势有难行。惟有遇事秉公办理，以息争端。

以上各节，或事属已行，或情形窒碍。臣等共同商酌，均请毋庸置议。

所有臣等遵旨妥议缘由，谨恭摺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21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飭所属嗣后

应民教相安彼此消除疆界之见事懿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1898年12月10日)

军机大臣字寄各直省将军督抚。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

近来各省民教起衅之案层见叠出，总由畛域之见未化，致嫌隙之端易开。不知泰西诸国传教章程载在条约。中朝邦交是笃，无不一视同仁。况各处习教教民，属在编氓，皆吾赤子，本不容于膜

视。至各国司铎传教远来,其书具在,虽传授各有源流,而大旨无非劝善。一切恃符武断、作奸犯科之事,非惟中法所不宥,实亦西教所不容。即如此次江西杨恭宸谋逆一事,举发者即出自教堂。可见秉正嫉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朝廷即将教士刘在铎破格加恩,以示大公无私。此后惟愿中外一家,诈虞悉泯。用特详加申谕,嗣后各直省地方官吏,务当仰体此意,随时劝导,豫杜争端。凡事总宜持平办理,不得因教民而有歧视之心。为教民者亦不可自为立异,尤当尊敬官长,和睦乡邻,常以力行善事为务,庶不负国家教养之泽,与各教士劝人为善之本心。深宫胞与为怀,不惜开诚宣示。该督抚等即恭录此旨,通飭所属,遍行晓谕。务使绅耆士庶咸明斯义,教民无倚势作威之心,平民亦无此疆彼界之见,庶几民教可以永远相安,海内共享安全之乐,当亦尔士民等所深愿也。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钦遵懿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1222 著四川总督奎俊对余栋臣仍应以 招抚为是切勿冒昧从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98年12月17日)

奉旨:

奎俊电悉。余蛮子尚无就抚之心,揆度情势,自非以剿为抚不可,惟燭火燎原,须防后患。川省各处教堂林立,倘使匪徒乘机蜂起,藉端抢掠,不特目前兵力过单,防剿不易,更恐开衅洋人,事势愈形棘手。此次王之春派周万顺等前往开导,何以漫无接应,致被扣留。现在奎俊业已到任,责无旁贷,即著熟察机宜,妥筹办理。如有可抚之机,仍以设法招降,从权了结为是,勿以冒昧从事,激成巨

患,是为至要。仍将筹办情形随时电奏。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23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对余栋臣

仍遵历次电旨妥办不得冒昧从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98年12月17日)

奉旨:

王之春电悉。昨据奎俊电称,余蛮无就抚之心,非以剿为抚不可,当经电谕以兵力太单,恐剿除不易更形棘手。该督应熟察机宜,如有可抚之机,仍宜设法招降,妥速筹办。兹据电称,兵不厌诈,专候诱出两铎等语。是该藩司于叠谕设法招抚之意,尚未能体会,且曰诈曰诱,办法亦欠正大,殊属非是。著王之春仍遵历次电旨,并禀商奎俊相机酌办。倘冒昧从事,以致兵连祸结,不可收拾,恐该督暨该藩司均不能当此重咎也。至提督周万顺等前往开导,致被余蛮扣留,是否确有其事,并速据实电覆。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24 著四川总督奎俊对余栋臣之抚

剿应督飭王之春相机妥筹稳策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1898年12月22日)

奉旨:

王之春电悉。九月初三日任锡汾电称余蛮得闻抚议,顿觉感悟,痛哭流涕。何以转辗迁延,迄多反覆?又十月二十三日王之春电称,现已筹有权宜办法,旬日内外当可抚定。究竟权宜办法何

在?现在余蛮并将周万顺等扣留,悖逆情形显然可见,岂有再给军械之理?惟不得已而必出于剿,亦须视兵力如何,知己知彼,是否确有把握,不致蔓延为害。著奎俊通盘熟计,督饬王之春相机因应妥筹稳策,总以毋贻后患为要义。一切进止机宜,朝廷不为遥制也。将此电谕奎俊、王之春知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25 著四川总督奎俊将任锡汾撤任

责成王之春妥办余栋臣之抚剿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898年12月27日)

奉旨:

川东教案日久迁延,实由任锡汾办理不善。著奎俊将该道即行撤任,另委妥员接署。王之春现已移驻永川,余蛮子一案即责成该藩司稳慎筹画,妥速办理,毋得宕延诿卸。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26 广西巡抚黄槐森奏报永安教案

拿获正凶三名申明拟结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898年12月29日)

广西巡抚臣黄槐森跪奏,为永安州民逞忿致毙教士教民一案拿获正凶三名,申明拟结缘由,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九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奉谕旨:黄槐森电报永安州有戕毙教士之案,殊堪诧异,著一面严拿凶犯,按律惩治,一面酌加赏恤,并将该地方官查参迅速了结。钦

此。

臣伏查此案，前据禀报，当将永安州知州何臻祥撤任，勒限缉凶，另委候补知县吴廷燕驰往接署，并电知龙州祁领事商办。一面电飭该管平乐府吴其珍，酌带营勇，驰赴该州，传商绅团晓谕百姓，督同该州悬赏购线，严拿凶犯，俾速议结，先行查明详覆去后。嗣据查覆起衅缘由，并因逾限尚未获凶，将该知州何臻祥奏参留缉。奉硃批：何臻祥著即行革职，仍勒令会同署知州吴廷燕缉凶，务获究办。钦此。并查有该州团绅候补参将黄政球庇凶不交情事，电奏奉旨：黄政球著先行革职，勒令将犯交出。如办理妥速，尚可开复，倘仍延缓，再行严参。钦此。均经转行钦遵办理在案。

该革员何臻祥会同署该州吴廷燕先后会营督率兵役，并已革参将黄政球及该州各团绅商同提臣苏元春派来候补都司黎瑞春等，将凶犯李亚安、李三、廖七三名拿获解案，提集一干审明具禀到臣，批司札飭该府吴其珍督同署该州吴廷燕提犯覆审，录供议拟，由按察使蔡希邠覆核具详前来。臣覆加查核。缘李亚安、廖七均籍隶该州，李三籍隶广东高要县，向与李亚安等均在州属古排村居住，彼此认识。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法国教士苏安宁带同教民唐启虞、彭亚昌、江飞祥、陆本祥、邱有业、陈光秀一共七人，由永安蒙寨村前往荔浦，当经该前州何臻祥移拨兵役护送。行至州属凉亭地方，苏安宁见墙上贴有劝人不宜从教说贴，即向附近之联兴杂货店伙李元康查问。李元康答以不知系何人所贴，苏安宁用言向李元康斥骂，李元康不服回骂，彼此口角争闹。苏安宁喝令教民唐启虞、彭亚昌将李元康拿往带走，当经护送兵役代为求情，苏安宁不允。是日正值墟期，往来人众均各上前观看，李元康当众赔礼，央求释放。苏安宁仍不允許，喝令唐启虞等拉向前面行走。行至古排塘地方，观看之人愈聚愈多，约有二百余人，众忿莫遏，齐声

喊夺。适李亚安携带竹銃赴山捕雀，廖七携带铁嘴禾枪与李三赴田工作，先后走近该处看见。李亚安因与李元康素好，大为不平，即向苏安宁斥骂。苏安宁喊拿，李亚安点放竹銃，飞沙中伤苏安宁脐肚倒地，观看各人随即惊慌走散。李元康乘势挣脱跑走，唐启虞扑向李亚安捉拿，李三恐李亚安吃亏，拾石掷伤唐启虞左太阳倒地。彭亚昌扑向李三殴打，廖七上前将彭亚昌拉开，彭亚昌仍向李三扑殴，李三拔出身带尖刀，戳伤彭亚昌右腿倒地。苏安宁、唐启虞、彭亚昌滚地辱骂，李亚安忿怒不息，拔出身带小刀，叠戳伤苏安宁左胯下身、左耳根、左右手背等处。李三、廖七亦气忿莫遏，临时共起杀机。李三用刀戳伤彭亚昌左眉、左肋、右腿、脊背等处，廖七用禾枪戳伤唐启虞胸膛、心坎、左右肋、右臂膊等处，均各登时殒命。该州差役黄友、营兵谢荣贵赶急上前喊拿，黄友被李三用刀砍伤右手腕，谢荣贵被李亚安用刀戳伤左肋，均各倒地，李亚安等随即走散。教民江飞祥等先已畏凶跑走。随经兵役报经该前州何臻祥验讯通详。臣前据禀报，当将何臻祥撤任勒限严缉，另委候补知县吴廷燕驰往接署，并电飭该府吴其珍赴州督缉查办。嗣因逾限尚未获凶，将何臻祥奏参革职留缉，并将庇凶不交之团绅候补参将黄政球奏参革职，勒令交犯。嗣署州吴廷燕到任，接准移交，提验该役黄友等伤已平复，查起教士竹箱、竹箩，会同何臻祥点验封固，存库列单具报。一面督飭黄政球等及在事营弁悬立重赏，先后将该犯李亚安、李三、廖七等拿获讯供议拟具详。维时该府吴其珍业已回郡，当经该司札飭吴其珍赴州督同该署州吴廷燕提犯覆鞫，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请无预谋纠殴情事，此外亦无在场帮殴之人。究诘不移，案无遁饰。由司覆核议拟，详请具奏前来。

臣覆核无异。查例载，因争斗擅将竹銃施放杀人者，以故杀论。又律载故杀者，斩监候各等语。此案李亚安因见教士苏安宁

擅拿民人，李元康不服向骂，复被喝拿，点放竹銃，致伤苏安宁倒地，并用刀戳伤身死，自应按律问拟，应如该司等所拟。李亚安除戳伤营兵谢荣贵平复轻罪不议外，合依因争斗擅将竹銃施放杀人者以故杀论、故杀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李三拾石掷伤唐启虞，复因彭亚昌扑向殴打，用刀戳伤彭亚昌倒地，因其在地辱骂，又用刀叠戳致伤毙命；廖七亦因唐启虞滚地辱骂，用禾枪叠戳致毙。核其情节，俱系有心故杀，均应按律问拟，亦应如该司等所拟。李三除拾石掷伤唐启虞，并用刀砍伤差役黄友平复轻罪不议外，应与廖七均合依故杀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该犯等逞忿故杀，殊属凶残，将来秋审应入情实。案关中外交涉，拟即将该犯等就地处决，以示惩儆。电奏请旨遵行。臣出省督师郁林，在平乐舟次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奉电旨：李亚安、李三、廖七三犯著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将办理情形，照会领事完案。钦此。臣当即恭录转行平乐府钦遵，督飭永安州立将凶犯李亚安、李三、廖七三名就地正法。并将办理情形，照会龙州祁领事查照完案。该州起出教士竹箱等件，先经报明，存俟领棺并给。至标贴劝人不宜从教揭帖，不知何人所贴，李元康实不知情，应毋庸议，无干省释。

所有失察竹銃职名，系前任永安州已革知州何臻祥，相应开报。何臻祥因此案革职留缉，当时教士等毙命，为口角擅拿民人，激成众怒，实属事出意外，并无纵容情事。现已将凶犯全获究办，尚知愧奋，应请开复知州原官，仍留广西差遣补用。照例免缴捐复银两，并免送部引见。已革团绅候补参将黄政球，虽经庇凶于前，后已帮同拿获凶犯，办理妥速，拟请开复原官，出自天恩。

除全案供招咨部查核外，谨将申明议拟缘由，会同两广总督臣谭钟麟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27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均兼总署大臣事上谕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向来沿海沿江通商省分交涉事务本繁,即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应行核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往往因事隶总理衙门,不免意存倭卸,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未便径行,以致往还转折,不无延误。嗣后各直省将军、督抚均著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仍随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和衷商办,以期中外一气相生,遇事悉臻妥洽。

钦此。

(军机处上谕档)

1228 著四川总督奎俊等严密布置务期歼灭

余栋臣并解散胁从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

奉旨:

奎俊、王之春电悉。余蛮抗违如故,要挟多端,实属自外生成,难以曲宥。奎俊等远从鄂省借营,能否速赴?所有调募各营,著即严密布置,稳慎进取,务期歼厥渠魁,解散胁从,毋任分窜肆扰,致滋蔓延。其冒名余党乘势生波者,应即权衡缓急,分别办理,以靖人心。但使乱机早定,通省教士、教民从此保全,总署与法使商议结束办法亦较易就绪也。将此电谕奎俊、王之春知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29 著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力护教堂以免川省**剿办余蛮臣时有人乘机起衅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

奉旨：

川省余蛮子闹教日久，心怀叵测，势难安抚。已谕令奎俊等相机剿办矣。惟毗连各省，均有教堂，无业游民难保不为煽惑，乘机起衅。况湖北施宜两属，已有焚抢情事，不可不及早防维。著张之洞、崧蕃、王毓藻、黄槐森各即严饬地方文武，镇静民心，力护教堂。一有谣传，迅即弹压拊定，毋任闻风附和，纷纷效尤，致烦兵力，是为至要。将此电谕知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30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报派兵配合川督剿**办仇教人犯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月4日)

再，本月十一日准四川督臣奎俊电称，川省叙州之长宁等县土匪蜂起，多以仇教为名。令臣派兵驻扎赤水河，合力剿捕，顾川即所以顾黔等语。臣当饬管带大定府练军总兵罗志珂就近兼顾，不分畛域，遇匪痛剿，勿令蔓延。又十五日钦奉会剿粤匪谕旨，自应探匪所向，奋力兜围。查此匪自十月二十日后游弋于黔粤交界之佑里、白朗渡、邑昂、五桑郎等处，抢劫频仍。经副将卢华山、参将张卓等叠次迎剿，杀毙多名，并夺获快炮多件。现滇粤各派得力大员，协同经理。卢华山等久历战阵，当能奋往直前，迅除残孽，以纾宸廑。谨附片略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仍著严饬将弁,合力兜剿,毋留余孽。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31 著各将军督抚此后遇有交涉

应即行办理事上谕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

军机大臣字寄各将军、督抚。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近来各国交涉事件日益纷繁,昨已谕令各省将军、督抚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便因应。此后遇有交涉细故,应就各该省地方情形斟酌妥协,即行办理,不得概从延诿。其实在关系重要事件,必须商明总理衙门,方能定议者,亦应随时据实电咨,切勿含糊掩饰,以致往还转辗,徒费周章。各该将军、督抚等身膺疆寄,责在治民,自当以守土为重,爱民为先,不得以孟浪为率作兴事之谋,亦不得以推诿为取巧卸责之地。朝廷宵旰忧劳,勤求治理,外省政事惟疆臣是赖。该大臣等明体达用,虑远防微,必能共体时艰,仰副朝廷为国为民之苦衷也。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上谕档)

1232 御史余诚格奏陈川省生变宜专

治渠魁解散胁从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余诚格跪奏,为川匪穷蹙生变,宜专治渠魁,解散胁从,以安良善而静地方,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惟四川教案蔓延数月，迄未就绪。始由于川东道任锡汾乖谬任性，偏听署巴县知县王炽昌之言，株连案外之人，激成众怒。及有意就抚，任锡汾又拿团首，以致反覆。现事变已亟，匪党日多，余蛮子亦难自主，且知其抗官日久，获罪愈重，无可解免，万不敢遽然就抚，毫无疑贰。而任锡汾正欲逼成余蛮子叛逆之罪，以实其非剿不可之言。川中大吏势成骑虎，亦不能舍剿办之一途，别求生路。致令我皇太后、皇上怜悯愚民、屡次招抚、网开一面之深仁无从下逮，此诚不能不太息痛恨于任锡汾也。臣伏念余蛮子负隅抗命，穷蹙生变，罪无可道。然川东十数县生灵未必尽甘为匪用。一旦大兵骤至，搜括地方，虏辱妇女，驱迫老幼，在所不免。蚩蚩何辜，罹此浩劫，此我皇太后、皇上所为始终剿之一字未尝轻言，而此时虽势迫及此，亦未有不深虑玉石俱焚而睠睠西顾也。

近闻奎俊请添兵助剿，事棘可想。臣尤伏愿特发严旨，诘诫奎俊，若能宣布慈仁，无事兵力，固为万全，倘必以兵取，亦必先多方晓谕，胁从罔治，予以自安。庶几匪党之势日孤，而官兵之力可减。尤必严饬统兵各官，经过地方不得丝毫掳掠，惊扰乡愚，亦不得截杀良懦，谎言邀功。臣深知近来官兵敌外洋无能，剿土匪甚勇，而民之畏兵甚于畏匪。此事关系甚大，不惟保卫全川不令震动，亦使匪徒无可煽惑，易于就擒。且俾天下知我皇太后、皇上不得已而出此，仍望愚民之去逆就顺也。则川事必易平，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矣！至于任锡汾、王炽昌乖谬激变，应如何予以严惩之处，祇候圣裁。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33 御史余诚格奏为请飭川督严密
查办前知县张继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 1月 7日)

再,臣闻前四川知县张继久在蜀中,性最贪酷。初膺民社,似尚英鸷有为,及带防营驻扎彭县,毫无纪律,兵即是盗,民怨沸腾。奉派办理瞻对,大肆贪婪,至剥神像所嵌金宝,为数甚巨。上年余蛮子教案初起,张继复贿得统领往办此案,阴与余通,怂恿要挟余掳司铎,焚教堂,质周万顺,皆张继主谋。及王之春办理得手,余蛮子就抚,亦曾将张继助彼实情和盘托出,并闻张继有与余蛮子亲笔信五封。现余蛮子虽沐皇仁,贷其重罪,而似张继之居心险诈,煽乱有据,神人共愤,罪浮于余,若不从重惩治,或仍留蜀中,其后患固犹未弭。相应请旨飭下四川督臣严密查办,尽法处治以儆奸邪。

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34 著四川总督奎俊等迅调各营围
逼余栋臣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 1月 10日)

奉旨:

奎俊等电均悉。王之春到川已将两月,著即于川东防次先行接印,以一事权。该藩司所筹办法,尚属稳慎。商借鄂营,诚恐缓不济急。川省何竟空虚无备,一至于此?余蛮负固恃强,开导料无把握,著迅即调集各营,分路围逼,相机策应,毋任匪焰日张,更难收拾。余著照奎俊所拟办理。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35 著四川总督奎俊暂借昭信股票
银五十万两添募营勇以剿办余栋臣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899年1月16日)

奉旨：

奎俊电悉。余蛮一股至今负隅抗拒，而刘昏亡等股又分扰叙泸各属，关系川省全局，亟应厚集兵力，分投剿办。所请新募十营，应需餉项，准其暂行借拨昭信股票银五十万两，以资饱腾。即著飞飭王之春暨带兵各员迅速办理，勿稍延误。仍随时电奏。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36 御史杨崇伊奏陈余栋臣之变暂时
仍应羁縻待机而剿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为川东民变，迟未就抚，请豫防后患，以遏乱源，恭摺仰祈天鉴事。

窃四川据长江上游，得建瓴之势，沿江上下又会匪所聚集。余蛮纠众抗官，亟须及早平定，否则羽翼渐成，恐有滋蔓难图之虑。夫平定乱民，不外剿抚二策，今事隔三、四月，抚议未成，势恐必至于剿。第剿而得手，既虑不分玉石，坚良民为匪之心；剿不得手，尤恐愈聚愈多，酿成流寇之患。臣愚以为现在剿议未决，正可假招抚为羁縻，暂勿开仗，而暗中厚集兵力，绝其四出之路。层层防范，俾成坐困之势，然后渐围渐逼，一步紧一步。又申明投诚免死之令，

临阵弃械来归者即为良民，准予资遣回籍。且多悬重赏，以购匪首，使匪党自相猜忌。布置周密，乃晓谕川民，使知朝廷厚恩，意在抚，不得已而用剿，实由该匪自取。该匪困于株守，自必摇尾乞怜，即或倔强，不难一战而定。渠魁既歼，余党设法解散，不准蹈东乡故辙，恣意搜杀，以铺张功绩。如此办理，寓抚于剿，以剿为抚，既仰副我皇太后、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心，又可化大事为小事，不至旷日持久，或酿燎原之变。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缮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37 御史杨崇伊奏为请飭川督于剿办余栋臣

时不得多杀老弱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

再，余蛮聚众数千，大约良民居多，各有室家妻子之恋。所虑团绅勾通地方官，以剿办贼巢为词，图吞匪产，去其所恋，则被害者始而胁从，终且因无家可归，甘心为匪。应请旨电飭四川督臣，严飭各军将弁、各属官绅，只准临阵斩杀，不得借搜查匪乡之名，多杀老弱妇女。果能秋毫无犯，被胁者自易于解散，决无驱民为贼之虑矣。

臣愚昧之见，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38 著四川总督奎俊于剿办余栋臣时申明投

诚免死切勿喜事贪功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

奉旨：

有人奏余蛮剿议未决，可假招抚为羁縻等语。余蛮纠众抗官，其党类未必皆甘心附从。著奎俊体察情形，暗中厚集兵力，绝其出路，俾成坐困之势。并申明投诚免死之令，来归者即为良民，准予资遣回籍。多悬重赏，以购匪首，使匪党自相猜忌。一面宣布朝廷德意，晓谕川民，使知不得已而用兵之故。仍严饬各军将弁、各属官绅，不得借搜查匪乡之名，杀害老弱妇女。总期歼厥渠魁，解散胁从，以靖地方，切勿喜事贪功，卤莽从事，致酿燎原之患。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39 御史张承纓奏请特简亲信大臣

赴川迅结余株臣案摺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1899年1月20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張承纓跪奏，為川省余蠻子一案延宕滋患，擬懇特簡親信大臣往宣德意，並查情形，以期迅結，恭摺仰祈聖鑒事。

臣竊維余蠻子一案有關大局，久系宸廑，曾上封章，敬陳管見。恭聞迭次電傳諭旨，飭令奎俊等善籌招撫，並將川東道任錫汾先行撤任，仰見我皇太后、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至。然臣聞川省官吏類不能實力奉宣德意，即如各省蠲免錢糧膳黃，州縣官竟有隱匿不貼者。壅澤不下，咎有攸歸。在奎俊、王之春、文光等身受國恩，其推廣皇仁，妥籌辦法，想亦不遺余力。惟恭查我朝舊制，凡遇關係民命，地方辦理膠轕重案，多蒙特簡重臣前往查辦。非謂疆臣不足倚信，謂不如此即非所以慎重民命而綏靖地方也。況余蠻子一案，關係交涉，更關係民命。方今時勢多艱，民教相角，蚩蚩蠢動，起伏無常。惟朝廷多一分慎重，即民心增一分固結，而地方之安危悉系

乎此耳。

今余蛮子一案既蒙朝廷宽大，屡沛格外之恩，乃闻奎俊未到任以前，王之春、文光等时而言诱，时而言抚，时而危词请剿，时而又虑兵力不足，举棋不定，种种为难。今奎俊到任，已历数旬，迟回审慎，似亦仍无定局。虽奏报间或敷陈，而情形殊难悬决，以致余蛮子等观望迟疑，渐觉滋蔓难图。惟有仰恳天恩，特简亲信廉正胆识兼优之大臣前往查办，宣布迭次慈意，俾乡僻小民咸知鸿恩旷典，至再至三。并可就近详查实在情形，相机妥办，自易了结。倘余蛮子稍具天良，计当自来归命，而教士等均可立望生还。万一事出意外，必不得已而加以兵威，则为其所胁从之愚民亦应思圣恩高厚，必不可负。各生悔悟，自各图解散。匪直余蛮子孤立无援，指日可卜成擒，将中外闻知，当群晓然圣朝恩威并用，至圣至神。外人既省有后言，大局亦多所裨益。

臣为仰体慈怀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40 著四川总督奎俊再行派员向余栋臣宣布 朝廷德意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1899年1月20日)

奉旨：

有人奏川省余蛮子一案延宕滋患，请特简大臣往宣德意一摺。余蛮一案，叠经电谕奎俊等开诚布公，妥筹招抚，至再至三，始终动以至诚，并不稍参权术。至不得已而出于剿，实非朝廷本意。况此事关系川省全局，倘得以招抚结案，保全实多。著奎俊再行拣派明敏谄练素符民望之员前往，宣布朝廷德意，俾知叠次电谕谆谆，无

非慎重民命。且任锡汾业已撤任，此时余蛮若能束身归罪，朝廷必曲予保全。即使余蛮顽悍负固，亦可借此解散胁从，离其党羽，自不至震动全川。至万不得已而用兵，亦须分别良莠，毋得滥杀一人。叠次电谕，至为详尽，想该督自能恪遵妥办也。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41 陕西巡抚魏光燾奏报拿获同州各属仇教 人犯惩办并请奖叙出力各员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1899年1月21日)

头品顶戴·陕西巡抚臣魏光燾跪奏，为拿获借名仇教煽惑倡乱匪犯，申明就地惩办，地方一律安静，并将在事出力各员随案请奖，以昭激劝，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叠奉谕旨，飭令保护教堂等因。均经钦遵行司，通飭各属一体遵照，妥为保护在案。查本年夏间访闻西安同州各属有匪徒以仇敌为名，暗粘揭帖，希图煽惑，引诱倡乱滋事，叠经密谕两司，通飭地方官严密访缉。该匪等行踪诡密，迄未就获。九月中旬据渭南县禀报有匪徒潜聚渭北一带，勾结党羽，欲赴高陵，焚毁天主教堂情事。经臣密派管带抚标后旗马队周玉堂带队巡缉。据禀聚众属实，已先期散逸，揭有伪帖一纸，衔写大清都督总统十二义师管辖飞虎雄兵兼管各军粮饷陈字样，帖中语意亦极悖妄。臣覆派管带练军马队刘琦、永兴左旗马队李永贞周历村镇，秘密访拿。旋于十月初一日据刘琦禀报，于九月二十八日巡至渭南县境，同该县知县尹昌龄晒探匪踪，潜匿县属上涨渡地方。该旗官即于是夜不动声色，督率营勇县役，改装购线，前往围捕。当将匪首陈鹏拿获，并先后拿获伙犯席昌幅、张桂鑫、武思文、施大即师化纯及起获伪

印、伪示、伪札旗帜枪械各项。旋据同州府知府胡湘林禀，署大荔县知县程堽会营拿获革生刘云灿，起获伪札、信函。并蒲城县知县杨孝宽禀获背送伪旗之伙犯雷学见、刘蟾娃二名，起获马刀二把各等情。当经批飭西安同州各府暨蒲城县严讯禀办。

兹据该府县先后禀覆，讯据陈鹏供认假冒三品顶戴知府衔留甘补用直隶州，私立保国会，伪造印示信札、旗帜，在河北一带煽诱愚民，入会人数极伙。约定九月十五日夜先集高陵，打毁天主教堂。因彼时连日大雨，人到未齐，改期十月初一日起事。正在倡动之际，忽被拿获等情不讳。质之伙犯施大、席昌幅、张桂鑫、武思文供辞悉同，惟均属被诱人会，畏惧未行。革生刘云灿供认误听陈鹏哄诱人会，接收伪札、信函，约期打毁高陵教堂。后伊畏惧未行，亦未再与陈鹏见面。雷学见、刘蟾娃供认听从在逃之李秃子勾引入会，李秃子作有空白伪方旗十五面，令伊等背送，与在逃之韩伦书写，并无另犯抢劫别案各等供。

臣维民教杂处，本易启猜嫌，而匪徒伺隙诱煽，阴肆诡谋，动酿巨案。迨事发予以严办，民教积怨愈深，祸患无已。此案该匪首陈鹏胆敢假冒职官，借名仇教，煽诱愚民，打毁教堂，阴谋不轨。核阅伪示、伪札及旗帜、伪印等件，种种悖谬，叛迹昭然，实属情罪重大，难稽显戮。当经批飭西安府会营督县，立予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而遏乱萌。革生刘云灿身列胶庠，前以不当卧碑褫革，犹不思改过自新，辄敢妄听陈鹏哄诱，接收函札，虽畏惧未行，不到官自首，委属甘心从匪。雷学见、刘蟾娃听从入会，背送伪旗，虽无另犯抢劫重案，亦属不法。惟例无治罪专条，刘云灿、雷学见、刘蟾娃应请比照谋叛未行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刘云灿系革生，拟请监禁十年。雷学见、刘蟾娃请照陕省会匪章程罪，应拟流者锁系巨石八年。施大即师化纯、席昌幅、张桂鑫、武思文委止被

诱人会，畏惧未行，并无辗转纠人及另犯抢劫重情。惟未经首告，应比照知谋未行而不首者拟杖一百、徒三年，亦比照会匪章程罪拟徒者锁系巨石五年，与刘云灿等统俟限满，察其果能悔罪自新，再行禀请保释。受雇与匪役者讯无别项重情，分别责释。逸犯李秃子等获日另结，其余被诱愚民已飭司刊发告示，遍张剴切晓谕，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安反侧。现在教民相安，地方一律静谧。

查此次匪徒倡乱，业已约期起事，势颇汹汹。该旗官刘琦等督率勇役捕获匪首陈鹏正法，俾将成之巨患消于无形，所全者大，办理尚属得力。伏读前奉上谕，地方文武拿获会匪首犯，一面惩办，一面准将出力各员照异常劳绩，随案奏请给奖。等因。钦遵在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游击衔陕甘补用都司刘琦，请免补都司，以游击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请赏加参将衔。同知衔署渭南县事准补大荔县知县尹昌龄，请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武举姬麟瑞，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慈。

除各犯供报送部外，有获审借名仇教煽惑倡乱匪犯就地惩办缘由，谨会同陕甘总督臣陶模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42 直隶总督裕祿奏陈遵旨

妥办交涉事件各情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899年1月22日)

头品顶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奴才裕祿跪奏，为遵旨筹办

交涉事件,恭摺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恭阅邸抄,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向来沿海沿江通商省分交涉事务本繁,即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应行核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往往因事隶总理衙门不免意存诿卸,即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未便径行,以致往还转折,不无延误。嗣后各直省将军督抚均著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仍随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和衷商办,以期中外一气相生,遇事悉臻妥洽。钦此。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钦奉二十六日上谕:近来各国交涉事件日益纷繁(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

奴才伏读再三,悚惶交集。窃查近年强邻环伺,要挟多端,办理交涉,中外同属为难。北洋为通商要区,事尤繁巨,力小任重,深恐弗胜。兹复仰承特诏,兼领崇衔,助勉交深,弥增兢惕。查华洋交涉,以通商传教为大宗。天津口岸近年展拓租界,各国恃强,横索利益,任意刁难,办理倍形棘手。而各属教堂林立,入教之人往往欺压平民,教士不问事理曲直,多方袒护。迨至民间积忿已深,铤而走险,则又归咎于保护不力,借端寻衅。此等案件地方官无不力与争论,设法了结。乃彼族要求无厌,动辄电告驻京公使,径向总署饶舌,致多周折,外间固无如之何也。本年十月间新授河南巡抚裕长过津,口传十五日面奉懿旨:传谕嗣后办理外洋交涉事件,务须据理办(辩)论,不可稍涉迁就,使彼族得步进步。等因。钦此。奴才谨当懍遵办理,遇有寻常交涉事件,督饬关道地方官按照条约公法竭力辩驳,相机因应总以迅速办结,免生枝节为要。其有事关重大非外间所能遽行定议者,必当据实电咨总理衙门,妥商办法,中外联为一气,力持大体,共济时艰。固不敢孟浪从事,致启猜嫌,亦不敢推诿存心,有辜职守,以冀仰纾宵旰忧勤于万一。

所有奴才感悚下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谨奏。

硃批：知道了。以后办理交涉事件，即著据理辩论，不可迁就。

(宫中硃批奏摺)

**1243 著四川总督奎俊等迅即妥办余栋臣乞抚
善后事宜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99年1月23日)

奉旨：

奎俊、王之春电奏均悉。余蛮已在重围，马代轩、张桂山等股匪已经解散，周万顺、张炳华、华司铎均已救出。该督暨该藩办理此案，尚为得手。余蛮穷蹙乞抚，允以编营。能否确无后患，所带余党三千余人，既据该藩司电称，不难安插遣散，著迅即妥速筹办，以消反侧而靖人心。唐翠屏一股虽经击散，仍应捕除净尽，毋任煽火复燃。其一切操纵缓急办法，该督即饬该藩司通筹全局，无误事机，朝廷不为遥制也。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44 御史张承纘奏请嘉奖川省贤能官员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99年1月28日)

再，州县为亲民之官，道府有表率之责。得其人则民心爱戴，虽有事可化为无事。失其人则民怨沸腾，虽无事亦激成有事。如已革川东道任锡汾、已革署巴县知县王炽昌，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固无事而激成有事者。至访闻府厅州县中有安民息事贤声素著者，臣敢不约举其人，为皇太后、皇上敬陈之。

一、前署江北厅同知国璋。去春江北教案事亟，国璋时已患病，并因教案与任锡汾意见不合，屡请交卸。该厅绅民以国璋素有循声，屡办教案，亦甚持平，吁留卧治。国璋委曲调停，无一冤滥，而教案亦结。近闻国璋于内江署任内病故，该厅绅民得耗，莫不感泣，且有因其清贫往赙以恤其身后者。

一、大足县知县丁昌燕。到任数年，孜孜勤民，余蛮子中心畏服，毫未滋事。所踞地方与该县城相距甚近，去秋其党分窜，亦未往扰。后任锡汾转将丁昌燕禀撤，丁昌燕甘心被屈，不忍以叛逆诬民，怡然而去。

一、卸署巴县知县沈秉堃，到任时正值余蛮子分党出巢，重庆府城谣言四起，殷富商民咸思迁避。沈秉堃静镇不惊，密将粘帖匿名揭帖之黄姓访拿治罪，人心始定。又巴县毗连綦江之白果树地方，复有奸民纠众欲打教堂，綦江县知县瞿朝宗漠不关心，无一戒备。沈秉堃得信率役驰往拿获匪首数人，党与遂散，该处教堂因得不毁。此廉能素著有事化为无事者也。

一、署重庆府知府李常需，关心民瘼，遇事审慎。素知己革璧山县知县罗振汉贪酷素著，輿情不洽，去秋七月余党并未去该县扑城，罗振汉逼令附城民房先尽拆去。居民恐张皇召祸，不肯立拆。罗振汉即督役纵火，被毁者百余家。受火居民乘罗振汉出署，环相诉吁，罗振汉怒喝差役，锁禁多人，飞禀诬陷，谓其勾通余党，将来扑城。李常需闻报驰往查悉冤抑情形，立将罗振汉撤任，民始安堵。到后余党卒未一至该城也。夫同一重庆府属地方，所距不过二三百里，而彼此意见不合，公私相反，无惑乎相持半年之久，而不能速为安抚，致虚糜夫兵饷也。

前阅邸抄，奎俊在川澄叙官方，力求整顿，其有蠹国害民者，固已前后奏革，无纵无枉。至于功德在民者，倘仍听其湮没不彰，似

不足以示鼓励而大服乎民心。可否飭下奎俊查其政绩，请旨嘉奖，一以为贪酷者戒，一以为廉能者劝。出自圣裁。

谨附片陈明。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45 著四川总督奎俊对余栋臣之处理不得听
任营员喜功要挟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1899年1月29日)

奉旨：

奎俊电阅悉。余蛮率其余党，现尚聚集在山。该督已飭王之春等勿解围军，速令余蛮赴营自投，并将在山余党分别妥为遣散，安插办理。尚合机宜。至余蛮如果束身归命，则历次已有曲贷之旨，未便任听营员好大喜功，以始终要挟，辄敢对敌为词，遽加显戮，致失人心。总之，余蛮罪案，川省绅民自有公论，该督惟当虚衷博访，谋出万全，庶无后患，朝廷亦不为遥制也。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46 著四川总督奎俊仍遵前旨应赦余栋臣不
死以昭大信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2月1日)

奉旨：

王之春电悉。据称余蛮一犯，如虎在柙，请迅速惩办等语。自系为除恶务尽起见。惟细察余蛮先后情形，亦不得竟加以叛逆之罪。现在既将华铎、周万顺交出，军械缴清，余党解散，是其悔罪投诚已有确据。且经迭次谕旨许以不死，若遽尔失信，不惟无以服余

蛮之心，亦恐滋川省士民之议。至其子余少泉勾引三百余众窜扰铜梁，未必不因官军操之太蹙，深恐父子一并授首，冀幸免死须臾。如其踰伏一隅，并未肆扰，应即责成余蛮招之就抚，谅不至别酿事端。总之，朝廷以至诚待人，余蛮虽倔强负固，业已缴械投诚，杀之不武，不如赦之，以昭大信。毋得轻听在事各员一面之词，必欲加之显戮，以见其剿办认真，更难保不将以后出有教案指为轻纵。余蛮所致。一切情形难逃洞鉴。著奎俊仍遵前旨，督饬王之春斟酌机宜，熟察輿情，统筹全局，妥为办结。其蒋赞臣等零匪应如何办理之处，著一并妥筹电奏。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47 著四川总督奎俊即饬王之春谆谕各州县
加意抚恤穷黎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99年2月6日)

奉旨：

王之春电悉。余蛮既交周万顺铃束，务令驾驭得宜。蒋赞臣亦已安置，余党更须解散净尽，毋任再滋事端。此案迁延日久，募勇调营，各处剿捕，难免蹂躏地方，乡民被累。著奎俊即饬王之春谆谕各州县加意抚恤，以慰穷黎。其留防各营及一切善后事宜，并著该督通筹详酌，督饬该藩司妥为办理。所有在事各员，应俟地方一律肃清后准其择尤核实保奖，毋许冒滥。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48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为照例申明重安江教案各犯及议处文武员弁摺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9年2月7日)

头品顶戴·贵州巡抚臣王毓藻跪奏，为黔省黄平州属重安江民人许五斤等，因值苗匪滋事，疑为溃匪，杀毙教士明鉴光等，申明照例定拟惩办，并将地方文武员弁分别问罪议处，以示儆戒，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九月间据署黄平州李应华具禀，二十日夜该州击退扑城贼匪。二十一日州属重安江地方有路过两人被溃匪杀毙，内有洋尸一具，已由李应华妥为棺殮等情。经臣据情电奏。一面通飭各属，凡有教堂地方，加意保护，并委候补同知直隶州李钟杰同在省教士党居仁前往，会同李应华验明杀毙教士明鉴光、教民潘寿山即潘老乔尸伤填格详报。旋据李应华查明明鉴光等，委被重安江民人许五斤即许茂堂、田香亭因听闻谣言疑系溃贼，将其杀毙，业将许五斤等拿获。臣查与该堂教士文藻在贵阳府衙门呈报正凶姓名相符，飭将获犯一并解省，檄发贵阳府审办。

缘清平县属旁海地方向有英国耶稣教士赁居民房，传教相安。今年九月初间复有该国教士明鉴光前往居住，值旁海苗民田中和等，与隔河临江堡里民人争场，烧杀起衅，起意谋反，辗转纠邀裹胁，烧劫村寨。清平县刘茂槐驰往弹压，即飭人至旁海邀请明鉴光来寓保护。乃明鉴光以苗寨相安，推故不前。斯时谣言日甚，相传旁海居住洋人助给苗贼枪炮，人心惶恐，纷纷迁徙。刘茂槐赶至镇远求援，即派管带台凯营练军总兵衔留黔尽先副将刘复礼赴旁海驻防。明鉴光亦闻讹言，于九月十九日往见刘复礼，该管带拒而不见，明鉴光带同教民潘老乔等回省。诎教士等于二十一日道由重

安江经过,该处团甲因黄平州城二十日夜被匪围攻,经该州李应华等分队迎敌,直至天明始行击退。各乡闻信,防其溃窜,齐团堵截。旋哄传有溃匪渡河,不意即系明鉴光等踵至,团首谭子成见许五斤仅携木棒,顺将所带马刀递给。经许五斤、田香亭追赶上前,将潘老乔杀伤,明鉴光拢护,被田香亭杀毙。此疑贼致毙洋人之实在情形也。

该团甲等畏究,捏称洋人系溃匪所杀,监生黄品肃,文生许亢宗、韩祖恩等,亦未查明,即据情禀由该州转禀。经臣批饬李应华查明该教士系许五斤等疑贼致毙,当即获犯,并清获明教士等行李马匹,一并解省发委审办。维时丹江卫千总彭福安因闻重安江地方杀毙洋人,带领屯军驰赴所属地面弹压,行至旁海,见教士住宅大门洞开,什物零星,无人看守。因往寻署凯里卫千总事·清江左卫千总陈文炳不遇,将其子陈体英唤至在旁观望,辄将教堂什物代为移回暂存,又未向教士告知,致该教堂以被卫官掳掠具报。经臣将该弁撤省候讯,始据都匀府区维瀚转据该卫弁赴府呈缴教士什物,该府饬令亲身送省归案候讯,并饬将黄平州李应华、清平县刘茂槐、管带刘复礼撤省查办。而在省教士文藻又至贵阳府衙门,呈称升任云南迤西道全懋绩在镇远府任轻视教士,既闻谣传,未肯示禁,呈请扣留。该国驻京使臣亦请总理衙门电饬暂留备询,并承准总理衙门电知,已由英使臣饬令驻渝领事官烈敦来黔查办,饬令妥商速结。

嗣该领事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黔,据贵阳府知府严雋熙审据许五斤、田香亭,各将误听谣言疑系溃贼,致将明鉴光、潘老乔杀毙等情供认不讳,将许五斤、田香亭审依故杀律拟斩。声明事关中外交涉,几酿衅端,较寻常故杀为重,禀请示遵。臣以该犯等既经该府讯明,系属首要正犯,未便稍稍显戮,批饬该府照会英领事至署

观审,听明供词,验系正身处决具报,以昭炯戒。并据该府将全案拟议详由布政使邵积诚、按察使玉恆核转前来。

查例载疑贼致毙人命之案,悉照谋故本律问拟;又律载故杀者斩。又断罪无正条,依律比附加减定拟。又例载事主闻警逃避,贫民乘间抢夺无人看守空室财物者,不计赃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此案许五斤即许茂堂、田香亭因值苗匪滋事,误听谣言,辄各将无辜教士明鉴光、教民潘老乔疑为溃匪,迭砍致毙,实属逞凶故杀。事关中外交涉,既已先行正法,应毋庸议。丹江卫千总彭福安因见旁海教士住宅大门洞开,什物零星,无人看守,竟不计及非其所属汛地,辄将什物收捡,代为移回暂存。虽据缴还归案,并非掳掠,亦未入己。惟据该教堂坚称,所失值钱之物尚多,若非议给偿还,几误大局,应请将丹江卫千总彭福安即行革职,从重比照事主闻警逃避,贫民乘间抢夺无人看守空室财物照抢夺律问罪例,于抢夺杖一百、徒三年罪上减一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递回广西原籍,定地折责充徒,期满详释,以示惩戒。清平县知县刘茂槐、该驻防练军管带候补副将刘复礼,均明知县属旁海地方原有教士住宅传教,乃刘茂槐先有苗匪滋事一案已属办理不善,并不先事防范,随时保护。刘复礼于教士闻警往谒拒而不见,致该教士带同教民等自行出境,无人保护,致被杀毙。均属溺职,应请将刘茂槐、刘复礼均各照例革职,以示儆戒。署黄平州事贵筑县知县李应华虽教士被杀在所属境内,惟当早间击退扑城贼匪,午间即有教士被杀情事,实属事出仓猝,迫不及防,不无可原。且该员于数日之间,将杀毙教士首要各犯拿获解省审办,尚能以缉凶为重。但案出该州地方,事关教案,仍请交部议处。都匀府知府区维瀚于所属清平县地方居住教士闻警自行出境,署丹江通判荔波县知县汤炳玃于所属卫官,越境将教士住宅无人看守什物代为移回暂存,虽非该员等意料所

及,惟已酿事端,究属不合,应请将区维瀚、汤炳玘交部察议。前镇远府知府升任云南迤西道全懋绩,虽教士被杀在所属黄平州地方,第该员已先期交卸,事出仓猝,在任知州尚属迫不及防,更非卸事之员所能逆料。况该员于交卸后,经臣饬令剿办苗匪,旋就扑灭,办理尚属得力,至保护教堂教士,曾于六月会营出示保护。八月又单衔示禁谣言,此有印卷可稽,而该教士以未经目睹为词,但事关交涉,相应声明,亦请交部察议。署凯里卫千总事·清江左卫千总陈文炳,于彭福安将旁海教士住宅什物移回暂存之时,因寻该员不及,曾唤其子陈体英在旁观望,虽非该员意料所及,究系平日未能教训其子,以致不知远嫌,既经撤省开缺,应毋庸议。伊子陈体英于彭福安唤令至前,辄即在旁观望收捡什物,实属不知远嫌,应请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折责发落。监生黄品肃,文生许亢宗、韩祖恩随同团甲具报教士为溃匪所杀,讯由未及查明所致,业经斥革,应毋庸议。其余无辜人等均于该领事观审时讯属无干,会同承审之员当堂开释。惟黄平州属在逃团首谭子成,据教堂坚称杀毙教士,系其主谋,亦经议明,业已悬立重赏,勒限严缉,应俟获案讯明,从重惩办。此外尚有徐二一名,亦据教堂坚称,该民向不安分,应由贵阳府暂行看管,俟查讯明确,有无犯法实迹,再行酌核办理。

当将照例审办各犯暨拟议各员弁缘由,照会英领事烈敦去后。旋据覆称,均属情罪允当,并无异议。至该教士明鉴光与该教民潘寿山即潘老乔无辜殒命,情殊可怜,自应抚恤,以昭朝廷矜悯无辜之意。其旁海教士赁居民房所失各物,除已清出者发还外,尚应赔给,现与该领事议定赔恤两款共银二万二千两,立约画押完案。案既办结,人心皆静。臣已严饬地方文武,凡有教堂处所,随时加意防范,认真保护,务令民教永远相安,以纾宸廑。

除咨总理衙门及部查照外,谨会同云贵总督臣崧蕃合词恭摺

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清平县系属简缺，黔省现有应补人员，应请扣留外补，合并声明。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49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为道员全楸绩
因教案赴任逾限请免吏议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9年2月7日)

再，镇远府知府全楸绩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谕：云南迤西道员缺著全楸绩补授。钦此。遵即转行该员知照，由司委员接署，于九月二十日交卸府篆，将交代事务料理清楚，进省领凭，业经发给承领赴任在案。嗣因英国教士明鉴光于九月二十一日在黄平州重安江地方被人杀毙，承准总理衙门电飭将该员暂留，当即檄调回黔候案。兹据全楸绩禀称，该员于十一月初十日起程赴滇，二十日行至距省十一站之普安厅属两头河，奉飭回省，于十二月初二日复抵黔垣。查文凭红限系十二月初三日到任，今因教案返黔有逾凭限，应请奏明以免吏议等情前来。

臣覆查无异，除咨部查照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吏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50 四川总督奎俊奏陈川东道任锡汾
应行撤任夏皆堪以署理片**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1899年2月22日)*

再，川东道任锡汾办理余蛮子一案措置失宜，不洽舆论，应行撤任。遗缺查有办理滇黔盐务总局特用道夏皆堪以署理。所遗滇

黔盐务总局,查有候补道华国英堪以接办。

除分别飭遵分,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51 福州将军增祺奏为谢赐总署大臣兼衔并陈闽省交涉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99年3月3日)

福州将军臣增祺、闽浙总督臣许应骙跪奏,为钦奉谕旨命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谨将闽省交涉大概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准部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钦遵。知照到闽。仰见圣训周密,慎重邦交。跪聆之余,莫名钦悚。

伏查福建系沿海要区,通商最早。福厦两口轮船纷来,洋行林立,租界地段子口税厘等事,时须商订。内地教堂之多,又复甲于他省。福清、福安等县往往天主、耶稣两教并行,民与教既虑齟齬,教与教亦分门户,租地建堂诸事尤多棘手。臣等自抵任以来,殚精竭虑,悉心讲求。督率属员,妥慎办理。兹复钦承恩命,加以兼衔,任重材轻,倍深悚惕。惟有交相策励,益矢慎勤,举凡抚绥中外,辑和民教诸要务,随时咨商总署,按照条约详慎措施,不敢稍涉倭卸延误,以期仰副训诲谆详于万一。

所有闽省现办交涉情形暨臣等感悚下忱,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

(宫中硃批奏摺)

1252 山西巡抚胡聘之奏为谢赐总署大臣兼衔
并陈晋省交涉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99年3月3日)

头品顶戴·山西巡抚臣胡聘之跪奏，为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钦奉寄谕：近来各国交涉事件日益纷繁，昨已谕令各省将军督抚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便因应。等因。钦此。嗣准吏部咨奉上谕：向来沿海沿江通商省分交涉事务本繁，即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应行核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往往因事隶总理衙门，不免意存诿卸；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未便径行，以致往返转折，不无延误。嗣后各直省将军督抚，均著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仍随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和衷商办，以期中外一气相生，遇事悉臻妥洽。钦此钦遵。咨照到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

伏查晋省现在各属教堂，所在多有，口外尤众。民教涉讼之事，寔以日繁，各国领照游历过境者亦复络绎不绝。迭经臣札飭各地方官，务须遵照约章，持平办理，认真保护各在案。此后遇有民教涉讼等事，但能就地方情形妥速办结，断不敢意存推诿，致滋延误。至矿路各务及交涉重要事件，仍应由臣随时咨商总理衙门，以期悉臻妥协，藉可仰副朝廷怀柔远人、慎重交涉之至意。

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摺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

(宫中硃批奏摺)

1253 兼署宁夏将军色普徵额等奏为遵旨兼总

署大臣并陈甘省交涉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99年3月7日)

兼署宁夏将军·副都统臣色普徵额、头品顶戴·陕甘总臣陶模跪奏,为遵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准吏部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向来沿海沿江通商省分,交涉事务本繁,及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应行核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往往因事隶总理衙门,不免意存诿卸;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未便径行,以致往还转折,不无延误。嗣后各直省将军督抚均著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仍随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和衷商办,以期中外一气相生,遇事悉臻妥洽。钦此。又承准军机大臣寄,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近来各国交涉事件日益纷繁,(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仰见皇上因时制宜,权衡至当,复详加诰诫,力杜推延,寓为国为民之意于慎重交涉事务之中,下怀莫不钦感。臣等谨当懍遵两次谕旨办理。

伏查甘省仅嘉峪关设通商口岸一处,交涉事务尚不甚繁。各国教士在各厅州县传教近年日渐增多,闻有与百姓口角齟齬,经臣等随时严饬该地方官持平办理,民教尚属相安。至若各国来甘游历之人,行踪靡定,不惮跋涉之苦,无论穷乡僻壤,峻岭崇山,单骑即往。甘省土蕃回撒民类庞杂,万一护送稍疏,深虞匪徒刦害。臣等已严饬各地方文武随时设法,多派可靠兵役接替保护。去冬曾有德国游历赫尔德乐行抵番境,被番匪诈抢之案,现已勒令地方文武赔贖完结,咨明总理衙门先行销案。此后益当谨遵圣训,虑远防微,遇有交涉细故,即行斟酌妥协办理。其关系重要之件,亦即随时据实电知总理衙门定议商办,总期事臻妥洽,断不敢推诿延误,

上烦宸系。

所有遵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及甘省通商民教交涉各情形，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摺由臣模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54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报长乐石门等处有

人滋事毁堂现已平定情形片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99年3月14日)

再，臣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内据湖南署石门县知县金寿铭及岳常澧道陈璠等禀称，探闻湖北宜昌府属地方有匪徒滋事，毁闹教堂，另股屯聚长乐县之渔阳关，逼近县界，请派兵勇防堵等情。当经札飭管带亲军中旗记名提督贺长发带领弁勇前往防范。

复据禀报，该县子良坪教堂于十六日夜突被匪徒窜毁，捉去教民四人，幸教士业已避至澧州，未遭伤害。并准湖广总督臣张之洞电商会剿，臣复飞飭前经派往安乡县查办会匪之统带选锋水师绥靖镇总兵陈海鹏、管带强字二旗副将高德华就近驰往。仍加派原驻常德之统带强字旗记名提督谭会友、驻扎省城之管带信字中旗参将徐建盛，各率所部，分赴长乐、鹤峰州等处，会合鄂军相机剿捕，及扼守要隘，勿令窜越。暨将石门澧州所有教堂，留心保护，毋稍疏虞。仍恐诸军不相统摄，进止未能悉合机宜，檄令均归陈海鹏节制调遣，以一事权。其常德府城相距匪遥，该府城外及河汊市各有教堂，咨商湖南提督臣娄云庆，派拨练军驻守，以免疏失。

旋据各营县先后禀报，拿获打毁子良坪教堂匪犯郑先祚并在长乐县境内抗拒官兵之王振名，讯明正法，被掳教民张玉亭等四名

均已自拔来归。又报匪党闯入长乐县城,将知县典史拥逼入山,回踞白溢、红溢二寨。旋经官军攻击溃散,匪首李清臣、向策安等次第就擒,地方均已安谧各等语。惟风闻败溃匪党有遁入永顺府属之桑植县潜藏窥伺之说,虽民间讹言,未足深信,而桑植一带伏莽素多,亟宜严密稽查,免致勾结生事。臣现饬贺长发、徐建盛酌带哨勇会同桑植等县,逐细稽查,遇有逸匪入境,立即拘执惩办,毋俾煽诱愚民。一俟清查完竣,及地方团练善后事宜办理就绪,即可将派出各军撤回原防。

所有防剿匪徒现已平定缘由,谨会同湖广督臣张之洞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

(宫中硃批奏摺)

1255 庆亲王奕劻等奏陈议定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并缮清单呈览摺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1899年3月15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议定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谨缮清单,恭呈御览事。

近以民教多不相安,叠次钦奉皇太后、皇上谕旨,严饬各省地方官切实保护。不啻三令五申,而各省教案仍复层见叠出,办理殊形棘手。因思地方官保护教堂教民,必须平日与主教、教士善为联络,情意相通,而后彼此悉泯猜嫌,遇小事固可消化于无形,遇大事更可和衷而商办。昨由臣等与法国主教樊国梁商订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共五条,并由樊国梁送交法国驻京使臣毕盛阅看。据称所订甚为周妥,应请奏明照办。该使亦分行各主教遵照等因。兹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通行各直省地方官

切实遵行，或亦消弥教案之一助。

所有缮呈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缘由，谨具摺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附件 谨拟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

谨拟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

兹因天主教现在中国各省地方建立教堂，久奉国家允准奉行，欲使民教相安，便于保护起见。议定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数条如下：

一、分别教中品秩，如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巡抚。倘主教有事回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印务之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

一、总主教或主教应将所派专与官长交涉办事之各司铎名姓、教堂住处开单报明督抚，以便飭属照章接待。凡请见地方官及专派办事之各司铎，均应泰西人充当，或有时西司铎未能熟悉华语，可暂令华司铎帮同传译。

一、总主教或主教居住外府，无事自不必远赴省城请见督抚。遇有新督抚莅任，或总主教、主教更换新到，或贺年节，均准其向督抚修书，或寄递名刺致礼，督抚亦如礼答覆。至各司铎更换新到，应持有主教函据，方可照品请见司道府厅州县等官。

一、各省出有重要教案，所在之主教、司铎等须转请教皇所命保护天主教之国之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地方官

办理了结。亦可先径向地方官商办了结，以免多费周折。该地方官遇主教、司铎等员来商，应迅速和衷商办拟结。

一、地方官应随时晓谕约束所在平民，务与教民一视同心，不得挟嫌构衅。主教、司铎等亦应劝诫教众，专心向善，以保教中声名，俾令平民悦服。如民教涉讼，地方官务须持平审办，教士亦不干预袒护，以期民教相安。

硃批：览。

1256 四川总督奎俊奏请奖励剿抚余栋臣闹教案内出力各员摺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1899年3月15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奴才奎俊跪奏，为匪徒闹教，分别剿抚，一律肃清，请将在事出力各员先行择尤奖励，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川省人心浮动，民教积不相能。上年大足县余蛮子闹教滋事，将法国司铎华济芳、华人黄西满掳入龙水镇匪巢，分党四出扰害教民，业经前署督臣恭寿、护理督臣文光先后电奏在案。仰蒙恩旨，谕令还铎投诚，贷其死罪。又经前督臣迭飭川东道任锡汾并派遣员吴浚、直隶州知州张继办理，均未得手。且既许带团编营，又许先给口粮，筹发巨款，甚至所索洋枪亦允照给。迎意轻诺，操纵失宜，以致匪众生心，多端要挟。而其党唐翠屏，蒋赞臣等因之怂恿余蛮子，以图狡逞，招集无赖数逾万人。各属匪徒又复闻风蜂起，如蒋玉春、帅小旗、何西然、蒋鹤林、马代轩、刘昏亡、谭海波等各纠二、三千人，或扰川东，或扰川南，或窜至资州、内江，或延及成都府属境，为日愈久，裹胁愈多。并有勾串滇黔边匪，招纳咽喉游勇，假托余蛮子名号，遍地蔓延，全川震动。

奴才抵蜀之际，匪焰方张。提督周万顺、绅士张炳华亲往开导，均被扣留。因念藩司王之春独在重庆，力任其难，当派道员黄立鼐前往助之。奴才体察情形，知非以剿为抚难期得手，而欲保全司铎，不得不再三审慎，谋出万全。日与王之春函电密商，相机因应，一面选兵督团，调营募勇，防其变诈。又虑各处匪徒窜合为患，严饬将领密授机宜，分投防剿。并电致云南、贵州督抚诸臣，于滇黔入川边要处派兵堵截，遂将蒋玉春、帅小旗、何西然各股次第剿灭，蒋鹤林、唐翠屏、马代轩、刘昏亡等股亦经各军击散，并将鲁司铎、伍司铎先后救回，使余蛮子外无所援。然后厚集兵力，全注川东，分布各军，密防要隘，连营进扎，示以兵威。一面申明大义，晓谕利害，解其胁从，断其接济，于是马代轩、张桂山两股相率来归。余蛮子见势渐孤，始将周万顺、张炳华二人送出，冀我退兵，再图他窜。王之春深察匪情，密约黄立鼐、周万顺等各率官军分路而进，王之春由三校场进攻鱼口坳，先破瓦店匪卡，连毁木城三座。黄立鼐进邮亭铺，周万顺进双龙场，唐有贵进三溪场，同时并举。该匪等或列阵拒敌，或分众突围，枪炮交施，矢石如雨，我军奋勇向前，虽有伤亡，不为稍却。擒斩多名，乘胜直逼龙水镇匪巢，仍令交铎投诚，免其死罪。余蛮子负隅自固，王之春挥军齐进，鏖战两昼夜，斩获悍匪颇伙，匪党始各败溃，夺回龙水镇，平其巢穴。余蛮子挟铎入山，又被我军四路围困，遂遣其子将司铎华济芳送出，自与其党三千余人麇聚山内。

奴才得信后，飞饬在事文武，勿解围军，再将迭奉恩旨剴切宣示，并令周万顺入山开导，余蛮子计穷势蹙，随同来营乞抚。当经王之春饬将在山余党遣散净尽，并令招回其子余少泉，不准在外滋事。惟是唐翠屏、蒋赞臣等先在龙水镇隘口屡扑官军，势殊凶悍，挫败后带同残匪逃窜。又经分饬营团跟踪追捕，旋在巴县永川交

界处所将唐翠屏阵斩,并由大足县知县丁昌燕率领降匪马代轩、张桂山将蒋赞臣拿获。所有胁从一时尽散,司铎华济芳经王之春派员送至重庆府城,交与法国主教收回。其先后救回之伍鲁两司铎,亦经妥为安置。惟教士黄西满本系大足县人,先在匪巢物故。当将余蛮子饬交提督周万顺营内管束,蒋赞臣饬发永川县监禁,现在地方一律肃清,民情如常安贴。其避匪寄居重庆之各处教民,亦经饬令川东道夏皆督同巴县,妥为保护,遣回原籍。奴才又遵奉电旨,转饬王之春谕令各州县加意抚恤,宣布皇仁,辑和民教。王之春将善后事宜料理周妥,奏明回省供职,仍暂留道员黄立鼐督率各营巡防弹压,随后再行陆续抽撤,以重地方。

伏查此案前因办理延误,几至不可收拾。幸赖朝廷威福,将士用命,得就平定。一切办法,均经随时电奏。兹复撮其大要,据实上陈。所有在事各员于万分棘手之际,奋迅图功,谨慎将事,或机宜悉协,或破锐摧坚,或冒险入巢保铎内应,或奇兵间出克占先机,较之寻常军务洋务难易悬殊,迟速迥别,实属异常劳勩。前奉电传谕旨,俯准保奖,凡在行间,莫不感奋。兹先择其尤为出力各员,拟请奖叙。

查有三品衔奏调四川补用道黄立鼐,拟请赏给巴图鲁名号,并加二品顶戴,遇缺尽先题奏;提督周万顺,拟请赏给头品顶戴,并交军机处存记,以提督开列在前,尽先补用;副将丁鸿臣,拟请无论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记名尽先补用总兵汪东升、记名总兵李飞龙均拟请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汪东升并请赏给一品封典;记名提督克勇巴图鲁唐天佑留川补用;总兵唐有贵、提督衔记名总兵鄢明庆均拟请以提督遇缺题奏,唐天佑并请赏换清字巴图鲁名号,留粤尽先补用;副将胡玉兰、两江尽先补用副将唐生玉均拟请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胡玉兰并请赏给勇号,唐生

玉井请给二品封典；二品顶戴尽先选用道潘乃光，拟请赏给巴图鲁名号；四品顶戴·直隶州用·广东补用知县冯泽霖，拟请免补知县，以直隶州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补用盐大使李耕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留川，尽先补用，并加同知衔选用；县丞张弢拟请免选本班，以知县分省补用，并加同知衔；游击用尽先都司刘长顺拟请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尽先补用守备李泰发拟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守备用尽先千总丁荣升、蓝翎尽先千总周焕文均拟请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

以上各员，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昭激劝。此外尚有出力并阵亡员弁，容俟查明，再行分别请奖请恤，不敢稍涉冒滥。

合将余蛮子及各属匪徒闹教滋事勦抚事竣择尤请奖缘由，谨会同成都将军臣裕祥专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57 著张汝梅即饬夏辛酉带队赴

沂境严加弹压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1日）

奉旨：

德兵遽赴沂境，昨已由总署电知该抚矣。海使无端煽耸寻衅，藉口于派兵助地方官护教，情殊叵测，已电谕吕海寰速向德外部剴切阻止。著张汝梅即行电饬夏辛酉带队驰赴沂境，严加弹压，会同地方官实力保护教民，勿再滋衅。倘有造谣以驱除教民为由，希图生事之人，即行严拿，从重惩办，俾德人知朝廷一视同仁，无论民

教,皆归保护,此后不至再有攻击之事,无烦德兵越俎代谋,属其即速撤队回胶,免滋口舌。张汝梅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勿得存五日京兆之见,稍涉疏懈。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58 著驻德公使吕海寰即向德外部宣告德侨

由朝廷保护无烦德兵相助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1日)

奉旨:

东省沂州教案,迭经总署电咨张汝梅办理完结。乃海靖无端煽耸,由胶派兵赴沂,以官兵力有不足藉口。本日又降旨电谕张汝梅迅飭登州镇总兵夏辛酉带兵即赴沂州,保护弹压,调和民教,勿令滋事。著吕海寰即向该外部将朝廷保护德人之意剴切宣告,无烦德兵相助。谆嘱勿听海使播弄,有伤睦谊,并立即电阻胶澳德员速止德兵,切勿赴沂,致生枝节,是为至要。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59 著山东巡抚谭飭各州县持平

办理民教讼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1899年4月5日)

奉旨:

有人奏近来山东民教不和,屡屡滋衅,亦实不免有虐待教民情事,以致彼教衔恨,藉事生风。此种情形,总由地方官平时不善开导,遂至睚眦报复,积怨成仇,口角细故,致酿巨案。著该抚谭飭各

州县，即行剴切晓谕士民。须知入教之人，同系朝廷赤子，与尔民生同里闾，自应谊笃睦姻，不必因其习教，故存嫉恶之心，庶彼此相安无事。遇有词讼，无论教不教，地方官总应一律持平办理，毋得稍涉歧视，以期消息无形。将此电谕张汝梅知之，并移交毓贤一体遵照。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60 著奎俊饬属持平办理教案否则

即从严参处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99年4月6日)

奉旨：

有人奏川省教案叠出，多由人心向来浮动，与教为仇。地方官平时既不开诚劝导，遇事又往往听断失平，以致激成衅端。须知无论民教，朝廷一视同仁，各该地方官当剴切晓谕，俾民间里闾同居，互释嫌怨，勿因细故逞忿，遂启祸机。总之民教皆良莠不齐，弹压抚绥，全是有司之责，平日尽心于此，自能消息无形。著奎俊饬属遵照。倘有意存偏袒，或一味颛预，遇有教案，不即持平办理，致生枝节，即著从严参处。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61 著毓贤接任鲁抚后应仍遵前旨

相机慎重办理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1899年4月11日)

奉旨：

山东教案叠出,人心浮动,遇有交涉事件,不可不慎。现德兵尚在日照,业经迭谕张汝梅饬夏辛酉带队前往弹压,明示保护,暗为防范。毓贤接任后,应仍遵前旨慎重办理,相机因应。如果一味蛮横,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疆臣办事,总须为国家通筹全局,期无后患,不宜顾一时毁誉,率意径行。是为至要。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62 法使毕盛为请电达黑龙江将军

办理余庆街教案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1899年4月17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毕,为照会事。

照得荣教士殴打捉禁一事,于本年二月二十日函请将于淦街文员即行革职在案。兹据东三省迤北蓝主教详报内称,于二月初二日,荣教士派人禀于淦街官员,来此居住,并知会在该处有设学房之意,且答该教士傲慢。于二十一日两点钟,荣教士前往衙门,该官员日前声明,按照黑龙江将军不克商管教务之事。至在衙门外等候之时,突有一人出来,无故凌辱,抓破该教士之脸。彼时将衙门关闭,数分后,有衙役出门,将教士并跟役拿获力为捆绑掷地,有十五、六人,用足踢晒,欲将其目挖出,须发拔落,衣服撕脱,用棍殴打。受残虐之后,再将教士足腕拉入监牢,复带镣锁。且有教民五人略送饭食,亦被捉打。至午后藉口释放,将教士并教民五人,拉至集上,有两点钟之久,任众笑骂。次日仍有其事,当有兵十人护送,半途遗留而去。此等过失,必应办罪。是以本大臣务请贵王大臣;电达黑龙江将军:

- 一、严饬于淦街文员，亲至邻近教堂，见教士赔礼。
 - 二、将该员即行革职。
 - 三、在全省将保护教堂任便传教各上谕原文全行恭录，出示晓谕。因地方官不遵此谕，或摘录或更改。
 - 四、教民五人，受于淦街衙役之累，理应抚恤。
- 本大臣相应照会，切请贵衙门，迅速赔补施行。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外务部档)

**1263 法使毕盛为请饬余庆街经历面
见荣教士赔罪事致总署函**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1899年4月20日)

径启者。

余庆街一案，昨准函称，兹据黑龙江覆电。云云。查该处经历所禀之节，本大臣想难以为真。缘本月初八日照知各节，并不相符。除应请蓝主教饬令再查外，然经历如春因有羁押法国教士之罪，实系违背和约之事，相应再请饬令该员自行前往面见荣教士，因公赔罪，后当革职。本大臣理应函布贵衙门达知黑龙江将军办理可也。此泐。顺颂日祉。(名另具)

再者，顷接蓝主教函送殴辱荣教士人名单一纸前来，相应照录附送，应希查办是荷。又及。(附抄单一纸)。

附录 殴辱荣教士人名单

逞凶家丁冯德胜、双寿，率领快役薛姓人等。

端毁公堂人。刑吏杨武豪、户吏宫洛德、街乡约吕福，快役房

国顺、户书刘万义。

喝拿天主教人练总李万春、陈廷永。

故违抗旨并不保护绥化厅之厅官福厚。

余庆街经历厅喝令家丁辱骂殴打捆押神父经历如春。

1264 法使毕盛为请速了柏塘

教案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1899年4月27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毕,为照会事。

顷接法国驻扎广州领事官报称,因博罗县柏塘教案办结,两广总督惟给补偿之费银二万八千两等因。查此情形,仍系谭大臣与法国心存汹汹之意明显足知。且柏塘绅士久已允结此案,给银八万元,本大臣再添索银一万元,以补恤伸教士家口。况此事件,甚属和衷,更难丝毫酌改。然粤督不善之意,阻挠此案办结。本大臣相应照请贵王大臣,飭令照以上各节,将此案速为了断,不然本大臣转飭本国领事官,即行停议,而与贵衙门晤商此案。倘在京都开商,作为政事,则本大臣应索格外情形为要。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外务部档)

1265 四川总督奎俊奏覆查明被

参知县张继各节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99年5月4日)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奴才奎俊跪奏,为查明被参之员据实覆陈,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奉上

谕：有人奏四川知县张继在蜀年久，贪酷性成，前带防营驻扎彭县，毫无纪律，办理瞻对案件大肆贪婪。上年余蛮子滋事，该员贿充统领，乃与余蛮子勾通要挟，并有往来亲笔书信，请飭查办等语。著奎俊按照所参各节，认真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瞻徇。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查原参张继办理瞻对案件，大肆贪婪一节，即系光绪二十三年德尔格忒土司禀控该员掠取财物之案。经兼署督臣恭寿以该土司所称失去财物，约计四十万两，系属张人之词。而张继称无金佛珠宝银钱等物，亦属饰词诿卸。奏请惩办，钦奉御旨确查张继等因。遵经飭据藩司王之春先后查覆。张继前次出关，所带营勇漫无纪律，乘机攫夺，在所不免。至于土司财物，张继有无掠取，迄今事隔两年，无从查实，该土司亦久已置之不问，若再纷提质究，诚恐牵动边情，办理转多窒碍。惟张继擅将铜佛数百尊半给头人，半给营勇，已据禀认有案。

又原奏与余蛮子勾通要挟，并有往来亲笔信函各节。查上年九月张继委办招抚，驰抵川东，正值提督周万顺、在籍知县张炳华往渝。余蛮子议抚事将就绪，张继因欲一人成功，联络余蛮子之甥赵轻舟以图阻挠周万顺等抚局。余蛮子索取洋枪一千五百杆，求编其党五营，张继并不请示，辄自允许。旋因周万顺、张炳华往向开导给洋枪，被赵轻舟怂恿余蛮子将其扣留。余蛮子屡次反覆，多系赵轻舟播弄主使，尚非张继勾通要挟。讯之余蛮子大致相同，并称张继致伊信函系谓周万顺、张炳华二人，均是骗局，切勿听从，仍须归伊办理。原信已于官军进攻禹家寺时逃避遗失，无从呈缴等语。

奴才覆加查核，张继在川年久，貌似有才，从前委署各缺，以缉捕见长，颇有能声，因之历任督臣多所任用。上年护理督臣文光委

办此案,亦因张继机警善辩,且系被参之员,谅必尽心招抚,力赎前愆,固不料其居心险诈,荒缪至此。原参贿充统领以及主谋煽乱,现经查明,均无其事。即其所带防营,初因购线拿办咽喉,良莠混收,毫无营制,尚不至兵皆为盗。奴才抵任之初,业经撤差,委员接带在案。惟张继奉委招抚,并不与周万顺等和衷共济,辄因忌人之功,从中挠坏,以致几误事机。且前在德尔格忒地方不能约束勇丁,任其骚扰,并擅将土司铜佛分给头人营勇,均属胆大妄为,罪有应得。相应请旨将花翎知府衔奏补直隶州知州张继革职,永不叙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戒。

是否有当?合将查办缘由,据实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查赵轻舟一名已于上年十二月间官军进剿拒敌阵毙,续据藩司王之春查报在案。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硃批:张继著革职,永不叙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66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遵旨转飭

夏辛酉军进驻日照片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1899年5月9日)*

再,奴才前于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日照德兵未退,现又分队到兰山滋扰,似此凶横,恐至酿成巨祸。著毓贤飭该地方官相机妥为弹压,严密布置,以防意外之变。一面飞催夏辛酉迅速兼程前进,相机因应等因。钦此。

奴才到任后,当将查明德兵在兰山滋扰情形电由总理衙门代奏在案。一面严飭该镇道府县等相机严密布置,妥为弹压。旋据

登州镇夏辛酉咨称，于本月初一日督队驰抵兰山，因该处德兵已撤，又由兰山驰抵日照，于初七日将所带各队驻扎日照县之寨上等庄，距县城仅逾十里。往晤德国兵弁，告以弹压保护之意，以释其疑。仍一面不动声色，妥为布置，以防意外。又据署沂州府知府杨建烈禀，据署日照县知县杨耀林禀称，德兵于本月初九日在城南之林家滩开枪，将民人于文福轰毙，于文明亦被轰伤，情形极为惨酷。诚恐别酿巨衅各等情，禀报前来。

奴才当复电请总理衙门诘责德使，飭其转电德员交犯撤兵，以全睦谊。现准总理衙门覆电云，德使允将枪毙民命一案查明议办。又云日照德兵俟教案议结后，决然撤退等语。意似尚可以勉就范围。惟查日照教案，上年已由兗沂道彭虞孙与教士安治泰议结，立有合同。不料德人此次又以议结教案为名，擅派兵队，分赴兰山、日照各处滋扰。兰山韩家村共被德兵焚烧民居三百余间，又烧毁衣物器具牲口树株银钱文约等项，所值甚巨。其在日照之兵队，近又酿枪毙民命重案。似此凶横，实属有乖睦谊，如任其藉词久驻，诚恐该处民情强悍，万一别滋巨衅，后患何可胜言。相应请旨飭下总理衙门暨出使德国大臣迅与德使及其外部分别妥议，催令及早交犯退兵。奴才仍严飭兗沂道彭虞孙往商教士安治泰，即将上年原结教案再行酌量妥速议结，以免德人有所藉口，故意推延。其未议结之先，奴才自当懍遵节次所奉谕旨，督飭该镇道府县等，随时相机因应，遇事慎重办理，以维大局而靖民心。其兰山、日照等处被害平民，现已由奴才飭令地方官查明，从优抚恤，毋任失所。

除俟教案议结，德兵全撤再行详晰具奏外，所有遵旨转飭夏辛酉一军进驻日照暨近日筹办各情形，理合附片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奉硃批：知道了。

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67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查得东省并无
虐待教民情形片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1899年5月9日)*

再,查接管卷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电,奉旨:有人奏,近来山东民教不和,屡屡滋衅(谕文见前,从略——编者)钦此钦遵到来。前抚臣张汝梅当即恭录谕旨,分飭地方官剴切晓谕,并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奏在案。

奴才窃维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并未虐待教民也。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近年情形如此,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既钦奉谕旨,嗣后遇有词讼,无论民教,仍一律持平办理。

除再谆飭各州县一体钦遵实力照办外,谨将东省并无虐待教民情事缘由,附片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奉硃批:知道了。即著督飭地方官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68 内阁侍读学士高燮曾奏陈收回

主权请自德事始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1899年5月11日)

内阁侍读学士臣高燮曾跪奏，为收回自主之权，请自山东德事始，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维中国自马关立约后，国势不振，人人知之。而近日之办理错误者，则以胶澳为最。胶澳议成，而旅顺、大连湾、威海、广州湾等处，无词以拒俄英法之请，遂使海疆扼要之地，一旦全属于他人，中国几无以自立。臣与科道诸臣当时屡经陈奏，奈翁同龢、张荫桓等畏葸无能，铸此大错，悔无及矣。然欲图挽回之策，宜仍自山东德事始。就目下情形而论，日照教案、津镇铁路其大端也。民教不和，非一日，亦非一省，从无有以兵据城克期责办者。今德人缘日照已结之案，无故生波，兵留县城久而不去。前者烧毁村庄数十家，迩日复有奸淫妇女戕毙男子之信，不知总署悉以上闻否？若但图了事，漫允赔偿，于德人无礼各节置之不问。以后愈无忌惮，山东恐非我有。各国从而效尤，时事不可为矣。请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行催令退兵，然后办理交涉事件。务令彼此之势相均，不然惟有废约而已，决不可视焚我村庄毙我民命为无足轻重也。

津镇铁路利害所关甚巨，臣前请飭令廷臣会议，未蒙俞允。嗣闻德人梗阻，欲自修济南至沂州一段，总署不准。兹闻全路归我修筑，而仍要我以借德款、用德工程师。则是不据一段而据其全段，狡莫甚焉。试言借德款之害，铁路借款合同，皆有本息，未能尽还，即将其路交该公司暂为管理云云。计津镇与芦汉均系南北干路，两路并驱，入款必少。设届期未能如约，德人必代为管理，收回何日，遇事刁难。是我之修路，适为彼用，此亦总署所深知者。至用

德工程师,其害尤显。津芦、津榆铁路被英人金达把持,前车可鉴。倘蹈其覆辙,雇用德人,而所借又系德款,跋扈必甚。请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以此路不能获利,借款虑难归还,权作罢论。设他国欲承办此路,中国亦决不允。彼纵胁制百方,我则始终坚定,彼亦无如我何。此二端如能使就范围,则中国自主之权不失,而各国亦不至群起戎心,岂独山东之福哉!然非我皇太后、皇上主之以远识,运之以精心,未雨绸缪,当机立断。或且以勿开衅之说进,一误再误,何以图存?

臣不胜忧危,不得不披沥直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69 御史张承纓奏报访查川省

余栋臣案办结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六日(1899年5月15日)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张承纓跪奏,为访查川省余蛮子一案办结情形,据实沥陈,以杜冒滥,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前因已革川东道任锡汾、已革署巴县知县王炽昌办理教案,激成事变,仰蒙宸断,始终招抚,余蛮子亦遂束身归命,全川地方不至糜烂。此固圣慈沦浹,转移无形,初非臣下威胁计诱所能致也。乃此案自任锡汾等贻误后,布政使臣王之春前往重庆查办,凡所奏报均与任锡汾意见相同。始则谓余蛮子凶焰极大,非勦不可,而又恐兵力单薄,请拨昭信股票银五十万两,募营添餉,乃能进勦。及迭次电旨责备,仍重招抚,未到半月,遂报大获全胜,杀毙匪党三百余名,余蛮子始穷蹙乞命。其训练之速,攻战之神,几似煞费苦心,世莫与两。然以臣节次所闻,殊不相符。

督臣奎俊入川，带有军装器械属实，王之春督兵由重庆到龙水镇亦属实。惟兵到该处，余蛮子未敢率党接仗，枪炮齐发，一哄而散。余蛮子即将华教士周万顺送出，其所杀毙不过乘机掳掠之土匪及未及迁避之难民而已。方余蛮子扣留周万顺时，臣亦疑其反情已露，罪无可逭。迨后详细探访，始知周万顺与余蛮子本系旧识，周万顺往令投诚，余蛮子因无反情，暂留周万顺以查虚实，并未敢扣留将领也。嗣将余蛮子交周万顺管辖，大约因此。且去岁七月间，余蛮子因饥民蚁附，解散无资，恳给银万余两匀作川资，任锡汾已经允诺，其党亦将散去。旋因给以纸票，事乃未成。夫给银万余两以资遣散，其始犹吝，后则因募营添饷，请拨股票银五十万两，曾不之惜。在奎俊等岂不知帑藏不充，何忍如此耗费？则孰费孰省，固昭然在人耳目也。

今闻王之春已蒙赏穿黄马褂，其次得勇号、保升阶者又十数员。在朝廷軫念时艰，亦谓国计民生，但期无事，原不妨破格奖励。臣所虑者，奎俊所奏叙战功甚伟，过于铺张，开保案太优，过于逾越。且云先行酌保，恐难免续保多人，请飭部臣于川省此次保案严行核减，以重名器。至请拨股票银两，闻去冬勇营尚未募齐，王之春等带往兵勇均属无多，即收抚余蛮子亦为日未久，务令核实报销，以节虚糜。若焚毁教堂不过数处，并非巨丽，近闻外人要挟须赔款二百万两。仍恳飭下督臣奎俊飭令各州县，于所毁教堂处所详细查明，勘估酌赔，不得滥派滥支。且川省所产木石甚多，工廉价省，所费本属无几。因上年川省教案曾赔一百余万，民力已竭，岂再听婪索，更将不堪矣。

谨就所闻据实敬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70 江西巡抚松寿为查覆贵溪教案

已结等事致总理衙门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1899年7月3日)

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兼提督衔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松,为详请咨覆事。

据总局司道会同署按察使事吉、南赣宁道周浩详称:案奉抚部院批,据贵溪县杨焜禀,奉飭查覆卑县新旧教案一律结清缘由。奉批,查贵溪等县教案,前经催局分飭将已否议结,逐一查明,详叙各案原委,一并由局先行详请咨覆在案。据禀前情,批局会司核明,汇详请咨等因。奉此,查前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奉行准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八日准法国毕使照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岳教士诺在崇仁县被民殴辱。崇仁县令因前唆使百姓,谋杀拆毁等事,诚属此案负咎之员,请飭补偿岳诺,惩治崇仁县知县之罪。并将泸溪、新城、上饶、弋阳、贵溪等县地方教案持平商办等因前来。

查岳诺被民殴辱,如果受伤,自应抚恤。至崇仁县知县有无唆使情事,亦应确切根究。其从前泸溪等县教案,现在已否议结,相应咨行贵抚查明办理,叙明各案办结原委,迅即声复本衙门,以便照覆该使可也。等因到院行局。当经移行遵办。并分飭各该县速将教案已否议结,逐一查明,详叙各案原委,一并覆局核办。并先由局查明崇仁县教案早已办结缘由,详请先行咨覆总署在案。兹奉批示前因,遵即确查贵溪县各教案,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间,该县岗背教堂法教士白澜荪承买民妇刘陈氏房屋一栋,坐落西门城内沙井头。嗣因此屋先已出典与养济院,尚有轳轳未清,相阻涉讼,由省飭委候补同知刘家棣赴县会同开导。并与德教士妥商,将

屋断归本处天主堂承买，以作公产。据该印委等禀请咨结。又于光绪三年因县民桂冬喜等将沙滩石地基卖与教堂。及光绪八年冯东初等亦将沙滩石地基一片卖与教堂。至光绪九年桂良才先将胡家井屋基出卖。旋据桂冬德、桂郁昌、桂先喜、桂春喜、桂才喜、桂太元等亦各将胡家井田地池塘纷纷卖与教堂，先后被生员桂藻华等控经该县会同委员勘明，或系公产，或未成交，或系盗卖亲戚遗业。因与地方龙脉关碍，禀经批令追价缴契。复据该前署县张令察将案中原委与民间为碍实情，禀请照会领事，转饬教士领价缴契，另行择买等情。又经批饬与白教士相机商办。张令迭次函催，因白教士不肯缴契，转请从缓，故未议结。

至光绪二十二年该县杨令任内适奉前两江督部堂奏派专办五省教案之黄道遵宪，在上海与法领事将江西各案妥商办结。议明贵溪之案，仍由本省地方官就近与教士商办等因行县。复经该县迭邀教士商办。诮教士德立儒在于胡家井等处，自行立界，兴工建屋。诚恐百姓不服，滋生事端，立即委令该县丞胡诚志下乡，并札饬鹰潭司巡检程焯会同弹压，及派丁差役小心防护。一面拟先由县断归教堂作为公产，以服民心等情，通禀请示。并逐渐开导。诸民尚称安分，而胡家井与沙滩石等处基地，已经教堂立界建屋。至光绪二十四年该前署县王倅复经开导，绅民亦知时艰，任听洋人建造，不敢阻挠，将前存契价分别给领。尚有断令生员桂藻华应赔树价银一百零二两，无力措缴，因有伊族捐入巡检司署后余地一片，正与胡家井荒地相连，为教堂所钟爱，将该地给还桂藻华，转卖天主堂，将契价赔还树款。教士德立儒函致该县，允将连年各教案一概了结，永无异言。名之左方，签有洋押，原函附入县卷备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该前署县王倅禀请咨结各在案。此外并无另有交涉事件。据该县杨令焜详叙原委，禀覆前来。

本司职道等覆查无异,是贵溪县教案一律办结,并无另有交涉事件,自当遵批汇详请咨。惟泸溪、新城、上饶、弋阳等县尚未查覆,未便悬待,亟应将贵溪县各教案办结缘由,先行详请咨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等情。到本部院。据此,相应咨呈。为次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1271 著山东巡抚毓贤遴员驻胶州

专办外交事件事上谕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1899年7月8日)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毓。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

有人奏德国构衅侵权,亟宜妥为防范一摺。所陈慎选守令,讲求约章,系为办理民教案件华洋交涉起见。分驻巡兵在附近胶州各邑,及查勘铁路经过处所,往来梭巡,于保护之中,隐寓钤制之意。先事预防,不无裨益,应即查照办理。惟须选择素有纪律之统将,申明约束,毋致滋生事端。其遴员驻胶一条,请由抚臣遴调谙练洋务大员驻扎胶州,专办交涉事件,著毓贤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山东地方紧要,昨经谕令该抚酌筹饷项,添练劲旅,著将此次条陈各节一并妥筹,迅速具奏。原摺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1272 著将余栋臣押解到省永远牢固**监禁事电旨**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1899年7月10日)

奉旨：

奎俊电悉。余蛮子押解到省，著永远牢固监禁。如再有图脱情事，即行请旨尽法惩治。该督电称，该匪尚有死党，应再确查著名巨匪，密拿惩办，毋任阴谋纠结，别滋事端。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73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沂属教案**现已议结情形摺**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1899年7月17日)

山东巡抚奴才毓贤跪奏，为山东沂属教案现已议结，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沂属教案，奴才叠奉谕旨，飭即督同兗沂道彭虞孙详议了结，仰见朝廷曲示怀柔息事安民至意。当即钦遵，督飭该道妥速商办，并将商办一切情形随时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

旋于五月十四、十五等日该道与安治泰先后来省，往返驳议多次，因其志存垄断，语多要挟，一时未能议结。当将所拟合同底稿禀经奴才一再详核，所索恤款虽据声称于原索项下分别减成，而其总数仍在十万两以上，并拟于兰、郯、莒各属添建教堂，均碍难俯如所请。因即逐款商驳，另行增改，发交该道相机因应，极力磋磨。安治泰初犹梗议不从，继经奴才据理辩争，该道又婉为申说，始于十九日照奴才所增改者议定合同，共结恤款七万七千八百二十两。

遂将全案议结,于二十七日据该道呈送盖印签订合同前来。

奴才覆核无异,议结恤款即饬藩司设法筹拨,交洋务局转发沂州府存候给领。所有原订合同清单二纸抄录恭呈御览。

伏查德人阴谋诡计,极为叵测,动辄以不关紧要教案藉为开衅之端。沂属各案,上年十二月间经该道与安治泰议结有卷可稽。忽又任情翻异,奴才有鉴于前,不能不格外慎重,期寓补救于因应之中。其议给恤银,虽多至七万余金,而兰、郯、费、莒、日各属教案大小凡数十起一概作为完结。似较上年后街头村一案议给恤银二万五千两分案自计尚属节省。其余所订各条款,亦尚两得其平。惟东省民教积仇已非一年,办教案者多畏洋人,不能持平,是以平民受教民欺辱,无可控诉。柔弱者甘心忍受,刚强者激而思逞,与教民为难,非得已也。奴才现已严饬各地方官,认其弹压,剴切劝谕,务使民教相安无事,咸有以纾巨患而靖民心。

除咨呈总理衙门查照外,所有议结沂属教案各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该衙门知道。单片三件并发。钦此。

(军机处副录奏摺)

附件一 东省沂属教案议结合同清单

谨将议结东省沂属教案所立合同照缮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大清国 钦命二品顶戴山东分巡兖沂曹济黄河兵备道彭虞孙大清国大布国大巴国 钦赐二品顶戴二等宝星头等宝星子爵主教管理山东南界教务安治泰为会商酌议事。

窃照沂属教案前奉抚院令由本道会同本主教商办等因。兹将

会议办法六条,开列于后。

一、兰、郯、费、莒、日照五州县教堂毁失房舍财物合银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两,交由本主教自行经理。其教民毁失房舍牲畜财物,合银四万九千九百五十两;又杀毙人口每名给银四百两,伤重者给银二百两,伤轻给银一百两,合银五千五百两。此二款均交由各该地方官,会同教士散放。所有各该地方官绅垫发之款,即由此项发款内自行如数扣还。以上三款,另立细数清单附后。

一、此次偿恤之后,沂属五州县教案作为了结。所有前与教民互相生事之人,由地方官查拿惩办,本道断不因案已了结,置之不问。

一、教民既得恤款,各自安业,不得寻衅复仇。倘有杀人抢夺及被人控告词讼等事,与教堂无干者,由地方官照中国例查拿讯办,教堂决不干预。

一、德兵带去日照绅士五人,自定约后,由本主教电请叶提督即行放回。俟接释放来电,即兑清偿恤各款。

一、兰山韩村焚烧房物伤毙人命,暨日照轰毙于姓,德国无端起衅,实与条约不合,本主教殊为惋惜。惟与教中无涉,如何偿恤?应由中国派员与德官另行理论议结,以昭公允。

一、此次五州县偿恤之款,一并议定。沂水由该县自了,所有前索莒州日照沂水之四万四千一百两作为罢论。

以上六条,系会同商议,两相允洽,写立合同一样两纸,彼此盖印签字,分执完案。所有偿恤银七万七千八百二十两解由沂州府衙门分别发给。合并登明。

硃批:览。

附件二 东省沂属教案议结恤银清单

谨将议结东省沂属教案偿恤银数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兰郯费莒日五州县教堂毁失房舍财物合银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两。

兰山县教民七十五家,毁失房舍牲畜财物合银四千两。官绅垫款一千一百二十两在内。

郯城县教民二百三十二家,毁失房舍牲畜财物合银一万六千二百两。六大家恤款银三千四百两在内。

费县教民九十九家,毁失房舍牲畜财物合银八千三百两。官垫银三百两在内。

莒州教民一百九十七家,毁失房舍牲畜财物合银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官垫银一千四百五十两在内。

日照县教民一百零四家,毁失房舍牲畜财物合银六千两。

兰山县杀毙教民三名,每名给银四百两,合银一千二百两。

郯城县杀毙教民七名,每名给银四百两。又伤重一名,给银二百两,伤轻一名,给银一百两,合银三千一百两。

费县杀毙教民三名,每名给银四百两,合银一千二百两。

以上共银七万七千八百二十两。

硃批:览。

1274 著四川总督奎俊督饬各官速议早**结此次教案赔款事上谕**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1899年7月19日)

军机大臣字寄四川总督奎俊。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奉上

諭：

有人奏教堂被毀賠款，宜詳查酌估，並請將川省昭信股票存銀移作賠款，勿再攤派等語。

各省教堂偶有被毀之處，華人之充教士者往往嗾使勾串，動索巨款，甚至數十百萬。以致賠款愈多，教堂愈添，教案亦因之疊起，種種繆葛，需索無厭。此次教案賠款，經奎俊悉心酌減辦理，尚屬妥協。著即督飭地方印委各官從速查議，早為一律了結，毋再宕延。據稱各省打毀教堂，分別官賠民賠，著有專條，並著隨案酌核辦理。

至所奏昭信股票一項，尚存銀七十餘萬兩。上年因剿辦余蠻，該督曾請截銀五十萬兩，添募勇營。余蠻旋即就撫，此項當有盈餘，能否移作賠款，免致攤派民間？著該督體察情形，分別核辦。

又片奏川省民教涉訟，平民呈詞自稱曰蚊，請飭禁等語。嗣後川省民間一切呈詞，理應自稱民人，不准再沿稱蚊陋習。原片二件著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軍機處洋務檔）

1275 山東巡撫毓賢奏為日照蘭山等處教案請籌恤款片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1899年7月29日）

再，本年三月間德人調派兵隊分赴日照、蘭山等處，焚燒民房，斃傷人命各案，多至四起，均經先後電請總理衙門代奏在案。旋經奴才札派印委各員分赴被擾各處，詳細確查，分別估計。除斃傷鄉民七名，斃傷兩名另有地方官先行酌給恤費外，所有韓家村等處民房被燒，糧食衣物器具牲畜樹株銀錢等項，實共值銀四萬七千六百二十餘兩。疊經奴才咨呈總理衙門，迅與德使理論，責令議抵。議

赔,一时尚难就绪。现当抚恤教民回家安业之际,该乡民等被扰后情形极为困苦,未便久令向隅。奴才现拟于司库筹拨银一万余两,先就印委各员查报应行抚恤银数,垫发二成,交各该地方官核实查放,以示矜恤。余俟与德使理论,将各案议结,赔给恤款后再行补发。

奴才系为固结民心抚辑穷黎起见,是否有当?伏候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览。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76 法使毕盛为黑龙江余庆街教案

请飭照所开四款办理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99年9月28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毕,为照会事。案查在黑龙江余庆街地方,本国荣教士被殴打捉禁一事,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月初八、十一等日,并五月初九、二十三等日,本大臣照会贵衙门去后。查以上文件,切请贵王大臣,酬报教士,并将该官员获罪人等,革职重惩之处。兹接东三省迤北蓝主教函致,至今仍未酬报教堂,且再生扰乱教士教民等事,本大臣心甚惋惜。贵署深明此紧要之事,并未严飭黑龙江将军,及未行文之件,尚无见覆。本大臣再行贵衙门,即速飭令该省大吏,刻即设法,以为酬补教堂,理应将前照所载,一律补报如左。

一、将余庆街同知茹春革职。

二、该员亲见荣教士赔礼。

三、在全省将保护教堂,任便传教各上谕原文全行恭录,出示晓谕。

四、教民五人，受余庆街衙役之累，理应抚恤为要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外务部档)

**1277 浙江巡抚刘树堂奏报剿办台州聚众
拒捕案及获犯正法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

头品顶戴·浙江巡抚臣刘树堂跪奏，为恭报剿办台州聚众拒捕劫营劫犯匪徒，并拿获首犯正法，解散余党详细情形，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台州匪首应万德借仇教为名，聚众拒捕劫营劫犯，经派营剿捕攻毁贼巢，并获首匪正法各情，先后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现据海门镇总兵余宏亮、台州府知府高英暨地方文武各官陆续禀报，臣详知察核，谨将该匪借端生衅及聚众拒捕被获正法始末缘由，为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之。

查应万德系黄岩县人，与其弟万仁素不安分，万德恃为甲董，乡愚皆仰其鼻息，久已横行一乡，与天主教本无仇隙。本年春间因细故与教民争殴，遽遣其党分赴黄岩、太平各处，将教民房屋拆毁数家，地方官飭差拘拿，抗不到案。旋即逃匿，暗中勾结匪党，布散谣言，时出抢劫，自知所犯较重，旋投托耶稣教以冀其庇荫。复于所居之花门村地方纠集死党六、七百人，坚筑卡寨，设立炮垒，以为负隅之计。扬言天主教虐民欺众，誓必力除此害。愚民为所煽惑裹胁之众不下三、四千人，密布黄岩、太平两县之间，又潜与台州著匪包万胜相约，合谋举事。以上皆该匪借端生衅潜谋倡乱之实迹，尚未出而滋扰也。

臣闻报后再四筹维,明知匪党虽众,伏而未动者居多,骤用重兵查捕。诚恐波及无辜。若不及早殄除,又虑势成滋蔓。当即密授机宜,先令地方官撰拟简明告示,宣暴该匪罪状,解散其党,密遣人羁縻包万胜,以孤其势。一面勒限地方文武相机进剿,毋失机宜,并令台州府高英自募一营,以资控制。该匪见人心渐摇,外援复断,官军又相逼而来,遂为铤而走险之计。于是有十一日劫营、十二日入黄岩县城劫犯之事。查花门村相近茅林地方扎有防勇三棚,该匪窥见兵力稍单,突率匪众来攻,开枪轰击,被弹毙勇丁二名,拔去数名,军装亦皆散失,迨各防军闻警往援,匪已遁匿。次日即闻有大股匪徒直扑黄岩县城,经余宏亮抽派驻扎海门岩头之前旗一旗往捕,已先有驻扎路桥之云字营右哨哨弁率所部四棚飞赴黄岩。行至距城八里之地,与匪相遇,其党约有二千余人,众寡不敌,该哨弁且战且走,退入黄岩城内,匪党亦即跟踪而入。先是应匪心腹有张宝荣者,为黄岩县所获,拘系外班,匪众入城,先抢该犯。该犯由班房跳身而出,幸署黄岩县知县韩铨督率在城营兵及自募勇丁开枪轰击,立将该犯枪毙,并格毙匪党数名。维时驻扎该县之云字营防勇闻信赶到,合力兜拿。余宏亮所派之前旗亦即续至,匪众始纷纷退出。查点监犯并无疏失,惟系押外班之犯皆乘间逃逸,居民尚安堵如常。此该匪十一十二两日劫营劫犯之情形也。

该匪自黄岩退出复归老巢,十四、十五两日分股四出抢劫,幸防营布置周密,声势联络,贼不得逞。臣闻信后即飞电宁波道转送余宏亮,责成实力痛剿,勒限殄除,令暂调防海各营先行剿匪,一面由宁波添派新前军左右两营,用轮船装运送台,归该镇调遣,以厚兵力。该镇于十七日督队亲至花门,分兵两路,一由花门西北路进兵,一由南路进兵。詎西北一路之兵行至花门卡七、八里外,误中匪伏,排枪猛击,伤亡勇丁十余名。该管带等督令勇丁伏地还击,

匪众亦多伤亡，鏖战约一时之久，天已昏黑，忽大雨如注，我军皆伏于泥淖之中，势几不支。余宏亮闻信，自率两旗冒雨由南路而进，猛力攻卡，立将卡门攻破，长驱直入。先将该匪所筑炮房毁去，复纵火猛烧房屋，匪众大乱，尽抽西路之兵一齐来扑。我军枪炮齐施，毙匪甚众。我西北一路之兵亦跟踪追至，贼仍死拒不退。该镇复令军士大呼，除拿应万德兄弟外，抛弃枪械者即系良民，概不株连。匪众渐战渐少，应匪亦混杂众中逃去。是役也，夺获舆马并洋枪二十余杆、大炮一尊、旗帜八面，所遗军械不计其数。是晚该镇即驻扎花门，次日将其巢穴全行烧毁。

旋据探报，该匪率败众窜入黄茅山。查该山路通温、处与黄岩、太平、仙居三县处处毗连，向为匪徒出没之所。余宏亮即亲赴该处相度形势，扼要分扎，层层布置，断其出山之路。该匪突于二十六日率死党约六、七百人冒雨突出，至健篷庙地方，经我军四面拦击，匪众冒死抵拒，我军颇有伤损。该镇复挥后军分两翼包抄，杀伤匪徒甚众，弹伤为首骑马一匪，众始稍却。我军势大气奋，枪炮猛击，匪乃大败，四散逃窜，不能复聚。旋经台州府高英会县悬立赏格，广购眼线，以探匪踪。嗣侦知余党皆散伏近村，即派员弁持令分赴各村庄，谕以止拿应匪兄弟，有能拿获到官者照格重赏，余党概不追究。于是人心大定，而应党益孤矣。

八月初二日黎明乡民来报，应匪兄弟率其余党陆续由新塘下山，将图远窜。该镇闻信，即飞调各防勇兜拿。先遣得力哨弁带勇扮作乡民，伏于新塘左近，俄而该匪兄弟果至，当即突出捕拿。该匪等措手不及，立时被擒，其党约有百人冒死来夺。该弁等即将二犯缚闭民舍，合队抵御，当被拒伤勇丁一十三名。幸各路援军云集，匪众亦即四散逃窜。旋将该犯兄弟解赴海门，由宁波道电报前来。臣即飭令就地正法梟示，以昭炯戒，出示免究余党，以安反侧。

詎驻沪英副领事在台力言应匪兄弟牵涉两教,应解省审办。该镇、府等遂有初八日请示办理之电。经臣谕以应万德藉端生事,衅虽起于民教斗殴,实则皆我华民自相仇敌,例应听中国官自行办理。况该匪犯我国法,罪不容诛,与天主、耶稣两教均无干涉,请其不必预闻。该领事亦即无言,惟谆嘱保护教民而去。该镇府等遂于十一日将应匪兄弟绑赴市曹处决,传首黄岩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人情慑服,地方一律敕平,足以仰纾圣廑。

伏查台州素称盗藪,近来民教杂居,齟齬不免,而桀黠之魁遂借仇教以煽惑愚民,借愚民以挟制官长,隐以便其阴谋不轨之私。臣窃以为乱民当诛,愚民可悯。应万德借仇教为名振臂一呼,聚众多至三、四千人,非煽惑即裹胁耳。迨至劫营劫犯,抗拒官军,彼党类亦有实逼处此之势。幸该镇府等办理得法,调度有方,花门健篷两战,且剿且抚,悍贼受创,余党离心,一溃而不能复聚,元恶卒以骈诛。计自该匪肆扰之日,以逮就获之时,先后仅二十日,大股匪徒全行扑散,办理尚为捷速,而在事文武员弁,或运筹调度,解散胁从,或亲冒锋镝,呼吸生死,均属异常出力,著有劳勩。可否仰恳天恩,准臣择尤酌保,以资鼓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除查明伤亡弁勇并被匪徒蹂躏各处分别照章给予赏恤外,所有剿办台匪详细情形,谨会同闽浙总督臣许应騫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准其择尤酌保数员,毋许冒滥。

(宫中硃批奏摺)

1278 浙江巡抚刘树堂奏陈台州教士

专横请总署飭阮教士离台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

再,台州虽称多盗,其伎俩不过掳人勒赎,抢大户劫行旅而已,尚无阴谋大志。如此次应万德振臂一呼,聚众至三四千人,亦台匪从来未有之事,推原其故,则仍天主教民有以激而成之也。查浙省教民以台属为最多,亦惟台属教士为最横。在主教之洋司铎犹可情恕理遣,而奉教之华神甫几于天怒人怨。海门副教士中有一阮姓者,本黄岩县人,已改著法国服色,恃法教为护符,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台民莫不切齿争欲得而甘心。应匪之鼓动多愚,以仇教为名,实由于此。现虽地方安靖,而百姓仇视阮教士,因阮教士而仇视彼教之心,坚不可解。蕴毒愈深,发祸必酷,臣实深为隐忧。已飭令地方官与该国主教赵保禄、李思聪陈说利害,剴切劝导,商令将阮教士调离台州,以免树怨帜而胎祸水。惟该教士等气焰甚大,未必遽就范围,第阮教士一日在台,台患一日不了,该境安危及该教安危关系,全在于此。臣一面督飭该道府等,力与教士磋磨,并拟请旨飭下总理衙门,据臣所奏与法公使商办,如能由该公使飭下宁波主教量移阮教士离台,则台事幸甚,该教亦幸甚。

臣为调和民教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79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明平原县**并无毁拆教堂情事覆总署咨文**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理粮餉·节制全省军务兼理盐政毓，为咨明事。

前准贵署谏电，当即转电平原县查覆，业经据复电达贵署在案。

兹于八月二十日据署平原县蒋楷禀称，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已刻奉宪台电开，以准法国使臣电称，卑县境内有焚抢教堂杀毙教民一名情事，飭即查明禀覆等因。当因事无实据，先行电覆，并声明余事，另行覆陈在案。

查卑县并无西式教堂，教民不多，前蒙檄飭，以据马主教天恩函称，卑县教民被抢，经卑职详查控案，并叙明先后办理情形，据实具覆，此外检查并无呈报别案。惟有本月初七日教民王付有，以纠抢逞刁等词，呈控王朋玉等一案。呈内声叙伊与乡里向来和睦，八月初六日邻人王朋玉因与伊家素有讼嫌，致与伊父王明口角相殴，并被毁坏器物。现伊父年老受伤，不能动移，请传讯究办等情。正在前往查勘间。复据王付有以伊父年纪过大，与王朋玉争吵后痰壅气闭身死等情。报经卑职亲诣验讯，及到彼处，王付有拦称，伊父王明实未受有伤痕，死由老病气闭，现已备办棺衾，情愿自行收殓。控案听人调处，恳求免验前来。卑职因控情先后大不相侔，且牵涉民教，若含糊了结，必至别生枝节。虽允予免验，仍亲到尸旁详细查看。已死王明，年逾八十，实因年老气闭，并未受有伤痕，王付有家亦无抢毁器具痕迹，当场取具尸亲人等甘结，尸令棺殓。

一面传集原被人等，讯明起衅委因口角数语，并无别项重情。原呈所称抢毁各节，既未勘有确据，事属恍惚，不足深凭。即传谕里长，地方妥为处理，毋令酿讼。

卑职回署后即据乡长曹玉堂、王宗禹等联名公恳，以王明与王朋玉同庄素好，即偶因细故口角，亦属事所常有，断不至因此伤生。其死实由于老病。王付有出头控告，因父子天性迫切所致。事后即当面说明，并经伊等安慰调理，王付有情愿不讼，王朋玉亦不欲因此积嫌，已好言认过，两造均无异议，请恩销案等情，具禀到县。卑职以案情本极寻常，王朋玉固未纠众抢殴，即王付有人尚老实，亦非有心刁告，故意寻仇。既已两造心允，又经曹玉堂等于中处说，可了则了，免使拖延日久，节外生枝。随复当堂分取切结，立将人证分别省释完案，各在卷。此外并未别开衅端，亦无抢扰报案可稽。此次法使电询，若因此案而起，则系传闻异词。惟民教寻嫌已非一日，稍有触碍，变态丛生，彼族每思张大其词，以资恫喝。卑职身任地方，责有攸归，惟有遇事仰体宪意，酌量从速经理，以免生衅而防未然。除随时开导解释外，缘奉电飭，用将查明并无抢杀教民案据缘由，驰禀察核。等因。到本部院。

据此，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倚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电陈贵署，肆口恫喝。本部院惟有督飭地方官遇事速了，不分民教，持平办理而已。

除禀批示外，相应咨明。为此咨呈贵署，请烦查照。并请照会法使，转电东省教士，嗣后遇有教事，务宜察核虚实，勿庸轻听教民，以免是非失实，望切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1280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请将博罗教案

办理情况照会法使等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1899年9月30日)

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谭钟麟,为咨呈事。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承准贵衙门咨开: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准法国毕使照称,接广州口来函内开,博罗县知县现被两广总督调任,足见两广总督不欲办理柏塘教案之新据。惟该县现虽已调,而合同所有补报之事,不能变通等因。并开列六条,照送前来。相应抄录原照会咨行查照核办,并将现办情形声复本衙门可也。附抄件等因到本部堂。承准此,查此案迭据署博罗县葛令肇兰来省面禀,督饬绅耆,屡与领事主教妥商了结。惟所索赔款为数过巨,地方瘠苦,力不能胜等情。并经本部堂谕令,仍设法商办,以期早日蒞事。未闻该令与领事主教订有合同之说,该县亦无调任之事。准咨前因,已先于八月十一日具电覆陈,一面札行葛令,将曾否议订合同及现在如何办理情形,刻日明白禀覆。

兹据覆称:遵查此案节经卑职督饬绅耆,与领事主教设法商办,只以索款过巨,未有成议。嗣复奉谕,饬令卑职赴省,亲往会商,屡以地方瘠苦,力不能胜,与领事、主教开诚布公,剴切直陈。往还数次,始据减至六万元,仍以万难如数以偿,尚须切实核减为辞致覆,并将会商情形面禀宪鉴在案。今法公使竟照称卑职与领事主教有商订合同及奉调任之说,闻之不胜诧异。本案现尚托人与之婉商办理,主教虽有愿了之意,卒未核实议减,是以未能办结。是卑职尚在与商,何得谓之已奉调任耶?惟查筹款一节,自卑职由省回署后复又再三谕催该处绅耆,速为筹缴。固属地瘠民贫所致,抑

又梗顽成性，虽经舌敝唇焦，多方开导，卒难多筹速缴。且前次已据认缴一万元左右之数，均皆观望迟疑，佥称须俟本案了结，再行变产呈缴等语。缘本案当时原系张提宪督带弁勇亲临查办，示以兵威，各滋事匪乡稍知震慑，均愿筹款赔偿了事。

自马前提宪将留扎柏塘弁勇撤调赴营，迄今未调回驻扎，该处绅耆犯族益形观望，以为此案即可颠预了结，毋庸赔款。虽经节次严催，悉皆诿以案结遵缴等语，藉为宕延之计。自非仍示兵威，帮同催办，不惟不克多筹，即已认之款，恐成画饼。可否仰恳宪恩咨商张提宪，务将原派驻扎柏塘弁勇，仍旧调回分扎该处，以便帮同筹办，或冀已认者迅速措缴，未认者一律照捐。俾得速结，免操宪怀，地方不致拖累无穷。卑职亦感幸曷既矣。除仍谕催原办绅士并托人与领事主教设法商办，俟有成议，即行另禀请示遵行外。缘奉前因，理合据实禀覆察核等情前来。

当经批飭，仍即督同绅耆设法筹维，与领事主教妥商速结。并由本部堂咨商张提督察看情形，酌派弁勇前往柏塘驻扎。此案衅端由民教互讼，教士迫县拿人而起。前任知县张从禹既革且死，办犯三十余人，复经官绅筹款抚恤，逸犯亦仍在访拿，办理可谓尽力矣。若再恣意婪索，不但地方万难筹措，且使民怨愈积愈深，后患更为可虑。

相应咨覆贵衙门，谨请察核，并祈照会法国毕使，转飭领事主教，务须从长计议，以期案可速结。是为至要。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1281 山东巡抚毓贤为德州牧查明平原

教案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899年10月1日)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巡抚山东等处地方兼提督衔节制全省军务兼理盐政毓,为咨明事。

照得前奉谏电,当将平原县禀咨达贵署在案。兹据德州宋牧禀称:窃八月十六日午刻奉宪台电谕,昨晚连接直督两电称,卑州土棍将看坟庄教堂拆完,又要拆庞家庄教堂,此堂多住洋人等语。飭即会营弹压保护,查明电覆等因。蒙此,当查卑境向无各国教堂,亦无看坟庞家等名村庄。又未闻有拆堂之事。即刻以看坟庄不知在何处,现未闻拆堂事,已火速派人往查,并会营弹压,容查明再覆等情电禀。一面派人各赴四路确查,并抄录电谕函会平原、恩县、直隶吴桥、故城、景州各邻封查覆去后。旋据派查南路之人,以查得看坟庄系平原县管辖,与卑境双庙庄毗连。看坟庄有耶稣学堂民房三间,完整如旧,并无拆毁情事。惟距该庄四里亦系平原境之董路口庄教民董姓、萧姓等家,于本月十三日被同庄仇人勾结外境土棍砸毁门窗器具。董姓等先期闻信,将锚重衣物预为运出,并未失少。又查得庞家庄系恩县管辖,距卑州边境甜水铺二十里庞家庄有美国教堂一所,堂内有男教士一名,女教士三口,又有平原教民董姓在彼躲避。该教士惑于董姓之言,惊慌失措,并误闻卑州有防营驻扎,可以就近拨护,故托言州境土棍,一再电达,其实均与卑州无涉等情禀覆。卑职复查无异,复于是日亥刻以查得本月十三日平原境董路口庄教民被直东各县土棍拆毁数家,距该县看坟庄最近州境向无教堂,胁从者有亦不多。容查名姓缉究,已会营弹压。庞家庄属恩县,请飭其保护等情,电禀宪台监察。一面派令

勇队二十名、壮捕二十名驰赴恩县庞家庄共相保护。兹准直隶吴桥、故城、景州均以查无其事。恩县以已会营弹压，并禀蒙宪台准派马队一哨前来保护，现均无事。平原县以已将滋事之萧重获案严押，俟传到教民萧彦等持平酌理，即可了结各等因。先后函覆前来。是此案衅起平原，已将滋事之人拿获，邻境恩县业蒙派队弹压。该教堂以卑州为言，委由图派勇队就近防护，所致事与卑州无涉，已属信而有征。然近来自事多艰，人心叵测，曷敢以事不干己，遽为畛域之分；境无教堂，稍懈防闲之密？除由卑职随时函商各邻封，于有教堂处所会哨弹压，并仍查缉滋事胁从解究外，所有查明并无卑州土棍毁拆教堂缘由，理合详细禀覆查核等因到本部院。

据此，查教民失事，动辄以小报大，以少报多，只图耸听。本部院因事关交涉，首贵持平，已严饬各州县随时速了，并会营弹压，一体查缉。

除禀批示暨分咨直督外，相应咨明。为此咨呈贵署，烦为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1282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济宁州教堂并无被

大刀会围困之说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1899年10月3日)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提督衔节制全省军务兼理盐政毓，为咨明事。

案照八月十二日据署济宁州汪牧禀称：本月初七未刻接奉钧电，以顷据福若瑟来，面称安治泰嘱其来说，济宁城内教堂被大刀

会围困,欲行攻打,请速保护等语。究竟现在有无其事,谕令卑职作速电覆,以凭转达。等因。蒙此,遵查拳会久散,地方安静,围困教堂之说毫无影响。当经电禀覆陈在案。适德华盛来署,卑职询以此节是否有因。据称近日城乡各教堂均甚安静,委无别故,想系福若瑟讹传等语。伏思洋人以捕风捉影之情,作草木皆兵之状,怀疑莫释,自生惊恐,事未按实,遽即要求。卑职惟有随时督饬勇役,严加防范,恪遵按约保护之意,理合禀覆鉴核等情,到本部院。

据此,查教士草木皆兵,总由教民。前此讹人一闻谣言,自生疑惧。惟事关教案,不得不防患未然,转饬保护。除禀批示外,相应咨明,为此咨呈贵署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外务部档)

1283 法使毕盛为请即速消灭山东平原

扰乱教堂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1899年10月初4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毕,为照会事。

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准函称,据山东巡抚电称,在平原县,现无新生事端。前因民教齟齬,业已随时了结等语。查该省官员等声复,甚惜子虚。缘驻扎平原县一带傅教士天德,至京面称,该处情势岌岌。但于十五日前,该教士拟前往平原,请县派兵护送。彼复云,该城系匪徒伏藏之所,未便保护等语。此回覆,足见该处并非平靖。在彼匪党出没,官员并未设法解散,又诧异匪徒共计三千名,但只扰害抢掠教民,并言设若背教,即不扰乱。现有教民八十

家口，被其逼迫，受伤教民二十余人，杀毙二名，焚毁教堂一所，拆毁两所，并未补报。又傅教士经匪徒驱逐欲杀，不能回归教堂，受危险甚重。因此务须严缉匪首惩处，以免滋患。本大臣将匪首名姓缮写附送，一并理应教民回归原产及赔补教堂。

本大臣心忖贵王大臣，必欲将山东迤北教堂扰乱之事，即速消灭，并饬东抚遵照办理可也。须至照会者。（附粘单一纸）。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外务部档）

附件 在平原县扰乱教堂之恩县拳党名单

恩县拳党名姓开列于后，所开匪党名姓，虽现在恩县，而扰乱平原县时，均皆在内。

孙洛八、宋兰亭、于存德、闵兆义、张岱峰、傅中宽、张保善、王永昌、张士杰、刘汾、赵卓、杨青连、高清兆、高云堂、吴丙文、郭现有、李傅山、刘贵、马登山、张洛五。

行刺之人于穰苞、吴蛮子、宋柱、郭其兰、李太昌。

平原境内被抢二十四庄，共四十八家，伤八名，死二名，内有重伤二名。

1284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明平原教案

系属子虚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三日（1899年10月7日）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提督衔节制全省军务兼理盐政毓，为咨明事。

现据署平原县蒋楷禀称：案蒙宪台檄饬，以据马主教天恩函

称,恩县等处拳会欺压教民,卑县奉教者并有被抢之家,飭即弹压解散等因。蒙此,查卑境向有美国耶稣、法国天主两教,其教士分居恩县、禹城等处。来县境者每岁不过数次,奉教之民为数不多,与平民亦无甚仇隙。本年五月间,教民魏凤鸣等以被抢牛驴,并毁坏器物各等情,呈控县民张泽等到县。卑职因牵涉教案,易生枝节,即经亲诣查办,讯明所控毫无实据,亦无抢毁痕迹可寻。系因口角微衅,该教民等借端添砌,逞刁控告,希图抵制。卑职以事非重大,当传同里、庄各长出为和解。维时天主教士高姓因事来县,与之当面明晰辨论。彼因教民无甚情理,亦无词可藉前案,得以从善了结。自五月以后,民教两无扞格,未闻别生衅端。其所指拳会一节,前因外来拳师,在境内夸衒技勇,乡民年少无知,为之欣动,约集人众,学习拳棒。其意亦为自相保卫。卑职查知前情,即令强壮者归入团练,仍不失为各保身家;荏弱者恪守本分,自不致横遭欺辱。一面亲赴各该处再三开导,民间渐知领会。第恐外匪煽动,遂复具稟请禁,当蒙允准施行。近来若辈颇知敛迹,抑民间各安生业,教民不相交涉,尚无寻仇抢斗情事。马教士所指教民抢掠多家,并无报案可稽,足见子虚乌有。现蒙宪示谕禁拳厂,词严义正,洵足以醒聋聩而发愚蒙,已经卑职各处张贴。此后民自为民,教自为教,彼此不相侵扰,即所以杜隐患而息争端。所有奉飭查明缘由,理合驰稟鉴核等情到本部院。

据此,查教民赖主教之势,动辄诬控,主教信教民之言,动辄函电,一经地方官亲诣查办,尽属子虚,毫无证据。除稟批示外,相应咨明。

为此咨呈贵署查照,并希照会法使,转电马主教天恩。嗣后起事查实,勿轻听教民诬告之言,率尔函电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1285 御史张元奇奏为请飭各省疆吏
慎选牧令遇事持平摺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1899年10月13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張元奇跪奏，為民教不和，屢釀巨患，請飭各省疆吏慎選牧令，先事消弭，遇事持平，以召天和，以遏亂萌，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維我朝輕徭薄賦，惠民之政，超越前古。近歲每遇偏災，皇太后、皇上痾瘵在宥，緩征截漕，輒沛殊恩。故民心固結，知戴朝廷，時局雖艱，藉以徐圖補救。然有足以渙民心斂民怨者，莫如各省教案，官不持平辦理一事。近來入教者，日多一日，良民仇教，教民欺良，衅隙滋生，辦理棘手。每一教案出，小則殺數小民，賠數萬銀，建一二處教堂以謝之。大則如膠州已事，朝廷深受其害。究其禍始，皆地方官未能先事消弭、遇事持平之過也。夫喪心昧良、挾夷自重者，固罪無可逭；其矯枉過正者，則以不禮洋人便為道學痛絕。教士即非漢奸，下車伊始，或來拜而不答，或授意以相難。愚民無知，以為官先仇教，群起攻之，遂成巨案。所爭者，無謂之虛文；所受者，不了之實禍。及奉嚴旨催辦，復妄拿一二，指為亂民，歸過於上，彼反博美名以去。時至今日，君父焦勞于上，強敵覬覦于側，豈臣子沽名之秋耶？為牧令者，但求能消弭一事，保全一方，勿重傷國家元氣，斯善耳。至于才具平庸者，先事本無弭變之才，一案至前，輒左民而右教，或強其認罪，或私自賠款。小民積怨日深，甚或彼奉天主，此奉耶穌，各以其教相保，故有一縣多至數千家者。然牧令而賢也，無事之時，勸戒百姓，禮接教士，俾其相安；遇有案出，持平辦理。彼牧師、神甫亦人耳。平时无菲薄之心，隨事

有通融之益，即有黠而暴者，曲直既见，亦可据情上详本省督抚，照会彼国，按约力争。否则民心日漓，教党日张，久之又久，将民为吾民而教皆彼教也。可忧孰甚？恳将向来办理不善情形通飭通商各省分督抚臣，于凡有教堂州县，须择明达材干之员，教以消弭持平办法，俾之久任。如能三年不出一案，予以优奖，庶民业安而天庥滋至矣。

臣闽人也，福建为五口通商之始，教堂林立，民教相仇之故，臣尤灼见而深知之，不敢壅于上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原摺)

1286 山东巡抚毓贤奏为遵旨将平原县 办理不善之员分别参撤摺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1899年11月8日)

山东巡抚奴才毓贤跪奏，为钦奉谕旨，业派委员查明，特将办理不善之员分别参撤，恭摺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十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奉上谕：有人奏，民教构衅，地方官办理不善，恐酿巨案一摺。据称山东平原县境内民教因事忿争，教民贿串蠹役，妄报村民谋变。该署县蒋楷遽行飞禀，请兵弹压，以致营官不察虚实，纵兵开枪，并有掳掠情事等语。近来各处教案迭出，全赖地方官操纵得法，方能消息未萌。若如所奏办理情形，殊属乖谬。著毓贤遴派委员，秉公查办，务即从速讯结，毋任酿成事端，并将办理不善之员弁，查明参奏。原摺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奴才遵查九月二十二日电达总理衙门，曾称调署平原县蒋楷，人本颡顛，遇事粉饰，纵容差役讹诈平民，以致群起不服，盗匪乘机窃发，聚众生事。毓贤当即委派济南府卢昌诒带领步队前往弹压，

分别办理。一面出示劝谕被胁良民，潜归甚众，均各不究外；其仍聚而未散之匪，胆敢抗拒，伤毙我兵三人，我兵毙贼三十多名，夺获枪械多件，贼始潜逃四散。业经札飭附近各州县截拿，现在平原一带安静。又派员前往确查，容再具陈，先请代奏等因在案。

查此案初起时，奴才以案情重大，该县所报情节恐有不实，立即出示开导，务期解散。并委派济南府卢昌诒漏夜前往查办；带队同往弹压管带·分省补用知府袁世敦，亲督队勇前去。并札飭开导弹压，不准猛浪生事各去后。一面加派候补知府王绍廉、候补知县赵炯分往密查。旋据禀称，平原一案先是民教不和，互相呈控。该县于教民所控拳会之民，即差蠢役陈得和前往拘拿，讹诈多端，民恨切齿，随又拿获良民六人。该署县蒋楷不讯明白，任听蠢役横行，滥押在县，以致百姓不服。斯时良民及拳会之民虽属人多势众，不过四、五百人，欲往县城求恩保释。于是有盗匪朱红灯乘机而入，附近百姓亦有附合，几及千人，恃众挟制抢劫教民十多家。其时济南府卢昌诒赶到平原，即将县役陈得和锁铐收禁，并将所拿六人释放，遣人前往开导，良民则多解散，纷纷回家。乃拳会仍未散净，盗匪在村外庙中负隅意图抗拒，济南府卢昌诒仍示以解散为是。管带亲军营·分省补用知府袁世敦带队直前，该匪由庙迎出，该营开枪轰击，互相攻打，伤毙营勇三名、轰毙匪徒二、三十名，该匪遂即四窜。附近民人伤毙四名，庙旁客店两家亦失少物件，袁营捆缚十六人。当时经卢昌诒讯明，俱系良民，立即释回各等情，先后具禀，并面禀前来。

奴才伏查此次平原起事之由，教民李金榜向与平民李长水不睦，遇事欺压，该县不能持平，且纵蠢役陈得和屡向百姓讹诈，以致激成众怒，盗匪遂乘机抢掠。该署县先期带勇下乡弹压，又不能分别良莠，任令蠢役妄拿平民，以致起哄，拒伤勇役二名，该县旋即电

稟请兵。幸济南府卢昌诒到该县后访明县役陈得和实为罪魁，立即收禁，听候提省，并将该县前次所拿六人释放，民心始定，各散回家。惟该匪等仍未散净，胆敢抗拒，互有伤毙。原奏所称营官即令开枪，当即指此。至附近良民伤毙四名，因官兵与贼交仗之际，事在仓猝，实非有心。且平原离省较近，并无一人晋省呈控。第该民人究系因匪被害，已飭令量予抚恤，其客店两家失少物件，查系该营勇恐系窝匪，搜查时人多手杂，致失物件。业经严飭袁营官将营勇查交讯明惩办，如有追出物件，交原主认领。原奏所称肆行掳掠者当即指此。至该营勇于匪党击散后另行拿获十六人，亦经济南府卢昌诒讯系平民，当场释放。原奏所称乡民出村迎接，或即指此。现在平原境内，由奴才出示剴切晓谕、并卢昌诒亲往抚绥，各庄平民、教民多已回家，地方尚称安谧。该署县蒋楷业已撤任，另由藩司遴委委员接署。匪首朱红灯等分路四散，已飭邻近各州县一体截拿。此办理平原民教滋事匪党附合之大概情形也。

奴才再三查访，该署县蒋楷前在莒州本任时，人本昏庸，办事不能持平，几酿大祸。经前抚臣张汝梅调署平原，不知改悔，仍然谬妄，始而纵役诈赃，继则张皇失措。似此昏聩糊涂，若不据实严参，无以整肃吏治。相应请旨将调署平原县事莒州知州蒋楷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免投效开复，再误民生。至管带亲军营袁世敦心地直爽，勇于任事，不无可取。惟此次弹压查办，实属猛浪，至搜查匪党，未能约束勇丁，以致客店失物，误伤良民，虽非有心，究属异常草率，应即撤去统带，由奴才另行择人接统，以肃戎行而服民心。可否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抑应如何示儆之处，出自圣裁。

除已飭臬司将蠹役陈得和讯供严办，以昭炯戒外，所有遵旨查明将办理不善之员，分别参撤，并地方现时安静各缘由，理合恭摺

覆奏。所遗莒州员缺，现多民教交涉事件，应请扣留外补，合并声明。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硃批：另有旨。

1287 闽浙总督许应骙奏报建宁教案

获犯议结情形折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1899年12月5日）

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臣许应骙跪奏，为建宁教案业经获犯议结，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五月间迭据建宁府县电称，建安东乡有迷失幼孩情事，民心惶惑，疑系洋教所为。虽经晓谕，迄未解释，旋由乡民拿获拐匪王荣林等解府惩治。该府程嘉佑未及提审，发交该县王之杰讯供。据该犯王荣林供认独自起意迷拐幼孩张德田，合制闷药，因即被拿获，尚未杀害各词。维时谣言四兴，通城鼓动，指称王荣林系受洋人主使，纠众寻仇，致将瓯宁县属英人医馆二间先后拆毁，且乘乱伤毙医馆雇工及平民三命。该处兵力单薄，保护维艰，合郡汹汹，瞬生巨变，请速派重兵驰往究办等语。

臣核其情节，显系乡愚受匪徒煽惑，致轻与洋教相仇。其初获犯送官，尚未敢目无法纪，必亟行开导解散，始可设法缉凶。若遽临以兵威，恐闻阖惊扰，转难收束。因电飭署建宁镇总兵敖天印将分巡茶市营勇就近调返，妥慎弹压，严密巡逻。一面令将王荣林就地正法，以平众忿。至滋事首犯理当迅速访拿，特派候补知府金学猷随带福强军四十名赴建查办，并亲拟告示发往遍贴通衢，冀该处绅耆自知悔悟。随据地方官禀报，人心已安，始飭记名总兵邓斌仪率福强军一营到建驻扎，藉资镇慑。该府县自撤任留缉后颇知愧奋，经与印委各员会营悬赏购线，陆续获犯六名，详加研鞫，系在场

随同滋事。即将要犯张妹仔、余金生二名解省审办，传集联甲绅董，出具切结，保嗣后民教相安。所有被毁医馆由地方官筹款赔修，其被害家属量予抚恤。此本案肇衅始末及迭次办理之实在情形也。

伏查民教杂处，嫌隙易生，地方官防范偶疏，往往以细故而酿成巨祸。此案因获送拐匪，诬及洋人，一时积疑生忿，肆行焚杀，自应按律惩办，以敦辑睦而警凶顽。第教士专听教民所言，领事每徇教士所请，函牍往返无日无之。其先则过涉张皇，其后则广行罗织，倘稍涉迁就，必多扰累。臣惟坚持定见，不慑以势而感以情，赖印委各员协将正凶缉获，得从速办结。臣复督同洋务局总办、候补道陈同书，与该领事再三辩论，始克曲就范围。现建宁所属地方已一律如常安谧。查该府程嘉佑倘能于乡民获犯送郡，立即当众研取确供，并多方开示，劝令解散，则群疑顿涣，衅何由生？乃以庸懦债事，实难辞咎，业经另案参劾，应毋庸议。建安县王之杰、瓯宁县裴汝钦因事起仓卒，未能先事预防。惟当时立即赴救，将洋人保护出境，并会同拿获要犯，分赔偿款，得以克期议结，不至另生枝节，功过尚足相抵，应请免其置议。该犯王荣林独自迷拐幼孩合制闷药未成，实已形迹昭著，供证确凿，例应斩决，业经就地惩办。此外讯无知情同谋之人，被拐幼孩张德田亦经给亲领回完聚，均毋庸议。

除本案首从各犯飭司照例拟办，并将所议条款咨呈总理衙门，并咨部查照外，合将建宁教案获犯议结缘由，谨缮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福州将军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88 法使毕盛为请飭江西大吏妥速**办结江西迤东教案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1899年12月8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毕，为照会事。

照得江西迤东教堂，所有扰乱之情形，本大臣已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照会贵衙门。旋于九月初四日接准覆称，早经江西巡抚严飭该地方官实力弹压保护，认真查办各在案。兹接南昌府来电云，未睹该地方官认真商办之实心，缘因其所担之责，在于缓办，再酿枝节，殊为可虑等语前来。本大臣据此，相应照会贵大臣，并请迅速电飭江西大吏，勿庸稍为弛力。将此教案立即妥洽办结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

(外务部档)

1289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动支议结**沂州各属教案恤银片**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899年12月14日)

再，东省议结沂州各属教案共给偿恤银七万八千余两，飭由藩司筹款发给，曾经奴才奏明在案。兹据藩司张人骏详称，日照县街头村民教滋事一案，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间经兖沂曹济道彭虞孙会同德国主教安治泰议结，酌给偿恤银二万五千两，系由司库拨款发给。本年五月间重结沂属教案，共议给偿恤银七万八千余两，仍由司库拨发。查东省教案之有偿恤，自光绪二十三年曹属巨野县始，当时发给恤银二十二万五千两，初未指明由何款内筹拨。惟

上年德国教士在菏泽县购买教堂地基，其屋价系在偿恤款内拨给，曾经承准总理衙门电称，该价可以作正开销，却不宜动地丁等因。是于地丁之外，凡拨动司库存款作为偿恤银两，应准专案造报。兹议结日照县街头村暨沂属各教案，两次共拨发银十万三千余两，均由司库动支，自应援照前案办理，详请奏咨立案前来。

奴才查上年议结日照县街头村民教滋事一案，发给偿恤银二万五千两，前抚臣张汝梅未及核奏，德教士旋即悔议。奴才到任后，又督同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另行商结。上年所给恤款，既经拨发，自应汇入此次议结沂属教案偿恤款内，分别造报，以清款目而便句稽。

除咨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90 山东巡抚毓贤为济宁教民虚报罚款失物

数目索赔案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2月24日)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办营田兼提督銜节制全省军务兼理盐政毓，为咨呈事。

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据署理济宁直隶州知州汪望庚禀称：窃天主教控报拳民罚款及失物数日本多不实不尽，况卑州暨金、嘉、鱼三县教堂并各城乡教民房屋，均未损及一草一木。乃该教士轻信教民之言，不察虚实，任意捏饰，其虚伪久在洞鉴。卑职每于接见矜耆、绅董、团长、庄长之时，周咨博访，并面询约地、庄农人等，加以密查，证以耳闻。非惟数多不符，且有事出无稽，并影响而无之

者，愿为宪台陈之。

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履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所及闻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慄慄焉，惧无以自保。适有延师习技者，天主教民见而异之，为之装点情节，怂恿教士，思有以迫之抑之，以遂其欺讹之欲。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所罚者。然习天主教者，类皆无业游民，家徒壁立，且有并壁立而无之者，盖昔日之所得于吾民者，早已随手化去，今则求偿未能矣。乃为缓期以诱之，稟官以阻之，官为弹压，即安然无事。故虽有所索，未必即有所偿。如西乡教民李学赵等十六家，一面订期诱约，一面稟官禁阻，财与物两无丝毫之失，有目共睹，有耳共闻，事有明证。此教民之呈报不实者一也。

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冲天之冤气而已。故索还罚款者有之，索还酒席者有之，从未取人一物。偶有一二无知少年，负气而取物作质者，亦必立刻倩人送还。如教民张廷相之食粮帐簿，皆由庄长、首事及街邻人等如数归还，并无扣留侵没。此教民呈报失物之虚伪者二也。

卑境之受教民欺者，东北乡为最，西乡次之。拳民之所索，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如教民张瑞茂等呈报，共计京钱三千九百吊有零。兹经详细查明，统计阎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吊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嘉祥大致亦尚相同。若金、鱼则一无事事，而

该教士亦捏饰多端。此教士、教民虚伪不足信者三也。

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椽，穷困如此，有何衣食可抢，此教民之捏报图讹者四也。

凡此四端，皆系卑职悉心咨访所及。各教民所偿罚款，既仅十之二、三。乃该教士犹借为口实，独不思良民何辜而勒罚横加？其饮恨抱忿之情，殊难言喻。如以西人素讲信实而言，应将取者与者彼此各为偿还，方称平允。若徒听教民一面虚言，动辄张大其词，无理责偿，信实安在？诚恐民情愈激则愈愤，欲望天主教安然无事，犹却行而望及前人也。况前次拳会之起，由于教民所迫，现方勉强镇压。幸各民具有天良，所以尚知畏官者，朝廷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有以感孚之耳。设若辈再图欺讹，势必众怒难犯，变生不测。虽官为之弹压，而民之理直气壮，屈抑不伸，官亦未能折服其心。斯时必致民不畏官，事难了结，其患诚不堪设想也。际此时事日艰，卑职身为民牧，能尽一分心力，即上纾一分宪厘。是以凡遇民教交涉之案，无不处以镇静，迅速持平办理。固不敢稍涉张皇，尤不敢畏难苟安，以期仰报宪恩于万一。谨将确查教民所偿罚款数目及先经虚报覆查毫无影响各案，分别开具清单，呈请均电，可否仰恳宪恩，准予将卑职所禀情节咨明总理衙门立案，予以辩论，则万民幸甚，大局幸甚。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祇遵，实为恩便等情，到本部院。

据此，除禀批示，并行究沂道汇案核办外，拟合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禀摺呈报各节，照会德公使，转饬安主教治泰会同究沂道，将各属教案持平议结，以征辑睦。毋得听信教民一面之词，以少报多，以无为有，致滋贻误。即冀赐覆施行。须至咨呈者。（计粘抄清摺二纸）。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附件一 教民呈报罚过钱文数目清摺

谨将教民呈报罚过钱文数目缮摺呈电

计开：

一、西乡梁家集教民窦永贞稟报，五月二十九日罚去京钱一千二百千并牵去牛一只一案。兹经查明实罚钱一千吊，牛只已还。

一、西乡中疃教民张瑞茂、李敬学呈报，六月初二日罚去京钱五十五千、酒席八桌一案。兹经查明实罚去京钱五十千、酒席三桌。

一、西乡中疃教民崔慎斋呈报，六月初二日罚去京钱一百七十千、崔慎董等八人又帮贴京钱三十千一案，兹经查明，两共实罚去京钱一百千。

一、西乡中疃教民王登凤、李效谦呈报，六月十一日罚去京钱七十千、酒席一桌一案。兹经查明，数目相符。

一、西乡长沟教民孙崇义呈报，六月十三日罚去京钱五十千一案。兹经查明，数目相符。

一、西乡中疃曹家庄教民张云福呈报，六月十四日罚去京钱四十千一案。兹经查明，数目相符。

一、西乡中疃前赵庄教民张培龄即张延龄呈报，六月二十三日罚去京钱一百千，伊戚张培元、赵可法等备出京钱六十千一案。兹经查明，实罚去京钱一百千。

一、北乡房葛铺教民石广东等呈报，六月十七日罚去京钱一千三百千文一案。兹经查明，实罚京钱六百五十千文。

一、北乡大徐张金庄教民田金章呈报，六月十九日罚去京钱五百千文一案。兹经查明，数目相符。

一、北乡大徐张家庄首事杨朋来等呈报，六月二十九日罚去京钱六十千文一案。兹经查明，数目相符。

以上十起，共计京钱二千六百二十千文。

附件二 教民呈报各案查明并无被罚 钱文数目清摺

谨将教民呈报各案查明并无被罚钱文缮摺呈电。

一、西乡南疃教民张垂稳呈报，六月十二日罚去京钱二十千文一案。兹查明当时虽有此说，实并未交钱。

一、西乡漕井桥胡家厂教民胡仲宣等三人呈报，六月十四日抢去京钱二十千、麦子六担五斗、衣服六十九件、枣一百斤、白面二百五十斤、驴一头、砸毁傢具四十四件，并将伊子胡小三架去逃回一案。讯明损坏瓦缸二只，系胡仲宣自砸，其子胡小三亦系自行避匿，并无罚钱之事。

一、西乡新挑河大吴庄教民吴存善呈报，六月二十八日罚去京钱三十五千、酒席十桌一案。兹经查明，吴存善当时先行走避，并未付给，亦无酒席。

一、嘉祥县教民周庆珂控梁承官赴伊家抄抢一案。传讯梁承官委无抄抢之事，旋即经人调处，具息销案。

一、德国教士函送北乡大张庄张管猷赴教民张巨杰家抄抢一案。传讯并无此事。

一、北乡大徐张金庄教民张廷相呈报，六月十八日抢去麦子十五口袋、酒醋一百一十斤、帐簿一本、又伊等十三家罚去京钱八十千一案。兹经查明，并未罚钱。其粮食帐簿，当由庄长首事及街邻人等如数送还。

一、北乡大徐南棠阳女教民张徐氏控张兴旺等六月十九日抢

去经堂内各物一案。兹经查明，该氏草屋二间，约值京钱二十千，实系自行拆卖，并非拳民所损。

以上七案，查明实在情形，均无罚钱失物之事。

一、西乡中疃空山庄教民讲经屋内六月初二日毁坏椅子一把一案。

一、西乡东疃教民李学赵等呈报六月初八日罚去京钱六十六千文一案。

一、西乡垆堆寺纸坊庄教民张垂现呈控王朝钦六月十一日率人抄抢衣物钱文一案。

一、西乡第八屯杨家庄教民杨文琦控杨秉龄凶讹等情一案。

一、德国教士函送西乡梁家集梁承焕将教民靳姓捆绑一案。兹经查明并无此事。

一、西北乡石娄村薛家桥教民陈凤廷等呈报，六月十九日讹去京钱一千吊一案。

一、北乡王武村教民张仰贡等呈报，六月十九日讹去衣物等件一案。

一、北乡王武村教民张中九呈报，六月二十三日罚去京钱一百二十千、酒席十桌一案。

一、东乡孙氏闸教民傅瑞廷呈报，七月初四日拿去劈柴二千余斤、麦子二百斤一案。

以上九案，均查无其事。

一、北乡王武村民人张仰经呈报，六月十九等日抢去京钱六千五百文、衣服四件一案。

一、北乡王武村首事张仰唐呈报，六月十九日抢去京钱五十

千、衣服七件、白布四匹一案。

一、西乡东升庄民人柳作栋呈报，六月二十九日被拳匪架去，旋即放回一案。

一、西乡凤凰台民人刘中立呈报，七月初一日伊子被拳匪架去勒赎一案。

一、东乡杏林庄民人丁发科控彭广南等抢去牛、驴各一头、棉袄二件、单裤三条、小褂一件一案。兹经查明，该庄并无彭广南其人。

以上五起，据报呈原称，并非教民，集讯供词相同。兹经查明，委无罚钱失事情事登明。

1291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拿获朱红灯 等人并申明正法摺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9年12月26日)

山东巡抚奴才毓贤跪奏，为拿获迭次抢劫滋事抗官拒捕各犯申明懲办，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前据平原等县禀报，本年九月间，有外来匪徒，纠抢教民财物，群殴伤人等情，奴才当经檄飭该管道府并派马步勇营分投驰往拿办。曾将迭次办理情形电达总理衙门转请代奏在案。旋据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等先后禀获匪首朱红灯并僧人心诚、于清水、董元柳四名，先后解省飭发济南府讯办。兹据该府等审拟录供禀办前来，奴才因案情重大，亲提覆鞫。

据朱红灯、心诚、于清水金供，向习拳棒，均未为匪。心诚即本明，早年出家为僧，董元柳庄农度日，朱红灯因平民屡被教民遇事科罚，心怀不平。本年十月初间，适闻平原县人李长水等被教民李金榜等欺讹，起意纠允心诚、于清水并格毙之孙治泰等、在逃之徐

登第等，各执洋枪刀械，逼胁人众，齐至李金榜家滋闹。后经官军往拿，朱红灯等恃众拒杀队勇二人，官军当场格毙孙治泰等二十余名。朱红灯等逃至茌平县，被大张庄教民放枪拦捕，复拒杀三人，放火延烧教堂。旋在博平县抢得教民刘开太家粮物，因平民张万春出向理阻，伊等将张万春扎伤身死。又在高唐州劫得生员陈玉振家衣物骡马，暨抢劫禹城、长清等县教民财物，放火掳人勒赎不讳。诘质董元柳，并未随同人夥等语。

查此案朱红灯、于清水、心诚胆敢纠胁人众，抢劫各处教民财物，放火杀人，波及平民，复抗官拒捕伤毙勇丁，实属形同土匪，不法已极。奴才于审明后批飭将该犯朱红灯、于清水、犯僧心诚即本明三名，绑赴市曹，即行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梟示，以昭炯戒。该犯董元柳应再飭讯有无为匪确情，另行核办。现在平原等县地方均已平靖，除仍飭该州县会同防营严拿逸匪徐登第等务获讯办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刑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92 著袁世凯相机设法办理山东

民教不和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9年12月29日)

奉旨：

袁世凯电悉。前因屡有人奏陈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等语，当于二十四日详切谕该署抚遵照矣。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

又慎，严饬吉灿升、马金叙等，随机因应，各了各案。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293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陈近日

办理东省民教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900年1月13日)

署理山东巡抚·工部右侍郎臣袁世凯跪奏，为覆陈近日办理东省民教情形，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先后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一摺。所奏语多中肯，著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原摺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等因。钦此。

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谕：兹复有人奏东省民心未定，宜徐筹开解镇抚之方，并虑及该署抚一意主剿，致滋事端等语。山东民教不和，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谅该署抚必能体察情形，分别办理，断不至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此奏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仰见圣朝子惠元元有加无已之至意。跪诵之下，钦服莫名。

伏查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地方官非不习知其弊，

而苟且偷安，终不能设法以平之。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官正苦于无如教何也，亦思借民以快报复。有仇教者，不但不肯查禁，或对众讽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迨教案既成，强邻执约以相诘责，则又张皇失措，听客所为。多一教案，即增一漏卮，无益于民，徒病于国。

东省自德人因教案构衅，租割胶澳，输偿巨资，貽累公家，已非浅鲜。而本年春间沂属教案偿款十万余金，夏间曹济各属教案，德教士安治泰拟索偿六、七万金，迄今尚未议结。秋冬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蔓延十数州县，较之沂曹两案滋扰弥甚，将来索偿更不知几何？以公家有限之财力，一年内再三输偿，其何以供？是则官吏不能持平办案，致使良民激于一逞，而重则割地，轻亦输金。犹之父兄平时不能约束子弟，纵令在外为非，而父兄卒受科罚之累。权衡得失，似非公忠谋国之计，而犹津津曰，民教积怨，公愤难平。试问积怨从何而生？公愤因何而起？孰酿成之，使至于此！诸官吏当未有以辞其责也。适有不逞之徒，乘间滋事，结夥聚徒，习知良民之为教民欺陵也，辄诳诱乡愚，勾引报复，焚毁教堂，劫掠教民。继因各处著名教堂，如禹城之韩庄，恩县之庞庄，平阴之白云峪，皆设备固守，屡攻弗克，转遭杀伤，益复四出抢掠，波及良善。综计扰害平民之案，据报者已有十九起，共二十八家，民人之被掳架伤毙者七名。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曾以四、五百人攻一教堂，尚不能克。

前经正任抚臣毓贤叠派副将马金叙等在平原、茌平、高唐等处连次击败，擒获匪首朱红灯、于清水、僧人心诚、董元柳等分别懲

办。是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支，况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乎？就使真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族，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迓，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且胶澳、威海逼处强邻，倘骚扰过久，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远之如胶澳一案，近之如沂曹两案，犹前鉴之较显者也。

臣受命东来，忝权疆寄，不敢不通筹全局，妥慎办理。谨于抵任后，分别治本、治标为两层办法，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所谓治本者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臣已出示剴切晓谕，申明传习西教，本为国家约许。教民虽习西国之教，犹是中国之民。教不得倚势陵民，陵民者许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闹教，闹教者按律究治。又通飭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毋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藉案需索。并选择简明条约刊刻颁发，令地方各官讲习遵守，知所依据。复面告各国洋教士等知会各堂，谨守教规，断不准违背约章，横生枝节。臣入境之初，即接收蒙阴县民董文明呈控教士教民诈财毙命一案，立即遵派委员前往查办，俟详覆到日，当即澈究公断。务使良民晓然于教民陵人，有官长以为之伸理；教民晓然于恃教之不足陵人，虽教士亦莫能袒护。庶几教知守法，民无蓄怨，而积久当渐可相安矣。

所谓治标者何？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而绥靖地方又在于清除匪类，化导愚氓。臣已委派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驰赴匪徒滋扰之区，督同各营及各守令等分别良莠，谆切劝谕，设法解散。并选派公正绅士分投开导，一面悬赏购线，缉拿案犯首要。盖附从既解，则匪势自孤，而首要不缉，则盗源难弭。现已叠据总兵任永清、副将吴长纯先后禀称，在禹城、临邑、平阴一带劝解多股，拿获匪徒王凤春、侯立志二名。副将马金叙禀称，复在在平拿获匪徒于福堂一

名,均经飭交吉灿升讯办。又据夏津县知县屠乃勋禀称,县境贺屯平民被匪抢掠庄众集团协捕拿获匪徒郑天佑、张海二名,当将该犯飭县审办,并即重赏庄民。冀各处良民皆协力捕拿,则所获要犯尤为确凿,庶几奸民闻而知惧,良民不复从恶,而境内当渐可教平矣。

臣谨就此治本、治标二法,兼用并施,自出示晓谕以来,又仰荷皇太后、皇上如天之福,东境连霈大雪,有业之民多已解归。济秦一带,渐就安谧。仅余枭悍游匪,到处勾结,此拿彼窜,散漫而无定踪,绑票勒赎抢劫以为生计。幸党类尚不甚多,已分飭各守令营汛仍分别解散胁从,密购首要。近数日未接各邑告警禀报,当可渐次就绪。惟该匪等聚扰已逾半载,骤难克期廓清。且直隶景州、吴桥等处匪势滋炽,该处与东省接壤,渐已窜扰东境。昨准直隶督臣裕禄电商,请派员会同防范,当已委派督粮道尚其亨酌带营勇驰往会商办理。仍当悉心设法,相机审处,不操切以激变,亦不养痍以贻患。臣受恩深重,未报涓埃,蒿目时艰,夙夜忧叹,天良具在,深惧材轻任巨,致涉陨越,仰负生成。断不敢参用私心,贻误公事,复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朦。惟有懍遵谕旨,慎重筹办,以期勉尽一分心力,或可稍得一分补救。区区愚忱,惊邀圣慈垂鉴。是否有当,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除将晓谕民教示稿、通飭、札稿各一件暨各属禀报匪徒扰害教民、平民摘由案据,一并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外。所有微臣近日办理东省民教情形,谨恭摺据实缕晰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所奏颇中肯綮。著即督飭印委各员,随时随地分别认真办理,以戢人心而消隐患,勿徒作纸上空谈也。

(宫中硃批奏摺)

1294 四川总督奎俊奏报上年川省三路

教案赔银议结情形片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900年 1 月 18 日)*

再,查上年余蛮子纠众仇教,匪徒纷起效尤,肆行扰害。川省各处所设法国教堂、经堂、医馆、病院多被焚毁,并被抢杀教民财产身命,经奴才分派委贲,逐一查勘,为数甚巨。当即督同司道等与法国主教杜昂、沙得容、舒福隆等商议赔恤,将安岳、遂宁、射洪、蓬溪、郫县、灌县、温江、双流等处作为川西北一路,共议赔银三十万两;泸州、江安、纳溪、永宁、内江、筠连、高县、珙县、隆昌、长宁、兴文等处为川南一路,共议赔银三十三万两;荣昌、大足、合州、铜梁、定远、璧山、永川、江津等处为川东一路,共议赔银五十五万六千一百两。所有教民恤银悉在其内,由各主教自行散给。

以上赔款,经司道委员等与各主教极力磋磨,辩论数月之久,始得议定。统计三路共需赔恤银一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两,分期付款。先挪省外各库地丁税厘暂行垫应,均于本省土税项下动拨开支。其有先经地方官断给被害教民恤银,亦于所定款内照数扣抵,取具各主教签字合约,由洋务局司道会详请奏前来。

伏查川省库藏,近年本极支绌,今复需此巨款,殊觉补苴为难。而上年教案之蔓延一省,实误于已革川东道任锡汾、已革巴县知县王炽昌之不善办理。为今之计,惟有严饬地方文武并各处营团力保教堂,辑和民教,以期杜患未然。

除将议结合约抄送总理衙门并分咨军机处、户部查核外,谨会同成都将军臣綽哈布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95 四川总督奎俊奏请将在川法国主教
杜昂等奖给三品顶戴片**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900年1月18日)*

再，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准大学士荣禄抄交法国主教樊国梁函称，川案办结，须经法国驻京大臣批准，方昭允协。今四川副主教光若望既蒞乃事，拟即回川。窃念光若望在法国已封侯爵，在川省将为主教，来京帮办教案半载，备极焦劳，似有微勋，恳为题奏恩赐光若望三品顶戴等语，转咨前来。当经转行洋务局司道妥议。

兹据详称，此次川省教案缠绵年余，与议之正副主教往返商酌，均有微劳，不仅光若望一人，自应量予给奖。拟请将在川之法国主教杜昂、沙德容、舒福隆三名，副主教光若望、童德望、罗勒翰三名各给三品顶戴，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酬劳勩而示怀柔。

谨会同成都将军臣绰哈布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96 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将芜湖教案
赔款再展限五年片**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0年1月26日)*

再，光绪十七年芜湖教堂被匪焚毁赔偿银十一万一千两，在芜湖关库筹拨，经两江督臣刘坤一议定，令该道县等分认一半银五万五千五百两，分七年半摊缴归款，其余一半由关税项下动拨，作正开销，当经会奏有案。此项赔款原定按月由芜湖道缴银五百两，芜

湖县缴银一百两，该县无力筹赔，又由道每月缴银五十两，该道每年共赔缴银六千六百两。二十二年前升道袁旭以东洋事起，货滞税绌，益以筹捐军饷，艰窘为难，稟经署两江督臣张之洞奏准，于七年半期满时展期五年益在案。兹据芜湖关道吴景祺钦奉本年六月初四日上谕：飭令裁去陋规，酌提归公。

遵查芜湖关节经奉文裁减，奏报归公，半出上下羨余，搜剔已非一次。而关道名下又有著赔短征常税，岁需实缴银五千余两。前项教堂赔款展限减轻，亦尚需岁缴银四千数百两，皆为该关道独出之巨款，责令再事提解，实较他关为倍难。现复督飭在关员书人等实力搜剔，再于上下办公羨余量为提归公用，拟请将教堂摊赔一款再予展期，以每岁缓摊之银凑归酌提款内听候部拨，在关库稍缓归垫，非等虚悬，而关道挹彼注兹，较易措置等情，稟请具奏前来。

臣查此项教堂摊赔银两，系还芜湖关库垫款，并非解部要需，亦非责偿一时，但期款终有著。该关道遵飭筹饷，已据稟明酌提办公羨余银六千两，所请将前项赔银量予递迟。是摊还数减少，即归公之数加多，察度情形，系属可行之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于原展五年期满之时，再展限期五年。除本年道县摊缴不计外，嗣后该关道岁可少摊银二千余两，尽数并入酌提归公之款，共凑成银八千两。芜湖县摊赔银数较少，可毋庸再由该道代赔一半，使各按在任月日分限措缴，稍易为力，出〔自〕鸿施。

除汇案奏报并分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户部查照外，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297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申明杀死洋人

首从各犯按律定拟摺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1900年3月15日)

署理山东巡抚·工部右侍郎臣袁世凯跪奏，为申明谋杀洋人身死首从各犯，按律分别定拟，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前据肥城县知县金猷大等禀报，拿获案犯孟洸汶等，供认谋杀洋人卜克斯一案。臣因案情重大，批飭臬司，行提犯卷至司，督同济南府等讯办。兹据该司胡景桂等审拟，开具供摺呈解前来。

臣覆加研鞠，缘孟洸汶、吴方城、吴经明分隶恩县、肥城等县，与英国洋人卜克斯俱不认识。孟洸汶与吴方城、吴经明素识，均系庄农度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孟洸汶出外赶集，遇见吴方城等提及邻庄有学习神拳之人，同往观看热闹。偕抵中途，适洋人卜克斯由泰安府城转回平阴县教堂，骑驴经过肥城张家店地方。孟洸汶等瞥见，因吴方城声言近来教民欺讹平民，疑系洋人主使，因此上前拦住卜克斯去路。卜克斯下驴，抢前夺获孟洸汶刀子乱扎。吴方城起意纠允孟洸汶等共殴泄忿。吴方城顺拔身带刀子扎伤卜克斯偏左右额角，孟洸汶夺获卜克斯手内刀子，扎伤其右肘肘，吴经明亦用刀扎伤其右膝，并连扎伤其左肘肘，卜克斯举脚乱踢，自行碰伤右肋肋。吴经明先自走回。孟洸汶、吴方城用扎腰带将卜克斯拴住，牵至下井子地方。时已傍晚，卜克斯用言央告，许至大官庄托人说和，孟洸汶等应允。卜克斯乘间挣脱逃走，失跌倒地，搥伤左肘肘。孟洸汶忿极起意，商允吴方城，将其杀死灭口。吴方城用刀扎伤卜克斯项颈，卜克斯两手护头，吴方城迭扎伤其左手背相连手指、右手腕相连手背，连划伤左耳后，孟洸汶用刀割落卜克斯头颅殒命，将尸身撩弃沟内各散。孟洸汶乘便攫去卜克斯被

套、洋毯、驴头，将驴变卖与不识姓名人，得钱花用，被套等物撩弃逃走。

先经该县金猷大访问卜克斯被人在途殴伤，会同营典驰往保护弹压。经臣接据金猷大禀报，遴委候补知府曾启坝，会同管带武卫右军马队守备吴凤岭，前往救护。尚未抵县，续据金猷大禀报，卜克斯业被戕害，复经臣分饬曾启坝、金猷大等，勒限拿获孟洗汶等，讯供禀经批饬臬司，行提犯卷至司，督同济南府知府卢昌诒等审拟，开具供摺呈解，提审供认前情不讳。诘非图财谋害，亦无起衅别故，及另有同谋下手加功之人，案无遁饰。查律载：谋杀人造意者，斩监候，从而加功者，绞监候；又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各等语。此案孟洗汶途遇洋人卜克斯经过，因吴方城声言教民欺讹平民，疑系洋人主使，即与吴经明拦住卜克斯去路。复听从吴方城纠殴泄忿，将其扎伤。嗣卜克斯逃走，失跌倒地，该犯辄起意商允致死灭口，割落卜克斯头颅身死，实属谋杀，自应按律问拟。孟洗汶合依谋杀人造意者斩律，拟斩监候；吴方城起意纠殴卜克斯泄忿，初无致死之心，后因听从孟洗汶，起意将卜克斯杀死，该犯下手加功，亦应按律问拟。吴方城合依谋杀人造意者从而加功者绞律，拟绞监候，均各刺字。惟孟洗汶一犯，经臣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准提前惩办，业已就地正法，应毋庸议。该犯吴方城平空肇衅，复听从谋命下手加功，秋审应入情实。案关交涉，情节较重，应请旨俯准一并提前处决，以昭炯戒。吴经明听纠共殴刃伤，当孟洗汶等谋杀卜克斯之时，并未在场，亦应按律问拟。吴经明合依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律，拟杖八十、徒二年，本当照例定地充徒。惟该犯素不安分，迭滋事端，应监禁示惩。其实驴之不识姓名人并免缉究。

除将抚恤卜克斯事宜另行办理，暨全案供招饬司叙详咨部外，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298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为请旨将

肥城知县金猷大等交部议处片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1900年3月）

再，前据肥城县知县金猷大禀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英国洋人卜克斯在县境被人殴伤，旋即戕害身死，即经该县与营典驰往救护，业已无及，验系因伤身死等情。经臣委员会同勇营，驰往该县，勒限严缉凶犯，并檄司委员，约同教士将卜克斯妥为棺殓，一面将大概情形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钦奉上谕：飭将疏防之该管各官先行参处，一面严缉凶犯，务获惩办等因。钦此钦遵。行司将该县金猷大撤任，委员前往接署。先据金猷大等先后禀获吴方城、孟洸汶等，解省发司，讯据供认谋杀卜克斯身死不讳，业经另案奏结。

查该管地方官于洋人卜克斯被戕之际，虽事出仓猝，驰救不及，业已拿获首从各犯，究属保护未能得力，咎无可辞。相应请旨将正任肥城县知县金猷大、肥城汛千总邱扶盛，敕部查照光绪二十二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吏兵二部奏定章程议处，以示惩儆。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金猷大、邱扶盛均著交部，照例议处。

（宫中硃批奏摺）

1299 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办结英教士

被戕一案始末情形摺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1900年4月15日）

山东巡抚臣袁世凯跪奏，为办结英教士被戕一案，谨将办理始

末情形缕晰密陈,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查英教士卜克斯在山东肥城县境内被匪徒戕害一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恭奉电旨:事虽出于防护不及,惟案关交涉,亟应严飭赶将凶犯如限缉获,从严惩办,以昭儆戒。又同日奉上谕:著袁世凯迅将疏防之该管各官先行参处,一面勒限严缉凶犯,务获惩办各等因。钦此。臣遵即飭司先将肥城县知县金猷大撤任,督飭文武员弁,先后缉获各犯,解省发司讯供明确,先将要犯请旨惩办,嗣附片奏请将救护不力之肥城县知县金猷大、肥城汛千总邱扶盛交部议处。均奉旨允准各在案。现在全案业经办结,谨将办理始末情形敬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查上年十二月初一日据平阴县知县梁石甫禀称,有寄居该县之英教士卜克斯由泰安府城转回平阴。十一月二十八日经过肥城张家店地方,突遇头缠红布匪徒三十余人,各持刀械殴伤卜克斯头额,架赴肥城境内隐匿等情。臣据报后即派候补知府曾启坝拨带马队,会同因公来省之泰安府知府潘民表驰往查办,并严飭肥城县知县金猷大等赶紧设法购救教士,密缉匪徒。初二日据金猷大禀称,卜克斯已于二十八日又遇骑马贼匪绑架戕害,当飞飭曾启坝、潘民表督率肥城、平阴两知县勒限缉犯,务获讯办。并派候补知府方燕申驰赴泰安,约同英教士伯夏里、马焕瑞验尸妥恤。复派素与英教士相识之州判彭运钊驰往安慰,讽劝妥结,俾免该教士等张大其事,致酿巨衅,为釜底抽薪之计。嗣经潘民表等会同马焕瑞覆验尸伤,委系被杀身死,当场填格,给棺敛埋,各教士始相帖服,均无异言。此卜克斯遇匪被害派员查验并预先安抚诸教士之大略情形也。

自卜克斯被害后,各匪犯或匿或逃,迭飭该守令等悬赏购缉,并派营队协捕。据曾启坝、金猷大暨营员等先后禀报,陆续拿获凶

犯孟洸汶、吴方城、吴经明、李潼关、庞燕木五名，原供均系下手行凶正犯，起获凶器。当飭按察使胡景桂行提犯卷，督同济南府知府卢昌诒详加鞫讯。复援光绪二年总署咨行议结滇案成例，电请总署，商由驻京英使委派上海英副领事甘伯乐前来观审。该领事正月初三日抵省，二月初三日观审。查此案本系匪徒结伙，持械杀人，照例固应严惩，因与洋人交涉案件，不得不酌留余地，未便拘守常例。初拟照故杀例商办，并将情节较轻之李潼关、庞燕木设法开脱。该领事坚持强盗杀人例相诘驳，下手各犯均请拟斩。再四磋磨，改照谋杀例问拟，业将孟洸汶、吴方城、吴经明三犯专案奏明，分别办理。其李潼关一犯，亦拟监禁，嗣经在监病毙。庞燕木拟徒二年。该管地保等分别责革，无干省释。尚有在逃余人孙来明等，缉获另结。该领事电商英使，允照办结。此审办案犯之大略情形也。

当英领事到省之初，自拟各款商请照办：一、将凶犯从重治罪，巡抚会同观审，该领事监刑。二、将泰安府知府及肥城、平阴两知县均革职永不叙用。三、照教会内绘图在行凶地方建立教堂，由教士择地，由官给费，并由民集费立碑。四、恭录上年十二月初四日谕旨及办案情形，由巡抚出示晓谕各节。当告以凶犯自应严办，惟审案向归守令，在通商口岸由海关道会同观审，此次由臬司审办，已属格外郑重。且刑名为臬司专责，巡抚断不能与领事会观监刑一节。同治八年上海绞英人卓尔哲，曾由华员监刑，此案可援照办理。至泰安府知府时值公出，且未和平阴境内滋事，该守令例无处分。肥城县知县业已撤任，应照二十二年总署会同吏兵二部议定章程，地方官保护不力，按降留参处，所请永不叙用，决难照办。建堂立碑，均易商办，但占地不得过大，需费不得过万。此外亦不得再索赔恤，出示自可照办等语。该领事意颇快快。嗣经拟定各犯

罪名分别惩治,由该领事监刑。建造教堂,议定给银九千两、地基五亩。捐集碑费五百两,均经划拨。并出示恭录谕旨,刊布晓谕,此案当即结束。惟守令处分,该领事仍请从重,反覆驳詰,殊未满意。并称二十三年巨野县教案戕害德教士二人,割租胶澳,赔款二十余万金,又让全省路矿之利。上年日照县殴伤德教士一人,亦赔款数万金,此次给款不及一万两,捐地不过五亩,较前两案已轻重相悬。若复不肯将该守令等严办,未免视英人性命太贱,英廷必不允许。屡次晓谕,呶呶不休。臣复晓以刑赏大权朝廷均权衡至当,断无无罪获谴之理,即西国当亦同之。该守令委无应得之咎,实不能滥予惩处。该领事又援引上年沂州府属教民被掠曾赔款五万五千余两,交德教士分给教民一案,迭请将英教士所辖教民被匪抢掠各家,由官照数赔偿,交该教士分给。当驳以洋人失物,照约只可拿贼追赃,亦无官代赔偿之例。况教民皆我赤子,只可由地方官查明抚恤,断难照前案议赔。譬如抚育子弟,责在父兄,何劳邻人干预。争持多日,几于舌敝唇焦。该领事复以肥城教民所设孝里铺教堂被焚,称为西人产业,请予赔款。当经索阅契据,竟未交出,因亦不能议赔。该领事见臣坚持甚力,无法要求,已于三月初八日离省。此臣迭与英领事甘伯乐辩驳之大略情形也。

伏思山东强邻逼处,教堂林立,虽迭经示谕调和民教,而东省风气强悍,仇视洋人,难保永远相安无事。设一处遇有教案,各国必皆环起,而视众目睽睽,办理稍失其宜,将来遂执为口实,援为案据,故虽势极盘错,要不得不坚忍持重,徐待转圜。况洋人欲壑难盈,得步进步,东省库款綦绌,亦何堪任彼需索,屡偿巨费。此案仰仗朝廷威棱,尚不至十分亏损。臣仍当随时督饬地方各官,力尽牧民之责,使内讧不生,外侮自少,庶可仰副圣朝柔远爱民绥靖地方之至意。

所有办结英教士被戕一案始末情形,理合恭摺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300 江西巡抚松寿奏报设立洋务专局

办理民教案件片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900年4月26日)

再,江西省近年来洋务繁兴,各国教堂林立,加以传教游历洋人络绎于途,各地方官巡查保护,稍有未周,即滋事端,以致民教交涉案件日见增多。若不设立洋务专局以总其成,则事无统率,无所秉承,恐致貽误事机。臣督飭司道在于江西省城北营房间壁设立总理江西洋务专局,札委江西督粮兼巡南抚建道李岷琛为总办,并委江西候补道丁乃扬为专办。凡有一切中外交涉接待及民教案件,统归该道等督同委员妥慎办理,期免貽误,庶事有归束,不致散漫无稽,藉以仰副圣主怀柔远人、绥靖民教之至意。

除咨行饬遵外,所有江西省城设立洋务专局缘由,谨会同署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臣鹿传霖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301 宁绍台道诚为请照前移办理海门镇

教案事致浙江洋务总局移文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900年5月27日)

钦命二品顶戴·浙江分巡宁绍台海防兵备道兼理宁镇海防营务处·总理南北岸炮台事宜·军功加三级·卓异加一级·纪录十

次诚,为移覆事。

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准贵总局移开: 本年四月十六日奉抚宪刘札开,本年四月十一日准署理海门镇赵咨开,窃照□月十九日据海门天主堂李教士思聪函称, 敝教栅桥堂于昨夜十一点钟时被匪持械捣门而进,搜抢去银洋、衣服、什物等项一光,并刀伤奥国来华之郎司铎头面深重等情前来。据此,查栅桥地方,系黄岩所属,并隶台协右营管辖。署镇闻报之下,立即照知黄岩县,亲诣勘验,并移会台防统领李副将派勇协捕。一面分饬台州协暨本标练军中营,勒限严拿是案赃盗,克期务获解报,咨会察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此案前准法总领事并宁绍台道暨黄岩县先后电禀到院,均经分札行知在案。准咨前因,合行札局,即便遵照先今各札,并批克日查明复夺。并移行地方文武,认真保护,妥速办结。一面严拿是案各犯,务获究报等因。到局。奉此,查此案前奉抚宪札饬,节经加紧排递,移行查覆核办在案。乃该府县等视若具文,一任严行札饬,迄今未据申覆到局。奉饬前因,除呈覆并移行外,合就三百里排递移请。为此合移贵道,请烦查照,希即严饬该府县克日禀报复办。望切。等因。

准此,查此案前准贵总局先后移会到道,即经本道照录海门镇复函及台州府来禀,分别移覆转行各在案。兹准前因,除移行外,合亟移覆。为此合移贵总局,请烦查照前移办理施行。须至移者。

右移督办浙江通商洋务总局

(外务部档)

1302 英使襄纳乐为永清教案事 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三点钟

襄云：我日昨来署，言永清教案，洋教士一人被杀，一人被掳，贵堂官四人并无惋惜之意，但称由直隶总督办理，总署毫不在意。故我特见王爷，询问此事。

答以：昨晚接直督复电，初得闹事信，即派马队三十名往永清弹压。旋知洋教士被杀，遂加派何镇乘鳌带队前往查办。顷已发函相告。英教士猝被杀害，实为可惜，俟接有续信，再当知照。

襄云：现闻被掳教士，已为匪首李振方所杀。

答以：我们尚未接信，容再催令缉凶办理。

襄云：中国派兵弹压拳匪全无效验，前晚黄村车站又被焚毁，各国看中国兵力有不能弹压之势。

答以：聂提督昨晚已到天津，现拟调兵十二营前来，保护铁路，可无他虑。

襄云：连日派出之兵，皆目睹拳匪不打，若聂军仍然照样，无济于事。

答以：并非不打，拳匪忽聚忽散，官兵所扎处，该匪四散，即是本地居民无从找觅匪踪。且该匪本与教民齟齬而起，却未扰害平民，所以彼等若不抗拒，实不能骤施攻剿。

襄云：现涿州、永清皆拳匪自行作主，官不能管，与占踞城池无异。照我们看法，中国政府已经无权。我们公使均已报知本国，只好自行添兵剿办。

答以：弹压土匪，乃中国内政，应行攻击与否，聂提督必有权衡，断无庸各国预闻。

竊云:此两三日来京内外拳会愈聚愈众,若贵国政府执定不打拳匪,如数日间再有焚抢之事,各国主意一定,即径行剿办,亦不来与贵署商量了。我为交谊起见,特先奉劝中国,至此万不可不打为要。

答以:如应行攻剿,我们兵力自毅,你们切不可妄动。

竊云:我不能不声明。再,永清县教士案,请速查办。

答以:诺。

竊遂辞去。

(宫中电报档)

1303 著内阁通行晓谕义和团民等 一齐解散各安生业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1900年6月6日)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教民传布中国,历有年所。该教士无非劝人为善,而教民等亦从无恃教滋事,故尔民教均各相安,各行其道。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潜迹其间,教士亦难遍查其优劣。而该匪徒藉入教为名,欺压平民,武断乡里,谅亦非教士所愿。至义和拳会,在嘉庆年间亦曾例禁。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生事端,是以累降谕旨,飭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如有藉端滋事,亟应严拿惩办。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不分教会,即有民教涉讼,亦曾谕令各地方官持平办理。

乃近来各府厅州县积习相沿,因循玩误,平日既未能联属教士,又不能体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察,妥为办理。致使积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

民会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扰，折毁铁路，焚烧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翹前往宣布晓谕，该团民等，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倘有奸民会匪从中怂恿煽惑，希图扰害地方，该团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惩办。若再执迷不悟，即系叛民，一经大兵剿捕，势必父母妻子离散，家败身亡，仍负不忠不义之名，后悔何及？朝廷深为吾民惜也。

经此次宣谕之后，如仍不悛改，即著大学士荣禄分饬董福祥、宋庆、马玉昆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仍以分别首从，解散胁从为要。至派出队伍，原所以卫民，近闻直隶所派之军，不但未能保护弹压，且有骚扰地方情事。即著直隶总督裕禄严行查办，并著荣禄派员查访。倘有不肖营哨，各官不能严束勇丁，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此旨即著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军民人等一体知之。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1304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恩施两 府属会党闹教案办理完结情形摺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1900年6月24日)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湖北巡抚臣于荫霖跪奏，为恩施两府属会匪闹教一案，议给恤款商办完结，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湖北宜昌、施南两府属会匪，前年因川匪余蛮子之乱，群相煽动，扰及利川、长乐、长阳、巴东等县地方，烧毁教堂，杀毙教士董若望等及各教民一案，匪势日炽，蔓延甚广，几至不可收拾。当经饬派官军攻破贼巢，扑灭股匪，拿获匪首惩办，地方悉就平定，业

将各情形详细奏明在案。所有其后事宜，叠饬地方文武妥为办理，并据法领事德托美开列各条款要求甚多，并索赔恤银四十二万五千两之多，万难照准。当派委候补道朱滋泽、候选直隶州梁敦彦会同法领事德托美等叠次妥议各条，拟给教士董若望家属恤银一万两，其各县地方天主堂、育婴堂、学房、教堂公产并失去什物等项，共给银四万四千五百两完结，并议拿办在逃各犯及严饬地方官保护。以后百姓不得与教堂为难，教堂教士亦不收留匪类，干预词讼，以期相安。至被匪扰害之民教由地方官酌量抚恤，并于利川县城内，由官出款建造天主堂一所，交天主堂管业等情。

臣等查所议赔恤二项共银五万四千五百两，较前索之数已属大减，自可照准，其余各条，亦属可行。当将议定条款照缮二纸，札发江汉关道与法领事签押盖印，各执一纸。当由江汉关拨银二万两，宜昌关拨银三万四千五百两，共五万四千五百两，均交法领事转给。旋因教士以赔款太多，处处刁难，欲藉酌量抚恤被害教民一语，以各县家太多，添索数万巨款，案悬不结，复饬江汉关道暨委员与法领事商议，统给各处被害教民恤款共一万两，交教士分散，不得再生枝节。经法领事稟明法公使照允，照会江汉关道在案。此项续议恤款一万两，仍由江汉、宜昌两关支给法领事查收，转给完案。

伏查此次滋事匪徒，系属会匪，乘四川余蛮子滋事之时，藉端倡乱，纠众响应。立有伪主帅、率师、先锋等各号，蔓延数县，势猖獗重烦兵力，始克剿平。地方官猝不及防，力亦有所不及，与寻常闹教毁堂者情形迥殊，其赔恤之款，未便摊派。且署长乐县知县刘绶青、苏貽英等，业经奏参革职，更属无从追缴。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查照光绪十七年武穴、宜昌，十九年麻城各教案赔款、恤款均由江汉、宜昌两关支结成案，准仍由江汉宜昌两关动支。出自逾格

鸿慈。

除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外，所有宜施两府属会匪焚烧教堂杀毙教士办理完结缘由，谨合词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305 浙江按察使荣铨为查办黄岩教案事

致浙江洋务局移会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1900年6月28日）

钦命二品顶戴·浙江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总理全省驿务兼管营务处荣，为移会事。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奉抚宪刘批：黄岩县禀，南乡清洋陶耶稣教堂被匪焚毁一案，勘验讯供由奉批，查此案昨据宁绍台道禀，已委员往查，当经批飭，会同印官晤商教士，妥速议结，以免枝节在案。据禀前情，仰按察司速飭该县暨各营汛防军，上紧选派干练兵役，悬赏购线，勒限严拿。务将此案首要各犯，刻期按名弋获，追起全赃，驰报究办。毋再纵延，致干撤参。一面飭将各处教堂随时认真保护，团练保甲，实力整顿，不准徒托空言，是为至要。仍移洋务局暨宁台道查照，并候督部堂批示。此缴。绘图存。

初十日又奉札开，据宁绍台道禀称，黄岩清洋陶耶稣教堂被毁，与英领事开送失单不符，飭派洋务委员，往查会办等情。到本部院。据此，除批示印发外，合行抄批札知札司，即便移行查照，遵办毋违。各等因。

奉此，查此案已据该县并禀到司。除批示外，合并移知。为此

备移贵局,请烦查照宪批事理,一体飭速遵办。仍将各处教堂随时认真保护,团练保甲,实力整顿,望速施行。须至移者。计粘抄批。右移浙江洋务局。

(外务部档)

**1306 著四川总督奎俊察看余栋臣
究竟可否录用事电旨**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

军机大臣字寄四川总督奎俊。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谕:

有人奏四川余蛮子材勇可用,其人尚在监禁,究竟可否录用,著奎俊察看覆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1307 著各直省督抚晓谕教民自首
并驱逐教士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自各国传教以来,各直省屡有民教相仇之事,总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实民教亦国家赤子,非无良善之徒,只因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非为,执迷不返,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现在朝廷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忠义相勉,同仇敌愆,万众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皆甘心异类,自取诛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网开一面。

著各直省督抚通飭各地方官,遍行晓谕,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

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并谕知民间凡有教民之处，准其报明该地方官，听候妥定章程，分别办理。现在中外既已开衅，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该督抚等当体察各处地方情形，速为筹办，毋稍疏忽。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军机处洋务档)

1308 著山西巡抚毓贤速带两营前往直隶

献县剿办教民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

军机大臣字寄山西巡抚毓贤。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谕：

毓贤奏拳民焚毁教堂大概情形一摺。晋省焚毁教堂，四乡教民有群起报复之语。著李廷箫随时严防，加意保护办理。现闻直隶献县黑风口教堂集聚教民甚众，意图滋事，著毓贤速带所募两营星夜前往，纠合义和团民，相机剿办，勿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1309 著山西巡抚毓贤等遵旨严飭州县剴切劝令

民教相安并剿办抗官教民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1900年7月6日)

军机大臣字寄山西巡抚毓贤，传谕护理山西巡抚布政使李廷箫。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奉上谕：

毓贤奏教民杀毙民人，意图不轨，现在严防情形一摺。山西萨拉齐地方教士石姓等焚杀民人多命，以致公愤不平，应州浑源等属均有焚毁教堂情事，各处教民因此盘踞山洞，意图不轨。现在民教仇杀，纷纷滋扰，剿抚两难。

该抚等当懍遵叠次谕旨，严飭各州县，剴切劝导，务令民教相安。各教民勾结麇聚，胆敢抗拒官兵，即著毓贤、李廷箫督率将士，相机剿捕，毋任蔓延为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毓贤，并传谕李廷箫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1310 著盛京将军增祺等妥筹奉天省
城防守机宜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1900年7月7日)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增、户部侍郎清、礼部侍郎崇、兵部侍郎萨、刑部侍郎溥、工部侍郎钟。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奉上谕：

清锐等奏拳民焚毁教堂，人心浮动一摺。奉天省城拳民焚毁英国教堂、医院暨俄国铁路公司，并有法国主教指挥教民拒杀拳民各情事。何以增祺叠次奏报，未将该处情形详细具奏？兹据该侍郎等合词陈请派军驻防，自系保卫根本重地起见。著增祺将一切防守机宜，与清锐等妥商筹办，并将现在办理情形先行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1311 著山西巡抚毓贤严办晋省谋乱教民
及假冒拳民之人等情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1900年7月15日)

军机大臣字寄山西巡抚毓贤。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奉
上谕：

李廷箫奏抚臣遽难出省情形一摺，著照所请行。该省教民潜
谋倡乱，而各处匪徒又复假冒拳民，乘机滋扰，并有伪立名号情事，
亟应严拿惩办。至大青山一带去俄甚近，防守尤关紧要，该抚务将
防剿各事宜，实力布置，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处洋务档)

1312 四川总督奎俊奏覆余栋臣材无可取实为祸胎片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1900年7月17日)

再，奉谕旨：有人奏四川余蛮子材勇可用，其人尚在监禁，究
竟可否录用，著奎俊察看覆奏。等因。钦此。

伏查余蛮子本系炭夫，素行不法，惟乘其暴戾之性，喜结亡命
之徒。川省教堂林立，民教积不相能，余蛮子乘居民之讎毒，听匪
党之怂恿，阳以仇教为名，阴实自图劫掠。上年川东滋事，受其害
者不仅教民，而种种狡谋，蹂躏各处，亦非其一人之计。当时党与
众多，土匪四应，无知愚民又多为其所惑，全川震动，几至不可收
拾。竭一省之兵力，始得次第肃清，而被毁教堂赔款一百余万两，
至今犹未了结也。

奴才于余蛮子押解到省，亲自提讯，察其语言形状，直一村野
之夫，毫无材干，特奸宄假其名号，用以煽惑滋事耳。自禁臬司监

中,将及一年,人心尚定。近因津沽肇衅,匪徒又复蠢动,屡有劫狱之谣,万一将其省释,伏莽无所忌惮,势必立生变端。奴才再三采访,并询之在籍有识之士,如矿务大臣李徵庸等,俱以为余蛮子材无可取,而实为祸胎。不敢不据实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313 浙江布政使恽祖翼为速飭处州府保护教士事致浙江洋务总局移会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1900年7月22日)

头品顶戴·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恽,为移知事。

本年六月十六日奉抚宪刘札开:本年六月十四日准上海德总领事索电开,现据英国内地会教士禀称,浙江处州府有匪徒扰害教士等情。查该处亦有德国教士,请贵部院立飭处州府设法弹压匪徒,切实保护各教士,免致酿成大事为要等情到院。准此,除札处州府速飭保护外,札司立即移行遵照,督同营县,迅速设法弹压,妥为保护,毋稍松懈,是为至要。切切。等因。

奉此,合亟移请,为此合移贵局,请烦查照。希即速飭该府县等会营设法弹压,妥为保护,毋稍松懈,望速施行。须移。

右移浙江通商洋务总局。

(外务部档)

**1314 安徽巡抚王之春奏报安庆额兵减少
请招募兵员片**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1900年7月23日)

再,安庆省城滨近大江,城内则教堂医院设有多处,城外则轮

船如织。一日数过，每有匪徒乘间窃发。当此事机紧迫，巡查不可不严，原设抚标安庆等营，额兵先经挑入练军，继复议裁减少，人数寥落，差遣不敷。辄就练军各营零星分拨查缉，又虑有妨操练，技未克精。而省外数百里间亦皆有教堂添设，莠民错处，兼须马队驰巡。应再添步勇五百名，分为两底营，马勇一百一十二名为二起，委员招募管带，专为省城内外防护教堂，弹压地方巡逻匪徒之用。按照皖省饷章，在于防军支应项下开支饷乾，核实造报。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飭部查照立案。谨奏。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该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315 著大学士荣禄豫派文武大员妥送各国使

臣赴津暂避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1900年8月2日)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近畿民教滋事，激成中外兵端，各国使臣在京者理应一律保护。迭经总理衙门王大臣致函慰问，并以京城人心未靖，防范难周，与各使臣商议，派兵护送前往天津暂避，以免惊恐。即著大学士荣禄豫行遴派妥实文武大员，带同得力兵队，俟该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妥为护送。倘有匪徒窥伺抢掠情事，即行剿击，不得稍有疏虞。各使臣未出京以前，如有通信本国之处，但系明电，即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速为办理，毋稍延搁，用示朝廷怀柔远人、坦怀相与之至意。

钦此。

(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处上谕档)

1316 著谕令各处地方文武官员不得杀戮感悔

投诚之教民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1900年8月2日)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中外衅端未弭，各国商民教士之在华者本与兵事无涉，谕令各督抚照常保护。现在近畿大兵云集，各路统兵大员亦当仰体此意，凡洋商教士均当设法保全，以副朝廷怀柔远人之意。至教民亦国家赤子，本无畛域可分，惟自拳教肇衅以来，该教民等多有盘踞村庄，掘濠筑垒，抗拒官军者。此等迹同叛逆，自不能不严加剿办，第念其究系迫于畏罪之心，果能悔祸自新，仍可网开一面。

昨据宋庆报称，宝坻县大薄洵教民经该军剴切晓谕，该教士等均愿呈缴军械，平圩填濠，自行解散，各就村屯居住。是该教民等非尽甘心为匪，亦可概见。所有各处教民如有感悔投诚者，著该将弁及该地方官一体照此办理，不得概加杀戮。其各处匪徒假托义民寻仇刦杀者，即著分别查明，随时惩办，以清乱源。

钦此。

(军机处上谕档)

1317 山西巡抚毓贤奏报遵旨将随教

之把总李长处决片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1900年8月6日)

再，参革山西辽州粟城营把总李昌即李长，暗随洋教潜谋不轨，昨经请旨革职后讯明即行正法。奉到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现已设法拿获，讯明该犯随教多年，署内曾窝藏洋

人，并强逼良民入教及潜谋不轨等情。供认不讳。当即于不停刑日期，绑赴市曹处决讫。

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知道了。

(宫中硃批奏摺)

1318 云南巡抚丁振铎奏报法员挟教士等回

越意图开衅等情摺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1900年8月10日)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臣丁振铎跪奏，为法员挟同教士人等回越，意图开衅各情，屡经电奏，阻未能达，补录恭呈御览，并将近日边情，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十八日将法领事方苏雅估运军火，激变滇民，当经弹压解散，保护该法员人等平安回越各情，具摺驰陈在案。自五月中旬后，津京电阻，滇省叠次电奏，皆关系交涉重要，恐未能克期上达，致烦圣廑。兹谨补录进呈，并将近日法人诈伪暨边界防守情形详细陈之。

法员方苏雅抵梧，回越以后，即据驻蒙自法领事宋嘉铭声称，非调法兵三百名驻蒙护卫，伊即离差回越，决不稍留。所有滇越交涉事务，应由越南河内总督度梅向滇诘问，权宜办理，并据该领事将伊所声论各节备文照会在案。署蒙自关道刘春霖一再挽留，力任保护平安，宋领事坚执不允。

臣思法若派兵过界，正值中外扰攘，群情疑惧，势必激怒边民，为祸更巨，只得电飭关道派兵护送，听其回越。自方、宋两领事相继回越，河内总督度梅受其嗾耸，怀挟旧怨，愤滇益深，谓非以伊国兵力来滇勤办，强民使其畏服，交涉断难办理。遂屡于近滇越界运

兵运械,派夫购马,日夕不休。并于对汛要隘添筑高大炮台数座,增设大炮,早晚出队耀兵,燃放枪炮,扬言大兵即日入滇,攻据地方。实则意欲借保护商教领署为词,多派法兵过界,分驻蒙自及省城,先据重地,再肆勒索。惟恐滇省官民不允,故内存兵力挟制之心,外作虚声恫喝之势,以求必遂所欲而后已。边民慑于越南苛虐,又目击法人事事横狡,恨法至深,妇孺切齿。今闻有勦办滇民之言,弱者惊惶失措,强者奋起寻仇,迁徙纷纷,商贾停歇,边局大为震动。臣恐其造次而来,未经接仗,先致扰害边民。又恐内地土匪闻风滋事,杀害教民,酿成不解之仇,益烦兼顾之虑。事机至迫,电阻不及请旨,亦无由商达总理衙门,只得权宜办理,与藩司李经羲熟商定议。一面分飭各处地方文武,开谕绅民安静生理,切勿轻听妄动,自滋扰累。如果法兵过界,营团悉力抵御,决不听其阑入,致令损害编氓。一面电达两广督臣李鸿章,转由驻粤法领事电致法外部及河内度梅,告以教案公平议结,路工设法妥办,滇之顾全邦交,只能如此。法国即能以兵力制胜,断不能以凶横服人,先务解释民疑,然后各事可办,万不可遽行派兵过界,致增仇扰,两有窒碍。即欲议商驻兵自护,亦应俟滇民疑愤渐息人心安定之后,从长计议,再定可否。若于此时孟浪派兵,挟办此事,强我以必不能行,是衅自彼开,难非滇发。滇虽势穷力竭,惟有官民一心,舍死守御,未便任法兵越界,益伤睦谊等因。

旋据李鸿章电覆驻粤领事电达度梅,接度梅覆电,但责滇民妄疑生事,不为方领事一言引咎,意仍急欲派兵护卫方领事等来滇,并囑滇迅速办理。法外部则并无回覆,是否与度梅同一意见,隐而待发,殊难揣测。是法兵过界一事,虽经两广督臣李鸿章据滇情词转电阻止,而法酋度梅意念坚执,并未允从缓期商办,臣以为战事已岌岌矣。乃近日叠接边报,法兵尚无过界消息,既已张扬过甚,

兹忽按兵不动，论者皆疑有诡谋。嗣探知法兵在越南者，佯〔伴〕为更番出入，暗已分调北洋。此固由重洋轮运兼顾不遑，亦实因溽暑瘴重，攻滇不利。一入秋凉，计必狡焉思逞。彼重兵既已调集，蓄势已久，设有意外要挟，恐难不战而罢。当此越南空虚，滇若有劲兵突袭，亦足分彼兵势，遥为北援。惟滇谋守尚且不暇，焉有此战守兼备之兵力，而耐瘴深入习知越道之兵将，亦实寥寥，徒袭而不能守。法兵由海道回顾，势亦甚速。法谋至狡，我所计及，彼未必不预为设防。倘不得手，反使有暇可执，再四筹思，未为胜算。机会可乘，力难轻举，良可叹愤。臣一介庸愚，素未效力行间，熟知兵事，忝膺疆寄，渥荷恩荣。当兹外侮迭乘，根本受困，臣远在万里，既不能亲率一旅奔赴畿辅，以颈血溅敌军，已为万死莫赎，若再不能竭忠效命，固守危疆，一息尚存，何以自处？况叠奉严旨，飭令保守疆土，诏书痛切，臣跪读之下，几于咽不成声。连日接见将领，下及偏裨走弁，宣谕皇仁，激发忠义。并勉以养兵千日，用将一朝，处此时局，舍临阵捐躯，誓图报国之外，他何可言？各将领闻命，感奋多有慷慨泣下者。果能军民固结，万众一心，滇虽孱弱，犹堪死战。所可痛惜者，滇兵防滇，本期得力，惟兵力为饷项所限，分屯散戍，深虞单薄，焉能抽练大枝劲旅，足当制敌之用？

近今数年防营恃无战事，渐讲奔竞，既经沾染习气，即不免间有废弛。自臣接署督篆数月以来，勉图振作，虽大致渐觉改观，尚未能遽有成效，今一旦戒严，事事猝求整备，兵力饷械实无一足抵制外人。然不战终无可图存，强战或犹可磨励。就局势论，若开战在数月之后，则经营渐期完密，守御较有把握。臣责任至重，义无诿卸，亦不敢于战事迟早稍存希冀观望，惟有殚竭血忱，尽所能尽。以申明军律，严修战备，慎选将才，三事为先，务并于西南两防紧要关隘，赶速添军堵扼，分派守将，严定责成。碉堡失修者择要营建，

营伍疲惫者痛加裁汰，团营得力者设法推广。筹饷筹械一切事宜，督同营务处藩司李经羲并力措办。如法人锐意开衅，遽行进兵犯界，即当会同提臣冯子材，督饬将士，分军截剿，竭力抵御。断不敢贻误戎机，束手为所侵占。仍饬沿边各营兜剿游勇，不容由粤窜滇，阑入越南地面，并查禁近边匪徒，毋许越界生事。师直为壮，虚扰无益。彼以诡谋，我持正道，人心天理，庶几可恃。臣亦知强敌相持，牵延待战，戒备迄无已时，糜此无继之饷，老我乘愤之师，揆之兵法，转不如出而挑战。惟时势兵力均处于弱，以全无操算之战局，而先使衅自我开，致彼族有所借口，纵能胜负相兼，边患亦永无弭日。庸劣如臣，何敢出此？盖应敌于今日，必万不得已而后战，既战则生死以之，不但不可仍存望和之心，抑并不得幸存战胜之想。以此戒惧言战，战事庶犹可为也。

除现筹战守事宜布置渐将就绪，另行译晰奏报外，谨将近日边务洋情恭摺密陈，并补录五月十八日以后叠次电奏，附呈宸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1319 两广总督陶模等为兴宁会众起

事焚抢德教堂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1900年9月12日)

嘉应州属兴宁县会匪，于十一日聚众起事，焚抢德国教堂，攻扑县城。营县拒守，毙匪百余。已派副将吴祥达带勇两营，参将石玉山带勇一营，由普宁、庞川一带分路援剿，乞先代奏。陶模、德寿。十九。

(宫中电报档)

1320 浙江巡抚刘树堂奏为请旨将保护教堂及教士不力之金衢严道鲍祖龄等革职片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

再,臣前因风闻西安县知县吴德瀾因保护教堂被戕,又致毙洋人多命,请将金衢严道鲍祖龄、衢州府知府洪思亮先行撤任,分别委员接署具奏。奉旨:案情较重,责成该镇道切实查究,并督同前任道府严拿首要,从重惩办等因。钦此。当经钦遵分饬遵办在案。

兹查西安县知县吴德瀾被戕,其二子一孙及幕友家人多名均被杀毙,城内英国教士汤明心等七人亦同时被戕。又由常山避难至衢州府城外之黄教士亦被匪害,尸无下落,其妻符兰英、女教士良思善并幼孩共三人,亦因匪乱逃避何处,未据查实。案情重大,亟应拿犯解省尽法惩办。严札勒催,置若罔闻。该镇道府均在同城,出此巨案,咎本难辞,岂容再事宕延?相应请旨将前任金衢严道鲍祖龄、衢州镇总兵喻俊明、衢州府知府洪思亮一并暂行革职,以便再行勒限严拿。

除分饬确查,并勒拿此案首要各犯务获解审外,谨会同闽浙总督臣许应骙合词由驿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宫中硃批奏摺)

1321 察哈尔都统奎顺等为查明比国方主教等人行踪事致庆亲王咨文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1900年10月20日)

总统察哈尔都统奎顺、头品顶戴·副都统讷恩登额巴图鲁魁福

为呈覆事。

总办察哈尔等处营务案呈，前准钦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宜行事和硕庆亲王咨开，为咨行事。接准比国姚使函称，前者两次具函，请咨询张家口地方官，著实保护西湾子、牛跳梁两处教士等人。接到来函，内称均已咨行张家口都统实力保护等语。本大臣至今未接该教士回音，未审是否平安。兹仍请咨询北口外地方官，务要速查本国方教主及随从传教人等前往归化城地方，并有去岁前往甘省之刚国大臣费祎、韩拉特、雷档、林辅臣、林生瑞。以上各员，即请行文查明各该员现至何处，是否平安。更有前云在西湾子游历本国武官韦托玛以及当斯特二员，风闻现在尚存。望将以上各节查明，并望代筹一策，将本大臣信函达至西湾子。旋将信函送交等因前来。

查前准比国姚使函称，西湾子、牛跳梁两处教士人等危险，请飭保护等语。当经本衙门咨行转飭地方官切实保护，并声明现当议和伊始，勿任稍有疏虞，致碍大局等因在案。兹准前因，相应咨行，迅飭所属，查明比国方主教及刚国大臣费祎等各员究竟现在何处，是否平安？其在西湾子游历之比国武官韦托玛、当斯特二员，究竟是否尚存？务须详细确查，并速即据实声覆，以便转达比使。事关交涉，所系甚重，幸勿稍有迟误。所有比馆托寄函，应由速飭西湾子地方官设法妥交，并索取回函，一并声覆本衙门等因前来。

承准此，遵即札飭张家口抚民同知，遵照确查，并令转交信函，候取回信去后。又飭催后。兹于闰八月二十六日据张家口抚民同知呈称，为申覆事。接奉札飭，奉准钦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宜行事和硕庆亲王咨令查明张家口厅属西湾子等处教士人等，设法切实保护，毋令匪徒滋生事端。复准咨令查明比国方主教及刚国大臣费祎、韩拉特、雷档、林辅臣、林生瑞等各员，究竟现在何处，

是否平安？其在西湾子游历之比国武官韦托玛、当斯特二员，究竟是否尚存？务须详细查明，据实声覆，以凭转咨。并将比馆寄来一函，前经随文飭交该同知速为寄至西湾子妥为交纳，并索取回函。立等呈覆之件，万勿迟延，是为至要。等因。札飭各在案。迄今数日未据申覆，相应飞催，务将飭查各节，于文到时逐一查明，迅速呈报，以凭转咨切切等因。

奉此，遵查卑厅所属口外地面自五月间拳匪初起，当经分飭各汛弁认真查禁，并令将各处大小教堂一律妥为保护。一面卑职亲诣西湾子等处各教堂，开导教士人等，毋稍自惊，并给告示张贴堂门，以使民教各自相安。是以数月以来，所有厅属如西湾子、南壕堍、太子城、台路沟、兴和城并分堂头道营子、石窑子、白化沟等处大小教堂及各处教民均得平安无恙，亦无匪徒欺扰情事。至以上各处堂内教士现闻多在西湾子总堂，日前因厅属地面有逃兵经过，卑职第恐匪徒扰害教堂，是以即日亲诣弹压，并为保护。维时经过台路沟面，见该教堂教士王达文言及西湾子堂内各国教士尚有十余人，知其名姓者主教方济众、教士蓝玉田，并有武官韦托玛等语。至奉比馆洋文一函，当经卑职加函差派外委送投。嗣据函覆，以西湾子等处教堂现在均甚平安，惟送去洋文一信，未据详细作覆，仅给方济众名片一纸。兹奉飭查，除再行飭派外委即赴西湾子守取洋文回信，另文申送，一面仍将各处教堂随时设法保护等因呈报前来。相应将该厅所查情形，并送到方主教名片一纸，先行呈覆。

俟该厅索取回函再行呈覆外，理合呈覆钦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宜行事和硕庆亲王。谨请查照。须至呈覆者。计呈送方主教名片一纸。

右呈覆钦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宜行事和硕庆亲王。

(外务部档)

1322 江西巡抚松寿为贵溪等县教案
借款已经付清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900年11月15日)

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兼提督衔·调补江苏巡抚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松，为详咨立案事。

据布政使张绍华会同总局司道详称：案奉抚部院批，据饶九道详申，贵溪等县民教滋事拆毁教堂一案，付清议赔偿款银两缘由，奉批据详及清摺，并另申第三期赔款现准兑收缘由均悉。仰布政司会同善后局司道迅即移会法总领事，按议掉换。该司仍即查照前行，并将此案偿款已清，分年归款，犯归各县究办，案已完结缘由，迅速叙具妥详，呈候咨明总理衙门核明立案。等因。奉此，本藩司遵即会同本总局查得，上年贵溪、铅山、弋阳等三县民教滋事拆毁教堂及教民房屋一案，前奉札飭饶九道明征，督同候补知府袁树勋，与法国护理主教陶文膳立约议结。所有被毁教堂及被拆教民房屋共赔规平银十万五千六百两，先由该道出立印票，分作三期归还。第一期议定本年正月底应付规平银四万五千六百两，第二、第三两期议定于二月、三月底各付规平银三万两。原议本藩司暨九江关两库各半，筹垫归还，嗣因关库无银，即经本藩司在于司库挪垫库平银三万六千六百七十八两四钱，又移道在于浔关应解司库绿营兵饷内划拨库平银三万九千八百四十两，共合规平银十万五千六百两，由道按期派付在案。兹奉批，据饶九道详称，此项偿款原议本定于本年正、二、三月月底分批归还，俟偿款付清，即将上年会立议约，由领事盖印送道掉换前存陶护主教盖印签字之约，以完全案。诎此项偿款，虽依期筹交，汇付上海，而法总领事辄借口

犯未缉获，坚不兑收。经职道再三切商，始于六月间次第收清，将印票送还注销。惟现存议约，系陶主教盖印签字。领事盖印之约，尚未准照送掉换。现在陶护主教职已离江，除照会法总领事按议掉换外，所有付清贵溪等县教案偿款规平银十万五千六百两，按照市价连汇费折合库平银九万六千五百一十八两四钱，详报察核等语。本司、职道等覆查前项偿款，均经饶九道明征按期如数汇交驻沪法总领事白藻泰兑收清楚。其滋事之犯，亦据贵溪等县禀报遵照议约缉拿，按例究办，仍由本总局会同臬司，将滋事案情获犯办结缘由，另行核明详咨。至于司库挪垫此项偿款库平银九万六千五百一十八两四钱，前经本藩司议由贵溪县杨令焜认赔库平银二万两，限四期分缴。贵溪县地方摊赔库平银五千两，限五个月缴清。贵溪县缺摊赔库平银四万五千九百一十八两四钱，自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起，按十一年分摊。铅山县缺摊库平银一万二千两，弋阳县缺摊赔库平银三千六百两，广信府缺摊赔库平银四千两，九江道缺摊赔库平银二千四百两，均自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起，按十年分摊归款，详奉批允飭遵照办在案。奉批前因，除由本藩司移会饶九道转移法总领事按议掉换外，所有贵溪等县教案偿款，已经付清，地方各官分年摊赔归款，犯归各县究办完结缘由，理合遵批，详请咨询总理衙门立案。并请咨询达南洋大臣、两江督部堂查照等情。到本部院。

据此，查此案议约，现接九江道明征电报，已由白领事盖印，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送到九江矣。相应咨呈。为此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查照立案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外务部档)

1323 英使萨道义为请将在晋教士护送至**保定府事致庆亲王等照会**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900年11月19日)

大英钦命全权大臣萨,为照会事。

现据太原府来音,该处有英、瑞两国教士五、六名,由太原府保护,仍未被害云云。本大臣据此,应请贵王大臣将所有在晋泰西教士,无论何国之人,凡未受害者,咸宜即行设法护送至保定府,以便安抵海口。事属紧要,切勿延迟,并应切嘱该管各员,以此事若非出于万全,关系甚重,谆谆告诫,方为妥善。是所至要。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和硕庆亲王、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商务大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

(外务部档)

1324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为查办衡州府属教案**及参革不力道府各员摺**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1900年12月7日)

头品顶戴·湖南巡抚臣俞廉三跪奏,为匪徒焚毁教堂,伤毙洋人,查办情形并将保护不力道府各员,请旨分别革降,以示惩儆,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湖南衡州府属衡阳、清泉二县,均与道府同城。北门外衡阳县境建有法国天主教堂,已历多年,现系意国人范怀德居住。嗣南门外清泉县境添设英国福音教堂,系华人彭兰生为教士。此外尚有洋人明德、任德高及沈姓、安姓、董姓等住堂,并在府属耒阳、衡

山、常宁等县分设之礼拜所往来传教。从教之人逐渐增多，与民人常有齟齬，均经各地方官随时弹压解散。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下旬津沽战信传至湖南，人情顿加浮动，匪类藉此生心，捏造谣言，荧惑众听。民间无问良莠，咸思逞忿。目前当经臣与督臣叠次严饬立有教堂各属文武员弁，豫为尽心保护，并出示剴切晓谕，所有澧州井石门、武陵等县教堂尚皆安静无事，游历洋人亦俱护送妥协。迨至六月初七八日，衡州府地方忽有匪徒倡众滋闹，该道府各员分投查拿防范，一时人多势骤，扰攘纷纭，防护不及，致南门外福音堂、北门外天主堂俱被放火焚烧，教民房屋亦有波及打毁之处。

臣闻报当即檄委补用道陈家述驰往查办。旋据查明华教士彭兰生及其家属均经该府县保护出境，洋教士明德避至衡山县属之马迹桥，任德高避至衡阳县属宋家町。经各该县陆续会同防营护送，现均已往汉口。沈姓教士经教民张祖益送往广东，俱未遇害。其董姓教士于初八日在天主堂内经匪徒殴打仆地，被烧殒命；范怀德及安姓洋人先在耒阳县属杉木桥地方乘船下驶，十一日船抵清泉县属港子口河干被匪徒瞥见，共毆身死，尸身毁弃无存。耒阳、衡山、常宁等县之礼拜所亦有损毁，均未伤害洋人。地痞匪徒当经兵役捕拿，各已逃散等情，稟覆前来。

臣复叠次严札饬缉倡首滋闹放火行凶各犯，务获惩办。嗣据先后拿获匪犯周信鹤等到案，各供入会为匪。并据周信鹤供认，六月初八日拆毁天主堂，抢得茶油一篓。李春淋供认将洋教士拳毆仆地，致令被烧殒命。周传志、冯时海、李禾尚各供认焚毁福音天主教堂，复在港子口河边将洋教士范怀德及安姓教士共毆身死，毁弃尸身。刘振卿供认伙众放火焚烧教堂各情不讳。稟经臣批饬就地正法。

伏思湖南民俗刚强，尚气轻生，是其本性。衡州等属尤多，随

营充勇之人愈加习成剽悍，最易滋生事端。北边战事方殷，湘省讹言流播，臣与督臣不次函札诘诫，责成该地方文武员弁加意防维，毋任别生衅隙。乃衡永郴桂道隆文、衡州府知府裕庆，当匪徒布散谣言之初，不能先事觉察，明白开导，及至群起哄闹，又不能弹压捕拿，致福音天主两堂先后被毁。迨洋教士范怀德等乘舟避祸，仍不能查明护送，俾匪徒得以逞凶毙命。并查得该道府当痞匪哄闹之际，所出告示误信讹言，语多荒谬。而该府民间更有伪造上谕条约，刊刷流传，亦未经严查力禁，实属庸愚不职。管带刚字第三旗补用都司王鼎华驻扎府城，既失防护，又未当场获匪，其咎均无可辞。现经臣与督臣往复函商，将该道府先行撤任，分委候补道夏献铭署衡永郴桂道事、候补知府唐步瀛署衡州府事。相应请旨将衡永郴桂道隆文、管带刚字第三旗补用都司王鼎华，均即行革职；衡州府知府裕庆开缺，以同知降补，以儆玩泄。如蒙俞允，所遗道府各缺，并恳简放以重职守。

至伤毙洋人应行如何抚恤，及被毁教堂房屋什物与衡山、耒阳各属毁坏礼拜所如何分别偿还；另据耒阳县禀报，拿获滋事地痞应行作何惩治，容即责成现署道夏献铭督饬该府县妥速筹办。并饬一面抚辑教民，各安生业，以弭衅端。

所有办理缘由，谨会同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另有旨。

(宫中硃批奏摺)

132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陈湖北旧事秋审**情实教案人犯改题为奏情形摺**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1900年12月9日)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张之洞跪奏，为湖北省旧事秋审情实人犯事关交涉，遵照部议，改题为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光绪二十一年湖北省旧事秋审情实人犯，内有麻城县教案一起绞犯李稿粑、徐荃幅二名，因案关交涉，经前抚臣谭继洵兼护总督任内遵照部议，专案恭摺具奏。

嗣准刑部咨抄摺内开：前据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称麻城县教案一起，绞犯李稿粑即李复沅、徐荃幅即徐老二二名，均系麻城县人，与瑞国教士梅葆善、乐传导素不认识。该处向无教堂，亦无洋人传教。嗣梅葆善同教士凌化云带领通事至彼传教，人心惊疑，谣言四起，该府县禀道照会该国副领事，谕飭梅葆善等同回汉口。梅葆善先回，凌化云仍留该处。复经领事谕令梅葆善亲往撤回，梅葆善偕乐传导同往，令凌化云回归，梅葆善等久留不去。该处有竞渡故事，届期男女聚观甚众，有私贴揭贴等事。该县恐酿事端，劝令梅葆善等暂避不从，并雇郝姓镰手数名，恃为无恐。后有朱应等数人路过梅葆善等门首，声称欲看洋人。甲长郝人和拦阻争闹，众人愈聚愈多。不知何人掷石将郝人和打伤，梅葆善等令镰手将朱应、吴治太、陈观受、刘元灿捉入捆绑，交郝人和等潜由前门绕路解县收管。众人不知，拥阻后门，屡向索人不应。李稿粑等用石撞开后门，齐入屋内，遍寻未见。见郝人和受伤卧地血迹，疑为四人已死。复见前重房屋火起，疑打死四人焚尸灭迹，乱向梅葆善等寻殴。梅葆善等情急上屋，持瓦抵御，众人亦随同上屋。梅葆善因向众扑跌落地，被李稿粑拾木桷殴打，众人一同乱殴。乐传导被徐荃幅首先

踢落下地,复同众乱殴,均当即殒命。以该犯等初斗拟抵,将李稿耙、徐荃幅均依共殴人致死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督以事关交涉,援案声请提前惩办等因具奏。经臣等会同核议,声明该二犯首先逞凶肇祸,乱殴致毙洋教士二命,鳞伤遍体,实属情凶近故,且几酿衅端,与寻常罪坐初斗之案不同。秋审衡情,应入情实援照从前张淮荃成案,奏请提前惩办。于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李稿耙、徐荃幅均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毋庸提前办理。钦此。咨行该督遵照办理。

嗣据该督以此系交涉重案,前曾派委大员覆审,业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刑部议奏,声明应入情实,似无须再行解省审勘。应否于秋审具题时另行专案具奏,电经臣等会同议覆,均应如该督等所拟办理去后。旋据该督等详叙事由,专案具奏。当经臣部议覆,既据该督等改题为奏,应将李稿耙等二犯均入二十年秋审情实,毋庸列入常犯册内办理。该犯李稿耙等事犯在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事关中外交涉,案情较重,应不准其援免。恭候命下,应由臣部行令该督,仍将该二犯牢固监禁,俟二十一年秋审时,再行请旨遵办等因。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奏,奉旨:依议。钦此。光绪二十一年秋审,据该督等仍详叙案由专案具奏。

臣等查旧事情实,绞犯李稿耙即李复沅、徐荃幅即徐老二二名,因上年钦奉谕旨,停止勾决,应仍入本年秋审情实办理。惟前经拟结案,已奉旨毋庸提前赶办,嗣复恭逢恩诏,将来进呈黄册时粘签声叙,或冀邀恩免勾。既据该督等专案具奏,毋庸列入常犯册内,似未便按照常犯一律办理。可否毋庸进呈黄册,即照情实免勾人犯,飭下该督等将该犯李稿耙、徐荃幅牢固监禁之处。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光绪二十三、四、五等年秋审,复经奏奉硃批:仍著牢固监禁。刑部知道。钦此钦遵各在

案。

今值查办光绪二十六年秋审，除应入本年秋审旧新各案另行办理外，所有专案具奏之麻城县旧事秋审情事实，奉旨免勾绞犯李稿耙、徐荃幅二犯，相应再行具奏请旨遵办。据湖北臬司具详请奏前来，除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刑部外，理合恭摺具奏。再，湖北巡抚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奉硃批：仍著牢固监禁。刑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1326 著浙抚惲祖翼妥速了结

衢州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1900年12月10日)

奉旨：

浙江衢州教案，英使嘖有烦言。此案究竟是何情形，著惲祖翼妥速相机办理，早日了结，免致藉口，是为至要。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327 浙江巡抚惲祖翼为清理衢州

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1900年12月11日)

祖翼受篆后清理衢案，霍领事之意，首须办有罪之官，次抵偿、次抚恤。而鲍革道首先脱逃，凶犯仅数人有供，致恤款亦难开议。前在藩司任内，曾派员分路缉拿。旋接电禀，已在常州将鲍革道查

获。连日严督臬司首府各员昼夜熬审,供认杀洋人者已有十五、六人,续拿到案者尚不少,拟即次第料理。彼请正法之官,尚有喻革镇俊明、洪革守思亮,昨又添出城守周之德。指拿人犯,尚有实系无辜者,已照会辩论。并切托盛宣怀在沪,力与磋磨,殊为棘手,恤款必巨。缘教士被戕,男妇实有十一人也。霍领事经江鄂两督再三劝解,已允不发兵至杭。祖翼前在汉关共事,亦尚相得,尽心补救,或可渐就范围。宁绍土匪窃发,时有劫案,深虑蔓延。已选派得力将领会合各路防营,认真拿办。总期地方静谧,民教相安。谨先电达。祖翼。二十。

(宫中电报档)

1328 浙江巡抚惲祖翼为择要具陈办理

衢州教案请代奏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1900年12月12日)

十九电旨,谨已接读。衢州教案,事情重大,祖翼接抚篆后,首先访明在逃之革道鲍祖龄,密拿到案,此为西人所最注意。革守洪思亮在省候讯,革镇喻俊明、城守周之德亦经次第迎提。闻霍领事开有一单,牵及绅士,尚未交来。至获到凶犯,近日严督各员,日夜熬审,已有确供者近二十人,仍随时续拿,归案详讯。被戕英美教士十一人,又毁坏什物,应议抚恤赔偿之款,办理诸形棘手。前因英领事霍必昶在沪必欲带兵赴浙寻衅,情形十分吃紧。祖翼谆托铁路大臣盛宣怀再四排解,费尽唇舌,始得阻止。复经江鄂两督续为开导。盛宣怀久办交涉,忠信素孚,与各国领事均极浹洽。此案枝节太多,诛求必甚,收束实属不易,盛宣怀相机辩论,定能中其窾要。祖翼惟有殚心极虑,随时商榷,遇有为难之事,相与熟筹办法,由盛宣怀就近设法磋磨,力求妥善。但期早结一日,即少耽一日之

忧。

遵将前后情形择要具陈，以冀仰慰圣怀，请代奏。祖翼。二十一。

(宫中电报档)

1329 云南巡抚丁振铎奏为续陈

滇省教案大概情形摺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月1日)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臣丁振铎跪奏为续陈滇省教案大概情形，以备核议而资考证，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滇省夏间因法领事方苏雅等募运军火，激愤滇民，致匪徒乘机窃发，酿成五月十四日烧抢法教堂并波及英教堂之案。维时聚众万余，民匪莫辨。臣比即督饬各文武分途竭力弹压解散，当场擒获要犯二名，立予正法，匪始畏匿，民亦安定。该领事与教士等均获保护，平安无恙。臣即前往该领事寓所，亲加慰问，所失财物属其逐款查明，以凭缉赃，实则预为议偿地步。

旋由藩司李经羲派员会同该领事及主教等委婉商酌，备细清查，将法员所失行李暨教堂焚毁抢去各银物，逐件分晰开单，签立华洋字据存案备查。方苏雅所失银票，亦议明由该员自向越商清理，当不至另生枝节。惟察法员等语意多半不愿由滇议结，此次和局如定，能否将滇案就中商办，无从悬揣。

至英教堂二处同时被毁，旋经赔偿议结，与该韩郃两教士等缮就中英合同各二纸，签押盖戳，彼此各执一分，订明再无后言。所有英、法各教士等均先后护送出境。驻沪英领事一再来电伸谢，其无嫌隙可知。并接驻法出使大臣裕庚密电，有方领事等平安赴越，外部甚为欣谢等语。是省垣教案当时已办有端倪，历经电摺驰陈

在案。其省外各教堂散处于郡县者共计五十余处，多距省城穹远。臣恐衅端既开，民匪乘机酿事，致有鞭长莫及之虞，督同藩司李经羲严飭各地方官及该管营汛豫为防范，并不时派员四出侦探，责成团长练首随处防护，几于舌敝唇焦。虽屡启聚哄构难之端，幸赖多方解导，极力弹压，各处教堂均获保全安堵，民教亦得免齟齬。教士洋员散处往来于各属者，去则妥卫出疆，留则派兵密护，分头妥为料理，全滇教士教民均无一人误被戕害。惟陆凉州属之小堡子、大关厅属之吉兆乡、师宗县属之西乡、镇雄州属之大湾子等处教堂，皆僻处乡村，离城遥远，教士分居授徒，俦类不多，教堂规模亦皆狭小，与居民相安无事，教士亦不愿张皇防卫，致启猜疑，遂致因汛偶有疏虞外，匪乘其不备，勾结愚顽入堂抢劫。幸地方文武屡奉札谕在先，闻信立率兵团飞往弹压堵护，教堂未被烧毁，教士暂避即回。其中如镇雄之大湾子、师宗之西乡两教堂失物甚微，业由该牧令与教士等商议明白，追赔了结。其大关之吉兆乡、陆凉之小堡子两教堂亦均拿获要犯，讯实惩办，教士尚无违言。据报赃物虽有浮冒，然为数亦均不巨，即如愿相偿，亦可由滇议结。兹值中外息兵讲好，各省教案自必并案会议。滇中外属只此数处小有损失，均已妥办。惟省城法教堂情形较重，失物较多，应将各属教堂滋事及办理情形另摺恭呈御览，并请飭下主议王大臣及总理衙门将滇案一同与议，以期早结而免周折。

抑臣更有请者，此次难端始于民教相仇，遂至中外兵连祸结，酿成不可收拾之患，拳匪之借名惑众，罪不容诛。然平日教民之恣横不法，陵侮乡闾；教士之偏听不明，把持官府，积怨既久，一发难收，使教士教民惨罹锋刃。推原其故，亦实由激而然。现既中外修睦，即当思日久相安之策。嗣后民教涉讼，总须由地方官照约秉公审断，该教士毋得袒庇干预，庶可共释猜嫌，所以保全教士、教民无

逾于此。即滇省此次教案，法领事方苏雅估运军火多箱，闯关闹卡，民情疑惧，酿此变端。臣往晤该领事，剖析致此之由，该领事亦深知悔悟，请将滋事人犯惩办从轻，意在不与百姓结怨。臣据函转谕绅民，始获护送平安出境。彼欲开修铁路，断非徒恃强横所能集事。滇境由蒙自河口达省千有余里，民心不愿开办，何从此后交涉为日甚长，彼国亦当洞悉机宜，诸须和平商办，庶两有裨益。应请一并飭下主议王大臣，剴切商订，以弭后衅而扩商务，实为中外之幸。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云南巡抚系臣本任，毋庸列衔，合并陈明。谨奏。

硃批：所有教案著一并由滇议结。单并发。

（宫中硃批奏摺）

1330 察哈尔都统奎顺等为请核办归化

等处教案事致直隶总督咨文

光 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1901年1月4日）

总 统察哈尔八旗都统奎、头品顶戴·副都统讷恩、登额巴图鲁魁 福，为咨呈事。

据委办洋务局察哈尔差遣委用前江苏候补道沈敦和禀称：窃职局接准蒙古教堂主教方济众函称，现当议和之际，凡中外交涉事件，均宜静听和议，以凭核办。惟敝主教所辖高家营、大沟等处教中物产被拳匪焚毁以后，教民几不聊生，曾蒙贵道于洋务局内筹借银一万零五百两，以资抚恤，藉可稍安。是贵道关心民瘼，一视同仁，民教相安，中外帖伏，敝主教实深感佩。所最可虑者，尚有敝主教所辖归化，托克托、宁远、和林果尔四城所属各地教堂教房及育婴院、男学房、衣食、粮草、银钱、书籍、祭服、祭器、牲畜、田禾、柴炭、工料、奇玩、药品各等器械什物，均被焚毁。无依教民嗷嗷待

哺。该处地方官不独置之不理,并仍有拿办教士教民之事,可骇可怪。贵道现办洋务局系为贵国出力,则归化等处亦贵国之地,事即贵国之事,亦应向贵道商办。如以越境为辞,则敝主教处此艰难,无从告诉,只有即至北京商诸公使,请兵前往办理。至西湾子等处抚恤情形,则系重贵道之情,从权商办。归化等处受害更深,万不能以待贵道之法待之也。等因。革道伏读节次全权大臣来文,均责令地方官保护教堂为要义。职局亦当仅遵小心办理。惟思宪台所辖地方交涉事件,自应由职局核办,而归化等处系山西省辖地,职局未便越俎。倘竟置之不理,则洋兵过境,未免受其波累。可否请宪台咨商山西巡抚,或咨呈全权大臣,以便从速核办,冀安民教之处,出自宪裁。除将禀商情形函复主教外,所有归化等处教案未便越俎缘由,理合禀请查核,府赐批示。等因前来。

查该革道转禀各情,事关晋省地方交涉之件,自应据情,除咨行山西巡抚查核保护外,相应咨呈,谨请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直隶总督部堂·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一等肃毅伯·大学士李。

(外务部档)

1331 察哈尔都统奎顺为查明牛跳梁系

宁条梁之误事致庆亲王咨文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1901年1月4日)

总统察哈尔八旗都统奎顺、头品顶戴·副都统讷恩、登额巴图鲁魁福,为呈覆事。

据洋务局声称:为申覆事。案奉札开,为札飭事。准总理衙门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庆亲王咨开,为咨行事。前准比国姚使函称北口外西湾子、牛跳梁两处教士人等危险,请飭保护等因。当经本衙

门咨行转饬地方官切实保护。于九月十四日接准咨称，查明张家口厅属口外地面各处大小教堂、教民均平安无恙，并送到西湾子方主教名片一纸，先行呈覆等情。当经本衙门转达比国姚使在案。兹于十月二十七日复准姚使函称牛跳梁教士现仍被困竟致绝粮，岌岌不可终日，即希作速查明，令该地方官著实保护，或护送来京，曷胜感泐等因前来。查前准咨呈，口外所属地面，凡有教堂处所，如西湾子、南壕堑、太子城等处，并未叙有牛跳梁地名，相应咨行迅饬查明牛跳梁地方究在何处。所有该处教士被困情形如果属实，应严饬地方官按照条约切实保护，毋得稍有疏虞。至能否护送来京之处，应由体察道路情形，一并酌核办理，并迅速声复，以便转达比使等因前来。承准此，当即札饬洋务局照会口北道，并札饬张家口丰镇多伦诺尔抚民同知牛羊群总管，遵照文内事理，即将牛跳梁地方究在何处，所有该处教士被困情形如果属实，应即按照条约切实保护，勿得稍有疏虞，并将如何情形赶紧稟覆，以凭转呈。

当据洋务局申覆，遵即查据张家口抚民同知沈守诚，转准西湾子天主堂主教方济众函称，牛跳梁乃宁条梁之误，宁条梁系陕西延安府靖边县辖地等因。所有查明牛跳梁即宁条梁系陕西延安府靖边县辖地缘由，理合申覆查核等因，申覆前来。旋据张家口抚民同知沈守诚稟同前因，惟既据该员等声称系陕西所属地面，应请径行该省切实保护。相应据情呈覆总理衙门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庆亲王，谨请查照。须至呈覆者。

右呈覆总理衙门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庆亲王。

(外务部档)

1332 浙江巡抚恽祖翼奏请将已故**西安知县吴德瀟从优议叙摺**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1901年1月25日)

头品顶戴·浙江巡抚臣恽祖翼跪奏,为已故知县死事惨烈,吁恳天恩,从优议恤,并将被抢徵存钱粮银两免缴,以示体恤而慰幽魂,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照西安县知县吴德瀟因保护教堂为莠民戕杀,祸及家属,并致毙洋人多命一案,经前抚臣刘树堂奏,奉谕旨:此案情节较重,即责成该镇道等切实查究,严拿首要,从重惩办。钦此。嗣因日久犯无缉获,又经刘树堂将前任金衢严道鲍祖龄、衢州镇总兵喻俊明、衢州府知府洪思亮一并奏参革职,奉旨允准。飭据现署衢州道府督飭署西安县邹寿祺先后拿获首要各犯多名,陆续解省,飭发杭州府督同臬局委员切实严审,详办在案。

兹查此案,本年六月间因闽省九牧土匪滋事,江常两县失陷,衢郡戒严,人心惶恐。先是西安县已革附生罗楠、周德崇欲充保甲绅董,该县吴德瀟先未允准,因此怀恨。嗣经团董拿获土匪刘开元等三名,由县申明正法。已革衢州城守营都司周之德,在外妄言该县本不肯办,系伊强令惩治,致罗楠等有所藉口。是月二十五日早晨,已革衢州府洪思亮与吴德瀟正在城隍庙保甲局与各绅董筹商防守事宜,罗楠等混指县署伙夫及亲兵四人系放火奸细,捆送保甲局,莠民群起附和,众情汹汹,内有往拆教堂者。该县吴德瀟闻信后带领丁役即往弹压保护,被莠民将该县与所捆亲兵一并拥至道署。维时已革衢州镇喻俊明与洪思亮均至道署弹压,莠民渐各退出,已革金衢严道鲍祖龄令吴德瀟暂进内署,商议调兵镇慑。充当镇署巡捕已革安仁汛把总徐攀英说莠民已退,可无须调兵。喻俊明

以城外匪信愈紧，仍复登陴守御，该莠民旋复麇聚，进内将吴德瀟拥出，与亲兵一并戕害。鲍祖龄等因人众势凶，无从理喻，该莠民等乘势前赴西安县署，将所有银钱衣物抢劫一空。吴德瀟之子吴以桀、吴以东及孙吴恕昌幕友萧德荣等暨家丁一共三十余人，先后被害，而吴德瀟与各洋人身受多伤，死事情形尤为惨烈。

伏查罗楠等挟该县吴德瀟初未准充保甲绅董之嫌，胆敢乘土匪进逼郡城时妄指县署亲兵为奸细，并因该县前赴教堂，拥至道署戕害，又致毙教士及该县家属幕友多命，实属行同叛逆，藐法已极。应俟审讯明确，按律惩办，以昭炯戒。惟该故员吴德瀟以莠民闹教，竭力保护，奋不顾身，卒致被戕殒命，实与临敌阵亡无异，其任内征存正杂各款钱粮，现查共计被抢银二万三千二百九十八两三钱，家仅妇稚，孤苦无依，尤堪悯恻。查阵亡人员例得请恤，本身应追各项银两，亦得声请豁免。今该员为国损躯，自应援照办理。据藩、臬两司会详请奏前来，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已故西安县知县吴德瀟死事惨烈，敕部从优议恤，并将被抢钱粮银两免缴，以慰幽魂。

除咨部查照并查明被害幕友有无官职，另行办理外，谨会同闽浙总督臣许应骙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吴德瀟著交部从优议恤。余依议。

(官中硃批奏摺)

1333 署温处道员王为抄送派员赴宁议

结教案稟文事致省洋务总局咨文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1年2月12日)

钦命二品顶戴·调署浙江分巡温处海防兵备道兼管水利事务·监督瓯海关·杭嘉湖道王为抄稟移知事。

案照本道督同温州府林守会禀抚宪，奉飭派委洋务委员现署永嘉县秦令，乘轮赴宁议结天主教案，禀请示遵一案。

除抄稿分移外，合并抄稿移知。为此合移贵局，请烦查照施行须移(计粘抄禀稿)。

右移督办浙江通省洋务总局。

(外务部档)

**附件 温处道府禀报奉飭派员赴
宁波议结教案事文**

敬会禀者。

窃于本月二十日职道、卑府同奉宪台排递六百里札开：案准法总领事白电开，温州天主教民被扰，已派兵轮赴温等因。当蒙宪台电复劝阻，并电请盛大臣就近商阻，飭即会同地方文武，务将仇教匪徒严拿懲办。并即督飭永嘉县秦令与法教士妥商了结之法，并抄电两纸等因。捧诵之下，仰见钧宪精详周密，于慎重交涉之中，复寓体恤官民之意，曷胜钦服。

伏查温属此次瑞安匪徒滋事，因剿捕迅速，并无扰及西教。嗣经续获匪首张新栋一名，并由永嘉县线获匪首张远蔡即张玉灿一名，暨议结耶稣教民恤款各情形，均经职道、卑府会同禀报，并经卑府先后单禀各在案。计已早邀宪鉴。天主与耶稣教案同关紧要，断无歧视之理，当耶稣教开议之时，职道等愚见，恐天主教案迟了或有后言，即飭秦令转约教士一起开议。只以刘教士声言，彼教各案业经申报宁波主教，即应主教主持，无从在温开议，职道、卑府均于前禀声明在案。刘教士前赴上海宁波，直至上次普济轮来，始克旋温。职道接准诚道函会，复飭秦令就商速结，刘教士仍执前言。职道一面函覆诚道。一面即飭秦令拨冗赴宁，以便禀商诚道，与主

教婉商议结，并经职道报明在案。秦令职任地方，正在理结耶稣教民恤款之际，头绪纷繁，又值地方时有勘验之案，屡次赴乡，普济轮船浹旬始至，故尚未暇首途。叠与刘教士情商能否在温议结，据称须由主教函饬该教士乃可照办。至询其教中毁失实数若干，则称开送主教约共五万有奇，此间现无清账等语。职道等复查天主教案本较耶稣教案为少，而毁坏洋式教堂较多，早闻宣言彼教开报俱系实数，不比耶稣可以减让之语。教士虽推主教为政，而主教悉听教士之言，其教中毁失实在情形亦非教士不能深悉。探本追原，诚如宪谕，与在温法教士面商了结之法最为直捷。惟既据教士开报，主教自不能不就商办理。现准本月二十五日普济来瓿，即饬秦令前赴宁波，与赵主教面商了结。如果往复需时，秦令未能久旷职守，即请主教函会刘教士在温议结。惟虑所开数目过事坚持，不如耶稣教士达情。非特温郡瘠苦之区各县力难胜任，尤恐耶稣教士相形见绌，不免更滋他议。职道等遵当督饬秦令设法磋磨，务臻妥协，禀商诚道即在宁波随时电禀宪台核示遵行。

至各属匪徒仇教，现经叠获匪首，已知慑伏。所有在逃首匪及各教士呈控有名各犯，均经职道卑府叠次严饬营县认真防捕，务期悉数弋获，以绝根株。如有玩延，即当随时揭参禀办，以安民教而全大局。

除俟天主教案议有端倪另行禀报外，所有奉饬遵办缘由，理合先行禀覆。伏祈大人鉴核训示祇遵。恭请钧安。职道□□卑府□□谨会禀。

1334 法使吕班为俞廉三调任晋抚颇**觉诧异不满事致庆亲王照会**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1年2月16日)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吕,为照会事。兹阅邸抄,奉上谕:山西巡抚著俞廉三调补。钦此。

本大臣查庚子变乱,在湖南省被害之主教范怀德及教士安守仁甚属残苛,彼时该抚在任,此事颇与该抚有关谋助。因其举动不善,嗣经各国公使会议拟定革职,永不叙用,迨后酌改革职留任。似此恩施格外,自必破除痼习,乃该抚仍不醒悟,于本年九月间在该抚所辖境内复出有惨杀英国教士二命重案。似此情形,闻知特派俞廉三抚晋省重地,颇觉诧异,亦甚不满意。且晋省情形较诸他省尤难治理,因庚子变乱苦累綦重,况其接壤之境,乃系时常滋乱。蒙古甘陕地界教士居住甚众,教堂林立兴盛,亦与商务日加关系重大。查俞廉三为人常欲表显,其仇视外国之忱而所理之地,动辄滋生被害重事。设欲将此晋省命伊管理,则实与中国大有危险,是以先为明白体会为要。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

(外务部档)

1335 著河南巡抚查明武安等处教案并将**河北道等地方官撤换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2月17日)

奉旨:

据奕劻、李鸿章电奏,接法使函称,本年夏间河北道岑春荣出有援引谕旨,激劝拳民灭教焚堂告示,致该省教会全行被劫,武安

县教民多被残毁，并有掘毁教士坟墓之事。现教士拟与新抚商办，既不接见，亦不回信。另有教士赴涉县，该县令素仇视洋人，毫不保护，教士性命堪虞。滑县、安阳、辉县、卫辉等处地方官皆恨恶教士教民，致伊等不敢归里，请将岑道及车吕石各令先行撤任，由公使查核，按照现定草约第十款办理。并严饬豫抚，令新换各地方官将所出教案会同河南北境之主教商办妥协，并速发银五万两，将来由赔款内扣除。并为该教士等速觅相宜寓所，护送前往居住等语。

现时局艰危至此，于荫霖身膺疆寄，宜如何审时度势，将此等教案妥速筹办，岂可置之不理。设再出戕杀重案，致生枝节，贻误大局，该抚能当此重咎否？著即按照来电，赶紧查明，并将该道及各地方官酌量撤换，妥速筹办完结。毋得稍事宕延，致贻后患，是为至要。并将查办情形，先行电奏。

钦此。

(军机处电寄档)

1336 庆亲王奕劻等为请旨严饬将河南北境各教案商结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2月17日)

顷接法国毕使函称，本年夏间大乱，河北道岑春荣出有告示，致该省北境教会全行被劫，武安县教民多被残害，并有掘毁教士坟墓之事。现教士拟与新抚商办，既不接见，写信亦不回答。另有教士前往涉县，该县车令著名仇视洋人，毫不设法保护，若不严饬保护，则教士性命堪虞。滑县、安阳、辉县、卫辉等处地方官皆恨恶教士、教民，至伊等不敢归还乡里。似此情节，即应禁止。恳祈将岑道及滑县安阳吕、车、石各令先行撤任，俟各公使设法查核后，按照

草约第十款办理。并求严饬该抚及新任各官，务将乱时所出教案，会同河南北境教会内之主教商办。并饬赶紧拨发银五万两，将来由赔款内扣除，地方官亦应为该教士等从速寻觅相宜寓所，将来派兵护送前往居住等语。并将岑道告示两张抄送前来。

查该道告示，援引谕旨，激劝拳民灭教焚堂。现议约内第十款必须遵旨惩办，务饬将河南北境乱时所出各教案，会同主教商办完结，仍妥为保护，免其借口寻衅。于抚于洋务不甚著力，仍望请旨严饬遵办。奕劻、鸿章。二十八。

(宫中电报档)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第二册 目录

- 6 8 7 英使威妥玛为请将江省官宪殴逐英教士入奏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72年2月11日）
- 6 8 8 英使威妥玛为英教士所领往江省游历执照并无模糊事致奕
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一日（1872年2月19日）
- 6 8 9 美使镂斐迪为请饬天津官府照赔教民损失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872年3月2日）
- 6 9 0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办理罗源教案未尽妥协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1872年3月9日）
- 6 9 1 英使威妥玛为古田教案完结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
二月初五日（1872年3月13日）
- 6 9 2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美使所派委员僭拟照会事致总署咨文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72年3月16日）
- 6 9 3 英使威妥玛为派员面呈南昌所逐英教士执照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72年3月26日）
- 6 9 4 英使威妥玛为缮送英教士在南昌被逐节略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30日）
- 附件：英教士高学海在南昌被逐详情节略
- 6 9 5 四川总督吴棠奏请与成都将军魁玉会办川贵教案片 同
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72年4月29日）
- 6 9 6 德署使安讷克为申明对传教章程八条之意见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1872年5月30日）
- 6 9 7 英使威妥玛为缮送贝领事在南昌被殴案节略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1872年5月31日）
- 附件：英贝领事往南昌查办教案复行被殴各节节略 6 9 8 成都将军魁
玉等奏报酉阳教案应给银两已扫数交清摺 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8
7 2年7月29日）
- 6 9 9 成都将军魁玉奏报法国参赞赫捷德抵渝办理黔江教案片
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72年10月29日）
- 7 0 0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孟若望是否洋人无从悬揣应由黔抚查明
摺 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1872年11月23日）
- 7 0 1 法使热福理为催还河南旧教堂等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
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4日）
- 7 0 2 著加恩准已革提督田兴恕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事上谕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1873年1月15日）
- 7 0 3 法使热福理为请咨豫抚归还南阳等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1873年2月7日）
- 7 0 4 英使威妥玛为山东德平县有匿名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同
治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73年3月17日）

附件：德平县李家楼反洋教匿名揭帖
7 0 5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及江西抚州有人反洋教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73年3月25日）
7 0 6 法使热福理为请仍照前议了结南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四日（1873年4月10日）
7 0 7 法使热福理为感谢已催豫省妥办南阳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八日（1873年5月4日）
7 0 8 法使热福理为本公使有权派员会同处理内地教案事致奕訢
照会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二日（1873年7月25日）
7 0 9 英使威妥玛为请禁止《辟邪实录》一书流传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二日（1873年7月25日）
7 1 0 法使热福理为开封有匿名反教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
十二年闰六月初七日（1873年7月30日）
附件一：河南省城宝兴斋被绅民勒逼停业节略
附件二：河南省城匿名灭洋教揭帖
7 1 1 法使热福理为教会卖业是否须经地方官酌定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一日（1873年10月31日）
7 1 2 法使热福理为归化同知不准于城内建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873年11月4日）
7 1 3 法使热福理为黔江教案缘由并请将该知县治罪事致奕訢照
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873年11月11日）
7 1 4 法使热福理为请严惩黔江县冒名法使告示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73年11月14日）
7 1 5 法使热福理为广平教堂三次被抢等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
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1873年11月18日）
7 1 6 恭亲王奕訢等奏陈办理黔江教案情形及法使照覆所述不符
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73年11月21日）
附件：总理衙门为教士私至黔江传教致酿教案事致法使照会
7 1 7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速奏黔江教案实情并缉犯讯明衅由事上谕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73年11月21日）
7 1 8 成都将军魁玉等奏报黔江教案教士被殴毙人犯已获等情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日（1873年11月24日）
7 1 9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速查奏黔江教案起衅实情事上谕
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873年12月12日）
7 2 0 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请将擅自拆封收留法教士公文之协领
等交部议处摺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4年1月10日）
7 2 1 法使热福理为请禁售天津教案板画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
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874年2月1日）
7 2 2 英使威妥玛为请示禁刻卖天津教案板画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74年2月12日）
7 2 3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刻卖板画事已报告本国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74年3月10日）
7 2 4 法使热福理为接教士函详陈广平府教堂被抢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四日（1874年3月31日）
725 法使热福理为高邑县摊派教民出钱修庙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四日（1874年3月31日）
附件：抄录高邑县摊派教民捐修文庙告示
726 法使热福理为南阳陡起灭教谣言及揭帖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74年5月7日）
727 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刻卖板画事已咨报本国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四月初八日（1874年5月23日）
728 法使热福理为已飭河南安主教查明有无放纵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874年6月2日）
729 法使热福理为请飭川省大吏查明黔江教案起衅缘由事致奕
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六日（1874年6月29日）
附件一：法使抄录并添注之黔江县知县为黔江教案缘由事致宪台禀文
附件二：四川天主教堂为查明黔江教堂告示原委事致总督信
730 成都将军魁玉奏报查明黔江教案起衅实情等情摺 同治
十三年五月十八日（1874年7月1日）
731 美参赞卫廉士为感谢东海关道持平了结即墨县教案事致奕
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74年7月9日）
732 法使热福理为巴塘有人纠众围攻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同
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874年7月11日）
附件：巴塘教士禀教堂被毁教士被逐节略
733 英使威妥玛为请询延平教案如何了结事致奕訢照会 同
治十三年六月初四日（1874年7月17日）
734 英使威妥玛为请飭妥办延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同治十
三年六月十一日（1874年7月24日）
735 法署使罗淑亚为请筹善法以变化百姓仇视外人之心事致奕
訢照会 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1874年12月8日）
736 法署使罗淑亚为欣闻得悉停止议办蚕池口教堂事致恭亲王
照会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5年1月31日）
737 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报法国传教士在广宁被劫等情摺
光绪元年正月十六日（1875年2月21日）
738 英使威妥玛为延平教民盖堂被阻案至今未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二月初三日（1875年3月10日）
739 英使威妥玛为延平府起盖教堂受阻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
元年二月初十日（1875年3月17日）
740 著云贵总督刘岳昭迅即回任会同持平办理马嘉理案事上谕
光绪元年二月十四日（1875年3月21日）
741 成都将军魁玉奏报法国参赞抵渝办理黔江教案片 光绪
元年三月初九日（1875年4月14日）
742 著云贵总督刘岳昭等恪遵前旨查奏并妥办马嘉理案事上谕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1875年4月26日）
743 法署使罗淑亚为查明云南被害教士实系傅若翰事致奕訢照
会 光绪元年四月初八日（1875年5月12日）

- 7 4 4 美使艾忭敏为请速结瑞昌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五月初二日(1875年6月5日)
- 7 4 5 美使艾忭敏为瑞昌教案应详由汉口领事官办理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五月初六日(1875年6月9日)
- 7 4 6 美使艾忭敏为九江民人哄闹化善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五月十三日(1875年6月16日)
- 7 4 7 美使艾忭敏为感谢了结九江化善堂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六日(1875年6月29日)
- 7 4 8 盛京将军崇实等奏报业将抢劫法教士盗首等讯明正法请开复被参官员顶戴摺 光绪元年七月十六日(1875年8月16日)
- 7 4 9 成都将军魁玉等奏请议结黔江教案并处分知县摺 光绪元年七月十九日(1875年8月19日)
- 7 5 0 美使艾忭敏为再述瑞昌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八月十五日(1875年9月14日)
附件：美教士海格思等禀词
- 7 5 1 美使艾忭敏为瑞昌教案须另派员查办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元年九月初十日(1875年10月8日)
- 7 5 2 英使威妥玛为英教士在汉口附近被殴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76年3月21日)
附件一：英领事致江汉关监督照会
附件二：江汉关监督致英领事照会
附件三：照抄孝感县示稿
附件四：英领事覆江汉关监督照会
- 7 5 3 美使西华为请咨询闽省迅办延平拆毁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3月23日)
- 7 5 4 英使威妥玛为延平仍阻教民买地建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3月23日)
附件：福建延平府绅士反教公启
- 7 5 5 英使威妥玛为抄送建宁教民被扰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76年4月22日)
附件一：英领事为建宁拆堂殴教民事致福州知府等照会
附件二：英领事为送阅教民禀呈事致福州知府等照会
附 教民林善诚禀文
- 7 5 6 英使威妥玛为福建罗源县勒令教民出为迎赛神会福首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四月十七日(1876年5月10日)
附件一：英领事致福州知府等照会
附件二：陈道道呈词
附件三：罗源县二月初三日批示
- 7 5 7 法使白罗呢为请严谕四川大吏力护教民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1876年10月7日)
- 7 5 8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请飭川省大吏迅速持平办结各教案摺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
附件一：法使为教士在四川被害事致奕訢照会

附件二：总署为收到来照已函致川省妥办事覆法使照会
附件三：法使白罗呢为请将四川教务危急情形奏闻事致奕訢照会
附件四：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所开教士常保禄等控状清单
附件五：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所开教案原被告姓名清单
附件六：法使来照内所附四川范主教恳请代奏一摺

7 5 9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将川省各教案妥速办结事上谕 光
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

7 6 0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迅将川北厅等各教案持平办理事上谕
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1876年10月28日）

7 6 1 美使西华为同意延平教案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年
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

7 6 2 湖南巡抚王文韶奏陈衡州因剪辫案致起反教事已经潜消片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876年12月12日）

7 6 3 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陈四川教案迭出请饬补救防范摺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76年12月24日）

7 6 4 恭亲王奕訢奏为四川民教滋事请饬速结并将法使函送清册
呈览摺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7年2月7日）

附件一：法使函送四川涪州教民受害清册
附件二：照录清单

7 6 5 著成都将军魁玉等饬令该地方官妥办涪州教案事上谕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7年2月7日）

7 6 6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报研讯皖南教堂滋事确情分别示惩摺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

7 6 7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为密陈将皖南滋事民教人犯立予正法缘
由片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

7 6 8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请将建平县方家藩等分别议处片 光
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

7 6 9 两江总督沈葆楨奏陈皖南教士叠请雪冤情形并请将摺片等
录送法使片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7年2月10日）

7 7 0 英署使傅磊斯为派员去各地查访等情事致奕訢照会 光
绪三年正月二十三日（1877年3月7日）

7 7 1 总署奏报已将安徽建平等处教堂案内供结各件送交法使片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877年3月11日）

7 7 2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台北教民倚势逞凶已变通严办缘由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77年4月10日）

7 7 3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于台湾中路水沙连处筑城设治片
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877年5月8日）

7 7 4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现拟督饬川东道姚覲元等清结教案片
光绪三年四月二十四日（1877年6月5日）

7 7 5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为请饬刑部候补郎中文天骏等来川办理
中外事件片 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1877年8月9日）

7 7 6 法使白罗呢为广西西林县绅士不准传教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六日（1877年10月2日）

777 安徽巡抚裕禄奏报筹拨关税给发皖南教案抚恤银两片
光绪三年八月三十日（1877年10月6日）

778 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报巴州南充等处各教案办结情形片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877年12月1日）

779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呈览与英使就武昌教案往返照会及请飭速办摺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77年12月2日）

附件一：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群殴教士地方官不行严办事致奕訢照会

附件二：英使附送之英领事致湖广总督申陈

附件三：总署为已咨行湖广查办殴打教士案等事致英使照会

附件四：总署为先将湖广督抚查覆各情照知事致英使照会

附件五：英使为再祈迅速处理武昌殴教士案事致奕訢照会

附件六：总署为已再行咨催湖北迅办殴教士案事致英使照会

附件七：英使为武昌殴教士案必须彻究始能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附件八：英使附送之江汉关监督致英领事照会

附件九：英使附送之英领事覆江汉关监督照会

附件十：总署为已驰咨湖北彻究武昌教案事致英使照会

附件十一：总署为武昌殴教士案已经获犯事致英使照会

附件十二：英使为须参究江夏知县等始能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780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仍须认真查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77年12月7日）

781 湖广总督李瀚章奏报查办武昌教案经过情形摺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77年12月30日）

782 英署使傅磊斯为抄呈与江汉关监督往来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78年1月11日）

附件一：江汉关监督为不应处分江夏知县事致英领事照会

附件二：英领事为江夏县知县有搪塞之咎事致江汉关监督函

783 法使白罗呢为感谢川省总督妥办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正月初六日（1878年2月7日）

784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若办理稍有不足即难以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五月初六日（1878年6月6日）

785 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报江北涪州教案已结情形片
光绪四年五月初八日（1878年6月8日）

786 英署使傅磊斯为闽省建宁府驱逐教民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四日（1878年8月22日）

附件一：英领事星察理为建宁府城驱逐教民事致闽浙总督何伸陈

附件二：宁福海防督粮兵备道叶为查明驱逐教士案原委事致英领事照覆

787 福州将军庆春等奏报福州乌石山英教堂楼房被焚原因并查办情形摺
光绪四年八月初八日（1878年9月4日）

788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焚毁洋楼案须格外经理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78年9月24日）

789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福州英国洋楼被焚案请飭督抚催办完结摺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78年9月25日）

附件一：总署为查明福州焚楼案当秉公办理事致英署使照会
附件二：英署使为送呈福州焚楼案节略事致奕訢照会
附件三：英署使呈送之福州焚楼案经过情形节略
附件四：英署使关于查办福州焚楼案条款事节略
790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查明福州焚楼案情由并持平妥办事上谕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78年9月25日）
791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闽省焚楼案现接外省信函情形摺 光
绪四年九月十四日（1878年10月9日）
附件一：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须稍用机权善处福州焚楼案事致总署函
附件二：闽浙总督何璟为福州焚楼案处理机宜事致总署函
792 著丁日昌迅赴闽省会同妥办焚毁洋楼案事上谕 光绪四
年九月十四日（1878年10月9日）
793 英署使傅磊斯为有人到粤散布福州焚楼书本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一日（1878年10月16日）
794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焚楼案目今阻碍情形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四日（1878年10月19日）
附件：福建兵备道为派英人毕德卫办理焚楼案事致英领事照会
795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教案仍应处分江夏知县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月初四日（1878年10月29日）
附件一：江汉关监督为开具武昌殴教士案议结各款节略事致英领事函
附件二：江汉关监督拟结武昌教案节略
796 英署使傅磊斯为武昌殴教士案尚难议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月初八日（1878年11月2日）
797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报呼兰城守尉被法教士殴伤患病查无
下落各情摺 光绪四年十月十一日（1878年11月5日）
798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陈病重不能赴闽谨举得力员绅摺
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1878年11月12日）
799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谨拟乌石山案处理办法各条开列清
单呈览片 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1878年11月12日）
附件：丁日昌所拟处理闽省乌石山案办法各条清单
800 著吉林将军铭安等详查呼兰教案并持平办理事上谕 光
绪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878年11月16日）
801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呼兰城守尉与法教士互报被殴事及接法
国照会等情摺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
附件：法使白罗呢为呼兰城守尉殴教士事致奕訢照会
802 总署奏为请飭北洋大臣照总署前行文件秉公核办海城教案
片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
803 著署吉林将军铭安等按法使照会所开各节确切查办呼兰教
案事上谕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
804 英署使傅磊斯为福州乌石山案须经英相议准始能了结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1月20日）
805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赴呼兰城查办教案起程日期等情摺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78年12月4日）

- 8 0 6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照丁日昌所拟各条办理乌石山焚楼案事
上谕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878年12月5日)
- 8 0 7 法使白罗呢为请允教士由南阳移居省城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八日(1878年12月11日)
- 8 0 8 盛京将军岐元等奏报海城法教堂通事保犯抗官案审结情形
摺 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8年12月15日)
- 8 0 9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行抵呼兰日期并沿途情形摺 光绪
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年12月22日)
- 8 1 0 英署使傅磊斯为请饬闽省速结乌石山焚楼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878年12月28日)
- 8 1 1 吉林将军铭安等奏报遵查呼兰城守尉与法教士殴伤各情及
分别定拟摺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六日(1879年1月8日)
- 8 1 2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陈办理乌石山一案情形片 光绪五年
正月初三日(1879年1月24日)
- 8 1 3 著闽浙总督何璟等悉心会商将乌石山案妥速完结事上谕
光绪五年正月初三日(1879年1月24日)
- 8 1 4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呼兰城守尉与法教士殴伤一案各情
摺 光绪五年正月初七日(1879年1月28日)
- 8 1 5 著丁日昌俟乌石山案结后再行回籍事上谕 光绪五年正
月初十日(1879年1月31日)
- 8 1 6 英署使傅磊斯为林教士于建宁府迪口被殴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五年正月二十八日(1879年2月18日)
- 8 1 7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等奏报闽省乌石山焚楼案业已议结等情
摺 光绪五年三月初四日(1879年3月26日)
- 8 1 8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等奏报与英使威妥玛商议百姓教士两造
相安片 光绪五年三月初四日(1879年3月26日)
- 8 1 9 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回籍日期并绅董控告教士侵地等情
摺 光绪五年三月十八日(1879年4月9日)
- 8 2 0 著福州将军庆春等迅速筹办教士侵占公地一节事上谕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1879年4月13日)
- 8 2 1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报英教士翻悔乌石山换地官已调停不下
片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四日(1879年4月24日)
- 8 2 2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乌石山案不能擅自销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1879年5月10日)
- 8 2 3 英使威妥玛为再申闽省乌石山案须英相允许始可完案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五年六月初四日(1879年7月21日)
- 8 2 4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福清县有教堂被毁事致奕訢照会 光
绪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79年12月29日)
- 8 2 5 美使西华为薛教士于福建延平被殴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880年1月22日)
- 附件一：美国薛教士为在福建延平府被殴事稟词
附件二：福建延平府民人为反洋教事所贴告白
- 8 2 6 福建将军庆春等奏报福州教士侵地案已完结请将该案革员

给还顶戴摺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880年1月25日）
827 美使西华为查办延平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80年2月5日）

828 法署使巴特纳为四川教案应严办以戒将来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初二日（1880年4月10日）

829 美使西华为琉璃厂美教堂与华民房间互换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初八日（1880年4月16日）

830 法署使巴特纳为川省教案应慎重迅断事致奕訢照会 光
绪六年三月初九日（1880年4月17日）

831 美使西华为录送延平毆教士案文件并地方官办理不力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二日（1880年4月30日）

附件一：美驻福州领事为延平毆教士案覆闽督粮道照会

附件二：闽督粮道为美教士不遵合同事致美领事照会

附件三：闽督粮道为薛教士不应到延平传教事致美领事照会

附件四：美驻福州领事为延平教案所请两件不可移易事覆闽督粮道照

会

附件五：美驻福州领事为请查拿毆伤薛教士之人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六：闽督粮道为延平薛教士被毆案覆美领事照会

附件七：美驻福州领事为收到控薛教士开枪行凶照会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八：闽督为请查交开枪伤人凶手事致美领事札覆

附件九：美驻福州领事为请颁发保护教士教民告示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十：闽督为同意刊颁护教告示事致美领事札覆

附件十一：闽督为已派员确查薛教士开枪伤人事致美领事札覆

附件十二：美驻福州领事为请飭抄行县札稿赐悉等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十三：闽督为业将行县札稿抄粘照覆事致美领事札覆

附件十四：美驻福州领事为申明延平一案情形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十五：闽督为延平教案自应持平办结事致美领事札覆

832 美使西华为续送延平教案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880年5月5日）

附件一：美驻福州领事为美教士权利不得侵犯事呈闽督节略

附件二：美驻福州领事为申明延平教案起衅缘由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三：美领事抄送延平城内所贴告白之一

附件四：美领事所抄延平城内所贴告白之二

附件五：闽督为延平教案并非绅董主使事致美领事札覆

833 美使西华为业将华民与教民换房约据发交祇领事致奕訢照

会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880年5月5日）

834 美使西华为再续送延平教案交涉文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五月十七日（1880年6月24日）

附件一：美驻福州领事为询问延平教案目前如何处理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二：闽督为已严飭府县速办延平教案事致美领

事札覆

附件三：美驻福州领事为再申延平教案是官府主使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四：闽督为再申延平教案并非官府煽惑等事致美领事札覆
8 3 5 美使西华为延平受伤陈贵须向领事署具控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1880年7月9日）
8 3 6 美使安吉立为了结延平教案应行照办各端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七日（1880年11月29日）
附件一：美驻福州领事为请收回对薛教士之控词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二：美驻福州领事为请公开否定薛教士之罪名事致闽督申陈
附件三：美驻福州领事为接到提审薛教士之来函事致署福建按察司函
附件四：美驻福州领事为延平教案不能销结事致闽督申陈
8 3 7 法使宝海为请行知广西大吏不得阻碍教士租买房地建堂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1880年12月3日）
8 3 8 法使宝海为照覆已悉四川江北厅教案办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二月初五日（1881年3月4日）
8 3 9 英使威妥玛为闽省乌石山焚楼事续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
年二月十四日（1881年3月13日）
8 4 0 美使安吉立为请免摊派耶稣教民迎神赛会等费事致奕訢照
会 光绪七年五月初七日（1881年6月3日）
8 4 1 美使安吉立为登州美教士多次被窃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
七年六月十九日（1881年7月14日）
附件：美国教士为多次被窃事稟登州府文
8 4 2 美使安吉立为济南美教士房屋被毁坏事致奕訢照会 光
绪七年七月初八日（1881年8月2日）
8 4 3 美署使何天爵为德州奉教孀妇捐输房地受阻事致恭奕訢照
会 光绪七年九月十四日（1881年11月5日）
附件一：照录德州教民吴夏氏捐房文约
附件二：德州知州示谕
8 4 4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饬济南地方官与美教士商办换房等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一日（1881年11月12日）
8 4 5 美署使何天爵为申明德州饬查教民人名数目示谕不符和约
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五日（1881年11月16日）
8 4 6 美署使何天爵为再请咨饬延平地方官速结教案等事致奕訢
照会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82年1月6日）
8 4 7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速设法饬禁德州官阻挠传教事致奕訢照
会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82年2月4日）
附件：美教士为德州阻挠建堂事稟美使文
附件二：美教士为请将教民捐作教堂之房契盖印过割事稟德州府文
附件三：教民吴夏氏为捐房作教堂事呈德州府文
附件四：教民吴夏氏捐房作教堂字据
附件五：教民吴夏氏捐房作教堂文约
8 4 8 美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拆损教士房屋等事再致奕訢照会光绪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882年2月7日）
附件一：美国教士莫约翰等为济南拆损房屋案迄今未结事稟美使文
附件二：美参赞录送之美国政府覆文

8 4 9 美署使何天爵为致辩济南教案山东巡抚所言各端事致奕訢
照会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日(1882年3月9日)
附件：美署使谕济南莫约翰教士等如不吃亏可议结换房之案文

8 5 0 美署使何天爵为已派天津色领事等为委员办理济南毁房事
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二月十七日(1882年4月4日)

8 5 1 美署使何天爵为再申了结延平教案三端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二月二十日(1882年4月7日)

8 5 2 美署使何天爵为延平薛教士不会在乌石山起盖洋楼事致奕
訢照会 光绪八年三月初九日(1882年4月26日)

8 5 3 法使宝海为感谢四川巴塘教案妥速办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三月初九日(1882年4月26日)

8 5 4 美署使何天爵为办理济南教案委员在德州受欺各情事致奕
訢照会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三日(1882年5月10日)

8 5 5 美署使何天爵为要求从重办理德州欺凌领事之案事致奕訢
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初一日(1882年5月17日)

8 5 6 美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拆损美教士房屋案希按所开各节办理
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1882年5月20日)

8 5 7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善法办理德州州官违约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初五日(1882年5月21日)

8 5 8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速结延平教案毋延事致奕訢照会 光
绪八年四月初十日(1882年5月26日)

8 5 9 美署使何天爵为领事在德州被欺凌请惩办州官事致奕訢照
会 光绪八年四月二十四日(1882年6月9日)

8 6 0 美署使何天爵为欺藐领事之德州州官撤任后不得再调他任
等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四月三十日(1882年6月15日)

8 6 1 美署使何天爵为济南教案仍请按原照所开各节办理事致奕
訢照会 光绪八年五月初三日(1882年6月18日)

8 6 2 美署使何天爵为德州之案妥协完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
八年五月十二日(1882年6月27日)

8 6 3 美署使何天爵为请咨行东省将拆损美教士房屋案速结事致
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五月十四日(1882年6月29日)

8 6 4 山东学政张百熙奏陈限止传教之法在于禁止民人擅卖房产
给教士摺 光绪八年五月十七日(1882年7月2日)

8 6 5 法使宝海为致谢将甘省张掖县毁堂案妥办完结事致奕訢照
会 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五日(1882年8月8日)

8 6 6 法使宝海为呼兰城贡教士被殴案处理办法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1882年9月23日)
附件一：法使宝海抄送之教士贡罗思验伤单
附件二：法使宝海抄送之教士贡罗思财物失单

8 6 7 美使杨约翰为教士持照游历在大埔县被阻挠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八年九月十六日(1882年11月6日)

8 6 8 美使杨约翰为再请饬闽省地方官速结延平教案事致奕訢照
会 光绪八年十月初八日(1882年11月18日)

8 6 9 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报晋省教案局办理教案情形片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1883年1月24日)

8 7 0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将不能保护教民之知县等暂行革职摺 光绪九年三月初四日(1883年4月10日)

8 7 1 美使杨约翰为大埔县目教士被抢碍难转饬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三月十二日(1883年4月18日)

8 7 2 美使杨约翰为请速将济南教士原房交还等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二日(1883年4月28日)

8 7 3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查明浪穹民教仇杀起衅缘由等情摺 光绪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83年5月28日)

8 7 4 美使杨约翰为请详查广西梧州毆教士拆教堂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五月初八日(1883年6月12日)

8 7 5 御史刘恩溥奏陈应乘法兵被困于刘永福之机速结云南浪穹教案片 光绪九年五月十三日(1883年6月17日)

8 7 6 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报浪穹教案人犯解省交讯各情片 光绪九年六月初三日(1883年7月6日)

8 7 7 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申明浪穹县民教滋事各犯分别定拟摺 光绪九年六月初七日(1883年7月10日)

8 7 8 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报浪穹教案业经惩犯赔款议结片 光绪九年六月初七日(1883年7月10日)

8 7 9 法使德理固为云南浪穹永平教案愿照所拟结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八月初三日(1883年9月3日)

8 8 0 法使德理固为查明呼兰教案各节及所拟了结办法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八月二十日(1883年9月20日)

8 8 1 美使杨约翰为派何参赞赴济面商了结拆堂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日(1883年11月30日)

8 8 2 英使巴夏礼为福建龙岩州地方官未能约束属民而发生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月12日)

附件：英使抄送龙岩州反教揭帖

8 8 3 美使杨约翰为感谢鲁抚优待何参赞并完结教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1884年2月16日)

8 8 4 英使巴夏礼为福建龙岩州教案尚不能算作办结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日(1884年3月17日)

附件一：兴泉永兵备道为龙岩州教士退还租房事致英领事照会
附件二：英驻厦门领事为同意退房事致兴泉永兵备道照会
附件三：英驻厦门领事为教士今后如何租房事致兴泉永兵备道照会
附件四：兴泉永兵备道为教士今后租房事致英领事照会
附件五：龙岩州教士信函

8 8 5 英使巴夏礼为闽省再饬严禁匿名揭帖尚期有效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年3月22日)

8 8 6 英使巴夏礼为请饬龙岩州牧亲查销毁揭帖事致奕訢 照会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七日(1884年3月24日)

附件一：龙岩州知州为教士租房案已可了结事致英驻厦门领事照会

附件二：英驻厦门领事为龙岩州反教揭帖尚未撕去等事致龙岩州知州

照会

887 总署奏报法人违约逞兵索款请饬地方官先机料理战守片

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1884年8月25日）

888 俄使博白付为广东省法国教堂均遭抢毁请饬查办事致总署

照会 光绪十年九月初七日（1884年10月25日）

889 意使卢嘉德为请拿办温州拆毁教士房屋首犯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九月初十日（1884年10月28日）

890 浙江巡抚刘秉璋奏报温郡焚毁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饬拿犯

惩办摺 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1884年11月5日）

891 俄使博白付为请严办各地擅拿并吓诈法教士之人犯事致总

署照会 光绪十年十月初八日（1884年11月25日）

附件：译录驻上海法国管事教士马所来各书函

892 俄使博白付为广东贵州新出凌虐教民事致总署照会 光

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

附件：贵州教士致上海马教士函

893 署贵州巡抚李用清奏报遵义等处民教安谧并妥筹缉绥情形

摺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84年12月24日）

894 云南巡抚张凯嵩奏报永北厅民教纠纷情形片 光绪十年

十一月十三日（1884年12月29日）

895 俄使博白付为译送顺德广州等处主教来函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5年2月6日）

附件一：译录北京主教来函

附件二：译录广州主教来函

附件三：译录驻上海管事教士来函

896 著张之洞速即出示晓谕准令教士入粤事电旨 光绪十一

年六月十一日（1885年7月22日）

897 庆亲王奕劻等奏覆不应因士子习教而不准应试等情片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1885年12月15日）

898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与驻京教士议定迁北堂于西什库改建

等情摺 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886年6月4日）

附件：照译商订合同

899 浙江巡抚刘秉璋奏报申明拿获温郡焚毁外国教堂各犯按例

定拟摺 光绪十二年五月初十日（1886年6月11日）

900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重庆民教纠纷请饬游智开妥办并催刘秉

璋赴川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86年7月15日）

901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兼程赴任督饬妥办重庆民教纠纷案事上

谕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1886年7月16日）

902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派员续办重庆教案情形摺 光

绪十二年七月初二日（1886年8月1日）

903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重庆民教纠纷未闻有罢考罢市之

说等情片 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二日（1886年8月1日）

- 9 0 4 庆郡王奕劻等奏覆请饬新任川督迅将重庆教案持平断结并
惩滋事人犯摺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
- 9 0 5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宜昌总兵所禀重庆教案与督臣互异请旨
饬查片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
- 9 0 6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到任详查核办重庆教案等情事上谕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86年8月28日)
- 9 0 7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重庆教案民教被伤人数及现在拟
办情形摺 光绪十二年八月初十日(1886年9月7日)
- 9 0 8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为教民罗元义犯有命案应照例拟办
片 光绪十二年八月初十日(1886年9月7日)
- 9 0 9 著四川总督刘秉璋等务将重庆教案首犯王明堂等拿事上谕
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886年9月21日)
- 9 1 0 吏部为遵旨将同知衔罗元义斥革事致军机处咨文 光绪
十二年九月初六日(1886年10月3日)
- 9 1 1 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奏报拿获重庆教案首犯王明堂及议办
情形摺 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86年10月24日)
- 9 1 2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查无南川綦江团勇开仗伤人及江北厅
烧房情事摺 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日(1886年11月15日)
- 9 1 3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蚕池口教堂迁移西什库事已议定完案
各情摺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886年11月27日)
- 附件一：巴黎天主增爵会及仁爱会总统费雅德为北堂迁移等事来函
附件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请迁移北堂事致法使照会
附件三：法使恭思当为法国并无阻止迁移北堂事致李鸿章照会
- 9 1 4 著总理衙门照李鸿章所请迁移北堂并奖励中外出力人员事
上谕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1886年12月3日)
- 9 1 5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审拟重庆教案获犯罗元义石汇等情形
折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886年12月26日)
- 9 1 6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核实重庆教案赔款会立合同摺 光
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
- 9 1 7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陈明重庆教案根由片 光绪十二年
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
- 9 1 8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请将巴县知县国璋从宽予以革职片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886年12月27日)
- 9 1 9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给蚕池口教堂迁移出力各员奖励片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886年12月30日)
- 9 2 0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遵旨给樊国梁敦约翰加赏银两片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886年12月30日)
- 9 2 1 庆郡王奕劻等奏报增给西什库南边空基以移建北堂事已立
约并换照摺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1887年1月3日)
- 附件一：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教士樊国梁续立西什库建堂四至合同
附件二：法国使臣恭思当为提前迁移北堂之条件事致奕劻照会
附件三：总署为西什库南边地基换给北堂缮给执照事致法使照会
附件四：法使恭思当所送西什库教堂地基图

附件五：给法使转交教士之西什库南边空基执照
9 2 2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审拟重庆教案内续获要犯石开阳情形
摺 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七日（1887年4月10日）
9 2 3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前报续获重庆教案要犯之摺缮写遗漏
摺 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二日（1887年5月4日）
9 2 4 刑部尚书麟长等奏为遵议续获重庆教案要犯定拟情形摺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87年5月19日）
9 2 5 庆郡王奕劻等奏报与法使商订速迁蚕池口教堂办法等情摺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1887年8月11日）
附件一：总署抄呈为同意教堂所开提前迁移北堂条件事致法使照会
附件二：驻京法教士达里布为同意提前迁移北堂事致法使画押原函
附件三：法使恭思当为送交收管西什库南基法文执照事致奕劻照会
9 2 6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陈蚕池口教堂迁移经费现已汇交片
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87年12月27日）
9 2 7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请旨接收法国交出之蚕池口教堂摺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87年12月7日）
9 2 8 庆郡王奕劻等奏报收回蚕池口教堂缘由摺 光绪十三年
十一月初六日（1887年12月20日）
附件：抄呈蚕池口教堂及仁慈堂房间等物清单
9 2 9 台湾巡抚刘铭传奏为台北府属教案偿银请由防费项下造销
片 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1888年3月4日）
9 3 0 山东巡抚张曜奏陈东省民教屡肇衅端拟请酌量办理以顺輿
情摺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88年6月7日）
9 3 1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报镇江教案现获各犯研讯情形片 光
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1889年6月19日）
9 3 2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陈粤省与法领事商定稽查教士设育婴堂
办法摺 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日（1889年8月31日）
9 3 3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重庆教案赔款银两现已付完摺 光
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90年12月22日）
9 3 4 察哈尔都统奎斌等奏报查明正黄旗民教私垦牧地一案情形
片 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1891年3月2日）
9 3 5 庆郡王奕劻等奏陈各省教案叠出请旨饬各督抚迅筹办法摺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1891年6月13日）
9 3 6 著内閣通諭各直省将军督抚迅饬查拿各教案首要各犯事上
諭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1891年6月13日）
9 3 7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缉主谋反洋教之哥老会徒事上諭
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
9 3 8 江宁京口将军丰绅等奏为京口民教可虞请暂缓京口副都统
积忠陞见摺 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
9 3 9 安徽巡抚沈秉成奏为安徽教案纷起请派学政代为入闱监临
摺 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九日（1891年7月24日）
9 4 0 河南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奏请筹止教士育婴以释群疑折
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1891年7月29日）

- 9 4 1 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奏为教案频兴请定妥章折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891年8月28日)
- 9 4 2 詹事府詹事志锐奏陈教案叠出拟择地严办保甲以清其源摺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
- 9 4 3 詹事府詹事志锐奏请整顿水师密查入会之兵片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
- 9 4 4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督饬各属认真举办保甲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
- 9 4 5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报江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五日(1891年9月7日)
- 9 4 6 光禄寺卿薛福成奏陈处理教案治本治标之计摺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
- 9 4 7 光禄寺卿薛福成奏陈法使来华欲就教案索赔底数情形片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
- 9 4 8 光禄寺卿薛福成奏陈哥老会反洋教今后于湖南勇丁不宜轻募轻撤片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
- 9 4 9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武穴教案办理完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891年9月21日)
- 9 5 0 御史恩溥奏为教案起于育婴请饬各省广设育婴堂摺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891年10月15日)
- 9 5 1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妥筹育婴堂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891年10月15日)
- 9 5 2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武穴教案偿款拟请于所征关税项下拨解摺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五日(1891年10月17日)
- 9 5 3 安徽巡抚沈秉成奏请添募勇丁以防护教堂片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一日(1891年11月2日)
- 9 5 4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报芜湖教案商办完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二日(1891年11月3日)
- 9 5 5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热河教堂被在理教徒焚毁并恳催兵援剿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十八日(1891年11月19日)
- 9 5 6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现今提臣督队前往口外剿办在理教徒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1891年11月22日)
- 9 5 7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即日添兵径赴热河等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1891年11月23日)
- 9 5 8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平泉州教堂被焚并无杀伤教民等情片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1891年11月23日)
- 9 5 9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在理教金丹教起事反对洋教近情请添兵援剿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891年11月25日)
- 9 6 0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确查据实覆奏热河金丹教徒起事情形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891年11月26日)
- 9 6 1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平泉金丹教起事情形并请多派练军驰剿片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1891年11月28日)
- 9 6 2 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迅饬聂士成兼程前往平泉堵剿起事金

丹教徒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1891年11月28日)
963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添兵迅赴口外合力剿办等情摺 光
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1891年11月29日)
964 热河都统德福奏报现在合力搜捕起事金丹教徒并保护教堂
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1891年11月30日)
965 盛京户部侍郎绵宜奏为朝阳不靖请命李鸿章再选精兵急赴
盛京摺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1891年12月6日)
966 著盛京将军裕禄等晓谕参与朝阳起事之在理金丹教徒等准
予自新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1891年12月7日)
967 著定安等确切查明进剿朝阳教徒获胜事上谕 光绪十七
年十一月十一日(1891年12月11日)
968 三省练兵大臣定安等奏报朝阳各军攻克黑城子歼擒首要等
情摺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891年12月15日)
969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历次拿获结会人犯及择尤奖叙有关人
员片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
970 直隶提督叶志超奏报围攻下长皋并连日屡次获胜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1891年12月20日)
971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添派马队迅赴口外会剿情形摺 光
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2月21日)
972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提臣已将平泉等处克复片 光绪十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2月21日)
973 三省练兵大臣定安等奏报奉军续报获胜朝阳起事教军大股
已经殄灭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1892年1月1日)
974 广西巡抚马丕瑶奏为遵旨饬劝广西各属广设育婴堂情形片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1892年1月6日)
975 热河都统奎斌奏陈热河之乱在于洋教亟须先筹办法以弥祸
乱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892年1月8日)
976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芜湖教案应付偿款先在关税项下动拨
片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892年1月12日)
977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为访查哥老会总目关涉职官请旨斥革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2年1月20日)
978 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报遵查朝阳等处被扰情形并参处失职
州县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2年1月23日)
979 著李鸿章等将失事之朝阳县知县廖伦明等均革职事上谕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92年1月27日)
980 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川省大足县教案现已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2年1月28日)
981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审明口外滋事人犯分别按律惩办摺
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1892年2月21日)
982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将剿灭热河金丹教出力文武员弁分别
酌拟奖叙摺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一日(1892年4月7日)
983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派员查办湖南刊播反教揭帖案等情
形摺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1892年4月21日)

- 9 8 4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议湖南刊播反教揭帖及请将周汉革职
摺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92年5月21日)
- 9 8 5 著将陕西候补道周汉即行革职查传到籍交管事上谕 光
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92年5月21日)
- 9 8 6 御史余联沅奏为请饬湖北督抚查办教堂曾否购买投毒片
光绪十八年七月三十日(1892年9月20日)
- 9 8 7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各教案赔款筹付情形并给还前参各员
顶戴片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92年10月17日)
- 9 8 8 庆郡王奕劻等奏覆遵议江苏等处教案偿款及给还参员顶戴
等情摺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93年1月3日)
- 9 8 9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宜昌教案办理完结情形摺 光绪十
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3年2月13日)
- 9 9 0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为道员裕庚办理教案得力请送部引见
摺 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1893年4月11日)
- 9 9 1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议麻城教案办理情形摺 光绪十九
年十一月十九日(1893年12月26日)
- 9 9 2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麻城教案获犯拟议及抚恤情形摺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1894年1月16日)
- 9 9 3 庆郡王奕劻等奏为遵旨核议麻城教案审拟及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1月31日)
- 9 9 4 吉林将军长顺奏报接准总署电开已派兵弁保护教堂教士片
光绪二十年四月三十日(1894年6月3日)
- 9 9 5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省城教堂被毁由致总署电 光绪二
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
- 9 9 6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据禀华阳教堂有迷惑幼童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
- 9 9 7 总署为希明察速办华阳教案事致前川督刘秉璋电 光绪
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95年5月30日)
- 9 9 8 前四川总督刘秉璋为省城内外教堂悉被打毁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95年5月30日)
- 9 9 9 总署为希查明速覆四川省教堂被毁情形事致前川督刘秉璋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1895年5月31日)
- 1 0 0 0 著刘秉璋严饬所属认真弹压保护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
十一年五月十三日(1895年6月5日)
- 1 0 0 1 给事中胡俊章奏为请饬新任总督迅速赴川相机办理毁堂
案摺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1895年6月8日)
- 1 0 0 2 著刘秉璋派员迅速妥办川省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
年五月十九日(1895年6月11日)
- 1 0 0 3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办理省城教堂医馆被毁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
- 1 0 0 4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全省各州县教堂被毁情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
- 1 0 0 5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嘉定等处教堂存毁情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
1006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为请将邛州知州周凤藻革职留缉
片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95年6月17日）
1007 著刘秉璋迅饬各属文武实力保护否则即行参处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日（1895年6月23日）
1008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等为与法主教议结全省教堂赔款事
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1895年7月5日）
1009 署上海道刘麒祥为询据瑞挪领事答覆该国在川教堂教士
情形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1895年7月5日）
1010 著刘秉璋仍会同鹿传霖办理川省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
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1895年7月6日）
1011 开缺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已将教案全卷等移送新任督臣
片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1895年7月6日）
1012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刘秉璋已登舟起程恳恩免留事致总署
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日（1895年7月12日）
1013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省城教案议赔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
十一年闰五月二十日（1895年7月12日）
1014 福州将军庆裕为营县续报古田菜会反洋教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895年8月4日）
1015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一二日内两司与杜主教面商事致总署
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95年8月5日）
1016 著庆裕等查奏古田菜会反洋教原因并派兵拿犯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95年8月5日）
1017 法国杜主教为川省教案要刘秉璋议赔或抵押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1018 著鹿传霖等慎遵昨日电旨速将川省教案议结覆奏 事
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1019 福州将军庆裕为营县稟查古田教案伤毙教士情形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1020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连日与杜主教磋磨议赔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1021 著鹿传霖等仍遵叠次电旨妥速办结川省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
1022 著庆裕等严饬勒限迅拿古田教案首要各犯事电旨 光
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895年8月7日）
1023 大学士李鸿章为有关古田教案之伦敦来电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
1024 著鹿传霖将赔款究竟作何分交之处详晰电覆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
102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教堂买地应由地方官查明无碍方准
税契摺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
1026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关税艰窘请将芜湖教案赔款展限片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

1 0 2 7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通飭所属务须实力保护教堂事上谕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1895年8月9日)

1 0 2 8 福州将军庆裕等为昨获古田教案人犯林引进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1895年8月9日)

1 0 2 9 著庆裕等飭属迅捕古田教案首要各犯并认真保护各教堂
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1895年8月10日)

1 0 3 0 福州将军庆裕等奏报现办古田菜会伤毙洋人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1895年8月30日)

1 0 3 1 福州将军庆裕等为古田教案不能按领事所开名单捕戮事
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95年9月6日)

1 0 3 2 著责成道员许星翼与该领事妥商速结古田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895年9月7日)

1 0 3 3 给事中吴光奎奏为前川督刘秉璋玩视民瘼致酿巨案请旨
惩处摺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1895年9月13日)

1 0 3 4 福州将军庆裕等奏报英美领事至古田观审情形片 光
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895年9月16日)

1 0 3 5 著庆裕等古田案犯须取在场确供不可多杀事电旨 光
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1895年9月17日)

1 0 3 6 给事中洪良品奏请于教堂左右设育婴堂片 光绪二十
一年八月初七日(1895年9月25日)

1 0 3 7 著将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事上谕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
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1 0 3 8 四川总督鹿传霖为已与法主教议结省内教案请代奏事致
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1 0 3 9 成都将军恭寿等奏报省城内外法国教案先行议结等情摺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1 0 4 0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为密陈办理川省教案及民教情形片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1 0 4 1 闽浙总督边宝泉为古田教案办理棘手请将实情告知公使
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1 0 4 2 闽浙总督边宝泉为教民暗中播弄古田教案了结无期事致
总署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1895年10月1日)

1 0 4 3 著将办理教案不善之周振琼等交部议处等事上谕 光
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95年10月14日)

1 0 4 4 开缺广西巡抚张联桂奏陈广西民教现尚相安并办理情形
摺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1895年10月16日)

1 0 4 5 大学士张之万等奏为遵旨议处成都教案办理不善官员情
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1895年10月20日)

1 0 4 6 御史王鹏运奏为部议失当请旨严惩摺 光绪二十一年
九月十二日(1895年10月29日)

1 0 4 7 闽浙总督边宝泉奏报古田菜会杀毙洋人各犯分别办结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895年11月8日)

1 0 4 8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陈川省法国教堂恤款银两设法筹拨情

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95年11月14日)
1049 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为请照会法使令其兵船回汉事致总署
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895年11月17日)
1050 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为临湘教案有转机事致总署电 光
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1895年11月19日)
1051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代递英美耶稣教士条陈中国教务摺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95年11月30日)
1052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报省城一洞桥法国教堂拟即修复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895年12月30日)
1053 御史杨晨奏为应令各省教堂将产业及教民等造册报官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1896年1月4日)
1054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报续结川省英美两国教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896年2月2日)
105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将黄遵宪调往湖北仍办南洋五省教
案片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6年2月8日)
1056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为道员黄遵宪办理教堂有才给咨赴部
片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1896年3月3日)
1057 户部为豫抚奏报南阳教堂圩工完竣请免造报用银事抄致
军机处咨文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1896年3月18日)
附件：抄录豫抚原摺
1058 御史陈其璋奏陈办理教案十条章程摺 光绪二十二年
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
1059 御史陈其璋奏陈应议定办理教案失察议处章程片 光
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
1060 御史陈其璋奏请将议定各款寄交李鸿章传谕各国外部片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1896年3月24日)
1061 南洋大臣刘坤一为请将黄遵宪暂留两江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
1062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德国安主教遇事要挟万难曲从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1896年4月7日)
1063 总署为仍希查照前电速办教案事致李秉衡电 光绪二
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96年4月8日)
1064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德使照会四条大致已照办等事致总署
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96年4月10日)
1065 常镇道吕海寰为英法教士于泰州被殴事致总署电禀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1896年4月19日)
1066 驻藏办事大臣文海奏报因教案纠缠未能迅速赴藏缘由摺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1896年4月26日)
1067 著李秉衡妥办兖州教案并饬县照料安治泰入城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1896年5月1日)
1068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不能饬知县迎导安治泰入兖州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1896年5月3日)
1069 著李秉衡应遵前旨迅办兖州教案但并非令知县迎导事电

旨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896年5月4日)
1070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遵旨飭县照料安治泰进城等情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1896年5月5日)
1071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御史陈其璋所奏教案章程应毋庸议摺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96年5月10日)
1072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拟将所议教案章程各条款寄交李鸿章
片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96年5月10日)
1073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御史陈其璋严定教案处分摺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896年5月24日)
1074 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嗣后遇教案赔款应由督抚等分年偿还
片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896年5月24日)
1075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旧事麻城教案内秋审情实人犯现
今再行请旨遵办摺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
1076 著刘坤一李秉衡各速派队镇压曹单一带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896年7月3日)
1077 著刘树堂福润各飭营伍镇静防范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
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896年7月3日)
1078 给事中褚成博奏请撤销总署新定教案赔款分偿之例摺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896年7月6日)
1079 著刘坤一等严飭防堵刀会并逮捕刘士端事电旨 光绪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896年7月7日)
1080 著李秉衡严飭毓贤等搜剿刘士端等刀会事电旨 光绪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896年7月7日)
1081 闽浙总督边宝泉等奏请奖叙办理古田教案出力之候补知
府片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1896年7月13日)
1082 御史潘庆澜奏陈民教不能相安亟宜设法消弭摺 光绪
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1896年7月21日)
1083 山东巡抚李秉衡奏陈民教滋事缘由并教士不得干预讼案
片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1896年8月3日)
1084 漕运总督松椿奏报徐州一带现在刀会敛迹片 光绪二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1896年8月7日)
1085 贵州巡抚嵩昆奏报遵义等六属教案一律完结情形摺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96年9月1日)
1086 恭亲王奕訢等奏覆议得御史潘庆澜所奏诚非无见摺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1896年10月7日)
1087 翰林院侍读陈秉和奏请申明条约转飭教士恪遵摺 光
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6年12月26日)
1088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赏还已革知府原官顶戴以办理法国
入藏传教事片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897年1月22日)
1089 庆亲王奕劻等奏为遵旨议奏侍读陈秉和请飭申明约章摺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7年1月29日)
1090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徐州道府据禀刀会在曹单盘聚等事致
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897年6月21日)

- 1 0 9 1 安徽巡抚福润为奉旨饬营巡缉刀会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97年6月24日)
- 1 0 9 2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据稟碭山有大刀会围攻教堂等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1897年7月30日)
- 1 0 9 3 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冠县教案已饬持平办理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1897年7月30日)
- 1 0 9 4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督饬镇道赶紧弹压搜捕刀会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三日(1897年7月31日)
- 1 0 9 5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奉旨搜捕潜入徐州之焚毁教堂人犯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897年8月2日)
- 1 0 9 6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德教士茂嘉礼等被劫银两已全追回事致总理衙门咨文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1897年8月10日)
- 1 0 9 7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德教士茂嘉礼被劫等案已办结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1897年8月20日)
- 1 0 9 8 总署章京何兆熊与德使馆翻译福兰格关于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1897年11月8日)
- 1 0 9 9 著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曹州查办杀毙洋人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1897年11月10日)
- 1 1 0 0 著先将巨野阳谷二县知县摘顶勒缉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1897年11月12日)
- 1 1 0 1 留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奏参疏防巨野寿张等县教案各员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
- 1 1 0 2 总署与德参赞贝威士等关于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
- 1 1 0 3 著驻德公使许景澄即赴德外部理论德兵船侵入胶澳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897年11月16日)
- 1 1 0 4 著留任山东巡抚李秉衡等于德占胶澳一事断不可先行开炮等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97年11月17日)
- 1 1 0 5 总署章京吴景祺等就德侵胶澳及曹州教案事往晤德参赞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97年11月17日)
- 1 1 0 6 总税务司赫德就德侵胶澳及曹州教案事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97年11月18日)
- 1 1 0 7 俄署使巴布罗福等为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97年11月18日)
- 1 1 0 8 总税务司赫德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97年11月19日)
- 1 1 0 9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恭呈德使有关曹州教案照会等件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897年11月21日)
- 附件一：德使海靖为索讨六款事致总署照会
附件二：德使海靖照会内所开惩官赔银等索讨六条
附件三：总署为德兵船应先行退出胶州再照约商办曹州教案事致德使照会
附件四：总署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州湾事与德使问答节略

1 1 1 0 恭亲王奕訢等奏呈因德提督拘留总兵章高元等事与德使
来往照会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

附件一：总署为请释回登州总兵并德兵船退出胶澳事致德使照会

附件二：总署为再次要求释回登州总兵事致德使海靖照会

附件三：德使海靖为拘押不肯撤退之登州总兵事致奕訢照会

1 1 1 1 日使矢野为德占胶澳及曹州教案事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97年11月25日）

1 1 1 2 总署与日使馆翻译关于曹州教案事的问答节略 光绪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97年11月25日）

1 1 1 3 恭亲王奕訢等奏呈因曹州教案及德占胶州事与德使函照
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

附件一：德使海靖为曹州教案其罪应归山东官员事致奕訢照会（另附
副主教致巨野县函）

附件二：总署为约期面谈曹州教案事致德使公函

附件三：北洋大臣王文韶为德军在胶州索要车辆事致总署电

附件四：总署为德军在胶州索要车辆事致德使公函

1 1 1 4 总署官员与来署之日翻译郑永邦就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

1 1 1 5 德使海靖为不应将曹州教案六款泄露给各国事致总署照
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1897年11月26日）

1 1 1 6 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往晤德使就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

1 1 1 7 总署官员与总税务司赫德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问答
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97年11月29日）

1 1 1 8 总署官员与德使海靖就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
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1897年12月2日）

1 1 1 9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问
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1897年12月3日）

1 1 2 0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饬属镇静防守毋得孟浪事电旨 光
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

1 1 2 1 德使海靖为详叙了结曹州教案之条件事致奕訢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

1 1 2 2 左都御史裕德等奏报直隶文生控告教士联结官府霸夺民
地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

附件：直隶宣化府万全县文生孟士仁呈文

1 1 2 3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问
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897年12月8日）

1 1 2 4 总署章京童德璋等往德馆就曹州教案事问答节略 光
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

1 1 2 5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就对付联盟分占各抒所见事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7年12月19日）

1 1 2 6 著两江总督刘坤一对英舰来华务当慎重图维随时电达事

电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7年12月21日)
1127 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往晤德使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问
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
1128 总署为曹州教案结案办法事致德使海靖照会 光绪二
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
1129 总署为山东近日办理曹州教案情形事覆德使照会 光
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
1130 总署为前次照会是请先撤德军然后照约商谈事覆德使照
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
1131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曹州教案及德占胶澳事问
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1897年12月29日)
1132 德使海靖为与翁同龢等面订曹州教案六条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六日(1897年12月29日)
1133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查明近日曹州确情事电旨 光绪二
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
1134 德使海靖为再严请发电将万本华革职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
1135 德使海靖为请将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事致
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
1136 著将山东曹州镇总兵万本华即行撤任回省听候查办事电
旨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2月31日)
1137 总署官员与德使海靖来总署就曹州教案与德占胶澳事问
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8年1月4日)
1138 总署官员与俄署使巴布罗福就关于曹州教案及俄租旅顺
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8年1月9日)
1139 总署奏请赏给法国教士樊国梁二品顶戴片 光绪二十
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8年1月9日)
1140 恭亲王奕訢等奏报山东曹州教案拿获要犯分别定拟罪名
情形摺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98年1月15日)
1141 大学士徐桐等奏为遵旨将前山东巡抚李秉衡等议处摺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1898年2月1日)
1142 著将即墨县杀毙洋人犯李象风即行正法事电旨 光绪
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1898年2月4日)
1143 德使海靖为请准由沂州至济南建造铁路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898年2月13日)
1144 德使海靖为请将附送文件迅速画押送还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1898年3月4日)
1145 总署为南昌有人反教希迅派营弁弹压事致赣抚德寿电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3月17日)
1146 著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实妥办周汉刊布反洋教揭帖案事电
旨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898年4月8日)
1147 广西巡抚史念祖为洋人在凌云县属被杀等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1898年4月9日)

1 1 4 8 给事中吴兆奎奏陈四川民教斗殴急宜持平办结摺 光
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

1 1 4 9 给事中吴兆奎奏请饬福州将军增祺速赴本任片 光绪
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

1 1 5 0 恭亲王奕訢奏为议得伍廷芳请变通成法摺均为探源握要
之论摺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1898年4月25日)

1 1 5 1 恭亲王奕訢等奏为议得吴兆奎急宜持平办结四川教案之
奏未得端委片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1898年4月25日)

1 1 5 2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永安州苏主教等激动民变被杀毙命事
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七日(1898年4月27日)

1 1 5 3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严拿永安戕毙教士人犯迅结教案等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

1 1 5 4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已电西抚飞速妥结永安教案事致总署
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

1 1 5 5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赏还已革铁岭知县荣禧衔翎片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1898年4月28日)

1 1 5 6 著署湖广总督谭继洵查明沙市烧毁洋房启衅根由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

1 1 5 7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办理永安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
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

1 1 5 8 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等奏为代举人董玉璋呈诉江北教案
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
附件：四川举人董玉璋等为重庆江北厅教案事呈都察院文

1 1 5 9 著湖北巡抚谭继洵派员于宜汉等处实力稽查并保护教堂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

1 1 6 0 署湖北巡抚谭继洵为瑞典国教士来宋埠建堂传教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1898年5月13日)

1 1 6 1 山东巡抚张汝梅奏为遵旨派员查明曹属现无大刀会滋事
摺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1898年5月18日)

1 1 6 2 著直隶总督王文韶等派员密查义民会情形事电旨 光
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1898年5月23日)

1 1 6 3 湖北巡抚谭继洵奏报办理烧毁沙市局关洋房案情形摺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1898年5月23日)

1 1 6 4 总署为法使屡催永安教案办犯劾官赔偿建堂事致谭钟麟
电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

1 1 6 5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上紧缉犯严办速结永安州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1898年5月28日)

1 1 6 6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派员前往永安办理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

1 1 6 7 总署为永安缉犯不可再缓事致广西巡抚黄槐森电 光
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

1 1 6 8 广西巡抚黄槐森为查实永安抗传匿凶之武官黄政球确非
起衅等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

- 1 1 6 9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等速飭官绅悬赏购募永安教案人犯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
- 1 1 7 0 广西巡抚黄槐森奏陈永安教案经过及请将知州何臻祥暂
行革职片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
- 1 1 7 1 御史高燮曾奏为山东冠县教堂应迁出玉皇阁择地另建片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898年6月29日)
- 1 1 7 2 著广西巡抚黄槐森迅结永安教案毋任再滋口舌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1898年7月5日)
- 1 1 7 3 著署四川总督恭寿转飭迅结江北教案并速缉南充教案人
犯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1898年7月5日)
- 1 1 7 4 著直隶总督荣禄速结保定教堂被兵毁坏一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
- 1 1 7 5 山东巡抚张汝梅奏报寿张县教堂被劫拿获各犯申明分别
拟办摺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98年7月10日)
- 1 1 7 6 著各直省督抚务飭地方官实力保护教堂不准再有教案事
上谕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898年7月12日)
- 1 1 7 7 著署四川总督恭寿飭地方官妥办荣昌教案事电旨 光
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
- 1 1 7 8 著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湖北地方紧要毋庸来京陛见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7月15日)
- 1 1 7 9 著直隶总督荣禄将甘军驻地酌量北移以免与教堂生衅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898年7月21日)
- 1 1 8 0 内阁学士瞿鸿禨奏为请飭总署照会各国公使造具教堂教
民清册片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
- 1 1 8 1 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奏报与法国外部订明办理教案应就案
议结摺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1898年8月7日)
- 1 1 8 2 著山东巡抚严飭地方官认真防范保护济宁教堂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
- 1 1 8 3 翰林院侍讲学士济澂奏为请飭川督查明顺庆府余栋臣纠
众情形片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
- 1 1 8 4 庆亲王奕劻等奏覆遵议瞿鸿禨所奏册报各省教堂教民事
摺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
- 1 1 8 5 总署奏为遵议凡涉讼之华民教堂不得收入事片 光绪
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1898年9月1日)
- 1 1 8 6 庆亲王奕劻等奏为议得御史裕德所奏设保甲局保护教堂
一摺均中窍要摺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
- 1 1 8 7 著护理川督文光飭员上紧办理大足教案事电旨 光绪
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1898年9月15日)
- 1 1 8 8 著护理川督文光查参大足等地官员并电覆起衅缘由事电
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
- 1 1 8 9 著护理川督文光严飭地方文武迅为弹压川东闹教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2日)
- 1 1 9 0 著护理川督文光密飭官弁等对余栋臣闹教案相机妥办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
1191 著护理川督文光遵照昨电责成任锡汾相机操纵大足教案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1898年9月30日）
1192 著护理川督文光对大足余栋臣一案仍应设法照原议完结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1898年9月30日）
1193 著各直省大吏于教堂所在务当严饬遵旨保护事懿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
1194 著护理川督文光调兵进击余栋臣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
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
1195 护理四川总督文光奏陈筹办江北合州教案情形摺 光
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98年10月10日）
1196 著川东道任锡汾亲身往谕余栋臣释教士事电旨 光绪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1898年10月12日）
1197 著护理川督文光派员往谕余栋臣释放教士就抚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
1198 御史黄桂鋆奏为川东道员任锡汾办理教案不善据实纠参
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
1199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认真保护教堂及教士事上谕 光绪
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1898年10月15日）
1200 著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员迅结博罗教民互斗一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
1201 御史张承纓奏陈四川省教案叠起情形危迫请迅饬查办摺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
1202 御史张承纓奏请严惩取媚洋人激变民众之川东道员任锡
汾等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
1203 给事中胡俊章奏陈各省教案亟宜会议例章摺 光绪二
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898年10月17日）
1204 著护理川督文光迅派妥员办理余栋臣收抚善后事宜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
1205 著川东道任锡汾按照所议权宜办理余栋臣就抚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
1206 御史冯锡仁奏闻余栋臣滋事情形并请拿问道员任锡汾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
1207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陈余栋臣尚非极恶及黔边川粤情形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1898年10月19日）
1208 著护理川督文光迅饬川东文武各员相机因应务将华黄两
司铎交出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1898年11月3日）
1209 著新任川督奎俊等迅即兼程赴任审机妥办余栋臣就抚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1898年11月6日）
1210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报奉旨切实保护贵州教堂情形片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1898年11月8日）
1211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将冒充余栋臣之党继续闹教人犯分
别剿抚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1898年11月15日）

- 1 2 1 2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对余栋臣应熟慎机宜稳慎妥筹事电
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
- 1 2 1 3 著山东巡抚张汝梅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弹压防范拳民事电
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
- 1 2 1 4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等剴切开导余栋臣勿再进退维谷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898年11月28日)
- 1 2 1 5 著四川总督奎俊到省后即督同王之春劝令余栋臣尽释疑
团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1898年11月30日)
- 1 2 1 6 御史张承纓奏陈川省余栋臣案宜急筹招抚摺 光绪二
十四年十月十九日(1898年12月2日)
- 1 2 1 7 护理四川总督文光奏为防护教堂教士慎办交涉案件情形
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
- 1 2 1 8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报委员赴重安江查办教案片 光绪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
- 1 2 1 9 著护理川督王之春将余栋臣交锋受抚紧要机宜仍随时电
奏候旨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98年12月4日)
- 1 2 2 0 庆亲王奕劻等奏覆议得候补直隶州判陈采兰条陈教案事
请毋庸置议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98年12月9日)
- 1 2 2 1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嗣后应民教相安彼此消除疆
界之见事懿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1898年12月10日)
- 1 2 2 2 著四川总督奎俊对余栋臣仍应以招抚为是切勿冒昧从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98年12月17日)
- 1 2 2 3 著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对余栋臣仍遵历次电旨妥办不得冒
昧从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98年12月17日)
- 1 2 2 4 著四川总督奎俊对余栋臣之抚剿应督饬王之春相机妥筹
稳策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1898年12月22日)
- 1 2 2 5 著四川总督奎俊将任锡汾撤任责成王之春妥办余栋臣之
抚剿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898年12月27日)
- 1 2 2 6 广西巡抚黄槐森奏报永安教案拿获正凶三名申明拟结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898年12月29日)
- 1 2 2 7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均兼总署大臣事上谕 光绪二十四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
- 1 2 2 8 著四川总督奎俊等严密布置务期歼灭余栋臣并解散胁从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
- 1 2 2 9 著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力护教堂以免川省剿办余栋臣时有
人乘机起衅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月3日)
- 1 2 3 0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报派兵配合川督剿办仇教人犯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月4日)
- 1 2 3 1 著各将军督抚此后遇有交涉应即行办理事上谕 光绪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
- 1 2 3 2 御史余诚格奏陈川省生变宜专治渠魁解散胁从摺 光
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
- 1 2 3 3 御史余诚格奏为请饬川督严密查办前知县张继片 光

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
1234 著四川总督奎俊等迅调各营围逼余栋臣事电旨 光绪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月10日）
1235 著四川总督奎俊暂借昭信股票银五十万两添募营勇以剿
办余栋臣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899年1月16日）
1236 御史杨崇伊奏陈余栋臣之变暂时仍应羁縻待机而剿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
1237 御史杨崇伊奏为请飭川督于剿办余栋臣时不得多杀老弱
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
1238 著四川总督奎俊于剿办余栋臣时申明投诚免死切勿喜事
贪功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
1239 御史张曾纓奏请特简亲信大臣赴川迅结余栋臣案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1899年1月20日）
1240 著四川总督奎俊再行派员向余栋臣宣布朝廷德意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1899年1月20日）
1241 陕西巡抚魏光燾奏报拿获同州各属仇教人犯惩办并请奖
叙出力各员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1899年1月21日）
1242 直隶总督裕禄奏陈遵旨妥办交涉事件各情摺 光绪二
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899年1月22日）
1243 著四川总督奎俊等迅即妥办余栋臣乞抚善后事宜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99年1月23日）
1244 御史张承纓奏请嘉奖川省贤能官员片 光绪二十四年
十二月十七日（1899年1月28日）
1245 著四川总督奎俊对余栋臣之处理不得听任营员喜功要挟
事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1899年1月29日）
1246 著四川总督奎俊仍遵前旨应赦余栋臣不死以昭大信事电
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2月1日）
1247 著四川总督奎俊即飭王之春谆谕各州县加意抚恤穷黎事
电旨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99年2月6日）
1248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为照例申明重安江教案各犯及议处文
武员弁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9年2月7日）
1249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为道员全懋绩因教案赴任逾限请免吏
议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9年2月7日）
1250 四川总督奎俊奏陈川东道任锡汾应行撤任夏岢堪以署理
片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1899年2月22日）
1251 福州将军增祺奏为谢赐总署大臣兼衔并陈闽省交涉情形
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99年3月3日）
1252 山西巡抚胡聘之奏为谢赐总署大臣兼衔并陈晋省交涉情
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99年3月3日）
1253 兼署宁夏将军色普徵额等奏为遵旨兼总署大臣并陈甘省
交涉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99年3月7日）
1254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报长乐石门等处有人滋事毁堂现已平
定情形片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99年3月14日）

2 5 5 庆亲王奕劻等奏陈议定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并缮清单呈
览摺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1899年3月15日)
附件：谨拟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

1 2 5 6 四川总督奎俊奏请奖励剿抚余栋臣闹教案内出力各员摺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1899年3月15日)

1 2 5 7 著张汝梅即饬夏辛酉带队赴沂境严加弹压事电旨 光
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1日)

1 2 5 8 著驻德公使吕海寰即向德外部宣告德侨由朝廷保护无烦
德兵相助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1日)

1 2 5 9 著山东巡抚谭馥各州县持平办理民教讼案事电旨 光
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1899年4月5日)

1 2 6 0 著奎俊饬属持平办理教案否则即从严参处事电旨 光
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99年4月6日)

1 2 6 1 著毓贤接任鲁抚后应仍遵前旨相机慎重办理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1899年4月11日)

1 2 6 2 法使毕盛为请电达黑龙江将军办理余庆街教案事致总署
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1899年4月17日)

1 2 6 3 法使毕盛为请饬余庆街经历面见荣教士赔罪事致总署函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1899年4月20日)
附件：殴辱荣教士人名单

1 2 6 4 法使毕盛为请速了柏塘教案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
五年三月十八日(1899年4月27日)

1 2 6 5 四川总督奎俊奏覆查明被参知县张继各节情形摺 光
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99年5月4日)

1 2 6 6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遵旨转饬夏辛酉军进驻日照片 光
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1899年5月9日)

1 2 6 7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查得东省并无虐待教民情形片 光
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1899年5月9日)

1 2 6 8 内阁侍读学士高燮曾奏陈收回主权请自德事始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1899年5月11日)

1 2 6 9 御史张承纓奏报访查川省余栋臣案办结情形摺 光绪
二十五年四月初六日(1899年5月15日)

1 2 7 0 江西巡抚松寿为查覆贵溪教案已结等事致总理衙门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1899年7月3日)

1 2 7 1 著山东巡抚毓贤遴员驻胶州专办外交事件事上谕 光
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1899年7月8日)

1 2 7 2 著将余栋臣押解到省永远牢固监禁事电旨 光绪二十
五年六月初三日(1899年7月10日)

1 2 7 3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沂属教案现已议结情形摺 光绪二
十五年六月初十日(1899年7月17日)
附件一：东省沂属教案议结合同清单
附件二：东省沂属教案议结恤银清单

1 2 7 4 著四川总督奎俊督饬各官速议早结此次教案赔款事上谕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1899年7月19日）
1275 山东巡抚毓贤奏为日照兰山等处教案请筹恤款片 光
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1899年7月29日）
1276 法使毕盛为黑龙江余庆街教案请饬照所开四款办理事致
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99年9月28日）
1277 浙江巡抚刘树堂奏报剿办台州聚众拒捕案及获犯正法情
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
1278 浙江巡抚刘树堂奏陈台州教士专横请总署饬阮教士离台
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
1279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明平原县并无毁拆教堂情事覆总署咨
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899年9月29日）
1280 两广总督谭钟麟为请将博罗教案办理情况照会法使等事
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1899年9月30日）
1281 山东巡抚毓贤为德州牧查明平原教案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899年10月1日）
1282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济宁州教堂并无被大刀会围困之说事
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1899年10月3日）
1283 法使毕盛为请即速消灭山东平原扰乱教堂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1899年10月4日）
附件：在平原县扰乱教堂之恩县拳党名单
1284 山东巡抚毓贤为查明平原教案系属子虚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三日（1899年10月7日）
1285 御史张元奇奏为请饬各省疆吏慎选牧令遇事持平摺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1899年10月13日）
1286 山东巡抚毓贤奏为遵旨将平原县办理不善之员分别参撤
摺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1899年11月8日）
1287 闽浙总督许应骙奏报建宁教案获犯议结情形摺 光绪
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1899年12月5日）
1288 法使毕盛为请饬江西大吏妥速办结江西迤东教案事致总
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1899年12月8日）
1289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动支议结沂州各属教案恤银片 光
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899年12月14日）
1290 山东巡抚毓贤为济宁教民虚报罚款失物数目索赔案事致
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9年12月24日）
附件一：教民呈报罚过钱文数目清摺
附件二：教民呈报各案查明并无被罚钱文数目清摺
1291 山东巡抚毓贤奏报拿获朱红灯等人并申明正法摺 光
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9年12月26日）
1292 著袁世凯相机设法办理山东民教不和事电旨 光绪二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9年12月29日）
1293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陈近日办理东省民教情形摺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900年1月13日）
1294 四川总督奎俊奏报上年川省三路教案赔银议结情形片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900年1月18日）
1295 四川总督奎俊奏请将在川法国主教杜昂等奖给三品顶戴片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900年1月18日）
1296 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将芜湖教案赔款再展限五年片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0年1月26日）
1297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申明杀死洋人首从各犯按律定拟摺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1900年3月15日）
1298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为请旨将肥城知县金猷大等交部议处片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1900年3月）
1299 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办结英教士被戕一案始末情形摺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1900年4月15日）
1300 江西巡抚松寿奏报设立洋务专局办理民教案件片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900年4月26日）
1301 宁绍台道诚为请照前移办理海门镇教案事致浙江洋务总局移文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900年5月27日）
1302 英使奕纳乐为永清教案事来总署问答节略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三点钟
1303 著内阁遍行晓谕义和团民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1900年6月6日）
1304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报恩施两府属会党闹教案办理完结情形摺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1900年6月24日）
1305 浙江按察使荣铨为查办黄岩教案事致浙江洋务局移会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1900年6月28日）
1306 著四川总督奎俊察看余栋臣究竟可否录用事电旨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
1307 著各直省督抚晓谕教民自首并驱逐教士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
1308 著山西巡抚毓贤速带两营前往直隶献县剿办教民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
1309 著山西巡抚毓贤等遵旨严饬州县剴切劝令民教相安并剿办抗官教民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1900年7月6日）
1310 著盛京将军增祺等妥筹奉天省城防守机宜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1900年7月7日）
1311 著山西巡抚毓贤严办晋省谋乱教民及假冒拳民之人等情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1900年7月15日）
1312 四川总督奎俊奏覆余栋臣材无可取实为祸胎片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1900年7月17日）
1313 浙江布政使恽祖翼为速饬处州府保护教士事致浙江洋务总局移会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1900年7月22日）
1314 安徽巡抚王之春奏报安庆额兵减少请招募兵员片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1900年7月23日）
1315 著大学士荣禄豫派文武大员妥送各国使臣赴津暂避事上谕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1900年8月2日）

- 1 3 1 6 著谕令各处地方文武官员不得杀戮感悔投诚之教民事上
谕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1900年8月2日)
- 1 3 1 7 山西巡抚毓贤奏报遵旨将随教之把总李长处决片 光
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1900年8月6日)
- 1 3 1 8 云南巡抚丁振铎奏报法员挟教士等回越意图开衅等情摺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1900年8月10日)
- 1 3 1 9 两广总督陶模等为兴宁会众起事焚抢德教堂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1900年9月12日)
- 1 3 2 0 浙江巡抚刘树堂奏为请旨将保护教堂及教士不力之金衢
严道鲍祖龄等革职片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
)
- 1 3 2 1 察哈尔都统奎顺等为查明比国方主教等人行踪事致庆亲
王咨文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1900年10月20日)
- 1 3 2 2 江西巡抚松寿为贵溪等县教案偿款已经付清事致总署咨
文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900年11月15日)
- 1 3 2 3 英使萨道义为请将在晋教士护送至保定府事致庆亲王等
照会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900年11月19日)
- 1 3 2 4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为查办衡州府属教案及参革不力道府
各员摺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1900年12月7日)
- 1 3 2 5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陈湖北旧事秋审情实教案人犯改题为
奏情形摺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1900年12月9日)
- 1 3 2 6 著浙抚恽祖翼妥速了结衢州教案事电旨 光绪二十六
年十月十九日(1900年12月10日)
- 1 3 2 7 浙江巡抚恽祖翼为清理衢州教案事致总署电 光绪二
十六年十月二十日(1900年12月11日)
- 1 3 2 8 浙江巡抚恽祖翼为择要具陈办理衢州教案请代奏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1900年12月12日)
- 1 3 2 9 云南巡抚丁振铎奏为续陈滇省教案大概情形摺 光绪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月1日)
- 1 3 3 0 察哈尔都统奎顺等为请核办归化等处教案事致直隶总督
咨文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1901年1月4日)
- 1 3 3 1 察哈尔都统奎顺为查明牛跳梁系宁条梁之误事致庆亲王
咨文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1901年1月4日)
- 1 3 3 2 浙江巡抚恽祖翼奏请将已故西安知县吴德瀟从优议叙摺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1901年1月25日)
- 1 3 3 3 署温处道员王为抄送派员赴宁议结教案禀文事致省洋务
总局咨文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1年2月12日)
附件：温处道府禀报奉飭派员赴宁波议结教案事文
- 1 3 3 4 法使吕班为俞廉三调任晋抚颇觉诧异不满事致庆亲王照
会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1年2月16日)
- 1 3 3 5 著河南巡抚查明武安等处教案并将河北道等地方官撤换
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2月17日)
- 1 3 3 6 庆亲王奕劻等为请旨严飭将河南北境各教案商结事致总

署电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2月17日）